

南齊書

全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南齊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齊書/楊忠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8-4

I.南…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南齊(4
79~502)-紀傳體②南齊書-譯文
IV.K239.1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2 號

二 十 四 史 全 譯

南 齊 書

(全一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51.25　字數 1,28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8-4/K·81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南齊書》1 册　　16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混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𤱈"、"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禪)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疎疏)
躚(躚)	罐(罐)	騮(騮駠)	搜(搜)
諂(諂)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蹋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榛榛)
欸(欸)	悸(痵)	秣(餘)	蜿(蜿)
垂(乑垩)	奸(奸)	辫(辫)	腕(掔)
齪(躏)	殲(殲)	腦(腦)	尪(尪尪)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秸)	睥(睥)	隙(隙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撤(撆)	璇(璇)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腰)
斗(鬥)	絶(絕)	煢(煢)	燁(燁)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閶)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癰)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橫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南齊書》全譯出版説明

《南齊書》是蕭子顯編著的一部紀傳體史書，共計五十九卷，其中本紀八卷，志十一卷，列傳四十卷。據説原有《序録》一卷，今已失傳。其記事上起建元元年(479)齊高帝蕭道成篡宋建齊，下迄齊和帝中興二年(502)齊朝被梁武帝蕭衍篡奪，記述了齊朝七帝二十三年的歷史。著者蕭子顯是蕭道成的孫子，齊武帝是其伯父，其父是齊朝的重臣豫章王蕭嶷，作者本人也身歷齊朝，因此此書不僅是當時人記當時事，而且也是二十四史中惟一一部子孫爲祖輩、父輩所修的正史。

南北朝時期修史書之風很盛。這一時期的王朝都壽命不永，大約是爲了使本朝的王績能永久"焕乎史册"，每個王朝都在政權建立之初就設置史官，編寫本朝或前朝的歷史。例如齊朝建立的第二年就設立史官，由檀超、江淹等修國史，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又命沈約修《宋書》。蕭衍建梁的第一年，就設置著作郎、佐著作郎、撰史學士等國史史官，蒐集整理史料，天監九年(510)又命周興嗣佐撰國史，還命吴均等人修撰一部六百卷的《通史》，自作贊序。《南齊書》的著者蕭子顯原爲齊朝宗室，梁武帝對他説，他不學前代，在齊、梁易代之際，他不誅齊室宗王，並勸蕭子顯盡忠奉己，走修史之路。蕭子顯先後撰有《後漢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晉史草》三十卷，其弟蕭子雲也撰《晉書》一百零二卷。《南齊書》成書後上奏梁武帝，被"詔付秘閣"，蕭子顯本人也由原來的司徒主簿、太尉録事很快陞爲太子中舍人、建康令。

《南齊書》在撰修前先啓奏梁武帝，並得到批準。其史料除了蕭子顯自己蒐集的第一手資料外，大部份史料來自檀超與江淹的國史、沈約的《齊紀》、熊襄的《齊典》、吴均的《齊春秋》等書。大約在梁天監十三年至普通七年(514—526)之間，蕭子顯修成《南齊書》。

《南齊書》雖僅有五十九卷，却完整地展示了一個封建王朝從建立至滅亡的歷史。它反映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如《沈文季傳》記永明年間"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引發唐寓之起義，雖起義以失敗告終，齊武帝還是被迫取消了檢户籍。《竟陵王蕭子良傳》所言追逋租、征賦役、興水利、墾荒田等情況，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産發展不足，百姓負擔沉重的慘狀。書中揭示了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如齊明帝篡奪皇位，誅戮高、武諸子，東昏侯爲政暴虐，生活奢侈荒淫，齊末許多大臣謀反，打進京城。它反映了民族問題和民族矛盾，《魏虜傳》、《芮芮虜》等傳記載南齊與鄰國的交往，對齊武帝永明年間"疆埸無事"、民族關係融洽加以贊美，《蠻、東南夷傳》涉及境内的少數民族，顯示出作者的蔑視和鎮壓的立場。《南齊書》還反映了文學史、科學史方面的情況，《文學傳》將文章體裁歸納爲三體，介紹了宋齊時文學的發展。《祖

沖之傳》記載了《大明曆》和指南車、千里船、水碓磨等，它們和《天文志》、《五行志》一樣，都是我國科技史的寶貴文獻。

《南齊書》修成之後，上奏梁武帝，"詔付秘閣"。唐初大規模纂修前代史，齊史未列入修撰範圍，他們認爲《南齊書》已足以記南齊一朝歷史。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説《南齊書》的《序例》"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爲序例之美者"，他又批評《南齊書》在列傳中"欲取悦當代，遂乃輕侮前朝"，有失檢之處。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蕭子顯《進書表》說"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載"，從而削弱了《南齊書》的史料價值。唐初李延壽編寫《南史》，在抄録《宋書》時，認爲太繁蕪，大事删削，而對《南齊書》基本照録，删改較少，正是《南齊書》敍事簡潔的表現。《南齊書》最明顯的缺點是它的曲筆避諱，爲長者諱，爲親者諱。蕭子顯在記其祖父蕭道成的事跡時，極力隱諱其惡，而粉飾擴大其功勳；記述梁武帝蕭衍，無論他封王之前還是之後，都稱梁王。還爲蕭衍之父蕭順之避諱，凡"順"字都改爲"從"，連宋順帝也改稱"宋從帝"，造成很大混亂。這是我們讀《南齊書》時應當注意的。

《南齊書》從成書之日起，外界便很少見到。北宋校刻《十七史》時，連皇家所藏都有闕頁和闕文。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中書舍人曾鞏參與了《南齊書》的編校工作，當時有殘缺的地方已無法補正，他對《南齊書》的卷數也提出了異議。這是《南齊書》第一次雕板印刷，可惜當時的印本早已失傳。《南齊書》現存最早的刻印本是宋蜀大字本，屬於"眉山七史"之一，是南宋初年仿照"十七史"本雕刻的，現在已有缺頁。明朝有南京國子監刻本、北京國子監刻本，通常稱"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汲古閣本，是江蘇常熟人毛晉所刻，印數多，流傳廣，校勘精，清代文人多用此本。清乾隆四年(1739)刊行的武英殿本，又稱"殿本"，清中期以後流傳最廣。"百衲本"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根據各善本影印的"二十四史"，《南齊書》所用底本是宋蜀大字本，殘缺部份用他書補配。《南齊書》最早的鉛印本有上海民同第一圖書局鉛印本、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上海開明書店"二十五史"本。後者附有四十多種參考書目。現在《南齊書》的通行本是中華書局標點本，它以"百衲本"爲底本，用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進行校勘，利用了前人的校勘成果，成爲當前《南齊書》的最佳版本。

《南齊書》全譯主編：楊忠。譯者：劉玉才、王義謀、石世華。

南齊書目録

南齊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鬬將，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子酇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禄勛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即丘令皁，皁生輔國參軍樂子，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太常，生皇考。蕭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晋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也。

太祖高皇帝名道成，字紹伯，姓蕭，小名鬬將，是西漢相國蕭何的二十四世孫。蕭何的兒子酇定侯蕭延生侍中蕭彪，蕭彪生公府掾蕭章，蕭章生蕭皓，蕭皓生蕭仰，蕭仰生御史大夫蕭望之，蕭望之生光禄大夫蕭育，蕭育生御史中丞蕭紹，蕭紹生光禄勛蕭閎，蕭閎生濟陰太守蕭闡，蕭闡生吴郡太守蕭永，蕭永生中山相蕭苞，蕭苞生博士蕭周，蕭周生蛇丘長蕭矯，蕭矯生州從事蕭逵，蕭逵生孝廉蕭休，蕭休生廣陵府丞蕭豹，蕭豹生太中大夫蕭裔，蕭裔生淮陰令蕭整，蕭整生即丘令蕭皁，蕭皁生輔國參軍蕭樂子，蕭樂子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封太常，生太祖的父親。蕭何居住在沛，侍中蕭彪免官後居住在東海郡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晋元康元年，東海郡分出蘭陵郡。中經朝廷動亂，淮陰令蕭整字公齊，過了長江住到晋陵郡武進縣的東城里。寓居江南的人，都是在僑居地重起本鄉地名，前面加上“南”字，於是蕭氏就成爲南蘭陵蘭陵人。

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宗人丹陽尹摹之、北兖州刺史源之并見知重。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蜀賊譙縱初平，皇考遷揚武將軍、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於綏撫。

太祖的父親名承之，字嗣伯。年輕時就有遠大的志向，才智勇力超乎常人，同族的丹陽尹蕭摹之、北兖州刺史蕭源之都很器重他。起初是做建威府參軍，義熙年間，蜀地賊寇譙縱剛被平定，太祖的父親轉任揚武將軍、安固、汶山兩郡太守，善於安撫。

元嘉初，徙爲威烈將軍、濟南太守。七年，右將軍到彦之北伐大敗，虜乘勝破青部諸郡國，别帥安平公

元嘉初年，升任威烈將軍、濟南太守。七年，右將軍到彦之北伐大敗，胡人乘勝攻占青州所屬各郡國，偏帥安平公乙旃眷進犯濟南，太祖

乙旃眷寇濟南，皇考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衆大集，皇考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皇考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强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蕭思話欲委鎮保險，皇考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

的父親率數百人阻擊，打退敵兵。胡人集結大批兵力，太祖的父親命令按兵不動，打開城門。衆人進諫說："敵衆我寡，爲什麽這樣輕敵！"太祖的父親說："今日我們孤立無援地守衛這座被圍困的城池，事態已經危急，如果再表示軟弱，必定被屠殺，衹能够表現得强一些等待他們了。"胡人懷疑有伏兵，就撤走了。青州刺史蕭思話想放棄城鎮，保守險要，太祖的父親堅持勸止，不被采納，蕭思話失掉立足點後潰逃。

明年，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於壽張轉戰班師，滑臺陷没，兗州刺史竺靈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書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曰："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爲兗州，□□檀征南詳之。"皇考與道濟無素故，事遂寢。遷輔國鎮北中兵參軍、員外郎。

第二年，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在壽張轉戰回師，滑臺淪陷，兗州刺史竺靈秀被處死抵罪。宋文帝認爲太祖的父親有保全濟南城的功勞，親筆寫信給都督長沙王義欣說："承之在治理百姓方面的才能，也不在軍事才幹之下，現在擬讓他做兗州刺史，□□檀征南具體安排。"太祖的父親與檀道濟平時没有什麽交情，這事也就作罷了。太祖的父親轉任輔國鎮北中兵參軍、員外郎。

十年，蕭思話爲梁州刺史，皇考爲其横野府司馬、漢中太守。氐帥楊難當寇漢川，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思話至襄陽不進。皇考輕軍前行，攻氐兗魏興太守薛健於黄金山，剋之。黄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健既潰散，皇考即據之。氐兗梁、秦二州刺史趙温先據州城，聞皇考至，退據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營。皇考引軍與對壘，相去二里。健與兗馮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戰，皇考大破之，健等閉營自守不敢出，思話繼至，賊乃稍退。皇考進至峨公山，爲左衛將軍、沙州刺史吕平大衆所圍積日，建武將軍蕭汪之、平西督護段虯等至，表裏奮擊，大破之。難當又遣息和領步騎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援趙温，攻逼皇考。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皇考命軍中斷槊長數尺，以大斧搥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皇考追至南城，衆軍自後而

十年，蕭思話任梁州刺史，太祖的父親在他的手下任横野府司馬、漢中太守。氐族統帥楊難當進犯漢川，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逃跑，蕭思話行至襄陽不再前進。太祖的父親率兵輕裝前進，在黄金山向氐族僞魏興太守薛健進攻，并攻克了它。黄金山是張魯當年戍守的地方，南邊連接漢川，北邊緊挨着驛道，極爲險固。薛健部隊潰散之後，太祖的父親就占領了黄金山。氐族僞梁、秦二州刺史趙温先是占據州城，聽說太祖的父親到了，退而據守小城，薛健後退到下桃城駐守，設立營寨。太祖的父親率領軍隊與他們對壘，相距二里。薛健與僞馮翊太守蒲早子全力出戰，太祖的父親大敗敵軍，薛健等關閉營門自守，不敢出戰，蕭思話的部隊接着趕到，賊兵纔稍稍退却。太祖的父親所部前進到峨公山，被左衛將軍、沙州刺史吕平的大軍圍困數日，建武將軍蕭汪之、平西督護段虯等趕到，内外奮力夾擊，大敗敵軍。楊難當又派兒子楊和率領步兵騎兵一萬多人，沿着漢水兩岸，援助趙温，逼近太祖的父親。雙方相持四十多天。賊兵都披着犀牛皮甲，刀箭無法傷身。太祖的父親命令部隊將槊截斷成幾尺長，用大斧搥其後身，賊兵難以抵擋，就焚

進，連戰皆捷，梁州平。詔曰：“承之稟命先驅，蒙險深入，全軍屢剋，奮其忠果，可龍驤將軍。”隨府轉寧朔司馬，太守如故。

燒營寨敗退。太祖的父親追到南城，大部隊從後邊趕上來，連續幾次戰鬥，都取得勝利，梁州平定。皇帝詔令説：“承之奉命做先鋒，冒險深入，全軍屢次戰勝敵人，發揚了忠勇果敢的精神，可以封龍驤將軍。”太祖的父親隨官署轉任寧朔司馬，太守職務仍舊保留。

入爲太子屯騎校尉。文帝以平氐之勞，青州缺，將欲授用。彭城王義康秉政，皇考不附，乃轉爲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封晋興縣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户。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土民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太祖的父親入朝任太子屯騎校尉。宋文帝知道他平定氐族有功，青州刺史空缺，準備任命他去任職。彭城王義康執政，太祖的父親不願依附，於是轉爲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封晋興縣五等男爵位，食邑三百四十户。又升任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梁州百姓思念他，在峨公山設立廟宇祭祀。昇明二年，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鷄籠山，太祖年十三，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鎮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太祖舍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文帝遣太祖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一年，伐索虜，至丘檻山，并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太祖自隨，戍沔北，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初爲左軍中兵參軍。

太祖出生於宋元嘉四年丁卯年。體態儀表英俊非凡，頭額如龍額，聲音似洪鐘，龍鱗紋遍布全身。儒士雷次宗在鷄籠山立學館，太祖十三歲時前往讀書，學習《禮》和《左氏春秋》。元嘉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貶官，離京去豫章任職，太祖的父親領兵防守，太祖放棄學業隨同南行。十九年，竟陵蠻騷亂，宋文帝派太祖率領非主力部隊，討伐沔北蠻。二十一年，討伐索虜，到丘檻山，兩次都將敵軍打敗并趕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守襄陽，奏請皇上讓太祖跟隨他，戍守沔北，討伐樊、鄧等地的山蠻，攻破了他們聚住的村落。太祖開始擔任左軍中兵參軍。

二十七年，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臺遣寧朔將軍臧質、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節度。聞虜主拓跋燾向彭城，質等回軍救援，至盱眙，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步騎數千人前驅，燾已潜過淮，卒相遇於莞山下，合戰敗績，緣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没。太祖還就質固守，爲虜所攻圍，甚危急。事寧，還京師。

二十七年，索虜圍困戍守汝南的長官陳憲，朝廷派寧朔將軍臧質、安蠻司馬劉康祖救援，宋文帝讓太祖前去傳達聖旨，授予節制調度的權力。聽説索虜主帥拓跋燾向彭城進攻，臧質等回師救援，到了盱眙，太祖與臧質屬下將領胡宗之等的五支部隊一起步兵騎兵共數千人，作爲先頭部隊，這時拓跋燾已經偷偷渡過淮河，雙方在莞山下突然遭遇，宋軍交戰失利，沿着淮河退逃，胡宗之等都被俘殺害。太祖回到臧質處固守，被索虜圍困攻打，情況非常危急。戰事結束後，回到京都。

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晋隆安中没屬氐；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擊二壘，皆破之。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助太祖攻談堤城，拔之，虜兖河閒公奔走。虜救兵至，太祖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襲爵晋興縣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馬參軍，隨府轉太宰，遷員外郎、直閤中書舍人、西陽王撫軍參軍、建康令。新安王子鸞有盛寵，簡選僚佐，爲北中郎中兵參軍。陳太后憂，起爲武烈將軍，復爲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後軍將軍。值明帝立，爲右軍將軍。

二十九年，太祖率領一支非主力部隊出征仇池。梁州西部邊界過去有武興戍，晋隆安年間淪爲氐族所有；武興的西北有蘭皋戍，離仇池二百里。太祖攻打這兩個堡壘，都攻下了。於是從谷口入關，行至離長安八十里時，梁州刺史劉秀之派司馬馬注協助太祖攻打談堤城，并攻了下來，胡人僞河閒公逃走。胡人救兵趕到，太祖的軍隊數量少而且疲憊，又聽説宋文帝去世，就燒掉城池，回師南鄭。太祖世襲父親的爵位晋興縣五等男。孝建初年，授予太祖江夏王大司馬參軍官職，隨同官署轉任太宰，又升任員外郎、直閤中書舍人、西陽王撫軍參軍、建康令。新安王子鸞深受皇上寵愛，選拔部屬，任命太祖爲北中郎中兵參軍。太祖爲母親陳太后服喪，服喪期滿後起用爲武烈將軍，重新任建康令，中兵參軍仍舊保留。景和年間，授予後軍將軍。宋明帝即位時，任右軍將軍。

時四方反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晋陵，與賊前鋒將程捍、孫曇瓘等戰，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晋陵太守袁標棄城走，東境諸城相繼奔散。

當時四方反叛朝廷，會稽太守尋陽王劉子房和東部各郡都起兵。宋明帝加封太祖爲輔國將軍，率兵東討。到達晋陵，與叛賊前鋒將領程捍、孫曇瓘等交戰，一天攻破叛賊十二個營壘。分派軍隊平定各縣，晋陵太守袁標棄城逃跑，東境各城相繼逃奔潰散。

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從子索兒寇淮陰，山陽太守程天祚舉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孫又降，徵太祖討之。時太祖平東賊還，又將南討，出次新亭，前軍已發，而索兒自睢陵渡淮，馬步萬餘人，擊殺臺軍主孫耿，縱兵逼前軍張永營，告急。明帝聞賊渡，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兒向鍾離，永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慶，走之於石鼈，將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鵠澗，張永遣太祖馳督寬，索兒東要擊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結陣，直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候騎還云賊至，太祖乃頓軍

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反叛，他的侄子索兒進犯淮陰，山陽太守程天祚率全城反叛，徐州刺史申令孫又投降叛軍，宋明帝徵召太祖前往討伐。當時太祖剛平定東部叛賊回來，又要到南部討伐。部隊出都城後駐扎在新亭，先頭部隊已經出發，但索兒自睢陵渡過淮河，騎兵步兵萬餘人，擊殺官軍將領孫耿，縱兵進逼先頭部隊張永營地，前方告急。明帝聽説叛賊渡過了淮河，急忙召太祖回來前往救援，駐守破釜。索兒向鍾離進攻，張永派寧朔將軍王寬占據盱眙，阻截他回去的路。索兒擊敗官軍將領高道慶部，把他們趕到石鼈，準備西歸。王寬與官軍將領任農夫搶先占據了白鵠澗，張永派遣太祖馳奔王寬部督軍，索兒向東阻擊太祖，使太祖無法前往。太祖擊鼓行軍，結成戰陣，直接衝入王寬的營壘，索兒望見不敢發兵。過了幾天，索兒率軍停留在石梁，

引管，分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俄頃，賊馬步奄至，又推火車數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攻賊西，使馬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營中驚，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賊散。太祖議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果來争之，太祖率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踐藉死。索兒走向鍾離，太祖追至黯黮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邑六百户。

太祖追擊到葛冢，巡邏偵察的騎兵回來報告説敵軍到了，太祖於是把部隊停留在引管，分派兩路騎兵在營兩邊，等候敵軍。一會兒，敵軍的騎兵步兵突然趕到，又推出帶火的戰車數路進攻。雙方相持了很久，太祖就派出輕裝部隊進攻敵軍西側，派騎兵在敵軍後側合擊，敵兵大敗，追擊逃奔的敵兵，繳獲他們的武器和儀仗。太祖率部進駐石梁澗北。索兒夜裏派一千人前來偷襲軍營，營内驚慌，太祖躺着没有起身，下令身邊的人巡視部隊，不得騷動，不久敵兵就散去了。太祖謀劃想在石梁西南的高地修築營壘，打通南路，截斷敵人的退路。索兒果然前來争奪高地，太祖率軍擊敗了他們，敵軍人馬自相踐踏而死。索兒逃往鍾離，太祖追到黯黮纔返回。太祖升任驍騎將軍，封爲西陽縣侯，食邑六百户。

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遣臨川内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吴，臺軍主沈思仁與兗龍驤將軍任皇、鎮西參軍劉越緒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棕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太祖轉任巴陵王衛軍司馬，隨巴陵王鎮守會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派臨川内史張淹自鄱陽沿着陡峭的山道侵入三吴地區，官軍將領沈思仁與僞龍驤將軍任皇、鎮西參軍劉越緒各自占據險要固守。宋明帝派太祖率領三千人討伐叛軍。當時朝廷的武器戰甲都補充了南伐的軍隊，太祖軍隊裝備缺乏。於是編棕皮作爲馬具馬衣，砍竹子作爲武器，夜裏舉着火把進軍。賊軍望見恐懼，没有交戰就逃走了。太祖還師後任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初，明帝遣張永、沈攸之以衆喻降薛安都，謂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太祖對曰："安都才識不足，狡猾有餘。若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將懼而爲計，恐非國之利也。"帝曰："衆軍猛鋭，何往不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見兵至，果引索虜，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

當初，宋明帝派張永、沈攸之率領軍隊勸説薛安都投降，對太祖説："我現在趁此機會北伐，你意下以爲如何?"太祖回答説："薛安都才識不足，狡猾有餘。如果對他的控制鬆緩一些，他一定會派兒子來朝。如今用兵逼他，他就會因爲害怕而考慮自存之計，恐怕對國家不利。"宋明帝説："諸路軍隊勇猛精鋭，無往則不勝。你們策馬前行，請不必多説。"薛安都見朝廷兵到，果然招引索虜幫助，張永等兵敗彭城。淮南軍隊勢孤力弱，於是任命太祖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守淮陰。

泰始三年，沈攸之、吴喜北敗於睢口，諸城戍大小悉奔歸，虜遂進至淮北，圍角城，戍主賈法度力弱不

泰始三年，沈攸之、吴喜北敗於睢口，諸位守城的大小官員全部逃回。胡虜於是進到淮北，包圍角城，負責守城的賈法度軍力薄弱，不能抵

敵。諸將勸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許，遣軍主高道慶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遥射城外虜，弩一發數百箭俱去，虜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即解。遷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持節、假冠軍、督北討如故。五年，進督兗、青、冀三州。六年，除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不拜。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

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吴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悦。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暗於見事。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時世祖以功當别封贛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加邑二百户。

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又别領東北選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

明帝誅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人凡獲全。及蒼梧王立，更有窺窬之望，密與左右閹人於後堂習馳馬，招聚亡命。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收略官民，數日便辦，衆二萬人，騎五百匹。發盆口，悉乘商旅船舫。大雷戍主杜道欣、鵲頭戍主劉譛期告變，朝廷惶駭。太祖與護軍褚淵、征北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

擋。諸位將領勸太祖渡到河北岸救援，太祖不准。派官軍將領高道慶指揮數百架弩機，在淮河中的浮船上，遠遠地射向城外的胡虜。弩機一發數百支箭一起射去，胡虜騎兵率相躲避，然後命令進攻，很快解了城圍。太祖升任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持節、假冠軍、督北討等職仍舊保留。五年，進位督兗、青、冀三州。六年，任命爲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没有接受。又授冠軍將軍，保留原來的任命。

宋明帝經常疑忌太祖相貌不似人臣，而民間也有流言，説“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更加疑慮。他派遣冠軍將軍吴喜帶三千人出使北方，讓吴喜把軍隊停留在破釜，自己帶着銀壺裝的酒去賞賜太祖。太祖身着戎裝出門迎接，當即酌酒喝下。吴喜回來後，明帝心中纔高興起來。七年，明帝徵召太祖返回京師，部下勸他不要去京城。太祖説：“諸位看事情不太明白。皇上誅殺自己的各位弟弟，是因爲太子幼弱，要作身後之事的考慮，跟其他族的人有何關係。我衹應立即出發，事情延緩了必定被懷疑。如今皇室骨肉自相殘害，氣運自然不會長久，禍難將要興起，正好與你們共同努力。”任命太祖爲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當時世祖按軍功當另封贛縣，太祖認爲一門二封，堅决推辭不接受。皇上下詔同意，增加食邑二百户。

宋明帝去世，遺詔任命太祖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共同掌管軍機大事。又另管東北選舉的事。不久解去衛尉之職，加任侍中，領石頭戍軍事。

宋明帝誅殺各封王宗室親戚，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因爲人才平常而幸免。等到蒼梧王即位，劉休範更有覬覦皇位的野心，秘密地與身邊宦官在後堂練習騎馬，招集亡命之徒。元徽二年五月，在尋陽起兵，搜集官吏百姓，數日就得到兵衆二萬人，戰馬五百匹。他們從盆口出發，全部乘坐商旅船隻。大雷駐軍首領杜道欣、鵲頭駐軍首領劉譛期報告兵變，朝廷驚恐。太祖與護軍褚淵、征北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游擊將

秉、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宫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可以見甲守白下；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并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魯顯間，右衛若不出白下，則應進頓南州。"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以欲死報國耳。常日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

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會集在中書省商量對策，没有人發表意見。太祖說："從前在上游謀反的，都是因爲行動遲緩，以至於全盤失敗。劉休範必定以前人的過失爲戒，輕兵急下，乘我們没有防備。目前應變的戰術，不宜考慮得太遠。如果部分軍隊行軍不守紀律，就會大大挫傷民衆的心。應該把部隊屯駐新亭、白下，堅守皇宫、東府、石頭等待機會。賊軍是千里孤軍，後方没有儲備，如果求戰不能，自然就會瓦解。我請求屯駐新亭，以抵擋賊軍前鋒；征北可以戎裝守衛白下；中堂過去就是布置兵力的地方，領軍應屯駐宣陽門，作爲諸路兵馬的節制、調度；諸位大臣安心坐在殿中，右軍等人也無須競相出戰，我自當作爲前驅，必定擊敗賊軍。"於是取筆寫下意見，大家都注明同意。中書舍人孫千齡與劉休範有秘密協議，祇有他說："應該依照原先的安排，派軍隊占據梁山、魯顯之間，右衛如果不出守白下，則應進駐南州。"太祖臉色凝重地說："賊軍如今已逼近，梁山怎能够到達？新亭既然是軍事要塞，所以我要在此以死報國。平日可以委曲聽從，今天不能！"大家站起，太祖回頭對劉勔說："領軍已經同意了我的意見，不可以改變。"於是乘單車穿白服出守新亭。皇上加封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平南將軍，并以樂隊相送。

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燒其船艦，死傷甚衆。賊步上新林，太祖馳使報劉勔，急開大小桁，撥淮中船舫，悉渡北岸。

太祖修整新亭城壘尚未完畢，賊軍先頭部隊已到。太祖當時正解衣高卧，以此安定軍心。於是取出白虎幡，登上西墻，派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乘船與賊兵水戰，從新林到赤岸，大破賊兵，燒毁賊兵船艦，賊兵死傷很多。賊兵由新林上岸，太祖派使者快馬通報劉勔，急忙打開大小桁，調撥秦淮河中船隻，全部渡往北岸。

休範乘肩輿率衆至壘南，上遣寧朔將軍黄回、馬軍主周盤龍將步騎出壘對陣。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戰，自巳至午，衆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尋破也。"楊運長領三

劉休範乘坐便轎率兵衆到達壘南，皇上派寧朔將軍黄回、馬軍主帥周盤龍帶領步兵騎兵出營對陣。劉休範分兵攻打壘東，短兵交戰，從巳時打到午時，衆人都大驚失色。太祖說："賊兵雖多但很亂，不久會被擊破的。"楊運長率領三齊

齊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故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太祖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臺，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臺軍不見休範首，愈疑懼。賊衆亦不知休範已死，别率杜黑蠡急攻壘東。司空主簿蕭惠朗數百人突入東門，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門兵披退。太祖挺身上馬，率數百人出戰，賊皆推楯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横射。太祖引滿將發，左右將戴仲緒舉盾捍之。箭應手飲羽，傷百餘人。賊死戰不能當，乃却。衆軍復得保城，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内亂走。太祖秉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此者數四。

射手七百人，拉開强弓時時命中，因此賊軍不能逼近城池。未時，張敬兒斬了劉休範的頭。太祖派屬下隊長陳靈寶送劉休範首級回尚書臺，陳靈寶半路遇上賊軍，把首級埋在路旁。臺軍不見劉休範首級，更加疑慮懼怕。賊衆也不知劉休範已死，另一隊由杜黑蠡率領急攻壘東。司空主簿蕭惠朗數百人突破防守，衝入東門，叫喊着來到堂下，城上守門士兵紛紛後退。太祖挺身上馬，率數百人出戰，賊兵都拿着盾牌前進，相距數丈，分兵從兩旁射擊。太祖拉滿弓準備發射，左右將戴仲緒舉着盾牌掩護他。太祖的箭隨手而發，箭箭命中，殺傷百餘人。賊兵拼死戰鬥不能抵擋，便退却了。衆軍重新得以保住城池，與杜黑蠡相持交戰，從傍晚到天明，箭石不停。這天夜裏下大雨，鼓聲叫聲都不能聽見，將士連日不得食宿，軍中馬匹夜裏驚動，在城内亂跑。太祖手持蠟燭端坐，厲聲呵斥制止，像這樣先後數次。

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皁莢橋，直至朱雀桁。劉勔欲開桁，王道隆不從，勔及道隆并戰没。初，勔高尚其意，托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内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并幼冲，上流聲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勔竟不納。

賊帥丁文豪設下埋伏，在皁莢橋擊破官軍，一直進到朱雀桁。劉勔想要斷開浮橋，王道隆不從命，劉勔和王道隆都戰死了。起初，劉勔想表示自己心意清高，寄情於建造園林宅舍，取名叫“東山”，不想勤於世俗事務。太祖對他説：“將軍受先帝遺詔之重托，兼任朝廷内外事務。皇上年紀不大，諸王又都是幼童。上流社會的議論，遠近傳聞。這正是將軍艱難之日，可將軍却深深地崇尚名士的從容閑雅，廢削減省自己的勢力。一旦遇到事情，雖然後悔又怎麽來得及。”劉勔終究没有采納。

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宫内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閒道從承明門入衛宫闕。

賊兵推進到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打開東府放進賊兵，冠軍將軍沈懷明在石頭城逃散，張永潰敗於白下，宫内傳説新亭也已失陷，太后抓着蒼梧王的手哭道：“天下完了!”太祖派軍中將領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城渡過秦淮河，走小路從承明門進入宫城保衛。

休範既死，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千數。太祖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即

劉休範已死，典籤許公與却詐稱劉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恐不安，來到新亭營壘投遞名帖的以千計。太祖得到名帖隨即燒掉，於是他列兵登上城北，對那些人説：“劉休範父子前日都已被殺

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觀！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懼也。”臺分遣衆軍擊杜姥宅、宣陽門諸賊，皆破平之。太祖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

死，尸首在南岡下，我是蕭平南，諸位請看清楚！你們的名帖都已燒毁，不必害怕。”朝廷分派衆軍攻打杜姥宅、宣陽門等處的賊兵，將他們全部擊敗平定。太祖整頓軍隊凱旋而歸，百姓沿着街道圍觀，説道：“保全國家的人，就是此公。”

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户。太祖欲分其功，請益粲等户。更日入直决事，號爲“四貴”。秦時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爲“四貴”，至是乃復有焉。四年，加太祖尚書左僕射，本官如故。

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要求引咎解職，没有批准。太祖升任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一職仍舊保留。進爵位爲公，增加食邑二千户。太祖想把自己的功勞分給别人，請求增加袁粲等人的食邑户數。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輪流在朝廷值班處理政事，號稱爲“四貴”。秦時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爲“四貴”，到這時又有這一稱呼。四年，加封太祖爲尚書左僕射，原來的官職仍舊保留。

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譽，朝野歸心。景素亦潜爲自全之計，布款誠於太祖，太祖拒而不納。七月，羽林監袁祗奔景素，便舉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衆軍北討，事平乃還。

劉休範平定後，蒼梧王日漸殘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年輕時就有好名聲，朝廷内外人心都向着他。劉景素也私下爲保全自己考慮，向太祖表示忠誠心意，太祖推拒而不接受。七月，羽林監袁祗投奔劉景素，劉景素就起兵反叛。太祖出兵駐守玄武湖，派遣衆軍北上討伐，事件平息後纔回師。

太祖威名既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駡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爲汝著力者？”乃止。

太祖威名已重，蒼梧王對他深爲猜忌，差一點就要把大禍加到他頭上。陳太妃駡蒼梧王道：“蕭道成有功於國家，今天如果害死他，以後誰還再爲你出力？”於是作罷。

太祖密謀廢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單馬先走，羽儀禁衛隨後追之。於堤塘相蹈藉，左右張互兒馬墜湖。帝怒，取馬置光明亭前，自馳騎刺殺之，因共屠割，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又於蠻岡賭跳。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氈屋中寢。語左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時殺害無常，人懷危懼。玉夫與其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謀，於氈屋中取千牛刀殺蒼梧王，稱敕，使廂下奏伎，因將首出與王敬則，敬則送太祖。太祖夜

太祖密謀廢黜蒼梧王另立皇帝。元徽五年七月戊子，蒼梧王着便裝自北湖出行，經常單獨騎馬在前邊跑，隨行的儀仗、禁衛部隊跟在後邊追趕他。在塘堤上相互踐踏，隨從張互兒的馬墜入湖中。蒼梧王發怒，把那匹馬牽到光明亭前，親自馳馬刺殺它，於是大家一起屠殺分割，和左右作羌胡歌舞爲樂。又在蠻岡賭跳。將近傍晚纔回到仁壽殿東邊的氈屋中睡覺。告訴身邊的楊玉夫：“等到織女星渡銀河，報告我。”當時朝中刑殺無常，人人自危。楊玉夫與他的同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合謀，在氈屋中拿千牛刀殺死蒼梧王，假稱皇上詔旨，叫下面奏演樂伎，趁機將蒼梧王

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内驚怖，既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阼，號此馬爲"龍驤將軍"，世謂爲"龍驤赤"。

的首級帶出去交給王敬則，王敬則轉送給太祖。太祖夜裏從承明門乘着平常所騎的赤馬進入禁宫。宫中的人十分驚恐，知道蒼梧王已死後，纔一齊高呼萬歲。等到太祖登上帝位，便稱這匹赤馬爲"龍驤將軍"，世人稱它爲"龍驤赤"。

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太祖謂劉秉曰："丹陽國家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太祖次讓袁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進位侍中、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給油幢絡車，班劍三十人。太祖固辭上台，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進督南徐州刺史。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二州。

第二天，太祖身着戎裝走出大殿，到庭中槐樹下，召集袁粲、褚淵、劉秉等共同商議。太祖對劉秉説："你是國家宗親，如今國家大事，當歸屬於你。"劉秉辭讓不敢當。太祖接下來又謙讓給袁粲，袁粲也不接受。太祖於是作出決定，備好皇帝的車駕到東城，迎立順帝。於是以長刀遮擋袁粲、劉秉等人，使他們大驚失色地離去。甲午日，太祖移駐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帶衛士五十人入殿。丙申日，太祖進位侍中、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職務仍舊保留，加封竟陵郡公，食邑五千户，賜給油幢絡車，儀仗三十人。太祖堅決辭掉司空，就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日，進位督南徐州刺史。封給楊玉夫等二十五人不同的爵位、食邑。十月戊辰，又進位督豫、司二州。

初，荆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歡好，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爲郢州，值明帝晚運，陰有異圖。自郢州遷爲荆州，聚斂兵力，將吏逃亡，輒討質鄰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戍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討四山蠻。裝治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朝廷畏之。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説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太祖又保持不許。太祖既廢立，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蒼梧王諸虐害器物示之。攸

當初，荆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在景和年間同在朝廷當值，結爲好友，太祖把長女義興公主嫁給沈攸之的第三子沈元和。沈攸之任職郢州時，正值宋明帝末年，他私下懷有異謀。自郢州遷任荆州，聚集兵力，將領官吏如有逃亡，就討取相鄰隊伍的人作人質。飼養的馬達二千多匹，都分給戍衛將士，讓他們耕田收糧自用，官方的財物都存積在倉庫裏。荆州作部每年奉送數千人的武器裝備，沈攸之截留，賬簿上是供征討四山蠻所用。裝造戰艦數百千艘，沉到靈溪裏，錢財布帛器械積聚了很多，朝廷害怕他。高道慶家在華容，假藉回家路過江陵。高道慶一向馬上功夫好，沈攸之與他設宴飲酒，二人在廳堂前較量馬上使槊。高道慶的槊刺破了沈攸之的馬鞍，沈攸之發怒，要找帶刃的槊，高道慶馳馬逃出。回到都城，訴説沈攸之反叛的情狀，請求派三千人襲擊他。朝廷商議顧慮這事難以成功，太祖又擔保護持，不答應。太祖完成廢立後，派遣沈攸之的

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太祖書推功。

兒子司徒左長史沈元琰，帶着蒼梧王暴虐害人的各種器具，去給沈攸之看。沈攸之未能立即起兵，於是上表表示慶賀，并寫信給太祖推崇他的功勞。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十二月，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稱太后令召己下都。京師恐懼。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黄回爲都督前驅。

沈攸之有一封寫在白絹上的十幾行書信，常常藏在坎肩的角上，説是宋明帝與自己定下的誓約。十二月，他就發兵起事。他的妾崔氏、許氏勸諫他説："官人年紀已老，怎不爲衆多的家口考慮！"沈攸之指着坎肩角給她們看，稱太后下令召自己入京。京城裏一片恐懼。乙卯日，太祖進入朝廷殿堂居住，命諸路大將西討，平西將軍黄回爲都督前驅。

前湘州刺史王藴，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揩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龍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户！"藴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藴小字也。藴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一月，日與攸之密相交構。時攸之未便舉兵，藴乃下達郢州。世祖爲郢州長史，藴期世祖出弔，因作亂據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藴還至東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

前湘州刺史王藴，是太后哥哥的兒子，年少即有膽量勇力，認爲父親王揩的名聲宦途不够顯達，想通過帶兵打仗的途徑使自己發達。每每撫摸着刀説："龍淵、太阿，你們是瞭解我的。"叔父王景文告誡他説："阿答，你會滅掉我家的門户！"王藴説："我與童烏貴賤感覺不一樣。"童烏是王景文兒子王絢的小名；答是王藴的小名。王藴遭遇母親去世，卸掉任職，還鄉途中到達巴陵，停船一個月，每天與沈攸之秘密協商。當時沈攸之還不便於發動兵變，王藴於是順江而下到達郢州。世祖任郢州長史，王藴希望世祖出城弔唁，趁機作亂占據郢城。世祖知道這一情況，没有出城。王藴回到東府前，又希望太祖出城，太祖又没有出城弔唁。第二次計謀没有得逞，王藴在外作亂的陰謀更加堅定。

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藴及黄回等相結舉事。殿内宿衛主帥，無不協同。攸之反問初至，太祖往石頭與粲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劉秉恇怯，晡時，從丹陽郡載婦女入石頭，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韞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内應。太祖命王敬則於宫内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藴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

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太祖的權力漸漸强大，心中感到不安，就與王藴及黄回等人相互勾結，準備起事。宫内衛軍首領，也無不贊同。沈攸之反叛的消息剛傳來，太祖就到石頭城與袁粲商議計策，袁粲假稱生病不見。他們定於壬申夜起兵占據石頭城。劉秉心中害怕，傍晚時，從丹陽郡把自己的家眷送進石頭城，朝廷對此全然不知。這天夜裏，丹陽郡丞王遜報告兵變的消息。劉秉的堂弟領軍劉韞和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整兵士準備爲内應。太祖命令王敬則在宫中將他們誅殺。然後派遣諸將攻打石頭城。王藴率領數百精兵披甲前來援助袁粲，但城門已關閉，官軍又已

粲，劉秉走雒檐湖，蘊逃鬬場，并禽斬之。

趕到，於是就逃散了。衆軍進攻石頭城，斬殺袁粲。劉秉逃到雒檐湖，王蘊逃到鬬場，都被捉拿斬首。

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疏放好酒。步屧白楊郊野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

袁粲的官位職責雖然很重，但是没有經世方略，行爲疏放，喜好飲酒。有一次步行到有白楊樹的荒郊野外，路上碰到一位士大夫，便喊過來一起暢飲。第二天，這個人説是被袁粲知遇眷顧，到門口請求通報。袁粲説："昨天飲酒没有伴，姑且相邀而已。"竟然不和這人相見。曾經作五言詩道："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這就是他的志向。

劉秉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殷亡口中血出，衆疑行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啓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乃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故爲明帝所任。蒼梧廢，秉出集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固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槌胸曰："君肉中詎有血!"

劉秉年少時以宗室身份和廉潔謹慎而爲世人所知。孝武帝年間，劉秉的弟弟劉遐犯了與嫡母殷氏養女通奸的罪，殷氏死時口中出血，衆人懷疑是被毒死的，孝武帝派劉秉的堂弟劉祗委婉地勸説劉秉，陳述證明這件事情。劉秉説："路上的陌生人尚且不能這樣，今天你可以讓我們一門同盡，也不能遵奉你的勸告。"衆人因爲這事贊賞他。他也因此爲宋明帝所任用。蒼梧王被廢黜，劉秉從朝廷議事出來，在路上碰到弟弟劉韞。劉韞打開車門迎上去問劉秉説："今天的事，自然應當非兄莫屬了?"劉秉説："我們已經讓給領軍蕭道成了。"劉韞捶着胸脯説："你的肉中難道還能有血!"

粲典籤莫嗣祖知粲謀，太祖召問嗣祖："袁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事主義無二心，雖死不敢泄也。"蘊孌人張承伯藏匿蘊。太祖并赦而用之。黄回頓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航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

袁粲手下的典籤莫嗣祖知道袁粲的密謀，太祖把莫嗣祖召來問道："袁粲謀反，你爲何不報告?"莫嗣祖説："事奉主子要講義氣，不存二心，雖死不敢泄密。"王蘊寵幸之人張承伯窩藏王蘊。太祖對莫、張二人都給予赦免，而且加以任用。黄回駐扎在新亭，聽到石頭城内鼓噪，就率兵前來救援。朱雀航有守軍，受上司指令，不讓他們夜間通過。碰巧石頭城的事已平息，黄回就假稱是趕來救援官軍的。太祖明白但不説破，撫慰黄回更加優厚，派遣他西上，流着眼淚告别。

太祖屯閲武堂，馳結軍旅。閏月辛丑，詔假黄鉞，率大衆出屯新亭中興堂，治嚴築壘。教曰："河南稱慈，諒由掩胔，廣漢流仁，實存殯

太祖屯駐閲武堂，迅速集結軍隊。閏月辛丑，詔令太祖假黄鉞，率領大部隊出城駐守新亭中興堂，治軍嚴格，修築堡壘。太祖教育部下説："河南稱贊我慈愛，委實是由於掩埋了尸體；

朽。近袤製玆管，崇溝浚塹，古墟曩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剃。憑軒動懷，巡隍增愴。宜并爲收改葬，并設薄祀。”

廣漢流播仁義之名，其實是因爲殯葬了朽骨。我們遠近修築營壘，深挖溝塹，致使過去的一些墳丘墓道，常被埋没遷移，墳墓上一些高大的松樹、茂盛的草叢，遭到砍除。我靠在車上觸動情懷，巡視城壕更增悲愴。應該一起爲他們收拾改葬，并且舉行簡單的祭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剋，衆潰，自經死，傳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鎮東府。二月癸未，進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廣、越十六州諸軍事。太祖解驃騎，辭都督，不許，乃表送黄鉞。三月己酉，增班劍爲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餘并如故。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打郢城未能取勝，兵衆潰散，他自殺而死，首級被傳到京都示衆。丙子日，太祖回鎮東府。二月癸未日，給太祖進官爲太尉，增封食邑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廣、越十六州諸軍事。太祖要求解除驃騎，辭去都督，未被准許，於是上表送還黄鉞。三月己酉日，給太祖增加帶劍儀仗爲四十人、披甲儀仗一百人，可以進入宫殿。丙子日，加賜羽葆、鼓吹，其他待遇一并保留。

辛卯，太祖誅鎮北將軍黄回。

辛卯日，太祖誅殺鎮北將軍黄回。

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閒華夼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綉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翦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檉柏床、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鄣、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其中宫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衷。

宋大明、泰始以來，相沿有奢侈之風，在百姓中也形成風俗。太祖輔政後，取消了御府，減省二尚方製造的各種裝飾品和玩物。現在又上表請求禁止民間各種華麗僞巧的器物：不得用金銀做箔，馬具車具不得鍍以金銀，不得織綉花的衣裙，在路上不得穿錦鞋，旗幡、車蓋、衣服不得用紅色，不得將彩帛剪爲雜花，不得用綾製作各種服飾，不得製作鹿行錦以及局脚檉柏床、象牙裝飾的箱籠雜物、彩帛做成的屏障、邊緣裝飾錦綉的草席，不得私自製造兵器儀仗，不得用多種寶石裝飾樂器和各種漆器，不得用金銀做花獸，不得隨便鑄造金銅像。共十七條，都必須有皇帝親筆詔書纔可違例。其中宫内和諸王的服飾器用，雖然依照舊例，但也請慎重考慮。

九月丙午，進位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録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黄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

九月丙午日，爲太祖加封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允許他佩劍穿鞋上殿，朝見皇帝不必快步走，司儀宣讀行禮儀式時不直呼其名。府中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原任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録尚書、南徐州刺史仍舊保留。太祖堅決推辭，皇上詔令大臣盡力勸請，這纔接受了黄鉞，但仍辭去特殊的禮遇。甲寅日，皇上又賜給

一輛三望車。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負。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詔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緑綟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甲寅，策相國齊公曰：

三年正月乙巳日，太祖上表請求減免百姓拖欠的税賦。丙辰日，加賜前部羽葆鼓吹。丁巳日，詔命太傅府依舊推薦、徵召官吏。丁卯日，賜給太祖儀仗隊五百人，可以出入皇宫和内省。甲午日，重申先前的詔命，太祖可以佩劍穿鞋上殿，朝見皇帝時不必快步走，司儀宣讀行禮儀式時不直呼其名。三月甲辰日，皇帝下詔給太祖進位爲相國，總理國政，又封給他十郡并進爵爲齊公，備九錫之禮，賜給璽紱和遠游冠，地位在諸侯王之上，又加以相國緑綟綬，原任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依舊保留。太祖謙讓了幾次，公卿們堅決勸請，這纔接受。甲寅日，皇帝下策書給相國齊公説：

天地變通，莫大乎炎凉，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實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歇靈繹，海水群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閎基重造，高勛至德，振古絶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

天地變通，没有比冷熱的轉换更大的；高懸物象，顯露光明，没有比日月更高的。嚴冬播布肅殺之氣，堅挺的松樹的節操自然顯得更高；日月的光輝時常昏暗，光彩的映照纔更加耀眼。因此傑出明智之士遇到戰亂也不改變自己的心志，忠誠賢良之士面臨危難也盡心竭力保全節操。自從景和年間昏庸暴虐，王綱鬆弛紊亂，太宗秉受天命，承前啓後，開中興之業，但時運艱難，都城四周多有營壘。蕭將軍威震華夏、戎狄，實是天資忠義節烈，安定國家救助百姓，也是在這一點。我因爲不幸，早罹憂患。繼位的國君德行不好，史書上未記載過。侵侮五行，劫掠九州，神明止歇，靈魂終結，海水激蕩，祭器蒙塵，誰主宗廟烟火，君權旁落的危險，難以形容，哪裏祇是像《小宛》譏刺，《黍離》的作歌所諷喻的那樣呢。上天輔助皇宋，有賴於賢明的宰相，讓我寡聞愚昧之人，繼承大業，使祖傳的事業得以維持，宏大的基業重新鑄造，至高無比的功德，振古絶倫。從前伊尹輔佐殷商，霍光匡扶東漢，也不能與此相比。現在將舉行授予公爵的典禮，恭敬地聆聽我的旨命：

乃者，袁、鄧構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

從前，袁、鄧作禍，確實有很多黨徒，子房不遵守臣道，舉兵協從叛亂，踐踏五

五湖，憑陵吴、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宫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滸。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逾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閒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倂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覦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吊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兹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

湖，侵犯吴、越，浮現不祥雲氣，星辰虧缺，天氣昏暗，戰鼓在王城四周敲響，刀劍在京都交鋒。回看宫城，即將成爲茂密的草地；言語中念及邦國，就要被仇敵消滅。在這個時候，人都没有固定的心志。公毅然投身國難，卓然奮發，手持金板率先馳奔，登上兵車就出發，軍政端正嚴肅，部隊和睦團結，大軍一到，敵黨土崩瓦解。這是霸業的根基，爲王事盡力的開始。安都背叛，私自占據徐方，竟敢率領犬羊之輩，肆意侵犯淮河沿岸。索兒愚笨叛逆，協同作惡，天祚不明時運，背棄正義歸順叛逆，致使北部邊區的百姓，淪入生靈塗炭的境地，官兵放棄職責，邊防部隊告急。公受命於宗廟，精誠直達朝陽，持節軍門，氣衝霄漢，破釜的勝仗，殺敵遍野，石梁之戰，擒獲敵魁，保全國土百姓，江陽歸順。這又是公的功勞。張淹昏昧，不顧本朝，從南方起兵，志在圖謀東夏，軍隊潛入，窺探時機。當時長江沿岸尚未平定，官道屢次受阻。公忠誠慷慨，在危險時更加閃亮，深入識别多種變化，巧妙觀察各種顔色，以少勝多，所向披靡。朝廷除去東顧之憂，閩、越有復生的喜慶。這又是公的功勞。匈奴野心勃勃，侵犯掠奪邊疆，前敵部隊失利，帝王軍隊潰敗，血流成河，伏尸千里。羯人欺詐誑騙，威勢震動彭、泗，乘勝長驅直入，窺伺覬覦京郊，文明制度即將湮没，異族裝束將要加身。公義正辭嚴，討伐有罪，清晨宣告出征，兵車一交鋒，不祥氣氛立時蕩清，吊唁死者安撫傷員，宣揚皇帝恩澤，使我朝淮、肥各地，再享受昌明的教化。這又是公的功勞。從這以後，獫狁猖獗，猶如貪婪殘暴的大猪長蛇，再度窺伺朝廷。由於事變頻繁，軍隊長期出征，戰士無心臨敵作戰，兵卒懷有歸鄉之心。因此下邳的精兵，望見敵人風聲就顫抖恐懼，角城高大的堡壘，指日之間淪陷。公眷顧王室之事，發憤忘食，親自披挂甲冑，把艱險視作平地，短兵剛剛交戰，大惡之人

若夷，短兵纔接，巨猾鳥散，分疆晝界，開創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二，群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閒，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釁起戚蕃，邛、晋、應、韓，翻爲仇敵，建平失圖，興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逾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文、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携貳，韞、述相扇，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内運，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悦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荆漢，獨爲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奸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曒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鼖鼓一麾，夏首

就像鳥獸一樣逃散，劃分疆界，開創青州、兖州。這又是公的功勞。泰始末年，入宫參與掌管禁衛部隊，兼任軍國政事，相當於顧命大臣。桂陽王幸負衆人，輕易謀取帝位，妄圖撕毁冠冕，背棄王室，進軍萬乘大國，刀戟停在宫闕門下，烈火在王城燃燒，飛射的箭矢集中在國君的房屋。時機變故衹在轉瞬之間，這是歷史上從來没有過的，群臣憂慮惶恐，主帥也没了主意。公按劍凝神，就有横貫世間的奇謀；舉旗指揮，就使懦夫變成勇士。一個早晨，新亭就進獻捷報，兩夜之間，宣陽得以平定，雲霧澄清，城内安定。這又是公的功勞。皇室多災多難，近親藩王發生争端，邛、晋、應、韓，變爲仇敵，建平王失去主意，起兵入侵。公又指揮授意六軍，正義表露在臉色之上，仗未打過一旬，朱方就被平定。這又是公的功勞。蒼梧王肆行暴虐，華夏各地戰亂不已，濫用刑罰，誰會無罪？烈火在崐岡燃燒，玉石俱焚，百姓悲哀，朝不慮夕，高祖開創的基業已經淪喪，文帝、明帝的制度誰來繼承。公遠效殷、漢的道義，近遵魏、晋的典章，使得我這個不稱職的皇帝，進宗廟奉祠，宗廟清静無事，九州撥亂反正。這又是公的功勞。袁粲不忠誠，劉秉懷有二心，劉韞、劉述加以煽動，造成秩序混亂，暗中策劃醜惡的陰謀，私下引發危機，占據石頭城，定要進犯宫廷。公内心運籌神奇的計謀，外表舉起冰霜般的刀鋒，妖孽開始澄清，國家走上歡樂和睦之路。這又是公的功勞。沈攸之包藏禍心，隨着歲月日益顯露出來，猶如毒蜂的眼睛，豺狼的叫聲，擁兵自重，貪暴濫刑。哀嘆那荆漢地區，竟爲叛賊所占有，回首西看，如同異域一樣遥遠。可是國家治理剛剛起步，討伐尚未伸張，長期作惡不悔改，於是表現爲凶惡叛逆。糾合邪惡，勢頭超過猛虎吼叫，朝野憂慮疑忌，三軍沮喪。公領兵出關，威嚴凝聚於長江沿岸，正義的情感與明日一樣光亮，英明的膽略與秋雲競

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勛，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焉。

爭清爽。由於至高無上的道義的感化，人人歸心，戰鼓剛剛敲響，揮兵向前，夏首就得以安定；雲梯尚未架起，魯山就被平定。多年未能執行的誅罰，一下子明正典刑，沮浦得以平穩地流動，章臺得以走向正軌。這又是公的功勞。公有拯救天下的功勞，而且特別洞察事理，道義庇護百姓，立志匡救宇宙，同心合力，效勞王室，從東到西，没有安寧之時，各種艱難險阻，都已嘗受了。至於締造宗廟社稷的辛勞，創始萬物的恩澤，猶如雲霧散布，光照天地四方幽遠之處，輔佐我一人，四海永遠清平。因此秬草在郊野園中散發芬芳，景星在天河灑下光輝，遠方的人仰慕仁義叩關通好，蠻荒地區的人通過輾轉翻譯前來朝覲，真是深遠廣闊啊！没有合適的詞可以形容。

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啓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絶常班，寵冠群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勛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静言欽嘆，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晋陵、義興，揚州之吴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兹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蕃，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邵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内外之寄，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副、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

我聽説酬報功勞表彰德業，是歷代帝王盛大的典禮，尊崇賞封侯伯，各國都相同。所以大禹建成功業，賜給玄珪表彰，周公賢明通達，得以在曲阜開創封國，或是賞賜超越禮儀規格的玉器而弘揚風氣，或是分封土地而宣揚教化，禮儀超越正常的次第，寵愛勝過諸侯、卿士，趕得上齊桓公、晋文公，車輛服飾等級也是特殊禮遇。公的功勛偉業超過前代的建功立業者，却在舊的制度中缺乏獎賞的規定，古今的準則，怎麽這樣不同？祇是説一些欽敬感嘆的話，實在是不够的。現在晋升爲相國，把青州的齊郡，徐州的梁郡，南徐州的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晋陵、義興，揚州的吴郡、會稽，總共十個郡，加封公爲齊公。賜給這塊黑土，用白茅草包裹，安定你的邦國家室，建起宗廟社稷。這的確是尚父故有的封地，世代作爲盟主，統率各級邦國，共同遵守舊的準則。從前周公、邵公建立了自己的封國，同時又兼任太師、太保；毛公、畢公有執珪爵位，入朝廷作卿士，可見身兼内外重任，在古代就有同樣的規定。現在命令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

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逾三鉉，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辟，去録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秉禮弘律，儀刑區宇，遐邇一體，民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儛。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内附，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膺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奸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騫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祗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

開國侯褚淵授給公相國印綬，齊公璽印；持節、兼司空副、守尚書令王僧虔授給齊公白茅草包裹的土塊，金虎符第一至第五顆的左半，竹使符的第一至第十顆的左半。相國處於總管百官的位置，官級超過三公，職位根據禮制而移動，封號隨着事情的變化而改變。公居相國之位總管百官，除去録尚書的稱號。送還所擁有的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綬策書。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仍舊保留。另外加封公九錫，你恭敬地聆聽下面的旨命：因爲公執守禮儀，推廣律令，在天下樹立典範，使得遠近一體，百姓安分守己，所以賞賜大輅、戎輅各一輛，黑色公馬兩套各四匹。公重視農業生産，珍惜糧食，致使國庫充實，百姓富裕，所以賞賜袞衣冠冕，配上赤舄。公謙和處世，用道義引導萬物，教化調和平民，使他們無不和悦，所以賞賜公軒懸樂曲，六佾舞蹈。公輔助王道的推行，聲名教化播及遠方，蠻夷誠意友好，回頭歸依，所以賞賜公朱户居住。公明於鑒别人的品級，涇渭分明，爲官方正幹練，才能卓越，能成就事業，所以賞賜公納陛登殿的禮遇。公保佑皇朝，以身作則教化部下，防微杜漸，使所有生靈尊重法律，所以賞賜公三百名虎賁勇士。公用刑法制裁强盜，用道德治理奸邪，皇親國戚不得叛亂，叛亂必定被誅殺，所以賜給公鈇鉞各一把。公像鳳一樣升起在天地的四角，像龍一樣飛騰在八方之外，在您的威靈震撼之下，蠻荒之地被同化，所以賞賜公一張彤弓，一百支彤箭，十張玈弓，一千支玈箭。公心懷孝思，嚴肅恭敬地祭祀祖先，孝敬的深重，感動了神靈，所以賞賜公一卣秬鬯，配上珪和瓚。齊國設置丞相以下的官吏，一切遵照舊的制度。往事令人欽敬！希望敬奉服從朕的命令，治理天地，光大宏偉的事業，培育昭顯你的大德，發揚我高祖美好的旨命。

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

太祖三次推讓，公卿督促勸説堅决請求，纔

之。

丁巳，下令赦國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領，亦同蕩然。

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四月癸酉，詔進齊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節、司空、衛將軍褚淵奉策授璽紱，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兹玄土，苴白茅，改立王社。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宫縣。王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

辛卯，宋帝禪位，下詔曰：

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毁相襲，景和騁悖於前，元徽肆虐於後，三光再霾，七廟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静惟此紊，夕惕疚心。

相國齊王，天誕睿聖，河岳炳靈，拯傾提危，澄氛静亂，匡濟艱難，功均造物。宏謀霜照，秘筭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裏清夷，遐邇寧謐。既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奸宄之類，睹隆

接受了。

丁巳日，下令赦免國内斬首罪以下的囚犯，本月十五日拂曉以前，一概都赦免，鰥寡孤獨不能維持自己生計的人，賞賜五斛穀，府州所關押的罪犯，也同樣釋放。

宋帝詔令齊公除十郡之外，可以根據需要徵用。因爲齊國是初建，給予五百萬錢，五千匹布，五千匹絹。四月癸酉，詔令進封齊公的爵號爲王，把豫州的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州的盱眙、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加爲封地。使持節、司空、衛將軍褚淵奉命授給璽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顆的左半邊，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顆的左半邊，賜給這塊黑土，用白茅草包裹，改立王一級的社壇。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的職務仍舊保留。丙戌日，命令齊王的禮帽用十二旒，設立天子的旌旗，出入警戒清道，乘坐金根車，駕馭六匹馬，配備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享用八佾樂舞，陳設鐘虡宫懸。王的嫡長子稱太子，王女王孫的爵位誥命一概遵照舊的制度。

辛卯日，宋帝禪讓帝位，下詔書説：

祇有德業感動上天，天象纔不會失序，窮究神意知曉教化，百姓纔會歸心，用才能經緯天地，統括宇宙，弘揚偉業，庇護生民。日夜交替，歷代相同，前代帝王的步迹，後世必會踐行。宋代之德湮滅微弱，昏庸毁亂相繼發生，景和年間倒行逆施在前，元徽年間肆意暴虐在後，日月星再次陰暗，宗廟行將傾廢，皇朝失去統馭，衆生知性混亂，我文帝、武帝傳下的皇位，渺渺然像要斷掉。静思這一紊亂，警懼内疚。

相國齊王，天生明智通達，閃耀着黄河山岳般顯赫的靈氣，拯救顛覆危難，澄清氣氛，平定動亂，匡扶救助艱難，功勞等同於造物。宏偉的謀略猶如陽光照射霜，神奇的計策驅散雲氣，旗幟所到之處，一揮必定取勝，英靈之風吹拂，無不俯伏歸化，内外清平，遠近安寧。然後光大開創典章制度，弘

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邁於重華，勛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稱焉。是以辮髮左衽之酋，款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翬而已哉。故四奧載宅，六府克和，川陸效珍，禎祥鱗集，卿烟玉露，旦夕揚藻，嘉穟芝英，晷刻呈茂。革運斯炳，代終彌亮，負扆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去宋，謳歌適齊。

揚宣傳禮儀教化，爲非作歹之人，目睹盛大的威儀而收斂；傾心向善之輩，仰視高明的謀略而更加奮發。道德超越虞舜，功勛蓋過夏禹，浩浩蕩蕩無法形容。因此辮髮左衽風俗的部族酋長，叩關請求隸屬；穿樹皮草織衣服的部族首領，渡海來到朝廷，哪衹是肅慎族進獻楛木箭，越裳國進貢五彩山雉而已。所以四方邊遠地區百姓安居，萬物聚合，河川陸地獻出珍寶，祥瑞雲集，吉祥的雲烟玉露，早晚呈現多種色彩圖案，嘉禾瑞草，時刻茂盛。時運的變换在這已經很清楚，王朝的替代越來越明顯，南面稱帝執掌政要的權力，應當歸屬賢明智慧的人，已經有大量的争訟之事表明拋棄宋，而降臨齊的是歌頌。

昔金政既淪，水德締構，天之曆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暗于大道，稽覽隆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别宫，敬禪于齊，一依唐虞、魏晋故事。

從前對應金德的朝政衰敗之後，對應水德的朝代締造起來，上天的運數，其徵兆是很明顯的。朕雖然寡聞愚昧，不明瞭大的道理，但考察興衰交替，已經很久，怎敢忘記歷代傳下的規矩，以及人和神最大的願望呢？這就退位離開宫廷，把帝位恭敬地禪讓給齊，一切依照唐堯禪位給虞舜、魏禪位給晋的舊事。

是日宋帝遜于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

當天宋帝在東官邸退位，備齊儀仗，乘坐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天爲什麽不奏樂，身邊隨從没人回答。

壬辰，策命齊王曰：

壬辰日，頒布策書給齊王説：

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鑒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黄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謗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效祉，遺風餘烈，光

遠古初創時期，萬物紛紜，放射陽光照亮萬物，設立天子管理百姓。像那容成、大庭的年代，宓羲、五龍的時候，已無法瞭解。自軒轅黄帝以來，典籍所記載的，大略可以説的，没有比堯和舜更高的了。纏繞金繩而掌握明月，開啓玉匣而總管大地，道德美好清明者，高居帝位。運數終結之時，禪讓給賢能的人。所以唐堯退位，衆人歡呼歌唱，虞舜辭讓，吉祥雲氣發出五彩。表明符命的歸屬，袒露至爲公正的誠心而成就事業，顧念生民滿懷喜悦，神靈賜福，遺傳的風俗偉業，光照無邊。漢魏沿襲，不敢改

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晋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睿，勛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

掉，等到晋代，也遵照先前的制度。我的祖宗英明通達，功勛卓著，順從天人關係，整齊七政，凝聚無上的道德，安撫天下。末年行爲失措，世間頻頻發生變故，太陽蝕變星辰隕落，山岳塌陷河流乾竭。

惟王聖哲淵明，榮鏡宇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仁育群生，義征不諟，國塗荐阻，弘五慮而乂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内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雕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群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衮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圜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

齊王聖達明智，光照宇宙，包容仰望太陽的威嚴，藉助靠近雲彩的潤澤，誠意對待部下，從寬治理百姓，用仁愛教育衆生，依照道義征討反叛，國家的道路屢受阻礙，廣爲謀劃而得以安寧；帝王的基業行將湮滅，秉持諸種方略加以挽救。等到有權勢的大臣在朝廷專横，藩屬勢力欺凌君主，軍隊雲集，萬國震驚，齊王用武力制裁，用文德教化安撫，遠近清平，内外肅穆。收起雕戈而致力於禮儀，放棄帝王行宫而恭奉儒學教館，聲名教化傳到遠方，邊遠地區也被教化，不同的民族遵奉共同的制度，華夏和戎族有統一的準則。因此五色鳳凰栖止在庭院，孕含芬芳的九穗嘉禾生長在郊野。日月五星明亮清澈，除舊布新的符瑞已經顯示；圖讖彪炳，改朝换代的意思已經很分明。神靈眷顧，百姓期盼。朕聽説最高的道深遠隱微，衹有靠人去闡發，天命無常，衹屬於有德之人。所以上識别天的情實，下體察百姓的願望，恭敬地禪讓神器，把帝位傳授給你。四海困窮，天賜的福禄永遠地終結了。嗚呼！希望齊王執守中正，效法前代制度，以符合全國的歡喜和期望。命令司衮拜謁蒼天，演奏《雲門》樂曲，登上圜丘，承奉時運舉行大禮，永久保有洪大的基業，豈不是盛事！

再命璽書曰：

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暗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景之恒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

再次頒布璽書説：

皇帝恭敬地請問相國齊王。大道的施行，和三代的英傑，朕雖然愚昧，但有志於此。晝夜相繼，是光陰的不變法度，春秋變换，是時令的正常秩序。探究上天的運數，尚且有興衰交替，何况在人，怎能没有終了敗謝。所以堯舜在上古弘揚禪讓風尚，漢

業，漢魏垂式於後昆。

魏在後世留下榜樣。

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奸宄實繁，蕡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啓處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實賴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并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棱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内昭。重構閩、吴，再寧淮、濟，静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風行草靡，神筭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韙，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冲昧，翱翔禮樂之場，撫柔黔首，咸躋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通，人迹罕至者，莫不逾山越海，北面稱蕃，款關重譯，修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

當年我高祖，爲政聖明且有功德，振奮百姓培育道德，神靈眷顧，擁有天下。末年多災多難，到處都是爲非作歹之人，大鼓夜間敲響，戰車白日警戒，億萬百姓，無處安身。加上繼位國君放蕩懶惰，四處造虐，神鼎行將遷走，寶策没有主人，確實是依靠齊王的英明聖達，匡救危難。齊王效法天地，加以施布，弘揚光大，光明如同日月，恩惠普施猶如雲雨。國運受阻，就對外顯示威嚴，王道不行，對内則顯示深謀遠慮。重新構築閩、吴，再次安定淮水、濟水，平静九江的洪波，席捲海沂的妖氛，放逐斥退凶惡愚昧之人，保存我宗廟祭祀，更新先朝典章制度，日月星重新照耀。等到寵幸的大臣背棄王室，就用朝廷的謀略加以制裁；荆漢反叛，就用雷霆之力予以震擊。旗幟所到之處，猶如風吹草伏；神妙的計謀所指之處，猶如龍飛雲隨。華夏澄清，戎狄知所避忌國善。休兵罷戰，興辦文教，發揚宏偉的功業。開導輔佐年幼的君主，使他翱翔於禮樂之場；撫育教化百姓，使他們都能够達到仁義長壽。從霜露所降落，星辰所經過，曆法制度不同，人迹罕至的地區，没有不翻山渡海，前來覲見稱臣的，叩擊關門輾轉翻譯，進獻地方貢品。所以吉兆呈現光彩，左史記載它的神奇，天象焕發文采，保章推測它的方位，鳳凰銜書表示擁有了祭祀天帝的運命，龍馬背圖顯示頒賜瑞玉的命數。加上有帝王面相，神姿卓異，君臨天下的預意，事事都很明顯。《尚書》不是説嗎，“皇天没有親疏，祇輔助有德的人”。百姓之心無常，祇懷念施行恩惠的人。神靈的眷顧如彼，百姓的心願如此。笙管樂器變聲，編鐘石磬改調。朕所以留在君主的位子上，就是期待着賢明的人。

昔金德既淪，而傳祚于我有宋，曆數告終，實在兹日，亦以水德而傳于齊。式遵前典，廣詢

當年金德淪落之後，把帝位傳給我有宋，運數宣告終結，確在此日，也因爲水德而把帝位傳給齊。遵照前代典制，廣泛徵詢

群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

太祖三辭，宋帝王公以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曰："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晋；晋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剋日輿駕受禪，撰立儀注。"太祖乃許焉。

史臣曰：案《太一九宮占》推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晋元興二年，太一在七宮，太一爲帝，天目爲輔佐，迫脅太一，是年安帝爲桓玄所逼出宫。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一。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爲，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一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不利有爲，徐、傅廢營陽王。七年，太一在八宮，關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彦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氐楊難當寇梁、益，來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關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

衆人意見，王公卿士，都説適宜。現在派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侯褚淵，兼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奉上皇帝璽印，接受帝位的典禮，一概依照唐堯、虞舜的舊典。齊王應回應人神之願，即時登臨帝位，愛撫安定天下，以酬謝皇天的美意。

太祖再三辭讓，宋帝及王公以下官員堅決請求。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陳奏上天所賜符瑞説："六，是亢位。後漢從建武到建安二十五年，經過一百九十六年後禪讓給魏；魏從黃初到咸熙二年，經過四十六年後禪讓給晋；晋從太始到元熙二年，經過一百五十六年後禪讓給宋；宋從永初元年到昇明三年，共六十年：都是在六數終結傳受。六，是亢位。查考古往今來，就是如此清楚。斗膽根據自己的職責，詳細陳述一孔之見。伏地祈求順應天時，應驗符瑞。"二朝百官又堅決請求。尚書右僕射王儉上奏："宋既已詔令退位，臣等相互商量，應當限定日期備車駕接受禪讓，制定儀式制度。"太祖纔答應。

史臣曰：據《太一九宮占》推算，漢高帝五年，太一在四宮，主人和客都能得到吉祥，推算是先起事的人獲勝，這年漢高祖擊敗楚。晋元興二年，太一在七宮，太一是帝，天目是輔佐，威脅太一，這年安帝被桓玄逼迫出宫。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阻礙太一。經解釋格的意思是，已經確立的政事，上下加以阻礙，不利於有所作爲，安居的年代，不利於有所舉動。元興三年，太一在七宮，宋武帝擊敗桓玄。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不利於有所作爲，徐、傅廢黜營陽王。七年，太一在八宮，受困年歲不吉，大小將都不能成事，這年到彦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都不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客主都不利，這年氐族楊難當進犯梁州、益州，來年仇池被攻破。十九年，大小將都受困不能成事，不吉利，這年裴方明討伐仇池，攻克百頃，第二年又失掉。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宮，被大小將突襲，這

仇池，剋百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宫，爲大小將奄擊之，其年景和廢。二年，太一在三宫，不利先起，主人勝，其年晋安王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宫，先起敗，是歲桂陽王休範反，并伏誅。四年，太一在七宫，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宫，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應發爲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一在杜門，臨八宫，宋帝禪位，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禪代之應也。

年景和帝被廢黜。二年，太一在三宫，不利於首先起事，主人勝，這年晋安王子勛反叛。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宫，首先起事者敗，這年桂陽王休範反叛，都被處死。四年，太一在七宫，首先起事的是客，向西北逃走，這年建平王景素失敗。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宫，不利於作客的，安居的年代，生事的是主人，響應發動的是客人，袁粲、沈攸之等反叛，被處死。這年太一在杜門，臨近八宫，宋帝禪讓帝位，不利於作客的，安居的年代，生事是主人，這是朝代更替的應驗。

南齊書卷二

本紀第二

高帝(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道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兹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粤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册。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道成匡拯之功，以弘濟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兹。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托，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從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高帝在南郊即皇帝位，設祭壇柴堆舉行燎祭，奉告上天説："皇帝臣道成，大膽用黑公畜，昭告皇天后帝。宋帝明識上天授命之序，頒布旨命，讓我蕭道成受上天之命。自人類起源，設立管理者，目的是闡明至理效法上天，開啓新元創造萬物，擴展這一大道。天下是衆人的，上天不會長期授命於一人。從前在虞、夏時代，都是從上代承受帝位，及至漢、魏，中世就相互揖讓，這些都明白地見諸典籍，載於史册。宋秉承的氣數既已衰微，累代多有變故，實際是依賴道成匡扶拯救的功績，纔度過了那些艱難。再造顛覆墜亡的王朝，重新構建疆域，宣布禮儀明確刑罰，結集仁義。日晷星緯凝聚天象，河岳顯靈，大至天人之際，無不表示感應。於是纔敬依天運，委任賢能，把天命賦予我身。我推辭德業不足以繼承帝位，達到數次，然而諸位公卿士大夫，長官執事，以及衆多賢人，包括各地戎狄，全都説：'皇天眷愛并賦予重任，不可以堅持推辭，人神無所寄托，不可以空缺帝位。'我害怕上天的威嚴，怎敢不恭敬地順從天命。敬選吉日，恭奉皇符，登壇接受禪讓，類祭上天，以永報百姓的衷心，傳布萬國。希望聖明神靈享用！"

禮畢，大駕還宫，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

典禮結束，車駕回到宫中，登臨太極前殿。下詔書説："五德更替，所以王朝的業績代代昌盛；夏正、殷正、周正轉换，所以帝王法度再度光耀。世間有質樸有文飾，時有沿革，其奉天承運，經治道統，整頓百姓，本來就是用不同的方

朕以寡昧，屬值艱季，推肆勤之誠，藉樂治之數，賢能悉心，士民致力，用獲拯溺龕暴，一匡天下。業未參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陵夷有徵，曆數攸及，思弘樂推，永鑒崇替，爰集天祿于朕躬。惟志菲薄，辭弗獲昭，遂欽從天人，式繇景命，祇月正于文祖，升禋砭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革代之踪，托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知所濟。寶祚初啓，洪慶惟新，思俾利澤，宣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爲建元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進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盗，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法達到同樣的管理目的，通過不同的渠道流到一起。朕寡陋愚昧，值此艱難之季，以勤懇盡力的誠心，憑藉期望安定的運數，賢能者盡心，士人百姓盡力，因此得以拯救危亡平定暴亂，匡扶一統天下。事業没有高過古代，功績大致可與從前相比。宋代因爲有衰亡徵兆，氣數已盡，想光大德業，樂於禪讓，這是明瞭朝代更替的長遠之見，於是上天賜予的禄位就集中到了我身上。祇是我志向淺薄，推辭又不被理解，所以就敬從天人之意，遵照上天授予王位之命，正月敬奉祖先，升烟祭祀上帝。我缺少德業有辱使命，如今居有四海，承續帝統，寄位王公之上，好像涉入深水，不知如何渡過。初登帝位，大慶新象，要把恩惠施予廣大的百姓，可以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爲建元元年。賜予國民爵位二級，文武官員晋升二等官位，鰥寡孤獨不能自我謀生者，每人給五斛穀。拖欠的田租舊債不要再收。有觸犯鄉里考核評議的律條，貪污奸淫盗竊的，一律都予以清理，洗刷原先的罪名，讓他們重新開始。長期服勞役者和欽定關押的囚犯，都特赦遣散。丢失官爵，受禁錮被奪去的功勞，一律依照從前的規定予以恢復。”

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宫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故事，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降宋晋熙王燮爲陰安公，江夏王躋爲沙陽公，隨王翽爲舞陰公，新興王嵩爲定襄公，建安王禧爲荔浦公，郡公主爲縣君，縣公主爲鄉君。詔曰：“繼世象賢，列代盛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隨運省替。但欽德懷義，尚表墳閭，况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爲侯，萍鄉縣侯可爲伯，减户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

封宋帝爲汝陰王，在丹陽縣從前的治所爲其建造宫殿，采用宋代的曆法，車駕、儀仗、服飾的顔色，完全與過去相同，上書朝廷不用稱表，皇上對其上書的回答不稱詔。宋晋熙王劉燮降爲陰安公，江夏王劉躋降爲沙陽公，隨王劉翽降爲舞陰公，新興王劉嵩降爲定襄公，建安王劉禧降爲荔浦公，郡公主降爲縣君，縣公主降爲鄉君。下詔書説：“承繼事業效仿先賢，是歷代盛典，酬報勞績使立功者的後代生活美滿，是從前的善意舉措。宋代封的通侯，就應當隨着朝運變换降低或免去爵位。祇要有值得欽敬的道德受人懷念的仁義，就可以記載於典籍傳播於民間，何况功在中原，道德光照民俗的人呢？爵位降低等次的規定，應當遵照從前的制度。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以降爲侯，萍鄉縣侯可以降爲伯，食邑的户數依次减少，以此沿續劉穆之、王弘、何無忌的後人。”

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吴郡太守柳世隆爲南豫州刺史。詔曰："宸運肇創，寶命惟新，宜弘慶宥，廣敷蠲汰。劫賊餘口没在臺府者，悉原放。諸負釁流徙，普聽還本。"以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中領軍王敬則爲南兗州刺史，左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戊戌，以荆州刺史嶷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冠軍將軍映爲荆州刺史，西中郎將晃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驃騎司馬崔文仲爲徐州刺史。

任命司空褚淵爲司徒，吴郡太守柳世隆爲南豫州刺史。下詔書説："帝王時運初創，天命惟新，應當弘揚獎賞寬恕之心，廣施減免消除罪過。强盜剩餘家口被没入官府的，全部赦免釋放。那些舉家流浪遷徙的，一律聽任返回本土。"任命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中領軍王敬則爲南兗州刺史，左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戊戌，任命荆州刺史蕭嶷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冠軍將軍蕭映爲荆州刺史，西中郎將蕭晃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驃騎司馬崔文仲爲徐州刺史。

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曰："自廬井毁制，農桑易業，鹽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援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宫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籞，宫停税入，優量省置。"庚子，詔"宋帝后蕃王諸陵，宜有守衛"。有司奏帝陵各置長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妃嬪三人。

禁止各地進貢慶賀禮物。己亥，下詔令説："自從井田制度毁棄，農桑業者改行，曬鹽冶鐵妨礙百姓生計，商業凋零混亂，歷代成爲習俗，流弊越來越嚴重。拯救流弊，改革商業重視農業，使官方不獨占貨利，百姓不失業。二宫各王，都不得營造屯田府邸，封占山湖。太官掌管的皇家園林，停止徵納賦税，酌情省建。"庚子，詔令"宋朝皇帝、皇后、各王的陵墓，應當有守衛"。有關部門奏請皇帝陵墓各設置長官一人，兵士不等，王的陵墓五人，妃嬪的陵墓三人。

五月丙午，進河南王吐谷渾拾寅號驃騎大將軍。詔曰："宸運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雖宜省替，其有預效屯夷，宣力齊業者，一仍本封，無所減降。"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曆》爲《建元曆》，木德盛卯終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丁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恒制。頃世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開罪山湖。是爲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壬子，詔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户各有差。乙卯，河南王吐谷渾拾寅奉表貢獻。丙辰，

五月丙午，晋封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驃騎大將軍。下詔令説："帝運更替，除去爵位改變封號，宋朝的等第禄秩，雖然應當減省更替，但是其中原來已經守邊效力，致力宣揚齊代功業的，一律沿用本來的封號，不要有什麽降低。"主管部門奏請留用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去舊官而任新官的有廣興郡公沈曇亮等一百二十二人。曆法改《元嘉曆》爲《建元曆》，木德盛於卯終於未，用正月卯日祭祖，十二月未日祭臘。丁未，下詔令説："招募選取將領，懸賞徵求士人，出於權宜之計，不是永久的制度。但近年世事艱難，逐漸成爲習俗，而且許多人長期逃逸，藏匿在山野湖泊開脱罪責。這樣就會造成犯罪者不感到耻辱，逃亡者受不到指責。從今以後，可以禁止在民衆中招募。"壬子，詔令加封輔佐登基的文武功臣，包括新任司徒褚淵等三十

詔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以交寧道遠，不遣使。己未，汝陰王薨，追謚爲宋順帝，終禮依魏元、晋恭帝故事。辛酉，陰安公劉燮等伏誅。追封謚上兄道度爲衡陽元王，道生爲始安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爲孝皇后，妃爲昭皇后。

一人，晋封爵位增加食邑户數各有不等。乙卯，河南王吐谷渾拾寅上表進獻貢品。丙辰，詔令派大臣分别到各地去，派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視。交寧因爲路途遥遠，不派遣大使。己未，汝陰王去世，追封謚號爲宋順帝，葬禮依照魏元帝、晋恭帝舊例。辛酉，陰安公劉燮等人被處死。追封謚號，哥哥蕭道度爲衡陽元王，蕭道生爲始安貞王。丙寅，追尊皇父爲宣皇帝，皇母爲孝皇后，妃爲昭皇后。

六月辛未，詔"相國、驃騎、中軍三府職，可依資勞度二官，若職限已盈，所餘可賜滿"。壬申，以游擊將軍周山圖爲兖州刺史。乙亥，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凋損，或枯骸不收，毁櫬莫掩，宜速宣下埋藏營恤。若標題猶存，姓字可識，可即運載，致還本鄉。"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三十五里爲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棺器標題者，屬所以臺錢供市。庚辰，七廟主備法駕即于太廟。詔："諸將及客，戮力艱難，盡勤直衛，其從還宫者，普賜位一階。"辛巳，罷荆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賾。斷諸州郡禮慶。見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暠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六月辛未，詔令"相國、驃騎將軍、中軍將軍三府的官吏，可以依照資歷功勞增加二員，假如職位已經滿了，剩下的人可以全部賜給官位"。壬申，任命游擊將軍周山圖爲兖州刺史。乙亥，下詔説："宋末連年戰亂，加上災害疾病的破壞，致使有些枯骨無人收拾，毁掘的棺材未能掩埋，應當儘快通知下邊埋葬體恤。如果還存有標志文字，姓名字號能够識别，可以立即裝運，運到本鄉。"主管部門奏請派遣外監典事四人，巡行城門外三十五里以内的地區。其餘地區把命令下達給州郡。没有棺材和標志文字的，當地用官方的錢購置有關物品予以下葬。庚辰，七座宗廟神主乘坐皇帝車駕到太廟就位。詔令説："諸位將領及門客，合力共度艱難，盡心盡力值班守衛，那些隨從歸還宫廷的，全部賜給一級官位。"辛巳，罷免荆州刺史。甲申，立蕭賾爲皇太子。禁止各州郡送禮慶賀。現在量刑加重的，减輕一等，并且申明赦免一百天。立皇子蕭嶷爲豫章王，蕭映爲臨川王，蕭晃爲長沙王，蕭暠爲武陵王，蕭暠爲安成王，蕭鏘爲鄱陽王，蕭鑠爲桂陽王，蕭鑑爲廣陵王，皇孫蕭長懋爲南郡王。乙酉，把宋順帝安葬在遂寧陵。

秋七月丁未，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負海不朝，因迷遂往，歸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獻一人即撫南土，文武詳才選用。并遣大使宣揚朝恩。"以試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獻爲交州刺史。丙辰，以虜僞茄蘆鎮主陰平公楊廣香爲沙州刺史。丁巳，詔："南

秋七月丁未，下詔説："交阯、比景，獨不上書奉齊爲正統，這是因爲前朝剛剛終結，他們依仗隔海的有利地勢不服從朝廷，因而迷失了方向，不知如何歸順。寬赦交州部屬李叔獻一人即可安撫南部國土，文武官員量才選用。并派遣大使宣揚朝廷恩德。"任命試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獻爲交州刺史。丙辰，任命胡人僞茄蘆鎮主陰平公楊廣香爲沙州刺史。丁巳，下詔説：

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復十年。”

九月辛丑，詔“二吴、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乙巳，以新除尚書令、驃騎將軍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淵領尚書令。戊申，車駕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公以下賦詩。

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胤爲汝陰王，奉宋帝後。己卯，車駕殷祠太廟。辛巳，詔曰：“朕嬰綴世務，三十餘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末路屯夷，戎車歲駕，誠藉時來之運，實資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訪，隨正即給。才堪餘任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捍邊役，末由旋反，聽於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爲言列。”汝陰太妃王氏薨，追贈爲宋恭皇后。

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左衛率蕭景先爲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驃騎長史江謐等十人爵户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中軍將軍張敬兒爲車騎將軍，中領軍李安民爲領軍將軍，中護軍陳顯達爲護軍將軍。辛丑，車駕親祠南郊。癸卯，詔索虜寇淮、泗，遣衆軍北伐，内外纂嚴。

二月丁卯，虜寇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置巴州。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戊子，以

“南蘭陵是家鄉故土，長期减免田租布帛；武進是奠基帝王大業的所在，免除十年賦税徭役。”

九月辛丑，詔令“二吴、義興三郡遭水災，减去今年的田租”。乙巳，讓新任尚書令、驃騎將軍豫章王蕭嶷爲荆、湘二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蕭映任揚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淵領尚書令。戊申，皇上親臨宣武堂舉行宴會，詔令諸位王公以下大臣賦詩。

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胤爲汝陰王，作爲宋帝後代奉祀。己卯，皇上大祭太廟。辛巳，下詔書説：“朕很小就爲世俗事務所羈絆，三十多年來，各種艱難險阻，都已嘗遍。最後艱難消失，乘兵車登臨帝位，誠然是憑藉時來運轉，實際也是依靠了士人百姓。宋元徽二年以來，各位從軍得到官職的人，没有全部領受俸禄，可以催促儘快下去查訪，隨時糾正立刻補給。才能可以擔任其他職務的，訪查甄别，評定等級次序。如果四州的士民百姓，本鄉淪陷，户籍簿没有留下來，無處考查審核，可以聽任州郡畫押作保，照實上奏。偏遠地區没有中正官的，特許根據軍簿上奏。有人在邊境防守作戰，短期内無法返回，可以聽任他們在同部隊中各由五人作保，他們所隸屬的官府，要按時列入上奏。”汝陰太妃王氏去世，追贈爲宋恭皇后。

十一月庚子，任命太子左衛率蕭景先爲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給功臣驃騎長史江謐等十人爵位、食邑户數各有不等。

建元二年春正月戊戌初一，大赦天下。任命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中軍將軍張敬兒爲車騎將軍，中領軍李安民爲領軍將軍，中護軍陳顯達爲護軍將軍。辛丑，皇上親臨南郊祭天。癸卯，下詔因索虜進犯淮、泗，派遣各部隊北伐，内外戒嚴。

二月丁卯，敵人進犯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擊退了他們。設置巴州。壬申，任命三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戊子，任命寧蠻校尉蕭赤斧爲

寧蠻校尉蕭赤斧爲雍州刺史，南蠻長史崔惠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詔西境獻捷，解嚴。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恤。甲午，詔"江西北民避難流徙者，制遣還本，蠲今年租税。單貧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聽番籍，郡縣押領"。

三月丁酉，以侍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戊戌，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爲南兖州刺史，吴郡太守張岱爲中護軍。己亥，車駕幸樂遊苑宴會，王公以下賦詩。辛丑，以征虜將軍崔祖思爲青、冀二州刺史。

夏四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

五月，立六門都墻。

六月癸未，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二吴、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元年以前，三調未充，虚列已畢，官長局吏應共償備外，詳所除宥"。

秋七月甲寅，以輔國將軍盧紹之爲青、冀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

閏月辛巳，遣領軍將軍李安民行淮、泗。庚寅，索虜攻朐山，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等破走之。

冬十一月戊子，以氐楊後起爲秦州刺史。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爲司徒。乙巳，車駕幸中堂聽訟。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王嶷爲司空，揚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映爲荆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以平北將軍陳顯達爲益州刺史，貞陽公柳世隆爲南兖州刺史，皇子鋒爲江夏王。領軍將軍李

雍州刺史，南蠻長史崔惠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下詔西部邊境進獻戰利品，解除戒嚴。癸巳，派遣大使巡行慰問淮、肥，徐、豫特别貧困和遭逢災難的邊民，刺史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員酌量進行救濟。甲午，下詔"長江西北百姓避難流亡的，命令遣返本鄉，免除今年的租税。孤單貧困以及年老不能自我生存者，就在當地落户，郡縣簽押認領"。

三月丁酉，任命侍中西昌侯蕭鸞爲郢州刺史。戊戌，任命護軍將軍陳顯達爲南兖州刺史，吴郡太守張岱爲中護軍。己亥，御駕親臨樂遊苑參加宴會，王公以下賦詩。辛丑，任命征虜將軍崔祖思爲青、冀二州刺史。

夏四月丙寅，晋封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驃騎大將軍。

五月，建造國都六門城墻。

六月癸未，詔令"前歲水旱災害，寬免丹陽、二吴、義興四郡遭受水災特别厲害的縣，建元元年以前徵收的糧、絹、勞役没有完成，虚報已經完成，除有關官吏應共同補收外，慎重地予以免除"。

秋七月甲寅，任命輔國將軍盧紹之爲青、冀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妃裴氏去世。

閏月辛巳，派遣領軍將軍李安民巡視淮、泗地區。庚寅，索虜進攻朐山，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等人擊退了他們。

冬十一月戊子，任命氐人楊後起爲秦州刺史。

十二月戊戌，任命司空褚淵爲司徒。乙巳，皇上親臨中堂聽取訴訟。壬子，任命驃騎大將軍豫章王蕭嶷爲司空，揚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蕭映爲荆州刺史。

建元三年春正月壬戌初一，詔令王公卿士直言進諫。丙子，任命平北將軍陳顯達爲益州刺史，貞陽公柳世隆爲南兖州刺史，皇子蕭鋒爲江夏王。領軍將軍李安民等在淮陽擊敗敵寇。

安民等破虜於淮陽。

夏四月，以寧朔將軍沈景德爲廣州刺史。

六月壬子，大赦。逋租宿債，除減有差。

秋七月，以冠軍將軍垣榮祖爲徐州刺史。

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群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宫，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敩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以江州刺史王延之爲右光禄大夫。癸亥，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争先，殞氣寇場，命盡王事。戰亡蠲復，雖有恒典，主者遵用，每傷簡薄。建元以來戰亡，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軍保押，亦同此例。"以後將軍長沙王晃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南郡王長懋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安成王暠爲江州刺史。

二月乙未，以冠軍將軍桓康爲青、冀二州刺史。上不豫，庚戌，詔原京師囚繫有差，元年以前逋責皆原除。

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

夏四月，任命寧朔將軍沈景德爲廣州刺史。

六月壬子，實行大赦。拖欠的田租舊債，免除削減不等。

秋七月，任命冠軍將軍垣榮祖爲徐州刺史。

冬十月戊子，任命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建元四年春正月壬戌，下詔書説："學校的規章，最首要的是天地人倫，目的是振作才能，啓發性情，教化黎民百姓，納入禮義的軌道，因此五禮的事迹流傳，六樂的内容不滅。我自秉受天命以來，有志於闡發經義，而且各有關部門官吏，都提出了建議，衹是因爲戰事不斷，文教事業未能開展，想起學宫樂事，感慨良多。如今邊境没有什麽戰事，歲時祥和，穀物豐收，遠近風俗劃一，華夏夷狄都欽慕禮義。馬上就可以遵照從前的規定，修建學校，精選儒學教官，廣泛延納王公貴族子弟。"任命江州刺史王延之爲右光禄大夫。癸亥，下詔説："連年揚威西北邊境，官兵義勇争先，戰死疆場，用生命完成君王的事業。陣亡者免除賦税徭役，雖然有固定的制度，但是主事的人在遵照執行時，往往過於簡單微薄。建元以來陣亡的士兵，獎賞免除田租布帛二十年，免除雜役十年。那些没有找到尸體的，由部隊長官作保畫押，也遵照這一條例。"任命後將軍長沙王蕭晃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南郡王蕭長懋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安成王蕭暠爲江州刺史。

二月乙未，任命冠軍將軍桓康爲青、冀二州刺史。皇上病重。庚戌，詔令不同地減免京城囚犯罪行，建元元年以前拖欠的債務都免除。

三月庚申，召集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下詔説："我本是平民庶族，没有想到能有今天，憑藉時來運轉，成就了大業。風化道德施及天下，太平盛世可以預期。誰知得病久不見好，至於病

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内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

四月庚寅，上謚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宫於東府前渚升龍舟。丙午，窆武進泰安陵。

上少沈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衆。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後宫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内殿施黄紗帳，宫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

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曆數，并遠應圖讖數十百條，歷代所未有，臣下撰録，上抑而不宣，盛矣。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游，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讖，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晋宣不内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開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絶長嫡，三稱中興，内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

危。你們要像事奉我一樣事奉太子，懷柔遠近，團結内外，應當讓太子親厚和睦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揚寬大仁惠的政治，治理天下之道就在於此。死生有命，還有什麽話説！”壬戌，皇上在臨光殿逝世，終年五十六歲。

四月庚寅，尊上謚號太祖高皇帝。將梓木棺材在東府前岸邊抬上龍舟。丙午，安葬在武進泰安陵。

皇上從小深沉有大量，寬嚴適度，清正節儉，喜怒不形於色。博覽經書史籍，擅長撰寫文章，工於草書隸書，下棋達到第二品。雖然致力治理國家消除危難，也没有放棄平日的愛好。聽從勸諫，明察陰謀，憑藉威嚴莊重獲得衆人的擁護。登上帝位之後，自身不用精細物品，敕令中書舍人桓景真説：“君主的衣服上似乎裝飾玉介導，這一服制始自宋大明末年，後來到泰始年間更增加其華麗。把它留在君主的衣服上，就是發生禍害的根源，可以立刻打碎。凡是再有招致災異的物品，都應依照此例。”後宫的器物欄檻用銅作爲裝飾的，都改用鐵，内殿用黄紗帳，宫人穿紫皮履，車輛的華蓋除去金花爪，都用鐵迴釘。常説：“讓我治理天下十年，當會使黄金與土同價。”想要親身表率天下，改變風俗。

皇上的姓名、骨相以及氣運曆數，都對應上數十百條預言圖符，是歷代帝王所没有的，臣下記録，而皇上壓下没有公開，美德啊。

史臣曰：孫卿有句話：“聖人之所以擁有天下，是受予的，不是奪取來的。”漢高祖神勇、傑出、聖明，觀秦始皇東游時，也衹是喜歡説大話，并非自己知曉天命；光武帝聽少公談論讖語，也衹是一時的説笑；魏武帝最初起兵舉義，所期望的是“征西”的墓地；晋宣帝没有内逼曹爽，豈能確立霸位於浮橋；宋代劉氏出身於匹夫，仗義起兵，都是稱雄一世，最終開啓國運。宋代在位八個國君，根據占卜傳位六十年，四次嫡長子斷絶，三次號稱中興，内憂外患，年年有戰争。太祖受命奠定國基之初，武裝深藏不用，泰始年間國運開啓，拯救了當時的危難，龍在田野上顯示德行，呈現興雲作雨的迹象。等到蒼梧

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黄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爲，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王暴虐，與朝野結怨，百姓惶恐不已，性命朝不保夕。既然當權，就要兼而救助天下。大的功績會威脅君主地位，國家權力不應假藉給别人，衆位人才合力，實際是懷有建功立業的願望。豈衹是上天厭棄五德中之水德，人們希求木德的願望也很强烈。把功績歸還賢能，事情至此達到極點。雖然極爲公正於天下，可確實時來運轉，上天無意於皇帝，天道隨着事物變易。應驗而不是去争取，這就是皇齊會集天命的原因。

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宋德不紹，神器虚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庸發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霆斷。援旆東夏，職司静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己雄晬，君臨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贊曰：嗚呼太祖，承受天命。共同測度宇宙，一起計量山淵。宋代的德業不能繼續，國家祭器空自流傳。以武力平定動亂，憑藉賢才廢黜暴虐。功在開發西疆，興盛北部國土。偏師獨自攻克，孤旅猛烈擊斷。舉旗東夏，掌管平定作亂。刀斧指向徐方，當時衹是討伐叛亂。揚威京城，安坐平定江漢地區。親自賦詩作文，到處都是好名聲。依據才能任用下屬，憑藉德業統治百姓。端正自己，雄武而温和，治理天下，保持尊嚴沉静。囊括四海，大造家國。

南齊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

初爲尋陽國侍郎，辟州西曹書佐，出爲贛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縶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上與左右拒戰，生獲肅之，斬首百餘級，遂率部曲百餘人舉義兵。始興相殷孚將萬兵赴子勛於尋陽，或勸上擊之，上以衆寡不敵，避屯揭陽山中，聚衆至三千人。子勛遣其將戴凱之爲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上引兵向郡，擊凱之别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之奔走，殺僞贛令陶冲之。上即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鄧惠真三千人襲豫章。子勛遣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與應期相拒於西昌，築營壘，交戰不能决。聞上將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爲尚書庫部郎，征北中兵參軍，西陽縣子，帶南東莞太守，越騎校尉，正員郎，劉韞撫軍長史，襄陽太守。别封贛縣子，邑三百户，固辭不受。轉寧

世祖武皇帝名蕭賾，字宣遠，是太祖的長子。小名龍兒。出生在建康青溪的家宅，出生那天夜裏，陳孝后、劉昭后都夢到龍盤踞在屋頂上，所以給世祖取小名龍兒。

世祖起初做尋陽國侍郎，後被徵召爲州西曹書佐，出任贛縣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劉子勛反叛，世祖不聽從命令，南康相沈肅之把世祖拘禁在那裏的監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攻破南康郡，接出世祖。沈肅之率領兵將官吏數百人追擊，世祖和左右的人作戰抵抗，生擒沈肅之，殺敵一百餘人，於是率領自家兵士一百餘人起義。始興相殷孚率領上萬軍隊到尋陽投奔劉子勛，有人勸世祖阻擊他，世祖認爲寡不敵衆，躲避到揭陽山中駐守，聚集兵衆達到三千人。劉子勛委派他的將領戴凱之爲南康相，并讓軍主張宗之率一千餘人協助他。世祖率領軍隊向南康郡進發，在南康關口襲擊戴凱之的别軍主程超率領的幾百人，又進攻張宗之，擊敗并殺了他，於是包圍了南康郡城。戴凱之用數千人固守，世祖親自率領將士終日攻打，城被攻陷，戴凱之逃跑，殺掉僞贛縣令陶冲之。世祖便占據郡城，派遣軍主張應期、鄧惠真率三千人襲擊豫章。劉子勛派遣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在西昌與張應期抗拒，修築營壘，交戰不能决出勝負。聽説世祖將親自率兵前來進攻，談秀之等後退逃散。戰事平息，世祖被任爲尚書庫部郎，征北中兵參軍，西陽縣子，兼任南東莞太守，越騎校尉，正員郎，劉韞撫軍長史，襄陽太守。另外又封爲贛縣子，食邑三百

朔將軍、廣興相。

桂陽王休範反，上遣軍襲尋陽，至北嶠，事平，除晋熙王安西諮議，不拜，復還郡。轉司徒右長史、黄門郎。沈攸之在荆楚，宋朝密爲之備。元徽四年，以上爲晋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從帝立，徵晋熙王燮爲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爲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城爲戰守之備。太祖聞之，喜曰："此真我子也！"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黄回等皆受上節度。加上冠軍將軍、持節。昇明二年，事平，轉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軍事、征虜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聞喜縣侯，邑二千户。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府置佐史。領石頭戍軍事。尋又加持節、督京畿諸軍事。三年，轉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持節、都督、領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

齊國建，爲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以石頭爲世子宫，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宫。進爵王太子。太祖即位，爲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即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淵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内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日一還臨。後有

户，堅決推辭不接受。轉任寧朔將軍、廣興相。

桂陽王劉休範反叛，世祖派軍隊襲擊尋陽，趕至北嶠，事態平息，授官晋熙王安西諮議，没有接受，又回到本郡。轉任司徒右長史、黄門郎。沈攸之在荆楚，宋朝秘密對他加以防備。元徽四年，任命世祖爲晋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從帝即位，徵召晋熙王劉燮爲撫軍、揚州刺史，任命世祖爲左衛將軍，輔助劉燮一起沿江而下。沈攸之反叛事起，朝廷還未加以處置，世祖認爲中游可以等待敵人，當即占據盆口城作戰守的準備。太祖聽説這件事，高興地説："這真是我的兒子啊！"上表請求西去討伐，未被允許，於是派部分軍隊支援郢。平西將軍黄回等都受世祖指揮。加封世祖爲冠軍將軍、持節。昇明二年，事態平息，轉任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軍事、征虜將軍、江州刺史，持節仍舊保留。封爲聞喜縣侯，食邑二千户。這年，徵召爲侍中、領軍將軍。賜給鼓吹即樂隊一部。府第設置佐史。統領石頭戍軍事。不久又加封持節、督京畿諸軍事。昇明三年，轉任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爵位爲公，持節、都督、領軍仍舊保留。賜給班劍儀仗二十人。

齊國建立，世祖被立爲齊公世子，改而加封侍中、南豫州刺史，賜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加班劍儀仗爲四十人。把石頭作爲世子宫，設置左右衛率以下屬官，官署、服制，和東宫完全相同。進升爵位爲王太子。太祖即位，世祖成爲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病逝，世祖即位，大赦。征鎮、州郡長官、軍屯營部，各行喪三天，不得擅離職守；駐守都市的戍衛部隊，一律不得回來。乙丑，宣稱先帝遺詔，任命司徒褚淵爲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詔書説："喪禮雖然有一定的制度，可是先帝的旨命常有簡約之意，近侍臣僚可以三天來哭吊一次，其餘百官可以隔一天進宫哭吊一次。今後有大的喪禮都如此。"

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右衛將軍呂安國爲司州刺史。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爲太尉。癸酉，詔曰：“城直之制，歷代宜同，頃歲逋弛，遂以萬計。雖在憲宜懲，而原心可亮。積年逋城，可悉原蕩。自兹以後，申明舊科，有違糾裁。”庚辰，詔曰：“比歲未稔，貧窮不少，京師二岸，多有其弊。遣中書舍人優量賑恤。”

丁卯，任命右衛將軍呂安國爲司州刺史。庚午，任命司空豫章王蕭嶷爲太尉。癸酉，下詔說：“值勤守城制度，歷代應該相同，可是近年逃避守城兵役的人，數以萬計。雖然依據法律應當懲處，但追究其本意可以寬諒。歷年逃避的守城兵役，可以全部免除。從此以後，申明原有的律令，有違犯者要糾正制裁。”庚辰，下詔說：“連年收成不好，貧窮的人很多，京城江水兩岸，多有災民。派中書舍人酌量賑濟救助。”

夏四月丙午，以輔國將軍張倪爲兗州刺史。辛卯，追尊穆妃爲皇后。

夏四月丙午，任命輔國將軍張倪爲兗州刺史。辛卯，追封穆妃爲皇后。

五月乙丑，以丹陽尹聞喜公子良爲南徐州刺史。甲戌，以新除左衛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潮流荐滿，二岸居民，多所淹漬。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賑恤。”

五月乙丑，任命丹陽尹聞喜公蕭子良爲南徐州刺史。甲戌，任命新提拔的左衛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癸未，下詔書說：“近來降雨頻繁，河流屢屢漲滿，沿江兩岸居民，多遭水淹。派中書舍人和沿江兩縣的長官酌量賑濟救助。”

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長懋。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乙酉，以鄱陽王鏘爲雍州刺史，臨汝公子卿爲郢州刺史。甲午，以寧朔將軍臧靈智爲越州刺史。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進封聞喜公子良爲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爲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爲隨郡王，皇子子真爲建安王，皇孫昭業爲南郡王。戊戌，詔曰：“水潦爲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剋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建康、秣陵二縣貧民加賑賜，必令周悉。吴興、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癸卯，以司徒褚淵爲司空、驃騎將軍。

六月甲申，立長懋爲皇太子。下詔書申明自壬戌日施行的赦免恩典一百天。乙酉，任命鄱陽王蕭鏘爲雍州刺史，臨汝公蕭子卿爲郢州刺史。甲午，任命寧朔將軍臧靈智爲越州刺史。丙申，立王氏爲皇太子妃。進封聞喜公蕭子良爲竟陵王，臨汝公蕭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蕭子敬爲安陸王，江陵公蕭子懋爲晉安王，枝江公蕭子隆爲隨郡王，皇子蕭子真爲建安王，皇孫蕭昭業爲南郡王。戊戌，下詔書說：“洪澇爲患，天象錯亂。京城關押的囚犯，可以限定日期審訊判決；外地各監獄的囚犯，委派刺史按時審查判決。建康、秣陵兩縣的貧民增加賑濟賞賜，一定要做到周到全面。吴興、義興遭水害的縣，免除租稅。”癸卯，任命司徒褚淵爲司空、驃騎將軍。

秋七月庚申，以衛尉蕭順之爲豫州刺史。壬戌，以冠軍將軍垣榮祖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庚申，任命衛尉蕭順之爲豫州刺史。壬戌，任命冠軍將軍垣榮祖爲青、冀二州刺史。

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

八月癸卯，司徒褚淵去世。

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己巳，以前軍將軍姜伯起爲秦州

九月丁巳，因爲國家舉辦喪事的緣故，停辦國子學。己巳，任命前軍將軍姜伯起爲秦州刺

刺史。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

冬十二月己丑，詔曰："緣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沾恩慶。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皆如之。"庚子，以太子左衛率戴僧静爲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内外群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又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叙。詔曰："經邦之寄，實資莅民，守宰禄俸，蓋有恒准。往以邊虞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宇寧晏，庶績咸熙，念勤簡能，宜加優獎。郡縣丞尉，可還田秩。"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護軍將軍長沙王晃爲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南兖州刺史。庚申，以侍中蕭景先爲中領軍。壬戌，立皇弟鋭爲南平王，鏗爲宜都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甲子，爲築青溪舊宫，詔槊仗瞻履。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辛丑，以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爲河、凉二州刺史，東羌王像舒彭爲西凉州刺史。

三月癸丑，詔曰："宋德將季，風軌陵遲，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遄速，公私凋弊。泰運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範，永隆治根，莅民之職，一以小滿爲限。其有聲績剋舉，厚加甄異；理務無庸，隨時代黜。"丙辰，詔曰："朕自丁荼毒，奄便周忌，瞻言負荷，若墜淵壑。而遠圖尚蔽，政刑未理，星緯失序，陰陽愆度。思播先澤，兼酬天眚，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訖爲始。京師囚

史。辛未，任命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

冬十二月己丑，下詔書説："沿淮河防衛的將領，長期遭受戍邊的勞苦，值此元旦新年伊始，應該享受恩典歡慶。可以派中書舍人前去宣讀聖旨。今後每年都如此。"庚子，任命太子左衛率戴僧静爲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世祖駕臨南郊祭天，實行大赦，改年號。壬子，下詔書讓内外群臣各自列舉皇上的過失，盡心規勸。又下詔書令王公卿士，各自推舉自己知道的人才，根據其才能大小予以升遷。詔書説："治理國家所依靠的，實際是對百姓的統治，各級官吏的俸禄，一般有固定的標準。往年因爲邊境憂患告急，所以根據時勢的變化予以增減。如今境内安寧，各項事業都很興盛，顧念官吏的勤勞精幹，應該加以優待獎賞。郡、縣的丞、尉，可以恢復禄田。"太尉豫章王蕭嶷領太子太傅，護軍將軍長沙王蕭晃爲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竟陵王蕭子良爲南兖州刺史。庚申，任命侍中蕭景先爲中領軍。壬戌，立皇弟蕭鋭爲南平王，蕭鏗爲宜都王，皇子蕭子明爲武昌王，蕭子罕爲南海王。甲子，爲了修築青溪的舊宫，詔令儀仗隨同前去瞻仰勘察。

二月辛巳，任命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辛丑，任命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爲河、凉二州刺史，東羌王像舒彭爲西凉州刺史。

三月癸丑，下詔書説："宋朝的德運衰落，風俗禮儀遭受破壞，國家四分五裂，完全失去了秩序，官吏的升遷、謝任極其頻繁，公私凋敝。我朝剛剛奠定吉祥的氣數，一切都在草創之中，想要遵循先代聖王的軌範，永久地隆盛治國的根基，治理百姓的官職，一律以三年爲限。那些有聲名功績的官員，限期舉薦，嚴加甄别；没有行政才幹，隨時更换罷免。"丙辰，下詔書説："朕自從遭遇苦難，不久便被周圍人所畏懼，敬仰的話成爲負擔，如同墜入深淵。可是長遠的規劃尚未清楚，政務刑事還未得到治理，天象失序，陰

繫，悉皆原宥。三署軍徒，優量降遣。都邑鰥寡尤貧，詳加賑恤。”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劫賊餘口長徒敕繫，悉原赦。逋負督贓，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皆特除”。

陽錯亂。朕想要播布先帝的恩澤，兼以回應上天的警告，可以延長辛亥日的赦免恩典五十天，從辛亥日赦免期限的終了算起。京城在押的囚犯，全部都諒情寬赦其罪。三署服役的兵衆，酌情優待，予以減免遣散。城鎮特別貧困的鰥夫寡婦，要周全地加以賑濟救助。”戊寅，下詔書說：“四方現在關押的囚犯，無論罪行輕重，以及打劫的强盜餘下的家口，長期服勞役的人，欽定的罪犯，全部諒情赦免。拖欠需要追交的贓物，凡是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的，都特予免除。”

夏四月壬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晋亮兩王，榮覃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奬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歲月彌往，宜特優降。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修材椁，可爲經理，令粗足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者，可符荆州送反舊墓，在所爲營葬事。”

夏四月壬午，下詔書説：“曹魏尊重袁紹，恩澤博及其墳墓；晋代寬恕兩王，榮耀延及其後裔，魏、晋兩代的大義，成爲前代美談。袁粲、劉秉與前朝高祖共同輔助宋王室，沈攸之在景和年間，特别忠心，雖然没能保全晚節，但是最初的忠誠可以載入史册。歲月已經過去了很久，應當予以特别優待。袁粲、劉秉前年改葬墳地，没有修治棺椁，可以再給他們料理一下，使之大致合乎周禮的規定。沈攸之及他的幾個兒子靈柩在西部的，可以命令荆州送回到他們的舊墓，在那裏爲他們料理一下喪葬事宜。”

五月丁酉，車騎將軍張敬兒伏誅。

五月丁酉，車騎將軍張敬兒被處死。

六月丙寅，詔“凡坐事應覆治者，在建元四年三月已前，皆原宥”。

六月丙寅，下詔説：“凡是犯了法應當審察懲治的人，在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的，都寬赦。”

秋七月戊戌，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僧虔加特進。

秋七月戊戌，新上任的左光禄大夫王僧虔，賜官特進。

九月己卯，以荆州刺史臨川王映爲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荆州刺史，吴郡太守安陸侯緬爲郢州刺史。

九月己卯，任命荆州刺史臨川王蕭映爲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廬陵王蕭子卿爲荆州刺史，吴郡太守安陸侯蕭緬爲郢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司州刺史吕安國爲南兖州刺史，征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征北長史劉悛爲司州刺史。丙子，以右光禄大夫王延之爲特進。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任命司州刺史吕安國爲南兖州刺史，征北將軍竟陵王蕭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征北長史劉悛爲司州刺史。丙子，加封右光禄大夫王延之爲特進。

三月乙亥，以吴興太守張岱爲南兖州刺史，前將軍王奂爲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吕安國爲湘州刺史。戊寅，

三月乙亥，任命吴興太守張岱爲南兖州刺史，前將軍王奂爲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吕安國爲湘州刺史。戊寅，任命少府趙景翼爲廣州刺史。

以少府趙景翼爲廣州刺史。

夏四月甲辰，詔“揚、南徐、南兖、徐、兖五州統内諸獄，并、豫、江三州府州見囚，江州尋陽、新蔡兩郡繫獄，并部送還臺，須候克日斷枉直。緣江遠郡及諸州，委刺史詳察訊”。己巳，以寧朔將軍程法勤爲寧州刺史。

夏四月甲辰，下詔令説：“揚、南徐、南兖、徐、兖五州統轄的各個監獄，并、豫、江三州府、州現有的囚犯，江州尋陽、新蔡兩郡關押的罪犯，由官署統一押送回御史臺，等候限期之内斷定曲直。沿江較遠的郡以及其他各州，委托刺史詳加審訊。”己巳，任命寧朔將軍程法勤爲寧州刺史。

六月癸卯，車駕幸中堂聽訟。乙巳，以安陸王子敬爲南兖州刺史。戊申，以黄門侍郎崔平仲爲青、冀二州刺史。

六月癸卯，世祖乘車親臨中堂聽取訴訟。乙巳，任命安陸王蕭子敬爲南兖州刺史。戊申，任命黄門侍郎崔平仲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癸未，詔曰：“夫樂所自生，先哲垂誥，禮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光遲回於南陽，魏文殷勤於譙國。青溪宫體天含暉，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方遠，繕築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揆日興功，子來告畢，規摹昭備。宜申矕落之禮，以暢感尉之懷，可克日小會。”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

秋七月癸未，下詔書説：“樂發自人的内心，這是先哲留給我們的訓誡；禮不忘記根本，所以歷代風俗相同。因此漢光武帝在南陽推遲回京，魏文帝在譙國殷勤侍親。青溪宫取法上天蘊含光輝，效法大地蘊藏寶物，靈光肇源於此，天命賜授所在。在從前因爲運數初開，籌劃的是些治國方略，修繕築造之類勞作，我就没有時間去做。時光流逝，衹有悲痛哽咽。我德寡勢薄，繼承鴻大的基業，心存營構祖居的念頭，以表記王室興發之迹。察考星象創立制式，推測時日動工興建，你們來報告已完工，規制程式清楚完備。應當舉辦落成典禮，以盡情表達感謝告慰的心懷，可約定日期舉行小型集會。”甲申，立皇子蕭子倫爲巴陵王。

八月丙午，車駕幸舊宫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詔申“京師獄及三署見徒，量所降宥。領宫職司，詳賜幣帛”。戊申，車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子，詔曰：“窆枯掩骼，義重前誥，恤老哀癃，實惟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鑒寐。聲憓未敷，物多乖所。京師二縣，或有久墳毁發，可隨宜掩埋。遺骸未櫬，并加斂瘞。疾病窮困不能自存者，詳爲條格，并加沾賚。”

八月丙午，世祖親臨舊宫舉行小型集會，安排樂隊奏樂，在座的人賦詩。下詔令説：“京城監獄的囚犯及三署正服役的囚徒，酌量予以減免寬赦。在王宫任職的人，全部賜予財物。”戊申，世祖親臨玄武湖講習軍事。甲子，下詔書説：“掩埋枯骨，前人訓誡中看作是重義之舉；體恤老人哀憫病者，實際是國家法典的内容。我一直思慮百姓的疾苦，睡覺都難安穩，不敢忘懷。聲名還不足以使人順服，事物多有乖異之處。京城的兩個縣，有些古墳被毁壞發掘，可以隨地適當掩埋。遺骸没有入棺的，一并予以殮葬掩埋。對患病貧困不能維持生活的人，制定條例，一并給予賞賜。”

冬十月丁巳，以桂陽王鑠爲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丁亥，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安西諮議參軍崔慶緒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申，以晉安王子懋爲南豫州刺史。辛卯，車駕祠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内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劾繫之身，降遣有差。賑恤二縣貧民。又詔曰："《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斅，猶樹木之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由茲。在昔開運，光宅華夏，方弘典謨，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仍離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邇一體，車軌同文，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又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墮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核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

二月辛丑，車駕祠北郊。

夏四月戊戌，以新除右衛將軍豫章王世子子響爲豫州刺史，輔國將軍桓敬爲兗州刺史。

五月乙未，詔曰："氓俗凋弊，于茲永久，雖年穀時登，而歉乏比室。凡單丁之身及煢獨而秩養養孤者，并蠲今年田租。"是月，省總明觀。

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爲車騎將軍。

秋七月辛丑，詔"丹陽所領及餘

冬十月丁巳，任命桂陽王蕭鑠爲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丁亥，任命始興王蕭鑑爲益州刺史。

永明三年春正月丙辰，任命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安西諮議參軍崔慶緒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申，任命晉安王蕭子懋爲南豫州刺史。辛卯，世祖至南郊祀天，實行大赦。都邑三百里之内犯了罪應從重處罰的，降罪一等，其餘的依據赦令的規定。因被人彈劾受拘禁的人，減輕放逐各有不等。賑濟救助京城兩縣的貧民。又下詔書說："《春秋國語》說'百姓有學校教育，好像樹木有枝葉。'果敢實行培育道德，都必定由此開始。我朝當年開啓國運，據有華夏，正要弘揚堯舜德業，興盛教育，命令各級官吏，重視學校創建。開國伊始，四方還未歸服，仰望高明的謀略，歲月越來越久遠。如今遠近一統，車同軌，書同文，應該選擇高明的教官，廣泛延納貴族子弟。"又下詔書說："州縣官治理百姓的關鍵，刺史巡視部屬的首務，應是嚴加考查農桑，觀察土質推測天時，一定要窮盡地利。如果從事農耕養蠶的人非常多，足以振奮輕浮墮落者，所在地方要立即條列上奏。那些行爲不正，驕横自誇，瀆職誤事，妨礙農耕的人，也要將他們的名字上報。將要賞罰分明，以鼓勵勤懇處罰懈怠。校核政績的上等下等，歲末考核，據此罷黜提升。"

二月辛丑，世祖至北郊祭地。

夏四月戊戌，任命新上任的右衛將軍豫章王的嫡長子蕭子響爲豫州刺史，輔國將軍桓敬爲兗州刺史。

五月乙未，下詔說："民俗凋敝，已經很久，雖然年成時常五穀豐登，然而歉收貧困的家庭仍然一户挨一户。凡是單身一人以及依賴俸禄爲生的孤獨者、領養孤兒的人，一并取消今年的田租。"這個月，世祖視察總明觀。

六月庚戌，進封河南王度易侯爲車騎將軍。

秋七月辛丑，下詔說："丹陽所屬各地以及

二百里内見囚，同集京師，自此以外，委州郡决斷”。甲戌，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薨。丁亥，以驃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爲寧州刺史。

八月乙未，車駕幸中堂聽訟。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爲河、凉二州刺史。戊午，以尚書令王儉領太子少傅，太子詹事蕭順之爲領軍將軍。

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

十一月乙丑，以冠軍將軍王文仲爲青、冀二州刺史。

十二月丁酉，詔曰：“九穀之重，八材爲末，是故潔粢豐盛，祝史無愧於辭，不籍千畝，周宣所以貽諫。昔期運初啓，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則未暇。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親，率由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於東郊，冕朱紘而莅事，仰薦宗禋，俯勖黔皂。將使囷庾内充，遺秉外牣，既富而教，兹焉攸在。”

是夏，琅邪郡旱，百姓芟除枯苗，至秋擢穎大熟。

四年春正月甲子，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隨郡王子隆爲江州刺史，征虜長史張瓌爲雍州刺史，征虜將軍薛淵爲徐州刺史，護軍將軍兼司徒竟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富陽人唐寓之反，聚衆桐廬，破富陽、錢塘等縣，害東陽太守蕭崇之。遣宿衛兵出討，伏誅。丁酉，冠軍將軍、馬軍主陳天福坐討唐寓之燒掠百姓，棄市。辛卯，車駕幸中堂策秀才。

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爲邵陵

其餘地區二百里内現關押的囚犯，一同集中到京城，除此以外的，委派州郡决斷。”甲戌，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去世。丁亥，任命驃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爲寧州刺史。

八月乙未，世祖親臨中堂聽取訴訟。丁巳，任命行宕昌王梁彌頡爲河、凉二州刺史。戊午，任命尚書令王儉領太子少傅，太子詹事蕭順之爲領軍將軍。

冬十月壬戌，下詔説：“皇太子蕭長懋講經完畢，應當舉行祭祀先師典禮，王公以下可全部前往觀禮。”

十一月乙丑，任命冠軍將軍王文仲爲青、冀二州刺史。

十二月丁酉，下詔書説：“九種穀物很重要，珠、玉、石、木、金屬、象牙、皮革、羽毛之類相比之下衹屬末流，因此潔凈的糧食作爲豐盛的祭品，祝史纔會無愧於言辭，周宣王没有在春耕前親自耕田，所以給後人留下進諫的事例。當年國運剛剛開啓，各種政務尚處草創之中，三推典禮，我就没有時間去舉行。我繼承鴻大的基業，想振興先帝的規範，帶着農具親自去耕田，遵循過去的儀式。可以在開春歲首，敬選吉日良辰，在東郊鳴響鑾鈴，頭戴裝飾紅色絲帶的皇冠莅臨典禮，對上奉祀祖宗，對下勉勵百姓。將使穀倉充實，古代遺留的量器裝滿，百姓富裕之後再加以教化，這就是意義所在。”

這年夏天，琅邪郡發生旱災，百姓拔除枯苗，到秋天穀物脱去外殻都很飽滿。

永明四年春正月甲子，任命南琅邪、彭城兩郡太守隨郡王蕭子隆爲江州刺史，征虜長史張瓌爲雍州刺史，征虜將軍薛淵爲徐州刺史，護軍將軍兼司徒竟陵王蕭子良進封號爲車騎將軍。富陽人唐寓之造反，在桐廬縣聚集徒衆，攻破富陽、錢塘等縣，殺害東陽太守蕭崇之。派遣宫廷衛戍部隊出兵討伐，唐寓之被殺。丁酉，冠軍將軍、馬軍主陳天福在討伐唐寓之時犯了燒殺搶掠百姓的罪，被處死刑。辛卯，世祖親臨中堂策試秀才。

閏正月癸巳，立皇子蕭子貞爲邵陵王，皇孫

王，皇孫昭文爲臨汝公。丁未，以武都王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辛亥，車駕藉田。詔曰："夫耕藉所以表敬，親載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規，躬執良耜，千畛咸事，六稔可期，教義克宣，誠感兼暢。重以天符靈貺，歲月鱗萃，寶鼎開玉匣之祥，嘉禾發同穗之穎，甘露凝暉於坰牧，神爵翥翥於蘭囿。斯乃宗稷之慶，豈寡薄所臻。思俾休和，覃兹黔皂，見刑罪殊死以下，悉原宥。諸逋負在三年以前尤窮弊者，一皆蠲除。孝悌力田，詳授爵位，孤老貧窮，賜穀十石。凡欲附農而糧種闕乏者，并加給貸，務在優厚。"癸丑，以始興内史劉㔨爲廣州刺史。甲寅，以藉田禮畢，車駕幸閲武堂勞酒小會，詔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車駕幸宣武堂講武，詔曰："今親閲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群帥，可量班賜。"

蕭昭文爲臨汝公。丁未，任命武都王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辛亥，世祖親臨舉行藉田典禮。下詔書説："耕種藉田是爲了表示敬意，親自帶着農具是爲了給百姓做出表率。我遵照從前的規矩，親自手持好耜，田間道路均已整治，穀物的成熟可以預期，教化之義得以宣揚，確實感激而通暢。加之上天降下符命神靈賜予恩惠，歲月群聚，寶鼎出現玉匣祥瑞，吉祥之禾生出一莖多穗的果實，甘露凝結晨光於野外的牧草，神爵高飛在蘭囿。這是宗廟社稷的幸福，豈是我所導致的。我想使歡樂祥和推及廣大百姓，現正服刑的死罪以下的囚犯，全部赦免。拖欠官府賦税徭役在三年以上，而又特别貧困的人，一律都予以免除。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田的人，審察授予爵位，孤老貧窮的人，賜給十石穀子。凡是打算務農而又缺乏糧種的人，一并給予借貸，務必優厚。"癸丑，任命始興内史劉㔨爲廣州刺史。甲寅，因爲藉田典禮完畢，世祖親臨閲武堂犒勞酒食，舉行小型聚會，詔令賞賜王公以下在座者帛不等。戊午，世祖親臨宣武堂講習軍事，下詔令説："今天我親自檢閲六軍，年少的和年長的彬彬有禮，統領軍隊的諸位將帥，可酌量賞賜。"

二月己未，立皇弟銶爲晉熙王，鉉爲河東王。庚寅，以光禄大夫王玄載爲兗州刺史。

二月己未，立皇弟蕭銶爲晉熙王，蕭鉉爲河東王。庚寅，任命光禄大夫王玄載爲兗州刺史。

三月辛亥，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賜國子祭酒、博士、助教絹各有差。

三月辛亥，國子學講授《孝經》，世祖親臨學校，賞賜國子學祭酒、博士、助教絹各有不等。

夏四月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湘州刺史。臨沂縣麥不登，刈爲馬芻，至夏更苗秀。

夏四月丁亥，任命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湘州刺史。臨沂縣麥子長勢不好，割了做馬料，到夏天更换苗之後抽穗開花。

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并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丙午，以吴興太守西昌侯鸞爲中領軍。

五月癸巳，詔令"揚、南徐二州今年的户租，三分之二收取現成的布，三分之一收取錢。明年以後，遠近各州的輸錢處，都要降低布價，每匹標準爲四百錢，舊的折半，以此作爲永久的制度"。丙午，任命吴興太守西昌侯蕭鸞爲中領軍。

秋八月辛酉，以鎮南長史蕭惠休爲廣州刺史。

秋八月辛酉，任命鎮南長史蕭惠休爲廣州刺史。

九月甲寅，以征虜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

冬十二月乙亥，以東中郎司馬崔惠景爲司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并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沈文季爲郢州刺史，左將軍安陸王子敬爲荆州刺史，征虜將軍晉安王子懋爲南兖州刺史，輔國將軍建安王子真爲南豫州刺史。辛卯，詔曰："朕昧爽丕顯，思康民瘼。雖年穀亟登，而飢饉代有。今履端肇運，陽和告始，宜協時休，覃兹黎庶。諸孤老貧病，并賜糧饋，遣使親賦，每存均普。"雍、司二州蠻虜屢動，丁酉，遣丹陽尹蕭景先出平陽，護軍將軍陳顯達出宛、葉。

三月戊子，車駕幸芳林園禊宴。丁未，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爲雍州刺史。

夏四月庚午，車駕殷祠太廟。詔"繫囚見徒四歲刑以下，悉原遣，五年減爲三歲，京邑罪身應入重，降一等"。

六月辛酉，詔曰："比霖雨過度，水潦洊溢，京師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隨宜賑賜。"

秋七月戊申，詔"丹陽屬縣建元四年以來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殊爲不少。京甸之内，宜加優貸。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

八月乙亥，詔"今夏雨水，吴興、義興二郡田農多傷，詳蠲租調"。

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飆館登高宴群臣。"辛卯，車駕幸商飆館。館，上所立，在孫陵崗，世呼爲

九月甲寅，任命征虜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

冬十二月乙亥，任命東中郎司馬崔惠景爲司州刺史。

永明五年春正月戊子，任命太尉豫章王蕭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蕭子良爲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蕭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都受封爲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沈文季爲郢州刺史，左將軍安陸王蕭子敬爲荆州刺史，征虜將軍晉安王蕭子懋爲南兖州刺史，輔國將軍建安王蕭子真爲南豫州刺史。辛卯，下詔書説："我通宵達旦，考慮的是解脱民間疾苦。雖然穀物連年豐收，然而饑荒仍交替發生。現在我即國君之位，國運肇始，春天的陽氣剛剛發生，應該協調時令與民休息，廣施恩惠於百姓。那些孤老貧病的人，都賜給糧食，派遣使者親自發放，要做到平均普遍。"雍、司二州的少數民族屢屢騷動，丁酉，派遣丹陽尹蕭景先出兵平陽，護軍將軍陳顯達出兵宛、葉。

三月戊子，世祖親臨芳林園設宴舉辦禊禮。丁未，任命護軍將軍陳顯達爲雍州刺史。

夏四月庚午，世祖至太廟舉行盛大祭禮。下詔令説："在押的囚犯和正被拘禁的刑徒，刑期四年以下的，全部遣返原籍，五年的減爲三年，京城人犯罪應加重處罰的，罪降一等。"

六月辛酉，下詔令説："近來霖雨過度，河水溢出，京師居民，大多遭受其害。派遣中書舍人、京城二縣的長官適當賑濟賞賜。"

秋七月戊申，下詔令説："丹陽郡所屬各縣自建元四年至永明三年拖欠的田租，非常之多。京郊之内，應當給予優待寬恕。那些不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可以全部寬恕停止徵收。"

八月乙亥，下詔令説："今年夏天的雨水，吴興、義興二郡農民多受損失，審察之後減免租調。"

九月己丑，下詔説："九日出游商飆館登高宴請諸位大臣。"辛卯，世祖親臨商飆館。商飆館是世祖所建，在孫陵崗，就是世人稱爲"九日

"九日臺"者也。丙午，詔曰："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以十一而税，周道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岱畎絲枲，浮汶來貢，杞梓皮革，必緣楚往。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絶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産，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實此之由。昔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尚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飢寒之患。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産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

臺"的地方。丙午，下詔書説："善於治理國家的，使百姓不受損害，因而農民更受鼓勵。所以實行十分抽一税制，周朝得以國運興隆；創建持久的和平，漢代史籍裏都是和睦相處的記載。泰山一帶田間出産絲麻，就經由汶水船運來京進貢，至於杞木、梓木、皮革之類物品，必定是自楚地進貢而來。自從漢代的水德將要逝去，喪亂越來越多，軍隊每年都要出兵作戰，饑荒交替發生。貧窮的人家被徵收租税搜刮乾净，錢財在遥遠的邊境消耗殆盡，軍隊國家的器具用度，動輒依賴四方進貢，不是依據各地的出産，而是都采用九賦税制，雖然有交流貿易之名，却没有使私人沾惠之實，百姓嘆息生靈塗炭，實由此而來。從前在好運開通之時，歲月未及一周年，遺留的弊病還很嚴重。農桑業者不比從前殷實，粟帛比當年輕賤。工商業者罕有精金儲存，百姓多有飢寒的擔憂。這確實是由於貨幣流通制度長久廢棄，上等貨幣缺乏。所謂百姓失去他的資財，能没有匱乏嗎？凡是極端貧窮的家庭，可以減免三調兩年。京城及四方出錢億萬，購進米、穀、絲、綿之類物品，以平價優惠賣給百姓。曾經在邊遠地區采購的雜物，如果不是當地傳統的産品，全部都停止。一定要讓當年的賦税適宜，都邑所缺乏的，可以根據現價議價購買，不要拖欠削減。"

冬十月甲申，以中領軍西昌侯鸞爲豫州刺史，侍中安陸侯緬爲中領軍。初起新林苑。

冬十月甲申，任命中領軍西昌侯蕭鸞爲豫州刺史，侍中安陸侯蕭緬爲中領軍。開始建造新林苑。

六年春正月壬午，以祠部尚書安成王暠爲南徐州刺史。詔"二百里内獄同集京師，克日聽覽，自此以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詳所原釋"。

永明六年春正月壬午，任命祠部尚書安成王蕭暠爲南徐州刺史。下詔令説："距京城二百里内的囚犯一同會集到京城，限期聽候處理，自此以外的，委派州郡審訊。三署服勞役的刑徒，審查之後寬免釋放。"

三月己亥，以豫章王世子子響爲巴東王。癸卯，以光禄大夫周盤龍爲行兖州刺史。

三月己亥，任命豫章王的嫡長子蕭子響爲巴東王。癸卯，任命光禄大夫周盤龍爲行兖州刺史。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爲河、凉二州刺史。

五月甲午，任命宕昌王梁彌承爲河、凉二州刺史。

六月甲寅，以散騎常侍沈景德爲

六月甲寅，任命散騎常侍沈景德爲徐州刺

徐州刺史。丙子，以始興太守房法乘爲交州刺史。

秋七月乙巳，都官尚書吕安國爲領軍將軍。

八月乙卯，詔"吴興、義興水潦，被水之鄉，賜痼疾篤癃口二斛，老疾一斛，小口五斗"。

九月壬寅，車駕幸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辛酉，以祠部尚書武陵王曅爲江州刺史。

閏月乙卯，詔曰："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邊接疆埸，民多懸罄，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調。"辛卯，以尚書僕射王奂爲領軍將軍。

十一月乙卯，以羽林監費延宗爲越州刺史。庚申，以後將軍晋安王子懋爲湘州刺史，西陽王子明爲南兖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中軍將軍王敬則爲豫州刺史，中軍將軍陰智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詔曰："雍州頻歲戎役，兼水旱爲弊，原四年以前逋租。"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京邑貧民，普加賑賜。又詔曰："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邇，兆民所以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户口殷盛。今産子不育，雖炳常禁，比聞所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由俗淡。宜節以嚴威，敦以惠澤。主者尋舊制，詳量附定，蠲恤之宜，務存優厚。"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薨。戊辰，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

史。丙子，任命始興太守房法乘爲交州刺史。

秋七月乙巳，任命都官尚書吕安國爲領軍將軍。

八月乙卯，下詔令説："吴興、義興大雨成災，遭受水害的地方，賜給久治不愈的病人二斛糧食，年老有病的一斛，小孩五斗。"

九月壬寅，世祖親臨琅邪城講習軍事，訓練水軍、步軍。

冬十月庚申，立冬，世祖首次親臨太極殿宣讀按季節制定的政令。辛酉，任命祠部尚書武陵王蕭曅爲江州刺史。

閏十月乙卯，下詔令説："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邊界連接疆埸，百姓大多一無所有，免除永明以前所拖欠的租調。"辛卯，任命尚書僕射王奂爲領軍將軍。

十一月乙卯，任命羽林監費延宗爲越州刺史。庚申，任命後將軍晋安王蕭子懋爲湘州刺史，西陽王蕭子明爲南兖州刺史。

永明七年春正月丙午，任命中軍將軍王敬則爲豫州刺史，中軍將軍陰智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下詔説："雍州連年兵役，加之水旱成災，免除永明四年以前拖欠的田租。"辛亥，世祖到南郊祭天，實行大赦。京邑貧民，普遍給予賑濟賞賜。又下詔説："春季發放秋季徵收，各邦國纔會歸順；懷柔遠方之人使其親近，億萬百姓纔會繁衍生息。鄭渾治理地方時，百姓生育兒女就以鄭爲姓；王濬剖開符節免除生兒之家的徭役，户口豐盛。如今生孩子不養育，雖然一直有明確的禁令，但接連聽到某些地區，還有這種情況。到底是禮被貧窮抹殺了，抑或是人情被世俗冲淡了。應該用嚴厲的態度加以節制，用優惠的恩澤加以敦化。主事的人尋找舊有的制度，酌量比照參定，免除賦税救濟貧病要適宜，務必要優厚。"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蕭映去世。戊辰，下詔令説："諸位大夫年事已高，俸禄微薄，所謂下車禮讓故舊，快步過橋以示敬老。可以增加俸禄，周全地賜給現職。"

二月丙子，以左衛將軍巴東王子響爲中護軍。己丑，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敩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壬寅，以丹陽尹王晏爲江州刺史。癸卯，以巴陵王子倫爲豫州刺史。

二月丙子，任命左衛將軍巴東王蕭子響爲中護軍。己丑，下詔書説："孔子廣布文德，峻極至天，發出的光輝耀及七代，培育萬千士人，獨有他標舉美好名聲，誰能與他素王相提并論。功績隱没在當年，道德比日月深遠，感慨獲麟而厭世，至今遥遠千年，河流枯竭，山谷空虛，丘陵夷平，深淵堵塞，不但洙水、泗水湮没，竟至於祭祀没有了牌位。前代帝王敬仰孔子，崇敬地修築其寢廟，歲月急速流逝，寢廟生出了高大茂密的野草。現在興辦學校，實在是稟承孔子博大的儀規，撫事懷人，更增添了敬佩之意。可以改建孔子宗廟，務必要乾爽明亮。酌量給予祭祀官品，禮節與諸侯相同，供奉聖人的爵位，按時代承襲。"壬寅，任命丹陽尹王晏爲江州刺史。癸卯，任命巴陵王蕭子倫爲豫州刺史。

三月丁未，以太子右衛率王玄邈爲兖州刺史。庚戌，以中護軍巴東王子響爲江州刺史，中書令隨郡王子隆爲中護軍。甲寅，立皇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

三月丁未，任命太子右衛率王玄邈爲兖州刺史。庚戌，任命中護軍巴東王蕭子響爲江州刺史，中書令隨郡王蕭子隆爲中護軍。甲寅，立皇子蕭子岳爲臨賀王，蕭子峻爲廣漢王，蕭子琳爲宣城王，蕭子珉爲義安王。

夏四月戊寅，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咏。四爵内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兹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并可擬則公朝，方樏供設，合巹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夏四月戊寅，下詔書説："婚姻是人倫之始，《周官》設有媒氏一職，《國風》興起及時嫁娶的吟咏。四爵在内陳列，禮儀不希望浪費；三鼎在外陳列，婚事豈能存有奢侈。後來風俗虛華不實，沿續至今已經很久，常想懲戒改革，可是百姓不知道禁止。聽説新婚夫婦同食儀式的費用，尤其浮華奢侈；美食佳肴的豐盛，有過於王侯。富有的人煽起驕奢之風，貧窮的人羞愧自己比不上。有的因爲供設的帷帳没有準備好，動輒導致推延改期，年歲不會再來，大好時光匆匆逝去。應當制定節制的文告，頒發給士庶人等。并且可以擬訂規約公之於衆，限定擺供設宴的規模，使合巹的禮節不致虧欠，又包含有寧静儉樸之義。如果有人故意違背，繩之以法。"

五月乙巳，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薨。甲子，以新除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

六月丁亥，車駕幸琅邪。

五月乙巳，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去世。甲子，任命新晋升的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

六月丁亥，世祖駕臨琅邪。

秋八月庚子，以左衛將軍建安王子真爲中護軍。

秋八月庚子，任命左衛將軍建安王蕭子真爲中護軍。

冬十月己丑，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綉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姱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冬十月己丑，下詔書説："如同夏商周三代末年社會風氣浮薄，舊有的規章綱紀廢弛，遇吉凶之事競相奢靡，動輒違犯禮儀規定。有的割錦綉來攀比車輛衣服的裝飾，塗抹黄金雕鏤石頭來竭盡墳塋的華麗。竟至於年老仍不結婚，棺材暴露在外多年不葬，衹爲相互誇耀，不顧禮儀大典。應明確制訂條例制度，嚴厲勒令所在地區，使其全部整齊劃一。如果再違犯，依照事實糾正禀奏。"

十二月己亥，以中護軍建安王子真爲郢州刺史，江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爲荆州刺史，前安西司馬垣榮祖爲兖州刺史。

十二月己亥，任命中護軍建安王蕭子真爲郢州刺史，江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爲荆州刺史，前安西司馬垣榮祖爲兖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子，征西大將軍王敬則進號驃騎大將軍，左將軍沈文季爲領軍將軍，丹陽尹鄱陽王鏘爲江州刺史。詔放遣隔城虜俘，聽還其本。

永明八年春正月庚子，征西大將軍王敬則進封爲驃騎大將軍，任命左將軍沈文季爲領軍將軍，丹陽尹鄱陽王蕭鏘爲江州刺史。詔令釋放遣散在隔城抓獲的俘虜，聽任他們返回故里。

二月壬辰，零陵王司馬藥師薨。

二月壬辰，零陵王司馬藥師去世。

夏四月戊辰，詔"公卿已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

夏四月戊辰，下詔令説："公卿以下各推舉自己所瞭解的人才，依據才能授予官職。推舉的是人才，受舉賢的獎賞；舉薦的名不符實，要受濫行舉薦的處罰。"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爲雍州刺史。癸卯，詔曰："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胤嬰患，淹歷旬晷。思仰祗天戒，俯紓民瘼，可大赦天下。"癸亥，詔"司、雍二州，比歲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租悉原。汝南一郡復限更申五年"。

秋七月辛丑，任命會稽太守安陸侯蕭緬爲雍州刺史。癸卯，下詔書説："陰陽乖舛失調，星象錯亂，皇位繼承人遭遇不幸，已沿續了很長時間。要對上尊奉天帝的警告，對下解除百姓的疾苦，可在全國實行大赦。"癸亥，下詔令説："司、雍二州，連年歉收，雍州永明八年以前，司州永明七年以前，拖欠的田租全部免掉。汝南一郡償還的期限再延長五年。"

八月丙寅，詔"京邑霖雨既過，居民泛濫，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恤"。乙酉，以行河南王世子休留成爲秦、河二州刺史。壬辰，以左衛將軍隨郡王子隆爲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遣丹陽尹蕭順之率軍討

八月丙寅，下詔令説："京城大雨已經過度，居民受雨水泛濫之災，派中書舍人、兩縣長官賑濟救助。"乙酉，任命行河南王世子休留成爲秦、河二州刺史。壬長，任命左衛將軍隨郡王蕭子隆爲荆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有罪，派丹陽尹蕭順之率軍征討，蕭子響被處死。

之，子響伏誅。

冬十月丁丑，詔"吴興水淹過度，開所在倉賑賜"。癸巳，原建元以前逋租。

十一月乙卯，以建武將軍伏登之爲交州刺史。

十二月乙丑，以振威將軍陳僧授爲越州刺史。戊寅，詔"尚書丞郎職事繁劇，恤俸未優，可量增賜禄"。己卯，皇子子建爲湘東王。癸巳，以監青冀二州軍、行刺史事張冲爲青、冀二州刺史。

九年春正月甲午，以侍中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劉悛爲益州刺史。辛丑，車駕祠南郊，詔"京師見囚繫，詳量原遣"。

三月乙卯，以南中郎司馬劉楷爲司州刺史。辛丑，以太子左衛率劉纘爲廣州刺史。

夏四月乙亥，有司奏"舊格一年兩過行陵，三月十五日曹郎以下小行，九月十五日司空以下大行，今長停小行，唯二州一大行"。詔曰"可"。

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奂爲雍州刺史。

秋九月戊辰，車駕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十年春正月戊午，詔"諸責負衆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貲不在例。孤老六疾，人穀五斛。内外有務衆官增禄俸"。以左民尚書南平王鋭爲湘州刺史，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右衛將軍王玄邈爲北徐州刺史，中軍將軍廬陵王子卿進號車騎將軍，北中郎將南海王子罕爲兖州刺史，輔國將軍臨汝公昭文爲南豫州刺史，冠軍將軍王文和爲北兖州刺史。

二月壬寅，鎮軍將軍陳顯達領中

冬十月丁丑，下詔令説："吴興遭水淹很厲害，打開所在糧倉賑濟賞賜。"癸巳，免除建元以前拖欠的田租。

十一月乙卯，任命建武將軍伏登之爲交州刺史。

十二月乙丑，任命振威將軍陳僧授爲越州刺史。戊寅，下詔令説："尚書丞郎公務繁重，但俸禄不優厚，可以酌量增加賞賜俸禄。"己卯，皇子蕭子建就任湘東王。癸巳，任命監青、冀二州軍、行刺史事張冲爲青、冀二州刺史。

永明九年春正月甲午，任命侍中江夏王蕭鋒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劉悛爲益州刺史。辛丑，世祖親臨南郊祭天，下詔令説："京城現在押的囚犯，適當赦免遣散。"

三月乙卯，任命南中郎司馬劉楷爲司州刺史。辛丑，任命太子左衛率劉纘爲廣州刺史。

夏四月乙亥，主管部門上奏："舊制一年兩次到祖陵祭祖，三月十五日曹郎以下官員小規模拜祭，九月十五日司空以下官員大規模拜祭，現在長期停止小規模拜祭，衹有二州每年舉行一次大規模拜祭。"下詔説："可以。"

六月甲戌，任命尚書左僕射王奂爲雍州刺史。

秋九月戊辰，世祖親臨琅邪城講習軍事，全城的人觀看，普遍發放酒肉。

永明十年春正月戊午，下詔令説："拖欠七年以上的各類債務，全部免除。高額債務不在此例。孤寡年老患病者，每人救助五斛穀物。在朝廷内外任職的全體官員增加俸禄。"任命左民尚書南平王蕭鋭爲湘州刺史，司徒竟陵王蕭子良領尚書令，右衛將軍王玄邈爲北徐州刺史，中軍將軍廬陵王蕭子卿進封爲車騎將軍，北中郎將南海王蕭子罕爲兖州刺史，輔國將軍臨汝公蕭昭文爲南豫州刺史，冠軍將軍王文和爲北兖州刺史。

二月壬寅，鎮軍將軍陳顯達領中領軍。

領軍。

夏四月辛丑，大司馬豫章王嶷薨。

夏四月辛丑，大司馬豫章王蕭嶷去世。

五月己巳，司徒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

五月己巳，司徒竟陵王蕭子良就任揚州刺史。

秋八月丙申，以新城太守郭安明爲寧州刺史。

秋八月丙申，任命新城太守郭安明爲寧州刺史。

冬十月乙丑，車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午，車駕殷祠太廟。

冬十月乙丑，世祖親臨玄武湖講習軍事。甲午，世祖至太廟舉行盛大的祭禮。

十一月戊午，詔曰："頃者霖雨，樵粮稍貴，京邑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

十一月戊午，下詔令說："近來連下大雨，木柴糧食很貴，京城居民，多受其害。派中書舍人、兩縣長官賑濟賞賜。"

十一年春正月癸丑，詔"京師見繫囚，詳所原遣"。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空，江州刺史鄱陽王鏘爲領軍將軍，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爲江州刺史，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丙子，皇太子長懋薨。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癸丑，下詔令說："京城在押的囚犯，審查之後赦免遣散。"任命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空，江州刺史鄱陽王蕭鏘爲領軍將軍，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爲江州刺史，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丙子，皇太子蕭長懋去世。

二月壬午，以車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撫軍將軍安陸王子敬進號車騎將軍。己丑，輔國將軍曹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癸卯，以新除中書監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刺史。丙午，以冠軍將軍王文和爲益州刺史。

二月壬午，任命車騎將軍廬陵王蕭子卿爲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撫軍將軍安陸王蕭子敬進封號爲車騎將軍。己丑，輔國將軍曹虎就任梁、南秦二州刺史。癸卯，任命新上任的中書監晉安王蕭子懋爲雍州刺史。丙午，任命冠軍將軍王文和爲益州刺史。

三月乙亥，雍州刺史王奐伏誅。

三月乙亥，雍州刺史王奐被處死。

夏四月壬午，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度爲太孫官屬"。甲午，立皇太孫昭業、太孫妃何氏。詔"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癸卯，以驍騎將軍劉靈哲爲兗州刺史。

夏四月壬午，下詔令說："東宮的文武官僚，可全部轉爲皇太孫的屬官。"甲午，立皇太孫蕭昭業、太孫妃何氏。下詔令說："賞賜天下繼承父業的人爵位一級，賞賜孝子賢孫義夫節婦糧帛各有不等。"癸卯，任命驍騎將軍劉靈哲爲兗州刺史。

五月戊辰，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凡三調衆逋，可同申至秋登。京師二縣、朱方、姑熟，可權斷酒。"庚午，以輔國將軍蕭惠休爲徐州刺史。丙子，以左民尚書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

五月戊辰，下詔令說："水旱成災，作物受害，凡是衆人拖欠的糧食、布帛、勞役，可一同延至秋糧登場。京城兩縣、朱方、姑熟，可暫且禁止釀酒。"庚午，任命輔國將軍蕭惠休爲徐州刺史。丙子，任命左民尚書宜都王蕭鏗爲南豫州刺史。

六月壬午，詔"霖雨既過，遣中

六月壬午，下詔令說："大雨連綿，爲害已

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邑居民"。

秋七月丁巳，詔曰："頃風水爲災，二岸居民，多離其患。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舍人履行沾恤。"又詔曰："水旱爲災，實傷農稼。江淮之閒，倉廩既虛，遂草竊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兗、兗、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宿債，并同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更申五年。"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虜侵邊，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樊城。上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尚書中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又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導，應諸器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袂衣各一通。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東鄰殺牛，不如西家禴祭。我靈上慎勿以牲爲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嘗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爲景安陵。喪禮每存

相當嚴重，派中書舍人、兩縣長官賑濟賞賜京城居民。"

秋七月丁巳，下詔令說："近來風雨成災，兩岸居民，多受其害。至於貧窮疾病、孤寡年老、幼小體弱的人，就更值得憐憫惦念。派中書舍人親自去巡視救助。"又下詔令說："水旱成災，的確損傷農業。江、淮之間，倉庫已經空虛，草寇盜賊充斥，互相侵奪，憑藉山湖險阻，得以逃亡。赦免南兗、兗、豫、司、徐五州，南豫州的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的三調，民衆拖欠的舊債，一并免除。那些在淮河沿岸及青、冀二州新遷來的僑民，已免除的徭役，再延長五年。"

當月，世祖身體不適，移駕延昌殿，乘輿剛登上臺階，宮殿的屋子就發出鳴叫呼喝聲，世祖認爲不祥而厭惡。少數民族侵犯邊境，戊辰，委派江州刺史陳顯達鎮守雍州樊城。世祖擔心朝野憂慮恐懼，於是勉强支撑病體，召集樂府演奏純正的樂舞。戊寅，世祖病情加劇。下詔書說："生死大限，聖賢也不能避免，我年將六十，還有什麼可遺恨的。但是帝業艱難，有許多關係重大的事務，不能没有身後的顧慮啊。太孫的德業已經深厚，國家已有寄托。子良要善加輔佐，想着光大治國之道；內外諸事無論大小，都要和蕭鸞坦誠商討，共同作出决定。尚書是最關鍵的職位，全權委托王晏、徐孝嗣。行軍戍邊的方略，委托給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人。大小官僚，各自奉行職守，小心事奉太孫，不得懈怠。我想到的就是這些。"又下詔書說："我死之後，身上穿夏衣、畫天衣，用鑲黑邊的犀角做綰頭髮的導，應用的各種器具一律不得用寶物以及絲織品等，衹放置複衣、袂衣各一身。平常所佩帶的長短兩口有鐵環的刀，隨我放入棺木。祭祀致敬的典禮，關鍵在於內心，東鄰殺牛祭祀，不如西家一年四季祭祀。我的靈柩上千萬不要用牲畜做祭品，衹擺設餅、茶飲、乾飯、酒脯即可。天下無論貴賤，都要用此種喪制。没有起陵墓之前，初一、十五可陳設菜食獻祭。陵墓是死後萬世的居所，我內心

省約，不須煩民。百官停六時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主六宫，并不須從山陵。内殿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是吾所治製。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爲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别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并嚴斷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已有别詔。諸小小賜乞，及閣内處分，亦有别牒。内外禁衛勞舊主帥左右，悉付蕭諶優量驅使之，勿負吾遺意也。”是日上崩，年五十四。

曾恨休安陵不稱己意，現在可以用東三處地的最東邊來安葬我，命名爲景安陵。喪禮要常存節儉，不要煩擾百姓。百官停職六個時辰到宫内哭吊，初一、十五、祭祖日可以依照舊例。各位封王及六宫后妃，都不需跟隨到山陵。宫内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殿堂，是我所整修的。高貴到擁有天下，富有到兼容四海，日常起居休息的地方如果不加修飾，就會顯得鄙陋，我認爲這處在奢侈和節儉之間，千萬不要毁壞掉。顯陽殿諸尊玉佛像及供養像，另外備有譜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他們。應該有的功德法事，可以專在其中舉辦。從今以後，公私人等都不得出家爲道士，以及建造塔寺，把住宅作爲精舍，一并嚴加處置。惟有年滿六十的人，必會有悟道之心，可聽取朝中賢者意見，量才授官，這已另有詔書。其他一些賜予事宜，以及家庭後事的安排，也另有書札。内外禁衛值勤於前主帥左右很辛苦，全部委托給蕭諶從優役使，不要辜負我的遺願。”這天世祖駕崩，終年五十四歲。

上剛毅有斷，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不喜游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弊民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絶，不得有違准繩”。

世祖剛毅果斷，認爲治理國家要抓住關鍵，把富國放在首位。很不喜歡出游宴飲，以及雕飾美服等事，言語中常常表示憎惡，但未能立刻消除。臨駕崩又下詔令説：“凡是那些出游耗費，應該禁止。從今以後，遠近各地的進貢，一定要節儉，不得越出地界搜求，相互攀比奢侈華麗。黄金、糧食、絲綿，收取百姓已經很多；珠寶玉器珍玩，損害手工業更重，嚴加禁絶，不得違背規定。”

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九月丙寅，世祖安葬在景安陵。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内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内充，民鮮勞役。宫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追恨戾園，

史臣曰：世祖即位繼承帝業，功績高比天命，雖然是承繼大統，但事業實際很艱難。身穿帝王禮服冠冕，深切地保存治國的典章法制，文武官員的授職任命，不革除舊有的規定，賞罰分明，施恩寬厚，而且都是由皇上作出決定，仁義既長又遠，没有人不肅然起敬。社會没有醜惡，朝内多有安樂，國家要事有條不紊，四方貢物常年不斷，國家府庫充實，百姓很少有勞役。宫室苑囿，不足以浪費錢財，安享歡樂，延年益壽，成爲百姓所共有的幸運。至於割棄同胞之愛，把

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他們等同甸人，太祖以下的衆多昭輩人，位列諸穆輩之後。從前漢武帝有所留情晚年纔醒悟，以致追恨於戾園，魏文侯攻占中山國，不封給弟弟，英傑賢人的心迹，是臣下所不瞭解的。

贊曰：武帝丕顯，徽號止戈。韶嶺歇祲，彭派澄波。威承景曆，肅御金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

贊曰：武帝聖明，以武爲徽號。韶嶺的不祥雲氣停歇，彭派的水波澄清。莊重地承用景初曆，嚴肅地利用重要的法令。北面戎人歸順議和，南面夷人獻上頌歌。朝野安逸閑適，中外寧靜和平。

南齊書卷四

本紀第四

鬱林王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世祖即位，封南郡王，二千户。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宫崇政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昭業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十一年，給皂輪三望車。詔高選國官。文惠太子薨，立昭業爲皇太孫，居東宫。世祖崩，太孫即位。

八月壬午，詔稱先帝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曅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并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將軍。癸未，以司徒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詔曰："朕以寡薄，嗣膺寶政，對越靈命，欽若前圖，思所以敬守成規，拱揖群后。哀荒在日，有懵大猷，宜育德振民，光昭睿範。凡逋三調及衆責，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其備償封籍貨鬻未售，亦皆還主。御府諸署池田邸冶，興廢沿事，本施一時，於今無用者，詳所罷省。公宜權禁，一以還民，關市征賦，務從優减。"丙戌，詔曰："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刑故無小，罔或攸赦，撫辜興仁，事深睿範。宜從蕩宥，許以自

鬱林王蕭昭業字元尚，是文惠太子的長子。小名法身。世祖即位後，被封爲南郡王，食邑二千户。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在東宫崇政殿行加冠禮。這天舉行小型聚會，賞賜王公以下帛各有不等，給昭業扶二人。永明七年，主管部門奏請給予班劍儀仗二十人，鼓吹一部，選擇最好的朋友、學校。永明十一年，給予皂輪三望車。詔令選爲國家高級官員。文惠太子去世，立昭業爲皇太孫，住到東宫。世祖去世，太孫即位。

八月壬午，下詔稱先帝遺詔，任命護軍將軍武陵王蕭曅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就用本號，并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蕭鸞爲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將軍。癸未，任命司徒竟陵王蕭子良爲太傅。下詔書説："朕德業孤寡微薄，繼承國家政權，配稱神靈天命，敬重從前的法度，思考如何恭敬地遵守已有的法規，尊重諸位后妃。有災荒的時候，大道不明，應當培育道德，振奮百姓，光大明亮聖王的風範。凡是拖欠三調及各種債務，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之前的，全部一起免除。那些準備償債及没收入官的貨物没有賣出的，也都歸還原主。御府及各衙門所有的池塘、田地、府第、冶煉場，其興廢是根據時事而決定，本來衹在一定時期施行，對現在没有什麽用處的，詳加審查後廢除減免。公家應當暫且禁止，一律把它們歸還百姓，集市徵收的賦税，務必從優減免。"丙戌，下詔令説："近來從北方搶掠的剩餘人口，全部充實

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已賞賜者，亦皆爲贖。”辛丑，詔曰：“往歲蠻虜協謀，志擾邊服，群帥授略，大殲凶醜。革城克捷，及舞陰固守，二處勞人，未有沾爵賞者，可分遣選部，往彼序用。”

到了軍隊。刑罰固然没有小的，可法網或許有寬赦，安撫罪人施行仁愛，事關聖明的規範。應該從寬赦免，允許改過自新，可以一同釋放遣返，恢復民籍。已經賞賜給人的，也都要贖出來。”辛丑，下詔書說：“往年蠻虜合謀，定要騷擾邊疆，衆帥傳授方略，大大地殲滅敵凶。革城攻克取勝，以及舞陰固守，兩處有功勞的人，没有得到封爵獎賞的，可以分派到選部，到那裏按次序任用。”

九月癸丑，詔“東西二省府國，長老所積，財單祿寡，良以矜懷。選部可甄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隨宜量處，以貧爲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

九月癸丑，下詔書說“東西二省以及各王府封國，都積聚了一批年長的元老，財産單薄俸禄寡少，應好好地加以憐惜安撫。選部可以甄别評價他們的才能，推算考定年月，邦守邑丞，根據實際情況斟酌處理，首先考慮貧窮的”。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

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

冬十月壬寅，尊奉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

十一月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爲臨海王，皇弟昭粲爲永嘉王。

十一月辛亥，立臨汝公蕭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蕭昭秀爲臨海王，皇弟蕭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驃騎將軍晋熙王銶爲郢州刺史，丹陽尹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刺史，征北大將軍晋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臨海王昭秀爲荆州刺史，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陳顯達進號車騎大將軍，郢州刺史建安王子真爲護軍將軍。詔百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戊申，以護軍將軍沈文季爲領軍將軍。己酉，以前將軍曹虎爲雍州刺史，右衛將軍薛淵爲司州刺史。庚戌，以寧朔將軍蕭懿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輔國長史申希祖爲交州刺史。辛亥，車駕祠南郊。詔曰：“執耜暫忘，懸磬比室，秉機或惰，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由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用新年號，實行大赦。加封太傅竟陵王蕭子良特殊的禮遇。驃騎將軍晋熙王蕭銶爲郢州刺史，丹陽尹安陸王蕭子敬爲南兗州刺史，征北大將軍晋安王蕭子懋爲江州刺史，臨海王蕭昭秀爲荆州刺史，永嘉王蕭昭粲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陳顯達進封號爲車騎大將軍，郢州刺史建安王蕭子真爲護軍將軍。詔令百官積極上陳有關治國得失的意見。又詔令王公以下各自推舉所瞭解的人才。戊申，任命護軍將軍沈文季爲領軍將軍。己酉，任命前將軍曹虎爲雍州刺史，右衛將軍薛淵爲司州刺史。庚戌，任命寧朔將軍蕭懿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輔國長史申希祖爲交州刺史。辛亥，皇帝到南郊祭祀。下詔書說：“持耜忘記勞作，貧窮的人家就會一户挨一户，用織機要是懶惰，就會終年没有衣服穿。不懈怠農事不荒廢田地，雖然是由於推行仁義之道，但是莊稼不生雜草，實是有賴於百姓的和睦。近年莊稼種植很多且没有敗壞，丢棄滿把的禾堆積如山，可是穀物連年豐收

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殊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滋耕殖，相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主者詳爲條格。”戊午，車駕拜崇安陵。己巳，以新除黄門侍郎周奉叔爲青州刺史。

的美事尚未達到，距離建立萬世基業還很遥遠。况且風土人情各不相宜，百姓從事的勞作也不相同，刑律典章治國首務，未必有相同的起源，妨礙農業損害國政，不衹是一類事情，作爲國君時刻放在心上，清晨起來都不忘記。可嚴令各州郡，致力於耕作種植，考察土壤開闢田界，廣泛開發地利，深深地樹立國家的根本，增加糧食生産。又要查詢走訪監獄集市，廣泛聽取民謡風俗，凡是損傷風俗教化的，分别條列上奏，主管部門要逐條詳加追究。”戊午，皇帝祭拜崇安陵。己巳，任命新上任的黄門侍郎周奉叔爲青州刺史。

二月辛卯，車駕祠明堂。

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曄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戊戌，以前沙州刺史楊炅爲沙州刺史。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驃騎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辛卯，皇帝君臨明堂祭祀。

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蕭曄去世。戊子，太傅竟陵王蕭子良去世。戊戌，任命前沙州刺史楊炅爲沙州刺史。丁酉，任命驃騎將軍廬陵王蕭子卿爲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蕭鏘爲驃騎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

閏月乙丑，以南東海太守蕭穎胄爲青、冀二州刺史。丁卯，鎮軍大將軍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以中軍將軍新安王昭文爲揚州刺史。

六月丙寅，以黄門侍郎王思遠爲廣州刺史。

秋七月庚戌，以中書郎蕭遥欣爲兖州刺史，東莞太守臧靈智爲交州刺史。

癸巳，皇太后令曰：

鎮軍、車騎、左僕射、前將軍、領軍、左衛、衛尉、八座：自我皇歷啓基，受終于宋，睿聖繼軌，三葉重光。太祖以神武創業，草昧區夏，武皇以英明提極，經緯天人。文帝以上哲之資，體元良之重，雖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三靈之眷方永，七百之基已固。嗣主特鍾沴氣，爰

閏月乙丑，任命南東海太守蕭穎胄爲青、冀二州刺史。丁卯，鎮軍大將軍蕭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任命中軍將軍新安王蕭昭文爲揚州刺史。

六月丙寅，任命黄門侍郎王思遠爲廣州刺史。

秋七月庚戌，任命中書郎蕭遥欣爲兖州刺史，東莞太守臧靈智爲交州刺史。

癸巳，皇太后發布政令説：

鎮軍、車騎、左僕射、前將軍、領軍、左衛、衛尉、八座：自從我朝皇運之基開啓，承受宋室帝位，聖明而且能繼承法度，連續三代功德顯著。太祖憑神勇威武開創基業，啓蒙於華夏各地，武皇因爲英明而即國君之位，規劃治理。文帝憑藉良好的資質，履行太子的重任，雖然功績没能覆蓋萬物，但恩德已經惠及百姓。三位英靈正永遠被懷念，七百年的基業已經穩固。但是如今繼位

表弱齡，險戾著于綠車，愚固彰於崇正。狗馬是好，酒色方湎。所務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愛曲深，每加容掩，冀年志稍改，立守神器。自入纂鴻業，長惡滋甚。居喪無一日之哀，縗絰爲歡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發號施令，莫知所從。閹豎徐龍駒專總樞密，奉叔、珍之互執權柄，自以爲任得其人，表裏緝穆，邁蕭、曹而愈信、布，倚太山而坐平原。於是恣情肆意，罔顧天顯，二帝姬嬪，并充寵御，二宮遺服，皆納玩府。內外混漫，男女無別，丹屏之北，爲酤鬻之所，青蒲之上，開桑中之肆。又微服潛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虛位，交戟而守空宮積旬矣。宰輔忠賢，盡誠奉主，誅鋤群小，冀能悛革，曾無克己，更深怨憾。公卿股肱，以異己寘戮，文武昭穆，以德譽見猜，放肆醜言，將行屠膾，社稷危殆，有過綴旒。昔太宗克光於漢世，簡文代興於晉氏，前事之不忘，後人之師也。鎮軍居正體道，家國是賴，伊霍之舉，實寄淵謨，便可詳依舊典，以禮廢黜。中軍將軍新安王，體自文皇，睿哲天秀，宜入嗣鴻業，永寧四海。外即以禮奉迎。未亡人屬此多難，投筆增慨。

的君主身上集中了許多災異不祥之氣，年紀很小時，就在其乘坐的綠車上表現出了陰險暴戾，住在東宮崇正殿時，就表現出了愚笨鄙陋。喜好狗馬，沉湎於酒色。從事的都是些卑賤的事，痛恨的都是些有道德的人。世祖對其慈愛有加，常常給予寬容掩飾，希望其長大後志向有所改變，即位後守住國家社稷。但是他自從繼承王業，惡行越發滋長。居喪期間没有一天悲哀，喪服成爲歡樂宴飲的服裝。整夜沉湎於飲酒作樂，政務大量堆積，發號施令，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麽。閹豎徐龍駒專擅總理朝廷要政，奉叔、珍之交互執掌權柄，自以爲用人恰當，内外和睦，超出蕭何、曹參，勝過韓信、英布，背倚泰山而堅守平原。於是縱情放肆，不顧上天顯示的警告，前代兩位帝王的姬嬪，都充實到自己的後宫，兩宫遺留的服飾器物，都納入府庫玩賞。朝廷内外混亂放縱，男女之間没有區别，皇宫門内，成爲買賣場所，河水岸邊，開放男女幽會私奔的放蕩風氣。又身着便服秘密出行，留宿在外多日忘記回宫，致使衣冠整齊的大臣朝見空的王位，執戟相交的侍衛守護空的宫殿，已經很久了。輔政大臣忠誠賢良，竭盡誠心輔助君主，殺死除去衆多奸佞小人，希望君主能够悔改，然而君主未曾克制收斂，這更加深了他們的不滿。公卿等可以依賴的大臣，因爲政見不同被殺，文帝武帝的後裔，因爲有品德美好之名被猜疑，縱容醜惡的言詞，將要實行屠殺，國家政權面臨的危險，比君主權力旁落還要嚴重。當年太宗光耀於漢世，簡文帝繼晋氏而興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鎮軍遵循正確的原則實施有道政治，國家依靠他，伊、霍的舉動，實在寄托了深遠的用意，現在就可以詳細援引舊有的制度，依照禮制廢黜他。中軍將軍新安王，係文皇所生，聖明且天賦優秀，適宜繼承王業，使天下永遠安寧。外邊馬上按照禮儀迎接。未亡之人記述了如此多的災難，放下筆後增添了許多感慨。

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别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爾還内，歡笑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入後宫，嘗列胡妓二部夾閣迎奏。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期年之間，世祖齋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竪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嘗裸袒，著紅縠褌雜采衵服。好鬥鷄，密買鷄至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斷用之。毁世祖招婉殿，乞閹人徐龍駒爲齋。龍駒尤親幸，爲後閤舍人，日夜在六宫房内。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宫内，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嘗以邪諂自進，每謂人曰："古時亦有監作三公者。"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内外淆雜，無復分别。

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并爲帝羽翼。高宗屢諫不納，先啓誅龍駒，次誅奉叔及珍之，帝并不能違。既而尼媪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高宗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高宗，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帝意復止。乃謀出高宗於西

昭業年紀輕，容貌舉止優美，喜好隸書，世祖下令皇孫的手迹不能隨便拿到外面，以此表示貴重。應答言談，有很好的聲譽。王侯是五天問訊一次，可世祖常常單獨叫昭業到帳内的座旁，另加撫慰問訊，稱他爲法身，特别鍾愛。文惠皇太子去世，昭業每次哭吊，就號啕大哭不能自已，過一會回到宫内，却歡笑快樂至極。在爲世祖服喪期間，哭泣完後，進到後宫，曾讓兩隊胡妓在門兩邊夾道演奏迎接。任南郡王時，文惠太子限制他的日常起居，節制他的費用，昭業對豫章王妃庾氏説："阿婆，佛法説，有福德生在帝王家。現在看作爲帝王，就是大罪過，左右主帥，動輒就被拘禁，還不如作市場上屠宰酤酒的富家子，差百倍了。"等到即位之後，任意賞賜，動輒百數十萬。每次看到錢，就説："我從前想你一文都得不到，現在能用你了没有?"一年之内，世祖府庫儲備的數億錢幾乎用盡。打開君主的衣庫和皇后、寵姬參觀，給各人幾個宦官童僕，隨其所欲，任意用車拉取，拿那些寶物相互擊打，讓它們破碎，以此歡笑取樂。平時經常袒衣裸體，穿紅縠褌雜色内衣。喜好鬥鷄，秘密買的鷄價達數千。世祖御用的甘草杖，宫女折成短段使用。毁棄世祖的招婉殿，給予宦官徐龍駒作爲宅第。龍駒特别受寵，任後閤舍人，白天晚上在六宫房内。昭業與文帝寵愛的姬妾霍氏淫亂私通，龍駒勸昭業將她長久留在宫内，聲稱讓霍氏出家爲尼姑，實際用别人代替。龍駒曾憑藉奸邪諂媚自我引薦，常對人説："古時候也有太監作三公的。"皇后也參與淫亂，門户整夜大開，内外混雜，不再有什麽區别。

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都是帝的羽翼。高宗屢次進諫不被采納，於是啓奏首先殺死龍駒，然後殺死奉叔及珍之，帝都没能提出異議。隨後有個老尼姑從外地來，傳播許多怪誕的言論，於是懷疑高宗有野心。中書令何胤因爲是皇后的堂叔而被親近，讓他在中央機關當值，曾隨后叫何胤爲三父，與何胤密謀殺死高宗，命令何胤接受這事，何胤不敢擔當，遲疑不决，進諫阻止，帝的意圖就又作罷

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高宗慮變，定謀廢帝。

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諶、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截壽昌閤，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殺之，時年二十二。輿尸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餘黨亦見誅。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皃求。立嫡以長，未知瑕釁，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贊曰：十愆有一，無國不失。鬱林負荷，棄禮亡律。

了。於是謀劃放逐高宗到西州，親自當政，不再商議咨詢。高宗擔心事變，定下計謀廢黜皇帝。

二十二日壬辰，高宗派蕭諶、坦之等在官署殺死曹道剛、朱隆之等人，率兵自尚書省進入雲龍門，在軍服外面套上紅色公服。等到進入宮門，多次失掉鞋子。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隨後跟進。皇帝在壽昌殿，聽到外邊發生事變，讓人關閉殿內各房門，命令宦官登上興光樓瞭望，回來報告說："看見一個人穿着軍服，跟着數百人，全副武裝，在西鐘樓下面。"不一會兒，蕭諶率兵首先入宮，阻截壽昌閣，皇帝走向愛妾徐氏的住房，拔劍自殺没有刺進，拿帛纏住脖子，用車接出延德殿。蕭諶剛進入宮殿時，守衛將士都拿起弓盾要抵抗，蕭諶對他們說："要抓的自有其人，你們不許動手！"守衛相信了他，等看到皇帝出來，衆人都要拼命，可是皇帝竟没説一句話。走出西弄，殺掉了皇帝，時年二十二歲。用車裝載尸首從徐龍駒宅第出來，按照王的禮節殯葬。皇帝的餘黨也被殺死。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正茂外表優美，衆人都被迷惑，藏匿真情隱瞞奸詐，可見難以憑貌取人。立嫡長子繼位，不知道其過錯惡行，世祖的本心，是不改變周的治國之道。不久罪惡在內部發生，徵兆來自宮廷，雖然爲害還未深遠，但也足以顛覆國家。《春秋》記述梁伯的過錯，説他是自取滅亡。

贊曰：十項罪過中有一項，就没有國家不會滅亡。鬱林王承擔的罪名，是毁棄禮制取消法規。

南齊書卷五

本紀第五

海陵王

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邑千五百户。初爲輔國將軍、濟陽太守。十年，轉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一年，進號冠軍將軍。文惠太子薨，還都。鬱林王即位，爲中軍將軍，領兵置佐。封新安王，邑二千户。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其年，鬱林王廢，尚書令西昌侯鸞議立昭文爲帝。

海陵恭王蕭昭文字季尚，是文惠太子的第二個兒子。永明四年，被封爲臨汝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最初任輔國將軍、濟陽太守。永明十年，轉任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頭銜仍舊保留。永明十一年，進封號爲冠軍將軍。文惠太子去世，回到都城。鬱林王即位後，任中軍將軍，享受領兵及設置佐史的特權。被封爲新安王，食邑二千户。隆昌元年，任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頭銜仍舊保留。這年，鬱林王被廢黜，尚書令西昌侯蕭鸞提議立昭文爲皇帝。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即皇帝位。以尚書令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詔曰："太祖高皇帝英謀光大，受命作齊；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繼暉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鑠，四海宅心：并德漏下泉，功昭上象，聲教所覃，無思不洽。洪基式固，景祚方融，而天步多阻，運鍾否剥。嗣君昏忍，暴戾滋多，棄侮天經，悖滅人紀，朝野重足，遐邇側視，民怨神恫，宗祧如綴。賴忠謨肅舉，霄漢廓清，俾三后之業，絶而更紐，七百之慶，危而復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緒，載懷馭朽，若墜諸淵，思與黎元，共綏戩福。"大赦，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昭文即皇帝位。任命尚書令鎮軍大將軍西昌侯蕭鸞爲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下詔書說："太祖高皇帝才德出衆，謀略光明正大，受命於天創建齊朝；世祖武皇帝謀略宏大，冠絶當世，承繼祖業步周武帝後塵；世宗文皇帝清静明朗，道德美好，天下歸心：且德業滲及黄泉之下，功績昭明於天象，聲威教化所及，没有不和睦。至此宏偉的基業得以穩固，帝位正趨向久遠，然而國運多艱，適逢氣數不濟。繼位的國君昏庸殘忍，暴虐乖戾滋長，抛棄輕慢天道，違背毁滅人倫綱紀，朝野畏懼，遠近不敢正視，百姓怨恨神靈痛惜，宗廟猶如廢止。幸賴忠誠謀劃肅然起事，天空纔得以澄清，使三代帝王的基業，絶後重續，七百年的國運，危機過後再度安定。我以年幼之身，苟且承繼帝業，負擔着撫慰衰老的重

改元。文武賜位二等。

任，如墜深淵，想和黎民百姓一起，共享吉祥幸福。”實行大赦，改年號。文武官員賞賜官位二等。

八月甲辰，以新除衛尉蕭諶爲中領軍，司空王敬則進位太尉，新除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左衛將軍王廣之爲豫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爲司徒。詔遣大使巡行風俗。丁未，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叙，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其所樂。”以驍騎將軍河東王鉉爲南徐州刺史，西中郎將臨海王昭秀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昭粲爲荆州刺史。戊申，以輔國將軍王詡爲廣州刺史，中書郎蕭遥欣爲兖州刺史。庚戌，以車騎板行參軍李慶綜爲寧州刺史。辛亥，以安西將軍王玄邈爲中護軍，新除後軍司馬蕭誕爲徐州刺史。壬子，以冠軍司馬臧靈智爲交州刺史。乙卯，申明織成、金薄、綵花、錦綉履之禁。

八月甲辰，以新任命的衛尉蕭諶爲中領軍，司空王敬則進官位爲太尉，新任命的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左衛將軍王廣之爲豫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鄱陽王蕭鏘爲司徒。詔令派大使巡行各地考察風俗。丁未，下詔令説：“新安國五品以上的官員，任職期滿全部予以進職叙用，自此以下，全部聽其解職遣散。那些希望做官的，滿足他們的心願。”任命驍騎將軍河東王蕭鉉爲南徐州刺史，西中郎將臨海王蕭昭秀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蕭昭粲爲荆州刺史。戊申，任命輔國將軍王詡爲廣州刺史，中書郎蕭遥欣爲兖州刺史。庚戌，任命車騎板行參軍李慶綜爲寧州刺史。辛亥，任命安西將軍王玄邈爲中護軍，新晋升的後軍司馬蕭誕爲徐州刺史。壬子，任命冠軍司馬臧靈智爲交州刺史。乙卯，重申對織成、金箔、綵花、錦綉履的禁令。

九月癸酉，詔曰：“頃者以淮關徭戍，勤瘁於行役，故覃以榮階，薄酬厥勞。勛狀淹留，未集王府，非所以急舍爵之典，趣報功之旨。便可分遣使部，往彼銓用。”辛巳，以前九真太守宋慈明爲交州刺史。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軍大將軍隨郡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之。乙未，驃騎大將軍鸞假黄鉞，内外纂嚴。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鋭、郢州刺史晋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癸酉，下詔令説：“近來因爲淮河沿岸關口服役戍衛的人，奔波服役過度勞累，所以廣泛地賜予榮譽官階，作爲對他們勞苦的微薄酬謝。但是功勛狀長期滯留，没能集中到王府，可見不是爲急求賞賜爵位的典禮，趨附報功的旨意。可以分别把他們派遣到使部，到那裏選拔任用。”辛巳，任命前九真太守宋慈明爲交州刺史。癸未，處决新上任的司徒鄱陽王蕭鏘、中軍大將軍隨郡王蕭子隆。派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處死南兖州刺史安陸王蕭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晋安王蕭子懋起兵反叛，朝廷派遣中護軍王玄邈討伐他。乙未，驃騎大將軍蕭鸞以象徵權力的黄鉞，在宫廷内外實行戒嚴。又處死湘州刺史南平王蕭鋭、郢州刺史晋熙王蕭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蕭鏗。丁亥，任命衛將軍廬陵王蕭子卿爲司徒，撫軍將軍桂陽王蕭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癸巳，詔曰："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寬俗阜民。朕君制八紘，志敷九德，而習俗之風，爲弊未改，静言多慍，無忘昏昃。督勸婚嫁，宜嚴更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摽梅息怨。正厨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二旬，私累數朔。又廣陵年常遞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長停，别量所出。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丁酉，解嚴。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加殊禮，進爵爲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遥欣爲豫州刺史，新除黄門郎蕭遥昌爲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

冬十月癸巳，下詔書説："周設置媒官，順應及時婚嫁的制度，漢致力於减輕徭役，列入與民休息的典章，爲的都是布施道德弘揚教化，使風俗寬容，百姓富裕。朕君臨天下，立志施行諸種美德，然而習俗風氣，造成的弊端未能改變，巧飾之言多令人惱怒，終日難忘。督促勸説男女婚嫁，應該更加嚴厲地申明，一定要按時聘娶，平息已到婚嫁年齡女子的怨恨。宫内庖厨之類勞役，過去都由州郡派出，徵召吏人百姓充任其數，官方本來衹要求服役二十天，可實際却累至數月。另外廣陵郡每年常輪流派千人協助淮河沿岸戍衛，干擾煩勞百姓，也助長了行賄現象，現在可一并長期停止，另外考慮所派的人。各縣役使村民百姓長年奔波戍衛，爲害尤其嚴重，也應該禁止。"丁酉，解除戒嚴。提升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蕭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給予特殊的禮遇，進爵號爲王。戊戌，處死新任中軍將軍桂陽王蕭鑠、撫軍將軍衡陽王蕭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蕭鋒、鎮軍將軍建安王蕭子真、左將軍巴陵王蕭子倫。癸卯，任命寧朔將軍蕭遥欣爲豫州刺史，新任黄門郎蕭遥昌爲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

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録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

宣城王輔助朝政，皇帝的起居都要徵詢其意見然後纔去做。皇帝想吃蒸魚菜，太官令回答没有得到宣城王的命令，竟然不給。辛亥，皇太后下令説：

> 司空、後將軍、丹陽尹、右僕射、中領軍、八座：夫明晦迭來，屯平代有，上靈所以眷命，億兆所以歸懷。自皇家淳耀，列聖繼軌，諸侯官方，百神受職。而殷憂時啓，多難薦臻，隆昌失德，特紊人鬼，非徒四海解體，乃亦九鼎將移。賴天縱英輔，大匡社稷，崩基重造，墜典再興。嗣主幼冲，庶政多昧，且早嬰尪疾，弗克負荷，所以宗正内侮，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雖二祖之德在民，而七廟之

> 司空、後將軍、丹陽尹、右僕射、中領軍、八座：晝夜更替，艱難平定相代，上天因此眷愛授命，百姓因此歸附。自從皇家淳美光耀，諸位聖王繼承前代偉業，諸侯謹守爲官之道，衆神安於職守。然而深切的憂慮不時到來，衆多災難頻頻降臨，隆昌帝德行不好，陰陽世界都出現極大的混亂，不僅天下分裂，社稷也將被顛覆。幸賴上天勸勉英雄輔佐，大大匡正社稷，崩塌的基業得以重新營造，廢亡的典制再度興起。繼位的國君年幼，各種政務多不明瞭，且本來就身患疾病，不能胜任負荷，因此宗親在内欺侮，親屬藩國在外背叛，窺伺天下，人人各有私

危行及。自非樹以長君，鎮以淵器，未允天人之望，寧息奸宄之謀。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識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謳頌有在，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祏。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别館。昔宣帝中興漢室，簡文重延晋祀，庶我鴻基，於兹永固。言念家國，感慶載懷。

心。雖然太祖、世祖有德於百姓，但是宗廟的危亡行將到來。這自然是因爲没有立年長的國君，没有起用大才鎮守國家，有負上天及國人的期望，未能平息奸詐惡人的陰謀。太傅宣城王是宣皇的後代，受到太祖的鍾愛，才識超出常人，功績高過造物，表現爲符瑞顯揚於日常生活，受到歌頌，應當入宫秉承天命，告慰祖宗。皇帝可降位封爲海陵王，我也當回到别館養老。當年宣帝中興漢朝，簡文帝重新延續晋朝的王業，希望我朝的宏大基業，從此永遠穩固。言語之中念及宗族國家，滿懷感激慶幸。

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事，給虎賁、旄頭、畫輪車，設鍾虡宫縣，供奉所須，每存隆厚”。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給温明秘器，衣一襲，斂以衮冕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轀輬車，九旒大輅，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故事。謚曰恭王。年十五。

建武元年，下詔令説“海陵王依照漢東海王彊的舊事，賜給虎賁、旄頭、畫輪車，可在居處四壁懸挂編鐘之類樂器，供奉所需物品，且每每要從優豐厚”。十一月，説海陵王有病，多次派御醫察看，就去世了。賜給温明棺材，一套衣服，用衮服冕旒殮葬。大鴻臚監護喪事。下葬時賜給轀輬車，九旒大輅，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照東海王舊例。謚號爲恭王。終年十五歲。

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便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歲四號也。晋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奔，河閒王顒復改元爲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史臣曰：郭璞稱永昌年號，昌字有兩個日字，而隆昌的年號也是如此。查考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便改年號爲光熹，張讓、段珪被殺後，改年號爲昭寧，董卓輔佐朝政，改年號爲永漢，一年中有四個年號。晋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情敗露，成都王穎改年號爲永安，穎在鄴地被削去權力，河間王顒又改年號爲永興，一年中有三個年號。隆昌、延興、建武，也三次改變年號。因此可以知道喪亂的軌迹，即便千年都必定相同。

贊曰：穆穆海陵，因亡代興。不先不後，遭命是膺。

贊曰：儀表美好的海陵王，因前君被廢黜而繼位。不早不晚，遭受此種命運。

南齊書卷六

本紀第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小諱玄度。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補武陵王左常侍，不拜。元徽二年，爲永世令。昇明二年，爲邵陵王安南記室參軍。未拜，仍遷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尋進號輔國將軍。太祖踐阼，遷侍中，封西昌侯，邑千户。建元二年，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世祖即位，轉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焉。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上甚悦。二年，出爲征虜將軍、吴興太守。四年，還中領軍，常侍并如故。五年，爲持節、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七年，爲尚書右僕射。八年，加領衛尉。十年，轉左僕射。十一年，領右衛將軍。世祖遺詔爲侍中、尚書令，尋加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又加中書監、開

高宗明皇帝名蕭鸞，字景栖，是始安貞王蕭道生的兒子。小名玄度。年幼成爲孤兒，太祖撫養了他，恩寵超過自己的幾個兒子。宋泰豫元年，任安吉令，有嚴格、幹練之名。補選武陵王左常侍，没有接受。元徽二年，任永世令。昇明二年，任邵陵王安南記室參軍。没有到任，便升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久晋升封號爲輔國將軍。太祖登基後，遷任侍中，封西昌侯，食邑千户。建元二年，任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封號爲征虜將軍。世祖即位後，轉任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遷任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爵按舊制乘坐纏着帷帳的車，高宗獨獨乘坐低級帷帳的車，儀仗隨從如同樸素的士人。公務混雜且受干擾，賣吃食的人挑着火誤燒了牛鼻子，豫章王告訴世祖，世祖大笑。轉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爲皇上出行清道，皇上非常高興。永明二年，出任征虜將軍、吴興太守。永明四年，遷任中領軍，常侍職位一并保留。永明五年，任持節、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永明七年，任尚書右僕射。永明八年，加領衛尉。永明十年，轉任左僕射。永明十一年，領右衛將軍。世祖遺詔任命其爲侍中、尚書令，不久加鎮軍將軍，賜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就任原來的封號爲大將軍，賜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不久又加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鬱林王被廢黜，海陵王即位，任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

府儀同三司。鬱林王廢，海陵王立，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開府如故，增班劍爲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户。鎮東府城。給兵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作難，假黄鉞，事寧，表送之。尋加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爲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邑五千户，持節、侍中、中書監、録尚書并如故。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爲第三子，群臣三請，乃受命。

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仍舊任開府儀同三司、增加班劍爲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食邑二千户。鎮守東府城。給予兵士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起事發難，假黄鉞平叛，事態平息後，上表送回。不久加授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加班劍爲四十人，賜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特許佩劍穿鞋上殿，入朝不用小步快走，贊拜儀式不報姓名，可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食邑五千户，持節、侍中、中書監、録尚書一并保留。没有受命，太后下令廢黜海陵王，以高宗過繼爲太祖的第三個兒子，群臣再三請求，於是承受天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詔曰："皇齊受終建極，握鏡臨宸，神武重輝，欽明懿鑠，七百攸長，盤石斯固，而王度中蹇，天階荐阻，嗣命多違，蓄釁孔棘，宏圖景曆，將墜諸淵。宣德皇后遠鑒崇替，憲章舊典，疇咨台揆，允定靈策，用集寶命于予一人。猥以虚薄，纘戎大業，仰繫鴻丕，顧臨兆民，永懷先構，若履春冰，寅憂夕惕，罔識攸濟，思與萬國播此惟新。大赦天下，改元。宿衛身普轉一階，其餘文武，賜位二等。逋租宿責，换負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原除。劫賊餘口在臺府者，可悉原放。負釁流徙，并還本鄉。"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皇子寶義爲揚州刺史，中護軍王玄邈爲南兗州刺史，新除右將軍張瓌爲右光禄大夫，平北將軍王廣之爲江州刺史。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光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登皇帝位。下詔書説："皇齊承繼帝位治理國家，持鏡登臨帝位，神勇威武光芒四射，聖明美德，王朝永存，如同盤石般穩固，然而王朝的政教中途蹇塞，帝位屢屢受阻，繼位者多與天命相違，險象叢生，宏圖大業，將要墜入深淵。宣德皇后借鑒歷代興亡，效法傳統制度，訪求國家重臣，制定英明决策，把神命、天命、帝命集予我一人之身。我虚浮淺薄，繼承光大宏偉事業，對上事關宏業，對下顧及萬民，永遠緬懷先世構劃，如同踏在春天的冰上，從早到晚憂心謹慎，不知道如何成就，想與全國上下播布新象。大赦天下，改年號。宫廷宿衛普遍升轉一級，其餘文武官員，賜給官位二等。拖欠的田租舊債，交换虧欠官府的物品，凡是在建武元年以前的，全部免除。還在官府關押的强盗剩餘家口，可全部釋放。負罪逃亡的人，都可返回本鄉。"太尉王敬則任大司馬，司空陳顯達任太尉，尚書令王晏加封驃騎大將軍，中領軍蕭諶任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皇子寶義任揚州刺史，中護軍王玄邈任南兗州刺史，新任右將軍張瓌任右光禄大夫，平北將軍王廣之任江州刺史。乙丑，詔令禁絶遠近進貢禮物。丁卯，下詔令説："今後殿堂樓閣的雕飾，需每年四季更新

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追贈安陸昭侯緬爲安陸王。己巳，以安陸侯子寶晊爲湘州刺史。詔曰：“頃守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實興民蠹。今商旅税石頭後渚及夫鹵借倩，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即符斷。主曹詳爲其制，憲司明加聽察。”

十一月癸酉，以西中郎長史始安王遥光爲揚州刺史，晋壽太守王洪範爲青、冀二州刺史，尚書令王晏領太子少傅。甲戌，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進爵邑各有差。詔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還主，原責本直。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晋安王，寶玄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夤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爲南平王。甲申，詔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恒貢，亦爲勞費，自今悉斷。”又詔“宣城國五品以上，悉與滿叙。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適所樂”。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爲懿后。丙戌，以輔國將軍聞喜公遥欣爲荆州刺史，寧朔將軍豐城公遥昌爲豫州刺史。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太子寶卷，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從孫，義夫節婦，普加甄賜明揚。表其衡閭，賚以束帛。己丑，詔“東宫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壬辰，以新除征虜將軍江夏王寶玄爲郢州刺史。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窮困私門。庚子，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禄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自縉紳年及，可

的，可全部停止減省。各級地方官吏，如有進貢物品，不是任職地方出產，嚴加禁絶。”追贈安陸昭侯蕭緬爲安陸王。己巳，任命安陸侯的兒子寶晊爲湘州刺史。下詔令説：“近來赴任的官吏，多違犯舊有制度，損公肥私，實是新興的民衆蠹蟲。現在石頭、後渚徵收的商旅税以及强行借貸，一律都停止。任職所在凡是有損公正，可立即按朝廷命令處理。主管部門認真加以裁斷，憲司明白地加以審查決斷。”

十一月癸酉，任命西中郎長史始安王遥光爲揚州刺史，晋壽太守王洪範爲青、冀二州刺史，尚書令王晏領太子少傅。甲戌，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晋升爵位食邑各有不等。詔令減省新林苑，原是百姓的土地，全部歸還主人，不再索求本錢。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晋安王，寶玄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夤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爲南平王。甲申，下詔令説：“地方官俸禄微薄，不足以代替耕作的收入，根據土地的出産長期進貢，也煩勞耗費，從此全部禁止。”又下詔説：“宣城國五品以上的官吏，任期届滿全部叙用。五品以下，都聽其卸任遣散。那些想做官的，滿足他們的願望。”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其妃爲懿后。丙戌，任命輔國將軍聞喜公遥欣爲荆州刺史，寧朔將軍豐城公遥昌爲豫州刺史。丁亥，下詔令説：“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各部門的工匠，全部可輪番歇假，交替休息。”戊子，立寶卷爲皇太子，賜予天下繼承父業者爵位一級，孝順子孫，義夫節婦，普遍給予不同賞賜表彰。讓他們在民間顯揚，賞賜束帛。己丑，下詔令説：“東宫始建，遠近如有賀禮，可全數禁絶。”壬辰，任命新上任的征虜將軍江夏王寶玄爲郢州刺史。永明年間，御史中丞沈淵上表主張百官年届七十者，全部讓他們辭官歸居，并杜絶行私請托的門路。庚子，下詔令説：“往日百官年老，允許自我陳情，還可在東西二省享受微薄俸禄，如辭官經營私人産業，官職俸禄均不再擁有，提倡愛老，實心存憐憫之心。士大夫年齡到了之後，可一律遵照永明七年以前官吏升降的條例。”高宗輔政期間被

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叙之科。”上輔政所誅諸王，是月復屬籍，各封子爲侯。

殺的各王，這月恢復族籍，各封他們的兒子爲侯爵。

十二月壬子，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咏。自月一視黄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莅民之司，并任厥失。”

十二月壬子，下詔令説：“皇上觀覽容易遺漏，下情難以上達，因此官吏的政績被美化，朝廷門外的鳴冤之石反在爲官員唱贊歌。今後每月審閲一次黄辭，如有含冤不能申明，胸懷正直不被舉薦，治理百姓的官員，都負有責任。”

二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繫囚殊死，可降爲五歲刑，三署見徒五歲以下，悉原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隨王公卿士，内外群僚，各舉朕違，肆心極諫”。索虜寇司、豫、徐、梁四州。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征討，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征討，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征討。己卯，詔京師二縣有毁發墳壠，隨宜修理。又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姬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朕肅扆岩廊，思弘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静言日昃，無忘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主者詳爲條格。”乙未，虜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征討諸軍事。丁酉，内外纂嚴。

建武二年春正月辛未，下詔令説“京城關押的死刑犯，可降爲五年徒刑，三署刑期五年以下的在押犯人，全部赦免遣散。王公以下官員，各推舉自己知道的人才。跟隨王公的卿士，内外群臣，各列舉我的過失，盡心盡力地進諫”。北方外族侵犯司、豫、徐、梁四州。壬申，派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征戰討伐，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征戰討伐，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征戰討伐。己卯，詔令京城二縣有掘毁的墳墓，量情予以修整。又下詔書説：“民以食爲天，如周這樣的高義時代，蠶桑實是生民的根本，教化百姓重視軒轅黄帝的治國之道。前代聖賢樹立優秀榜樣，後代帝王極力效法，頒布命令要審查事情的肇始，都必定要遵循。我整肅朝政，想弘揚教化，竭力獻身國政，永遠以勤政爲鑒，巧飾之言會導致國家衰亡，無論睡着還是清醒都不忘記。守宰是百姓的父母官，牧伯是調理風俗的官職，應該嚴加督察農耕桑蠶，不要讓百姓游蕩懶惰，觀察天象放縱民力，一定要窮盡地利，修固堤防，據此考核政績。如果耕田養蠶成績突出，把名字詳細上報；游蕩懶惰妨害正業，即刻就條列上奏。主管者要仔細地分類列述。”乙未，敵寇進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擊敗了他們。丙申，加封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征討諸軍事。丁酉，内外戒嚴。

三月戊申，詔“南徐州僑舊民丁，多充戎旅，蠲今年三課”。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擊虜，破之。詔“雍、豫、司、南兗、徐五州遇寇之家，悉停今年税調。其與虜交通，不問往罪”。丙寅，停青州麥租。虜自

三月戊申，下詔令説：“南徐州僑民及本地人中的壯年男子，大多加入軍旅，免除今年的三課。”己未，司州刺史蕭誕和各部隊進攻敵寇，擊敗了他們。下詔令説“雍、豫、司、南兗、徐五州遭劫掠的人家，一律停止交納今年的賦税。那些與敵寇來往的，不再追究舊罪”。丙寅，停

壽春退走。甲申，解嚴。

夏四月己亥朔，詔“三百里内獄訟，同集京師，克日聽覽。此以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索虜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己未，以新除黄門郎裴叔業爲徐州刺史。

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可賜位一等，役身遣假一年，非役者蠲租同假限”。

六月壬戌，誅領軍將軍蕭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秋七月辛未，以右將軍晋安王寶義爲南徐州刺史。壬申，以冠軍將軍梁王爲司州刺史。辛卯，以氐楊馥之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八月丁未，以右衛將軍廬陵王寶源爲南兖州刺史。庚戌，以新除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兖州刺史。

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冬十月癸卯，詔曰：“軌世去奢，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王。朕屬流弊之末，襲澆浮之季，雖恭己弘化，刻意隆平，而禮讓未興，侈華猶競。永覽玄風，兢言集愧，思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毁興光樓。”并詔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已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禮。

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况乃自經南面，負扆宸

止青州的麥租。敵寇從壽春退走。甲申，解除戒嚴。

夏四月己亥初一，下詔令説“三百里内的刑事訴訟，雙方一同集中到京城，限期聽候審訊。除此以外的委派州郡審訊調查。三署服勞役的罪犯，赦免遣散不等”。北方敵國包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抵抗擊退了他們。己未，任命新任黄門郎裴叔業爲徐州刺史。

五月甲午，宗廟建成，下詔令説“監作長帥，可賜給官位一等，應服役的工匠放假一年，不該服役的工匠免除田租一年”。

六月壬戌，處死領軍將軍蕭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秋七月辛未，以右將軍晋安王寶義爲南徐州刺史。壬申，任命冠軍將軍梁王爲司州刺史。辛卯，以氐族人楊馥之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八月丁未，任命右衛將軍廬陵王寶源爲南兖州刺史。庚戌，任命新任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兖州刺史。

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冬十月癸卯，下詔令説：“引導世風去除奢侈，行事效仿賢明的君主，教誨百姓力求節儉，治理國家借鑒先王。我身處流弊之後，因襲風氣浮薄之末，雖躬身推行教化，刻意追求國家和平强盛，然而禮讓之風還未興起，世人仍競相奢侈浮華。咏頌欣賞清玄民風，羞愧無以言表，因此想恢復淳樸改變習俗，返歸古樸改變民風。可停止東田，拆毁興光樓。”并詔令水衡酌量減省皇帝乘坐的車輛。乙卯，爲皇太子納妃褚氏，實行大赦。王公以下，頒賜各有不等。禁止四方進貢禮物。

十二月丁酉，下詔書説：“古國都城，望之令人惆悵。况且他們自從南面爲王，身居帝位，

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壠橫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竪，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咏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吴、晉陵二郡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陰平王楊炅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北中郎將建安王寶夤爲江州刺史。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乙酉，詔“去歲索虜寇邊，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疾病死亡者，并送還本土”。

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

夏四月，虜寇司州，戍兵擊破之。

五月己巳，以征虜將軍蕭懿爲益州刺史，前軍將軍陰廣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前新除寧州刺史李慶宗爲寧州刺史。

秋九月辛酉，以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兗州刺史。

冬十月，以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司州刺史。

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又詔“今歲不須光新，可以見錢爲百官供給”。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詔曰：“嘉肴停俎，定方旨於必甘，良玉在攻，表珪璋於既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爲先，經緯九區，學斅爲大。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權從省廢，謳誦寂寥，倏移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昃。今華夏乂安，要荒慕嚮，締修東序，實允適時。便可式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光被後

有的功在當時，德及一代，可是如今陵墓污穢堆積，墳丘無人整修，這豈祇是引起牧童深嘆，信陵君傷悲。當年中京淪陷，社稷東遷，晉元帝營造創始，簡文帝在民間傳有美名，可是陵墓松門被封閉廢棄，墓道荒蕪。雖然他們年代久遠，但觸及此事令人不由生發感慨。晉帝的各個陵墓，全部予以修理，并增設守衛。吴、晉陵二郡歉收的鄉村，減免三調不等。”

建武三年春正月丁卯，任命陰平王楊炅的兒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任命北中郎將建安王寶夤爲江州刺史。己巳，詔令申明郡守和縣令的六周制度。乙酉，下詔令説：“去年北方外族入侵邊境，沿邊各州郡將士有陣亡和患病死亡的，一并送還家鄉。”

三月壬午，下詔令説“車府掌管的車馬，有用金銀裝飾或加固的，都要剔除”。

夏四月，敵寇侵犯司州，守軍擊敗了他們。

五月己巳，任命征虜將軍蕭懿爲益州刺史，前軍將軍陰廣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前新任寧州刺史李慶宗爲寧州刺史。

秋九月辛酉，任命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兗州刺史。

冬十月，任命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司州刺史。

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行加冠禮，賞賜王公以下帛各有不等，繼承父業者賜給爵位一級。禁止遠近進貢禮物。又下詔令説：“今年不必裝修殿堂樓閣，可以把現錢作爲百官的供給。”

建武四年春正月庚午，實行大赦。下詔令説：“佳肴擺在砧板上未做前，考慮的肯定是如何做得甘美；好玉在雕琢之前，用現成的珪璋作式樣，因此陶冶萬物，首先要從根本上用力；治理九州，開辦學校是最重要的。往年因爲時代安定，重視建造學校，此後戰事不斷，衹好減省荒廢，誦讀之聲沉寂，轉過年後年成很好，常常感嘆從前，日夜不能忘懷。如今華夏太平無事，荒蠻之地都敬慕歸附，修建學校，實是最恰當的時

民。”壬寅，詔“民産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丙辰，尚書令王晏伏誅。

二月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

三月乙未，右僕射沈文季領護軍將軍。

秋八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索虜寇沔北。

冬十月，又寇司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梁王、右軍司馬張稷討之。

十一月丙辰，以氐楊靈珍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丁亥，詔“所在結課屋宅田桑，可詳減舊價”。

十二月甲子，以冠軍將軍裴叔業爲豫州刺史，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左興盛爲兗州刺史。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衆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逋租宿債在四年之前，皆悉原除。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爲虜所侵，相繼敗没。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

二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擊虜於淮北，破之。辛巳，平西將軍蕭遥欣領雍州刺史。

三月丙午，蠲雍州遇虜之縣租布。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

機。可以依照從前的章程，廣泛延納王侯子弟，弘揚大業，光耀後代子孫。”壬寅，下詔令説“百姓生育兒子的，免其父母賦税徭役一年，另賜米十斛。新結婚的，免除丈夫一年徭役”。丙辰，尚書令王晏被處死。

二月甲子，任命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

三月乙未，右僕射沈文季領護軍將軍。

秋八月，追尊景皇的生母王氏爲恭太后。北方外族侵犯沔北。

冬十月，又侵犯司州，甲戌，派遣太子中庶子梁王、右軍司馬張稷征討。

十一月丙辰，任命氐族人楊靈珍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丁亥，下詔令説“各地結課房屋田地桑蠶，可以酌減舊價”。

十二月甲子，任命冠軍將軍裴叔業爲豫州刺史，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左興盛爲兗州刺史。丁丑，派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衆援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初一，實行大赦。拖欠田租舊債在四年之前的，全部免除。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即其原來封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各郡受到敵寇侵犯，相繼淪陷。乙巳，派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援救雍州。丁未，處死河東王蕭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

二月癸丑，派遣左衛將軍蕭惠休持節援救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在淮北攻擊敵寇，打敗了他們。辛巳，平西將軍蕭遥欣領雍州刺史。

三月丙午，免除雍州遭受敵寇侵犯各縣的田租貨幣。戊申，下詔書説：“孔子的聖明在於親身實踐，光大先哲思想，弘揚正道，極大地訓導

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百姓，成爲歷代帝王效法的榜樣，爲其後千代確立禮儀規範，爲人立身所仰慕，忠孝所出，他的功績雖然隱没，高尚的道德却越發顯明。雖然孔子爲志向無法實現掩面哭泣，然而作爲遠祖的祭祀并未匱缺，四時祭祀依照傳統規格，祭品與諸侯同級。近年以來，祭祀制度廢弛，祭祀活動寥寥無幾，没有供品，這豈能昭明盛大的功業，長期推重風俗教化呢？可遵照傳統祭典，詳備地恢復祭祀品級，使祭品完全合乎禮制，欽定的合祭者一并申明此義。”

夏四月甲寅，改元，赦三署囚繫原除各有差。文武賜位二等。丙戌，以鎮軍將軍蕭坦之爲侍中、中領軍。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爲衡陽王。丙寅，以西中郎長史劉暄爲郢州刺史。丁卯，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

夏四月甲寅，改年號，赦免釋放三署的囚犯各有不等。文武官員賞賜二等官位。丙戌，任命鎮軍將軍蕭坦之爲侍中、中領軍。己未，立武陵昭王的兒子子坦爲衡陽王。丙寅，任命西中郎長史劉暄爲郢州刺史。丁卯，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起兵反叛。

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曲赦浙東、吴、晋陵七郡。以後軍長史蕭穎冑爲南兗州刺史。丁酉，以北中郎將司馬元和爲兗州刺史。

五月壬午，派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兵東征。乙酉，斬掉王敬則，傳其首級示衆，寬恕浙東、吴、晋陵七郡。任命後軍長史蕭穎冑爲南兗州刺史。丁酉，任命北中郎將司馬元和爲兗州刺史。

秋七月，以輔國將軍王珍國爲青、冀二州刺史。癸卯，以太子中庶子梁王爲雍州刺史，太尉陳顯達爲江州刺史。

秋七月，任命輔國將軍王珍國爲青、冀二州刺史。癸卯，任命太子中庶子梁王爲雍州刺史，太尉陳顯達爲江州刺史。

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曰：“徐令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内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惠景。”葬興安陵。

己酉，高宗在正福殿駕崩，終年四十七歲。遺詔説：“徐令可重申仍爲八命之官，中書監及本來的官職全部保留，沈文季可以任左僕射，常侍、護軍職務仍舊保留，江祏可以任右僕射，江祀可以任侍中，劉暄可以任衛尉。軍政大事委托陳太尉。内外各事無論大小都委托給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中大事可以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共同商議。心腹大事可以委托給劉悛、蕭惠休、崔惠景。”安葬在興安陵。

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傘，大存儉約。罷世祖所起新林

高宗明察精細有管理之才，執法公正，親自執掌朝政，臣下整肅清正。驅使門第低微的人不得用四幅傘，保持非常節省。停建世祖所起造的

苑，以地還百姓。廢文帝所起太子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世祖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

新林苑，把土地還給百姓。廢除文帝所起造的太子東田，廢棄賣掉。永明年間的御用車船，全部剔除金銀還給主衣庫。太官呈進御食，其中有裹蒸，高宗說："我吃不完，可分成四片，餘下的作爲晚飯。"然而世祖妃嬪居處的宮殿、服飾、車馬之類，没有任何改變。

性猜忌多慮，故亟行誅戮。潛信道術，用計數，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云西行，東游則唱云北幸。簡於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無輟聽覽，秘而不傳。及寢疾甚久，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若無此水則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高宗性情猜忌多疑，所以屢行殺戮。暗中信奉方術，應用占算，出行到某地，先占卜吉凶，出行南邊却高聲説去西邊，到東邊游歷却高聲説到北邊。深居簡出，竟然不到南郊祭天。皇上剛有病，没有停止聽朝覽政，秘不外傳。等到患病日久，行文命令臺省府署尋找白魚治病，外邊纔知道内情。身穿絳色衣裳，服飾都是紅色，用來詛咒制勝。巫師説："後湖的水源經過宮内，導致皇帝有病。"高宗於是親自到太官巡視水溝，左右禀告説："太官如果没有這條水流就無法供給飯食。"高宗决意堵塞它，想從南邊引淮河水。碰巧駕崩，事情也就作罷。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獲免。夫戕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乎畏懾。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棄，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内愧。既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紐之徵，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譏爾。

史臣曰：高宗以旁支身份繼承帝位，乘侄子年幼而發號施令，一旦到此地步，誠然不是出自本心，但身負先王遺囑，料想得不到解脱。那些殘殺異己之事，心意多端，有的出自殘忍，有的生於畏懼。令與己同等才智的親屬，先己而棄世，親近人的愛，竟被揣測爲必定違背自己。猜疑膽怯深了之後，對親屬就像對外人一樣，流着眼淚施行殺戮，不是申明大義，行事祇是想求得自身安全，内心能没有羞愧。此後樹立自家根脉，但枝杈孤單薄弱，子孫不興旺，最終導致宗廟社稷毁滅。如果事先得到君臨臣民的徵兆，必定是受天命委托，盤庚的祭祀權，也是承繼陽甲之後，憑藉運氣被尊崇，有什麼可非議的呢。

贊曰：高宗傍起，宗國之慶。慕名儉德，垂文法令。兢兢小心，察察吏政。沔陽失土，南風不競。

贊曰：高宗以旁支身份繼位，是宗族國家的幸福。名聲好有節儉美德，留下禮樂法令。小心翼翼，明察官吏政績。沔陽喪失國土，南風不够强勁。

南齊書卷七

本紀第七

東昏侯

東昏侯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賢，高宗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高宗崩，太子即位。

八月丁巳，詔雍州將士與虜戰死者，復除有差。又詔辨括選序，訪搜貧屈。庚申，鎮北將軍晋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中郎將建安王寶寅爲郢州刺史。

冬十月己未，詔删省科律。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賜王公以下錢各有差。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研策秀、孝，考課百司。辛卯，車駕祠南郊。詔三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禄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給見錢。癸卯，以冠軍將軍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

二月癸丑，以北中郎將邵陵王寶攸爲南兗州刺史。是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

夏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誦，大赦，賜民爲父後爵一級。甲戌，以寧朔將軍柳惔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五月癸亥，以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遥光爲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己酉，新除右衛將軍崔惠景

東昏侯蕭寶卷字智藏，是高宗的第二個兒子。原名明賢，高宗輔政後改名。建武元年，被立爲皇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高宗駕崩，太子即位。

八月丁巳，詔令雍州將士與敵寇作戰陣亡的，免除徭役各有不等。又詔令搜求辨别人才次第任用，尋訪貧困人家。庚申，鎮北將軍晋安王寶義進封號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命南中郎將建安王寶寅爲郢州刺史。

冬十月己未，詔令删除減省法令條文。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賞賜王公以下金錢各有不等。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實行大赦，改年號。詔令策試秀才、孝廉，考核百官。辛卯，皇帝到南郊祭祀。詔令三品清資官以上應享受俸禄的人，如有雙親或祖父母年齡達到七十歲的，都供給現錢。癸卯，任命冠軍將軍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

二月癸丑，任命北中郎將邵陵王寶攸爲南兗州刺史。當月，太尉陳顯達在馬圈戰敗。

夏四月己巳，立蕭誦爲皇太子，實行大赦，賞賜百姓中繼承父業者爵位一級。甲戌，任命寧朔將軍柳惔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五月癸亥，封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遥光爲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己酉，新任右衛將軍崔惠景任護軍將

爲護軍將軍。癸亥，以始興内史范雲爲廣州刺史。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

秋七月丁亥，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死者材器，并賑恤。

八月乙巳，蠲京邑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税。又詔爲馬圈戰亡將士舉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反，詔曲赦京邑，中外戒嚴。尚書令徐孝嗣以下屯衛宫城。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之。戊午，斬遥光傳首。己未，以征北大將軍晋安王寶玄爲南徐、兖二州刺史。己巳，尚書令徐孝嗣爲司空，右衛將軍劉暄爲領軍將軍。

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虜僞東徐州刺史沈陵降，以爲北徐州刺史。

九月丁未，以輔國將軍裴叔業爲兖州刺史，征虜長史張冲爲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天下。辛未，以太子詹事王瑩爲中領軍。

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乙巳，以始興内史顔翻爲廣州刺史，征虜將軍沈陵爲越州刺史。

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乙丑，護軍將軍崔慧景加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事。丙寅，以冠軍將軍王鴻爲徐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甲申，陳顯達至京師，宫城嚴警，六軍固守。乙酉，斬陳顯達傳首。丁亥，以征虜將軍邵陵王寶攸爲江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輔國將軍張冲爲南兖州刺史。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

二月癸未，以黄門郎蕭寅爲司州

軍。癸亥，任命始興内史范雲爲廣州刺史。甲子，詔令免除雍州今年的三調。

秋七月丁亥，京城發大水，死者很多，詔令賜給死者棺材，并加以救濟。

八月乙巳，免除京城遭遇水災財産被冲走者今年的賦税。又詔令爲馬圈陣亡將士致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占據東府反叛，詔令在京城特赦，内外實施戒嚴。自尚書令徐孝嗣以下官員駐守宫城防衛。派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領官軍征討遥光。戊午，斬掉遥光傳遞首級示衆。己未，任命征北大將軍晋安王寶玄爲南徐、兖二州刺史。己巳，任命尚書令徐孝嗣爲司空，右衛將軍劉暄爲領軍將軍。

閏八月丙子，封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敵僞東徐州刺史沈陵投降，任命爲北徐州刺史。

九月丁未，任命輔國將軍裴叔業爲兖州刺史，征虜長史張冲爲豫州刺史。壬戌，因爲頻頻誅殺大臣，在全國實行大赦。辛未，任命太子詹事王瑩爲中領軍。

冬十月乙未，處死尚書令、新任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任鎮軍將軍沈文季。乙巳，任命始興内史顔翻爲廣州刺史，征虜將軍沈陵爲越州刺史。

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在尋陽起兵反叛。乙丑，護軍將軍崔慧景加封平南將軍，負責督率衆軍南征。丙寅，任命冠軍將軍王鴻爲徐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任命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甲申，陳顯達攻到京城，宫内戒嚴，軍隊固守。乙酉，斬掉陳顯達傳首級示衆。丁亥，任命征虜將軍邵陵王寶攸爲江州刺史。

永元二年春正月壬子，任命輔國將軍張冲爲南兖州刺史。庚午，詔令討伐豫州刺史裴叔業。

二月癸未，任命黄門郎蕭寅爲司州刺史。丙

刺史。丙戌，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征壽春。己丑，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

三月癸卯，以輔國將軍張冲爲司州刺史。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率衆軍伐壽春。丁未，以新除冠軍將軍張冲爲南兗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壬子，右衛將軍左興盛督京邑水步衆軍。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京師，宫内據城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援。

夏四月癸酉，慧景棄衆走，斬首。詔曲赦京邑、南徐兗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爲尚書令。丙子，以晋熙王寶嵩爲南徐州刺史。

五月乙巳，以虜僞豫州刺史王肅爲豫州刺史。戊申，以桂陽王寶貞爲中護軍。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大赦。乙丑，曲赦京邑、南徐兗二州。戊辰，以始安王寶覽爲湘州刺史。

六月庚寅，車駕於樂遊苑内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戊戌，以新除冠軍將軍張冲爲郢州刺史，守五兵尚書陸慧曉爲南兗州刺史。

秋七月甲辰，以驃騎司馬張稷爲北徐州刺史。

八月丁酉，以新除驃騎司馬陳伯之爲豫州刺史。甲申夜，宫内火。

冬十月己卯，害尚書令蕭懿。

十一月辛丑，以寧朔將軍張稷爲南兗州刺史。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起義兵於荆州。

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義兵於襄陽。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爲雍州

戌，任命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征伐壽春。己丑，裴叔業病死，他哥哥的兒子裴植把壽春獻給敵寇投降。

三月癸卯，任命輔國將軍張冲爲司州刺史。乙卯，派遣平西將軍崔慧景率衆軍討伐壽春。丁未，任命新任冠軍將軍張冲爲南兗州刺史。崔慧景在廣陵起兵襲擊京城。壬子，右衛將軍左興盛統領京都水步各軍。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把京城獻給崔慧景。乙卯，派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駐守北籬門。壬戌，崔慧景攻打過來，王瑩等潰敗。甲子，崔慧景攻入京城，宫内占據城墻抵抗防衛。豫州刺史蕭懿仗義起兵救援。

夏四月癸酉，崔慧景拋棄衆人逃跑，被斬首。詔令特赦京都及南徐兗二州。乙亥，任命新任尚書右僕射蕭懿爲尚書令。丙子，任命晋熙王寶嵩爲南徐州刺史。

五月乙巳，任命敵僞豫州刺史王肅爲豫州刺史。戊申，任命桂陽王寶貞爲中護軍。己酉，江夏王寶玄被處死。壬子，實行大赦。乙丑，特赦京都及南徐兗二州。戊辰，任命始安王寶覽爲湘州刺史。

六月庚寅，皇帝駕臨樂遊苑内歡會，如同過元旦，允許京城婦女自由觀覽。戊戌，任命新任冠軍將軍張冲爲郢州刺史，守五兵尚書陸慧曉爲南兗州刺史。

秋七月甲辰，任命驃騎司馬張稷爲北徐州刺史。

八月丁酉，任命新任驃騎司馬陳伯之爲豫州刺史。甲申夜晚，宫内起火。

冬十月己卯，殺害尚書令蕭懿。

十一月辛丑，任命寧朔將軍張稷爲南兗州刺史。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在荆州舉兵起義。

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在襄陽舉兵起義。戊寅，任命冠軍長史劉繪爲雍州刺史。

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時加寅漏上八刻，事畢，宫人於閲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軍晋安王寶義爲司徒，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辰，以寧朔將軍王珍國爲北徐州刺史。辛亥，車駕祠南郊，詔大赦天下，百官陳讜言。

永元三年春正月丙申初一，日月在同宫同度時分，在漏器的寅時令上八刻，事情完畢後，宫人在閲武堂舉行元旦朝會，皇后端正位次，宦官擺列儀仗，皇帝着戎裝親臨觀看。丁酉，任命驃騎大將軍晋安王寶義爲司徒，新任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辰，任命寧朔將軍王珍國爲北徐州刺史。辛亥，皇帝駕臨南郊祭祀，詔令大赦天下，百官忠言直諫。

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厢火。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乙酉，以威烈將軍胡元進爲廣州刺史。

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厢失火。壬午，詔令派遣羽林兵征伐雍州，内外戒嚴。乙酉，任命威烈將軍胡元進爲廣州刺史。

三月己亥，以驃騎將軍沈徽孚爲廣州刺史。甲辰，以輔國將軍張欣泰爲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

三月己亥，任命驃騎將軍沈徽孚爲廣州刺史。甲辰，任命輔國將軍張欣泰爲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寶融在江陵即皇帝位。癸丑，派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

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差。蕭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曲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

六月，京城下雨發洪水，派遣中書舍人、京城二縣長官給予不同程度的救濟賞賜。蕭穎胄的弟弟穎孚在廬陵起兵。戊子，特赦江州的安成、廬陵二郡。

秋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宫門閉，乃散走。己未，以征虜長史程茂爲郢州刺史，驍騎將軍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元嗣以郢城降義師。

秋七月癸巳，特赦荆、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率領石頭城文武官員擁戴建安王寶寅前往朝廷禁省，行至杜姥宅，宫門關閉，於是逃散。己未，任命征虜長史程茂爲郢州刺史，驍騎將軍薛元嗣爲雍州刺史。這天，薛元嗣獻出郢城投降義軍。

八月丁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巳，光禄大夫張瓌鎮石頭。辛未，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城。

八月丁卯，讓輔國將軍申胄監督豫州事務。辛巳，光禄大夫張瓌鎮守石頭城。辛未，委任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駐守新亭城。

九月甲辰，以居士爲江州刺史，新除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車騎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荆州刺史。以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

九月甲辰，任命李居士爲江州刺史，新任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車騎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荆州刺史。委任輔國將軍申胄監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琕監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督徐州。當天，義軍打到了南州，申胄軍隊中二萬人

是日，義軍至南州，申胄軍二萬人於姑熟奔歸。戊申，以後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輔國長史趙越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於新亭，敗績。

在姑熟投奔義軍。戊申，任命後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輔國長史趙越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李居士與義軍在新亭交戰，潰敗。

冬十月甲戌，王珍國與義軍戰於朱雀桁，敗績。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宫，己卯，以衆降。光禄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宫。於是閉宫城門自守。庚辰，以驍騎將軍胡虎牙爲徐州刺史，左軍將軍徐智勇爲益州刺史，游擊將軍牛平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義師築長圍守宫城。

冬十月甲戌，王珍國與義軍在朱雀桁交戰，潰敗。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獻出東府城投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宫護衛，駐守東宫，己卯，率衆投降。光禄大夫張瓌放棄石頭城回到宫中。於是關閉宫城城門自守。庚辰，任命驍騎將軍胡虎牙爲徐州刺史，左軍將軍徐智勇爲益州刺史，游擊將軍牛平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獻出新亭投降，琅邪城主張木也投降。義軍修築長圍墻困守宫城。

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廢帝，時年十九。

十二月丙寅，新任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攻入宫殿廢掉皇帝，時年十九歲。

帝在東宫便好弄，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爲非，但勖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高宗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

皇帝在東宫做太子時就喜歡玩耍，不喜歡讀書學習，高宗也不認爲他不對，衹是用家人的品行勸勉他。高宗讓太子請求一天兩次入朝，然後自己下詔不許，衹讓他三天入朝一次。曾經在夜裏通宵捕鼠，以此取笑逗樂。高宗將要駕崩，向他囑咐後事，要他以鬱林王爲戒，説："做事要先下手爲强！"所以他依重信任衆多小人，誅殺各位朝廷大臣，無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性重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遥光誅後，漸便騎馬。日夜於後堂戲馬，與親近閹人倡伎鼓叫。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匆遽而罷。

他性格遲鈍，寡言少語，不與朝中官吏交往，衹親信宦官和身邊持刀侍衛及傳達旨意的人，自從江祏、始安王蕭遥光被殺後，逐漸習慣騎馬。白天黑夜在後堂玩馬，與親近的宦官歌女鼓噪喧鬧。常常在五更時入睡，到下午纔起來。王侯逢節日朔日朝見，下午以後纔能上前，有時要到天黑纔被放出來。尚書省上奏的案卷，一個多月纔有回覆，有時竟不知丢到何處。永元二年元旦朝見群臣，他吃過飯纔出來，朝見拜賀儀式剛完，他便回到西厢房睡覺，自巳時睡到申時，百官留在席位奉陪，都倒卧在地，面帶菜色，等到他起來會見，却又匆忙草率地結束了。

陳顯達事平，漸出游走，所經道路，屏逐居民，從萬春門由東宫以東至于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隨，士庶莫辨。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人。高鄣之内，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綉處，患爲雨所沾濕，織雜綵珠爲覆蒙，備諸雕巧。教黄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鄣，皆袷以緑紅錦，金銀鏤弩牙，玳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産寄室，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

陳顯達事變被平息後，他逐漸外出巡游，所經過的道路，都退避驅逐居民，從萬春門經東宫往東直到郊外，幾十上百里，都被趕得家中空無一人。街道懸挂帷幔作成高屏障，設置儀仗防衛，稱之爲“屏除”。有時在街市店鋪左側路過自己寵幸的小人之家，巡迴周轉，走遍整個京城。常常在半夜三更四更間，鼓聲四起，旗幟儀仗横行路中，百姓喧鬧奔走跟在後邊，無從分辨士人庶民。出游則不言明固定的去處，東西南北，無處不驅趕行人。高屏障内，設置隊列儀仗，另外還有幾隊，都是演奏鼓吹的羌胡藝伎，演奏鼓角横吹曲。晚上出去白天回來，火光照天。封其愛姬潘氏爲貴妃，讓她乘坐可以躺卧的車子，皇帝自己騎馬跟在後邊。他穿着織成的褲褶，戴着飾有金箔的帽子，手持七寶縛矟，一身戎服全副武裝，冷暖不變，頂雨冒雪，不避坑窪，奔跑得口渴困乏，就下馬解下腰邊的葫蘆瓢舀水飲用，然後又上馬奔馳而去。乘馬用具上使用錦綉的地方，擔心被雨淋濕，編織各色珠子作爲遮蓋，極盡雕飾技巧。訓練五六十個黄門作爲騎客，又挑選一批善於奔跑的無賴小人來追馬，身邊有五百人，經常讓他們跟隨自己，往來奔走，没有一點空閑休息。設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遮掩物中的帷帳以及步障，都用緑紅錦做夾裏，弩牙用金銀雕鏤，箭杆用玳瑁裝飾。城外的士農工商都荒廢了正業，道路上看不到打柴割草的人，吉凶禍福没有定時，懷孕婦女和新婚人家，都轉移財産寄居别家，有人抱病登車棄尸路旁，得不到殯葬。有人把病人丢棄在青溪邊，役吏害怕被監察官盤問，就將病人推入水中，用泥巴蓋在他臉上，一會兒就死了，連骨骸都找不到。

後宫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綵，青莥金口帶，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

後宫遭受火災之後，另又建起仙華、神仙、玉壽各殿，雕刻彩繪，用黄金裝飾邊沿，用麝香塗抹墻壁，錦幔珠簾，極盡綺麗之能事。抓來服役的工匠，通宵達旦地幹，仍然達不到要求的速度，於是剔取各佛寺殿堂的藻井、仙人騎獸來補充。世祖時建的興光樓上塗着青漆，世人稱它爲“青樓”。皇帝却説：“武帝不懂得精巧，爲什麽

何不純用琉璃。”

不全部使用琉璃。”

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釧一隻，直百七十萬。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隳廢。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親幸小人，因緣爲奸利，課一輸十，郡縣無敢言者。

潘貴妃的服飾車乘，都選擇最好的珍寶，主衣庫所存的舊物，已經不再够用，高價收購民間的金銀寶物，價錢都高出數倍。一隻琥珀釧，價值一百七十萬。京城的酒税，都折價叫人交納黄金，用來製成金泥。還不够用，又取消揚、南徐二州修築橋梁塘壩的丁壯的勞役，計算工時折價，收取現錢，供給太樂及主衣庫的各項費用。因此那些地方的塘壩溝渠，多有毁壞。又徵收雉頭、鶴氅、白鷺縗，所寵幸的小人，乘機謀取私利，規定徵收一分，實際收納十分，郡縣裏没有人敢説話。

三年夏，於閲武堂起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種好樹美竹，天時盛暑，未及經日，便就萎枯。於是徵求民家，望樹便取，毁徹墻屋以移致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繼，花藥雜草，亦復皆然。

永元三年夏，在閲武堂興建芳樂苑，山石都塗上五彩顔色，横跨池水矗立紫閣等樓觀，墻壁上畫着男女交歡的淫穢圖像。栽種名貴的樹木和秀美的竹子，當時天氣酷熱，不到一天，就枯萎了。於是又到百姓家徵求，望見樹木就要取走，拆墻毁屋加以移栽，早晨栽天黑拔，道路上絡繹不絶，對於各種花草藥草，也都是如此。

又於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宫人屠酤，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争者就潘氏决判。

又在苑中設立集市，太官每天早晨送進酒肉及各種菜肴，讓宫人賣肉沽酒，潘貴妃扮作市令，皇帝自己扮作市魁，執行處罰，發生争執到潘貴妃那裏去裁决。

帝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所寵群小黨與三十一人，黄門十人。初任新蔡人徐世檦爲直閤驍騎將軍，凡有殺戮，皆其用命。殺徐孝嗣後，封爲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及事平，世檦謂人曰：“五百人軍主，能平萬人都督。”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争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强，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并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專掌

皇帝很有力氣，能擔起白虎大旗，自製各色錦緞的歌伎衣服，裝飾着金花玉鏡等各種寶物，快意於自己的神情姿態。所寵愛的小人黨羽共三十一人，宦官十人。最初任命新蔡人徐世檦爲直閤驍騎將軍，凡是有殺戮之事，都是聽他拿主意。殺掉徐孝嗣後，他被封爲臨汝縣子。陳顯達反叛事起，加封他爲輔國將軍。雖然任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但兵權實際在徐世檦手中。等到事態平息，徐世檦對人説：“我這五百人的軍主，能比得上統率萬人的都督。”徐世檦也知道皇帝昏庸放縱，私下對他的同黨茹法珍、梅蟲兒説：“哪一代天子没有顯要的人，你們祇是販賣主上的罪惡罷了。”茹法珍等争權奪利，把這話告訴了皇帝。皇帝非常憎惡徐世檦的凶惡强悍，於永元二年正月，派遣禁衛兵去殺他，徐世檦抗拒戰死。從此以後茹法珍、梅蟲兒當權，二人都任外

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

監，口傳皇帝詔令；中書舍人王咺之與他們互爲表裏，專擅朝廷公文。其餘二十幾人，都有一定勢力。崔慧景叛亂被平息後，茹法珍被封爲餘干縣男，梅蟲兒被封爲竟陵縣男。

及義師起，江、郢二鎮已降，帝游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决。"義師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之計。召王侯朝貴分置尚書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録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以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鬥志，遣左右直長閹豎王寶孫督戰，呼爲"王長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内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

等到蕭衍等興兵起義，鎮守江、郢二州的軍隊已經投降，皇帝却仍舊巡游騎馬，對茹法珍説："等他們打到白門前，當决一死戰。"起義軍打到京城近郊，纔聚集軍隊商量固守之計。召集王侯及朝廷顯貴分别安置在尚書都座和殿省。又相信鬼神，崔慧景反叛時，拜蔣子文的神靈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録尚書、揚州牧、鍾山王。到這時又尊奉他爲皇帝。把他的神像和各廟的雜神都迎入後堂，派自己親信的巫師朱光尚祭祀禱告祈求福佑。派冠軍將軍王珍國率領三萬人據守大桁，但没有什麽鬥志，於是派身邊的直長太監王寶孫督戰，稱爲"王長子"。王寶孫厲聲責罵各位將帥，直閤將軍席豪心懷憤恨去衝鋒陷陣而戰死，席豪是一位驍將，他戰死後，各軍於是土崩瓦解，軍人從朱雀觀上跳下去和投秦淮河死的數不勝數。於是衹好關閉城門自守，城内的軍事委托王珍國負責。兗州刺史張稷趕來保衛京城，於是任命張稷爲副手，當時實際還有士兵七萬人。

帝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虚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蕩。素好鬥軍隊，初使宫人爲軍，後乃用黄門。親自臨陳，詐被瘡，使人輿將去。至是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於殿内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不爲致力。募兵出戰，出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内皆蕩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内，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帝初與群小計議，陳顯達一戰便敗，

皇帝戴黑帽穿褲褶，準備好儀仗侍衛，登上南掖門眺望。又虚設騎馬帶甲的儀仗隊武士一千人，都張弓拔劍，衝出東掖門，説是蔣王出兵衝殺。皇帝平素喜歡看軍隊交戰，最初是讓宫人扮作軍士，後來纔用宦官。皇帝親臨戰陣，假裝受了傷，讓人把他抬走。到這時他在閱武堂設置牙門軍營，每夜嚴加戒備。皇帝在殿内騎馬，從鳳莊門進入徽明門，馬身上披着銀製的蓮葉，裝備着鎧甲，裝飾着孔雀和翠鳥的各色羽毛，擔任逐馬的人跟隨在左右侍衛，和平常一樣白天睡覺晚上出來。聽到外邊鼓噪叫喊的聲音，披着大紅袍登上景陽樓屋頂瞭望，幾乎被箭射中。衆人都懈怠怨恨，不肯爲他盡力。招募士兵出去交戰，出城門纔幾十步，就都棄甲而歸。擔心城外有伏兵，於是燒毁城墻旁各官署，六個城門之内都焚燒一空。城中西掖門内架起棧道，相聚爲集市，

崔慧景圍城退走，謂義師遠來，不過旬日，亦應散去，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糧而已。大桁敗後，衆情凶懼，法珍等恐人衆驚走，故閉城不復出軍。既而義師長圍既立，塹栅嚴固，然後出蕩，屢戰不捷。

販賣死牛馬肉。皇帝起初和諸小人商議，當初陳顯達反叛時一戰便敗，崔慧景來圍城不久就退走了，認爲起義軍遠道而來，過不了十天，也應當潰散離去，所以祇詔令太官準備一百天的柴米口糧。大桁一戰失敗後，衆人情緒恐懼騷動，茹法珍等害怕兵衆驚懼逃跑，所以關閉城門不再出兵。不久起義軍完成合圍，溝塹栅欄嚴密堅固，然後出兵衝殺，但屢戰不勝。

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

皇帝特别吝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求賞賜，皇帝説："賊兵來難道祇抓我一個嗎？爲什麽向我要東西？"後堂儲備有數百片木板，請求用來修築城防工事，皇帝説那是準備蓋殿堂的，竟然不給。又催促御府細作署製造三百人使用的精巧器仗，等到解圍以後準備做屏除。對金銀雕鏤雜物的索求，比平常加倍地急迫。

王珍國、張稷懼禍及，率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宫斷之，御刀豐勇之爲内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户，欲還後宫。清曜閤已閉，閹人禁防黄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梁王。

王珍國、張稷害怕災禍及身，率兵進入宫殿，又分兵從西上閤入後宫斷其退路，皇帝的侍衛豐勇之爲他們作内應。這天夜裏，皇帝在含德殿吹笙歌唱《女兒子》樂曲，躺下尚未睡熟。聽到有士兵進入，急忙從北門逃出，想回到後宫。但清曜閤已經關閉，擔任禁衛的宦官黄泰平用刀刺傷皇帝的膝蓋，皇帝倒地。回頭喝道："奴才造反了！"後宫值勤的張齊斬下皇帝的首級送給梁王。

宣德太后令曰：

皇室受終，祖宗齊聖，太祖高皇帝肇基駿命，膺籙受圖，世祖武皇帝係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業，咸降年不永，宫車係晏。皇祚之重，允屬儲元。而稟質凶愚，發於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長，輔以群才，閒以賢戚，内外維持，冀免多難，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近親，元勳良輔，覆族殲門，旬月相係。凡所任仗，盡慝窮奸，皆營伍屠販，容狀險醜，身秉朝權，手斷國命，誅戮

宣德太后下令説：

我皇室受命於天，祖宗智慮敏達，太祖高皇帝秉承天命開創基業，親受圖籙應運而興，世祖武皇帝繼承光大祖業，高宗明皇帝重新隆盛社稷大業，但是都享年不久，相繼駕崩歸天。皇位的重任，應當歸屬太子。然而太子秉性凶惡愚頑，年少時就已流露出來。從對保姆，到對年齡稍長的兒童，他都表現得殘忍暴戾昏蒙愚頑，遇到機會必定流露。高宗關注嫡子的成長，祇立嫡長子，而且讓許多有才能的人輔助，讓賢德的親戚參與管理，内外維護，希望避免諸多災難，但是未到一年，太子就大行殺戮。關係密切的親屬，有功勛的元老，賢能的執政大臣，都遭誅族滅門，而且接連不斷。凡是他所信任

無辜，納其財產，睚眦之間，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賤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晨出夜反，無復已極，驅斥氓庶，巷無居人，老細奔遑，寘身無所，東邁西屏，北出南驅，負疾輿尸，填街塞陌。興築繕造，日夜不窮，晨構夕毁，朝穿暮塞，絡以隨珠，方斯已陋，飾以璧璫，曾何足道。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藝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葉已先枯，畚鍤紛紜，勤倦無已。散費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恇恇，流冗道路。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裨販，行號道泣。屈此萬乘，躬事角抵，昂首翹肩，逞能橦木，觀者如堵，曾無怍容。芳樂、華林，并立闤闠，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干戈鼓噪，昏曉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於居喪淫宴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釁，牝鷄晨鳴之慝，於事已細，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能匹。征東將軍忠武奮發，投袂萬里，光奉明聖，翊成中興。乘勝席卷，掃清京邑，而群小靡識，嬰城自固，緩戮稽誅，倏彌旬月，宜速剿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間介，密宣此旨，忠勇齊奮，遄加蕩撲，放斥昏凶，衛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驟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奈何！奈何！

依賴的人，全都邪惡至極，都是些行伍、屠夫、商販，客貌醜陋，可是執掌朝廷大權，決斷國家命脉，殺戮無辜，收繳他們的財產，因一點點怨忿，就屠殺成片的住户。身爲君主，却喜好一些卑賤之事，高帽短衣，坐卧如此。清晨外出夜裏纔返回，再没有他這樣的了，驅逐喝斥百姓，致使街巷中没有居民，老少恐懼逃奔，無處容身，東出巡行西避百姓，北出游玩南逐黎民，致使百姓背負病人車載尸首，充塞街巷。大興土木，日夜不停，清晨建成傍晚毁壞，日出鑿通天黑堵塞，纏繞隨珠，對於他已顯得簡陋，用璧璫裝飾，更不值一提。當時酷暑炎熱，金石銷熔，移栽竹子種植果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没等到根栽種，葉子已先枯萎，畚鍤不停，勞苦不止。耗費國家的儲備，專門從事虚浮的裝飾，侵奪百姓財産，自近及遠，萬民恐慌，流離失所。國庫枯竭之後，又在集市大肆掠奪，工商小販，哭泣於道。屈尊自己的君主之身，親自下場角抵，昂首翹肩，擔起橦木旗杆逞能，觀看的人很多，他没有一點慚愧的樣子。芳樂、華林苑内，都設立集市，操刀傲視，掂量輕重。持干戈鼓噪，早晚不停，没有戰事却築城，哪值得曉諭。至於居喪期間放縱宴飲的過失，在位三年發生的醜事，違反道德倫常的昏昧，母鷄清晨打鳴之類的邪惡，在他已是小事，因此可以省略。用盡楚、越的竹子，不足以書寫他的罪惡，商紂夏桀兩個暴君，豈能與他相比。征東將軍忠誠勇猛蓬勃奮發，毅然行軍萬里，繼承光大聖明君王，輔佐我朝成就中興。乘勝席捲全國，掃清京城，可是衆小人没有見識，環城固守，致使殺戮延緩，轉眼已滿一月，應儘快剿滅平定，使國家安寧。可以暗中派遣信使，秘密宣布此項旨意，忠勇之士共同發奮，儘快加以打擊清除，放逐斥退昏昧的元凶，護送到另外的住所。我很不幸，屢遭憂患，感念生者死者，心如刀割。怎麽辦！怎麽辦！

又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伏誅。豐勇之原死。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啓太平，推閹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贊曰：東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則，乃棄彝倫，玩習兵火，終用焚身。

又下令依照漢海昏侯舊事，追封爲東昏侯。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被處死。豐勇之免死。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捕獲白虎，捕獲虎的人名叫張武，因此説武張於是猛獸降服。東昏侯極端無德，最後導致拯救混亂返歸正道，自身遭殺戮，真正開啓太平之世，推究他任用的宦官小人的名字，這也是天意。

贊曰：東昏無道，猶如桀紂。破壞典章制度，毀棄天道人倫，把戰爭當作游戲，終於引火燒身。

南齊書卷八

本紀第八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邑二千户。三年，爲冠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爲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

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奉梁王舉義。乙卯，教纂嚴。又教曰："吾躬率晋陽，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澤惠。所領内繫囚見徒，罪無輕重，殊死已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即復本職。將吏轉一階。從征身有家口停鎮，給廩食。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爲民。其功效賞報，别有科條。"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巳，以蕭穎胄爲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戊午，梁王上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群僚勸進，并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京師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方俟清宫，未即大號，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黄鉞，置僚屬，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

和帝名寶融，字智昭，是高宗的第八個兒子。建武元年，受封爲隨郡王，食邑二千户。建武三年，任冠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任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

永元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殺死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擁戴梁王起義。乙卯，蕭寶融命令實施戒嚴。又命令説："我親率晋陽兵衆，剪除朝廷裏這個惡人，戰事正處於艱苦階段，應該廣施恩惠。所管轄區域内現在押的囚徒，無論罪行輕重，除斬首之罪外，都寬赦釋放。從前有職位的，立即恢復原職。將吏升一級。跟隨出征的人如有家口留在後方，由官府供給糧食。各類雜役衹要現在各軍當兵，勝利安定之後，全部赦免爲自由民。他們的功勞獎賞，另有規定。"丙辰，任命雍州刺史梁王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巳，任命蕭穎胄爲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戊午，梁王上表勸蕭寶融即帝位。十二月乙亥，諸位僚屬也勸其即帝位，都没有答應。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從京城來到江陵，聲稱宣德太后命令："西中郎將南康王應當繼承皇位，治理萬民，目前正滯留在行宫，没有受封大號，可姑且封給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爲宣城王，任相國、荆州牧，加授黄鉞，有權設置屬官，選拔官吏，西中郎府和南康國都原樣保留。等到大軍臨近京城，主事者

國并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詳依舊典，法駕奉迎。”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例。右將軍蕭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梁王進號征東將軍。甲戌，以冠軍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冠軍長史王茂先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右將軍邵陵王寶攸爲荆州刺史。己巳，群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甲申，梁王率大衆屯沔口，郢州刺史張冲拒守。三月丁酉，張冲死，驃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城。

仔細依照傳統禮制，準備皇帝車駕迎接。”永元三年正月乙巳，蕭寶融登基，實行大赦，祇有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免之列。右將軍蕭穎胄任左長史，封號升爲鎮軍將軍，梁王封號升爲征東將軍。甲戌，任命冠軍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甲寅，在城南樹立牙旗。二月乙丑，任命冠軍長史王茂先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右將軍邵陵王蕭寶攸爲荆州刺史。己巳，群臣奉上尊號，設立宗廟及祭祀天地的南北祭壇。甲申，梁王率領大軍駐守沔口，郢州刺史張冲防守抗拒。三月丁酉，張冲死亡，驃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守城池。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即永元三年也。以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爲尚書令，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領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爲零陽侯，詔不許。又奏爲涪陵王，詔可。乙酉，尚書令蕭穎胄行荆州刺史，假梁王黄鉞。壬子，以征虜將軍柳惔爲益、寧二州刺史。己未，以冠軍將軍莊丘黑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冠軍將軍鄧元起爲廣州刺史。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蕭寶融登皇帝位，實行大赦，改年號。文武官員賞賜官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己謀生的賞賜穀物，每人五斛。該年即永元三年。任命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爲尚書令，晉安王蕭寶義爲司空，廬陵王蕭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蕭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領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主管部門奏請封平民蕭寶卷爲零陽侯，詔令不同意。又奏請封爲涪陵王，詔令許可。乙酉，尚書令蕭穎胄行荆州刺史，藉用梁王黄鉞。壬子，任命征虜將軍柳惔爲益、寧二州刺史。己未，任命冠軍將軍莊丘黑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冠軍將軍鄧元起爲廣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詔曰：“荆雍義舉所基，實始王迹。君子勞心，細人盡力，宜加酬奬，副其乃誠。凡東討衆軍及諸嚮義之衆，可普復除。”

夏四月戊辰，下詔令說：“荆州雍州首倡義舉，實爲王業發祥之地。君子費心，小人盡力，應該加以酬勞奬賞，以報答他們的忠誠。凡是參加東征的各部隊以及歸附義軍的百姓，可普遍免除徭役。”

五月乙卯，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群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拒義軍。

五月乙卯，和帝乘車駕臨竹林寺禪房宴請群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的兒子蕭璝抗拒義軍。

秋七月，東軍主吴子陽十三軍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虜將軍王茂

秋七月，東軍主吴子陽十三軍援救郢州，駐守加湖。丁酉，征虜將軍王茂先擊敗了他。辛

先擊破之。辛亥，以茂先爲中護軍。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

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子虎牙爲徐州刺史。

九月乙未，詔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

冬十一月乙未，以輔國將軍李元履爲豫州刺史。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以黄門郎蕭澹行荆州府州事。丁巳，蕭璝、魯休烈降。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爲大司馬、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晋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甲戌，給大司馬錢二千萬，布絹各五千匹。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内殿。大司馬梁王解承制，致敬如先。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昺監南兖州。壬寅，以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遠游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緑綟綬。己未，以新除右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

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晊伏誅。戊辰，詔進梁公爵爲梁王，增封十郡。

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給梁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辛丑，鄱陽王寶寅奔虜，邵陵王寶攸、晋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伏誅。甲午，

亥，任命王茂先爲中護軍。丁卯，魯山城主帥孫樂祖獻城投降。己未，郢城主帥薛元嗣投降。

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投降。乙卯，任命陳伯之爲江州刺史，任命他的兒子陳虎牙爲徐州刺史。

九月乙未，詔令梁王如果能平定京城，可以自主相機行事。

冬十一月乙未，任命輔國將軍李元履爲豫州刺史。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去世，任命黄門郎蕭澹行荆州府州事。丁巳，蕭璝、魯休烈投降。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定。己巳，皇太后下令任命梁王爲大司馬、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照晋武陵王司馬遵直接秉承御旨的舊事，百官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蕭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任命司徒、揚州刺史晋安王蕭寶義爲太尉，領司徒。甲戌，賜給大司馬錢二千萬，布和絹各五千匹。乙酉，任命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

中興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當朝處理政事，進入内殿居住。大司馬梁王不再直接秉承皇帝旨意，但百官仍要像先前一樣向他表示致敬。己亥，委派寧朔將軍蕭昺監督南兖州。壬寅，讓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加予特殊的禮遇。己酉，任命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詔令大司馬梁王進官位爲相國，總管各類政事，同時任揚州牧，封給十郡作爲梁公的領地，可以備九錫之禮，加戴遠游冠，職位在各王之上，授予相國緑綟綬。己未，任命新任右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

二月壬戌，湘東王蕭寶晊受死刑。戊辰，詔令進封梁公爵位爲梁王，增封十郡。

三月乙未，皇太后下令給梁國五百萬錢，五千匹布，一千匹絹。辛丑，鄱陽王蕭寶寅投奔敵寇，邵陵王蕭寶攸、晋熙王蕭寶嵩、桂陽王蕭寶貞受死刑。甲午，命令梁王可在冠上裝飾十

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王子王女爵命一如舊儀。庚戌，以冠軍長史蕭秀爲南徐州刺史，新除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禪位梁王。丁巳，廬陵王寶源薨。

夏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外宮。丁卯，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于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冥數，徽名大號，斯爲幸矣。

贊曰：和帝晚隆，掃難清宫。達機睹運，高頌永終。

二旒，樹立天子旌旗，出入要清道警戒，乘坐金根車，駕御六馬，裝備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享用八佾樂舞，設置鐘虡宮懸。王子王女的爵位和等級待遇完全依照舊的禮制。庚戌，任命冠軍長史蕭秀爲南徐州刺史，新任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皇帝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禪位給梁王。丁巳，廬陵王蕭寶源去世。

夏四月辛酉，禪位的詔書傳到，皇太后遜位外宮。丁卯，梁王恭奉皇帝爲巴陵王，讓他在姑熟建宮室，使用齊的年號，一如從前。戊辰，巴陵王蕭寶融去世，終年十五歲。追尊爲齊和帝，安葬在恭安陵。

史臣曰：夏因爲桀而亡國，殷隨紂而覆滅，祭天改年號，照理也無法延續世運。然而皇天降符於其身，重興於西楚，暫時得到帝位，雖然是有定數，然而享有堂皇美善的名號，這也是萬幸了。

贊曰：和帝在齊末興起，掃除災難清理宫廷。通曉明瞭天機運數，永遠會受到贊頌。

南齊書卷九

志 第 一

禮(上)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并未詳也。吴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晋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晋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并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禄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群儒，其前史所詳，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録時事者，備今志。其輿

禮儀繁雜廣博，可與天地等量齊觀，治理國家設立國君，是人倫之始。三代遺留的文字，在經典誥命中很簡略，大概是秦末亡佚了。漢初叔孫通制訂漢禮，然而班固《漢書》的《禮樂志》没有記載。等到東漢洛陽時期，太尉胡廣撰寫《舊儀》，左中郎蔡邕著作《獨斷》，應劭、蔡質也都連綴記載時事，然而司馬彪的《禮書》没有采用。曹魏繼漢末大亂之後，舊的典章盡數毁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彙集創作朝廷禮儀，然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的著作都没有詳細記載。吴國是太史令丁孚修補漢代舊典，蜀國是孟光、許慈草創各類典制。晋初司空荀顗依照曹魏故事，撰寫《晋禮》，參考古今，代之以節制修飾，羊祜、任愷、庾峻、應貞都參予刪改彙集，編成一百六十五篇。後來摯虞、傅咸繼承此種創製，但還未完成，中原就淪陷了，現在摯虞的《决疑注》，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東晋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充輯録舊的文字，光禄大夫蔡謨又續修編輯朝廷舊事。宋初因循舊禮又加以改革，把事情委托給諸位儒生，那些過去史書詳細記載的，都不再重復記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要求制定禮樂，於是詔令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的禮儀，設立研究禮樂的學士及任所，設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書省派擅長書寫的弟子二人。於是彙集前代禮儀，撰寫研究五禮，即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因爲内容太多，不再記載。比如郊祭、廟祭、學校的儀式，冠禮、婚

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别篇。

禮、喪禮記載的禮節，事情有演變沿革，應當著録現代之事的，詳細記載在現在的禮志中。至於車輿旗幟，和過去的同異，另立篇目。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

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爲前式。

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

建元元年七月，主管官吏上奏説："郊祭、殷祭的禮制，不清楚郊祭應在哪年？又用哪些祖先配祀郊祭？殷祭又在什麽時候？没有郊祭之前能够先舉行殷祭嗎？明堂也應該與郊同年祭祀不？如果應當祭祀，又有没有配祀者？如果不祭祀，殿堂及任職僚屬的毁棄設置如何規定？"八座、丞郎、通關博士商討。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論説："今年七月應當舉行殷祭，明年正月應當舉行南郊、明堂祭禮，都是祭祀没有配祀。"殿中郎司馬憲議論説："南郊祭禮没有配祀，饗祠與過去相同；明堂祭禮没有配祀，應當廢除祭祀。至於殷祀可同在今年十月舉行。"右僕射王儉議論説：

依據《禮記·王制》，天子先舉行祫祭後舉行四時祭祀，諸侯先四時祭祀後祫祭。《春秋》載魯僖公二年祫祭，第二年春禘祭，從此以後，五年殷祭一次。《禮緯·稽命徵》説："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春秋經》、《禮記》所論述的禘祭、祫祭和四時祭祀，説得很詳細，早先并不以先殷祭後郊祭爲嫌忌。

至於郊祭配祀的重要，事情要根據王者創業的功績，因此杜林議論説"漢代帝業的崛起，并非得自堯，應當用高帝配祀天帝"。魏高堂隆建議用舜配祀天帝。蔣濟説"漢代時的奏議，説堯已經把帝位禪讓給舜，不能作爲漢的祖先，舜也已經把帝位禪讓給禹，不能作爲魏的祖先。現在應當用武皇帝配祀天帝"。晋、宋沿襲的即是前面的格式。

另查考《禮》以及《孝經·援神契》都説"明堂有五個房間，天子每月在某個房間聽朝治事，施行教化，祭祀五帝的神靈，用有功德的君主配祀"。《大戴禮記》説"明堂，是明確諸侯尊卑的"。許慎《五經異義》説"施布政教的宫室，所以叫做明堂。明

"布政之宫，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説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太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

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

堂，是興盛的樣子"。《周官·匠人職》説明堂有五個房間。鄭玄説"周人的明堂五個房間，帝是一個房間"。早先没聽説有文王的寢廟。《鄭志》載趙商問道"有人説天子廟的樣式像明堂，這是説明堂就是文廟嗎"？鄭玄回答説"明堂主要祭祀上帝，用文王配祀罷了，好比是郊祭天用后稷配祀"。袁孝尼説"明堂是效法上天的宫室，本是祭祀天帝，而用文王配祀，用其父配祀天是可以的，扯着天帝遷就人鬼，就是不義"。太元十三年，孫耆之建議説"郊祭用來祀天，所以用后稷配祀；明堂用來祀帝，所以用文王配祀。由此而言，郊祭的是皇天神位，明堂即是上帝的神廟"。徐邈説"既然説到配祀，就一定要有神主；郊祭是天壇，但明堂不是文廟"。《史記》説趙綰、王臧想建立明堂，在當時也没有郊祭配祀。漢又在汾陰設五處祭壇祭祀，就是五帝的祭祀，也没有郊祭的配祀。

議論者有人説舉行南郊祭禮的當天，已經祭上帝，如果又因爲没有配祀而特别在明堂祭祀，就是一天兩次祭祀，這對道義是個玷污。查考古代郊祭本不在同一天。蔡邕《獨斷》説"先在南郊祭祀，祭祀完畢，接着到北郊祭祀，再接着祭祀明堂、高廟、世祖廟，叫做五供"。馬融説"郊祭天帝的祭祀，都在夏曆正月，五氣行事，有的休止有的興旺，各在相應的時節，舉行四六郊祭，四季合成一年，功績勞作助以形成，也在這月一起總祭明堂"。這就是南郊祭祀、明堂祭祀不在一天的證明。近代予以簡省，所以明堂與郊祭同在一天，還没有繁雜玷污的嫌疑。爲什麽呢？因爲它們作爲祭祀雖然相同，祭祀的對象却不同。孔晁有言，説五帝輔佐天帝化育萬物，所以有配祀的禮儀，就是祭上帝。至於四郊和明堂，則是原本的祭祀場所，譬如功臣隨從帝王享祀，豈能就廢

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黄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

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潔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潔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

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并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詔“可。明堂可更詳”。

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

棄他們的私廟。况且明堂有配祀的時候，南郊也祭上帝，這就没有顧慮在同一天，現在爲什麽嫌棄在同時呢。另外《禮記》載“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在一年之中祭祀一遍”。《尚書·堯典》説“都是有秩序而不紊亂”。《詩經》説“尊顯恭奉上帝，懷有求多福之義”。根據這些意思，四方、山川之神，還是必須享祀，五帝作爲大神，在道義上是不能省略的。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用武皇帝配祀天，文皇帝配祀上帝，可見黄初年間的南郊明堂祭祀，都没有配祀。

另外郊祭的日期及犧牲的毛色，意見也多有不同。《郊特牲》説“郊祭用辛日，是從周開始的”。盧植説“辛的意思是使自己清新潔净”。鄭玄説“采用辛日，是人應當齋戒使自己清新潔净”。漢魏以來，有時采用丁日有時采用己日，然而采用辛日較多。查考典籍，辛日是恰當的。《郊特牲》又説，郊祭的犧牲繒帛應當采用正色。繆襲根據《祭法》，説祭天地用紅色小牛，是周王室所崇尚的，魏把丑月作爲正月，犧牲應是崇尚白色。《白虎通》説，三王祭天，一律用夏曆，之所以這樣，是因爲夏曆得到上天的運數。魏采用不同的曆法，所以犧牲的顔色不同。現在大齊受命於天，采用以寅月爲正月的曆法，郊祭宗廟祭祀采用的犧牲，一律依照晉、宋。

認爲應在今年十月殷祀宗廟。從此以後，五年殷祀一次。明年正月上辛日，舉行南郊祭祀。應該在同一天，回去祭祀明堂。另外利用第二個辛日，饗祀北郊。都没有配祀。犧牲的顔色，一律依照舊的典章。

詔令説“可以。明堂可另外詳議”。

主管官吏又上奏説：“明堂在禮中找不出明文規定，衹是以《孝經》爲準。私下探尋設立祭祀的本意，大蓋是文王作爲配祀時就祭祀，不作爲配祀就不祭。我們認爲既然配祀上帝，就要以

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説。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帝作爲神主。現在雖然没有配祀，也不應不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對禮儀每每有所折衷，他說‘郊祭是天壇，那麼明堂就不是文王廟’，這確實是明顯的證據。內外百官已經議定，如另加咨詢查訪，終究不會有不同說法。依據儒家和史籍，盡其一管之見。既然聖上旨意猶豫，諸位下臣不敢詳言，應當廢除還是設置，仰仗聖上裁定。”下詔說“依照舊制”。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更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這年秋天，主管官吏上奏說：“查考從前各代繼承帝位，有的仍舊因循前代的郊祭年次，有的另外開始，晉、宋以來，没有統一的做法。今年正月已舉行過郊祭，不清楚明年應舉行南北郊祭和明堂祭祀不?”依舊交由通關八座丞郎博士商議。尚書令王儉建議：

> 案秦爲諸侯，雜祀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

> 查考秦作爲諸侯時，雜亂地祭祀各方天帝，秦始皇統一天下，也没有確定的祠祀。漢高祖秉受天命，沿襲雍地的四畤又建造了北畤，開始祠祀五帝，但没有確定郊祭壇。文帝六年，根據新垣平提議初建渭陽五帝廟。武帝最初到雍地郊祭五畤，後來經常三年到雍地郊祭一次。元鼎四年，纔在汾陰設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設立太一祠，從此以後，兩年郊祭一次，與雍地分別祭祀。成帝剛即位，丞相匡衡在長安確定南北郊祭地點。哀帝、平帝之際，又恢復在甘泉、汾陰祠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請依照匡衡的建議，恢復在長安南北郊祭。光武帝建武二年，確定郊祭的地址在洛陽。魏、晉沿襲，全都依據漢代典制，雖然在時間上有所差別，但大多隔年舉行一次。至於繼承帝位的國君，參差不統一。應該有確定的制度。查晉明帝太寧三年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九月駕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年號就郊祭；簡文帝咸安二年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七月駕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年號也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二月駕崩，孝武帝繼承帝位，第二年改年號郊祭。這是晉、宋兩代明確的例證，勉强

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虔祭明堂，自兹厥後，依舊間歲。

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并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

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説》“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説，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爲允，謂

可依照。認爲明年正月應當享祀南北二郊，恭敬地祭祀明堂，自此以後，仍舊隔年祭祀。

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都贊同王儉的意見。下詔説“可以”。

永明元年應當舉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日之後，世祖想更改郊祭日期。尚書令王儉陳述：

查考《禮記·郊特牲》説“郊祭是迎着冬至日的來臨，隆重地報答天的恩賜，而以冬至日作爲主體”。《易説》“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曆”。盧植説“夏曆是在冬至後，《傳》説驚蟄舉行郊祭，就是這個意思”。那麽就是圜丘祭祀與郊祭各自舉行，互不妨礙。鄭玄説“以寅月爲正月，晝夜的劃分開始白晝變長”。王肅説“周於冬至日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穀物豐收”。《祭法》稱“燔柴於太壇”，就是圜丘祭。《春秋傳》説“驚蟄郊祭”，則是祈求穀物豐收。謹查檢《禮記》《春秋傳》二書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盧植、王肅二人的説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減省圜丘、祈穀之禮并入南北郊祭，即是現在的郊祭禮，用意在於報答天的恩賜，兼有祈求穀物豐收的意義，既然不全是爲了祈求農業豐收，何必非等到驚蟄。史官衹看到了《春秋傳》的意思，没有懂得《禮記》的含意。另外查檢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舉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舉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這些都是近代明確的例證，并不以先郊祭後立春爲嫌。如果有人認爲正月初一這一時間有所不便，那麽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親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禮重要，百官都要列席，雖然是在潔身清心的致齋之中，照樣舉行不會有疑慮。現在齋戒期内遇到初一，這就要遵照前面的例子。如果聖上之心恭敬有加，務求嚴格整潔，初一那天，可讓散官預設防備，凡是不參預致齋禮的，在止車門外

無煩遷日。

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

《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遍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

另立幃帳作爲官署，假如天色有異常，就排列在官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據實際情況予以允許，我認爲没有必要麻煩更換日期。

聽從了這個意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議："郊祭與明堂祭祀，本來不應在同一天。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祭禮完畢，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稱爲五供'。蔡邕所依據的也是如此。近代減省，所以郊祭與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應該有個定準。"

太學博士王祐建議："明年正月的第一個辛日，應當祭祀南郊，第二個辛日，舉行明堂祭祀，第三個辛日，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建議："漢元鼎五年，在辛巳日舉行祭禮，此後郊祭的日期，没有一點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禪，連帶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漢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國都舉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後漢永平以後，明堂建於國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個丁日，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雖然郊祭有確定的日期，明堂却還没有一定的時日。爲什麽呢？郊祭在丁日，社神祭祀在甲日，有定説就會遵從，如果經禮没有文字記載，就難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日，不在寅日丑日祭祀。而且禮規定的祭獻，没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漢代把朝拜太陽與報答上天恩賜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漢書》的五供，就應當先祭北郊，然後祭明堂。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獻，是不可以的。"

兼太常丞蔡仲熊建議：

《鄭志》説"正月第一個辛日，在南郊祭祀后稷，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宋代創建明堂，郊祭回來後就祭，這是采用《鄭志》的説法。這大概是作《鄭志》的人的錯誤，不是鄭玄的本意。鄭玄的話是説"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鄭玄注釋《月令》季秋大饗帝説"大饗，全面祭祀五帝"。又説"在明堂的大饗，用文王、武王配祀"。當時是

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在秋天，離驚蟄還早。另外《周禮·大司樂》記載“凡是舉行大的祭祀活動，都在當地住宿”。查檢在當地住宿的意思，是因爲日出舉行祭祀的緣故；如果天黑之後舉行祭祀，就無須預先在當地住宿。如果是日出舉行祭祀，怎麽會要等到郊祭回來。東京《禮儀志》中没有記載祭祀的時間日期，可是《鄭志》説“郊祭天帝供奉犧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八刻進獻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犧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七刻進獻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進獻奏樂，要等到郊祭回來。魏高堂隆上表建議“九日祭南郊，十日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廟”。查考高堂隆這話，是仔細研究時序而確定的制度，因此《周禮》、兩漢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禮記》在辛日郊祭，《尚書》在丁日祭祀，辛日丁日都合適，應該臨時謹慎選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建議：“《春秋傳》在正月第一個辛日郊祭，《禮記》也説在辛日郊祭，惟獨《尚書》説丁巳日郊祭供獻犧牲。先儒認爲早於甲日三天的辛日，晚於甲日三天的丁日，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規的郊祭之日，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許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應是郊祭明堂祭祀都舉行。”

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

司徒西閤祭酒梁王建議：“《孝經》鄭玄注説‘上帝也就是天的别名’。根據鄭玄的意思，帝和天説起來没有什麽區别。近代同時祭祀，也是很有根據的。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時用武皇帝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來配祀上帝，這就是遵照從前的規則行事了。”

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厘革。”

驍騎將軍江淹建議：“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説一天兩次祭祀就玷污了神靈，無須改正。”

尚書陸澄議：

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

尚書陸澄建議：

前人遺留的文字事實，存在於舊的書籍之中，郊祭宗祀地點相近，論情勢可同在一

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閒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

天。不能同在一天，説明意義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時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燒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還不在同一天，郊祭與明堂祭祀應當不在同一天，例證就更明確了。陳忠《奏事》説'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廟，十七日祭世祖廟'。仲遠的五祀，紹統的五供，和陳忠的這項奏議，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廟祭祀各在一天，摯虞《新禮》建議明堂與南郊祭壇相隔三處壇場，是禋祭天饗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證。另外上帝不是天，過去的人説得已經很詳細。現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應當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後。漢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備大駕，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車駕省去十分之二，現在祠祀明堂，不應配備大駕。

尚書令王儉議：

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宫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晋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并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

尚書令王儉建議：

西漢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東漢也不在同一天，魏、晋沿襲舊制，没有分辨異同，宋代設立明堂，衹是依據從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没有通曉祭祀天地的宗旨。爲什麼呢？郊祭壇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陽偏西，雖然奉祀有所根據，然而煩瑣簡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議，在情理上更有説服力。《春秋感精符》説"王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這樣北郊祭祀應在明堂祭祀前。漢、魏時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親自主持，晋泰寧年間有詔書，但未來得及遵行。咸和八年，北郊祭壇纔得以營建，太常顧和執意由皇帝親自祭祀。康皇年間，已經遵照采納。宋代沿襲，没有來得及改革。現在應該皇上親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個辛日祭祀皇天，第二個辛日祭祀后土，最後一個辛日祭祀明堂，皇

明堂降爲法駕。衮冕之服，諸祠咸用。

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

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閒，并無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爲退息，泰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群望。

詔“付外詳”。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帳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爲床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并同曇隆。

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

上都是親自主持。車騎服用的儀制，一律遵照漢制。南郊用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衮衣冠冕等禮服，各祭祀都用。

詔令説“可以”。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奏説：

我看見南郊祭壇場地周圍，永明年間建造了瓦房，式樣宏偉壯麗。查考經史，無所依據。翻檢《周禮》，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義，在南郊建祭壇，是就着陽位。所以要高大寬敞，貴在昭顯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氣物。自秦、漢以來，雖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壇場地中間，并没有另外建宫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國家是質樸虔誠尊奉上天，不樹立抬高自己，處事要兼通曠達，務求開明長遠。宋元嘉年間南郊祭祀，到時臨時設置小的幃帳作爲退下來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間稍加修繕擴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壯麗，前些年工匠終於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會在祭祀上天時昧心興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記》説“掃地祭祀，在於它的質樸；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没有任何修飾”，“以樸素爲貴”。我私下認爲郊祭應當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確謙恭肅敬爲宗旨。或許上可以得到上天神靈的准允，下可以滿足衆人的期望。

下詔説“交付外官詳議”。

國子助教徐景嵩建議：“我翻檢《三禮》，天地祠祀，南北郊祭，祇是明確祭祀選取的犧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没有記載國君休息之處的儀制。現在幃帳與瓦房的結構雖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應力求沿襲。”太學博士賀瑒建議：“《周禮》‘王祭上帝，擺放氈案，設置皇邸’。國家有變故而舉行祭祀，也叫旅祭。氈案，是在幃帳中用氈作床，没聽説在郊祭壇場設置宫室。”兼左丞王摛建議，掃地郊祭上天，認爲郊祭壇場没有建築房屋。都與曇隆意見相同。

驍騎將軍虞炎的建議，認爲“所施予的誠

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宫，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檐甍?”曇隆議不行。

樸，衹是在一個祭壇，漢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從竹宫望拜，休息的殿堂離壇場既然很遠，郊祭典禮完畢，旋即駕臨此處。瓦房與幃帳，無所謂簡慢”。祠部郎李撝建議：“《周禮》載‘凡是祭祀都要張開旅祭帳幕，陳設尸次’。有尸次就要有幃帳。仲師説‘尸次，是祭祀的尸所居住的更衣幃帳’。凡是有關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面，設立尸次的言論，理應與宗廟相關。古代就撑開帳幕，現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廟的旅祭帳幕，既然可以改爲房屋；郊祭的氈案，爲什麽不能轉變成房檐屋脊?”曇隆的建議没能實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

《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爲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晋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祈上帝百

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議雩祭依照明堂禮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説：

《周禮·司巫》説“如果國家大旱，就率領巫師歌舞求雨”。鄭玄説“雩，是天旱時的祭祀。天子對上帝，諸侯以下對上公的神靈”。另外《女巫》説“乾旱就歌舞求雨”。鄭玄説“讓女巫在乾旱時的祭禮上跳舞，是崇拜女陰”。鄭衆説“用女巫求雨”。《禮記·月令》説“命令主管官吏爲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於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樂舞。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卿、士中有益於百姓者的神靈，祈求穀物豐收”。鄭玄説“陽氣興盛就會長期乾旱。山川百源，是能够産生雲雨的地方。衆多水流産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嘆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説是在南郊祭壇的旁邊，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從鞉鞞到柷敔類樂器是演奏盛大的音樂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龍、后稷之類。《春秋傳》説龍出現時舉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應當在四月”。王肅説“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傳》説龍出現時舉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禮》是在五月裏寫明雩祭的意思”。晋永和年間，中丞啓奏，雩祭禮制是在國都南郊建壇，祈求上帝諸侯神靈，用八列六十四個童子跳舞，

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説，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别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歡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并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

歌唱《雲漢》詩，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報。當時博士建議，説原來有祭壇，漢、魏却另加探討。《月令》説“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就是大雩”。又説“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卿、士的神靈”。那麽大雩所祭祀的，衹應當是五精之帝罷了。勾芒等五位神靈，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據鄭玄的説法，應當在庭中配祀。鄭玄説“雩祭壇在南郊祭壇的旁邊”，而没分辨東西。據查有關地的法則是崇尚右，雩祭壇較郊祭壇地位要低，理應在左邊。應當在郊祭壇的東面，壇場的外邊建築雩祭壇。既然是祭祀五帝，那麽雩祭壇的形狀應當是圓的。查考雩祭壇的高度廣度，《禮記》、《春秋傳》没有明文，依據《覲禮》設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築祭壇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種玉器，禮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領諸侯親自禮拜，爲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體上可以仿照。就是説現在修築祭壇應當高四尺，其廣度應以四圈爲限，直徑四丈，周長十二丈，分四層。陳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禮儀。皇齊用世祖在明堂配祀五帝，現在也應當在雩祭壇配祀。古代初春時舉行郊祭祈求穀物長勢旺盛，初夏時舉行雩祭祈求雨水好，兩種祭祀雖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樣的。禮制中衹有冬至日回報上天，起初没有得到雨水後酬謝帝。現在雖然缺少冬至日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報答的禮儀，按理不容許另外有酬謝報答之類活動。禮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節省費用，周祭祀靈威仰像后稷一樣，各用一頭牲畜，現在祭祀五帝、世祖，也應當各用一頭牛犢，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禮儀。武皇帝時喪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樂。至於天旱時歌舞雩祭，大概是表達感嘆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歡樂，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讀祭辭，衹是祈求上天神靈恩澤罷了。禮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現在的女巫，都不練習歌舞，

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

臨時演練，恐怕無法儘快熟悉。依照晉朝的意見，使用童子，或許是一種適當的選擇。司馬彪《禮儀志》説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陰的意思。現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没有什麼改變。祭祀中歌唱的詩，以及各種供品，就讓主持者搜求置辦。

從之。

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没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邪？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廟乎！"詔"可"。

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衆人商議明堂祭祀，都主張用世祖配祀。國子助教謝曇濟建議："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莊嚴的祭祀。鄭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據二者共享奉祀。應當用祖和宗兩人配祀，讓文、武雙雙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認爲應當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議："周代的文王、武王還推讓后稷配祀上天，認爲文皇帝應當推讓世祖配祀帝。雖然是讓尊祖去配祀了，但對聖上父親也是個榮耀。"左僕射王晏的建議，認爲"如果采用鄭玄的祖宗是通稱，那麽生前建立功德，死後留下尊稱，歷代配祀帝的，何止兩位？現在祖宗配祀上帝，應准許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豈不變成了文廟！"下詔説"可以"。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

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議説：

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毁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并應不毁，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

根據《祭法》"有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嚳，以顓頊爲祖，以堯爲宗"。"周人禘祀嚳而郊祭稷，以文王爲祖，以武王爲宗"。鄭玄説"禘、郊、祖宗，是説祭祀時配祀。這禘是指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個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肅説"有祖宗之名的廟不毁棄"。如果真像王肅説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應該毁棄，爲什麽祇稱湯、契？况且帝王的後人還在，舜會寧願爲堯、顓頊立廟，可世間相沿祭祀他們了嗎？漢文帝用高祖配祀泰畤，到漢武帝設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個人兼做兩處配祀，有違於聖典。自漢明帝以來，没有再這樣做。所以明堂没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認爲先帝應將二帝列爲祖宗，爲高宗建新廟，與

文祖，尊新廟爲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世祖一起作爲一般配祀，以此申明聖主尊父之義。先帝相對於武皇帝，論倫常次第是弟弟，論道義尊卑是臣下，設配祀的位置，應該在世祖下面，二人并列，都面朝西。

國子博士王撝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兢》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

國子博士王撝建議："《孝經》'周公郊祭用后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没說武王。另外《周頌》'《思文》，是用后稷配祀天'。'《我將》，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關武王的内容，衹有《執兢》說'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廟祭祀武王詩，更知道明堂没有武王配祀。"

佟之又議：

何佟之又建議：

《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撝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

《孝經》記的是周公攝政時的禮儀，《祭法》記的是成王歸位後所實行的禮儀。所以《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另外孝順没有比用尊敬的父親配祀天更大的了，這說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難道能相對於成王說嗎？如果《孝經》所說的，的確是成王所實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說尊敬的父親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樂歌，《我將》是文王配祀明堂的樂歌。如果按照王撝的說法，那麼這二篇，都應該在成王歸位之後。請問周公祭祀后稷、文王，用什麼樂歌？另外《國語》說"周人禘祭嚳郊祭后稷，把文王作爲祖，把武王作爲宗"。韋昭說"周公時，把文王作爲宗，其後改爲把文王作爲祖，把武王作爲宗"。查考文王是因爲文治而被奉爲祖，武王因爲武功而被奉爲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鄭玄注釋《祭法》說"祖、宗說起來是相通的"。因此《詩經》說"昊天已有旨命，二后承受它"。注說"二后，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單個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鄭玄說"四季在國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氣，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順便祭祀一帝，則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賓客不容有兩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

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并配。

“泛”的意思，是指没有具體對象。既然禮儀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

參議以佟之爲允。詔“可”。

衆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見爲準。下詔説“可以”。

太祖爲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爲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爲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爲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爲便。”從之。

太祖做齊王，依據舊制設立五座宗廟。即位之後，設立七座宗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共是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自祭祀太廟六房，遵照禮儀，叩拜完畢，接着到昭后廟室前，根據禮數應當倚門而立，皇上内心猶疑，想讓廟裏的執事去做，又想讓諸王代替祝令在昭后廟室前執爵主持。向彭城丞劉瓛問這事。劉瓛回答説：“如果都不到昭后的神座前，我認爲太薄情。廟裏的執事就是代替皇上執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諸王不會願意代替他們。舊的廟祭儀式中諸王可以兼任三公親自主持，我認爲這樣比較合適。”皇上聽從了。

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毁廣陵府君。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毁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爲兄弟，不爲世數。

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畢，祔祭於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畢，祔祭於太廟陰室。太祖崩，毁掉廣陵府君神主。鬱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毁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陰府君。明帝即位，恢復原狀。等到明帝崩，祔祭於太廟，因爲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區分世次。

史臣曰：先儒説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毁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吴、蜀享祭，失禮已多。晋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爲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毁，則知不以元后爲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

史臣曰：先儒解釋宗廟的含義，根據高祖以下五代後親情斷絶，所以與自己有親情的祖廟有四輩。周代把后稷作爲始祖，文王、武王作爲遠祖，所以説周王立七個廟。夏禹没有始祖，商湯不把契作爲先祖，夏立五廟殷立六廟，其數字與此相符。漢代設立宗廟，違背經典古制。匡衡、貢禹、蔡邕等人，空有遷移毁棄的議論，長達四百年，竟然没有完善的制度。魏代初年，宗親之廟祇有四代，吴國、蜀國的宗廟祭祀，失禮的地方已經很多。晋采用王肅的意見，把文帝、景帝作爲一代，向上到征西，實際是六個廟。查考其用意，不區分兄弟長幼，應當是爲君主立廟，所以同輩可以在七廟相容。等到楊元后崩，征西的廟没有毁掉，就知道没把楊元后列入世次。宗廟

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説，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晋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有七座廟室，可神主之數滿八個。江左賀循提議以後，弟弟不繼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廟的世次必定限制在七輩，神主則没有一定的數字。宋代中央最初設立五廟，把臧后列入宗廟。依據禮義要求，宗親的廟也就是四個。在禮義上反而與鄭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説按照王肅的意見。自此以後，就沿襲舊的制度。夫妻是半道結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續的，好比是對下祭祀夭折的嫡子，與宗廟的數量無關，如果都到祖廟，禮義上没法解釋。如果照伊尹的話，一定要到七代，那麼兒子爲昭孫子爲穆，不列入婦人。如果依鄭玄的説法，宗廟有親人的稱謂，妻的意思是齊，豈能説是胡亂的祭祀。况且照閟宫的品德，周代七廟没有列入并不就是定數，楊元后享祀，晋代成爲八廟也没什麼損害。現在説的七廟，實際衹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國君，造福後世的制度不能完善。如果説太祖没有列入，那昭穆的數字如何維繼，因此禮官應該謹慎。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内，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采晋中朝《諒闇議》奏曰：

> 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逾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内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并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

宋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議："暫行制度：居喪期間，帝王不親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根據晋中朝《諒闇議》陳述説：

> 暫行法典實行之後，喪禮就被取代了，事情興於漢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喪，没有喪服之名，周王除去喪服，衹要舉行宴飲娛樂就會被譏笑。《春秋》的禮義，繼位的國君過年後即位，預告就要朝見天子聘問進獻，《左傳》説"凡是國君即位，卿要出訪各國，重申舊的友好關係"。又説"諸侯即位，小國要前來訪問，繼續結好示信，謀劃事情彌補缺漏，這是禮重要的内容"。至於居喪期間謀劃婚事，三年喪期未完就舉行禘祭，齊歸居喪期間仍舊打獵，杞公居喪不終止奏樂，都導致譏諷批評，應作爲明鏡引以爲戒。從這些記載來説，朝見、聘問、祭祀等典禮，哭完了之後就要準備舉行，婚姻、禘祭、打獵、奏樂等事情，三年之後再舉辦，通暢堵塞，興盛廢弛，各有緣由。又據《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都稱

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群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册，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即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袞襲衮，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并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簴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迹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

武王去世，成王繼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後，周公爲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會見諸侯，命令祝雍創作頌詞。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晉悼公"。平公即位之後，"更換喪服儆戒百官，祭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説，天子去世，國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廟的神主藏到祖廟中，這是禮。終止哭泣事情完畢後，各位神主仍遷回自己的廟"。《春秋左氏傳》"凡是國君哭泣完畢就要祔祭祖廟，祔祭祖廟之後要特别對其神主祭祀，在祖廟中蒸祭、嘗祭、禘祭"。先儒説"特别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廟寢中單獨用喪禮奉祀新去世的國君神主，不同於吉禮。在祖廟内蒸祭、嘗祭、禘祭，是終止哭泣事情完畢，各廟的神主，各遷回自己的廟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禮。三年喪期完畢，在祖廟中舉行吉禮的禘祭，升入諸位神主之列，確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這些意見，都寫在經典誥命，史册中很清楚，所以晉、宋沿襲，都遵照從前的制度，終止哭泣，因身負國家重任除去喪服，親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禮義，内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禮官提議，皇上不應親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喪三年的制度從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據《王制》聲稱"三年喪期内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舉行"。豈不知所謂從天子以下通行，本來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後脱掉喪服，因爲事情要權宜處理，放棄喪服穿上皇袍，奉祀盡孝應加以申明，"越紼"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終止之後，還有什麽"紼"可越？再依照范宣問難杜預，譙周論士人祭禮的意見，都不再是明確的根據。晉武帝服喪，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喪禮制，至於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爲由，没有馬上改變舊的制度。南遷江左以來，通儒碩學經歷得多了，但都謹守舊制不加改革，禮義豈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來

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說，公卿大夫，要親臨官署處理政事，新年伊始，要會見各國使節，雖然樂器停止演奏，可是懸挂樂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恒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迹被凡俗的禮制所貶抑，怎能說他們的內心能平靜，是爲了國家的緣故。宗廟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許其他祭事都籌備舉行，惟獨這一典禮廢棄呢？就是必須要廢棄祭祀，那應該三年一直空缺，然後恢復舊制，可是主管官吏整頓禮制，進退不一，更加違背典制初衷。我認爲應該依舊由皇上親自奉祀。

從之。

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麵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永明九年正月，詔令太廟四季的祭祀，進獻宣帝麵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蛋、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都是他們喜歡吃的。起先是世祖夢見太祖說：“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廟裏向我要吃的，可另爲我建祠廟。”皇上於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時回青溪宮舊宅，宅內合爲一堂，供奉二帝二后，犧牲服制，采用家人的禮儀。

史臣曰：漢氏之廟，遍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疏。重檐閟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君已上四世，別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輒祠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未成，親祠武帝於建始殿，用家人禮。世祖發漢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既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史臣曰：漢代的宗廟，分布在郡國，有所求饗祭祀已經褻瀆了神靈，依據情分又疏遠了。雙層房檐的祠堂陵寢，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議，認爲這是遷移毀棄。光武帝承繼漢王朝，南頓君以上四代，另外在舂陵祠祀。建武三年幸臨舂陵園廟就是證明。張衡《南都賦》說“宗廟肅穆幽靜”。從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臨章陵，就到舊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設立宗廟，都在鄴都。魏文帝黃初二年，洛陽宗廟沒有建成，親自在建始殿祭祀武帝，采用家人的禮儀。世祖生發漢明帝一樣的夢，開始在舊的宮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禮義上也與從前的制度相合，也是一時的盛事。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建議：“現在祭祀有生魚一條，乾魚五條。《少牢饋食禮》說‘主祭者獻上魚、臘、膚，用十五條鮒魚’。上邊既然說‘臘’，下邊必然是‘鮮’。其數字應該相同。稱‘膚’足以知道鱗皮沒有毀壞。《禮記》

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删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諲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

> 《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衮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

說‘用乾魚祭祀叫商祭，用鮮魚祭祀叫脡祭’。鄭玄注‘商，量；脡，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脡’的意思表現在完整。賀循《祭義》還是用魚十五條。現在鮮的就减省了，乾的全部用。我認爲應該乾、鮮各兩條，乾的稍微切斷頭尾，表示保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建議：“《禮記》稱崇尚玄酒加工腥魚。玄酒不能多，鮮魚照理應節省。乾魚五條，是因爲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徵五種等級的酒。現在要乾、鮮魚各兩條，禮義上没有依據。”何諲之的建議未能施行。

永明十年，詔令已故太宰褚淵、已故太尉王儉、已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已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祀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建議“功臣配祀，宋代屢次實行，查檢其中遺事，題名列位，都寫明封贈的官爵、謚號及名字，文中不稱神主，祇是設一個板。《白虎通》説‘祭祀有神主，孝子用它繫住自己的心’。據此而言，升入廟堂配祀，不容許有神主。宋時板的尺度，已不復存在，現在所製作的，大小厚薄像尚書召板，是爲了符合其本意”。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廟舊人也説見到的宋代功臣配祀座位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情見於《儀注》。

永明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陳述：“已故太子祔祭太廟，既然從前没有標準。查檢宋元后舊例，太尉行禮，太子與太尉一起跪拜。臣等商議，擬依照從前的制度。太常主持太廟神位，太尉主持祔祭禮，太孫跪拜，都與他一起，正式典禮完畢之後，在陰室的祭祀，太孫應該親自進奠。”皇上下詔説“可以”。

建武二年，主管官吏上奏景懿后遷入新廟的車服儀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説：

> 《周禮》中王的六等服裝，大裘等級最高，衮冕其次。五等車，玉輅等級最高，金輅其次。皇后的六等服裝，褘衣等級最高，褕翟其次。首飾有三等，副等級最高，編其次。五等車，重翟等級最高，厭翟其次。上

上，厭翟次之。上公無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内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并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并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

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并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

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宫，事光晉册。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

公没有大裘、玉輅，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褘衣，因此《祭統》說"夫人穿戴副及褘衣站在東房"。另外鄭玄說"皇后有六等服裝，衹是上公夫人也有褘衣"。《詩經》說"乘坐翟茀上朝"。鄭玄認爲翟茀即厭翟，是侯伯夫人入廟乘坐的。現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褘衣既然與皇后相同，那麽乘坐的重翟或許没有不同。况且景皇懿后在禮儀上處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而且晉朝太妃服飾的禮制，和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衹是没有五牛旗這點是不同的，她們的外侍官有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别跟隨在前部後部，與王相同；内官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儀仗與太后相同。另外魏朝的晉王，晉朝的宋王，都設置百官，仿效天子朝廷。至於晉文王去世還稱薨，太上皇稱崩，那是禮儀超出了王。所以前面商議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儀制，那麽侍衛隨從車駕都不能不同，皇后乘坐重翟，也是無可置疑的。查檢齊初神主遷廟，宣皇神主乘坐金輅，皇帝親自奉祀，也乘坐金輅，先去舉行完典禮，仍舊陪從神主到新廟，現在應當依照。

采納了這個建議。

永泰元年，主管官吏商議是否應到宗廟參拜祖先。尚書令徐孝嗣建議："繼承帝位的君主即位，都没有到宗廟參拜祖先的記載，宗族繁衍繼承祖業，纔有虔誠地謁見宗廟祖廟之禮。"左丞蕭琛建議：

我聽説恭敬地拜謁自己的祖先，這一禮義明白地寫在《商書》中，朝拜武宫，事情光大於晉朝史册。哪有登臨尊崇的帝位，承受天命繼承王業，却不虔誠覲見祖宗，來到太廟。《毛詩·周頌》篇說"《烈文》，是成王即位管理國家，諸侯協同祭祖"。鄭玄注說"新王即位，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禮祭祀祖宗，秉告繼承帝位"。另外一篇說"《閔予小

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焕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從五君，并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宫，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别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宫，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晋，支庶嗣位，并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爲獨修繁禮？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晋、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

子》，是繼位國君朝拜宗廟”。鄭玄注説“繼位國君是指成王。除去爲武王服的喪服，將要開始即位管理國家，朝拜宗廟”。如此看來隆盛周代法典，嚴明綱紀，身爲嫡子居於帝位，没有比得上成王的。另外兩漢由太子繼承帝位者，西京七位，東都四位，其中昭、成、哀、和、從五帝，都拜謁宗廟，有關内容載於漢代史書，其他惠、景、武、元、明、章六帝，前代史書没有記載他們拜謁宗廟的事，或許是史書偶爾有闕文，道理上没有其他解釋。議論者説皇上早在東宫做太子時，已經向祖先表示了敬意，終止哭泣之後，當即親自主持正常的祭祀，這就是在宗廟拜見祖先了，所以没有另外拜謁的禮制。我認爲不是這樣。作爲太子在東宫時，也隨從參加郊祭，如果説以前的虔誠可以代替後來的恭敬，新朝代創始，就無須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禮了。如果認爲親自主持正常祭祀後，再到宗廟拜見是重復，可是從漢到晋，庶子繼位，都到宗廟拜謁，既然同是有了祭禮，爲何祇有庶子繼位舉行繁雜的禮儀？而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年號後，拜謁宗廟，咸康元年加冕，又重新拜謁。時間上没有换君主，還不懷疑兩禮重復，何况地位上隔爲君臣，却祇用一次拜謁追祭禮敬。應當繼承遥遠的周、漢的盛大儀範，黜棄近代晋、宋的乖異禮儀，朝拜一次宗廟表現的誠信，會迅速傳遍萬國。

奏可。

奏議被許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内，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

永明元年十二月，主管官吏上奏：“本月三日，臘祭太社稷。一日日月相會，在齋戒期内發生了日食，不知道對社祭有没有妨礙？官署没有先例依照。”尚書令王儉建議：“《禮記·曾子問》‘天子舉行嘗禘郊社等五禮範圍的祭祀，簠簋等祭器已經擺好’，祇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喪事纔廢止。到正當祭祀的那天，發生火災以及日食就停止。查考擊鼓獻祭，由來久遠，可是簠簋等祭器剛擺好，没有問到。據此來説，齋戒第一天，趕上輕微的日食，就不應當廢止祭祀。另外初平

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

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内北墻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乃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邪？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

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

《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群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

四年，士孫瑞建議因日食廢止冠禮而不廢止郊祭，朝廷的議論采納了這一建議。王把天地作爲父母，郊祭社祭没有不同，這就是先例，我認爲不應廢止。"下詔說"可以"。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建議：

據《禮記·郊特牲》"社祭祭土而以陰氣爲主，國君面向南立在社壇北墻下，其意是對着陰面"。鄭玄說"答好比是相對"。"北墉，是社祠内的北墻"。王肅說："陰氣向北，所以國君面向南與之相對。答之就是與之相對的意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面向北設置神位，齋官面向南，是很清楚的。近代沿襲，帝社朝南，太社及稷壇都朝東，齋官的位置在帝社壇北，面向西，在神位背後行禮。又稱稷爲稷社，非常違背禮的本意。却不知在何時弄錯，追溯其中道理應當不久。我認爲皇齊改變前朝文物制度，禮樂都應更新，中原的神靈，没有比社神更尊貴的，如果仍舊沿襲前代的錯誤，恐怕有損盛大的典禮。認爲二社，說起其字義是不同，若論其神靈則是相同的，神位都應朝北。稷神如果朝北，就變成了相互背離。稷是百穀的總神，不是陰氣之主，應依照先前朝東。齋官站在社壇東北，面向南站立，東是上位；各位執事面向西站立，南是上位。稷依據禮没有異名，現在如果要尊崇，正可以命名爲太稷，怎能說是稷社呢？臘祭太社日期臨近，可依照所奏請的事情處理，改定禮儀制度。

儀曹稱治禮學士的意見是：

《郊特牲》又說"國君面向南，是與陽相對；大臣面向北，是與國君相對"。如果認爲陽氣在南，那麽神位應朝北；陰氣在北，那麽神位應朝南。現在南北郊祭，一律限定朝南，皇帝持黑瓚站在臺階東部面向西，由此知道祭壇與陰陽無關，設置神位又怎能拘限於南北。衆位神靈小的祭祀，大都限定面向南，供奉的時候，面向北行禮，大

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静使社稷别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鄗上頹基，商丘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并不同，仍舊不改。

佟之議：

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别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群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

概是想申明神靈的尊貴，表示追求陰幽的含義。魏秦静讓另外營建社稷，説自漢代以來，相沿朝南。漢離周年代隔得不遠，鄗城荒廢的房基，商丘殘餘的樹，應還有遺存，迷失祭壇方位，没到現在這様，博學的儒者知識通達，不認爲是錯誤。庾蔚之從前已有這種意見，後來徐爰、周景遠都有不同意見，仍舊没有改變。

何佟之建議：

提出的辯駁引述國君面向南與陽相對，臣下面向北與國君相對。敢問“答”的意思，是相對？還是相背？如果相背則在社神位面向南，國君也面向南，可以同提出的辯駁相符。《郊特牲》説“臣下面朝北與國君相對”。又成了國君與臣下相背。現在説國君朝南臣下朝北，如照前面解釋“答”的意思，那麼國君朝南就不能稱爲“答”，《禮記》怎能説祭社時國君朝南“答”陰面呢？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那麼國君也應當面向西，爲什麼在社祭時面向南？在效祭時面向西呢？我的解釋不是如此，《禮記》説，國君面向南與陽相對，這是表明朝廷集會的時候，昌盛的陽氣在南，所以國君面向南與之相對，猶如聖人面向南聽政，向着光明治理國家的意思，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陽呢？由此可知祭社時神位朝北，國君與之相對所以朝南；祭天時神位朝南，國君與之相對應當朝北。現在皇帝持黑瓚站在臺階東面向西，這大概是剛進入祭場的另外一個位置，不是應接相對時的位置。據《禮記》説“社祭爲的是神化地”。又説“社祭祭祀地而主陰氣”。又説“不聽從命令，在社壇處死”。孔安國説“社祭主陰氣，陰氣主肅殺”。《傳》説：“日食，在社祠擊鼓”。杜預説“是譴責各陰氣”。社祭執掌陰氣的强盛，所以朝北設置神位，以照其本意。其他的祭祀雖然也與土地祭祀同様尊貴，可是不具這種意義，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不能看到其他的陰祀神位不朝北，便説社祭神位應當朝

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後移宫南，自當如禮。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并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東向邪？

南。據《周禮》祭社時神位朝南，國君追求陰幽，應當面向北，可是《禮記》說國君面向南，這與相對陰氣的意思，追求陰幽的言論不違背嗎？魏臨時用漢的社壇，社壇、稷壇同在一處，共用一個門口，稷壇在社壇北面，都不是古制。後遷到皇宮南面，自當是遵照禮制。如果像秦靜説的這樣，就是顯示漢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可以看到漢代的舊事。當時祭社神位朝南，不知出自什麽史籍。就是依照議論者提出的秦靜所說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漢代舊的法度，漢代又是沿襲周代的成規，因而不用更改，那麽社稷三座祭壇，都應當朝南，現在爲什麽改帝社朝南，泰社及稷都朝東呢？

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佟之議乃行。

治禮學士又向何佟之問難，總共往返了三次。到建武二年，主管官吏提出："治禮學士没有明確的根據。"何佟之的建議纔實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説：

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圜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

據《周禮·大宗伯》"用蒼璧祭天，黄琮祭地"。鄭玄又説"都有犧牲繒帛，各依照祭器的顏色"。由此可知在圜丘祭天用黑牛犢，在方澤祭地用黄牲畜。《牧人》説"凡是陽祀都用騂牲畜，陰祀都用黝牲畜"。鄭玄説"騂，赤色；黝，黑色。陽祀，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廟祭祀。陰祀，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祭法》説"在泰壇焚燒木柴，是祭天；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是祭地。用赤色牛犢"。鄭玄説"祭地是陰祀，用黑色牲畜，與祭天一樣都用牛犢，所以連在一起説了"。由此可知這裏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現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另外明堂、宗廟、社稷祭祀都用赤色，與從前的禮制不符。另外鄭玄説"在明堂祭祀五帝，勾芒等配祀"。自晉以後，把圜丘并入南郊，因此郊祭壇陳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現在明堂祭祀五方之神，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北郊祭祀地祇，却設置重黎的神位，乖舛不一，恐怕有損盛大的禮典。

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

前軍長史劉繪議論説："《論語》説'牛犢是赤色而且長着整齊的角，即便不想用於祭祀，山川之神難道會捨棄它嗎'？不知道山川之神應當是陰祀不？如果屬於陰祀，那就與用黑色不符了。"

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説，豈不合符？"參議爲允。從之。

何佟之又發表議論："《周禮》以祭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祭山川爲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各依照其所處方位，因爲這些祭祀很重大，應當遵從本色。祭山川以下的祭祀，没有記載牲畜的顏色，因爲這些祭祀規模小，依照它們崇尚的顏色。這樣《論語》、《禮記》的兩種説法，怎麽不相符？"衆人商量認爲合適。采納了這一意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

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議説：

聽説凡是聖明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的，所以冬至日在圓丘祭祀天，夏至日在方澤祭祀地，春分日祭日，秋分日拜月，爲的是教誨百姓事奉國君的道理，教化下尊敬上的道義。所以《禮》説"王一定要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日爲兄，以月爲姊"。《周禮·典瑞》説"王腰插大圭，手持鎮圭，用五色絲繩繞五圈裝飾朝拜日"。馬融説"天子在春分日祭日，秋分日拜月"。《覲禮》"天子出東門之外拜日"。盧植説"朝拜日是在立春日"。鄭玄説"端應當作冕，朝拜日是春分的時候"。《禮記·朝事議》説"天子頭戴禮帽，手持的鎮圭，有一尺二寸，率領諸侯到東郊朝拜日，爲的是教導國民尊奉天尊"。所以鄭玄知道在這裏端是作冕。《禮記·保傅》説"三代的禮制，天子春天早晨祭日，秋天傍晚拜月，爲的是表明有所尊敬"。而没有説明所用的確切時辰。馬融、鄭玄説是用春分、秋分，盧植説是用立春日。我認爲日是太陽的精靈，月是太陰的精靈。春分時陽氣剛在上升，秋分時陰氣正向上長。天地是至尊，要在節氣開始時祭祀，所以在冬至、夏至祭祀；日月在禮儀等級上次於天地，所以在春分、秋分朝拜，有

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群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采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并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圓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

一定的道理和根據，這樣馬融、鄭玄的話就符合其本意。漢代是清晨祭日，傍晚拜月。魏文帝下詔說“《覲禮》中天子在東門外朝拜日，返回後祭祀上下四方神明。《朝事議》說天子頭戴禮帽，手持鎮圭，率領諸侯到東郊朝拜日。由此而言，大概在諸侯朝覲時，天子祭祀上下四方神明，因而率領諸侯朝拜日。漢改變了周的法度，各地王公不再進京朝覲，所以不再到東郊朝拜日，這是符合禮的變化。然而早晚常在宮殿下向東朝拜日，其禮儀太煩瑣。現在采用周代春分祭日的禮儀，減除漢代每日朝拜的儀式，又沒有諸侯朝覲的事，不去東郊祭祀，現在正殿就是舉行朝會儀式的場所，宜每每在春分之日於正殿祭日。至於祭月，其文不明。這事大家還沒有商議提出意見”。魏秘書監薛循請求發表意見說“過去朝拜日在春分，祭拜月在秋分。根據《周禮》朝拜日沒有固定的日期，鄭玄說要用春分、秋分，所以就施行了。秋分的傍晚，月多潛藏在東方天際，却向西方祭拜，背離實際太遠了。我認爲朝拜日應該在仲春的朔日，祭拜月應該在仲秋的朔日”。淳于睿反駁他，引用《禮記》的話“在東方祭日，在西方祭月，端正它們的位置”。《周禮》中在秋分日拜月，一直在歷代實行。向西拜月，雖然似乎背離實際情況，但也好比月挂中天却在坑穴祭祀，不再說是背離月亮。據《禮器》記載“劃分早晚必須依照日月的運行”。鄭玄說“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記載“大明生在東方，月生在西方，這是陰陽的區別，夫婦的分位”。鄭玄說“大明，就是日”。由此可知朝拜日向東，祭拜月向西，這大概是各依據自己的方位所在。好比天子東西巡游，可是朝廷的百官以及被授予官職的人，還是向北朝拜，怎麽能因爲背離實際就懷疑呢？我認爲魏代所實行的制度，非常符合禮義增删的本意。晉代初年毁棄圓丘方澤，停止了冬至夏至祭祀天地的禮儀，春分秋分朝拜日月的儀式，也被替

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服無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美，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實爲侵官，伏追慚震。

代失去了本意。江左南朝草創，舊的典章制度大多未能健全，宋代沿襲前朝，没能恢復古制。我們皇齊承受天命統治天下，禮典教化都要更新，我認爲應該讓盛大的禮典在昌盛的時代施行，春分日在宫殿庭院的西部，面向東朝拜日，秋分日在宫殿庭院的東部，面向西祭拜月，這就是所謂必須依照日月的運行端正方位的意思。使各地前來觀摩教化的人，没有不高興而且贊美的。天子祭天的禮服不裝飾旒藻，大概是依據上天極端質樸的本質，朝拜日不能像祭祀昊天一樣用質樸的禮儀，所以戴玄色禮帽裝飾三條旒。近代祭祀天，穿衮衣禮帽裝飾十二旒，極盡花紋色彩的美麗，這就是古今禮制的變化了。祭祀天與朝拜日，既然禮服應有所不同，近來天子在小型的朝見中，穿戴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這是本朝等級低於衮冕的禮服，我認爲應當穿戴這套禮服祭拜日月，它非常適合祭祀等級的依次降低。我不在禮局任職，輕率地上奏盛大的禮典，確實是越權，低頭追想起來極端慚愧。

從之。

皇上聽從了這一建議。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并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藉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

永明三年，主管官吏陳奏："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以祭祀先農，當天御駕親自耕田。"宋元嘉、大明以後，都是在立春後的亥日舉行，尚書令王儉認爲在亥日舉行籍田禮，經傳中没有文字記載，交給下面詳細商議。

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説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説，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兼太學博士劉蔓建議："《禮》記載，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在這月的吉日舉行祈穀禮，又選擇吉利的時日由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禮。盧植説禮中的辰、日是相通的，日，是從甲至癸；辰，是從子至亥。郊祭天是陽祀，所以用日。籍田禮是陰祀，所以用辰。陰祀禮卑下靠後，一定是居於末位，亥是辰的最末位，所以《禮記》稱元辰，注説吉亥。另外根據五行學説，木生在亥，在亥日祭祀先農，也符合其意。"

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説十二辰

太常丞何諲之建議："鄭玄注説'吉利的時日，大概就是郊祭之後吉利的亥日'。亥，是辰中的水位，凡是農墾種植，都存有濕潤之意。五

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殿中郎顧暠之議：

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説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睹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黄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

行學説認爲十二辰組成六個相合，寅與亥相合，正月在東郊耕田，是取月建與日辰相合。”

國子助教桑惠度建議：“查考鄭玄把亥日作爲吉利時日，陽生在子日，吉利起源於亥日，選取屬陽的吉日創造萬物，亥又屬水，代表十月，五穀依賴其滋潤而成熟。”

助教周山文建議：“盧植説‘元，即吉利。郊祭天是陽祀，所以用日。籍田禮是陰祀，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解釋元辰説‘日是干，辰是支，祭祀天用日，祭祀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建議：“《少牢饋食禮》説‘孝孫某某，明日丁亥，用年節禮祭祀皇祖伯某某’。注説‘未必衹有丁亥日，衹是舉一天來説明罷了。祭祀太廟的典禮在丁亥日，如果不用丁亥日，就用己亥、辛亥日，衹要有亥就可以’。鄭玄又説‘必須用丁、己，是取其美名，選用的是叮囑、改變的意思，都是表示尊敬’。如果這樣，丁亥衹是祭祀的日期，不是祭祀先農的專門日期。漢文帝在這天舉行籍田禮祭祀先農，所以後世的帝王相沿采用，没有别的意思。”

殿中郎顧暠之建議：

鄭玄稱是先舉行郊祭後的吉利時日，可没有説必須是亥日的理由。盧植清楚子到亥是叫辰，但也没有固定用辰的證據。漢代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禮，始自漢文帝，他的詔書説“農業是天下的根本，農事活動開始於籍田禮”。這衹是草就的詔令，没有發現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的吉日。昭帝癸亥日在鉤盾管轄的皇家游樂場地耕田，明帝癸亥日在下邳耕田，章帝乙亥日在定陶耕田，另外辛丑日在懷耕田，魏的烈祖照實寫明在辛未，不定在一辰，這是兩代的證明。推究晉的改變魏，宋的沿襲晉，正是信服鄭玄的意見，没有不同看法。班固排列亥位説“陰氣對應仲秋之月就應該收藏萬物，然而如雜有陽氣就會阻礙播種”。而且亥既然是屬水的辰，天性化育，播種要選取吉日，就是這個意思吧？班固排列丑位説“陰祀五帝輔助仲冬之

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還，酌舊用丑，實兼有據。

月渲泄氣息萌生萬物。”排列未位說“陰氣受命，輔助君主在五月播種萬物，使它們長大茂盛”。因此漢代更選，魏室改用，參酌從前的用丑，確實都有依據。

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相互商議奏請用丁亥日。下詔說“可以”。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别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太祖崩，乃止。

建元四年正月，下詔建立國學，配置一百五十位學生。其中有爵位樂於入學的有五十人。學生十五歲上學，二十歲回家，收取王公以下包括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别駕治中等、現在職以及罷職散官的子孫。選取的學生家離國都都不超過二千里。太祖去世，纔停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

永明三年正月，下詔建立學校，創建學堂，招收公卿子弟及員外郎的後代，總共配置學生二百人。當年秋季中期全都聚齊。主管官吏上奏：“宋元嘉年間的舊制，學生到校，先用釋奠禮祭祀先聖先師，另外有釋菜禮，不知道現在應當舉行什麼禮？用什麼樂和禮器？”尚書令王儉建議：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寧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儛六佾，以郊樂未具，故

《周禮》“春天入學，舉行釋菜禮，伴以樂舞”。《禮記》說“學校開學，頭戴皮弁舉行釋菜禮，表示敬奉道學”。又說“剛入學，一定要祭祀先聖先師”。中朝以後，釋菜禮被廢，現在所實行的，衹是釋奠禮。使用的樂器禮器，都没有明文記載。如仿效七廟祭禮就輕了，比照五禮就重了。陸納、車胤認爲宣尼廟應依照亭侯爵位的禮儀；范寧要依照周公廟，用王的禮儀；范宣認爲應當把他作爲先師，而不要作爲臣下，舉行釋奠禮那天，配備帝王專用的音樂。如此車、陸的主張就失之過輕，二范的主張又失之太重。喻希説“如果達到王的等級自己陳設禮樂，就是在最尊敬的場所濫行獎賞；如果要嘉獎、贊美先師，就是比附得不完備”。查考這一説法，符合情理。皇朝屈尊弘揚教化，用先師之位相待，如同上公，就事而言是恰當的。元嘉時建立學校典禮，裴松之提議應跳

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六佾舞，因爲郊祭的樂舞尚未齊備，所以權且演奏登歌。如今樂器已經齊備，應該三面懸挂樂器演奏，跳六佾舞，犧牲物品及器具，全部依照上公。

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這年冬天，皇太子宣講《孝經》，親臨釋奠典禮，御駕也親臨傾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

建武四年正月，下詔建立學校。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臺依照永明年間舊事廢除學校。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說：

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閒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

古代建立國家統治百姓的帝王，必定把教學放在首位，用來節制邪惡的情感，禁絶世俗的欲望，所以能教化百姓裁制風俗，養成良好習性。因此忠孝純一，信義形成，禮讓實行，尊重學校教育，其目標是相同的。因此成均鮮明地記載在古代典籍，虎門顯赫地記載在前代經典。陛下聖明敦厚，承繼大業，現在皇命已下，廢除學校的消息早就傳聞，恐怕觀覽國家盛德光輝的人，會有所議論。如果因爲國喪的緣故應當廢除，當年漢成帝設立學校，自元始年間，一百多年中，未曾有短暫的廢除，其間也有國喪。而且晉武帝去世時，他設立的學校還是保存着，這些都是前代不因爲國喪廢除學校的明確記載。永明年間因爲没有太子的緣故，廢除學校，這不是古制。查考國家設立學校，本意是興起教化導致國家太平，天子到學校咨詢商議，舉行祭禮。《禮記》說：“天子出征，接受祖先的旨命，接受學校擬訂的謀略。抓獲有罪的人回來，在學校舉行釋奠禮。”又說：“在太學設置三老五更之位贍養老人，天子袒露身體宰割牲畜，持爵獻酒，教育諸侯孝悌。”這學校是天子擁有國家的根基，或用其教化天下。所說的都是太學的事。現在所引用的太學并不是相反的證據。據我所見，現在的國學，就是古代的太學。晉代初年太學生有三千人，多了之後就會雜濫，惠帝時想分辨清楚，所以元康三年纔設立國子學，第五等官品以上的人能進入國學。天子離太學到國學，是爲了舉行典禮。太子離太

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巨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

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學入國學，是爲了以年齡大小相讓。分設太學與國學，這是晉代區別士庶，劃分貴賤罷了。然而貴賤士庶，都需要教育化成，所以國學太學兩者共存，不是因爲有太子所以設立。因此把學校的興廢繫在太子身上，這是永明時的重大失誤。漢代崇尚儒雅，幾次廢置刑法，可是還道謝居三老五更位的老人，是因爲進行教育的手段没有精深。古代的教育，家庭有私塾，黨有庠，術有序，國家有太學，用諷誦相互切磋。現在的學校非但不應廢除，還應更加崇尚教化之道，依據古代制度，讓郡縣有學校，鄉間實施教化。請交予尚書臺及太學、國學詳加審議。

主管官吏陳述。聽從了這一建議。學校最終没有能够設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禄贊冠。

永明五年十月，主管官吏上奏："南郡王蕭昭業舉行加冠禮，禮制中找不到從前的標準。"尚書令王儉建議：

皇孫加冠的事，歷代都没有規定，禮典中雖然有嫡子但没有嫡孫，可是帝王位居正統，向下延及五代。如今南郡王是皇太子所生，確實是國家的後裔，加冕典禮，應該不同於各位藩王。據《士冠禮》，'主人穿戴黑禮帽朝會禮服，主賓爲成年者戴上帽子，贊禮者爲其繫上帽帶'。鄭玄説'主人，是被加冠者的父兄'。查考這裏説父親及哥哥，就是表明祖宗的存在，父親不是作爲君主。《大戴禮記·公冠篇》説公舉行加冠禮自己作主人，四次加戴黑色禮帽，把卿作爲賓客。這是表明繼位的國君以及帝王的庶子不能稱是繼位者。《小戴禮記·冠義》説'在主人位上行加冠禮，是顯示被加冠者是傳宗接代的人。又在客位上行醮禮，三次加戴禮帽更顯示出尊貴，是勉勵其今後有所成就'。注説'嫡子在東階主人位舉行加冠禮，庶子在房内舉行加冠禮'。《禮記》又説'古代重視加冠禮，所以在宗廟舉行，爲的是卑下自己尊奉祖先'。根據如上記載來説，更和鄭玄注

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宫南門通箋。別日上禮，宫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釋《儀禮》的意思相合。因此中朝以來，太子行加冠禮皇帝親臨，由司徒爲他加戴禮帽，由光禄贊禮。諸王行加冠禮，則是由郎中加戴禮帽，由中尉贊禮。現在如果和太子的加冠禮相同，就太重了；如果依照諸王的加冠禮，就太輕了。另外《春秋》的意思，‘不因父親的命令推辭君主的命令’。《禮》載‘父親在此是兒子，君主在此就是臣下’。皇太子居於臣下、兒子之位，没有專擅禮儀的道理。南郡雖然處於藩國之位，但不同於其他庶子的封地，應該讓其禀承朝廷的旨命，略微表示在東階主位舉行加冠的禮儀。晉武帝下詔説漢、魏派遣使臣給諸王加戴禮帽，不是正規的古制。這大概説的是庶子、封王，應當依照公舉行加冠禮自己作主人的意思，至於國君的長孫，派遣使臣是可以的。應當派太常持節前往爲其加戴禮帽，大鴻臚作爲贊禮人，醮酒的禮儀，也由二人主持，祝酒、醮酒的文辭，按照經書《禮記》，另外撰寫，不依照藩國的常規禮儀。朝廷官員陪席拜賀，自然依照舊的制度。舉行典禮那天，朝廷内外二品以上的清官，都集中到止車慶賀，并且到東宫南門遞送賀辭。另外一天送禮，宫中大臣也要登門道賀，如同進獻臺省的禮儀。舉行加冠禮之後，限期拜謁宗廟，弘揚尊奉祖先的意義。這既然是大典，應該由通關八座丞郎并交給太學、國學詳細計議。

僕射王奂等十四人議并同，并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届眉壽，於穆斯寧。”

僕射王奂等十四人的建議都相同，并且撰寫了贊冠、醮酒兩種文辭。下詔説“可以”。祝辭説：“皇帝派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爲南郡王加戴禮帽。”祝文説：“占卜選擇日期、賓客，舉行加冠典禮。抛棄你年幼時的心志，從此成就德業。親近賢者任用能人，隆盛大的福惠。”醮酒辭説：“美酒已清，嘉肴已滿。兄弟都在，親善恭謹，做出表率。永遠長壽，和睦安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宫依禮止棗栗腶

永明年間，世祖因爲婚禮奢侈浪費，命令諸王納妃妾，包括皇上的御妻和六宫妃嬪，依照禮

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

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汚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實爲乖衷。尋婚禮實筐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鎖，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巹酌終酳之酒，并除金銀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熇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漸。

制祇陪送棗、栗、腵脩，加上香澤花粉，其餘的衣物之類都停送。即便公主出嫁，也祇是送禮給對方父母。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建議說：

作爲人倫的開始，沒有比冠禮、婚禮更重要的了，它們可以使儀表尊貴德業有成，締結兩姓歡好。世風因時代而興衰，古今有不同的準則，禮儀的繁簡，根據時代而有所不同。三次加戴禮帽的冠禮在士人庶民中已經廢棄，婚姻的六禮也祇局限在宮廷使用，雖然因襲不久，事情恐怕也難以馬上改變，可是大型禮典的關鍵之處，就是應繁簡適當。據《士冠禮》，三次加戴禮帽完畢，就要用醴酒寬待主持冠禮的人，寬待醴酒儀式祇有一次，所以醴酒文辭沒有二份。如果不寬待醴酒，那麼每加戴一次禮帽就要有醮酒儀式，所以醮酒文辭有三份。王肅說"寬待醴酒本是古制，這是很重的禮節，用時鮮的酒，這禮節就輕了，所以如此"。或是醴酒或是醮酒，意思不一致，這些都詳細記載在經書之中。如今君王加冠禮結束，祇是酌酒一次，可立即依照古制設醴酒禮。還用醮酒文辭，確實是違背禮的本意。查考婚禮是在筐裏裝上四個爵，加上兩個剖開的瓢，既有崇尚質樸的含意，又象徵離合的意思。所以用手抓三口飯就不再吃，接下來夫妻各用瓠瓜剖成的瓢飲酒漱口。先儒認爲婚禮是成就合好，事不過三，然後合用瓠瓜剖成的瓢飲酒。禮制先用瓠瓜剖成的瓢飲酒漱口，作爲第二第三，有違本意。另外《郊特牲》說"三王用陶器瓠瓜裝牲物"。說的是遠古時候，沒有夫妻共吃一盆牲物的禮儀，三王創造了它，用遠古的器具，是重視夫婦的初始。現在雖然用方樏表示節儉，可是更加背離古代典制。另外用鎖把兩個瓢連在一起，大概是出自近代的習俗。又另設花燭，費力雕飾，也有損從前制度。當今聖明政治日益隆盛，聲名教化務求整肅，那麼古代淳樸的世風，保留祭祀宗廟的生羊而愛惜禮義，歷代沿襲的制度，關係到治理國家的根本，嘉

禮實在重要，應該完備舊的制度。我認爲自現在的王侯以下，加冠禮完畢，舉行一次醴酒儀式，以此遵行古代的禮義。醴酒儀式就根據舊的記載，對事情是恰當的。婚禮也依照古制，用瓠瓜剖成的瓢盛最後用來漱口的酒，并且除去金銀鎖鏈，其餘的各種器物，都用陶器。殿堂人役手持燭火，完全可供燃燒之用，花燭奢華，也應當停止節省。或許去除浮華雕飾可以預期，風俗也會慢慢改變。

參議并同。奏可。

商量的意見一致。上奏被許可。

晋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内諱不出宫，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群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晋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旨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并，東宫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晋武帝太始二年，主管官吏陳奏，從前的事例是皇后的避諱與皇帝的避諱一起下達。詔令説，禮規定皇后的名諱不出宫内，是近代纔避諱的。建元元年，太常上奏議事朝堂的避諱原則。僕射王儉建議説："皇后的名諱依據舊的制度不確定避諱原則。禮規定天子諸侯避各位祖先的諱，臣僕既然有隨從致敬的意思，應當爲太常府君避諱。至於朝堂的題名榜，本來衹適用於天子，既然够不上追念尊奉，而禮衹施於三代，所以晋代的京兆，宋代的東安，都没有列入題名榜。孫毓的建議稱京兆位列正廟，臣下應當爲他避諱，可是没有上題名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建議東安府君的名諱應該上題名榜，何承天持不同意見，就是明證。"凡是有人名、地名觸犯太常府君以及皇帝、皇后名諱的，都要改。對宣帝的避諱相同。人名、地名不衹避諱一字，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因爲題名榜上有"之"字與"承"字并行避諱，東宫承華門也改爲宣華。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爲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鍾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

漢代末年，蔡邕編撰漢《朝會志》，最終没有完成。秦代人把十月初一作爲歲首，漢代初年相沿襲大宴賓客，後采用夏曆，但仍没有廢除十月初一的宴會。東漢以後，正月初一夜漏還剩七刻，鳴鐘接受拜賀，公侯以下拿着禮物來到庭院，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員進殿呼喊萬歲，然後奏樂宴飲。張衡賦説"皇帝車輿清晨起駕，日光升上扶桑"。可是雖説清晨起駕，也必須辨明

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并設也。漏未盡七刻，群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群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别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天色後纔好進行活動。魏武帝建都鄴，正月的宴會在文昌殿舉行，用漢代禮儀，又擺列百華燈。後來魏文帝因修建洛陽宮室，權且建都許昌，宮殿狹小，正月初一在城南設立氈帳宫殿，用青色帷幕作門，演奏音樂大宴賓客。後來還都洛陽，依照漢代舊制。晉武帝初年，重新制訂朝廷宴會禮儀，夜漏還剩十刻，在庭院點起火炬照明，群臣會集。傅玄《朝會賦》説“華燈猶如火樹，百枝熾烈輝煌”。這是因爲把魏代禮儀與庭院點火照明同時舉行。夜漏還剩七刻，群臣入殿道賀，還剩五刻，各就各位，等到夜漏流盡，皇帝出前殿，百官進賀，如同漢代禮儀。儀禮結束停止進入，群臣就座，稱爲辰賀。晝漏上到三刻皇帝再出來，百官奉獻壽酒，大宴賓客，演奏音樂，稱爲晝會。另外在黄帳外排列三十位女樂手，演奏《房中之歌》。江南多有憂患，不再舉行晨賀，夜漏還剩十刻，打開宣陽門，到天亮纔打開殿門，晝漏上到五刻，皇帝纔出來接受拜賀。宋代到十刻纔接受拜賀。其他升降跪拜禮儀，以及設立后妃、分封王公以下官爵、祠祀、夕牲、拜官授官、吊唁、祭祀，都有儀制，内容太多不再記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潔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爲大潔”。不見東流爲何水也。晉中朝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三月三日的曲水流觴之會，就是古代的禊祭。漢《禮儀志》説“三月上巳日，官民都到東流的水邊洗濯乾净，清洗自己消除舊病，是一次大的清潔”。没有記載東流的是什麼河。晉中朝載，卿以下至於庶民，都到洛水邊行禊禮，事情見於各《禊賦》以及《夏仲御傳》。趙王倫篡位，三日，在天淵池集會殺掉張林。懷帝也在天淵池集會賦詩。陸機説“天淵池南的石溝，引御溝的水，池西堆石成爲禊堂，横跨水上，流杯飲酒”。也没有説曲水。元帝又下詔廢除三月三日的游戲用具。現在相沿成爲各種游戲用具，雕琢玩弄技巧，歷代增減没有常規。

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潔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

史臣曰：考察禊和曲水，意思有矛盾。過去説陽氣播布流暢，萬物萌發，姑且洗潔自己。“巳”就是“祉”，意思是祈求福惠。另外一説，

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潔也，言自潔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爲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潔濯，浮酌清流，後遂爲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爲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説，於事爲當。

三月三日，清明節，將在水邊舉行儀式，祭祀祈禱豐年。應劭說："'禊'就是'潔'，意思是自我清潔。有人説漢代有個叫郭虞的人，在三月上辰日生了兩個女兒，上巳日又生了一個女兒，兩天中接連生的女兒都死了，當時的習俗認爲是大忌，百姓每到這天，都到東流的水邊祈福清潔自己，在清流中流杯飲酒，後來就形成曲水之會。"據考高后祈福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說"西北戌亥之位，磁石顯示墜落。蝦蟆吐瀉，庚辛地域"。就是曲水之會的象徵。現在根據禊禮就是曲水會的事，應該在永壽之前已經有了，祈福消災就不可能在高后之後，祈求農業豐收的說法，對事情是適當的。

九月九日馬射。或説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准。

九月九日舉行馬射。有種說法，金秋時節，講演武藝，練習射箭，像漢代立秋的禮儀。

史臣曰：考察晉代中朝時元旦朝見群臣，設卧騎、倒騎、顛騎等項目，從東華門往神虎門奔馳，這也是角抵之流的雜技游戲。宋武帝爲宋公時，在彭城，九月九日出行到項羽戲馬臺，至今沿襲，作爲舊的制度。

南齊書卷十

志第二

禮(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寧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從之。

建元四年，高帝的陵墓，昭皇后應遷殯祔葬。祠部疑問是否應舉行祖奠、遣奠、啓奠等祭奠以及九飯禮儀？左僕射王儉建議："像大殮一樣祭奠。賀循說'祔葬帝王陵墓的墓都舉行祭奠，就像安葬前在廟朝舉行的禮儀'。范寧說'將要鑽土下棺時舉行祭奠'。雖然不稱她爲祖，但不能没有祭奠。"采納了這一建議。

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廟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范寧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晋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主管官吏又上奏："昭皇后的神位在宗廟，現在遷殯祔葬，在宗廟虞祭安慰神靈，神位既然已經安置在宗廟，改葬遷靈，豈能虞祭？鄭玄注釋改葬說'從祀宗廟的廟，禮儀應該與祔葬陵墓的墓相同'。事情怎能容許不同！前代說應當没有虞祭。"左僕射王儉建議："范寧說'下葬一定要有魂車'。如果不是爲了回歸，神靈將停駐何處？世間改葬，都是就近墓地祭祀神靈，怎能不舉行祭祀而毀棄呢？賀循說：'鑽土下棺之後，在墓地祭奠，完成葬事'。雖不是正式虞祭，也要粗略相似。晋代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都有虞祭。現在舉行虞祭没有什麼可疑慮的。"采納了這一建議。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宫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屬假，朝晡臨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去世，前宫的官員對應服何種喪服有疑問。左僕射王儉建議："《禮記·文王世子》'父親在此是兒子，國君在此就是臣下'。而且漢魏以來，太子宫僚齊備，奴僕的禮節，具體講是服三個月喪。從前庾翼妻子的喪事，王允、滕弘説府中衙役應該服妻子去世的喪服，何况作爲臣下禮節的重要呢？應該依照禮制爲舊君的妻子服齊衰三個月，有官職在身的，都

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箋表，不得奔赴。”從之。

應當請假，早晚前往哭吊的事，都由東宮承擔。現在遠方没有任職朝廷的臣下，在任職的官署服喪兩天半，仍舊穿喪服行喪，派人送上哀悼文書，但不能趕赴奔喪。”采納了這一建議。

太子妃斬草乘黄，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

太子妃享受的喪服是斬衰，使用乘黄，商量爲她設立銘旌。僕射王儉建議：“禮制，塗棺之後，祝把銘旌放在靈柩的東側，大殮完畢，就應該立在西階的東側。”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又用幾翣？”僕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宫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效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别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翣自用八。”從之。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去世，樹立九旒的幡旗。主管官吏又請示：“舉喪日樹幡旗不？如果樹幡旗，應該裝飾幾條旒？以及上面怎樣畫龍的升降？又用幾種棺飾？”僕射王儉建議：“旒本是顯示等級的禮儀飾物，與喪事無關，如今公卿以下，平常没有機會顯示禮儀等級，所以纔在喪事中樹裝飾旒的幡旗。東宫太子按品級享有與上公同等的禮儀，太子妃與太子一體，按道理禮儀不容有區别，没有緣故不與常規相同，另外樹立喪事幡旗。大明舊的事例，是不經過詳細計議，就草率地實行。現在應當考核禮典，不能再仿效沿續錯誤。吉禮的隊列自有桁輅，凶禮另有幡旗，如再樹立裝飾旒的幡旗，放在什麽地方？棺飾自然用八種。”采納了這一建議。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顔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主管官吏上奏：“大明舊的事例，太子妃的宫中有石刻墓志。大家議論墓志銘不是出自禮典。近代宋元嘉年間，顔延創作王球墓志。歷代世族都没有碑文，所以用墓志紀念功德。自此以後，王公以下，都遵照采用。太子妃身份重要，禮儀不同於一般人，既然有了哀策，我認爲不需要墓志。”采納了這一建議。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并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

主管官吏上奏：“穆妃喪禮卒哭之後，神靈還在途中，遇到初一、十五，是否應當舉行祭祀？”王儉建議：“既然已經舉行虞祭卒哭，在宗廟祭祀，本來就是用祭祀排列昭穆，不全同於卒哭之後的日常祭祀，所以有初一、十五的祭祀。藩屬國不依照臨時制度，宋江夏王妃的喪禮卒哭儀式之後，初一、十五舉行祭祀。帝室既然通過卒哭儀式解除了喪事，没有理由還有初一、十五的祭祀。靈位雖然没有進入宗廟靈堂，然而船舫之中實際成了臨時的宗廟，好比桓玄以及宋高

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從之。

祖時長沙、臨川二國，都有遷移宗廟的禮儀。豈還能説靈位在途中，就舉行殷祭？由此而言，初一、十五不需要再舉行祭祀。宋懿后當時的喪事没有提到這事，更可知道當時的意見。”采納了這一建議。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不？”

建元三年，主管官吏上奏：“皇太子的穆妃在去年七月去世，當年閏九月。不知道應把閏月算爲月數？還是應把閏月附在正式的月份後？如果在月數裏計算閏月，南郡王兄弟就應在這年四月的最後一天舉行小祥禮，對於該月舉行祥祭，是否有疑問？”

左僕射王儉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期喪，歲數没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吴商云“含閏以正期，允協情理”。今杖期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没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

左僕射王儉建議：

一年三百六十天，《尚書》有明確的解釋，文公納聘禮娶親，《春秋》加以嘲諷。《穀梁傳》説“時分積累形成閏月”。《公羊傳》説“上天没有這個月”。雖然如此，《左傳》認爲告朔是符合禮的。因此先儒都説三年服喪期，年數包含了閏月，服喪期在大功之下，閏月算爲月數。閏月，是各年多餘的日子積累而成，相當於不正常的月份，所以吴商説‘把閏月包含在正常的一年之中，符合情理’。如今服喪一年使用喪杖的喪禮，雖然在十一個月後舉行小祥儀式，但是祥祭縞服，必須在一周年時服用。凡是喪期削減一年的喪禮，要效法正規的喪服制度。祥祭與縞服相距二月，喪期削減一年的小祥禮，也要按照此理。再者從名義的角度要求，小祥禮本來就以一年爲限，據倫理事例考察，那麽相距必須是兩個月。現在因爲喪期削減一年而先舉行祥祭，不能説這祥祭不是在一周年，事情既然屬於同一律條，情理上也就没有不統一的，年份包含閏月的道理，自然不言自明。假使祥祭在這個晦日，那麽距縞服禮三個月，依照正規事例，更是講不通。我認爲應當等到五月的最後一天再舉行祥祭。這是國家重大的禮典，應該共同仔細商議。與通關八座丞郎一起，研究異同。

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

尚書令褚淵反駁王儉説：“喪期削減一年的禮制是用健在的尊親抑制對死者的感情，所以祥

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期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不可？"

祭縞服禮制完備，可是不明確年月。如今在十一個月後舉行祥祭，可見是遵照期服喪制。既然用月數計算，就應當計算閏月而完成典禮。如果仍把閏月包含在一年之中，那與喪服制度有什麽不同。懷疑的人正是因爲祥禮期限應當計算閏月，所以月數有差别。積累剩餘時分形成閏月，是曆法天象所弘揚的。計算月數時把閏月計算在内，所以有剩餘的月，計算一年包含閏月，所以導致堆積。符合情理順從禮制，有什麽不可以？"

儉又答淵難曰：

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期，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期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没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記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期則没閏，初不復區别杖期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别數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於緌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

王儉又回答褚淵的辯駁説：

一年包含閏月的意思，是通達的儒者所難以接受的。祥禮本來應在一周年舉行，因喪期削減一年而未成。就事而言名義及事情本身都得以保存，就哀悼而論情感没有什麽差異。從迹象上雖然是計算月，可按道理實際是計算年，閏月是年份剩餘時分的積累，所以應當包括在一年之中。一周年兩次祥祭，由於活着的尊親所以削減喪期，祥祭期限不計算閏月，就像計算年所表明的，縮減、延伸兼而著明，兩種禮制都實行。經書傳記的本意，就在這點吧！假使五月舉行小祥禮，六月就閏月，那麽祥祭距離縞服，事情分在兩個月，這就是十一個月像一周年前，兩個月放在一周年後，名稱有自己的分區，不能混雜。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衹寫前一個月，本不説閏月，這又符合上文的明確含義。鄭、射、王、賀衹是説一周年喪期包含閏月，本來不再區别杖期之内的祥祭，認爲不需要再説。成休甫説"大祥禮之後舉行禫祭，有閏月另外計算"。表明杖期内的祥祭，不能與服喪後期相比。既然像那樣施恩，照例就應如此。

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

褚淵又依據舊的禮義問難王儉十幾次，王儉就事加以解釋。

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

祠部郎中王珪之的意見，説："喪禮碰到閏月的處理，服喪在功、衰以下，小祥禮趕上閏月，就略而不説。現在雖然減除一年喪期，祥祭的名義還存在，不同於其他的喪服等級。把閏月計算爲月數，有辱追念敬慕先人的心，把遠當作

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詔“可”。

近。日既然有剩餘時分，閏月又不是正式的月份，包含在一年之中，健全禮制，在情理上是可以的。僕射王儉的意見，論據詳明廣博，應敬加附和贊同。現在司徒褚淵開始雖然疑問辯難，又經過往返問辯，還未同意王儉的意見。應依舊由八座丞郎共同集思廣議爲是。在來年五月最後一天舉行小祥禮，祥祭、禫祭自然依照正常的期限。上奏御覽，頒布内外。”下詔說：“可以。”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左僕射王儉：

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堊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

儉曰：

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吉蠲長絶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宫之義。設無異宫，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

爲皇太子穆妃服喪，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請教左僕射王儉：

中軍南郡王舉行小祥禮，是否應該等聞喜公一起？穆妃七月二十四日去世，聞喜公八月發喪，計算小祥禮十一個月的期限，應該在六月舉行。南郡王以爲應當同在六月，那麽大祥禮再推延一個月，應當在八月，不再是正規的月數，衹在於保存親情之義，如果分別舉行祥祭，倚廬、堊室相隔，黑白喪服混雜，不知是否當有這些疑慮？

王儉說：

發送死者有終了，恢復正常生活有節度，遥遥無期不是喪服制度所申明的，祥祭縞服明確表示了喪事的終結。相互等待的意思，經傳中没有記載。世人多以爲倚廬堊室衰麻喪服，不應該有區別，所以相隔一二個月，有的就推延到一起舉行。這就是所謂放任情感徑直行事，没有通曉禮的本意。從前撰寫《喪記》，曾經闡述過這個意思。從遠方歸來奔喪的人，自然是有事耽擱而未能趕上祥祭，住在家中的兒子，有什麽理由不更换喪服。禮經中有除去喪服歸來祭祀的，這是經傳遺存的記載，是不必等到一起的明確證據。假如應當等到一起祥祭，那麽相隔經年，也必須要等到一起，就會終生披麻戴孝，宗廟長期得不到祭祀，這是不可以的。假如説不應當等到一起，那麽旬月的間隔，也不容許推延。爲什麽呢？禮制區分倫次，禮義不是白設的。現在間隔長的不等到一起，間隔短的必須等到一起，既違背禮的規定，而且用心也一無足取。假如顧慮兄弟住

家之人，再期而毁。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

在一起，吉禮凶禮混雜，那麼古代有兄弟各有宫室的説法。如果没有不同的宫室，那麼從遠方歸來的兒子，自然應當另外開一個門，履行完喪禮儀式。祭奠靈位，是隨住在家中的人，兩周年之後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奔喪禮》説“在官位者不祭奠”，鄭玄説“因爲死者的靈魂没有在這裏”。不能及時聽説噩耗，確實因爲身在遠方。在官位不祭奠，更有可以心安的理由。這些自然都各有緣由，與嫡子庶子無關。庶子在家裏，也不需等待嫡子。何况太子妃是王室嫡系，中軍處於嫡長子重位，朝廷又施行從權的禮制，進退之禮就更没有什麽可顧慮的。我認爲不應當等到一起舉行祥祭。中軍舉行祥祭縞服的那天，對聞喜公衹是表示哀悼而已，不接受吊唁。等到忌日换上喪服，兄弟也應當聚到一起表達追念之情，不接待客人。這是國家的大典，應當由通關八座丞郎共同研究同異，然後上奏皇上。

司徒褚淵等二十人并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司徒褚淵等二十人都同意王儉的意見，請求作爲永久的制度。皇上下詔説“可以”。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輕微疏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宫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帢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宫官同。”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去世，南郡王聞喜公的臣屬對爲主上母親服喪有疑問。王儉又建議：“《禮經》‘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之喪’，先儒説‘庶人在官府就好比是府史之類人’。另外諸侯屬下大夫的妻子要爲諸侯的夫人服七個月的繐衰，此制輕微疏遠，所以不能盡禮。現在皇孫自然是藩屬國的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的嫡子之妻。宫中臣下都能够作爲諸侯妻子盡禮，王國官員怎敢衹是表示對夫人的禮敬。應當穿單衣、戴白便帽、扎素帶，在中門外就哭，每次哭吊都要進去，與宫中官員相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群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右僕射王晏等人上奏：“據《喪服經》‘爲國君的父親、長子服喪，都是服齊衰一年’。現在既然天子不用服喪三年，衹服喪一年，群臣應該降一等，就應當服大功之喪。九個月的功衰喪服，是爲兄弟服喪，不能够服尊者之喪。我們共同商議，認爲應當加重喪服等級，減少月數，都服三個月的齊衰。至

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期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并不得服。”詔依所議。

於太孫已經明確要服三年喪，南郡王的臣屬，應當服一年齊衰之喪。臨汝公、曲江公既然不是嫡系，就不用在宗廟中立已故太子的神位，二公的臣屬，都不用服喪。”皇上詔令就依照所議定的。

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停便。”

又上奏：“案查《喪服經》雖然有‘國君的妾爲國君的長子服喪依照國君行事’，兩漢以來，這一禮制長期廢棄，請沿襲從前的做法，不再實行古制。”皇上下詔說：“既然長期廢棄，停用爲便。”

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期，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并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期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又上奏：“據在下查考，皇上在文惠太子一年的服喪期内不演奏音樂，雖然對諸王本來也是服一年喪，然而太子是宗廟正統，在喪服上應該相同，除掉喪服，可以奏樂嫁娶的時間，就應當一致。我們認爲對太子、諸王誠然都是用的嘉禮，但輕重有所不同。娶婦盼子嗣，事情并非全都吉祥，三日不奏樂，禮中有明文記載。宋代一年的喪期降爲服大功，婚禮廢除音樂，表明私情，與前代典制相通。”皇上下詔說“依照你們的意見”。

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宫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又上奏：“根據禮，祥祭除去喪服都在當天晚上換衣服，第二天早晨纔舉行祭祀。查考連續幾代都是臨舉行儀式纔更換衣服，與禮不相符。現在東宫因公除去喪服的日期，如果依照前例，皇太孫的喪服要在臨舉行典禮時改换。我們共同商議，認爲要先哭吊完畢，然後祭祀。應當因公除去喪服的，都在自己府第改换衣服，然後進去哭吊，行奉祀撫慰之禮。”皇上下詔說“可以”。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胤堯，及放勛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晋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江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

建武二年，會見群臣，當時世祖的喪期没有完結，朝廷對是否奏樂議論不決。祠部郎何佟之建議：“當年舜在堯的祖廟繼承帝位，其意義不是作爲堯的後嗣，等到放勛逝世，禁絶三祀。近代晋康帝繼承成帝皇位，當時也不奏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的服喪期未完，當時江充建議説，古代帝王承續帝位，雖然有繼承父位、兄位的不同，然而禮的輕重是相同的。”采納了這一建議。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

建武二年正月，主管官吏因爲世宗文皇帝在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是第二個忌日，二十九日大祥禮，三月二十九日祥禫禮，天子以及群臣表露

及群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二學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爲："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撝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説。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群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吊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議："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實緣於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己則事虛。聖上馭宇，更奉天眷，祇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設。"太學博士崔惲同陶韶議，太常沈俁同李撝議，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曇濟議。

哀悼的禮儀，應該有一定的標準。下達太學、國學及八座丞郎商議。博士陶韶認爲："名稱確立意義就會産生，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文帝爲嫡系祖宗，排位昭穆，祥禮、忌日、禫禮當天，皇帝應穿祭服，出太極殿致哀，百官也穿祭服列位相陪。"太常丞李撝建議説："查考尊號既已追封，喪服就應依照正式規定，但是已經遵從臨時制度，所以没有提到苴杖。至於其功德既然可與鑽木取火相比，天地也爲之變化，怎能不受感動。而且晉景獻皇后去世，群臣用對諸侯妻子的禮儀服喪。追尊的皇后，都要享受皇后的禮儀，追尊的皇帝，自然應當與皇帝享受同樣的禮儀。雖然爲臣爲子服制相同，然而禮隨着時代而變化，天子猶如飛龍中興朝運，不是用武力成事，按道理没有必要改變日常服飾。衹是帝王爲國家表率，也應當穿哀悼禮服出正殿表示悲痛，百官痛哭，一切依照常規禮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建議："喪禮制度，分爲兩個部分。虞祭祔祭是表現追念亡者的感情，小祥是克制生者的禮儀，這大概就是至深的親情可以表露，極度的痛哭也要抑制。文皇帝雖然没有作爲國君施行德業，教化百姓，但追尊爲至高無上的皇帝，確是緣於其天性。現在説到臣下應遵守的禮制没有實際内容，議論到自己事情也是虛的。聖上駕御宇内，更承受上天眷愛，祠祀七代宗廟，不是依照夏商周三代，所以周年忌日及祥祭、禫祭，没有先例仿照舉行。"太學博士崔惲贊同陶韶的意見，太常沈俁贊同李撝的意見，國子博士劉警等人贊同謝曇濟的意見。

祠部郎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曆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宗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弘追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

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説："《春秋》的意義，臣子繼續君主宗親的事業，雖然恩義有别，但用的禮是一致的，都爲的是敦厚孝敬的感情，加重有關喪服的禮義。皇上雖然上繼高皇帝，曾經北面爲臣，但現在秉承天運統治天下，教化百姓，凡是父親、老師、國君的恩情，照理不容更替。我認爲世宗的祥祭忌日，皇上應穿哀悼禮服登上殿堂，群臣共同致哀，事情完畢，百官到宣德宮祭拜上表，還要到陵園致哀，弘揚追念思慕之義。"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贊同何佟之的建議。皇上下

詔説“可以”。

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吊。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於宫門變戎服，著衣帢，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海陵王去世，百官集會致哀，當時實行戒嚴，朝廷議論對穿軍服赴會猶疑不决。祠部郎何佟之建議：“不能穿羊羔皮衣、黑色帽子吊唁。照理不允許穿軍服参加喪禮。宋泰始二年，爲孝武帝舉行大祥禮那天，當時百官進宫哭吊，都在宫門口换下軍服，穿上便衣，哭吊完畢出來，仍舊穿上軍服。”采納了這一建議。

贊曰：姬制孔作，訓範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彝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社廟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爲盛德，戒在先亡。

贊曰：周公、孔子制作禮儀，訓示規範百王。共有三千之數，禮、義、廉、耻得以伸張。增减法度，興廢憲章。軍隊典禮國家祭祀，社稷宗廟郊祭學校禮儀。冠禮婚禮朝會禮，喪服標志凶喪之禮。國家保存是因爲有大德，從前的亡國要引以爲戒。

南齊書卷十一

志第三

樂

南郊樂舞歌辭，二漢同用，見《前漢志》，五郊互奏之。魏歌舞不見，疑是用漢辭也。晉武帝泰始二年，郊祀明堂，詔禮遵用周室肇稱殷祀之義，權用魏儀。後使傅玄造《祠天地五郊夕牲歌》詩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使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神歌》詩三篇，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采用，請敕外，凡義學者普令製立。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删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删纂雅樂。詔付外詳，竟不行。

群臣出入，奏《肅咸之樂》：

夤承寶命，嚴恭帝緒。奄受敷錫，升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域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此下除四句。皆顏辭。

牲出入，奏《引牲之樂》：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教國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潔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祜。此上四句，顏辭。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

南郊祭天樂舞歌辭，兩漢所用相同，見於《前漢志》，五郊祭祀交互演奏。魏的歌舞辭未見記載，懷疑是采用漢的文辭。晉武帝泰始二年，郊祭明堂，詔令禮儀遵照當年周室沿襲殷祭祀的用意，權且采用魏的禮儀。後來讓傅玄創作《祠天地五郊夕牲歌》詩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讓顏延之創作《郊天夕牲》、《迎送神》、《饗神歌》詩三篇，這就是説宋初又沿用晉辭。建元二年，主管部門上奏，郊祭廟祀所用雅樂歌辭，過去是讓學士博士撰寫，搜集選用，請下達詔令，凡是通達辭義研治學術者，都讓他們創作。衆人商量：太廟登歌應當采用司徒褚淵的辭，其餘都用黃門郎謝超宗的辭。謝超宗所撰寫的辭，大多删改顏延之、謝莊的辭作爲新曲，盡改樂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認爲應當集中傑出的儒士，删改編纂雅樂。詔令交付下面審議，竟然没有實行。

群臣出入，演奏《肅咸之樂》：

遵奉天命，恭奉帝業。普受天命，廣施教化。登基告成，開拓四疆。在整個天地稱皇稱帝，遥遠的日月之地也前來歸依。新紀年伊始，行禮奏樂。六種法典聯合治事，九等官職井然有序。此下减去四句。都是顏延之的辭。

犧牲物出入，演奏《引牲之樂》：

尊敬皇天，恭奉上帝。顯揚教化，國家祭祀，嚴肅清明。有犧牲物在洗滌，乾净地擺在案上。以此獻上王的誠心，報答神的賜福。此上四句，顏延之辭。登臨配祀在京都，德惠降臨百姓。

夜，高燎佇晨。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

我恭我享，惟孟之春。以孝以敬，立我蒸民。青壇奄靄，翠幕端凝。嘉俎重薦，兼籍再升。設業設簴，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此一篇增損謝辭。

右夕牲歌，并重奏。

迎神，奏《昭夏之樂》：

惟聖饗帝，惟孝饗親。此下除二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此下除八句。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遥興遠駕，曜曜振振。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

紫壇望靈，翠幕佇神。率天奉贄，罄地來賓。神貺并介，泯祇合祉。恭昭鑒享，肅光孝祀。威藹四靈，洞曜三光。皇德全被，大禮流昌。

皇帝升壇，奏登歌辭：

報惟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兆，神宅崇禎。五畤昭鬯，六宗彝序。介丘望塵，皇軒肅舉。

皇帝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緒，謀筮從。此下除二句。田燭置，權火通。大孝昭，國禮融。此一句改，餘皆顏辭，此下又除二十二句。

次奏《武德宣烈之樂》：

功燭上宙，德耀中天。風移九域，禮飾八埏。四靈晨炳，五緯宵明。膺曆締運，道茂前聲。

太祖高皇帝配饗，奏《高德宣烈之樂》，此章永明二年造奏：尚書令王儉辭。

流星劃過瞭望夜空，高燒的柴堆久待清晨。

進獻豆器呈上毛血，演奏《嘉薦之樂》：

我恭奉我敬獻，在孟春時節。用孝順用恭敬，成就萬民。青壇遮雲，翠帳莊重。精美的供品再次進獻，神靈接連降臨。陳設鐘柱樂架，展示在宫殿之中。開始祭禮配祀上天，以此對待上天之靈。這篇是增減謝莊的辭。

以上是夕牲歌，一起重復演奏。

迎神，演奏《昭夏之樂》：

惟有聖君纔能供奉上帝，惟有孝子纔能供奉祖先。此下删除二句。舉行典禮祭祀宗廟，恭敬地郊祭天地。樹上金枝玉葉，盛大的音樂陳列演奏。此下删去八句。月亮徐徐慢行，星辰在旁邊驅動。遥遠的旅行開始啓動，耀目威武。功成祭祀報答天地，受到大神的賜福。

皇帝進入祭壇東門，演奏《永至之樂》：

紫壇期望神靈，翠帳久待神靈。普天之下進獻貢品，所有土地前來歸服。神靈同臨賜予恩惠，衆多神祇一起祝福。莊重地享用，嚴肅地孝敬。神威映照四靈，照耀三光，大德加惠天下，大禮流布昌盛。

皇帝登上祭壇，演奏登歌辭：

報答祇是爲供奉上天，祭祀實際是尊崇神靈。史官占卜正值好的徵兆，神靈所在之地呈現吉祥。五帝祭處有明確的祭祀，宗廟六祖有規定的次序。在山間就望見塵土飛揚，皇帝的車駕隆重前來。

皇帝初次進獻，演奏《文德宣烈之樂》：

營建泰畤，確定天的福祐。思心開啓，謀筮相從。此下删去二句。田頭燃燭，燎火相通。大孝顯明，國禮融洽。此一句改動，其餘都是顏延之的辭，此下又删去二十二句。

其次演奏《武德宣烈之樂》：

功績照亮上蒼，德業光耀天空。改移九州風俗，修治八方禮儀。四靈清晨照亮，五大行星夜晚光明。奉天承運，道德勝過前輩。

太祖高皇帝配祀，演奏《高德宣烈之樂》，該章是永明二年製作演奏的：尚書令王儉的辭。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舃奕前古，榮鏡無外。日月宣華，卿雲流靄。五漢同休，六幽咸泰。

皇帝飲福酒，奏《嘉胙之樂》：

巹嘉禮，承休錫。盛德符景緯，昌華應帝策。聖藹耀昌基，融祉暉世曆。聲正涵月軌，書文騰日迹。寶瑞昭神圖，靈貺流瑞液。我皇崇暉祚，重芬冠往籍。

送神，奏《昭夏之樂》：

薦饗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旆回。洞雲路，拂璇階。紫氛藹，青霄開。眷皇都，顧玉臺。留昌德，結聖懷。

皇帝就燎位，奏《昭遠之樂》：

天以德降，帝以禮報。牲樽俯陳，柴幣仰燎。事展司采，敬達瑄瓛。烟贄青昊，震颺紫場。陳馨示策，肅志宗禋。禮非物備，福唯誠陳。

皇帝還便殿，奏《休成之樂》，重奏：

昭事上祀，饗薦具陳。回鑾轉翠，拂景翔宸。綴縣敷暢，鍾石昭融。羽炫深晷，籥嘒行風。肆序輟度，肅禮停文。四金聳衛，六馭齊輪。

右南郊歌辭。

北郊樂歌辭，案《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是則周、漢以來，祭天地皆同辭矣。宋顏延之《饗地神辭》一篇，餘與南郊同。齊北郊群臣入奏《肅咸樂》，牲入奏《引牲》，薦豆毛血奏《嘉薦》，皇帝

祭天尊親，效法上天并加以光大。承續前代，光照宇宙。日月大放光華，祥雲涌動。天地四方共同呈現吉祥。

皇帝喝福酒，演奏《嘉胙之樂》：

美酒祭獻給吉慶的典禮，承奉上天的吉祥賜福。盛大的德業就像閃亮的行星，昌盛繁華與上帝的策命相應。至聖的雲氣光耀昌盛之基，長久的福祉映照世運曆數。端正的聲律涵容月亮軌迹，文雅的篇章記載太陽的軌迹。天命符瑞昭顯於神異圖像，神靈祝福表現爲玉露流落。我皇尊崇光明的國運，功業超過前輩。

送神，演奏《昭夏之樂》：

祭獻廣博，禮樂詳備。神靈愉悦展顔，辰旆回轉。洞開雲路，拂拭仙階。紫氣雲集，青空裂開。眷戀皇都，顧念玉臺。留下昌盛的功德，赢得聖帝的歡心。

皇帝就燎祭之位，此時演奏《昭遠之樂》：

上天降下德惠，帝王回報禮儀。犧牲、祭器在下陳列，焚柴獻牲燎祭上天。祭祀在司儀的主持下進行，敬獻大璧穀物。通過升騰的烟霧奉獻青天，音樂聲在天空中回蕩。陳設祭品，宣讀簡策，敬重立志、延續宗廟烟火。禮儀不是追求祭品的完備，而是爲了表示致福的誠心。

皇帝退場到别殿休息，此時演奏《休成之樂》，重復演奏：

顯明祭天典禮，犧牲都已奉獻完畢。皇帝車駕回轉，穿行於美妙的景致，到達内宫。樂曲悠揚和美，懸挂的金石器具明亮照人。羽毛裝飾的旗幟在日影下閃耀，管樂器在風吹中鳴響。井然有序地適可而止，莊重地結束禮儀。錞、鐲、鐃、鐸四種金屬樂器拱衛，六馬駕車齊奔。

以上是南郊歌辭。

北郊祭天樂舞歌辭，查考《詩經·周頌·昊天有成命》，就是郊祀天地時用的。因此周、漢以來，祭祀天地都用同樣的歌辭。宋代顏延之撰有《饗地神辭》一篇，其餘的都與南郊祭天用辭相同。齊代北郊祭天群臣進入時演奏《肅咸樂》，犧牲引入時演奏《引牲》，進獻豆器呈上毛血時

入壇東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還便殿奏《休成》，辭并與南郊同。迎送神《昭夏》登歌異。

迎地神，奏《昭夏之樂》：

詔禮崇營，敬饗玄畤。靈正丹帷，月肅紫墀。展薦登華，風縣凝鏘。神惟戾止，鬱葆遥莊。昭望歲芬，環游辰太。穆哉尚禮，横光秉藹。

皇帝升壇登歌：

靈敬享，禋肅彝文。縣動聲儀，薦潔牲芬。陰祇以貺，昭司式慶。九服熙度，六農祥正。

皇帝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

繕方丘，端國陰。掩珪晷，仰靈心。詔源委，遍丘林。此下除八句。禮獻物，樂薦音。此下除二十二句，餘皆顔辭。

次奏《昭德凱容之樂》：

慶圖浚邈，蘊祥秘瑶。俔天炳月，嬪光紫霄。邦化靈懋，閫則風調。儷德方儀，徽載以昭。

送神，奏《昭夏之樂》：

薦神升，享序楙。淹玉俎，停金奏。寶旆轉，旒駕旋。溢素景，鬱紫躔。靈心顧，留辰眷。洽外瀛，瑞中縣。

瘞埋，奏《隸幽之樂》：

后皇嘉慶，定祇玄畤。承帝休圖，祇敷靈祉。筐冪周序，軒朱凝會。牲幣芬壇，精明佇蓋。調川瑞昌，警岳祥泰。

右北郊歌辭。

演奏《嘉薦》，皇帝進入壇廟東門時演奏《永至》，喝福酒時演奏《嘉胙》，皇帝回别殿休息時演奏《休成》，歌辭都和南郊祭天相同。迎送神靈演奏的《昭夏》中登歌和南郊不同。

迎接地神，演奏《昭夏之樂》：

詔告禮儀，裝飾祭壇，向地神敬獻祭品。神靈端坐在帷帳之中，月光映照在肅穆的神階上。陳設精美的祭品敬獻神靈，在風吹中樂聲鏗鏘。神靈降臨，氣氛神秘莊嚴。遠望歲星，環游太一。用莊重表現對禮的尊尚，雲氣聚集，光芒四射。

皇帝登上祭壇時演奏登歌：

神靈暫住，供獻祭品，這是列入祀典的莊嚴祭祀。樂器響動聲音如儀，敬獻潔净的犧牲和芬香的穀物。地神暗中賜福，有司大肆慶賀。天下太平，農作物豐收。

皇帝第一次進獻祭品，演奏《地德凱容之樂》：

修繕祭地方丘，嚴肅國家地神祭典。俯視玉珪之影，仰察神靈之心。詔告原委，遍及山林。此下删去八句。進獻祭品，奉上音樂。此下删去二十二句，其餘都是顔延之撰寫的辭。

第二次進獻祭品時演奏《昭德凱容之樂》：

祝福的願望深深，蘊含着吉祥和光明。猶如天上明亮的月亮，光照星空。國家得到教化，神靈喜樂。宫内有規有矩，風調雨順。德儀雙全，聲名顯赫。

送神時，演奏《昭夏之樂》：

供獻神的祭品依次端出，内容豐盛。擱置精美的禮器，停止樂器演奏。旗幟改向，車駕回轉。日月光輝流溢，星辰密布天空。神靈内心眷念，在星辰間逗留盤桓。四海和睦，天下吉祥。

舉行瘞埋儀式時，演奏《隸幽之樂》：

后土喜慶，設地壇祭神。接受皇帝美意，神靈賜福。覆蓋的竹筐盛滿供品排列有序，王公貴族會集一起。犧牲幣帛堆積壇中，顯示着明潔與至誠。調理河流祥瑞昌盛，警戒山岳吉祥安泰。

以上是北郊祭地歌辭。

明堂歌辭，祠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案《鴻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又納音數，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鴻範》木數用三，則應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當以《鴻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取捨，而使兩義并違，未詳以數立言爲何依據也。《周頌·我將》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謝莊歌宋太祖亦無定句。

明堂歌辭，祠祀青、赤、黄、白、黑五天帝。漢代郊祀祭天歌辭都是四言，宋孝武帝讓謝莊撰寫歌辭，謝莊依照五行數字，青帝屬木用三言，赤帝屬火用七言，黄帝屬土用五言，白帝屬金用九言，黑帝屬水用六言。根據《鴻範》的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月令》中木的數字是八，火是七，土是五，金是九，水是六。蔡邕説："東方有木三土五，所以對應的數字是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所以對應的數字是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所以對應的數字是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所以對應的數字是六。"另外根據古樂律納音的推算方式，一言是土，三言是火，五言是水，七言是金，九言是木。如果依照《鴻範》木對應的數字用三，那麽應當是水一火二金四。如果依照《月令》金九水六，那麽應當是木八火七。應當用《鴻範》一言二言的數字，但難以成文，所以有所取捨，最後導致與兩書都不相符，不清楚用數字立言是依據什麽。《周頌·我將》祭祀周文王，説都是四言，其中一句是五言，一句是七言。謝莊歌頌宋太祖也没有固定的句式。

建元初，詔黄門郎謝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辭，并采用莊辭。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唯世祖四言也。

建元初年，詔令黄門郎謝超宗創作明堂夕牲等歌辭，都采用謝莊的辭。建武二年，舉行雩祭明堂，謝朓創作歌辭，完全依照謝莊，衹有世祖是用四言。

賓出入奏《肅咸樂》，歌辭二章：

彝承孝典，恭事嚴聖。泱天奉贐，罄壤齊慶。司儀且序，羽容夙章。芬枝揚烈，黼構周張。助實尊軒，酎珍充庭。瑑縣凝會，琄朱伫聲。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祇對靈祉，皇慶昭膺。

賓客出入時演奏《肅咸樂》，歌辭共二章：

繼承孝順的傳統，恭奏尊敬的先聖。普天獻禮，舉國同慶。禮儀井然有序，儀仗嚴整。儀仗盛若林木，威風烈烈，四處都是身着禮服的賓客。襄助寶物以示尊敬，美酒珍玩充斥庭院。玉磬懸挂在架上，樂聲徐緩悠揚。先聖希望禮儀整齊，莊重如有所承。神靈降福，舉行盛大慶典予以接受。

尊事威儀，輝容昭序。迅恭明神，潔盛牲俎。肅肅嚴宫，藹藹崇基。皇靈降止，百祇具司。戒誠望夜，端烈承朝。依微昭旦，物色輕霄。

祭祀恭敬，儀仗威嚴，容貌光彩，秩序井然。對待神靈恭敬而敏捷，祭品要潔净豐盛。莊嚴肅穆的宫殿，草木茂盛的高大臺基。天帝降臨於此，百神各就其位。齋戒誠心遥望夜空，莊重嚴肅迎接清晨。隱隱約約的清晨時分，萬物籠罩在薄霧之中。

《青帝歌》

參映夕，駟昭晨。靈乘震，司青春。雁將向，桐始蕤。和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親。潤無際，澤無垠。

《赤帝歌》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實司衡，雨水方降木堇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澤四溟被九有。

《黄帝歌》

履艮宅中宇，司繩總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司炎涼。此以下除八句。至分乘經晷，閉啓集恒度。帝暉緝萬有，皇靈澄國步。

《白帝歌》

百川若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盛德在素精。此下除四句。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帝靈。

《黑帝歌》

歲既暮，日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蹊。白雲繁，亘天崖。此下除四句。晨晷促，夕漏延。大陰極，微陽宣。此下除二句。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胙樂》歌辭：太廟同用。

禮薦洽，福祚昌。聖皇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乘景運，宅德瑞中王。澄明臨四奧，精華延八鄉。洞海同聲憓，澈宇麗乾光。靈慶纏世祉，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樂》歌辭：宋謝莊辭。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

《青帝歌》

參星在傍晚映照，駟星在清晨閃亮。靈星乘着雷聲而來，司命星令春回大地。大雁北飛，梧桐花開始下垂。和風吹舞，春光徐緩。幼芽萌動，萬物更新。潤澤大地無邊無垠。

《赤帝歌》

龍精初次出現於心宿中，陽光北射土圭與日影長度相等。天帝居所在離宫星，實際仍主宰天地，降下雨水，木槿繁榮。萬物繁盛，百姓殷實，赤帝的恩澤遍及四海九州。

《黄帝歌》

立足艮位，居於中央，頒布法令，總管四方。裁度安排天地間寒暑炎涼。此句下删去八句。分合沿着固定的軌道，開閉按照一定的法度。黄帝的光輝聚合萬物，他使國運平安。

《白帝歌》

衆多河流猶如明鏡，天地爽朗清明。雲氣衝天，盛大的功德體現在元精。此下删去四句。萬物收成，收穫的季節即將過去。大地享受潤澤，環宇秉承白帝之靈。

《黑帝歌》

已近歲暮，時光飛逝。神靈居坎位，盛德領萬物。黑雲密布，籠罩着崎嶇的小路。白雲瀰漫，横亘天涯。此下删去四句。清晨的時光短，夜晚漫長。太陰達到極致，陽氣就會回升。此下删去二句。

皇帝回到東壁，接受福酒，此時演奏《嘉胙樂》歌辭：太廟用的歌辭相同。

以禮祭獻，福禄壽昌。聖明的皇帝領受上天賜福，王朝的事業將會充滿吉祥。位居人極乘時運，立足德業祥瑞昌。光明照耀四方鄰國，光輝延及八方之地。五洲四海同聲順從，環宇之内沐浴君王的恩澤。世世代代吉祥喜慶，宏偉的功業永遠延續。

送神時，演奏《昭夏樂》歌辭：宋謝莊創作的詞。

蘊含禮制儀容，遺留音樂法度。神靈正要停留，日影已將偏西。開啓九重宫門，肅清四通八達的道路。鳳凰上下飛舞，龍馬已經噴沫。雲彩

香。神之車，歸清都。琁庭寂，玉殿虚。鴻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鴻慶遐鬯，嘉薦令芳。并帝明德，永祚深光。增四句。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詩：

惟誠潔饗，維孝尊靈。敬芳黍稷，敬滌犧牲。騂繭在豢，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皇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鑒孔昭，嘉足參牷。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詩二章：

肇禋戒祀，禮容咸舉。六典飾文，九司炤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清，敬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兼薦。節動軒越，聲流金縣。

奕奕閟幄，亹亹嚴闈。潔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戾止，翊我皇則。上綏四宇，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有容。儐僚贊列，肅肅雍雍。

右夕牲辭。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烟熅。燁帝景，耀天邑。聖祖降，五雲集。此下除八句。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群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昌福至，萬宇歡。皆謝莊辭。

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辭：

雍臺辯朔，澤宫選辰。挈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式敬，升歌發德。永固洪基，以綏萬國。皆謝莊辭。

已經飄動，河上架好了橋梁。萬里神光照耀，空中飄滿馨香。神靈的車馬，駛回天宫。仙宫寂静，玉殿清虚。皇上教化凝結，親孝風氣熾盛。眷顧神靈之心，締結美好的思念。王業洪福久遠通暢，精美的供品芳香四溢。與天帝一同昌明道德，國運長久，永放光芒。增加了四句。

犧牲進出時，演奏《引牲樂》歌詩：

用誠心潔净的祭品供奉，用孝心尊崇神靈。敬獻芬芳的黍稷，敬獻潔净的犧牲豢養的赤色小牛，健壯豐滿。用以承奉宗廟祭祀，用以肅敬皇帝的誠意。燃燒艾蒿的芳香四起，火光傳遍四方。神靈洞察秋毫，贊許挑選出的純色犧牛。

進獻豆器呈上毛血時，演奏《嘉薦樂》歌詩二章：

祭祀肇始，禮制儀容都要完備。根據六典整飾禮儀文字，九司昭明禮儀次序。犧牲有柔有剛，都已陳設清楚。恭恭敬敬地清洗乾净，奉獻給神靈。再加一籩果品祭獻，雙倍的俎豆祭品。指揮節動，音樂高昂激越，聲音來自金石樂器。

高大盛美的神廟，華美肅穆的宫殿。潔己誠心，終日不敢懈怠，清晨即端正冠服。聖靈降臨，護佑我皇上綱紀。上則安定宇宙，下則和樂萬國。永遠盡孝祭祀，盡孝祭祀有其儀容。儐從官吏列位贊禮，莊重和睦。

以上是夕牲歌辭。

迎神時，演奏《昭夏樂》歌辭：

地維静止，乾軸轉動。華蓋星動，紫微宫開。旌旗蔽日，車蓋如雲。驅駛六氣，乘着元氣。光明燦爛的帝景，照耀天都。聖祖降臨，五彩祥雲會集。此下删去八句。祭品精美，犧牲潔净。恭行諸禮，百官虔敬。皇德深遠，大孝昌明。貫穿九幽，洞照三光。神靈安適，卸下車駕。洪福降臨，宇内歡欣。都是謝莊創作的詞。

皇帝登上明堂，演奏登歌辭：

辟雍辨明朔日，澤宫選定時辰。清潔的火在傍晚照耀，明净的水在清晨陳設。六種禮器精美於室，八佾樂舞華麗於庭。祭祀先聖，懷念上天之靈。演奏《肆夏》表示敬意，登堂歌唱發揚美德。永遠鞏固帝王基業，以此安靖天下。都是謝

初獻，奏《凱容宣烈樂》歌辭：太廟同。

醽醴具登，嘉俎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遍。祝辭罷祼，序容輟縣。蹕動端庭，鑾回嚴殿。神儀駐景，華漢高虛。八靈案衛，三祇解途。翠蓋澄耀，罼帘凝晨。玉鏣息節，金輅懷音。戒誠達孝，底心肅感。追馮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明。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右祠明堂歌辭，建元、永明中奏。

雩祭歌辭：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貞辰。陽律亢，陰晷伏。秏下土，薦穜稑。震儀警，王度乾。嗟雲漢，望昊天。張盛樂，奏《雲儛》。集五精，延帝祖。雩有諷，禜有秩。膋鬯芬，圭瓚瑟。靈之來，帝閽開。車煜耀，吹徘徊。停龍轙，遍觀此。凍雨飛，祥風靡。壇可臨，奠可歆。對泯祉，鑒皇心。

右迎神歌辭。依漢來郊歌三言。宋明堂迎神八解。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宇。七德攸宣，九疇咸叙。靜難荆、舒，凝威蠡浦。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壹車書，德馨粢盛。昭星夜景，非雲曉慶。衢室成陰，壁水如鏡。禮充玉帛，樂被管弦。於鑠在咏，陟配于天。自宮徂兆，靡愛牲牷。我將我享，永祚豐年。

莊創作的詞。

首次進獻祭品時，演奏《凱容宣烈樂》歌辭：太廟用詞相同。

甘美的酒一一斟上，精美的祭品都已進獻。祭獻和洽誠心已表，禮儀周全音樂遍奏。宣讀祝辭撤除饗宴，序次禮儀停止音樂。肅清庭院道路，皇上車駕回到便殿。神靈儀容留駐，天河高遠清虛。八種靈物巡衛，三位神祇護持。翠羽裝飾的車蓋澄明耀眼，前導儀仗凝結晨暉。御駕已經停駐，車輪轉動的聲音依然在耳。恭敬虔誠表達孝思，內心充滿肅敬之感。追依皇帝的明察，思承永遠的楷模。神賜洪福，四緯昭昭顯明。上受天帝福佑，下治芸芸衆生。

以上是祠祀明堂歌辭，建元、永明年間奏。

雩祭歌辭：

清明暢達，禮樂更新。等候龍景，選擇良辰。陽氣回升，陰氣潛伏。秏降下土，進獻穜稑。皇上儀容警戒，皇上氣度剛健。嗟嘆銀河，遥望青天。擺開盛大的樂隊，演奏《雲儛》。召集五方之星，延請帝王祖靈。雩祭含有諷刺，禜祭含有祠祀。油脂和香酒散發芬芳，圭瓚潔凈鮮明。神靈來到，宮門敞開。車駕光彩照射，樂隊來回吹打。御駕停駐，四周觀察。暴雨飛降，祥風順服。祭壇可以登臨，祭品可以享用。對待百姓的福祉，可以看出皇上的誠心。

以上是迎神歌辭。依照漢代以來的三言郊歌。宋明堂迎神歌辭共押八韵。

智慧深邃的祖先，長久發揚其武功。帝出自東方，承繼累世盛德光輝，統治天下。武功七德宣化久遠，各項治理天下的大法均已施行。靖除荆、舒之難，建立威望於蠡浦。夜以繼日，小心謹慎地處理刑罰與政令。車同軌，書同文，德馨流芳後世，祭品豐盛。明亮的星辰在夜空閃耀，五色祥雲在拂曉帶來吉慶。聽政之所轉入地下，太學猶如明鏡。玉帛顯示禮，絲竹表現樂。歌頌贊美，登配上天。從宮内到四郊祭壇，没有吝惜犧牲物。我帶來我享用，永遠賜福年成豐稔。

右歌世祖武皇帝。依廟歌四言。

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玄蟄昭。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奠春酒，秉青珪。命田祖，渥群黎。

右歌青帝。木生數三。

惟此夏德德恢台，雨龍既御炎精來。火景方中南訛秩，靡草云黄含桃實。族雲蓊鬱温風煽，興雨祁祁黍苗遍。

右歌赤帝。火成數七。

稟火自高明，毓金挻剛克。凉燠資成化，群方載厚德。陽季勾萌達，炎徂溽暑融。商暮百工止，歲極凌陰冲。皇流疏已清，原隰甸已平。咸言祚惟億，敦民保高京。

右歌黄帝。土成數五。

帝悦于兑，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徂商。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秋風方裊裊。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遒。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右歌白帝。金成數九。

白日短，玄夜深。招摇轉，移太陰。霜鍾鳴，冥陵起。星回天，月窮紀。聽嚴風，來不息。望玄雲，黝無色。曾冰洌，積羽幽。飛雪至，天山側。關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饗蜡賓。充微陽，究終始。百禮洽，萬祚臻。

右歌黑帝。水成數六。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躧龍鑣，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警七耀，詔八神。排閶闔，渡天津。有渰興，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俾栖糧，惟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以上是歌頌世祖武皇帝。依照四言廟歌。

展翅飛翔之日，鳥類殷盛之宵。凝結的冰面融化，冬眠的動物蘇醒。陽光温暖，春風習習。女夷歌唱，東皇降臨。祭奠春酒，秉持青珪。命令田祖，潤澤廣大百姓。

以上是歌頌青帝。木生對應數是三。

惟此夏德德業廣大，駕御雨龍烈日當頭。日影正中南方酷熱，靡草變黄仙桃成熟。濃雲密集熱風吹動，降雨充沛遍及黍苗。

以上是歌頌赤帝。火成對應數字是七。

承受火的鍛煉自然高而明亮，生金以挺直剛强取胜。冷暖都賴其化成，各地仰其廣厚之德承受。春季草木發芽生長，炎夏消退酷暑化解。秋末百工停歇，歲末冰窖藏滿。大江大河已經疏浚清潔，廣平低隰之地已經治理平整。衆口齊聲福運長久，敦厚百姓保衛神壇。

以上是歌頌黄帝。土成對應的數字是五。

帝悦於兑位，本職就是掌管貯藏。江河停止泛濫，明亮的日光對應秋天的開始。美麗的樹木落葉，北方邊塞告别候鳥。夜晚月光如霜，秋風正吹拂。秋天陰凉肅殺，萬物也都收聚。辛苦一年盼望收成好，農事可以結束。

以上是歌頌白帝。金成對應的數是九。

白天短，黑夜長。北斗星轉，太陰移動。寒鐘鳴響，冬神起身。星回故位，一年將盡。寒風呼呼，颳個不停。仰望雲空，一片黑色。厚冰凜冽，積羽深處。飛雪飄至，天山之側。關橋封閉，不再巡視。全國吹奏，合祭諸神。推動陽氣發生，探求一年終始。百禮周遍，萬福齊集。

以上是歌頌黑帝。水成對應的數是六。

敬神如神在，禮儀即將周遍。神靈的車駕，片刻也不停留。登上坐騎，車蓋回轉。紛紛馳往上天，在雲層之外。提醒七耀，詔告八神。打開天門，渡過銀河。陰雲興起，雨霧濛濛。烟雨迷漫，又是徹夜未停。保佑豐年盛世，糧食充足。皇上的情意已表，天命昌盛。

右送神歌辭。

太廟樂歌辭，《周頌·清廟》一篇，漢《安世歌》十七章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二十六句，其辭稱述功德。

建安十八年，魏國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詩》，說神靈鑒饗之意。明帝時，侍中繆襲奏："《安世詩》本故漢時歌名，今詩所歌，非往詩之文。襲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宜改《安世》名《正始之樂》。後讀漢《安世歌》，亦說神來宴饗，無有后妃之言。思惟往者謂房中樂爲后妃歌，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歌先祖功德，下堂咏宴享，無事歌后妃之化也。"於是改《安世樂》曰《饗神歌》。散騎常侍王肅作宗廟詩頌十二篇，不入於樂。

晋泰始中，傅玄造《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詩一篇，登歌七廟七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廟異其文。至於饗神，猶《周頌》之《有瞽》及《雍》，但說祭饗神明禮樂之盛，七廟饗神皆用之。"夏侯湛又造宗廟歌十三篇。

宋世王韶之造七廟登歌七篇。昇明中，太祖爲齊王，令司空褚淵造太廟登歌二章。建元初，詔黃門侍郎謝超宗造廟樂歌詩十六章。

永明二年，尚書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廟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辭。穆皇后廟神室，亦未有歌辭。案傅玄云：'登歌廟異其文，饗神七室同辭。'此議爲允。又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并多八句，然後轉韵。時有兩三韵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

以上是送神歌辭。

太廟樂歌辭，《周頌·清廟》一篇，漢《安世歌》十七章都是。永平三年，東平王劉蒼創作光武廟登歌一章二十六句，其辭句是稱贊叙述功德。

建安十八年，魏國剛剛建立，侍中王粲創作登歌《安世詩》，叙說神靈監察祭奠之意。明帝時，侍中繆襲上奏："《安世詩》本來是前朝漢時的歌名，現在詩中所歌唱的，并不是原詩的文字，據襲考證，《周禮》注說，《安世樂》猶如周時的房中樂。過去的議論者，認爲房中樂是歌頌后妃的品德，應該改《安世》之名爲《正始之樂》。後來讀漢《安世歌》，也是說神靈前來享用祭祀酒食，没有關於后妃的話。我想過去一些人說房中樂是后妃歌，恐怕失去了本意。好比祭祀娛神，登堂歌頌先祖功德，下堂咏唱神靈享用祭品，没有歌頌后妃教化的意思。"於是改《安世樂》叫《饗神歌》。散騎常侍王肅創作宗廟頌詩十二篇，没有加入樂歌。

晋泰始年間，傅玄創作《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詩一篇，七廟的登歌七篇。傅玄說："登歌是歌頌盛大的功德，所以各廟的文字不同。至於祭祀神靈，比如《周頌》的《有瞽》篇及《雍》篇，衹是叙說祭祀神明禮樂的盛大，七廟祭神都用它。"夏侯湛又創作了宗廟歌十三篇。

宋代王韶之創作七廟登歌七篇。昇明年間，太祖是齊王，命令司空褚淵創作太廟登歌二章。建元初年，詔令黃門侍郎謝超宗創作廟樂歌詩十六章。

永明二年，尚書殿中曹上奏："太祖高皇帝廟神室演奏《高德宣烈之舞》，没有歌詩，郊祭應需要歌辭。穆皇后廟神室，也没有歌辭。據傅玄說：'登歌各廟文字不同，祭神七廟用同樣的歌辭。'這個意見是恰當的。另外查尋漢代歌篇，多少不定，都是稱述事迹確立文字，并多是八句，然後轉韵。有時有兩三句就轉韵的，此例很少。張華、夏侯湛創作的歌辭樣式也與前代相

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韵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顔延之并四韵乃轉，得賒促之中。顔延之、謝莊作三廟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於序述功業詳略爲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禮殊宗廟，穆后母儀之化，事異經綸。此二歌爲一章八句，別奏事御奉行。"詔"可"。尚書令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

群臣出入，奏《肅咸樂》歌辭：

絜誠底孝，孝感烟霜。賓儀飾序，肅禮綿張。金華樹藻，肅哲騰光。殷殷升奏，嚴嚴階庠。匪椒匪玉，是降是將。懋分神衷，翊祐傳昌。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辭：

肇祀嚴靈，恭禮尊國。達敬敷典，結孝陳則。芬滌既肅，犧牷既整。聳誠流思，端儀選景。肆禮伫夜，綿樂望晨。崇席皇鑒，用饗明神。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辭：

清思眑眑，閟寢微微。恭言載感，肅若有希。芬俎具陳，嘉薦兼列。凝馨烟颺，分炤星晰。睿靈式降，協我帝道。上澄五緯，下陶八表。

右夕牲歌辭。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涓辰選氣，展禮恭祇。重闈月洞，層牖烟施。載虛玉鬯，載受金枝。天歌折饗，雲舞磬儀。神惟降止，泛景凝羲。帝華永藹，泯藻方摛。

同。傅玄改韵過多，損害了節奏的簡單舒緩之美。近代王韶之、顔延之都是四韵纔轉，長短緩急適當。顔延之、謝莊創作的三廟歌辭，都是各三章，每章八句，這對於叙述功業詳略是適當的，現在應當依照該樣式。郊祭配祀之日，尊降爲主，禮數區別於宗廟，穆后教化人母儀範，其事迹不同於治理天下。這二篇歌辭是一章八句，單獨奏請批准施行。"皇上下詔"可以"。尚書令王儉創作太廟二室及郊祭配天歌辭。

群臣出入時，演奏《肅咸樂》歌辭：

純潔虔誠，極盡孝行，孝行感動雲天。恭敬儀規秩序井然，莊重的禮儀陸續舉行。樹木裝飾得金碧輝煌，莊重與智慧放射光芒。頻繁地登堂演奏，群臣秩序井然，排列在臺階上。不是椒木不是玉石，是文臣是武將。勤勉盡職爲皇上分憂，輔佐祐助國運昌盛。

進獻犧牲，演奏《引牲樂》歌辭：

設壇祭祀祖先之靈，恭行禮儀尊崇封國。施行典制表達敬意，陳布法則締結孝心。芬芳的穀物和潔净的祭品已經陳設，犧牲物已經齊整。誠心涌聚，追思流布，端正儀容儀表。遍行禮儀夜中伫立，樂聲綿延期盼清晨。盛宴聊表皇上之心，用以饗祀神明。

進獻豆器呈上犧牲毛血，演奏《嘉薦樂》歌辭：

清思幽静，閟宫微微。言辭恭敬以示感激，容貌端正有所希求。穀物犧牲陳設齊備，祭品都已擺布停當。馨香凝聚，飛烟飄揚，星空分野明亮清晰。神靈降臨，輔佐皇上治理天下。天上澄清金、木、水、火、土五星，地下和悦八方之外。

以上是夕牲歌辭。

迎神，演奏《昭夏樂》歌辭：

選擇吉祥的時辰節氣，舉行典禮恭敬神祇。重重宫門月洞深深，層層窗户香烟繚繞。享盡玉鬯之酒，接受金飾之燈。天歌在空中回響，雲彩伴隨着磬聲起舞。神靈降臨駐足，猶如凝静的太陽照耀四方。帝王的光華永遠和暖，無須華美的贊辭。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辭：

戲跞惟則，姬經式序。九司聯事，八方承宇。鑾迾静陳，縵樂具舉。凝旒若慕，傾璜載佇。振振璇衛，穆穆禮容。載藹皇步，式斆帝踪。

皇帝進入廟北門時，演奏《永至樂》歌辭：

伏羲由此制定法則，黄帝經此確立秩序。九司聯合處理事務，八方歸順統一。皇上的車駕警衛静静地立着，雜樂一一演奏。皇上神態專注如仰慕之狀，俯身凝神佇立。皇上的警衛威風振振，禮儀氣氛莊嚴肅穆。皇上步履從容，緩緩走過。

太祝祼地，奏登歌辭：

清明既枹，大孝乃熙。天儀睟愴，皇心儼思。既芬房豆，載潔牷牲。鬱祼升禮，鋗玉登聲。茂對幽嚴，式奉徽靈。以享以祀，惟感惟誠。

太祝以香酒灌地祭神，演奏登歌辭：

清明既已舉行祭祀，大孝就會興盛。天子儀容温和而又悲傷，内心莊重，若有所思。呈獻盛在豆器中的芬芳穀物，清潔純净的犧牲。用香酒灌地開始祭禮，敲擊玉石發出聲音。幽深静穆，恭奉神靈。供奉祭祀，惟有感恩和誠心。

皇祖廣陵丞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國昭惟茂，帝穆惟崇。登祥緯遠，綿世景融。紛綸睿緒，菴蔚王風。明進厥始，濬哲文終。

皇祖廣陵丞府君神室演奏《凱容樂》歌辭：

國昭茂盛，帝穆崇高。獲得祐助治理天下，締造世界風景大同。神聖之事衆多，王者之風昌盛。始以明察進取，終以聖哲好文。

皇祖太中大夫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璇條貪蔚，瓊源浚照。懋矣皇烈，載挺明劭。永言敬思，式恭惟教。休途良乂，榮光有耀。

皇祖太中大夫府君神室演奏《凱容樂》歌辭：

璇條燦爛奪目，瓊玉光芒四射。皇祖功勛卓著，史傳有賢明美好之名。永遠表達崇敬和思念，恭敬地遵奉教化。道路吉祥治理良好，榮光照耀。

皇祖淮陰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嚴宗正典，崇饗肇禋。九章既飾，三清既陳。昭恭皇祖，承假徽神。貞祐伊協，卿藹是鄰。

皇祖淮陰令府君神室演奏《凱容樂》歌辭：

宗廟莊嚴，典禮鄭重，敬獻供品，開始祭祀。九章禮服已經裝飾，三清酒已經供上。昭顯恭敬皇祖，假藉這個神位。長久祐助輔佐，瑞雲伴隨。

皇曾祖即丘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肅惟敬祀，潔事參薌。環袨像綴，緬密絲簧。明明烈祖，尚錫龍光。粤《雅》于姬，伊《頌》在商。

皇曾祖即丘令府君神室演奏《凱容樂》歌辭：

莊重恭敬地祭祀，進獻清潔的祭品。神像用黑色禮服裝飾，弦管樂聲不絶於耳。功業顯赫的祖先，惠賜祥瑞之光。《雅》歌頌周，《頌》歌頌商。

皇祖太常卿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皇祖太常卿府君神室演奏《凱容樂》歌辭：

神宫懋鄴，明寢昌基。德凝羽綴，道皂容辭。假我帝緒，懿我皇維。昭大之載，國齊之祺。

神廟興盛自鄴，寢宮昌盛國基。德業凝聚於羽毛裝飾的儀仗，道行表現在祭祀時的儀容歌辭。授權我創建帝業，使我朝綱紀盛美。光輝盛大的記載，是齊國的吉祥。

皇考宣皇神室奏《宣德凱容樂》歌辭：

皇考宣皇神室演奏《宣德凱容樂》歌辭：

道閟期運，義開藏用。皇矣睿祖，至哉攸縱。循規烈炤，襲矩重芬。德溢軒羲，道懋炎雲。

道德隱藏於時機運氣，義理體現在出仕入仕。聖明的皇祖，進退自如。遵循前制光大功業，沿襲舊章更加芬芳。德業比軒轅、伏羲更加充溢，道行比炎帝、黄帝更加昌盛。

昭皇后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月靈誕慶，雲瑞開祥。道茂淵柔，德表徽章。粹訓宸中，儀形宙外。容蹈凝華，金羽傳藹。

昭皇后神室演奏《凱容樂》歌辭：

明月之靈發出慶賀，雲之瑞兆表達吉祥。道行美盛幽柔，德業受到褒獎贊美。純美的教化施行於宫中，儀容風範傳播到宇宙之外。容貌舉止凝聚着光華，金色的羽飾傳達出和善。

皇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祚樂》歌辭：

構宸抗宇，合軫齊文。萬靈載溢，百禮以殷。朱弦繞風，翠羽停雲。桂樽既滌，瑶俎既薰。升薦惟誠，昭禮惟芬。降祉遥裔，集慶氤氲。

皇帝回到東壁，奉上福酒，演奏《永祚樂》歌辭：

構築宫殿樓宇，外形方正，文飾整齊。衆多神靈會聚，各種禮儀場面盛大。樂聲隨風，車蓋如雲。精美的酒器已經洗滌，盛放犧牲的禮器已經熏香。誠心進獻供品，彰揚禮儀的是祭品的芬芳。久遠的先祖降下福祉，集會慶賀，香氣瀰漫。

送神，奏《肆夏樂》歌辭：

禮既升，樂以愉。昭序溢，幽饗餘。人祇皂，敬教敷。申光動，靈駕翔。芬九垓，鏡八鄉。福無届，祚無疆。

送神，演奏《肆夏樂》歌辭：

典禮已經舉行，音樂讓神靈歡愉。禮儀程序已經超出，祭獻鬼神還有剩餘。人神舒暢，恭敬地領受神靈的教化。申時光影移動，神靈車駕飛翔。芬芳天下，光照八方。福祉無邊，國運永久。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樂》歌辭：

睿孝式皂，饗敬爰遍。諦容輟序，佾文静縣。辰儀聳蹕，宵衛浮鑾。旒帟雲舒，翠華景摶。恭惟尚烈，休明再纏。國猷遠藹，昌圖聿宣。

皇帝到便殿，演奏《休成樂》歌辭：

神聖的孝行表現在對祖先的祭祀，每位祖先都得到了恭敬的供享。神情專注，終止儀式，音樂舞蹈停止演出。皇帝的儀仗肅然警衛清道，在夜幕中護衛着飛馳的御駕。旗開雲展，御駕成爲風景的焦點。崇尚祖先的功業，再續清明盛世。國道長久昌盛，宏偉的藍圖得到宣揚。

太廟登歌辭二章：

惟王建國，設廟凝靈。月薦流

太廟登歌辭二章：

大王建立國家，設太廟安頓祖靈。月月有祭

典，時祀暉經。瞻辰僾思，雨露追情。簡日筮晷，閟奠升文。金罍渟桂，冲幄舒薰。備僚肅列，駐景開雲。

至饗攸極，睿孝惇禮。具物咸潔，聲香合體。氣昭扶幽，眇慕纏遠。迎絲驚促，迭佾留晚。聖衷踐候，節改增愴。妙感崇深，英徽彌亮。

獻典禮，定期有祭祀活動。瞻望星辰若有所思，沐浴雨露，追念祖先恩情。卜筮選擇吉日，祭奠神靈，宣讀祝文。金罍中盛滿美酒，深廣的帷帳中散發着薰香。僚屬肅立，雲開景駐。

最高的祭獻没有極致，神聖的孝行就是敦厚守禮。陳設的祭品都是清潔的，樂聲和薰香合而爲一。光照幽深，志向高遠。迎神的絲竹驚嘆時間的短促，輪流演出的舞蹈挽留神靈到很晚。天子内心感遇季節變化，節令更改更增悲愴。感悟高深，英名更加響亮。

太祖高皇帝神室奏《高德宣烈樂》歌辭：

悠悠草昧，穆穆經綸。乃文乃武，乃聖乃神。動龕危亂，静比斯民。誕應休命，奄有八夤。握機肇運，光啓禹服。義滿天淵，禮昭地軸。澤靡不懷，威無不肅。戎夷竭歡，象來致福。偃風裁化，晅日數祥。信星含曜，秬草流芳。七廟觀德，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饗是將。

太祖高皇帝神室演奏《高德宣烈樂》歌辭：

草創基業，治理國家，能文能武，是聖也是神。動能平定危亂，静能和睦百姓。順應天神旨意誕生，擁有八方土地。掌握機遇肇始國運，疆域擴大到荒遠之地。仁義充塞高天深淵，禮制照亮地下深處。施行恩澤，没有不歸順的；威風凜凜，無不肅然起敬。邊疆少數民族衷心擁戴，派翻譯前來祝福。教化普及，陽光布施吉祥。土星輝映，秬草流芳。七廟觀察德業，六樂宣示典章。敬重祖先，祭獻供享。

穆皇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歌辭：

大姒嬪周，塗山儷禹。我后嗣徽，重規叠矩。肅肅閟宫，翔翔《雲舞》。有饗德馨，無絶終古。

穆皇后神室演奏《穆德凱容之樂》歌辭：

大姒嫁到周，塗山氏作了禹的配偶。我們皇后承繼美名，恪守規矩。肅穆的閟宫，翩翩的《雲舞》。道德高尚，永享祭獻。

高宗明皇帝神室奏《明德凱容之樂》歌辭：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帝宗纘武，惟時執競。起柳獻祥，百堵興咏。義雖祀夏，功符受命。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其儀濟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嗣服。允王維后，膺此多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八簋陳室，六舞充庭。觀德在廟，象德在形。四海來祭，萬國咸寧。

高宗明皇帝神室演奏《明德凱容之樂》歌辭：

遭遇多難能够使基業牢固，憂愁繁多能够啓發聖哲。高宗繼承前輩武功，置身角逐争鋒的時代。柳枝昂起呈現吉祥，宫殿樓宇興發咏頌。道義上雖然應奉祀正統，但是因爲功業領受天命。遠方無不歸順，近處都肅然起敬。儀仗濟濟，表情肅穆。威風赫赫地君臨天下，正大光明地繼承帝位。受命於天的帝王，承受如此多的福祉。禮用以昭明事理，樂用以感謝神靈。八簋陳設於室内，六舞排列在庭院。觀察德行要在宗廟，象徵德行要看禮儀。四海歸順，天下太平。

藉田歌辭，漢章帝元和元年，玄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芟》祠先農。晉傅玄作祀先農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後一篇十二句，辭皆敘田農事。胡道安先農饗神詩一篇，并八句。樂府相傳舊歌三章。永明四年藉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歌》。淹製二章，不依胡、傅，世祖口敕付太樂歌之。

祀先農迎送神升歌：

羽鑾從動，金駕時游。教騰義鏡，樂綴禮修。率先丹耦，躬遵緑疇。靈之聖之，歲殷澤柔。

饗神歌辭：

瓊斝既飾，綉簋以陳。方燮嘉種，永毓宵民。

元會大饗四廂樂歌辭，晉泰始五年太僕傅玄撰。正旦大會行禮歌詩四章，壽酒詩一章，食舉東西廂樂十三章，黄門郎張華作。上壽食舉行禮詩十八章，中書監荀勗、侍郎成公綏，言數各異。宋黄門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禮一章，上壽一章，登歌三章，食舉十章，《前後舞》歌一章。齊微改革，多仍舊辭。其《前後舞》二章新改。其臨軒樂，亦奏《肆夏》於鑠四章。

《肆夏樂》歌辭：

於鑠我皇，體仁苞元。齊明日月，比景乾坤。陶甄百王，稽則黄軒。訏謨定命，辰告四蕃。

右一曲，客入四廂奏。

將將蕃后，翼翼群僚。盛服待晨，明發來朝。饗以八珍，樂以《九韶》。仰祗天顔，厥猷孔昭。

藉田歌辭，漢章帝元和元年，玄武司馬班固奏書主張采用《周頌·載芟》祠祀先農。晉傅玄創作祭祀先農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間一篇十六句，最後一篇十二句，歌辭都是敘述農業事宜。胡道安作祀先農饗神詩一篇，同是八句。樂府相傳有舊作歌辭三章。永明四年舉行藉田禮，詔令驍騎將軍江淹創作《藉田歌》。江淹創作了二章，没有依照胡、傅的體例，世祖口頭下令交付太樂歌唱。

祭祀先農迎送神升歌：

羽飾的車鑾啓動，金色的車駕出游。傳播教化道義鏡明，綴集音樂修明禮儀。扶持丹耦率先垂範，置身田地親自實踐。聖神顯靈，穀物豐收，風調雨順。

饗神歌辭：

精美的酒具已經裝飾，紋飾斑斕的禮器已經陳列。贊育優良的穀種，永遠養育黎民百姓。

元旦皇帝朝會群臣舉行宴會時四廂演唱的歌辭，是晉泰始五年太僕傅玄撰寫的。元旦大會行禮的歌詩四章，祝壽酒詩一章，宴會進食東西廂樂歌辭十三章，黄門郎張華創作。祝壽、宴請、行禮詩十八章，中書監荀勗、侍郎成公綏，句數各異。宋黄門郎王韶之創作《肆夏》四章，行禮一章，祝壽一章，登歌三章，宴會歌十章，《前後舞》歌一章。齊衹是稍微改了一下，大多仍沿用舊辭。其中《前後舞》二章是新改的。其臨軒樂，也演奏《肆夏》“於鑠”等四章。

《肆夏樂》歌辭：

贊美我們皇上，躬行仁道，包含五常。與日月共明，與乾坤等觀。百王陶冶，道法軒轅。承受天命確定宏圖大計，按時誠告四方藩國。

上面一曲，客人進入時四廂演奏。

順從的附屬國主，恭敬的衆多官員。身着盛裝等待清晨，天亮出發前來朝會。犒賞珍饈美味，欣賞《九韶》樂曲。敬仰天顔，國策明瞭。

右一曲，皇帝當陽，四廂奏。皇帝入變服，四廂并奏前二曲。

《法章》既設，初筵長舒。濟濟列辟，端委皇除。飲和無盈，威儀有餘。温恭在位，敬終如初。

九功既歌，六代惟時。被德在樂，宣道以詩。穆矣大和，品物咸熙。慶積自遠，告成在兹。

右二曲，皇帝入變服，黄鍾太蔟二廂奏。

大會行禮歌辭：

大哉皇齊，長發其祥，祚隆姬夏，道邁虞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天作極，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聖德通靈，有命自天，誕授休禎。龍飛紫極，造我齊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右二曲，姑洗厢奏。

上壽歌辭：

獻壽爵，慶聖皇。靈祚窮二儀，休明等三光。

右一曲，黄鍾厢奏。

殿前登歌辭：

明明齊國，緝熙皇道。則天垂化，光定天保。天保既定，肆覲萬方。禮繁樂富，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貢職，抑抑威儀。既習威儀，亦閑禮容。一人有則，作孚萬邦。

烝哉我皇，實靈誕聖。履端惟始，對越休慶。如天斯崇，如日斯盛。介兹景福，永固洪命。

右三曲，别用金石，太樂令跪奏。

食舉歌辭：

晨儀載焕，萬物咸睹。嘉慶三朝，禮樂備舉。元正肇始，典章徽明。萬方來賀，華夷充庭。多士盈九

上面一曲，皇帝向陽，四厢演奏。皇帝入内更换服裝，四厢連奏前二曲。

《法章》已經安排，宴會序幕拉開。公卿貴族濟濟一堂，身穿皇帝賜予的禮服。和樂無限，威儀有餘。温良謙恭各在其位，敬重的態度自始至終。

九功已經歌頌，六代有賴時運。光大德業靠樂，宣揚道行用詩。淳和太平，萬物興盛。廣積德業，自然長遠，賴此告成天地。

以上二曲，皇帝入内更换服裝時，黄鐘太族二厢演奏。

大會行禮歌辭：

偉大啊皇齊，長久生發吉祥，福運蓋過姬夏，道行超越虞唐。德能明察是非，美善光耀天下，位至人極與天相配，居於帝位四方歸順。

我們偉大的皇帝，聖哲明德與神靈相通，上天授命，降下祥瑞。神龍飛臨皇宫，造訪我齊國京都，廣有宇宙，赫赫明明。

以上二曲，姑洗厢演奏。

祝壽歌辭：

進獻祝壽的酒爵，慶賀聖明的皇帝。神靈降下的福運窮極天地，清明盛世與日月星辰同輝。

上面一曲，黄鐘厢演奏。

殿前登歌辭：

光明的齊國，光輝的道路。效法上天施行教化，光大安定上天保祐。上天保祐安定之後，萬方諸侯來朝。禮儀繁多樂曲豐富，華美盛大。

滿河的流水，流歸天池。衆多的貢品，謙恭而威儀。既熟習威儀，也熟習禮制儀容。一人成爲楷模，萬邦信從。

我們完美的皇帝，是神靈降生的聖哲。元旦初始，答謝天地的喜慶之日。猶如天一樣崇高，猶如日一樣盛美。憑藉此等洪福，天命永固。

以上三曲，用另外的金石樂器，由太樂令跪着演奏。

食舉歌辭：

清晨光綫充足，萬物歷歷在目。喜慶元旦，禮樂全都舉行。元旦是一年初始，法令制度完美鮮明。萬方諸侯前來慶賀，華夏蠻夷擠滿庭院。

德，俯仰觀玉聲。恂恂俯仰，載爛其暉。鍾鼓震天區，禮容塞皇闈。思樂窮休慶，福履同所歸。

五玉既獻，三帛是薦。爾公爾侯，鳴玉華殿。皇皇聖后，降禮南面。元首納嘉禮，萬邦同欽願。休哉休哉，君臣熙宴。建五旗，列四縣。樂有文，禮無倦。融皇風，窮一變。

禮至和，感陰陽。德無不柔，繫休祥。瑞徵辟，應嘉鍾。儛雲鳳，躍潛龍。景星見，甘露墜。木連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澤敷。極禎瑞，窮靈符。

懷荒遠，綏齊民。荷天祐，靡不賓。靡不賓，長世盛。昭明有融，繁嘉慶。繁嘉慶，熙帝載。含氣感和，蒼生欣戴。三靈協瑞，惟新皇代。

王道四達，流仁德。窮理咏乾元，垂訓從帝則。靈化侔四時，幽誠通玄默。德澤被八紘，禮章軌萬國。

皇猷緝，咸熙泰。禮儀焕帝庭，要荒服遐外。被髮襲纓冕，左衽回衿帶。天覆地載，澤流汪濊。聲教布濩，德光大。

開元辰，畢來王。奉貢職，朝后皇。鳴珩佩，觀典章。樂王慶，悦徽芳。陶盛化，游大康。惟昌明，永克昌。

惟建元，德丕顯。齊七政，敷五典。彝倫序，洪化闡。

王澤流，太平始。樹靈祇，恭明祀。介景祚，膺嘉祉。禮有容，樂有儀。金石陳，干羽施。邁《武》《濩》，均《咸池》。歌《南風》，德永

衆多品德高尚的賢士，一舉一動佩玉相擊出聲，得觀其儀容。舉止温順恭謹，光輝燦爛。鐘鼓聲震動上下四方，禮制儀容充滿皇宮。喜慶達到極致，得到上天賜福。

五玉已經祭獻，三帛已經進供。王公諸侯，佩玉相擊，集聚在華美的宮殿。偉大的聖君，屈尊南面受禮。君主接受嘉禮，萬邦都欽佩祝願。多麽美好啊！君臣和悦的盛宴。竪立五色旗幟，四面陳列樂器。樂有表現形式，禮儀不能懈怠。布施皇帝的教化，終極變化。

禮制大和，感通陰陽。德無不順，關係吉祥。祥瑞出現，嘉鐘響應。雲鳳起舞，潛龍騰飛。景星出現，甘露降落，樹木連理，穀禾同穗。教化天下，恩澤遍施。極盡祥瑞，窮遍符命。

使荒遠之地歸附，安撫黎民百姓。得到上天輔祐，天下無不臣服。天下臣服，永久昌盛。永遠光明，喜慶繁盛。喜慶繁盛，帝王的事業興盛。含藏元氣感召和氣，蒼生歡欣擁戴。日月星共降祥瑞，國朝萬象更新。

王道傳遍四方，仁德流布。歌頌天子之德窮盡事理，順從天子法則教化天下。教化天下與四季化育萬物比美，誠心與神靈相通，無爲而治天下。恩澤施及八方邊遠之地，禮制典章爲萬國所遵守。

國策明確，諸事和泰。禮儀光耀皇宮庭院，荒遠之地前來歸附。披髮左衽的蠻夷改穿華夏的纓冕衿帶。蒼天覆蓋大地承載，湖澤河流深廣。聲望教化遍布，德業光大。

元旦良辰，全來朝見。奉獻貢品，朝覲君王。佩玉鳴響，觀覽典章。歡度君王喜慶，心悦君王美德。接受昌明的教化，進入豐足安泰的生活。帝業興盛，子孫永昌。

建元之後，德業大顯。整齊七政，施行五典。序次倫常，弘揚教化。

君王恩澤流布，太平初始。樹立神位，恭敬祭祀。洪福大，得吉祥。禮有儀容，樂有儀式。陳列金石樂器，張揚文武舞具。隨着《武》、《濩》樂曲邁開舞步，調節《咸池》，歌唱《南

稱。文明焕，頌聲興。

王道純，德彌淑。寧八表，康九服。導禮讓，移風俗。移風俗，永克融。歌盛美，告成功。咏休烈，邈無窮。

右黄鍾先奏《晨儀篇》，太蔟奏《五玉篇》，餘八篇二厢更奏之。

《前舞·階步》歌辭：新辭。

天挺聖哲，三方維綱。川岳伊寧，七耀重光。茂育萬物，衆庶咸康。道用潜通，仁施遐揚。德厚巛極，功高昊蒼。舞象盛容，德以歌章。八音既節，龍躍鳳翔。皇基永樹，二儀等長。

《前舞·凱容》歌詩：舊辭。

於赫景命，天鑒是臨。樂來伊陽，禮作惟陰。歌自德富，舞由功深。庭列宫縣，陛羅瑟琴。翿籥繁會，笙磬諧音。《簫韶》雖古，九奏在今。導志和聲，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協靈配乾。儀形六合，化穆自宣。如彼雲漢，爲章于天。熙熙萬類，陶和當年。擊轅中《韶》，永世弗騫。

《後舞·階步》歌辭：新辭。

皇皇我后，紹業盛明。滌拂除穢，宇宙載清。允執中和，以莅蒼生。玄化遠被，兆世軌形。何以崇德，乃作九成。妍步恂恂，雅曲芬馨。八風清鼓，應以祥禎。澤浩天下，功齊百靈。

《後舞·凱容》歌辭：舊辭。

假樂聖后，實天誕德。積美自中，王猷四塞。龍飛在天，儀形萬國。欽明惟神，臨朝淵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得。告成于天，銘勛是勒。翼翼厥猷，亹亹其仁。從命創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國無

風》，德行被永遠稱頌。文德輝耀，歌頌之聲興起。

王道純厚，德行更美。安撫八方之外，讓天下太平。引導禮讓之風，移風易俗。移風易俗，永遠昌盛。歌頌盛美，宣告成功。歌咏盛美的事業，無窮無盡。

以上是黄鐘先演奏《晨儀篇》，太蔟演奏《五玉篇》，其餘八篇由二厢輪流演奏。

《前舞·階步》歌辭：新辭。

天生卓越超拔的聖哲，維係三方綱紀。山川安寧，七曜重放光芒。哺育萬物使之興盛，百姓全都安康。道行得用與神暗通，仁義實施名聲遠揚。德業仁厚至於極遠，功勞高達上蒼。舉行盛大典禮，表演象舞，歌頌功德。協調八音，龍飛鳳舞。帝王基業永遠樹立，與天地同等長久。

《前舞·凱容》歌詩：舊辭。

天命盛美，照臨下土。樂來自陽，禮興於陰。歌源自德業繁富，舞由於功勞高深。庭院宫堂陳列樂器，宫殿臺階擺放瑟琴。纛旗和籥集聚，笙磬音調和諧。《簫韶》雖然古老，奏樂九曲完成禮儀是在當今。引導心志和諧樂音，王朝正統音樂就會大爲宣揚。光大我帝王基業，悦服神靈與天相配。效法天地四方，教化和順自然。猶如那銀河，成爲天空的標記。萬物繁盛，四季化育。敲擊車轅中《韶》樂，永遠順暢。

《後舞·階步》歌辭：新辭。

我們光明的君主，繼承帝位德業盛明。蕩除污垢，宇宙澄清。履行中和之道，治理百姓。教化遠播，開創基業，建立法則。如何尊崇道德，於是創作九成。美妙的舞步温順恭謹，精雅的樂曲芬芳清馨。八風之音清澈響鼓，祥瑞出現相應。恩澤遍布天下，功業等同衆位神靈。

《後舞·凱容》歌辭：舊辭。

表面是愉悦聖君，實際是因上天誕生賢德之君。内部美德厚積，王道傳播到四方藩國。龍飛在天，萬國效法。君主敬肅明察，遵從神的旨意，處理政事無爲而治。施行無言的教化，萬物各得其所。向天報告完成的功業，銘刻功勛。制定宏偉國策，勤勉施行仁政。順從天命建立制

塵。冕旒司契，垂拱臨民。乃舞《凱容》，欽若天人。純嘏孔休，萬載彌新。

《宣烈舞》，執干戚。郊廟奏，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絑。朝廷，則武冠，赤幘，生絳袍單衣，絹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絑，皆黑韋緹。周《大武舞》，秦改爲《五行》。漢高造《武德舞》，執干戚，象天下樂己除亂。案《禮》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則漢放此舞而立也。魏文帝改《五行》還爲《大武》，而《武德》曰《武頌舞》。明帝改造《武始舞》。晋世仍舊。傅玄六代舞歌有《武》辭，此《武舞》非一也。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據《韶》爲言，《宣烈》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今世諺呼爲武王伐紂。其冠服，魏明帝世尚書所奏定《武始舞》服，晋、宋承用。齊初仍舊，不改宋舞名。其舞人冠服，見魏尚書奏，後代相承用之。

《凱容舞》，執羽籥。郊廟，冠委貌，服如前。朝廷，進賢冠，黑介幘，生黄袍單衣，白合幅袴，餘如前。本舜《韶舞》，漢高改曰《文始》，魏復曰《大韶》。又造《咸熙》爲《文舞》。晋傅玄六代舞有《虞韶舞》辭。宋以《凱容》繼《韶》爲《文舞》。相承用魏《咸熙》冠服。

《前舞》、《後舞》，晋泰始九年造。《正德》《大豫舞》，傅玄、張華各爲歌辭。宋元嘉中，改《正德》爲《前舞》，《大豫》爲《後舞》。

右朝會樂辭。

度，因之確立合乎神意。海外歸依，四周太平。身處帝位掌管法規，無爲而治理百姓。於是表演《凱容》舞，敬若天人。大福大吉，萬載更新。

《宣烈舞》，手持盾與斧。郊廟演奏，戴平冕，黑色介幘，玄色衣裳，白色領袖、絳色領袖的中衣，絳色合幅褲，絳色絑。在朝廷，則戴武冠，赤色幘，生絳色袍單衣，絹領袖，皂色領袖中衣，描繪虎紋的合幅褲，白布絑，都是黑色皮製緹衣。周《大武舞》，秦改爲《五行》。漢高祖編創《武德舞》，手持盾和斧，象徵天下歡慶鏟除動亂。根據《禮》的説法"朱色的盾玉質的斧，頭戴禮帽表演《大武》舞"。這就是説漢代《武德舞》是仿照此舞創立的。魏文帝把《五行》改回爲《大武》，而把《武德》叫《武頌舞》。明帝改創《武始舞》。晋代仍舊沿用。傅玄六代舞歌中有《武》辭，這表明《武舞》并非一種。宋孝建初年，朝廷討論把《凱容舞》作爲《韶舞》，《宣烈舞》作爲《武舞》。根據《韶舞》來説的話，《宣烈》就是古代的《大武》，不是《武德》。如今俗諺稱之爲武王伐紂。舞蹈采用的冠冕服飾，是魏明帝時期尚書奏書確定的《武始舞》服裝，晋、宋沿用。齊初沿襲舊制，没有更改宋代舞名。表演舞蹈人員的冠冕服飾，見於魏尚書的奏書，後代沿襲使用。

《凱容舞》，手持舞具樂器。郊廟祭祀，戴委貌冠，服飾同前。朝廷表演，戴進賢冠，黑色介幘，生黄色袍單衣，白色合幅褲，其餘的同前。依據舜的《韶舞》，漢高祖改名叫《文始》，魏又重新叫《大韶》。另外還編製《咸熙》爲《文舞》。晋傅玄六代舞中有《虞韶舞》辭。宋代用《凱容》繼承《韶》爲文舞。沿用魏《咸熙》舞的冠冕服飾。

《前舞》、《後舞》，晋泰始九年編製。《正德舞》、《大豫舞》，傅玄、張華各自創作了歌辭。宋元嘉年間，《正德》改爲《前舞》，《大豫》改爲《後舞》。

以上是朝會樂辭。

舞曲，皆古辭雅音，稱述功德，宴享所奏。傅玄歌辭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墳墓誰掃，超若流光。"如此十餘小曲，名爲舞曲，疑非宴樂之辭。然舞曲總名起此矣。

舞曲，都是古辭雅音，稱頌陳述功德，宴享賓客時演奏。傅玄的歌辭説："受到上天懲罰，貶到北部的朔方，到時墳墓誰來祭掃，遥遠如同流失的時光。"這樣十餘首小曲，名義上是舞曲，懷疑不是宴會樂隊用的辭。然而舞曲總名由此而起。

《明君》辭：

明君創洪業，盛德在建元。受命君四海，聖皇應靈乾。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結繩化，静拱天下齊。

右一曲，漢章帝造鞞舞歌，云"關東有賢女"。魏明帝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傅玄代魏曲作晋《洪業篇》云："宣文創洪業，盛德存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今前四句錯綜其辭，從"五帝"至"不可階"六句全玄辭，後二句本云"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栖"，又改易焉。

《明君》辭：

明君開創洪業，盛德建立在建元。秉承天命君臨四海，聖君感應天靈。五帝繼承三皇，三皇是世代的起源。聖德得到機運回報，天地不能違抗。抬頭仰視更高，猶如上天高不可攀。將回復到結繩記事的文明時代，寧静無爲而天下治平。

上面一曲，漢章帝創作鞞舞歌，説"關東有賢女"。魏明帝取代漢曲的是"明明魏皇帝"。傅玄取代魏曲而創作的晋《洪業篇》説："宣文開創洪業，盛德存於泰始。聖君感應符瑞，秉承天命君臨四海。"如今前四句編排組合了傅玄的辭，從"五帝"到"不可階"六句全是傅玄的辭，後二句本來是"將回復到御龍氏的時代，鳳凰栖息在庭院"，又改换了。

《聖主曲》辭：

聖主受天命，應期則虞、唐。升旒綜萬機，端扆馭八方。盈虚自然數，揖讓歸聖明。北化陵河塞，南威越滄溟。廣德齊七政，敷教騰三辰。萬宇必承慶，百福咸來臻。聖皇應福始，昌德洞祐先。

《聖主曲》辭：

聖主秉承天命，得到機運效法虞、唐。加冕總攬萬機，即位駕馭八方。盈虧是自然定數，帝位經過禪讓歸於聖明。向北教化超越黄河邊塞，向南威儀越過大海。廣施德行整齊七政，遍行教化三辰閃亮。天下同慶，百福齊集。聖君應驗福運之始，大德洞悉於祐助之先。

《明君》辭：

明君御四海，總鑒盡人靈。仰成恩已洽，竭忠身必榮。聖澤洞三靈，德教被八鄉。草木變柯葉，川岳洞嘉祥。愉樂盛明運，舞蹈升太時。微霜永昌命，軌心長歡怡。

《明君》辭：

明君統治四海，攬盡天下人才。賴明君栽培皇恩廣布，竭盡忠誠自身必然榮顯。聖澤通達天神、地祇、人鬼，德教廣布八方。草木枝葉變緑，山川明察吉祥。歡樂昌盛之運，用舞蹈慶祝升平之時。鬢髮微白天命永遠昌盛，心不逾軌長保歡樂。

鐸舞歌辭：

黄《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延《太武》。清歌發唱，形爲主。聲和八音，協律吕。身不虚

鐸舞歌辭：

黄帝的《雲門》，唐堯的《咸池》，虞舜的《韶舞》，夏禹的《夏》，殷商的《濩》，共有五代的舞曲。摇鈴鳴金，展開《太武》舞。清歌起唱，以身形爲主。聲和八音，協調律吕。身不空

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周期序。時奏宫角，雜之以徵羽。樂以移風，禮相輔，安有出其所。

右一曲，傅玄辭，以代魏《太和時》。"徵羽"下除"下厭衆目，上從鍾鼓"二句。

《白鳩》辭：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

右一曲，《舞叙》云："《白符》或云《白符鳩舞》，出江南，吴人所造，其辭意言患孫皓虐政，慕政化也。其詩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

《濟濟》辭：

暢飛暢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黄。

右一曲晉《濟濟舞歌》，六解，此是最後一解。

《獨禄》辭：

獨禄獨禄，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

右一曲晉《獨鹿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古辭《明君曲》後云："勇安樂無慈，不問清與濁。清與無時濁，邪交與獨禄。"《伎録》云："求禄求禄，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污殺我！"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辭。

《碣石》辭：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河淡淡，山嶋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右一曲，魏武帝辭，晉以爲《碣

動，手不白舉。舉手投足應節合度，有周期順序。經常演奏的是宫、角調，夾雜有徵、羽調。樂用於改變風俗，禮制輔助，哪還有超出其外的。

上面一曲，傅玄作辭，用以替代魏《太和時》。"徵羽"下面删去"下厭衆目，上從鐘鼓"二句。

《白鳩》辭：

翩翩的白鳩，再次飛來鳴叫。懷念我君德行，飛來集於國君庭院。

上面一曲，《舞叙》説："《白符》或稱作《白符鳩舞》，出自江南，是吴人創作的，其詞意是擔憂孫皓施暴政，羡慕政治教化。其詩本是説'平平白符，思念我君恩惠，集於我華美的殿堂'。説白在五行中屬金，符，相合，鳩也相合。符和鳩雖然不同，其意義是相同的。"

《濟濟》辭：

暢快地飛舞，氣體中流動着芳香。追念三皇五帝，大綺黄帝。

上面一曲是晉《濟濟舞歌》，六章，這是最後一章。

《獨禄》辭：

獨禄獨禄，水深混濁。混濁還可，水深殺我！

上面一曲晉《獨鹿舞歌》，六章，這是前一章。古辭《明君曲》後有："果敢安樂没有仁愛，不問清和濁，清和無時不在的濁，邪交和獨禄。"《伎録》説："求官求禄，清白不濁。清白還可，貪污害我！"晉歌是"鹿"字，古代通用。懷疑這是諷刺歌辭。

《碣石》辭：

來到東方的碣石，觀覽滄海。水面淡淡，島山聳峙。樹木叢生，百草茂盛。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運行，似乎出自其中，銀河燦爛，似乎出自其裏。極爲幸運啊！歌詩表明心志。

上面一曲，魏武帝作詞，晉把它作爲《碣石

石舞歌》。詩四章，此是中一章。

《淮南王》辭：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黄鵠還故鄉。

右一曲，晋淮南王舞歌。六解，前是第一，後是第五。

《齊世昌》辭：

齊世昌，四海安樂齊太平。人命長，當結久，千秋萬歲皆老壽。

右一曲，晋杯槃歌。十解，第三解云："舞杯槃，何翩翩，舉坐翻覆壽萬年。"干寶云："太康中有此舞。杯槃翻覆，至危之像。言晋世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其第一解首句云"晋世寧"，宋改爲"宋世寧"。惡其杯槃翻覆，辭不復取。齊改爲"齊世昌"，餘辭同後一。

《公莫》辭：

吾不見公莫時　吾何嬰公來　嬰姥時吾　思君去時　吾何零　子以耶　思君去時　思來嬰　吾去時母那　何去吾

右一曲，晋《公莫舞》歌，二十章，無定句。前是第一解，後是第十九二十解。雜有三句，并不可曉解。建武初，明帝奏樂至此曲，言是似《永明樂》，流涕憶世祖云。

白紵辭：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瑶堂。情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驚若思凝且翔。轉眄流精艷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馭世永歌昌。

右五曲，尚書令王儉造。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吴黄龍中童謡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

舞歌》。詩共四章，這是其中一章。

《淮南王》辭：

淮南王，自稱尊貴，百尺高樓與天相連。我想渡河河無橋，願作雙飛黄鵠回到故鄉。

上面一曲，晋淮南王舞歌。六章，前句是第一章，後句是第五章。

《齊世昌》辭：

齊代昌盛，四海安樂齊國太平。人的壽命長，應當交往久，千秋萬歲都長壽。

上面一曲，是晋杯槃舞歌。十章，第三章説："飛舞杯盤，何其翩翩，起坐翻覆，長壽萬年。"干寶説："太康年間有這種舞。杯盤翻覆，非常危險的形象。意思説晋代的士人，如果貪戀飲食之樂，就没有長遠的圖謀。"其第一章首句説"晋代安寧"，宋改爲"宋代安寧"。討厭舞中杯盤翻覆，不再采用其辭。齊改爲"齊代昌盛"，其餘的辭與最後一章相同。

《公莫舞》辭：

吾不見公莫時　吾何嬰公來　嬰姥時吾　思君去時　吾何零　子以耶　思君去時　思來嬰　吾去時母那　何去吾

上面一曲，晋《公莫舞》歌，二十章，没有固定的句子。前段是第一章，後段是第十九、二十章。夾雜有三句，均不明白什麽意思。建武初年，明帝演奏到這首曲子，説這首像是《永明樂》，流淚回憶世祖。

白紵舞歌辭：

陽春白日風吹花香，明月之下起舞於華麗殿堂。金石絲竹傳達美好情意，羅衣徐徐轉動紅袖飛揚。清亮的歌聲流動回響在精美的房梁，好像受驚好像沉思或凝神或飛舞。眉目傳情光輝艷麗，依依不捨雙雁同行。歡樂來得何等晚情意何等長，明君治國永遠歌舞升平。

以上五首樂曲，尚書令王儉創作。白紵舞歌，周處《風土記》説："吴黄龍年間童謡唱'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來孫權討伐公孫淵，從海上乘船舶，舶，就是白。如今歌曲的和聲部

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

《俳歌》辭：

俳不言不語，呼俳噏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右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

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其增損源起，事不可詳，大略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魏世則事見陳思王樂府《宴樂篇》，晋世則見傅玄《元正篇》、《朝會賦》。江左咸康中，罷紫鹿、跂行、鱉食、笮鼠、齊王卷衣、絶倒、五案等伎，中朝所無，見《起居注》，并莫知所由也。太元中，苻堅敗後，得關中檐橦胡伎，進太樂，今或有存亡，案此則可知矣。

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睹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以爲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

皇齊啓運從瑶璣。靈鳳銜書集紫微。和樂既洽神所依。超商卷夏耀英輝。永世壽昌聲華飛。

右《鳳皇銜書伎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宋世辭云“大宋興隆膺靈符。鳳鳥感和銜素書。嘉樂之美通玄虛。惟新濟濟邁唐虞。巍巍蕩蕩道有餘”。齊初詔中書郎江淹改。

《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道人釋寶

分還稱‘行白紵’。”

《俳歌》辭：

俳優不言不語，呼叫俳優出聲應和。俳優一上場，就不停地東竄西跳。硬生生扳動牛角，恨不得摩擦斷膚耳。馬没有懸蹄，牛没有上齒。駱駝没有角，兩耳振起。

以上是侏儒導舞人自己唱的歌辭。古辭俳歌八首，這是前邊一篇。二十二句，現在侏儒所唱的，是從中摘取的。

角抵、像形、雜技，歷代相沿都有。但是其增減源起，事情就不太清楚，大約漢代張衡《西京賦》是最早記載的。魏代有關事實則見於陳思王樂府《宴樂篇》，晋代則見於傅玄《元正篇》、《朝會賦》。東晋咸康年間，罷撤紫鹿、跂行、鱉食、笮鼠、齊王捲衣、絶倒、五案等雜技項目，都是西晋所没有的，見於《起居注》，都不知是從哪裏來的。太元年間，苻堅戰敗後，得到關中飛檐爬竿等胡族雜技，進獻到太樂，如今或許有存有亡，據此就可知道。

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開霧散，出現石橋瀑布，是歷來罕見的奇觀。山中道士朱僧標上報朝廷，皇上派主書董仲民前往考察，認爲是神異祥瑞。太樂令鄭義泰據孫興公賦創作天台山伎樂，描寫莓苔、石橋、道士攀登山峰的情形，不久又取消了。

皇齊福運自北斗開啓。鳳凰口銜文書栖集皇宫。歡樂愉悦神靈眷顧。超越夏商光輝照耀。永遠昌盛聲名飛揚。

以上《鳳皇銜書伎歌辭》，大概是魚龍雜耍之流。元旦朝會之日，侍中在宫殿跪取文書。宋代的歌辭是“大宋興隆得到祥瑞。鳳凰感通銜來白絹文書。華美的歌樂通達上蒼。萬象更新超越唐堯、虞舜。浩浩蕩蕩大道有餘”。齊初詔令中書郎江淹改辭。

《永平樂歌》，是竟陵王蕭子良和各位文士創作上奏的。每人創作了十首曲子。僧人寶月寫

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於樂官也。

的辭很美，皇上經常讓樂隊吹奏，但没有列於官方音樂。

贊曰：綜采六代，和平八風。殷薦宴享，舞德歌功。

贊曰：綜合六代，協調八音。盛大的祭獻宴享，歌舞稱頌功德。

南齊書卷十二

志第四

天文(上)

《易》曰:“聖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天文之事,其來已久。太祖革命受終,膺集期運。宋昇明三年,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陳天文,奏曰:

自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日蝕有十,虧上有七。占曰“有亡國失君之象”。一曰“國命絶,主危亡”。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白犯房心五。占曰“其國有喪,宋當之”。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宫有四。占曰“國去其君,有空國徙王”。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再裂。占曰“陽不足,白虹貫日,人君惡之”。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入太微。泰豫元年至昇明三年,月又入太微。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熒惑入太微六。占曰“七耀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亦衰,當有王入爲主”。孝建二年至昇明二年,太白熒惑經羽林各三。占曰“國殘更世”。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熒惑守南斗,成句己。占曰“天

《易經》説:“聖人抬頭觀察天象,低頭觀察地理。”有關天文的事情,由來已久。太祖順應天命繼承帝位,秉受時運。宋昇明三年,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陳奏天文變化,説:

自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有十次日食,其中上部虧缺有七次。占辭説“有亡國滅君的迹象”。一説“國家天命斷絶,君主危亡”。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金星有五次在中天。占辭説“天下轉運,百姓改换君王,異姓興起”。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月四次衝犯房宿心宿,金星五次衝犯房宿心宿。占辭説“該國家有喪事,宋應驗了它”。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有四顆流星出入紫宫。占辭説“國家離開它的君主,導致國家空虚君王遷徙”。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兩次裂開。占辭説“陽氣不足,白虹貫穿太陽,君主認爲不祥”。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進入太微垣。泰豫元年至昇明三年,月又進入太微垣。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金星八次進入太微垣,火星六次進入太微垣。占辭説“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不按軌道運行,是危亡的象徵。貴人失去權勢,君主也要衰亡,將會有王進宫做君主”。孝建二年至昇明二年,金星、火星各有三次經過羽林星。占辭説“國家殘破世道改换”。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火星守衛南斗,形成句己形狀。占辭説“天下改易正統,開始新的紀

下易正更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填星熒惑辰星合于南斗。占曰“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白犯填星于斗。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填星合于危。占曰“天子失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熒惑守太微，成句已。占曰“王者惡之，主命無期，有徙主，若主王，天下更紀”。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白氣見西南，東西半天，名曰長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氣又見東南長二丈，并形狀長大，猛過彗星。占曰“除舊布新易主之象，遠期一紀”。至昇明三年，一紀訖。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犯填星于胃。占曰“主命惡之”。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歲星填星合于東井。占曰“改立王公”。元徽四年至昇明二年三月，日有頻食。占曰“社稷將亡，王者惡之”。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填星守太微宫，逆從行，歷四年。占曰“有亡君之戒，易世立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熒惑太白辰星合于翼。占曰“改立王公”。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歲星守斗建。陰陽終始之門，大赦升平之所起，律歷七政之本源，德星守之，天下更年，五禮更興，多暴貴者。昇明二年十月一日，熒惑守輿鬼。三年正月七日，熒惑守兩戒閒，成句已。占曰“尊者失朝，必有亡國去王”。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效西方。占曰“天下更王”。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虚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爲受慶之符。

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土星、火星、水星在南斗會合。占辭説“另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星在斗星衝犯土星。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金星和土星在危宿會合。占辭説“天子失掉國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火星守衛太微垣，形成句已形狀。占辭説“帝王認爲不祥，主管命運不可捉摸，有君主易位，如果應驗到王身上，天下會改換紀元”。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有股白氣出現在西南，劃過東西半個天空，名叫長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一股二丈長的白氣又出現在東南方，而且形狀長大，比彗星要迅猛。占辭説：“是除舊布新改換君主的徵兆，預兆的時間長達十二年。”到昇明三年，十二年終結。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金星在胃宿衝犯土星。占辭説：“君主命運不祥。”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金星、木星、土星在井宿會合。占辭説：“另立王公。”元徽四年至昇明二年三月，接連發生日食。占辭説：“國家將要滅亡，帝王認爲不祥。”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土星守衛太微垣，逆着運行，歷時四年。占辭説：“有亡君的警告，改換朝代另立君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火星、金星、水星在翼宿會合。占辭説：“另立王公。”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木星守衛斗建星。陰陽是終始的門户，大赦升平年間所發生的事情；曆律是七政的本源，德星守衛它，天下改换紀年，五禮再度興盛，有許多忽然顯貴的人。昇明二年十月一日，火星守衛輿鬼星。三年正月七日，火星守在兩戒之間，形成句已狀。占辭説，“尊貴的人失去朝廷，一定有滅亡的國家和離位的君王。”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水星正月在西方閃耀。占辭説：“天下改换帝王。”昇明三年四月，木星在虚宿、危宿，徘徊在玄枵星野，這樣齊國就有厚福，是接受慶賀的徵兆。

今所記三辰七曜之變，起建元訖于隆昌，以續宋史。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變外傳，并秘而不出，自此闕焉。

現在所記述的三辰七曜的變化，起自建元終於隆昌，用來接續宋史。建武年間太史奏事，明帝不想讓天象的變異外傳，都隱秘而不出示，從此就空缺了。

日蝕

建元二年九月甲午朔，日蝕。

建元二年九月甲午初一，日食。

三年七月己未朔，日蝕。

三年七月己未初一，日食。

永明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蝕。

永明元年十二月乙巳初一，日食。

十年十二月癸未朔，加時在午之半度，到未初見日始蝕，虧起西北角，蝕十分之四，申時光色復還。

十年十二月癸未初一，時間在午時的半度，到未時初，日開始發生蝕變，從西北角起虧缺，蝕掉十分之四，申時光色恢復正常。

隆昌元年五月甲戌合朔，巳時日蝕三分之一，午時光復還。

隆昌元年五月甲戌日月相會，巳時日食三分之一，午時日光恢復正常。

月蝕

建元四年七月戊辰，月在危宿蝕。

建元四年七月戊辰，月在危宿發生蝕變。

永明二年四月丁巳，月在南斗宿蝕。

永明二年四月丁巳，月在南斗星發生蝕變。

三年十一月戊寅，月入東井曠中，因蝕三分之一。

三年十一月戊寅，月進入井宿的空缺中，因而蝕掉三分之一。

五年三月庚子，月在氐宿蝕。

五年三月庚子，月在氐宿發生蝕變。

九月戊戌，月在胃宿蝕。

九月戊戌，月在胃宿發生蝕變。

六年九月癸巳，月蝕在婁宿九度，加時在寅之少弱，虧起東北角，蝕十五分之十一。

六年九月癸巳，月在婁宿九度發生蝕變，時間將近寅時，從東北角虧缺，蝕掉十五分之十一。

十五日子時，蝕從東北始，至子時末都既，到丑時光色還復。

十五日子時，月從東北角發生蝕變，到子時末全都蝕掉，到丑時光色恢復正常。

七年八月丁亥，月在奎宿蝕。

七年八月丁亥，月在奎宿發生蝕變。

十月庚辰，月奄蝕熒惑。

十月庚辰，月掩蓋火星發生蝕變。

八年六月庚寅，月奄蝕畢左股第一星。

八年六月庚寅，月掩蓋畢宿左股第一顆星，發生蝕變。

十年十二月丁酉，月蝕在柳度，加時在酉之少弱，到亥時月蝕起東角七分之二，至子時光色還復。

十年十二月丁酉，月在柳宿度星發生蝕變，時間是將近酉時，到亥時月從東角起蝕掉七分之二，到子時光色恢復正常。

永泰元年四月癸亥，月蝕，色赤如血。三日而大司馬王敬則舉兵，衆以爲敬則祲烈所感。

永泰元年四月癸亥，月發生蝕變，顏色紅得像血。三天後大司馬王敬則起兵，衆人認爲是王敬則威烈的感應。

永元元年八月己未，月蝕盡，色皆赤。是夜，始安王遥光伏誅。

永元元年八月己未，月全部蝕變，顏色都是紅的。這天晚上，始安王蕭遥光被殺。

史臣曰：日月代照，實重天行。上交下蝕，同度相掩。案舊説曰“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交會舊術，日蝕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於交中，交從外入内者，先會後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内出者，先會後交，虧西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不嘗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爲黑子，不名爲蝕也。漢尚書令黄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玄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王逸以爲“月若掩日，當蝕日西，月行既疾，須臾應過西崖既，復次食東崖，今察日蝕，西崖缺而光已復，過東崖而獨不掩”。逸之此意，實爲巨疑。先儒難“月以望蝕，去日極遠，誰蝕月乎”？説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虚道，常與日衡相對，月行在虚道中，則爲氣所弇，故月爲蝕也。雖時加夜半，日月當子午，正隔於地，猶爲暗氣所蝕，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虚之氣，如以鏡在日下，其光耀魄，乃見於陰中，常與日衡相對，故當星星亡，當月月蝕”。今問之曰：“星月同體，俱兆日耀，當月之蝕，星不必亡。若更有所當，星未嘗蝕，同稟異虧，其故何也？”答曰：“日爲陰主，以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雖同類，而精景陋狹，小毁皆亡，無有受蝕之地，纖光可滿，亦不與弦望同形。”又難曰：“日之夜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不見？”答之曰：“夫言光有所衝，則有不衝之光矣；言有所當，亦有所

史臣曰：日月交替照耀，實際是在天空重復運行。在上的相交，在下的蝕變，同一緯度相互掩蓋。根據舊的説法是“日有五種蝕變”，指的是從上、下、左、右、中央開始的蝕變。日月交會舊的方法，日食不從東部開始，因爲月從日的西側，向東運行趕上日。位置在交中，交從外部進入内部的，是先會後交，虧缺西南角；先交後會，虧缺西北角；交從内部外出的，是先會後交，虧缺西北角；先交後會，虧缺西南角。日正好在交中的，就會在西部虧缺，所以不曾有從東部蝕變的。如果日中間有虧缺，名叫黑子，不稱爲日食。漢尚書令黄香説：“日食都從西部開始，月食都從東部開始，没有從上下中央開始的。”《春秋》魯桓公三年日食，貫通上中下全是黑的。懷疑的人認爲日月大小正好相等，月怎能小而且出現在日當中呢。鄭玄説：“月正好掩蓋住日，日光從四邊散出，所以説是從中間開始蝕變。”王逸認爲：“月如果掩蓋日，應當是日的西部蝕變，月既然運行得很快，一會兒就應超過日的西邊，再依次侵蝕東邊，現在觀察日食，西邊虧缺可光已恢復正常，超過東邊却獨獨不能蓋住日。”王逸的這個意思，的確是巨大的疑問。先儒反駁“月在望日蝕變，離日非常遠，是誰造成月的蝕變呢”？解釋的人説“日有股暗氣，天有條虚道，經常與日衡相對，月運行在虚道之中，就會被暗氣遮掩，所以發生月食。雖然時間是在半夜，日月處於子午，正被大地隔開，可還是被暗氣所侵蝕，這是因爲天的體積大而地的形狀小的緣故。暗和虚的氣體，好比把鏡子放在日光下，它的光芒耀人魂魄，於是在陰暗中出現，經常與日衡相對，所以遇到星則星消失，遇到月則月食”。現在問他們説：“星和月是同樣的天體，都得到日的照耀，當發生月食時，星不一定消失。如果是另有暗氣侵蝕，可星未曾發生蝕變，月和星稟性相同，可發生的虧缺不同，這是什麽緣故呢？”回答説：“日是陰主，讓它處於陽位，體積相當，勢力相交，自我招致盈虧。星雖然與月是同類，可是光影狹窄鄙陋，一點小的毁壞就都消亡，没有受侵蝕的地方，一縷光就可以遮滿，也就不會

不當矣。夜食度遠，與所當而同没；晝食度近，由非衝而得明。”又問：“太白經天，實緣遠日。今度近更明，於何取喻？”答曰：“向論二蝕之體，周衝不同，經與不經，自由星遲疾，難蝕引經，恐未得也。”

和月一樣有半月圓月。”又反駁説：“夜間發生日食，可以驗證夜間星辰的消亡；白天日食已盡，爲什麽白天的星辰反而不出現？”回答説：“説光綫有所衝撞，就有不衝撞的光綫；説有所遭逢，也有不遭逢的。夜間日食位置遠，和所遭逢的星辰一同消失；白天日食位置近，星辰由於不受衝撞而得以光明。”又提問説：“金星在天空閃耀，實際是因爲遠離太陽。現在離得近反而更明亮，如何加以解釋？”回答説：“從來論述日食月食時的天體，周轉衝撞各不相同，閃耀與不閃耀，自是由於星辰運行的快慢，引用星辰的閃耀反駁日月蝕變，恐怕未必有道理。”

日光色

建元四年十一月午時，日色赤黄無光，至暮，在箕宿。

建元四年十一月午時，日色赤黄没有光亮，直到傍晚，處在箕宿位置。

二年閏正月乙酉，日黄赤無光，至暮。

二年閏正月乙酉，日色黄赤没有光亮，直到傍晚。

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黄，日暈，虹抱珥直背。

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上三竿，朱色赤黄，周圍有彩色光圈，形成虹、抱、珥、直、背各狀。

建元元年十二月未時，日暈，匝，黄白色，至申乃消散。

建元元年十二月未時，有一光圈環繞在日的周圍，呈黄白色，到申時纔消散。

永明二年正月丁酉，日交暈再重。

永明二年正月丁酉，日周圍有重叠的彩色光圈。

三年二月丁卯，日有半暈，暈上生一珥。

三年二月丁卯，日周圍有半個彩色光圈，光圈上生出一個珥形光圈。

四年五月丙午，日暈再重，仍白虹貫日，在東井度。

四年五月丙午，日周圍有重叠的彩色光圈，仍舊是白虹横貫日中，在井宿方位。

六年三月甲申，日於蘭雲中薄半暈，須臾過匝，日東南暈外有一直，并黄色。壬辰，日暈，須臾，日西北生虹貫日中。

六年三月甲申，日在蘭色雲中有半圈薄薄的光暈，不久環繞一圈，日東南部光圈外有直形雲氣，都呈黄色。壬辰，日周圍有彩色光圈，不久，日的西北方生出一條虹貫穿日中。

八年十一月己亥，日半暈，南面不匝，日東西帶暈，各生珥，長三尺，白色，珥各長十丈許，正衝日，久久消散，背因成重暈，并青絳色。

八年十一月己亥，日周圍有半圈光環，南面空缺，日的東西部帶有光圈，各生有珥形雲氣，長三尺，白色，珥各有十丈多長，正對着日，很久纔消散，背後就形成重叠的光圈，都呈青絳色。

九年正月甲午，日半暈，南面不匝，北帶暈生一抱，東西各生一珥，

九年正月甲午，日周圍有半圈光暈，南面空缺，北部帶有光暈生出一抱形雲氣，東西各生出

抱北又有半暈，抱珥并黄色，北又生白虹貫日，久久消散。

一珥形雲氣，環狀雲氣北又有半圈光暈，抱、珥都呈黄色，北部又生出一條白虹貫穿日中，很久纔消散。

建元元年六月甲申，日南北兩珥，西有抱，黄白色。

建元元年六月甲申，日的南北部生出兩珥形雲氣，西部有環狀雲氣，呈黄白色。

永明二年十一月辛巳，日東北有一背。

永明二年十一月辛巳，日的東北部有一背形雲氣。

三年十一月庚寅，日西北有一背。

三年十一月庚寅，日的西北部有一背形雲氣。

四年正月辛巳，日南北各生一珥，又生一背。

四年正月辛巳，日的南北部各生出一珥形雲氣，又生出一背形雲氣。

十二月辛未，日西北生一直，黄白色。戊寅，日北生一背，青絳色。

十二月辛未，日的西北部生出一直形雲氣，呈黄白色。戊寅，日的北部生出一背形雲氣，呈青絳色。

五年八月己卯，日東南生一珥，并青絳色。

五年八月己卯，日的東南部生出一珥形雲氣，都是青絳色。

六年二月丁巳，日東北生黄色，北有一珥，黄赤色，久久并散。庚申，日西有一背，赤青色，東西生一直，南北各生一珥，并黄白色。

六年二月丁巳，日的東北生出黄色雲氣，北部有一珥形雲氣，呈黄赤色，很久纔一起消散。庚申，日的西部有一背形雲氣，呈赤青色，東西部生出一直形雲氣，南北部各生出一珥形雲氣，都呈黄白色。

七年十月癸未，日東北生一背，青赤色，須臾消。

七年十月癸未，日的東北部生出一背形雲氣，呈青赤色，不久消散。

八年六月戊寅，日於蒼白雲中南北各生一珥，青黄絳雜色，澤潤，并長三尺許，至巳午消。

八年六月戊寅，日在蒼白色雲中南北部各生出一珥形雲氣，雜有青黄絳各色，光潤，都是三尺多長，到巳時午時消散。

隆昌元年正月壬戌，日於蘭雲中暈，南北帶暈各生一直，同長一丈，須臾消。

隆昌元年正月壬戌，日在蘭色雲中形成光暈，南北部帶有光暈各生出一直形雲氣，都是一丈長，不久消散。

永元元年十二月乙酉，日中有三黑子。

永元元年十二月乙酉，日中有三個黑子。

月暈犯

建元四年十月庚寅，月暈五車及參頭。

建元四年十月庚寅，月在五車星及參宿頭形成光暈。

永明元年正月壬辰，是日至十五日，月三暈太微及熒惑。

永明元年正月壬辰，這天到十五日，月在太微垣及火星處三次形成光暈。

三月庚申至十三日，月三暈太微及熒惑。

三月庚申到十三日，月在太微垣及火星處三次形成光暈。

五年二月乙未，自九日至是日，

五年二月乙未，自九日到這天，月在太微垣

月三暈太微。

六年二月壬戌甲夜、十三日甲夜、十五日甲夜，月并暈太微。

永明元年十一月己未，月南北各生一珥，又有一抱。

月犯列星　建元元年七月丁未，月犯心大星北一寸。丁卯，月入軒轅中犯第二星。

十月丙申，月在心大星西北七寸。

十一月壬戌，月在氐東南星五寸。

十二月乙酉，月犯太微西蕃南頭第一星。庚寅，月行房道中，無所犯。癸巳，月入南斗魁中，無所犯。

二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又犯後星。

五月庚戌，月入南斗。

七月己巳，月入南斗。

三年二月癸巳，月犯太微上將。

四年二月乙亥，月犯輿鬼西北星。丙子，月犯南斗魁第二星。辛未，月犯心大星，又犯後星。

四月壬辰，月犯軒轅左民星。庚子，月犯箕東北星。

五月丙寅，月犯心後星。戊寅，月掩昴西北星。

六月乙未，月犯箕東北星。

七月癸亥，月行南斗魁中，無所犯。庚辰，月犯軒轅女主。

八月庚子，月犯昴西南星。壬寅，月犯五車東南星。壬申，月犯軒轅少民星。

九月丁巳，月犯箕東北星。壬辰，月在營室度，入羽林中。二十日，月入輿鬼，犯積尸。

十一月甲戌，月犯五車南星。

十二月丁酉，月犯軒轅女主星，又掩女御。

三次形成光暈。

六年二月壬戌日初更，十三日初更，十五日初更，月都在太微垣形成光暈。

永明元年十一月己未，月的南北部各生出一珥形雲氣，又有一環形雲氣。

月衝犯各星　建元元年七月丁未，月衝犯心宿大星北一寸。丁卯，月進入軒轅星中衝犯第二顆星。

十月丙申，月出現在心宿大星西北七寸。

十一月壬戌，月出現在氐宿東南星五寸。

十二月乙酉，月衝犯太微垣西部南頭第一顆星。庚寅，月運行房宿的通道中，無所衝犯。癸巳，月進入南斗魁星中，無所衝犯。

二年三月癸卯，月衝犯心宿大星，又衝犯後星。

五月庚戌，月進入南斗。

七月己巳，月進入南斗。

三年二月癸巳，月衝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年二月乙亥，月衝犯輿鬼西北星。丙子，月衝犯南斗魁第二星。辛未，月衝犯心宿大星，又衝犯後星。

四月壬辰，月衝犯軒轅星的左民星。庚子，月衝犯箕宿東北星。

五月丙寅，月衝犯心宿後星。戊寅，月遮掩昴宿西北星。

六月乙未，月衝犯箕宿東北星。

七月癸亥，月運行在南斗魁星中，無所衝犯。庚辰，月衝犯軒轅星的女主星。

八月庚子，月衝犯昴宿西南星。壬寅，月衝犯五車星的東南星。壬申，月衝犯軒轅星的少民星。

九月丁巳，月衝犯箕宿東北星。壬辰，月出現在營室星方位，進入羽林星中。二十日，月進入輿鬼星，衝犯積尸星。

十一月甲戌，月衝犯五車星的南星。

十二月丁酉，月衝犯軒轅星的女主星，又遮掩女御星。

永元元年正月己亥，月犯心後星。

三月乙未，月犯軒轅女主星。

六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南星。

八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輿鬼星。

九月庚辰，月犯太白左蕃度。癸巳，月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十二月丁卯，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己巳，月犯南斗第五星。

二年二月甲子，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第三星。

三月丁丑，月犯東井北轅北頭第一星。

四月戊申，月犯軒轅右角。

六月丙寅，月犯東井轅頭第一星。

八月丙午，月掩心大星。戊申，月犯南斗第三星。戊子，月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十一月庚辰，月犯昴星。丙戌，月犯軒轅左角。

十二月壬戌，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

三年二月己未，月犯南斗第五星。

三月壬申，月在東井，無所犯。

六月丙午，月掩心前星。

八月丙辰，月犯東井北轅第二星。

九月癸未，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

四年正月癸酉，月入東井，無所犯。乙亥，月犯輿鬼。

閏月辛亥，月犯房。

二月丁卯，月犯東井鉞。

三月乙未，月入東井，無所犯。

七月辛亥，月犯東井。

八月戊寅，月犯東井。

永元元年正月己亥，月衝犯心宿後星。

三月乙未，月衝犯軒轅星的女主星。

六月癸酉，月衝犯輿鬼西南星。

八月乙丑，月衝犯南斗的第四顆星，又衝犯輿鬼星。

九月庚辰，月衝犯金星左部方位。癸巳，月衝犯井宿北轅西頭第一顆星。

十二月丁卯，月衝犯心宿前星，又衝犯大星。己巳，月衝犯南斗的第五顆星。

二年二月甲子，月衝犯南斗第四顆星，又衝犯第三顆星。

三月丁丑，月衝犯井宿北轅北頭第一顆星。

四月戊申，月衝犯軒轅星的右角。

六月丙寅，月衝犯井宿轅頭的第一顆星。

八月丙午，月遮掩心宿大星。戊申，月衝犯南斗的第三顆星。戊子，月衝犯井宿北轅西頭第一顆星。

十一月庚辰，月衝犯昴星。丙戌，月衝犯軒轅星的左角。

十二月壬戌，月衝犯心宿前星，又衝犯大星。

三年二月己未，月衝犯南斗的第五顆星。

三月壬申，月在井宿，無所衝犯。

六月丙午，月遮掩心宿前星。

八月丙辰，月衝犯井宿北轅第二顆星。

九月癸未，月衝犯井宿南轅西頭第一顆星。

四年正月癸酉，月進入井宿，無所衝犯。乙亥，月衝犯輿鬼星。

閏月辛亥，月衝犯房宿。

二月丁卯，月衝犯井宿鉞星。

三月乙未，月進入井宿，無所衝犯。

七月辛亥，月衝犯井宿。

八月戊寅，月衝犯井宿。

九月辛卯，月與太白於尾合宿。丙午，月入東井。

十一月辛丑，月入東井曠中。辛亥，月犯房北頭第二星。

十二月己巳，月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二星。辛巳，月犯南斗第六星。

五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鈎鈐。

二月癸亥，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

三月癸卯，月犯南斗第二星。

六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六星，在南斗七寸。丙寅，月犯西建星北一尺。

史臣曰：《月令》昏明中星，皆二十八宿。箕斗之閒，微爲疏闊。故仲春之與孟秋，建星再用，與宿度并列，亟經陵犯，災之所主，未有舊占。《石氏星經》云："斗主爵禄，褒賢進士，故置建星以爲輔。若犯建之異，不與斗同。"則據文求義，亦宰相之占也。

七月丁未，月行入東井曠中，無所犯。

八月壬申，月在畢，犯左股第二星西北三寸。

九月戊子，月在填星北二尺八寸，爲合宿。

十月戊寅，月入氐犯東南星西北一尺餘。

十一月戊寅，月入氐。

十二月戊午，月在東壁度，在熒惑北，相去二尺七寸，爲合宿。甲子，月在東壁度東南九寸，爲犯。癸酉，月在歲星南七寸，爲犯。

六年正月戊戌，月在角星南，相去三寸。

二月丁卯，月在氐西南六寸。

三月乙未，月入氐中，在歲星南一尺一寸，爲合宿。

九月辛卯，月與金星在尾宿相會。丙午，月進入井宿。

十一月辛丑，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辛亥，月衝犯房宿北頭第二顆星。

十二月己巳，月衝犯井宿北轅東頭第二顆星。辛巳，月衝犯南斗的第六顆星。

五年正月丙午，月衝犯房宿鈎鈐星。

二月癸亥，月衝犯井宿南轅西頭第二顆星。

三月癸卯，月衝犯南斗的第二顆星。

六月乙丑，月衝犯南斗的第六顆星，在南斗的七寸處。丙寅，月衝犯西建星北一尺處。

史臣曰：《月令》的昏明中星，都是二十八宿。箕宿與斗宿之間，稍爲疏闊。所以仲春到孟秋之間，建星兩度被利用，和二十八宿并列，屢經衝犯，主應發生災異，没有舊的占辭。《石氏星經》説："斗星主應爵位俸禄，褒獎舉薦賢才士人，所以設建星作爲輔佐。至於衝犯建星的災異，和斗星不同。"這是從字面上引申，也就是對宰相的占辭。

七月丁未，月運行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

八月壬申，月在畢宿，衝犯左股第二星西北三寸處。

九月戊子，月在土星北二尺八寸處，是合宿。

十月戊寅，月進入氐宿衝犯其東南星西北一尺多處。

十一月戊寅，月進入氐宿。

十二月戊午，月在東壁方位處，位於火星北，相距二尺七寸，是合宿。甲子，月在東壁方位東南九寸，是衝犯。癸酉，月在木星南七寸，是衝犯。

六年正月戊戌，月在角星之南，相距三寸。

二月丁卯，月在氐宿西南六寸。

三月乙未，月進入氐宿中，在木星南一尺一寸，形成合宿。

四月癸丑，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壬戌，月在氐西南星東南五寸，爲犯。漸入氐中，與歲星同在氐度，爲合宿。癸亥，月行在房北頭第一星西南一尺，爲犯。

六月乙卯，月在角星東一寸，爲犯。丁巳，月行入氐，無所犯。在歲星東三寸，爲合宿。

七月乙酉，月入房北頭第二次相星西北八寸，爲犯。庚寅，月在牽牛中星南二寸，爲犯。庚子，月行在畢左股第一星七寸，爲犯。又進入畢。

八月壬子，月行在歲星東二尺五寸，同在氐中，爲合宿。

九月庚辰，月在房北頭第一上相星東北一尺，爲犯。又掩犯關楗閉星。丁酉，月行入東井。甲辰，月在左角星西北九寸，爲犯。又在熒惑西南一尺六寸，爲合宿。

十月癸酉，月入氐中，在西南星東北三寸，爲犯。

閏月壬辰，月行入東井。

十一月丙戌，月行入羽林中，無所犯。乙未，月行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南一尺，爲犯。丙寅，月在左角北八寸，爲犯。辛未，月行在太白東北一尺五寸，同在箕度，爲合宿。

十二月甲申，月行在畢左股第二星北七寸，爲犯。乙未，月行入氐西南星東北一尺，爲犯。丙申，月在房北頭上相星北一尺，爲犯。

七年正月甲寅，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戊辰，月掩犯牽牛中星。

二月辛巳，月掩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

三月庚申，月在歲星西北三尺，同在箕度，爲合宿。

四月乙酉，月入氐中，無所犯。丙戌，月犯房星北頭第一上相星北一

四月癸丑，月衝犯井宿南轅西頭第二顆星。壬戌，月在氐宿西南星東南五寸，造成衝犯。逐漸進入氐宿中，與木星同在氐宿方位，形成合宿。癸亥，月運行在房宿北頭第一顆星西南一尺，造成衝犯。

六月乙卯，月在角星東一寸，造成衝犯。丁巳，月運行進入氐宿，無所衝犯。在木星東三寸，形成合宿。

七月乙酉，月進入房宿北頭第二次相星西北八寸，形成衝犯。庚寅，月在牽牛中星南二寸，造成衝犯。庚子，月運行在畢宿左股第一顆星七寸處，造成衝犯。又進入畢宿。

八月壬子，月運行在木星東二尺五寸處，同在氐宿之中，形成合宿。

九月庚辰，月在房宿北頭第一上相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又遮掩衝犯關楗閉星。丁酉，月運行進入井宿。甲辰，月在左角星西北九寸，造成衝犯。又在火星西南一尺六寸，形成合宿。

十月癸酉，月進入氐宿中，在西南星東北三寸，造成衝犯。

閏月壬辰，月運行進入井宿。

十一月丙戌，月運行進入羽林星中，無所衝犯。乙未，月運行在井宿南轅西頭第二顆星南一尺，造成衝犯。丙寅，月在左角星北八寸，造成衝犯。辛未，月運行在金星東北一尺五寸，同在箕宿方位，形成合宿。

十二月甲申，月運行在畢宿左股第二顆星北七寸，造成衝犯。乙未，月運行進入氐宿西南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丙申，月在房宿北頭上相星北一尺，造成衝犯。

七年正月甲寅，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戊辰，月遮掩衝犯牽牛中星。

二月辛巳，月遮掩衝犯井宿北轅東頭第一顆星。

三月庚申，月在木星西北三尺，同在箕宿方位，形成合宿。

四月乙酉，月進入氐宿中，無所衝犯。丙戌，月在房宿北頭第一上相星北一尺衝犯，在楗

尺，在楗閉西北四寸，爲犯。

六月乙酉，月犯牽牛中星。乙未，月入畢，在左股第二星東八寸，爲犯。

七月丁未，月入氐中，無所犯。戊申，在楗閉星東北一尺，爲犯。

八月甲戌，月入氐，在西南星東北一尺，爲犯。庚寅，月在畢右股第一星東北一尺，爲犯。

九月丁巳，月掩犯畢右股第一星。庚申，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西北八寸，爲犯。

十月甲申，月行掩畢左股第三星。丁酉，月行在楗閉星西北八寸，爲犯。

十二月壬午，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北八寸，爲犯。

八年正月丁巳，月在亢南頭第二星南七寸，爲犯。

二月己巳，月行在畢右股第一星東北六寸，爲犯。

六月甲戌，月在亢南頭第二星西南七寸，爲犯。

八月乙亥，月在牽牛中星南九寸，爲犯。辛卯，月在軒轅女御南八寸，爲犯。

九月辛酉，月在太微左執法星南四寸，爲犯。

十月壬午，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戊子，月在太微右執法星東南六寸，爲犯。

十一月戊戌，月行在填星北二尺二寸，爲合宿。乙卯，月行在太微右執法星南二寸，爲犯。

十二月庚辰，月行在軒轅右角星南二寸，爲犯。癸未，月掩犯太微右執法。

九年正月辛丑，月在畢躔西星北六寸，爲犯。庚申，月在歲星西北二

閉星西北四寸，造成衝犯。

六月乙酉，月衝犯牽牛中星。乙未，月進入畢宿，在左股第二顆星東八寸，造成衝犯。

七月丁未，月進入氐宿中，無所衝犯。戊申，在楗閉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

八月甲戌，月進入氐宿，在西南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庚寅，月在畢宿右股第一顆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

九月丁巳，月遮掩衝犯畢宿右股第一顆星。庚申，月在井宿北轅東頭第一顆星西北八寸，造成衝犯。

十月甲申，月運行遮掩畢宿左股第三顆星。丁酉，月運行在楗閉星西北八寸，造成衝犯。

十二月壬午，月在井宿北轅東頭第一顆星北八寸處，造成衝犯。

八年正月丁巳，月在亢宿南頭第二顆星南七寸，造成衝犯。

二月己巳，月運行在畢宿右股第一顆星東北六寸，造成衝犯。

六月甲戌，月在亢宿南頭第二顆星西南七寸，造成衝犯。

八月乙亥，月在牽牛中星南九寸，造成衝犯。辛卯，月在軒轅女御星南八寸，造成衝犯。

九月辛酉，月在太微垣左執法星南四寸，造成衝犯。

十月壬午，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戊子，月在太微垣右執法星東南六寸，造成衝犯。

十一月戊戌，月運行在土星北二尺二寸，形成合宿。乙卯，月運行在太微垣右執法星南二寸，造成衝犯。

十二月庚辰，月運行在軒轅星的右角星南二寸，造成衝犯。癸未，月遮掩衝犯太微垣右執法星。

九年正月辛丑，月在畢躔西星北六寸，造成衝犯。庚申，月在木星西北二尺五寸，同在須女

尺五寸，同在須女度，爲合宿。

二月辛未，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壬申，月行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北九寸，爲犯。

三月丙申，月入畢，在左股第二星東北六寸，又掩大星。

四月庚午，月在軒轅女御星南八寸，爲犯。癸酉，月在太微東南頭上相星南八寸，爲犯。癸未，月在歲星北，爲犯，在危度。

五月庚子，月行掩犯太微，在執法。丁未，月掩犯東建西星。

七月癸巳，月在太白東五寸，爲犯。乙未，月在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西南五寸，爲犯。壬寅，月掩犯東建星。癸卯，月在牽牛南星北五寸，爲犯。乙巳，月在歲星北六寸，爲犯。

閏七月辛酉，月在軒轅女御星西南三寸，爲犯。

八月，月在軒轅左民星東八寸，爲犯。

九月乙丑，月掩牽牛南星。癸未，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東北四寸，爲犯。甲申，月掩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

十月甲午，月行在塡星西北八寸，爲犯，在虛度。戊申，月在軒轅女主星南四寸，掩女御，并爲犯。辛亥，月入太微左執法東北七寸，爲犯。

十一月壬戌，月行掩犯歲星。己巳，月在畢右股大星東一寸，爲犯。辛未，月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南八寸，爲犯。又入東井曠中。丙子，月入在軒轅左民星東北七寸，爲犯。丁丑，月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南五寸，爲犯。

十二月庚寅，月行在歲星東南八寸，爲犯。丙午，月掩犯太微東蕃南

星位，形成合宿。

二月辛未，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壬申，月在井宿北轅東頭第一顆星北九寸處運行，造成衝犯。

三月丙申，月進入畢宿，在左股第二顆星東北六寸，又遮掩大星。

四月庚午，月在軒轅女御星南八寸，造成衝犯。癸酉，月在太微垣東南頭上相星南八寸，造成衝犯。癸未，月在木星北，造成衝犯，在危宿方位。

五月庚子，月在運行中遮掩衝犯太微垣，位置在執法星。丁未，月遮掩衝犯東建西星。

七月癸巳，月在金星東五寸，造成衝犯。乙未，月在太微垣東部南頭上相星西南五寸，造成衝犯。壬寅，月遮掩衝犯東建星。癸卯，月在牽牛南星北五寸，造成衝犯。乙巳，月在木星北六寸，造成衝犯。

閏七月辛酉，月在軒轅女御星西南三寸，造成衝犯。

八月，月在軒轅左民星東八寸，造成衝犯。

九月乙丑，月遮掩牽牛南星。癸未，月進入太微垣，在右執法星東北四寸，造成衝犯。甲申，月遮掩太微垣東部南頭上相星。

十月甲午，月運行在土星西北八寸，造成衝犯，在虛宿方位。戊申，月在軒轅女主星南四寸，遮掩女御星，都造成衝犯。辛亥，月進入太微垣左執法星東北七寸，造成衝犯。

十一月壬戌，月在運行中遮掩衝犯木星。己巳，月在畢宿右股大星東一寸，造成衝犯。辛未，月在井宿南轅西頭第二顆星南八寸，造成衝犯。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丙子，月進入到軒轅左民星東北七寸，造成衝犯。丁丑，月運行在太微垣西部上將星南五寸，造成衝犯。

十二月庚寅，月運行在木星東南八寸，造成衝犯。丙午，月遮掩衝犯太微垣東部南頭上相

頭上相星。

十年正月庚午，月在軒轅右角大民星南八寸，爲犯。

二月己亥，月行太微，在右掖門。甲辰，月行入氐中，掩犯東北星。壬子，月行入羽林。

三月己卯，月行入羽林，在填星東北七寸，爲犯。在危四度。

四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門内。丙午，月行在危度，入羽林。

五月己巳，月掩南斗第三星。甲戌，月行在危度，入羽林。

六月戊子，月在張度，在熒惑星東三寸，爲犯。己丑，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門。丁酉，月掩西建星西。丁未，月行入畢，犯右股大赤星。

七月甲戌，月行在畢讙星西北六寸，爲犯。丁丑，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二星西南九寸，爲犯。

八月辛卯，月行西建星東一尺，又在東星西四寸，爲犯。壬寅，月行在畢右股大赤星東北四寸，爲犯。甲辰，月行入東井曠中，無所犯。戊申，月行在軒轅女主星西九寸，爲犯。辛亥，月入太微，在左執法星北二尺七寸，爲犯。

九月癸亥，月行掩犯填星一寸，在危度。

十月辛卯，月在危度，入羽林，無所犯。癸亥，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

十一月甲子，月入畢，進右股大赤星西北五寸，爲犯。壬申，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一尺三寸，無所犯。丁丑，月入氐，無所犯。

十二月甲午，月入東井曠中，又進北轅東頭第二星四寸，爲犯。庚子，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三尺，無所犯。

星。

十年正月庚午，月在軒轅星右角大民星南八寸，造成衝犯。

二月己亥，月運行太微垣，在右掖門。甲辰，月運行進入氐宿中，遮掩衝犯東北星。壬子，月運行進入羽林星。

三月己卯，月運行進入羽林星，在土星東北七寸，造成衝犯。在危宿四度。

四月甲午，月運行進入太微垣，在右掖門内。丙午，月運行在危宿方位，進入羽林星。

五月己巳，月遮掩南斗第三顆星。甲戌，月運行在危宿方位，進入羽林星。

六月戊子，月在張宿方位，在火星東三寸，造成衝犯。己丑，月運行進入太微垣，在右掖門。丁酉，月遮掩西建星西。丁未，月運行進入畢宿，衝犯右股大赤星。

七月甲戌，月運行在畢宿讙星西北六寸，造成衝犯。丁丑，月在井宿北轅東頭第二顆星西南九寸，造成衝犯。

八月辛卯，月運行在西建星東一尺，又在東星西四寸，造成衝犯。壬寅，月運行在畢宿右股大赤星東北四寸，造成衝犯。甲辰，月運行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戊申，月運行在軒轅女主星西九寸，造成衝犯。辛亥，月進入太微垣，在左執法星北二尺七寸，造成衝犯。

九月癸亥，月在運行中遮掩土星一寸，在危宿方位。

十月辛卯，月在危宿方位，進入羽林星，無所衝犯。癸亥，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

十一月甲子，月進入畢宿，進到右股大赤星西北五寸，造成衝犯。壬申，月進入太微垣，在右執法星東北一尺三寸，無所衝犯。丁丑，月進入氐宿，無所衝犯。

十二月甲午，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又進入北轅東頭第二顆星四寸，造成衝犯。庚子，月進入太微垣，在右執法星東北三尺，無所衝犯。

十一年正月辛酉，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乙丑，月在軒轅女主星北八寸，爲犯。壬申，月行在氐星東北九寸，爲犯。

二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上將星東北一尺五寸，無所犯。壬寅，月行掩犯南斗第六星。癸卯，月掩犯西建中星，又掩東星。

四月乙丑，月入太微，在右執法西北一尺四寸，無所犯。壬寅，月行在危度，入羽林，無所犯。

五月丁巳，月行入太微左執法星北三尺，無所犯。甲子，月行在南斗第二星西七寸，爲犯。乙丑，月掩犯西建中星。又犯東星六寸。

六月辛丑，月行掩犯畢左股第三星。壬寅，月入畢。

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在左執法東三尺，無所犯。丙辰，月行入氐，在東北星西南六寸，爲犯。己未，月行南斗第六星南四寸，爲犯。庚申，月行在西建星東南一寸，爲犯。

九月庚寅，月行在哭星西南六寸，爲犯。壬辰，月行在營室度，入羽林，無所犯。丁酉，月入畢，在右股大赤星西北六寸，爲犯。己亥，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乙巳，月行太微，當右掖門内，在屏星西南六寸，爲犯。

十月壬午，月行在東建中星九寸，爲犯。

十一月壬子，月在哭星南五寸，爲犯。辛酉，月行在東井鉞星南八寸，又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南五寸，并爲犯。進入井中。丁卯，月入太微。壬申，月行入氐，無所犯。

十二月辛巳，月入羽林，又入東井曠中，又入東井北轅西頭第二星南六寸，爲犯。乙未，月入太微，在右

十一年正月辛酉，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乙丑，月在軒轅女主星北八寸，造成衝犯。壬申，月運行在氐宿東北九寸，造成衝犯。

二月甲午，月運行進入太微垣，在上將星東北一尺五寸，無所衝犯。壬寅，月在運行中遮掩衝犯南斗第六顆星。癸卯，月遮掩衝犯西建中星，又遮掩東星。

四月乙丑，月進入太微垣，在右執法星西北一尺四寸，無所衝犯。壬寅，月運行在危宿方位，進入羽林星，無所衝犯。

五月丁巳，月運行進入太微垣左執法星北三尺，無所衝犯。甲子，月運行在南斗第二顆星西七寸，造成衝犯。乙丑，月遮掩衝犯西建中星。又犯東星六寸。

六月辛丑，月在運行中遮掩衝犯畢宿左股第三顆星。壬寅，月進入畢宿。

七月壬子，月進入太微垣，在左執法星東三尺，無所衝犯。丙辰，月運行進入氐宿，在東北星西南六寸，造成衝犯。己未，月運行在南斗第六顆星南四寸，造成衝犯。庚申，月運行在西建星東南一寸，造成衝犯。

九月庚寅，月運行在哭星西南六寸，造成衝犯。壬辰，月運行在營室星方位，進入羽林星，無所衝犯。丁酉，月進入畢宿，在右股大赤星西北六寸，造成衝犯。己亥，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無所衝犯。乙巳，月運行在太微垣，正當右掖門内，在屏星西南六寸，造成衝犯。

十月壬午，月運行在東建中星九寸，造成衝犯。

十一月壬子，月在哭星南五寸，造成衝犯。辛酉，月運行在井宿鉞星南八寸，又在井宿南轅西頭第一顆星南五寸，都造成衝犯。進入井宿中。丁卯，月進入太微垣。壬申，月運行進入氐宿，無所衝犯。

十二月辛巳，月進入羽林星，又進入井宿的空隙中，又進入井宿北轅西頭第二顆星南六寸，造成衝犯。乙未，月進入太微垣，在右執法星東

執法星東北二尺，無所犯。乙亥，月入氐，無所犯。

隆昌元年正月辛亥，月入畢，在左股第一星東南一尺，爲犯。

三月辛亥，月在東井北轅西頭第二星東七寸，爲犯。甲申，月入太微，在屏星南九寸，爲犯。

六月乙丑，月入畢，在右股第一星東北五寸，爲犯。又在歲星東南一尺，爲犯。丁卯，月入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七寸，爲犯。

泰元元年七月，月掩心中星。

北二尺，無所衝犯。乙亥，月進入氐宿，無所衝犯。

隆昌元年正月辛亥，月進入畢宿，在左股第一顆星東南一尺，造成衝犯。

三月辛亥，月在井宿北轅西頭第二顆星東七寸，造成衝犯。甲申，月進入太微垣，在屏星南九寸，造成衝犯。

六月乙丑，月進入畢宿，在右股第一顆星東北五寸，造成衝犯。又在木星東南一尺，造成衝犯。丁卯，月進入井宿南轅西頭第一顆星東北七寸，造成衝犯。

泰元元年七月，月遮掩心宿中星。

南齊書卷十三

志第五

天文(下)

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内外兩宫，但災之所躔，不必遍行景緯，五星精晷與二曜而爲七，妖祥是主，曆數攸司，蓋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非關二義，故徐顒思以五星爲非星，虞喜論之詳矣。

史臣曰：天文陳列曆象，應當遍及内外兩宫的星辰，但是災異所運行的軌迹，不一定遍及景星緯星，五大行星的光影與日月共是七顆，主管妖異吉祥，關係天象曆數，因而有别於一般星宿。如果北極星不移動，占據在杠軸位置，衆星流動，實是維係了天體，五大行星按照一定的軌道運行，并没有其他意思，所以徐顒思認爲五大行星不是一般的星，虞喜對此論述得很詳細。

五星相犯列宿雜災

建元元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大星。

建元元年八月辛亥，金星衝犯軒轅大星。

九月癸丑，太白從行於軫犯填星。

九月癸丑，金星順行在軫宿衝犯土星。

二年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二年六月丙子，金星在白天出現。

四年二月丙戌，太白晝見在午上。

四年二月丙戌，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六月辛卯，太白晝見午上。庚子，太白入東井，無所犯。

六月辛卯，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庚子，金星進入井宿，無所衝犯。

七月己未，太白有光影。

七月己未，金星有光影。

八月戊子，太白從軒轅犯女主星。甲辰，太白從行犯軒轅少民星。

八月戊子，金星從軒轅星衝犯女主星。甲辰，金星順行衝犯軒轅少民星。

九月己卯，太白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辛酉，太白從行入太微，在右執法星西北一尺。戊辰，太白從行犯太微左執法。

九月己卯，金星順行衝犯太微垣西部上將星。辛酉，金星順行進入太微垣，在右執法星西北一尺。戊辰，金星順行衝犯太微垣左執法星。

十二月壬子，太白從行犯填星，在氐度。丙辰，太白從行犯房北頭第一星。丁卯，太白犯楗閉星。

十二月壬子，金星順行衝犯土星，在氐宿方位。丙辰，金星順行衝犯房宿北頭第一顆星。丁卯，金星衝犯楗閉星。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太白行犯太微上將星。辛酉，太白行犯太微左執法。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金星運行衝犯太微垣上將星。辛酉，金星運行衝犯太微垣左執法星。

八月甲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

八月甲申，金星衝犯南斗的第四顆星。

九月乙酉，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壬辰，太白熒惑合同在南斗度。

九月乙酉，金星衝犯南斗的第三顆星。壬辰，金星火星會合在南斗方位。

十月丁卯，太白犯哭星。

十月丁卯，金星衝犯哭星。

二年正月戊戌，太白晝見當午上。

二年正月戊戌，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三月甲戌，太白從行入羽林。

三月甲戌，金星順行進入羽林星。

四月丙申，太白從行犯東井鉞星。

四月丙申，金星順行衝犯井宿的鉞星。

六月戊辰，太白熒惑合同在輿鬼度。己巳，太白從行輿鬼度犯歲星。

六月戊辰，金星火星會合在輿鬼星方位。己巳，金星順行至輿鬼星方位衝犯木星。

三年四月丁未，太白晝見。癸亥，太白晝見當午上。

三年四月丁未，金星白天出現。癸亥，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

五月戊子，金星衝犯少民星。

八月丁巳，太白晝見當午上。

八月丁巳，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十一月壬申，太白從行入氐。

十一月壬申，金星順行進入氐宿。

十二月己酉，太白填星合在箕度。

十二月己酉，金星土星會合在箕宿方位。

四年九月壬辰，太白晝見當午。丙午，太白犯南斗。

四年九月壬辰，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丙午，金星衝犯南斗星。

十一月庚子，太白入羽林，又犯天關。

十一月庚子，金星進入羽林星，又衝犯天關。

五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庚子，太白三犯畢左股第一星西南一尺。

五年五月丁酉，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庚子，金星三次在畢宿左股第一顆星西南一尺處衝犯。

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北轅第三星，在西一尺。

六月甲戌，金星衝犯井宿北轅第三顆星，在西一尺處。

八月甲寅，太白從行入軒轅，在女主星東北一尺二寸，不爲犯。戊辰，太白從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五寸。辛巳，太白從在太微左執法星西北四寸。

八月甲寅，金星順行進入軒轅星，在女主星東北一尺二寸處，沒有衝犯。戊辰，金星順行到太微垣西部上將星西南五寸處。辛巳，金星順行到太微垣左執法星西北四寸處。

六年四月辛酉，太白從在熒惑北三寸，爲犯，并在東井度。

六年四月辛酉，金星順行到火星北三寸處，造成衝犯，都是在東井宿方位。

五月癸卯，太白晝見當午上。

五月癸卯，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六月己巳，太白從在太微西蕃右

六月己巳，金星順行到太微垣西部右執法星

執法星東南四寸，爲犯。

七月癸巳，太白在氐角星東北一尺，爲犯。

八月乙亥，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爲犯。

閏八月甲午，太白晝見當午。

十一月戊午，太白從在歲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熒惑東北六尺五寸，在心度，合宿。

十二月壬寅，太白從行在填星西南二尺五寸斗度。

七年二月辛巳，太白從行入羽林。

十月癸酉，太白在歲星南，相去一尺六寸，從在箕度爲合。

十一月丁卯，太白從行入羽林。

八年正月丁未，太白晝見當午上。

六月戊子，太白從行入東井。己丑，太白晝見當午。

八月庚辰，太白從在軒轅女主星南七尺，爲犯。

九月丙申，太白從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一尺，爲犯。丁未，太白從行入太微。辛酉，太白從行在進賢西五寸，爲犯。

十月乙亥，太白從行在亢南第二星西南一尺，爲犯。甲申，太白從行入氐。

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在房北頭第二星東北一寸，又在楗閉星西南七寸，并爲犯。又在熒惑西北二尺，爲合宿。癸卯，太白從行在熒惑東北一尺，爲犯。

九年四月癸未，太白從歷，夕見西方，從疾參宿一度，比來多陰，至己丑開除，已見在日北，當西北維上，薄昏不見宿星，則爲先歷而見。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當午上。

東南四寸處，造成衝犯。

七月癸巳，金星在氐宿角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

八月乙亥，金星順行到房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處，造成衝犯。

閏八月甲午，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十一月戊午，金星順行到木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宿方位。又在火星東北六尺五寸，在心宿方位，形成合宿。

十二月壬寅，金星順行到土星西南二尺五寸斗星方位。

七年二月辛巳，金星順行進入羽林星。

十月癸酉，金星在木星之南，相距一尺六寸，順行在箕宿方位會合。

十一月丁卯，金星順行進入羽林星。

八年正月丁未，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六月戊子，金星順行進入井宿。己丑，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八月庚辰，金星順行在軒轅女主星南七尺，造成衝犯。

九月丙申，金星順行到太微垣西部上將星西南一尺處，造成衝犯。丁未，金星順行進入太微垣。辛酉，金星順行到進賢星西五寸處，造成衝犯。

十月乙亥，金星順行到亢宿南第二顆星西南一尺，造成衝犯。甲申，金星順行進入氐宿。

十一月戊戌，金星順行到房宿北頭第二顆星東北一寸，又在楗閉星西南七寸，都造成衝犯。又在火星西北二尺，形成合宿。癸卯，金星順行在火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

九年四月癸未，金星隨日曆運行，傍晚出現在西方，比參宿快一度，近來多陰天，到己丑日晴朗，已出現在日北，正當西北維宿上，傍晚看不到星宿，就是先於日曆而出現。

六月丙子，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七月辛卯，太白從行入太微，在西蕃上將星北四寸，爲犯。

九月乙亥，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四星北二寸，爲犯。丁卯，太白在南斗第三星西一寸，爲犯。

十年二月甲辰，太白從行入羽林。

五月辛巳，太白從行入東井，在軒轅西第一星東六寸，爲犯。

七月乙丑，太白從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爲犯。

十一年正月戊辰，太白從行在歲星西北六寸，爲犯，在奎度。

二月丁丑，太白從行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一尺，爲犯。

四月戊子，太白在五諸侯東第二星西北六寸，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入輿鬼，在東北星西南四寸，爲犯。

五月戊午，太白晝見當午，名爲經天。癸亥，太白從行入軒轅大星北一尺二寸，無所犯。

九月己酉，太白晝見當午上。

十月丙戌，太白行在進賢星西南四寸，爲犯。

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入氐。丁卯，太白從行在楗閉星西北六寸，爲犯。

十二月壬辰，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六星東南一尺，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在西建東星西南一尺，爲犯。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又犯東蕃上將。

二年十月辛酉，熒惑守太微。

四年六月戊子，熒惑從行入東井，無所犯。戊戌，熒惑在東井度，形色小而黄黑不明。丁丑，熒惑太白同在東井度。

七月甲戌，熒惑從行入輿鬼，犯積尸。

七月辛卯，金星順行進入太微垣，在西部上將星北四寸，造成衝犯。

九月乙亥，金星順行在南斗第四顆星北二寸，造成衝犯。丁卯，金星在南斗第三顆星西一寸，造成衝犯。

十年二月甲辰，金星順行進入羽林星。

五月辛巳，金星順行進入井宿，在軒轅星西第一顆星東六寸，造成衝犯。

七月乙丑，金星順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造成衝犯。

十一年正月戊辰，金星順行在木星西北六寸，造成衝犯，在奎宿方位。

二月丁丑，金星順行到井宿北轅西頭第一顆星東北一尺，造成衝犯。

四月戊子，金星在五諸侯東第二顆星西北六寸，造成衝犯。辛丑，金星順行進入輿鬼星，在東北星西南四寸，造成衝犯。

五月戊午，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名叫經天。癸亥，金星順行進入軒轅大星北一尺二寸，無所衝犯。

九月己酉，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位上。

十月丙戌，金星運行在進賢星西南四寸，造成衝犯。

十一月戊戌，金星順行進入氐宿。丁卯，金星順行在楗閉星西北六寸，造成衝犯。

十二月壬辰，金星順行在南斗第六顆星東南一尺，造成衝犯。辛丑，金星順行在西建東星西南一尺，造成衝犯。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火星衝犯太微垣西部上將星，又衝犯東部上將星。

二年十月辛酉，火星守衛太微垣。

四年六月戊子，火星順行進入井宿，無所衝犯。戊戌，火星在井宿方位，形色小而且黄黑不明。丁丑，火星金星同在井宿方位。

七月甲戌，火星順行進入輿鬼星，衝犯積尸星。

十月癸未，熒惑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星。丙戌，熒惑從入太微。

十一月丙辰，熒惑從行在太微，犯右執法。

永明元年正月己亥，熒惑逆犯上相。辛亥，熒惑守角。庚子，熒惑逆入太微。

三月丁卯，熒惑守太白。

六月戊申，熒惑從犯亢。己巳，熒惑從行犯氐東南星。

七月戊寅，熒惑填星同在氐度。丁亥，熒惑行犯房北頭第二星。

八月乙丑，熒惑從行犯天江。甲戌，熒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申，熒惑入羽林。

二年八月庚午，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癸未，熒惑犯太微右執法。丁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

十月庚申，熒惑犯進賢。

十一月壬辰，熒惑犯亢南第二星。丙申，熒惑犯亢南星。

十二月乙卯，熒惑入氐。

三年二月乙卯，熒惑在房北頭第一星西北一尺，徘徊守房。

四月戊戌，熒惑犯。

六月乙亥，熒惑犯房。癸亥，熒惑犯天江南頭第二星。

八月丁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戌，熒惑從行入羽林。

四年八月戊辰，熒惑入太微。癸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戊子，熒惑在太微。

九月戊申，熒惑犯歲星。己酉，熒惑犯歲星，芒角相接。

十月丁丑，熒惑犯亢南頭第一星。

十一月庚寅，熒惑犯氐西南星。

十二月己未，熒惑犯房北頭第一星。庚申，熒惑入房北犯鈎鈐星。

十月癸未，火星順行衝犯太微垣西部的上將星。丙戌，火星順行進入太微垣。

十一月丙辰，火星順行在太微垣，衝犯右執法星。

永明元年正月己亥，火星逆行衝犯上相星。辛亥，火星守衛角宿。庚子，火星逆行進入太微垣。

三月丁卯，火星守衛金星。

六月戊申，火星順行衝犯亢宿。己巳，火星順行衝犯氐宿東南星。

七月戊寅，火星土星同在氐宿方位。丁亥，火星運行衝犯房宿北頭第二顆星。

八月乙丑，火星順行衝犯天江。甲戌，火星衝犯南斗的第五顆星。

十一月丙申，火星進入羽林星。

二年八月庚午，火星衝犯太微垣西部上將星。癸未，火星衝犯太微垣右執法星。丁酉，火星衝犯太微垣右執法星。

十月庚申，火星衝犯進賢星。

十一月壬辰，火星衝犯亢宿南第二顆星。丙申，火星衝犯亢宿南星。

十二月乙卯，火星進入氐宿。

三年二月乙卯，火星在房宿北頭第一顆星西北一尺，徘徊守衛房宿。

四月戊戌，火星衝犯。

六月乙亥，火星衝犯房宿。癸亥，火星衝犯天江星南頭第二顆星。

八月丁巳，火星衝犯南斗的第五顆星。

十一月丙戌，火星順行進入羽林星。

四年八月戊辰，火星進入太微垣。癸酉，火星衝犯太微垣右執法星。戊子，火星在太微垣。

九月戊申，火星衝犯木星。己酉，火星衝犯木星，光芒星角相接。

十月丁丑，火星衝犯亢宿南頭第一顆星。

十一月庚寅，火星衝犯氐宿西南星。

十二月己未，火星衝犯房宿北頭第一顆星。庚申，火星進入房宿北頭衝犯鈎鈐星。

五年二月乙亥，熒惑填星同在南斗度，爲合宿。

九月乙未，熒惑從行在哭星東，相去半寸。

六年四月癸丑，熒惑伏在參度，去太白二尺五寸，辰星去太白五尺，三星爲合宿。甲戌，熒惑在辰星東南二尺五寸，俱從行，入東井曠中，無所犯。

閏四月丁丑，熒惑從行在氐西南星北七寸，爲犯。己卯，熒惑從行入氐，無所犯。乙巳，熒惑從行在房北頭第一上將右驂星南六寸，爲犯。又在鈎鈐星西北五寸。

十一月丙寅，熒惑從行在歲星西，相去四尺，同在尾度，爲合宿。

七年二月丙子，熒惑從行在填星西，相去二尺，同在牽牛度，爲合宿。

三月戊午，熒惑從在泣星西北七寸。戊辰，熒惑從行入羽林。

八月戊戌，熒惑逆入羽林。

九月乙丑，熒惑入羽林，成句己。

八年四月丙申，熒惑從行入輿鬼，在西北星東南二寸，爲犯。

十月乙亥，熒惑入氐。

十一月乙未，熒惑從入北落門，在第一星東南，去鈎鈐三寸，爲犯。

九年三月甲午，熒惑從在填星東七寸，在歲星南六寸，同在虛度，爲犯，爲合宿。

四月癸亥，熒惑從行入羽林。

閏七月辛酉，熒惑從行在畢左股星西北一寸，爲犯。

八月十四日，熒惑應伏在昴三度，前先曆在畢度，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玄冬，熒惑囚死之時，而形色漸大於常。

五年二月乙亥，火星土星同在南斗方位，形成合宿。

九月乙未，火星順行在哭星東，相距半寸。

六年四月癸丑，火星伏在參宿方位，離金星二尺五寸，水星離金星五尺，三星成爲合宿。甲戌，火星在水星東南二尺五寸，一起順行，進入井宿空隙中，無所衝犯。

閏四月丁丑，火星順行在氐宿西南星北七寸，造成衝犯。己卯，火星順行進入氐宿，無所衝犯。乙巳，火星順行在房宿北頭第一上將星右驂星南六寸，造成衝犯。又在鈎鈐星西北五寸。

十一月丙寅，火星順行在木星西，相距四尺，同在尾宿方位，形成合宿。

七年二月丙子，火星順行在土星西，相距二尺，同在牽牛星方位，形成合宿。

三月戊午，火星順行在泣星西北七寸。戊辰，火星順行進入羽林星。

八月戊戌，火星逆行進入羽林星。

九月乙丑，火星進入羽林星，形成句己狀。

八年四月丙申，火星順行進入輿鬼星，在西北星東南二寸，造成衝犯。

十月乙亥，火星進入氐宿。

十一月乙未，火星順行進入北落門，在第一顆星東南，離鈎鈐星三寸，造成衝犯。

九年三月甲午，火星順行在土星東七寸，在木星南六寸，同在虛宿方位，造成衝犯，成爲合宿。

四月癸亥，火星順行進入羽林星。

閏七月辛酉，火星順行在畢宿左股星西北一寸，造成衝犯。

八月十四日，火星應當伏在昴宿三度，此前先於日曆在畢宿方位，二十一日纔逆行北轉，延及冬季，是火星困死的時候，因而形色逐漸比平常大。

十年二月庚子，熒惑從入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西二寸，爲犯。

三月癸未，熒惑從行在輿鬼西北七寸，爲犯。乙酉，熒惑從行入輿鬼。

六月壬寅，熒惑從行入太微。

十一年二月庚戌，熒惑從在填星西北六寸，爲犯，同在營室。

五月戊午，熒惑從行在歲星西南六寸，爲犯，同在婁度。

八月辛巳，熒惑從行入東井，在南轅西第一星東北一尺四寸。

十一月丁巳，熒惑逆行在五諸侯東星北四寸，爲犯。

隆昌元年三月乙丑，熒惑從行入輿鬼西北星東一寸，爲犯。癸酉，熒惑從行在輿鬼積尸星東北七寸，爲犯。

閏三月甲寅，熒惑從入軒轅。

五月丁酉，熒惑從入太微，在右執法北二寸，爲犯。

建元四年正月己卯，歲星太白俱從行，同在婁度爲合宿。

六月丁酉，歲星晝見。

永明元年五月甲午，歲星入東井。

七月壬午，歲星晝見。

三年五月丙子，歲星與太白合。

六月辛丑，歲星與辰星合。

十月己巳，歲星從入太微。

十一月甲子，歲星從入太微，犯右執法。

四年閏二月丙辰，歲星犯太微上將。

三月庚申，歲星犯太微上將。

四月己未，歲星犯右執法。

八月乙巳，歲星犯進賢，又與熒惑於軫度合宿。

五年二月癸卯，歲星犯進賢。

十年二月庚子，火星順行進入井宿北轅西頭第一顆星西二寸，造成衝犯。

三月癸未，火星順行在輿鬼星西北七寸，造成衝犯。乙酉，火星順行進入輿鬼星。

六月壬寅，火星順行進入太微垣。

十一年二月庚戌，火星順行在土星西北六寸，造成衝犯，同在室宿。

五月戊午，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六寸，造成衝犯，同在婁宿方位。

八月辛巳，火星順行進入井宿，在南轅西第一顆星東北一尺四寸。

十一月丁巳，火星逆行在五諸侯東星北四寸，造成衝犯。

隆昌元年三月乙丑，火星順行進入輿鬼西北星東一寸，造成衝犯。癸酉，火星順行在輿鬼積尸星東北七寸，造成衝犯。

閏三月甲寅，火星順行進入軒轅星。

五月丁酉，火星順行進入太微垣，在右執法星北二寸，造成衝犯。

建元四年正月己卯，木星金星都順行，同在婁宿成爲合宿。

六月丁酉，木星白天出現。

永明元年五月甲午，木星進入井宿。

七月壬午，木星白天出現。

三年五月丙子，木星與金星會合。

六月辛丑，木星與水星會合。

十月己巳，木星順行進入太微垣。

十一月甲子，木星順行進入太微垣，衝犯右執法星。

四年閏二月丙辰，木星衝犯太微垣上將星。

三月庚申，木星衝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己未，木星衝犯右執法星。

八月乙巳，木星衝犯進賢星，又與火星在軫宿方位合宿。

五年二月癸卯，木星衝犯進賢星。

六月甲子，歲星晝見在軫度。

十月己未，歲星從在氐西南星北七寸，又辰星從入氐，在歲星西四尺五寸，又太白從在辰星東，相去一尺，同在氐度，三星爲合宿。

十二月甲戌，歲星晝見。

六年三月甲申，歲星逆行入氐宿。

六月丙寅，歲星晝見在氐度。

八年三月庚申，歲星守牽牛。

九年二月壬午，歲星從在填星西七寸，同在虛度爲合宿。

閏七月辛酉，歲星在泣星北五寸，爲犯，又守填星。

九月辛卯，在泣星西一尺五寸，爲合宿。

永明元年六月，辰星從行入太微，在太白西北一尺。

二年八月甲寅，辰星於翼犯太白。

九年六月丙子，辰星隨太白於西方，在七星度，相去一尺四寸，爲合宿。

十一年九月丙辰，辰星依曆應夕見西方亢宿一度，至九月八日不見。

隆昌元年正月丙戌，辰星見危度，在太白北一尺，爲犯。

建元三年十月癸丑，填星逆行守氐。

四年七月戊辰，填星從行入氐。

永明元年正月庚寅，填星守房心。

三月甲子，填星逆行犯西咸星。

二年二月戊辰，填星犯東咸星。

四年十二月辛巳，填星犯建星。

七年十二月戊辰，填星在須女度，又辰星從行在填星西南一尺一寸，爲合宿。

八年三月庚申，填星守哭尾。

六月甲子，木星白天在軫宿方位出現。

十月己未，木星順行在氐宿西南星北七寸，另外水星順行進入氐宿，在木星西四尺五寸，另外金星順行在水星東，相距一尺，同在氐宿方位，三星成爲合宿。

十二月甲戌，木星白天出現。

六年三月甲申，木星逆行進入氐宿。

六月丙寅，木星白天在氐宿方位出現。

八年三月庚申，木星守衛牽牛星。

九年二月壬午，木星順行在土星西七寸，同在虛宿方位成爲合宿。

閏七月辛酉，木星在泣星北五寸，造成衝犯，又守衛土星。

九月辛卯，在泣星西一尺五寸，成爲合宿。

永明元年六月，水星順行進入太微垣，在金星西北一尺。

二年八月甲寅，水星在翼宿衝犯金星。

九年六月丙子，水星隨金星在西方，在七星方位，相距一尺四寸，成爲合宿。

十一年九月丙辰，水星依照曆法應當傍晚在西方亢宿一度出現，到九月八日看不到了。

隆昌元年正月丙戌，水星出現在危宿方位，在金星北一尺，造成衝犯。

建元三年十月癸丑，土星逆行守衛氐宿。

四年七月戊辰，土星順行進入氐宿。

永明元年正月庚寅，土星守衛房宿心宿。

三月甲子，土星逆行衝犯西咸星。

二年二月戊辰，土星衝犯東咸星。

四年十二月辛巳，土星衝犯建星。

七年十二月戊辰，土星在須女星方位，又水星順行在土星西南一尺一寸，成爲合宿。

八年三月庚申，土星守衛哭星和尾宿。

九年七月庚戌，填星逆在泣西星東北七寸，爲犯。

九年七月庚戌，土星逆行在泣西星東北七寸，造成衝犯。

十月甲午，填星從行在泣星西北五寸，爲犯。

十月甲午，土星順行在泣星西北五寸，造成衝犯。

流星災

建元元年十月癸酉，有流星大如三升堰，色白，尾長五丈，從南河東北二尺出，北行歷輿鬼西過，未至軒轅後星而没，没後餘中央，曲如車輪，俄頃化爲白雲，久乃滅。流星自下而升，名曰飛星。

建元元年十月癸酉，有顆流星像三升堰一樣大，白色，尾長五丈，從南河東北二尺處出現，向北經過輿鬼星西去，没有到軒轅後星就消失，消失後中央剩餘部分，彎如車輪，一會兒化作白雲，很久纔消失。流星從下向上升起，名叫飛星。

三年十月丙午，有流星大如月，赤白色，尾長七丈，西北行入紫宫中，光照墻垣。

三年十月丙午，有顆流星像月一樣大，赤白色，尾長七丈，向西北飛入紫宫中，光照墻垣。

四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堰，赤色，從北極第二星北一尺出，北行一丈而没。

四年正月辛未，有顆流星像三升堰一樣大，赤色，從北極星的第二顆星北一尺出現，向北飛行一丈後消失。

九月壬子，流星如鵝卵，從柳北出，入軒轅。又一枚如瓜大，出西行没空中。

九月壬子，有顆鵝卵大小的流星，從柳宿北出現，進入軒轅星。又有一顆像瓜一樣大，出現後向西飛行消失在空中。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有流星如二升碗，從紫宫出，南行没氐。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有顆流星像二升碗一樣大小，從紫宫出現，向南飛行消失在氐宿。

二年三月庚辰，有流星如二升碗，從天市中出，南行在心後。

二年三月庚辰，有顆流星像二升碗一樣大小，從天市星中飛出，向南飛行在心宿後。

四年二月乙丑，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戊辰，有流星大如五升器。

四年二月乙丑，有顆一升器具大小的流星。戊辰，有顆五升器具大小的流星。

四月丁卯，有流星大如一升器，從南斗東北出，西行經斗入氐。

四月丁卯，有顆一升器具大小的流星，從南斗星東北飛出，向西飛行經斗宿進入氐宿。

六月丙戌，有流星大如鴨卵，從匏瓜南出，至虚而入。

六月丙戌，有顆鴨卵大小的流星，從匏瓜星南飛出，到虚宿後進入。

八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堰，從觜星南出，西南行入天濛没。

八月辛未，有顆三升堰大小的流星，從觜星南飛出，向西南飛行進入天濛星後消失。

十一月戊寅，有流星大如二升堰，白色，從亢東北出，行入天市。

十一月戊寅，有顆二升堰大小的流星，白色，從亢宿東北飛出，飛行進入天市星。

十二月丁巳，有流星大如三升碗，白色，從天市帝座出，東北行一丈而没。

十二月丁巳，有顆三升碗大小的流星，白色，從天市帝座飛出，向東北飛行一丈而消失。

五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器，没後有痕。

五年六月辛未，有顆三升器具大小的流星，消失後有痕迹。

九月丙申，有流星大如四升器，白色，有光照地。

十二月甲子，西北有流星大如鴨卵，黄白色，尾長六尺，西南行一丈餘没。

六年三月癸酉，有流星大如鴨卵，赤色，無尾。

四月丙辰，北面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北行六尺而没。

七月癸巳，有流星大如鵝卵，白色，從匏瓜南出，西南行一丈没空中。須臾，又有流星大如五升器，白色，從北河南出，東北行一丈三尺没空中。

十月戊寅，南面有流星，大如鷄卵，赤色，在東南行没，没後如連珠。

十二月壬寅，有流星大如鵝卵，黄白色，尾長三丈，有光，没後有痕從梗河出，西行一丈許，没空中。

七年正月甲寅，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尾長四尺，從坐旗星出，西行入五車而過，没空中。

六月丁丑，流星大如二升器，黄赤色，有光，尾長六尺許，從亢南出，西行入翼中而没，没後如連珠。

十月乙丑，有流星如三升器，赤黄色，尾長六尺，出紫宫内北極星，東南行三丈没空中。壬辰，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從五車北出，行入紫宫，抵北極第一第二星而過，落空中，尾如連珠，仍有音響似雷。太史奏名曰“天狗”。

八年四月癸巳，有流星如二升器，黄白色，有光，從心星南一尺許出，南行二丈没，没後如連珠。丁巳，流星如鵝卵，白色，長五丈許，從角星東北二尺出，西北行没太微西蕃上將星閒。

九月丙申，有顆四升器具大小的流星，白色，有光照地。

十二月甲子，西北有顆鴨卵大小的流星，黄白色，尾長六尺，向西南飛行一丈多後消失。

六年三月癸酉，有顆鴨卵大小的流星，赤色，無尾。

四月丙辰，北面有顆二升器具大小的流星，白色，向北飛行六尺而消失。

七月癸巳，有顆鵝卵大小的流星，白色，從匏瓜星南飛出，向西南飛行一丈消失在空中。不久，又有一顆五升器具大小的流星，白色，從北河南飛出，向東北飛行一丈三尺消失在空中。

十月戊寅，南面有流星，像鷄蛋一樣大，赤色，在東南飛行消失，消失後如同連珠。

十二月壬寅，有顆鵝卵大小的流星，黄白色，尾長三丈，有光，消失後有痕迹從梗河出現，向西行一丈左右，消失在空中。

七年正月甲寅，有顆五升器具大小的流星，白色，尾長四尺，從坐旗星出現，向西行進入五車星而經過，消失在空中。

六月丁丑，有顆流星像二升器具一樣大，黄赤色，有光芒，尾長六尺左右，從亢宿南出現，向西行進入翼宿中消失，消失後如同連珠。

十月乙丑，有顆流星像三升器具一樣大，赤黄色，尾長六尺，從紫宫内的北極星飛出，向東南飛行三丈消失在空中。壬辰，有顆流星像三升器具一樣大，白色，有光芒從五車星北射出，飛行進入紫宫，抵達北極星的第一第二顆星而掠過，落在空中，尾如連珠，仍然有雷一樣的音響。太史上奏名稱叫“天狗”。

八年四月癸巳，有顆二升器具大小的流星，黄白色，有光芒，從心宿南一尺左右出現，向南行二丈消失，消失後如同連珠響。丁巳，流星像鵝卵，白色，長五丈多，從角星東北二尺出現，向西北行消失在太微垣西部上將星閒。

六月癸未，有流星如鴨卵，赤色，從紫宮中出，西南行未至大角五尺許没。

六月癸未，有顆像鴨卵一樣的流星，赤色，從紫宮中飛出，向西南行在離大角星五尺左右消失。

七月戊申，有流星如五升器，赤白色，長七尺，東南行二丈，没空中。

七月戊申，有顆流星像五升器具，赤白色，長七尺，向東南行二丈，消失在空中。

十月乙亥，有流星如鵝卵，白色，從紫宮中出，西北行三丈許，没空中。

十月乙亥，有顆流星像鵝卵大小，白色，從紫宮中飛出，向西北行三丈左右，消失在空中。

十一月乙未，有流星如鵝卵，赤白色，有光無尾，從氐北一丈出，南行入氐中没。辛丑，流星如鵝卵，白色，從參伐出，南行一丈没空中。又有一流星大如三升器，白色，從軫中出，東南行入婁中没。

十一月乙未，有顆鵝卵大小的流星，赤白色，有光芒無尾巴，從氐宿北一丈飛出，向南行進入氐宿中消失。辛丑，流星如同鵝卵，白色，從參宿伐宿飛出，向南行一丈消失在空中。又有一顆流星像三升器具一樣大，白色，從軫宿中飛出，向東南行進入婁宿中消失。

九年五月庚子，有流星如鷄子，白色，無尾，從紫宫裏黄帝座星西二尺出，南行一丈没空中。丁未，流星如李子，白色，無尾，從奎東北大星東二尺出，東北行至天將軍而没。戊申，流星如鵝卵，黄白色，尾長二丈，從箕星東一尺出，南行四丈没。

九年五月庚子，有顆鷄蛋一樣的流星，白色，没有尾巴，從紫宫裏黄帝座星西二尺飛出，向南行一丈消失在空中。丁未，有顆李子大小的流星，白色，没有尾巴，從奎宿東北大星東二尺飛出，向東北行到天將軍星而消失。戊申，有鵝卵大小的流星，黄白色，尾長二丈，從箕星東一尺飛出，向南行四丈消失。

七月乙卯，西南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無尾，西南行一丈餘没。戊午，有流星如二升器，黄白色，有光從天江星西出，東北經天入參中而没，没後如連珠。

七月乙卯，西南有顆像二升器具大的流星，白色，没有尾巴，向西南行一丈多消失。戊午，有顆像二升器具大小的流星，黄白色，有道光芒從天江星西射出，向東北經天進入參宿中消失，消失後如連珠般響。

閏七月戊辰，流星如鵝卵，赤色，尾長二尺，從文昌西行入紫宫没。己巳，西南有流星如二升器，白色，西南行一丈没。

閏七月戊辰，有流星像鵝卵大小，赤色，尾長二尺，從文昌星西行進入紫宫消失。己巳，西南有二升器具大小的流星，白色，向西南行一丈消失。

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鷄卵，白色，從少微星北頭出，東行入太微抵帝座星而過，未至東蕃次相一尺没，如散珠。

九月戊子，有顆鷄蛋大的流星，白色，從少微星北頭飛出，向東行進入太微垣抵達帝座星而飛過，距離東部次相星一尺消失，如同散珠。

十年正月甲戌，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從氐中出，東南行經房道過，從心星南二尺没。

十年正月甲戌，有顆流星像五升器具大小，白色，從氐宿中飛出，向東南行路過房宿，從心宿南二尺消失。

三月癸未，有流星如鷄卵，青白

三月癸未，有顆流星像鷄蛋大小，青白色，

色，尾長四尺，從牽牛南八寸出，南行一丈没空中。

尾長四尺，從牽牛星南八寸飛出，向南行一丈消失在空中。

十一年二月壬寅，東北有流星如一升器，白色，無尾，北行三丈而没。

十一年二月壬寅，東北方有顆流星像一升器具大小，白色，没有尾巴，向北行三丈而消失。

四月丙申，有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尾長一丈許，從箕星東北一尺出，行二丈許，入斗度，没空中，臨没如連珠。

四月丙申，有顆流星像三升器具大小，白色，有光芒，尾長一丈左右，從箕宿東北一尺飛出，飛行二丈左右，進入斗宿方位，消失在空中，臨消失時像連珠一樣。

五月壬申，有流星大如鷄子，黄白色，從太微端門出，無所犯，西南行一丈許没，没後有痕。

五月壬申，有顆流星像鷄蛋大小，黄白色，從太微垣端門飛出，無所衝犯，向西南行一丈左右消失，消失後留有痕迹。

七月辛酉，有流星如鷄子，赤色，無尾，從氐中出，西行一丈五尺没空中。戊寅，有流星如鷄卵，黄白色，從紫宫東蕃内出，東北行一丈五尺，至北極第五星西北四尺没。

七月辛酉，有顆流星像鷄蛋大小，赤色，没有尾巴，從氐宿中飛出，向西行一丈五尺消失在空中。戊寅，有顆流星像鷄蛋大小，黄白色，從紫宫東部飛出，向東北行一丈五尺，到北極星第五顆星西北四尺處消失。

九月乙酉，有流星如鴨卵，黄白色，從婁南一尺出，東行二丈没。

九月乙酉，有顆流星像鴨蛋大小，黄白色，從婁宿南一尺飛出，向東行二丈後消失。

十二月己丑，西南有流星如三升器，黄赤色，無尾，西南行三丈許没，散如遺火。

十二月己丑，西南方有顆流星像三升器具大小，黄赤色，没有尾巴，向西南行三丈左右消失，散掉時好像殘留的火。

永元三年夜，天開黄色明照，須臾有物絳色如小瓮，漸漸大如倉廩，聲隆隆如雷，墜太湖中，野雉皆雊，世人呼爲“木殃”。史臣案《春秋緯》“天狗如大奔星，有聲，望之如火，見則四方相射”。漢史云：“西北有三大星，如日狀，名曰天狗。天狗出則人相食。”《天官》云：“天狗狀如大鏡星。”又云：“如大流星，色黄，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鋭，其下圜，如數頃田。見則流血千里，破軍殺將。”漢史又云：“照明下爲天狗，所下兵起血流。”昭明，星也。《洛書》云：“昭明見而霸者出。”《運斗樞》云：“昭明有芒角，兵徵也。”《河圖》云：“太白散爲天狗。”漢史又云：“有星

永元三年某夜，天空中發出黄色的光亮，不久有件小瓮大小的絳色物品，漸漸大得像糧倉一樣，發出雷鳴般的隆隆聲，墜入太湖中，野雉都發出鳴叫，世人稱爲“木災異”。史臣據《春秋緯》“天狗像大奔星，有聲響，望起來像火光，它出現就會四方相互攻擊”。漢史記載：“西北有三顆大星，像太陽的樣子，名叫天狗。天狗出現就會發生人吃人。”《天官書》説：“天狗的形狀像大鏡星。”又説：“像大流星，黄色，有聲響。它落在地上像狗墜地。望起來像火光，炎炎衝天。它的上部尖鋭，下部是圓的，就像幾頃田一樣大。出現就會流血千里，擊敗軍隊殺死將領。”漢史又説：“照明下邊是天狗，它墜落的地方會有戰争和流血。”昭明是顆星。《洛書》説：“昭明星出現會有霸王問世。”《運斗樞》説：“昭明星有光芒和角，是戰事的徵兆。”《河圖》説：“金星散爲天狗。”漢史又説：“有顆星出現，它

出，其狀赤白有光，即爲天狗，其下小無足，所下國易政。”衆説不同，未詳孰是。推亂亡之運，此其必天狗乎。

的形狀是赤白色有光芒，就是天狗，它的下部小而且没有脚，它墜落的地方國家政權易手。”衆説不一，不清楚誰是正確的。推算混亂滅亡的運數，這必定是天狗吧。

老人星

建元元年十一月戊辰，老人星見南方丙上。八月癸卯，祠老人星。

建元元年十一月戊辰，老人星出現在南方丙位上。八月癸卯，祭祀老人星。

永明三年八月丁酉，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永明三年八月丁酉，老人星出現在南方丙位上。

六年八月壬戌，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六年八月壬戌，老人星出現在南方丙位上。

七年七月壬戌，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七年七月壬戌，老人星出現在南方丙位上。

九年閏七月戊寅，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九年閏七月戊寅，老人星出現在南方丙位上。

十年八月乙酉，老人星見。

十年八月乙酉，老人星出現。

十一年九月丙寅，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十一年九月丙寅，老人星出現在南方丙位上。

白虹雲氣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貫日。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貫穿日。

永明十年七月癸酉，西方有白虹，須臾滅。

永明十年七月癸酉，西方出現白虹，不久消失。

十一年九月甲午，西方有白虹，南頭指申，北頭指戌上，久久消滅。

十一年九月甲午，西方出現白虹，南頭指向申位，北頭指在戌位上，很久纔消失。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黑氣大小二枚，東至卯，西至酉，廣五丈，久久消滅。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大小二股黑氣，東到卯位，西到酉位，寬五丈，很久纔消失。

永明二年四月丁未，北斗第六第七星間有一白氣。

永明二年四月丁未，北斗第六第七顆星之間有一股白氣。

四年正月辛未，黄白氣長丈五尺許，入太微。

四年正月辛未，有股黄白氣長一丈五尺左右，進入太微垣。

永明四年正月癸未，南面有陣雲一丈許。

永明四年正月癸未，南面有陣雲一丈左右。

五年四月己巳，有雲色黑，廣五尺，東頭指丑，西頭指酉，并至地。

五年四月己巳，有股黑色雲，寬五尺，東頭指向丑位，西頭指向酉位，都落到地上。

十一月乙巳，東南有陣雲高一丈，北至卯，東南至巳，久久散漫。

十一月乙巳，東南有陣雲高一丈，北到卯位，東南到巳位，很久纔消散。

六年二月癸亥，東西有一梗雲半天，曲向西，蒼白色。

六年二月癸亥，東西有一梗雲漫布半天，彎曲向西，蒼白色。

三月庚辰，南面有梗雲，黑色，廣六寸。

三月庚辰，南面有梗雲，黑色，寬六寸。

七年十月辛未，有梗雲，蒼黑色，東頭至寅，西頭指酉，廣三尺，貫紫宮，久久消没。

七年十月辛未，有梗雲，蒼黑色，東頭到寅位，西頭指向酉位，寬三尺，貫穿紫宮，很久纔消散。

八年十一月乙未，有梗雲，黑色，六尺許，東頭至卯，西頭至酉，久久散漫。

八年十一月乙未，有梗雲，黑色，六尺左右，東頭到卯位，西頭到酉位，很久纔消散。

十二月庚辰，南面有陣雲，黑色，高一丈許，東頭至巳，西頭至未，久久散漫。

十二月庚辰，南面有一陣雲，黑色，高一丈左右，東頭到巳位，西頭到未位，很久纔消散。

十一年七月丙辰，東面有梗雲，蒼白色，廣二尺三寸，南頭指巳至地，北頭指子至地，久久漸散漫。

十一年七月丙辰，東面有梗雲，蒼白色，寬二尺三寸，南頭指向巳位到地，北頭指向子位到地，很久後逐漸消散。

贊曰：陽精火鏡，陰靈水存。有稟有射，代爲明昏。垂光滿蓋，列景周渾。具位臣輔，備象街門。災生霣薄，祟起飛奔。弗忘人懼，瑜瑕辯論。若任天道，竈亦多言。

贊曰：太陽是火的精靈，月亮之靈在水中留存。有稟承有反射，交替變化爲明暗。垂下滿天光芒，照遍各項景致。列具臣下輔佐之位，齊備星辰象徵的街門。災異生自星辰墜落，鬼祟起於流星飛奔。不要忘記人的恐懼，辯論好壞。如果聽任天道，竈神也會多言多語。

南齊書卷十四

志第六

州郡(上)

揚　南徐　豫　南豫　南兖　北兖
北徐　青　冀　江　廣　交　越

揚州

揚州京輦神皋。漢、魏刺史鎮壽春，吴置持節督州牧八人，不見揚州都督所治。晋太康元年，吴平，刺史周浚始鎮江南。元帝爲都督，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實隆重。領郡如左：

丹陽郡

建康　秣陵　丹陽　溧陽　永世　湖熟　江寧　句容

會稽郡

山陰　永興　上虞　餘姚　諸暨　剡　鄮　始寧　句章　鄮

吴郡

吴　婁　海虞　嘉興　海鹽　錢唐　富陽　鹽官　新城　建德　壽昌　桐廬

吴興郡

烏程　武康　餘杭　東遷　長城　於潛　臨安　故鄣　安吉　原鄉

東陽郡

長山　太末　烏傷　永康　信安　吴寧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

始新　黟　遂安　歙　海寧

揚州是京畿膏腴之地。漢、魏二代的刺史治所在壽春，三國時吴國設置持節督州牧八人，看不到揚州都督的官署所在。晋太康元年，吴國被平定，刺史周浚纔开始鎮守江南。晋元帝作爲都督，渡過長江來到江左，揚州遂成爲京畿之地，地望極其隆重。揚州統轄的郡如下：

丹陽郡

建康　秣陵　丹陽　溧陽　永世　湖熟　江寧　句容

會稽郡

山陰　永興　上虞　餘姚　諸暨　剡　鄮　始寧　句章　鄮

吴郡

吴　婁　海虞　嘉興　海鹽　錢唐　富陽　鹽官　新城　建德　壽昌　桐廬

吴興郡

烏程　武康　餘杭　東遷　長城　於潛　臨安　故鄣　安吉　原鄉

東陽郡

長山　太末　烏傷　永康　信安　吴寧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

始新　黟　遂安　歙　海寧

臨海郡

章安 臨海 寧海 始豐 樂安

永嘉郡

永寧 安固 松陽 横陽 樂成

南徐州

南徐州，鎮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會，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絶高爲京。"今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緣江爲境，似河内郡，内鎮優重。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領郡如左：

南東海郡

郯 祝其 襄賁 利成 西隰 丹徒 武進

晋陵郡

晋陵 無錫 延陵 曲阿 暨陽 南沙 海陽

義興郡永明二年，割屬揚州，後復舊。

陽羨 臨津 國山 義鄉 綏安

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徙治白下。

臨沂 江乘 蘭陵 承建武三年省。譙建元二年，平陽郡流民在臨江郡者，立宣祚縣，尋改爲譙。永明元年，省懷化一縣并屬。

臨淮郡自此以下，郡無實土。

海西 射陽 淩 淮陰 東陽 淮浦建武二年省。

淮陵郡

司吾 武陽建武三年，省泰山郡屬。 甄城 陽樂 徐建武三年省。

南東莞郡

東莞 莒 姑幕建武三年省。

南清河郡南徐州領冀州。

東武城 清河 貝丘 繹幕建武二年省。

南彭城郡

彭城 武原 傅陽 蕃 薛 開

臨海郡

章安 臨海 寧海 始豐 樂安

永嘉郡

永寧 安固 松陽 横陽 樂成

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吴國設置幽州牧，在此處駐守軍隊。丹徒的水道通入吴、會稽二郡，孫權最初把治所設在丹徒。《爾雅》説："在絶高處建築京城。"現在京城依山築壘，臨長江望東海，以長江爲邊境，像河内郡，防衛特别重要。宋代以來，帝宅之鄉，寄居之屋多在江左膏腴之地。統轄的郡如下：

南東海郡

郯 祝其 襄賁 利成 西隰 丹徒 武進

晋陵郡

晋陵 無錫 延陵 曲阿 暨陽 南沙 海陽

義興郡永明二年，割給揚州隸屬，後恢復如舊。

陽羨 臨津 國山 義鄉 綏安

南琅邪郡本來治所在金城，永明年間遷到白下。

臨沂 江乘 蘭陵 承建武三年撤銷。譙建元二年，平陽郡的流民在臨江郡的，設立宣祚縣，不久改爲譙。永明元年，撤銷懷化一縣并入譙。

臨淮郡自此以下各郡没有實際管轄地。

海西 射陽 淩 淮陰 東陽 淮浦建武二年撤銷。

淮陵郡

司吾 武陽建武三年，撤銷與泰山郡的隸屬關係。 甄城 陽樂 徐建武三年撤銷。

南東莞郡

東莞 莒 姑幕建武三年撤銷。

南清河郡南徐州兼管的冀州領地。

東武城 清河 貝丘 繹幕建武二年撤銷。

南彭城郡

彭城 武原 傅陽 蕃 薛 開陽 汶 僮

陽 汶 僮 下邳建武三年省。吕建武四年省。杼秋建武四年省。北陵建武四年省。

南高平郡宋太始五年僑置，初寄治淮陰，復徙淮南當塗二縣僑屬南豫，後屬南徐。

金鄉 高平

南濟陰郡

城武 單父 城陽建武三年省。

南濮陽郡

廩丘 東燕 會 鄄城建武三年，省濟陽郡度屬。 榆次建武二年省。

南魯郡建武二年省。

魯 樊 西安建武二年省。

南平昌郡建武三年省。

安丘郡省，屬東莞。 新樂郡省，屬東莞。 東武 高密

南泰山郡建武三年省。

南城郡省，度屬平昌，尋又省。 廣平

南濟陽郡建武三年省。

考城郡省，度屬魯，尋又省。

豫州

豫州，晉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避胡賊，自譙還治壽春。壽春，淮南一都之會，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以來揚州刺史所治，北拒淮水，《禹貢》云"淮海惟揚州"也。咸和四年，祖約以城降胡，復以庾亮爲刺史，治蕪湖。蕪湖，浦水南入，亦爲險奧。劉備謂孫權曰："江東先有建業，次有蕪湖。"庾亮經略中原，以毛寶爲刺史，治邾城，爲胡所覆。荆州刺史庾翼領州，在武昌。諸郡失土荒民數千無佃業，翼表移西陽、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於尋陽。穆帝永和五年，胡僞揚州刺史王浹以壽春降，而刺史或治歷陽，進馬頭及譙，不復歸舊鎮也。哀帝隆和元年，

下邳建武三年撤銷。吕建武四年撤銷。杼秋建武四年撤銷。北陵建武四年撤銷。

南高平郡宋太始五年僑置，最初治所寄居在淮陰，又遷淮南、當塗二縣寄居隸屬南豫州，後又隸屬南徐州。

金鄉 高平

南濟陰郡

城武 單父 城陽建武三年撤銷。

南濮陽郡

廩丘 東燕 會 鄄城建武三年，解除與濟陽郡的隸屬關係後并入。 榆次建武二年撤銷。

南魯郡建武二年撤銷。

魯 樊 西安建武二年撤銷。

南平昌郡建武三年撤銷。

安丘郡撤銷後，改屬東莞。 新樂郡撤銷後，改屬東莞。 東武 高密

南泰山郡建武三年撤銷。

南城郡撤銷後，擬屬平昌郡，不久又撤銷。 廣平

南濟陽郡建武三年撤銷。

考城郡撤銷後，擬屬魯郡，不久又撤銷。

豫州，晉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爲躲避胡寇，把治所從譙撤回到壽春。壽春是淮南的一大都會，周圍千餘里，境内有富饒的陂田，漢、魏以來是揚州刺史的治所，北面拒守淮河，《禹貢》説"淮河與大海之間惟揚州"。咸和四年，祖約獻城投降胡寇，又任命庾亮爲刺史，治所設在蕪湖。蕪湖，浦水從南邊流入，也是險要之地。劉備對孫權説："江東主要有建業，其次有蕪湖。"庾亮籌劃恢復中原，任命毛寶爲刺史，治所在邾城，被胡寇占領。荆州刺史庾翼兼管豫州，治所在武昌。各郡失去土地的數千災民無農活可做，庾翼上表請求遷移西陽、新蔡二郡的災民到尋陽的陂田勞作。穆帝永和五年，胡寇僞揚州刺史王浹獻壽春城投降，然而刺史的治所或在歷陽，或進至馬頭及譙，不再回到舊的治所。哀帝隆和元年，袁真回到壽春。袁真被桓温消

袁真還壽春。真爲桓溫所滅，溫以子熙爲刺史，戍歷陽。孝武寧康元年，桓冲移姑熟，以邊寇未静，分割譙、梁二郡見民，置之浣川，立爲南譙、梁郡。十二年，桓石虔還歷陽。庾准爲刺史，表省諸權置，皆還如本。義熙二年，劉毅復鎮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地不爲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垂蕭條，土氣强獷，民不識義，唯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請輔國將軍張暢領淮南、安豐、梁國三郡。"時豫州邊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後常爲州治。撫接遐荒，捍禦疆埸。領郡如左：

南汝陰郡建元二年罷南陳左郡二縣并。

慎　汝陰　宋　安陽　和城　南頓　陽夏　宋丘《永元元年地志》無。樊《永元志》無。鄭《永元志》無。東宋《永元志》無。南陳左縣《永元志》無。邊水《永元志》無。

晋熙郡

新冶　陰安　懷寧　南樓煩　齊興　太湖左縣

潁川郡

臨潁　邵陵　南許昌《永元志》無。曲陽

汝陽郡

武津　汝陽

梁郡《永元元年地志》，南梁郡領睢陽、新汲、陳、蒙、崇義五縣。

北譙　梁　蒙　城父《永元志》屬南譙。

北陳郡

陽夏　西華　萇平　項

陳留郡

浚儀　小黄　雍丘

滅，桓溫讓自己的兒子桓熙任刺史，治所在歷陽。孝武帝寧康元年，桓冲把治所移至姑熟，認爲邊境敵寇入侵不得安静，分割譙、梁二郡現有的百姓，安置到浣川，建立南譙郡、梁郡。十二年，桓石虔回到歷陽。庾准任刺史，上表請求撤銷各臨時的設置，都回復到原來。義熙二年，劉毅又在姑熟設治所。上表説："我任此州刺史，土地不廣，西界荒遠，接近敵寇，北邊蕭條，風氣逞强粗獷，百姓不懂禮義，衹知道練習作戰。逃跑現象不斷，幾乎每天都有發生。連年以來，没有一月不打仗，這實在不是我這個才疏學淺的人所能獨立治理的。請輔國將軍張暢兼管淮南、安豐、梁國三郡。"當時豫州的邊遠地區，竟至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守壽春，後常作爲州的治所。安撫接近荒遠，抵禦疆埸。豫州統轄的郡如下：

南汝陰郡建元二年撤銷南陳左郡的兩個縣并入。

慎　汝陰　宋　安陽　和城　南頓　陽夏　宋丘《永元元年地志》中没有。樊《永元志》中没有。鄭《永元志》中没有。東宋《永元志》中没有。南陳左縣《永元志》中没有。邊水《永元志》中没有。

晋熙郡

新冶　陰安　懷寧　南樓煩　齊興　太湖左縣

潁川郡

臨潁　邵陵　南許昌《永元志》中没有。曲陽

汝陽郡

武津　汝陽

梁郡《永元元年地志》中，南梁郡兼管睢陽、新汲、陳、蒙、崇義五縣。

北譙　梁　蒙　城父《永元志》中屬南譙。

北陳郡

陽夏　西華　萇平　項

陳留郡

浚儀　小黄　雍丘

南頓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和城　南頓
西南頓郡寄治州，《永元元年地志》無。
西南頓　和城　譙　平鄉
北梁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北蒙　北陳
西汝陰郡
樓煩　汝陰　宋　陳《永元志》無。平豫《永元志》無。固始《永元志》無。新蔡《永元志》無。汝南《永元志》無。安城
北譙郡
寧陵　譙　蘄《永元志》屬南譙。
汝南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瞿陽　安城　上蔡
北新蔡郡
鮦陽　新蔡　固始　苞信
弋陽郡
期思　南新息　弋陽　上蔡　平輿
陳郡
南陳　萇平《永元志》無。項《永元志》無。西華《永元志》無。陽夏《永元志》無。
安豐郡
雩婁　新化　史水　扶陽　開化　邊城　松滋《永元志》屬北新蔡。安豐
光城左郡
樂安　光城　茹由
邊城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建寧郡
陽城　建寧
齊昌郡
陽塘　保城　齊昌　永興
右三郡，永明四年割郢州屬。
南豫州
南豫州，晉寧康元年，豫州刺

南頓郡《永元元年地志》中沒有。
和城　南頓
西南頓郡治所寄居州裏，《永元元年地志》中沒有。
西南頓　和城　譙　平鄉
北梁郡《永元元年地志》中沒有。
北蒙　北陳
西汝陰郡
樓煩　汝陰　宋　陳《永元志》中没有。平豫《永元志》中没有。固始《永元志》中没有。新蔡《永元志》中没有。汝南《永元志》中没有。安城
北譙郡
寧陵　譙　蘄《永元志》中屬南譙。
汝南郡《永元元年地志》中没有。
瞿陽　安城　上蔡
北新蔡郡
鮦陽　新蔡　固始　苞信
弋陽郡
期思　南新息　弋陽　上蔡　平輿
陳郡
南陳　萇平《永元志》中没有。項《永元志》中没有。西華《永元志》中没有。陽夏《永元志》中没有。
安豐郡
雩婁　新化　史水　扶陽　開化　邊城　松滋《永元志》中屬於北新蔡。安豐
光城左郡
樂安　光城　茹由
邊城郡《永元元年地志》中没有。
建寧郡
陽城　建寧
齊昌郡
陽塘　保城　齊昌　永興
以上三郡，永明四年割自郢州所轄。
南豫州，晉寧康元年，豫州刺史桓冲最初

史桓冲始鎮姑熟，後還徙，見《晋書》。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爲豫州。元嘉七年省并。大明元年復置，治姑熟。泰始二年治歷陽，三年治宣城，五年省。淮西没虜。七年，復分淮東置南豫。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吏民寡刻，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愚意政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實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如聞西豫力役尚復粗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户益薄，於其實益，復何足云。"太祖不從。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二豫分置，以桑堁子亭爲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内，悉屬西豫，廬江居晋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七年，南豫州别駕殷瀰稱："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絶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益。但寄治譙、歷，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濱帶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爲便利，遠逾西豫，非其所願，郡領灊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産，府州采伐，爲益不少。府州新創，異於舊藩，資

在姑熟設治所，後又遷走，見於《晋書》。宋永初二年，分出淮東作爲南豫州，治所在歷陽，而把淮西作爲豫州。元嘉七年撤并。大明元年又設置，治所在姑熟。泰始二年治所在歷陽，泰始三年治所在宣城，泰始五年撤銷。淮西淪陷。泰始七年，又分出淮東設南豫州。建元二年，太祖認爲西豫州官吏百姓都很少，分設兩個州，耗費太多，想撤銷南豫州。左僕射王儉啓奏説："我認爲正因爲長江以西連接汝、潁，地廣人稀，匈奴入侵，衹有把壽春作爲阻擋。如果州刺史用人得當，敵寇一有行動立即報告，事先準備防禦，那麽不一定要南豫州。但假如謀劃有失誤，羯人入侵，事先没有得到消息，他們的人馬一下子打過來，壽陽固守城池，不能阻斷他們的來路，朝廷派遣軍隊到歷陽，也失去了主動。況且兵馬剛實施戒備，每件事情都需草創，哪比得上將帥常年駐守，軍中一貫整飭。臨時配置幫助，益處實在有限，安穩時不忘危險，這是古來的善政。因此江左屢次分設南豫州，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聽説西豫州的民力人役大致還可以，現在得到的南譙等郡，民家更少，對於它的實際幫助，又從何談起。"太祖没有聽從。永明二年，割出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又設置南豫州。永明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奏説："兩個豫州的區劃，以桑堁子亭爲界。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内，却全部屬西豫州，廬江處在晋熙、汝陰之間，却屬於南豫州。請求把潁川、汝陽歸屬南豫州，把廬江還給西豫州。"永明七年，南豫州别駕殷瀰聲稱："潁川、汝陽，饑荒殘破已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郡境内，多蒙免除徭役，纔有了郡名，交納的田租非常有限，府州没有一個將領官吏，衹是領受一個空名，根本没有實際利益。把治所寄放在譙、歷，還是合適的，實際也應該屬於南豫州。兩個豫州屢經分置，廬江屬於南豫州，濱臨長江，與南譙郡接壤，百姓的田租布帛，經由水路送到州裏，確實是便利，如果輸送到西豫州那樣遠，他們不會願意，另外廬江管轄的灊舒及始新、左縣，出産竹子，府州采伐，獲利不少。府州都是新設，

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尚書參議：“往年慮邊塵須實，故啓迴换。今淮、泗無虞，宜許所牒。”詔“可”。領郡如左：

不同於舊的府州，資産人役多有欠缺，確實很倚重廬江。希望依照過去的區劃。”尚書臺商議：“往年考慮邊境戰事需要充實力量，所以改换區劃。如今淮河、泗水一帶没有什麽可顧慮的，應該准許殷瀰的奏牒。”皇帝下詔説：“可以。”南豫州統轄的郡如下：

淮南郡

于湖永明八年，省角城、高平、下邳三縣并。　繁昌　當塗　浚遒　定陵　襄垣

宣城郡

廣德　懷安　宛陵　廣陽　石城　臨城　寧國　宣城　建元　涇　安吴

歷陽郡

歷陽　龍亢　雍丘

南譙郡

山桑　蕲　北許昌《永元志》無。扶陽　曲陽　嘉平

廬江郡

舒建元二年爲郡治。灊　始新　和城《永元志》無。西華《永元志》無。吕亭左縣建元二年，割晋熙屬。　譙建元二年，割南譙屬。

臨江郡建元二年，罷并歷陽，後復置。

烏江　懷德　酂

淮南郡

于湖永明八年，撤銷角城、高平、下邳三縣并入。　繁昌　當塗　浚遒　定陵　襄垣

宣城郡

廣德　懷安　宛陵　廣陽　石城　臨城　寧國　宣城　建元　涇　安吴

歷陽郡

歷陽　龍亢　雍丘

南譙郡

山桑　蕲　北許昌《永元志》中没有。扶陽　曲陽　嘉平

廬江郡

舒建元二年是郡的治所。灊　始新　和城《永元志》中没有。西華《永元志》中没有。吕亭左縣建元二年，割自晋熙歸屬。　譙建元二年，割自南譙歸屬。

臨江郡建元二年，撤銷并入歷陽，後又設置。

烏江　懷德　酂

南兗州

南兗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吴出此，見江濤盛壯，嘆云：“天所以限南北也。”晋元帝過江，建興四年，揚聲北討，遣宣城公裒督徐、兗二州，鎮廣陵。其後或還江南，然立鎮自此始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爲客。元帝大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爲給客制度，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明帝太寧三年，郗鑒爲兗州，鎮廣陵，後還京

南兗州治所在廣陵，是漢代的古王國。境内有江都浦水，魏文帝討伐吴國由此出兵，看到長江波濤洶涌，感嘆説：“這是上天要隔斷南北啊。”晋元帝渡過長江，建興四年，揚言北伐，派遣宣城公裒督率徐、兗二州，坐鎮廣陵。其後有時撤回江南，但是建立治所是從這時開始的。當時百姓遭逢戰亂，流亡到此地，流民多托庇大户人家作爲佃户。晋元帝大興四年，下詔令，因爲流民失去户籍，讓他們具名上報官府，建立給客制度，然而江北荒廢殘破，不可能檢查核實。晋明帝太寧三年，郗鑒治理兗州，坐鎮

口。是後兗州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玄以桓弘爲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爲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民表云："此蕃十載釁故相襲，城池崩毁，荒舊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鷄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晋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兗同鎮。宋永初元年，罷青并兗。三年，檀道濟始爲南兗州，廣陵因此爲州鎮。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届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離爲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堺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别詳立。"於是濟陰郡六縣，下邳郡四縣，淮陽郡三縣，東莞郡四縣，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見省，民户帖屬。領郡如左：

廣陵郡建元四年，罷北淮陽、北下邳、北濟陰、東莞四郡并。

海陵　廣陵　高郵　江都　齊寧永明元年置。

海陵郡

建陵　寧海　如皋　臨江　蒲濤　臨澤　齊昌永明元年置。海安永明五年罷新郡，并此縣度屬。

山陽郡

東城　山陽　鹽城　左鄉

盱眙郡

廣陵，後回到京口。此後兗州或以盱眙爲治所，或以山陽爲治所，桓玄派桓弘治理青州，坐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治理青州，治所遷到山陽。當時與鮮卑接壤，諸葛長民上表説："該城連續十年遭受侵擾，城池崩塌毁壞，廢棄散置，邊界各處營壘，聽不到鷄鳴狗叫。而且胡虜入侵逞暴，搶掠越發厲害。"於是回到京口坐鎮。晋末，因爲廣陵控制三齊且與之接壤，所以作爲青州、兗州共同的治所。宋永初元年，撤銷青州并入兗州。永初三年，檀道濟初治南兗州，廣陵因此成爲州的治所。土地非常平坦開闊，刺史每年秋季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隔岸相對，是長江壯闊的地方。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上奏説："尚書臺下令不論本地人還是外來户，統一在所居住的郡縣編制户口，合并撤銷僑置郡縣。舉凡那些寄居他鄉的流民，本來就居無定所，十家分布五處，零散居住。一個縣的百姓，分散在全州，西到淮河岸邊，東到大海一角。現在衹是撤銷僑置郡縣，不撤銷荒廢的城邑，雜亂居住的狀況，與原先没有不同。按地區編制户口，并不能革除游蕩混亂的狀況。我認爲僑置郡縣和荒廢的城邑都應撤銷，依照目前地界安撫百姓。如果鄉里聚居的民户有二三百家，田地能够整修，區域易於劃分，當另外建置。"於是濟陰郡六縣，下邳郡四縣，淮陽郡三縣，東莞郡四縣，因爲百姓散居各處，没有實際管轄地，長官没有官署，寄居在鄉村，等到州的治所建立，就被撤銷，民户就地歸屬。南兗州統轄的郡如下：

廣陵郡建元四年，撤銷北淮陽、北下邳、北濟陰、東莞四郡并入。

海陵　廣陵　高郵　江都　齊寧永明元年設置。

海陵郡

建陵　寧海　如皋　臨江　蒲濤　臨澤　齊昌永明元年設置。海安永明五年撤銷新郡，合并此縣歸屬。

山陽郡

東城　山陽　鹽城　左鄉

盱眙郡

考城　盱眙　陽城　直瀆　長樂

南沛郡

沛　蕭　相

北兖州

北兖州，鎮淮陰。《地理志》云淮陰縣屬臨淮郡，《郡國志》屬下邳國，《晋太康地記》屬廣陵郡。穆帝永和中，北中郎將荀羡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宋泰始二年失淮北，於此立州鎮。建元四年，移鎮盱眙，仍領盱眙郡。舊北對清泗，臨淮守險，有陽平石鱉，田稻豐饒。所領唯陽平一郡，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國啓稱：“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内。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閑，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見許。領郡如左：

陽平郡寄治山陽。

泰清　永陽　安宜　豐國

東平郡

壽張割山陽官瀆以西三百户置。淮安割直瀆、破釜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户置。

高平郡

濟北郡

泰山郡

新平郡

魯郡

右荒。

北徐州

北徐州，鎮鍾離。《漢志》鍾離

考城　盱眙　陽城　直瀆　長樂

南沛郡

沛　蕭　相

北兖州，治所在淮陰。《地理志》説淮陰縣屬臨淮郡，《郡國志》中屬下邳國，《晋太康地記》中屬廣陵郡。穆帝永和年間，北中郎將荀羡北伐鮮卑，説：“淮陰是從前的治所，地處中樞，水陸交通便利，易於伺機行動。沃野有墾殖之利，舟船漕運，没有什麽阻礙。”於是營建城池。宋泰始二年失掉淮北，在此建立州的治所。建元四年，治所移至盱眙，兼管盱眙郡。原先與北邊清泗相對，濱臨淮河據守險要，有陽平石鱉，田中稻穀豐饒。所統轄的衹有陽平一郡，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國上奏説：“北兖州百姓戴尚伯六十人陳訴説，‘我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流離失所，現在雖然創建了淮陰，然而陽平郡在州裏没有實際統轄地，寄居在山陽境内。我們認爲司、徐、青三州，全都是新設置的，都有實在的郡。東平既然是有名望之地，許多士紳與它相關。希望在山陽、盱眙兩郡的邊界之間，割一些小户設置東平郡，開始招集人充實荒廢的村落。使東平本土的士紳百姓，有地方歸依’。我尋思東平郡既然本是北兖州所屬，我家族的故里，希望設置此郡。”被准許。北兖州統轄的郡如下：

陽平郡治所寄居山陽。

泰清　永陽　安宜　豐國

東平郡

壽張分割山陽官瀆以西三百户設置。淮安分割直瀆、破釜以東，淮陰鎮治所屬下一百户流民設置。

高平郡

濟北郡

泰山郡

新平郡

魯郡

以上各郡荒置。

北徐州，治所在鍾離。《漢志》中鍾離縣屬

縣屬九江郡，《晋太康二年起居注》置淮南鍾離，未詳此前所省令。《晋地記》屬淮南郡。宋泰始末年屬南兗。元徽元年置州，割爲州治，防鎮緣淮。永明元年，省北徐譙、梁、魏、陽平、彭城五郡。領郡如左：

鍾離郡

燕縣郡治。朝歌　虞永明元年，割馬頭屬。　零永明元年，割馬頭屬。

馬頭郡

已吾永明元年，罷譙郡屬。二年，刺史戴僧静又以濟縣并之。

濟陰郡

頓丘永明元年，罷定陶并。　睢陵　樂平永明元年，割鍾離屬。　濟安永明元年，割鍾離屬。

新昌郡

頓丘　穀熟　尉氏

沛郡

相　蕭　沛

青州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没虜，六年，始治鬱州上。鬱州在海中，周迴數百里，島出白鹿，土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爲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爲之，高可八九尺。後爲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州治如舊。流荒之民，郡縣虚置，至於分居土著，蓋無幾焉。建元四年，移鎮朐山，後復舊。領郡如左：

齊郡永明元年，罷秦郡并之，治瓜步。

臨淄永明二年，省華城縣并。　齊安永明元年罷。西安　宿豫　尉氏　平虜　昌國　泰　益都

北海郡

都昌宋鬱縣，建元改用漢名也。

九江郡，《晋太康二年起居注》中設置淮南鍾離，不瞭解此前的沿革。《晋地記》中屬淮南郡。宋泰始末年歸屬南兗州。元徽元年設州，割出來成爲州的治所，沿淮河防衛鎮守。永明元年，撤銷北徐州的譙、梁、魏、陽平、彭城五郡。北徐州統轄的郡如下：

鍾離郡

燕縣郡的治所。朝歌　虞永明元年，割自馬頭郡歸屬。　零永明元年，割自馬頭郡歸屬。

馬頭郡

已吾永明元年，撤銷譙郡後歸屬。永明二年，刺史戴僧静又把濟縣合并。

濟陰郡

頓丘永明元年，撤銷定陶合并。　睢陵　樂平永明元年，割自鍾離歸屬。　濟安永明元年，割自鍾離後歸屬。

新昌郡

頓丘　穀熟　尉氏

沛郡

相　蕭　沛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陷入敵手，泰始六年，青州治所纔設在鬱州島上。鬱州在海中，周圍數百里，島上出産白鹿，境内有田地魚鹽之利。劉善明任刺史，認爲海中容易固守，不修築險峻的城墻，衹是壘石作爲城墻，高約八九尺。後來成爲齊郡的治所。建元初年，齊郡的治所遷到瓜步，以北海的治所設在齊郡的舊治所，州的治所仍舊。由於百姓流亡土地廢棄，郡縣成爲虚設，至於本分安居的土著百姓，大概没有多少了。建元四年，治所移到朐山，後又回到舊治所。青州統轄的郡如下：

齊郡永明元年，撤銷秦郡合并進來，治所在瓜步。

臨淄永明二年，撤銷華城縣并入。　齊安永明元年撤銷。西安　宿豫　尉氏　平虜　昌國　泰　益都

北海郡

都昌宋時的鬱縣，建元時改用漢名。　廣饒

廣饒　贛榆　膠東　劇　下密　平壽

東莞琅邪二郡治朐山也。

即丘　南東莞永明元年，以流户置。　北東莞

冀州

冀州，宋元嘉九年分青州置。青州領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閒、頓丘、高陽、勃海九郡。泰始初，遇虜寇，并荒没。今所存者，泰始之後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縣十無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建元初，以東海郡屬冀州。全領一郡：

北東海郡治連口。

襄賁　僮　下邳　厚丘　曲城

江州

江州，鎮尋陽，中流衿帶。晋元康元年，惠帝詔："荆、揚二州，疆土曠遠。有司奏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晋安爲新州。新安、東陽、宣城舊豫章封内，豫章之東北，相去懸遠，可如故屬揚州。又割荆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并十郡，可因江水之名爲江州，宜治豫章。"庾亮領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爲本，校二州户口，雖相去機事，實覺過半，江州實爲根本。臨終表江州宜治尋陽，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郡，治湓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其後庾翼又還豫章。義熙後，還尋陽。何無忌表："竟陵去治遼遠，去江陵正三百里，荆州所立綏安郡民户，參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還荆州。又司州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居，宜并見督。"今九江在州鎮之北，彭

贛榆　膠東　劇　下密　平壽

東莞琅邪二郡治所設在朐山。

即丘　南東莞永明元年，用流民設置。　北東莞

冀州，宋元嘉九年從青州分出設置。青州轄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轄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閒、頓丘、高陽、勃海九郡。泰始初年，遭胡虜入侵，都淪落敵手。現在所存的，是泰始之後重新設置的。兩個州共一個刺史。郡縣十個中没了八九個，衹存下了名字，查一下《宋書郡縣志》自會知道。建元初年，把東海郡隸屬冀州。總共轄一個郡：

北東海郡治所在連口。

襄賁　僮　下邳　厚丘　曲城

江州，治所在尋陽，地處長江中游的顯要之地。晋元康元年，惠帝下詔説："荆、揚二州，疆土曠遠。主管部門奏請割揚州的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晋安建立新的州。新安、東陽、宣城過去在豫章境内，地處豫章的東北，相距遥遠，可仍舊隸屬揚州。另割荆州的武昌、桂陽、安成合并成十個郡，可依據長江之名建立江州，治所應設在豫章。"庾亮領刺史，都督六州，説把荆州、江州作爲根本，校核二州户口，雖然二州都遠離中央，實際江州在感覺上要近一半多，江州其實是根本。庾亮臨終上表認爲江州的治所應設在尋陽，因爲江州督領豫州的新蔡、西陽二郡，治所設在湓城，接近東江各郡，往來便利。此後庾翼又回到豫章。義熙以後，回到尋陽。何無忌上表説："竟陵離州的治所遥遠，離江陵僅三百里，荆州的綏安郡民户，參雜在竟陵境内，竟陵的治所常設在夏口附近。要依賴竟陵郡協助長江沿岸的防衛，就得把它歸還荆州。另外司州的弘農、揚州的松滋二郡，治所寄居尋陽，百姓雜居，應一并歸江州統轄。"現在九江在州治所的北邊，彭蠡在東邊。江州統轄的郡如

蠡在其東也。領郡如左：

尋陽郡

柴桑 彭澤

豫章郡

南昌 新淦 艾 建城 建昌 望蔡 新吴 永脩 吴平 康樂 豫章 豐城

臨川郡

南城 臨汝 新建 永城 宜黄 南豐 東興 安浦 西豐

廬陵郡

石陽 西昌 東昌 吉陽 巴丘 興平 高昌 陽豐 遂興

鄱陽郡

鄱陽 餘干 葛陽 樂安 廣晋 上饒

安成郡

平都 新喻 永新 萍鄉 宜陽 廣興 安復

南康郡

贛 雩都 南野 寧都 平固 陂陽 虔化永明八年，罷安遠縣并。 南康

南新蔡郡

慎 苞信 陽唐左縣 宋

建安郡

吴興 建安 將樂 邵武 建陽 綏城 沙村

晋安郡

侯官 羅江 原豐 晋安 温麻

廣州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户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别置督護，專征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尉他餘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遼遠，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隨王誕爲刺史。領郡如左：

下：

尋陽郡

柴桑 彭澤

豫章郡

南昌 新淦 艾 建城 建昌 望蔡 新吴 永脩 吴平 康樂 豫章 豐城

臨川郡

南城 臨汝 新建 永城 宜黄 南豐 東興 安浦 西豐

廬陵郡

石陽 西昌 東昌 吉陽 巴丘 興平 高昌 陽豐 遂興

鄱陽郡

鄱陽 餘干 葛陽 樂安 廣晋 上饒

安成郡

平都 新喻 永新 萍鄉 宜陽 廣興 安復

南康郡

贛 雩都 南野 寧都 平固 陂陽 虔化永明八年，撤銷安遠縣合并。 南康

南新蔡郡

慎 苞信 陽唐左縣 宋

建安郡

吴興 建安 將樂 邵武 建陽 綏城 沙村

晋安郡

侯官 羅江 原豐 晋安 温麻

廣州，治所在南海。濱臨海角，溝通交州，雖然民家不多，然而俚僚等民族混雜，都居住在山野之中的竹樓上，不肯臣服。西南二江，源遠流長，另外設置督護，專門負責征討。積聚的資財，兼有十代之富。尉他殘留的基業，也有稱霸之痕迹。江左王朝因爲廣州遥遠，宗戚没有人前去，衹有宋隨王劉誕任過刺史。廣州統轄的郡如下：

南海郡

番禺 熙安 博羅 增城 龍川 懷化 酉平 綏寧 新豐 羅陽 高要 安遠 河源

東官郡

懷安 寶安 海安 欣樂 海豐 齊昌 陸安 興寧

義安郡

綏安 海寧 海陽 義招 潮陽 程鄉

新寧郡

博林 南興 臨沇 甘泉 新成 威平 單牒 龍潭 城陽 威化 歸順 初興 撫納 平鄉

蒼梧郡

廣信 寧新 封興 撫寧 遂城 丁留 懷熙 猛陵 廣寧 蕩康 僑寧 思安

高涼郡

安寧 羅州 莫陽 西鞏 思平 禽鄉 平定

永平郡

夫寧 安沂 䀿安 盧平 員鄉 蘇平 逋寧 雷鄉 開城 毗平 武林 豐城

晉康郡

威城 都城 夫阮 元溪 安遂 晉化 永始 端溪 賓江 熙寧 樂城 武定 悅城 文招 義立

新會郡

盆允 新夷 封平 初賓 封樂 義寧 新熙 永昌 始康 招集 始成

廣熙郡

龍鄉 羅平 賓化 寧鄉 長化 定昌 永熙 寶寧

宋康郡

廣化 石門 化隆 遂度 威覃 單城 開寧 海鄉 輿定 綏定

南海郡

番禺 熙安 博羅 增城 龍川 懷化 酉平 綏寧 新豐 羅陽 高要 安遠 河源

東官郡

懷安 寶安 海安 欣樂 海豐 齊昌 陸安 興寧

義安郡

綏安 海寧 海陽 義招 潮陽 程鄉

新寧郡

博林 南興 臨沇 甘泉 新成 威平 單牒 龍潭 城陽 威化 歸順 初興 撫納 平鄉

蒼梧郡

廣信 寧新 封興 撫寧 遂城 丁留 懷熙 猛陵 廣寧 蕩康 僑寧 思安

高涼郡

安寧 羅州 莫陽 西鞏 思平 禽鄉 平定

永平郡

夫寧 安沂 䀿安 盧平 員鄉 蘇平 逋寧 雷鄉 開城 毗平 武林 豐城

晉康郡

威城 都城 夫阮 元溪 安遂 晉化 永始 端溪 賓江 熙寧 樂城 武定 悅城 文招 義立

新會郡

盆允 新夷 封平 初賓 封樂 義寧 新熙 永昌 始康 招集 始成

廣熙郡

龍鄉 羅平 賓化 寧鄉 長化 定昌 永熙 寶寧

宋康郡

廣化 石門 化隆 遂度 威覃 單城 開寧 海鄉 輿定 綏定

宋隆郡

平興　招興　崇化　建寧　熙穆　崇德

海昌郡

寧化　招懷　永建　始化　新建

綏建郡

新招　四會　化蒙　化注　化穆

樂昌郡

始昌　樂山　宋元　義立　安樂

鬱林郡

布山　鬱平　阿林　建安　始集　龍平　賓平　新林　綏寧　中胄　領方　懷安　歸化　晋平　威化

桂林郡

武熙　騰溪　潭平　龍岡　臨浦　中留　武豐　程安　威定　潭中　安遠　安化　龍定

寧浦郡

安廣　簡陽　平山　寧浦　興道　吴安

晋興郡

晋興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廣　廣鬱　晋城　鬱陽

齊樂郡

希平　覲寧　臻安　宋平　綏南　封陵

齊康郡

樂康

齊建郡

初寧　永城

齊熙郡

交州

交州，鎮交阯，在海漲島中。楊雄箴曰："交州荒邇，水與天際。"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比。民恃險遠，數好反叛。領郡如左：

九真郡

移風　胥浦　松原　高安　建初

宋隆郡

平興　招興　崇化　建寧　熙穆　崇德

海昌郡

寧化　招懷　永建　始化　新建

綏建郡

新招　四會　化蒙　化注　化穆

樂昌郡

始昌　樂山　宋元　義立　安樂

鬱林郡

布山　鬱平　阿林　建安　始集　龍平　賓平　新林　綏寧　中胄　領方　懷安　歸化　晋平　威化

桂林郡

武熙　騰溪　潭平　龍岡　臨浦　中留　武豐　程安　威定　潭中　安遠　安化　龍定

寧浦郡

安廣　簡陽　平山　寧浦　興道　吴安

晋興郡

晋興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廣　廣鬱　晋城　鬱陽

齊樂郡

希平　覲寧　臻安　宋平　綏南　封陵

齊康郡

樂康

齊建郡

初寧　永城

齊熙郡

交州，治所在交阯，位於南海的半島上。楊雄作的箴中説："交州荒遠，水天交接。"交州對外連接南夷，出産寶物，山珍海怪，别處無法相比。百姓依仗地勢險要距離遥遠，屢好反叛。交州統轄的郡如下：

九真郡

移風　胥浦　松原　高安　建初　常樂　津

常樂　津梧　軍安　吉龐　武寧

武平郡

武定　封溪　平道　武興　根寧　南移

新昌郡

范信　嘉寧　封山　西道　臨西　吴定　新道　晋化

九德郡

九德　咸驩　浦陽　南陵　都洨　越常　西安

日南郡

西捲　象林　壽冷　朱吾　比景　盧容　無勞

交阯郡

龍編　武寧　望海　句漏　吴興　西于　朱䳒　南定　曲昜　海平　嬴陵

宋平郡

昌國　義懷　綏寧

宋壽郡建元二年，割越州屬。

義昌郡永元二年，改沃屯置。

越州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岩障，寇盗不賓，略無編户。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青牛驚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啓立爲越州。七年，始置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廣、交朱䳒三郡屬。元徽二年，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俚獠。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刺史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爲務。

臨漳郡

漳平　丹城　勞石　容城　長石　都并　綏端

梧　軍安　吉龐　武寧

武平郡

武定　封溪　平道　武興　根寧　南移

新昌郡

范信　嘉寧　封山　西道　臨西　吴定　新道　晋化

九德郡

九德　咸驩　浦陽　南陵　都洨　越常　西安

日南郡

西捲　象林　壽冷　朱吾　比景　盧容　無勞

交阯郡

龍編　武寧　望海　句漏　吴興　西于　朱䳒　南定　曲昜　海平　嬴陵

宋平郡

昌國　義懷　綏寧

宋壽郡建元二年，自越州割屬。

義昌郡永元二年，改沃屯設置。

越州，治所設在臨漳郡，本是合浦郡的北界。夷僚等族聚居，隱藏在山巒叠障之中，搶劫盗掠，不歸順朝廷，基本上没有編製户籍。宋泰始年間，西江督護陳伯紹在北部打獵，看到兩頭青牛受驚逃入草叢中，讓人驅趕没有找到，於是在此地立下標志，説“此地應當有奇異吉祥”。開始建立越州。泰始七年，最早設置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出廣州、交州的朱䳒等三郡隸屬。元徽二年，任命陳伯紹爲刺史，纔建立了州的治所，鑿山作城門，威鎮俚僚各族。當地有瘴氣害人。漢代交州刺史每到夏季就躲避到高處，如今交州風土調和，惟獨越州的瘴氣仍很厲害。刺史的日常事務多在軍事方面，衹是把抑制征討土著部族作爲要務。

臨漳郡

漳平　丹城　勞石　容城　長石　都并　綏端

合浦郡

徐聞 合浦 朱盧 新安 晋始 蕩昌 朱豐 宋豐 宋廣

永寧郡

杜羅 金安 蒙 廖簡 留城

百梁郡

百梁 始昌 宋西

安昌郡

武桑 龍淵 石秋 撫林

南流郡

方度

北流郡永明六年立，無屬縣。

龍蘇郡

龍蘇

富昌郡

南立 義立 歸明

高興郡

宋和 寧單 高興 威成 夫羅 南安 歸安 陳蓮 高城 新建

思築郡

鹽田郡

杜同

定川郡

興昌

隆川郡

良國

齊寧郡建元二年置，割鬱林之新邑、建初二縣并。

開城建元二年置。延海 新邑 建初

越中郡

馬門郡

鍾吴 田羅 馬陵 思寧

封山郡

安金

吴春俚郡永明六年立，無屬縣。

齊隆郡先屬交州，中改爲□□。永泰元年，改爲齊隆，還屬□州。

合浦郡

徐聞 合浦 朱盧 新安 晋始 蕩昌 朱豐 宋豐 宋廣

永寧郡

杜羅 金安 蒙 廖簡 留城

百梁郡

百梁 始昌 宋西

安昌郡

武桑 龍淵 石秋 撫林

南流郡

方度

北流郡永明六年設置，没有屬縣。

龍蘇郡

龍蘇

富昌郡

南立 義立 歸明

高興郡

宋和 寧單 高興 威成 夫羅 南安 歸安 陳蓮 高城 新建

思築郡

鹽田郡

杜同

定川郡

興昌

隆川郡

良國

齊寧郡建元二年設置，割鬱林郡的新邑、建初兩縣合并而成。

開城建元二年設置。延海 新邑 建初

越中郡

馬門郡

鍾吴 田羅 馬陵 思寧

封山郡

安金

吴春俚郡永明六年設置，没有下屬縣。

齊隆郡最初屬於交州，一度改爲□□。永泰元年，改爲齊隆，仍舊屬於□州。

南齊書卷十五

志第七

州郡(下)

荆 巴 郢 司 雍 湘 梁 秦 益 寧

荆州

荆州，漢靈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吴時西陵督鎮之。晉太康元年平吴，以爲刺史治。愍帝建興元年，刺史周顗避杜弢賊奔建康，陶侃爲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其後或還江陵，或在夏口。桓温平蜀，治江陵。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行徑裁通，南通巴、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蜑，田土肥美，立爲汶陽郡，以處流民。屬氐陷襄陽，桓冲避居上明，頓陸遜樂鄉城上四十餘里，以田地肥良，可以爲軍民資實，又接近三峽，無西疆之虞，故重戍江南，輕戍江北。苻堅敗後，復得襄陽。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不立故也。自忱以來，不復動移。境域之内，含帶蠻、蜑，土地遼落，稱爲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弘農郡陝縣，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荆州爲陝西也。領郡如左：

南郡

江陵　華容　枝江　臨沮　編

荆州，漢靈帝中平末年刺史王睿開始把江陵作爲治所，三國吴時把西陵作爲治所。晉太康元年滅掉吴國，作爲刺史治所。愍帝建興元年，刺史周顗躲避杜弢侵犯逃奔建康，陶侃任刺史，治所設在沌口。王敦時治所設在武昌。此後治所或回到江陵，或設在夏口。桓温平定蜀地，治所設在江陵。因爲臨沮的西部疆界，水陸迂迴險要，道路剛好容身通過，南通巴、巫，東南出州的治所，道路連接蠻、蜑，田地肥美，設立汶陽郡，用來安置流民。所屬氐人攻陷襄陽，桓冲躲避到上明，停駐在陸遜時的樂鄉城以上四十多里處，認爲此地田地肥美，可以供給軍民資財，另外接近三峽，没有西部疆界的擔憂，所以用主要力量戍守江南，江北的戍守比較薄弱。苻堅失敗後，桓冲又收復襄陽。太元十四年，王忱把治所遷回江陵。江陵離襄陽步行路程五百里，地勢如同脣齒，没有襄陽江陵就會受到敵人攻擊，無法立足。自從王忱以後，治所不再遷移。荆州境内，雜居蠻、蜑，土地空曠，號稱富足曠遠。江左的各大鎮所，没有超過荆州、揚州的。弘農郡的陝縣，周代周公、召公二伯統領諸侯，周公主管陝縣以東，召公主管陝縣以西。所以稱荆州爲陝西。荆州統轄的郡如下：

南郡

江陵　華容　枝江　臨沮　編　當陽

當陽

南平郡

孱陵 作唐 江安 安南

天門郡

零陽 澧陽 臨澧 漊中

宜都郡

夷道 佷山 夷陵 宜昌

南義陽郡

平氏 厥西

河東郡

聞喜 松滋 譙 永安

汶陽郡

僮陽 沮陽 高安

新興郡

定襄 新豐 廣牧

永寧郡

長寧 上黄

武寧郡

樂鄉 長林

巴州

巴州，三峽險隘，山蠻寇賊，宋泰始三年，議立三巴校尉以鎮之。後省，昇明二年，復置。建元二年，分荆州巴東、建平，益州巴郡爲州，立刺史，而領巴東太守，又割涪陵郡屬。永明元年省，各還本屬焉。

巴東郡

魚復 朐䏰 南浦 聶陽 巴渠 新浦 漢豐

建平郡

巫 秭歸 北井 秦昌 沙渠 新鄉

巴郡

江州 枳 墊江 臨江

涪陵郡

漢平 涪陵 漢玫

郢州

郢州，鎮夏口，舊要害也。吴置督將爲魯口屯，對魯山岸，因爲名

南平郡

孱陵 作唐 江安 安南

天門郡

零陽 澧陽 臨澧 漊中

宜都郡

夷道 佷山 夷陵 宜昌

南義陽郡

平氏 厥西

河東郡

聞喜 松滋 譙 永安

汶陽郡

僮陽 沮陽 高安

新興郡

定襄 新豐 廣牧

永寧郡

長寧 上黄

武寧郡

樂鄉 長林

巴州，境内三峽險阻，山蠻盜劫搶掠，宋泰始三年，商量設立三巴校尉加以鎮守。後被撤銷，昇明二年，又設置。建元二年，分出荆州的巴東、建平，益州的巴郡設置州，設立刺史，兼任巴東太守，又割涪陵郡歸其隸屬。永明元年撤銷，各歸其本來隸屬。

巴東郡

魚復 朐䏰 南浦 聶陽 巴渠 新浦 漢豐

建平郡

巫 秭歸 北井 秦昌 沙渠 新鄉

巴郡

江州 枳 墊江 臨江

涪陵郡

漢平 涪陵 漢玫

郢州，治所在夏口，是過去的要害之地。吴國設置督將建立魯口屯，因爲與魯山隔岸相對，

也。晋永嘉中，荆州刺史都督山簡自襄陽避賊奔夏口，庾翼爲荆州，治夏口，并依地嶮也。太元中，荆州刺史桓冲移鎮上明，上表言："氐賊送死之日，舊郢以北，堅壁相望，待以不戰。江州刺史桓嗣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於事爲便。"義熙元年，冠軍將軍劉毅以爲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涢、沔，請并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夏口城據黄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黄鵠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瞰臨沔、漢，應接司部，宋孝武置州於此，以分荆楚之勢。領郡如左：

江夏郡

沙陽　蒲圻　灄陽　汝南　沌陽　惠懷

竟陵郡

竟陵　雲杜　霄城　萇壽　新市　新陽

武陵郡

沅陵　臨沅　零陵　辰陽　酉陽　沅南　漢壽　龍陽　溓陽　黚陽

巴陵郡

下雋　州陵　巴陵　監利

武昌郡

武昌　鄂　陽新　義寧寄治鄂。真陽《永明三年户口簿》無。

西陽郡

西陵　蘄陽　西陽　孝寧　期思《永明三年户口簿》無。義安左縣　希水左縣　東安左縣　蘄水左縣

齊興郡永明三年置。

綏懷　齊康　茸波　綏平　齊寧　上蔡《永明三年户口簿》無。

東牂牁郡《永明三年户口簿》云"新置，無屬縣"。

宜　南平陽　西新市　南新市　西平陽　東新市

所以就叫此名。晋永嘉年間，荆州刺史都督山簡自襄陽躲避敵寇逃奔夏口，庾翼治理荆州，治所在夏口，并憑藉地勢的險要。太元年間，荆州刺史桓冲把治所移到上明，上表説："氐寇前來送死的時候，在舊郢城以北，堅守壁壘互相觀望，不作戰等待時機。江州刺史桓嗣應進駐夏口，占據上下游的中間，對於戰事是有利的。"義熙元年，冠軍將軍劉毅認爲夏口位於兩州之間，地形險要，連接控制湘川，邊緣與涢、沔二水相接，請并州刺史劉道規鎮守夏口。夏口城依靠黄鵠磯，世人相傳仙人子安乘黄鵠飛過此地上空。沿長江岸邊地勢險峻，瞭望臺高聳，俯瞰沔水、漢水，與司州接應，宋孝武帝在此地設州，以分散荆楚的勢力。郢州統轄的郡如下：

江夏郡

沙陽　蒲圻　灄陽　汝南　沌陽　惠懷

竟陵郡

竟陵　雲杜　霄城　萇壽　新市　新陽

武陵郡

沅陵　臨沅　零陵　辰陽　酉陽　沅南　漢壽　龍陽　溓陽　黚陽

巴陵郡

下雋　州陵　巴陵　監利

武昌郡

武昌　鄂　陽新　義寧治所寄居在鄂。真陽《永明三年户口簿》中没有。

西陽郡

西陵　蘄陽　西陽　孝寧　期思《永明三年户口簿》中没有。義安左縣　希水左縣　東安左縣　蘄水左縣

齊興郡永明三年設置。

綏懷　齊康　茸波　綏平　齊寧　上蔡《永明三年户口簿》中没有。

東牂牁郡《永明三年户口簿》記載"新設置，没有屬縣"。

宜　南平陽　西新市　南新市　西平陽　東新市

方城左郡

城陽　歸義

北新陽郡

西新陽　安吉　長寧

義安左郡

綏安

南新陽左郡

南新陽　新興　北新陽　角陵　新安

北遂安左郡《永明三年簿》云“五縣皆缺”。

東城　綏化　富城　南城　新安

新平左郡

平陽　新市　安城

建安左郡

霄城

司州

司州，鎮義陽。宋景平初，失河南地，元嘉末，僑立州於汝南縣瓠，尋罷。泰始中，立州於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自此以來，常爲邊鎮。泰始既遷，領義陽，僑立汝南，領三郡。元徽四年，又領安陸、隨、安蠻三郡。領郡如左：

南義陽郡

孝昌　平輿　義昌　平陽　南安　平春

北義陽郡

平陽　義陽　保城　鄳　鍾武　環水

隨郡

隨　永陽　闕西　安化

安陸郡寄州治。

安陸　應城　新市　新陽　宣化

汝南郡寄州治。

平輿　北新息　真陽　安城　南新息　安陽　臨汝　汝南　上蔡

齊安郡

方城左郡

城陽　歸義

北新陽郡

西新陽　安吉　長寧

義安左郡

綏安

南新陽左郡

南新陽　新興　北新陽　角陵　新安

北遂安左郡《永明三年簿》記載“五縣都空缺”。

東城　綏化　富城　南城　新安

新平左郡

平陽　新市　安城

建安左郡

霄城

司州，治所在義陽。宋景平初年，喪失了河南的土地，元嘉末年，在汝南縣瓠設立僑置州，不久又撤銷。泰始年間，在義陽郡設州。境内有險要的三關，北與陳、汝相接，操縱連接許、洛。從此以後，經常作爲邊境重鎮。泰始年間遷移之後，轄義陽，僑置汝南，轄有三個郡。元徽四年，又轄安陸、隨、安蠻三郡。司州統轄的郡如下：

南義陽郡

孝昌　平輿　義昌　平陽　南安　平春

北義陽郡

平陽　義陽　保城　鄳　鍾武　環水

隨郡

隨　永陽　闕西　安化

安陸郡寄居在司州的治所。

安陸　應城　新市　新陽　宣化

汝南郡寄居在司州的治所。

平輿　北新息　真陽　安城　南新息　安陽　臨汝　汝南　上蔡

齊安郡

齊安　始安　義城　南安　義昌　義安

淮南郡

閣口　平氏

宋安左郡

仰澤　樂寧　襄城

安蠻左郡

木蘭　新化　懷　中聶陽　南聶陽　安蠻

永寧左郡

中曲陵　曲陵　孝懷　安德

東義陽左郡

永寧　革音　威清　永平

東新安左郡

第五　南平林　始平　始安　平林　義昌　固城　新化　西平

新城左郡

孝懷　中曲　南曲陵　懷昌

圍山左郡

及剌　章平　北曲　洛陽　圍山　曲陵

建寧左郡

建寧　陽城

北淮安左郡

高邑

南淮安左郡

慕化　栢源

北隨安左郡

濟山　油潘

東隨安左郡

西隨　高城　牢山

雍州

雍州，鎮襄陽，晋中朝荆州都督所治也。元帝以魏該爲雍州，鎮酇城，襄陽别有重戍。庾翼爲荆州，謀北伐，鎮襄陽。自永嘉亂，襄陽民户流荒。咸康八年，尚書殷融言："襄陽、石城，疆埸之地，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郡縣，民户寡少，可并合

齊安　始安　義城　南安　義昌　義安

淮南郡

閣口　平氏

宋安左郡

仰澤　樂寧　襄城

安蠻左郡

木蘭　新化　懷　中聶陽　南聶陽　安蠻

永寧左郡

中曲陵　曲陵　孝懷　安德

東義陽左郡

永寧　革音　威清　永平

東新安左郡

第五　南平林　始平　始安　平林　義昌　固城　新化　西平

新城左郡

孝懷　中曲　南曲陵　懷昌

圍山左郡

及剌　章平　北曲　洛陽　圍山　曲陵

建寧左郡

建寧　陽城

北淮安左郡

高邑

南淮安左郡

慕化　栢源

北隨安左郡

濟山　油潘

東隨安左郡

西隨　高城　牢山

雍州，治所在襄陽，是晋中葉荆州都督設立治所的地方。晋元帝派魏該治理雍州，治所設在酇城，襄陽另有重兵戍衛。庾翼治理荆州，謀劃北伐，治所設在襄陽。自從永嘉之亂，襄陽的民家逃亡，土地荒廢。咸康八年，尚書殷融説："襄陽、石城，地處戰場，與邊地賊寇交接對峙。那些荒廢殘破治所寄居的郡縣，百姓户數很少，

之。"朱序爲雍州，於襄陽立僑郡縣，没苻氏。氐敗，復還南，復用朱序。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郗恢爲雍州，于時舊民甚少，新户稍多。宋元嘉中，割荆州五郡屬，遂爲大鎮。疆蠻帶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鄢郢北門。部領蠻左，故别置蠻府焉。領郡如左：

襄陽郡

襄陽　中廬　邔　建昌

南陽郡

宛　涅陽　冠軍　舞陰　酈　云陽　許昌

新野郡

新野　山都　池陽　穰　交木　惠懷

始平郡

武當　武陽　始平　平陽

廣平郡

鄼　比陽　廣平　陰

京兆郡

鄧　新豐　杜　魏

扶風郡

筑陽　郿　汎陽

馮翊郡

郝　蓮勺　高陸

河南郡

河南　新城　棘陽　襄鄉　河陰

南天水郡

略陽　華陰　西

義成郡

萬年　義成

建昌郡

永興　安寧

華山郡

藍田　華山　上黄

南上洛郡 建武中，此以下郡皆没

可加以合并。"朱序治理雍州，在襄陽設立僑置郡縣，被苻氏攻陷。氐人戰敗，又回到南部，又任用朱序。襄陽附近，田地肥美，桑梓樹木田野湖澤，處處都有。郗恢治理雍州，當時原有的居民很少，新來的民家較多。宋元嘉年間，從荆州割出五郡隸屬，於是成爲一個大的州鎮。雍州與蠻人交界連接沔水，重山相阻，北與宛、洛交接，有平坦的道路直達，跨越樊水與沔水相對，是鄢、郢的北部門户。雍州統領蠻地左部，所以另設置蠻府。雍州統轄的郡如下：

襄陽郡

襄陽　中廬　邔　建昌

南陽郡

宛　涅陽　冠軍　舞陰　酈　云陽　許昌

新野郡

新野　山都　池陽　穰　交木　惠懷

始平郡

武當　武陽　始平　平陽

廣平郡

鄼　比陽　廣平　陰

京兆郡

鄧　新豐　杜　魏

扶風郡

筑陽　郿　汎陽

馮翊郡

郝　蓮勺　高陸

河南郡

河南　新城　棘陽　襄鄉　河陰

南天水郡

略陽　華陰　西

義成郡

萬年　義成

建昌郡

永興　安寧

華山郡

藍田　華山　上黄

南上洛郡 建武年間，以下各郡都陷入胡虜之手。

虜。

上洛 商

北河南郡

新蔡 汝陰 上蔡 緱氏 洛陽 新安 固始 苞信

弘農郡

邯鄲 圉 盧氏

從陽郡

南鄉 槐里 清水 丹水 鄭 從陽

西汝南郡

北上洛郡

齊安郡

齊康郡

招義郡

右五郡，不見屬縣。

寧蠻府領郡如左：

西新安郡

新安 汎陽 安化 南安

義寧郡

筑 義寧 汎陽 武當 南陽

南襄郡

新安 武昌 建武 武平

北建武郡

東萇秋 霸 北郡 高羅 西萇秋 平丘

蔡陽郡

樂安 東蔡陽 西蔡陽 新化 楊子 新安

永安郡

東安樂 新安 西安樂 勞泉

安定郡

思歸 歸化 皋亭 新安 士漢 士頃

懷化郡

懷化 編 遂城 精陽 新化 遂寧 新陽

武寧郡

新安 武寧 懷寧 新城 永寧

上洛 商

北河南郡

新蔡 汝陰 上蔡 緱氏 洛陽 新安 固始 苞信

弘農郡

邯鄲 圉 盧氏

從陽郡

南鄉 槐里 清水 丹水 鄭 從陽

西汝南郡

北上洛郡

齊安郡

齊康郡

招義郡

上邊五郡，沒有見到屬縣。

寧蠻府統轄的郡如下：

西新安郡

新安 汎陽 安化 南安

義寧郡

筑 義寧 汎陽 武當 南陽

南襄郡

新安 武昌 建武 武平

北建武郡

東萇秋 霸 北郡 高羅 西萇秋 平丘

蔡陽郡

樂安 東蔡陽 西蔡陽 新化 楊子 新安

永安郡

東安樂 新安 西安樂 勞泉

安定郡

思歸 歸化 皋亭 新安 士漢 士頃

懷化郡

懷化 編 遂城 精陽 新化 遂寧 新陽

武寧郡

新安 武寧 懷寧 新城 永寧

新陽郡

東平林 頭章 新安 朗城 新市 新陽 武安 西林

義安郡

郊鄉 東里 永明 山都 義寧 西里 義安 南錫 義清

高安郡

高安 新集

左義陽郡

南襄城郡

廣昌郡

東襄城郡

北襄城郡

懷安郡

北弘農郡

西弘農郡

析陽郡

北義陽郡

漢廣郡

中襄城郡

右十二郡没虜。

湘州

湘州，鎮長沙郡。湘川之奥，民豐土閑。晋永嘉元年，分荆州置，荀眺爲刺史。此後三省，輒復置。元嘉十六年置，至今爲舊鎮。南通嶺表，唇齒荆區。領郡如左：

長沙郡

臨湘 羅 湘陰 醴陵 劉陽 建寧 吴昌

桂陽郡

郴 臨武 南平 耒陽 晋寧 汝城

零陵郡

泉陵 洮陽 零陵 祁陽 觀陽 永昌 應陽

衡陽郡

湘西 益陽 湘鄉 新康 衡山

新陽郡

東平林 頭章 新安 朗城 新市 新陽 武安 西林

義安郡

郊鄉 東里 永明 山都 義寧 西里 義安 南錫 義清

高安郡

高安 新集

左義陽郡

南襄城郡

廣昌郡

東襄城郡

北襄城郡

懷安郡

北弘農郡

西弘農郡

析陽郡

北義陽郡

漢廣郡

中襄城郡

上邊十二郡陷入胡虜之手。

湘州，治所在長沙郡。湘川水深迂曲，百姓殷實土地閑曠。晋永嘉元年，自荆州分出設置，荀眺任刺史。此後三次撤銷，都不久就又設置。元嘉十六年設置，至今已是一個老的州鎮。南與嶺南相通，和荆州互爲唇齒。湘州統轄的郡如下：

長沙郡

臨湘 羅 湘陰 醴陵 劉陽 建寧 吴昌

桂陽郡

郴 臨武 南平 耒陽 晋寧 汝城

零陵郡

泉陵 洮陽 零陵 祁陽 觀陽 永昌 應陽

衡陽郡

湘西 益陽 湘鄉 新康 衡山

營陽郡

營道　泠道　營浦　春陵

湘東郡

茶陵　新寧　攸　臨蒸　重安　陰山

邵陵郡

都梁　邵陵　高平　武剛　建興　邵陽　扶

始興郡

曲江　桂陽　仁化　陽山　令階　含洭　靈溪　中宿　湞陽　始興

臨賀郡

臨賀　馮乘　富川　封陽　謝沐　興安　寧新　開建　撫寧

始安郡本名始建，齊改。

始安　荔浦　建陵左縣　熙平　永豐　平樂

齊熙郡

梁州

梁州，鎮南鄭。魏景元四年平蜀所置也。晋永嘉元年，蜀賊没漢中，刺史張光治魏興，三年，還漢中。建興元年，又爲氐楊難敵所没。桓温平蜀，復舊土。後爲譙縱所没，縱平復舊。每失漢中，刺史輒鎮魏興。漢中爲巴蜀捍蔽，故劉備得漢中，云“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是以蜀有難，漢中輒没。雖時還復，而户口殘耗。宋元嘉中，甄法護爲氐所攻，失守。蕭思話復還漢中。後氐虜數相攻擊，關隴流民，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户稍實。州境與氐、胡相鄰，亦爲威御之鎮。領郡如左：

漢中郡

南鄭　城固　沔陽　西鄉　西上庸

魏興郡

西城　旬陽　興晋　廣昌　南廣城《永元志》無。廣城

營陽郡

營道　泠道　營浦　春陵

湘東郡

茶陵　新寧　攸　臨蒸　重安　陰山

邵陵郡

都梁　邵陵　高平　武剛　建興　邵陽　扶

始興郡

曲江　桂陽　仁化　陽山　令階　含洭　靈溪　中宿　湞陽　始興

臨賀郡

臨賀　馮乘　富川　封陽　謝沐　興安　寧新　開建　撫寧

始安郡本名始建，齊時改。

始安　荔浦　建陵左縣　熙平　永豐　平樂

齊熙郡

梁州，治所在南鄭。魏景元四年平定蜀國後設置。晋永嘉元年，蜀地賊寇攻陷漢中，刺史張光把治所設在魏興，永嘉三年，回到漢中。建興元年，又被氐人楊難敵所攻陷。桓温平定蜀地，恢復舊有領土。後被譙縱所攻陷，譙縱被平息後又恢復舊有領土。每次失去漢中，刺史就設治所在魏興。漢中是巴蜀的屏障，所以劉備得到漢中，説：“曹公即便來，也無所作爲。”因此蜀地有難，漢中就會陷落。雖然時有恢復，然而户口殘損消耗。宋元嘉年間，甄法護受到氐人進攻，漢中失守。蕭思話又收復漢中。此後氐虜多次攻擊，關隴的流民，大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户稍爲充實。梁州州境與氐、胡相鄰，也是個有震懾力的州鎮。梁州統轄的郡如下：

漢中郡

南鄭　城固　沔陽　西鄉　西上庸

魏興郡

西城　旬陽　興晋　廣昌　南廣城《永元志》中没有。廣城

新興郡《永元二年志》無。

吉陽　東關

南新城郡

房陵　綏陽　昌魏　祁鄉　閬陽　樂平

上庸郡

上庸　武陵　齊安　北巫　上廉　微陽　新豐　新安　吉陽

晉壽郡

晉壽　邵歡　興安　白水

華陽郡

宕渠　華陽　興宋　嘉昌

新巴郡

新巴　晉城　晉安

北巴西郡

閬中　安漢　宋壽　南國　西國　平周　漢昌

巴渠郡

宣漢　晉興　始興　巴渠　東關　始安　下蒲

懷安郡

懷安　義存

宋熙郡

興平　宋安　陽安　元壽　嘉昌《永元志》無。

白水郡

晉壽　新巴　漢德　益昌　興安　平周

南上洛郡

上洛　商　流民　北豐陽　渠陽　義陽

北上洛郡

上洛　商　豐陽《永元志》無。流民　秬陽　陽亭　齊化　西豐陽　東鄰陽　齊寧《永元志》無。京兆　新寧《永元志》無。新附

安康郡

安康　寧都

南宕渠郡

新興郡《永元二年志》中没有。

吉陽　東關

南新城郡

房陵　綏陽　昌魏　祁鄉　閬陽　樂平

上庸郡

上庸　武陵　齊安　北巫　上廉　微陽　新豐　新安　吉陽

晉壽郡

晉壽　邵歡　興安　白水

華陽郡

宕渠　華陽　興宋　嘉昌

新巴郡

新巴　晉城　晉安

北巴西郡

閬中　安漢　宋壽　南國　西國　平周　漢昌

巴渠郡

宣漢　晉興　始興　巴渠　東關　始安　下蒲

懷安郡

懷安　義存

宋熙郡

興平　宋安　陽安　元壽　嘉昌《永元志》中没有。

白水郡

晉壽　新巴　漢德　益昌　興安　平周

南上洛郡

上洛　商　流民　北豐陽　渠陽　義陽

北上洛郡

上洛　商　豐陽《永元志》中没有。流民　秬陽　陽亭　齊化　西豐陽　東鄰陽　齊寧《永元志》中没有。京兆　新寧《永元志》中没有。新附

安康郡

安康　寧都

南宕渠郡

宕渠　漢安　宣漢　宋康	宕渠　漢安　宣漢　宋康
懷安郡	懷安郡
永豐　綏成　預德	永豐　綏成　預德
北陰平郡	北陰平郡
陰平　平武	陰平　平武
南陰平郡	南陰平郡
陰平　懷舊	陰平　懷舊
齊興郡	齊興郡
齊興《永元志》無。安昌《永元志》無。鄖鄉　錫　安富　略陽	齊興《永元志》中没有。安昌《永元志》中没有。鄖鄉　錫　安富　略陽
晋昌郡	晋昌郡
安晋　宣漢　吉陽　萇壽　東關　新興　延壽　安樂	安晋　宣漢　吉陽　萇壽　東關　新興　延壽　安樂
東晋壽郡	東晋壽郡
右一郡，縣邑亡。	上邊一郡，縣城因戰事而淪陷。
弘農郡	弘農郡
東昌魏郡	東昌魏郡
略陽郡	略陽郡
北梓潼郡	北梓潼郡
廣長郡	廣長郡
弍水郡	弍水郡
思安郡	思安郡
宋昌郡	宋昌郡
建寧郡	建寧郡
南泉郡	南泉郡
三巴郡	三巴郡
江陵郡	江陵郡
懷化郡	懷化郡
歸寧郡	歸寧郡
東楗郡	東楗郡
北宕渠郡	北宕渠郡
宋康郡	宋康郡
南漢郡	南漢郡
南梓潼郡	南梓潼郡
始寧郡	始寧郡
江陽郡	江陽郡
南部郡	南部郡
南安郡	南安郡
建安郡	建安郡

壽陽郡 | 壽陽郡
南陽郡 | 南陽郡
宋寧郡 | 宋寧郡
歸化郡 | 歸化郡
始安郡 | 始安郡
平南郡 | 平南郡
懷寧郡 | 懷寧郡
新興郡 | 新興郡
南平郡 | 南平郡
齊兆郡 | 齊兆郡
齊昌郡 | 齊昌郡
新化郡 | 新化郡
寧章郡 | 寧章郡
鄰溪郡 | 鄰溪郡
京兆郡 | 京兆郡
義陽郡 | 義陽郡
歸復郡 | 歸復郡
安寧郡 | 安寧郡
東宕渠郡 | 東宕渠郡
宋安郡 | 宋安郡
齊安郡 | 齊安郡

凡四十五郡，荒或無民户。

總共四十五郡，荒置或没有民家。

秦州

秦州，晋武帝泰始五年置。舊土有秦之富，跨帶壠坂。太康省，惠帝元康七年復置。中原亂，没胡。穆帝永和八年，胡僞秦州刺史王擢降，仍以爲刺史，尋爲苻健所破。十一年，桓温以氐王楊國爲秦州刺史，未有民土。至太元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始督秦州，則孝武所置也。寄治襄陽，未有刺史，是後雍州刺史常督之。隆安二年，郭銓始爲梁、南秦州刺史，州寄治漢中。四年，桓玄督七州，但云秦州。元興元年，以苻堅子宏爲北秦州刺史。自此荆州都督常督秦州，梁州常帶南秦州刺史。義熙三年，以氐王楊國爲北秦州刺史。十四年，置東秦州，劉義真爲刺史。郭

秦州，晋武帝泰始五年設置。故地有富饒的秦，跨越連帶壠坂。太康年間撤銷，晋惠帝元康七年恢復建置。中原混戰時，淪入胡人之手。晋穆帝永和八年，胡僞秦州刺史王擢投降，仍任命其爲刺史，不久被苻健攻破。永和十一年，桓温任命氐王楊國爲秦州刺史，但没有百姓和土地。到太元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纔督率秦州，那是孝武帝設置的。治所寄居在襄陽，没有刺史，此後雍州刺史經常督率秦州。隆安二年，郭銓開始任梁州、南秦州刺史，州的治所寄居在漢中。隆安四年，桓玄督率七個州，但衹説秦州。元興元年，任命苻堅的兒子苻宏爲北秦州刺史。此後荆州都督經常督率秦州，梁州刺史經常兼代南秦州刺史。義熙三年，任命氐王楊國爲北秦州刺史。義熙十四年，設置東秦州，劉義真任刺史。郭恭任梁州刺史，尹雅任秦州刺史。

恭爲梁州刺史，尹雅爲秦州刺史。宋文帝爲荆州都督，督秦州，又進督北秦州。州名雜出，省置不見。《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云秦州，而荆州都督常督二秦，梁、南秦一刺史。是則《志》所載秦州爲南秦，氐爲北秦。領郡如左：

武都郡

下辯　上禄　陳倉

略陽郡

略陽　臨漢

安固郡

安固　南桓陵

西扶風郡

郿　武功

京兆郡

杜　藍田　鄠

南太原郡

平陶

始平郡

始平　槐里　宋熙

天水郡

新陽　河陽

安定郡

宋興　朝那

南安郡

桓道　中陶

金城郡

金城　榆中　臨洮　襄

馮翊郡

蓮勺　頻陽　下邽　萬年　高陵

隴西郡

河關　狄道　首陽　大夏

仇池郡

上辯　倉泉　白石　夷安

東寧郡

西安　北地　南漢

宋文帝任荆州都督，督率秦州，進而又督率北秦州。州名混亂，撤銷設置不見著録。《永明郡國志》中秦州的治所寄居在漢中南鄭，没有説南北秦州。《元嘉計偕》也衹説秦州，可是荆州都督經常督率二秦，梁州和南秦州是一個刺史。因此《志》記載秦州是南秦，氐是北秦。秦州統轄的郡如下：

武都郡

下辯　上禄　陳倉

略陽郡

略陽　臨漢

安固郡

安固　南桓陵

西扶風郡

郿　武功

京兆郡

杜　藍田　鄠

南太原郡

平陶

始平郡

始平　槐里　宋熙

天水郡

新陽　河陽

安定郡

宋興　朝那

南安郡

桓道　中陶

金城郡

金城　榆中　臨洮　襄

馮翊郡

蓮勺　頻陽　下邽　萬年　高陵

隴西郡

河關　狄道　首陽　大夏

仇池郡

上辯　倉泉　白石　夷安

東寧郡

西安　北地　南漢

益州

益州，鎮成都，起魏景元四年所治也。開拓夷荒，稍成郡縣，如漢之永昌，晉之雲山之類是也。蜀侯惲壯以來，四爲偏據，故諸葛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劉頌亦謂"成都宜處親子弟，以爲王國"。故立成都王穎，竟不之國。三峽險阻，蠻夷孔熾。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爲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鎮，塗出萬里，晉世以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境。"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爲刺史。州土瑰富，西方之一都焉。領夷、齊諸郡如左：巴、涪陵二郡，見巴州。

蜀郡

成都　郫　牛鞞　繁　永昌

廣漢郡

雒　什方　新都　郪　伍城　陽泉

晉康郡

江原　臨邛　徙陽　晉樂　漢嘉

寧蜀郡

廣漢　升遷　廣都　墊江

汶山郡

都安　齊基　湲官

南陰平郡

陰平　綿竹　南鄭　南長樂

東遂寧郡

巴興　小漢　晉興　德陽

始康郡

康晉　談　新成

永寧郡

欣平　永安　宜昌

安興郡

南漢　建昌

犍爲郡

益州，治所設在成都，自魏景元四年就爲治所。開拓荒遠的夷地，逐漸形成郡縣，如漢代的永昌，晉代的雲山之類就是。蜀侯惲壯以後，四次偏安割據，所以諸葛亮說："益州險要，良田沃野如同天府。"劉頌也說："成都應當安置親子弟，作爲王國。"所以立穎爲成都王，但他最終没有到王國任職。三峽險阻，蠻夷猖獗。西邊與芮芮、河南相通，也像漢代的武威、張掖，是通西域的道路。作爲邊境之州，路途萬里，晉代安置武將鎮守。宋代也認爲益州險要偏遠，諸王不願前去治理。泰始年間，成都市内橋下忽然形成一塊小洲，始康人邵碩通曉術數，見到後說："洲出現在市内，應當有尊貴的王駕臨境内。"永明二年，就有始興王就任刺史。益州土地美好富饒，是西部一大都會。統轄夷、齊各郡如下：巴、涪陵二郡，見巴州。

蜀郡

成都　郫　牛鞞　繁　永昌

廣漢郡

雒　什方　新都　郪　伍城　陽泉

晉康郡

江原　臨邛　徙陽　晉樂　漢嘉

寧蜀郡

廣漢　升遷　廣都　墊江

汶山郡

都安　齊基　湲官

南陰平郡

陰平　綿竹　南鄭　南長樂

東遂寧郡

巴興　小漢　晉興　德陽

始康郡

康晉　談　新成

永寧郡

欣平　永安　宜昌

安興郡

南漢　建昌

犍爲郡

僰道　南安　資中　冶官　武陽
江陽郡
江陽　常安　漢安　綿水
安固郡
桓陵　臨渭　興固　南苞　清水　沔陽　南城固
懷寧郡
萬年　西平　懷道　始平
巴西郡
閬中　安漢　西充國　南充國　漢昌　平州　益昌　晉興　東關
梓潼郡
涪　梓潼　漢德　新興　萬安　西浦
東江陽郡
漢安　安樂　綿水
南晉壽郡
南晉壽　白水　南興
西宕渠郡
宕渠　宣漢　漢初　東關
天水郡
西　上邽　冀　宋興
南新巴郡《永元志》，寄治陰平。
新巴　晉熙　桓陵
北陰平郡
陰平　南陽　北桓陵　扶風　慎陽　京兆　綏歸
新城郡
下辯　略陽　漢陽　安定
扶風郡見《永元三年志》。
武江　華陰　茂陵
南安郡見《永元三年志》。
南安　華陽　白水　樂安　桓道
東宕渠獠郡
宕渠　平州　漢初
北部都尉
越嶲獠郡
沈黎獠郡
蚕陵令，無户數。

僰道　南安　資中　冶官　武陽
江陽郡
江陽　常安　漢安　綿水
安固郡
桓陵　臨渭　興固　南苞　清水　沔陽　南城固
懷寧郡
萬年　西平　懷道　始平
巴西郡
閬中　安漢　西充國　南充國　漢昌　平州　益昌　晉興　東關
梓潼郡
涪　梓潼　漢德　新興　萬安　西浦
東江陽郡
漢安　安樂　綿水
南晉壽郡
南晉壽　白水　南興
西宕渠郡
宕渠　宣漢　漢初　東關
天水郡
西　上邽　冀　宋興
南新巴郡《永元志》，治所寄居陰平。
新巴　晉熙　桓陵
北陰平郡
陰平　南陽　北桓陵　扶風　慎陽　京兆　綏歸
新城郡
下辯　略陽　漢陽　安定
扶風郡見於《永元二年志》。
武江　華陰　茂陵
南安郡見於《永元三年志》。
南安　華陽　白水　樂安　桓道
東宕渠僚郡
宕渠　平州　漢初
北部都尉
越嶲僚郡
沈黎僚郡
蚕陵令，没有户數。

甘松獠郡
始平獠郡
齊開左郡
齊通左郡
右二左郡，建武三年置。

寧州

寧州，鎮建寧郡，本益州南中，諸葛亮所謂不毛之地也。道遠土墝，蠻夷衆多，齊民甚少，諸爨、氐强族，恃遠擅命，故數有土反之虞。領郡如左：

建平郡
同樂 同瀨 牧麻 新興 新定 味 同竝 萬安 昆澤 漏江 談稾 毋單 存駹
南廣郡
南廣 常遷 晋昌 新興
南朱提郡
朱提 漢陽 堂狼 南秦
南牂牁郡
且蘭 萬壽 毋斂 晋樂 綏寧 丹南
梁水郡
梁水 西隨 毋棳 勝休 新豐 建安 驃封
建寧郡
新安 永豐 綏雲 遂安 麻雅 臨江
晋寧郡
建伶 連然 滇池 俞元 穀昌 秦臧 雙栢
雲南郡
東古復 西古復 雲平 邪龍
西平郡
西平 暖江 都陽 西寧 晋綏 新城
夜郎郡
夜郎 談柏 談樂 廣談

甘松僚郡
始平僚郡
齊開左郡
齊通左郡
上邊兩個左郡，是建武三年設置。

寧州，治所設在建寧郡，本在益州中南部，諸葛亮所說的不毛之地。道路偏遠土地貧瘠，蠻夷衆多，齊的百姓很少，爨、氐各勢力較强的部族，依仗遠離朝廷，擅自發號施令，不受節制，所以屢有土著民反叛的擔憂。寧州統轄的郡如下：

建平郡
同樂 同瀨 牧麻 新興 新定 味 同竝 萬安 昆澤 漏江 談稾 毋單 存駹
南廣郡
南廣 常遷 晋昌 新興
南朱提郡
朱提 漢陽 堂狼 南秦
南牂牁郡
且蘭 萬壽 毋斂 晋樂 綏寧 丹南
梁水郡
梁水 西隨 毋棳 勝休 新豐 建安 驃封
建寧郡
新安 永豐 綏雲 遂安 麻雅 臨江
晋寧郡
建伶 連然 滇池 俞元 穀昌 秦臧 雙栢
雲南郡
東古復 西古復 雲平 邪龍
西平郡
西平 暖江 都陽 西寧 晋綏 新城
夜郎郡
夜郎 談柏 談樂 廣談

東河陽郡
東河陽　楪榆
西河陽郡
比蘇　建安　成昌
平蠻郡
平蠻　鷩
興古郡
西中　宛暖　律高　句町　漏卧　南興
興寧郡
青蛉　弄棟
西阿郡
楪榆　新豐　遂段
平樂郡
益寧　安寧
北朱提郡
河陽　義城
宋昌郡
江陽　安上　犍爲
永昌郡有名無民曰“空荒不立”。
永安　永　不建　犍瓨　雍鄉　西城　博南
益寧郡永明五年，刺史董仲舒啓置，領二縣，無民户，自此已後皆然也。
武陽　綿水
南犍爲郡永明二年置。
西益郡
江陽郡
犍爲郡
永興郡
永寧郡
安寧郡
右六郡，隆昌元年置。
東朱提郡延興元年立。
安上郡建武三年，刺史郭安明啓置。

贊曰：郡國既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逾九。分城列邑，名號殷阜。遷徙叛逆，代亡代有。

東河陽郡
東河陽　楪榆
西河陽郡
比蘇　建安　成昌
平蠻郡
平蠻　鷩
興古郡
西中　宛暖　律高　句町　漏卧　南興
興寧郡
青蛉　弄棟
西阿郡
楪榆　新豐　遂段
平樂郡
益寧　安寧
北朱提郡
河陽　義城
宋昌郡
江陽　安上　犍爲
永昌郡有郡名無百姓叫“空荒不立”。
永安　永　不建　犍瓨　雍鄉　西城　博南
益寧郡永明五年，刺史董仲舒開始建置，統轄二縣，没有民户，從此以後都如此。
武陽　綿水
南犍爲郡永明二年設置。
西益郡
江陽郡
犍爲郡
永興郡
永寧郡
安寧郡
上邊六郡，隆昌元年設置。
東朱提郡延興元年設立。
安上郡建武三年，刺史郭安明開始設置。

贊曰：郡國建立之後，各由其州統率。離散的超過十三個，合并的不超過九個。分列城邑，號稱富足。遷徙反叛，歷代都有興有亡。

南齊書卷十六

志第八

百官

建官設職，興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册，表乎盛漢之書。存改回沿，備於歷代，先賢往學，以之雕篆者衆矣。若夫胡廣《舊儀》，事惟簡撮，應劭《官典》，殆無遺恨。王朗奏議，屬霸國之初基；陳矯增曹，由軍事而補闕。今則有《魏氏官儀》、魚豢《中外官》也。山濤以意辯人，不□□□。荀勗欲去事煩，唯論并省。定制成文，本之《晋令》，後代承業，案爲前准。肇域官品，區別階資，蔚宗選簿梗概，欽明階次詳悉，虞通、劉寅因荀氏之作，矯舊增新，今古相校。齊受宋禪，事遵常典，既有司存，無所偏廢。其餘散在史注，多已筌拾，覽者易知，不重述也。諸臺府郎令史職吏以下，具見長水校尉王珪之《職儀》。

設立官職，自炎帝、昊帝興起，記載於强周的典册，盛漢的史書。留存、修訂、沿襲，歷代都有，從前的賢人學者，鑽研官吏制度的非常多。諸如胡廣的《舊儀》，記事簡明扼要，應劭的《官典》，幾乎没有什麽缺憾。王朗的奏議，記國家稱霸的最初根基；陳矯主張增設部門，是從軍事角度健全機構。如今則有《魏氏官儀》、魚豢的《中外官》。山濤與人争辯設官本意，不□□□。荀勗想除去煩雜事務，衹議論合并減省。確定制度形成文字，把《晋令》作爲藍本，後代承襲，依據作爲已有標準。劃分官品，區別位次，蔚宗作銓選官吏簿籍的梗概，欽明明悉官吏位次，虞通、劉寅藉助荀氏的著作，改正過時的制度，增添新的内容，把古今制度相互對照。齊接受宋的禪讓，凡事遵守固有的典制，保存已有的各部門，没有什麽偏廢。其餘一些内容散在史書的注釋中，大多已經搜羅，閲覽的人很容易知道，不重復叙述。諸臺府郎令史職吏以下，都見於長水校尉王珪之的《職儀》。

相國

蕭、曹以來，爲人臣極位。宋孝建用南譙王義宣。至齊不用人，以爲贈，不列官。

相國

自蕭何、曹參以來，是官職最高的大臣。宋孝建年間任用南譙王劉義宣爲相國。到齊朝不設置人員，作爲追封之官，不列入官位。

太宰

宋大明用江夏王義恭，以後無人。齊以爲贈。

太宰

宋大明年間任用江夏王劉義恭，以後就没有人擔任。齊作爲追封之官。

太傅

太師、太保、太傅，周舊官。漢末，

太傅

太師、太保、太傅，都是周代舊有的官職。漢

董卓爲太師。晋惠帝初，衛瓘爲太保。自後無太師，而太保爲贈。齊唯置太傅。

大司馬

大將軍

宋元嘉用彭城王義康，後無人。齊以爲贈。

太尉

司徒

司空

三公，舊爲通官。司徒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户口簿籍。雖無，常置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屬、主簿、祭酒、令史以下。晋世王導爲司徒，右長史干寶撰立官府《職儀》已具。

特進

位從公。

諸開府儀同三司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鎮軍將軍

中軍將軍

撫軍將軍

四征將軍東、西、南、北。

四鎮將軍

凡諸將軍加"大"字，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録事，功曹，記室，户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户，十八曹。城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長兼員。其府佐史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人，中郎掾屬并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府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

代末年，董卓任太師。晋惠帝初年，衛瓘任太保。此後不設太師，太保作爲追封之官。齊衹設置太傅。

大司馬

大將軍

宋元嘉年間任用彭城王劉義康，此後無人擔任。齊作爲追封之官。

太尉

司徒

司空

三公，過去是通理各種政務的官。司徒府領天下州郡的名稱數字以及户口簿籍。雖不任官，但常設置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屬、主簿、祭酒、令史以下各職。晋代王導任司徒，右長史干寶撰寫完成官府《職儀》。

特進

位次相當於公。

諸開府儀同三司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鎮軍將軍

中軍將軍

撫軍將軍

四征將軍東、西、南、北。

四鎮將軍

各位將軍凡是加"大"字的，位次相當於公。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也相當於公。凡是公的官府都設置僚屬：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所轄各部門有録事，功曹，記室，户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户，共十八個部門。城局曹以上的長官是正參軍，法曹以下的長官是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没有任職部門的，作爲長兼員。以上官府的佐史是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更加優厚的，則是左右長史四人，中郎等屬員也一并增加。官位達不到開府儀同三司的，官府也設有屬員，數字有所減少。小的官府没有長流，設禁防參軍。

無長流，置禁防參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左、右、前、後將軍

征虜將軍

四中郎將

晋世荀羡、王胡之并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寧朔將軍

寧遠將軍

龍驤將軍

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

太常

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九府九史皆然。領官如左：

博士，謂之太學博士。

國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

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士准中書郎，助教准南臺御史。選經學爲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者，以本位領。其下典學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户曹、儀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禮吏八人，六品；保學醫二人；威儀二人。其夏，國諱廢學，有司奏省助教以下。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八年，國子博士何胤單爲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

總明觀祭酒一人。

右泰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幹一人，門吏一人，典觀吏二人。建元中，掌治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左、右、前、後將軍

征虜將軍

四中郎將

晋代荀羡、王胡之都擔任此官。宋、齊以來，衹安排各位王，庶族没有擔任的。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寧朔將軍

寧遠將軍

龍驤將軍

凡是各小的封號，也有設置官府的。

太常

官府設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九府九史都相同。隸屬的官如下：

博士，稱爲太學博士。

國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

建元四年，主管官吏奏請設置國學，祭酒官級相當於諸曹尚書，博士相當於中書郎，助教相當於南臺御史。選官首先考慮精通經學的。如果這類人難以齊備，給事中以下考明經入仕的，以本職兼任。此下設典學二人，三品，官級相當於太常主簿；户曹、儀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禮吏八人，六品；保學醫二人；威儀二人。這年夏天，因國喪廢止國學，主管官吏奏請省去助教以下各職。永明三年，設立國學，尚書令王儉兼任祭酒。永明八年，國子博士何胤衹擔任祭酒，猶疑穿什麽色禮服，陸澄等人都不能提供依據，於是穿黑色禮服主持考試。一個多月後，衆人商量確定，於是穿紅色禮服。

總明觀祭酒一人。

上職泰始六年，因爲國學撤銷，最初設置總明觀，分玄、儒、文、史四科，每科安排學士十人，正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幹一人，門吏一人，典觀吏二人。建元年間，掌管五禮研究。永明三年，國學建

五禮。永明三年,國學建,省。

太廟令一人,丞一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

廪犧令一人,丞一人。

置令丞以下皆有職吏。

太樂令一人,丞一人。

諸陵令

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勳。置主簿、户曹各一人,六品保舉。

光禄勳

府置丞一人。領官如左:

左右光禄大夫

位從公,開府置佐史如公。

光禄大夫

皆銀章青綬,詔加金章紫綬者,爲金紫光禄大夫。樂安任遐爲光禄,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不行。

太中大夫

中散大夫

諸大夫官,皆處舊齒老年,重者加親信二十人。

衛尉

府置丞一人。掌宫城管籥。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宫城諸却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鐵磬云。

廷尉

府置丞一人,正一人,監一人,評一人,律博士一人。

大司農

府置丞一人。領官如左:

太倉令一人,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丞一人。

藉田令一人,丞一人。

少府

立,該職撤銷。

太廟令一人,丞一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

廪犧令一人,丞一人。

設置的令、丞以下都有職吏。

太樂令一人,丞一人。

諸陵令

永明末年設置,任用立有二品三品功勞的人。下屬有主簿、户曹各一人,由六品官擔保推舉。

光禄勳

官府設丞一人。下屬的官員如下:

左右光禄大夫

官位待遇依照公,開建官府、設置僚屬和公相同。

光禄大夫

都是銀印青色絲帶,詔令加給金印紫色絲帶的,稱爲金紫光禄大夫。樂安任遐任光禄大夫,向王晏討一片金,王晏就奏請轉爲金紫光禄大夫,没有得到。

太中大夫

中散大夫

各位大夫官,都安排德高望重的老人,地位高的加給親信二十人。

衛尉

官府設丞一人。掌管宫城門鑰匙。張衡《西京賦》説"衛尉駐守八處,晝夜警戒巡邏"。宫城的各却敵樓上本來設置鼓,值夜的人擊鼓與打更唱聲相應,太祖認爲鼓聲多驚醒睡眠,改用鐵磬。

廷尉

官府設丞一人,正一人,監一人,評一人,律博士一人。

大司農

官府設丞一人。下屬官員如下:

太倉令一人,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丞一人。

藉田令一人,丞一人。

少府

府置丞一人。領官如左：

左右尚方令各一人，丞一人。

鍛署丞一人。永明三年省，四年復置。

御府令一人，丞一人。

東冶令一人，丞一人。

南冶令一人，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丞一人。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亦屬尚書殿中曹。

將作大匠

太僕

大鴻臚

三卿不常置。將作掌宫廟土木。太僕掌郊禮執轡。鴻臚掌導護贊拜。有事權置兼官，畢乃省。

乘黄令一人。

掌五輅安車，大行凶器輼輬車。

客館令

掌四方賓客。

宣德衛尉、少府、太僕

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官名置之。

大長秋

鬱林立皇后置。

録尚書

尚書令

總領尚書臺二十曹，爲内臺主。行遇諸王以下，皆禁駐。左右僕射分道。無令，左僕射爲臺主，與令同。

左僕射

領殿中主客二曹事，諸曹郊廟、園陵、車駕行幸、朝儀、臺内非違、文官舉補滿叙疾假事，其諸吉慶瑞應衆賀、災異賊發衆變、臨軒崇拜、改號格制、莅官銓選，凡諸除署、功論、封爵、貶黜、

官府設丞一人。下屬官員如下：

左右尚方令各一人，丞一人。

鍛署丞一人。永明三年撤銷，永明四年又設置。

御府令一人，丞一人。

東冶令一人，丞一人。

南冶令一人，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丞一人。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也屬尚書殿中曹。

將作大匠

太僕

大鴻臚

以上三卿不常設。將作大匠掌管宫城宗廟的土木工程。太僕主管郊祭禮中駕車。大鴻臚掌管引導護持司儀。有事時臨時由其他官兼任，事情完畢就取消。

乘黄令一人。

掌管五輅安車，帝王葬禮的凶器輼輬車。

客館令

掌管接待四方賓客。

宣德衛尉、少府、太僕

鬱林王即位，文安太后受封尊號，用宫殿的名稱設官。

大長秋

鬱林王立皇后時設置。

録尚書

尚書令

統領尚書臺二十個部門，是尚書臺長官。巡視時諸王以下人等遇到，都受制約。左右僕射分别掌管各事。没有尚書令時，左僕射任尚書臺長官，相當於尚書令。

左僕射

領殿内主客二曹的事務，各部門的郊壇宗廟祭祀、帝王陵園、皇上出行、朝廷禮儀、臺内違制、文官的舉薦、補闕、任滿、升級、生病、請假等事，其他諸如吉慶、祥瑞、衆人祝賀，災異、賊反、民變，皇上殿前祭拜、更改年號儀式、到任遷官，凡是拜官

八議、疑讞、通關案，則左僕射主，右僕射次經，維是黄案，左僕射右僕射署朱符見字，經都丞竟，右僕射横畫成目，左僕射畫，令畫。右官闕，則以次并畫。若無左右，則直置僕射在其中閒，總左右事。

吏部尚書

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

度支尚書

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

左民尚書

領左民、駕部二曹。

都官尚書

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

五兵尚書

領中兵、外兵二曹。

祠部尚書

右僕射通職，不俱置。

起部尚書

興立宫廟權置，事畢省。

左丞一人。

掌宗廟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諸案彈、選用除置、吏補滿除遣注職。

右丞一人。

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内外諸庫藏穀帛、刑罪創業諍訟、田地船乘、稟拘兵工死叛、考剔討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人領、州郡租布、民户移徙、州郡縣并帖、城邑民户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丞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黄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宗廟朝廷儀體，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自令僕以下五尚書八座二十曹，各置郎中令史以下，又置都令史分領之。僕射掌朝軌，尚書掌讞奏，都丞任碎，在彈違

授職、議論功勞、封給爵位、貶黜官職、八種減刑條件、有争議的定罪、賄賂案件，都由左僕射主管，右僕射其次經手，凡是尚書臺的文札，左僕射右僕射用朱符署見字，經由都丞完成，右僕射横畫表示過目，左僕射圈畫，尚書令圈畫。右僕射空缺，就依次共同圈畫。如果没有左右僕射之分，就衹在中間設僕射，統領左右僕射的事務。

吏部尚書

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個部門。

度支尚書

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個部門。

左民尚書

領左民、駕部兩個部門。

都官尚書

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個部門。

五兵尚書

領中兵、外兵兩個部門。

祠部尚書

右僕射屬官，不是都設。

起部尚書

修建宫殿廟宇時臨時設置，事完後取消。

左丞一人。

掌管宗廟郊祭、吉慶祥瑞符應、災異、制訂儀式、各彈劾案、選拔任命官員、官吏的補闕、任滿、授官、派遣、按資歷叙用。

右丞一人。

掌管士兵及各種工匠補足徭役、死亡叛逃、父子相代、年老生病、解職遣散，其他内外各倉庫收藏的糧食布帛，刑事産業訴訟，田地車船，奉命拘捕叛逃的士兵工匠，鑒别追討拖欠徭役，分派各種活計，保管兵器的各營署頭領、州郡的賦税、民衆的遷徙、州郡縣合并的文書、城邑民户的分割隸屬、刺史及二千石的長官丞尉被没收財産以及赦免封贈、文武官員犯罪被削奪官職等事。白色文札，右丞署名在上，左丞署名在下。黄色文札，左丞署名在上，右丞署名在下。其他制訂格式以及議罪、大型活動、宗廟、朝廷儀制，左丞署名在上，右丞署名在下。自尚書令、左右僕射以下五尚書、八座、二十曹，各設郎中令史以下官職，又設都令

諸曹緣常及外詳讞事。應須命議相值者，皆郎先立意，應奏黄案及關事，以立意官爲議主。凡辭訴有漫命者，曹緣諮如舊。若命有諮，則以立意者爲議主。

史分别統轄。僕射掌管朝廷儀式，尚書掌管議罪稟奏，都丞負責雜務，包括彈劾各部門違反規章制度以及交由外官議罪等事。必須要旨命與議論相當的，都是由郎先立意，應當奏請尚書及通關八座的事，把立意官作爲主要的建議人。凡是文辭訴訟與命意不符的，各部門根據舊的規定咨詢。如果命意有據，就把立意的人作爲主要的建議人。

武庫令一人。

屬庫部。

車府令一人，丞一人。

屬駕部。

公車令一人。

大官令一人，丞一人。

大醫令一人，丞一人。

内外殿中監各一人。

内外驊騮厩丞各一人。

材官將軍一人，司馬一人。

屬起部，亦屬領軍。

武庫令一人。

隸屬庫部。

車府令一人，丞一人。

隸屬駕部。

公車令一人。

大官令一人，丞一人。

大醫令一人，丞一人。

内外殿中監各一人。

内外驊騮厩丞各一人。

材官將軍一人，司馬一人。

隸屬起部，也隸屬領軍。

侍中祭酒高功者稱之。

侍中

漢世爲親近之職。魏、晋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并爲侍中，情在親密，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闔，偃將匐，帝乃接之曰："朕乃陪卿。"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也。侍中呼爲門下。亦置令史。領官如左：

給事黄門侍郎

亦管知詔令，世呼爲小門下。

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舊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雖華選

侍中祭酒功勞高的稱此名。

侍中

漢代作爲親近的官職。魏、晋選用，地位稍加顯貴重要，然而大意没有不同。宋文帝元嘉年間，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都任侍中，感情親密，與文帝促膝交談，帽子上裝飾的貂碰到文帝的手，拔下來放在桌上，談完後再插到帽子上。孝武帝時，侍中何偃在南郊祭祀中陪同乘車，御駕過白門闔，何偃要跪伏，孝武帝就扶持着他説："我是陪你。"齊代朝廷會見，多用容貌漂亮的兼任官職。永元三年，東昏侯南郊祭天，不想親近朝中人士，讓主璽陪同乘車，是前代未曾有的。侍中稱爲門下。也設令史。下屬官吏如下：

給事黄門侍郎

也掌管詔令，世人稱呼爲小門下。

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過去與侍中通理政務，其中通直和員外散騎常侍，選用衰弱老人，所以其官職逐漸被代替。宋

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

大明時雖然顯貴可與侍中相比，然而人情習慣，終不被看重，不久又恢復如初。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

奉朝請

駙馬都尉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

奉朝請

駙馬都尉

集書省職，置正書令史。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

集書省官屬，設正書令史。朝廷散官任用貴族子弟，人數冗雜。永明年間，奉朝請達到六百多人。

中書監一人，令一人，侍郎四人，通事舍人無員。

中書省職，置主書、令史、正書以下。

中書監一人，令一人，侍郎四人，通事舍人没人。

中書省官職，設主書、令史、正書以下。

秘書監一人，丞一人。郎。著作佐郎。

晋秘書閣有令史，掌衆書，見《晋令》，令亦置令史、正書及弟子，皆典教書畫。

秘書監一人，丞一人。郎。著作佐郎。

晋秘書閣有令史，掌管各類文書案牘，見於《晋令》。令也設令史、正書及弟子，都主教書畫。

御史中丞一人。

晋江左中丞司隸分督百僚，傅咸所云"行馬内外"是也。今中丞則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宋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内外衆官，皆受停駐。

治書侍御史二人。

侍御史十人。

蘭臺置諸曹内外督令以下。

御史中丞一人。

晋江左中丞司隸分别督察百官，就是傅咸所説的"騎馬於宫城内外"。現在中丞的職權没有不監察的，出行有專道，車馬禁戒呵斥，加以聲音顔色，武將相逢，就招致侵犯，如果有儀仗，竟至於互相毆打。宋孝建二年的制度，中丞與尚書令出行分道，即使丞郎下朝相遇，也要隔斷，其他内外各官，都要停駐讓道。

治書侍御史二人。

侍御史十人。

蘭臺設各部門内外督令以下官職。

謁者僕射一人。

謁者十人。

謁者臺，掌朝覲賓饗。

謁者僕射一人。

謁者十人。

謁者臺，掌管朝覲、宴請賓客。

領軍將軍、中領軍

護軍將軍、中護軍

凡爲中,小輕,同一官也。諸爲將軍官,皆敬領、護。諸王爲將軍,道相逢,則領、護讓道。置長史、司馬、五官、功曹、主簿。

左右二衛將軍

驍騎將軍

游擊將軍

晋世以來,謂領、護至驍、游爲六軍。二衛置司馬、次官、功曹、主簿以下。

左右二中郎將

前軍將軍、後軍將軍、左軍將軍、右軍將軍,號四軍。

屯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五校尉

虎賁中郎將

冗從僕射

羽林監

積射將軍

强弩將軍

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

殿中司馬督

武衛將軍

武騎常侍

自二衛、四軍、五校已下,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

丹陽尹

位次九卿下。

太子太傅

少傅

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

太子詹事

府置丞一人以下。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領軍將軍、中領軍

護軍將軍、中護軍

凡是名爲中,官位要低微,是同一個官職。各位任將軍官職的,都尊敬領、護。諸王任將軍,路上相逢,就是領、護將軍讓道。設長史、司馬、五官、功曹、主簿。

左右二衛將軍

驍騎將軍

游擊將軍

晋代以來,稱領、護至驍、游爲六軍。二衛設司馬、次官、功曹、主簿以下官吏。

左右二中郎將

前軍將軍、後軍將軍、左軍將軍、右軍將軍,號稱四軍。

屯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五校尉

虎賁中郎將

冗從僕射

羽林監

積射將軍

强弩將軍

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

殿中司馬督

武衛將軍

武騎常侍

自二衛、四軍、五校以下,稱爲"西省",而散騎稱爲"東省"。

丹陽尹

位居九卿之下。

太子太傅

少傅

官府設丞、功曹、五官、主簿。

太子詹事

官府設丞一人及以下官吏。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置丞。
太子僕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洗馬
太子舍人
太子左右衛率各一。
太子翊軍步兵屯騎三校尉
太子旅賁中郎將一人。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太子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
太子倉官令
太子常從虎賁督
右東宮職僚。

設丞。
太子僕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洗馬
太子舍人
太子左右衛率各一。
太子翊軍步兵屯騎三校尉
太子旅賁中郎將一人。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太子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
太子倉官令
太子常從虎賁督
以上是東宮的屬官。

州牧、刺史

魏、晋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從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并非也。晋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州朝置别駕、治中、議曹、文學祭酒、諸曹部從事史。

護南蠻校尉

府置佐史。隸荆州。晋、宋末省。建元元年，復置，三年，省。延興元年置，建武省。

護三巴校尉

宋置。建元二年，改爲刺史。

寧蠻校尉

府亦置佐史，隸雍州。

平蠻校尉

永明三年置，隸益州。

鎮蠻校尉

隸寧州。

護西戎校尉

州牧、刺史

魏、晋代州牧地位顯赫，刺史責任重大的封使持節都督，責任輕的封持節督。自漢順帝時起，御史中丞馮赦討伐九江叛賊，督領揚、徐二州的軍事，可是何、徐的《宋志》説自魏武帝派遣各州將領督率軍隊時起，王珪之《職儀》説自光武帝時起，都不對。晋太康年間，都督掌管軍事，刺史管理百姓，各用其人。惠帝末年，把兩職合并，不是重要的州衹設刺史。州府設别駕、治中、議曹、文學祭酒、諸曹部從事史。

護南蠻校尉

官府設佐史。隸屬荆州。晋、宋末年撤銷。建元元年，又設置，建元三年撤銷。延興元年設置，建武年間撤銷。

護三巴校尉

宋代設置。建元二年，改爲刺史。

寧蠻校尉

官府也設置佐史，隸屬雍州。

平蠻校尉

永明三年設置，隸屬益州。

鎮蠻校尉

隸屬寧州。

護西戎校尉

護羌校尉
右四校尉，亦置四夷。
平越中郎將
府置佐史，隸廣州。
郡太守、內史
縣令、相
郡縣爲國者，爲內史、相。
鎮蠻護軍
安遠護軍
晋世雜號，多爲郡領之。

護羌校尉
以上四校尉，也設在四夷。
平越中郎將
官府設佐史，隸屬廣州。
郡太守、內史
縣令、相
郡縣稱國的，是內史、相。
鎮蠻護軍
安遠護軍
晋代的雜號，多是由郡兼管。

諸王師、友、文學各一人。

國官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左右常侍、侍郎，上軍、中軍、下軍三軍，典書、典祠、學官、典衛四令，食官、廐牧長、謁者以下。公侯置郎中令一卿。

諸王師、友、文學各一人。

國家官職郎中令、中尉、大農是三卿，左右常侍、侍郎，上軍、中軍、下軍三軍，典書、典祠、學官、典衛四令，食官、廐牧長、謁者以下。公侯祇設郎中令一卿。

贊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職。雲師鳥紀，各有其式。

贊曰：分設百官，天子授職。用雲、鳥名官，各有自己的格式。

南齊書卷十七

志第九

輿服

昔三皇乘祇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爲車正，殷有瑞車，山車垂句是也。《周禮》匠人爲輿，以象天地。漢武天漢四年，朝諸侯甘泉宫，定輿服制，班于天下。光武建武十三年，得公孫述葆車，輿輦始具。蔡邕創立此志，馬彪勒成漢典，晋摯虞治禮，亦議五輅制度。江左之始，車服多闕，但有金戎，省充庭之儀。太興中，太子臨學，無高蓋車，元帝詔乘安車。元、明時，屬車唯九乘。永和中，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國，稍造車輿。太元中，苻堅敗後，又得僞車輦，於是屬車增爲十二乘。義熙中，宋武平關、洛，得姚興僞車輦。宋大明改修輦輅，妙盡時華，始備僞氐，復設充庭之制。永明中，更增藻飾，盛於前矣。案《周禮》以檢《漢志》，名器不同，晋、宋改革，稍與世異，今記時事而已。

古代三皇乘坐祇車出谷口，夏后氏任命奚仲爲車正，殷商有瑞車，就是祥瑞的自然之車。《周禮》工匠製作車輿，取象於天地。漢武帝天漢四年，在甘泉宫會見諸侯，確定輿服制度，頒布天下。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得到公孫述的葆車，車輿乘輦開始齊備。蔡邕創作《輿服志》，司馬彪勾勒成漢代典制，晋摯虞研究禮，也探討帝王使用的五輅制度。東晋南遷初期，車輿制度大多空缺，祇有閱兵禮，省去了陳列皇帝乘輿的儀式。太興年間，太子駕臨學校，没有高蓋車，元帝下詔乘坐安車。元帝、明帝時，皇帝的屬車祇有九輛。永和年間，石虎死後，舊的工匠叛逃歸國，逐漸能製造車輿。太元年間，苻堅敗退後，又得到僞車輿乘輦，於是皇帝的屬車增加到十二輛。義熙年間，宋武帝平定關、洛，得到姚興的僞車輿乘輦。宋大明時改修乘輦車輿，曲盡時興的式樣，纔與僞氐一樣完備，重設陳列皇帝車輿的制度。永明年間，更增加繁縟的裝飾，比前代興盛。根據《周禮》翻檢《漢書·禮樂志》，器名不同，晋、宋改革，與歷代稍有不同，現在祇是記一下當時的情况罷了。

玉輅，漢金根也。漆畫輪，金塗縱容後路受福輠。兩廂上望板前優游，通緣金塗鏤鍱，碧絞厠，鑿鏤金薄帖。兩廂外織成衣，兩廂裏上施金塗鏤面釘，玳瑁帖。望板廂上金薄帖，金博山，登仙紐，松精。優游上和鸞鳥立花趺銜鈴，銀帶玳瑁筒瓦，金塗鏤鍱，刀格，織成手匡金花

玉輅，漢代的金根車。車輪漆畫，車輪有塗金的縱容，後車、受神裝飾。車的兩廂上的望板前安裝優游，通體塗金及雕刻的金片，纏有碧色的絲繩，雕鏤的金片貼面。車兩廂外用金絲織成五彩圖案的車衣，兩廂裏面頂上用塗金鏤面釘，玳瑁貼面。望板和廂上用金箔貼面，裝飾金博山，登仙紐，松精。優游上的車鈴裝飾成鳥立在花座上口銜鈴鐺的樣子，裝飾銀帶和

鈿錦衣。優游下，隱膝，裹施金塗鏤面釘，織成衣。優游横前，施玳瑁帖，金塗花釘。優游前，金塗倒龍，後梢鑿銀玳瑁龜甲，金塗花沓。望板，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抗及諸末，皆螭龍首。龍汗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受福，緣裹邊，鏤鍱玳瑁織成衣。裹，金塗鏤面花釘。外，金塗博山、辟邪虎、鳳皇銜花諸校飾。斗蓋，金塗鏤鍱，二十八爪支子花，黄錦斗衣，複碧絹柒布緣油頂，絳系絡，織成顔芼赭舌孔雀毛複錦，緑絞隨陰，懸珠蚌佩，金塗鈴，雲朱結，仙人綬，雜色真孔雀旄。一轅，漆畫車衡，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四和鸞鳥立花趺銜鈴，所謂“鸞鳥立衡”也。又龍首銜軛，叉髦插翟尾，上下花沓，絳緑系的，望繩八枚。斿十二旒，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火焰幡，真旄。棨戟，織成衣，金塗沓駐及受福，金塗雁鏤鍱。漆案立床，在車中，錦複黄絞，爲案立衣。錦複黄絞鄣泥。八幅，長九尺，緣紅錦芼帶，織成花芼的。

玳瑁的筒瓦，塗金雕鏤成薄片，刀格，金絲手織鑲嵌金花的錦衣。優游的下邊，是隱膝，裹面使用塗金鏤面釘，金絲織成五彩圖案。優游横木前，使用玳瑁貼面，塗金花形釘。優游前邊，是塗金倒挂的龍，後梢嵌銀玳瑁龜甲，塗金的花沓。望板，有塗金的受福、望龍等各種裝飾。抗以及各末梢，都裝飾螭龍頭。龍汗板，在車的前面，裝飾銀帶、花、獸，塗金的受福，沿着裹邊，裝飾鏤金薄片、玳瑁、金絲織成五彩圖案的飾物。裹面是塗金鏤面的花釘。外面是塗金的博山、辟邪虎、鳳凰銜花等各種裝飾。斗形車蓋，塗金的鏤金薄片，二十八爪支子花，黄錦斗衣，雙層碧絹漆布做成油頂，絳色纓絡，編織成顔芼赭舌孔雀毛的雙層錦，緑色的絲繩纏繞在車蓋之下，懸挂珠蚌佩飾，塗金車鈴，雲朱結，仙人綬，雜色的真孔雀毛旗幟。一個車轅，漆畫的車衡，銀花帶，車衡上裝飾塗金博山，四個車鈴都是鳥立在花座上口銜鈴鐺的樣子，所謂“鸞鳥立在車衡上”。另外龍頭銜着車軛，叉開的馬鬣插有雉尾，上下裝飾花沓，絳緑色絲繩繫住，八條望繩。旗上裝飾十二條彩帶，旗上畫有飛龍，旗竿頭裝飾塗金的龍口銜火焰幡，真毛飾。棨戟，有金絲織成五彩圖案的繒衣，塗金的沓駐和受福，塗金的雁形鏤金薄片。漆畫桌案立架，在車内，雙層錦黄絲繩，設案是爲挂衣服。雙層錦黄絲繩鄣泥。八幅，九尺長，邊是紅錦芼帶，編織成花芼的。

五輅，江左相承駕四馬，左右騑爲六。施絳系游御繩，其重轂貳轄飛軨幡，用赤油令，有紫真旄。左纛，置左騑馬軛上。金錽，金加冠，狀如玉華形，在馬錽上。方釳，鐵廣數寸，有三孔，插翟尾其中。繁纓，金塗紫皮，紫真旄，横在馬膺前。鏤鍚，刻金爲馬面當顱。皆如古制。世祖永明初，加玉輅爲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畫，以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啓曰：“臣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舛法。凡蓋員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之志録，恐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

帝王的五輅，東晋相沿四馬駕車，左右騑馬是六匹。使用絳色繮繩，兩個車轂、車轄裝飾飛軨幡，用赤油軨，有紫色真毛飾。左邊設纛旗，設在左騑馬的軛上。金製馬冠，把金裝飾在冠上，形狀如同鬠髮，設在馬冠上。方形釳，鐵製，寬數寸，有三個孔，雉尾插在其中。馬腹帶和頸帶，塗金紫皮，紫色真毛飾，横在馬胸前。鏤金馬額裝飾，鏤刻金屬做成馬額的當顱。都如同古制。世祖永明初年，玉輅加爲雙重車蓋，又製作麒麟頭，裝飾彩畫，戴在馬頭上。竟陵王蕭子良啓奏説：“我聽説輿車旗仗有一定的規矩，自前代史書就有記載，器物必須依照禮制，車騎不能違背法度。車蓋的圓象徵天，車軫的方象徵大地，上天没有兩個表象，地下車輛裝飾兩個車蓋，查檢史志記載，恐怕失當。另外做假麒麟頭，戴在馬頭上，做事不學習古制，很少有實施的可能。”建武年間，明帝就省去了雙重車蓋等。

金輅。制度校飾如玉輅，而稍減少，亦以金塗。

象輅。如金輅而制飾又減。

木輅。制飾如象輅而尤減。

革輅，如大輅。建大麾。赤旗也。首施火焰幡。

宋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黄五輅，無大輅、戎輅。左丞王逡之議："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則周之木輅，殷之大路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路也。意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即戎之路。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建前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夫必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太尉左長史王儉議，宜用金輅九旒。時乘黄無副，借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

玉、金輅，建碧旂。象、木輅，建赤旂。永明初，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議，以爲"齊德尚青，五路五牛及五色幡旗，并宜以先青爲次。軍容戎事之所乘，犧牲繭握之所薦，并宜悉依尚色。三代服色，以姓音爲尚，漢不識音，故還尚其行運之色。今既無善律，則大齊所尚，亦宜依漢道。若有善吹律者，便應還取姓尚"。太子僕周顒議："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善識

金輅。根據制度像玉輅一樣裝飾，數量稍加減少，也用金塗飾。

象輅。如同金輅可裝飾數量又有減少。

木輅。裝飾制度同象輅可數量更減少。

革輅，如同大輅。立大旗。是紅色旗。頭上挂火焰幡。

宋昇明三年，賜給齊王大輅、戎輅各一輛。御馬駕的五輅車中，没有大輅、戎輅。左丞王逡之建議："大輅是殷商的祭祀用車，所以周代的五輅中没有它的名字，而《明堂位》説'大輅是殷商的車名'，注説'大輅就是木輅'。《月令》'中央土位，乘大輅'，注説'是殷商車名'。《禮器》'大輅裝飾一圈馬纓'，注説'大輅就是殷商祭祀天的用車'。《周禮》的五輅車，是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那麽周代的木輅，就是殷商的大輅。《周禮》的革輅竪白色旗，用它去行軍征戰，這就是戎輅。意思是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與戰争，所以賜給殷商的祭天用車，就是周代的行軍用車。祭祀就用殷商的車，戰争就必須用周代的車，表明祭天意義深遠，要用前代的禮儀，戰争的事情近，所以用當代的制度。《明堂位》説'魯君孟春時節乘坐大輅，車上插着裝飾十二旒及日月徽號的旗子，到國都郊外祭祀上帝'。一定要用大輅賞賜諸侯，是很早就有的。現在的木輅，就是大輅。"太尉左長史王儉建議，應當用金輅旗上用九條旒。當時御馬没得用，借用其他馬凑齊五輅，大型朝廷會見駕臨殿前時，衹好臨時排列三輅。

玉、金輅，車上插碧色旗。象、木輅，車上插紅色旗。永明初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建議，認爲"齊據五德終始之説尚青色，五輅、五牛以及五色幡旗，都應把青色放在首位。閲軍出征乘坐的車子，祭祀中進獻的小牛，都應當依照所崇尚的顔色。夏、商、周三代的服制顔色，是根據姓氏的音律决定崇尚，漢代不懂音律，所以還是崇尚與朝運轉换相應的顔色。現在既然没人精通音律，那麽大齊所崇尚的服色，也應當依照漢代的規矩。如果有人能够吹出音律，就應當根據姓氏選取崇尚的顔色"。太子僕周顒建議："三

姓聲，不復方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宫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吕，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漢以從闕邪？皇朝本以行運爲所尚，非關不定於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聲以爲尚。”散騎常侍劉朗之等十五人并議駁之，事不行。

代姓氏的音律，古代没有記載，依照音律裁定相配的崇尚顔色，自伏曼容開始。那麽就是曼容精通姓氏的聲律，不需要再藉助吹出的音律。爲何能够識别遠古的音律，反而辨别不清皇朝的音律，却説當今没有人懂得吹出音律，而確定所崇尚的顔色，應當依照漢代規矩任其闕失呢？皇朝本來就是用時運的轉换决定所崇尚的顔色，不是决定於音律姓氏。因此，就是有精通音律的人，也不應當依照聲律確定所崇尚的顔色。”散騎常侍劉朗之等十五人都提出反駁意見，伏曼容的建議未能施行。

皇太子象輅。校飾如御，旂九旒降龍。

皇太子乘象輅。裝飾如同御車，插的旗上是九條旒，畫有降龍。

皇太后、皇后重翟車，金塗校具，白地人馬錦帖，厢隱膝後户，白牙的帖，金塗面釘，漆畫輪，鐵鐺，金塗縱容後路輮，師子轄、抗檐皆施金塗螭頭及神龍雀等諸飾。軛衡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巴首。蓋，金塗，爪支子花二十八，青油俠碧絹黄紋蓋，漆布裹。紫顔芚，黄紋紫紋隨陰，碧芚。外上施絳紫系絡。碧旂九旒，棨戟。宋元嘉《東宫儀記》云中宫僕御重翟金根車，未詳得稱爲金根也。

皇太后、皇后乘重翟車，車具塗金，白底人馬圖的錦貼面，車厢設隱膝開後門，車牙白色貼面，塗金的面釘，漆畫車輪，鐵鐺，塗金的縱容後路輮，獅子轄、抗檐都使用塗金的螭頭及神龍雀等各種裝飾。車軛、車衡上裝飾金博山，另外有塗金的長角大蛇頭。有車蓋，塗金，爪支子花二十八枝，塗青油質地爲俠碧絹黄絲繩的車蓋，漆布車蓋裹。紫色芚，黄絲繩、紫絲繩挂在車蓋下，碧色芚。外面用絳紫色的繩繫住。插碧色旗挂九條旒，用棨戟。宋元嘉《東宫儀記》説中宫僕人駕重翟金根車，不詳爲什麽能稱爲金根。

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微減。

皇太子妃厭翟車。如同重翟車，裝飾稍微减少。

指南車。四周厢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厢中。上四角皆施龍子竿，縣雜色真孔雀旺，烏布皂複幔，漆畫輪，駕牛，皆銅校飾。

指南車。四周車厢上建小屋，有指南人穿短服天衣，在車厢中。上面四角都立龍子竿，懸挂雜色的真孔雀毛旗，黑布幔帳，漆畫車輪，用牛駕車，都用銅裝飾。

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緋衣漆畫，鼓機皆在内。

記里鼓車。形制如同指南車，上面用華蓋，紺色車衣漆畫圖案，鼓的機關都設在裏面。

輦車，如犢車，竹蓬。厢外鑿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芚，錦衣。厢裏及仰頂隱膝後户，金塗鏤面釘，玳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紐，緑四緣，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鍱。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玳瑁金塗校飾。漆鄣塵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攫天龍師子鏤面，榆花鈿指子摩尼炎，金龍虎。扶轅，銀口帶，龍板頭。龍轅軛

輦車，如同牛車，竹製車篷。車厢外雕鏤薄金片，碧色紗衣，絲織五彩圖案芚，錦衣。車厢裏面及頂篷隱膝、後門，塗金鏤面釘，玳瑁貼面，塗金松精，登仙花紐，四邊緑色，四面窗用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金薄片。車轅枕着長角龍，白牙栅欄，玳瑁塗金裝飾。油漆的擋塵板在栅欄前，金銀的花獸攫天龍獅子圖像鏤刻在表面，美麗的榆花形首飾和發光的珍珠，塗金的龍虎圖像。扶轅裝飾銀口帶，龍板頭。龍形轅軛上，裝飾金製

上，金鳳皇鈴瓅，銀口帶，星後梢，玳瑁帖，金塗香杳，銀星花獸幔竿杖，金塗龍牽，縱横長裀，背花香柒兆床副。自輦以下，二宫御車，皆緑油幢，絳系絡。御所乘，雙棟。其公主則碧油幢云。《司馬法》曰“夏后氏輦曰金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皆輦也。《漢書·叔孫通傳》云“皇帝輦出房”，成帝輦過後宫，此朝宴并用也。《輿服志》云“輦車具金銀丹青采䐢雕畫蒲陶之文，乘人以行”。信陽侯陰就見井丹，左右人進輦，是爲臣下亦得乘之。晋武帝給安平獻王孚雲母輦。晋中朝又有香衣輦，江左唯御所乘。

鳳凰形車鈴，銀口帶，後梢裝飾星點，玳瑁貼面，塗金香杳，銀星花獸裝飾的幃幔撑竿，塗金龍牽，縱横長裀，背後是花香塗繪的床架。自輦以下，二宫的用車，都是油成緑色車帷，絳色纓繩。御用車輛，都是雙棟。其中公主乘坐的車則油成碧色車幃。《司馬法》説“夏后氏的輦稱金車，殷商稱胡奴車，周代稱輜車”，都是輦。《漢書·叔孫通傳》説“皇帝乘輦出房”，成帝乘輦路過後宫，這是上朝宴會都乘用的。《輿服志》説“輦車裝飾金銀丹青彩䐢雕畫葡萄圖案，人乘坐出行”。信陽侯陰就去見井丹，身邊的人抬進輦，這就是説臣下也能乘坐。晋武帝賜給安平獻王司馬孚雲母裝飾的輦。晋中朝又有香衣輦，東晋時祇有帝王乘坐。

卧輦。校飾如坐輦，不甚服用。

卧輦。裝飾如同坐輦，不太使用。

漆畫輪車，金塗校飾如輦，微有减降。金塗鐺，縱容後輠師子副也。御爲群公舉哀臨哭所乘。皇后太子妃亦乘之。

油漆繪畫輪車，塗金像輦一樣裝飾，稍有减少降低。塗金車鐺，縱容後輠裝飾獅子畫像。皇上爲諸公舉哀前去哭吊所乘的車子。皇后和太子妃也乘坐它。

漆畫牽車，小形如輿車，金塗縱容後路師子輠，鐵鐺，錦衣。厢裹隱膝後户牙蘭，轅枕梢，幰竿戍棟梁，皆金塗校飾。御及皇太子所乘，即古之羊車也。晋泰始中，中護軍羊琇乘羊車，爲司隸校尉劉毅所奏。武帝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者所服，免官。”《衛玠傳》云：“總角乘羊車，市人聚觀。”今不駕羊，猶呼牽此車者爲羊車云。

油漆繪畫牽車，形狀小如同輿車，塗金縱容、後路、獅子輠，鐵製車鐺，錦車衣。車厢裹設隱膝，後邊開門，牙形栅欄，車轅、車軫後梢，車幃撑竿作棟梁，都塗金裝飾。皇上及皇太子所乘的車子，就是古代的羊車。晋泰始年間，中護軍羊琇乘坐羊車，被司隸校尉劉毅彈劾。武帝詔令説：“羊車的使用雖然没有一定的制度，但不是普通人可以乘坐的，免去羊琇官職。”《衛玠傳》説：“未成年就乘坐羊車，街市上人們圍觀。”現在不用羊駕車，仍然稱這牽車爲羊車。

輿車，形如軺車，柒畫，金校飾，錦衣。兩厢後户隱膝牙蘭，皆玳瑁帖，刀格，鏤面花釘。幰竿成校棟梁，下施八裀，金塗杳，兆床副。人轝之。一曰小輿，小行幸乘之。皇太子亦得於宫内乘之。

輿車，形狀如同軺車，油漆繪畫，用金裝飾，錦車衣。兩厢後邊開門，設置隱膝及牙形栅欄，都是玳瑁貼面，刀格，鏤面花釘。車幃撑竿作成棟梁，下面用八條裀木，塗金花杳，配以兆床。用人轝着它。又叫小輿，皇上小型巡視乘坐它。皇太子也可以在宫内乘坐它。

衣書十二乘，檳榆轂輪，箕子壁，緑油衣，厢外緑紗萌，油幢絡，通幰，竿刺代棟梁，柑橘真形龍牽，支子花。轅後伏神抗、承泥、杳，金塗校具。古副車之象也。今亦曰五時副車。

衣書車十二輛，檳木、榆木車輪，箕子車壁，緑油外表，車厢外是緑色紗帳，塗油的幃幕纓絡，通體幃帳，撑竿代替棟梁，柑橘木真形的龍牽，支子花。車轅後的伏神抗、承泥板、杳，塗金裝飾車具。是效法的古代副車。現在也叫五時副車。

青萌車，是謂擒幔車。

油絡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漢制，皇后貴人紫罽輧車。晉皇后乘雲母油畫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五爲副。公主畫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三爲副。公主畫安車駕三，三夫人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輧車駕三爲副。九嬪世婦輧車駕二，王公妃特進夫人皂交絡爲副。漢賤軺車而貴輧車，晉賤輜輧而貴軺車，皆行禮所乘。

黄屋車，建碧旂九旒，九旒，纁輅也。漢《輿服志》云："金根車，蓋黄繒爲裹，謂之黄屋。"今金、玉輅皆以黄地錦，唯此車以黄繒。皆金塗校具，黄隱隨陰，青毛羽，二十八爪支子花，絳系絡。九命上公所乘。

青蓋安車，朱幡漆班輪，駕一，左右騑，通幰車爲副，諸王禮行所乘。凡車有幡者謂之軒。皂蓋安車，朱幡漆班輪，駕一，通幰牛車爲副，三公禮行所乘。

安車，黑耳皂蓋馬車，朱幡，駕一，牛車爲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

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乘。晉制，三公下至九卿，又各安車黑耳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復各軺車施黑耳後户皂輪一乘。

油絡軺車，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尚書、侍中、常侍、中黄門、中書、散騎侍郎，皆駕一牛，朝直所乘。晉制，尚書令施黑耳後户皂輪，僕射、中書監、令直施後户皂輪，尚書無後户，皆漆輪轂，今猶然。

青萌車，就是擒幔車。

油絡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坐。漢代制度，皇后、貴人乘紫罽輧車。晉皇后乘雲母油畫安車，六馬駕車，用五馬駕馭的兩轅安車作爲副車。公主乘六馬駕馭的繪畫安車，用三馬駕馭的兩轅安車作爲副車。公主乘三馬駕馭的繪畫安車，三夫人乘三馬駕馭的青交絡安車，都用三馬駕馭的紫絳色罽輧車作爲副車。九嬪、世婦乘兩馬駕馭的輧車，王公妃及特進夫人用皂交絡車作爲副車。漢代輕視軺車而重視輧車，晉代輕視輜輧車而重視軺車，都是舉行典禮時乘坐的。

黄屋車，樹碧色旗，裝飾九旒，九旒，是天子王侯所乘之車的絲織垂飾。漢《輿服志》説："金根車，車蓋的裹用黄繒，稱爲黄屋。"如今金輅、玉輅都用黄地錦，衹有黄屋車用黄繒。都是塗金車具，黄色隨陰，青毛羽，二十八爪支子花，絳色繩絡。是爵位最高的上公所乘坐的。

青蓋安車，紅色車障雜色油漆車輪，一馬駕轅，左右騑馬，用通幰車作副車，諸王參加禮儀時所乘坐。凡是有障蔽的車稱作軒。黑蓋安車，紅色車障雜色油漆車輪，一馬駕轅，用通幰牛車作副車，三公參加禮儀時所乘坐。

安車，黑耳黑蓋馬車，紅色車障，一馬駕轅，用牛車作副車，國公列侯參加禮儀時所乘坐。

馬車，一馬駕轅，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隨從參加天地祭祀和陵墓祭祀時所乘坐。晉朝制度，三公以下到九卿，又各配安車黑耳一輛，三公是三馬駕轅，特進是二馬駕轅，卿是一馬駕轅，又各配加黑耳後門黑輪的軺車一輛。

油絡軺車，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尚書、侍中、常侍、中黄門、中書、散騎侍郎，都用一牛駕車，上朝當值時所乘坐。晉朝制度，尚書令加黑耳後門黑輪，僕射、中書監、令直加後門黑輪，尚書没有後門，都漆畫車輪車轂，現在仍然如此。

安車，赤屏，駕一，又軺車，施後户，爲副，太子二傅禮行所乘。

安車，紅色屏障，一馬駕轅，又用開後門的軺車作爲副車，是太子太傅、少傅參加禮儀時所乘坐的。

四望車，通幰，油幢絡，班柒輪轂。亦曰皂輪，以加禮貴臣。晋武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

四望車，設有障幔，油漆幃幕繩絡，漆成雜色的車輪車轂。也叫皂輪，作爲加給尊貴大臣的禮遇。晋武帝下詔賜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

三望車，制度如四望。或謂之夾望，亦以加禮貴臣。次四望。

三望車，制度如同四望車。或稱爲夾望，也用來作爲加給顯貴大臣的禮遇。次於四望車。

油幢絡車，制似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之常乘，次三望。

油幢絡車，形制像三望車而有所簡化。是受到禮遇的王公經常乘坐的，次於三望車。

平乘車，竹箕子壁仰，檳榆爲輪，通幰，竿剌代棟梁，柮櫺真形龍牽，金塗支子花紐，轅頭後梢沓伏神承泥。庶人亦然，但不通幰。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

平乘車，竹箕的四壁頂篷，檳木、榆木車輪，設有障幔，用竿頭代替棟梁，柮櫺木製成的真形龍牽，塗金的支子花紐，轅頭後梢用沓伏神擋泥。庶人也是這樣，但不設障幔。三公諸王所乘坐。自四望車到平乘車，都是用銅具裝飾。

輼輬車。四輪，飾如金根。四角龍首，施組銜璧，垂五采，析羽葆流蘇，前後雲氣錯畫帷裳，以素爲池而黼黻。駕四白駱馬，太僕執轡。貴臣薨，亦如之，羽飾駕御，微有减降。

輼輬車。四個車輪，裝飾如同金根車。四角有龍首，用絲帶銜挂璧玉，垂下五彩，羽毛裝飾的車蓋流蘇，前後是畫有雲氣交織圖案的帷裳，以白色生絹作爲棺木裝飾，可圖案繁縟。用四匹黑鬃白馬駕車，由太僕執繮。顯貴的大臣去世，也用該種車輛，羽毛裝飾車駕執御，稍有减降。

《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綉，以五采章施于五色。"天子服備日、月以下，公山、龍以下，侯伯華蟲以下，子男藻、火以下，卿大夫粉米以下。天子六冕，王后六服，著在《周官》。公侯以下，咸有名則，佩玉組綬，并具禮文，後代沿革，見《漢志》、《晋服制令》，其冠十三品，見蔡邕《獨斷》，并不復具詳。宋明帝泰始四年，更制五輅，議修五冕，朝會饗獵，各有所服，事見《宋注》。舊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案《周禮》命數，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書令王儉

《虞書》説："我想觀察古人的圖像，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爲畫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綉，用五種顔色裝飾五彩圖案。"天子的衣服配用日、月以下的圖案，公爵用山、龍以下的圖案，侯爵、伯爵用華蟲以下的圖案，子爵、男爵用藻、火以下的圖案，卿大夫用粉米以下的圖案。天子有六種帽子，王后有六種服裝，記載在《周官》中。公爵、侯爵以下，都有不同的名分規定，連佩戴玉的絲繩，禮制中都有具體的文字規定，後代的沿革，見《漢志》及《晋服制令》，其中帽子的十三種品級，見蔡邕的《獨斷》，都不再詳細叙述。宋明帝泰始四年，改行五輅車制，討論製作五種禮帽，朝見、宴飲、田獵時，各戴不同的禮帽，事情見《宋注》。過去相沿三公以下戴的禮帽有七旒，用青玉珠串，卿大夫以下戴的禮帽有五旒，用黑玉珠串。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建議，根據《周

議，依漢三公服，山、龍九章，卿華蟲七章。從之。

禮》的命數，三公改爲八旒，卿改爲六旒。尚書令王儉建議，依照漢代制度，三公的服裝用山、龍等九種圖案，卿用華蟲等七種圖案。被采納。

平冕黑介幘，今謂平天冠。皂表朱緣裏，廣七尺，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組爲纓，如其綬色。衣皂上絳下，裳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綉，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緑裨飾其側，要中以朱，垂以緑，垂三尺。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韍，絳袴襪，赤舄，郊廟臨朝所服也。漢世冕用白玉珠爲旒。魏明帝好婦人飾，改以珊瑚珠。晋初仍舊，後乃改。江左以美玉難得，遂用蚌珠，世謂之白璇珠。

平冕黑介幘，現在叫平天冠。外表黑色裏邊朱色，寬七尺，長一尺二寸，垂挂十二旒珠串，用朱色絲繩作帽帶，顔色與繫印的綬帶相同。衣服是上衣黑色下衣絳色，前面三幅，後面四幅。上衣繪畫下衣綉飾，作成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等十二種圖案。白絹衣帶寬四寸，朱色裏，用朱緑色裨衣裝飾在側面，主要部分用朱色，下垂部分用緑色，垂下三尺。中衣，領邊袖口用絳色，紅色皮韍，絳色褲襪，紅色鞋，祭祀天地宗廟和上朝時穿戴。漢代冠冕用白玉珠作爲旒。魏明帝喜好婦人裝飾，改用珊瑚珠作爲旒。晋代初年沿襲，後來纔改。東晋因爲美玉難得，於是用蚌珠，世上稱爲白璇珠。

衮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綉及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成重，乃采畫爲之，加飾金銀薄，世亦謂爲天衣。

衮衣，漢代出自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綉品織成，建武年間，明帝認爲織成太貴重，於是作成彩畫，加上金銀薄片裝飾，世上也稱它爲天衣。

史臣曰：黼黻之設，經緯爲用，故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歷代龍衮，織以成文，今體不勝衣，變易舊法，豈致美黻冕之謂乎！

史臣曰：衣服圖案的繪飾，是利用織物作爲基礎，所以五種色彩、六種圖案、十二類衣服還是互爲基礎。歷代的龍衮，織成圖案，如今在南方没法穿太多的衣服，改變舊的服飾制度，豈不就是使衣帽漂亮！

通天冠，黑介幘，金博山顔，絳紗袍，皂緣中衣，乘輿常朝所服。舊用駁犀簪導，東昏改用玉。其朝服，臣下皆同。

通天冠，黑介幘，金博山顔，絳紗袍，皂邊中衣，天子平常上朝時穿戴。過去用駁犀製成的簪導，東昏侯改用玉。那些上朝服飾，臣下都相同。

黑介幘，單衣，無定色，乘輿拜陵所服。其白帢單衣，謂之素服，以舉哀臨喪。

黑介幘，單衣，没有固定的顔色，天子拜謁陵墓時所穿戴。那白便帽和單衣，稱爲素服，用於舉哀吊唁。

遠游冠，太子諸王所冠。太子朱纓，翠羽緌珠節。諸王玄纓，公侯皆同。

遠游冠，是太子和各王所戴。太子戴的是朱色帽帶，帽帶末梢用翠色的鳥羽，裝飾珠子。各王戴的是黑色帽帶，公和侯也都相同。

平冕，各以組爲纓，王公八旒，衣山、龍九章；卿七旒，衣華蟲七章，并助祭所服。皆畫皂絳繒爲之。

平冕，各用絲繩做帽帶，王公帽上是八旒，衣服上是山、龍等九種圖案；卿的帽上是七旒，衣服上是華蟲等七種圖案，都是協助祭祀時所穿

戴的服飾。都是用皂絳色繒繪飾製作。

進賢冠，諸開國公、侯，鄉、亭侯，卿，大夫，尚書，關内侯，二千石，博士，中書郎，丞、郎，秘書監、丞、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諸府長史，卿，尹、丞，下至六百石令長小吏，以三梁、二梁、一梁爲差，事見《晋令》。

進賢冠，各開國公、侯，鄉、亭侯，卿，大夫，尚書，關内侯，二千石，博士，中書郎，丞、郎，秘書監、丞、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諸府長史，卿，尹、丞，下至俸禄六百石的令長小吏，用三、二、一根帽梁作爲區分，事情見於《晋令》。

武冠，侍臣加貂蟬，餘軍校武職、黄門、散騎、太子中庶子、二率、朝散、都尉，皆冠之。唯武騎虎賁服文衣，插雉尾於武冠上。

武冠，侍衛大臣加飾貂蟬，其餘的軍校武職、黄門、散騎、太子中庶子、二率、朝散、都尉，都戴武冠。衹有武騎虎賁穿圖紋衣服，在武冠上插雉尾。

史臣曰：應劭《漢官》釋附蟬，及司馬彪《志》并不見侍中與常侍有異，唯言左右珥貂而已。案項氏説云"漢侍中蟬，刻爲蟬像，常侍但爲璫而不蟬"，未詳何代所改也。

史臣曰：應劭《漢官》解釋附着的貂蟬，以及司馬彪的《志》中都没有説侍中與常侍的帽飾有差别，衹是説帽子左右裝飾貂蟬罷了。據項氏説法是"漢代侍中帽子上的蟬飾，是刻成蟬的圖像，常侍衹裝飾璫而不裝飾蟬"，不清楚是哪一個朝代改的。

法冠，廷尉等諸執法者冠之。

法冠，廷尉等各位執法官戴的帽子。

高山冠，謁者冠之。

高山冠，謁者戴的帽子。

樊噲冠，殿門衛士冠之。

樊噲冠，宫殿門口衛士戴的帽子。

黑介幘冠，文冠；平幘冠，武冠。尚書令、僕射、尚書納言幘，後飾爲異。

黑介幘冠，是文官的帽子；平幘冠，是武官的帽子。尚書令、僕射、尚書納言戴幘，後來在裝飾上有所區别。

童子空頂幘，施假髻，貴賤同服。

童子空頂幘，用假髮髻，貴賤都可以戴。

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介幘對朝服。赤幘，示威武也。

發生日食進行救助時，文武官員都脱去帽子，戴紅色介幘與官服相配。紅色介幘，是表示威武。

袴褶，車駕親戎、中外纂嚴所服。黑冠，帽綴紫褾，以絡帶代鞶帶。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其纂嚴戎服不綴褾，行留悉同。校獵巡幸，從官戎服革帶鞶帶，文官不纓，武官脱冠。

褲褶，天子御駕親征、内外戒嚴時穿用。黑色帽子，連紫色帽邊，用繩帶代替大帶。内官是紫色帽邊，外官是絳色帽邊。戒嚴和出征的服裝不連邊，行進和停駐時都相同。天子閲兵、狩獵和巡行，隨從官員穿軍服用革帶和大帶，文官不用帽帶，武官脱去帽子。

袿襡大衣，謂之禕衣，皇后謁廟所服。公主會見大首髻，其燕服則施嚴雜寶爲佩瑞。袿襡用綉爲衣，裳加五色，鏁金銀校飾。

袿襡大衣，稱作禕衣，皇后拜謁宗廟時穿用。公主會見大首髻，其便服就裝飾各種珠寶作爲佩帶的吉祥物。袿襡是用刺綉製成上衣，下衣加各種顔色，裝飾金銀薄片。

綬，乘輿黄赤綬，黄赤縹緑紺五采。太子朱綬，諸王纁朱綬，皆赤黄縹紺四采。妃亦同。相國緑綟綬，三采，緑紫紺。郡公玄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世子紫，侯世子青，鄉、亭、關内侯墨綬，皆二采。郡國太守、内史青，尚書令、僕、中書監、令、秘書監皆黑，丞皆黄，諸府丞亦黄。皇后與乘輿同赤，貴嬪、夫人、貴人紫，王太妃、長公主、封君亦紫綬，六宫青綬，青白紅，郡公、侯夫人青綬。

綬帶，天子是用黄色和紅色，裝飾黄、紅、淡青、緑、天青五色。太子是朱色綬帶，各王是淺朱色綬帶，都是裝飾紅、黄、淡青、天青四色。妃也相同。相國是黑黄近緑色綬帶，裝飾緑、紫、天青三色。郡公是黑、朱色，侯和伯是青、朱色，子和男是白、朱色，都是裝飾三色。公的嫡子是紫色，侯的嫡子是青色，鄉、亭、關内侯是墨色綬帶，都裝飾二色。郡國太守、内史是青色，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秘書監，都是黑色，丞都是黄色，各府丞也是黄色。皇后和皇帝共用紅色，貴嬪、夫人、貴人是紫色，王太妃、長公主、封君也是紫色綬帶，六宫是青色綬帶，用青白紅色裝飾，郡公、侯的夫人是青色綬帶。

乘輿傳國璽，秦璽也。晋中原亂没胡，江左初無之，北方人呼晋家爲“白板天子”。冉閔敗，璽還南。别有行信等六璽，皆金爲之，亦秦、漢之制也。皇后金璽，太子諸王金璽，皆龜鈕。公侯五等金章，公世子金印，侯銀印，貴嬪、夫人金章，公主、王太妃、封君金印，六宫以下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其公、將軍金章，光禄大夫、卿、尹、太子傅、諸領護將軍、中郎將、校尉、郡國太守内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中書監、令、秘書監丞、太子二率、諸府長史、卿、尹、丞、尉、中丞、都水使者、諸州刺史，皆銅印。

皇帝沿用的國璽是秦朝的國璽。晋時中原戰亂淪落胡人之手，東晋起初没有國璽，北方人稱東晋皇室爲“白板天子”。冉閔戰敗，國璽回到江南。另外還有行信等六枚璽，都是用金製成的，也是秦、漢的製品。皇后的金璽，太子和各王的金璽，都是龜形鈕。公侯等五級爵位用金章，公的嫡子用金印，侯的嫡子用銀印，貴嬪、夫人用金章，公主、王太妃、封君用金印，六宫以下公侯太夫人、夫人用銀印。公、將軍用金章，光禄大夫、卿、尹、太子傅、諸領護將軍、中郎將、校尉、郡國太守内史、四品五品將軍，都是用銀章，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秘書監丞、太子二率、諸府長史、卿、尹、丞、尉、中丞、都水使者、各州刺史，都是用銅印。

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筆。王公五等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乃簪。

三臺五省的二品文官，都用白筆簪髮。王公、五等爵以及武官不簪髮，加内侍官纔簪髮。

百官執手板，尚書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漢末仲長統謂百司皆宜執之。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

百官持手板，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上又有白筆，用紫皮裹着，名叫“笏”。漢末仲長統認爲百官都應當持着它。他們肩上的紫色夾層袋，名叫“契囊”，世人稱爲“紫荷”。

佩玉，自乘輿以下，與晋、宋制同。建元四年，制王公侯卿尹珠水精，其餘用牙蚌。太官宰人服離支

佩玉，自皇帝以下，與晋、宋的制度相同。建元四年，確定王、公、侯、卿、尹佩戴珍珠、水晶，其餘的人用象牙、蚌殼。太官、宰人穿離

衣，後定。

贊曰：文物煌煌，儀品穆穆。分別禮數，莫過輿服。

"漆畫牽車"注"戊棟梁"，一本"戊"作"戈"。"輿車"注"成校棟梁"，一本"成校"作"戈杖"。"衣書車"注"刺代棟梁"，"平乘車"注"刺代棟梁"，并疑。

支衣，是後來定的。

贊曰：禮樂制度齊備，禮儀品級整肅。區分禮數，没有超過輿服制度的。

"漆畫牽車"注釋是"戊棟梁"，有一個版本"戊"寫作"戈"。"輿車"的注釋"成校棟梁"，有一個版本"成校"寫作"戈杖"。"衣書車"的注釋是"刺代棟梁"，"平乘車"的注釋是"刺代棟梁"，都可疑。

南齊書卷十八

志第十

祥瑞

天符瑞命，遐哉邈矣。靈篇秘圖，固以蘊金匱而充石室，炳《契》《决》，陳《緯》《候》者，方策未書。啓覺天人之期，扶獎帝王之運，三五聖業，神明大寶，二謀協贊，罔不由兹。夫流火赤雀，實紀周祚，雕雲素靈，發祥漢氏，光武中興，皇符爲盛，魏膺當塗之讖，晋有石瑞之文，史筆所詳，亦唯舊矣。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門郎蘇偘撰《聖皇瑞應記》，永明中庾温撰《瑞應圖》，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録去取，以爲志云。

上天的祥瑞符命，遥遠渺茫。“河圖”“洛書”之類神秘圖籍，固然深藏於金櫃石室，而《契》、《决》、《緯》、《候》的明確解釋，典籍中没有記載。開悟天人的氣數，扶助獎掖帝王的運命，天運輔助聖業，神明授予帝位，天神協同謀劃，無不是由此。烈火流布，白魚化作火鳥，的確開啓了周的帝業，五彩祥雲素白明月，是漢代發迹的徵兆，光武帝中興，上天降下盛大符瑞，魏應驗了“當塗”的讖語，晋有石頭上的吉兆文字，這些史書詳細記載的故事，也已陳舊了。齊代承受天命，事情廣泛記載於前代典籍。黄門郎蘇偘撰寫《聖皇瑞應記》，永明年間庾温撰寫《瑞應圖》，其餘的衆多圖籍，史書中有所記載。現在詳細記録取捨，作爲祥瑞志。

《老子河洛讖》曰：“年曆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麟舉。”宋水德王，義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年，景平一年，元嘉三十年，孝建三年，大明八年，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豫一年，元徽四年，昇明三年，凡七十七年，故曰七七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關尹云：“龍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

《老子河洛讖》説：“年曆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麟舉。”宋屬水德爲王，義熙年號共十四年，元熙是二年，永初是三年，景平是一年，元嘉是三十年，孝建是三年，大明是八年，永光是一年，泰始是七年，泰豫是一年，元徽是四年，昇明是三年，共七十七年，所以説是七七。《周易》説：“雲從龍，風從虎。”關尹説：“龍是不知道自己乘着風和雲上天的。”

讖又曰：“肅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法治吴出南京。”上即姓諱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讖語又説：“肅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法治吴出南京。”以上就是姓諱。南京，是南徐州的治所京口。

讖又曰：“墇堨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墇堨河梁，爲路也，

讖語又説：“墇堨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墇堨河梁，是路，路就是道。淵塞，好

路即道也。淵塞者，譬路成也。即太祖諱也。消水災，言除宋氏患難也。

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崗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星，吴分也。草屋，蕭字也。又簫管之器，像鳳鳥翼也。

讖又曰："蕭爲二士，天下大樂。"二士，主字也。

讖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肅也。

《尚書中候·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蘇偘云："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簫管也。"

史臣曰：案晋光禄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爲曹字，謂魏氏也。王隱《晋書》云："卯金音于，亦爲魏也。"《候》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偘言爲何推據。

《孝經鉤命决》曰："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群也，理物爲雄，優劣相次以期興，將，太祖小諱也。征西將軍蕭思話見之曰："此我家諱也。"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昏亂天神怒，災異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吴，餘悉稚小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孝武於九江興，晋安王子勛雖不終，亦稱大號，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吴，謂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吴也。一國二主，謂太祖符運潛興，爲宋氏驅除寇難。

歌又曰："三禾摻摻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刈，翦也。《詩》云："實始翦商。"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

比是路成。就是太祖的名諱。消水災，說的是消除宋代的災難。

讖語又說："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崗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顆星，是對應吴的分野。草屋是"蕭"字。另外簫管樂器，像是鳳鳥的翅膀。

讖語又說："蕭爲二士，天下大樂。"二士，是"主"字。

讖語又說："天子何在草中宿。"宿，就是肅。

《尚書中候·儀明篇》說："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於。"蘇偘說："蕭，就是角姓。另外樂器中有簫管。"

史臣曰：據晋光禄大夫何禎解釋，"音之於"是"曹"字，是說魏代。王隱《晋書》說："卯金音於，也是魏。"《尚書中候》的文章語句，本來没有解釋，何、王二家所說，就已經是前人的解釋，不清楚蘇偘的說法是如何推論的。

《孝經鉤命决》說："誰者起，視名將。"君就是群，作爲人傑治理萬物，排列優劣期望國運興盛，將是太祖的小名諱。征西將軍蕭思話見到這條讖語說："這是我家的忌諱。"

王子年歌唱說："金刀治理天下後世就會痛苦，帝王昏亂天神發怒，災異屢次出現警告君主，三分之二的地區反叛，國土喪失，三王在九江一個在吴發迹，其餘都幼小很早就成爲孤兒，一國二主是上天所驅使。"金刀就是劉。三分之二反叛，是宋明帝時代。三王九江，是指孝武帝在九江興起，晋安王子勛雖然没有成功，但也稱帝號，後來世祖又在九江奠定了霸業基礎，這就是三王。一在吴，是說齊皇室故鄉，治所寄居在江南吴地。一國二主，是說太祖承受天命的運數暗中興起，替宋皇室驅除賊寇災難。

歌詞又說："三禾摻摻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刈，剪除。《詩經》說："實際開始剪滅商。"

歌詞又說："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

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道；熟，成：又諱也。太祖體有龍鱗，斑駁成文，始謂是黑壓，治之甚至而文愈明。伏羲亦鱗身也。

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就是道；熟，就是成：合起來又是太祖的名諱。太祖身上有龍鱗，斑駁組成花紋，起初認爲是黑壓，治療之後花紋竟然更加清晰。伏羲也是身上長鱗。

《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蕭字也。《易》云：“聖人作之。”《記》又云：“草門可憐乃當悴，建號不成易運沸。”《詩》云不時，時也。不成，成也。建號，建元號也。易運，革命也。

《金雄記》説：“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説：“當復有作，肅入草。”是預示“蕭”字。《易經》説：“聖人創作的。”《金雄記》又説：“草門可憐乃當悴，建號不成易運沸。”《詩經》説不時，就是時。不成，就是成。建號，是建立紀元年號。易運，是實施變革而應天命。

讖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歲，河雒出聖人，受命於己未，至丙子爲十八周，旅布六郡東南隅，四國安定可久留。”案周滅殷後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晋百五十年，宋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

讖語説：“周文王受天命，一千五百年後，黄河、雒水出聖人，在己未年受天命，到丙子年爲十八個周期，遍布東南角六郡，四方的安定可以長久維持。”據周滅掉殷商之後存在了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晋一百五十年，宋六十年，到建元元年，是一千五百零九年。

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崗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工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於墓左右校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太祖後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父老咸志之云。

武進縣彭山，舊的墳塋在此。該山峰巒連綿數百里，山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來。宋明帝認爲不祥，派相墓工匠高靈文占驗察看，高靈文早就和世祖友好，回來，故意撒謊回答明帝説：“不過能出個諸侯。”退朝對世祖説：“此地貴不可言。”明帝還不放心，派人到墓地附近圍獵，把五六尺長的大鐵釘釘在墓的四角，作爲鎮制。太祖後來改立作儀仗柱，柱子忽然發出龍鳴聲，響震山谷，父老都記得。

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齊者，黄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蕭字某甲，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會稽剡縣刻石山，山名是歷代傳下的，不知道刻的文字在哪裏。昇明末年，縣裏的百姓兒襲祖打獵，忽然看到石頭上有三處文字，青苔生在上面，字無法辨認。鏟去青苔，大石頭上的文字是：“這個齊，是黄公的化氣。”立着的石頭上的文字是：“黄天星，姓蕭字某甲，得到傑出的統帥，天下太平。”小石頭上的文字是：“刻石的人是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立。”

益州齊后山，父老相傳，其名亦不知所起。昇明三年，有沙門玄暢於山丘立精舍，其日，太祖受禪日

益州齊后山，父老歷代相傳這樣叫，它的名字也不知道是怎樣起的。昇明三年，有位僧人玄暢在山坡上建起精舍，這天，是太祖接受禪讓

也。

嵩高山，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尹午於山東南澗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璽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又曰："皇帝興運。"午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表獻之。

史臣案：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董卓而銅人毁，有卓而世亂，世亂而卓亡，如有似也。晉末嵩高山出玉璧三十二，宋氏以爲受命之祥。今此山出璽，而水德云謝，終始之徵，亦有類也。

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黄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

太祖年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蘇侃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

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謂太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清河崔靈運爲上府參軍，夢天帝謂己曰："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宋泰始中，童謡云"東城出天子"，故明帝殺建安王休仁。蘇侃云："後從帝自東城即位，論者謂應之，乃是武進縣上所居東城里也。"熊襄云："上舊鄉有大道，相傳云秦始皇所經，呼爲'天子路'，後遂爲帝鄉焉。"案從帝實當援立，猶如晉之懷、愍，亦有徵符。齊運既無巡幸，路名或是秦舊，疑不能詳。

的日子。

嵩高山，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尹午在山東南的山澗看到天上降下石頭，落到地上裂開，裏邊有璽印，三寸見方。上面的文字是："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又説："皇帝興運。"尹午捧着璽印拜見雍州刺史蕭赤斧，蕭赤斧上表進獻。

史臣案：從前有巨人出現在臨洮，銅人鑄成；臨洮生出董卓，銅人銷毁。有了董卓世間就要混亂，世間混亂董卓就要滅亡，如同是近似。晉末嵩高山出現三十二塊玉璧，宋帝認爲是受天命的吉兆。如今此山又出現璽印，水德的王朝要凋謝，王朝更替的徵兆，也是類似的。

元徽四年，太祖隨從宋帝南郊祭天，觀望雲氣的陳安寶看到太祖身上有黄紫色雲氣連到天上，陳安寶對親近的王洪範説："我從小以來未曾見到軍隊上空有這樣的雲氣。"

太祖十七歲那年，夢見乘坐青龍西行追趕太陽，太陽將要落山纔停止，睡醒後害怕，家裏人問占卜的，説是"最尊貴的徵兆"。蘇侃説："青，木對應的顔色。日落，是宋朝運數完了。"

泰始七年，宋明帝派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到淮陰監護元旦朝會。孫奉伯與太祖一起睡，夢見太祖乘龍上天，他在下抓龍脚没有抓到。醒後對太祖説："兄將來會庇護廣大百姓，弟是看不到了。"孫奉伯死在宋代。

清河崔靈運任上府參軍，夢見天帝對自己説："蕭道成是我的第十九個兒子，我去年已經授給他天子之位。"自三皇五帝到齊受天命的國君，總共是十九人。

宋泰始年間，童謡説"東城出天子"，所以宋明帝殺死了建安王休仁。蘇侃説："後來順帝自東城即位，議論者認爲應了童謡，實際童謡説的東城是指武進縣皇上所住的東城里。"熊襄説："皇上的故鄉有條大道，相傳是秦始皇所經過的，稱作'天子路'，後來就成爲帝王之鄉。"順帝其實應當立爲天子，好比晉代的懷帝、愍帝，也有徵兆符瑞。齊的運數既然還没有輪到，路名或許是秦時的舊名，懷疑不能解釋清楚。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温云：“雀，爵位也。”又夢鳳皇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温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字爲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謂著屐爲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爲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温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世祖十三歲那年，夢見全身生出毛，毛髮生到脚。又夢見別人指着他所踏的土地說“周文王的田地”。又夢見在空中飛翔。又夢見穿着孔雀羽衣。庾温說：“雀，是指爵位。”又夢見鳳凰從天上飛下落在青溪舊宅的齋前，兩個翅膀相距十多丈，羽翼下有紫色雲氣。等到在襄陽時，夢見穿着桑木屐在太極殿的臺階上行走。庾温說：“木屐，在運數上是對應木。”臣下考定桑字是四十二點，世祖年紀過四十二歲就會登帝位，認爲穿木屐是行木德。木屐有兩個齒叩地發出聲音，這是表明兩個木齒走到四十二歲就會夢想成真。等到在郢州，世祖夢見有人從天上飛下，頭上插着筆來畫他上衣的兩邊，没有說話就離去。庾温解釋說：“畫的内容是山龍華蟲。”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無火，婢吹灰而火自燃。

世祖是宋代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日晚上出生的，没有火，奴婢吹灰燼，火自己就燒着了。

世祖於南康郡内作伎，有弦無管，於是空中有篪聲，調節相應。

世祖在南康郡内做樂工，有絲弦没有吹管，這時空中有篪的聲音，應合曲調音節。

世祖爲廣興相，嶺下積旱水涸不通船，上部伍至，水忽暴長。庾温云：“《易》利涉大川之義也。”

世祖任廣興相，山嶺下持續乾旱，水流乾涸，不能通船，世祖的隊伍來到後，河水忽然暴漲。庾温說：“這是《周易》利於横渡大河的意思。”

世祖頓盆城，城内無水，欲鑿引江流，試掘井，得伏泉九處，皆涌出。

世祖駐守盆城，城内没有水，要鑿溝引長江的水流，試着掘井，掘出九處地下泉水，都涌出水來。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涌井二所，廟祝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有聲錚錚，又掘得泉，沸涌若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黄。”謹案《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静，則仙人主之”。《孔氏世録》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建元元年四月，主管部門上奏：“延陵令戴景度說他管轄的季子廟，過去有兩處涌水的井，廟中管香火的人都說舊井北忽然聽到有金石聲，立刻挖掘，挖到三尺深，發現一個噴泉。舊井東側忽然有錚錚聲，又掘到了泉，泉水像浪一樣翻騰。泉中發現一根銀木簡，長一尺，寬二寸，陽文是‘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木簡顔色極白而字呈黄色。”根據《瑞應圖》，“涌起水浪的井不用挖掘自會形成，帝王追求清静，就要由仙人主事”。《孔氏世録》說：“精通帝王之道，寫明爲政技巧，應當在張陵。”宋均注釋說：“張陵輔佐封禪。又說張陵是仙人。”

元徽三年，太祖在青溪宅，齋前

元徽三年，太祖住在青溪家宅，屋前的水池

池中忽揚波起浪，涌水如山，有金石響，須臾有青龍從池中出，左右皆見之。

昇明元年，青龍見齊郡。

建元四年，青龍見從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黄龍見曲江縣黄池中，一宿二日。

中興二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玄黄五色如龍，長十餘丈，從西北升天。

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鸞共色。《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十一年，白象九頭見武昌。

史臣曰：《記》云，升中于天，麟鳳至而龜龍格。則鳳皇巢乎阿閣，麒麟在乎郊藪，豈非馴之在庭，擾以成畜，其爲瑞也如此。今觀魏、晋已來，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絶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爲祥也。

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新昌村，嘉名也。《瑞應圖》云："王者不暴白虎仁。"

建元四年三月，白虎見安蠻虔化縣。

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

昇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師子頭，虎身，龍脚。《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昇明三年，太祖爲齊王，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

中忽然揚起波浪，涌起的水像山一樣，發出金石聲響，不一會兒有條青龍從水池中衝出，身邊的人都看到了。

昇明元年，青龍出現在齊郡。

建元四年，青龍出現在從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黄龍出現在曲江縣的黄池中，一宿二天。

中興二年，山上四周雲氣繚繞，不久有黑黄五色雲氣像龍一樣，長十多丈，從西北方升天。

宋泰始末年，武進縣的舊墳地有怪獸出現，一個角，羊頭，龍翅膀，馬脚，父老鄉親都看到了，没有人認識。

永明十年，鄱陽郡進獻一角獸，麒麟頭，鹿身，龍和鸞共有的顔色。《瑞應圖》説："天子會聚萬種福祐，一角獸就會出現。"

永明十一年，九頭白象出現在武昌。

史臣曰：《記》説，升到天空，麒麟、鳳凰、龜、龍來到。那麽鳳凰在阿閣築巢，麒麟在郊外草澤生存，豈不是在庭園馴養，改造成家畜，它們作爲祥瑞就是如此。現在看魏、晋以來，世間號稱靈物的東西不少，可是動亂多太平少，史書的記載没有中斷過。所以知道鳳凰在沼澤出現，遠不是前代故事，出現而不飛來，無法分辨是否是祥瑞。

昇明三年三月，白虎出現在歷陽龍亢縣新昌村。新昌村是吉祥的名字。《瑞應圖》説："帝王施仁白虎亦仁。"

建元四年三月，白虎出現在安蠻虔化縣。

中興二年二月，白虎出現在東平壽張安樂村。

昇明二年，騶虞出現在安東縣五界山，獅子頭，虎身，龍脚。《詩傳》説："騶虞是義獸，白虎黑紋，不吃生物，至德之世就會出現。"

昇明三年，太祖做齊王，白毛龜出現在東府城的水池中。

建元二年，休安陵獲玄龜一頭。

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青毛神龜一頭。

七年六月，彭城郡田中獲青毛龜一頭。

八月，延陵縣前澤畔獲毫龜一枚。

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巽》《兑》卦。

中興二年正月，邏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龜一頭。

昇明三年，世祖遣人詣宫亭湖廟還福，船泊渚，有白魚雙躍入船。

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表獻金色魚一頭。

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

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

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

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獲白雀一頭。

三年七月，安成王暠第獲白雀一頭。

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

四年七月，白雀見臨汝縣。

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

八年，天門臨澧縣獲白雀一頭。

九年七月，吴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

八月，豫州獲白雀一頭。

十年五月，齊郡獲白雀一頭。

建元元年五月，白烏見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烏巢南安

建元二年，休安陵捕獲一頭玄龜。

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進獻一頭青毛神龜。

永明七年六月，彭城郡田地中捕獲一頭青毛龜。

八月，延陵縣前的水澤邊捕獲一隻毫龜。

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捕獲一頭六目龜，腹下有“萬歡”字樣，并且有卦兆。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地中捕獲一頭四目龜，下面有“萬齊”字樣。

九年五月，長山縣捕獲一頭神龜，腹下有《巽》、《兑》卦。

中興二年正月，邏將潘道蓋在山石洞穴中捕獲一頭毛龜。

昇明三年，世祖派人到宫亭湖廟報答福祐，船停泊在水邊，有白魚雙雙躍入船中。

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上表進獻一頭金色魚。

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捕獲一隻白雀。

九月，秣陵縣捕獲一隻白雀。

二年四月，白雀聚集在郢州府賓館。

五月，白雀出現在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捕獲一隻白雀。

三年七月，安成王蕭暠的府第捕獲一隻白雀。

九月，南郡江陵縣捕獲一隻白雀。

四年七月，白雀出現在臨汝縣。

七年六月，鹽官縣捕獲一隻白雀。

八年，天門臨澧縣捕獲一隻白雀。

九年七月，吴郡錢塘縣捕獲一隻白雀。

八月，豫州捕獲一隻白雀。

十年五月，齊郡捕獲一隻白雀。

建元元年五月，白烏出現在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烏在南安中陶縣庭院

中陶縣庭。

八年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頭。

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頭。

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

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永明四年，丹楊縣獲白兔一頭。

昇明元年六月，慶雲見益都。

建元元年，世祖拜皇太子日，有慶雲在日邊。

三年，華林園醴泉堂東忽有瑞雲，周圓十許丈，高下與景雲樓平，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久，行轉南行，過長船入華池。

昇明二年，宣城臨成縣於藉山獲紫芝一枝。

永明八年五月，陽城縣獲紫芝一株。

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獲紫芝一莖。

昇明二年四月，昌國縣徐萬年門下棠樹連理。

九月，豫州萬歲澗廣數丈，有樹連理，隔澗騰枝相通，越壑跨水爲一幹。

建元二年九月，有司奏上虞縣楓樹連理，兩根相去九尺，雙株均聳，去地九尺，合成一幹。

故鄣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爲樹，泯如一木。

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梘木，合爲連理。

淮陰縣建業寺梨樹連理。

建康縣梨樹耀櫰一本作耀攘五圍，連理六枝。

築巢。

八年四月，陽羨縣捕獲一隻白烏。

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捕獲一隻白烏。

建元二年，江陵縣捕獲一隻白鼠。

永明六年，白鼠出現在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捕獲一隻白鼠。

永明四年，丹楊縣捕獲一隻白兔。

昇明元年六月，益都出現五色雲。

建元元年，世祖拜爲皇太子那天，有五色雲出現在太陽旁邊。

三年，華林園醴泉堂東邊忽然有一朵祥雲，圓周長十多丈，高低與景雲樓齊平，五彩繽紛，光照山巒，徘徊很久，轉往南邊飛去，飛過長船進入華池。

昇明二年，宣城臨成縣在藉山采到一枝紫芝。

永明八年五月，陽城縣采到一株紫芝。

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采到一株紫芝。

昇明二年四月，昌國縣徐萬年家門口有兩棵棠樹枝杈相連。

九月，豫州萬歲澗寬數丈，有樹枝杈相連，樹枝隔着山澗凌空相通，跨越溝壑水流成爲一個主幹。

建元二年九月，主管部門報告上虞縣有楓樹枝杈相連，兩棵樹的根相距九尺，兩樹都高聳，離地面九尺高，合成一個樹幹。

故鄣縣有楓樹枝杈相連，兩棵樹相距七尺，粗八圍，離地面一丈高，仍相合成樹，宛如一棵。

山陽縣境内若邪村有一棵梘樹，與另一棵樹枝杈連合到一起。

淮陰縣建業寺有梨樹枝杈相連。

建康縣有梨樹、耀櫰一本作耀攘粗五圍，六個枝杈連在一起。

永明元年五月，木連理生安成新喻縣。又生南梁陳縣。

閏月，璿明殿外閣南槐樹連理。

八月，鹽官縣内樂村木連理。

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槿樹連理。

七月，新冶縣槐栗二木合生異根連理，去地數尺，中央小開，上復爲一。

三年正月，安城縣楡樹二株連理。

二月，安陽縣梓樹連理。

九月，句陽縣之穀山槿樹連理，異根雙挺，共杪爲一。

十二月，永寧左郡楠木連理。

四年二月，秣陵縣喬天明園中李樹連理生，高三尺五寸，兩枝别生，復高三尺，合爲一幹。

五年正月，秣陵縣華僧秀園中四樹連理。

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賴鄉齊平里三成邏門外路東太常蕭惠基園楥樹二株連理，其高相去二尺，南大北小，小者傾柯南附，合爲一樹，枝葉繁茂，圓密如蓋。

七年，江寧縣李樹二株連理，兩根相去一丈五尺。

八年，巴陵郡樹連理四株。

三月，武陵白沙戍梖木連理，相去五尺，俱高三尺，東西二枝，合而通柯。

十二月，柴桑縣陶委天家樹連理。

永明五年，山陰縣孔廣家園檉樹十二層。會稽太守隨王子隆獻之，種芳林園鳳光殿西。

九年，秣陵縣鬬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爲薪，剖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永明元年五月，枝杈相連的樹生長在安成新喻縣。另外還生長在南梁陳縣。

閏月，璿明殿外閣南的槐樹枝杈相連。

八月，鹽官縣内樂村有樹枝杈相連。

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的槿樹枝杈相連。

七月，新冶縣有兩棵槐樹、栗樹長在一起，根分開但枝杈相連，離地面幾尺高，中部一小段分開，上部又合而爲一。

三年正月，安城縣兩棵楡樹枝杈相連。

二月，安陽縣有梓樹枝杈相連。

九月，句陽縣的穀山有槿樹枝杈相連，根部分離雙雙挺立，樹梢合而爲一。

十二月，永寧左郡有楠樹枝杈相連。

四年二月，秣陵縣喬天明家園中的李樹枝杈長到一起，高三尺五寸，有兩枝另外長出，又高三尺，合成一個主幹。

五年正月，秣陵縣華僧秀家園中有四棵樹枝杈相連。

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賴鄉齊平里三成邏門外路東太常蕭惠基園中的楥樹兩棵枝杈連在一起，樹高相差二尺，南大北小，小的一棵樹枝向南傾附，合成一棵樹，枝葉繁茂，樹形圓密猶如傘蓋。

七年，江寧縣有兩株李樹枝杈相連，兩個樹根相距一丈五尺。

八年，巴陵郡有四棵樹枝杈相連。

三月，武陵白沙戍有兩棵梖樹枝杈相連，兩樹相距五尺，都是三尺高，東西兩枝，連在一起。

十二月，柴桑縣陶委天家的樹枝杈相連。

永明五年，山陰縣孔廣家園中的檉樹十二層枝杈。會稽太守隨王蕭子隆把它進獻朝廷，種在芳林園鳳光殿西邊。

九年，秣陵縣鬬場里安明寺有棵古樹，衆位僧人改建房屋，將古樹砍伐作爲木柴，劈開樹木，裏面有天然的“法大德”三個字。

始興郡本無欓樹，調味有闕。世祖在郡，堂屋後忽生一株。

昇明二年十月，甘露降建康縣。

十一月，甘露降長山縣。

十二月，甘露降彭山松樹，至九日止。

建元元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樹。有司奏甘露降新汲縣王安世園樹。

永明二年四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年二月，甘露降臨湘縣李樹。

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月，甘露降睢陽縣桃樹。

五年四月，甘露降荆州府中閤外桐樹。

六年，甘露降芳林園故山堂桐樹。

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氣芳，其味甘，耀日舞風，至晡乃止。爾後頻降鍾山松樹，四十餘日乃止。

十月，甘露降泰安陵樹。

中興二年三月，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

元徽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國白鹿山，其味甚甘。

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五穗。

八月，新蔡縣獲嘉禾，二莖九穗，一莖七穗。

十一月，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九穗。

二年八月，梁郡睢陽縣界野田中獲嘉禾，一莖二十三穗。

始興郡本來沒有欓樹，缺少這一調味品。世祖在該郡的時候，堂屋後面忽然長出一棵欓樹。

昇明二年十月，建康縣降了甘美的雨露。

十一月，長山縣降了甘美的雨露。

十二月，甘美的雨露降在彭山的松樹上，一直下到九日。

建元元年九月，甘美的雨露降在淮南郡的兩棵桃樹和石榴樹上。主管部門報告甘美的雨露降在新汲縣王安世家園中的樹上。

永明二年四月，甘美的雨露降在南郡的桐樹上。

四年二月，甘美的雨露降在臨湘縣的李樹上。

三月，甘美的雨露降在南郡的桐樹上。

四月，甘美的雨露降在睢陽縣的桃樹上。

五年四月，甘美的雨露降在荆州府中閤外的桐樹上。

六年，甘美的雨露降在芳林園故山堂的桐樹上。

九年八月，甘美的雨露降在上定林寺佛堂前的庭院中，天空好像下雨，遍地似雪，雨露的氣味芬芳，味道甘美，在日光中閃耀，在風中起舞，到傍晚纔停止。此後頻頻降在鍾山的松樹上，四十多天纔停止。

十月，甘美的雨露降在泰安陵的樹上。

中興二年三月，甘美的雨露降在茅山，瀰漫數里。

元徽四年三月，昌國白鹿山流出甘美的泉水，水的味道很甜。

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縣收穫到嘉禾，一根莖五個穗。

八月，新蔡縣收穫嘉禾，二根莖九個穗，一根莖七個穗。

十一月，固始縣收穫嘉禾，一根莖九個穗。

二年八月，梁郡睢陽縣境內田野中收穫到嘉禾，一根莖二十三個穗。

五年九月，莒縣獲嘉禾一株。

十年六月，海陵齊昌縣獲嘉禾，一莖六穗。

十一年九月，睢陽縣田中獲嘉禾一株。

五年九月，莒縣收穫到一株嘉禾。

十年六月，海陵齊昌縣收穫到嘉禾，一根莖六個穗。

十一年九月，睢陽縣田地中收穫到一株嘉禾。

昇明二年九月，建寧縣建昌村民采藥於萬歲山，忽聞澗中有異響，得銅鍾一枚，長二尺一寸，邊有古字。

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岩閒，常留雲氣，有聲響澈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數里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鍾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蜑人以爲神物奉祠之。

永明四年四月，東昌縣山自比歲以來，恒發異響，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岩褫落，縣民方元泰往視，於岩下得古鍾一枚。

五年三月，豫寧縣長崗山獲神鍾一枚。

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田所墾地入尺四寸，獲古鍾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圍四尺七寸，縣柄長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於陶所瓦閒見有白光，窺尋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宣瓦作屋，又於屋閒見光照内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

曲阿縣民黄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采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昇明二年九月，建寧縣建昌村百姓在萬歲山采藥，忽然聽到山澗中有異樣的聲響，發現一口銅鐘，長二尺一寸，邊上有古文字。

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蜑族人田健所居住的山岩間，經常有雲氣留駐，發出清澈的聲響好似龍吟，尋找了幾年，没有發現什麽。去年四月二十七日，山間幾里地外晚上忽然發出兩處光亮，等到天明前往，找到一口古鐘，另外有一件器物名叫淳于，蜑族人當作神物供奉。

永明四年四月，東昌縣的山連續幾年以來，經常發出異樣聲響，去年二月十五日，有一處山岩脱落，縣裏百姓方元泰前往觀看，在岩下發現一口古鐘。

五年三月，豫寧縣長崗山發現一口神鐘。

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開墾田地，挖入一尺四寸，發現一口古鐘，形狀是高三尺八寸，鐘圍四尺七寸，懸挂的鐘柄長一尺二寸，合起來高五尺，四面各有九孔。另外在製陶處的瓦縫裏發現有白光，窺視尋找没有發現東西，此後每天夜裏就重復出現白光，這樣經過了十天，村民張慶宣用瓦蓋屋，又在屋縫裏發現光照内外，張慶宣認爲可疑，把這事告訴了孔休先，二人就一起揭開瓦來看，發現一方玉印，玉璧方形八分大小，上邊有鼻，上面的文字是“帝真”。

曲阿縣百姓黄慶住宅左邊有個園子，園子的東南部寬廣四丈，每次種上菜，就鮮美異常，雖然采拔，但隨後又再長出。夜裏常有白光，皎潔素白與天相連，形狀好似懸挂的絹。黄慶私下懷疑不是常物，請巫師占卜。道士傅德占卜後讓掘地，深入三尺，發現一方玉印，上面的文字是“長承萬福”。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在石頭北厢

於石頭北厢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

十一月，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仰視之，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閒。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鈕，文曰“坤維聖帝永昌”。送與虜太后師道人惠度，欲獻虜主。惠度睹其文，竊謂“當今衣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

三年七月，始興郡民龔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懷中出篆書真經一卷，六紙，又表北極一紙，又移付羅漢居士一紙，云從兜率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稱神人授皇帝璽，龜形，長五寸，廣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蕭”字，下“萬世”字。

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

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十一口，永明年曆之數。

昇明三年，左里村人於宫亭湖得靫戟二枚，傍有古字，文遠不可識。

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永明七年，齊興太守劉元寶治郡城，於塹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爲瑞，世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

十年，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大錢一萬二千七百十枚，品製如一。

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采以爲纊。

的將軍公堂看到地上有一道異常的光照到城墻上，到了那裏發現一方玉印，七分見方，上面的文字是“明玄君”。

十一月，敵國百姓齊祥回去進入靈丘關，聽到有很大的響動，仰頭一看，看到山側有雲一樣的紫氣，許多鳥盤旋其間。齊祥前往紫氣所在的地方，發現一枚一寸四分見方的印，獸形印鈕，上面的文字是“坤維聖帝永昌”。送給胡虜太后的老師道人惠度，想獻給胡虜國君。惠度看到上面的文字，私下認爲“當今的正統，在於齊國”。於是讓道人惠藏帶着送往齊國京城，通過羽林監崔士亮獻給朝廷。

三年七月，始興郡百姓龔玄宣説，去年二月，忽然有一個道人前來討飯，從懷裏掏出一卷篆寫的真經，六張紙，又有表奏北極大帝的一張紙，又有轉交羅漢居士的一張紙，説是從兜率天宫下來的，讓送給天子，説完就不知道人哪裏去了。今年正月，龔玄宣又聲稱神人傳授皇帝璽印，龜的形狀，長五寸，寬二寸，厚二寸五分，上部有“天地”字樣，中間是“蕭”字，下部是“萬世”字樣。

十年，蘭陵百姓齊伯生在六合山發現一方金印，上面的文字是“年予主”。

世祖治理盆城，得到十一口五尺刀，正好是永明年號歷經的年數。

昇明三年，左里村的人在宫亭湖發現二隻靫戟，旁邊有古文字，字太古老無法辨識。

泰始年間，世祖在青溪家宅發現一枚錢幣，有雙節北斗七星花紋，另外有帶劍的人形。等到治理盆城，又得到一枚大錢，上面的文字是“太平百歲”。

永明七年，齊興郡太守劉元寶治理郡城，在護城河中發現了百萬錢幣，形狀極大，把它們獻給了朝廷作爲祥瑞，世祖賞賜朝中大臣以下各有不等。

十年，齊安郡百姓王攝掘地發現了一萬二千七百一十枚四文的大錢，品制完全相同。

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的水色忽然澄清，生出絲綿，百姓采來用作綿絮。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并有蠶絲綿被枝莖。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的一株桑樹，并有蠶絲綿披在枝莖上。

史臣案：漢光武時有野蠶成繭，百姓得以成衣服。今則浮波幕樹，其亦此之類乎？

史臣案：漢光武帝時有野蠶變成繭，百姓得到用來做成衣服。現在則是水上生綿，樹上披蠶絲，它們也屬於此類吧？

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

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捕獲一隻白鳩。

二年，彭澤縣獲白雉一頭。

二年，彭澤縣捕獲一隻白雉。

七年，欝林獲白雉一頭。

七年，欝林捕獲一隻白雉。

十年，青州洍液戍獲白雉一頭。

十年，青州洍液戍捕獲一隻白雉。

五年，望蔡縣獲白鹿一頭。

五年，望蔡縣捕獲一頭白鹿。

九年，臨湘獲白鹿一頭。

九年，臨湘捕獲一頭白鹿。

六年，蒲濤縣亮野村獲白獐一頭。

六年，蒲濤縣亮野村捕獲一頭白獐。

七年，荆州獲白獐一頭。

七年，荆州捕獲一頭白獐。

八年，餘干縣獲白獐一頭。

八年，餘干縣捕獲一頭白獐。

九年，義陽安昌縣獲白獐一頭。

九年，義陽安昌縣捕獲一頭白獐。

十年，司州清激戍獲白獐一頭。

十年，司州清激戍捕獲一頭白獐。

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獐一頭。

十一年，廣陵海陵縣捕獲一頭白獐。

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刹下。

七年，越州進獻白珠，呈天然的佛沉思狀，長三寸。皇上起造禪靈寺，放置在佛塔下面。

七年，吴郡太守江斅於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以獻。

七年，吴郡太守江斅在錢塘縣得到一枚蒼色玉璧進獻。

七年，主書朱靈讓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淵池試之，刻爲佛像。

七年，主書朱靈讓在浙江得到一塊靈石，十個人纔能舉起，在三尺深的水中就能浮起，世祖親手投到天淵池中試驗，刻成佛像。

二年，從陽丹水縣山下得古鼎一枚。

二年，從陽丹水縣山下發現一隻古鼎。

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網魚，獲銅獸一頭，銘曰“作寶鼎，齊臣萬年子孫承寶”。

三年，越州南高凉俚族人在海中捕魚，獲得一頭銅獸，銘文説“製作寶鼎，齊臣子孫萬年承用寶器”。

贊曰：天降地出，星見先吉。造物百品，詳之載述。

贊曰：上天降下，大地出産，星辰預先顯示吉祥。創造各種物品，詳細記載叙述。

南齊書卷十九

志第十一

五行

《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税，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宫室，飲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奸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

《木傳》説："東方，《易經》地上之木是《觀》卦，所以木對於人代表威儀容貌。木是表示春天氣息的開始，是農業的根本。不要耽誤農時，讓百姓一年服役不超過三天，實行十分之一的税法，没有貪婪之心，那麽木氣就會順。如果國君失去威儀，違背木德行事，一味狩獵，不回宫廷，沉湎於宴飲，不顧禮制，揮霍無度，大量徵發徭役，耽誤農時，行爲奸詐，掠奪百姓財産，那麽木就失去了本性。這樣工匠製作車輪箭矢多數不能成功，所以説木不能隨意彎曲挺直。"

宋泰豫元年，京師祗垣寺皂莢樹枯死。昇明末，忽更生花葉。《京房易傳》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國喪，君子亡。"其占同。宋氏禪位。

宋朝泰豫元年，京城祗垣寺的皂莢樹枯死。昇明末年，忽然又生出花和葉。《京房易傳》説："枯樹冬天復活，不出二年，國家有大的喪事，國君之子死。"與這一占卜相同。宋帝禪讓帝位。

建元元年，朱爵舫華表柱生枝葉。

建元元年，朱爵舫的華表柱長出枝葉。

建元初，李子生毛。

建元初年，李子長毛。

二年，武陵沅頭都尉治有桑樹，方冬生葉。《京房易傳》曰："木冬生花，天下有喪。"其占同。後二年，宫車晏駕。

二年，武陵沅頭都尉治所有棵桑樹冬天長出葉子。《京房易傳》説："樹木冬天開花，天下有喪事。"與這一占卜相同。二年後，皇帝死亡。

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柏柱數百年，忽生花。

四年，巴州城西古樓墻脚的一根數百年的柏柱忽然開花。

永明六年，石子崗柏木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化爲石。時車駕數游幸，應本傳木失其性也。

永明六年，石子崗一塊長二尺四寸寬四寸半的柏木，化爲石頭。當時御駕數次光臨，應驗了本傳所説木失去了本性。

永明中，大舫一舶無故自沈，艚

永明年間，大舫一艘船無故沉没，船中没有

中無水。

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屋梁柱際無故出血。

建武初，始安王遥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陰雨，晝或暫晴，夜時見星月，連雨積霖，至十七日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朔，去三月戊寅起，而其閒暫時晴，從四月一日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回復陰雨，至七月乃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京房占曰："冬雨，天下饑。春雨，有小兵。"時虜寇雍州，餘應本傳。

《傳》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曰攻爲雪耳。"

建元二年閏月己丑，雨雪。

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

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光，因

水。

隆昌元年，廬陵王蕭子卿房屋梁柱頭上無故出血。

建武初年，始安王蕭遥光修廟，截斷東安寺的房屋來修直廟墻，截斷房梁時，水流如淚。

《貌傳》説："失去威儀，怠慢驕縱，稱爲狂，就是不嚴肅。下不敬，上就没有威嚴。天下既不尊敬，又放肆驕縱，放肆就會不順從。不尊敬自己的國君，不順從他的統治，陰氣就會占上風，所以懲罰它經常陰雨。"

永明八年四月，己巳日開始下雨，白天偶爾放晴，夜裏偶爾見到星月，陰雨連綿，一直下到十七日纔停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初一，自三月戊寅以來，其間雖有暫時的放晴，但從四月一日起又是陰雨，白天有時能見到太陽，夜裏偶爾見一下月亮，又回到陰雨狀態，直到七月纔停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雨，直到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纔放晴。京房占卜説："冬天下雨，天下會有饑荒。春天下雨，會有小的戰争。"當時胡虜入侵雍州，其餘的也應驗了本傳的事情。

《傳》説："大雨雪，猶如是雨水正常的預兆，然而也有嚴重的。雨屬陰。大雨雪就是陰氣的大量蓄積。另一種説法是與大水有共同的徵象，稱戰事的預兆是下雪。"

建元二年閏月己丑，下雨雪。

三年十一月，下雨雪，時陰時暗，八十多天，到四年二月纔停止。

《傳》説："雷對於天地是長子，因爲它先於萬物出現，萬物隨着它出入，所以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雷象徵着國君，進去就會除害，出來就會興利。雷的微弱氣息在正月發出，有聲的雷在二月發出，在八月收回，其餘微弱的氣息在九月收回。冬季的三個月雷不會出現，如果是陽關不住陰，那麽雷的出現就會危害萬物。"

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閃，隨後就有雷

雷鳴。

十一月庚戌，電光，有頃雷鳴，久而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聲。

六年十月甲申，夜陰細雨，始聞雷鳴於西北上。

七年正月甲子，夜陰，雷鳴西南坤宫，隆隆一聲而止。

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宫水門，其音隆隆，一聲而止。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仍續十聲而止。

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相續，丁亥止。

十月庚子，電雷起西北。

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聞雷聲隱隱，再聲而止。西南坤宫。

十二月甲申，陰雨，有電光，因聞西南及西北上雷鳴，頻續三聲。

丙申，夜聞西北上雷頻續二聲。

辛亥，雷雨。

《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雹落大如蒜子，須臾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須臾滅。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荐飢。貌氣毁，故有鷄禍。"一曰："水歲鷄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奸宄，民

鳴。

十一月庚戌，電閃，不久雷鳴，很長時間纔停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有雷聲。

六年十月甲申夜，下起細雨，聽到在西北方向有雷鳴。

七年正月甲子夜，天陰，西南坤宫發出雷鳴，隆隆一聲就停止了。

八年正月庚戌，夜間雷聲在坎宫水門方位發出，它的聲音很大，僅一聲。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方有閃電，隨後雷聲隆隆，連續十聲。

十年二月庚戌，夜裏南方有閃電，隨後就聽到雷聲隆隆連續不斷，到丁亥日停止。

十月庚子，雷電從西北發出。

十一月丁丑，西南方有閃電，隨後就聽到隱隱的雷聲，到第二聲就停止了。方位是西南坤宫。

十二月甲申，天陰下雨，有閃電，隨後就聽到西南及西北上空有雷鳴，連續響了三聲。

丙申，夜裏聽到西北上空連續響了二聲雷。

辛亥，雷雨。

《傳》説："下冰雹是君臣關係的象徵。陽氣爲主就形成冰雹，陰氣爲主就形成霰。陽氣爲主陰氣就會威脅它，陰氣旺盛陽氣就會逼近它。冰雹是陰氣逼近陽氣的象徵。霰是陽氣威脅陰氣的徵兆。《春秋》没有記載霰，就好像是没有記載月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初一，下冰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落下的冰雹大如蒜頭，不久就停了。

十一年四月辛亥，冰雹大得像蒜頭，一會兒就没了。

《貌傳》又説："君上失去節制而狂妄，臣下怠慢而不敬，上下都失去應遵守的道德，輕視法律違反制度，不顧君主，因而連年饑荒。外貌之氣毁壞，所以有鷄作禍。"一種説法説："水年鷄死和作怪的比較多，也是這意思。上下互不信

爲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輕剽奇怪之服，故曰時則有服妖。”

永明中，宫内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至建武初，虜大爲寇。

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裙之製，爲破後帽。世祖崩後，諶建廢立，誅滅諸王。

永明末，民閒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之立，勸進之事，倚立可待也。

建武中，帽裙覆頂，東昏時，以爲裙應在下，而今在上，不祥，斷之。群下反上之象也。

永元中，東昏侯自造游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綉，難得詳也。群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黄離嘍”，黄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皇度三橋”，鳳皇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貌傳》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眚，爲惡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延興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爚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既遠，群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内閒骨

任，大臣奸詐，百姓做賊，所以説它極其惡毒。”一種説法説：“百姓受刑的多；有的外貌醜惡，風俗狂妄怠慢，輕易變節，就會穿輕浮奇怪的服裝，所以説當時就會有穿奇裝異服的妖怪。”

永明年間，宫内穿着射獵圖案的錦緞，是騎馬射箭戰争的象徵。到建武初年，胡虜大舉入侵。

永明年間，蕭諶開創博風帽的帽裙在後的風氣，叫破後帽。世祖去世後，蕭諶左右皇帝的廢立，誅殺各王。

永明末年，民間製作倚勸帽。等到海陵王被廢黜，明帝即位，奉勸登帝位的事，頃刻之間就出現了。

建武年間，帽裙蓋在頭頂，東昏侯時期，認爲帽裙應該在下邊，可是現在在上邊，不吉利，禁止。這是下人反叛上司的徵兆。

永元年間，東昏侯自己製作了游玩宴會的服裝，花團錦簇，難以詳加描述。諸位小人又製作了四種帽子，帽子因其外形取名。第一種叫“山鵲歸林”，《詩經》説“《鵲巢》，描述夫人的品德”，東昏侯寵愛嬖妾極其淫亂，所以鳥鵲飛回森林。第二種叫“兔子度坑”，上天的意思是説天下將要有逐兔的事。第三種叫“反縛黄離嘍”，是指黄口小鳥，反縛，應了投降之意。第四種叫“鳳凰度三橋”，鳳凰是吉祥徵兆，三橋是梁王居住的地方。

《貌傳》又説：“危機動亂的端倪出現，天地就會産生災異。木屬青色，所以稱作青災異，是非常不吉利的。凡是外表受傷害者，金危害木，木危害金，氣碰撞相通。”

延興元年，海陵王剛即位，文惠太子的墳上有個像人一樣的東西，高幾丈，青色，直上天空，發出雷鳴般的聲響。

火，對應南方，發出光芒，射出火光，照耀明亮。君主面向南聽朝治國，大概就是取的這一象徵。火以分辨人爲本分，讒佞小人已被疏遠，衆位賢人在位，就會發出光明而且火氣順從。君主昏庸，抛棄法律，不殺讒佞奸邪的小人，那麽

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内熯本朝，外熯闕觀，雖興師衆，不能救也。

就會讒言盛行，對内疏遠親人，對外疏遠忠臣，以至於殺死太子，驅逐功臣，把妾作爲妻子，那麼火就會失去它的本性，上燒宗廟，下燒府第臺榭，内燒宫城，外燒宫觀，雖然興師動衆，也不能搶救。

永明三年正月，甲夜西北有野火，光上生精。西北有四，東北有一，并長七八尺，黄赤色。

永明三年正月某日，初更西北方有野火，火光上生出精怪，西北有四個，東北有一個，都是高七八尺，黄紅色。

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野火，光上生精，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并黄赤色。

三月庚午，夜裏丙時北面有野火，火光上生出精怪，高六尺，夜裏戊時又有一隻，高五尺，都是黄紅色。

四年正月丁亥，夜有火精三處。

四年正月丁亥夜，有三處火精。

閏月丁巳，夜有火精四所。

閏月丁巳夜，有四處火精。

十二月辛酉，夜東南有野火精二枚。

十二月辛酉夜，東南方有二隻野火精怪。

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有野火，火上生精，一枚，長三尺，黄白色。

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方有野火，火光上生出精怪，一隻，高三尺，黄白色。

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三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九枚，并長二尺，黄赤色。

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三面有野火，火光上生出精怪，九隻，都是高二尺，黄紅色。

九年二月丙寅，甲夜北面有野火，火生精，二枚，西北又一枚，并長三尺，須臾消。

九年二月丙寅夜，初更時分北面有野火，火光上生出精怪，二隻，西北面又有一隻，都是高三尺，不一會兒就消失了。

永元二年八月，宫内火，燒西齋璿儀殿及昭陽、顯陽等殿，北至華林墻，西及祕閣，凡屋三千餘間。《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宫。"祕閣與《春秋》宣榭火同，天意若曰，既無紀綱，何用典文爲也！

永元二年八月，宫内起火，燒了西房璿儀殿以及昭陽、顯陽等殿，北到華林墻，西到祕閣，總共三千多間房屋。《京房易傳》説："君主不想着道義，那妖火就會焚燒宫殿。"祕閣與《春秋》記載的宣榭起火相同，上天的意思好像是説，既然没有了綱紀，還要典籍做什麽！

二年冬，京師民間相驚云，當行火災，南岸人家往往於籬間得布火纏者，云公家以此禳之。

二年冬，京城民間相互吃驚地傳説，會流行火災，江南岸的住户經常在籬笆間得到分發的火繩，説公家用這個來祈禱。

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燒三千餘家。京房《易》占曰："天火下燒民屋，是謂亂治殺兵作。"是年，臺軍與義師偏衆相攻於南江諸郡。

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燒掉三千多户人家。京房用《周易》占卜説："天火燒下界的民宅，這是説治亂雙方爆發戰争。"這年，政府軍與起義軍偏師在南江各郡相互進攻。

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厢火，燒屋三十間。是時西齋既火，帝徙居東

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厢起火，燒掉房屋三十間。當時西屋已經起火，皇帝搬到東房居住，是

齋，高宗所住殿也。與燒宫占同。

高宗所住過的宫殿。這個結果與燒宫的占卜相同。

《傳》又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衆之象也。"

《傳》又説："犯上作亂者不殺，草就會遭霜打而不死。或者不在適當的時令誅殺，事情就出在失去了生殺大權，所以叫草妖。"一種説法是："草出現災異，是失去民衆的徵兆。"

永元中，御刀黄文濟家齋前種昌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永元年間，御刀黄文濟家房前的菖蒲，忽然生出花來，照在墻壁上形成五彩，他的兒子看見了，其他人都看不見。不久，黄文濟被殺。

劉歆《視傳》有羽蟲之孽，謂鷄禍也。班固案《易》鷄屬《巽》，今以羽蟲之孽類是也，依歆説附《視傳》云。

劉歆《視傳》中有鳥類作孽，稱爲鷄禍。班固根據《周易》確定鷄屬於《巽》卦，現在鳥類作孽與此相同，依照劉歆的説法附在《視傳》。

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櫝子。其年，郡大水。

建武二年，有隻大鳥栖息在建安郡，形狀像水櫝子。這年，該郡發大水。

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三年，有隻大鳥栖息在東陽郡，太守沈約上表説："鳥身上五顔六色，紅色居多。"據《樂緯叶圖徵》説："鷦鵬鳥是紅色，是發大水的感應。"

永明二年四月，烏巢内殿東鴟尾。

永明二年四月，烏鴉在内殿東鴟尾上築巢。

三年，大鳥集會稽上虞。其年，縣大水。

三年，有大鳥栖息在會稽郡上虞縣。這年，該縣發大水。

《傳》曰："維水沴火。"又曰："赤眚赤祥。"

《傳》説："水危害火。"又説："紅色災異紅色吉祥。"

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少日而散。晏尋被誅。

建武四年，王晏的兒子王德元居室的帷帳屏風，無緣無故有血灑在上面，没幾天後消散。王晏不久被殺死。

《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過在瞀亂失紀。風於陽則爲君，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爲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思心傳》説："心是土的象徵。思慮的心不寬容，其過錯就會表現爲混亂没有綱紀。風對於陽就是君主，對於陰就是大臣的象徵，專擅恣肆而且氣盛，所以懲罰經常颳風。心是五事之主，好比土是五行之主。"一種説法説："陰陽相逼，氣偏向陽多形成風，其中嚴重的要經常颳風。陰氣偏多的，天陰可是不下雨，其中嚴重的要經常陰天。"一種説法説："風夜晚颳起白天陰暗，對應天氣經常陰，徵象相同。"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風夜暴起，雲雷合冥，從戌亥上來。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時風起小駃，至二更雪落，風轉浪津。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迅急。

十一月己丑，戌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七年正月丁卯，陽徵陰賊之日，時加子，風起迅急，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寅時止。

八年六月乙酉，時加子，風起迅急，暴疾浪津，發屋折木，塵沙，從西南未上來，因雷雨，須臾，風微雨止。

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亥，風起迅急，從東方來，暴疾彭勃浪津，至乙卯陰賊時漸微，名羽動羽。

九月乙丑，時加未，雷，驟雨，風起迅急，暴疾浪津，從西北戌上來。

十月壬辰，陽羽奸邪之日，時加丑，風起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迅急，塵埃，五日寅時漸微，名羽動宮。

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之日，時加寅，風從西北上來，暴疾浪津，迅急，揚沙折木，酉時止。

二月甲辰，陽徵奸邪之日，時加辰，風起迅急，從西北亥上來，暴疾彭勃浪津，至酉時止。

三月丁酉，陽徵廉貞之日，時加未，風從北方子丑上來，迅急，暴疾浪津，戌時止。

七月庚申，陰角貪狼之日，時加午，風從東北丑上來，迅急浪津，至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夜，突然颳起風，雲雷交加天氣陰暗，從戌亥方位上颳來。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時，颳起迅疾的小風，到二更時下起了雪，風向轉移浪峰冲上渡口。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急速颳起。

十一月己丑戌時，風變得急速，從西北戌亥方位上颳來。

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變得迅猛，從西北戌亥方位上颳來。

七年正月丁卯，陽徵陰毒殘忍的日子，在子時，風迅猛颳起，從北方子丑方位上颳來，暴風迅猛浪峰冲上渡口，寅時停止。

八年六月乙酉子時之後，風迅猛颳起，暴風迅猛浪峰冲上渡口，颳毀房屋，折斷樹木，揚起塵土，從西南未位上颳來，伴隨着雷雨，不久，風小雨停。

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潔忠貞的日子，在亥時，風驟起，從東方颳來，猛烈蓬勃，浪峰冲上渡口，到乙卯殘忍狠毒時分風逐漸變小，此種風名羽能吹出羽音。

九月乙丑未時之後，打雷，驟然下雨，風迅猛颳起，暴風劇烈浪峰冲上渡口，從西北方戌位上颳來。

十月壬辰，陽羽奸詐邪惡的日子，丑時之後，風從北方子丑方位上來，暴風劇烈浪峰冲上渡口，迅猛，揚起塵埃，五日寅時逐漸減小，此風名羽能吹出宮音。

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的日子，寅時之後，風從西北方颳來，暴風劇烈浪峰冲上渡口，風勢迅猛，揚起沙石折斷樹木，酉時停止。

二月甲辰，陽徵奸詐邪惡的日子，辰時之後，風迅猛颳起，從西北方亥位上來，暴風劇烈蓬勃，浪峰冲上渡口，到酉時停止。

三月丁酉，陽徵廉潔忠貞的日子，未時之後，風從北方子丑位上來，風勢迅猛，暴風劇烈浪峰冲上渡口，戌時停止。

七月庚申，陰角貪婪狠毒的日子，午時之後，風從東北方丑位上颳來，風勢迅猛，浪峰冲

辛酉巳時漸微。

上渡口，到辛酉日巳時逐漸減弱。

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貞之日，時加亥，風從西北亥上來，迅疾浪津，丑時漸微，爲角動角。

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潔忠貞的日子，亥時之後，風從西北方亥位上颳來，風勢迅猛，浪峰冲上渡口，丑時逐漸減弱，此風名爲角能吹出角音。

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巳，風從東北寅上來，迅疾浪津，發屋折木，戌夜漸微，爲羽動徵。己巳，陽角寬大之日，時加未，風從戌上來，暴疾，良久止，爲角動商及宫。

七月甲寅，陽羽廉潔忠貞的日子，巳時之後，風從東北方寅位上颳來，風勢迅猛浪峰冲上渡口，颳毁房屋折斷樹木，夜裏戌時逐漸減弱，是羽吹動徵音。己巳日，陽角寬大的日子，未時之後，風從戌位上颳來，風勢暴烈，很久纔停止，此風名爲角能吹出商音及宫音。

凡時無專恣，疑是陰陽相薄。

凡是當時没有專擅恣肆的現象，就懷疑是陰陽相逼。

建武元年三月乙酉，未時風起，浪津暴急，從北方上來，應本傳瞀亂。

建武元年三月乙酉，未時起風，浪峰冲上渡口，風勢猛烈，從北方颳來，正應驗了本傳上所説的混亂。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月、八月，輒大風，三吴尤甚，發屋折木，殺人。《京房》占：“獄吏暴，風害人。”時帝嚴刻。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年秋天七月、八月，就颳起大風，三吴地區尤其厲害，颳毁房屋折斷樹木，殺死人。《京氏易傳》説：“監獄官吏殘暴，風就會害人”。當時皇帝嚴酷刻薄。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大風，京師十圍樹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應本傳。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颳大風，京城十人合抱粗的樹以及官府居民房屋都被拔出吹倒，應驗了本傳的説法。

《傳》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者，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爲澤，貴將爲賤也。”

《傳》又説：“山對於大地是君主的象徵。山崩塌是君權受到損害，京城的山陵遷移，世間將要發生變化。山陵轉化爲水澤，高貴就將變爲低賤。”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宫車晏駕，世變之象也。

建元二年夏天，廬陵郡石陽縣長溪水冲激山麓造成崩塌，長六七丈，山下得到一千多條石柱，都是十圍粗，長的一丈，短的八九尺，頭上題刻着古文字，無法辨認。江淹向王儉請教，王儉説：“江東不習慣寫隸書，這是秦、漢時的石柱。”後年皇帝去世，這是世事變化的徵兆。

永明二年秋，始興曲江縣山崩，壅底溪水成陂。《京房》占：“山崩，人主惡之。”

永明二年秋，始興郡曲江縣山體崩塌，在河底堵塞形成水塘。《京氏易傳》説：“山體崩塌，君主厭惡。”

《傳》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傳》又説：“雷電的震擊，大概是有所感應。都是由於内心的思慮有過失造成的。”

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戌夜震電。

四年五月五日，雲雹暗都，雷震于樂遊安昌殿，電火焚蕩盡。

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電火燒塔，下佛面窗户不異也。

永明中，雷震東宫南門，無所傷毁，殺食官一人。

十一年三月，震于東齋，棟崩。左右密欲治繕，竟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留之志吾過，且旌天之愛我也。"明年，子良薨。

《傳》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建武二年二月丁巳，地震。

永元元年七月，地日夜十八震。

九月十九日，地五震。

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王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形成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内外騷動，則金失其性。蓋冶鑄不化，冰滯固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金。

建武四年，明帝出舊宫送豫章王第二女綏安主降嬪，還上輦，輦上金翅無故自折落地。

《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兑》，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

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夜，五更電閃雷鳴。

四年五月五日，陰雲冰雹使都城變得昏暗，雷聲震擊到樂遊安昌殿，閃電引起的火災使建築物蕩然無存。

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聲震擊，會稽郡山陰縣恒山保林寺佛塔上四處震裂，閃電的火光燒着了佛塔，塔下面的佛面窗户没有受到破壞。

永明年間，雷震擊東宫的南門，没有什麽毁壞，衹是擊死了一位掌管飲食的官員。

十一年三月，雷聲在東房上震擊，房梁崩塌。身邊的人私下想整治修繕，竟陵王蕭子良説："這個怎麽能整修，保留下來證明我的過失，而且顯示上天對我的愛。"第二年，蕭子良去世。

《傳》又説："土氣的錯亂，是木金水火的失調造成的。"

建武二年二月丁巳，地震。

永元元年七月，一晝夜十八次地震。

九月十九日，五次地震。

金，對應西方，萬物收穫，是肅殺之氣的開始。這表現在政事上，是走向戰争討伐之路。國王興師動衆，樹起旗幟擺下戰鼓，舉着旗手持鉞，誅殺殘暴的强盗，制止暴亂，如果殺戮符合道義，金氣就會順從。也就是冶煉鑄造，做成器形。如果君主以侵犯爲樂，喜歡戰争，貪圖城邑，輕視百姓的性命，百姓不安，内外騷動，那麽金就會失去它的本性。大概會無法熔化了去冶煉鑄造，像水一樣凝固堅硬，所以説金無法被冶鑄，又説木氣與金氣不合。

建武四年，明帝走出舊宫送豫章王的第二個女兒綏安主出嫁，回來上了乘輦，輦上的金翅無緣無故掉到地上。

《言傳》説："言在《易經》的體系中，對應西方稱《兑》卦，是因爲有口。君主失誤没有節制，刑法不統一，從重搜刮，不時還有戰争，不施行恩惠，如果還勞動百姓，這就會致使言的不順從。君主已經失去百姓，政令没人服從，孤立的陽氣統治，下面畏懼君主的重刑，陽氣勝就會

厥罰常陽也。”

建元三年，大旱，時有虜寇。

永明三年，大旱，明年，唐寓之起。

建武二年，大旱，時虜寇方盛，皆動衆之應也。

《言傳》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謡。歌謡，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謡焉。”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百姓争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

元徽中，童謡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荆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敕原其罪。

世祖起青溪舊宫，時人反之曰，“舊宫者，窮厩也”。及上崩後，宫人出居之。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後句間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起，言唐來勞也。

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禪者授也，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後太孫立，見廢也。

永明中，宫内坐起御食之外，皆爲客食。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爲别食，時人以爲分别之象。少時，上晏駕。

文惠太子在東宫，作兩頭纖纖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徂，二宫晏駕。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

出現旱象，所以説其懲罰是持續的陽氣。”

建元三年，大旱，有敵寇入侵。

永明三年，大旱，第二年，唐寓之起事。

建武二年，大旱，當時敵寇大舉入侵，都是擾動百姓的報應。

《言傳》説：“下民既悲苦於君主的行爲，又畏懼嚴酷的刑罰，不敢正面説，就一定首先在歌謡中發泄。歌謡是口頭創作，口氣不順就會有惡言惡語，或者有古怪的歌謡。”

宋泰始年間失去彭城後，江南纔流行種植消梨，這是過去没有的，百姓争相種植。有見識的人説：“將會有姓蕭的人來。”十多年後，齊接受宋的禪讓。

元徽年間，童謡説：“襄陽白銅蹄，郎殺荆州兒。”後來沈攸之反叛，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擊江陵，殺掉沈攸之的兒子沈元琰等人。

永明元年正月初一，有個下人打開白虎樽，喝醉之後，給他筆紙，不知寫什麽，衹是説“回憶高帝”。赦免了他的罪過。

世祖修建青溪舊宫，當時人反對説：“舊宫是一處破馬棚。”等到世祖駕崩後，宫人搬出來居住。

永明初年，百姓歌唱説：“白馬向城叫，想吃到城邊的草。”後一句之間有“陶郎來”字樣。白是指金，馬是代表戰争。三年，妖賊唐寓之造反，歌謡是説唐寓之前來騷擾。

世祖剛建成禪靈寺，百姓隨意參觀，有人説：“禪是授位，靈不是好名，傳授的一定不是合適的人。”後來太孫即位，被廢黜。

永明年間，宫内起居除皇帝用餐之外，都是客食。世祖認爲客不是對家人的稱呼，改稱爲别食，當時人認爲是分别的迹象。不久，皇帝去世。

文惠太子在東宫時，作兩頭纖纖詩，最後一句説“磊磊落落玉山崩”。從此以後很長時間宰相連續逝世，兩宫去世。

文惠太子創作七言詩，最後一句就説：“愁

"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炙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敕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癭者，以火灸數日而差。鄰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間癢，明日癭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起東田，時人反云"後必有癲童"。果由太孫失位。

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翣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遥光也。遥光夜舉事，垣歷生者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遥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謠云："野猪雖嗃嗃，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猪，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猪，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臺，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也。

齊、宋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顔而爲變起也。後和帝立。

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不見，衆皆驚怪，

和諦"。後來果然有和帝禪位。

永明年間，胡人中有童謡説："黑水北流，赤火入齊。"不久京城人家忽然起火，比一般的火要紅，不是很熱，無論貴賤都争着以此治病。方法是用這火灸烤七炷桃板，七天就都能够痊愈。朝廷下令禁止，也無效。京城有人長了個瘤子，用火灸烤了幾天就好了。鄰人嘲笑説："病是偶爾自己好了，火怎麽能起作用。"這人便覺得脖子間癢，第二天瘤子長回原先的樣子。後來梁憑火德興起。

文惠太子修建東田，當時人反對説"後世必定會有癲狂的孩子"。果然從太孫失去了帝位。

齊宋以來，民間傳言説"擾亂發生在建武年間"。明帝初年，殺害藩王親屬，京城驚駭。

永元元年，童謡説："洋洋千里流，翣漂東城頭。騎烏馬穿烏皮褲，半夜三更前去相告。脚跛没能起來，誤殺了老姥子。"千里流是指江祏。東城是指遥光。遥光夜裏起事，垣歷生穿着烏皮褲褶前往投奔。跛脚，也是指遥光。老姥子，孝字的象形，是指徐孝嗣。

永元年間，童謡説："野猪雖然嗃嗃地叫，馬子在空蕩的街巷溝渠。不知道龍還是虎，飲食於江南的廢墟。七九六十三，在廣莫門丢失了性命。烏鴉栖息在旅舍的房頭，如今你就能得到放鬆休息。但看三八之後，摧折景陽樓。"有見識的人解釋説"陳顯達屬猪，崔慧景屬馬"，是不對的。東昏侯屬猪，"馬子"不知道什麽意思，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打朝廷，在廣莫門受挫戰死，終年六十三歲。烏鴉栖息在旅舍，就是所謂"看那烏栖息，在誰的房屋"。三八二十四，從建元元年，到中興二年，是二十四年。摧折景陽樓，也就是高臺傾倒的意思，是説天下將要易主，纔能得到休息。

齊、宋之際，民間傳言説"和起"，説是用平和的態度發生變化。後來和帝即位。

崔慧景包圍臺城，有一竿五色幡在雲中飛翔，半天後纔看不見了，衆人都很驚奇，相互

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而慧景敗。

《言傳》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痾。金者白，故有白眚，若有白爲惡祥。"

宋昇明二年，飆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匹入雲，風止，下御路。紀僧真啓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

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祀，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建元二年，吴、吴興、義興三郡大水。

二年夏，丹陽、吴二郡大水。

四年，大水。

永明五年夏，吴興、義興水雨傷稼。

六年，吴興、義興二郡大水。

建武二年冬，吴、晋陵二郡水雨傷稼。

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應本傳。

荆州城内有沙池，常漏水。蕭穎胄爲長史，水乃不漏，及穎胄亡，乃復竭。

《傳》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罰之符也。"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燕，取其肉食之。

說："幡是預示事情不久將會有反覆。"幾天後崔慧景戰敗。

《言傳》說："言氣受傷害百姓就會多嘴多舌，所以得口舌的病。金對應白，所以有白災異，如果出現白色就是不祥的徵兆。"

宋昇明二年，建康縣南塘里颳起狂風，把一匹帛吹到雲中，風停後，落到御路上。紀僧真啓奏太祖將是宋代禪讓的對象，哪有一般人能够得到的。

水，對應北方，時令是冬季收藏萬物，氣是最陰的，宗廟祭祀的天象。死去的人靈魂四處游蕩不回，所以給他們建廟，給他們畫像收攏靈魂，而孝子能够藉此盡心。尊敬到極點，神靈就會享用祭品，這就是最陰的氣順從，就是水氣從溝瀆中隨着水流去，不禍害百姓。君主不祈禱奉祀，簡慢宗廟，廢棄祭祀，違背天時，就會突然出現水霧，河水逆流溢出，冲壞城鎮鄉村，使人民溺水，所以說水不能濕潤低下之地。

建元二年，吴、吴興、義興三郡發大水。

二年夏，丹陽、吴二郡發大水。

四年，發大水。

永明五年夏，吴興、義興洪水降雨毁壞莊稼。

六年，吴興、義興二郡發大水。

建武二年冬，吴、晋陵二郡洪水降雨毁壞莊稼。

永元元年七月，波濤灌入石頭，水漂起來淹死了沿淮河居住的百姓。應驗了本傳的說法。

荆州城内有處沙池，經常漏水。蕭穎胄擔任長史，水就不漏了，等到蕭穎胄去世，水就又乾涸了。

《傳》說："陰極氣動，所以有魚作孽。魚作孽是上天以連續寒冷懲罰的徵兆。"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條海魚乘着潮水游來，潮水退去後無法游回，長三十多丈，黑色没有鱗，還活着，没有死，發出牛一樣的聲音，當地人稱爲海燕，割它的肉吃。

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暍岸側，百姓取食之。

《聽傳》曰："不聽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天東北有聲，至戊夜。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霿亂失聽，故厥咎霿。思心之咎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强，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後土霧勃勃如火烟。

永明二年十一月己亥，四面土霧入人眼鼻，至辛丑止。

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後及日入後，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烟。

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霧竟天，昏塞濃厚，至六日未時小開，到甲夜後仍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入人眼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霧竟天，濃厚勃勃如火烟，氣入人眼鼻，至九日辰時開除。

九年十月丙辰，晝夜恒昏霧勃勃如火烟，其氣辛慘入人眼鼻，兼日色赤黄，至四日甲夜開除。

十年正月辛酉，酉初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烟，其氣辛慘入人眼鼻。

《傳》曰："《易》曰'《乾》爲馬'。逆天氣，馬多死，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

永元元年四月，有十二條大魚游入會稽上虞江，大的近二十多丈，小的十多丈，一批游入山陰縣稱浦，一批游入永興江，都枯曬在岸邊，百姓割它的肉吃。

《聽傳》説："不聽取意見的現象出現，耳朵裏就會生出妖異，因爲同類相互牽動，所以説有鼓聲作妖。"一種説法，聲響屬於鼓作妖。

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東北方天空有聲響，一直到五更天。

《傳》説："君主的行爲失去中正，就不能有所建樹，其過失在於錯亂不聽取意見，所以上天的譴責是天大霧。思慮的過失也表現爲霧氣。天端正萬物的開始，帝王端正萬事的開始，不能端正就會危害天氣，引起同類事物的反應。天在下面轉動在上面運行，雲産生於山中彌漫於天空，天氣變動就會有相應的徵兆，所以其懲罰就是持續陰。帝王失去端正，臣下强盛，蒙蔽塞君主的視聽，就會陰雲密布遮蔽天光。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太陽落山後塵土彌漫好像燒火的烟。

永明二年十一月己亥，漫天塵土，眯眼撲鼻，到辛丑日停止。

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及日入後，塵土彌漫如烟。

六年十一月庚戌夜三更，塵土漫天，濃重昏黑，到六日未時稍見明亮，到夜一更時仍然像烟霧一樣彌漫，辛辣嗆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塵土滿天，濃厚彌漫好像放火的烟霧，土氣灌入人的眼鼻，到九日辰時纔消散。

九年十月丙辰，晝夜大霧彌漫，好像烟霧，辛辣嗆人，連日太陽呈紅黄色，到四日夜一更消散。

十年正月辛酉，酉時初土霧像燒火的烟一樣彌漫，氣味辛辣嗆鼻。

《傳》説："《易經》説'《乾》是馬'。違逆天氣，馬多有死亡，所以説有馬禍。"一種説法，馬是戰爭的象徵。將會有入侵戰爭的事情，所以

戎之事，故馬爲怪。

建武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馬驚走，鼓步從車而歸，十餘日，晏誅。

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急，走入人家床下避之，馬終不置，發床食女子股脚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

《京房易傳》曰："生子二胸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上，臣謀其主。二口已上，國見驚以兵。三耳已上，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其類甚多，蓋以象占之。

永明五年，吴興東遷民吴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胸以下齊以上合。

《京房易傳》曰："野獸入邑，其邑大虚。"又曰："野獸無故入邑朝廷門及宫府中者，邑逆且虚。"

永明中，南海王子罕爲南兖州刺史，有獐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是後刺史安陸王子敬於鎮被害。

建武四年春，當郊治圜丘，宿設已畢，夜虎攫傷人。

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寢廟，皆爲上崩及禪代也。凡無占者，皆爲不應本傳。

贊曰：木怪夔魍，火爲水妃。土實載物，金作明威。形聲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馬作怪。

建武四年，王晏出行到草市，馬受驚逃跑，邁步隨着車回來，十幾天後，王晏被殺。

建武年間，南岸有一匹蘭馬追逐路上的女子，女子被逼逃入人家的床下躲避，馬最終掀起床把腿脚間的肉都吃了，防衛部門上報此事，皇帝下令殺掉此馬，此後接連有賊寇之事。

《京房易傳》説："生子有兩個以上的胸部，百姓算計其主。有三隻以上的手，臣下算計他們的君主。有二張以上的口，國家會被戰争驚嚇。有三個以上的耳朵，這就叫多聽，國事無法確定。有二個以上的鼻子，君主長期生病。有三隻以上的脚和手臂，天下會有戰争。"這類事很多，大概用物象占卜。

永明五年，吴興東遷百姓吴休之家女人生了兩個孩子，胸部以下肚臍以上連體。

《京房易傳》説："野獸進入城市，該城大爲空虚。"又説："野獸無緣無故進入城市朝廷大門以及宫内府中，城市會有反叛而且造成空虚。"

永明年間，南海王蕭子罕任南兖州刺史，有頭獐進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到廣陵，此後刺史安陸王蕭子敬在鎮所被害。

建武四年春，應當郊祭圜丘，頭天已經陳設完畢，夜裏虎抓傷了人。

建武年間，有鹿進入景皇的寢廟，都是預示皇上駕崩以及禪讓帝位。凡是没有占卜的，都是没有應驗本傳。

贊曰：木成精怪，火與水相對。土能載萬物，金顯明威嚴。形體和聲響不同，可影響歸於一致。都是由物象對應，没有不是依類相推的。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温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六宮的職位稱號，自漢、魏以來，有沿襲有增設，各代都不相同。建元元年，有關官員奏請設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設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關官員奏請給貴妃、淑妃都加賜金印章和紫綬帶，佩戴于寘玉。淑妃舊制相當於九卿，淑解作温良謙恭的意思，妃是僅次於后的意思，進則等同於貴妃，相當於三公。夫人的稱號，與藩國没有差别。降低淑媛級别，使等同於九卿。七年，又設昭容，位在九嬪行列。建元三年，太子宫設三個内職，良娣相當於開國侯，保林相當於五等侯，才人相當於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後。父肇之，郡孝廉。

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説之。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嘆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也。太祖雖

宣孝陳皇后名道正，是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的後代。父名肇之，是郡裏的孝廉。

皇后小時家裏窮，她辛勤地紡織，家裏人憐惜她太勞累，有人勸阻她，皇后始終未改變。嫁給宣帝。宣帝的妾生了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皇后生了太祖。太祖兩歲時，乳母缺乳，皇后夢見有人送給她兩甌麻粥吃，醒來乳汁大出，皇后因此感到奇異而喜歡太祖。宣帝在外地任職，皇后常留在家裏治理家務教育子孫。有相命的對皇后説："夫人，你有個貴子，你還没看出來嗎?"皇后慨嘆説："我有三個兒子，誰是呢。"相命的叫着太祖的乳名説："正應在你身上。"宣帝死後，皇后親自持家，奴婢有過錯，

從官，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原諒而不責問。太祖儘管做了官，但家裏原本貧窮，做建康令的時候，高宗等人到了冬天還没有好一點的寒衣，但是供奉皇后的東西很豐厚，皇后總是衹留一份肉食，說："我已經足够了。"她死於縣裏的官舍，終年七十三歲。昇明二年，追贈爲竟陵公國太夫人，賜蜜印，畫青綬，用太牢祭奠。建元元年，追尊爲孝皇后。追贈外祖父肇之爲金紫光禄大夫，謚號敬侯。追贈皇后的母親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并員外郎。

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每寢卧，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内史，義徽光禄大夫，義倫通直郎。

高昭劉皇后名智容，廣陵人。祖父名玄之，父親名壽之，都是員外郎。

皇后的母親桓氏夢中吞下了玉製的髮飾遂生了皇后，當時滿室紫光，她把這情况告訴壽之，壽之說："可惜不是男孩。"桓氏說："雖然是女兒，也足以使家族興旺了。"皇后每當睡覺時，家裏人常常看見她上方有雲氣。十多歲嫁給太祖，爲人嚴正守禮法，家庭上上下下治理得有條不紊。宋泰豫元年死，終年五十歲。葬在宣帝墓旁邊，就是現在的泰安陵。門生王清和墓工剛掘土，有隻白兔跳起來跑了，尋覓不見，等到墳墓築成，白兔又回到墳上栖息。昇明二年，追贈爲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追贈爲齊國妃，印綬與太妃相同。建元元年，謚號尊爲昭皇后。三年，追贈皇后的父親爲金紫光禄大夫，追贈她母親桓氏爲上虞都鄉君；壽之的兒子興道爲司徒屬官，文蔚爲豫章内史，義徽爲光禄大夫，義倫爲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

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

武穆裴皇后名惠昭，是河東聞喜人。祖父名封之，任給事中。父親名璣之，任左軍參軍。

皇后年輕時與豫章王的妃子庾氏是妯娌，庾氏勤於女工，侍奉太祖和昭后恭敬而不懈怠，皇后比不上她，因此不被公婆看重，世祖家庭和美，也輕視她。皇后性情剛毅嚴厲，竟陵王子良的妃子袁氏原先爲平民時曾犯了過失，皇后予以訓斥責罰。昇明三年，封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封皇太子妃。三年，皇后死。謚號穆妃，葬

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禄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

在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她爲皇后。追贈璣之爲金紫光禄大夫，皇后的母親檀氏爲餘杭廣昌鄉元君。

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宫内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游幸諸苑囿，載宫人從後車，宫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宫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宫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

原來的顯陽殿和昭陽殿，是太后、皇后居住的地方。永明年間没有太后、皇后，羊貴嬪住在昭陽殿西邊，范貴妃住在昭陽殿東邊，寵愛的姬妾荀昭華住在鳳華柏殿。宫内皇帝的寢所在壽昌畫殿南閣，設置白鷺鼓吹兩部；乾光殿東西兩頭，設鐘磬樂器在兩厢：都是宴游享樂的地方。皇上多次到那些園中游玩，讓宫女們坐車隨後跟着，因宫裏幽深，聽不到端門報時的鼓漏聲，就在景陽樓上設鐘，宫女們聽到鐘聲，就早早起來梳妝打扮，至今這個鐘還是衹按時報五鼓和三更鼓。皇上多次乘車到琅邪城，宫女常常隨從，趕早出發到湖的北埭，鷄纔啼鳴。

韓蘭英

吴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宫。宋明帝世，用爲宫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宫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吴郡的韓蘭英，雖是婦人却有文才。宋孝武帝的時候，進獻《中興賦》，受賞賜進宫。宋明帝時，被任以宫中的職位。世祖任她爲博士，教導宫中妃嬪的書法，因她年老見識廣，被人稱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吴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

文安王皇后名寶明，琅邪臨沂人。祖父名韶之，是吴興太守。父親名曄之，任太宰祭酒。

宋世，太祖爲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没，宅復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宫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床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宫。贈后父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宫。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宫稱制，至禪

宋代，太祖爲文惠太子娶了皇后。桂陽的賊兵來時，太祖在新亭，謠傳他已經死了，家宅又被賊人劫掠，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出來把穆后、庾妃以及皇后送到皇后的兄長禺之的家裏，亂事平定纔出來。建元元年，封爲南郡王妃。四年，封爲皇太子妃，不受寵愛。太子爲宫人製辦時新衣裙和首飾，但是皇后的床帳帷幕等陳設依然是舊的，首飾僅十餘件。永明十一年，封爲皇太孫太妃。鬱林王即位時，尊封她爲皇太后，稱宣德宫。追贈皇后的父親爲金紫光禄大夫，母親桓氏爲豐安縣君。當年十二月，備法駕拜謁太廟。高宗即位後，出宫住在鄱陽王的舊居，稱爲宣德宫。永元三年，梁王平定京城，迎接皇后進宫執政，直到禪位。天監十一年死，終年五十八

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歲。葬在崇安陵。謚號爲安后，兄王晃任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即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地人，是撫軍將軍何戢的女兒。永明二年，做了南郡王的妃子。十一年，封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即位，封她爲皇后。嫡母劉氏封爲高昌縣都鄉君，親生母親宋氏，封爲餘杭廣昌鄉君。將受封時，鏡子在床上無緣無故地掉到地下。當年冬的一天，與太后同去拜謁太廟。

后稟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奸通。在後宫，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宫，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皇后本性淫亂，做妃子時就與宫外人通奸。在後宫又與皇帝近臣楊珉之私通，同居同處如夫妻一樣。珉之又與皇帝關係曖昧，所以皇帝也聽之任之。她迎接親屬進宫，每人賞賜一百幾十萬。把世祖的耀靈殿給皇后的親屬住。皇帝被廢，皇后也被貶爲王妃。

海陵王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是琅邪臨沂人，是太常王慈的女兒。永明八年，做了臨汝公的夫人。鬱林王即位，封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封爲皇后。當年，降爲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禄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爲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即位，追尊爲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禄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明敬劉皇后名惠端，彭城人，是光禄大夫道弘的孫女。太祖爲高宗娶了她。建元三年，封爲西昌侯夫人。死於永明七年，葬在江乘縣的張山。延興元年，追贈爲宣城王妃。高宗即位，追贈爲敬皇后。追贈她父親通直郎景猷爲金紫光禄大夫，追贈她母親王氏爲平陽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去世，皇后改葬，隨皇帝葬在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黄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并爲庶人。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是太常褚澄的女兒。建武二年，做了皇太子妃。第二年，拜敬皇后廟。東昏侯即位，封爲皇后。皇帝寵愛潘妃，皇后得不到寵幸。黄淑儀生了太子蕭誦，東昏侯被廢，她也與之一起貶爲平民。

和帝王皇后

和帝王皇后名蕣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和帝王皇后名蕣華，琅邪臨沂人，是太尉王儉的孫女。起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封爲皇后。皇帝讓位後，她也由皇后被降爲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謡，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繰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閫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并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庭虚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阼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宫禁貶約，毁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逾奢，衣不文綉，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柏文檉，花梁綉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趙瑟《吴趨》，承閑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内奉宫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靡海内，以贍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也。

史臣曰：稱頌后妃之德，始自《詩經》之《國風》，雖然守禮持正是在閨房裏，却能教化天下。繰絲獻種，無不是爲了鼓勵耕織，身佩鑰匙早早起床，和丈夫一起管理家務，可以光大婦德，并且帶動公侯。孝昭兩位皇后都有賢明的規訓，没能及早做上國母。等到國運昌盛時，宫内位置空缺。有婦人憑空仰慕周代的興盛，瑞符示祥，也衹是空留美名。如若後宫和睦同心，婦人的影響也教化很遠，那麽馬、鄧那樣的繁榮又出現在這時了。太祖始創國家，皇宫少了禁約，毁棄宋代昇明時的宫殿，革除前代奢侈的風氣，穿的衣服不綉花紋，不使用紅紅緑緑的色彩，後宫没有什麽裝飾，如同平常人家。世祖繼位，承祖蔭國運平安，於是壽昌畫殿興建在前，鳳華柏殿構築在後，用上芳香的柏木和有彩紋的檉木，彩飾大梁和立柱，雕刻金銀寶器，多用帷幕。閑時用趙地的瑟奏上一曲《吴趨行》，每年歲貢充足，而辦事的花費是皇宫的積蓄，没有减損國庫。高宗掩蓋真情，外表儉約簡樸，在宫内却另行一套，從不改易。東昏失德，奢侈的風氣大行，影響全國，到處充滿浮華的裝飾，多智的女人能傾倒全城，與殷、夏兩朝情况相同。唉！這些記述是爲了給後人留下警戒。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闈，位亦從隳。明敬典册，配在宗枝。秋宫亦遽，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揖讓弘規。

贊曰：宣帝威武，孝皇后品行爲典範，她見識長遠。高昭劉皇后生下武帝，母儀天下。武穆裴皇后婦德稍欠缺，地位也不高。明敬皇后著於典册，載於宗譜。秋天宫裏變化急遽，軒閣景色提前衰敗。文安皇后被廢，遭到許多憂患。中興那年王皇后受册封，不久和帝便拱手讓出大位。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盆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秘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晋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敕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内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還黄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户。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

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誘降晋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氐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柏年據漢中不受命，柏年計未

文惠太子名長懋字雲喬，是世祖的長子。世祖不到二十歲就生了太子，太子受到太祖的喜愛。他容貌豐潤，小名白澤。宋元徽末年，跟着世祖住在郢州，世祖回來鎮守盆城抗拒沈攸之的時候，讓太子慰問和接待將帥，管理軍隊。任命他爲秘書郎，他没有就職。任輔國將軍，調任爲晋熙王的撫軍主簿。亂事被平定後，世祖派太子回都城，太祖剛創霸業，心裏考慮嗣位的人，對太子説："你回都，我的事成了。"安排他住在府中的東齋，讓他與文武賓客交往。命令荀伯玉説："我出去的時候，城中軍隊都由長懋指揮。我即使没出門，内外防衛以及守衛各門的軍隊，都由長懋經常管理。"轉任秘書丞，因爲"丞"字與宣帝的名字諧音，避諱没就任，改授中書郎，升黄門侍郎，没去就職。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即帝位，世祖已回京都，因襄陽是軍事重鎮，不想安排外人，就讓太子出京爲持節、都督雍梁兩州以及郢州的竟陵和司州的隨郡的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等職。建元元年，封爲南郡王，食邑二千户。開江左皇孫封王的先例。進號爲征虜將軍。

原來，梁州刺史范柏年誘降晋壽的敗將李烏奴討平了氐地賊寇楊城、蘇道熾等人，很有威名。沈攸之的事件發生時，柏年一面派將領陰廣宗領兵從魏興出發聲援京師，一面等待形勢的發展，亂事平定後，朝廷派王玄邈取代柏年。烏奴勸説柏年堅守漢中不接受命令，柏年猶豫不决，

决，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説柏年，許啓爲府長史，柏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柏年，梓潼人，徙居華陽，世爲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斷晋壽道，柏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晋壽太守。討平氐賊，遂爲梁州。柏年强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知。既被誅，巴西太守柳弘稱啓太祖，敕答曰："柏年幸可不爾，爲之恨恨！"

時襄陽有盗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

會北虜南侵，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吊，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户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宫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宫，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吊，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爲皇太子。

玄邈已經到達，柏年在魏興徘徊不肯東下，太子擔心他作亂，就派人勸説柏年，答應用他爲府長史，柏年纔進襄陽，太子乘機捉住殺了他。柏年是梓潼人，遷到華陽，世代是當地豪强，在州里出了名。宋泰始年間，氐地賊寇切斷晋壽的通路，柏年以倉部郎假節帶幾百人去慰勞，打通了道路。在益州道回報結果，授予他晋壽太守。討平了氐賊，就經營梁州。柏年爲人果毅，善於剖析事理，以應對的才能被宋明帝所瞭解。被殺後，巴西太守柳弘在太祖面前稱贊他，太祖説："柏年如果不這樣就好了，這事真遺憾。"

當時襄陽有盗賊掘了古墓，相傳是楚王墳墓，得到了大量寶物如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等。竹簡寬數分，長二尺，表皮和竹節都像新的。盗賊用來做火把照明，後來有人找到了十多個簡片，拿給撫軍王僧虔看，僧虔説是蝌蚪文的《考工記》，爲《周官》一書中所缺。這個時候州里派人驗證，也得到些遺留的東西，所以結論不一致。

正逢北虜南侵，皇上想應當從樊、沔一帶出兵。二年，被召爲侍中、中軍將軍，設置府衙，鎮守石頭。穆妃死，成服之日，皇帝臨喪，朝中議論太子是否該出門迎接。左僕射王儉説："根據《禮記·服問》篇中'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説的是國君爲這三個人主喪。現在鑾車到來，自當是主喪到了，雖然撫慰，義不在吊問，南郡王以下不應出門迎接。衹是尊長到來，禮儀上得有所更改，暫除下麻喪，站在門外，足能表達恭敬之情，無須止哭。皇太子既然爲一宫之主，自當因皇帝到宫中，按常例侍候。既然是居喪時期，吉凶不能相衝，應當穿着喪服理事。望拜止哭，都按舊例。尊駕不臨吊問，奉迎就衹是通常的做法，從情從禮上説，這樣是可行的。"辭去侍中職務。皇上因爲太子哀傷過重，不宜住在石頭山障之内，移往西州鎮守。四年，升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立他爲皇太子。

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闥。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摘句令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别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别，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禄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并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别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别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

當初，太祖喜讀《左氏春秋》，太子爲迎合太祖亦讀《左氏春秋》，被人傳爲話柄。立爲太子後，喜好立名，禮遇文人，蓄養武士，都作爲親信，分布於朝廷。永明三年，在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拿《孝經》摘句讓太子僕周顒注解。五年冬，太子巡視國學，親自考核衆位生員，即席問少傅王儉："《曲禮》上説'無不敬'。我想以下侍奉上，可以盡禮，以上對待下，是慈愛而不是恭敬。現在籠統地説敬，豈不是混淆了嗎？"王儉説："鄭玄説'禮的主要精神是敬'，就應該是尊卑相同的。"太子説："如果像這樣可以通用，那麽忠和惠可以用同一個名稱，孝和慈也不須用不同的説法。"王儉説："尊卑的説法，不能都相同，愛和敬的説法，有的時候相近。忠與惠的差别，確是根據聖人的要旨，孝慈并舉，也有考證。《禮》上説'不盡到喪禮，等於不慈不孝'，就是這個含義。"太子説："憑着恭敬侍奉君主，憑着愛心對待親屬，這兩個方面總起來説都在一個方面，現在又要恭敬地待下，難道還有第三個意義？"王儉説："以恭敬之心對待君王，一定得盡心盡力，恭敬對下，祇要不怠慢就行了。"太子説："敬的名稱相同，深淺的程度不同，但文字上没有差别，更增疑問。"王儉説："複雜的文字不能全部寫出來，簡要説出，程度的深淺就已明白了。《傳》釋説'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經》上説'奉先思孝，接下思恭'。這又是經典中的明白的文字，可以互相參照理解。"太子訊問金紫光禄大夫張緒，張緒説："我認爲恭敬是立身的根本，因此尊卑都相同。"太子説："敬雖然是立身的根本，總的來説，不是對下的説法。《尚書》上説'給鰥寡之人以恩惠'，爲什麽不説給鰥寡之人以恭敬呢？"張緒説："現在用不同的説法，當然有恭敬和恩惠的區别，最早開始記事的《尚書》纔有這樣的相同説法。"竟陵王子良説："禮就是恭敬罷了。從上到下，我認爲没有疑問。"太子説："本來是没有疑問，我正想使言與事相符合，使輕與重有區别罷了。"臨川王蕭映説："先提出的定是恭敬，以此明大體，尊卑方面的事多了，就完備地列在

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并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説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慚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

後面，也應不因總述或略述而有不明之處。"太子又用這個問題來問衆位生員，謝幾卿等十一人，都用筆答。太子問王儉説："《周易·乾卦》本來代表天，但是《説卦》上説'帝出乎《震》'。《震》本來不是天，怎麽産生主宰的意義呢?"王儉説："《乾》勁健《震》就運動了，天以運行爲德，所以説'帝出《震》'。"太子説："天以運行爲德，君主是承天命攝位的，《震》的形象是雷，怎麽是承天所出呢?"王儉説："主持神器的没有人比得上長子，因此靠《震》來授予，萬事萬物都從《震》所出，所以帝位也是《震》授予的。"王儉又問太子説："《孝經》上説'仲尼居，曾子侍'。孝道博大精深，衹有大聖賢纔能懂透，是什麽原因不授給顏子，却寄希望於曾子呢?"太子説："曾子雖然德操和行爲都稍遜，但是神態奉養都盡到了禮，距離至高境界也近，誘導他也就没有阻礙，可以宣揚教化，真意在這裏。"王儉説："引導没有障礙，宣揚教化雖然容易，但離聖行變得遠了，那奉行就更輕微了，既然説'人能弘道'，恐怕要因人輕微而使孝道廢了。"太子説："道理既然存在，就不能因人廢言，何況是中等賢才，弘揚先代聖人的教義，豈有壅塞的疑惑。"臨川王蕭映請教説："孝是道德的根本，對此總有疑問，德施行於千萬善行，孝道來自於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怎麽是因爲積久的習慣?"太子説："正是由於不是因積習而具有，所以能爲德的根本。"蕭映説："都是由此而成，就不用等德行完美，大孝事親，衆德大備，以此説來，怎麽是根本呢?"太子説："孝有深有淺，德有大有小，正是有分别而孝爲根本，有什麽可疑的呢?"太子常常視察學府，也是歷朝未有的。

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决。"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録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

第二年，皇上將要審理丹陽府的囚犯，以及南北二百里之内的案件，下詔説："獄訟是政治教化中首要的事。太子已到而立之年，作爲國之副君應時時詳細審查，這次審查的事都讓太子親自處理。"太子隨即在玄圃園宣猷堂對三個地方的囚犯進行了甄别，罪犯的判决各有不同的減免。皇上晚年喜歡游玩，尚書曹事務也分送太子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韵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修竹，內施高鄣，造游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

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游。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忷懼，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没九泉，無所遺恨。"薨于東宮，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

管理。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都喜歡佛教，設立六疾館來收容窮人。太子風韵温和，而頗愛奢華。宮內殿堂，都是雕飾精美，超過皇帝的宮殿。擴展玄圃園，與臺城的北河差不多。裏面建有樓觀塔宇，大量搜集奇石，造成極美的山水景致。爲防止皇宮裏望見，就在門旁種上竹子，裏面建有高高的屏障，造游墻幾百段，設置機關，在需要隱蔽的時候，一會兒就立起來了，如果要撤除時，隨手就移開了。又善於製造珍玩物品，織孔雀毛爲皮毛大衣，光彩金翠，都超過野雉頭了。因爲晉明帝做太子時建了西池，於是便以此爲先例奏請世祖，要求在東田建設園林，皇上批准。永明年間，兩宮衛兵力量充足，太子派宮中將士輪流修建，造就宮城苑巷，形勢盛美，全京城的人都來觀賞。皇上性格嚴厲，耳目也多，但太子的行爲没有人敢報告。後來皇上駕幸豫章王府，歸來時經過太子的東田，看到宮墻高遠華麗，壯美悦目，對此大發雷霆，逮捕主持建造的人，太子惶恐，把他們藏起來，因此被責斥。

太子向來多病，身體又太胖，常常在宮內，很少外出游覽。玩弄些羽飾儀仗等，很多處都超過限制，儘管皇宮近在咫尺，但皇上始終不知道。十年，豫章王蕭嶷去世，太子知道皇上兄弟感情極好，就寫篇碑文上奏，没有鐫刻。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病，皇上親自來看望，憂愁滿面。病重，上表說："我身爲太子，事業無成，光大道德樹立好風氣，這方面也很不足，日夜惶恐，像面臨着深淵似的。平常養生不得法，患上頑症，病情已沉重，離死不遠，守重器難以長久。我很久未敬侍父皇，依戀慈愛的容顏，我內心感傷。我想死生是命定的，照理不值得悲傷，希望父皇拋棄無窮的思念，減少逝去的悲傷，珍重身體，同享國運，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無所遺憾。"死於東宮，時年三十六歲。太子纔過而立之年，却久在東宮，參與政事，內外百官，都以爲早晚必將即位，等到知道太子死訊，朝野都驚駭惋惜。皇上到東宮哭泣盡哀，詔命用袞冕服飾收殮，謚號爲文惠，葬於崇安陵。世祖步游東

世祖履行東宫，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毁除，以東田殿堂爲崇虚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

初太子内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况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温文具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有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方爲守器，植命不延。

宫，看到太子的服飾用具玩好之物超過禮制，大怒，命官員隨即毁除，把東田的殿堂作爲崇虚館。鬱林即位，追尊爲文帝，廟號世宗。

當初太子心裏不喜歡明帝，暗地裏對竟陵王子良説："我心裏不喜歡這個人，該是因爲他福德薄造成的。"子良就苦苦勸解。後來明帝即位，果然大肆誅殺。

史臣曰：遠古時代，父親不哭兒子，長壽的短命的很多，嘆爲常事。况且位居東宫，正樹立德望，培土長葉，皇家茂盛。守國的君王，已知耕種，雖然温良文雅，交往廣泛影響大，在武帝之運將終時，却提前失去太子，傳國給幼小的孩子，加速了國家的顛覆，按此推論，也是有定數的了。

贊曰：天地垂留法則，日月星高懸天空。立太子要立長子，按義理不求賢才。正要成爲國君，却嘆命不久長。

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蕭嶷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

豫章文獻王蕭嶷字宣儼，是太祖的第二個兒子。寬厚高雅，有成大器的胸襟，太祖非常鍾愛他。

起家爲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爲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爲晉壽縣侯。除通直散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壘，板嶷爲寧朔將軍，領兵衛從。休範率士卒攻壘南，嶷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郎。

起初做太學博士、長城縣令，後入朝任尚書左民郎、錢唐縣令。太祖擊潰薛索兒後，改封到西陽，因先爵封爲晉壽縣侯。授予通直散騎侍郎，因爲母親守喪離職。在平定桂陽王叛亂的戰役中，太祖出京駐軍新亭壘，詔令蕭嶷爲寧朔將軍，領兵相隨警衛。休範領士卒進攻壘南，蕭嶷拿着白虎幡督戰，多次擊退他。戰爭平定後，升中書郎。

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賧，伐荆州界內諸蠻，遂及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懼，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

不久做了安遠護軍、武陵內史。當時沈攸之向南方蠻族勒索錢財，討伐荆州地區的各蠻族部落，於是影響到五溪，禁止魚鹽販賣。這些部落大怒，酉溪蠻首領田頭擬殺了沈攸之的使者，攸之索要贖罪錢千萬，頭擬送錢五百萬，受氣而死。他弟弟婁侯篡位，頭擬的兒子田都逃到僚中，由此蠻族大亂，劫掠百姓，直到郡城外。蕭嶷派隊主張莫兒帶將士擊潰他們。田都在僚地內請求朝廷册封他爲王，婁侯惶恐，也歸降。蕭嶷在郡獄中誅殺婁侯，命田都繼承他父親的王位，蠻民纔平静下來。

入爲宋從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

入朝任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調任驃騎，又升爲從事中郎。拜見司徒袁粲，袁粲對人說："他將來是要成大器的。"

太祖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

太祖在領軍府時，蕭嶷住在青溪宅。蒼梧王在夜裏悄悄而來企圖偷襲宅府，蕭嶷令左右在院

右僕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閒窺見，以爲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兗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下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從帝即位，轉侍中，總宫内直衛。

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内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内應也。嶷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上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嶷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户。

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時太祖輔政，嶷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税重濫，更定檰格，以税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爲市，諸曹吏聽分番假。百姓甚悦。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内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中跳持刀戟的武士舞，蒼梧王從墻縫中看見，認爲已經有戒備就離開了。太祖治理南兗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坐鎮時，十分憂慮安危，計劃渡水到江北起兵。蕭嶷勸阻説："君王凶狂，臣下不能自保，我們單兵走在路上，易於成功，在外地起兵，很少有能取勝的。情況不明，一定比别人先遭災殃。在這時謀劃事情，萬萬不可失誤。"蒼梧王死，太祖給蕭嶷回信説："大局已經明朗，你明天可以早早入朝。"順帝即位，蕭嶷轉任侍中，總管宫廷護衛。

沈攸之作亂時，太祖入朝主政，蕭嶷坐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起兵當夜，丹陽丞王遜報告變亂的消息，先到東府，蕭嶷派部下軍主戴元孫帶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一起到石頭，焚門的功勞，元孫參與了。原先，王蘊送來部屬六十人幫助守城，其實是做内應的。蕭嶷知道王蘊懷有二心，不給那些人兵器，分派在外面。等到禍亂發生再去搜捕，都已經逃走了。升任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江上游的叛亂平定後，世祖從尋陽返回，蕭嶷出京任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的新蔡和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職未變。賜給鼓吹一部。因决策的功勞，改封永安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又改任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和常侍的職位不變。那時太祖輔佐朝政，蕭嶷决定一切開支從儉，停用府州儀仗迎送物品。當初，沈攸之想聚集人馬，讓百姓互訴，士族和平民因罪被押被罰苦役的很多。蕭嶷到任，一天就放了三千餘人。被囚的凡在五年刑期以下而不牽連政事的，都予釋放。因市税又多又重，就重新制定税收牌，把税還給百姓。禁止多項對商人的徵税和苗籍。二千石俸禄的官長不准直接買賣東西，安排衆部曹官吏輪流值事。百姓很高興。在禪讓的那段時間裏，世祖想快些安定大事，蕭嶷仍然没有那樣做，沉默不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大赦詔書没到蕭嶷就提前下令免除境内昇明二年以前拖欠的賦税。升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户。僕射王儉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實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期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

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的權力不變。封爲豫章郡王，食邑三千户。僕射王儉寫信給蕭嶷説："故楚國之地蕭條不振，連年多災，飢民流離失所，實在是需要治理。你剛剛到任，社會風氣一變而爲肅敬，江、漢地區的百姓得到休養生息，其他地區的百姓都表示向往，自從庾亮以來，荆楚就没有如此美政。古人有一個月見成效的，你在十來天裏就治理好了，豈不是美事！"

會北虜動，上思爲經略。乃詔曰："神牧總司王畿，誠爲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晋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别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俠望車。

正逢北虜蠢動，皇上想處理好這方面的事。就下詔説："有政績出衆的州官總管京城地區，實爲重要，荆楚統轄遠方，責任重大。不久前公私財物空虚，安撫的措施更比平時重要。"又任蕭嶷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等職權不變。晋宋之交，刺史大多不管理南蠻，而是另委要人管理，到這時有了二府二州。荆州每年費用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把江、湘二州的米十萬斛給了鎮府，湘州經費每年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經費每年賦税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不久又賜給他一輛油絡俠望車。

二年春，虜寇司、豫二州，嶷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嶷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强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嶷以荆州鄰接蠻、蜑，慮其生心，令鎮内皆緩服。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劍二十人。

二年春天，北虜侵犯司、豫二州，蕭嶷上表派南蠻司馬崔慧景討伐北方，又分派中兵參軍蕭惠朗增援司州，駐西關。北虜軍渡淮水攻壽春，分騎兵從隨、鄧二地進發，大家對此憂慮，蕭嶷説："進入春夏以後，不再是敵人用兵的好季節，衹要命令豫、司二州堅守重要渡口要道，他們看到戒備森嚴，他們會自己潰散，必然不敢越過這兩鎮向南進犯。"這時正戒嚴，蕭嶷想到荆州與蠻、蜑接壤，怕他們産生二心，就令防區内都穿寬大的衣服。最終北虜没有從樊、鄧出兵，在壽春敗退了。不久賜給蕭嶷班劍儀仗二十人。

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

當年夏天，在南蠻園東南開學館，上表陳述情況。招收四十個生員，收貴族中父輩或祖輩職位在正副臺郎以上的，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的，設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

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

學從事二人，行入學禮。因爲當時穀價太低，讓他們用米來抵講費，學得好的給米一百斛。

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

義陽的賊首張群逃亡多年之後，竟公然成爲流寇，義陽、武陵、天門、南平等四郡都受其害，沈攸之接連征討也没捉住他，就招降了他。攸之起兵時，張群隨他到郢州，在路上先反叛了，在三溪扎寨，依憑深溝高壘。蕭嶷派中兵參軍虞欣祖任義陽太守，讓他設法誘其投降，多給禮物，在座中斬了張群，同黨數百人四散而去，四郡得到安定。

入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嶷以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

入朝任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的職權不變。增加兵力設置屬員。把前軍臨川王蕭映府的文武官員配置到司空府。蕭嶷因爲就要回京，便修建官舍和道路，規定東歸的部屬不能帶府州的財物出城。從江津出發，幾千百姓都流淚相送。蕭嶷到江陵得了病，到京城還没好，皇上很憂慮，爲他大赦天下，這就是建元三年六月壬子日的赦令。病好了，皇上到東府舉行音樂會，規定蕭嶷可以乘車直達宮六門。

太祖崩，嶷哀號，眼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爲三十人。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顔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

太祖駕崩，蕭嶷哀哭，眼耳都哭出了血。世祖即位，蕭嶷晉升太尉，設衛隊和輔佐，免去侍中職，增加班劍儀仗到三十人。建元年間，世祖曾因事失寵，太祖很想讓别人取代太子位，但是蕭嶷對待世祖敬愛盡禮，從未違抗其意，所以世祖對蕭嶷也很情深。永明元年拜爲太子太傅，免中書監的職，其他職務照舊。蕭嶷自擬手啓曰：

> 陛下以睿孝纂業，萬宇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俯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修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厝辭爲鄙，或貽物

> 陛下憑聖明孝道繼承大業，萬象更新，衆兄弟有序，我多蒙厚愛，忝居群臣之首，不敢執意推辭，深思皇上的寵愛，心中茫然如失。估量有多大的力就挑多重的擔，這個道理古今相同。我一生如浮塵，品質德行都很平常，身居重職，已經是不當，不久前，舊病復發，心神恍惚，從外表也能看得出來，我想這樣的病情，常怕命不能承受聖恩。加上星相多見災禍之象，雖然壽命有定數，又怎能不放在心上。現在我想成爲一般閑人，請求解職，祇是措辭鄙陋，可能爲人

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宫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别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唯當諸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顔，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况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

譏笑，因此一直不説，一切寄托於時運，現在却更加恩寵榮耀，增加我的衰頽。况且太子太傅職責重大，實在不比一般的人選，就讓太子見了我定要束帶示敬，宫中大臣見了也要拜見，像我這樣的常人，憑什麽擔當得起。陛下兄弟十餘人，現在衹有我一個是這樣，兄弟親情，難道就單單我一人受到這樣大的恩遇嗎？特啓奏，請求恩准。我近日也對太子説了，又給子良説了這個想法，又通過王儉説明，不知皇上有所聞没有？國家洪福正盛，國運久長，如果上天能賜我壽命，能繼續在世爲人，定當請求貂璫之飾，來裝飾我卑微的身軀，永遠侍奉皇上，盡我一生，這是我的希望。服飾與德行不相稱，會身受其災，何况是最受恩寵的爵位呢！非凡的榮耀，非常的君恩，我一定誓死相報。

上答曰："事中恐不得從所陳。"

皇上回答説："這事恐怕不能使您如願。"

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嶷上表曰：

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禄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核，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

宋氏以後，州郡的俸禄和其他供給，大多根據當地所出産，没有一定的標準。蕭嶷上表説：

沿革貴在適當，費用的增減，要早早調整平衡，政令根據同一法律。我考察郡縣長官和尉官的俸禄制度，雖然有明確規定，但是其他的費用，又根據各地情况，東方和北方不同源流，西方和南方各有頭緒，習以爲常，沿襲不變，往寬處説没有哪一點不是符合規矩的，細細清查没有誰不違法。這很不符合首先公布法律，先令而後用法的説法。我認爲應該使律令中有關公用公田俸秩和接待的舊律之外，地方長官交接，有哪些供俸，由尚書府精細查核，務必使待遇優厚而又符合實情。事情如可行，應馬上施行，損害國家侵害百姓的，一律禁止，明確地定下規格，頒布四方，永爲制度。

從之。

皇上聽從。

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晋之文獻，秩殊恒序。况乃地侔前准，勛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

蕭嶷不參與朝廷政務，但所説的事或機密謀劃，多被采納。服喪期滿，升侍中。二年，下詔："漢代的梁孝王，受寵而不同於其他藩國，晋代的文獻，俸禄等級非同一般。况且是依據前例，兼有以往的勛勞，雖然本來是兄弟，但也因

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户。

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啓自陳曰：

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脱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敕。

又啓：

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脱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輿，出籬門外乘輿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衷。

上答曰：

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况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

又啓曰：

臣拙知自處，暗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屩，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

勞苦增長情誼。應該擴大封邑，以此表明君王的恩情和禮遇。”增加封邑爲四千户。

宋元嘉時期，衆王進入齋閤，可以素衣素裙帽見君王，衹在出了太極四廂，纔穿朝服，從此以後，這樣的事也没有了。皇上與蕭嶷同母所生，關係和睦，宫内的私宴，允許依從元嘉時的規矩。蕭嶷堅决推讓不敢奉命，衹有皇上到府第私見時，纔穿素服戴烏紗帽陪宴。啓奏説：

我自從到朝中，就省去了儀仗，帶刀的親隨十多個人也省了，衹有郊外遠行時，或許臨時使用，入殿也就不要了。現在跟着我的儀仗，兩排護衛隊，兩個隨行小吏，共七八十人。事情無論大小，我必定要報告皇上，我想皇上或許不知詳情，有人説多説少的，與實情不符，希望就能賜教。

又奏：

揚州刺史原來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我很疑惑，不知怎麽説纔好。在園苑中乘車，出籬門外乘輿吹號角，都是這樣沿襲下來，并不衹是京城長官如此，不明這事當怎樣？正需有個規定，不能失當。

皇上回答：

儀刀、捉刀，不應省去。護衛隊、隨從可有一百四五十人，回到規矩上罷了。我也没聽人談過這事。我當然不能讓衆王没有儀仗，何况又是你呢？在私園中乘車那是没疑問的。在郊外用鳴角以及合扇和拂塵等，原先是有的，後來不再用了，這已是很久的事了。凡是地方長官回京的，先是廣州設置鼓樂，交部又有人拉車的儀仗，根據時風改易，也還有可能依照舊例的。你如有問題，可以和王儉等人商量適當的形式，衹是要使大臣不失禮儀就可以了。

又奏：

我不會處世，見聞也不多，曾經看見老百姓穿着草鞋看政府文告也不感到奇怪。我在西疆時朝拜王爺，儀仗全是按宋武陵時期的樣子，有二個鄣扇，這樣子保持在陪

都，脱不爲疑。小兒奴子，并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慚。威衛之請，仰希曲照。

上答曰：

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郭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閑言，自更一二。

又啓曰：

違遠侍宴，將逾一紀，憂苦聞之，始得開顔。近頻侍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强生閒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嘆往秋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群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順之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聞，云臣車逼突黄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即賜垂敕；不爾，臣終不知暗貽此累。比日禁

都，倘無疑問。小童奴僕，都是青布褲褂，我齋中也有一人，原想是外地的服飾，不想和羊車服飾相似。承蒙慈旨教誨，現在全都改過了。我往日在邊防，不是没有羽衛，自入朝以來，就遣散了，護衛隊、隨員，規定有三百來人，我近來所帶的不超過一百人。我常認爲京城衆王不怕麻煩帶着儀仗，如果郊外遠行，這就不説。有儀仗的不是我一人，因而冒昧啓奏，又通過王儉詳述情況。我出入榮耀顯赫，禮儀盛大，府第壯麗，行事却違背制度，雖然是宋留下的體例，蒙恩沿用，還是深感不當。關於儀仗方面的陳請，仰望皇上體察。

皇上批覆曰：

傳詔者是奴僕，不必懷疑。郭扇之類自我記事以來没見過，所以有令。小童奴僕等，本來就不涉嫌。我聽到什麽話，哪有不告訴你的，而讓人非議你呢。我已有命令，你一人不省俠轂，衹管用它。我以前不知儀仗的事，王儉已説明了，我當即令回覆，不須再奏。可私下商量，自行變更一些。

又奏：

離陪侍宴飲時間很久了，將有十來年了，憂苦交替，始得歡愉。近來常常陪座，不勝歡喜。有時飲酒過量，實是想表達蒙恩親近，讓下面人看到，以此杜絶輕賤的閑言。陛下施恩於子弟，這有什麽奇怪，外界正因此而横生枝節，揚言有厚薄之分。我想或許還未上達。我上次在東田，承蒙聖恩陪酒，實是因爲慨嘆去年有人指責我，所以説話懇切，也讓其他人聽到，我希望已能洞察我肺腑。前不久隨皇上到順之的家裏，我和往常一樣乘車跟在後面，監禮的人不告訴我行不行，就都争着在皇上面前指責我，説我的車子過於靠近皇上車駕，就像在皇帝行列一樣。推究這種用意，又是多麽明顯。仰仗皇上慈祥聖明，當即下旨；否則，我不會知

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啓，無生閒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當。且臣五十之年，爲玩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理内自制。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修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啓榮内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净。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宫玄圃，乃有柏屋，製甚古拙，内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宫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修。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

上答曰：

道暗中留下這個罪名。近日禁中戒備嚴密，這自是正理，但外面傳言説我曾在華林，總是拿起刀杖，因而更森嚴戒備，猜測這情理，是一定不能相容了，爲此我又報告陛下。祇因風塵易來，和會實在太難，我希望陛下還是考慮我在石頭所奏，不要産生隔閡。近來常常陪侍陛下，稍從茹亮所傳口諭。我一向所處理的朝野事務都已上報，每有要留衷的事，總怕不周到，有失當的地方。况且我年近五十，又有何時輕慢了政務呢？爲此也不能治好自己的私事。北邊舊府，本很華麗，是我修整的，這小規模的建置，已上報聖上。往年收了些雜料，并蒙聖上賜的原來的板料，奏請聖上許建小眠齋，纔要修建，都是修補而成，并不違禮，因爲這些檉木柏木的紋理華美，一時新鮮。東府又有齋，也是華麗的房屋。我一時就有了兩處住下休息的地方，内心不安。據説東宫的玄圃，就有柏屋，形勢古拙，裏面没有這樣的房，我就想拆除這個來獻給太子，這又不但失了先前的聖恩，而且修補處已多，不能移動，也怕外臣有人非議，我不知是否有允許我送東府齋的道理。我有朝廷例定住處，可以安居，我現在的奏陳，實是没有其他想法，也没有話説，太子也不知我有這個屋，正因爲東宫没有，但是我有，按例不應這樣。如所奏蒙皇上恩准，我就會建成房屋，安處不疑，陛下如不體察我的心，就該永遠讓它廢而不修。我自以爲現在奏陳不但使自己處置適當，也實是我的往事，希望一定允許。我看到因爲諸王以低價收買貨物，陛下數次嚴命，稍作營生，已上報陛下。府州郡的館舍，不是我私有，現在大小費用，都是皇家恩澤，我私蓄不少，不知免官之後，或許不會學習營利自養。連年以來重病餘生，顧影自憐，没有着意聚財，祇是數數指頭爲樂罷了。

皇上答曰：

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敕，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强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

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嶷常慮盛滿，又因宫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

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匹横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

四年，唐寓之賊起，啓上曰：

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旨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檢工巧，督恤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内，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

茹亮現報告你所想的又看到你的上奏，你雖勞疾又哪能不動，爲何想到引起麻煩總是奏陳！在那些命令中，這類意思可以參照，應不止關係到你一個人的事。該有指示的事，我也一定會説，近來看到你格外委悉，不想多寫，房屋的事千萬不要堅持這一想法，白澤也會不理解你有什麽意思。

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之後，蕭嶷請求辭太傅職，不准。皇孫的婚事之後，又奏請辭職。下詔説："你既有美德又有操守，不要説什麽了。又是魯又是衛，誰能相比。正應在當今作一楷範，流芳史册。豈能屢次謙讓，而違背了我的期望倚重。"蕭嶷總是怕自己地位太高，又乘宫宴時請求解除揚州授給竟陵王子良。皇上始終不准，説："直到你整個一生，不要再説了。"

世祖即位後，屢屢降詔要祭拜陵墓，没有成行。派蕭嶷去拜陵，歸來時拜延陵季子廟，看沸井，有水牛衝撞隊伍，衛兵捉住牛追究主人，蕭嶷制止，用一匹絹繫在牛角上，把牛放回家。他治政寬厚，所以得到朝野的歡心。

四年，唐寓之叛亂，蕭嶷啓奏：

這股小賊，出於凶惡愚頑，天網恢恢，按理不值一談。衹是聖明君主治國，幸能没有這種事情，近聽輿論，都説發生這事是有原因的。我怎能不向陛下説明我的想法。山求高海求深，臣下得享安樂，可見於公於私都是盼望的。齊得天下時間不久，百姓蒙恩澤實際上還不多，百姓中心存險惡的人還很多。陛下垂愛，常存體恤之意。但是大小士族庶民，總是以小利奉上朝廷，不怕大的損失，籍考賦税精細，地方收記塘役，隱瞞人口，許多法令條款，實是增長怨氣。這衹是眼前的利益，不是治國的大計。一室之中，都還有不能細察的地方，宇宙之内，哪裏能全部感化呢。朝廷何嘗不知百姓中多有欺詐奸巧，古今爲政都不能過於瑣細，因而不這樣做，也實在不算違背道理。但認識到這個道理的不到百分之一，陛下的兄弟兒子大臣們，尚且不能都明白這個道理，更何況天下

皆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脱復多所，便成紜紜。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

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

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墜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上。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嶷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宫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内，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氈車賜嶷。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宫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

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千户，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户。其年

悠悠萬種人呢。怨忿多了便聚集成夥，凶惡與糊塗類似，衹是這一處，爲什麽不根除，若又有多處這樣，便造成紛亂。很久就想奏陳陛下，平時侍陪陛下時没有機會，今日謹陳愚陋管見，希望陛下格外留心。

皇上答覆："欺詐奸巧豈能容！宋代的混亂就是這樣吧？蚊蟻之亂怎值得憂慮，已被地方武裝擊破，官軍前不久去征討，現在都應已潰滅。我正遺憾不辦大事罷了，又何時没有亡命之徒呢。"後降詔任復籍注。五年，蕭嶷晋位大司馬。八年，賜皂輪車。接着又加中書監，蕭嶷堅决辭讓。

蕭嶷身高七尺八寸，善於保持風度，所用車服、旌旗儀仗警衛超過百官。每次出入宫庭和官署，人們都瞻望車駕肅然起敬。他自認爲位高權重，深懷激流勇退之心，北宅原有園田美景，隨之整治。七年，奏請回府第，皇上命世子子廉代他鎮東府。皇上多次到蕭嶷府。宋的長寧陵有墓道通府前的路，皇上説："我這是到他墳墓裏找人。"於是遷移那個表坊麒麟到東崗上，麒麟和表坊形狀很巧，是宋孝武帝從襄陽弄來的，以後的衆帝王陵都以此爲樣式，但没有比得上的。永明末年，皇上多次游玩，衹有蕭嶷陪伴，皇上到新林苑，蕭嶷同車夜歸，到宫門，蕭嶷下車辭出，皇上説："夜裏走路，不要讓巡察的人呵責了。"蕭嶷回答："京城之内，都是我管轄，請陛下不要過慮。"皇上大笑。皇上謀伐北魏，把北虜所獻的氈車賜給蕭嶷。每次到蕭嶷府清除道路時，不趕走人，皇上告訴外監："我到大司馬府如同回家。"蕭嶷的庾氏妃常有病，病好了，皇上到蕭嶷府祝賀，在後堂設金石樂，宫裏人都來了。皇上每次到蕭嶷府，就整日盡歡。蕭嶷對皇上説："按古例要説陛下壽比南山，或者稱爲萬歲，這些都近於虚言，我想實在希望陛下享壽百年也就好了。"皇上説："百歲又怎能得到，衹要西宫東府加起來一百年，也就好了。"

十年，皇上封贈蕭嶷的幾個兒子，照舊例是千户，蕭嶷想五個兒子都能受封，奏請減爲每人

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嶷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強德納和，爲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宫。詔曰："嶷明哲至親，勛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衮冕之服，温明秘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

竟陵王子良啓上曰：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晋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静默，絶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悦於詩書，勛績

五百户。那年病重，上表辭職，不准，賜錢百萬做佛事。蕭嶷又奏："我自從得了這個病，皇上垂愛，命醫官奔走，賜府藏錢財，慈愛恩寵如甘露滋潤，到了爲人臣所受的極致。但是我生命迫蹙，離死不遠。望陛下明察賢良與善行，壽與天齊，修德納和，爲萬民之主。我命運不好，忽然奪去陛下恩憐，永遠告别人世，不禁流涕嗚咽。"當年去世，終年四十九歲。發病當天，皇上兩次探望病情，直到蕭嶷死，纔回宫。下詔："蕭嶷明哲而敬親，在開國的事業中建立很高功勛，德行激勵朝廷，光照家國，突然逝世，我悲痛得心如刀割，不能禁受，怎麽辦呵怎麽辦！今日臨哭，九命禮儀應完備地依制辦理。用衮冕服飾裝殮，温明秘器，命服一套，衣一襲，喪事全照漢東平王的舊例，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大臣早晚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的文武官員都停下公務去送葬。"

竟陵王子良啓奏皇上道：

我聽説《春秋》中稱王母弟的原因，是因爲尊重。因此禮儀和俸禄等級特别，爵位崇高，漢代就有梁王具有出入宫禁的特權，晋代就有齊王得到高爵位的賜贈。遷到江左以後，没有尊顯的親屬，所以拜授王公的典禮，廢棄不傳，實在是由於没有人能受那個爵位，不是禮儀減省。齊王的舊事，與今天没有不同，建立王業，功迹没有不同，衹要有根據時勢變革的，正因恩情有輕重，德行道義有厚薄，如事按前代的規矩，禮儀上没有不同。況且梁王、齊王没有善終的美德，尚且享受褒贈的榮耀；何況先大司馬仁義温和出自本性，孝悌感情終其一生，節義表現在對待皇上，寬厚猛烈表現在對待下屬，敬奉皇上不知疲倦，對待下屬不加傷害，明正廉潔，不喜怒無常，悠然寧静，不争名逐利。《詩經》裏説"哪裏不是有好的開頭，衹是很少能够堅持到結束"。堅持到底，實是難事，今天這裏有人不損這一德操。東平王不過喜歡做些小的善事，河間王衹是愛好詩書，没有聽説有什麽功勛政績，也没有經

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群，英聲萬代；况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兹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睹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睹貌而天心不歡，見形而聖儀不悦。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没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顔，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脱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况事光先烈者，寧可缺兹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温、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

歷過艱危，尚且地位顯赫，美名流傳；何况現在有協助皇上開基，經營霸業，功高業顯，英名遠播，富貴隆重，廉潔聲名更高，與古代當今都比一比，誰有這樣好。照我想來，没有這樣的事。即使是普通的兄弟，友愛和睦的也少，哪有像陛下這樣愛兄弟的呢？都起於平民，一起登上高貴地位，平生悠游相處，何事不同，分享甜美，有何珍奇不是共享呢，没有常見面聖上心裏就想念，見到他病的樣子皇上又有憂愁。等到臨終時，皇上親到他面前，垂危之時皇上守在身邊，號哭動天地，感鬼神，竟然不食不睡，坐着哭到天亮，精神耗損，一夜便消瘦許多，看到皇上這樣子，誰不悲傷擔心呢。自古以來從未聽説過，典籍上從未記載。既然有像這樣的大德，實是不能不予以顯赫封贈，如果名聲虧於實迹，以追贈爲煩事，豈不是使千年之後，還留下遺憾嗎。那些德行不美的人，尚且享有很高的榮譽，何况事迹盛大超過古人的，豈能没有這樣的盛典。我怕有識之士會有非議。况且庶族中近代有桓温、庾亮等，也降贈特別榮譽，我想陛下已有了這種想法吧。

又詔曰：

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贊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愆於時候，恤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

又降詔道：

寵章用來表述功德，禮秩用來紀念勛勞。慎終追遠，所以從前君王有策令，獎勵功勛，歷代都有誥命。原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任中書監、豫章王蕭嶷，有美德明智，有仁有義，在年輕時就享有清譽，很早就風標獨立，幫助經營霸業，建構皇基，敬上睦親聞名於鄉里，忠誠寬厚聞名於州郡。等到憑德行品格，總管國事，承擔起人倫教化，總理六府政務，如和風潤雨，不誤時節，體恤百姓拯救萬物，憐憫之情厚誠，雍容大度爲朝廷精華，儀態端肅是州郡楷範，精神流遠，人們瞻仰。我兄弟情深，

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紘，陪禪五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

兼有家國情誼，正要把治國的方略委托給他，繼續治理神州，陪同禪封五岳。天不佑我，使之突然逝世，我心裏非常悲痛震驚。現在先遠定戒期，選擇吉日，應加盛典，與他高明的謀略相符。可追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蒼綠綬帶，備辦九錫禮儀，侍中、大司馬、太傅、王等職依舊。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衛隊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式按東平王的成例。

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

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吾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没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傘。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為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為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

蕭嶷臨死，召來兒子子廉、子恪說：

人生在世本來就不一般，我已年老，前面路不多了。到了現在這個地位，并不是我心裏所希望的。我素來没有貪心，從小就這樣想，衹怕你們兄弟拖累，減損我暮年的志向。我死後，你們要互相勉勵，以和睦為重。才能有高有低，仕途有通有塞，運命有富有窮，這是自然的道理，不值得為這些事而相凌侮。如果天道有靈，你們能各自建功立業，顯明的時候終會有的。要勉力學業修養德行，守住基業，治理家庭，崇尚淡静平凡，像這樣就完全没有憂患了。皇上和太子以及各位親族賢臣也會不因我死而改變感情。三日後設置靈堂，衹要香火、槃水、乾飯、酒脯、檳榔就行了。初一十五衹要菜食一盤和一盤甘果，其他的全都免了。除葬之時，可用我常乘坐的肩輿和常使用的扇傘。朔望時節，就地弄些香火、槃水、酒脯、乾飯、檳榔就够了。我雖然才能不及古人，但胸襟尚寬，不以遺財為累。除了主衣以外，還有你們的小弟未婚娶，幾位妹妹未嫁，都應派些用場，本來没有一定，你們該盡力按照時宜，有多少就備辦多少。事情太多，不再一一吩咐了。棺中和墓中，不要用多餘的物品殉葬而留下後患。除了朝服之外，衹要

鐶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游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宫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

子廉等號泣奉行。

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歔欷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宫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感，乃敕毁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

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

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吴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沬。丞相冲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睿算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塋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斫，須至西州鳩集所資，托中書侍郎劉繪營辦。"

藹又與右率沈約書曰：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

放一口鐵鐶刀。造墳墓不要太深，什麽事都按規矩辦，不要超越限度。後堂樓可以安置佛像，供養外國兩位僧人，其餘都照舊。往日和你們游戲後堂的船，以及我乘騎的牛馬，送給兩宫和司徒，服裝飾物等，都作爲布施。

子廉等哭着照辦。

世祖特别哀傷，到冬天舉樂宴集群臣，皇上欷歔流淚。衆王府不能造樓高過宫苑，皇上後來登景陽樓，看到樓感到傷感，就命令拆毁了。蕭嶷死後，府庫裏没有現錢，世祖命賣掉雜物服飾等，得到數百萬錢，建集善寺，按月給蕭嶷府現錢百萬，直到皇上去世。

蕭嶷性情寬厚愛人，不喜歡聽説别人的過失，屬下有互相告發的文字，就把狀文放到靴子裏，始終不看，用火燒了。齋庫失火，燒掉了荆州的貢品，折價有三千多萬，衹是把當班的人各打數十杖罷了。

在群吏中，南陽的樂藹、彭城的劉繪、吴郡的張稷最被信任和禮遇。樂藹給竟陵王子良寫信説："道德因爲長久而聲名流傳，風采因爲影響深遠而被稱道。雖然青史留芳，不如玉石的不朽，圖書筆墨，怎能比得上那雕刻的永久。丞相中和純正來自天性，深邃光明近似天機萬象。是經營邦國的風範，治理國務的榜樣。所以事業興盛就是賢，功勞高就是明哲。他的精神光輝宏遠，智慧謀計無人可及，可嘆的是如今已去，遺憾百事受到影響。我早蒙選拔，深慕恩義，遠望墓道而傷懷，常想領荆、江、湘三州官員，爲他在壟首建碑，記述他的光輝功業，留下崇高的楷模。往昔子香德高，長江畔人刻石紀念，鉅平忠烈，漢南人爲他流淚，何况德行超過前人，綿綿布惠的丞相呢。我現在就要返假寧親，無法親自刊刻，須到西州徵集所需資財，委托中書侍郎劉繪操辦。"

樂藹又給右率沈約寫信説：

宣揚忠烈，書籍有時早早腐朽，德高而没有記述，金石更不能永不磨滅。丞相愛顧百姓，光比日月。題名丘園，平民敬仰忠

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衮，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絶照載。若夫日用闃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閔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陜，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廛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并欲各率毫厘，少申景慕。斯文之托，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酬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蔭，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

約答曰：

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憖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宇内，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欻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慚顔，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

義，華麗的衮服符合盛譽，在輔臣中功勛卓著。無法找到適合形式，按理極應記載。如果每日寂静，即使一點錢都不取，却是歲收豐足，就能勒石記功。我見貴州郡士族庶民，有的建碑爲記，使我們荆南人，感到無地自容。况且我管理江、漢，道基分陜，衣冠禮樂，都影響後人。像那望見石碑就表示敬意，是我州的舊俗，傾城瞻仰，是鄙遠地方的遺風，弘烈的英名差不多不會泯滅。荆、江、湘三州出仕的人不少，都要捐獻一些，略表仰慕之情。撰寫碑文的人經多次選擇都覺得不妥，一定要等文章大師道德高尚行爲端正的人，除了您又有誰呢？怎能用謙讓的話，來酬答我們翹首仰望的誠意。我僅是西州的一個没出息的、默默無聞的人，受恩惠獲榮耀，蒙澤潤享衣食，永遠受到蔭庇，日月遠逝，緬懷忠烈，觸目傷心。平常總想丞相會福比南山，仁壽長久，我等小人，帷蓋染塵，哪裏想得到有向你提出這個請求的一天呢？

沈約回信：

丞相風采德行遠播，沾溉萬民，業績輝煌，正如伊尹、周公。他的逝世朝野同悲。應該刻石記功，流傳千秋，應要詳爲記述，傳爲後世美談。郭有道衹是漢末的一般人，如非蔡伯喈就會不到兩三年就不傳了，謝安石是世族宰輔，如果當時没有漂亮的文章，至今也衹是有碑無文。何況文獻王人中魁首，世間楷模，如非一代文章大師，難當此任。我沈約是里巷淺薄的人，名字不登大雅之堂，一時表達回覆的意思，也就是依禮待人，聽到你的要求我不禁慚愧，已是不知不覺汗背沾衣了。

建武年間，蕭嶷的第二子子恪委托沈約和太子詹事孔稚珪作文。

蕭子廉　蕭子操　蕭元琳

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復侯子響爲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户。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除寧朔將

子廉字景藹。當初，蕭嶷收養魚復侯子響爲世子，子廉封爲永新侯，食邑千户。後來子響歸宗，子廉被立爲世子。任寧朔將軍、淮陵太

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

第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爲吴郡太守，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爲寧遠將軍、吴郡太守。永元中，爲黄門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

第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

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户。"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平，未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晋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内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踪。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守，太子中舍人，前軍將軍。他對衆兄弟和子侄們很好。十一年死，追贈爲侍中，謚號哀世子。

第三子名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不定襲，允許素姓三公的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年間，子操出仕任給事中，從此齊代末年都作爲先例照行。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任吴郡太守，因躲避王敬則作亂的災難逃回了，所以用子操做寧遠將軍、吴郡太守。永元年間，任黄門郎。義師圍攻城池時，子操和弟弟宜陽侯子光一起死在尚書府。

第四子名子行，封洮陽侯，早死。

他兒子元琳襲爵，現在的皇上接受禪位時，下詔："隆顯以前的功勛是符合法典的。按這一法典推考，想宏揚從前的盛典。豫章王元琳、原巴陵王昭胄的兒子蕭同，都是齊國的國姓宗族，是高祖、武帝的嫡傳，應賜贈采邑，來繼承世代的祀典。封爲新淦縣侯，采邑五百户。"

史臣曰：楚元王是高祖的異母弟弟，在漢代没有功勞，東平憲王在永平年間辭位，没有在光武帝的事業中建功，梁孝王受羊勝、公孫詭的蠱惑，安平王與晋室不能同心。皇族尊貴勢大，地位實在太高，在滿時要警惕盈溢，很少有能保全德望的。豫章王是宰相之才，確有天性，心裏不驕矜，大概由於有深遠謀慮，所以能榮耀前二代祖先，對内能使宗族和睦，實在像是周代初年，從周公以後，就没有人能與他相比了。

贊曰：堂堂忠烈，德行超過前人。又有忠心又盡孝道，對朋友尊敬。帝業剛起步，我王奮發。國家有缺憾，我們王爺去彌補。道德深入於日常用度，整治國事，百姓和順。遺愛傳給後嗣，名聲像晋景公之鐘傳播。

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四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 褚賁

褚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

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侄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洗馬，秘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還侍中，知東宫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鵲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勛階得自專决。事平，加驍騎將軍。

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啓帝言："盱眙以西，戍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并已圍逼，安豐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止足自保，若使游騎擾壽陽，則江外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伯，邑五百户。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吴興太守，常侍如故，增

褚淵字彦回，是河南陽翟人。祖父名秀之，在宋時曾任太常。父名湛之，曾任驃騎將軍，娶宋武帝的女兒始安哀公主。

褚淵年輕時就有好名聲，又娶文帝女兒南郡獻公主，姑姑和侄女兩代都嫁到這一家。授予駙馬都尉，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洗馬，秘書丞等職。湛之死時，褚淵把財物都讓給弟弟，衹要了數千卷藏書。承襲都鄉侯的爵位。歷任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他没有接受。改任侍中，管理東宫事務。轉任吏部尚書，接着又加領太子右衛率，他堅决推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到南方討伐義嘉的賊軍，駐扎在鵲尾，派褚淵到軍中，選授將帥以下的勛階都能獨自决定。亂事平定以後，加官驍騎將軍。

薛安都占據徐州叛亂，叛軍頻繁進犯淮、泗，朝廷派褚淵慰勞討伐北方的那些軍隊。褚淵回京奏告皇上説："盱眙以西，守備兵力單薄，須再發寒衣。汝陰、荆亭都已經被圍困，安豐又已經失守，壽春的兵力，衹够自保，假使有流動騎兵騷擾壽陽，那麽江外的形勢就危急了，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等地都須實力重點戍守，選能幹的人去鎮守。"皇上在藩國時，因褚淵風標素雅而與他關係很好，等到即位後，便很信任地委以要職，事事聽從他。改封爲雩都縣伯，食邑五百户。轉任侍中，領右衛將軍，不久升散騎常侍，丹陽尹。出京到吴興做太守，常侍職不

秩千石，固辭增秩。

變，增加俸禄千石，褚淵堅决辭謝所增的俸禄。

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衛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

明帝病重，飛騎召回褚淵，向他托付後事。皇帝謀劃誅殺建安王休仁，褚淵盡力勸阻，不聽。又任吏部尚書，領常侍、衛尉職未變，褚淵不受，就授他爲右僕射，衛尉職不變。褚淵以母親年高體弱多病，須得早晚侍候爲由，堅决辭謝衛尉的職務，皇上不准。

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明帝駕崩，遺詔授予他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接受顧命，輔佐幼小的新君。褚淵同心共同管理政務，覺得在奢侈之後，一定要發揚儉約的風氣，百姓信賴依靠他。他接待賓客，從不驕矜厭倦。王道隆、阮佃夫掌權時，奸佞賄賂公然出現，褚淵禁止不住。

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期年不盥櫛，惟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吊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

逢庶母郭氏死，他有極大的孝心，幾天裏消瘦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一年都没有梳洗，祇有淚流過的地方纔能看到他的本來面色。皇上下詔讓他節哀，并且禁止人去吊唁。葬了母親，又起用他爲中軍將軍，原來的職務照舊。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宫省，鎮集衆心。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吴興，太祖餉物别，淵又謂人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叛，褚淵和衛將軍袁粲到宫内護衛，鎮定軍心。褚淵原任過丹陽尹，與堂弟褚炤同車出行，在路上遇見太祖，褚淵抬手指着太祖的車駕對褚炤説："這不是尋常的人哪。"出任吴興太守時，太祖贈送禮物惜别以後，褚淵又對人説："這人才貌不同尋常，將來的前程不可預測。"到接受顧命的時候，他引薦太祖來參與。

太祖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户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曰：

太祖平定了桂陽王的叛亂，升爲中領軍，領南兗州，增加封邑。太祖堅决推讓，寫信給褚淵和衛軍袁粲説：

> 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况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效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賁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恇迫。實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

> 我是平凡的人，志向不高遠。隨着命運的進退，胡亂走路没有邊際，才能低但責任重，早晚戒懼警惕。近來正值國事危難，大家都奮力同心，何况是我，豈能顧惜我的生命，赴刀山火海，理當報效，然而據獎勵條例却片面地要嘉獎，特降恩澤，登上領軍重職，增加封邑，有遠見的言論和崇高地位使我神魂震撼。我以忠誠的心侍奉皇上，本性不喜虚僞，先後蒙恩，都没有堅持推讓。至於現在所授，祇有深感惶恐不安。本來蒙恩

防萌，宗戚構禍，引誚歸咎，既已靦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效淮湄。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

授意，要保衛皇家江山，認清奸弊防止亂起，這次皇族作亂，如果追究責任，已使我靦顏，竟又乘這災難來求皇上恩顧，藉患難求取貴顯，這實在是國家的恥辱，不是做臣子所能忍受的。況且榮寵不可濫，寵愛不可不明不白。請求免除中候，停止增加食邑，衹希望保住原來的職位俸禄就行，效力淮邊。假如討伐匈奴，凱旋回師，因此受爵，我就不再推辭了。

淵、粲答曰：

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言外，况復造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己，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榷，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恇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宇内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修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勍寇窮凶，勢過原燎，釁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决之策，實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總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户，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勛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冲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内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

褚淵、袁粲回信說：

來信言辭聰慧磊落，敬服不已。謙遜的胸襟，實在不是裝飾門面的話，這種誠懇這種心意，早就顯露在言辭之外，何况又來信傾述心意，曲筆明意，依情比比自己，確是值得抄在腰帶上牢記不忘的。衹是現在還要商量，必定要以輕重爲由推辭。世間多難，國事凋敝，國勢令人恐慌，邊民不安，國家用費多，府庫要備辦，北狄侵犯邊境，憂慮交織。天下有見識的人，尚且爲天下擔心，我們共同擔當這個責任，該能有稍許退讓嗎？内心想想，實在不行。既然明白不行，就没有固執的道理，而且敵人窮凶極惡，形勢超過燎原的烈火，事發倉猝，自古以來未聽説過，常感恐懼驚疑，當要考慮首先平定，你在新亭築壘，枕戈待敵，作出果斷的决策，確是合理的。短兵一接，首惡斷頭，才能特出，用兵神奇，從這次行動中就可清楚看到。封萬户采邑，登槐鼎爵位，又怎能够稍酬你的勛勞、略符世人的贊譽。現在憑近衛禁軍的資格，進升中候，公允地説，憑藉以授官的委任狀，而獲此榮譽也不必多言。濟、河是你往日治理過的，鎮軍級别没超過原級，詳查等級，愧在没有優待，對你待遇有虧，更虧了朝制。供職數年來，同舟不久，劉領軍高風亮節，臨危不顧惜自己，名事未成，就成了古今相隔，迷途中失去了夥伴，悲慟都不及。軍事重托，事務倍加急切，你若堅持節操辭讓這一榮譽，那又將托付給誰呢？委托軍事重職，自應增加爵邑。

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

暫效朝廷，百姓的村言，還講究守信用，君王的命令定要實行，還有什麽來回猶豫呢？凡位居群臣之首，功勞在衆人前頭，當與衆人共同進退。假如追求獨善其身，那又怎樣來對待别人呢？接受了而不當作個人私有，更見得你的至高公心。裏裏外外仔細想來，不應遲遲不受。想想這特别的時候，該深想後同意接受。

太祖乃受命。

太祖纔接受封贈。

其年，淵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增邑千户。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期祭禮及，表解職，并不許。

當年，褚淵加封尚書令、侍中，賜給班劍儀仗二十人，他堅决辭讓尚書令的職務。三年，進爲侯爵，增加封邑千户。服喪期滿，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的職位不變，賜給他鼓吹一部。第二年，褚淵的後嫡母吴郡公主死，他哀傷得消瘦如當初庶母喪時一樣。塋葬好以後，詔令供職，他堅决推讓。又因要按時祭祀，上表請求辭職，都不准。

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

蒼梧王殘暴漸漸加劇，太祖和褚淵、袁粲商議時勢，袁粲説："皇上年幼，小錯易改正，伊、霍一樣的事，不是現在末代能行的，即使成功，也最終是不能保全的。"褚淵没説什麽，心裏向着太祖。等到廢黜蒼梧王，群臣商議，袁粲、劉秉不接受委任，褚淵説："除了蕭公就没有人能辦好這件事。"親手取書給太祖。太祖説："大家不願幹，我怎能推辭！"事情纔得平定。順帝即位，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職未變。可以領衛士和儀仗五十人入殿。

沈攸之事起，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内耳。"太祖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本官如故。

沈攸之發動叛亂時，袁粲懷有二心，太祖召褚淵來謀劃，褚淵説："西夏發難，一定不能成事；你應該先防備朝内。"太祖秘密地戒備。亂事平定後，進任中書監、司空，原來的職務未變。

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晋丞相，求爲齊官，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户。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

齊王組建臺閣時，褚淵告訴太祖并引述何曾從魏司徒轉任晋丞相的事，請求任齊王的屬官，太祖謙讓不答應。建元元年，晋升爲司徒，侍中、中書監如前。封爲南康郡公，食邑三千户。褚淵堅决辭讓司徒一職。給僕射王儉寫信，想依照蔡謨的舊例。王儉認爲不宜，勸褚淵接受皇上的恩賜，褚淵最終没上任。

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嘆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

褚淵容貌漂亮，舉止文雅，上下進退，都有風範。每次上朝時，百官和外國使臣没有誰不伸頸目送他。宋明帝曾經贊嘆説："褚淵走路從容不迫，憑這一點就能做宰相了。"不久加官尚書令，原職不變。二年，又重申前命要他做司徒，他又堅決推辭。

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群臣曰："卿等并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顔。"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祜久矣。"

這年北虜蠢動，皇上想讓王公以下没有實職的人加入軍隊，褚淵勸阻，認爲對實際没有好處，白白使軍隊受擾亂，皇上就放棄了。朝廷的機密大事，多徵求他的意見，每有建議都聽從采納，對他的禮遇十分厚重。皇上大宴群臣，酒後對群臣説："你們都曾是宋室公卿，也該不説我應得天子位。"王儉等人没來得及回答，褚淵端起笏板説："陛下不能説我没早識龍顔。"皇上笑着説："我有愧於文叔，瞭解你像朱祜已很久了。"

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宫，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輿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

褚淵涉獵談議，善於彈琵琶。世祖在東宫時，賜給褚淵金鏤柄銀柱琵琶。他性情温和高雅有器度，不輕舉妄動，家裏曾經失火，火勢很急，左右都慌亂，褚淵神色平静，叫肩輿來從容離開。輕薄的人有些以名節不好來譏嘲他，因爲褚淵眼中白的多，稱他爲"白虹貫日"，説是宋亡國的徵兆。

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别拜録，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并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録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劍爲三十人，五日一朝。

太祖駕崩，遺詔命褚淵爲録尚書事。遷到江左以來，没有人僅僅授予録位的，官員疑爲要記到優策中。尚書王儉論説這事，認爲："居於原來的官職，另外授録，按理應該有策記載，但以往没有記載。中朝以後，三公王侯，就優策都設置，官品級第二，衹記策而不優。優是爲了褒獎，策是兼有明確委任的意思。尚書職是朝中百官之首，是政治教化的本源，因此尚書令品級雖然是三等，授官時一定要有策簡。録尚書一職不知品級，但總任更重，前代多與原官一起授予，所以不另記策簡。就事論事，不能與一般官員同例，應有記載，來表示鄭重的寄托。既然與王侯不同，就不須優文。"大家同意這一説法。不久增加褚淵的儀仗班劍爲三十人，五日朝見君王一次。

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

不久病倒。觀天象上相星接連有變，褚淵憂

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慚彦輔。既内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總録之任，江左罕授，上鄰亞台，升降紫微。今受禄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内飾廉譽，外循謙德，此則憲書行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實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説。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録尚書如故。

慮，上表辭職，又通過王儉和侍中王晏親口向世祖請求，世祖不准。他又啓奏："我看我命運淺薄，福走災生，不能因合情自處而安，遠不如彦輔。既是心裏不安，就感到時刻難推罪。任職不久，第一年就得重病，近來格外沉重，幾次都有死去的危險，更加深懷憂慮。陛下挽留愛顧，有人説衆臣議論紛紛，這都由於降恩總是過分，寵愛我想讓我榮耀。我年齡四十八歲，忝居此職，因病請辭，怎會擾亂斷决。總録尚書的職務，江左極少授人，上鄰臺府，來往於帝宫。現在受禄未辭，希望能退減重職，對於我的品級儀仗等，没有減損，衆人耳目，都會清楚看到，願仰承聖主思慮，略予憐愛。我如内飾以清廉的聲譽，外修養謙遜的品德，這樣就使法典起到揭露惡行、整肅刑綱的作用。我的正直忠誠不能實行，神明也不能原宥。區區寸心，如實奏聞。自惜時日，實希望我朝勝過堯時萬倍。以前王弘堅决請辭，就改司徒爲衛將軍，宋氏這樣做了，當時人無異議，將我比他，怎能比得上。我希望恢宏大法，賜開亭造，那我就是雖死猶生。"於是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録尚書等職未變。

上遣侍中王晏黄門郎王秀之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尫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

皇上派侍中王晏和黄門郎王秀之探望。褚淵死，家無餘財，負債到數十萬。皇上下詔："司徒突然逝世，令人悲痛，近來雖然孱弱有病，也要盡力出朝臨哭。賜給少府置辦的棺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

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卒，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

當時司空的掾屬因爲褚淵未受職，不知是否按下屬禮敬，王儉論説："按《禮》書上説，妻子在出嫁的路上，聽到夫家有喪的消息，要改穿喪服進門。現在屬官雖然没有入閣辦事，但官員的符節已報上朝廷，應表示禮敬。"司徒府史又因褚淵已經解職，但後面又没有接任，府中是否按屬官服喪，王儉又論説："按中朝時士孫德祖從樂陵遷任陳留，没有到達陳留地界，死了。樂陵郡的官員依見君的服飾，陳留迎接樂陵官吏照娶女有吉日共穿喪服吊祭，司徒府應該按他在職

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録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總録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録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輀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暫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解褐秘書郎。昇明中，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户曹屬，黄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爲宫官，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秘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卒，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

褚蓁

蓁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爲員外郎，出爲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爲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謚穆。淵弟澄。

一樣製喪服。"

又下詔："褒獎美德用來教化百姓，慎終用來使民風淳厚，前王的盛典，都是這樣的。原侍中、司徒、録尚書事、新任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有德行明智，識見遠大。當初年輕時，就有清譽。上任後處理政務，衆望所歸。孝悌敬愛之名傳遍家國，忠貞顯於風采。輔佐先朝，經營王道教化，離散聚合艱難平安，都始終殷勤。總理朝中政務，四門肅穆，確實是領官民同守古代規訓，爲現在將來的楷模。謙遜品質影響更遠，屢次請求降低品級，權且聽從他的意思，因而有虧法則。將要委派高職，永揚聲教。天不留情，突然逝世，我震撼而悲傷。追贈褚淵爲太宰，侍中、録尚書、公爵等仍依從前。賜節杖，加羽葆鼓吹，增加班劍爲六十人。葬送禮儀，全按宋太保王弘的舊例。謚號文簡。"原先庶姓的三公輀車，没有固定的等級。王儉論他官品第一，都加幢絡，自褚淵開始。又詔令褚淵的妻子即宋的巴西主的墓道開啓，應追贈爲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名賁，字蔚先。出仕任秘書郎。昇明年間歷任太祖的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户曹屬，黄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等職。建元初年，仍做宫官，歷任侍中。褚淵死，除喪服，見世祖時，褚賁流淚痛哭，皇上很是稱贊他，任他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秘書監，他不接受。六年，進表説有病，把封贈讓給弟弟褚蓁，世人認爲褚賁怨恨褚淵對宋室失了節操，所以不再做官。永明七年死，皇上下詔賜三萬錢，五十匹布。

褚蓁字茂緒。永明年間，出仕任員外郎，出京任義興太守。八年，改封爲巴東郡侯。第二年，上表請求把封贈讓回給褚賁的兒子褚霽，皇上批准了。建武末年，任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將軍等職。永元元年死，追贈爲太常，謚號穆。褚淵有個弟弟名字叫褚澄。

褚澄

澄字彦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吴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吴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導及淵常所乘黄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褚澄字彦道。起初，湛之娶始安公主，公主死，又納偏房郭氏，生了褚淵，後來又娶吴郡公主，生了褚澄。褚淵侍奉公主很孝敬，公主疼愛他，湛之死，公主上表要立褚淵爲嫡嗣。褚澄娶宋文帝女兒廬江公主，授予駙馬都尉。任職時清正顯赫。懂醫術，建元年間，任吴郡太守，豫章王得病，太祖召褚澄來治病，當即治好了。不久升任左民尚書。褚淵死，褚澄用一萬一千錢在招提寺贖回太祖送給褚淵的白貂坐褥，拆了做成裘纓，又贖回褚淵的頭巾犀導和褚淵平日用來拉車的黄牛。永明元年，被御史中丞袁彖彈劾，免除官職拘禁起來。洗清罪名後，升爲侍中，領右軍將軍，以殷勤謹慎被朝廷信任。這一年死去。褚澄的女兒做了東昏帝的皇后。永元元年，追贈褚澄爲金紫光禄大夫。

徐嗣

時東海徐嗣，醫術妙。有一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床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傖父髁身坐石，啓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床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黚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黚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當時東海的徐嗣，醫術高明。有一窮老頭患冷病多年，床上蓋幾層被子，床底下放火爐，還是不行。徐嗣爲他治療，深冬時，讓老頭光身子坐在石上，用一百瓶水，從頭上淋下去。開始數十瓶，冷得打戰快要死去，他的子弟守在身邊流淚，徐嗣要求淋足數量，到七八十瓶以後，全身冒出熱氣像雲升空，徐嗣讓人去掉床拿走被子，第二天就能起來行動，據説這是大熱病。又一次是春天，出南籬門游玩，聽到竹屋裏有呻吟聲，徐嗣説："這人病很重，再有兩天不治，必死。"就進去看。一老婦人説全身發痛，身上到處有黑斑無數，徐嗣回家煮好一升多藥水送去讓她服下，老婦人服完，更痛得厲害，在床上翻來覆去，一會兒，有黑斑的地方都突出來約一寸長的釘子，就用膏藥塗到瘡口上，三天就好了，他説這病名釘疽。他治病靈驗的事很多，醫術超過了徐澄。

王儉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禄。父僧綽，金紫光禄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

王儉字仲寶，是琅琊臨沂人。祖父名曇首，是宋的右光禄。父名僧綽，爲金紫光禄大夫。王儉生下來時僧綽遇害，他被叔父僧虔收養。幾歲的時候，承襲豫寧侯的爵位，拜受封贈的食邑，

土，流涕嗚咽。

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議不許。

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爲吴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黄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

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户。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

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宫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悦，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

當時流淚痛哭。

他小時就有神采，專心苦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知道了他的名聲，向明帝説了。娶陽羨公主，封爲駙馬都尉。皇上認爲王儉的嫡母武康公主參與了太初時的巫蠱事件，不能作爲公主的婆母，要掘墓移葬别處。王儉就通過别人自往請求，暗中又用死來强請，所以這事纔没實行。

出仕任秘書郎，太子舍人，越級升爲秘書丞。上表請求點校古代典籍，按《七略》的形式寫了《七志》四十卷，進表呈獻給君王，奏表中的語言很典雅。又編成《元徽四部書目》。守母喪，除喪服後出任司徒右長史。按《晉令》，公府長史穿朝服，但宋大明以後穿朱衣。王儉上表説應恢復舊制，當時商議不同意改。

蒼梧王暴虐，王儉感到擔憂害怕，央告袁粲請求外任，援引晉時新安公主的女婿王獻之任職吴興的例子，補爲義興太守。回京後任黄門郎，轉任吏部郎。昇明二年，調任長兼侍中，因他父親是任此職時死的，就堅决推辭了。

王儉觀察到太祖的雄風非凡，先到領府表誠，太祖任太尉時，提携他爲右長史，很是禮遇親密，被特别重用。轉任左長史。至於太祖任太傅一職，是王儉提議的。他年輕時就有做宰相的志向，群臣在談論中都稱贊他。那時大典要進行，王儉是輔佐，禮儀詔策等，都是出自王儉的手筆，褚淵衹寫了禪位的詔文，讓王儉參與商討定稿。齊王建臺閣時，升爲右僕射，領吏部，當時二十八歲。太祖從容地對王儉説："我現在要以青溪爲鴻溝。"王儉回答："順天意順民心，大概没有楚、漢相争的事。"建元元年，改封他爲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户。第二年，轉任左僕射，領選職不變。

皇上毁除宋明帝的紫極殿，用材柱建宣陽門。王儉和褚淵及叔父僧虔聯名上表勸阻説："我聽説道德是立身的根基，儉約是道德的載體。晉君要建春臺，群臣非議，漢君要築北宫，大臣都阻止，那兩位君主，有的是列國的一般諸侯，有的是守成的一般君王，都能做到衹要勸阻的直言合理就高興地聽從，何况陛下聖明應命，我等

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斫，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静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嘆曰："《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

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

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杖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紫，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閑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勖，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仿佛。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爲

職責重大，冒昧藉用以前的事來説明，私下裏實是一片忠心。陛下登上寶座統御萬物，節省的教誨已經很明白，簡約的規訓更早。乾華宮的外部，不飾椽木，而把紫極殿的材料去修宣陽門，我們就不明白了。把心病轉移到手脚上，不是良醫的高明，怕露行迹就奔跑起來，哪裏是静處的辦法。況且農時已到，田地都要耕種，停下農事，大興土木，不是用來顯揚大道昭示遠近的辦法。如果因爲門在宮南，屬重陽數的象徵，年月久了，日漸毁壞，可以根據情況修理好，改建的麻煩，由此消除。所奏如果合理，請交給有關部門執行。"皇上親自寫詔同意。宋世外六門設置了竹籬，這年初，發現了一隻白虎樽，上刻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皇上爲那銘言所動，改立都墻。王儉又勸阻，皇上回覆："我想讓後世不再修了。"朝廷剛建，制度初創，王儉瞭解舊事，問到他無所不答，皇上贊嘆："《詩經》上説：'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現在上天也爲我降生了王儉。"

那年，王儉堅決請求免除選官職務，上表説：

我遠追上古，近看身經的事，靠恩寵而留名青史，没有這樣的事例。爲什麽呢？子房遇到漢主，公達遇到魏君，史書上傳爲美談，君子贊揚他們的高義。這兩位臣子才能可以做君王的輔佐，在情理上也不偏愛，兩位君王依仗威武，有傷寬容。難道我這樣低層的、靠恩寵的人，能與他們放在一起比較嗎？心有預感，怎能没有所動呢？假如傾家喪身，而對國事有益，我會盡力奔走，那怕能報陛下萬分之一的恩寵都好，怎能容忍裝裝樣子，應答些平平常常的事。九流官中的顯要，應以教化道德爲先，朝中大臣的好與壞，正與邪，也由他定奪。我也不説文案方面全不瞭解，而對於判别好壞，特别不熟悉。雖然也勉力學習，但見識不合理想，如果私下堅持任職，彼此都不好，考察任職以來的情況，大致差不多如此。況且前代管選

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典，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

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

上曲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世祖即位，給班劍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

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官的人，不一定都從代地來，爲何今天非要我不可呢？全心爲國，不是退避，休戚相同，豈能任親近據位。陛下若不按此理答應我，我怎能仰望特殊的眷顧。多次冒犯威嚴，願受責罰。

准奏。加侍中，他堅決辭讓，重任散騎常侍。

皇上私宴幾位大臣，要求各獻技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唱《子夜》歌，張敬兒舞蹈，王敬則玩拋刀雜技。王儉說："我不懂什麽，衹知道背書。"於是跪在皇上面前背誦司馬相如的《封禪書》。皇上笑着說："這是盛德的事，我怎麽擔當得起。"後來皇上讓陸澄背誦《孝經》，從"仲尼居"背起。王儉說："陸澄背的淵博簡要，我請求背誦。"就背《君子之事上》這一章。皇上說："好！張子布的才能更覺得不是奇事了。"

不久憑原官領太子詹事職務，增衛兵二百人。皇上駕崩，遺詔任王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世祖即位，賜給儀仗班劍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原官未變。賜予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死，王儉上表請求解職，不准。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免丹陽尹的職務。舊例太子對太傅少傅的禮敬相同，到這時群臣議定，太子以賓友的禮節來對待少傅。

這一年，巡視總明觀，在王儉的家裏開學士館，把四部書都充實到王儉家裏，又下詔讓王儉以家作府。四年，以本職領吏部。王儉專長禮學，熟悉朝儀，每次議事，都引先儒的話作證，真是很少見。滿座的官員，沒有人能提出異議。令史詢問疑事，在賓客滿座的情形下，王儉有條有理地答應，沒有絲毫停頓遲滯。十天巡學一次，面試衆生員，巾卷在庭中，班劍衛士隨行的令史等儀容很壯觀。梳着散開的髮髻，斜插着頭簪，朝廷民間都覺得很好，互相仿效。王儉常對人說："江左的風流宰相，衹有謝安。"大概有自比的意思。世祖很倚重他，官員的選用方面，所

奏没有不准的。

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飆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咏，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衮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

五年，就憑本職開府儀同三司，他堅決辭謝。六年，重復以前的任命。起初下詔讓王儉三天上朝一次，尚書令史到外詢問事情，皇上認爲來來去去很麻煩，又下詔讓王儉回到尚書下省，每月讓他有十天外出時間。王儉奏請免去選官的任務，不准。七年，就上表："我近來辭選職，所具簡册望聖上明察，在陪侍時心裏的想法已明，在朝廷内外我的誠意也都知道，群臣談論中也不認爲不對，聖上没有准許。我聽説聰明不如識時務，對於我來説，確實是這樣。狂妄無知的人，不計較宦海沉浮，偶爾運道好，就走上大道。秋天樹葉離枝，不須藉用狂風的力量；太陽明亮，不須等待螢燭的光輝。黑暗過去光明到來，五德連運，聖人不靠獨自的力量治國，須得八元賢臣都放光采。我遇時機，忝居重職，總理國務，掌握選評官員的職權，經歷了兩朝，時間也有十二年。年紀已老，連兒孫都已長大成人了。人事和萬物都不斷改變，流逝的生命將過半了。三公中我没有名氣，群臣中我没有聲望。做官的咏贊，在當時就没有了；《大車》詩中諷諭的情况，祇等將來的時日再出現，至於説珥貂衣衮的尊貴，四輔六教的華彩，我確知不配，職務勞苦，尚書省雖然繁重，還可勉力去做，對於評鑒官員的職責，更怕做不了。早晚盡力，屢試無用。歲月長久，近代少有相比。不僅我本人愧疚，更怕影響國事。現在滿朝大臣，群才争勝，在衆臣中選人授職，古代又有誰呢？冒昧奏陳，望皇上明鑒。僅致以崇高敬意，没有文采，不敢煩瀆聖上。"准奏，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

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

那年患病，皇上親自探望，去世，終年三十八歲。吏部尚書王晏奏書談到王儉的喪事，皇上回覆："王儉年富德高，正是抱負大展的時候，哪想突然患病，救護無效，就離開人世，這事來得突然，令人深感悲痛。聚散艱難情義深重令人常常懷念，説來更傷感，不能自控。悲痛啊又能怎樣！他去了啊又能怎麽辦！"詔令衛軍文武和臺閣所給的儀仗都停用，等待送葬。

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

又下詔："慎終追遠，是歷代通用的慣例，

褒德紀勋，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釐袞職，弼兹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冢墓材官營辦。謚文憲公。"

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并行於世。今上受禪，下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千户。

王遜

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晋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托，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吕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

褒揚德操記載勛勞，更使國運宏遠。原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王儉，德高明哲，風度氣宇深邃宏大。自年輕時起，清明謀劃的聲譽遠揚。入朝管理政務時，符合百姓願望。初創皇基時，協助興隆國運；深謀遠慮功勞卓著，名刻彝鼎。到協助我的時候，又美績顯赫。可入忠臣圖像可爲楷範，舉止光明。四門肅穆，百官有序。既是朝中重臣，又加上通常的情誼。正要論德定爵，永遠賜予重職，輔佐教化，協助治理太平國家。天何不留情，突然逝世，我因而心裹悲慟。可追贈爲太尉，侍中、中書監、公爵不變。賜節杖，加羽葆鼓吹，增加班劍爲六十人。葬禮按故去的太宰文簡公褚淵的舊例辦。墳墓棺材由少府辦理。謚號文憲公。"

王儉没有什麽嗜好欲望，衹以治國爲事，車馬服飾樸素，家裏没有遺留的錢財。他撰寫的典章文件，被當時的人推重。年輕時撰寫了《古今喪服集記》和文集，都流傳在世。現在的皇上受禪即位，下詔給王儉立碑，降爵爲侯，食邑千户。

王儉的弟弟王遜，在昇明年間，任丹陽丞，告發劉秉的事，没得到封賞。建元初年，任晋陵太守，有怨言，王儉怕他生禍，通過褚淵奏上皇上知道。中丞陸澄據事奏報揭發王遜。皇上下詔："王儉家世代有德望，盡誠心輔佐朝廷，特降下刑書，原宥王遜，把他發放遠方。"流放到永嘉郡，在路途中被誅殺。

史臣曰：褚淵、袁粲，都受到宋明帝的顧命委托，袁粲已爲宋氏守節義而死，但是褚淵得到興隆好運，世上非議褚淵的人很多。請讓我論説這事：湯、武的事，與堯、舜不同，伊、吕的想法，也不同於稷、契。這種風氣例子留傳後世，不能完全作爲依據。從金、張世族，袁、楊顯貴以後，委身服從大義，都由漢代開始，富貴被受到重視，事情也由此産生了。魏氏君臨天下，時

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晋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晋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羡慕，君臣之節，徒致虚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閒，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禄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内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綢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宫陛。

間很短暫，在前代還是平民，到後朝成了官宦人家，晋氏掌重權，以及他的部屬，名義上雖是魏臣，實際上已是晋臣，所以君主的地位變了，而臣子的任職像原來一樣。從此世族爵位很重，習慣而成爲老的準則。儀容隆重，人們羡慕，君臣節義，衹是個虚名。貴顯抑或平常，都因爲門第的好壞，布衣進取，因而位到公卿，那就知道殉國的想法没理由産生，保家的想法却很實在。朝代多次變换，寵貴正隆，朝廷雖不同，情况却是相同的。中行氏和智伯没有不同的禮遇。褚淵在泰始年間剛上仕途，光明的前程已顯示出來，幾年之間，不擔心没有高位，已憑民望被引進，也隨民望而離開。爵禄被輕視，國家常選用，君恩并非獨有，就要以死來要求人，就是以往君主的共同錯誤，世情不同的原因。

贊曰：褚公啊，有良好的道德素養。百姓極口稱譽，家道能興盛。從容輔佐朝廷，人稱他爲了國事而不顧惜身體。文憲公才能特出，有宰相風度。談論霸道王道，諳悉綱維典禮。兩朝寄以重望，爲君王籌謀劃策。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

柳世隆字彦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

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爲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爲雍州，辟世隆爲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絶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

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弘農人劉僧驎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

尋爲晋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歡。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

柳世隆字彦緒，河東解人。祖父柳憑，曾任馮翊太守。父柳叔宗，早逝。

世隆年輕時就有風采氣度，伯父名元景，在宋大明年間任尚書令，特别賞識他寵愛他，超過了對自己的幾個兒子。向孝武帝推薦世隆，得到召見，孝武帝説："你做到三公是將來必然的事。"海陵王休茂治雍州，召世隆爲迎主簿。任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京任虎威將軍、上庸太守。皇上對元景説："你往年憑虎威的稱號治隨郡，現在再把這個稱號授給世隆，讓你們家代代都有公爵。"元景被景和殺了，世隆因爲在外地而幸免。

泰始初年各州反叛，世隆因爲家族的冤屈靠明帝得到昭雪，就在郡起兵，派使者報告朝廷表示響應。弘農人劉僧驎也聚衆響應。聚集萬人，一起前進到襄陽的萬山，被孔道存打敗，人都逃散，他一人幸免於難，隱藏在民間，亂事平定了纔出來。回朝任尚書儀曹郎，明帝嘉獎他的忠義，下詔升他爲太子洗馬，出京任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回京後任越騎校尉，轉任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太守，轉任司馬、東海太守，入京爲通直散騎常侍。

不久任晋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當時世祖是長史，他與世隆交情很好。太祖計劃渡廣陵，命世祖帶人馬順水而下，在京邑會合，世隆和長流參軍蕭景先等警戒等待時機，計劃没有成

戒嚴待期，事不行。

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别，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内，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内外并喜。尚書符曰：

功。

這時朝廷懷疑畏懼沈攸之，秘密進行戒備，府州的武器，平常都有積蓄。世祖將下京都，劉懷珍對太祖説："夏口是軍事重地，應選適當的人鎮守。"太祖采納了這個意見，給世祖寫信説："你既然入朝，要選個文武兼備又和你意見相合的人，把以後的事托付給他，世隆就是合適人選。"世祖薦世隆自代。後轉任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叛，派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率三萬人作前鋒，又派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率二萬人馬隨後跟進，又派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率二千騎兵分兵出夏口，占據魯山。攸之乘着快船領數百人在大軍前面駐扎於白螺洲，坐在胡床上望着他的軍隊，面帶自得之色。已到郢城，認爲郢城力量弱小不值得攻打，派人告誡世隆説："奉太后命令，要暫時回京都。你既是共同輔國，應想得到這其中的意思。"世隆派人回覆説："東下的大軍，早就承蒙你照顧，郢城是個小城，祇不過能自保而已。"攸之要離開，世隆派兵到西渚挑戰，攸之果然發怒，令衆軍上岸燒了外城，築起工事來進攻，他看着身邊人説："憑這樣的强大實力來攻城，什麽城攻不破!"日夜攻城，世隆隨機應變進行抵抗，敵衆都敗退了。世祖當初回京時，與世隆辭别，説："攸之一旦作亂，如果燒了夏口的船隻沿江東下，就會坐守空城，不可遏制了。即便留下來讓他們攻城，也不能一時攻下。你爲内應，我爲外援，就不擔心了。"到這時世祖派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守西塞，命堅守等待賊衆疲憊。他怕世隆危急，派心腹胡元直偷偷地到郢城通報援軍的消息，内外都很高興。還寫封信給他説：

沈攸之出自壠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蔭，愛之若子，羽翼吹嘘，得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并爲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

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己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耻，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煩顯授。内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命，托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顔，普天同哀，己以爲慶。累登藩岳，自郢還荆。晋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算器械，權撥精鋭，并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践荆已來，恒用奸數，既懷異志，興造無端。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户上丁。蟻聚郭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

昔歲桂陽内奰，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强地廣，勤王

沈攸之平民出身，幾代人都默默無聞。故司空沈公以叔父的關係，愛之如子，爲他吹噓，纔得了官。景和帝昏庸，猜忌重臣，而攸之凶惡殘忍，又逐利樂禍，得到詔旨，便反口咬人。又有一事，攸之和譚金、童泰壹等人因狂暴得寵，都是心腹，同一類型，世人稱爲“三侯”。其交往親密如同管仲和鮑叔牙，遭逢變革時，凶徒懼怕誅殺，攸之爲了求得保全自己而翻臉，因而自己得免於禍。已殺死叔父，又虐待好友，即使像呂布那樣出賣主人，像酈寄那樣出賣朋友，比起這個人，那還算不得殘酷。泰始帝即位之初，寬大無比，忽視了他的凶險，衹取他能反擊了政敵，所以他因亂得到保全，因禍得福。

攸之性格虚僞淺薄，急躁無謀，濃湖潰敗，本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强，在彭城、下邳，看到戰旗就連夜逃走，兩次丢了大軍私自逃跑，早應論以軍法，正是先帝原諒他在回溪的耻辱，希望他還有封崤一樣的勝利，所以纔能僥幸得到升遷，連連授予顯赫的職權，對内掌管禁軍，對外管理萬里。聖主駕崩時，遠頒顧命，委托重任，寄予厚望，情義能感動金石。但攸之一聽到先帝駕崩，就喜形於色，在整個國家都沉浸在哀痛中的時候，他却自以爲喜。屢次擔任方面大員，從郢遷荆。晋熙王憑着皇弟的資格前去繼任，地位名望很高，攸之既不候迎，又肆意地掠奪。清點兵馬、器械，選拔精鋭，由自己帶走，留在郢城的不到十分之一。專横恣肆，無視國法。到荆州以後，常施奸謀，既懷異心，無端私立法規。又逼迫蠻族各部落騷擾山谷，他揚言討伐，儘量招兵，蟻聚城郊，等待國力衰弱的機會，有很多年兵不解甲，全境之内路上看不到男人，種田交租，都靠婦女。自古以來的殘酷暴虐的例子中，没聽説有這樣厲害的。

往年桂陽王叛亂，朝廷危急。攸之在上游鎮守，兵强地廣，實應立即起兵勤王。可

之舉，實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晋熙。招誘劍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仇，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棰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内侮，奸回外熾，斯實惡熟罪成之辰，决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恭行天罰。

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黄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郤宰，精甲二萬，銜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吕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任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順之、新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艓一萬，截其津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勑勤、屯騎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持

是他衹選派老弱人馬，不到三千，到郢州接受指揮，想如果追究罪責時，就把責任推給晋熙王。收買劍客武士，阻止行人。因叛變而流竄入境的就加以保護，逃跑出境的定派人窮追。視朝廷官員如仇人，看待百姓像小草。徵收一大半的錢物爲賦税，用野蠻的酷刑。鞭撻賢士采用北虜的法律，一人逃跑逮捕全族。皇上的赦令從不執行，朝廷的浩蕩恩澤永遠到不了那裏。人們懷有怨憤的，十家就有九家。現在竟然起兵作亂，奸謀暴露，這確是惡貫滿盈的時候，是拔除這個癰疽的時候。各幕府蒙朝廷大恩，懷着百倍義憤，統率大軍，代上天討伐罪人。

現派新任使持節郢州司州的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黄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郤宰率精兵二萬人，作爲前鋒。又派散騎常侍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吕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任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順之、新任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人，帶領戰艦二萬，陸續出發。又派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襲光等人，率領快船一萬隻，截斷渡口要道。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勑勤、屯騎校尉王洪範等人，率騎兵五千，從陸路跟進，先占據陸路，截斷他們的逃路。持節、督雍梁二州以及郢州的竟陵和司州的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任鎮軍將軍張敬兒，鬥志昂揚，盡率樊、鄧兩地人馬，水陸并進，攻破他們的老巢。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

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概，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重。萬里建旆，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

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忠烈慷慨，揮袖而起，如風馳電掣，襲擊他們的輜重。四面八方萬里戰旗飄飄，無不率領軍隊而來，如雲掩如雷霆震怒，人神共憤，遠近同心。

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仇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罰薄賦税，年成好，家家富足，皇上有恩惠百姓之實，百姓無作亂之心。攸之不明天時，妄想亂國，發動没有正義的軍隊，指揮着心裏有怨氣的人衆，因此朝廷内外都清楚知道這種叛軍是容易擊破的，有見識的人斷定他將被擒拿。那地方的軍民受他毒害的時間久，現在又逼迫他們奔向刀槍之下。戰鬥時，好壞難分，是離開還是留下，希望早些覺醒，不要使得一個人被迷惑，九族受到牽連。原諒寬大的恩典，正像光明的太陽。

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并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軍旅

郢城既然不能攻下，而平西將軍黄回的軍隊到了西陽，乘着三層的大艦，按羌胡的技術逆流前進。攸之平常對人没有恩情，一向是用武力逼迫，剛從江陵出發時已經有叛逃的，到這時漸漸多了。攸之日夜騎馬到各營安撫，但開小差的還是不斷。攸之大怒，召來衆軍主説：“我奉太后的命令，以大義東下京都，大事如果能成功，白紗帽咱們都有得戴了；如果這次不成功，朝廷自然是殺我家百口，與其他的人無關。近來軍士逃散，都怪你們不負責任。我也不能責罰已逃的人，從今天起軍中如果有叛逃的，由軍主來擔當罪責。”於是一人逃跑，派十個人去追，結果都不回來。没有人敢報告，都有另外的打算。劉攘兵用箭把信射給世隆同意投降，要世隆開城放他進去。攘兵燒了營帳離開，大火燒起來纔知道。攸之發怒，口銜鬍鬚咒駡他。捉到了攘兵哥哥的

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道追之。

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户。出爲左將軍、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毁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

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

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并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

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騷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

兒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殺了。軍隊大量逃散。攸之渡江到魯山岸，還有幾十個人跟隨。他向軍隊發令説：“荆州城中有很多錢財，可以一同去拿來，作爲軍資糧草。”郢城没有追兵，散軍怕蠻族攻擊，又集結在一起，共有二萬人，跟着攸之，將到江陵，就逃散了。世隆派軍副劉僧驎從路上追擊。

攸之死後，世隆被召爲侍中。又升任尚書右僕射，封爲貞陽縣侯，食邑二千户。出京任左將軍、吴郡太守，增加俸禄到二千石。因守母喪回家。太祖登位時，起用他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州司州兩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晋升爲公爵。皇上下手詔給司徒褚淵説：“以前看到世隆太瘦弱，幾乎不能再認識他了，不僅使人傷心，他實在也是國家的珍寶。”褚淵回答説：“世隆很孝順，哀傷超過了禮儀。對陛下能在危難中盡忠，守母喪盡孝盡哀，忠與孝這兩項作人之本都到了極致，不僅個人可以增加榮耀，而且可以移風易俗。”

建元二年，進號爲安南將軍。這時北虜侵犯壽陽，皇上命令世隆：“歷陽城大，最怕不能很快治理好，正應把它隔斷，好好堅守。對待百姓，如果不讓他們帶家守城，單身在城裏難以相信他。”接着又指示：“我增加歷陽的外城，如果敵人攻來，就令百姓守衛，也應勝過被敵人占去。”

垣崇祖已打敗北虜，皇上想合并南北豫州，命令世隆：“近來想到江西情況不好，兩個豫州也不好處理。談論時多數主張撤掉一個合并到另一個上，辦事方便。我想這也不錯。你認爲怎樣？可詳細告訴我。”接着授予他爲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他没接受。世隆愛讀書，向太祖請求借秘閣藏書，皇上賜二千卷。

三年，出京任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害怕北虜進犯，騷動不安。皇上命令世隆説：“近來有北方的消息説，賊首還在彭城練兵，現在已到年末，或許不一定來送死。但是豺狼的本性不能以

豺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閒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聞賊已渡淮，既審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遖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

理來推測，故防備不能鬆懈。那城池并不險峻，因而應設關卡，使城離金城三十丈正好，徵用百姓修築，不要怕。假定用三千人，又能食用多少呢？可把牒文交給信使帶回，民間如有成年男子多但小孩少的家庭，全都徵用戍守，不要遲疑。”又命令：“昨夜得到北使奏報，鍾離一帶的賊寇已渡過淮水。既然偵知他們確是要來送死，就當剿滅。你好好籌劃這事，有緊急情況就命令小股戍守部隊集結到城裏防守，不要敵人來了還不知道。敵人既然渡過淮水，不能讓他們這樣白白回去，要狠狠地懲治這些來送死的，如果他們攻打壽陽，我會派遣援軍。”又派軍隊支援世隆，并發運軍糧。

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吕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

北虜退去後，皇上準備在江北實行土斷法，又指示世隆說：“吕安國近日在西邊土斷郢、司兩州境內的流動人口，效果很好，百姓幾乎没有驚慌。近日又令垣豫州在州內實行土斷，剛得到崇祖的奏報，已經實行完畢，近來没有異常情況，特别説明這是前代就有的老規矩。你看在兗州能否施行這事，如果没有驚擾，春季你就動手做吧。”他被信任到了這種程度。

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别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爲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中正如故。

世祖即位，加官散騎常侍。世隆善於占卜，置辦的龜甲，價值達一萬錢。永明建元時，世隆在州裏齋壁上寫着“永明十一年”。對典籤李黨説：“我是看不到的。”入京爲侍中、護軍將軍，升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他辭謝了。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中正的職務不變。

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書令。

湘州蠻族騷亂，派世隆以本官總督討蠻諸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一職不變。世隆到任，以其方略平定了騷亂。在州裏建官邸置產業，被中丞庾杲之彈劾，皇上下詔不予追究。後又入京任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他未接受。又轉任尚書令。

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瑑，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

世隆年輕時建立功名，晚年專門以談論玄理爲事。會彈琴，世人稱柳公的琴藝是讀書人中的第一等。他自己常説兵馬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參與政務，衹是垂簾彈琴而已，風

琴，風韵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

度氣韵清淡致遠，很得世人稱譽。因病辭職，改授侍中，衛將軍，不受，轉任左光禄大夫，侍中職務不變。

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美譽。入參内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猾，超越前勛，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寬德，翼教崇闈，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逾。將登鉉味，用燮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懾，全保一蕃，勛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

九年，去世，終年五十歲。皇上下詔賜給少府置辦的棺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下詔："原侍中、左光禄大夫貞陽公世隆，依品德高尚從政，有經天緯地的才能。年輕時就傳出好名聲，年紀大了更是美名遠揚。入朝任職，出京到西邊治理地方，特别是在郢城外，挫敗很狡猾的攸之，超過以前的功臣，功勞在當代很顯著。到總管州郡時，百姓頌揚他的寬厚仁德，輔佐教化，在朝中可説是首位。忠謀良策，合我的心意，向來志趣清淡心性高遠，人不可及。正要授予他三公高位，協理宏大的教化，却突然逝世，我深感悲傷震驚。追贈爲司空，賜給班劍儀仗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職依舊。謚號忠武。"皇上又敕命吏部尚書王晏："世隆雖然多年抱病，但志氣没衰退，本希望醫藥有效，痊愈有日，没想到一時就離開人世，深切的悲痛怎麽説得盡。他往年在郢城時，早就忠心耿耿，全力保衛朝廷，勛勞卓著，不想就離開了我們，更增人悲傷。你是相同情懷，也應是没有盡頭的悲傷！"

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

世隆通曉術數，在倪塘與賓客尋址時，一次又一次，常坐在一個地方。等到他死後，墳墓正是選在他常坐的地方。其所著《龜經秘要》二卷流傳世間。

長子悦，早卒。

他的長子柳悦，死得早。

張瓌

張瓌，字祖逸，吴郡吴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禄大夫。父永，右光禄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張瓌，字祖逸，吴郡吴地人。祖父名裕，曾任宋的金紫光禄大夫。父親張永，任右光禄大夫，通曉音樂，宋孝武帝問張永太極殿的前鐘爲何聲音嘶啞，張永回答説是鐘裏有銅渣。於是敲着鐘找到有渣的地方去掉渣，聲音便清脆悠揚了。

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

張瓌出仕任江夏王太尉行參軍，部署外衛，隨王府轉任太傅五官。被江夏王義恭寵遇，升爲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起初，張永在白下抵抗桂陽的叛賊，被打敗

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吴持服。

了，阮佃夫等要處罰他，太祖堅持爲他辯解，張瓌因此感恩追隨太祖。後轉任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適逢父親死，回吴服喪。

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吴郡，潜相影響。因沈攸之事難，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强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逾窗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内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吴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户。太祖故以嘉名錫之。

昇明元年，劉秉有貳心，他弟弟劉遐治吴郡，暗地通消息。趁着沈攸之事發，也聚集了三千人馬，置辦進攻器械。太祖密派殿中將軍卞白龍令張瓌擒住劉遐。張氏的人世代都有豪俠氣概，張瓌的家裏常有父親的老部下數百人。劉遐召見張瓌，張瓌假裝聽從旨意，與叔叔張恕帶十八個人進郡，與防守郡的隊主强弩將軍郭羅雲直到内堂擒劉遐，劉遐跳窗逃跑，張瓌的部下顧憲子斬了他，郡裏没有人敢動。報告了勝利的消息，太祖把這情況告訴領軍張冲，張冲説："張瓌憑着百來號人奮力一擊，一出手就勝了。"當即授予輔國將軍、吴郡太守的職務，封張瓌爲義成縣侯，食邑千户。太祖特别用好的名稱賜給他。

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二百户。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虜將軍、吴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即位，爲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

授予他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的太守，他辭謝不受。建元元年，增食邑二百户。接着改封平都。升任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升都官尚書，領校尉的職務未變。出京任征虜將軍、吴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張瓌因爲没懲治他而獲罪，免除官職，第二年，任度支尚書。世祖即位，任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又隨王府轉任征虜長史。四年，又升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接着又領寧蠻校尉。回京任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升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

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鬱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

十年，轉任太常，他自己上表説明體弱多病，希望休養，第二年，轉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不久，皇上想再啓用張瓌，就任他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俸禄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藩國事。他到任後，又稱病，回京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鬱林即帝位，加金章紫綬帶。隆昌元年，賜給親隨二十人。鬱林被廢

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高宗，瓌托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蕃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禄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兗州事，虜退乃還。

黜，朝臣們到宮門朝見高宗，張瓌推説脚有病没去。海陵王立，加右將軍。高宗怕外藩起兵，派張瓌鎮守石頭，督衆軍事。張瓌看到朝廷多難，就常常卧病。建武元年，轉任給事中、光禄大夫，像以前一様被信任。每月給錢二萬。二年，北虜勢大，詔令張瓌憑原職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兗州事，敵人退了纔回京。

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啓高宗還吴，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

張瓌家裏豪富，藝伎侍妾滿房，有十多個兒子，他常説"這裏面應有優秀的"。建武末年，多次奏請高宗要求回吴，被批准。他優游自得。有人譏諷張瓌年老體弱還養藝伎，張瓌説："我年輕時喜愛音樂，到老了纔能理解。平生的愛好都丢了，衹是不能丢掉這一種罷了。"

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吴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

高宗病重，猜忌大司馬王敬則，因張瓌一向有才幹謀略，就授予他平東將軍、吴郡太守，作爲防備。等到敬則反叛時，張瓌派將吏三千人在松江抗敵，聽到敬則進軍的鼓聲，都一起逃散了，張瓌丢了郡府逃到民間。亂事平定後，張瓌再回郡府，被官員彈劾，被免除官職，削去爵位。

永元初，爲光禄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禄。天監四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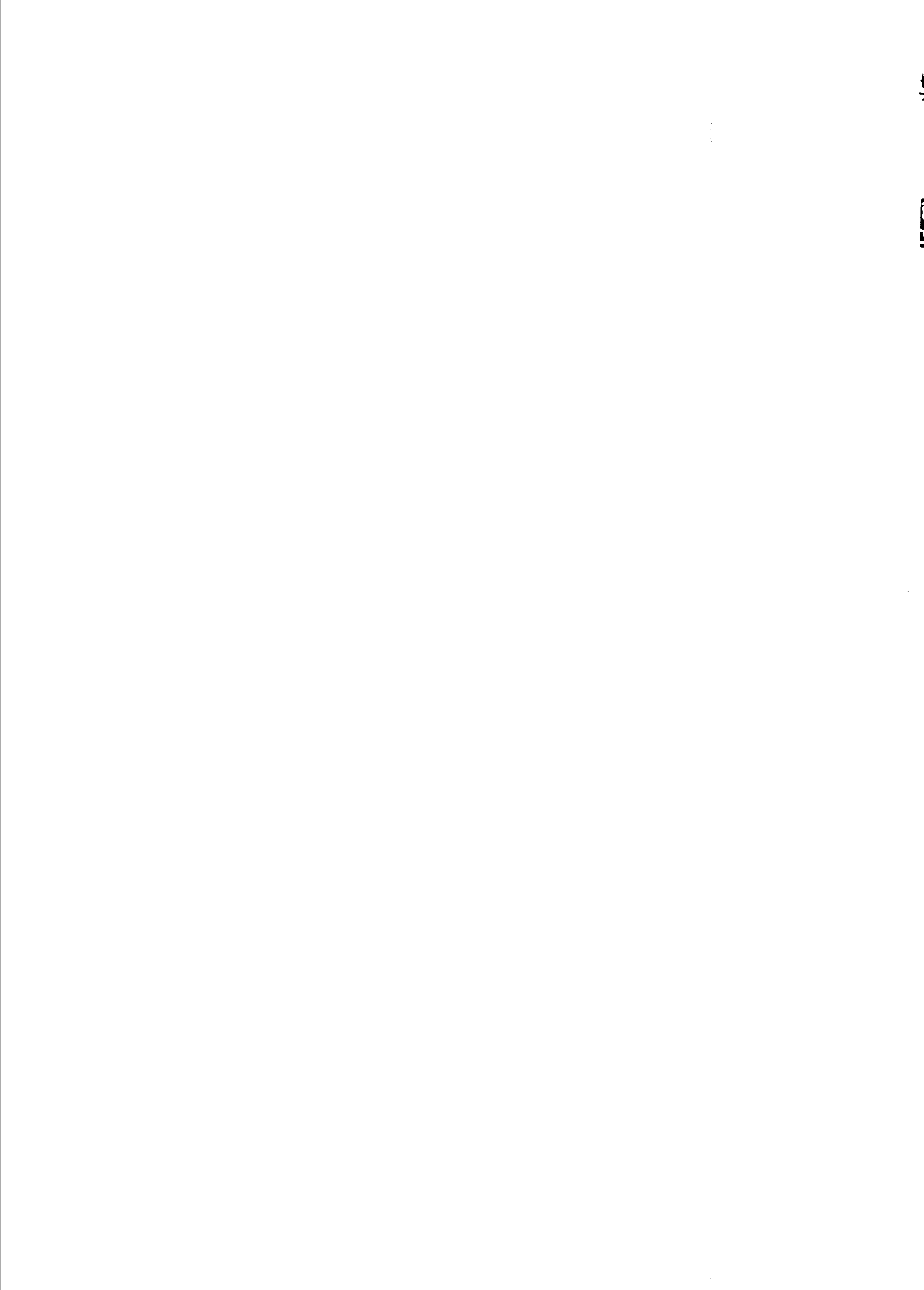
永元初年，任光禄大夫。接着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東下時，東昏賜給張瓌節杖，守石頭城，義師到新亭時，張瓌棄城逃回宮中。梁朝初年又任光禄大夫。死於天監四年。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勍寇乖沮，力屈於高墉，亂轍争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内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史臣曰：以文服衆，以武立威，具有元帥之才，可稱爲國家的大臣。沈攸之十年練兵，到頭髮白了纔發動叛亂，在荆楚上流，正順江東下，這真是須要掃除的大禍患，是帝王的大敵。柳世隆占據中原要地，年紀輕，職務低，首次統率全軍，憑藉孤城向敵人挑戰，臨陣授計，竟没費多少力氣就力克强敵，在高壘前敵人的力量用盡了，争先恐後地逃散，奔降在郢州路上，陸遜大敗劉備，也不過如此。等到世道清平安寧，出京治理州郡，入京輔佐朝廷，以風度素雅作爲標範，以高雅的德行處世，本是興盛家業的美事。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搴旗。游藝善術，安弦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贊曰：柳世隆匡扶社稷，實是文武兼備。在朝中能論治國之道，在軍中能高舉戰旗。擅長藝術，又善於術數，彈琴占卜，張瓌因建功帝基而被封賜土邑。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强，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爲慕容德僞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

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啓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

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主劉彌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徐州，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朐山戍主，送其母還京

垣崇祖字敬遠，是下邳人。家族是豪强，在石虎的時代，從略陽遷居到鄴。曾祖名垣敞，做過慕容德僞政權的吏部尚書。祖父名垣苗，宋武帝征討廣固時，他領着部下歸降，仍舊住在下邳，官職做到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親名詢之，任過積射將軍，宋孝武帝時死於亂中，追贈爲冀州刺史。

崇祖十四歲時，有才幹謀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對門人和宗族中的人説："這孩子一定能壯大我家門庭，你們這些人比不上。"刺史劉道隆起用他爲主簿，很是禮遇他。任新安王國的上將軍。景和時期，道隆請求出京管理梁州，奏請讓崇祖轉任義陽王的征北行參軍，與道隆一路出發，派他回下邳招募人馬。

明帝即位，道隆被誅殺。薛安都謀反，明帝派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派將領裴祖隆、李世雄占據下邳。祖隆帶着崇祖一起抵抗，恰逢青州援軍的軍主劉彌之背叛亂賊歸降朝廷，祖隆的人馬潰敗，崇祖與幾十個親信夜裏去救祖隆，和祖隆一起逃回彭城。北虜攻下徐州時，崇祖還是作爲北虜將領在琅邪一帶游動不再回去，北虜對他没辦法。他暗地派人到彭城迎接母親，想向南逃，事情被發覺，北虜抓住他母親作人質。崇祖的妹夫皇甫肅的嫂嫂，是薛安都的女兒，所以北虜信任他。皇甫肅就帶家屬和崇祖的母親逃到朐山，崇祖趁機帶部下占據朐山，派使者到朝廷請求歸附。太祖在淮陰，板令他爲朐山的戍守長

師，明帝納之。

胸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圂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説，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説，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

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并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第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算，欲剋復淮北。

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勛，退可絶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

官，送他母親回京師，明帝收留了他。

胸山靠海，是孤城險地，人心不安。崇祖常在岸邊停着船隻，一有緊急情况就能到海上去。軍中有個將領犯了罪叛逃了，把情况全告訴了北虜。北虜僞政權的圂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剛占據青州，聽到叛逃人報告的情况，派步兵和騎兵共二萬人襲擊崇祖，駐扎在洛要，離胸山城衹有二十里。崇祖出去送客還没有回，城中人驚慌，都下到船上要離開。崇祖回來了，對親信説："賊人這樣來，本就不是大的行動，恰恰是相信叛徒的一面之詞，容易派人騙他。現在如果能讓百來個人回城，事情就成功了。衹是人們一受驚駭，不能聚集。你們這些人可快到離這兒兩里外的地方大聲叫嚷着跑來，高喊'艾塘義兵已打敗了敵人，要戍守的軍隊快去，幫助他們追趕敗退的敵人'。"船上的人果然高興，争着上岸來，崇祖帶着人進城堅守，派體弱的人到島上去。命令每人拿着兩支火炬登上山叫噪。虜參騎認爲他防守很嚴密，就退回去了。

崇祖啓奏明帝説："淮北的士族和百姓，衹是受胡虜的壓服，向往南方的心，日夜都希望。崇祖的父親和伯父都做過淮北的州郡長官，門人和同宗人散布在北方，百姓信服他們，一旦呼喚，事情能成。但是我名氣地位還低，不能够在衆人面前立威，請求暫賜名號，來招示遠近的人。"明帝任他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逃散的亂軍司馬從之企圖襲擊州郡，崇祖捉住殺了他。多次上表説明他的計劃，想收復淮北。

當時北虜聲言會侵犯淮南，明帝向崇祖詢問怎樣應敵，崇祖乘便啓奏："應用輕裝的軍隊深入敵境，出其不意，進可建立世人莫比的功勛，退可以斷絶他們窺伺淮南的禍患。"明帝同意他的計策。崇祖帶領幾百個人深入到北虜境内七百里，占據南城，堅守蒙山，鼓動郡縣。北虜率領大軍進攻他，他的副將梁湛的母親住在北方，北虜抓住他母親，要梁湛告訴部下説："大軍都離開了，單獨我們守在這裏做什麽。"這樣軍心涣散，一下子就往回跑了。崇祖對身邊的人説：

大敗追者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

泰豫元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注平地，以絶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争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

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托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

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兖青冀三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兖州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户。

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内城。今日之事，十倍

"現在如果都退回，一定免不了死。"就殿後拼力作戰，把追趕的敵人打得大敗再撤軍。因爲長時間勞苦，被封爲下邳縣子。

泰豫元年，行徐州事，又改爲戍守龍沮，在朐山的南面。崇祖奏請截斷河流，使水流向平地，來阻斷敵人的騎兵。皇帝向劉懷珍詢問這件事，懷珍説可以這樣做。崇祖帶將吏截流，没辦成。北虜君主對僞政權的彭城守將平陽公説："龍沮如果成功，是國家的耻辱，要拼死争奪。"數萬騎兵一起殺來。崇祖騎馬提槍陷在戰陣中不能抵抗，就築城而守。正遇上霖雨十多天，敵人纔退兵。龍沮最終没守住。歷任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職務不變。轉任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後又再任東海太守。

當初，崇祖在淮陰遇到太祖，太祖因爲看到他威武勇敢，禮待他。崇祖對皇甫肅説："這人真是我的君主，我現在遇到明主了，正是千載難逢。"於是暗地表達忠誠之心。元徽末年，太祖正處憂愁中，讓崇祖聽從他的意思把家屬托付給皇甫肅，帶數百人進入北虜境内，再聽候命令。正逢蒼梧王被廢黜，太祖召崇祖帶領部下回京都，授他爲游擊將軍。

沈攸之的叛亂平定後，授崇祖爲持節、督兖青冀三州諸軍事，多次遷升，官至冠軍將軍、兖州刺史。太祖即位，對崇祖説："我新建國家，夷虜不懂天命，定會發動軍隊，以送劉昶回國爲藉口，賊寇突擊的地方，定選在壽春。能克制這些賊寇的，除了你就没有别人了。"升任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職未變。封爵望蔡縣侯，食邑七百户。

建元二年，北虜派僞梁王郁豆眷和劉昶，領馬步軍號稱二十萬人馬，侵犯壽春。崇祖召集文武官員商量説："敵衆我寡，應用奇計來克制他們。要修築外城來對付敵人，城建得闊了，没有水就不堅固，現在想在肥水上築堰倒引水來淹没其他三面，設置險阻，衆位認爲怎樣?"大家説："往年佛狸侵犯南邊，宋南平王士卒很多，因爲外城大而難守，退保内城。今日的工程，是

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内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剋，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逾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决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以前的十倍，自古至今一貫不築肥堰，都是因爲地形不便，蓄起水來没有作用的緣故。如果一定要做，怕不恰當。”崇祖説：“你們衹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捨棄了外城，敵人一定會占據它，在外面修建樓櫓，在内築起長圍，四面没有遮掩，内外受敵，這就自陷爲俘虜。守外城修肥水堰，這是我的不可勸阻的策略。”於是在城西北築堰堵住肥水，堰北面建起小城，四周挖出深塹，派幾千人守衛。崇祖對長史封延伯説：“敵人貪心但少謀略，必定全力攻打小城，想破這個堰。看到壕塹狹窄城又小，認爲一攻就攻下了，會像螞蟻一樣衆人齊攻。我們放水一冲，急流超過三峽，敵人途窮逃奔，自然會沉溺水中。這豈不是以小小的勞苦而獲得大利嗎?”敵軍從西面聚集堰南面，分兵從東路搶攻小城。崇祖戴着白紗帽，坐在肩輿上登城，手放背後。至日偏西時，決開小史埭。水順勢奔流，敵軍攻城的人掉在塹中漂流着，被淹死了數千人馬，其餘的都敗逃了。

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爲千五百户。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横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

當初，崇祖在淮陰，見到皇上，就把自己比作韓信、白起，别人都不相信，衹有皇上獨自承認，崇祖兩次拜請纔奉旨守壽春。等到破敵的奏章送到，皇上對朝臣們説：“崇祖答應替我克制北虜，真如他説的一樣，他常自比韓、白，現在果真是這種人。”晋升他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加封贈的食邑到一千五百户。崇祖聽説陳顯達、李安民都增賜了軍隊儀仗，啓奏皇上要求賜予鼓吹横吹。皇上説：“韓、白一樣的將領怎能不與衆臣不同呢!”賜給鼓吹一部。

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既聞内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

崇祖擔心敵人還侵犯淮北，奏請把下蔡戍移到淮東。那年冬天，敵人果真要攻下蔡，聽説下蔡守衛遷到内地，就揚言毁平舊城。衆人懷疑敵人會在舊城設防衛，崇祖説：“下蔡離我們守軍近在咫尺，敵人怎敢設防衛；實是要平毁這座舊城。我正怕他們逃跑，殺不乾凈哪。”敵軍果然平毁下蔡城，崇祖親自帶兵渡過淮水和敵人接戰，打得敵人大敗，追殺逃敵幾十里路，殺死和擒獲的敵軍數以千計。

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

皇上派人入關刺探敵人的情報回來後，命令

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修治芍陂田。

世祖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閒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業。昔因軍國多虞，采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啓，頻煩升擢，溪壑靡厭，浸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奸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張敬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

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

崇祖說："你看我祇守着這個江東就行了嗎？缺少的是糧草，你祇要努力屯兵種田，自然能掃平殘敵。"令崇祖屯種芍陂的田地。

世祖即位，徵召崇祖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不久又下詔留在原任所，加號安西將軍。又升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當初豫章王很被寵愛，世祖在東宮的時候，崇祖不去主動攀交。等到破了敵人，下詔要他回朝，和他一起秘密商量，世祖懷疑他，特別禮待他，酒後對崇祖說："世間有些謠言，我已是不放在心上，自今以後，富貴會給你的。"崇祖拜謝。崇祖走後，皇上又派荀伯玉傳口頭命令，因爲邊境的事務奉命連夜出發，不能和東宮辭行，世祖認爲崇祖不是真心，心裏怨恨他。太祖駕崩，擔心崇祖有貳心，就命他轉爲朝內職務。永明元年四月九日，皇上下詔說："垣崇祖凶殘險惡，年輕時就没有德行功業。往日由於國家多事，把他作爲一個武夫來用。國家建立之後，多次升官，而他欲壑難填，手越伸越長。去年在西疆，多次謀圖境外發展，藐視君主的心思，遠近都已清楚。又特別優待他，希望他能够改變。他却叛心滋長得更厲害，想掀起禍亂，又與荀伯玉合謀不軌，企圖得到他不該得到的，在邊荒煽動人衆，與他裏外呼應。寧朔將軍孫景育調查到他的全部奸計，全部奏與我知。除惡務必要除去根本，刑法不能赦免。就可立即逮捕，使國法嚴明。"死時四十四歲。兒子名惠隆，流放番禺，死在那裏。

張敬兒是南陽冠軍人。原名苟兒，宋明帝覺得他名字粗俗，爲他改成這個名字。父親名醜，是郡將軍，官職做到節府參軍。

敬兒年輕時就練習射箭騎馬，有膽量，喜歡射老虎，發箭没有不準的。南陽的新野一帶風俗崇尚騎馬射箭，而敬兒的膂力特別大，要求到軍隊中做曲阿戍中的驛將，州裏缺府將，他回去任了郡裏的馬隊副，又轉任隊主。漸漸升爲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鄉劉胡討伐襄陽的衆蠻族部落時，深入險阻，一路破敵。又在進攻湖陽蠻的戰鬥中，官軍撤退時，蠻人追趕來的有數千人，敬兒

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

三年，薛安都子柏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軍如故。

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黄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太祖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户。部伍泊沔

單騎殿後，衝擊賊軍，幾十個回合，就殺了數十人，箭射中他的左腋，賊人抵擋不了。

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守壽陽，尋求善於騎射的人。敬兒自薦受到寵愛，做了長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年，任寧朔將軍，隨王府轉參驃騎軍事，管中兵。帶兵討伐義嘉的賊兵，與劉胡在鵲尾洲相對抗，奏請明帝回本郡，亂事平定後，任南陽太守，將軍職務和從前一樣。當初，王玄謨治雍州時，把敬兒的家屬依土斷法編入舞陰，敬兒到任，又恢復了冠軍户籍。

三年，薛安都的兒子柏令、環龍等侵占了順陽、廣平，騷擾義成、扶風地界，刺史巴陵王休若派敬兒和新野太守劉攘兵討伐，交戰，打得敵人敗逃。改任順陽太守，將軍職未變。

南陽蠻騷動，重新任敬兒爲南陽太守。恰遇母親去世，回家時，朝廷懷疑桂陽王休範有叛心，密令他防備，就起用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王發動叛亂，他跟隨太祖駐扎在新亭，叛軍箭石交加，休範穿白衣乘輿去慰勞樓下的軍隊，城中人看到他的衛兵不多，敬兒和黄回對太祖説："桂陽王的駐地，防衛的人少，如果假裝投降趁機攻擊他，這樣定能擒住他。"太祖説："你如能做好這件事，就把這個州賞給你。"敬兒和黄回一起出城南，不帶兵器跑去，大聲叫投降，休範歡喜，召他到輿旁，黄回假説太祖的降意，休範相信了，黄回給敬兒使眼色，敬兒奪了休範防身用的刀，砍了休範的首級，休範近衛數百人都嚇跑了，敬兒提着首級飛馬回到新亭。升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太祖認爲敬兒年輕位低，不想就派他任職襄陽要地，敬兒不停地請求，又説服太祖道："沈攸之在荆州，您瞭解他想做什麽嗎？不派敬兒我去防備他，恐怕對您不利。"太祖笑着不説了，就任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的竟陵和司州的隨郡二郡的軍事、雍州刺史，將軍職照舊，封爲襄陽縣侯，食邑二千户。部隊停在沔口，敬兒乘小船過江，去拜見晋熙王劉燮。到江中心

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晋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没艙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

遇大風翻船，近衛和丁壯都各自游走了，剩下兩個小吏淹在船下叫着長官，敬兒用兩腋挾着他們，隨着船的起伏，漂在水上，這樣沉浮數十里，纔得到迎救。丢掉了所持節杖，朝廷又補賜給他。

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没，襄陽虚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

沈攸之聽説敬兒來上任，派人偵察。看到雍州迎軍的儀式很威風，擔心被偷襲，就嚴加防備。敬兒到任所，好好地與攸之交結，書信和贈禮不斷。獲得攸之的情况，秘密地報告給太祖。攸之接到太祖的信件文墨，談到選用地方長官的機密事情，就把這些給敬兒看，進行反間，敬兒最終没有貳心。元徽末年，襄陽發大水，平地都有幾丈深，百姓的財産都漂走淹没，襄陽城困竭。太祖給攸之寫信，令他賑救襄陽，攸之最終不放在心上。

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

敬兒與攸之的司馬劉攘兵交情好，等到蒼梧王被廢黜時，敬兒疑心攸之會趁機起兵，暗地裏問攘兵，攘兵没有説什麽，寄一隻馬鐙給敬兒，敬兒便作了防備。昇明元年冬天，攸之反叛，派使者告訴敬兒，敬兒接待周到，爲使者擺酒食，對他説：“沈公怎麽突然派你來，你特别聽從命令嘛。”於是在廳前擺出儀仗斬了他，召集部下，偵察到攸之往下游來，就去偷襲江陵。

時攸之遺太祖書曰：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粮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燋，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盤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録

當時攸之給太祖寫信説：

我聽説魚在江湖中悠閑自在，人在道路上優游自得，你我之間可以説是相通了。大明年間，侍奉聖主，冒昧地與你同爲侍衛，感情很好，有斷金之義，竟到了共布做衣，平分糧做飯。正逢景和皇帝昏庸殘暴，心裏憔悴形容枯槁，如此苦痛，怎能説得盡。我自料在閣下被殺頭，你也怕被舍人滅族。那時心裏堅定得像盤石，堅守正氣没有貳心，被那時艱險逼迫，互相扶持，求得保全。上天憐憫好人，這道理不假。我們結爲姻親之初，實在是情誼深厚。等到明帝登基，衆人都做鬼了。我和你得蒙厚恩，被皇上親近超過那些皇親國戚，像對待代臣一樣禮遇，考

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托，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殆絶，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脱枉一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

察心迹，又爲君王奔走，先帝臨死那天，我也受顧命的囑托，給我榮譽寵愛，君恩深厚職位高。我雖然比不上古人，但也知道忠誠節義，發誓要報答君恩，許以必死之志。這忠誠的志向最終没有實現，先帝升天，心中的願望永遠被奪去了。自此以後，和你説話見面的機會幾乎没有了，不是形迹分開，而是自然而然就到這樣子，偶爾通一次書信，未免不對着書信流淚，哪想到今天互相責罵呢。心中所想，不能不説明白。

初得賢子賾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痴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人位并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

當初得到你兒子賾的疏文，説是收到家信，説到你有廢黜舊君立新君的事，安國安民，此功勞偉大，不是我們這樣一般的人能辦到的。不久收到皇太后的命令，説你老謀深算，專行獨斷，何等威風。衹是官職雖然不好，但也不能享足了，大概也是尊敬上面的緣故罷了。你結交親近的人，親手做了弑君的逆事，來免除自己的災難。你該認爲龍逢、比干衹是傻瓜罷了。凡是廢舊君立新君的大事，不能廣泛徵求意見，但是袁粲、褚淵是先帝的顧命大臣，劉秉又是國姓的近親，這幾位封地肥美，人品地位都是人們一時景仰的，如果這些人都不和他們商量，又有誰能够和你披露心胸呢？改换昏君立明主，自古就有，難道衹有大宋中途艱難嗎？

前代盛典，焕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群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兹？《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危，啖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求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

前代這樣的大典，在史書中很多，請讓我説給你聽。群臣商量，應奏明太后，再奉令行事，當用對待王的禮儀送出宫。你再不通曉大理，總要聽君子的話，怎能不要天理，到這種程度？《孝經》上説："用對父親的態度來侍奉君主。"即使爲了宗廟國家考慮，也不能這樣，豈能不知君王如父親的道理？竟然又爲家裏安危憂慮，以爵位賞賜爲誘餌，使卑鄙小人放肆，於是弑殺君王。我雖然懂得少，私下裏衹以古人相比，哪裏有作爲臣子的會做出你近幾天做的事呢？假使一旦荼毒生靈，身首分開了，活着的人自是遺憾，死的人又有什麽罪呢？而且還有登齋的賞賜，這一條又是從哪條法律裏來的呢？

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户，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苦！

祇要是作臣僕的，誰不嘆息震驚。國内外都感痛心，路上的行人都要流淚。竟然不給殯葬，使得蛆蟲在門裏爬動，從古到今，這種事有幾件？衛國雖然是小國，也還有一個弘演，没想到我們大宋，獨獨没有那樣的人。我撫胸悵嘆，不能平静下來。你與前時殺的人又有何區别？人心易反覆，回想便成悲傷嘆息，做你的君主豈不是太難了嗎！這與牛踏了田禾就奪下人家的牛，又哪裏有不同？管仲説過，君王的善舉未嘗不是勸諫成的。你直言勸諫的事我從來没聽説過，却甘心犯下崔杼弑君的罪行，這是何等的惡逆啊！

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托，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温强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迹，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

從前太甲復位，伊尹不遲疑；昌邑王的過錯，數也數不清，霍光身受前君的托付，還要與朝臣商議，然後纔廢黜他。還舉行湯沐儀式，評論的人不説他是劫持君主。桓温的心裏，不忘篡逆，海西王喪失道義，人倫關係蕩然無存，因公廢黜他，還要按禮儀處置。當桓温强盛時，誰能與他抗衡？尚且害怕形迹太露，天下人心不平，恐怕不會有人願意推舉他。伊尹、霍光，臣節高亮，桓氏也免了脅奪的罪名，這種種事情，散見於書籍中，如此易知，哪裏還需要一一數出呢？你常説高潔可與夷、叔相比，怎麽會有朝一日惡行超過桀、跖呢？

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宫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内外宫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

聖明君主開啓世運，蒼生再造，普天之下，誰不拍手歌頌，實在是忠心盡節、奉公忘私的時日。但是你大量收蓄後宫宫女，劫掠皇家庫藏，器械金寶，定要填充自己的家裏，改换朝廷舊臣，安插自己的私黨，披甲上殿，宫内外的鎖籥，全都由你家裏人掌管。我就不懂，是子孟、孔明有這樣的遺訓，還是王、謝、陶、庾曾有過這樣的舉動？

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録，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

再説，朱方是帝鄉，不是親屬是不授予這個地方的，你并不是皇家親戚，一朝專横無忌自樹權勢，讓兒子鎮守臺城，父親居住東府，一家人就有兩個重職，憑什麽這樣特殊？我瞭解你防備堅實重重，疑忌萬種，説

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修，舟中之人皆仇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懷貪婪，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

是防禦遠方，實際是防備裏面。如果德高人心歸附，外族都可以推心置腹一起相處，如果虧理違背正道，即使是金城湯池也没有用。文長靠戈戟自衛，他哪知道會滅亡。吳起說過："不修養道德禮儀，那麼一隻船上的人都互相爲仇敵。"你既然没有伍員一樣的怨痛，假如貪得無厭，有害宋的心思，我豈能丟棄申包胥的氣節呢？

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奸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奸折謀，誠節慨惋。隔硋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絶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别於千載。放筆增嘆，公私潸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

聽說尋找忠心的臣子定出在有孝子的家裏，你的忠孝之心至此已没有了，現在竊取國庫的金銀布匹來行使奸險的恩惠，盜取國家的權利爵位來交結人情，而且授職不合理，符合我意思的就封賞，這事已經再也不能常使用，使用完了，怕也不是使人忠實的辦法。況且承受的人不會感激，有識的人不瞭解，不能阻止奸謀，實令人慨嘆。遠隔幾千里，没有機會見面，不知道再用什麼樣的心情和你叙談平生舊情？我聽說前代賢哲斷絶交情，不說不好聽的話，但是我在這裏是把心裏的有關做臣子的名節的話自我表白出來，趁此留告千年後世。寫完停筆反更增嘆息，爲公理爲私情不由流淚，料想你不深怪我上面的話。然而天下人的耳目難道是你可以被欺騙。不過也該自知用兵没有盡頭，定會先禍及自身。

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

太祖出京駐扎在新亭，給攸之回信說：

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耻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

蒙你寄來責罵的信，結交人有始無終，已足使我感到羞耻。你要順流攻下來就來吧，爲什麼要做僞君子。

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勤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携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閒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

我二十歲走上仕途，哪裏期盼遠大前途，大概是爲子路的話所動，總是不加選擇地任職。在文帝時期，最早被聖明的君主賞識；等到孝武的朝代，又承蒙英明的君主青睞。由此很感激，不能自拔。等到和你定下交情，感情極好，何嘗不是努力仰慕學習古人國士的心，必定看重前代賢良的忠貞的氣節。至於說飲酒互道離情，親熱地牽手同行，嫁女兒結爲親戚，遵守信約，情義信用的深厚，誰又能比呢。後來就是景和肆虐

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敕，已行外内。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虚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爲，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虚達。事之相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愿久言邪？

時，我很是害怕，明帝即位，命運同時美好地位顯赫。從内心來説，哪裏會因顧個人安危而有貳心。元徽末年，君王聽信高道慶的讒言，要討伐你，發威怒下命令，朝廷内外都知道。這時候臣下閉口，在路上衹以目示意。我因爲想到情義深重，應共患難，冒殺頭的危險爲你擔保。違背君主親手寫的敕令，現在寄給你看。哪裏是不畏懼威嚴，衹一心想盡到爲你周旋的情義罷了。想到爲你做的這些事，我有何抱愧，不想你卑鄙地存有作禍詭行。前次送去王思文有關國事的公文，因爲想國與家是一樣的道理，讓你共同參詳行不行，我虚心地把大大小小的事先與你商量。問你張雍州代職的時候，將派誰？本來是預先商量將來的事，并非要取代張，你竟然把這個文件封寄給張敬兒看，想激怒他。如果張被你一句話蠱惑，果真産生怨恨，違背往常的情義，這是君子不肯做的，何況張對待國家本就忠心亮節，情愫已見，心意不貳呢？還有，張雍州奏陳，説那裏蠻人騷動，加上百姓遭水災，朝廷命令你考慮援助的事，我也有話，説到國家像是家庭，用情而去，總想表達到心意。但是事情一到你那裏，常常遭到猜忌。反而説我無緣無故地派信使，這就是偵探。平和寬恕的胸襟，動不動就不能容納，辜負了原來的期許，這是誰的原因呢？先前你送信來，憶叙舊情，督促我有始有終，我衹是回答，儘量説明我的本心，立意友誼長遠，正如金石堅固。今日的舉動，該是誰要爲那些話感到愧疚呢？

元徽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毁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静國，何愧前修。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

元徽失德，將會失國，你都聽説了，不須多説。太后憂慮，遵照前命，立新君廢舊君，都是我親自做的。廢黜昏君立明主，實是有前例的，使皇族安寧使國家太平，比起前賢我有何愧怍。一廢一立自有章法，你是同意的。關於説我嫌官小了的譏刺，憑什麽説這種話？封舊君爲郡王，哪裏是失禮？景和没有名，這比方不是過分嗎？龍逢自是一般人的美德，伊、霍則是保國家的臣子，同

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

與不同都加在我的頭上，我不能接受。登齋有賞，壽寂在我以前就領受過；同謀有功，明皇也在從前實行過。這是接連而成的事，誰能不贊同呢？

謂其大收宫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虚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仗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勛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

説我大量收納宫女，掠奪皇家寶庫，器具和金寶，都充塞我家裏。即使謡傳集市有老虎，也不會謡傳這種話；如果是用這個來欺騙百姓，還怕天下人没長眼睛嗎？心裏如果没有鬼，豈不光明磊落。賜給甲仗，事情已有典籍記載，哪裏看到國家重臣，有安定國君的功勞的人，出入都是輕車單騎不用近衛的呢？這種憂患，哪衹是本身的憂患，受這些恩寵，都是符合事理的。

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勛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晋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入戾，乃如是乎！

對於朱方的管理，是公卿們共同的意思，我也認爲些許功勞，不算玷辱一州。況且過去魏晋時的事例，皇帝家鄉的牧守，何曾是豫州一定歸曹氏，司州一定是司馬氏的？你膠柱擊瑟，瑟本身没有什麽愧疚。袁粲鎮守石頭，你没説不行；我守東府，來文中就説是不對。動不動就被你痛恨，笑一笑就有罪，竟然到這種程度嗎！

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即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録。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比踪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跖，無乃近誣哉！

袁粲、劉秉，受恩遇很深，國家安定了，不想安撫鎮守，就和你内外勾結，守據城池的日夜，哪裏顧及國家。幸而上天不助長禍亂，宗廟有靈驗，即和褚衛軍商量決定，及時消滅。想來你聽到這消息，會感到悵惘沮喪吧。我兒子忝居侍中職位，是代地來的恩澤，輪到值衛臺閣，就説我一家兩個重要職位。説話不加選擇，太過分了。我的心裏，總記着古代聖賢的話，竟然用陶、庾等以前的賢哲來譏嘲責備，你自己想想，怎能用這個來責斥我呢？以伯夷、叔齊來比，比我就可以，説我惡行超過桀、跖，豈不是近於誣陷嗎！

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即懷狼望，陵侮皇朝。晋熙

説我不尊奉朝廷，這是好的教誨，但是關於尊不尊朝廷的事，想再問問你。你承受先帝的恩惠，擁兵在西州，當鼎湖叛亂的時候，全國各地都在奔救朝廷，但是你在江上安享快樂，神態自若地飲酒，猶豫不前，欺

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罔蔑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僅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况荆州物產，雍、崏、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夭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

侮朝廷。晋熙王殿下，以皇弟的名義代鎮西方，你却斷絶迎候，蔑視皇族，驅趕兵馬，都趕到西邊，郢城中留下的，祇剩些劣馬弱兵。古代貢茅不獻朝廷，尚且發兵征討；何况荆州的出產，雍、崏、交、梁的交匯，從你治理時起，貢獻了什麽東西？好馬强兵，你那裏不是没有，你買來的和别人贈送給你聚集起來的好皮革好毛織品，你前前後後又有多少貢獻給朝廷呢？祇聽説太官時不時接受些飲食罷了。桂陽王作亂，你坐觀成敗，自以爲坐收漢南，可做西伯。所幸桂陽王死，你的非分的願望也消滅了。你又招收逃亡的罪犯，阻截行人，造航船試兵船，常以朝廷爲目標，喂馬按劍，常希望天下有禍事，作臣子的，本來應當是這個樣子嗎？甚至不遵法典，皇上的命令來了如一紙空文，國恩不能施行，朝廷命令被隔斷，下詔任命的郡縣長官，常常自行板令代理，官員辭官離職，又禁止他們回京師。惡人逃出境，無不派人千里追捕，却反而招募臺將，來者必給豐厚的賞賜。太妃派人買馬，帶珍寶到蜀，你全截去，作爲私產，這些都是遠近全知、敗露在人們的耳目中的事。

主上睿明當璧，宇縣同慶，絶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窺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爲足下憂之。

主上智慧明達即位掌權，天下同慶賀，邊遠地區送來禮物，衆多國家送來賀信，而你猶猶豫豫一百天後，纔派來單人單馬，事體存在於送往迎來之中，這就是一個證明。這樣不朝拜，誰應受責斥？我反而被你呵責，并没有惶恐不安。現在竟然領兵窺伺皇位，長戟直指宫門，不也是做忠臣孝子所痛心疾首的事嗎？你兒子元琰虎口免死，船隊西進，是我派去的。還是自述一向的情懷，不怕你耻笑。你連君臣的綱紀都不要，何况我們是平民的友誼呢？已發生的事不勸諫了，過去的錯也難以責備了。現在六軍向西進發，我替你擔心。

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

敬兒報告變亂的使者到了，太祖大喜，進號爲鎮軍將軍，加官散騎常侍，改任都督，賜給鼓吹一部。攸之在郢城失敗逃跑，他兒子元琰和兼

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乂、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州，見殺。百姓既相抄奪，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没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傘，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户。

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

初，敬兒既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堇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

三年，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内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

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人守江陵城。敬兒的軍隊到白水，元琰聽到城外的鶴叫，以爲是人馬喊殺聲，心裏害怕要逃跑。那夜，江乂、傅宣打開城門出逃，城被攻破，元琰跑向寵州，被殺死。百姓都攔路搶奪，敬兒到江陵，殺了攸之的親近黨羽，没收他的財物數十萬，全都歸爲私有。攸之在湯渚村自縊而死，當地百姓把攸之的頭送到荆州，敬兒命令用小籠子高挂起來，上面蓋着青笠，在集市内和外城示衆後，纔送到京師。進號爲征西將軍，升爲公爵，封邑增加到四千户。

敬兒在襄陽城西建起房子，聚斂財物。又想把羊叔子墮淚碑移開，在那兒築臺，綱紀官勸阻説："羊太傅留下的高尚品德的標志，不便移動。"敬兒説："太傅是誰？我不知道。"敬兒的弟弟恭兒，不肯出仕做官，平常住在上保村裏，與當地百姓没有不同。敬兒送給他很多東西，恭兒每月出來看一次敬兒，就回去。恭兒原名猪兒，是隨着敬兒纔改的名。

當初，敬兒斬了沈攸之，派人告訴隨郡太守劉道宗，招集一千多人馬，建營駐扎。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的使者，秘密讓道宗收回軍隊。等到攸之包圍郢城，道和派軍隊駐扎在堇城作郢的後援，亂事平定後，按例受到賞賜和封爵。敬兒把全部情况報告給皇上知道。建元元年，太祖令官員彈劾道和的罪，殺了他。道和字敬邕，是羌主姚興的孫子。父親名萬壽，是僞鎮東大將軍，投降宋武帝，死在散騎侍郎任上。道和的出身是孝武的安北行佐，在世間有名聲，讀了些經典史書。常騙人説："祖父是天子，父親是天子，本人曾是皇太子。"元徽年間任游擊將軍，跟着太祖在新亭破桂陽叛軍建立功勞，任撫軍司馬，出京管轄司州，猶豫膽小不决斷，所以有被誅的結局。

三年，徵召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一職未變。敬兒是武將，不熟悉朝拜的禮儀，聽説會到京都任職，就在密室裏避着别人學習揖讓應對，自顧自又拜又起，這樣做了一整天，小妾和侍女偷偷地看着笑他。太祖即位，授予他侍中、中軍

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黄閤。"因口自爲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勛也。"敬則甚恨。

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咒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説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邊裔，昏迷不修。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苞異志。在昔含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奸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質可移。

將軍。因爲敬兒的俸禄等級已是五等中最高的，仍舊依照以前的封賜。建元二年，升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設置輔佐和長史等官。太祖駕崩，敬兒在家裏私下裏哀哭説："皇家老皇上死了，可惜！太子年輕，以前我没有結納。"遺詔中加封敬兒可以像三司一樣設府衙，將要授官時，他對小妾們説："我受了這個職以後，就要開個黄閤。"於是口中就做出擊鼓的聲音。授職後，王敬則和他開玩笑，稱他爲褚淵。敬兒説："我在戰馬上得到的，到底還是得不到華林閣的勛級。"敬則很有怨氣。

敬兒原來不識字，晚年做到了方伯，纔學着讀《孝經》、《論語》。在新林的慈姥廟爲小妾祈求生兒子，禱告神靈時，自稱爲三公。但是他心裏知道滿足，剛得到鼓吹時，害羞馬上使人鼓樂。

當初娶的前妻毛氏，生了兒子道文。後來娶尚氏。尚氏漂亮，敬兒拋棄了前妻娶了尚氏。尚氏還是住在襄陽家裏没有隨敬兒到京，敬兒想到不會再出京任職，就迎接家裏人都順水到京城。報告給世祖，没有得到慰問，敬兒心裏疑慮。等到垣崇祖死了，更害怕，妻子對敬兒説："以前曾經夢見手熱得像火烤，你做了南陽郡守。元徽年間，夢見半身發熱，你做了襄陽郡守。現在我又夢見全身發熱了。"有個太監聽到這話，傳説開了。事情傳到世祖那裏。敬兒又派使者到蠻族去交結，世祖懷疑他有貳心。永明元年，命令朝臣到華林做八關齋，在座中拘捕了敬兒。敬兒的近衛雷仲顯知道有變故，抱着敬兒哭泣。敬兒摘下貂蟬冠丢到地下説："因這個東西害了我。"不幾天，被誅。下詔説："敬兒不過是愚蠢的邊民的後代，糊裏糊塗地没有修養。剛好碰到宋末多難，得到些作戰的功勞。從士卒中發迹，登上超過本分的高位。但愚蠢暴躁没有變，驕横更厲害。以往鎮守襄陽，很久就有不軌的心思。過去恩寵他是希望他能改變。職位做到三公，俸禄高到五等盡頭，没聽説他心裏感激，多次施設奸詐，從去年到現在，叛心更加滋長得厲害。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次朝見時，陳述他凶險

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群蠻，規擾樊、夏。假托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蠻，備睹奸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内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并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

狡詐，定會圖謀反咬一口。我還認爲恩義能感動他，本性可以改變。近些時日，反叛迹象更明顯，私自派子弟到西邊，足以煽動外族，招納煽動群蠻，計劃擾掠樊、夏。假托妖巫，來蠱惑人們，妄圖製造預兆的祥符，暗暗圖謀篡國。在開國時結霜，在我嗣位時成了堅冰，這種人可以容忍，還有誰不能容忍呢！上天降禍給做得過分的人，他的叛逆陰謀敗露。建康人湯天獲到蠻地行商，全部看到他的奸計。驛站來的書信，明明白白地可作證據。就可收押，以正刑法；所涉及的同黨，都格外加以原諒。”兒子道文，是武陵内史，道暢，是征虜功曹，道固的弟弟道休，都一起被殺。小兒子道慶，被原宥。以後數年，皇上和豫章王蕭嶷在曲水宴歡三日時，舴艋小船漂到皇上的座前沉没，皇上由此談到敬兒，後悔殺了他。

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恭兒官職做到員外郎。在襄陽聽到敬兒死，帶着幾十個人馬逃到蠻族内地，追捕不着。後來自首，皇上赦了他的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鳥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史臣曰：太平時的武將，立身有法，如果不是憑着愚蠢來取得信任，就應憑智慧來免禍，心迹明朗，纔被好好地容納。崇祖在東朝留下遺憾，敬兒的情況可能是鳥盡弓藏，新君剛繼位，他就被嚴厲的法律誅殺。如果不是因爲抒發憤懣，或者對君王不是感激圖報，對於功名利禄，不值得去争取的。

贊曰：崇祖爲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勛豫牧。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贊曰：崇祖作爲將軍，立志馳騁疆場。設計騷擾淮北敵軍，立功成爲豫州太守。敬兒在雍州，小心防備楚地叛亂。難道不辛勞，領兵作戰取勝。烹了獵犬，藏了良弓，他們都到了另一世界。

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爲直閤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閤。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户。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脱，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至是如言。

王敬則，是晉陵南沙人。母親是女巫，生敬則時胞衣是紫色的，對人説："這孩子有將軍的相。"敬則長大了，兩腋下長出奶來，各有幾寸長。夢見騎着五彩的獅子。二十多歲時，會玩雜技。補充爲皇上的刀戟近衛。景和帝叫敬則玩刀，拋得和白虎幢那樣高，像這樣的有五六把，没有接不着的。補充到俠轂衛隊任隊主，帶細鎧近衛。和壽寂之一起殺死景和帝。明帝即位，任他爲直閤將軍。因爲帶刀進殿奏事，拘禁在尚方十來天，纔又到閤中輪值。拜爲奮武將軍，封爲重安縣子，食邑三百五十户。敬則年輕時在草中射獵，有些像烏豆一樣的蟲聚集在他身上，用手擿纔脱開，那些地方都出了血。敬則認爲那不是好事，到道士那兒卜了一卦，道士説："不要擔心，這是封侯的好徵兆。"敬則聽了高興，所以出都城去尋求效應，到這時應驗。

泰始初，以敬則爲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横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暨陽令。

泰始初年，任敬則爲龍驤將軍、軍主，跟着寧朔將軍劉懷珍征討壽春。殷琰派將領劉從在死虎修築四座堡壘，懷珍派敬則帶着一千人繞到後方，從横塘直接殺出，賊軍驚退了。拜爲奉朝請，出京補暨陽縣令。

敬則初出都，至陸主山下，宗侣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

敬則剛出都城，到陸主山下，宗族同行十來隻船一齊開船，敬則的船獨獨不能走，就讓弟弟到水裏推船，看到一口黑漆棺材。敬則説："你不是平凡的人物。如果是吉利的，就讓船快走。我富貴了，會改葬你。"船一會兒就離開了。敬則到了縣府，把這棺材埋葬了。

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悦之。遷員外郎。

兵災以後，縣裏有一支逃到紫山中的人馬成了百姓的禍患，敬則派人問候亂軍的首領，説明可都來自首，會爲他們辯解。縣裏廟神很厲害，老百姓相信廟神，敬則指着廟神來起誓，説定不食言。亂軍首領便出來了，敬則在廟中設置會見，在座位上拘捕了他，説："我先就禱告了神，如果背負誓言，就送十頭牛給廟神。現在我不違背誓言。"就殺了十頭牛來祭神，同時斬了衆劫軍，百姓高興。升員外郎。

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艒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

元徽二年，跟着太祖在新亭抵抗桂陽的賊軍，敬則和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船在長江中迎戰，大破賊寇水軍，燒了他們的戰船。亂事平定後，兼任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任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

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内伺機，未有定日。既而楊玉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墻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

蒼梧王狂暴殘酷，近侍都無法保全自己，敬則因爲看到太祖很有威望，歸附他。每次輪值回來，就到領軍府去。夜裏穿着黑衣，趴在路邊，替太祖探測蒼梧王的往來行踪。太祖命敬則在殿内等待機會，没有期限。後來楊玉夫等人在緊急狀態下殺了皇帝，敬則當時在家裏，玉夫提着首級投奔敬則，敬則跑去見太祖。太祖怕是蒼梧王的騙局，不開門。敬則在門外大喊："是敬則呀。"門還没開。他就從墻上把首級拋進去，太祖找水來洗後一看，看完，就穿軍裝出門來。

敬則從入宫，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顔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内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爲千三百户，知殿内宿衛兵事。

敬則跟隨着進宫，到承明門，守門官懷疑不是蒼梧王回宫，敬則怕别人偷看到，用刀環堵住窺視孔，叫開門叫得很急。衛尉丞顔靈寶偷看到太祖騎着馬在門外，就悄悄地對親信説："現在如果不開門放進領軍，天下會從此大亂了。"就打開了門，敬則跟着太祖進殿。第二天，四位顯貴在一起商議，敬則拔出刀在床旁邊跳着説："關於皇帝的安排，誰敢提出不同意見!"昇明元年，升爲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加封地到一千三百户，管理殿内宿衛兵事。

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領

沈攸之作亂時，敬則進號爲冠軍將軍。太祖進京守衛朝廷，袁粲起兵的那晚，領軍劉韞、直

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内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内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千五百户，尋又加五百户。又封敬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户。齊臺建，爲中領軍。

閤將軍卜伯興等人在宮内作内應，戒嚴令將要發出時，敬則衝開門掩殺過去，將叛賊都殺了。宮内暗地變亂的能全部掃滅，是得敬則的力。升爲右衛將軍，常侍一職不變。增加封邑到二千五百户，接着又增加五百户。又封敬則的兒子元遷爲東鄉侯，食邑三百七十户。齊王建臺閣時任中領軍。

太祖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從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内。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

太祖將即位，材官進言要改换太極殿的柱子，順帝想避開，不肯出宮來行退位儀式。第二天，正走到軒閣時，皇帝又逃回宮裹。敬則帶着肩輿進去迎順帝，讓他出宮。順帝拍着敬則的手説："你不必過分擔心，會賞給你十萬錢酬勞輔國的功勛。"

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户。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

建元元年，出京任使持節、散騎常侍、管轄南兗兗徐青冀五州的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等職，封爲尋陽郡公，食邑三千户。加封敬則的妻子懷氏爲尋陽國夫人的爵銜。二年，進號爲安北將軍。北虜侵犯淮、泗地區，敬則害怕，放棄守地回京都，百姓都驚慌逃散，皇上因爲他是有功的大臣，没追究，任他爲都官尚書、撫軍。

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吴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徇，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内以清。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枅，嘆曰："吴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

不久升任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吴興太守。郡中原來很多偷盜，有十幾歲的小孩在路上拿了人家遺失的東西，就殺了示衆，從此路不拾遺，郡裹没有劫匪盜賊。還有一次抓到一個賊，把賊人的親屬叫來當面鞭打賊人，命賊人長期去打掃街道，時間久了就命他揭發原來的賊夥代替他，衆賊人怕被他認出來，都逃走了，郡治以内因而清平安寧了。出衙巡視時，從集市經過，看到屠户的肉枅，感慨地説："吴興以前没有這個枅，這是我年輕時在這裹搞起來的。"

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

升爲護軍將軍，常侍之職未變，把家闢爲官署。三年，因改葬母親辭職，皇上下詔追贈敬則的母親爲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他爲侍中、撫軍將軍。太祖在遺詔中要敬則以原職兼任丹陽府尹。接着又升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賜給鼓吹一部。

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

伏尋三吴内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凋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兹。稼穡難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見直。東閒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

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毁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

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絶，臣登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恤，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

會稽那地方毗連湖海，老百姓無論士族還是一般平民都有塘役，敬則認爲保塘力量有餘，全都折合成錢收繳，送到臺庫中作爲見機使用，皇上批准了。竟陵王子良啓奏：

我私下考慮，三吴内地，是國家的關輔，各種用度的出産處。百姓流散，日益困窘，蠶桑和農業收獲極少，飢寒更加嚴重，富的人漸漸更富，窮的人反而隨着更窮，可説是痛心的事，很難説得盡。前不久錢幣貴重東西價賤，幾乎要相差兩倍，衹要是這一類的，没有不是如此。種莊稼十分艱難，一斛衹值數十錢，紡織勞苦，一匹布纔三百錢。之所以這様，實在是有原因的。每年的通常歲賦，已有一定期限，奴僕租户上繳的，都要折合成錢。東邊一帶的錢很多被剪鑿了，很少有完整的，官府收納的，一定要完整的，用兩個折算爲一個，人們被這種换算法搞得很困頓，又是鞭打又是拘留人質，更使他們生活無依靠。

我往年曾忝任會稽太守，略知當地風俗，塘丁上交的，原本不交給官府。全是根據要修築陂壩，要疏通的橋和路，按民夫人數平均定下數量，百姓自己使用。如該甲組輪值的那年毁壞了，就在這年修築；如果在乙組輪值的期限内堤陂橋路堅固完好，就整年没有勞役。現在郡裏統統折算成錢上交，全都交到府庫，那就是在租賦以外，又增加了一種新的賦調了。會導致塘陂道路崩塌荒毁，湖水流失，損害百姓損害官府，這種事算是最厲害的。

建元初年，虜寇侵犯，軍費增多。浙東五郡中，收繳丁税一千，竟然有賣妻子兒女來完成這個税的，道路上愁苦窮困的，不忍耳聞目睹。拖欠的賦税還很多，收繳的事也行不通，我當時把情况全奏告朝廷，就得到免繳的恩准。這年的租税，有三分之一的拖欠，表面看來衹是完全擾亂百姓，實際上是使國家凋敝。我看塘丁這件事，應該按老辦法實行，當地拖欠的錢酌情免除。凡是應該

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

交錢的，不分大小，令在當地折合布匹計算。如果百姓中有别的東西上交，是國家或軍事上所需要的，讓他按市價折算錢，不一定全都要交錢。這樣對於朝廷没有減損用度，對於百姓方面實在又承受到恩澤。

昔晋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匹直六百，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

以前晋朝剛遷都，江左剛創基業時，絹布所值的錢，比現在多十倍，賦調的多少，根據當時的情况增減。永初年間，官布一匹值一千錢，但民間上交的，算作九百。慢慢到了元嘉年間，物價變賤了，私人買賣一匹就合六百錢，官府所收一匹衹合五百，每每想要體恤百姓時，定是減少賦税。現在送到官府的好布，一匹僅值一百多，要求百姓繳的賦，還是依照老規定。從前是減削上級，今天是刻薄下民，百姓窮苦，怎能不由此而生呢。

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虚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强，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恤。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救助百姓挽救衰敝的國家，没有什麽比減賦的措施更好。時節順遂年成豐收，還有欠缺，如果遇到水旱災害，怎能富足呢？應該深思。再説，西京勢盛時，其實是以三輔爲根基的，東都能保全牢固，實際要依靠三河一帶，歷代情况相同，古今道理一樣。石頭以外的地方衹够供養府州本身，方山以東的地方，特别關係到朝廷的根本。像胳膊大腿一樣重要的地方，不能不顧及。應該放寬政策，稍加優撫。損失一些眼前的小利益，得到長久的大利益，就不擔心百姓不富國家不富了。宗室大臣和重要大臣都説使國家得利益，我私下想到像我這樣的看法，不知是否妥當。

上不納。

皇上不采納。

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

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時的廣州刺史王翼之的兒子的小妾路氏，性情暴躁，屢次殺死婢女，翼之的兒子法明告到敬則那裏，敬則把路氏交給山陰縣令殺了她。路氏的娘家告狀，被官員奏報朝廷，山陰縣令劉岱當判棄市刑。敬則入朝，皇上對敬則説："人命是最重大的事，這是誰屬意殺死她，而不奏到朝廷？"敬則説："是我的意思。我哪裏知道什麽情况該定哪條罪，衹看

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

明年，還侍中、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儉既固讓，敬則亦不即受。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一年，還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

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嘗坐，接士庶皆吴語，而殷勤周悉。初爲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爲甘棠。"敬則笑而不答。

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内。"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决，皆不失理。

明帝即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户。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吴興時亦然。"敬則大悦，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備朝服，道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事竟。

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内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

到情節嚴重，就說應該殺。"劉岱也把罪歸咎自己，皇上就赦免了他。敬則免職，憑公爵資格領太守職。

第二年，升爲侍中、中軍將軍。不久和王儉一起憑原職號開府儀同三司，王儉堅決推讓，敬則也不馬上接受。七年，出京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的西陽和司州的汝南兩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的資格不變。又進號爲驃騎將軍。十一年，升爲司空，常侍職不變。世祖駕崩，在遺詔中改加侍中。高宗輔政時，暗地有廢舊君立新君的意思，隆昌元年，把敬則派出京城任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原職不變。海陵王即位，晋升他爲太尉。

敬則名望地位雖然顯達，但是不恃富貴而自負，恭恭敬敬，忙得不曾稍坐一會兒，與士族平民交往時，都說吴地方言，殷勤周到。當初作爲散騎常侍出使北方，在北地賓館裏種了楊柳，以後員外郎虞長耀出使北方回來時，敬則問："我過去種的楊柳，現在有多高?"長耀說："北地人以爲是甘棠樹。"敬則笑着不回答。

世祖在座上作詩，敬則拿着紙說："我差點兒被這東西困住了。"世祖問："這話是什麽意思?"敬則說："我如果會寫字，不過做一個尚書都令史罷了，哪裏有今天?"敬則雖然不大識字，但心性靈敏狡猾，在管理州郡時，讓管事的人讀文件，自己口述決斷後的意思，都不違背道理。

明帝即位，進號爲大司馬，增加封邑千户。登臺授職時，下着很大的雨，敬則和文武大臣都驚惶失色，一個人在身邊說："你從來是這樣，過去授予丹陽吴興職務時也是這樣。"敬則大喜，說："我命中該得雨。"就擺列羽儀，穿朝服，由引導引到大堂拜受，心裏想到不當有這麽高的封賞，舌頭吐出口外很久，直到儀式完畢。

皇帝已殺了很多大臣，敬則認爲自己是高、武時的舊臣，心裏很擔憂恐懼。皇帝雖然表面上很禮遇他，但内心裏對他懷疑戒備。多次探問敬則的飲食和身體情況，聽說他衰老了，又在内地

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絶。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

住着，所以稍稍安心。三年間，派蕭坦之帶着齋禮和儀仗五百人，到武進陵去。敬則的幾個兒子都在京城，擔憂惶恐束手無策。皇上知道了，派敬則的世子仲雄到東邊去安撫慰問他。仲雄會彈琴，在當時是一絶。江左流傳有蔡邕的焦尾琴，在君王的衣庫裏保存着，皇上吩咐每五天讓仲雄彈一次。仲雄在皇帝座前彈《懊儂曲歌》，唱着："常常嘆息負情的事，郎君現在真的也這樣啊！"皇帝更加羞愧猜忌。

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内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衹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衹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横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

永泰元年，皇帝病，多次經歷危險期。任張瓌爲平東將軍、吴郡太守，設置輔佐衛兵，暗暗防備敬則。宫内外都傳説會有不同安排。敬則聽到，私下想道："東邊現在還有誰呢？衹是要平掉我罷了！"衆兒子懼怕，第五個兒子幼隆派正員將軍徐嶽偷偷地把這情形告訴徐州行事謝朓要他想辦法，如果同心，就去報告敬則。謝朓抓住了徐嶽馳報朝廷。敬則的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他的兒子秘密地把這情况報告了徐庶，徐庶告訴了敬則的五官王公林。公林，是敬則的宗族子侄，平時很受信任。公林勸敬則趕快奏明朝廷賜他兒子死，單船連夜到京都。敬則命司馬張思祖起草奏章，寫完後説："如果這樣，幾個兒子都在京城，應該給他們一個信息，暫且放一夜。"那天夜裏，叫來文武僚屬用樗蒲賭錢，對大家説："你們想要我怎樣辦？"没有誰敢帶頭回答。防閤丁興懷説："主公衹管做罷了。"敬則不作聲。第二天，又召來山陰縣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横刀直着身子坐，問王詢等人説："起兵能有多少人？庫藏現在有多少錢物？"王詢回答説"縣裏的兵卒不能上"。祖願説"庫裏的東西以前很多没有存進去"。敬則發怒，要推出斬了他們。王公林又勸阻敬則説："主公凡事都可悔，衹有這件事是不能後悔的！主公怎能不再想想！"敬則對着他的臉吐唾沫説："小子！我做事，與你小子有何關係！"於是起兵。

上詔曰：

謝朓啓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

皇上下詔説：

謝朓啓奏又有徐嶽在此爲證。王敬則稟性凶惡狡猾，本來没有綱常的思想。不過因爲宋末年多憂患，在使用武力上有些作用，

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衮，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鴟梟難改，猜心内駭，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乃嫌迹愈興，禍圖兹構，收合亡命，結黨聚群，外候邊警，内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奸契潛通，將謀竊發。朓即姻家，嶷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釁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詿誤，一從蕩滌。

給以封賞，於是升至榮耀顯赫的地位。國家開基時，跟隨人後起些作用，没有匡扶的功勞，封賞實際上使君主不安。爵位高居群臣之首，身登公爵，頑固地用《風》《雅》來進行諷刺，大臣怒視。溪谷容易滿溢，鴟梟難改本性，心懷猜忌，散布謠言。永明時候，慢慢地結霜，隆昌年間，便成了堅冰了，暫時附和順從，是因爲我力量强大。等到國家氣象更新時，朝廷推心置腹全按禮節待人，朝廷派去的使者多得都互相看得見，車蓋帽子都成蔭。於是他叛亂的迹象更明顯，設計陰謀，收納亡命之徒，結夥成群，對外等待邊境有戰事，對内等待國家疏忽的時機。元遷兄弟，久蓄陰謀，暗通默契，計劃將暗地叛亂。謝朓就是他姻親，徐嶷又是邑子，獲取證據没有别的，衹是揭露陰謀更能取信於人。没有聽説過有方、邵一樣的美德，韓、彭一樣的叛心却已經積蓄。這種人能容忍，又有誰可用刑典！就可立刻派人拘捕，使國法整肅。施以大辟極刑的，衹是他們父子罷了；對那些受到蒙蔽的，一并洗清罪名。

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黄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

收捕敬則的兒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人，在家裏殺了。長子黄門郎元遷，任寧朔將軍，領了一千人馬在徐州與北虜作戰，朝廷命令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了他。

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

敬則招集人馬發給軍裝，兩三天内就出發，想劫持原來的中書令何胤當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勸阻了他。於是帶領軍隊萬人過浙江，對思祖説："應當要寫篇檄文。"思祖説："你現在回朝，寫這個有什麽用。"敬則就没寫。

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

朝廷派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等三千多人，在曲阿長岡構築工事，右僕射沈文季任持節都督，駐扎在湖頭，防守京口路。

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檐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寨，盡力攻之。興盛使軍人遥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宫，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

封左興盛新吴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户，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

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驅使。泰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户。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

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宫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宫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黄村

敬則用舊部下起事，百姓舉着竹篙扛着農具跟隨其後，有十多萬人。到晉陵時，南沙人范脩化殺了縣令公上延孫來響應他們。敬則到了武進陵口，痛哭着坐着轎子向前，遇到興盛、山陽兩人的營寨，全力進攻他們。興盛讓兵士向遠處高聲告訴敬則説："你兒子已死盡了，你這樣做幹什麽？"官軍抵擋不住要退却，但包圍不撤，各自死戰。胡松帶着騎兵從他們後面衝擊，没有武器臨時徵調的壯丁，都驚散了，敬則的軍隊大敗。敬則找了匹馬，兩次都跨不上去，興盛的軍容袁文曠殺了他，傳示首級。這時皇上的病已很重，敬則突然從東邊起兵，朝廷震驚。東昏侯在東宫，商量要叛亂，派人到屋頂上看，看到征虜亭失火，認爲是敬則殺到了，連忙打點行裝要跑。有人告訴敬則，敬則説："檀公三十六計，逃走是上計。你們父子衹有快跑了。"敬則殺來時，聲勢很大，僅幾天就敗了，這一年七十多歲。

封左興盛爲新吴縣男，崔恭祖爲遂興縣男，劉山陽爲湘陰縣男，胡松爲沙陽縣男，各封食邑四百户，奬賞他們平定了敬則。又追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

陳顯達是南彭城人。宋孝武時期，任張永的前軍幢主。景和年間，因勞頓歷經驅使。泰始初年，以軍主的職務隸屬於徐州刺史劉懷珍一起北征，多次升職到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時，封爲彭澤縣子，食邑三百户。歷任馬頭、義陽兩郡的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等職。

跟着太祖在新亭壘討伐桂陽賊軍，劉勔大桁失敗，賊寇進了杜姥宅，等到休範死，太祖想回京保衛宫城，有人勸太祖説："桂陽王雖然死了，賊衆勢力還大，人心難穩定，不能輕率行動。"太祖纔没去。派顯達帶領司空參軍高敬祖從查浦渡過淮水沿着石頭北邊的路進承明門，駐在東堂。宫中恐懼不安，聽到顯達到了，纔漸漸安定下來。顯達從杜姥宅出戰，與賊人大戰打敗了賊軍。箭射中了左眼，拔箭時箭頭還没拔出

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户。轉游擊將軍。

來，地黄村潘婆會念咒語，曾經把釘子釘在柱子上，老婦人走動着行氣，釘子立時就出來了，就請她念咒語把顯達眼裏的箭頭弄出來了。朝廷封顯達爲豐城縣侯，食邑千户。後轉任游擊將軍。

尋爲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户，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祇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盤，上即以充飯。

不久任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和湘州的廣興等地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爲冠軍。沈攸之作亂，顯達派兵支援朝廷，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對顯達説："沈攸之擁有百萬人馬，勝負的情況不明，不如保衛境土聚集人馬，分派送信的人，暗地裏交往。"顯達在座前親手斬了他們，送表章説明心向太祖。晋升爲使持節、左將軍。軍隊走到巴丘，沈攸之的叛亂就平定了。拜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任前將軍、太祖的太尉左司馬。齊王建臺閣時，他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時，升爲中護軍，增加食邑到一千六百户，轉任護軍將軍。顯達啓奏推讓，皇上回覆："朝廷要按功勛等級封爵。你在萬里外都忠心耿耿，堅守信約，即使是攻打敵人有屠城滅國的功勛，也比不上這樣强。這樣的人不賞賜，要法律制度做什麽？如果不是這樣，我到底不會亂授爵的。像你這幾個人，就和我家裏人一樣，哪裏祇是君臣的關係呢？到明天，和王、李一起召用。"皇上即位後，御家厨房不屠宰牲口，顯達獻上一盤蒸熟的熊肉，皇上就用來下飯。

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决。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

建元二年，北虜侵犯壽陽，淮南和江北的百姓不安。皇上用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到了防地，敵人退了。皇上命顯達説："敵人失敗逃散後，按理應不會再侵犯邊關。祇不過國家的邊防，應當早做些預防戒備。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鎮守南兖時，把鎮府遷到盱眙，沈司空也在孝建初年鎮守那地方，辦事的地方應當是在淮水上比廣陵重要。你認爲前代這樣處理是什麽用意呢？現在衆臣議論時都説你應該以那個地方爲根據，我没能决斷。你應該遷動僚屬。如果是你的打算，就不要怕。"這個措施到底没有實行。

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

升任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和常侍職不變。世祖即位，進號爲鎮西。益州山地形勢險要，人們大多不服從朝廷。大度村僚，前前後後的幾任刺史都不能制服他們，顯達派人收繳他的租賦，僚地頭子說："兩隻眼睛的刺史都不敢指揮我們！"於是殺了使者。顯達分派將吏，說是要出去打獵，夜裏襲擊他們，不論男女老少都殺了。從此山地少數民族震驚服從。廣漢賊寇司馬龍駒占據州郡造反，顯達又討伐平定了。

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

永明二年，召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總是在外地任職，經過太祖駕崩，到他見到世祖時，流淚痛哭，皇上也哭，心裏很贊許他。

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静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静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氏、白土三城賊稍稍降散。

五年，南荒人桓天生自稱是桓玄的宗族，和雍、司兩州邊界上的蠻族互相鼓動，占領南陽老城。皇上派顯達暫持節，率領征虜將軍戴僧静等水軍向宛、葉，雍、司等路的衆部接受顯達指揮。天生帶領一萬多人進攻舞陰，舞陰的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殺了天生的副將張麒麟，天生受傷敗退。又任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的竟陵和司州的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派僧静等人爲前鋒，和天生蠻軍再次激戰，大敗他們，官軍撤回。過了幾個月，天生又出來攻打舞陰，殷公愍打敗了他，天生逃竄到南荒内地，遂城、平氏、白土三座城裏的賊軍慢慢地投降的投降，逃散的逃散了。

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并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吕

八年，進號爲征北將軍。那年，又升爲侍中、鎮軍將軍，不久又加中領軍。出京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賜給鼓吹一部。顯達謙遜厚道有計謀，自以爲自己出身寒微而地位高，每次升官，常常有慚愧惶恐的表情。有十多個兒子，他告誡兒子們說："我原本没有這個志向，你們不能憑着富貴來欺人！"家裏豪富後，衆兒子和王敬則的衆兒子，都駕着精美的牛車，穿着漂亮的衣服裝飾。在當時稱快牛爲陳世子的青牛，王三郎的

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

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勋，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户，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户，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

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

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晋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内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静言隆替，思乂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岳，因兹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群帥。"中外纂嚴。

黑牛，吕文顯的彎角牛，江瞿曇的白鼻子牛。顯達對他的兒子説："麈尾扇之類的東西是王謝家的東西，你們不要追求這些。"

十一年的秋季，北虜騷動，他受詔駐扎樊城。世祖在遺詔中，命他就原職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升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的資格照舊，設置輔佐軍隊。參加了廢黜鬱林并立下功勛，延興元年，任司空，晋升公爵，增加封邑千户，可帶五十人的衛兵儀仗進殿。高宗即位，升太尉，侍中職未變，改封爲鄱陽郡公，食邑三千户，加衛兵二百人，賜給油絡車。建武二年，北虜進攻徐州、司州，皇上下詔命顯達出京去駐守，在新亭和白下之間往來，以張揚聲勢。

皇上想全部除掉高、武的衆孫子，暗示着問顯達，他回答説："這些人怎麽值得擔憂?"皇上纔不實行。顯達在建武時期心裏感到不安，自己深深收斂行迹，乘着破舊的車子，引路的儀仗，都用弱小的人，不過十來個。陪皇上宴席時，在酒後奏告皇上説："我年紀已經老了，富貴也够了，衹想安享天年，特地向陛下請求。"皇上變了臉色説："你喝醉了。"憑着年紀大告請辭職，没得到批准。

這時北虜常侵犯雍州，衆軍都没取勝，失陷了沔北五郡。永泰元年，就派顯達到北方討伐。皇上下詔説："晋代中期衰落，宋時君德將盡，藩國叛離，國家内亂，天降禍患，外族騷亂華夏，在神州營建巢穴，這樣多年。我繼承大業，效法前王，想使國家興盛，恢復華夏。但是許多災難剛剛平息，皇恩剛開始潤澤，發動軍隊會使百姓驚擾，這不是政治的最重要的策略。因此作長遠的考慮，暫緩征討北方，衹希望戎夷理解大義，感懷我們的好意。但是他們凶險剛暴狡猾，多次侵犯劫掠，驅趕鼓動着外族，像螞蟻一樣聚集西境。你要趁着那自有的條件，抓住天道使他們滅亡的機會。軍隊不宜兩次馳驅，百姓不宜再次勞頓，傳出檄文平定三秦，巨手一揮就使他們臣服中原，在此一舉了。再説中原的士族和百姓，久久盼望皇家威風，請軍隊幫助他們，沿路不絶。信義不能失却，怎能終日等待。應分派

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

部署，趁此大量號召。侍中太尉顯達可暫停居家，指揮衆帥。”朝廷内外一時間整肅。加封顯達爲使持節，向襄陽進發。

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啖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檐之，徑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千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

永元元年，顯達領平北將軍崔慧景等四萬人馬，包圍南鄉境内的馬圈城，距離襄陽三百里，攻打四十天，敵人糧食盡，吃死人肉和樹皮，外面攻打又急，敵人突圍逃跑，斬首活捉的以千來計算。官軍争着搶城裏的絹綢，不再盡力追殺。顯達進入那座城，派軍主莊丘黑攻打南鄉縣，也就是原來的順陽郡郡治。北虜首領元宏親自帶領十多萬騎兵突然殺到，顯達帶着軍隊渡水到西邊占據鷹子山築城，人心沮喪。敵人攻打激烈，軍主崔恭祖、胡松用黑布幔包着顯達，幾個人抬着，順小路從分磧山出均水口，中軍沿路逃跑，死了三萬多人。左軍將軍張千戰死，被追贈爲游擊將軍。顯達一向有威武名聲，在蠻族和北虜中都有名，到這時大損聲望。御史中丞范岫彈劾要免了顯達的官，朝臣議論當安撫，皇上下詔回覆説："從前衛、霍到塞外作戰，也常常無功，馮、鄧入關作戰，有時也有損失。何况他計謀敏捷，朝廷對他的期望很深，明白可行和艱難，不減損他的威名。正要想圖謀長遠，澄清北方。雖然執法有常規，不能按這個結論處理。"顯達上表請求辭職，不批准，請求降低封號，又不准。

以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遥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

任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守盆城，持節和原官職不變。當初，王敬則的事情發生，始安王遥光奏告明帝怕顯達變亂，想追趕軍隊回來，事情不久就平息了，纔作罷。顯達也心懷恐怖。等到東昏侯即位，更不想回京城，得到這個職務，很高興。不久加封領征南大將軍，賜給三望車。

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

顯達聽説京師大臣大量被殺戮，又瞭解到徐孝嗣等人都死了，又謡傳會派兵攻打江州，顯達怕遭禍，在十一月十五日起兵。命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給朝廷顯貴寫信説：

> 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睿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遵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

> 諸位：我們太祖高皇帝天賜智慧明哲，聖明過人，在那宋代末年，整頓綱紀，順從民心禪位，建立基業。世祖武皇帝宏略遠大，能繼承大位，四境安寧，三河平静。鬱

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横由席，綉積麻筵，淫犯先宫，穢興閨闥，皇陛爲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厮。

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犴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并升御座，共禀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絶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絶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竪之坐。

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吴郡暂震，步生以爲奸倖。况事隆於往怪，釁倍於前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

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實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静，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

林海陵，一時失政。明帝英明，中途興盛。到了後主，行爲違天地人之理，美琴在地席中演奏，錦綉混迹在下等人筵席中，邪惡侵犯了先帝的宫廷，宫闈禁地長滿了雜草，皇家寶座成了集市，雕梁畫棟的宫殿興起戰事。所任用的不是高尚的，所寵愛的定是低等的東西。

江僕射兄弟，説的是忠誠的言語，正直的勸阻，但是全族被誅殺的災禍，由此而來。所以殺頭的刑罰，四處出現在道路上，家門遭禍，從京都開始了。蕭、劉兩個領軍，一起登上御座，共遵遺詔，宗室皇親的苦難，都不值得一説，《渭陽》裏的悲傷，爲什麽到了這種程度。徐司空歷代忠誠榮耀，清正流播世間，匡扶的功勛未賞，全族性的懲罰已現。沈僕射年歲七十，將要扶着几杖，在家園歡度晚年，在朝廷絶了身影，突然招致凌辱皇上的罪名，真是萬古未有的悲傷呀。於是使得登上臺閣的路上，没有大臣行走；首腦機關，斷絶了金、張後繼。可悲呀！蟬冠被卑賤寵幸的人佩戴。唉！皇宫中排列着劫賊小人的座位。

而且上天與人間同懷怨恨，天地運行規律錯亂，去年三州流血，現在五方地震。從前漢池水色變異，胥王因而被廢；吴郡地震，步生成爲奸邪。何况現在怪事比以往更顯著，徵兆比以前加倍的厲害，這樣的昏君不廢，還有誰不能興呢？

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是朝廷的支柱，忠誠可以剖開心來驗證。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自不顧家裏，同爲時勢操心。前朝老臣，重視名節，都一起用紅字列名，互約共同起義。建安殿下德行秀美冲遠，確實應登國家大位。去昏君立明主，前代聖賢就説過。現在我忝居軍隊前驅，懇請讓路。等待京都禍亂平静，便向西迎接殿下，歌舞太平，豈不是很好嗎！裴豫州曾經誠心表示，很早就心懷激憤，估計他的勁旅，已到淮路；申司州志堅節明，料想迎候

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并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兖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群，嘉驛屢至，佇聽烽諜，共成唇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劍飡風，横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

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修文，神武横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閒，森然十萬。飛旍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

我，帶領所部，隨我跟進；蕭雍州、房僧寄都已聚集行動，旗鼓即將到達；南兖州司馬崔恭祖威壯過人，信使多次到來，説是静聽烽烟諜報，結成唇齒互依的聯盟；荆郢行事蕭、張二位賢士，無不是按劍餐風，横着戈矛等着調度；邊關和京都近郊的守衛等，哪個不是正義的同伴。

我太尉公遵循大道和聖賢的教誨，依賴德行整修教化，神威武勇稱雄七伐，英雄韜略震懾九綱。這就要按照好的序次，還京衛護國家。本想細錫鳴笳，不勞煩衆軍。祇因大家有忠國之心，守節義不推辭。一時間，聚集十萬人馬。戰旗飄飛掩蓋九派水域，排列戰船占滿三川江河，這大概算是用大海來澆滅螢火，用烈火來消除冰凍罷了。希望你們選擇有利於自己的行動，不要讓史書記載着被後人嘲笑。

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摽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宫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登落星崗。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宫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矟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悦。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朝廷派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等水軍占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封爲征虜將軍，指揮前鋒軍事，駐扎在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摽帶兵駐扎杜姥宅。顯達率領幾千人馬從尋陽出發，與胡松在採石交戰，大敗官軍，京城震撼驚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到新林構築城堡，左興盛帶衆軍設計拒敵。那夜，顯達放很多火堆在岸邊，悄悄領兵渡過攻取石頭向北襲擊宫城，正逢颳大風大家不知道，十四日天亮時，幾千人登上落星崗。新亭的守軍看到火光，以爲顯達還在那裏，得知確實消息後纔跑回來救援，駐守在城南。宫廷裏的人十分害怕，關門守衛。顯達騎馬執矟帶領幾百步兵，在西州上前與禁衛軍作戰，兩次衝鋒，大勝，親手殺死了幾人，矟折斷了，官軍後援到了，顯達不能抵抗，退走到西州後的烏榜村，被騎官趙潭用長矛刺落馬下，在籬笆旁斬了，血涌出濺上籬笆，就像淳于伯被殺頭一樣。這年他七十二歲。顯達在江州時得了病没有去治療，不久自己好了，他心裏很不高興。這年冬天連日大雪，在朱雀門懸挂他的首級，雪不落在頭上。幾個兒子都被殺。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勛非往時，位逾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捍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迹，敵國起於同舟，况又疏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螢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虧河、兗，陳挫襄、樊。

史臣曰：光武帝時功臣能一生保持身名的原因，不僅是不任職，也因爲侍奉着明、章，心裏尊崇正宗嫡子，君在上位安穩，大臣在下習慣。王、陳發迹民間青雲直上，那就是建元、永明年間的時運，身爲公侯將相，那是建武、永元時的事。勛勞不如以往，地位却與過去相同，禮遇和封賜雖然很重，但没有感情。加上因爲君主猜忌，政治紊亂，危亡憂患一來，舉手抱頭，人人想自己免禍。戰事一起，的確陷進犯上的罪名裏，同一條船上都能變成敵國，何况還是比這更疏遠的呢？

贊曰：威武的敬則，面對災難而不惶惑。在殿堂建立大功，誅殺盜賊。顯達根底弱，在南邊藩國興起。能在寵幸的重臣中揚威，晋升爲公爵高位成爲鼎食貴族。王敬則受損於河、兗，陳顯達受挫在襄、樊。

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八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弟）玄邈

劉懷珍　劉靈哲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後也。祖昶，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爲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是漢代膠東康王的後代。祖父劉昶，在宋武帝平定齊地時，任他爲青州治中，官職做到員外常侍。他伯父名奉伯，在宋代任陳和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小時候跟隨奉伯到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去打獵，百姓都去看，獨有懷珍不去，奉伯認爲他很特別，説："這孩子要使我們家族興旺的。"

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閒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郡裏啓用他爲主簿。元嘉二十八年時，逃將司馬順則在東陽結夥爲寇，州府派懷珍領幾千人去討伐，平定了賊寇。宋文帝召他去詢問破賊的情況，懷珍謙讓而不居功，家裏人奇怪地問起這事，懷珍説："從前國子尼把陳述河閒的級別作爲羞耻的事，我怎能以國家的勝利爲功呢！"當時的人都贊揚他。

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兼墨曹行參軍。尋除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士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

江夏王義恭出京鎮守盱眙，在路上遇到懷珍，因爲應答得體被看重，調他做驃騎長兼墨曹行參軍。不久授予他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年，任義恭的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懷珍是北州的舊貴族，攀附他家的人很多，他奏請把一千多門生召來作護衛，孝武帝大驚，召來青、冀兩州的豪族的私人附屬有幾千人，士族有怨恨。後來隨王府轉任太宰參軍。

大明二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顔師伯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糜溝湖與虜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閒二郡太守，賜爵廣晋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

大明二年，北虜圍攻泗口城，青州刺史顔師伯請求援軍。孝武帝派懷珍領幾千步兵騎兵赴援，在糜溝湖和北虜作戰，攻下了七座城。被授予建武將軍、樂陵、河閒兩郡太守，封爲廣晋縣侯。第二年，懷珍上表請求回京，孝武帝回覆：

孝武答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

"邊疆正需要人才，不宜請求這事。"竟陵王劉誕反叛，郡裏的豪强王弼蠱惑懷珍響應，懷珍斬了王弼并報告了朝廷，孝武帝大喜，授予他爲豫章王子尚的車騎參軍，加官龍驤將軍。

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虯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虯，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北，頓壽春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久未决。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

泰始初年，任寧朔將軍、東安東莞兩郡太守，領着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等五千步兵騎兵討伐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向南逃跑，賊寇派僞廬江太守劉道蔚的五千人馬駐扎在建武澗，築了三座城壘。懷珍派軍主段僧愛等馬步兵三百多人掩殺過去斬了他。帶兵到晉熙，僞太守閻湛據城抵抗，劉子勛派將領王仲虯領一萬步兵來救，懷珍派三千步騎襲擊仲虯，在莫邪山大敗仲虯，於是進了壽陽。又派王敬則到橫塘死虎攻破了殷琰的將領劉從等修築的四座工事，懷珍等人乘勝追殺逃跑的敵人，駐軍在壽春的長邏門。宋明帝嘉奬他的功勞，授予他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一職未變。懷珍請求先要掃平賊寇，推讓不受。建安王休仁在濃湖和賊寇對陣，很久没能取勝。明帝召懷珍回京，授予他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兵向青山去協助攻擊劉胡。亂事平定後，授予他游擊將軍，輔國將軍的職位不變。

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兖已没，張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敕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救永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敕懷珍權鎮山陽。

青州刺史沈文秀抗拒朝廷命令，明帝派他弟弟文炳去宣示命令，派懷珍領着三千騎兵步兵跟着文炳一起去。還未走到，薛安都帶着北虜殺來，徐、兖陷落，張永和沈攸之在彭城大敗。皇上命懷珍領兵從盱眙經淮陰渡淮水救援張永等，但是官軍被敵人追趕，陸續逃回了，懷珍纔回來。三年的春天，皇上命懷珍暫時鎮守山陽。

先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僧暠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塹壁未立，爲文秀所破，仍進攻僧暠。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恟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爲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見於名義積葉，磬介一馳，東

原先，明帝派青州刺史明僧暠對北方征討，僧暠派將領在王城築工事，來逼沈文秀，壕溝城墻還没完工，被文秀攻破了，又去進攻僧暠。皇帝派懷珍帶領龍驤將軍王廣之的五百騎兵，二千名步兵，沿着海邊去救援，到東海縣時，僧暠已退到東萊，懷珍進占朐城，大家心裏恐慌，有的人想要再退保郁州。懷珍對大家説："你們傳説文秀給胡人送了很多禮，相約做他的外援，但分析他的部下，未必就都想投靠外族。齊國的士族和平民多年來受到影響，呼嘯而來，東萊衹憑一

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衆皆曰："文秀今游騎滿境内，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鋭，掩其不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還。

封勸降信就可攻破，怎能在這裏阻而不進呢?"於是進兵到黔陬。僞高密、平昌兩郡太守敗逃，懷珍轉達朝廷的旨意，送到文炳那裏，文秀最終不聽從，燒了城郭。百姓聽説懷珍到了，都高興。僞長廣太守劉桃根帶着幾千人守衛不其城，懷珍領兵駐扎在洋水，大家説："文秀的游動騎兵現在滿境内亂跑，我們應該堅守等待他疏忽的機會。"懷珍説："現在我們兵少糧餉不足，我們没有穩固的陣地他們有堅固的城壘，正應該用精鋭兵馬，殺他個冷不防。"派王廣之帶一百騎兵攻破敵城，桃根逃跑了。僞東萊太守鞠延僧領幾百人守城，劫持了高麗派來的使者。懷珍又派寧朔將軍明慶符和廣之一起攻城，逼使延僧投降，讓高麗的使者到京師去。文秀聽説幾座城都被攻破了，就派使者張靈碩來請求投降，懷珍纔回京。

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兖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户，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没，乃止。

那年秋天，北虜又侵犯齊國，包圍了歷城和梁鄒兩城，游動騎兵到了東陽一帶，騷擾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兖州刺史劉休賓向朝廷報告形勢危急。休賓就是懷珍的堂弟。朝廷任懷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兖兩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爲艾縣侯，食邑四百户，指揮水步兵四十多個軍趕去援救。二城被攻陷了，纔停止援救行動。

改授寧朔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爲荆州，仍徙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讜，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會帝崩，乃爲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

改授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轉任巴陵王的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王景素治理荆州時，又轉任右軍司馬，升南郡太守，加官寧朔將軍。明帝親自寫詔給懷珍説："你性情忠誠正直，是我平常依賴的人。在那兒和年輕人一起共事，不能過於考慮他們對你好。景素兒是好的，但是不會待人接物，辦事不力，你要常常勸他。"懷珍遵奉聖旨。皇上病倒了，又下詔給懷珍説："你不應祇做景素的助手，你的才能，應起到原來的作用，現在召你參與二衛直的事。"正遇皇上駕崩，就做了安成王的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

朝廷疑桂陽王休範，中書舍人王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雖有禍萌，

朝廷懷疑桂陽王休範，派中書舍人王道隆宣示聖旨，任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説："休範雖然有作禍的苗頭，怎敢馬上發動，

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呑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乃除黄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

如果最終成了叛賊，我一定請求按法滅了他。現在如果派我去，恐怕成了逼迫他叛亂了。”堅决請求不去上任，於是授予他黄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王反叛，朝廷加封懷珍爲前將軍，鎮守石頭。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和郢州的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叛，懷珍派兒子靈哲帶兵趕到京城護駕。昇明元年，晋升爲征虜將軍。

沈攸之在荆楚，朝議疑惑，懷珍遣冗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决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説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户。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統蠻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爲千户。

沈攸之在荆楚，朝臣們議論他有不軌之心，懷珍派冗從僕射張護到郢城，向世祖表示誠意，并獻上計策。等到攸之起兵，大家都説會沿江直下，懷珍對屬下説：“攸之向來驕躁得很，施暴力要楚地屈服，定會在中游駐兵，以聲勢震撼幼主，不敢長驅直下來决一勝負，這是很明白的。”他派兒子靈哲帶幾千步騎去保衛京城。攸之派許天保爲使者去勸懷珍聯合叛亂，懷珍殺了他，把首級送給太祖，太祖送給攸之看。晋升爲左將軍，改封爲中宿縣侯，增加食邑六百户。攸之圍攻郢城，懷珍派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帶領蠻軍和漢軍一萬人從西陽出兵，擊敗賊軍的前鋒公孫方平的幾千人，收繳他們的武器鎧甲。晋升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兩州的軍事指揮權，增加封邑到一千户。

初，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馬，嚙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别。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托之，豈計錢物多少。”

當初，在孝武時代，太祖任舍人，懷珍任直閤，相識得早。懷珍得假回青州時，皇上有匹白驄馬，咬人，不能騎，送給懷珍作爲贈别禮物。懷珍以百匹絹回報。有人對懷珍説：“蕭君這匹馬不能騎，所以送給你了。你回報了百匹絹，豈不是太多了嗎？”懷珍説：“蕭君氣度堂堂，怎會辜負别人這些絹。我正想把身名托付給他，哪去考慮錢物的多少。”

太祖輔政，以懷珍内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况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

太祖輔政時，覺得懷珍在京内的資歷不多，二年的冬天，召爲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個兒子寧朔將軍蕭晃代替他爲豫州刺史。有人懷疑懷珍不會接受讓人代理的命令，太祖説：“我在做平民時，懷珍就誠心相待，何况今日，怎會不同？”蕭晃出發一天了，還有人疑惑。皇上就派軍主房靈民帶着一百騎兵追上送蕭晃，并

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霄城侯，增邑二百户。明年，加散騎常侍。

交待靈民："議論這事的人説懷珍一定不同意，我以往常的情形來期望他，這些議論一定不會應驗。你是他同鄉，特地派你去，不但護衛新任官員，也要靠你迎回原任官員。"懷珍回京，又授予他相國右司馬。建元元年，轉任左衛將軍，加官給事中，改封霄城侯，增加封邑二百户。第二年，加官散騎常侍。

虜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虜退乃還。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禄大夫，常侍如故。其冬，虜寇朐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北、持節。

北虜侵犯淮、肥，他憑原官加官平西將軍，假節，向西駐軍在巢湖，作爲壽春的聲援，北虜退兵纔回京。懷珍老了，因爲禁衛軍辛勞，請求任閑職，轉任光禄大夫，常侍職位不變。那年冬天，北虜侵犯朐山，授予他使持節、安北將軍，原職不變，領兵去救援。還未走到，戰事就平静下來，免了安北將軍和持節的職權。

四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别量所授。其夏，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敬侯。

四年，病重，上表請求辭職，皇上優撫批准，另外根據情况授職。那年夏天，去世。終年六十三歲。遺囑簡單殮葬。世祖追贈他爲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謚號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解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内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

他兒子名靈哲，字文明。出仕任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建元初年，歷任寧朔將軍，臨川王的前軍諮議，廬陵内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

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黄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

靈哲的親生母親曾經得病，靈哲親自祈禱，夢見黄衣老人説："可取南山竹笋來吃，病立即會好。"靈哲驚醒，照他的話去做，母親的病痊愈了。

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没虜，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産私贖嫡母及景焕，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虜主，虜主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

嫡母崔氏以及兄長的兒子景焕，在泰始年間被陷在北虜中，靈哲是一介平民，不聽音樂。到懷珍死時，當承襲爵位，靈哲堅決推讓，因爲兄長的兒子在北方，不知死活，自己不能超越名分承襲爵位，朝廷認爲他很有大義。靈哲把財産全拿出來要贖回嫡母和景焕，多年來没有成功。世祖很同情他，讓北方的使者告訴北虜首領，北虜首領把他們送回南方，承襲了懷珍的爵位。

靈哲永明初歷護軍長史，東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靈哲在永明初年歷任護軍長史，東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出京任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的太守，西陽王的左軍司馬。隆昌元年去世，終年四十九歲。

李安民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參軍。父欽之，殿中將軍，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没虜，率部曲自拔南歸。

太初逆，使安民領支軍。降義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逋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左衛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鹽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螯賊。

晉安王子勛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僞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鰿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鰿口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户。復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没，明帝敕留安民戍角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領舟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勔擊退之，虜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亭，絶其津徑。還寧朔將軍、冠軍司

李安民是蘭陵承地人。祖父名嶷，曾任衛軍參軍。父名欽之，曾任殿中將軍，補爲薛縣縣令。安民隨着父親到縣裏，元嘉二十七年陷在北虜中，他帶着部下自救，回到南方。

太初時，讓安民領支軍。他投降了正義軍隊，板令他爲建威將軍，補爲魯爽的左軍。到魯爽反叛時，安民逃回京城，授予他領軍行參軍，又升爲左衛殿中將軍。大明年間北虜侵犯徐、兗，任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鹽縣縣令。任殿中將軍，帶領軍隊去討伐漢川一帶互相攻打的賊寇。

晉安王子勛反叛，明帝授予安民爲武衛將軍、領水軍，補爲建安王的司徒城局參軍，進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等地，都取勝了，授予他積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守錢溪，糧草完了，被賊軍急攻。安民帶着數百條船，過了賊軍的五道防綫，送米給興世。僞軍主沈仲、王張領兵在鰿口想截斷長江的運輸，安民進兵與他交戰擊敗了他。又進擊鵲尾、江城，都有功。事情平定了，明帝在新亭大會衆軍，慰勞衆軍主，和皇上用骰子賭博，安民連擲五次都是全黑好點，皇上大驚，看着安民説："你臉方形像田字，是封侯的相。"安民小時很窮，有一個人從他門前過，看了他的相説："你以後會有大富貴，和天子共玩游戲。"到這時，安民再去找這個人，不知在哪裏。

跟隨張永、沈攸之在彭城討伐薛安都，軍隊戰敗，安民在後抵抗，退到下邳堅守。授予他寧朔將軍，戍守淮陽城。根據鰿口戰鬥中的功勞，封他爲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户。又跟着吳喜、沈攸之進擊北虜，到睢口，戰敗，退回宿豫堅守。淮北陷落後，明帝命令留安民在角城戍守。任他爲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守泗口，帶着船隊沿着淮水游動防衛，到壽春。北虜派僞長社公以十多里連營的聲勢侵犯汝陰，豫州刺史劉勔打退了他，北虜的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投降，安民帶着水軍殺上前，攻破荆亭，斷絶了他們的水陸要道。升爲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

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太祖在淮陰，安民遥相結事，明帝以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并不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泰始末，淮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援接，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兗州事。太祖在淮陰時，安民與太祖遠地相交結，明帝猜疑，改任安民爲劉韞的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太守，又拜爲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他都不接受，重新授他原職，又不接受，改授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泰始末年，淮北的百姓起義想要回到南邊，朝廷任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求援助迎接，没成功，就回來了。授他爲越騎校尉，又任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獠亂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

三巴擾亂，太守張澹丢棄涪城逃走，朝廷命安民爲假節、都督討蜀的軍事、輔師將軍。五僚在漢中作亂時，命安民回兵到魏興，亂事平定了，回到夏口。

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如故。别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授左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冠軍黄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口，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迥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

元徽初年，授予他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和將軍的職權不變。另外命令安民説："九江要設防，邊境戒備要加强，現在你有這樣的職權，增强鄢郢的力量，那是没有話説了。"到桂陽王休範反叛時，安民出城駐扎，派兵援助京師。召他爲左將軍，加官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亂，冠軍黄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人都暗地派人去表示誠意，而游擊將軍高道慶却領兵出京討伐，太祖怕他變心，讓安民和南豫州刺史段佛榮去防備他。安民到京口，在葛橋打敗了景素的軍隊。景素被誅殺後，留下了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迥素是安民的親信，他偷了兩匹絹，安民流着淚對他説："我與你曾經有很好的感情，今天你犯了王法，這是你負了我呀。"在軍門斬了他，又很隆重地收殮和祭奠了他，軍府裏的人都震驚畏服。

授冠軍將軍，驍騎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别宴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爲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

授予他冠軍將軍，驍騎將軍，他不受。轉任爲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要東行，太祖爲他設宴餞别，遲留了一日一夜。安民悄悄地告訴太祖宋的國運將要完了，這是有定數的。蒼梧王暴虐恣肆，太祖憂慮急切没有辦法，安民告訴太祖要到東邊去跟着江夏王劉躋起兵，太祖不答應，於是没去。蒼梧王被廢黜，太祖召安民任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

兗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還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户。

宋泰始以來，内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勛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

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虜退，安民沿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建康市。加散騎常侍。

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朐山、連口、角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彎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菟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破走之，燒其車材。

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兗州人徐猛

軍、南兗州刺史。沈攸之反叛，太祖召安民憑原官資格鎮守白下，修城壕。加官征虜將軍。向西進兵討伐，又晋升前將軍。走到盆城，沈攸之叛亂已被平定了，又授予他督郢州和司州的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和將軍的職權未變。昇明三年，升爲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時，任中領軍，封爲康樂侯，食邑有一千户。

宋泰始年以後，國家内外常有賊寇，將帥以下的官員，各自招募部下，屯駐在京城，安民奏陳皇上，認爲“除了淮北的常備軍以外，其餘的軍隊，都要遣散，如果親近的人需要隨身護衛，也要限定人數”。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特下詔制止衆人招募部下。當時王敬則因爲勛勞被寵幸，至於國家的機密大事，皇上衹和安民談論，對安民説：“在奏事的摺裏署有你的名字，我就不再詳細看了。”不久任領軍將軍。

北虜侵犯壽春，到了馬頭。下詔命安民出征，加賜鼓吹一部。北虜退兵了，安民沿着淮水進入壽春。原先宋代的逃將王元初聚夥在六合山稱王，自己説自己垂手過膝。州郡兵馬去征討不能擒他，已有十多年了。安民派人偵察，活捉了元初，在建康的市集上斬了。加官散騎常侍。

那年，北虜又南侵，朝廷詔命安民持節管轄沿淮水的清泗等一帶的駐軍。北虜攻打朐山、連口、角城，安民駐守泗口，分派兵力趕往各處。三年，帶領水步軍進到淮陽駐扎，和敵人交戰，打敗了他們。北虜退兵。安民瞭解到敵人有埋伏，就派堂弟馬軍主長文帶二百騎兵爲先鋒，自己和軍副周盤龍、崔文仲跟在後面，分散軍隊躲在山林中。當長文到了宿豫時，敵人看他人少，幾千騎兵就掩殺過來。長文邊戰邊退，誘使賊兵到大軍埋伏的地方，安民領着盤龍等人揮兵殺去，在孫溪渚戰父彎的邊上交戰，北虜大敗，投到清水中淹死的人數都數不清。北虜派菟頭公運送做攻車用的木料到布丘去，左軍將軍孫文顯打跑了他們，燒了那些做攻車的木材。

淮北四州聽説太祖即位，都想回南方。到這時徐州人桓摽之、兗州人徐猛子等人，集合了幾

子等，合義衆數萬，柴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四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群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摽之等皆没，上甚責之。

萬起義人馬，結寨在險要處，請求援兵。太祖下詔説：“青徐等四州，義軍如雲集合。安民可長驅而去，指揮衆將。”安民滯留救援遲了，北虜緊急派兵攻打，摽之等人都被擊潰，皇上很是責備他。

太祖崩，遺詔加侍中。世祖即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爲安東將軍、吴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賻錢十萬，布百匹。

太祖駕崩，遺詔加他爲侍中。世祖即位，升他爲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升尚書左僕射，將軍一職不變。安民因多次奏陳密計被獎賞，又結交了尚書令王儉，所以世人傳言是王儉奏請纔有這樣的授職。不久上表以年老多病爲由請求辭職，改任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將軍的職務未變。永明四年，任安東將軍、吴興郡太守，常侍一職不變。死在任上，終年五十八歲。送喪禮十萬錢，布一百匹。

吴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

吴興有項羽的神靈守護郡府大廳，太守不能上堂。每個太守到郡，一定要用駕車的牛來祭祀。安民信佛教，不用牛祭神，穿着木屐到廳裏。還在廳中設八關齋。不久牛死了，埋在廟邊，現在稱爲“李公牛墳”。等到安民去世，世人都認爲是神靈害死的。

詔曰：“安民歷位内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敷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于懷。贈鎮東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謚曰肅侯。”

皇上下詔説：“安民歷任内外職務，功勞顯著。確是忠誠氣節高，總是合我心意。在京郊執政，正要寄托大任。突然逝世，心中悲痛。追贈爲鎮東將軍，賜鼓吹一部，常侍、太守的職務仍像以前一樣。謚號肅侯。”

王玄載

王玄載字彦休，下邳人也。祖宰，僞北地太守。父蕤，東莞太守。

王玄載字彦休，是下邳人。祖父名宰，任僞北地太守。父親名蕤，任東莞太守。

玄載解褐江夏王國侍郎、太宰行參軍。泰始初，爲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軍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爲徐州刺史、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二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爲徐州，督徐兗二州、鍾離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

玄載出仕任江夏王的國侍郎、太宰行參軍。泰始初年，任長水校尉。跟着張永征討彭城，官軍大敗，玄載全軍占據下邳城抵抗敵人，暫任冠軍將軍。官軍剛打了敗仗，人心恐慌，因爲玄載得兵士信賴，板令爲徐州刺史、持節、監察徐州豫州和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郎將，不久又任山陽、東海二郡的太守。五年，任督青、兗二州刺史，將軍和東海郡太守的職務不變。七年，又任徐州刺史，督徐兗二州、鍾離太守，將軍和郎將的職務照舊。升爲左軍將軍。還任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任持節、都督二豫、冠軍

軍。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豫、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還撫軍司馬。出爲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

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職務不變。升撫軍司馬。出京任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晉升爲征虜將軍。不久改任督益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和持節的職權不變。

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爲左民尚書，鄂縣子如故。會虜動，南兗州刺史王敬則奔京師，上遣玄載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兗州事，本官如故。事寧，爲光禄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爲持節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謚烈子。

沈攸之作亂時，玄載起義向朝廷表示忠誠，晉升爲後軍將軍，封爲鄂縣子。召爲散騎常侍，領後軍，没上任。建元元年，任左民尚書，鄂縣子的爵位未變。正遇北虜騷動，南兗州刺史王敬則逃回京城，皇上派玄載出任廣陵，加官平北將軍、假節、管理南兗州的事務，原官職不變。事情平静了，任光禄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任持節監察兗州沿淮一帶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六年，去世，當年七十六歲。謚號烈子。

玄載夷雅好玄言，修士操，在梁益有清績，西州至今思之。

玄載文雅喜談玄學，注重士人節操的修養，在梁州和益州有好政績，西州一帶直到現在還懷念他。

王瞻

從兄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爲黄門郎，素輕世祖。世祖時在大床寢，瞻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寢興。"世祖銜之，未嘗形色。建元元年，爲冠軍將軍、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守寺所列。有司以啓世祖，世祖召瞻入東宫，仍送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啓上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足計！"既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他的堂兄玄謨的兒子王瞻，在宋明帝時，任黄門郎，向來輕視世祖。世祖當時在大床上睡，王瞻對豫章王説："帳中那東西又隨人一起睡覺起床。"世祖心裏懷恨，不露聲色。建元元年，任冠軍將軍、永嘉太守，進宫跪拜不合禮儀，被守寺記録下來。官員把這情況報告世祖，世祖召王瞻到東宫，送交廷尉殺了他。派左右口頭報告皇上説："父親受辱兒子就應赴死，現在王瞻對朝廷傲慢不講禮，我就把他收捕治罪了。"太祖説："語郎，這何以值得計較！"聽説王瞻已被處死後，就没説話。

王寬

瞻兄寬，宋世與瞻并爲方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初爲隨郡，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

王瞻的兄長王寬，在宋代和王瞻都是地方首領，到這時王瞻雖然犯罪，但是王寬的職位待遇像以前一樣。王寬在泰始初年治理隨郡，正遇西方反叛，他父親玄謨在京都，王寬放棄郡守回

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西爲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僞太守劉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建元初，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爲光禄大夫。三年，卒。

京，明帝獎賞他，讓他跟着張永討伐薛安都。王寬以母親還活着，在西邊被叛軍拘留爲由，請求往西去，得到批准。於是襲擊并攻破了隨郡，殺了僞太守劉師念，救出了他的母親。亂事平定了，明帝嘉獎他，讓人畫出王寬的像。建元初年，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元年，任太常。因爲在家裏殺牛而獲罪，被罷任官職。以後任光禄大夫。三年，去世。

王玄邈

玄載弟玄邈，字彦遠，初爲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河廣川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

玄載的弟弟玄邈，字彦遠，起初是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年，升爲輔國將軍、清河和廣川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造反，玄邈想投奔朝廷，又怕被襲擊，就到文秀那裏去請求安排軍隊駐營的地方。文秀命他駐扎在城外，玄邈當即安下營壘，到夜裏調動軍隊開拔奔往南方投奔義師，等到拂曉，文秀追又追不上。明帝任他爲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的職務不變。

太祖鎮淮陰，爲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令人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

太祖鎮守淮陰時，被皇帝猜忌，派人送信給玄邈表示結納。玄邈的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要互有應答。他在州郡任滿回京時，太祖以路過爲由派人邀請他停留，玄邈雖然答應了，到時却軍令嚴明地直接通過，回到京都把事情都奏明皇帝，説太祖有特殊的打算，太祖不恨他。昇明年間，太祖提拔他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泰山太守，玄邈很恐懼，但是太祖像從前一樣對待他。升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將軍的職務未變。

出爲持節、都督梁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内，携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

出京任持節、都督梁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和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是一方的首領。封爲河陽縣侯。建元元年，晋升爲右將軍，侯爵不變。逃犯李烏奴在梁地作亂，攻下了白馬戍。玄邈率領東邊的七八百人馬討伐他，没有成功，擔心自己不能保全，就派人假裝投降烏奴，告訴他説："王使君兵士老弱，把歌女丢棄在城裏，帶着愛妾兩個人已離開幾天了。"烏奴高興地用輕兵襲擊州城，玄邈設下埋伏打敗了他，烏奴脱身逃跑了。太祖聽到這消息，説："玄邈果真不辜負我對他的禮遇呀。"

“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

還爲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尚書。世祖即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内史，秩中二千石。還爲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兖州緣淮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回京任征虜將軍、長沙王的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升都官尚書。世祖即位，轉任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京任冠軍將軍、臨川内史，俸禄中二千石。回京任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七年，任持節、都督兖州沿淮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没去上任，轉任大司馬，加官後將軍。八年，轉任太常，升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京任持節、監察徐州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内。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免官。鬱林即位，授撫軍將軍，還使持節、安西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中護軍。

十一年，建康蓮華寺的道人釋法智和州民周盤龍等人作亂，四百人在夜裏攻打州城的西門，登梯子爬上城，射死了城局參軍唐穎，於是進入城裏。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等人抵抗，到天亮，玄邈帶八百多人登上城上的便門，奮力殺敵，活捉了法智、盤龍等人。玄邈因此獲罪被革除官職。鬱林王即位時，授給他撫軍將軍，升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歷陽和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官散騎常侍，不久轉任中護軍。

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晋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還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壯侯。

高宗派玄邈到江州去殺晋安王子懋，玄邈苦苦推辭不去，等到派了王廣之到廣陵去捕安陸王子敬時，玄邈不得已遵奉聖旨。賜給鼓吹、准許設置輔佐。建武元年，升爲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轉任護軍將軍，加官散騎常侍。四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謚號壯侯。

王文和

同族王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爲義陽王昶征北府主簿。昶於彭城奔虜，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内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

同宗的王文和，是宋時鎮北大將軍仲德的兄長的孫子。景和年間，任義陽王劉昶的征北府主簿。劉昶在彭城投奔了北虜，部下都散了，文和單獨送他到邊界。劉昶對他説：“那些人都離開我，你有老母在堂，你爲何不離開呢！”文和纔離開了。昇明年間，任巴陵内史。沈攸之起事時，文和斬了他的使者，飛報世祖説明變亂的情况，放棄郡守跑到郢城。永明年間，歷任青、

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

冀、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釁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勛，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爲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史臣曰：宋氏將近衰亡，離亂迹象一天比一天更明顯，家家想奪大位，人人懷有特别的企圖，因此藩鎮成了阻兵的機會，州郡成了起兵的地方。這幾個人都是出身老將軍或舊貴族，和太祖都同是一方霸主，年齡和地位的高低，有的還比太祖强。但他們獻誠意給君王，在萬里外都遵奉大義，因此我們懂了樂於薦舉的事不假，相信民心是有所歸依的。玄載的兄弟門人，世代具備忠烈，不被道家嫉妒，這就是現在的耿氏呀。

贊曰：胥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丁、韋。李佐東土，謀發天機。王爲清政，其風不衰。玄邈簡朕，早背同歸。

贊曰：胥城來了報訊的快馬，想到大義而首先薦上誠意。靈哲奉守謙讓，正要步丁、韋的後塵。李氏輔佐在東方，謀略切中天機，王氏有清明的政治，那風尚總不衰微。玄邈深合君王的心意，先是背離，後來同别人一樣歸附太祖。

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崔祖思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

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

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内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黄門侍郎。

上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曰：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險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禄力。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是崔琰的七世孫。祖父名諲，是宋的冀州刺史。父親名僧護，州裏的秀才。

祖思年少時就有志氣，喜歡讀書史。起初被州裏召爲主簿，與刺史劉懷珍一起到堯廟祭神，廟裏有蘇侯的像。懷珍説："堯是聖人，却與雜神并列在一起，我想搬掉雜神，怎麽樣?"祖思説："蘇峻現在可以稱得上是四凶之外的第五凶了。"懷珍就命人搬走了那些雜神。

太祖在淮陰時，祖思一聽説就自去攀附，任上輔國主簿，很被親信，參與謀劃。授任奉朝請，安成王的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宋朝開國之初封太祖爲梁國公，祖思告訴太祖説："讖書上説'金刀鋭利的鋒刃，齊用來刈割'。現在適合稱齊，實可應天命。"聽從他的意見。轉任相國從事中郎，升爲齊國内史。建元元年，轉任長兼給事黄門侍郎。

皇上剛即位，祖思奏陳政事説：

《禮》和《誥》是人倫的衣襟和冠冕，是帝王治國的總綱。自古以來開啓萬物成爲事務，一定把教學放在首位。世人不學習，百姓就會忘了正義，悖亂争鬥因此産生，禍患因此而起。所以整肅流俗治好國家，没有什麽比教化更重要，不能因時勢的平安或危險來考慮，也不能以年成的好壞而改變事業。現在無實務的官員，白白受俸禄，三年

序。國儲以之虚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府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

没有任何政績可考，九年没有升降的區别。國家儲積空虚，民力凋敝。能幹和不能幹的分不清，涇水和渭水混在一起。應是朝廷面南，大修文教；司農面北，廣開武場。中央和州郡藩國，京外的職官，問他們所願意的，按各自條件學習，各盡所能。每月的供給和下屬，像以前一樣給足。如有辦不好事的，遣回老家。具有特殊本領的，也特殊對待，不受等級限制。士人修養他的學業，定有特殊人才，百姓明白了這樣做的好處，怎能不努力呢。

又曰：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人十家之産，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綉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茵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綉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又説：

漢文帝用包扎奏書的布袋集成大塊作爲宫殿的帷幕，身上穿着黑粗布衣，用皮製的劍鞘佩劍，慎夫人衣裙不拖地，珍惜中等人家的十家一樣多的財力，不做露臺。劉備用做帳鈎的銅來鑄錢補充國用。魏武帝嫁女兒，用黑色的帳幕，十個婢女作陪嫁，東阿的婦人因穿綉衣而被賜死，王景興因爲淘米而被譏誚。宋武帝的節儉超過一般人，張妃的房裏衹有碧綃的蚊帳，三齊用茵草織的席，五盞盤盛的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他養歌伎，他回答“我不懂音樂”。仲文説“衹管養來自然就懂了”，又答“我怕懂了，所以不養伎”。縱觀歷代帝王，没有不是因儉約樸素而興盛，因奢侈華麗而滅亡的。希望陛下像唐堯那樣儉約，像虞舜那樣樸素。寢宫就用白木粗陋地建構，餐具就用陶器土瓢之類。把瓊玉做的簪筷之類，視作塵土一樣把它們打碎，把珍裘綉服，當作草一樣燒了。這就真是風氣高過上代，百姓尊崇於後世了。教化雖然施行，但百姓的壞習慣没有革除，應加以辨明，使他們很快達到淳厚。仔細觀察朝中人，有的雖用簡陋的車子和住房，却有特高的等級；有的住着有雕畫墻壁的房子和坐着華麗的車子，而稱號却很卑下。玩狗馬美色，常違背書理，愛音樂酣飲酒，守住職位不動。要讓他們懂得大義方正，又給予告誡和鼓勵，那麽移風易俗，就

又曰：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删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并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潔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决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又曰：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案前漢編户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

不用等到天黑就完成了。

又說：

法律重要，從來是很注重的。所以曹參離開齊相位，祇以獄訟和市集交易兩件事相托與後相，其餘的話什麽也没說。路温舒說：“秦有十種制度都失傳了，祇有一種還存在，那就是斷案的官吏”。實應整肅設置廷尉，加强三官，寺丞獄主，更慎重選人擔任，研究熟悉法律，删除繁瑣和殘酷的。詔獄和兩縣，一月報告三次，考察情况，欺君枉上的一定會知道。讓他們慎重使用刑法，無愧大《易》上所說，寧可失誤而不輕易亂用，無愧《周書》上所載。漢代以來研究法律的有家傳的特點，子孫世代以此爲業，收徒衆講授，達到幾百人。所以張、于二姓，在文、宣時代就有聲譽；陳、郭兩族，在武、明時代就出名。斷案没有冤枉，宗族後代旺盛，王公重爵轉相承襲，蟬冠紫綬生輝。現在的廷尉律生，就是令史的家世，不是咸、弘那一族，在家裏缺乏訓導。刑法不施，還是這個原因吧。如仔細選擇忠誠的人讓他們學習法律，試用中有好的，就任爲廷尉的部屬。如職務世世在他家族中選拔政績却不好的情况是少有的；廢棄他的職權却想他辦好事，没有這種事。像劉累那樣守着家傳術業，厨子都不缺龍肝做菜，這是斷然可知的。

又說：

音樂感動天地鬼神，使人情性正大，使人倫建立，那意義很大了。據查前漢人户口有千萬，太樂伶官纔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人奏請去掉不合禮法的四百四十一人，修正樂律確定人員，祇設置三百八十八人。現在户口不足百萬，但是太樂雅、鄭，元徽時查檢就有一千多人，後堂的雜伎，不在那數目裏面，浪費勞力，傷風敗俗。現在想要改邪歸正，没有什麽比廢除蓄伎更重要。朝廷祇設鐘簴、羽戚、登歌罷了。如此，就會使職官的供給充足，國家恢復淳樸的風氣了。

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又曰：

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粱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耻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勛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悦。

又說：

談論儒學的把道德教化作爲根本，講法制的人把嚴厲作爲根本。道德教化是太平時代的美味佳肴，刑法是治理亂世的藥石，因而把教化比作雨露，把法律比作風霜。因此有羞耻之心而且有規矩，是恭敬謙讓的樞紐；令行禁止，是治國的關鍵。這樣說來那麽天下大治，祇是明賞罰罷了。賞不在多，就怕不平均；處罰不在重，就怕用得不恰當。如果甲的勛勞少，乙的功勞多，賞賜了甲却没有賞給乙，天下一定有未受到鼓勵的人；又假如丙的罪重，丁的罪責輕，處罰了丁却赦免了丙，天下一定有不悔改的人。這就是白白地進行了賞罰，對於鼓勵人勸阻人都不起作用。假如被懲罰的是一貫受寵幸的臣子，受獎賞的是君王的仇人，殺了一個人却使萬國驚恐，獎賞了一個平民却使天下都喜悦。

又曰：

籍税以厚國，國虚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晋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

又說：

徵收賦税來使朝廷富裕，但是國家空虚百姓貧窮；擴大耕地來充實倉庫，那麽國家富裕百姓豐足。堯依仗自然的儲積，確實挽救了洪水滔天的厄運。湯憑藉土地的出産，來戰勝酷旱的厄運。近代魏設置典農，中都食物豐富；晋開掘汝水和潁水灌溉，汴河儲滿糧食。現在却要開啓咸、華，在龍漠鏤刻題銘。應減少勞役督促農耕，擴大耕地多多種植。按時停止山池的禁令，狠狠抑制豪强的兼并獨占，那麽軍民給養富足，就能隨時派出軍隊了。

又曰：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

又說：

古代設置左史記語言，右史記事情，所以君王的行動一定會記述下來，全是率直的記載而不虚假；君王不胡亂行動，明白這會像絲織成布一樣。現在記事的官員，祇記起居罷了；記事的人，以頌揚阿諛爲本。世間没有董狐，寫出來的東西一定含蓄；當今缺少南史，未聽説過有直率的文字。

又曰：

廢諫官，則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己，己亦當以吞默懈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曰：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上優詔報答。

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嘆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

又說：

廢除了諫官，那麼采納意見就没有依憑。即便是考察朝廷大臣，訪問隱士，不如推舉正直的人，專司這個職責。超越職權辦事，説話就難，正在職責分内的，説話或許容易。人們議論中没有指責自己的，自己就會静默地對人。中丞中雖然没有咸、玄，也還没有完全廢除彈劾；廷尉的確不是釋之，豈能没有審訊。由此可見與其用錯人，不如不廢這個官職，這是明擺的事。漢代啓用貢禹爲諫大夫，他發誓以先賢爲榜樣，夏侯勝粗豪率直，出任諷諫職務，古人之法并不遠，實行了就會有好處。

又説：

天地没有思想，衹是均匀地散布着靈氣，難道衹在古代産生秀逸的人才，獨獨這一代没有嗎？衹在於瞭解和不瞭解，用與不用罷了。有賢士却不知道，知道賢才却不用他，用了賢才却不委托重任，委托了重任却不信任，這四點，是古今通病。現在如果真的重視郭隗招來劇辛，任用鮑叔來求得夷吾，那麼天下的賢士，不須召請就自己來了。

皇上下詔予以嘉獎。

不久升爲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原職不變。這年冬天，北虜蠢動，升爲冠軍將軍、軍主，駐軍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職不變。又升爲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職未變。不久，死。皇上嘆息道："我正想重用祖思，不幸死了，令人惋惜。"下詔賜喪禮三萬錢，布五十匹。

崔文仲

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效，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户。二年，虜攻鍾離，文仲

祖思的同宗人文仲，起初被召爲州從事。泰始初年，任薛安都的平北主簿，脱逃回國。元徽初年，跟着太祖在新亭抵抗桂陽叛賊，很忠誠賣力，任游擊將軍。沈攸之事發，協助豫章王鎮守東府，歷任驃騎諮議，出京任徐州刺史。建元初年，封爲建陽縣子，食邑三百户。二年，北虜進攻鍾離，文仲打敗了他們。又派軍主崔孝伯等人

擊破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茬眉戍，殺戍主龍得侯及僞陽平太守郭杜羝，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茬眉，足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僞淮陽太守梁惡，并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磈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文仲馳啓，上敕曰："北閒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除黄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爲納受。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渡淮攻下了北虜的茬眉戍，殺了戍主龍得侯和僞陽平太守郭杜羝、館陶縣令張德、濮陽縣令王明。當時北虜擊殺了馬頭太守劉從，皇上說："破了茬眉，足够抵償。"文仲又派遣軍主陳靖攻打北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派軍主崔延叔攻打北虜的僞淮陽太守梁惡，都殺了。三年，淮北的義民桓磊磈在抱犢固和北虜作戰，打得他們大敗。文仲快報朝廷，皇上命令說："北方起義的人多，很擔心再也没有這麽好的機會，你重獎沛地的人，如果能一下奮起，我會派一員好將領去直搗北方。"文仲治政，百姓害怕他。升任黄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爲隨縣。曾獻一枚纏鬚繩給太祖，皇上收下了。永明元年，任太子左率，多次升職做到了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死。追贈爲後將軍、徐州刺史。謚號襄子。

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劉善明，平原人。是鎮北將軍懷珍同宗族弟。父親名懷民，在宋任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年，青州鬧饑荒，到了人吃人的程度，善明的家裏有儲糧，他自己吃粥，打開倉庫來救濟鄉鄰，許多人得到救助而活了下來，百姓稱他家裏的田是"續命田"。

少而静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强直，甚異之。

他年少時愛在静處讀書，刺史杜驥聽説他這個人就去拜訪他，他謝絶相見。四十歲時，刺史劉道隆召他爲治中從事。父親懷民對善明說："我已知道你能立足於世了，還想看着你能立足官場。"善明同意應召。又被推薦爲秀才。宋孝武帝看他策對時談論剛毅正直，認爲他很特殊。

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説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

泰始初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叛，青州刺史沈文秀響應。當時州衙府在東陽城，善明的家在城内，不能自救。伯父彌之用假話在文秀那裏表示效力，文秀就派他帶着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去支援安都。彌之一出城，悄悄對部下說："現在脱離禍坑了。"走到下邳，起義背棄了文秀。善明的大伯懷恭任北海太守，占據州郡與他呼應。善明密約聚集了宗族門人部下，有三千人，夜裏

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爲後軍將軍、直閤。

殺出關投奔北海。同族兄乘民又在渤海招募兵馬響應朝廷。彌之不久就被薛安都殺了，明帝追贈他爲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任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升爲尚書金部郎。乘民病死，又任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投降了，授予善明爲屯騎校尉，出京任海陵太守。郡邊界靠海，没有樹木，善明督促百姓種上榆樹檟樹和一些雜果樹，於是得到收益。回京任後軍將軍、直閤。

五年，青州没虜，善明母陷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嘆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

五年，青州被北虜攻陷，善明的母親淪陷在北方，北虜把她遷到了桑乾。善明穿布衣吃素齋，悲傷得如同守喪。明帝每次看到他這樣子，爲他嘆息，當時人稱頌他。轉任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因母親還在北方，不想到西方，哭着堅决請求不去，被允許。朝臣大多同情善明的心情。元徽初年，派遣去北方的使者，朝臣們商議讓善明推薦人選，善明推舉同鄉北平的田惠紹出使北虜，贖回了母親。

幼主新立，群公秉政，善明獨結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静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

幼主剛即位時，衆重臣掌權，善明獨獨結交太祖，表示誠心依附。二年，出京任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到了任上，進表請求北伐，朝中議論没達到一致。善明的堂弟僧副，在州郡鄉里和善明一樣出名。泰始初年，北虜在淮北肆虐，僧副帶二千部下依據東邊的海島，太祖在淮陰，認爲他的行爲雄壯，召來相見，推薦爲安成王的撫軍參軍。蒼梧王殘暴，太祖憂慮恐懼，常命僧副化裝成百姓去偵察動静。派僧副悄悄告訴善明和東海太守垣崇祖説："很多人勸我到北邊去堅守廣陵，祇怕一旦行動，不是長久之計。今年秋風起時，你如果能和垣東海稍使北虜行動，那麽我的計策就能成功。"善明説："宋氏快要衰亡了，這是無論愚蠢或智慧的人都能看到的。所以胡人如果采取行動，反而成爲你的憂患。你神采威武是當世傑出的，祇應静静地等待，趁有利時機奮力發動，功業自然成功。不能遠離根本，自己爲自己留下禍患。"派幾十個有武力的部下跟着僧副回到領軍府，太祖

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鬥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黄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

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阼，以善明勛誠，欲與善明禄，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邑五百户。

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内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逾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

采納了。蒼梧王被廢黜後，召善明任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管理南徐州事務。

沈攸之反叛，太祖很是擔憂。善明獻計說："沈攸之管轄八州，儘量地徵收聚斂錢財，招兵買馬，建造戰船器械，藏有叛心，這樣有十年之久。他性情險惡暴躁，并不穩重，叛亂以來累計有幾十天了，却遲疑不進，難道還等什麽嗎？一來他是不懂軍事，二是人心離散有怨氣，三是怕有干擾阻撓的憂患，第四點就是老天使他喪失信心。本來我們怕他驍勇，會打仗，疑心他會輕騎突進，掩襲防備不及的我軍。現在六軍一齊奮勇，諸侯都行動起來了。從前謝晦失了正義，不戰自敗；盧龍違背道義，雖然人多又能起什麽作用。再説袁粲、劉秉是叛賊的根子，根本已滅，枝枝葉葉豈能活得長久。這人衹不過是籠中鳥罷了。"亂事平定後，太祖召善明回京，對他説："你論説沈攸之的事，即使是張良、陳平再世，也不過如此罷了。"又任他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黄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王組閣時，任右衛將軍，他以病爲由辭讓不受。

司空褚淵對善明説："清高是你向來的追求。現在朝廷正要重用你，你怎能就學松、喬呢？"善明説："我本來就無意於仕途，遇到了知己，所以我纔全力奔走，衹希望舒展抱負。現在天地清明，朝廷人才濟濟，我理想已實現了，不敢被富貴迷失了心性。"太祖即位，因善明功高忠誠，想給善明爵禄，召來對他説："淮南是京城的近郊，是國家的重要地方，不是親信賢臣，我不會讓他管理，你就替我將政事清簡，卧而治之吧！"代理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派使者授職，封爲新淦伯，食邑五百户。

善明到郡府，上表奏陳道：

周代靠三位聖人幫助，兩次出征纔成功。漢代正遇上國内没有統一的君主，多次失敗後纔登上大位。魏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衹沿襲兩代。晉廢魏掌了政權，於是經歷了四代。國家政權的取得，是如此艱難。陛下光輝得自上天，到處照徹，智慧超過萬

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帝，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冑臨皇曆，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慚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

類人，道德無邊。所以能在軒中悠閑地高聲嘯吟，虹霓煥彩，雲帝垂拱，九卿歡悦，没費戰事的勞頓，没受半時的艱難，以江海爲池，以嵩岱爲苑，神靈樂意推舉，普天下歸附，兩三年内，就榮登大位，繼統皇權，在宫正位，開天闢地以來，從没有這樣的盛事。常勝的人没有憂患意識，總是成功的人容易懈怠。所以雖然安逸了也不要安逸，姬旦爲此作《誥》；在平安中不忘危險，尼父留下榜樣。現在皇運初創，萬事開始奠基，宋的末年，政令多有苛酷，億兆百姓處於倒懸的苦難中，仰望齊來改變振興。我很早就得到皇上特殊的恩顧，立志奉上我的忠心和熱血。空有忠心，也衹有墜落於塵埃露水之中。早晚慚愧惶恐，像墜入深淵峽谷。不知忌諱，敬獻淺陋的意見，瞎説些不成熟的看法，衹等待治罪。

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敻，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

他所陳述的共有十一條：第一，認爲“天地開創時，人神歡慶景仰，應該慰問遠方，擴大散布恩澤”。第二，認爲“京城盛大，遠近的人都會來，應派醫備藥，詢問病苦。九十歲以上的人和六病不能自己出錢求醫的，應酌情贈藥”。第三，認爲“宋氏大赦，受原有的人少。我認爲現在頒下赦令，應讓事情名實相符”。第四，認爲“匈奴還没有消滅，劉昶還活着，秋風揚塵，豈能送他死亡。邊境上的那些城池，應嚴格戒備，格外選拔雄才大略的將領，等待機會，所需要的物資等，都要預先備辦”。第五，認爲“應廢除宋代大明、泰始以來的那些苛法，崇尚簡易的制度”。第六，認爲“凡是一些土木工程，都可以暫且停止”。第七，認爲“帝子王姬，應崇尚儉約”。第八，認爲“應詔告百官和府州郡縣官員，各進正直意見，來發揚唐虞一樣的美政”。第九，認爲“對忠貞孝悌的人，應拔舉爲特别的等級，對清廉儉約苦守節操的人，應授予他們治理百姓的官職”。第十，認爲“改革纔開頭，天地大慶，應時不時選擇人才，往北出使匈奴”。第十一，認爲“交州是險要的地方，在少數民族部落中是有領頭作用的，宋末政治苛酷，纔怨憤

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叛離，現在天下大化剛開始，應用恩德使他們感懷，不應勞役將士遠征，使得邊疆百姓動蕩不安。而且那裏的特産，祗有珠寶，實在不是朝廷所急需的東西。討伐一類的事，我認爲應該暫時停止”。

又撰《賢聖雜語》奏之，托以諷諫。上答曰：“省所獻《雜語》，并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荒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又撰寫了《賢聖雜語》一書獻給皇上，用來起諷諭作用。皇上回覆：“看了你獻來的《雜語》，上面列舉了許多聖人的規範，許多智士的榜樣。你能效法先賢，記述他們的事迹和思想，忠心顯著，真誠昭明，我會在處事中不忘閱讀。”又勸阻建宣陽門；上表奏陳應明確地方執政者的賞罰；興學校，修立齊國的禮儀；廣設賓館，來接待邊遠的人。皇上又回覆：“你詳細表達了正直忠誠的思想。用賞罰來管理地方官，裝飾賓館來接待遠方的人。都是古代的好政策，我當努力去做。重新制定禮儀，也許不容易，國家興學堂的好策略，我已命公卿辦理。宣陽門現已命令停建。我德薄缺點多，還想再聽到你的忠言。”

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床榻几案，不加剗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

>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閒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爲異識所推；唯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辦有抽劍兩城之用，横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

善明身高七尺九寸，向來不愛淫聲女色，住的祇是茅屋和用斧砍的木料建構，床榻桌子等，也不削刨打光。年輕時和崔祖思交情好，祖思出任青、冀二州時，善明寫信給他説：

> 往日交游的情景，到現在已久遠了。有時在春天的林中携手漫步，有時拄杖游覽秋天的山澗，追逐林梢的清風，趁趕園中的明月，一些老朋友怎麽都死完了。你正在北方戰場上指揮大軍，我在南方爲官，相距千里，山重水復，人生如寄，何時能相會呢？我曾經閱讀書史，幾千年以來的事，大致都在眼裏。歷史上多少朝代興亡的原因相同，龍虎與風雲相合，亂到極點一定會安定下來，古今怎有不同，這確是一理。目前沈攸之在外地作亂，粲、秉又被異議推舉；祗有京城爲鎮，開創成聖君基業。於是選拔我作爲首席輔佐，把大郡授予我管理，把關中交給我轄制，委我大任。我既沒有抽劍拔兩城的本領，又沒有横槊躍馬奪敵旗的才能，祗是憑着淺薄的智識，名列輔佐大臣中，常常怕一到明天，不能酬報深恩。憂慮深重責任

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游，孤立天地之閒，無猜無托，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綉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游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重大，輾轉不安，回想生平，倍感沒有條理。藿菜羹粗布被，還很合我粗鄙的愛好，我討厭女色淫聲，晚年更厲害。出京到藩國時不和臺輔告別，入京又不和公卿交游，在天地間孤孤單單地，沒有幻想沒有寄托，衹知憑着忠心事君，憑着孝心侍奉父母，憑廉潔治民，在家儉約。你今天在家鄉振軍威，衣錦還鄉，宋末患難的悲傷已蒙你掃清撫平，河朔百姓倒懸的苦難正要你拯救。派遣善辯的作領路的人，輕装出發，到舊地經營，使泗上人回歸本業，稷下恢復原來風俗，你想讓給誰呢？且向你傾吐心事，表達敬意。

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夷嶮，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

建元二年死，終年四十九歲。遺言薄葬。皇上賜錢三萬，布五十匹。又下詔說：“善明素來忠誠氣節高尚，有才幹有能力，參議平定險阻，政績顯著。不幸去世，心中痛悼。追贈爲左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烈伯。”他兒子劉滌承襲爵位。善明家裏沒有留下積蓄，衹有八千卷書。太祖聽說他清貧，賜給劉滌家葛塘屯的穀五百斛。

善明從弟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户。永明四年，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卒。

善明的堂弟僧副，官職做到前將軍，封爲豐陽縣男，食邑三百户。永明四年，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死在任上。

蘇侃　蘇烈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

蘇侃表字休烈，是武邑人。祖父名護，是本郡的太守。父親名端，任州治中。

侃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録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閒，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晋，力宣江、楚。

蘇侃閲覽書傳，出身是正員將軍，候補爲長城縣令。薛安都反叛時，用蘇侃爲他的府參軍，讓他掌書記。安都投降北虜時，蘇侃自救逃回南方。授予他積射將軍。適逢太祖在淮上，就自去攀附。皇上鎮守淮陰，因爲蘇侃精細，調他爲冠軍録事參軍。這時張永和沈攸之失敗以後，剛失陷淮北，纔派人到北方戍守，不到一千人，每年秋冬期間，邊境淮水一帶騷亂動蕩，常怕北虜殺來。皇上多派人偵察，安置逃荒的人，又修建城郭府衙。皇上在軍中久了，被時人猜疑，蘇侃就寫了《塞客吟》來表達志向：“珍貴的緯綫爲導向，神奇的經綫領次序。品德使河、晋顯得黯

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净，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轊晨征。斡晴潭而悵泗，柑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瀉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嘆，吹軫絶越之聲。欷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粤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飆兮瀄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

淡，力量大過江、楚。烏雲雷霆預兆着雄壯，藍天大山預示着威武。怒髮衝冠殺向秦關，凝神結想越過漢水中的沙洲。秋風吹，邊塞的草枯黄，大雕鴻雁在沉思，邊關的戰馬悲鳴。遥看千里平原，衹見蓬蒿飛旋。星星泛着寒光，海天無雲，月亮皎潔河漢朗朗。清清的光輝映照着帳幕，銀輝如水瀉在庭院中。金色的胡笳夜裏發出凄厲的聲音，羽飾的戰車早晨便出發。徘徊在潭邊欷歔，泛舟松洲而傷懷。蘭花隨風飄着幽香，菊花含潤綻放。歌曲散布着燕地的嘆息，鼓吹深含越地的聲調。傷嘆獨在園中撫琴，懷想院裏藿草的餘香。遠望盡是青青的邊關，夕陽西下，静静的河的源頭上浮起迷茫的霧氣，壟頭上映着金色晚霞。飛翔的鷁鳥降落水中，綿綿情愫正遐想遠方，長長的思緒紛紛亂亂。奏響秦中的筑，於是唱起塞上的歌。唱道：早上從大江升起，日暮降落在山嶺。狂風激蕩，淮水奔流。胡地塵土如雲，楚地旌旗如星。想天宇茫茫幾多愁緒，心中凄愴又能説什麽。找來天下流失的寶鏡，仔細觀察雕陵迷亂的泉流。明白了在樊籠或許被籠所困，但是迷茫的心又歸向何方。"蘇侃向皇上表達這樣的意思後，更加努力。交給他府中的事務，很是受到理解重用。

元徽初，巴西人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使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以侃爲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爲綏虜將軍、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除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太祖驃騎諮議，領録事，除黄門郎，復爲太祖太尉諮議。

元徽初年，巴西人李承明叛亂，太祖建議派蘇侃出使慰撫，回京授予羽林監，加官建武將軍。桂陽發難時，皇上又任蘇侃爲平南録事，領軍主，跟着在新亭駐守，讓他分金銀財物賞賜衆將。亂事平定了，任步兵校尉，出京任綏虜將軍、山陽太守，爲官清正，治理得很好，百姓感激他。進號爲龍驤將軍，任前軍將軍。沈攸之造反時，又任蘇侃爲游擊將軍，升爲太祖驃騎諮議，領録事，任黄門郎，後又任太祖的太尉諮議。

侃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户。齊臺建，爲黄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

蘇侃侍奉皇上時間長了，都熟悉起居情况，就和丘巨源撰寫《蕭太尉記》，記述皇上征伐的功業。因功被封爲新建縣侯，食邑五百户。齊王建臺閣時，任黄門郎，領射聲校尉，把他當作心腹和得力助手來任用。皇上即位，蘇侃撰寫《聖皇瑞命記》一卷呈獻。建元元年死，終年五十三

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謚質侯。

歲。皇上很痛惜，追贈爲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謚號質侯。

弟烈，字休文，初爲東莞令，張永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袁粲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爲假節、督巴州軍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中，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弟弟名烈，字休文，起初任東莞縣令，張永鎮軍中兵，多次升任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袁粲作亂時，太祖先派蘇烈協助守城，又派他跟着衆將軍平定石頭，封爲吉陽縣男。建元年間，任假節、督巴州軍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職位不變。永明年間，官做到平西司馬、陳留太守，死於任上。

垣榮祖　垣閎　垣歷生

垣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

垣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是五兵尚書垣崇祖的堂兄。父親名諒之，是宋的北中郎府參軍。

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馬横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榮祖青年時學騎馬射箭，有人對他説："習武的事可怕，爲何不學文。"榮祖説："從前曹操、曹丕上馬横槊，下馬能高談闊論，這可立於天下而不辜負吃喝了。你們没有保全自己的本領，與犬羊有何不同呢!"

宋孝建中，州辟主簿，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宋孝建年間，州裏用他爲主簿，任爲後軍將軍。他伯父豫州刺史護之的兒子襲祖任淮陽太守，宋孝武帝因事貶謫他到嶺南，護之絶食而死。皇帝病重時，又派人去殺襲祖，襲祖臨死時，給榮祖寫信説："弟弟常勉勵我要謹慎行事語言謙遜，現在果真完了。"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説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携家屬南奔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

明帝剛即位時，四方反叛，授予榮祖爲冗從僕射，派他回到徐州勸告刺史薛安都説："上天要廢棄的人，誰能使他興起呢。使君你不同於八百諸侯，像百姓一樣的見識，不是妥善的打算呀。"安都説："天命有歸，現在京城没有百里地盤，不説圍攻取勝，當拍手笑死人了。况且我不想背叛孝武帝。"榮祖説："孝武帝的行爲，足使他招致災殃。現在天下都是這樣，正是加速滅亡，是没有任何辦法的。"安都説："不知衆人怎樣説，我不怕這個。'大蹄馬'就在近處，要趕快想出辦法來。"榮祖被扣留不能回京，於是收集部下，成了安都的將領。暫任冠軍將軍。安都帶來北虜進入彭城，榮祖帶着家眷往南逃奔朐山，北虜派騎兵追趕不上。榮祖害怕因這事獲

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處。"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群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除晉熙王征虜、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欲渡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床，便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豫佐命勛，封將樂縣子，三百户，以其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還黄門郎。

永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東冶，案驗無實見原。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令，仍遷司馬、河東内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

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

從父閎，宋孝建初，爲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丞相

罪，就逃到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太祖，太祖保護了他。等到明帝駕崩，太祖寫信送榮祖去見僕射褚淵，任寧朔將軍、東海太守。褚淵對他説："蕭公贊揚你有才幹，因此把這個郡給你。"

榮祖善於打彈弓，打得鳥毛都掉光了，鳥還不會死。海鵠群飛，榮祖登上城西樓彈鵠，没有不斷翅落下的。

任晉熙王的征虜、安成王的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年，太祖想渡水到廣陵，榮祖勸阻説："領府離臺閣百步遠，你離開了，别人怎能不知覺。如果一個人輕裝騎馬去，廣陵的人一旦閉門不接受，你將到哪兒去呢？你現在衹要一動身下床來，恐怕就有人去敲臺門報告了，你的大事就完了。"等到蒼梧廢黜後，他被授予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號輔國將軍，任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任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因參預輔佐有勛功，被封爲將樂縣子，食邑三百户，封給他祖上的舊封地。出京任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之職不變。升黄門郎。

永明二年，任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他做了個特大的棺材裝着儀仗，讓同鄉人田天生、王道期押運到江北。監奴有罪，告了他，官員啓奏免除他的官職和爵位交給東冶治罪，經調查罪名不符事實被原宥。任安陸王的平西諮議，兼江陵縣令，又升爲司馬、河東内史。升持節、督沿淮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

在巴東王子響的事件中，地方鎮守官員都奏告説子響叛逆，榮祖説："這事不能這樣説，衹能説劉寅等人辜負聖恩，逼迫巴東王，纔成了這樣子。"當時衆人的啓奏都不能上達，事情平定後，皇上纔審察這事，認爲榮祖是瞭解實情的論述。九年，死，終年五十七歲。

他的叔父垣閎，在宋孝建初年，任威遠將軍、汝南和新蔡的太守，據守梁山抵抗丞相義宣

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閎出守盱眙，領兵北討薛道標，破之。封樂鄉縣侯，三百户。昇明初，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謚定。

榮祖從弟歷生，亦爲驍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爲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朝廷，事發奔走。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捶。與始安王遥光同反，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兗，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睹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興，理成合契，蓋帷幕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侃奉潛躍，皇瑞是鳩。垣方帶礪，削免虚尤。

叛軍，因功封爲西都縣子。多次升官做到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發時，明帝派垣閎出京守盱眙，領兵往北去討伐薛道標，打敗了他。封爲樂鄉縣侯，食邑三百户。昇明初年，任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一起輪值殿省，升右衛將軍。太祖即位，因忠誠封賜爵位像原來一樣，加官給事中，領驍騎將軍。屢次升職做到金紫光禄大夫。活到七十六歲，在永明五年死，謚號爲定。

榮祖的堂弟名歷生，也是驍騎將軍。宋泰始初年，薛安都反叛，因爲女婿裴祖隆是下邳太守，歷生當時請假回到北方，設計殺祖隆，號召全城響應朝廷，事情被發覺而逃跑了。官至太子右率。性殘暴，喜歡用鞭刑。後來和始安王遥光一起造反，被誅殺。

史臣曰：太祖統轄淮、兗，纔建立霸業的基礎，恩威遮蓋北方，感動三齊。青、冀的豪强，崔、劉一樣的貴族，先瞻仰了人間雄傑的風采，聞風歸附。獻上江都一樣的韜略，提出任光一樣的計謀，雖然議論不是單獨提出，道理却都符合，大都是帳中謀臣。

贊曰：淮陰威鎮北方，得計因有崔、劉。獻上策略，皇帝顧念他們的忠誠謀略。蘇侃事奉君王含而不露，所以吉祥的兆頭像鳩鳥一樣聚集。垣氏命運多有磨難，所以經受過免官削爵的虚驚。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勔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爲勔軍副。衆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横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退，勔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閎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勛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爲四百户。累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爲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二年，爲晋熙王征虜司馬，輔師將軍如故。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爲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呂安國，是廣陵廣陵人。宋大明末年，呂安國被任爲將領，穩重能幹，被劉勔誇贊。泰始二年，劉勔討伐在壽春的殷琰，呂安國以建威將軍職銜作劉勔的副手。大軍在横塘擊破殷琰長史杜叔寶的部衆，呂安國抄斷賊軍的糧道，燒了他們的運糧車，殺傷很多。殷琰部衆向後奔逃，劉勔派遣呂安國追擊他們，呂安國先到壽春。殷琰緊閉城門守護壽春，呂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閎屯據城南，於是劉勔大軍隨後來到。呂安國功勞第一，封彭澤縣男，呂安國没有領受，第二年改封鍾武縣，另加食邑四百户。累升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泰始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敵人攻陷汝南，司州失守，任用呂安國做都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泰始六年，設立義陽州治，仍領義陽太守。不久遷任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二年，做晋熙王征虜司馬，輔師將軍之職照舊未變。轉任游擊將軍。元徽三年，外放任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第二年封號晋升爲冠軍將軍，再任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藴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翽未之鎮，藴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

沈攸之起兵反蕭道成的事發生後，太祖蕭道成以呂安國爲湘州刺史，征虜將軍之職依前未變。這以前湘州刺史王藴因母喪罷職，南中郎將南陽王劉翽又未到鎮治，由王藴的寧朔長史庾佩玉暫管理州衙事務，朝廷先派南中郎將中兵參

防州。沈攸之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平西將軍黄回至郢州，遣軍主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候伯與回同衛將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候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國至鎮，收候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建元元年，進爵，增邑六百户。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軍臨湘令韓幼宗率領軍隊到州駐防。沈攸之的發難，使庾佩玉和韓幼宗互相猜疑，庾佩玉擅自殺了韓幼宗。平西將軍黄回到郢州，派遣軍主任候伯行使湘州刺史職權，又殺了庾佩玉。任候伯與黄回同衛將軍袁粲共謀在石頭城起兵反蕭道成，黄回命令任候伯的水軍乘船到石頭城參戰，正遇上蕭道成的大軍已到，没能進入石頭城。太祖蕭道成命令吕安國到湘州刺史任上，收捕任候伯并殺掉他。不久，吕安國進爵號爲前將軍。建元元年，又晋升爵位，食邑增至六百户。轉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二年，虜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户。詔曰："郢、司之閒，流雜繁廣，宜并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總荆郢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國移屯沔口以俟應接。改封湘鄉。世祖即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仍爲都督、湘州刺史。

齊建元二年，敵寇侵犯邊境，皇上派遣吕安國到司州，收撫安置百姓。詔旨説："郢、司之間，流民混雜很多，應都加以區别，決定他們的隸屬關係。考察兩州，這事都没有專任官，詔命吕安國暫到那裏經營管理。"吕安國以原有的官職持節、總理荆郢諸軍北伐事，屯駐義陽西關。敵軍未到，吕安國移屯到沔口以便應接。後改封湘鄉。世祖蕭賾即皇帝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永明二年，調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仍做都督、湘州刺史。

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徵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敕安國曰："吾恒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尚書，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兖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見吕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恒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敕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

永明四年，湘川蠻暴動，吕安國督率州兵平定。有病，被徵召做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吕安國爲能授給自己文職而高興，對他的兒子説："你今後不要穿軍服被派去做武官，這與上朝時穿的朝服十分不相稱，應該去做穿緋紅色官服的文官。"皇上派中書舍人茹法亮告訴吕安國説："我經常爲你的疾病擔憂，有什麽要求，不必爲難。"第二年升爲都官尚書，領太子左率。永明六年，升任領軍將軍。吕安國長期官居將帥，朝廷以故舊老臣看待。不久升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兖州中正，賞給扶的禮遇。皇上又告訴茹法亮説："我看吕安國的病狀，不應該勞動，况且脚上總有毛病，攙扶他的人到我跟前，對於禮望頗有欠缺，我又難以告訴他。他那人很怕説病，你可以私下轉達我的意向，他假如好歹不要人扶，可依例入朝，望不必勉强。"永明八年死

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謚肅侯。

全景文

時舊將帥又有吴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攸之同載出都，到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爲軍主。孝建初，爲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

泰始二年，爲假節、寧朔將軍、冗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决，敕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邑六百户。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

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禄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爲給事中，光禄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氣幹，爲吴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圖豫勛，賜爵關中侯。兖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己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

去，享年六十四歲。追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之職依舊不變。賜給一部鼓吹。謚號爲肅侯。

當時舊將帥又有吴郡人全景文，字弘達。年輕時就有氣力，與沈攸之同船出京都，到奔牛埭，在岸上休息，有人給看相説："你等都是一方諸侯之主的樣子，很快就要富貴。"全景文對沈攸之説："一人富貴或許可能，現在説都會富貴，這幾乎是胡説。"全景文還是得當將領任軍主。孝建初年做竟陵王驃騎行參軍，因功封爲漢水侯。拜授員外郎，積射將軍。

泰始二年，爲假節、寧朔將軍、冗從僕射、軍主。跟隨前將軍劉亮在晉陵討平東賊孔顗，授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向北在破釜討伐薛索兒時，率領水軍斷絶敵人的糧草運輸。還隨太祖蕭道成到葛冢石梁，兩戰都有功勞。當與南方賊寇相持不下時，蕭道成下敕書通知全景文隸屬劉亮抵禦劉胡，圍困攻擊時，全景文身受創傷幾十處，被授予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食邑六百户。又授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年，外調做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之職依然未變。升任征虜將軍、南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不久加散騎常侍。

建元元年，因爲没能參預幫助蕭道成建齊事，被撤除封國，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之職依舊不變。升任光禄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回朝後，多次遷任，官至給事中，光禄大夫。永明九年逝世。

周山圖，字季寂，是義興義鄉人。年輕時家境貧寒地位卑下，租書攻讀。富有才幹，做吴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帝討伐太初劉劭，周山圖參與有功，賜爵爲關中侯。兖州刺史沈僧榮鎮守瑕丘，和周山圖有老交情，讓周山圖做自己的建武府參軍。竟陵王劉誕在廣陵反叛，沈僧

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勛，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悦，使領百舸爲前驅。與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豫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

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

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爲錢唐新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没虜，更於歷陽立鎮，五年，以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

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説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爲其副暨挐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

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

榮派周山圖領二百人到沈慶之處接受調度，事後論功，被中書舍人戴明寶壓抑。泰始初年，周山圖做殿中將軍。當時各地反叛，僕射王彧薦舉周山圖帶兵，皇上召他來跟他談話，皇上很滿意，就派他率領一百條船做前鋒。周山圖與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人的湖白、赭圻二城。周山圖被授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參加平定濃湖，追殺賊人直至西陽纔返回，明帝嘉獎他，賞給苑西一片宅屋。

鎮軍將軍張永到彭城征討薛安都，周山圖帶領二千人到武原迎軍，被敵軍騎兵追逐，經過激戰，多有傷亡。敵軍圍殺更轉急迫，周山圖先是據城自保，然後再布下陣來拼死戰鬥，突破包圍衝殺出來，敵軍被殺得紛紛敗退勢不能擋。衆人誇他勇猛，叫他作“武原將”。等到張永兵敗，周山圖收集失散士卒千餘人，守住了下邳城。回京被授予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

周山圖好酒常多失誤，明帝屢屢生氣譏誚責備，後來就自己改了。出京任錢唐新城戍。這時豫州淮西一帶剛剛陷落到敵人手中，衹有再在歷陽設立鎮治，泰始五年，以周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帶領兵馬守城。

起初，臨海有個亡命徒田流，自稱“東海王”，逃竄到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在各要塞屯營設寨，官軍不能剿滅。明帝派遣直後聞人襲游説勸降了他，授田流爲龍驤將軍，田流接受任命後，率領黨羽出來，走到海鹽，放縱兵丁大肆搶掠而回。這年冬天，殺鄞縣令耿猷，東部地方大爲震動。泰始六年，周山圖奉命率兵東來屯駐浹口，多方懸賞搜捕田流。田流被他的副手暨挐殺掉，別的頭目杜連、梅洛生各自擁衆自守。到第二年，周山圖分兵進剿，全都把他們蕩平了。

豫章賊人張鳳在康樂山收集人衆攔江搶劫過往客商。官軍軍主李雙、蔡保多次派兵進剿他們，幾年未能擒獲。至此軍主毛寄生在豫章江同張鳳作戰，被張鳳殺得大敗。明帝又派周山圖征討張鳳。周山圖到後，先用病弱的士卒掩飾部衆，派幢主龐嗣給張鳳送了份厚禮，邀請張鳳出來聚會，聽任其帶兵丁保衛自己，張鳳相信了他

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束首降。除寧朔將軍、漣口戍主。山圖遏漣水築西城，斷虜騎路，并以溉田。

們。張鳳走到望蔡，周山圖在水邊埋設伏兵，張鳳被伏兵擊殺斬首，其餘人衆一百多人束手投降。周山圖被授予寧朔將軍、漣口戍主。周山圖阻遏漣水修築西城，斷絶敵寇騎兵通道，又利用這一工程引水灌溉農田。

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建武將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盗發桓温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

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建武將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淮南太守。有盗賊發掘桓温的墓冢，獲得很多寶物。有人暗中拿來送給周山圖，周山圖不收受，記入賬簿歸繳官府。遷左中郎將。

太祖輔政，山圖密啓曰："沈攸之久有異圖，公宜深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爲郢州，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晋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栅，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

太祖輔政時，周山圖向太祖密報説："沈攸之早有背叛的心思，您應當多加防患。"太祖笑着采納了他的意見。武陵王劉贊爲郢州刺史，太祖蕭道成命周山圖帶兵護送。世祖蕭賾同晋熙王劉燮從郢州東下時，用周山圖做後防。沈攸之反叛事發後，世祖做西討都督，啓用周山圖做副手。世祖留據盆城，大衆意見認爲盆城城太小，難以固守，不如返回京城。周山圖説："現今占據中流，可作四方聲援，大家同心協力，有山隘水險可利用。城池地域小些是小事，不應當作難處。"世祖讓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派周山圖處理有關防務。周山圖截取過往船板，用來建造瞭望敵軍的無頂蓋高臺，設立水栅，衹十來天就全部辦好了。世祖很稱贊他。授給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爵號爲輔國將軍。

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鄰鄉，亟同征伐，悉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黄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晋縣男，邑三百户。

沈攸之攻打郢城，世祖讓周山圖估量形勢，周山圖説："沈攸之正是近鄰，屢次一同征戰，瞭解他的爲人。他性情奸險度量狹小，無法團結部屬同心協力。假若在堅固的城池之下屯兵圍困，正可以作爲離散人心的根由啊。"沈攸之敗後，平西將軍黄回乘快船帶領一百多人在軍營前沿河呼叫，盆城中人害怕，不多會兒知是黄回凱旋而歸，纔安定。世祖對周山圖説："周公先前説的話，可説是明瞭事理。"返京後，太祖蕭道成派遣周山圖帶領部屬鎮守京城，鎮戍各路兵馬，全都受周山圖節制調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將軍照前未變。建元元年，封廣晋縣男，食邑三百户。

出爲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算略，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爲玄元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敕山圖曰："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横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勛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虜所没，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又於石鱉立陽平郡，皆見納。

外放任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深受百姓擁護。建元二年，進爵爲輔國將軍。秋天，敵寇侵犯邊境，皇上預料敵寇一定不會越過淮陰，就敕文告訴周山圖說："曉得愛卿綏靖邊陲安定部衆，很有程序，應變計謀辦法方略，全權委托，所擔心的是各醜類未必能够前來送死，使愛卿無可藉手罷了。"北虜果然侵犯朐山，被玄元度、盧紹之擊敗。北虜襲擾淮陽。這時淮北四州起義，皇上命令周山圖由淮入清，以加倍的速度儘快趕去接應。告訴周山圖說："愛卿應當深明相帥統治的道理，遇事以全局爲重，天下的事情，衹要大衆心力相同，縱使是山岳也可以搬移。但用兵時應當使得背後没有憂慮；假若從後面冷然不論横竪，閉着眼睛痛打，没有不摧碎的。我正要熔鑄金碑，等待刻記你的成就功勛呢。假若不能藉此時機平定四州，不是男子漢。努力運籌，不要讓别人得到這個大功。"正逢起義人衆被北虜掃没，周山圖奪取了三百家起義點返回淮陰。上表奏請將東海郡治移到漣口，又在石鱉設立陽平郡，都被皇上采納。

世祖踐阼，還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黄門郎，領羽林四厢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參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世祖即皇帝位，周山圖還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照前未變。因爲與世祖同守盆城的老交情，在殿省出進，很被親近信用。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原先當過縣令，死後顯靈。周山圖稟報皇上請求給神位加封輔國將軍爵號。皇上回答說："供足狗肉就完事，要階級做什麼用？"周山圖轉黄門郎，領羽林四厢直衛。周山圖在新林建設别墅住房，早晚來往。皇上對他説："你放下萬人都督，隨意到郊外行走，從今以後到别墅去，可隨身自帶武器，以備意外事情的發生。"等到患病，皇上親手寫信詢問，派醫送藥。永明元年逝世，享年六十四歲。皇上下詔賞賜朝服一套，衣一襲。

周盤龍　周奉叔　周世雄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鬥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

周盤龍，是北蘭陵蘭陵人。宋代按土斷法，即統一按居住地編著户口納税服役的辦法屬東平郡。周盤龍膽氣超過常人，尤其擅長騎馬射箭。泰始初年，跟隨大軍討伐赭圻賊寇，親身戰鬥，

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户。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爲冗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騎校尉黄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即位，進號右將軍。

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决水漂潰。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勒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剋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争伐之力。凡厥勋勤，宜時銓序，可符列上。"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如故。

明年，虜寇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謂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角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没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敕盤龍曰："角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李領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

衝鋒陷陣搶在前頭。逐漸升任到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食邑四百户。元徽二年，宋桂陽王休範在尋陽起兵作亂，周盤龍當時是冗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跟隨太祖蕭道成駐兵新亭，與屯騎校尉黄回出城南同賊人對陣，不久引回城内，合力拒戰。戰事結束後，周盤龍被授予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隨後升任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外放任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周盤龍未上任而參加平定石頭城袁粲的叛亂。昇平二年，沈攸之的反叛被平定，司州刺史姚道和因懷有二心被徵調，任周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之職照前不變。改封沌陽縣。太祖蕭道成即位，進爵號爲右將軍。

建元二年，魏虜侵犯壽春，周盤龍爲軍主、假節，幫助豫州刺史垣崇祖决淝水冲灌浸淹敵兵。周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的馬步軍在西邊沼澤地帶奮勇擊殺，殺傷敵軍數萬人，繳獲大量牛馬輜重物資。皇上聽到這則消息非常高興，下詔説："醜虜送死，竟敢進犯我壽春，崇祖、盤龍正統率義勇之師，乘着有利時機，如雷電般從水上陸上斬殺搏擊，敵寇尸首填塞河川、遮蔽山野。大軍没用多少時光，即克定了西蕃。這實是將帥效命的功勞，文武争伐的結果。大凡是他們的功勞，都應該及時據功勞大小，確定升遷，附列上報。"周盤龍的愛妾杜氏，皇上送給金釵鑷二十枚，而且手書"犒賞周公阿杜"。周盤龍改任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之職依前未變。

第二年，魏虜侵犯淮陽，包圍角城。在這之前皇上派遣軍主成買戍守角城，成買對人説："我現在做角城戍，我的兒子應能得到一個子。"有的人問其緣故，成買説："角城同魏虜處在同一岸邊，具有諸多危險，我怎能使得魏虜不敢向南入侵。我若不被魏虜吞没，就應打敗魏虜。這就是説我兒子不做孝子就會做個世子。"直到魏虜把成買包圍了好幾層，皇上派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援救成買。皇上命令周盤龍説："角城漣口處賊兵纔又侵入，西路可能没有賊兵，你可以率領騎兵和步兵到淮陰歸李領軍處。鍾離船隻

軍人扶淮步下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少，衹需帶上物品器仗和幾天的糧草，軍隊沿着淮河步行去。”成買與魏虜拒戰，親手殺傷殺死無數敵兵。一天早晨起床，忽然看見手裏有幾升血，那天於是就戰死了。

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没，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虜陣，自稱“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周盤龍的兒子奉叔單馬率二百多壯士突進魏軍陣中，魏軍萬餘騎拉開左右兩翼將他們圍住，一騎奔回，報告周奉叔陷歿陣中，周盤龍正在用飯，丟下筷子，躍馬奮矟，直奔魏虜陣中，大吼“周公來了!”魏兵一向畏懼周盤龍驍勇，當時紛紛倒退。這時周奉叔已大殺魏兵，得隙衝出陣外，周盤龍不曉得，就東衝西殺，南奔北突，賊兵一概不敢阻擋。周奉叔見他父親久未出陣，復又躍馬突入陣中。父子兩匹馬，縈攪魏兵數萬人，把魏虜大軍殺得大敗。由此周盤龍父子名揚北國。周盤龍外表看來身體瘦弱而又言語遲鈍，可是臨陣打仗勇猛幹練，諸將没有趕得上的。

永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邪太守。三年，還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矟。後以疾爲光禄大夫。尋出爲持節、都督兖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進爵爲侯。

永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邪太守。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明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幾次講習武事，常令周盤龍領騎兵，比較騎術，操演長矛。周盤龍後來因病改任光禄大夫。不久又外調爲持節、都督兖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爵位晋升爲侯。

角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采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仗笋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争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慶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

角城戍將張蒲，與魏虜暗中互相勾結，藉依大霧乘船進清中采割柴火，裝載魏兵二十多人，把武器藏在一種叫作笋的竹器裏，一直開到城的東門外，城門防衛未能識破阻止，於是登上岸來，拔出兵刃争奪城門。角城戍主皇甫仲賢率領軍主孟靈寶等三十多人據門抗戰，斬殺魏兵三人，其餘賊兵被殺傷跳入水中，而這時魏虜騎兵步兵有三千多人已到城外，衹因護城壕塹阻隔不能前進。淮陰軍主王僧慶等率領五百將士趕到角城救援，魏兵纔退去。周盤龍因爲有關官員奏參，皇上下詔免去官爵讓他以平民身份管轄職事。不久由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號稱八座聯名奏請，纔得恢復爵位。加領東平太守。

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禄大

周盤龍後來上表呈奏自己年紀大、才力弱小，不能鎮守邊防，懇請皇上解除他的職務，得

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

到准許，返回朝廷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世祖同周盤龍開玩笑説："愛卿頭戴貂蟬冠與兜鍪的感覺如何?"周盤龍回答説："我這頂貂蟬冠可是從兜鍪中熬煉出來的啊。"永明十一年病逝，享年七十九歲。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

子奉叔，勇力絶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爲東宫直閤。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并監殿内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黄門郎，高宗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寵，得入後宫。尋加領淮陵太守、兗州中正。道剛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黄門郎，未拜，仍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史。時帝謀誅宰輔，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

周盤龍兒子奉叔，爲人勇猛力量超群，跟隨周盤龍征戰，所到之處均不免遭其凶暴擄掠。世祖派他領兵征討唐寓之，周奉叔畏怯皇上威嚴，檢點自己管束部下，不敢侵犯百姓。因而做了東宫直閤。當鬱林王蕭昭業在西州時，周奉叔就私下裏討得鬱林王的賞識，待到鬱林王即皇帝位，周奉叔就同直閤將軍曹道剛一起做了他的心腹骨幹。曹道剛爲驍騎將軍，加冠軍將軍；周奉叔爲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并監殿内直衛。没多久，就遷曹道剛爲黄門郎，高宗蕭鸞堅決諫阻依然不被采納。周奉叔擅長騎馬，皇帝跟周奉叔學習騎馬射箭的技藝，周奉叔由此特别被皇帝親近寵信，能够在後宫大内走動出進。不久周奉叔加領淮陵太守、兗州中正。曹道剛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周奉叔除授黄門郎，周奉叔不肯接受任職命令，後來還是出京任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當時皇帝策劃除掉輔佐朝廷的某些實權人物，特意將周奉叔調出作爲外援，拜授曹道剛爲中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原來任的官職照前不變。

奉叔就帝求千户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三百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高宗説喻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高宗慮其一出不可復制，與蕭諶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内殺之，勇士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啓帝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閤省，蕭諶先入户，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宫内廢帝。

周奉叔向皇帝謀求做千户侯，皇上有意答應他。但當時作爲輔佐大臣的高宗蕭鸞認爲不應當，結果衹封曲江縣男，食邑僅三百户，周奉叔非常生氣，在衆多群臣中横眉竪目地拔出刀來，經高宗對他解説一番，他纔接受。周奉叔辭别完畢正要到鎮守處上任，他的部屬已動身出發，高宗擔心他這一出去將不能再制服他，就同蕭諶設計，謊稱皇上有旨召周奉叔到尚書省官署把他殺掉，好幾個勇士用拳打擊了很久纔死去。蕭鸞、蕭諶向皇帝禀報説："周奉叔輕慢朝廷。"皇帝不得已衹好承認他倆的奏請。高宗蕭鸞廢黜皇帝的那天，曹道剛正在閤省當值，蕭諶先進屋内，好像是要同他商量什麼事的樣子，手握兵器的人一擁而入，用刀刺進曹道剛的胸膛，戳了一個大

洞，殺死了他，於是進入宮內宣布廢黜皇帝。

奉叔弟世雄，永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州刺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顔翻討殺之。

周奉叔的弟弟周世雄，永元年間，爲西江督護。江州刺史陳顯達起事失敗後，周世雄殺了廣州刺史蕭季敞，聲言蕭季敞與陳顯達同謀篡逆，把蕭季敞的首級送到京城。後周世雄又被廣州刺史顔翻征討殺掉了。

王廣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中，龍驤，强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地人。從小喜歡騎馬射箭，動作便捷勇武有力。起初做馬隊主。宋大明年間因有功勛補任做本縣令，殿中，龍驤，强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

泰始初，除寧朔將軍、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黄回、千道連等要擊於横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没，大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劉勔召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之。"勔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剋合肥賊。

泰始初年，拜任寧朔將軍、軍主，在壽春征伐殷琰時隸屬於寧朔將軍劉懷珍。殷琰的部將劉從建築堡壘拒守，堡壘内的軍隊拒守了很長時間。殷琰派遣長史杜叔寶率領五千人、運輸車輛五百乘來援助劉從。劉懷珍派遣王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黄回、千道連等在横塘進行截擊。杜叔寶安營扎寨進行拒戰，王廣之等攻營肉搏，從申時一直争戰到日落，把杜叔寶等殺得大敗，殺傷一千多人，杜叔寶衹好撤退，王廣之等把杜叔寶的運輸車燒掉了。劉從得到這些消息，衹得放棄堡壘逃跑。那時合肥城也在反叛，官軍腹背受敵，都督劉勔召集諸軍主會議。王廣之説："請將軍能把乘坐的馬給我騎着去平定合肥城。"劉勔就把自己的馬給了王廣之，王廣之去了僅三天，就攻克了合肥城的叛賊。

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鑾縣子，三百户。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游擊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户。

又跟隨劉懷珍討伐淮北。當時宋明帝劉彧派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到三城時，遭沈文秀攻擊。王廣之率領步兵騎兵三千多人，沿海邊去救援明僧暠，使明僧暠的人馬全部撤回。王廣之還進軍偷襲沈文秀設置的長廣太守劉桃根，劉桃根被迫棄城而逃。王廣之班師後被封爲安鑾縣子，食邑三百户。不久又改封蒲圻。授建威將軍、南陽太守，未到任。又任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拜授游擊將軍，寧朔將軍依舊未變。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伐宋建平王劉景素，搶先攻入建平王起兵地京口有功，改封寧都縣子，食邑

太祖廢蒼梧，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如故。

五百户。齊太祖蕭道成廢黜廢帝爲蒼梧王時，外調王廣之爲假節之職、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將軍之職依前未變。

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豫平石頭，仍從太祖頓新亭，進號征虜將軍。太祖誅黄回，回弟驅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曰："黄回雖有微勛，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驅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食邑千户。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

沈攸之起兵反蕭道成事發時，王廣之留駐京師，參與平定石頭城袁粲，繼從太祖蕭道成駐軍新亭，進爵爲征虜將軍。太祖誅殺黄回，黄回的弟弟黄驅和堂弟黄馬以及他哥哥的兒子黄奴逃跑了。太祖給王廣之寫信説："黄回雖説有點功勞，可是他的罪過轉而達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近來竟然提出要求要駕御有大小二車厢的車作他刺史的服飾。我就算不惜替他向皇上奏請，衹擔心他得到有大小車厢的車後，又要要求畫輪的車呢。此外他的罪過也是數不勝數的，兄弟你全都知道。現在也衹好依法執行了。"太祖命令王廣之在江西搜捕黄驅等人。建元元年，進爵爲侯，食邑一千户。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

北虜動，明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剋獲，坐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即位，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相，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禄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

魏虜侵齊，第二年，皇上下詔令王廣之持節，出京屯駐淮上。王廣之的家原在彭、沛一帶，上表啓奏皇上請求招募誘導家鄉百姓部屬反魏，北上奪取彭城，得到皇上批准。皇上派王廣之做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廣之率領軍隊渡過淮河，没有獲得什麽戰果，因此被免去官職。不久又授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即位，遷王廣之爲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相，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之職依舊不變。後又外任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之職依舊不變。還朝後爲光禄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

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拜。

世祖見王廣之的兒子王珍國可以有大作爲，對王廣之説："愛卿可説是懷珠的老蚌。"王廣之説："臣下不敢推辭。"世祖聽了哈哈大笑。授予王廣之游擊將軍，他没有接受任職命令。

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暗與虜通，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

永明十一年，魏虜揚言伐齊，世祖令王廣之持節，招募隊伍。隆昌元年王廣之遷給事中、左衛將軍。當時豫州刺史崔慧景暗中同魏虜聯絡，有反叛的心思。延興元年，以王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

事、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預廢鬱林勛，增封三百户。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户。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謚曰莊公。

將軍、豫州刺史。又因參預廢黜蕭昭業爲鬱林王有功，增封食邑三百户。高宗蕭鸞要誅害太祖、世祖子孫諸王，派遣王廣之到江陽征伐安陸王子敬，賜給一部鼓吹。事完後又改授王廣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户。建武二年，魏虜圍攻司州，皇上派王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去解司州的圍困。王廣之進軍還没到一百多里路，魏虜就聞風撤退了，王廣之就班師了。第二年，王廣之遷侍中、鎮軍將軍，賞給享受扶的儀禮。建武四年謝世。享年七十三歲。死後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謚號爲莊公。

史臣曰：公侯捍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效累朝，聲勤克舉，并識時變，咸知附托。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史臣曰：公侯捍城，這些保衛疆土的人，是守衛國家社稷的憑藉。必須長時間地熟習軍事武藝，决不是靠某一次戰鬥就能成就的。吕安國等能盡力報效累朝累代，聲威到處便能獲得勝利，并且都能審時度勢，隨機權變，擇主依附。周盤龍作戰驍勇、獨爲三軍之冠，漢代匈奴人所害怕的飛將軍，竟然不如。英雄啊！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禆九江，翊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贊曰：吕安國曾是前朝老將，協同太祖變更社稷，在九江輔助建功，隨到中夏護衛。周盤龍洞穿胡馬，英勇殺敵。王廣之暮年垂老，屢次把握帥旗。

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

薛淵　戴僧静　桓康 尹略　焦度　曹虎

薛淵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内，從征伐。元徽末，以勛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

薛淵，河東汾陰人。宋徐州刺史薛安都的侄子。本來名叫道淵，因避太祖蕭道成的偏諱而改。薛安都以彭城投降魏，他的親族都遷居到北方去了。太祖蕭道成鎮守淮陰，薛淵從北方潛逃來南方，委身投靠太祖。薛淵爲人果斷幹練有魄力，太祖令他帶領部屬，在營帳内警戒保衛，隨同征戰。元徽末年，憑勛勞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

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邑。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遥呼淵，淵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旦衆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宫門不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本頓，至食後，城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爲二千五百户。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如故。尋爲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

沈攸之起兵發難之後，太祖進入朝堂，由太祖子豫章王蕭嶷代守東府，派薛淵領軍屯駐司徒左府，分别警戒守衛京城。袁粲占據石頭城發難，豫章王蕭嶷連夜登上西門遠遠地呼叫薛淵，薛淵聞呼一驚而起，迅即率軍靖難，搶先趕到石頭城下焚燒城門奮力攻戰。事態平定後，第二天清晨衆軍返回集聚在杜姥宅，路上街上都擠得滿滿的，宫門不能打開，太祖登上南掖門樓指揮措置衆軍各自返回原來駐地，直到飯後時分，城門打開，薛淵纔得以晋見太祖，高興得流下了眼淚。太祖即皇帝位，薛淵食邑增爲二千五百户。除授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照舊不變。不久爲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

虜遣僞將薛道摽寇壽春，太祖以道摽淵之親近，敕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摽分明來，其兒婦并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誤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

魏派遣降將薛道摽侵犯壽春，太祖因爲薛道摽與薛淵的近親關係，敕告齊郡太守劉懷慰説："聽説道摽真要南來，他的妻兒都在都城，和各兄弟不再共同生活，凡此種種，都應使他多方造成誤會，縱然不能使人全信，也足能使豺狼們相

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追道標，遣他將代之。

互懷疑猜忌。”讓劉懷慰以薛淵的名義寫信給薛道標表示拉攏收買他的意思，魏得到這封信，果然將薛道標召回，派别的將領代替他。

世祖即位，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許。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既不得，又表陳解職，詔不許。後虜使至，上爲淵致與母書。

世祖即皇帝位，薛淵遷左衛將軍。當初，薛淵南逃時，他母親索氏不能自己解脱，改嫁給長安楊氏，薛淵私下派人以錢物贖接其母，梁州刺史崔慧景給薛淵通報説：“索氏老人在邊界上，派遣信使接取，就可脱難。”薛淵上表奏請解除官職到邊界上去迎接母親，被准許。又改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薛淵母親南歸的事最終没有實現。永明元年，薛淵上表奏請解除職務并送還貂蟬冠服。皇上下詔説：“兩方相隔遥遠，音訊話語難於審辨。薛淵深深地憂思母親，堅决要求辭出朝班。先前東關舊典，還能結婚和做官；况且母親出來消息不能確知，確切消息也能傳來，依據前例，不容辭職。拒絶表章所奏，從速發還他的官服。”薛淵因爲贖母没辦到，又上表陳請解職，皇上下詔不允許。後來魏使到齊，皇上替薛淵把他給母親的信交魏使帶去。

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年，遷右軍司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爲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車脚，使人舆之而去，爲有司所糾，見原。

世祖駕臨安樂寺，薛淵隨駕過乘虜橋，這之前羌虜橋有敕儀衛不能入，因此薛淵被有關部門奏請免去他的官職，被原宥。永明四年，外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職如故。第二年遷右軍司馬，將軍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還是照前不變。永明七年，爲給事中、右衛將軍，由於患病而解除職務。回家，不能乘車，衹好去掉車輪，讓人用車箱抬着他走，因此又被有關部門彈劾，又得到了原宥。

八年，爲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淵匿之軍中，爲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節、本官如故。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明帝即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

永明八年，爲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蕭子響。子響的軍主劉超之被追捕得很惶急，用被褥夾藏十多種物品賄賂薛淵以脱身自逃，薛淵把他藏匿在軍隊中，又被有關部門彈劾，皇上下詔原宥了他。永明十年，爲散騎常侍，將軍照前。世祖崩，朝廷擔心魏虜南來侵犯，讓薛淵持節，軍主、原本的官職依舊不變。不久加驍騎將軍，假節、原本的官職依舊不變。隆昌元年，外出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將軍依舊不變。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受，就去世了。明帝蕭鸞即位，纔贈治喪錢五萬，布五百

匹，剋日舉哀。

匹，限定時日舉哀下葬。

戴僧静

戴僧静，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孫法先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

戴僧静，會稽永興人。祖父戴飾，在宋景平年間，同富陽孫法先謀亂伏法，家裏人遷移到青州。

僧静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没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静於都載錦出，爲歐陽戍所得，繫兖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静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鏁，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内，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角城，遣僧静戰蕩，數捷，補帳内軍主。隨還京師，勛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

戴僧静從小有膽量有魄力，熟習騎馬射箭。在刺史沈文秀處幹事，同他一起投奔魏虜。後來戴僧静帶領家屬叛魏返回淮陰，太祖蕭道成撫慰他并且把他養起來，常留他在太祖身邊。僧静在京城用車偷載錦緞，被歐陽戍抓住，把他關押在兖州獄中。太祖派薛淵給僧静送酒菜，把刀子暗藏在魚腹中。僧静邀獄吏一起飲酒，獄吏醉後，僧静用刀割開刑具，用手把鎖弄斷，破屋而出。回到京城後，太祖把戴僧静藏在自己的書房内，因爲他家貧窮，一年給穀一千斛。魏虜圍困角城時，派僧静參戰，多次取勝，補帳内軍主。跟太祖返京師，官位至積射將軍、羽林監。

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静爲軍主從，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静將腹心先至石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静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蕩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静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衆潰，僧静手斬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静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爲斂祭焉。

沈攸之作亂，太祖蕭道成進入朝堂，戴僧静做軍主跟隨太祖。袁粲占據石頭城，太祖派遣戴僧静率領心腹先到石頭城。這時候蘇烈在倉城，僧静將信用箭射入城中給蘇烈，又連夜攀援繩索入城。袁粲登上城的西南門，排列的燭火照得通亮。官軍到來，用箭射，火纔滅，回登東門。袁粲的同夥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衝殺一個回合，大有殺傷，官軍死了一百多人。幸有軍主王天生拼死抵抗，纔得以堅持下來，自亥時直到丑時。有紅色流星墜落城内照耀地面，戴僧静率兵猛攻倉門，身先士卒，衝殺在前，敵軍潰敗，戴僧静親手斬殺袁粲。於是，城外官軍放火燒毁城門也衝殺進城内。先前，袁粲在大明年間跟蕭惠開、周朗同車趕路，逢大桁開，停車交談。惠開拿出鏡子自己照着説："没有哪年可做官。"周朗手執鏡子審視很久，説："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袁粲最後説："應當能位至三公，但是不會有什麽結果。"戴僧静因爲有功授予前軍將軍，寧朔將軍。作戰陣亡的將士，太祖爲他們收殮安葬和奠祭。

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以僧静爲興平縣侯，

昇明二年，戴僧静任游擊將軍。平定沈攸之之亂後，論功封賞諸將，僧静爲興平縣侯，食邑

邑千户。太祖即位，增邑千二百户。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員外常侍，轉太子左衛率。

一千户。太祖即皇帝位後，僧靜食邑增至一千二百户。任南濟陰太守，原來的官職不變。任輔國將軍，改封建昌侯。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員外常侍，轉太子左衛率。

世祖踐阼，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還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侍。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

世祖蕭賾登極後，僧靜外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他購買耕牛給貧民讓他們種莊稼，爲救助災荒處事很得體。還給事中、太子右率。不久加通直常侍。永明五年，僧靜隸屬護軍陳顯達，到比陽征討“荒人”賊桓天生。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隆向前推進，在距離比陽四十里的深橋駐軍。“荒人”賊桓天生引帶魏虜步兵騎兵十萬人鋪天蓋地而來，戴僧靜收攏兵力與他們大戰，打敗他們，殺死捕獲數以萬計。桓天生退回比陽，戴僧靜揮軍包圍比陽。天生軍突出城外，僧靜又把他打敗了，天生祇得退回比陽城裏緊閉城門不再出戰，僧靜因軍力疲乏纔撤退。朝廷授予戴僧靜征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

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

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了僚佐，世祖蕭賾召戴僧靜，讓他率領軍隊向江陵討伐，僧靜面奏皇上說：“巴東王年輕氣盛，長史劉寅操之過急，忿而不顧後果纔導致這樣的啊，天子的兒子因過失殺錯了人，有什麽大罪呢。驟然讓我領兵西進，弄得人心惶懼，什麽情况都可能出現，僧靜不敢奉命前往。”皇上雖口裏没説話但心中却以爲他説得好。

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剋殄西墉，勛彰運始。奄致殞喪，惻愴傷懷。賻錢五萬，布百匹。謚壯侯。”

後調任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軍職務如前未變。永明九年去世。皇帝有詔說：“僧靜志存果斷，確是屢經艱難困苦。殺敵取勝於西方邊地，功勛卓著，使國運初昌。忽然傳來他去世的噩耗，令人悲痛憂傷。决定贈送喪葬錢五萬，布百匹。謚爲壯侯。”

陳胤叔

僧靜同郡餘姚人陳胤叔，本名承叔，避宣帝諱改。强辯果捷，便刀楯。初爲左夾轂隊將。泰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鍜箭鏃用鐵多，不

與僧靜同郡的餘姚人陳胤叔，原名承叔，因避宣帝諱而改爲胤叔。爲人能言善辯、果斷敏捷，慣使刀盾。最初爲左夾轂隊將領。泰始初年，跟隨太祖蕭道成東討反叛的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從此就隨同太祖征伐，勤謹用心，因有功被太祖賞識。封爲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

如鑄作。東冶令張候伯以鑄鏃鈍，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年，卒。

率。陳胤叔曾經因鍛造箭鏃費鐵多，不如改用鑄造而向世祖上奏。東冶令張候伯認爲鑄造的箭鏃不够鋒利，不利使用，使這一建議未能實行。陳胤叔在永明三年去世。

桓康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縶，衆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㻜之、皋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瘧，無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除員外郎。

桓康，北蘭陵的承地人，剛毅果斷勇猛剽悍。宋大明年間，追隨太祖蕭道成做軍容。在贛縣跟隨世祖蕭賾。泰始初年，世祖起義，被地方官府捉住，部屬都逃散了。桓康弄到一擔籮筐，一頭裝着穆皇后，一頭裝着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自己挑着藏到山裏。他和門客蕭欣祖、楊㻜之、皋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聯絡結夥，從獄中救出世祖。郡兵追捕緊急，桓康等人拼死戰鬥纔擊敗他們。隨世祖起義，陷陣摧堅，力大無比，所經過的村莊城鎮，他任性侵害，江南人畏懼他，用他的名字來嚇唬小孩，畫出他的圖像用作驅避邪神鬼怪，沒有不立即奏效的。被提拔做世祖冠軍府參軍，授予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京補襄賁令。宋桂陽王休範在尋陽起兵作亂，桓康從所管的縣返回京都太祖處，正遇事態平息，授予員外郎。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曉下，拔白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劉昱身着便服暗中走到蕭道成的領軍府，皇帝身邊的人說："一府的人都睡了，爲什麽不爬墻進去。"皇帝說："我今天晚上想到一個地方順順心，等明天晚上吧。"桓康同太祖所收養的壯漢盧荒、向黑在門口聽到他們的話。第二天晚上，王敬則提着皇帝的首級跑來敲門，桓康以爲發生事變，同盧荒、向黑遍告部屬，拔刀將出，於是護送太祖入宮。太祖移鎮東府，授予桓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兼蘭陵太守，常在太祖左右護衛。

太祖誅黄回，回時將爲南兗州，部曲數千，遣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宜與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與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既慮宜與反己，乃先撤其軍將，

太祖誅殺黄回，黄回在南兗州爲將，有數千部屬，派人收捕，擔心他作亂。召他進東府來，讓他在外間書房等待，派桓康帶數十個人歷數黄回的罪過，然後殺了他。黄回當初同屯騎校尉王宜與一起參預石頭城的陰謀，太祖明知却隱瞞不説那樁事，還把重兵交付黄回掌握而用心腹給以搭配。王宜與拳脚敏捷，善使刀盾，黄回曾經在他舞弄刀盾時讓十多人用水灑潑，不能淋着他。

宜與不與，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强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甚，彼無能爲也。"及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捉留，回不肯止。時人爲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

既而疑慮宜與反對自己，就先撤走他的將領和軍隊，宜與不給，黄回很生氣不同意他的處置，自作主張把他殺了。將軍們因此向太祖説，讓黄回手握重兵，一定會反叛。桓康請求獨自一人前往刺殺他，太祖説："你們何必這般疑慮，他没啥能耐。"等到黄回被召上車時，他的愛妾看見紅光從他的頭部一直籠罩到脚下，苦苦拉着他不讓走，黄回硬是不肯留下纔罷。當時的人爲此説："想要欺誑，去問桓康。"

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吴平縣伯，五百户。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滅虜耳。"虜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春，於淮陽與虜戰，大破之，進兵攻陷虜樊諧城。太祖喜，敕康迎淮北義民，不剋。明年，以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東海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即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郡。其年，卒。詔曰："康昔預南勛，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料理。"年五十七。

授予桓康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將軍職銜依舊不變。建元元年，封吴平縣伯，食邑五百户。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軍，太守職銜依舊不變。太祖對桓康説："你跟隨我很多日子了，没能做到一個地方首領，也會有不理解我的意思的地方，我真想和你先共同掃滅魏虜罷了。"魏虜侵犯，派遣桓康去前方，假節。不久進升爲冠軍將軍。建元三年春季，桓康在淮陽同魏虜大戰，大敗魏虜軍，揮兵進取攻陷了魏虜樊諧城。太祖很高興，敕令桓康迎接淮北起義民衆，没有取得成功。第二年，以桓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東海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將軍職銜依舊不變。世祖即位，桓康轉驍騎將軍，復前任軍職郡職。那年桓康去世。有詔旨説："桓康從前征戰南方，勛勞卓著，心中常常充滿深厚情誼，他的逝世使我非常悲痛。喪事所需一切，應當從厚料理。"享年五十七歲。

尹略

淮南人尹略，少伏事太祖，晚習騎射，以便捷見使爲將。昇明中，爲虎賁中郎、越騎校尉。建元初，封平固男，三百户。永明八年，爲游擊將軍，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淮南人尹略，年輕時就服事太祖，後來學習騎馬射箭等武術，因爲動作敏捷被任用做將領。昇明年間爲虎賁中郎、越騎校尉。建元初年，封作平固男，食邑三百户。永明八年，爲游擊將軍，在討伐巴東王子響時，被害。追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焦度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

焦度字文績，南安的氐人。祖父文珪，因避難至襄陽，宋元嘉年間，暫借寄居之地重新設立天水郡略陽縣，於是就隸屬這裏。

度以歸國，補北館客。孝武初，

焦度由於歸國，被委任北館客。孝武帝初

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臺差度領幢主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己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矟，手殺數十人。

年，青州刺史顏師伯外出鎮治，朝廷派焦度領幢主送他。魏索虜侵擾青州，顏師伯派遣焦度率領軍兵在沙溝杜梁同敵軍作戰，焦度親身衝鋒破陣，大獲全勝。顏師伯行文委任焦度爲自己的輔國府參軍。魏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侵犯清口，焦度又領兵援救清口，把魏虜騎兵將領豹皮公刺下馬來，繳獲了他的鎧甲和武器，親手殺敵幾十人。

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并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晋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宫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己鎮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内。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

顏師伯啓奏孝武帝稱贊焦度氣力和弓馬技藝均超絶常人，孝武帝召回焦度讓他充任左右護衛。孝武帝見他又黑又壯，對顏師伯説："真健壯啊。"任命他爲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晋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晋安王子勛鎮守江州。子勛起兵，任用焦度做龍驤將軍，率三千人做前鋒，屯駐赭圻。每當同朝廷官軍作戰時，他常常親自衝殺戰鬥，所到之處没有不勝利的。晋安王事敗，焦度逃到宫亭湖中淪爲盜寇。朝廷聽説他的勇武，把他看作心腹之患，派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焦度等人，焦度率領部屬出來自首，王景文以焦度做自己的鎮南參軍，不久領中直兵，待他很優厚。他隨王景文返回京都，常在府州内。王景文被害的那天晚上，焦度很生氣，勸景文抗拒命令，王景文不聽從。明帝劉彧不知道這件事。

以度武勇，補晋熙王燮防閤，除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宫直閤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

因焦度威武勇敢，補晋熙王劉燮防閤，任征虜鎧曹行參軍，隨從鎮守夏口。武陵王劉贊代劉燮鎮守郢州，焦度還留在夏口，做劉贊的前軍參軍。沈攸之作亂後，焦度轉任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派遣使臣去任命焦度爲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沈攸之的大隊人馬開到夏口，將要直下京都，僅留部分兵力守郢城而已。焦度在城樓上肆意亂罵侮辱沈攸之，直到自己裸露形體羞辱他，攸之因此很氣憤，就改變原定計劃轉而攻城。焦度親自奮力戰鬥，攸之的部衆用盾牌遮蒙爬攀城墻，焦度命令兵士用屎尿穢物澆潑，賊衆不能冒着穢物上登，至今人們叫這座城樓爲"焦度樓"。事態平定，焦度功勞占多，轉任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宫直閤將軍。焦度爲人樸實而遲鈍，他想到太祖那裏求取州官，等到見了面，神色大變，竟然説不出話來。太祖認

乃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戚，説郢城事，宣露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尋除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

子世榮，永明中爲巴東王防閤。子響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始興中兵參軍。

曹虎

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末，爲直厢。桂陽賊起，隨太祖出新亭壘出戰，先斬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爲領軍，虎訴勛，補防殿隊主，直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太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覓明公耳。"仍留直衛。

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静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增邑爲四百户。直閤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啓乞度封侯官，尚書奏侯官户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游擊將軍，本官如故。

及彭、沛義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渦。沈攸之横吹一部，京邑之絶，虎啓以自隨。義民久不至，虎乃攻虜别營破之。將士貪取俘執，反爲虜所敗，死亡二千人。

世祖即位，除員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徙爲安成王征虜司馬，餘官如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領兵戍尋陽，板輔國將軍，伐蠻軍主。又

爲他不熟悉民事，還是没有任用。建元四年纔被授予淮陵太守，原先的官職不變動。焦度遇見朝廷貴戚，説起郢城事件來，講述形容就像當時那樣。他貪杯好飲，酒醉後每每暴怒，皇上常派人對他加以節制。焦度雖然老了，氣力仍不減當年，不久被授予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去世，時年六十一歲。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

他兒子焦世榮，永明年間爲巴東王防閤。子響事發，世榮逃奔到雍州，世祖嘉獎他的行爲，任用他做始興中兵參軍。

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原名虎頭。宋明帝末年爲直厢。桂陽王休範作亂時，跟隨太祖從新亭壘出戰，首先斬殺一賊提首級而回，太祖由此認識他。太祖爲領軍，曹虎訴説自己的勛勞，被補爲防殿隊主，在西齋當值。蒼梧王被廢黜的第二天，曹虎正想到外面避難，在東中華門遇見太祖，太祖問曹虎往哪裏去？曹虎趁機説："衹不過想投奔你啊。"於是又留下做護衛。

太祖鎮守東府，讓曹虎與戴僧静各自帶領三百不拿月俸的人隨從護衛。累升至屯騎校尉，兼南城令。參預平定石頭之亂，封羅江縣男，授予前軍將軍。太祖受禪即皇帝位，食邑增爲四百户。任直閤將軍，領細仗主。不久又被授予寧朔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曹虎奏請把侯官封給他，尚書奏報侯官人户數目太多，於是改封監利縣。建元二年，授游擊將軍，原來的官職不變。

待彭、沛等地人民起義反魏事起，太祖派曹虎率領六千人到渦地。接受沈攸之的一部横吹樂器，那是當時京城的一絶，曹虎要求隨身帶着。起義百姓遲遲未到，曹虎就攻打魏虜别的營地，且打敗了他們。但是將士貪取俘虜的財物，反被魏兵殺敗，死亡二千人。

世祖即位，曹虎任員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遷任安成王征虜司馬，其餘官職不變。第二年，江州蠻暴動，詔命曹虎領兵戍守尋陽，授輔國將軍，伐蠻軍主。又領尋陽相，不久任游擊將軍，輔國

領尋陽相。尋除游擊將軍，輔國、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

將軍、軍主職務照前不變。世祖認爲虎頭這個名字鄙俗，詔命改作“虎”。

六年四月，荒賊桓天生復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百匹及前行踏伏，值賊游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引兵圍柵，絶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虜援已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僞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

永明六年四月，“荒賊”桓天生又引魏兵占據隔城，世祖派遣曹虎督率數路軍隊討伐他。曹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率領騎兵百人在前面偵察有無伏兵，正碰上賊兵的游動部隊，因而打了遭遇戰，殺敗了賊兵。於是進抵隔城。賊軍據城拒守，曹虎帶兵修築包圍該城的柵墻，斷絶他們的逃路，不多久，探馬返回報告魏虜援軍到來，轉而桓天生率領騎兵步兵萬餘人迎戰，曹虎奮力拼殺，大敗“荒賊”桓天生，擒捉二千多人。第二天，就拿下了隔城，斬殺僞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又殺賊二千多人，賊兵丢棄平氏城逃跑了。

七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如故。明年，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響爲荆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爲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内史。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奂，敕領步騎數百，步道取襄陽。仍除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爲監，進號平北將軍，爵爲侯，增邑三百户。

永明七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將軍官職不變。第二年，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皇上詔告曹虎説：“廣陵太守須是心腹之人，不是我認爲可以委任的人，是不能够擔當這一職位的。”隨郡王子隆取代巴東王子響做荆州刺史時，整理軍容器仗揮師西上，以曹虎爲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内史。永明十一年，收捕雍州刺史王奂，敕命曹虎率領步兵騎兵數百人，從小路奪取襄陽。於是授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官職依前不變。不久進號爲征虜將軍。鬱林王即皇帝位，進爵號爲前將軍。隆昌元年，遷督雍州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建武二年，由督諸軍晋升爲監諸軍事。進號爲平北將軍，爵位爲侯，增食邑三百户。

四年，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曰：

建武四年，魏虜侵犯沔北，曹虎的軍隊在襄陽集結，因與南陽太守房伯玉有隔閡，没有及時趕往援救，最後衹是移兵屯駐樊城。魏虜君主元宏送給曹虎的信説：

皇帝謝僞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闡洛。化總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吴，治爲兩主之隔。幽顯含嗟，人靈雍閼。

皇帝感謝僞雍州刺史：上天神運吉兆中原，皇帝宫室明示在洛，一切造化總來自天然，方俗融會八方之外，可南方却有未歸服的吴，分隔爲兩個君主統治。幽深與淺明令

且漢北江邊，密爾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遏冗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修爾略，以俟義臨。

人嗟嘆，凡人和神靈阻隔不通。況且漢北江邊，兩地相隔不遠，因而先移動聖駕，整治我的京都。你論進取没有陳平歸漢的智慧，講敗退缺少關羽殉節的忠貞，閉門固守窮城，心懷憂懼長屯沔水之濱，機會與勇敢兩者都欠缺，怎不令人慨嘆。朕近來就想到你處去，被許多雜事纏住没有實現，暫且返回新建的都城，宴請西部各部族，待到那春季，再慢慢揚起軍旗吧，你要好好修訂你的謀略，以便等正義之師的光臨。

虎使人答書曰：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吊焉。知棄皋蘭，隨水瀍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游魂不戢，乾没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群，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并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憫然。

曹虎讓人寫回信説：

自從西方之神迷失道路，皇帝宮室移遷縣邑，高大的喬木白白生長，繁蕪的雜草正茂盛地生長。戎狄交替侵犯，胡夷一代一代興盛起來，顧望中原，對此每每悲傷。懂得捨棄皋蘭故地，順隨水源遷到瀍澗一帶，陸渾戎遷徙伊川之氣象，就在這一天。古人説："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不幸，地近咫尺，風俗不同，秋氣來到塞上，乘着秋高氣爽就來侵犯邊疆，親屬們在斬殺中喪盡，士女們被劫掠所困擾，同那些蠢左，互爲脣齒，不曾聽説仁義的行爲，先顯露出苛暴的舉動。竟又改變氈裘的服飾，狂妄地自尊自大。我朝皇帝立國開運以來，光輝照耀華夏各地，可是有擾亂法紀帶罪潛逃的人，拋棄同胞，投奔異族。常想出動車駕調動軍隊，以討伐那些不服朝廷的叛賊，所希望的是斧頭與盾牌有兩種用途，叛離者能迷途知返，於是又使得游散之魂不能聚斂，以權謀私的貪欲之火愈燒愈旺。特總領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群，憑此戡定發難之徒，所向有何不能制勝。主上每惜及疆域，哀憐那裏的黎民百姓，想不用戰鬥而使敵人屈服，兵刃上不着血迹。因此約束我等，堅壁清野，抗威遵養，庶幾能够心懷感戴。假若由此迷惑心性，知進忘退，我等就將奏起金鉦整裝出發，軍旗如雲，長驅北掃，直搗燕代，并擒名王，使得連少卿都没有了，匈奴單于頭曼不能享受祭祀。距離

兵刃相加爲時不遠了，看着令人哀憐。

永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虜。度支尚書崔慧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虜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東昏即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永泰元年，曹虎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屬於都督陳顯達屯駐襄陽討伐魏虜。度支尚書崔慧景在鄧地大敗，魏虜追到沔北。元宏率十萬人馬，帶着羽儀華蓋等帝王儀仗，包圍樊城。曹虎閉門固守。魏虜距城數里建立營寨，安設氈帳，又再圍樊城，站在沔水邊上，隔水望着襄陽纔離去。曹虎派遣軍主田安之等十多支軍隊出城追逐，相互殺傷較多。東昏即皇帝位，曹虎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叛，曹虎領着軍隊屯駐青溪中橋。事態平定後，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曹虎形貌剛强，善於引誘拉攏，每天供養的逃荒就食的常有幾百人。晚年貪財、吝嗇，在雍州有錢五千萬，他家伎女吃的是醬菜，没有魚肉葷腥。每當天氣晴朗，每每打開庫門使之通風乾燥。皇帝懷疑曹虎這些舊將，加上圖他錢多，在他新授官職還没來得及受命時就把他殺害了。當時他六十多歲。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侯之力。觀兹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輈，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蠡也。

贊曰：薛辭親愛，歸身淮涘。戴類千秋，興言帝子。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史臣曰：鴻門劉邦能解困厄，憑藉的是舞陽侯樊噲的勇氣；招降納叛宴賞游民，全仗虎侯的力量。看到這般勇猛剛毅，藉此就可生發聲威，不一定要投車挾輈，然後纔能勝敵。所以桓康的聲名，可以用來震懾長江彭蠡。

贊曰：薛淵辭别至親至愛，身體終歸淮水之濱。戴僧静類似千秋，爲帝子興言。桓康勇猛、焦度壯健，均屬爪牙之士。曹虎鎮守西部邊關，而功虧一簣於北方邊陲。

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二

江謐　荀伯玉

江謐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之，臨海太守，宋世清吏。父徽，尚書都官郎，吴令，爲太初所殺。謐繫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請，輔國行參軍，于湖令，强濟稱職。宋明帝爲南豫州，謐傾身奉之，爲帝所親待。即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他祖父名秉之，做過臨海太守，是宋時的清官。他父親名徽，做過尚書都官郎，吴縣縣令，被太初皇帝殺害。江謐也被拘押在掌管製造供應帝王用的器物的官署，即名爲尚方的地方，待到孝武帝平定京城後纔得脱身出來。脱去布衣入仕做奉朝請，又爲輔國行參軍，于湖令，能幹稱職。宋明帝劉彧爲南豫州刺史時，江謐竭盡全力侍奉他，被劉彧當作親信看待。劉彧即皇帝位，以江謐爲驃騎參軍。他弟弟江蒙面相醜陋，明帝經常召見，同他玩笑戲弄。

謐轉尚書度支郎，俄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夐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謐又奏："夐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夐又結免贖論。詔"可"。

江謐轉尚書度支郎，很快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死了，十九歲，未行成年的儀禮。禮官提議依照成人喪禮穿戴喪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夐又奏告説："《禮記》上有女子十五歲行成年禮，鄭注説這年齡是指已許嫁的人。那些没許嫁的則是二十歲纔算成年。射慈説十九歲死還應算是未成年死。禮官背離經典，喪服禮儀没有依據。"博士、太常以下官職以免官贖罪論處；江謐因罪過杖責五十，罰扣百日勞俸。江謐又啓奏説："孫夐原先不研討分辨清楚，附和錯誤議論，參照有關事例，也應該追究他的責任。"孫夐也應以免官贖罪論處。皇上下詔"可以"。

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謐情款，隨謐莅郡，犯小事，

江謐外出任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執政治理繁瑣刻薄。僧遵道人與江謐交情深厚，跟隨一起到任所，因小事犯了過

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得免。爲正員郎，右軍將軍。

錯，就被關進郡獄讓他挨餓，僧遵道人撕裂身上的法衣吃，吃完後就餓死了。江謐被有關官吏彈劾，被徵返京。明帝崩，遇赦，免受處罰。爲正員郎，右軍將軍。

太祖領南兗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黄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黄鉞，謐所建也。事平，遷吏部郎，稍被親待。遷太尉諮議，領録事參軍。齊臺建，爲右衛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爲臨川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内史、行湘州留事，先遣之鎮，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爲長史，將軍、内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縣伯，四百户。三年，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皆以委謐。尋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堪爲委遇，可遷掌吏部。"

太祖領南兗州時，江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朝爲游擊將軍。秉性鄙俗，善於趨炎附勢。元徽末年，朝野都屬意於建平王景素，江謐更是曲意逢迎巴結，景素在京口起兵敗死，江謐僅僅能躲免受牽連的禍害。蒼梧王被廢黜後，人心歸向尚在猶疑困惑，而江謐却獨自竭誠歸附太祖，原任官職未動又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黄門侍郎，尚書左丞職務依前不變。沈攸之起兵發難事起，朝臣議論把天子用的儀仗黄鉞加給太祖，就是江謐的提議。沈攸之的事平定後，江謐遷吏部郎，逐漸被太祖當親信看待。遷太尉諮議，領録事參軍。齊朝建立，江謐爲右衛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外出做臨川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内史、行湘州留事，先派他到湘州鎮治，不久驃騎豫章王蕭嶷領湘州刺史，以江謐爲長史，將軍、内史、知州留事依前不變。封永新縣伯，食邑四百户。建元三年，爲左民尚書。諸皇子離開朝廷到自己的封地做藩王時用文武主帥的事，都委派江謐料理。不久詔旨説："江謐是個出身寒微的讀書人，確實不能和貴族們競争高低等第。然而他很有才幹，可以賞識托付，可提升他執掌吏部。"

謐才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閒曰："至尊非起疾，東宫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謐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前後罪曰：

江謐的才幹尤其長於主辦文案，他任職的部門事情都辦得不錯。太祖駕崩，江謐謊稱有病不上朝，大家很懷疑他抱怨未能受太祖臨終托付的緣故。世祖即皇帝位，江謐又没能升官，因此心懷不滿。當時世祖有病，江謐拜訪豫章王蕭嶷挑撥離間説："太祖皇帝駕崩發生太快，東宫太子又不具備天子的才幹，明公現在有何計劃?"世祖知道這些後，調江謐外出任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江謐尚未動身，世祖暗使御史中丞沈冲彈劾江謐前前後後的罪行，説：

> 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内外，貨

> 江謐從小輕浮暴躁，長大慣於諂媚刻薄，交友不憑仁義聚合，行事定由利益動作。衹不過因累代更迭，被前宋提拔，可是

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强，終當得志，委心托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弘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革音之效，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勛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盗；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黷舊侣；密筵閑宴，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己惠；事宜貶退者，并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奸自不露，欺主罔上，謗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托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毁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勛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構騶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毁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迹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

他阿諛内臣外勛，公開行授賄賂，過錯充滿法紀文告，罪惡顯露朝野視聽，大車小車，裝金載寶，去巴結討好能親近皇帝的人。江謐以爲沈攸之兵强地利，終究會得志，就將自己身心托付於他，晚年互相勾結。以爲劉景素在諸皇親中名望厚重，他順應流俗，貢獻摯誠，薦舉親子，伺機而動，希圖非分之望。由於當時時局艱難，法網疏漏，纔得以保全了性命。太祖整治匡扶天地，正在弘大自己的遠大規劃，因而輕視他那難以洗刷的污點，允許他盡些革音之勞，用非分的寵幸待他，把很高的榮譽給他，使他能與勛良之臣并列，和朝德之士比肩。以往雖有微勞，刀筆小技，但朝廷的賞賜足可使他側足河山，任用的官職足能使他居之羞愧。而他輕浮邪惡的秉性，處在權要的地位就更加顯露；貪財昧物的心思，雖然富有了但永遠也不滿足。兩次莅臨湘州，品行光明的人被他斷作盗賊；待到身居品評選拔人才的要職，他就放肆地營私結納。同席同車坐過的人，都被他拉作老朋友；親朋疏友杯酒吃喝，也一定會用財物去籠絡。理當升遷的，他把這當作是自己的恩惠；事該貶退的，都稱作皇上的意思。真可説販賣威權，奸而不露；欺主罔上，可以掩飾非議。先帝卧床不起、病處彌留之際，是人是神都爲此憂愁震驚，可是江謐謊稱有病，置身私宅，竟然没有憂愁之色。國喪經旬，他纔上朝，參訪遺詔，窺伺時局。他自覺躋身朝班，應當再蒙賞賜，兼帶更多職銜。可是先帝顧命大事他未能參與，舊有的官位又未能添加，於是他大大地僞飾那些惡毒語言，放縱悖德醜行，譏諷誹謗朝政，訕笑詆毁皇帝的謀劃，處處嘲弄忠貞賢良，時時貶責臺臣宰輔。至於邊陲外藩首領入朝受封，親戚勛臣外出鎮撫，前王有定則，列代有常規。可是江謐妄動國家機要，由此招致衆人議論。還敢惡意議論貶責太子，不顧辭端，毁損宗王，每每窮盡唇舌。都説是誥封誓詞違背禮儀，崇替建樹有

失妥當。他仰指天，俯畫地，希圖發生災禍變故，以便發泄他的積憤。犯上不軌的迹象既已明顯，恩將仇報的心思又已昭著。請罷免江謐的官職、削除他的爵位、取消他的封土，擒拿押送廷尉獄治罪。

詔賜死，時年五十二。

世祖下詔賜死，時年五十二歲。

子介，建武中，爲吴令，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爲謐首，介棄官而去。

江謐的兒子江介，建武年間，做過吴縣縣令，治理也算深入嚴謹。民間懸挂死人的髑髏説是江謐的頭顱，於是江介辭官而去。

荀伯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他祖父荀永曾做過南譙太守，他父親荀闡之，做過給事中。

伯玉少爲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徐州祭酒，晋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子勛舉事，伯玉友人孫冲爲將帥，伯玉隸其驅使，封新亭侯。事敗，伯玉還都賣卜自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

荀伯玉年輕時做過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徐州祭酒，晋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年，子勛在江州起兵，荀伯玉的朋友孫冲爲將帥，荀伯玉隸屬他調遣，封新亭侯。子勛事敗，荀伯玉返回京城以占卜作謀生的職業。建平王景素聽説後招荀伯玉去，荀伯玉不去。

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及徵爲黄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斷卦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太祖本任，由是見親待。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祖罷廣興還，立别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南府，晋熙王府參軍。太祖爲南兖州，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

太祖蕭道成鎮守淮陰，荀伯玉投奔太祖結交任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被明帝劉彧猜疑，待到徵太祖爲黄門郎，太祖心中非常憂慮。荀伯玉勸太祖派遣數十騎兵潛入魏虜地界内，設置標榜，於是魏虜數百騎兵在魏齊邊界游蕩，太祖把這種情狀上報，但還是害怕不能留駐淮陰，讓荀伯玉占卜，荀伯玉斷卦説不要動身前去，而明帝果然有詔恢復太祖本任官職，荀伯玉由此更被太祖當作親信看待。跟隨太祖返京都，被授予奉朝請。太祖讓荀伯玉看管宅院，主持家務。世祖蕭賾離開廣陵返回京城，另建宅院，派人從大宅院中挖掘幾棵樹去，荀伯玉不給挖，騎馬去報告太祖。太祖説："你作主就是了。"荀伯玉轉太祖平南府，晋熙王府參軍。太祖爲南兖州刺史，荀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兼廣陵令。授予羽林監，但他未接受任命。

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

當初，太祖在淮南，荀伯玉休假回廣陵，夢見登上廣陵城南樓，有兩個身穿青衣的小孩告訴伯玉説："草中肅，九五相追逐。"荀伯玉看見城下的人頭上都有草。泰始七年，荀伯玉又夢見太祖在廣陵北渚乘船，太祖兩腋下有翅膀没有張

渚，見上兩掖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掖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今且效矣。"

昇明初，仍爲太祖驃騎中兵參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户。轉輔國將軍，武陵王征虜司馬，太守如故。徙爲安成王冠軍司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

世祖在東宫，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宫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崐崘舶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祗畏，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宫。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燕東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歸，上亦停門籥待之，二更盡，方入宫。上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上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宫解釋

開。荀伯玉問何時可張開，太祖說："退後三年。"荀伯玉在夢中自稱是咒師，向着太祖念咒語，咒六次，有六條龍出來，兩腋下的翅都展開了，後來又收攏了。元徽二年，太祖破桂陽王休範，威名大震。永徽五年廢黜蒼梧王。太祖對伯玉說："愛卿那時的夢，現在都應驗了。"

昇明初年，仍爲太祖驃騎中兵參軍，授予他步兵校尉，他没有接受任職命令。仍兼濟陽太守，中兵官職依前未變。太祖既已建立霸王的勛業，荀伯玉對太祖更加忠貞勤勞盡心盡力，常常侍衛太祖左右。加封荀伯玉爲前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官職依前未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食邑四百户。轉任輔國將軍，武陵王征虜司馬，太守依前未變。徙爲安成王冠軍司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官職依前未變。

世祖在東宫時，行事專斷，頗不合法規。任用近侍張景真，讓他主管東宫的衣食穀帛，賞賜的什物，都屬皇帝御用的東西。張景真在南澗寺捨身供佛，有元徽皇帝用的紫皮褲褶，其餘物品大都是這樣。在樂遊設會，伎人都穿着御用衣服。還把絲錦運輸到崐崘同外國商船買賣貨物，每每讓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返回時，張景真身穿白服乘圖畫舴艋小船，坐胡床，觀看的人都疑心是太子。内外害怕，没有人敢出來説話。荀伯玉對親近的人説："太子的作爲，皇上始終不知道，怎能祇顧個人死活而使皇上的耳目受蒙蔽呢，我不告訴皇上知道，誰會告訴？"因而在世祖拜陵後暗暗禀告太祖。太祖大怒，檢查東宫。世祖返程時走到方山，日暮打算停泊。豫章王從東府乘飛燕快馬向東來迎接世祖，把皇上生氣的意思一一説明。世祖連夜返回，皇上停鎖宫門等候他，二更盡，纔入宫。皇上第二天派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讀皇上旨意，把張景真的罪狀詔告世祖。用太子的名義發令，收捕張景真并把他殺了。世祖爲此又憂又怕，稱病一個多月。皇上怒氣仍未消除。太祖白晝在太陽殿躺卧，王敬則直接闖進來，叩頭奏説："皇上擁有

之。”太祖乃幸宫，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爲家宴，致醉乃還。

天下的日子不長，太子無過錯而被譴責，人情恐懼，希望皇上往東宫解釋這次事件。”太祖於是駕臨東宫，召集諸王以下的人在玄圃園設家宴，醉了纔回去。

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宫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兖州處之。”

太祖欣賞荀伯玉對他盡心盡力，更加親信他，關係軍國的機密大事，多委派他去辦。當時的人爲此説：“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的命令。”世祖對荀伯玉的怨恨很深。太祖臨死時，手指荀伯玉對世祖説：“這個人對我很忠心，我身故後，必定有人給他捏造言語過失，你不要相信。可以讓他到東宫長期侍奉白澤，最低也得用南兖州安置他。”

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黄門郎，本官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如故。伯玉憂懼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

荀伯玉遭逢父喪，授予他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他没有接受任職命令，授予他黄門郎，原本官職依前不變。世祖轉荀伯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太守職依前不變。不久又遷荀伯玉爲散騎常侍，太守職仍依前不變。荀伯玉對世祖心存憂懼却又無計可施，世祖聽説這種情況，又因他與垣崇祖關係密切，擔心他們相互勾結而作亂，加意撫慰荀伯玉，荀伯玉纔心安。

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伏法。

永明元年，誅殺垣崇祖，荀伯玉也被誅殺。

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起先，會占卜墓地風水的人看見荀伯玉家的墓地，對他的父親説：“會出驟然尊貴的人，可惜不會長久。”荀伯玉後來聽説這些，就説：“朝聞道，夕死可矣。”荀伯玉死時五十歲。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别，則偏黨爲論，豈或傍啓。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史臣曰：君王老了不能再侍奉太子，這是義烈的遺訓。要想專心侍奉，在節操上就不能兼顧兩個人，即使像人子這樣的親緣關係，尚且應自行分别，就旁人來説，怎可從中多嘴呢。考察江謐、荀伯玉的行爲，表現方法雖説不同，却同樣遭到了誅殺。用古代的道行而生活在當今的社會，要避免災禍實在困難啊。

贊曰：謐口禍門，荀言亟盡。時清主異，并合同殞。

贊曰：江謐的嘴是招禍之門，伯玉的話是催命的鬼。時世清平，遭遇君主不同，結果却是同樣送命。

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三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王琨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薈，晋衛將軍。父懌，不慧，侍婢生琨，名爲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改琨名，立以爲嗣。

王琨是琅邪臨沂人。他祖父王薈，曾是晋朝的衛將軍。他父親王懌，智能低下，侍婢生琨，取名崑崙。王懌後娶南陽樂玄的女兒爲妻，未能生子，改崑崙的名字爲琨，把他立爲子嗣。

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脩女，除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權寵，以門户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薦。爲尚書儀曹郎，州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録事，出爲宣城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爲北中郎長史，黄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答不許。

王琨從小勤謹忠厚，被堂伯父司徒王謐鍾愛。宋永初年間，武帝因他娶了桓脩的女兒，授予他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年，他堂兄侍中王華受寵信有權威，又因家門人丁不旺，相待王琨有如同胞，多次贊揚推薦。任他做尚書儀曹郎，州治中。逐漸升至左軍諮議，領録事，外出爲宣城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王琨在官位上清廉不貪。返朝爲北中郎長史，黄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年，遷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郎。吏部選拔人才，權貴要人多有囑托，請求安插人員，王琨對上自公卿下至士大夫，照例衹任用兩個門生。江夏王劉義恭曾經囑請王琨，王琨用了他兩個人，後來他又派人讓王琨任用，王琨就不答應。

出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禄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輪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

王琨外派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方土地肥沃物産豐富，在任的人常常成爲巨富，社會流言説“廣州刺史衹要在城中過一趟，便可得到三千萬”。王琨没有搜刮什麽，上表奉獻自己的半數俸禄。廣州鎮治原有一部鼓吹，他又申奏送回。待到離任返朝，孝武帝知道他爲官清廉，詢問他這次回來有多少錢財。王琨説：“臣

稱之。”帝悦其對。爲廷尉，加給事中，轉寧朔將軍長史、歷陽内史。

購買住宅花費了一百三十萬，其餘財物大約也是這個數。”孝武帝爲他的應答感到喜悦。任用王琨做廷尉，加給事中，轉寧朔將軍長史、歷陽内史。

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泰始元年，還度支尚書，尋加光禄大夫。

皇上因王琨忠實，讓他做他寵愛的兒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度支尚書。外派王琨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這些地方的王都是孝武帝的兒子。泰始元年，遷王琨爲度支尚書，不久加封光禄大夫。

初，從兄華孫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愆失。琨上表曰：“臣門侄不休，從孫長是故左衛將軍嗣息，少資常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釁承封，將傾基緒。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私禄更構。”

當初，王琨堂兄王華的孫子王長承襲王華的爵位爲新建侯，嗜酒貪杯過失很多。王琨上表陳請：“臣家門侄不美善，堂孫王長是已故左衛將軍的孫子，從小資質不高，本還希望年長以後有所長進。後來更加糊塗，自身行爲少有檢點。故世的衛將軍王華侍奉國家恭敬忠順，美善澤被後代；可是王長負罪襲爵，必將傾覆遺業根基。小孫子王佟立能嫻静，退能安定，不違純樸清白家風，假若能蒙糾正弊病，讓他承襲封爵，那麽不論是活着的人，還是已經故世的人都會深荷恩榮，私家禄位能够因此延續。”

出爲冠軍將軍、吴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宫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禄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爲一神，琨案舊糾駁。時龢深被親寵，朝廷多琨强正。

王琨外出爲冠軍將軍、吴郡太守，遷中領軍。因在郡用朝廷庫錢三十六萬饋贈二宫諸王以及營作紅襖供給軍用而獲罪，降職爲光禄大夫，不久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論説社神和稷神應合爲一神，王琨根據先前例規給予批駁糾正。當時虞龢深受皇上親近寵信，朝廷大臣多認爲王琨剛强正直。

明帝臨崩，出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誤竟囚，降號冠軍。元徽中，遷金紫光禄，弘訓太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進。從帝即位，進右光禄大夫，常侍餘如故。從帝遜位，琨陪位及辭廟，皆流涕。太祖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信二十人。

明帝劉彧將要駕崩，王琨外出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職依前未變。因誤究囚徒獲罪，降號冠軍。元徽年間，遷金紫光禄，弘訓太僕，常侍職依前不變。本州中正，加特進。從帝劉準即皇帝位，王琨進右光禄大夫，常侍及其餘官職依舊未變。從帝退位，王琨陪同退位和辭廟，都流着眼淚。太祖蕭道成即皇帝位，王琨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信二十人。

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

當時王儉做宰相，囑王琨用東海郡迎吏。王琨對傳信人説：“告訴郎官，三臺五省的人，都

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是郎官用的人；外方小郡，衹當是貧寒卑賤的人討口飯吃，怎容省官再來搶奪。”於是王琨不再過問那些事情。

琨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尋解王師。

王琨生性謹慎不隨流俗，可是儉樸到了吝嗇的程度，本該家人幹的瑣屑事情，他都要親手操持。每當公事朝會，他一定要夜裏早早起來，挑揀衣裳，料理冠幘，顛來倒去折騰三四遍，當時人都因此嘲笑他。不久他被解除了王師職位。

建元四年，太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禄大夫，餘如故。年八十四。

建元四年，太祖駕崩，王琨聞聽國喪，拉車的牛不在家，距離朝廷數里遠，他衹得徒步走到宫中。朝中人都對王琨説：“原本就應該等車子，步行有損國家威儀。”王琨説：“今天就是跑來宫中赴喪，都是應該的。”他從此病倒，逝世。追贈左光禄大夫，其餘官職依前不變。享年八十四歲。

張岱

張岱字景山，吴郡吴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禄大夫。

張岱字景山，吴郡吴縣人。他祖父張敞曾任晉朝的度支尚書，他父親張茂度是宋的金紫光禄大夫。

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禄大夫顔延之鄰居，顔談議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

張岱年輕時和他的哥哥太子中舍人張寅、新安太守張鏡、征北將軍張永、弟弟廣州刺史張辨都有名氣，被稱爲張氏五龍。張鏡與光禄大夫顔延之是鄰居，顔延之飲酒談説，喧呼不絶；而張鏡那邊幽静隱蔽没有説話的聲音。後來顔延之在籬墻邊聽他同客人説話，就拿來胡床坐在那裏聽，衹聽到辭義清雅玄妙，顔延之從心裏佩服，對他的賓客説：“那邊有人才啊。”從此不再大呼大叫。張寅、張鏡名望最高，張永、張辨、張岱不及他倆。

郡舉岱上計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冲爲吴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郡裏薦舉張岱做上計掾，他不去，州裏徵召他去做了從事。漸漸升到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外出補做東遷令。當時殷冲做吴興太守，對人説：“張東遷家境清貧需要給養，因而暫在小地方安身。但他的聲名才幹正在顯露，最終會大有作爲。”

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

隨王劉誕在會稽起義，以張岱爲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態平定後，張岱爲司徒左西曹。他母親八十歲時，他任期未滿便去官離職返家侍奉老母。有關官員因張岱違反制度，想要

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

檢舉他，宋孝武帝說："觀過可以知仁，不須追究了。"張岱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對所管的事務料理嫻熟。

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暗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刺史，没有實際處理政務，以張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來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刺史，豫章王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爲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張岱作三府諮議、三王行事，同三王的佐屬官員典籤、主帥共事，事情辦得好而且感情很融洽。有人問張岱說："主王年幼，執事多門，而你每每於公於私都彌合得很好，你說你有什麽高招能這樣?"張岱說："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辦理政務，一碗水端平，不偏倚哪方，待人接物遵守禮儀，令人懊悔的事，自然無由涉及。至於明暗短長，更依據才幹多少而使用罷了。"

入爲黄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吴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别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

張岱入朝爲黄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憑皇上的特别寵愛做南徐州刺史，割吴郡隸屬南徐州。挑選好的官員做幕僚，孝武帝召來張岱并對他說："愛卿的美名能力早就顯著了，更兼做過很多官職。現在想用愛卿做子鸞别駕，統管刺史任上的事情，不要説對你有些委屈，終究會有大伸展的。"孝武帝駕崩後，累遷吏部郎。

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爲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并不之官。泰始末，爲吴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

明帝初年，四方反叛，明帝劉彧認爲張岱是有豐富經驗的幹才，授任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和西豫州刺史。不久徙爲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張岱不必到位處理具體事務。泰始末年，張岱爲吴興太守。元徽年間，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任冠軍將軍和益州刺史。數年，益州因他的治理而安樂太平。張岱被徵召還朝爲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儉做吏部郎時，專斷曹司事務，每每與張岱意見不一，等到王儉做宰相，與張岱很不友好。

兄子瓌、弟恕，誅吴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

他哥哥的兒子張瓌、弟張恕，誅殺了吴郡太守劉遐。太祖打算以張恕爲晉陵郡太守，張岱説："張恕不熟悉從政的事，美好的錦緞也不應胡亂剪裁。"太祖説："張恕的爲人，我是瞭解

勛，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禄，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耻。”尋加散騎常侍。

的。而且他與張瓌有同樣功勞，自當有封賞。”張岱說：“假若因爲我家中清貧賞賜俸禄這就不說了，説到論功行賞，那是我家門的羞耻。”隨後不久加封爲散騎常侍。

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吴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换，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禄大夫，領鄱陽王師。

建元元年，張岱出京任左將軍、吴郡太守。太祖知道張岱爲官歷來清廉正直，在他到郡没有多久，親手發詔令給他說：“大邦任重，纔没打算换你還朝，衹是統管的軍務很多，凡事須從實際考慮，現在任用愛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張岱受職後，有詔讓他以自己家宅作爲官府。張岱上書陳説自己身患疾病。第二年，遷張岱金紫光禄大夫，領鄱陽王師。

世祖即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吴興，更以寬恕著名。還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謚貞子。

世祖即皇帝位，又以張岱爲散騎常侍、吴興太守，俸禄爲中二千石。張岱晚年在吴興，由於寬恕而更加著名。張岱升遷爲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一職依前未變。張岱未來得及接受官職就逝世了。時年七十一歲。張岱先前寫就遺書，分發家財，放置箱中封存。隨着産業的增減而改動，這樣堅持做了十幾年。死後贈原本官職，謚號貞子。

褚炫

褚炫字彦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法顯，鄱陽太守。兄炤，字彦宣，少秉高節，一目眇，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

褚炫字彦緒，河南陽翟人。他祖父褚秀之，曾做宋太常。他父親褚法顯做過鄱陽太守。他哥哥褚炤，字彦宣，年輕時就有高尚節操，一目失明，官至國子博士，没有接受任職命令。常常指責堂兄褚淵一身仕二朝，聽説褚淵受命爲司徒，感嘆說：“假使讓褚淵在做中書郎時死去，不正是一個名士嗎！聲名德行不能昌達，纔使他能長命百歲啊。”

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爲太常，板炫補五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

褚炫年輕時就清廉簡約，被他堂舅王景文瞭解。他堂兄褚淵對人說：“堂弟清廉超群，勝我十倍。”宋義陽王劉昶爲太常，書板補授褚炫五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

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皋，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

褚炫曾跟隨宋明帝行獵射雉，直到太陽當頂仍然一無所得。宋明帝怕别人笑話，感到羞慚，召問侍臣說：“我從早晨就來如皋打獵，到現在還是白走了一趟，可笑。”在座的人都不知如何回答。惟有褚炫說：“現在節令雖適宜打獵，衹

豫，群情便爲載歡。”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

是雲露凝聚，氣候尚冷，因此這些五彩山鷄之類的飛禽，放縱的心性未曾感受危急。衹要皇上能够感到游樂的歡快，我們大家就會感到歡快。”宋明帝心情舒緩了，於是就在獵場安排酒席。褚炫遷任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

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俣、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遷黄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爲長史。齊臺建，復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還，復爲侍中，領步兵。凡三爲侍中。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加輔國將軍，尋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内史，將軍如故。

昇明初年，褚炫因清廉高尚，同劉俣、謝朏、江斅入殿做皇上的文義侍從，號稱“四友”。遷黄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爲長史。齊朝建立，復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因爲家庭貧窮，建元初年，外出補任東陽太守，加官俸爲中二千石。返朝，又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他總共做了三回侍中。外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加輔國將軍，不久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内史，將軍職未變。

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黄紙帽箱，風吹紙剥僅盡。罷江夏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曰貞子。

永明元年，褚炫爲吏部尚書。他爲人處世潔身自好，除吊唁、問候不與人交游雜處，論及此事的人都説他這樣做得好。等到在選部當差時，門庭蕭索，極少有賓客光臨。外出走動，左右的人捧着黄紙帽箱，有時風吹來把紙颳剥得乾乾净净。從江夏離任返朝時，得錢十七萬，他在石頭城統統分發給親族中人，到他患病時竟没錢買藥。褚炫上表陳請解職，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立，褚炫以原本官職領博士，未來得及接受任職命令就逝世了。死時没有財物用做殯殮費用。時年四十一歲。追贈太常，謚號貞子。

何戢

何戢字慧景，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金紫光禄大夫，被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解褐秘書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簿，新安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郎。

何戢字慧景，廬江灊地人。他祖父何尚之，是宋朝的司空。他父親何偃，是金紫光禄大夫，被宋武帝賞識。選何戢匹配山陰公主，官拜駙馬都尉。脱去百姓穿的布衣爲秘書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簿，新安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郎。

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淵入内侍己，淵見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明帝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赭圻，板轉戢司馬，除黄門郎，出爲宣威將軍、東陽太守，吏部

景和時，山陰公主到皇帝那裏請求由吏部郎褚淵入内宫侍奉自己，褚淵被强留受逼迫，但始終不肯依從，同何戢共同生活一個多月，由此産生了友情。明帝即皇帝位，何戢遷司徒從事中郎，跟隨建安王休仁征伐赭圻，書面轉何戢爲司馬，除黄門郎，外出爲宣威將軍、東陽太守，

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内侍，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

吏部郎。元徽初年，褚淵參預朝政，引薦何戢爲侍中，那時何戢二十九歲。何戢因爲自己年齡未到三十歲，苦辭内侍職，屢次上表疏向皇帝申請，當時商議答應了他。改授司徒左長史。

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宴。上好水引餅，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爲吴郡太守，以疾歸。爲侍中，秘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太祖爲領軍時，同何戢往來交游，多次一起飲宴。皇上喜好一種稱作水飲餅的食物，何戢讓妻子女兒親自操作安排侍奉皇上。時間長了，又讓何戢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外出爲吴郡太守，因患病返回京城。爲侍中，秘書監，仍然轉中書令，太祖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不久改任侍中，詹事一職依前未變。皇上想轉何戢領選局，詢問尚書令褚淵，認爲何戢資望大，想加何戢常侍。褚淵説："前宋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僅做吏部尚書，資望同何戢相似。眼下選職同那時相比稍輕微些，不容許這麽快加常侍。聖旨每每認爲戴着用貂尾紋做修飾的蟬冠的人不宜過多，我與王儉既然已戴左珥的蟬冠，若再加何戢，那麽五曹尚書、二僕射和一令，所謂八座之中就有三個戴珥貂蟬冠的了。假如由他兼驍、游一類職銜，也不算少。"於是以何戢爲吏部尚書，加封驍騎將軍。

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三年，出爲左將軍、吴興太守。

何戢儀容漂亮，行爲舉動仰慕并仿效褚淵，當時人們稱呼他爲"小褚公"。他家業富有，性愛奢華，衣服裝飾極爲華麗。建元三年，出京任左將軍、吴興太守。

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彦先皆能畫，嘆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皇上很喜好畫扇，宋孝武帝曾賞賜何戢一把蟬雀扇，是擅長繪畫的顧景秀畫的。當時陸探微、顧彦先都是繪畫的能手，他們都感嘆這把畫扇的巧妙絶倫。何戢通過王晏把扇進獻皇上，皇上讓王晏從厚酬謝何戢獻扇的心意。

四年，卒。時年三十六。贈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謚懿子。女爲鬱林王后，又贈侍中、光禄大夫。

建元四年，何戢逝世，時年三十六歲。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太守依前不變。謚號懿子。後來他的女兒做鬱林王后，又追贈侍中、光禄大夫。

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禄儀同三司。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粲之。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他祖父王裕，是宋左光禄儀同三司。他父親王昇之是都官尚書。王延之過繼給伯父秀才王粲之。

延之少而静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就。舉秀才。除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主簿，并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秘書丞，西陽王撫軍諮議，州别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不拜。宋明帝爲衛軍，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赭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朔將軍。

王延之年輕時沉静寡言，不接觸社會人事。州府徵召他做主簿，他不去就職。後被薦舉爲秀才。授他爲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調任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主簿，王延之都没就職。後又授他爲中軍建平王主簿、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秘書丞，西陽王撫軍諮議，州别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王延之被外派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他也没有接受任職命令。宋明帝爲衛軍，轉王延之爲長史，加封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伐赭圻，轉王延之爲左長史，加封寧朔將軍。

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遷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吴郡太守。罷郡還，家産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并不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吴興太守。遷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秘書監，晋熙王師。遷中書令，師如故。未拜，轉右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射。

王延之家境貧窮，住房破漏。褚淵去問候他，見他這般境况，忙向明帝一一禀告，明帝敕令主管建築的官吏替王延之建了三間房屋。遷王延之侍中，領射聲校尉，他未接受任職命令，出京任吴郡太守。卸任吴郡太守還朝時，他的家産没有增加。授他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將軍，他都没有接受任職命令。又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京任後軍將軍、吴興太守。遷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秘書監，晋熙王師。遷中書令，晋熙王師職依舊不變，他没有接受任命，轉任右僕射。昇明二年，轉任左僕射。

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

宋德衰敗，太祖輔佐朝政，朝野上下，人心各有向背，王延之和尚書令王僧虔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當時的人爲此評議説：“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也因此覺得他們好。昇明三年，派外任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二年，進爵號爲鎮南將軍。

延之與金紫光禄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并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别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在州禄俸以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内，吏民罕得見者。

王延之和金紫光禄大夫阮韜，都是宋領軍劉湛的外甥，并且都很早就有聲名。劉湛很喜歡他們，説：“阮韜日後應爲第一，王延之爲第二。”爲此王延之心中很不舒坦。每次送軍餉到下都，把阮韜與朝士同等對待。太祖聽説這樣，就給王延之寫信説：“阮韜説你也不曾有别的意見，料想是因爲劉家品評人物的緣故吧？”王延之在州領取俸禄外，什麽也不收納，一個人在書齋獨處，官吏百姓少有能够見到他的。

四年，遷中書令，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禄、中正如故。尋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世祖許之。轉特進，右光禄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特進如故。謚簡子。

建元四年，王延之遷中書令，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禄、中正依前未變。不久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上表陳説患有疾病，要求解除實職，世祖准許了他。轉特進，右光禄大夫，領竟陵王師、本州大中正依前未變。本年逝世，當時六十四歲。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特進依前不變。謚號簡子。

王倫之

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爲侍中。世祖幸琅邪城，倫之與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爲陪侍之職，而同外惰慢，免官，景文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

王延之家訓周全嚴格，他不隨意見自己的子弟，即使逢年過節問訊請安，都要事先選定日子。他的兒子倫之，見自己的兒子也是這樣。永明年間，倫之爲侍中。世祖臨幸琅邪城，倫之與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因爲没來參見侍候，被主管官吏參奏。詔令倫之親自任陪侍的職事，而他却像外臣一樣怠慢，被免官，全景文等人以贖罪論處。建武年間，倫之官又做到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逝世。

阮韶

阮韶字長明，陳留人，晋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孫也。韶少歷清官，爲南兖州别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逆求資費錢，韶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阮韶字長明，陳留人，晋金紫光禄大夫阮裕的玄孫。阮韶年輕時歷任政事清簡的官職，做南兖州别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反向他支取資費錢，阮韶説："這是朝廷的財物。"堅决不給他。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并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韶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出行游，韶性方峙，未嘗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始興王師。永明二年，卒。

宋孝武帝選授侍中四個人，全都容貌風采出衆。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韶與何偃爲一雙。常常充任兼假。泰始末年，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江州鎮治，幾次出外巡游，阮韶性格正直孤傲，不曾跟隨他去巡游。官做到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始興王師。永明二年逝世。

史臣曰：内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頻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斯違舊矣。辟强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醜服者，何等級哉！

史臣曰：皇帝侍臣，中樞親近，歷代都是顯貴的官職，金蟬玉璫，光明耀亮，是朝臣的華麗服飾，長期以來忘却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才藝高低，專意授予名門望族。加上由於選拔時專揀年輕貌美的人，簪插金貂的冠冕，多因祖蔭根基所致，都以風姿品貌爲先，經世之才置後，處事如同通接賓客的近侍，祇憑仗外形長相做官，這就同原本的用意相違背了。

漢朝張辟强，十五歲在惠帝駕崩發喪時就有了細微精妙的觀察；仲宣處在魏國，却因容貌醜陋而被貶。何戢對於內侍職位的辭讓，雖然還未能深深懂得前人的美德，但與那些占據職位愧對華貴服飾的人，怎能同等看待呢？

贊曰：萬石祇慎，琨既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炫清褚族，戢遺何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贊曰：萬石君一生謹慎，王琨也可與他類比。五龍一姓，張氏也算是荀氏的後繼者。褚炫清廉高潔獨立褚氏一族，何戢因女成爲皇帝的姻親。王延之居屋簡陋，名氣高過王公大臣。

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　王寂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晋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禄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

王僧虔是琅邪臨沂人。他祖父王珣，是晋朝司徒。他伯父太保王弘，在宋元嘉時代是宰輔。賓客猜疑他有忌諱，王弘説："身家忌諱同晋蘇子高一樣。"他的父親是王曇首，爲右光禄大夫。王曇首兄弟召集子孫們聚會，王弘的兒子僧達下地跳着戲耍，王僧虔當時衹幾歲，獨自端端正正坐在那兒采蠟燭油做鳳凰。王弘説："這孩子終究會成爲顯貴的人。"

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

王僧虔年輕時很忠厚，善於寫隸書。宋文帝見到他書寫的白扇，感嘆説："不僅書迹超過子敬，器度典雅也超過了他。"授王僧虔秘書郎，太子舍人。他退讓沉默少有交往，和袁淑、謝莊交誼深厚。改任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升任司徒左西屬。

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游宦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黄門郎，太子中庶子。

王僧虔的哥哥王僧綽，被太初帝劉劭所害，親戚賓朋都勸王僧虔逃走，王僧虔流着眼淚説："我的哥哥以忠貞奉侍國家，以慈愛撫養我成人，今天的事，痛苦的是見不着哥哥了。假若能够同歸九泉，就好像是羽化登仙啊。"孝武初年，出任武陵太守。他哥哥的兒子王儉在他上任途中患病，王僧虔爲他吃不下睡不着。同行的人勸慰他。王僧虔説："從前馬援對待兒子和侄子情無二致，鄧攸對他弟弟的兒子更超過親生的，我懷的那心思，確實没有半點不同於古人。亡兄的血脉，不宜忽視，假若這個孩子不能救治，便當掉轉船頭辭去職位，不再有出來做官的興致了。"返朝爲中書郎，改任黄門郎，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

孝武帝想獨攬書壇聲名，王僧虔不敢顯露自己善書迹象。大明時代，他常常把字寫得很笨拙，因此孝武帝能容納他。出任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又做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這兩位藩王都是皇帝的愛子。

尋遷豫章内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吴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

不久，王僧虔遷豫章内史。入朝任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世家大族向來不做御史臺官職，王氏是以分支居住在烏衣巷的，位官稍減，王僧虔做了御史中丞，就説："這可是烏衣巷中諸公子安然處之的，我也可以試一下。"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年間，出任輔國將軍、吴興太守，秩俸爲中二千石。王獻之擅長書法，任吴興郡太守，待到王僧虔工於書法，又作吴興太守，議論的人稱道這件事。

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莅吴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

王僧虔被徙爲會稽太守，俸禄爲中二千石，將軍職依舊不變。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幕僚因爲阮佃夫受皇帝寵信而勸王僧虔優禮接待。僧虔説："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逢迎這些人。他要覺得不好，就應當拂袖而去。"阮佃夫向宋明帝進讒言，唆使御史中丞孫夐彈劾説："王僧虔前往吴興任職，錯誤的政令很多，經檢查從王僧虔到任至離職轉任，總共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由何係先等民一百一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王僧虔因此獲罪被免官。

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吴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

不久王僧虔以平民的身份兼侍中，出朝監吴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又改任輔國將軍，湘州刺史。他所到之處都因寬厚仁惠而被人稱道。巴峽流民大多在湘州的管轄地，王僧虔上表奏請割益陽、羅、湘西三縣沿江一帶百姓設立湘陰縣，皇上依從了他的奏請。

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禄不得，與僧虔書曰：

元徽年間，王僧虔升任吏部尚書。高平檀珪免了沅南令，王僧虔任用他做征北板行參軍。檀珪因爲求官禄没有得到向王僧虔申訴，他給王僧虔的信中説：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要經天緯地，武則應撥亂定國。我一門雖説有欠文

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侄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逾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争；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勛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絶。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勛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通，却也能愧居武達。那麽多堂姑堂叔、三次同皇家通婚，祖輩兄輩，爲國捐軀，可是竟然使得他們的子侄在草野中餓死。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接連兩道敕書，因在君王身邊没有有權勢的人，屢屢錯失時機。經歷了五個朔日，越過了四個晦日，寫過十二封書柬，拜見了六七回，還是像身處涸轍的魚，没有荷蒙雨水澤潤，反遭曝鰓的苦痛。九流人物用一定標繩去衡量，自認爲不應該獨讓我一人受苦，腹如蟬腹，腸似龜腸，迫於飢餓，已很長時間。飢餓的老虎可以嚇退，是因爲有人立即給其肉吃；飢餓的麒麟不反咬，誰爲落毛。去冬求做豫章丞，被馬超争去；今春敕命做南昌縣縣令，被史偃奪去。這兩位的祖蔭功德，本身才幹，有哪點勝過了我？假如以富有貧窮决定予奪，則我自認不如。我自身雖説單薄，但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也不落後於他人。尚書的同堂姐是江夏王妃，我檀珪的同堂姑是南譙王妃；尚書媳婦是江夏王女，我的祖姑是長沙景王嬪；尚書的伯父爲官江州，我的祖父也在江州做過官；尚書堂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我的父親脱下布衣也做了中軍參軍。對我和尚書來説，人和地本來都相距很遠，但是至於結婚做官的欲望，我還不肯完全失去。現在仕途通塞雖説不同，但我還是忝列其中，尚書究竟因爲何事如此作難我呢？泰始初年，八方之外，同爲叛逆，我一門二世，粉骨碎身，保衛主上，這些非常的功勛業績，已經不能彰明，常階舊途，又被侵占壓制。

僧虔報書曰：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

王僧虔回信説：

征北板行參軍近年來待遇小有優待，殷主簿由此府而受尊敬優待，何儀曹立即代殷任職，也没見説是苦差。足下積年受屈，要一朝破格超升，確有些困難。泰始初年勤苦十年，從未見封賞，而現在立即就要得到相應的官職，又怎能辦到。我與足下向來没怨恨遺憾的事由，憑什麽要作難你呢，衹是思想觀點稍有出入罷了。

珪又書曰：

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勛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吴，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疏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禄，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禄，則不耻執鞭。

檀珪又寫信説：

先前荀公達是漢的功臣，晉武帝給他的玄孫封爵。夏侯惇是曹魏的勛佐，晉朝剛剛建立，纔着手提拔彰明，就封賞了他的孫子，栽培他的近族。羊叔子因爲在晉泰始年間創建伐吴的策略，到咸寧末年，給予褒獎寵用，封賞了他哥哥和兒子。卞望之因爲咸和初年在國難中殉職，到興寧末年，給予尊敬優待的品級，讓他的子孫做了官。蜀郡主簿田混，在黄初末年死於故君之難，到咸康年間就選拔他的子孫。似乎不因爲年代久遠了而遺棄。我屢屢遭逢六種凶難，天地之間少有能相比的，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被迫，本來衹希圖小有俸禄，無意於品秩的榮寵。自古以來衹有享受俸禄而無實職的所謂沐食侯，近代有天子之官的所謂王官。府佐不屬於沐食一類的職位，參軍也不是王官的稱謂，我原本不是匏瓜，實在羞於這樣地空挂着。殷、何二位由此職而受到尊崇優待，有的是出自府主的人情，有的是出自朝廷的旨意，怎能與我這個相距遥遠的人同日而語呢？假使我就任這一職位，尚書能讓我由此轉郎官嗎？假如讓我一天能有五升俸禄，我將不覺得爲足下持鞭駕車是可羞耻的事。

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

王僧虔於是任用他爲安城郡丞。檀珪是宋安南將軍檀韶的孫子。

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閒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

不久，王僧虔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不久轉中書令，左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王僧虔愛好文史，懂得音律，因爲朝廷禮樂多有違反典章法則，民間競相編造新聲雜曲，當時太祖輔政，王僧虔上表奏説：

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

懸鐘一類的樂器，憑高雅而被采用；和悦聖顔的禮樂，用“八佾”纔合儀禮。現在，在舉行各種禮儀的西向堂裏，羽舞的行列，音樂服飾錯誤奇特。又歌鐘一列十六枚，能够和合歌舞伎，以歌舞爲正務，就不成其爲雅器了。大明年間，就用宫懸和合

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絶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閒，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勤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禄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鞞》、《拂》，節數雖會，擔心的是有違《雅》體，將來懂得音律的人，或許譏笑當今聖世。若說鐘舞已經和諧也就罷了，可重又違反舊定法規，不參照舊例，更立了歌鐘。四懸所奏，謹依《雅》條，順其義理，或可附庸。再者現在的《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充滿耳際，京、洛相互推崇，江左更爲尊貴。推想金石干羽的樂舞，不會陳設於私家内室，桑、濮、鄭、衛的音韵，遠遠隔絶了紳冕勢要的耳朵。中庸和雅的樂曲，從此難以恢復。而情感的變化，聽覺的遷移，逐漸又銷落了，十數年間，散失掉的將達半數。自此家家競選新聲，人人推崇謠俗，追求急促的噍殺之聲，不顧及音紀，流宕無崖，不知極限，排斥純正樂曲，崇尚播揚煩瑣没有節制的俗樂。人有等級差别，不能無緣無故地去掉音樂；禮樂有遠近序列，長幼不能共聽。因此喧囂醜陋的創作，在廛里日盛一日；富有情趣的音響，獨限於文明禮教的地方。應當命令有關官員，努力成就業績，搜輯整理遺失散逸的佳作，不斷互相開導啓發，凡已經遺漏忘却的，全數予以補充連綴。樂曲全的給予厚禄，技藝精妙的處之優位。用名利激勵，那麽就會人人思謀刻苦用功。返本還源，可以有望。

事見納。

這個奏議被朝廷采納了。

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禄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

建元元年，王僧虔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建元二年，進爵號爲左衛將軍，王僧虔堅決推讓不肯接受任命。改授左光禄大夫，侍中、丹陽尹依前未變。郡縣監獄接連有用送湯藥的方式殺死囚犯的事，僧虔上疏陳説這件事說："湯藥本來是用作救人治病的，可是實際上却用來施行冤殺，或者用來發泄怨氣。假若罪行一定要處以重罰，自有正式法刑；假若除惡需要從速，那也應先行奏報。哪有事關生死的大事，而由地方上暗中操持。我認爲治療下囚的疾病，必須要先投刺告郡，求得職管官員與醫生當面共同檢驗診治；遠縣囚徒患病，也應讓他家人省視，然後處理。這樣可以使得死去的人不懷恨，而活着的人

没有怨心。”皇上接納了他的建議。

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厘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晋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令樂署一人粗别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

王僧虔對用於郊廟朝會的正樂頗爲留意，昇明年間奏陳的，雖然稍有更改，還是遺失很多。這時皇上剛想派遣使臣，王僧虔給他哥哥的兒子王儉寫信説：“古話説‘中原失禮，問之四夷’。考慮音樂的事也是這樣。苻堅失敗之後，東晋纔備有金石樂，所以不能全都否定。北國或許有遺留的音樂，確不可用來補充中夏的缺漏，能够瞭解它的存亡，也是一個理由。衹有《鼓吹》原先有二十一曲，現在會的人也就十分之一罷了，料想出使北國的人中該有幹雜事的，能在現在的樂署找一個可以粗略地區别我與北國音樂同異的人，充作這個使團的人數，即使延州難追，但他能够瞭解到他所瞭解的，也自當不同了。假如認爲我説的有理，能把我的意思申説給皇上聽嗎？想想這件事吧。”這事到底没實行。

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閒所有，帙中所無者，吴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太祖擅長書法，等到做了皇帝，仍然篤好不歇。與王僧虔比賽，書寫完畢，對王僧虔説：“誰第一？”王僧虔説：“臣書第一，陛下書也是第一。”皇上笑着説：“愛卿可説是善於爲自己謀劃。”拿出十一帙古人書迹給王僧虔看，就便探求善書的人的名姓。王僧虔把從民間得到的而帙中没有的：吴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丞相王導、領軍王洽、中書令王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上奏皇上。同時獻上羊欣撰寫的《能書人名》一卷。

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産，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并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客問

那年冬天，王僧虔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依前不變。清廉簡樸，没有什麽貪欲，不營謀財産，百姓因此安居樂業。世祖即皇帝位，王僧虔因患風疾想辭職，適逢遷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年輕時跟隨宗族衆人聚會，有客爲他看相説：“僧虔壽位最高，做官會做到公的地位，其餘的人没有比得上的。”等到授職時，王僧虔對他哥哥的兒子王儉説：“你的權職比朝臣都重，行將有八命的優禮，我若又得這一授命，那麽我們一門將有兩位臺司，實在令人生畏。”於是堅决辭讓不接受，皇上褒獎他并答應了他。改授侍

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慚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悦，竟不入户，儉即毁之。

中、特進、左光禄大夫。有人問王僧虔爲何要堅決推讓，王僧虔説："君子憂愁的是没有德行，不憂愁不受寵幸。我周身衣食、榮譽、地位已經過分，慚愧的是自己平庸力薄，没有用來報效國家的，哪容再受高爵顯位，留待他人非議呢！"他哥哥的兒子王儉爲朝廷宰輔，建造長梁齋，規格稍爲過分，王僧虔看着不高興，居然不進門，王儉就拆毁了長梁齋。

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内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

永明三年，逝世。王僧虔頗能辨識星象，一天夜坐，看見豫章分野合當有事，當時王僧虔的兒子王慈做豫章内史，擔心他那裏發生公事變故。不多久，王僧虔逝世，王慈丢下郡事趕忙奔喪。當時王僧虔六十歲。追贈司空，侍中一職依舊不變。謚號爲簡穆。

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晋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并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録，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

王僧虔評論書法時説："宋文帝的書法，自己説可以同王子敬相比，當時評議的人説'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王廙，是右軍將軍王羲之的叔父，在晋室過江之前算是最好的。亡曾祖領軍將軍王洽的書，右軍將軍王羲之説'弟書遂不減吾'。變更漢魏質樸書風，現在惟推右軍、領軍；否則，至今還是效法鍾繇、張芝。亡堂祖父中書令王珉的書，子敬説'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庾翼的書，年輕時同右軍齊名，王右軍後來大有進步，庾翼還不分辨，在荆州給都下人的信説：'小兒們以家鷄爲賤，都學習逸少的書法，須我到都下，可要與他比比。'張翼書寫的王右軍自書表，晋穆帝讓張翼寫題後答，王右軍當時没分辨出來是他人所書，久後纔省悟，説'這小子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都是前代名家，無法分辨他們誰優誰劣，衹是見到他們的筆力感到驚異罷了。張澄當時也稱爲有意象。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書亞於二王，緊斂秀媚超過他的父親郗愔。桓玄自稱是王右軍一類，但論説的人把他比作孔琳之。謝安也名列能書人名録中，也自重，爲子敬書寫過嵇康詩。羊欣書法被推崇一時，直接受過子敬的教導，行書特别好，正書與他的名氣不够相稱。孔琳之書法天然放縱，極有筆力，結構章法可能要落羊欣之

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

後。丘道護和羊欣都曾受到子敬的當面指教，所以應在羊欣之下。范曄和蕭思話都以羊欣爲師，後來小有背離，失掉了老步法，算是稍有意象罷了。蕭思話書是羊欣的影子，風流趣好，幾乎相當，遺憾的是筆力顯弱。謝綜的書，他舅父説，'緊生起，是得賞鑒真趣，可惜少了秀媚。'謝靈運書法同他們不屬同類，不過能被當時的人看重，也能步入能書人的行列。賀道力的書亞於丘道護。庾昕學右軍書，他的作品也可亂真。"王僧虔還著有《書賦》在世上流傳。

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嘆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爲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他的第九個兒子名寂，字子玄，生性敏捷，喜好文章，讀《范滂傳》，没有不感慨嘆服的。王融敗後，賓客大多投奔他。建武初年，想進獻《中興頌》，他哥哥王志對他説："你是富貴人家子弟，年紀輕，擔心什麽將來不發達，不用沉靜去鎮治心性，將會貽笑他人。"王寂這纔中止。起先做秘書郎，死時二十一歲。

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

王僧虔在宋時曾經有書信訓誡兒子説：

> 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睹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説，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吴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

> 知道你恨我不贊許你的學識，想要你自己檢討而磨煉自己，或者用闔棺論定來欺騙自己，或者重新選擇更好的事業，并且能有所激憤，也可慰我餘生。祇是屢次聽到這種高調，没看到你的實行。請讓我遵從孔聖先師的教訓，聽其言而觀其行，希望這一點不再在你身上落空。我不相信你，不是憑空的。往年你有志於史學，拿了《三國志》堆放床頭，一百天左右，又轉業去學玄學，玄學自然與史學稍有不同，但還不是差不多的程度。曼倩説過："談何容易。"見之於玄學的，心志被其渙散，腸胃被其抽取，專攻一書，轉而要誦讀數十家的注解，從小到老，手不釋卷，還不敢輕易發言。你展開《老子》卷頭五尺來長，不懂得王弼輔嗣説的什麽，何晏平叔説的是什麽，馬融、鄭玄有哪些不同，《指》《例》闡明了什麽，你便衣冠整齊手執麈的尾巴毛做的拂塵，自吹是談士，這是最危險的事。假使袁令命你談《易經》，謝中書挑選你來談《莊子》，張吴興請你談《老子》，真的能説不曾看過嗎？

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何日不學？在天地閒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

談論典故猶如射覆，前人得破，後人應解，解不了也就輸賭了。況且論注如許家數，荆州《八帙》，又有《才性四本》，《聲無哀樂》，這都是言談家們必備的談論資料，就像客來時應有的陳設。而你都不用耳去拂一下用眼去瞥一下。哪有不整治庖厨就想宴請貴賓的道理呢？就如張衡思維等同造化，變幻無窮；郭象言談口若懸河，滔滔不絶，從不勞苦，何由至此？你不曾看到他的題目，不能辨别他的意向；六十四卦，不知各自叫做什麽，《莊子》衆篇，哪些屬内篇，哪些屬外篇；《八帙》記載的，總共有幾家；《四本》之論説，是何説爲長。却整天欺騙他人，他人也不受你欺騙。因我學識不淵博，所以没有訓誡的憑依。然而虞舜没有受尊敬的父親，唐堯没有好兒子，凡事都由各人自身的努力罷了。你們這些人私下議論也可能説："哪天不學？在天地之間可嬉戲，爲何忽然自己責難？幸而在少壯追衰老，何必有所減？"你衹見其中一點，不全面。假設讓我的學識像馬融、鄭玄那樣，也一定很强；再又我學識加倍不如現在這樣，也必定大減。招致哪樣的結果都有它一定的原因，這原因就産生於自身。你現正當壯年，衹要自己能有現在幾倍的勤奮就能勝我；就是差了也能有我這樣。世上類似的例子舉目皆是，你足可明白這些，我不再一一説了。

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閒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

我在世上雖説缺乏德望，要再在人間往後推移幾十年，衹不過是件古董，但有的人或許還要拿我作比來數説你們。即使死後，假如自己没有一定安排，誰又能再知道你的事呢？家族中也有少年時起就有好聲譽年紀輕輕就超越清級的，現時王家門中優秀的就成龍成鳳，庸劣的還可成虎成豹，失去先世祖蔭之後，難道還能有成龍成虎之説嗎？況且我也不能成你的蔭庇，正應該各自努力啊。有的人曾經貴爲三公，轉眼如雲霧消失了；有的人出身貧寒、身處平民百姓之中，却是卿相的貴體暫時受屈。有的人身爲父

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脱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己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毁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矣。

子，却貴賤懸殊；有的人同爲兄弟，聲名却是大不相同。爲什麼呢？領悟了數百卷書罷了。我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想用前車的覆轍訓誡你們這些後車的乘者，你已到三十而立的時候，剛剛做官，兼有家室拖累，牽制情性發展，何處再能放下室内帷幕像王郎時期一樣呢？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罷了。請再多想想，不要顧及我説的話。好似鞭策志兒等人，希望或許於萬一，在我未死的時間内，亟盼有所成就，不知會有益處不？事關你們各自的切身利害，難道還關係到我嗎？做了鬼就衹知道歡喜墳頭邊松蔭柏茂，如何知道子弟的聲名好壞！我因你産生感觸，所以略微叙述自己的想法。

張緒

張緒字思曼，吴郡吴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中舍人。

張緒字思曼，吴郡吴地人。他祖父名叫茂度，曾任會稽太守。他父親名叫寅，任太子中舍人。

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

張緒少時頗有名氣，清雅簡樸没有貪欲，他叔父張鏡對人説："這孩子是當今的樂廣。"

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黄門郎。

州官徵張緒做議曹從事，薦舉他做秀才。任過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詢問郡縣米事，張緒面對這些表現冷淡，從不放在心上。授予他巴陵王文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黄門郎。

宋明帝每見緒，輒嘆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宫職。"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宫罷，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郎如故。

宋明帝見到張緒時，每每爲他的清淡而感嘆。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對皇帝説："臣觀察張緒具有正始年間遺留下來的風尚，適合擔任宫廷職官。"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没多久兼侍中，遷吏部郎，參與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課、升降、調動等事務。元徽初年，東宫罷，選曹擬任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張緒認爲王儉人地兼美，應當轉秘書丞，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張緒又遷任侍中，吏部郎一職依前不變。

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即出緒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尚書，復領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始安王師。昇明二年，遷太祖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

張緒對爵位俸祿不動情感，朝野都看重他的風度，他曾經同賓客聊天，說平生不懂曲意逢迎他人。當時袁粲、褚淵執掌朝政，有人把張緒的話告訴袁粲、褚淵，他們即讓張緒外出做吳郡太守，張緒起初不知道這些。後遷祠部尚書，復領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没過多久領始安王師。昇明二年，遷太祖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

齊臺建，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

齊朝建立，張緒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職依前未變。張緒很會說話，家世清白，向來很被人敬重。太祖對他特別敬重。僕射王儉對人說："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没有人，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超過他不?"太祖駕臨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離得太遠，聽不到張緒說話，皇上覺得把張緒遷到僧達道人附近是難於辦到的，於是就把僧達道人遷移到張緒附近。

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晋氏衰政，不可以爲准則。"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既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晋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

時隔不久，加張緒驍騎將軍。皇上想用張緒做右僕射，徵求王儉的意見，王儉說："南士從來少有任此職的。"褚淵也在座，向皇上奏說："王儉年輕，可能記不全。江左用陸玩、顧和，都是南方人。"王儉說："東晋政治衰弱，不能作爲準則。"皇上終於作罷。建元四年，剛剛設立國學，用張緒做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職依前不變。張緒調動了官職，皇上以王延之代替張緒爲中書令，當時人認爲這次人選很合適，就像晋朝任用王子敬、王季琰。

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張緒對《周易》很有研究，講述精到，道理奥妙，被尊爲一代宗師。經常講何平叔不解的《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就是其中之一。

世祖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

世祖即皇帝位，張緒轉吏部尚書，祭酒官職依前不變。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第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太常官職依前不變。永明三年，轉太子詹事，南郡王師、給事中官職依前不變。張緒每次朝見，世祖都目送他。世祖對王儉說："張緒因我的權位高貴而尊重我，我因他的德操高尚而看重他。"遷張緒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職依前不變。給親信二十人。復又領中正。長沙王蕭晃囑托張緒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張緒認爲他資歷不

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光禄、師、中正如故。

合，堅持不答應。蕭晃派書佐再三要求他，張緒嚴肅地對蕭晃的信使説："這是我的州鄉，殿下怎麽能逼迫我呢！"永明七年，竟陵王蕭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告王晏説："我想讓司徒辭祭酒，把這一官職授予張緒，輿論會因此説什麽呢？"蕭子良到底没受祭酒之職。皇上以張緒領國子祭酒，金紫光禄大夫、南郡王師、中正之職依前不變。

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飡，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輤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謚簡子。

張緒口不言利，有了財物就隨意散發了。坐姿端莊，言談清雅，有時整天不吃東西，門生看見他飢餓，替他具辦了熟食品，但他從未要求過。逝世時六十八歲。遺命用蘆葦做喪車，靈上放置香火和一杯水，不要設祭。他堂弟張融敬重他，待他就像親哥哥，帶酒在張緒靈前酌飲，十分哀痛地哭着説："阿兄的風流頓刻全無了！"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簡子。

子克，蒼梧世，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

他的兒子張克，蒼梧王時代是正員郎，因爲行爲邪惡而得到蒼梧王寵幸，後受到罷官并禁止再任職的處治。

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

張克的弟弟張允，永明年間做過安西功曹，因淫亂通奸而殺人，被依法處死。

允兄充，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令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論者以爲有恨於儉也。

張允的哥哥張充，永明元年，做武陵王的幕友，因寫給尚書令王儉的信中，言詞激動，而被御史中丞到撝參劾，被免去官職并禁止再次録用。有人議論覺得這是因爲與王儉有仇怨的緣故。

案建元初，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别有忠誠，特進升引者，别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量"。説者既異，今兩記焉。

考建元初年，中樞在下詔序列朝臣時，原想把右僕射一職授予張岱。褚淵説"他得這一職位過分優待了，假若他另有忠誠的表現，特進升遷，那就是另外一個理由，仰由聖上裁照"。皇上詔爲"另作考慮"。既有不同説法，現把兩者都記録在這裏。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屈己自容，方軌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

史臣曰：王僧虔具有本可宏大聲音而却能隱忍衹發極細微的聲音的度量，更兼專精藝業。可他保守滿足，力戒盈溢，委屈自身以便被他人所容納，甘願同諸公并駕齊驅，實在是太平盛世的好宰相。張緒質樸凝聚，氣韵清純，自然風範，

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燮理三台。思曼廉静，自絶風埃。游心《爻》《繫》，物允清才。

搢紳楷模，朝臣宗師，百姓仰望。像張緒這樣的風流人物，能不説是名臣嗎？

贊曰：簡穆是位顯貴的人，他的義方寬廣。精於聲律草隸，仕宦三臺協調治理國事。思曼清廉沉静，自絶風塵，潜心鑽研《周易》，是公認的優秀人才。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冲　庾杲之　王諶

虞玩之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晋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他祖父虞宗，任晋朝庫部郎。他父親虞玫，任通直常侍。

玩之少閑刀筆，泛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録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晋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

虞玩之從小熟習案牘文章，又廣泛涉獵經書史集，脱去布衣由平民百姓做了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他依據法律逮捕治罪，路太后怨怒而向孝武帝申訴，因而受到免官處治。泰始年間，授予晋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

元徽中，爲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録事，轉少府。

元徽年間，爲右丞。當時太祖參政，給虞玩之的信上説："張華爲度支尚書，事情并非没有原因。現在庫存不足，我的好友你身居右丞，已經感到需積存金錢粟米了。"虞玩之上表奏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差額日漸加大，支用漸漸增多，擔心支持不了幾年。朝廷議定從優酬報他。遷虞玩之爲安成王車騎録事，轉少府。

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鋭，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游，褚淵、王儉并見親愛。官至光禄大夫，永元初卒。

太祖鎮東府揚州，朝野都來向太祖表示敬意，虞玩之還是足蹬木屐來到席上。太祖取過他的木屐一看，木屐變成黑色且底板磨成斜鋭的，鞋帶也斷了，是用芒草連接的。太祖詢問説："愛卿這屐用了幾年?"虞玩之説："剛做官任征北行佐時買的，已經穿了二十年。貧窮的人到頭來還不能置辦脱换。"太祖覺得他這樣很好，引薦他做了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就像車輻集向輪軸那樣附向太祖，太祖留意從中揀選結納，虞玩之與樂安任遐，都由於座席上對答稱心，同有名氣被賞識。任遐字景遠，好學行事仁義，更兼同太祖有老交情，褚淵、王儉都與他友

好，官至光禄大夫，永元初年逝世。

玩之遷驍騎將軍，黄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即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

黄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爲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户存而文書已絶，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編户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并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兹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絶。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算，革斯弊邪？

虞玩之遷驍騎將軍，黄門郎，領本州中正。皇上感到民間事務欺瞞奸詐是個禍患，待到即皇帝位，便敕命虞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户口簿籍。建元二年，皇帝詔告朝臣説：

黄籍，是民衆管理的綱紀，治理國家的開端。由於近來民間風俗奸巧詐僞，時間很長了，甚至竟然有在黄籍户名下偷注爵位，偷改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有的户頭在而有關文書已没有了；有的人活在那裏反而在籍注上假托死了、叛逃了；居家獨處却説籍没爲奴隸；本來身强體壯反而謊稱患有種種疾病。編寫户籍，整治家室，很少不如此。這都是國政的大蠹蟲，名教的大弊病。近來雖然退回户籍進行改寫但始終没能落到實處。若是用刑法約制這種隱匿户籍的行爲，則民間欺瞞詐騙時間久遠；若用德澤安撫，則又不容易糾正缺漏。你們各位賢能都深深懂得治理國家的體要，可以各自進獻好謀略，以便使浮薄的社會風化得以振興。另有臺坊尋求招募，這一制度實施很久了，優待條款向來有規定，閑忙有一定標準。宋元嘉以前，服此役的人經常是滿的，大明以後，樂意補充的稍少了。或許因爲戰亂頻仍，憑軍功得蔭養的容易增多，庶民依利益多少而去從，投入臺坊的就少了。然而國家命脉未變，朝廷綱紀常存，就宰相一類來説，盛衰變化太快了啊。這正是急病的巨大源泉，光陰的緊要禍患，用什麽辦法籌算，可以革除這一弊端呢？

玩之上表曰：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説。古之共治天

虞玩之上表奏道：

宋元嘉二十七年按八條訂正人口户籍，孝建元年書寫登記的户籍，是諸多奸詐欺瞞的開始。元嘉年間，已故世的光禄大夫傅隆，當時都七十出頭了，還親手書寫簿籍，親自檢查隱瞞情況。傅隆何必要有石建那樣的謹慎，高柔那樣的勤勞呢？大約因爲那時時世美善兩旺，服從道義修養心性罷了。現在陛下天色已晚還忘了吃飯，天尚未亮就忙

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黄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奥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虚昧，州縣同咎。今户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勛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勛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世要，非官長所拘録，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勛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録。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恤爲禄，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人，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户，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卧。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

着起床，詔書直達我等昏暗愚魯的人，我謹此表達不明智的主張。古時候要使天下都得到治理，祇要領二千石俸禄的官吏優良；現在要求得天下治理、户籍正確，則要求令長勤明。大凡要求重新審查的户籍，縣裏不給檢查驗證，祇把它封起來送到州，州官檢查核實後，纔退回縣。官吏貪圖庶民的賄賂，庶民就放肆地施展他的奸詐，奸詐愈厲害，退回的就愈多，賄賂愈厚，答覆的也就愈緩慢。從泰始三年到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黄籍，總共退回七萬一千多户。到現在十一年了，可是訂正在籍的户頭還未滿四萬。神州腹地尚且如此，江州、湘州那些地方，就不是加倍的事了。我認爲應該把元嘉二十七年黄籍作爲正籍。庶民很久未尊重法律，現在對建元元年書寫登記的黄籍，應當設立清查驗證部門，一概聽由弄虚作假的自首悔過；執迷不反悔的，查出來一律依據法制誅戮。命令地方官長親自審查檢校，一定要責令他們清查完畢，然後纔允許上報到州，以此算作永遠正確的。假如有虚報欺瞞的，一經查出，州、縣官同受罪責。現在的户口數目，不比元嘉時少，而板籍上突然缺少，弊病也就可想而知了。從孝建以來，列入勛功的人數很多，其中操干戈保衛國家的人，三分裏幾乎没有一分。勛功簿上所領的，還有用欺詐手法注銷户籍，依附世代豪門勢要的，不是地方官長所能拘禁的，又爲數不少。不久蘇峻事件平定後，庾亮曾到温嶠那兒求取軍功簿籍，温嶠没有給，認爲陶侃上報的，大多不是實際應記的數目。在人口登記方面雜有私念，没有哪個時代没有，宋末衰敗，這些奸巧尤其多。加上將位多了，用周濟作俸禄，實惠很少，可是一人率領幾萬，像這樣兩條，天下符合服役的人，已被他占據了多半了。又有改寫籍注情狀的，冒充仕流，從前是被别人役使的，如今成了役使别人的人。生來不長頭髮，就説是和尚，以便免除賦役，這些人填街溢巷，到處都是

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徑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

這樣。有的兒子成家了却父子居住在一起，竟然不另登户籍，遷徙來的，公然違背土斷政令不入當地户籍。服役了就永無滿期，流亡了就不回歸，甚至有終身服喪的，長期疾病的。必定要法令施行，自然競相返回。還有四鎮守將，有名無實，隨其所率的部曲，勇猛怯懦不加分辨，填充了一個位置就加以供給，巫媪比肩，滿山滿海，都是私家役使。用財物換取位置，那途徑很容易，招募人當官役被輕視的事更爲嚴重，用什麽作投補呢？工場無人服役的原因，就是百里行單的原因。現在衹要使募役制度明確守信，滿役復役有一定期限，庶民没有捷徑可通，那麽公役作坊立即可見很多人來。從事治理，不用憂患没有制度，要憂患的是不能實行，不用憂患不能實行，要憂患的是行之不久。

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强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黄籍。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虚妄，式允舊章。然釁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皇上閲讀了虞玩之的表章，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另外專設板籍官，設置令史，限定一人一天發現幾宗奸巧事，用這來防範令史的懈怠。依據貨賂的綫索，籍注雖然得以修正，令史還是强行推究，以便用推究所得填充對他的限程。到世祖永明八年，因犯奸詐欺瞞户籍而被罰到淮河沿岸戍守的都各有十年，百姓產生怨恨。世祖於是下詔説："簡選貴賤，辨别尊卑，没有不從黄籍中選取憑證，豈能容虚假人才濫受榮譽，竊取本不該他分内應得的東西。所以仿效舊時的典章制度，用來澄清事實，革除虚妄。然而裂痕起自前代，過失不在近期，已經過去了的罪錯，不值得追究罪責。從宋昇明年以前的黄籍，都聽由照舊再予注釋。其中有在邊疆謫戍的，允許各自返回原籍。此後再有觸犯的，再給予嚴懲。"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

虞玩之因爲做官的日子長了，年老病弱，上表告退，説：

我聽説肩負重擔走遠路，力用盡了就會困頓，竭心誠意侍奉君主，智慧用盡了必定會傾翻，道理原本就是這樣。四十歲進身爲官，七十歲辭官歸家，壯年就應驅馳，老年

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兹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勛權，畏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則適合休息。臣在晋代出生，在宋代長成，到齊朝日漸衰老，一生經歷三代，名利之場兩改。我從宋元嘉二十八年做王府行佐，至今三十年了。近些年來，衰老漸漸顯明。生性不懶惰，可是倦怠的神情一下就表現出來了。本來耳聰目明，却漸漸趨向昏聵迷矇，兩脚支不住身體，呼吸起來氣不順暢。時刻難换，朝不保夕。堂兄弟四十二人，有仕途顯達的，也有時運不通的，有壽長的，也有命短的，現在祇有我一個人活着，好比早晨的露珠，傍晚的陽光，哪能長久。況且知道滿足的就不至於屈辱，我已經很滿足了。命賦飢寒，不求富貴。銅山也由命招，我又有何怨恨呢，我把這些當作甘甜已經很久了。用正直的方式侍奉他人，終不免牢獄的災禍，適值遇到聖明的君主，知道没有罪錯，我的幸運也算深厚了。我在宋室道消之晨受命，在太祖總領百事之日效節，正是我忠於朝廷的見證。吉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這正是我命中所遇。不爲升官投機弄巧去鑽營而官位已達九卿，德行羞慚於李陵可是却能愧居門下。堯舜没有窮盡，我也算通達，年過六十，不算早死。春秋榮啓期的所謂三樂，漢東平思王劉宇的客久思歸的一善，我都占全了。經歷了多少混亂，跋涉了多少危難，仰蒙聖上恩高德厚纔得以保全，依仗宰輔的賢良纔得以表明節操，不曾討好屈從於權貴勢要，畏怯沉溺於狐鼠肖小，我樹立自身的根本，不虚不虧。壯年當官不曾遜讓於人，待到年老體弱，才能、威望没有顯露的依憑。我俯伏請求，希望皇上恩准我退職返家養老。這不是希圖高潔，追慕古人，愛好泉林。祇不過因爲家中壯丁不多，贍養供奉的禮儀大多缺少，“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擔心父母不能享受奉養的想法，早就纏繞心頭，但願老天能給些時日，在二三年内，看守祭掃墳墓，以此使我能歸附到忠孝兩全的行列，實現始終如一的願望。

上省玩之表，許之。

皇上閲覽虞玩之的奏表後，准許了他的要求。

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并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虞玩之喜歡議論褒貶人，宋末，王儉薦舉員外郎孔逷出使魏，虞玩之品評時言詞不饒人，孔逷、王儉都怨恨他。到虞玩之東歸的時候，王儉不出來送行，朝廷也没有人設宴送行。虞玩之到家後建了座大宅院，數年後逝世。那以後員外郎孔瑄到王儉那裏謀求會稽五官，王儉正洗手，他把皂莢投在地上，説："你那兒的鄉俗很壞。虞玩之到死都煩人。"

孔逷

孔逷字世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爲宰相，逷嘗謀議帷幕，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也。"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逷、何憲爲王儉三公。

孔逷字世遠，是虞玩之的同鄉。愛好典故學。同王儉交誼最好。昇明年間，爲齊朝尚書儀曹郎，太祖對他説："你是個做儀曹的人才。"王儉做宰相，孔逷曾經在他帳下參預議論謀劃機密，每當涉及到選舉任用，很没鄉曲情感。王儉從容向太祖啓奏説："我有孔逷，就像陛下有我一樣。"永明年間爲太子家令，并在此期間逝世。當時人説孔逷、何憲是王儉的三公。

何憲

憲字子思，廬江人也。以强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别駕。永明十年，使于虜中。

何憲字子思，廬江人。因爲學識優異著名。他母親是鎮北長史王敷之的女兒，聰明并擅長教育。何憲爲本州别駕。永明十年，出使魏。

劉休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員郎。父超，九真太守。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地人。他祖父劉徽，是正員郎。他父親劉超，是九真太守。

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湘東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太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静處不預異謀。數年，還投吴喜爲輔師府録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

劉休起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湘東國常侍。好學并且很會記憶，不被皇帝知道。承襲祖蔭被封爲南鄉侯。他的朋友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叛，劉休因藏匿他而受罪責，被拘押在尚方七年，孝武帝崩，纔得以釋放出來。跟隨弟弟劉欽在羅縣。太始初年，各州反叛，劉休用蓍草占卦，知明帝會勝，以清静無爲處之，不參預其他圖謀。數年後，還京投奔吴喜做了輔師府録事參軍，吴喜稱贊他的才能，把他進獻給宋明帝，因而能侍奉在明帝左右。書面委任劉休爲桂陽王的征北參軍。

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

皇帝有很多嗜好，尤其嗜愛吃喝，劉休多才

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御内，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宫，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從帝，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妒，尚書右丞榮彦遠以善棋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彦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此。

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成王撫軍參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還爲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録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遷諮議，司馬，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晋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盆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黄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

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休啓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弱奏，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遺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朝絶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唇，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

多能，祇要涉及鑊鼎美味，詢問他，他没有不懂的。後宫有懷孕的人，皇帝令他用蓍草占卦測其是男是女，没有不符合他的占卜。皇帝向來肥胖，陽痿而不能御女，諸王的妓妾懷孕，他令其秘密獻入宫中，生了孩子之後，把小孩母親關閉在暗房裏，這樣前後有十來次。從帝就是桂陽王休範的兒子。蒼梧王也不是皇帝的兒子，陳太妃先前曾是李道兒的妾，所以蒼梧王在着便服私自外出時曾自稱李郎。明帝憎恨婦女妒忌，尚書右丞榮彦遠因爲擅長棋藝被皇帝親近，他妻子因妒忌傷了他的臉，明帝説："我替你治治她，怎麽樣?"榮彦遠輕率地應道："聽從聖上旨意。"那天晚上，皇上就賜藥把他妻子殺了。劉休的妻子王氏也妒忌，皇帝聽説，賞劉休妾，并敕令責打王氏二十杖。命令劉休在屋後開小店，讓王氏親自賣掃帚皂莢，以此羞辱她。劉休被宋明帝親近到這般地步。

時過不久任命劉休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任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依前不變。任安成王撫軍參軍，出京任都水使者，南康相。劉休很會講説治國體要，可是他在郡時却没有突出的政績。返朝爲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録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職依前未變。遷諮議，司馬，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太守職依前不變。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職依前未變。後遷長史。沈攸之起兵發難事起，世祖挾持晋熙、邵陵二王軍府鎮守盆城，劉休供給軍費，事態平定後，仍然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黄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

建元初年，劉休爲御史中丞。隨後不久，劉休啓奏説："我從平地而光榮地擔任御史中丞，仿佛時光到了春天，聞聽各種乖謬的話語，陳奏不甚高明的意見，審决訟案揭發罪錯没有一個月空過。祇恐不能使得藩邦縮手，豪門惡霸屏聲忍氣。於是遺發斷决已暴露的罪犯，代替網羅捕捉觸犯法網的罪犯。可是就因爲這樣，在家鄉失去

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惰晚節邪？”

了鄉親的和睦，在朝斷絶了地位接近的人的看顧，背後是紛騰的譏笑議論，武人也磨利了他們的嘴巴。積聚的怨氣，那勢力萬難禁受，輿論的裁決，哪有什麼公平。我私下查尋宋世載祀六十，經歷這一職務的共有五十三人，計算他們任職的時間，不過一年稍多。對於我這個叨充濫竽的人，理應准我請假回家養老。”皇上説：“你的職責關係着國家司法，理應把威裁看作自己的本分，可是却忽然害怕社會譏誚。你應當從辭官的事開始考慮，想想怎樣纔能獲取不讓晚節衰敗？”

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爲豫章内史，加冠軍將軍。卒，年五十四。

宋末，皇上造指南車，因爲劉休有才思情致，讓他與王僧虔合作監造試製。元嘉時代，羊欣接受了子敬的正隸法，當時社會上的人都宗法於他，右軍的書體稍許古了些，不再被尊貴。劉休也開始喜好這種書法，到現在這種書體盛行。建元四年，劉休外出爲豫章内史，加冠軍將軍。去世，時年五十四歲。

沈冲

沈冲字景綽，吴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陵太守。冲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冲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爲之嘆息。冲兄弟以此知名。

沈冲字景綽，吴興武康人。他祖父沈宣，任新安太守。他父親沈懷文，任廣陵太守。沈冲脱去布衣由百姓做了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年間，沈懷文在文才方面頗有名氣，沈冲也涉獵些文章的内容涵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隨後被薦舉秀才，還京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待到沈懷文獲罪被拘押，沈冲兄弟賠罪道歉，心情哀痛，形貌悲苦，看見的人都爲之感傷。柳元景想救沈懷文，對皇帝説：“沈懷文的三個兒子神色凄苦讓人不忍看，望陛下快些審定他的罪過。”皇帝居然把他殺了。柳元景很替他惋惜。沈冲兄弟也因此出了名。

泰始初，以母老家貧啓明帝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爲晋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録事參軍。世祖爲江州，冲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冲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録事，未及到任，轉黄門郎，仍遷太子中庶

泰始初年，因爲他的母親年老家境貧窮上奏明帝因而做了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年間，外出做了晋安王安西記室參軍，返回後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録事參軍。世祖爲江州刺史時，沈冲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很被世祖結納信任。世祖返回京都，讓沈冲行使府、州的權力，代爲處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年，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録事，没來得及到任，轉爲黄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

子。世祖在東宫，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以冲爲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内史，行荆州府事，將軍如故。永明四年，徵爲五兵尚書。

宫時，把他當老朋友、恩人看待。待到即皇帝位，轉沈冲爲御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刺史，以沈冲爲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使府、州職權。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内史，行荆州府事，將軍職依前未變。永明四年，被徵做五兵尚書。

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淵并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晋、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吴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繢父在僦白幰車，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

沈冲和他哥哥沈淡、沈淵名譽各有優劣，當時稱他們是“腰鼓兄弟”。沈淡、沈淵都曾做過御史中丞，一家兄弟三個人都做司直，這在晋、宋都没有過。中丞是審查裁决案情的職務，被依法追究的人大多結怨。沈淵在永明年間彈劾吴興太守袁彖，建武年間，袁彖的從弟袁昂任中丞，上任衹幾天，就彈劾沈淵的兒子沈繢在他父親活在人世間時租賃了挂白色車幔的車子，把他免去官職永不録用。沈冲母親孔氏在東部老家，鄰居家失火，她懷疑是被别人故意放火燒的，大喊説：“我三個兒子都當御史中丞，同别人哪會有好的！”

世祖方欲任冲，冲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冲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冲喪，詔曰：“冲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蕃朝，績彰出内。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世祖正想任用沈冲，沈冲西下到南州時逝世。當時五十一歲。皇上很惋惜。他的喪柩返回時，有詔旨説：“沈冲喪柩到居所，非常悲痛。因爲他過去在南州作藩屏，特别加倍憐恤悲悼。”皇帝車駕出臨沈冲的喪禮，詔告説：“沈冲正直公平嫻静理致，志向度量純正淵博。在藩屏與朝内均以誠信著稱，在京城内外有政績昭明。不幸過早辭世，朕十分悼念他。”追贈沈冲太常，謚號爲恭子。

庾杲之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他祖父庾深之，做過雍州刺史。他父親庾粲，做過司空參軍。

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晋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正員郎，

庾杲之年輕正直而有建樹，學識關涉到許多文章的内容與涵義。起始做官爲奉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在郢州被薦舉爲秀才，除授晋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處，食用的蔬菜衹有腌韭菜、湯煮韭菜和生韭雜菜。有的人同他開玩笑説：“誰説庾郎貧窮，吃的魚類菜肴常有二十七種之多。”韭九同音，所以説三九。仍然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

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如故。

散騎常侍，正員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職依前未變。

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黄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即正。

庾杲之出京任王儉衛軍長史，當時的人稱進王儉府是入芙蓉池。王儉對人説："先前袁公做衛軍，想用我做長史，雖説没能實現，重要的是他的意向是這樣的。現在也應像我們這些人一樣。"於是任用庾杲之。遷黄門郎，兼御史中丞，隨後即爲正職。

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游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

庾杲之風度平和，擅長言談。世祖讓他同虜使應對洽談，兼侍中。皇上每每爲他的優美風度形態而感嘆，王儉在座，説："庾杲之要是有飾蟬紋的冠冕映照，就更見風采。陛下因此應當給他個真侍中。"皇帝之意仍没想任用。永明年間，諸王年少，不能隨意與他人交接，敕命庾杲之和濟陽江淹五日拜會諸王一次，使他們進行交游聯絡感情。不久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預量才授官的銓選大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

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卧。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奬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逾知命，志事榮顯，修夭有分，無所暦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曆，傾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虚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庾杲之於永明九年逝世。臨終上表奏道："臣昨天晚上以及今天清晨，更添氣病，自覺纏綿難治，快要瀕臨絶境，不容再躺下去了。我做官已是職高位顯，在聖明的時代就像寶玉上的塵垢，乞請解除我當之有愧的榮耀職銜，讓我在家裏等待生命終了。我憑依凡庸的資才，不適當地求得了美好的運氣，提拔奬賞的優厚，千載難逢。況且我年齡已過了知命，心志事業榮耀顯達，壽命長短自有天分，再也找不到什麽話説了。假如上天照見我的一點誠心，能暫借時日，傾家掉腦袋，爲陛下效力爲時不久。仰頭却遠離庭闕，依戀之情頓教我伏枕哽咽。送回表示職位顯貴的貂蟬冠以及章服。"皇上詔告不允許辭退官職。庾杲之屢次在上府任職，由於文章學識被厚待。皇上造崇虚館，讓他撰寫碑文。逝世時五十一歲，皇上很爲他惋惜。謚號爲貞子。

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當時會稽人孔廣，字淹源，姿容儀態也漂亮。官至州治中，逝世。

王諶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也。祖萬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

王諶字仲和，是東海郯地人。他祖父王萬慶，做過員外常侍。他父親王元閔，曾是護軍司

馬。

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諶有學義，累爲帝蕃佐。及即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諶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室參軍，正員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爲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

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

出爲臨川内史，還爲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黄門，轉正員常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以諶爲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

世祖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欲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黄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如故。諶貞正和謹，朝庭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兖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諶爲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將軍如

馬。

宋大明年間，沈曇慶做徐州刺史，徵王諶做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都是宋明帝。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王諶有學識才能，多次做宋明帝的屏衛和輔佐。待到宋明帝即皇帝位，除授王諶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被皇上當親信相待，常在左右侍奉。王諶看到宋明帝行事過於乖僻，屢屢勸諫，宋明帝不予聽從，王諶請假引退，因此招惹宋明帝生氣，受到罪責，被拘押在尚方，日子不多就放出來了。隨後除授尚書殿中郎，徙記室參軍，正員郎，薛令依前未變。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京任湘東太守，俸禄爲中二千石，没有接受任命，因公事被免除官職。後又爲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

明帝愛好圍棋，設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做圍棋州都大中正，王諶和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做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

王諶出京任臨川内史，返朝爲尚書左丞。時隔不久又以本官領東觀祭酒，東觀也就是宋明帝設置的總明觀。遷黄門，轉正員常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但未接受任職命令。建元年間，武陵王蕭曄爲會稽太守，任用王諶做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將軍職依前未變。永明初年，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職依前未變。

世祖與王諶在宋明帝時代結識，因而委任王諶做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永明五年，除授黄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將軍職依前未變。王諶忠貞正直平和謙謹，朝廷上下稱他是善人，大多同他交誼深厚。永明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職依前未變。西陽王子明在南兖州，長史沈憲離職，皇上又徙王諶做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將軍職依前未變。

故。

諶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王諶年輕時貧窮，曾經自己紡紗織布，待到他發達尊貴後，每每向人講述這些事，當時社會上都稱贊他志行曠達。永明九年逝世。時年六十九。

史臣曰：鶉居鷇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恤，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簿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群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哉？

史臣曰：人像鶉那樣居無定所，像鷇雛那樣自給自食的時候，就設立了官吏管理百姓，書板登記户籍的起始，尚未把民衆分成階級，因爲愛字的含義深，接納土地的意義重。衰世以後，一定要竭盡民衆的能力，估量財物評定賦税，用以供養自己。下民窮困而上官却不體恤，社會風氣浮薄而事態愈是變化多端。因此有冒充先代官籍的，有忍心自殘肌膚的，生的人數失實，死的人數謬誤，極力躲避法律的繩網。虛的錯的，已經累積幾十年，互相欺瞞，官和民統統作弊，治理國家的辦法，實在應當矯枉革新。假如能減輕勞役而優待防守邊疆的人，那麽這些欺詐就自會消失；嚴明糾察各級官吏，那麽這些作僞就不會施行。白白地翻閱先前的文牘，使百姓們空懷希望。所以崔琰譏諷魏武，謝安議論京師，裁决民事的艱難，哪能説公正衹能遠在周世呢？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卧南湘。冲獲時譽，杲信珪璋。諶惟舊序，并用興王。

贊曰：玩之知止知足，立論却不算完善。劉休善於用蓍草占卜休咎，能在南湘安穩躺卧。沈冲深得當時稱道，庾杲之德行確實美好。王諶衹守着舊有的序列，全都發揮作用，就可興盛王業。

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六

高帝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曅；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晋熙王銶；袁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鋭；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高帝共十九個兒子：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蕭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蕭映、長沙威王蕭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蕭曅；任太妃生安成恭王蕭暠；陸脩儀生鄱陽王蕭鏘、晋熙王蕭銶；袁脩容生桂陽王蕭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蕭鑑、宜都王蕭鏗；區貴人生衡陽王蕭鈞；張淑妃生江夏王蕭鋒、河東王蕭鉉；李美人生南平王蕭鋭；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蕭鈞出繼元王道度爲後嗣。

臨川獻王蕭映　蕭子晋　蕭子游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并不拜。仍爲假節、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南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黄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假節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

臨川獻王蕭映字宣光，是太祖第三子。宋元徽四年，脱去布衣由百姓任著作佐郎，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在尋陽起兵發難，太祖當時領南徐州刺史，任蕭映做寧朔將軍，鎮守京口。沈攸之的事平定後，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都未接受任職命令。於是就爲假節、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南兖州刺史，將軍依前未變。不久授給事黄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又做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假節督，復爲監軍，督五州依前未變。

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曅、暠、鏘、鑠、鑑并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户，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

齊王府建立，宋帝下詔封蕭映及他弟弟蕭晃、蕭曅、蕭暠、蕭鏘、蕭鑠、蕭鑑一并爲開國縣公，各賜食邑一千五百户，還没有來得及確定他們封賜的土宇，太祖登基做了皇帝。蕭映被任

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户。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嶷既留鎮陜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

出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征西。永明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油絡車。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韵韶美，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

長子子晋，歷東陽吴興二郡太守，秘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晋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員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晋陵二郡太守，黄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晋謀反，兄弟并伏誅。

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依例二千户。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蕭嶷已經留鎮陜西，蕭映也就没動身。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還依前一樣持節。當時國家剛剛創立，蕭映年紀輕輕治理神州，吏治明瞭敏捷，府州曹局，都很敬重而聽從調度，自從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没有過這樣的事情。

蕭映出京任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依前未變。給一部鼓吹。因爲國憂而解除散騎常侍職，進爵號爲征西將軍。永明元年，入朝爲侍中，驃騎將軍。永明二年，賞賜他油絡車。永明五年，即爲本封號開府儀同三司。永明七年去世。蕭映擅長騎馬射箭，懂音樂聲律，精於左右書和左右射，應付接待賓客，風度韵致都很美好，對他的逝世朝野没有不惋惜的。當時年僅三十二歲。下詔賞賜棺槨一副，朝服一套，衣一套。追贈司空。他的九個兒子都封爲侯爵。

他的長子子晋曾經做東陽吴興二郡太守，秘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年，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因爲堂妹的出葬日没有接受任命，被有關官員彈劾，皇帝將奏章留在禁中不作處理，子晋因此也就没再接受任命。當梁王平定京都時，子晋仍然穿着侍中的官服。進入梁朝後子晋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蕭映的第二個兒子名叫子游，被封作州陵侯。起初做員外郎，太子洗馬，歷官琅邪、晋陵二郡太守，黄門侍郎。愛好音樂，懂得絲竹等樂器彈奏技藝。梁朝初年因閨門中淫穢事以及殺人，被有關官員彈劾，議定免除他的官職永不録用。因子晋謀反，兄弟們一并遭誅殺。

長沙威王蕭晃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秘書郎邵陵王友，不拜。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

長沙威王蕭晃字宣明，是太祖的第四個兒子。從小武力過人，被太祖喜愛。在宋代脱去布衣任秘書郎邵陵王友，他没有接受任命。昇明二年，代他兄長蕭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起先，沈攸之事發，蕭晃熟習騎馬射箭，

馬，多從武容，熏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焕焕蕭四傘。"

帶領好些行伍打扮的人，在大街上往往來來氣勢顯赫，當時的人爲此説他："光明鮮亮的蕭四傘。"

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祚，晃欲用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鬥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悦。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

那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郢州的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登基後，蕭晃想插手行政事務，每每被典籤節制，他就把典籤抓起來殺了，皇上大發脾氣，親手寫了詔旨賜予杖刑。時隔不久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祭武進陵，在曲阿後湖排演隊列陣鬥，讓蕭晃指揮馬軍，皇上聽説這件事，又不高興。入朝爲侍中、護軍將軍，因爲國憂，解除侍中官職，加中軍將軍。

太祖臨崩，以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誡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太祖臨近駕崩，把蕭晃囑托給世祖，把他安置在京城附近的地方爲藩屏，不要讓他遠離京城。永明元年，皇上調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刺史，以蕭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朝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帶刀侍衛左右的衹設四十人，蕭晃喜好武備裝扮，從徐州罷職還朝，他私自載運幾百侍衛儀仗返回京都，被禁衛官員發覺，把那些人仗丢到江水裏去了。世祖禁諸王私自蓄養衛仗，聽説這件事大發脾氣，打算依法追究他的罪責。豫章王蕭嶷在皇帝面前叩頭流淚説："蕭晃罪過確實不能原諒。陛下應當回想先朝太祖皇帝眷念白象的情景。"白象，是蕭晃的小名，皇上也流了眼淚。太祖病危時，曾告誡世祖説："宋氏假若不是骨肉間自相殘殺，别姓人怎麽能够乘他的衰弱弊病的機會，你要好好以此爲戒。"所以世祖始終對蕭晃没有别的用意。然而蕭晃也没有被世祖親近寵信。當時評論的人認爲世祖比魏文帝寬厚，但較漢明帝遜色些。

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即本號，贈開府儀

没多久加蕭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依前未變。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依前未變。隨後進號車騎將軍，侍中依前未變。皇帝賜給油絡車，一部鼓吹。永明八年，去世，當時三十一歲。賜給棺椁，朝服一套，衣一套。就本號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同三司。

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櫱，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世祖曾駕臨鍾山，蕭晃伴駕隨從，他騎在馬上用丈八矛頭刺入路邊枯樹中，皇上命令身邊的數人把矛拔出來，上面的銀纏都捲曲聚結，可矛却拔不出來。於是皇上又命蕭晃再騎上馬驅馳而過拔下長矛，結果應手就拔下來了。每逢邊遠州進獻駿馬，皇上就命令蕭晃在華林中調試這些馬。太祖常說："這是我家的任城。"世祖依據這個意思，所以給他的謚號爲威。

武陵昭王蕭曅

武陵昭王曅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曅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故曅見愛。初除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曅剛穎俊出，工弈棋，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顔延之抑其次也。"

武陵昭王蕭曅字宣照，是太祖的第五個兒子。他的母親羅氏，跟隨太祖在淮陰，因爲罪錯遭誅殺，蕭曅當時衹有四歲，思念母親和成年人没有什麽不同，因而蕭曅被太祖喜愛。起初授職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蕭曅的才能智慧猶如鋒利的刀尖那樣突出顯露。精於棋藝，和諸王一起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把那些一起呈給太祖，得報說："看見你的二十個字，是諸兒作品中最好的。但是康樂放蕩不羈，文體不分頭尾，安仁、士衡很可學習推崇，顔延之則在他們之後。"

建元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曅講《五經》。世祖即位，進號左將軍，入爲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中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并如故。

建元三年，出京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依前未變。皇上派遣孔孟儒家學者劉瓛來郡，爲他講述《五經》。世祖即皇帝位後，蕭曅進號爲左將軍，入朝爲中書令，將軍依前未變。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後又爲中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依前未變。

曅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岳，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曅。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曅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敕曅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御席上舉酒勸曅，曅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

蕭曅在世祖時没有受過寵信，也不曾受任鎮守一方，多次用話語抵觸皇帝的意旨。世祖駕臨豫章王蕭嶷的東田、宴請諸位王爺，惟獨不召蕭曅。蕭嶷說："風景真是特别美好，今天很想念武陵。"世祖纔呼唤他來。蕭曅擅長射箭，屢發屢中，回過頭對在座的人說："手法怎麽樣?"皇上神色很不好看。蕭嶷說："老五平時没有這樣好，今天可說仰仗天子威風。"皇上的神情纔緩解。後來又在華林比賽射箭，皇上告訴蕭曅要他箭箭從一個箭孔中穿透，總共放了六箭，有五支箭是從同一箭孔中穿透的，皇上賞賜五萬錢。又在御席上舉起酒杯勸蕭曅，蕭曅說："陛下以

久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曅方出外鎮，求曅宅給諸皇子。曅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曅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尚書。

俄轉前將軍，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曅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曅至，引見問之。曅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

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脱襦與之。子良見曅衣單，薦襦於曅。曅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曅，曅留儉設食，柈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

尋爲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孫未立，衆論喧疑。曅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既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薨。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蕭暠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爲左衛將軍。尋遷侍

往没有因此贊許過我。"皇上回過臉來没作答理。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蕭曅出京任江州刺史，常侍依前未變。皇上因爲蕭曅正離京在外鎮守，想索求蕭曅的宅院給他的皇子。蕭曅說："先帝賞賜我這宅院，是讓我有個地方歌哭，陛下想用州交换我的宅院，我請求准許我不用宅院來换州。"蕭曅到州鎮一百多天後，典籤趙渥之向皇上禀報蕭曅的得失情况，於是徵召蕭曅返京爲左民尚書。

隨後又轉前將軍，太常卿，一直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都到了，蕭曅却獨自後到，皇上已返回便殿，聽說蕭曅到了，引來見了面，問他怎麽遲來。蕭曅聲稱拉車的牛瘦弱，不能趕路。皇上敕告車府給他另配一頭御牛。敕告主客說："從今諸王來時不遵例規的，不能再替他通報。"

蕭曅因爲公事造訪竟陵王子良的住處，冬月路上遇到乞丐，脱下短襖送了乞丐。子良看蕭曅衣服單薄，送襖給蕭曅。蕭曅說："我同剛纔那個人又有什麽不同呢！"尚書令王儉拜訪蕭曅，蕭曅留王儉吃飯，盤中衹有白菜、鹹魚。他給後堂的山取名叫做"首陽"，大約是抱怨貧窮吧。

不久爲丹陽尹，常侍、將軍依前未變。從這開始不再設置行事，能够由他自己親自管理政務。轉侍中、護軍將軍。賞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近駕崩，遺詔任蕭曅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一部鼓吹。大行皇帝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孫尚未立，大家議論喧鬧不定，蕭曅在衆人面前說："若要立長做皇帝那就應當立我，要立嫡就應當立太孫。"鬱林王做皇帝後，蕭曅很被皇帝仰仗依靠。隆昌元年去世，時年二十八歲。下詔賞賜棺椁、朝服。贈司空，侍中依前不變。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蕭暠字宣曜，是太祖皇帝第六個兒子。建元二年，除授冠軍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建元四年，出京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的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第二年爲左衛將軍。隨後又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永明五年，遷

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南徐州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暠性清和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永明六年，出京任南徐州刺史。永明九年，遷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蕭暠生性清静平和，又多疾病，就在那年夏季去世，年僅二十四歲。追贈撫軍將軍，常侍依前不變。

鄱陽王蕭鏘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爲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爲領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蕭鏘字宣韶，是太祖皇帝第七個兒子。建元四年，世祖即皇帝位，以蕭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永明四年，爲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永明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不久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京爲江州刺史，常侍依前未變。永明九年，開始親自執掌府、州事情。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依前未變。在這之前二年撤江州府，到此時又恢復了。永明十一年，爲領軍，常侍依前未變。

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

蕭鏘平和友愛善良美好，在世祖那裏頗受寵信，領軍的職任，在齊室諸王中是沒有過的。蕭鏘爲官處事從不滯積，當時的人都誇贊他。皇上巡游，他常披甲帶仗隨從侍衛，享受的恩惠待遇僅次於豫章王蕭嶷。那年，賞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依前未變。隨後又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率領兵馬設置官佐。

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鏘謂之曰："公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

蕭鏘儀態大方頗得人心，被鬱林王依賴信任。鬱林王心中懷疑高宗，諸王參拜問候，單獨留下蕭鏘對他説道："公聽説蕭鸞對法身有什麽想法嗎？"蕭鏘説："蕭鸞在宗族親人中年齡最大，而且受先帝重托，我等年紀尚輕，朝廷的柱石，祇在蕭鸞一人，望陛下不要從其他方面猜疑他。"鬱林王退朝後對徐龍駒説："我想同他共同計劃誅蕭鸞，他的想法既然不同，我又不能够單獨措辦，祇好再任其過些時候罷。"等到鬱林王被廢黜，蕭鏘居然不知道。

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驃

延興元年，蕭鏘進位做司徒，侍中、驃騎依

騎如故。高宗鎮東府，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宫臺内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宫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説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閒，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内與母陸太妃别，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墻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前未變。高宗坐鎮東府，權勢更爲顯赫，蕭鏘每次去，高宗常常慌忙拖着鞋子跑到他的車子跟前來迎接他。談及國家大事，説着説着就聲淚俱下，蕭鏘因此很相信蕭鸞。可是宫禁皇城裏的人都心向着蕭鏘，勸蕭鏘進入皇宫發動軍兵輔佐朝政。制局監謝粲勸説蕭鏘及隨王子隆説："殿下衹要乘坐油壁車進入宫内，請出天子坐在朝堂之上，兩位王爺挾持輔佐發布號令，我謝粲等人封閉城門、裝設器仗，誰敢不贊同？東城的人正想共同把蕭令捆縛送來啊。"子隆打算這樣幹，蕭鏘覺得皇上的官兵力量全都歸東府調度了，并且擔心起事後很難制勝，心中猶豫不定。馬隊主劉巨，是世祖時的老臣，拜訪蕭鏘時屏退左右，叩頭暗勸蕭鏘舉事。蕭鏘指揮車駕將入宫内，又轉身回到自己府内同他母親陸太妃辭别，直到日暮他還没有動身。幾天後，高宗派遣兩千人包圍了蕭鏘的住宅殺害了蕭鏘，謝粲等人都一起被殺了。蕭鏘當時二十六歲。大凡諸王被害，都是在夜晚派兵包圍住宅，有的是用刀斧劈開門户、推倒院墻叫喊着衝進去的，他們的家人財産都被查封籍没了。

桂陽王蕭鑠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十年，遷太常，常侍如故。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卧。世祖臨視，賜床帳衾褥。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侍二人。海陵立，轉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

桂陽王蕭鑠字宣朗，是太祖皇帝的第八個兒子。永明二年，出京爲南徐州刺史，鎮守京口。歷代鎮府，由蕭鑠外出做藩衛，纔開始掌管軍政事務。永明四年，加蕭鑠散騎常侍。永明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永明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當時鄱陽王蕭鏘喜愛文學寫作，桂陽王蕭鑠喜愛研究事物的是非道理，那時他倆被人稱作"鄱桂"。永明十年，遷太常，常侍依前未變。蕭鑠清瘦體弱有寒症，經常躺卧枕席。世祖曾親臨看望，賞賜床帳被褥。隆昌元年，加前將軍。賜給油絡車，并賜扶侍的人兩個。海陵被立爲皇帝時，他轉侍中、撫軍將軍，統領軍兵設置官佐。

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鑠不自安，至東府詣高宗還，謂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殷勤，流連不能已，而貌有慚色，此必欲殺

鄱陽王蕭鏘被害時，蕭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鑠自感不安，走到東府拜訪高宗，返回府中對身邊的人説："剛纔尚書令會見我時接待殷勤，感傷流淚好像不能控制，但形象

我。"三更中，兵至見害。時年二十五。

中掩飾不住羞愧的神色，這必定是想殺我。"半夜三更，果然兵來被殺害。當時蕭鑠二十五歲。

始興簡王蕭鑑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太祖第十子也。初封廣興王，後國隨郡改名。永明二年，世祖始以鑑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前將軍、益州刺史。

始興簡王蕭鑑字宣徹，是太祖皇帝第十個兒子。起初封爲廣興王，後來跟隨郡名而將封國改名始興。永明二年，世祖以蕭鑑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前將軍、益州刺史。

廣漢什邡民段祖，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筒，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八年，進號安西將軍。

廣漢什邡名叫段祖的庶民，拿來錞于獻給蕭鑑。錞于是古時祭祀用的樂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長二尺四寸，圓得像筒，銅的顏色黑得像漆，很薄。上有銅馬，用繩懸挂馬，讓它離地一尺多些，用水灌注到馬裏面，又用器盛水放在下面，用芒草莖從當心跪注入錞于，用手振動芒草莖，那麽它的聲音響如雷鳴，清韵悠揚很久纔停止。這也是古代用作節制指揮軍隊的樂器。永明五年，蕭鑑進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紅色有花紋。永明八年，進爵號爲安西將軍。

明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别，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宫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爲之詔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永明九年，蕭鑑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皇上因爲同蕭鑑分别時間長了，驅車駕臨石頭戍宴會賞賜。時過不久遷蕭鑑爲左衛將軍，没有接受任職命令，患病了。皇上爲南康王子琳在青陽巷建造府第落成，皇上及後宫臨幸新造府第歡樂宴飲，那天蕭鑑病情加劇，皇上派遣詢問病情的人馬，一起接着一起，并爲他下詔停止奏樂。去世，時年二十一。追贈中軍將軍，本官及新授的官職都依前不變。

江夏王蕭鋒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鬱林即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

江夏王蕭鋒字宣穎，是太祖皇帝第十二個兒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永明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永明九年，出京爲徐州刺史。鬱林王即皇帝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朝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不久加秘書監。

鋒好琴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誚責，左右不爲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

蕭鋒愛好彈琴書法，勇武過人。高宗殺害諸王，蕭鋒送信譏誚責備高宗，左右的人不敢爲他通報。高宗也很畏怯他，不敢在蕭鋒府第收捕他，令其在太廟兼任祠官，夜裏派兵去太廟逮捕他。蕭鋒出來登上車後，手持兵器的人想上車强

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制管束，蕭鋒徒手打退數人，都當即倒地，於是有敢於近前的就逼近把他殺了。當時衹有二十歲。

南平王蕭銳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爲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爲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

南平王蕭銳字宣毅，是太祖皇帝的第十五個兒子。永明七年，爲散騎常侍，隨後不久領驍騎將軍。第二年爲左民尚書。上朝當值勤勞謹慎，不曾告過病假，皇上很欣賞他。永明十年，出京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皇上把這些作爲對蕭銳的賞賜。鬱林王即皇帝位，蕭銳進爵號爲前將軍。

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下獄誅。

延興元年，高宗謀害諸王，派遣裴叔業討平尋陽，接着進討湘州。蕭銳的防閤將軍周伯玉勸蕭銳抵抗裴叔業，可是府州力量弱小不敢動作，蕭銳被害時，年齡衹有十九歲。周伯玉也被關押到牢獄中誅殺了。

宜都王蕭鏗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游擊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馬桓溫女冢，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延興元年，見害，年十八。

宜都王蕭鏗，字宣嚴，是太祖皇帝的第十六個兒子。起初除授游擊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永明十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守姑熟。當時有盜墓賊發掘了晉大司馬桓溫女兒的墓冢，弄到了金蠶銀繭以及珪璧等寶物。蕭鏗派長史蔡約去修復了墓冢，絲毫不侵犯。鬱林王即皇帝位，蕭鏗進爵號爲征虜將軍。延興元年，被高宗殺害，年齡僅有十八歲。

晉熙王蕭銶

晉熙王銶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晉熙王蕭銶字宣攸，是太祖皇帝的第十八個兒子。永明十一年，除授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京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爵號爲征虜將軍。時隔不久即被殺害，死時年僅十六歲。

河東王蕭鉉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未加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佐。

河東王蕭鉉字宣胤，是太祖皇帝的第十九個兒子。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京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殺諸王時，因爲蕭鉉年紀輕、才力弱，所以没有遭殺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安置了兵丁僚佐。

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尋還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冤之。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臨川王子晋、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建武時代，高帝、武帝的子孫擔驚受怕，蕭鉉每次朝見時，總是恭敬謹慎彎腰低頭，不敢平行直視。隨後不久遷侍中、衛將軍。蕭鉉年齡稍大，建武四年，高宗誅殺王晏，用王晏陰謀立蕭鉉做皇帝爲名，免去蕭鉉的官職，以王的身份退回府第，禁止他同外人往來交接。永泰元年，高宗病勢迅猛，於是殺害了蕭鉉。死時年僅十九歲。他的兩個兒子尚屬嬰兒，也被殺了。太祖諸王，惟獨蕭鉉無後嗣，很多人因此暗暗替他抱冤。於是就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臨川王子晋、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説爲蕭鉉立後嗣的事，高宗皇帝答覆不允許，經再次奏請，纔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既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托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疏戚，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勢，疏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信之矣。

史臣曰：陳思王表中説道“權位存在時，即使關係疏遠也必定會被看重；勢力失去了，即使關係親密也必定會被輕視”。像那六代的興亡，曹冏説的話再恰當不過了。分玉珪、命民社，實在是宗藩當防衛的城垣，接受封國的典禮儀式，已經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革，卿士進入朝堂，做貴戚藩王的輔佐，皇王依附了身體，身體也稟承了極尊極貴的氣質，做官不存在長久固定的憑依，俸禄却有恒定的數額，品級地位都高了，容易産生猜疑。世祖臨終遺命，一往情深以嫡孫爲尊，深謀遠慮用意周密。怎不感到群王年輕力弱，未能經歷多方磨難，高宗清廉穩重，是一同從布衣百姓起家發迹的，因此同近親謀劃臨終遺命的事，對疏戚寄托重要權力，讓子弟布列藩屏，使京城外圍有强大的勢力，讓疏遠的宗親在朝中建樹，可以抑止親藩覬覦皇位的圖謀，這樣内外連結牽制，足可以鞏固家國。然而竟没有想到機關能運動衡木，少的可以制勝多的，宗族遭到殲滅，一下竟然落到這步田地。曹植的話確實説得對啊。

贊曰：高十二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敕。

贊曰：高帝十二王，剛剛有封立，獻、昭頗機警，威、江具才力；恭、簡安静平和，鄱、桂見識高明。其餘四王年紀輕輕，却都是謹慎嚴正的典範。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内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他的祖父謝靈運是宋時臨川内史。他的父親謝鳳在元嘉年間因謝靈運的事情同受罪責，流放嶺南，早逝。謝超宗在元嘉末年纔回原籍。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采，頗負盛名。初任官爲奉朝請。

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

新安王子鸞是孝武帝寵愛的兒子，謝超宗被選補爲王國常侍。新安王的母親殷淑儀逝世，謝超宗撰寫了誄文奏報皇帝，皇帝大爲感嘆贊賞，説："謝超宗很有其先人之才，恐怕是謝靈運再世吧。"轉任謝超宗爲新安王撫軍行參軍。

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并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詔從宰議。

泰始初年，謝超宗爲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泰始三年，都令史駱宰商議考選秀才的標準提出：五問都答好了爲上等，五問答出四問或三問的爲中等，衹答出二問的爲下等，五問衹答出一問的爲不合格，不能及第。謝超宗認爲"簡短的話語可以判决訴訟案件，簡短的言詞可以挫敗衆人，《春秋》褒貶人物，《論語》評論興衰，都不用很多話作出判斷。表述事情的深奥，剖析事理的能力，哪裏一定要依賴文牘纔算切合治理的方法。不用擔心不能對答完問題，要擔心的是對答的是平淡無奇老生常談。務必讓一通而突出的爲高妙，寧讓五通而平常的爲劣等；與其都要奇妙，必使有一點也要適合采納。"結果詔旨下達按駱宰的説法辦。

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秉，左遷

謝超宗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薦他做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左丞中郎。因説話耿直得罪了僕射劉秉，降職爲通直常侍。

通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既誅，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黄門郎。

太祖爲領軍時，多次同謝超宗一起撰寫文章，喜愛他的才華。衛將軍袁粲聽説這些，對太祖説："謝超宗明達穎悟，很可與他交談。"太祖以謝超宗爲長史、臨淮太守。袁粲被誅後，太祖讓謝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因公事被免職。到東府拜訪太祖由府門自己直接進去，那天氣候寒冷得厲害，太祖對所有在座的人説："這位客人一到，讓人不加穿衣服就自覺暖和了。"謝超宗坐下後，喝了幾甌酒，辭氣橫溢，太祖很高興，即親自任命謝超宗爲驃騎諮議。待到太祖即皇帝位，轉爲黄門郎。

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十人并作，超宗辭獨見用。

有關官員奏請撰寫郊廟歌，敕命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觀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十人各自起草，惟獨謝超宗的歌辭被采用。

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謝超宗仗才縱酒使性，對人多不講禮貌。在衙門當值經常喝得醉醺醺的，皇上召見，談及北方事情時，謝超宗説："魏虜騷擾已經有二十年了，就是佛祖出世也無可奈何！"謝超宗因有失儀禮外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他心懷怨氣，對人説："我現在正應當作司驢。"被省裏的官員劾奏，他也因心懷怨氣被免職，在十年内不許做官。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棧道壞了，落在水裏；僕射王儉曾經因拉車的牛被驚嚇，赤着脚掉下車來。謝超宗拍着巴掌戲笑着説："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前後後嘲弄的話語傳遍朝野。

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曰：

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疏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毁。疑

世祖即皇帝位，使謝超宗掌管國史，任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領記室。他更不得志。謝超宗娶了張敬兒的女兒作兒媳，皇上因而猜疑他。永明元年，張敬兒被誅殺，謝超宗對丹陽尹李安民説："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你這位尹打算怎麽辦？"李安民把這些話一一奏報，皇上想起謝超宗歷來輕慢無禮，指使兼中丞袁彖劾奏説：

傳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生性輕浮險詐，任由自己的性情躁動而不安本分。做官的人接近聲威權勢，他就先去討好親昵；别人剛剛被疏遠罷黜，他便急忙對他詆誹輕

聞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爲二。

賤。倉猝間他會當面奉承，一轉身就在背後進行誹謗。挑撥朝廷和忠良的關係，每每説盡假話；譏諷朝廷政策，他定然播放惡毒的語言。心腹誹謗、口舌誣衊，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厲害的，不尊敬、不隱諱，像他這樣也少有第二人。

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并依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嘆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已彰，宜附常准。

隨即抓來門生王永先到御史臺追問“謝超宗有什麽罪過，他拜訪達官貴人時都有不禮貌的言語，都要依據事實一一回答”。王永先依次説道：“主人謝超宗經常拜會很多權貴，每次多有冒犯，言語怨恨。同張敬兒往來密切，結成姻親，自從張敬兒死後，他惋惜感嘆以至憤慨。本月初拜會李安民，他評論説‘張敬兒不應當有死罪’。李安民説‘張敬兒寫的奏疏，墨迹清清楚楚，你怎麽忽然説這種話’？裏面還有好些不禮貌的話，小人不能全部熟記列舉。”依他列舉的話語，就同傳聞的相符。謝超宗的罪行已自顯明，應該按法處治。

超宗少無行檢，長習民慝。狂狡之迹，聯代所疾；迷傲之釁，累朝點觸。剗容掃轍，久埋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舒慈，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遘扇非端，空生怨懟，恣囂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

謝超宗從小行爲不檢點，長大熟習民間的邪惡，狂妄狡詐的劣迹，累代都會忌恨，盲目倨傲的裂痕，歷朝都要觸及。鏟除形體掃滅印迹，永遠沉埋到人世之外。適值皇上聖明、廣播仁愛，强忍禍害延緩到現在，把他放置在法令之外，好讓他改掉過錯。可是他野心不思悔改，身蒙寬宥他却正在驕縱；才識禀賦没有親情，處在恩澤之中他反而更加暴戾。於是他就搬弄是非，憑白無故産生怨恨，在京都宰輔的門前宣泄嘲弄，在公卿太守的席上播揚狂悖的話語。這樣的狂徒如不剪除，國家憲章將依憑什麽？這樣的罪過如可以寬免，哪還有什麽罪過不能容忍？謹請依據前述事由免去謝超宗所任官職，解除他所領的記室。即就在外約束，交付廷尉法獄治罪。謝超宗品位等第不够入簡奏，我即此奉白簡奏報皇上知悉。

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逡之奏曰：

世祖雖認可了他的奏章，又因爲袁彖奏章中言詞模棱兩可，大爲生氣，讓御史左丞王逡之奏道：

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

我聽説行父盡忠，衹要無禮這就是痛恨的事；種田人除草，看見雜草一定要鏟除。因此隱居被稱爲良士，進用於朝廷就應使政績突出，没有挾持私心占着職位不幹事却能保全他的榮譽名利的。

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啓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實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愆，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奸邪，疑間勛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釁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愆。况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黄案，沈浮互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

本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啓奏彈劾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聲稱"本性糊塗浮躁，任由心性放縱邪惡，狂悖的言論失去真情，喧鬧的話語違背事實，親戚朋友忍耐着聽，官紳貴胄遮蔽眼睛不願看，即行收捕交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分雖重，文詞内容簡略，事情雖説傳到了主書令史那裏，又被退回外邊。那天晚上，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的白簡，纔算大略有所説明。他起先隱瞞護衛的根由實在袁彖。尋思謝超宗生性狠毒，稟行邪惡，豺狼般的野心早就暴露。張敬兒暗中圖謀反咬一口，對張的懲罰不能抵償張的罪過，可是，謝超宗爲他喊冤叫屈，形於言表；附從奸邪，猜疑、離間功臣勛戚，煽動異端邪説，譏諷評議朝廷政治，行路的人也會激起共憤，有良心的人都會爲此痛恨。可是却被欺瞞包含，輕描略奏。還有彈劾事情依原先體例，品級第次不够入簡奏，而罪過不同尋常的，都命議親奏，以此顯示其罪過深重。况且謝超宗罪行超過舜之四凶，過錯罄竹難書，雖説下達輒收，可是行文衹止於尚書文案，沉浮錯置，輕重顛倒。這樣的問題如不糾察，法紀也將被推翻了。

彖才識疏淺，質幹無聞，憑戚升榮，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厲情，少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

袁彖才疏識淺，資質能力没有任何長處，衹憑仗親族關係榮升要職，因受慈愛而擔負職任。不能克制自己磨礪情性，稍稍報答皇上的恩澤獎賞，反而擾亂法規包容罪惡，以此用來申達他個人的恩惠。像這樣用什麽糾正違背國法的罪錯，昭明王者的政治教化？臣等參議，請依所見事實免去袁彖的官職，同時解除他兼任的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令禁止視事同先前一樣。

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

治書侍御史司馬侃雖説承接稟告有他的原因，但是他開始并没有提出疑問，也應當追究責任。請予責打五十杖，削去百日俸禄。令史卑微，不值得申盡，啓可奉行。

侃奏彈之始，臣等并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疏謬之愆，伏追震悚。

司馬侃上奏彈劾之初，臣等一并經手參與推問糾察，案卷送入主書令史纔被退檢，疏失的罪責，伏請一并予以追究，以便震懾誠惶誠恐的人。

詔曰："超宗釁同大逆，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悰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

皇帝詔告説："謝超宗形同反叛，罪不容誅。袁彖隱瞞情况欺騙國家，愛護朋友而禍害主上，當以最重的刑法處治，特此原諒寬待，不予收捕處治，免去官職記入案卷，十年不准作官。"謝超宗捕入廷尉，一夜之間變得白髮蒼蒼。皇上下詔把他流放越州，走到豫章，皇上敕告豫章内史虞悰説："着令謝超宗在你處自盡，不要傷損他的形體。"

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虚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自盡。

第二年，謝超宗的門生王永先又控告謝超宗的兒子才卿死罪二十多條。皇上懷疑那些罪狀有假，把謝才卿交付廷尉審查，因爲罪狀不能落實被原諒。王永先在獄中自盡了。

劉祥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吴郡太守。父敳，太宰從事中郎。

劉祥字顯徵，是東莞莒人。祖父劉式之，曾作吴郡太守。父親劉敳，是太宰從事中郎。

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陵王曅所遇。除正員外。

劉祥在宋代由平民做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建元年間，爲冠軍征虜功曹，被府主武陵王蕭曅厚待。授正員外。

祥少好文學，性韵剛疏，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

劉祥從少年時就愛好文學，性情剛直疏散，言語輕狂行爲放縱，不顧忌尊高卑下。司徒褚淵上朝時，以腰扇遮蔽陽光，劉祥從他身旁走過，説："做出這般舉動，見人怕羞，用扇遮掩有何好處?"褚淵説："寒士説話没有禮貌。"劉祥説："不能殺掉袁粲、劉秉，怎麽能不做寒士?"永明初年，遷劉祥爲長沙王鎮軍，板任諮議參軍。撰寫《宋書》，譏諷貶斥了由宋禪讓給齊的事，尚書令王儉把這些事由秘密啓奏皇上，皇上藏在心

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辭曰：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鼖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

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温。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絶。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

中没加追問。先後任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劉祥的哥哥劉整爲廣州刺史，在官任上死了，劉祥到劉整的妻子那裏要求歸還財物，事情被朝廷知道。朝廷之士大多貶斥輕視他。王奐做僕射，劉祥和王奐的兒子王融同坐一部車，走到中堂，看見路上人趕驢，劉祥説："驢！你要好好幹，像你這樣的人才，都已讓他當僕射了。"劉祥撰寫了《連珠》十五首來寄托他的志向。辭曰：

據説振興教化的途徑，若無推崇必定趨同；整治民俗的方法，貴在除弊。所以揖讓的禮儀，風行於堯舜時期；干戈的功用，廣施於殷周時代。清風使萬物生長形成春天，嚴霜使萬物凋謝以知節令。

據説大鼓之音，等待揚起鼓棰來敲響；天與地包涵靈氣，藉助白晝黑夜來顯示它的存在。因此賢德的臣子，藉助商湯、周武發達；英達的君主，藉助伊尹、周公得天下太平。

據説飢餓的年月，會羡慕藜藿可以果腹；大火燒灼身體時，不會想用狐腋白毛製成衣服的温暖。所以才能以適應時勢爲好，道以糾正時弊而受到推崇。

據説練習的功效，藉助客觀事物可以找尋到；探索事理，隨着時光的流轉，有些也可能不明白。所以魯班隨時光去了，繩墨的技藝久傳不衰；人間正理常存，靈巧變詐的智謀永不延續。

據説心裏認定理正，不期望流俗的賞識；情感貫行於當時，不必爲社會的羞辱而感傷，所以説芬芳香氣各由本性，不用等待汨渚哀嘆；世人明白是寶，不必藉助卞和的哭泣。

據説百仞高的臺子，不能挺立傲霜的樹木；徑滿一尺的泉流，不時降生夜光寶珠。所以説道理至大就會有違背權變的地方；事物雖然極爲細微，却能寓涵最正確的道理。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歜投身，不主廟堂之算。

據説忠臣爲節操投身，不一定要在朝堂之上；烈士匡救時弊，節義包藏於實幹之中。所以説申包胥痛哭，并非秉承達官貴人的謀略；王歜投身，不屬執掌朝廷籌算的人。

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净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據説智慧出自本身，理智就不會困乏；聲名繫於外物，才能必定有窮盡的一天。所以説超越波浪的飛鳥，不能使波浪平静；長滿山崗的樹木，無法使清風停止。

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

據説寶貝碰到笨拙的人，縱有奇妙的文采也得不到顯露；通達事理的人遭逢讒言，他的才華就會失去耀眼的光輝。所以説樹葉能垂蔭，明月也將被它隔絶；堂宇本爲光亮之地，蘭燈有時不明。

蓋聞迹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遁。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嘆。

據説追慕近處，勢必忘記遠大之處；志在世俗利禄，當然不會退隱。所以面對江河的人，時常産生羨慕他人結網打魚的悲嘆；身在集市的平民，不會有懷抱高超技藝而無所施展的感慨。

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嘆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據説觀念不同，即使相距很近也難趨一致；情感默契，即使相距很遠也容易溝通。所以面對飛霜感嘆，有時能感動上天的至誠；痛哭流淚去就刑，却没有使主上感悟的智慧。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

據説即使認識極其深遠，一時疏忽也會有遺漏；功在於民，事雖細小也會歷歷在目。所以權勢在手，萬夫爲之傾聽；大道在身，有時也會不被賞識。

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

據説布列在層巒上的草，不能改變冬天來到之前就枯萎的品性；種植在澗底的松樹，不會失去後凋的榮耀。所以展禽三次被黜，却没有下愚的名聲；千秋一時榮顯，却没有上智的聲譽。

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據説希世實物，不合時宜就會卑賤；超拔流俗的人才，没有聖明的君主必定會沉淪。所以鳴玉在楚岫被貶斥，緇布冠在越人那裏就没有用處。

蓋聞聽絶於聰，非疾響所握；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

據説流言在明察者那裏消逝，并不是聲響不快所致；神奇在明智的人面前失去，

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

不是圓滿的月光所照。所以能震破山巒的響雷，不能使聾子聽到；能照亮黑夜的光輝，不能使盲人看得見。

有以祥《連珠》啓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

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絶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侄致其輕絶，孤舟夐反，存没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嘆，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説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争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内人并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

有人把劉祥的《連珠》禀告皇上，皇上命令御史中丞任遐彈奏説：

劉祥年輕時狡猾得很，年長後不悔改，没有人敢到他的私宅告求，他却敢在公堂上反脣相譏，輕率地議論皇帝，一一貶低朝廷中富有聲威的大臣，毫無顧忌恣意妄爲，無所拘束地散布他的言語。他的兄長死了，這天然的親緣他没有一天悲傷，他哥哥在南方的資財没有獲得，致使寡嫂、侄兒和他輕易地斷絶了關係，孤舟從遠地返回，生死存亡的危險交互出現，於是致使暴徒掠奪骸柩，過路的人爲此感嘆，有識之士更爲之傷心不已。收捕到的劉祥門生孫狼兒列舉"劉祥近來飲酒没有節制，言語放縱，議論朝廷也有不尊重的話語，放肆不知避諱，簡直不好用紙墨表達。他哥哥劉整先前在廣州作刺史，任職期間死去，去年提出迎喪，回到大雷時，聽説劉祥同劉整的妻子孟氏争論計較財物而生氣，劉祥還受委托在前返回，後來没有到鵲頭，那天夜裏即遭受劫難，婦女并被賊盗奸淫搶掠"。上所列舉内容與傳説符合。請免去劉祥官職交廷尉處治。

上别遣敕祥曰：

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喧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當原

皇上另又發送敕書給劉祥説：

你一向不檢點，這是朝野都熟知的。輕率地拋棄骨肉，侮蔑兄嫂，這是你的家行不足，不關涉别人。憑你的才識是懂得這些道理的，還用説什麽呢？職位屬於事權不多的一類，按分也不算委屈。誰料口吐惡言，毁謗朝廷人士，出席聚會發表意見，一定把貶低評説他人作爲口實。原希望你年齡已大，能够有所感悟，天天盼你能悔過自新。像這次所聽到的，反而變得更厲害了。大聲議論朝政，不避尊卑貴賤，信口胡説，人們都已聽得清楚明白。近來看見你的《連珠》，寓意荒謬不合禮法，更加不能任其發展。你没看見謝超宗，他的才幹很平凡，所以在你面

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

獄鞫祥辭。祥對曰：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并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宇，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列，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并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眄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啓。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仿佛，空見羅謗？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强進一升，便已迷醉。

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

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

前，幾乎是百分中不到一分。我可以饒你性命，讓你在萬里之外反省過失。假若能改掉這些過失，我會讓你返回朝廷。

獄吏審問劉祥的口供，劉祥說：

我被指責爲“年輕時狡猾得很，年長後不加悔改，近來飲酒不加節制，輕率地議論皇帝，一一貶低朝廷中富有聲威的大臣，時常毫無顧忌地散布醜惡的言語，不迴避尊卑貴賤”。我回答如下：囚出來做官，二十多年，在蒿草中沉埋憂悶，在天地之間不見光亮。皇運剛剛奠定基業，便承恩提拔，祭酒主簿，都由先朝相府提携。御宇之内盡見聖明，蒙受榮譽更高，諮議中郎，一年兩次受恩澤。廣大的聚會，豪華的宴席，定可讓叨光末座，朝會中間詢問訊息，時常侍奉皇上。囚雖説頑劣愚魯，難道不知道恩惠？能有什麼怨氣，竟敢肆意譏議？囚經歷府職以來，伏事四位王爺：武陵王功曹，總共過了兩年；長沙王諮議，經歷時間不長；奉隸大司馬，一并被恩澤，驃騎中郎，親歷職責時日少些；臨川王殿下不嫌蟲蟻之才，賜我參預辭翰。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慕。囚不因身份卑遠的界限，隨例省視慰問，按時參見，也曾得到斜着眼睛同我交談。此外的賢王，都不曾恭敬參拜，既不曾殉節而死，理應不存在厚薄之分。敕旨制書，讓有疑議就啓奏。囚以爲天日高懸，不敢以塵垢有污朝廷，我個人存疑的事情，衛將軍臣王儉，是聖明宰輔，美好聲望蓋過當今，囚自覺才智短缺，暗中拿來向王儉咨詢，王儉爲之折衷，紙迹還保存着。不知爲什麼説我“一一貶低朝中頗具聲威的大臣”。説囚“輕率地議論皇上”，是向誰説的？若是向人説了，就應該有主甲，豈能事情没個影子，就羅織罪名？囚本性不勝酒力，親近的人都熟悉瞭解，勉强喝一升，便已沉醉了。

其他的事都一一自我申辯。於是流放廣州。

劉祥到廣州，不得意，整天縱酒，没多久病死了，年僅三十九歲。

劉彪

祥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修削爵。後爲羽林監。九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别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材，以泥洹輿送葬劉墓，爲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劉祥的堂兄劉彪，是劉祥曾祖父劉穆之的嫡孫。建元初年，降封爲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因家廟祖墓未修而削去爵號。後又爲羽林監。建元九年，又因同死去的弟弟的母親楊氏分居，不幫助照料，楊氏死後不予殯葬，而由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用五百錢買棺材，用泥洹輿送到劉家墓地安葬等事，被有關官員劾奏，事情被壓下没有頒布。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概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己。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史臣曰：魏文帝説“文人不護細行”，古今的表現都是相同的。由於自覺情深，在他人無可比擬，身名之外，一概都可蔑視。遵從了這種爲人之道，他的弊病更加泛濫，評議的話語，招惹世人怪罪。先前可用作使自身尊貴的贊揚，反而成了損害自己的禍害。所以學識博通古今的人樹立訓教，可照着實行却不可依仗。

贊曰：超宗藴文，祖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群。違朝失典，流放南濆。

贊曰：超宗身藏文采，構有祖德餘香；劉祥追慕奇異，言語也能超群拔俗，但違背朝綱法典，結果流放到南海之濱。

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

到撝　劉悛　虞悰　胡諧之

到撝　到賁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他祖父到彥之，是宋驃騎將軍。他父親到仲度，是驃騎從事中郎。

撝襲爵建昌公。起家爲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

到撝承襲爵位爲建昌公。從家中徵召出來授以太學博士，奉車都尉，試行代理延陵令，不是他樂意幹的，離開了這一官職。除授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因公事被免職。授新安王撫軍參軍，没有接受任職命令，新安王子鸞被殺，被授予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即皇帝位，想收買人心，因爲到撝是功臣的後代，提升爲太子洗馬。授任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

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庖厨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撝罪，付廷尉，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

到撝家資豪富，供養豐厚，宅院山池，京城中數第一位，家中養的妓妾，姿容技藝都是最上等的。文才横溢，很會交朋結友，菜蔬飲食豐富精美，廣泛羅致各方賓客。陳玉珠是他的愛妓，明帝派人來要她，到撝不給，逼迫着把陳玉珠奪走了，到撝頗爲怨恨。皇帝命令有關官員誣奏到撝的罪行，到撝被交付廷尉，將要殺他。他在入獄之後，幾個夜晚鬍鬚鬢髮全都白了。免去死罪，拘押專管製造供應帝王器物的官署，剥奪他承襲的封爵，改由他的弟弟到賁承襲。到撝從此摒棄聲色玩樂，改用素樸來樹立自己的形象。

帝除撝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并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撝，朝議許之。遷

皇帝授到撝作羊希恭寧朔府參軍，調任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他都以疾病推辭没有就職。不久册封委任他代理明威將軍，仍然授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後又卸去官職。明帝逝世後，他的弟弟到賁上表奏請將襲封的爵位讓出

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

還給到撝，朝廷商議答應了這件事。遷到撝爲司徒左西屬，他又未接受任命。在家過了好些年。

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遑懼，詣太祖謝，即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黄門郎，解職。

到撝的弟弟到遁，元徽年間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叛，刺史陳顯達起兵響應朝廷，到遁因爲猶豫而被殺。到遁的家裏人住在京都，夜間由野外返回家中時，看見兩三個人拿白土塗刷他家的門，不一會兒消失了，第二天到遁的死訊就傳到了。到撝心中很害怕，到太祖蕭道成那裏謝罪，於是就任命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年，遷司徒右長史，出任爲永嘉太守，爲黄門郎，卸去官職。

世祖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游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世祖即皇帝位，到撝遷太子中庶子，他没接受任職命令。又授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在宋時，世祖多次到到撝家游玩聚會，又一同跟隨宋明帝在郊外野地射雉，口渴疲倦了，到撝弄到一個早青瓜，同世祖分開吃了。世祖想着他先前的好處，對他另眼厚待。至此一年之中升遷了三次。

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修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

永明元年，加到撝輔國將軍，轉御史中丞。皇帝車駕臨幸丹陽郡，在宴飲時，到撝憑仗先前的老交情，在酒後親昵玩笑，羞辱同一品級的人，言語笑態過分，被左丞庾杲之糾劾，論處用財物折贖刑罰。永明三年，又任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到撝探問，没有遵循百姓恭敬王爺的禮儀，被有關官員檢舉，被免去官職。過了很長時間，以布衣百姓兼任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外任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因爲母親逝世服喪離職，守服未完，永明八年逝世。終年五十八歲。

弟賁，初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

到撝的弟弟到賁，起初任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年，任中書郎，太祖驃騎諮議。建元年間，任征虜司馬，後逝世。

到坦

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

到賁的弟弟到坦，起初擔任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也做太祖驃騎參軍。歷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到坦鬚髯漂亮，與世祖和豫章王有老交情。到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外出任晋安

軍。出爲晋安内史，還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内史，返朝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後逝世。

劉悛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别宋氏帝族。祖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

劉悛字士操，是彭城安上里人。彭城劉姓都源出楚元王，分作三里，用來分别宋氏的帝族。他的祖父劉穎之，曾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他的父親劉勔，曾是司空。

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悛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慤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横塘、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内，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

劉延孫做南徐州刺史，起初徵劉悛做從事，跟隨父親劉勔在廣陵征討竟陵王劉誕，憑功勞拜授駙馬都尉，轉宗慤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又跟隨父親劉勔到壽春征討殷琰，在横塘、死虎幾次戰鬥都取得了勝利。先後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他没有到任就職，又跟隨他父親劉勔去征討，代理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和世祖一同在殿内當值，被宋明帝所親近優待，并由此同世祖親密友好。

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悛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悛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荆州，僮出謁。至是又出謁悛。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

劉悛遷通直散騎侍郎，外任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郡的南江古堤，年久頽廢没有修整。劉悛修治還没完工，江水就忽然來了，百姓放棄工役奔逃，劉悛親自作表率勸勉他們，於是堤壩纔修好。漢壽人邵榮興六代人還在同鍋竈吃飯而没分家，表彰他的門閭。劉悛精强幹練會協調世務，善處流俗。蠻王田僮身居山中，年齡已有一百多歲，南譙王義宣做荆州刺史，田僮曾出來拜謁。到這時田僮又出來拜見劉悛。宋明帝駕崩，上表請求返京奔喪，得皇上批示帶着郡印返回都城。辦事小吏和百姓有幾千人來送行，劉悛握着每個人的手，淌着眼淚，百姓爲此深受感動，贈送他的物品很豐盛。

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尸。勔尸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毁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縲纊，徹温席，以此

劉悛仍被除授散騎侍郎。桂陽王發難，他被加授寧朔將軍，協助别人守護石頭城。他父親劉勔在大桁戰死，劉悛當時也身患疾病，他讓人扶到路邊，哭號着尋求劉勔的尸身。劉勔尸頸項後傷殘，劉悛割下自己的頭髮來縫補。在墳墓側旁守喪，冬季不穿棉絮襖。太祖代替劉勔爲領軍，他向來同劉勔很要好，寫信勸慰劉悛説："順承純厚的天性哀傷過度，轉而令人擔憂，傷心悲痛

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

太深。終哀全生，這是先王明白的規矩，難道説夏天不穿單衣，冬天不穿棉衣，撤去温暖的卧席，這樣悲號着，就能够完其孝性嗎？應當多顧今後，稍爲盡力壓抑自己的悲痛。”

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悛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悛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盆城，上表西討，求悛自代。世祖既不行，悛除黄門郎，行吴郡事。尋轉晋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祖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閒，歡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

建平王景素反叛時，太祖總領衆軍出屯玄武湖。劉悛剛剛服完喪，太祖想讓他統領一支軍隊，召見劉悛兄弟，都瘦得變了形貌，於是作罷。除授劉悛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内史，行湘州事。尚未等到動身出發，太祖剛剛建立霸業，劉悛就先行表達至誠忠心。沈攸之起兵發難，劉悛加輔國將軍。世祖鎮守盆城，曾上奏請求向西討伐，要求讓劉悛代理自己。世祖既然没有西去，劉悛被授黄門郎，行吴郡事。時過不久轉晋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外任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職銜依前未變。襲爵鄱陽縣侯。世祖由尋陽返朝，在行船途中遇到劉悛，停泊洲渚，歡樂飲宴叙述舊情，停留十多天纔順江而下。世祖派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幫着他提衣裳鞋子來表示對父親朋友的尊敬。

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太祖集議中華門，見悛，謂之曰："君昨直耶？"悛答曰："僕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勛，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

太祖接受禪位，撤除宋號。劉悛進爵號爲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認爲柳元景是中興功臣，劉勔爲王事犧牲性命，應該保留封爵。皇帝詔告説："跟隨國家命運一起變更的事，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朝廷商議已定，不容再另外措置。"當初，蒼梧王被廢黜時，太祖和大家一起聚在中華門談論，看見劉悛，太祖對他説："您昨天當值嗎？"劉悛回答説："我昨天是正當值，可是因爲説得太急就説成是在外頭。"至此皇上對劉悛説："功名方面的事，是人們挂在心頭上的。你先前在中華門回答我時，爲何規避世事？"劉悛説："我家世代蒙受宋的恩德，我又受到齊的眷愛，特别超常的功勛，不是我能建立的。我今進取時不能够埋怨先輩，退隱又不能辜負皇上的英明，我能不照實回答皇上的問話嗎？"

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宫，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即位，改領前軍將

劉悛被提升爲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那時世祖尚在東宫，每次到劉悛院宅，聊天直聊到天晚，賞賜劉悛屏風帷帳。世祖即皇帝位，劉悛

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州，以悛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

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依前不變。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州，以劉悛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

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悛設討購誘之，虜□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悛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

劉悛轉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依前未變。劉悛父親劉勔討伐殷琰，平定壽陽，没有侵犯地方，老百姓感激他的恩德，爲他樹碑祭祀。劉悛徒步經由壽陽到鎮治，經過劉勔碑，流着眼淚哭着拜敬。起初，義陽人夏伯宜殺掉剛陵戍主反叛，渡過淮河投奔魏虜，魏虜讓他做了義陽太守。劉悛懸賞討捕誘殺夏伯宜，魏虜某州刺史謝景殺了夏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劉悛在他的州管轄地區内設立學校，他得到古代的禮器銅罍、銅甑、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進獻皇上。

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瓮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悛從駕登蔣山，上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内史。隨府轉安西。悛治事嚴辦，以是會旨。

劉悛遷長兼侍中。世祖多次臨幸劉悛宅院。劉悛的宅院修了好些假山水池，造了蓬户茅屋。世祖頭戴鹿皮帽子，身披劉悛的兔皮被子，在茅屋裏面飲酒作樂，把自己戴的鹿皮帽子賞賜給劉悛，到深夜纔離去。後來劉悛伴隨皇帝車駕登蔣山，皇上多次感慨地説："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并回過頭來對劉悛説："這是比擬你啊。常言説富貴了就喜歡改變他平素的感情，我雖然富有天下，今天我要同你盡盡尋常百姓的交情。"劉悛起身拜謝。提升劉悛做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隨後又以本來官職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轉調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依前未變，行益州府、州事。蜀郡太守不久改作内史。跟隨府衙轉安西。劉悛治理嚴格認真，因此很合皇上的心意。

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

宋時太祖輔政，有心要鑄造錢幣，因正處在禪讓的時候，没有來得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向皇帝上《鑄錢均貨議》，繁徵博引，議論周詳。其文摘要爲：

>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吴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

> 糧食錢物融通，道理天然。李悝説"糧價太貴，則傷害百姓，太賤則傷農"。傷害了百姓，百姓就會離散，傷損了農業，國家就會貧窮。太賤太貴那傷害則是一樣的。三吴是國家的心腹重地，連年被水淹可是糧價不貴，這不是糧食豐收了價賤，而是天下錢

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禄，薄賦税，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争，衣食滋殖矣。

少了，這一點不能不考察清楚。鑄錢的弊病在於輕重屢次變更。重錢的缺點是不合用，可是不合用的弊端小；輕錢的弊病在於容易被盜鑄，而盜鑄的災禍深。民間盜鑄錢，嚴厲的法規也禁止不了，是由於官府鑄造錢幣時省銅省工的緣故。省銅省工的人，認爲錢幣本身是無用之物，衹用作溝通交易，因而力求讓它分量輕而數量多，使得工夫省而又容易成功，没有詳細深入瞭解它的弊害。自從漢鑄造五銖錢，到宋文帝，歷時五百餘年，制度每代有興有廢，却没有變革五銖錢，是因爲知道它的輕重合適，適宜貨物交换。認爲應該設置錢府，各地諸侯封疆大吏貢獻金屬，大興熔鑄。每錢重五銖，一律依照漢朝標準。官府庫藏充實，國家費用之外仍有儲存，就可以衡量俸禄，减輕賦税，那麼就會家家有給養、人人得豐足。近來盜鑄新錢的人，都會效作剪鑿，不鑄大錢。磨去光澤染成黑色，開始都像舊錢，交易之後，又變回盜鑄的新錢的樣子。善良的百姓都拒絶使用，盜鑄的錢也就不再流行。否則，賣的人白白失去他的東西。盜鑄的人，又再賤買新錢，翻鑄再用。反復造假，循環欺詐，這是聖明的君主應予禁止而不許任其發展的。假若官府鑄錢已流布百姓手中，又嚴令查搜剪鑿盜鑄的錢幣，使稍輕稍有破損周郭不全的錢，全都不能流行，官府鑄的錢不合分量的，稱合銖兩，重新翻鑄成標準錢。有益於貧苦善良的百姓，堵塞行奸取巧的路子。做到錢貨均平，遠近如一，百姓樂業，市場交易没有争吵，衣食就會增産。

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奸。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

當時議論認爲錢幣越來越少，應該再多鑄些，加重分量，以此防止民間盜鑄。太祖命諸州郡大量購買銅和炭，適逢太祖晏駕鑄造錢幣的事就停下來了。永明八年，劉悛啓奏世祖説："南廣郡内的蒙山下有座蒙城，約二頃地，有四所燒爐，高一丈，寬一丈五尺。從蒙城渡過河向南百來步，平地掘土掘到二尺深，得到了銅。還發現了古代掘銅坑，有二丈深，連同古代掘銅者住的

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左側并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宅屋遺址。鄧通，是南安人，漢文帝曾賞賜嚴道縣銅山讓他鑄錢，現在蒙山臨近青衣水南，青衣左側并是先前秦的嚴道屬地。青衣縣又改名叫漢嘉。而且蒙山距離南安二百里，依據這些看來必定是鄧通當年鑄錢的地方。就近詢問蒙山土居少數民族人，據說‘很可經營’。此項建議若能施行，利潤非常之大。”并獻上蒙山銅一片，銅石一塊，平州鐵刀一口。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派遣使臣進蜀去鑄錢，鑄了一千餘萬錢，因爲工程花費太多，就停止了。

悛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悛既藉舊恩，尤能悦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

劉悛仍代始興王蕭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職依前未變。劉悛既憑藉先前的恩寵，又特别能取悦天子，順承迎合權貴。他家的賓客閨房，供養開銷奢費很多。罷廣、司二州時，他傾資貢獻，家中不存儲留。在蜀的時候製作了金浴盆，其餘物品用黄金製作的也比比皆是。罷任後以本號返回京都，本打算把這些獻給皇上，可是世祖已晏駕，而鬱林王剛即皇帝位，劉悛減少了原先準備的貢獻，鬱林王曉得這事後，暗示有關官吏收捕劉悛交付廷尉，本打算將他誅殺，高宗啓奏説情救他，被諒解，終身不許做官。雖説劉悛被廢黜，可是天天有賓客到他家來。

悛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啓别居，終身不復見之。

劉悛妻子的弟弟王法顯參預了宋桂陽王的反叛，於是他奏請同妻子分居，終生不再見他的妻子。

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悛以本官假節出鎮漅湖，還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既盛，悛又以本官出屯新亭。

海陵王即皇帝位，劉悛以平民身份兼任左民尚書，不久即授正職。高宗被立爲皇帝後，劉悛加領驍騎將軍，恢復先前的官職，仍然任駙馬都尉。建武二年，魏虜主侵犯壽陽，皇上詔命劉悛以本官假節出鎮漅湖，還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魏虜侵犯更凶，劉悛又以本官出屯新亭。

悛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悛妹爲妃，高宗又爲晋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

劉悛歷朝都被恩寵厚待。太祖爲鄱陽王蕭鏘納娶劉悛的妹妹作王妃，高宗又爲晋安王寶義納娶劉悛的女兒作王妃，從此以後與皇帝家聯姻。王敬則反叛時，劉悛外出鎮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他没有接受任職命令，明帝駕崩，東昏侯繼皇帝位，改授劉悛爲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依前未變。守護皇陵。逝

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世，享年六十一。追贈太常，常侍、都尉依前不變。謚號爲敬。

虞悰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晋左民尚書。父秀之，黄門郎。

虞悰字景豫，是會稽餘姚人。他祖父虞嘯父，是晋左民尚書。他父親虞秀之，是黄門郎。

悰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别駕，黄門郎。

虞悰從少年起就謹慎整飭，有至性。他的父親虞秀之在京城死亡，虞悰東去奔喪，水漿都不喝。先被州徵作主簿，後任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直升至州治中，别駕，黄門郎。

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悰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悰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悰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内史，將軍如故。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

起先，世祖剛剛出來作官，家境尚貧窮，虞悰推施對國中傑出人才的眷愛，多次分給家財，每次出行，一定要叫上世祖一同坐在車上，世祖很感激他。昇明年間，世祖爲中軍，引薦虞悰做諮議參軍，派遣吏部郎江謐帶着他的親筆信對虞悰説："現在通過江吏郎轉告，因爲你一向與我的情誼，有心想請你屈就。"建元初年，虞悰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不久任豫章内史，將軍職依前未變。虞悰治家生財有道，家中奴婢没有閑人，雖然在南方做官，而會稽的海味没有不全部弄到那裏的。後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職仍未變。

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黄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内驅打人，爲有司所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虞悰很會製作各種美味食品，腌製醬菜也很有技巧。豫章王蕭嶷廣設饌肴招待賓朋，對虞悰説："今天的肴饈，難道有什麽漏掉的嗎?"虞悰説："遺憾的是没有雛鳥肉羹，這是何曾《食疏》上載有的。"虞悰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所有官員都穿着軍服搶救太廟，虞悰身着紅色官服乘車帶着儀仗隊，在宣陽門外行馬内驅打人，被有關官員彈奏，被皇上原諒了。皇上由於發迹前的老交情，從容對虞悰説："我要讓你恢復祖上的基業。"虞悰轉侍中。朝廷上下都驚訝他能有如此好的任命。遷祠部尚書。世祖臨幸芳林園，到虞悰處要扁米粽子。虞悰獻上粽子以及各種雜肴幾十輿，掌百官膳食的太官烹飪也趕不上。皇上向虞悰要各種飲食製作

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

的配方，虞悰保密不肯出具，皇上醉後身體不舒暢，虞悰纔獻醒酒鯖鮓一種配方完事。出任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

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嘆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 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鬱林王被立做皇帝，虞悰改爲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造休安陵，在陵所接受局下給的祭祀用的牛和酒，因此受罰被免去官職。隆昌元年，以平民身份領職。鬱林王被廢黜皇帝位，虞悰私下感嘆說："王、徐就這樣像綁扎起褲子來一樣輕易地把天子廢了，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延興元年，他又領右軍將軍。明帝蕭鸞被立爲皇帝，虞悰謊稱患病不願陪侍。皇帝派尚書令王晏拿着有關廢立事的文書給虞悰看，因爲虞悰是先朝老臣，想拉攏來參與輔佐創業。虞悰對王晏說："主上聖明，公卿們齊心努力，還用藉助老朽來匡扶贊助維新嗎? 不敢聽從。"朝廷上商議想糾查他，僕射徐孝嗣說："這也是古時遺留的耿直做法。"衆人的提議纔停止。

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慚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逾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禄大夫，尋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

虞悰稱自己病重想返回老家去，上表說："我的家族在偏僻的海邊，貧寒的門户在會稽的土地上，辱值興盛的運道，叨荷深深的偏愛，虚度歲月，到頭來因未能報答而慚愧。保養無方，患病更爲沉重，卧病以來轉眼過了一個月，頻頻醫治，竟然不見效果。就這樣衰弱，按理也難恢復振作起來，請求解除官職，在剩餘的時日能盡心療養。"皇上有詔答應給他百天假期。後轉給事中，光禄大夫，不久又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逝世。當時六十五歲。

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疏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虞悰生性誠實厚道，同别人相知相識，必定去拜訪，親近疏遠都能有始有終，很爲世人稱道。

從弟袠，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袠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袠以不豫事得全。

堂弟虞袠，守志不作官，王敬則造反時，要他監理會稽郡，可是他把軍事全交由出身貧寒的張靈寶去管理，郡民攻打郡衙殺了張靈寶，虞袠由於没有參預管理而能够保全自己。

胡諧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

胡諧之，是豫章南昌人。他祖父胡廉之，曾任治書侍御史。他父親胡翼之，州裏曾徵他任職他不就任。

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

胡諧之起初被徵作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

常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晋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議。

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晋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才識氣度而被人稱道。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没有接受任命。除授射聲校尉，州别駕。除授左軍將軍，没有接受任命。乃除授邵陵王左軍諮議。

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諧之爲别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爲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内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黄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

世祖屯駐盆城時，派胡諧之守尋陽城，待到世祖爲江州刺史時，又任用胡諧之作别駕，把職任上的事委托給他。文惠太子鎮守襄陽時，世祖把胡諧之當心腹看待，讓他出任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進爵關内侯。在鎮治輔佐相贊，很有心力。建元二年，還京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黄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依前未變。第二年，加給事中。永明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依前未變。

諧之風形瑰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

胡諧之風度瀟灑形貌漂亮，很會爲人，加上同皇上有老交情而被厚待，所以朝中的官員大多同他交好往來。永明六年，遷都官尚書。皇上想再提升胡諧之，曾經從容地對他説："曾在江州共事的人中有幾個侍中啊?"胡諧之回答説："最近衹有程道惠一個人。"皇上説："應當讓有兩個。"後來把這説給尚書令王儉聽，王儉的意見是另外任職，於是就任用胡諧之做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

諧之兄謨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諶之，復早殞没，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蔭。何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

胡諧之的哥哥胡謨之死了，胡諧之上表奏道："我私門的罪孽，早就經受了荼毒。兄弟三個人，共同生活互相撫養，從嬰孩時起經常患病，好不容易長大成人。大哥胡諶之，又早早去世，和二哥胡謨之在家中飽含憂傷，得蒙二哥的教訓長大成人，那情感就像受到極大的蔭庇一樣。怎能想到突然棄捨，彼凶我吉互相離違，不能親臨侍奉，請求解除我的官職。"詔告不許。改任衛尉，中庶子依前未變。

八年，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爲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

永明八年，皇上派胡諧之率領禁兵到江陵討伐巴東王子響，兼長史行事。禁軍被子響打敗，被有關官員劾奏免官，暫代軍事職務和前時一樣。再做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

正。

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

胡諧之對於考核官吏很有見解，每當朝廷官員缺額以及應提拔替代，他暗中分析預測皇上要任用的人，都像他所説的那樣，虞悰因爲這些佩服他。

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肅。

永明十年，胡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永明十一年逝世，終年五十一歲。追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爲肅。

史臣曰：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簣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泛愛衆，其爲利也博矣。况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史臣曰：送一銅錢贏一兩銀，説到這些切莫忘記，一簣飯食的恩德，獲得一個都尉的報答，可失的是千金，可貴的是人心。謹慎而誠信，廣施愛心，那就能獲得很多好處。何况對於潛藏蛟龍事先有了覺察，在貧賤的時候結交深厚，依憑才華達到高位，其道理本當如此。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虚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劉實朝交，胡乃蕃故，頡頏亮采，康衢騁步。

贊曰：到撝家業豪華，後能心懷簡樸。虞悰家資富厚，花費能不超越限度。劉悛真正同朝廷交好，胡諧之是世祖在藩鎮時的舊友，輔助辦事劉、胡二人不相上下，共同在康莊大道上馳騁。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子）穎胄

蕭景先　蕭毅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

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携。解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

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内，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爲廣興郡，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盆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吴縣伯，邑五百户。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

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

蕭景先，南蘭陵的蘭陵人，是太祖蕭道成的侄子。他的祖父蕭爰之，曾做員外郎。他父親蕭敬宗，是始興王國中軍。

蕭景先少年喪父，性情純厚，太祖贊賞他。等到太祖在京城做官，就經常提携他。脱去布衣就做了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返京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王國右常侍。

太祖鎮守淮陰，蕭景先以本身官職領軍主跟隨太祖，承擔城内防衛，太祖把他當作心腹委任。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同世祖關係親密，世祖爲廣興郡太守，向太祖要求蕭景先同他一起去，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這以後蕭景先常常跟世祖一起。世祖做鎮西長史，用蕭景先做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不久除授諮議，領中兵職依前未變。昇明初年，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跟隨世祖鎮守盆城。沈攸之起兵發難事平定後，返回都城，除授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然做世祖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吴縣伯，食邑五百户。蕭景先本名道先，因避太祖道成名諱纔改作景先。

外任持節、督司州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這年冬天，魏虜出兵淮、泗，於是增加司部邊疆的守衛兵力。義陽人謝天蓋與魏虜互相串通煽動，蕭景先向督府説明，驃騎將軍豫章王派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帶二千人

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頞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

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世祖即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超起爲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

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瓌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

軍未還，遇疾，遺言曰：

> 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暗弱每事不稱，上慚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事，上謝至尊，粗

幫助蕭景先。蕭惠朗依山修築城墻，堵塞關隘，討伐謝天蓋的黨羽。魏虜不久派遣僞南部尚書頞跋屯駐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駐清丘。蕭景先周密準備，等待敵軍來犯。豫章王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率三千人屯駐義陽關外，作爲聲援。魏虜撤退後，蕭景先進官爲輔國將軍。

蕭景先啓奏贊頌皇上用德義感化人。皇上回答說："風氣沉淪民俗敗落已經二十餘年，就憑我來抵擋，哪能够一下子就能掃除，幸而能够幾年盡力挽救蒼生，對於萬物必有功效。治理天下的，即使是聖人，也還需要優秀的輔佐，你們各自竭力盡心，不愁天下治理不好。"

世祖即皇帝位，蕭景先被徵做侍中，領左軍將軍，隨後又兼領軍將軍。蕭景先侍奉皇上盡力盡心，因此皇上對他特别恩寵。起初從西邊返京，皇上坐在景陽樓上召蕭景先談論往事，惟有豫章王一人在席位作陪。轉任他爲中領軍。皇上車駕到郊外游玩射雉，蕭景先經常披甲帶仗跟隨身後，左右查訪。時隔不久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原來官職依前未變。遭逢母喪後，皇上特下詔旨提前起用做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

永明五年，荒人桓天生引領蠻部和魏虜在雍州邊界上騷擾，司部以北，人心騷動。皇上認爲蕭景先熟悉司部一帶，下詔說："得到雍州刺史張瓌的稟告，蠻部與魏虜互相煽惑，也許會來襲擊侵犯。蜂蠆有毒，應及時剿滅。可派征虜將軍丹陽尹蕭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都受他節制調度。"蕭景先到達鎮治，屯軍城北，百姓纔安定下來，送來牛和酒迎接官軍到來。

蕭景先没有來得及回軍，遇上患病，留下遺言說：

> 這回患病，不同於以往，自覺不會再好起來。衹是一向承受深厚的恩澤，現在妄承軍務的委托，懦弱每事不能稱意，愧對仁慈君主的旨意。就要從此長辭聖世，悲傷哽咽，不曉得説些什麽。就算啓事吧，對上辭

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恤，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粗猥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

謝皇上，粗粗申述我的心曲。蕭毅雖說長大成人，一向缺少楷模的訓教，蕭貞等尚處幼稚，不懂得什麽，正要仰累聖明的皇上，非是奄奄一息的我能够陳述謝意的。從遭受病痛以來，妓妾已多數分發了，餘下一些醜陋的，都不像回事。可把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獻給朝廷，美滿、豔華供奉東宮。私馬二十多匹，牛幾頭，可以揀好的馬十匹、牛二頭上進朝廷，五匹馬、一頭牛供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送二匹馬，驃騎將軍、鎮軍將軍各送一匹馬。一應私有仗器，全數送往朝廷。六親大多未能料理，可以依據情況，給予體貼撫慰，稍微表達點意思。所賜給的宅屋過於寬大，恐怕不是蕭毅等所能居住的，須在服完喪後，送還朝廷。劉家前的宅屋，早聽説他要賣，可商量個價格買下，錢若短少，告訴官府請求補足。有三處田産，勤懇耕作，自可供足衣食。人力少了，再適當買低賤的奴婢充作使喚。不需要再多做營生。部屬調回都城，理當分散打發，他們中那些時間長的、勤勞的，應當給予安排，適當稟告皇上請求恩澤。

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吴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勛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

隨後逝世，當時五十歲。皇上爲他傷感惋惜，下詔説："西邊來信剛到，蕭景先突然去世，心懷悲痛有如刀割，簡直經受不了。現在舉行哀悼，給與喪葬費錢十萬，布二百匹。"蕭景先靈柩送回，皇帝又詔告説："已故的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吴侯景先，胸懷開朗器識明亮，辦事才能通達快捷。從年輕到年長都情意友好，在有功勞的皇族親戚中情義卓著。在艱險與和順中顯示誠信，在自己的職責中做出豐碩的成績。正當受到榮耀，寄予重任的時候，忽然喪亡了，真正令人深深悲痛。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職依前不變。謚號爲忠侯。"

子毅，以勛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郎

蕭景先的兒子蕭毅，因爲是有功勞的皇族親戚的兒子，年輕時就做了政事清簡的官職。先後做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年，爲撫

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别，出便殺之。

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魏虜南侵，蕭毅領軍守衛琅邪城。蕭毅生性奢侈闊綽，喜好弓馬，被高宗猜忌。王晏事敗後，連及誣陷并誅殺蕭毅。高宗派遣軍隊包圍了他的住宅，當時蕭毅正同賓客會聚欣賞歌舞，聽説變故，找刀没找到，收捕的人衝進來了，挾持着蕭毅進去同母親告别，一出去便被殺害了。

蕭赤斧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録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

蕭赤斧，南蘭陵人，是太祖的同曾祖堂弟。他祖父名隆子，是衛軍録事參軍。他的父親名叫始之，任冠軍中兵參軍。

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勛，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户。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晋陵令，員外郎，丹楊令，還除晋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令。還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寧朔將軍。

蕭赤斧出來做官任奉朝請，憑着平和謹慎，爲太祖賞識。宋大明初年，竟陵王劉誕在廣陵反叛，蕭赤斧爲軍主，隸屬沈慶之，包圍廣陵城，攻戰有功勛，事態平定後，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户。除授車騎行參軍，出京補任晋陵令，員外郎，丹楊令，返朝除授晋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外任建威將軍、錢唐令。還正員郎。蕭赤斧治理政務能使百姓安定，吏民挽留他，被當時輿論稱贊，改授寧朔將軍。

太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還黄門郎，淮陵太守。從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宫，上令赤斧輔送，至薨乃還。

太祖輔政時，以蕭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佐鎮守東部地方。還黄門郎，淮陵太守。從帝退位後，在丹陽先前的治所建立王宫，太祖讓蕭赤斧護送至丹陽，直到從帝死後纔返回京城。

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并如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校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産利，勤於奉公。

建元初年，遷武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一并如前未變。遷長兼侍中，後因祖母喪而離職。後起用做冠軍將軍、寧蠻校尉。外任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原本官職依前未變。他在州裏不經營自己的産業利潤，勤謹奉公。

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户。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厢，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

遷蕭赤斧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對他的親近信用可以和蕭景先相比。封爲南豐縣伯，食邑四百户。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蕭赤斧早就患了糖尿病，永明三年集會，世祖派蕭赤斧披甲帶仗保衛三厢，他不敢推辭，後病得厲害，數天就死了，享年五十六歲。死後他家中没有積蓄，連

聞之，愈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做被子的絹都没有，世祖聽説這種境况，更加惋惜。詔贈喪葬錢五萬，上等棺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懿伯。兒子穎胄襲封爵禄。

蕭穎胄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

蕭穎胄字雲長，爲人寬厚，有他父親的風範。開始做官爲秘書郎。太祖對蕭赤斧説："穎胄要身着紅色官服，行動起來會更覺漂亮，也可更遂人意。"遷蕭穎胄爲太子舍人。遭逢父喪，又感染脚疾，經過幾年然後纔能行走。世祖曾有詔書慰問勉勵，賞賜醫藥。除授他爲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

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群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内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勛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以穎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黄門郎，領四厢直。遷衛尉。

蕭穎胄愛好文章義理，他的弟弟穎基愛好武藝勇力，世祖登烽火樓，詔請各朝臣賦詩。蕭穎胄的詩稱皇上的意，皇上對蕭穎胄説："卿學文弟習武，宗室中便不缺乏人才。"除授蕭穎胄爲明威將軍、安陸内史。再遷爲中書郎。皇上因爲蕭穎胄是有功勞的皇族子弟，除授他爲左將軍，知殿内文武事，可以出進便殿。出京任新安太守，新安吏民都感念他。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刺史，以蕭穎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没有動身，除授黄門郎，領四厢值。遷衛尉。

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爲六百户。賜穎胄以常所乘白输牛。

高宗廢舊君立新君，蕭穎胄從從容容地不表贊同也不表異議，於是就拉攏蕭穎胄參預此事。建武二年，進爵爲侯，增食邑爲六百户。皇上把經常騎乘的白输牛賞賜蕭穎胄。

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悦。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慚色。

高宗倡導儉樸，想把太官在元日上壽的銀酒鎗熔鑄掉，尚書令王晏等都誇贊説是盛美的事。蕭穎胄説："朝廷盛大禮儀，没有超過三元的。這一器用既然是原有的舊東西，就不能算是奢侈。"皇帝不高興。後來蕭穎胄參加宫中私宴，看到滿席銀器，就説："陛下前次想銷熔銀酒鎗，恐怕應該移到這些器物上。"皇帝頗有愧色。

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穎胄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

冠軍江夏王寶玄鎮守石頭城，任用蕭穎胄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京任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這年魏虜出兵南侵，揚言要飲馬長江。皇帝

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

懼怕，敕告蕭穎胄將居民遷移進城内，百姓爲此驚慌害怕，收拾東西想南渡長江。蕭穎胄覺得賊勢尚遠，没有立即實行，魏虜也隨之撤退了。他仍爲持節、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

和帝爲荆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義舉。穎胄意猶未决。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荆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陵，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曅、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内。山陽入門，即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

和帝爲荆州刺史，以蕭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肖小，自從崔慧景、陳顯達起兵反抗失敗後，掌握一方兵權的軍事長官各有各的打算。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他弟弟衛尉蕭暢被害，先派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率領三千兵領受旨意到官任，到蕭穎胄那裏共同去襲取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要發起義兵，擔心蕭穎胄不懂得隨機應變，派遣王天虎到江陵來，説山陽西上，是要一并襲取荆州、雍州。并且把梁王的書信交與蕭穎胄，勸他共同舉義。蕭穎胄還未下定决心。當初，劉山陽由南州出來時，對人説："朝廷就是拿帝王詔令傳信用的白虎幡來追我，我也不再返回了。"他盡數帶走妓妾，把家中東西也全都帶走。走到巴陵，又十多天遲遲不進。梁王復派王天虎送書信給蕭穎胄，陳説他的計劃。這時有的説劉山陽要謀殺蕭穎胄，因爲荆州贊同舉義，蕭穎胄於是就同梁王暗中定下契約，斬下王天虎的首級，送給劉山陽看。徵發百姓的車、牛，揚言起動步軍征討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劉山陽來到江陵，他穿着白衣服，衹帶自己的一輛車、身邊的幾十人來拜訪蕭穎胄，蕭穎胄派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曅、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帶兵埋伏在城内。劉山陽進入城門，就在車内被亂刀砍死。副軍主李元履收服其餘部衆歸附蕭穎胄。蕭穎胄派蔡道猷由驛道騎快馬送劉山陽的首級給梁王。於是發布文告、實行戒嚴，分部懸賞招募。東昏侯聽説劉山陽死了，就頒詔書討伐荆、雍二州。追贈劉山陽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

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虚心委己，衆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

蕭穎胄有才識和氣度，倡導大事後，更是虚心克己，大衆的心意都歸向他。加蕭穎胄右將

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夬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黄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黄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

十二月，移檄：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

夫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剥，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虚、牟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踪，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絶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凑。若乃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愆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戚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

軍，都督行留諸軍事，設置佐史，原本官職未變。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軍。派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進軍。蕭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夬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换借富有人家的資財助作軍費用途。長沙寺僧業富有，曾澆鑄數千兩黄金做龍，沉埋土中，師徒相傳，稱爲下方黄鐵，没有人見過，於是就收取了這條黄金龍充作了軍費。

十二月，傳檄：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城百官，諸州郡牧守：

運道不會長久平順，有時也會堵塞；氣數不會永遠不利，壞到了極點就轉爲通達。從前商邑中道衰微，彭、韋揮動衣袖决心奮發；漢室世道昏亂，朱虚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爲之效忠。所以好的風氣能够播揚，就能預知國運長久。先前我太祖高皇帝品德能規範百姓，功勞可比天地，仰則編織紅雲，俯則臨御帝王宫殿。世祖承嗣，前代業績更加光大，凡雲雨能沾蓋，日月能照耀的地方，没有不動身來朝見、擁擠着交納貢品的。鬱林昏庸糊塗，顛倒了秩序，使我大齊的國統，從此中斷墜落。高宗明皇帝建樹道德的規範，垂示仁義的表率，繼承二祖的宏偉基業，接續三皇五帝的中斷的事業。天不亮就起床，天未全亮就像大明了一樣，所以有奇異才華的人如同車輻凑向車軸一樣聚滿了朝廷。至於規劃禮樂的典章，建國立基的制度，慶雲如醴的祥徵，義獸騶虞的瑞兆，料想用天作標尺來比較大小，也無法稱道他的德行。可是嗣主不遵其綱紀，大肆侵凌暴虐，三風十愆，古代伊尹勸太甲要戒除的惡習，他全都承襲實行。國喪初期他不顯哀愁，憂傷期間他偏有歡笑。貪戀酒杯，嗜愛聲樂，無法戒止他的侮弄。讒賊狂邪，結夥

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并勛彰中興，功比申、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勛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强，牽制巨力，迹屈當時，乃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鴆毒。蕭令君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疏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

營私，於是使親人賢臣遭逢慘酷的誅殺，宰相輔佐經受肉醢般的屠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是外戚，或是至親，或屬皇室美德，或屬一時民望所宗，或屬國家勇武之臣，都在中興時有顯著功績，可與申、邵比擬。接受先朝遺命，執掌國政、輔佐贊理。全因名顯位重而被猜疑，爲人正直遭殺害，禍及族人親友，甚而連小孩也不放過。竟然沒半點《渭陽》記懷往事的情感，不顧本枝殲落的痛楚。誠實必被猜疑，忠貞反而獲罪，百姓危懼，不知怎樣纔好。崔慧景內被濫酷的刑法逼迫，外不能經受使命的催逼，指揮着離散的人，爲了逃避死亡，掉轉槍頭，反向宮闕。京城沒有完好的守備，人人另有打算。幸賴蕭令君建救助宗廟之功，立拯救黎民百姓之業，四海之內蒙受他匡扶的恩德，億兆民衆憑靠他再造的功勞。江夏王威逼豪强，牽制巨大力量，他的行爲在當時被掩蔽，他的心迹却是清楚的，竟不寬恕窺探實位的情況，公開把他毒害。蕭令君自以爲是親族長者，隨順本性的君主同宗之臣，朝夕進言，苦苦勸誡。但是讒邪之徒交互作用，漸漸就疏遠而猜疑他。進而浸潤成災，怨深被殺。用人的功效在使社稷安寧，殘害人的性命，在逞一時的淫威。

台輔既誅，奸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淫，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闤肆之間，宵游街陌之上，提挈群豎，以爲歡笑。

主要輔佐大臣被誅殺，奸詐小人被任用，梅蟲兒、茹法珍妖邪愚暴，行爲醜惡放縱，販賣君王聲威，用來壯大自家勢力，迷惑嗣主，肆無顧忌地施行他的妖邪行徑。宮內千餘宮女，他强令脱光衣服，幾十個孽障臣子也赤身裸體，男女互相追逐淫樂。有時在買賣交易的帳篷中飲酒，有時深夜在街衢或田間小路上游竄，帶着那一夥奸徒，尋歡取樂。

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

劉山陽暗中接受居心險惡的旨意，倒行逆施，上天誘惑他的內心，讓他自行就死。

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宇

天生衆百姓，在他們中樹立君主，讓他執掌管理的責任，不使他們失去善良的本

縣，毒遍黔首，絶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勛高者速斃。九族内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恤不憂，慢游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宫，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

性。哪有以至尊駕臨宇内，却使百姓遍受其害，斷絶親戚間的恩情，失却君臣間的義理，功大勛高的先遭誅殺。在内九族背離，在外四夷反叛，封疆一天天收縮，戰争頻仍，庫存空乏，百姓窮困，不撫恤也不憂愁，衹喜好這樣的浪蕩嬉游。百姓在下怨恨，老天爺在上面生氣，因此火星襲月，孽火燒宫，妖水表示災禍，地震、日食、月食告知災變的産生，祖宗七廟臨近危險，天、地、人没有法度，真害怕四海的生命，永遠沉淪於地下。

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托，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别駕、軍主宗夬，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徑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

南康殿下是高宗嫡脉，天生英邁。幼年顯露出食葉的徵候，少年就有當國的預兆。億兆百姓，都想奉戴。而且占據上游有利形勢，承擔總連帥的重任，值此家國危難的時候，自當挺身救助。幕府是皇室宗親，愧受囑托，憂慮深遠、職責重大，發誓清除災難。現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别駕、軍主宗夬，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率領强健精兵三萬人，風馳電掣，直奔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率領甲士二萬人，徑直向建業進兵。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率鐵騎一萬，急奔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率領五萬兵隨後進發。雄劍高高一揮，五星跟着流

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勛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并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

轉；長戟遠遠一指，雲虹就隨之變色。天地爲之輝煌，山因之崩塌，淵因之沸騰。幕府親着甲冑，統管中軍，率領十五萬如熊如羆的戰士，出征的戰鼓紛至沓來，如雷鳴般響徹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統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有蓋世功業，有敏捷深廣的謀略，既爲家禍痛恨，又爲國難激憤，流着血淚，枕着戈矛，誓要雪恨，統率十萬精兵，已經從漢川出發。張郢州慷慨節義，全力奮發。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都已遠遠近近張貼文告，不謀而合，都在統率驍勇的軍隊，朝着目的地迅速進軍。大小戰船如魚一樣，布滿了萬里水面，軍車戰馬如雲，塞滿了郊原。依仗協力同心的士卒，討伐隨時打算投降的部衆，憑仗美好德行的軍隊，挽救面臨危亡的國家，能有什麽征不服、誅不滅的呢！

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勛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群竪，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户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兹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現今軍隊矛頭所指，祇在梅蟲兒、茹法珍兩人罷了。諸位累世載德，前朝曾立功勛，遇上有意外災禍的時候，處在倒霉的運道，受到群小的脅迫，有着危險懼怕的顧慮。我大軍臨近之時，應當各自想辦法脱身，來投奔軍門。檄文傳到之日，如有能斬下梅蟲兒、茹法珍的首級送來的人，將封他爲二千户開國縣侯。假如被奸凶黨徒迷惑，膽敢抗拒我大軍鋒芒的，一定按刑律處治，决不赦免，殺戮時還要連及他的宗族。賞罰的誠信，就像明亮的太陽，長江水在這裏可以作證，我决不食言。

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仍向湘州。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

派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進軍。王法度屯兵不進，免去官職。楊公則進軍攻克巴陵後，繼續向湘州進發。派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

穎胄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粮用自竭。况藉以義心，一時驍鋭。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

蕭穎胄派人對梁王説："進兵的季節不利於我方，應該等待明年二月。現在就進兵，恐非良策。"梁王説："現今十萬士卒如讓其坐等，糧食物品也會用光。况且我們憑藉的是一顆正義之心，一時的驍勇鋭氣。并且太白星出現西方，仗義而起，天時人謀，并没有什麽不利。從前武王討伐商紂，行爲衝撞太歲，哪又等待過年月呢？"蕭穎胄於是依從。派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領部衆進兵夏口。

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即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并勸進。穎胄使别駕宗夬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宫，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

永元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蕭穎胄領左長史，進爵號爲鎮軍將軍。於是開始選用各路諸侯之長。梁王屢次上表勸和帝即皇帝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也都勸和帝進尊號。蕭穎胄讓别駕宗夬撰定禮儀，於是上尊號，改元，在江陵建立宗廟、南北郊祀之所，州府的城門全部依照建康宫格式，設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作爲蘭臺，以南郡太守爲尹。建武年間，荆州大風大雨，有龍進入柏齋中，在柱子上墻壁上留有脚爪印，當時刺史蕭遥欣害怕，不敢在裏面居住。至此把它作了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蕭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職依前未變。隨後不久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原本官職不變。左丞樂藹上奏章説道："皇上頒發詔旨，因爲行軍打仗事多，暫且停止朝值。個人私下認爲對於權位不懈怠，道理分明，應當夙興夜寐，國家禮制儀節原有的法則，不能缺少。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五曹尚書、一令、二僕射八座的丞郎以下官員適合五天一朝，有事郎官坐等下鼓，無事允許依照實際退回外面。"奏議批覆可以。

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冲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璝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禦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内驚恐，疑有同異。御史

梁王正義的軍隊出沔口，郢州刺史張冲據城拒守。楊公則克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到夏口相會。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派遣兒子蕭璝抗拒正義之師。蕭穎胄派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軍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抵禦他們。當時正處在行軍用兵的時候，人們的心情没有安定，蕭穎胄府長史張熾帶領身穿絳衫的身邊人三十多個，進千秋門，引起城内驚慌，懷疑有什麽變故。御史中丞劾奏張熾

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

穎胄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内史謝篹奔豫章。穎孚、靈祐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剋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内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内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穎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内史謝篹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内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篹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内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篹，篹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

湘東内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人所殺。

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璝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梁王曰："劉孝慶爲蕭璝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溯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璝、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荆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

的這一過錯，詔答以贖論處。

蕭穎胄的弟弟蕭穎孚在京城，廬陵人脩靈祐暗中打算南上，在西昌縣的山裏聚集兵丁二千人，襲擊郡治，内史謝篹逃奔豫章。蕭穎孚、脩靈祐占據郡城求援。蕭穎胄派遣寧朔將軍范僧簡進湘州南道去援助他們。范僧簡進軍取得安成，於是授任他輔國將軍、安成内史。拜蕭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内史。會合二郡兵力，出彭蠡口。東昏侯派遣軍主彭盆、劉希祖帶三千人接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制，向南去討伐二郡的義兵，并要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守本郡策應彭盆等。蕭穎孚聽説對方的軍隊來了，便望風而逃。前内史謝篹又返回了郡治。劉希祖到安成，攻城戰鬥了七天，安成城失陷，范僧簡被殺。劉希祖就任安成内史。蕭穎孚收集逃散的士卒占據西昌，謝篹又派軍隊來攻西昌，蕭穎孚部衆戰敗，逃奔湘州。以蕭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内史，假節、將軍職依前未變。過了不久他就病死了。後來脩靈祐又會合其餘部衆攻打謝篹，謝篹又敗逃到豫章，劉希祖率郡投降。

湘東内史王僧粲也抗拒義師，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領前軍襲擊湘州。在距離湘州一百餘里處屯駐。楊公則長史劉坦守湘州城，派軍主尹法略抗拒來犯敵軍，多次戰鬥都未能取勝。等到聽説建康城被平定，王僧粲敗逃，纔斬殺了周敷。南康太守王丹也被本郡的人殺掉了。

郢城投降，義師衆軍向東進軍。八月，魯休烈蕭璝在峽口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巴東太守任漾之被殺，於是就到達上明，江陵大爲震動。蕭穎胄也恐慌了，騎馬奔告梁王説："劉孝慶被蕭璝打敗，應派楊公則返回援救江陵。"梁王説："公則現如今若是逆流而上荆州，那就是鞭長不及馬腹的意思啊。蕭璝、魯休烈是烏合之衆，不久自然會退散。正需荆州自己持重一段時間。確需兵力，兩位弟弟在雍州，指派人去徵調，到來不難。"蕭穎胄於是就追贈任漾之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派遣軍主蔡道恭假節進駐上明抵抗蕭

假節屯上明拒蕭瓚。

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啖白肉鱠至三升，既聞蕭瓚等兵相持不决，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莩，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勛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没，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轀輬車，黄屋左纛。

瓚。

這時梁王已平定郢、江二鎮。蕭穎胄輔佐和帝出居上游，有安重的形勢。他一向能喝酒，一次能吃白肉片多至三升，聽到蕭瓚等的軍隊同他們相持不下，憂慮而感風寒，十二月壬寅夜裏，去世。遺下奏表說："臣患病幾天，不料竟至危重，呼吸微弱，等待命終罷了。臣雖說平庸才薄，慚愧地憑藉如蘆葦中的薄膜那樣一點親緣關係，受到先朝非比尋常的眷愛，因循寵信磨礪心性，誓以生死相報。遭逢皇王偉業中落，天地崩塌，我總領諸侯，尊奉輔佐聖明的君主。幸賴國家命運綿長，日月在運，所以義師所到之處，没有不思服的。現在天下將要平定，兵器將要收藏，正希望陪伴皇帝儀仗，侍奉天子車駕，返歸東都，觀賞原先熟悉的景物。不幸生病，突然告别清明的人世，帶着這深深的遺憾，永遠沉埋泉壤之下。私下認爲皇王事業最重要，皇帝日常處理的政務最重大，攀登上這基業實在難，保守這一基業很不容易。陛下年富力强，應當遠遠追思祖宗創立基業的艱難，以末世顛覆其功業作爲借鑒，考慮如何起始圖謀結果，使兆民康樂。征東大將軍蕭衍，大功大德，光贊天下，陛下衹需垂衣拱手仰頭等待成功，那麽風流日化，臣縱使萬死，也没有遺恨了。"蕭穎胄死時四十歲。和帝親臨哀哭。詔贈侍中、丞相，原本官職依前不變。前後部羽葆鼓吹，佩帶飾有花紋的木劍三十人爲儀仗，喪車，帝王用的車蓋及帝王車衡左邊的裝飾物。

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秘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

梁王圍困建康城，住在石頭戍，和帝暗中傳詔書告訴蕭穎胄死的凶訊，他不予公開不發喪。等到建康城平定，有見識的人聽説這件事，知道天命所在了。

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

梁天監元年，有詔說："追念功勛惟在德行，歷代相同，追思前賢，更要把事情辦得篤實。齊故世的侍中、丞相、尚書令蕭穎胄，風格峻遠，器宇博大，籌謀了盛大的事業，聲譽名望之所歸依。起始參與締構義舉，爲皇上業績奠定基礎，離散聚集，他的形象永遠銘記心中。朕順承天意更正符命，據有區宇，遠望泰山、黄河，

東郡公，邑三千户，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謚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訴説懷抱更增哀傷。可封蕭穎胄爲巴東郡公，食邑三千户，原本官職依前不變。”喪還時，現在的皇上車駕親臨江邊哭迎。詔告説：“齊已故侍中、丞相、尚書令蕭穎胄葬送期間，前代加給的特殊禮遇，依照晉朝的王導、齊朝的豫章王先例，可以全部照給。謚號爲獻武。”范僧簡追贈爲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并以戚族而爲將相。夫股肱爲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虚言也。

贊曰：新吴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衾。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王，嚮義漢陰。

史臣曰：魏氏根基是建築在武力上，夏侯氏及曹氏，都憑藉親戚關係做了將相。股肱的涵義，早就是這樣，肺腑的重要，兼存有對同宗的寄托。豐沛之間，滿街布有貴人，功臣的出處，大多在南陽。國有賢才是事業成就的原因，不是一句虚話。

贊曰：蕭景先侍奉齊武帝忠心耿耿，是武帝用心簡選的。蕭赤斧治理州郡的政績，從他死後無絹做被一事顯示出來了。蕭穎胄功績豐茂，機謀深遠宏大，在荆南扶立君王，在漢陰倡導義舉。

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

劉瓛（弟）璡　陸澄

劉瓛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晋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

劉瓛字子珪，是沛國相地人，晋丹陽尹劉惔的第六代孫。他祖父劉弘之曾做給事中。他父親劉惠，是治書御史。

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别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比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

劉瓛起初被州徵做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被舉薦爲秀才，他哥哥劉璲也頗有名氣，在這之前就應了州的舉薦，至此，别駕東海王元曾給劉瓛父親劉惠的信中説："連年由你的好兒子充任秀才，州裹閭裹可説是有合適人才。"授予劉瓛奉朝請，他没有接受。

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秘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并不拜。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

劉瓛從小酷愛學習，《五經》全部精通。聚集門徒進行教授，門徒通常都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曾在他的後堂晚上聚會，劉瓛當時在座，袁粲指着庭中柳樹對劉瓛説："有人説這是劉尹時的樹，每每想念他的高尚風範；現在又看到你的廉潔德行，可以説門風不衰啊。"薦舉他做秘書郎，没有被任用。除授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後因公事被免職。劉瓛一向没有做官的興趣，從這以後没有再出來作官。除授他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他都没接受任命。袁粲遭誅，劉瓛身着便服前往哀哭，并且送了葬喪費。

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誡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太祖即皇帝位，召劉瓛進華林園談話，對劉瓛説："我順應天意實行革命，人們的議論會怎麽樣?"劉瓛回答説："陛下以前車之失作爲告誡，又寬厚待民，即使有危險也會平安；假若沿着前車的覆轍走下去，雖説暫時平安，終必危險。"劉瓛出園後，太祖回頭對司徒褚淵説："這

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

般正直，學士畢竟超過常人。"後來皇上多次傳敕召劉瓛，而劉瓛自己不是召見，就不曾到宫門來。

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爲曄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

皇上想任用劉瓛做中書郎，派吏部尚書何戢説明旨意。何戢對劉瓛説："皇上的意思想把你安置在中書省，遺憾的是你的資歷淺了，可以暫時接受前面的任命，過些日子會轉國子博士，隨後就可授後面的任命。"劉瓛説："平生就没有榮耀進取的想法，現在聽説能就職中書郎，哪是我的本心呢！"後來他因母親老了缺少家用，重又就職彭城郡丞。他對司徒褚淵説："我自省不是朝廷大臣之才，心中的願望衹要保住彭城丞就够了。"皇上又任用劉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一職依前不變。劉瓛最終没有接受。武陵王蕭曄爲會稽太守，皇上想讓劉瓛爲蕭曄講學，除授劉瓛爲會稽郡丞，跟隨他的學生越來越多。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脱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繿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禄，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禄。既習此

永明初年，竟陵王子良請他做征北司徒記室。劉瓛給張融、王思遠的信説：

奉承教令使人莊重地召請，理當停止原本的公事，衹是想到我平生志願，違背好意惠顧。我生性笨拙、慣於閑適，没有學習過仕途進取，先前曾經做行佐，便因爲不能勝任公事而罷免，這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的。衡量自己掂量職分，不敢期望榮耀。早年因爲受貧困纏繞，加上疏懶成性，衣裳頭髮容貌，够嚇人的。期間因爲親老供養，拎着衣裳走來走去，從那時到現在，跨越二代共十二年。先朝讓我自行修正，勸勉鼓勵在階級的末端，見我衣衫破爛，有時賞賜些衣裳，袁、褚諸公都勸我鼓勵我，最終還是不能自己改正過來。一次以後就不能再次，怎能重來呢？從前的人頭上的冠一摘除就不再戴到頭上，每每認爲這是符合進止的禮儀的。古代以賢德設置爵位，或許有人秩滿而告老辭歸，以功勛設置禄位，或許有人身體患病而求歸鄉里，遠望前代賢良，自己與他們有哪些相像。加上上上下下的人年齡大了，更加不願做着官而不能早晚問安。先朝因爲這一

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托迹於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凑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羡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踪。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温凊，展私計，志在此爾。

點經我委婉申説而批准了我，所以能够連年不接受那些榮耀的職銜，而祇是附帶薄禄。已經這様過了好多年了，而今年齡大、疾病侵襲，怎麽能適合提起衣擺恭恭敬敬地在河間聽命，躋身於東平的幕僚之中呢？原本没有超脱塵俗的操行，也不傲慢地自高自大，這又是諸位賢良應當仔細體察的。最近剛剛得到要我出來做官的教令後，就希望自己能寄身於出京做官的後列，可是堅决推辭光榮的地位，那是什麽緣故呢？古代王侯大人，有些是用這延攬四方的士人，最爲突出的是七人投奔明主，就像車輻趨向車軸一様擠滿了去燕國的道路，追慕君王的高義，奮蹄揚鑣在魏國宫外的闕門。推崇公子的仁德，相繼有人追崇申、白而進入楚地，羡慕鄒陽、枚乘而游於梁，我不是敢叨先前那些賢人的光，是希圖順應陰陽天道留下的一點踪迹。既然在集泮聞道没有什麽不同，而我幸好没官職的約束妨礙，可以侍奉老母能冬暖夏凉，實施我個人的打算，我的志趣在這點罷了。

除步兵校尉，并不拜。

除授步兵校尉，他也不接受任職命令。

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游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從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并吊服臨送。時年五十六。

劉瓛身材矮小，儒家學識却是當時最淵博的，京城的士人貴戚没有不坐下接受他的教育的。他爲人謙恭坦率平和，不以名聲大自居。拜訪老朋友時，衹用一個學生拿着交椅跟在後面，主人尚未出來相會前，就坐下來進行問答。住在檀橋，數間瓦屋，屋頂都穿孔漏雨了。學徒敬仰他，没有敢指責的，把這裏稱爲青溪。竟陵王子良親往進見請教。永明七年，上表世祖請求給劉瓛建立教館，把揚烈橋的故主府第給劉瓛做了教館，學生們都來恭賀。劉瓛説："房屋華美會成爲人的災禍，這座華美的屋宇能作我的住宅嗎？幸而是有詔作爲講堂，還擔心被害啊！"没來得及遷去居住，遇上生病，子良派遣跟劉瓛學習的人彭城劉繪、從陽范縝帶着厨具在劉瓛的住宅做飯。等到死時，門生和受過他教育的人都來吊服送喪。當時他五十六歲。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

劉瓛性情純厚，祖母經年生疽，他親手敷膏

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椓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

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仿佛。"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瓛亦以爲然。仲熊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

瓛弟璡。

劉璡

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爲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宫，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

陸澄字彦淵，吴郡吴人也。祖

藥，手指被藥汁浸漬爛了。他母親孔氏很嚴明，對親戚説："阿稱就是當今的曾子。"阿稱是劉瓛的小名。四十多歲，尚未婚配。建元年間，太祖與司徒褚淵爲劉瓛娶了姓王的女子。王氏在墻上釘木釘挂鞋，泥土落到孔氏的床上，孔氏不高興，劉瓛當即把他妻子打發走了。待到他爲父親守喪，他不走出守墓的廬屋，腿彎屈久了，拄着拐杖都站不起來。天監元年，當今皇上下詔爲劉瓛樹立碑石，給他的謚號是貞簡先生。所撰著的文集，都是《禮》的義理，在社會上流行。

先前，劉瓛講解《禮記·月令》完畢，對學生嚴植説："自從晉室江左中興以來，陰陽律數的學問荒廢了。我現在講的這些内容，還够不上一個大概。"當時濟陽蔡仲熊尊重學問、知識淵博，對人説："鐘律在南方，不能再得音調協諧，從前五音金石，原本在中原，現在遷來南方，土氣偏斜，音律不够順暢。"劉瓛也認爲這話説得對。蔡仲熊曾做過安西記室，尚書左丞。

劉瓛的弟弟名叫劉璡。

劉璡字子璥。方正耿直與劉瓛不相上下。宋泰豫年間，爲明帝挽郎。舉薦爲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很受尊重信用。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年，爲武陵王蕭曅冠軍征虜參軍。蕭曅同幕僚助手飲酒，親自割鵝肉烤。劉璡説："用刀在砧板上切割，這是厨師的事，殿下親自執刀，下官不敢安穩而坐。"因而起身退出。他跟朋友孔澈同船到東邊去，孔澈注目觀看岸上的女人，劉璡拿起席子把自己遮隔起來，不再跟他坐在一起。爲豫章王太尉板行佐。他哥哥劉瓛夜晚隔着墻壁呼喊劉璡去談話，劉璡遲遲不答話，直待他下床穿好衣服站立後，纔答應。劉瓛問他怎麽那樣久纔答應，劉璡説："剛纔穿衣結帶没完好。"他立身操守到這般地步。文惠太子召劉璡到東宫承侍，每次陳説事情，都要謹慎地反復删改草稿。不久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死在官任上。

陸澄字彦淵，吴郡吴人。他祖父陸邵，任

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

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

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晋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群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陽太守，并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

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

> 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

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

臨海太守。他父親陸瑗，任州從事。

陸澄從小好學，博覽群書、無所不知，行路安坐睡覺吃飯，他都手不釋卷。起始離家出來做官爲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

宋泰始初年，做尚書殿中郎，在議論皇后避諱以及以下的稱謂時，主張依舊稱姓。左丞徐爰考查司馬孚評議主張皇后不稱姓，《春秋》有到齊迎王后的句子，陸澄不引用經典據以説明，而憑自己的想法提出建議，因而受到免官的處罰，而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兼管職事。郎官以前還要因此受杖刑，但有名無實，陸澄在官任累積前後應受的處罰，一天合應受一千杖責。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時隔不久轉兼左丞。

泰始六年，有詔令皇太子朝賀時穿戴飾有九種圖紋的衮衣和冠冕，陸澄和儀曹郎丘仲起提議説："穿戴一定的服飾冠帽朝賀，確實在經文上有記載。秦廢除了穿六種冕服的制度，到漢明帝時，纔恢復服飾的古制。魏晋以來，不想讓臣下穿戴衮衣和冠冕，所以地位到了公的人外加侍官。現今皇太子的禮服超越了歷代君主，應遵循聖明君主時代的盛典，革除近代的禮制。"事隔不久轉著作正員郎，兼任官職依前未變。除授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封綏遠將軍、襄陽太守，他都没接受任職命令。還是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

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因家奴門客爲劫盗，子弟被糾劾，沈憲等反而安逸的事，左丞任遐彈奏陸澄不進行糾察，請求罷免陸澄的官。陸澄上表自己申説理由説：

> 周時稱説先前的章程，漢朝則講説過去的事例，於是自河雒開始，降到淮海，朝廷憲章制度，動輒崇尚先前的法則。假如竟是任由情感違背古制，由着自己的意思專心造就，哪還能説從以前諸多實例中斟酌出來，選擇其中美好的制度？

考查任遐彈奏新除授的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及其弟弟和子嗣，有敕交付建康，可是沈憲當時已被派做

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游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别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没，蕃岳宰臣，引咎謝愆，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勛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

使臣，沈曠受假，都没有追究罪責的情狀。我因爲没有對沈憲等督察檢舉而被指責爲過失。隨即檢核晉、宋的左丞文書案卷，那時彈劾的奏章不少，其中追究到中丞的，幾乎從來没有。王獻之對朝廷制度熟悉通達，是近世的宗師，他做左丞，彈劾司徒屬下的吏員王濛擔心受罰自行辯解，帶病行走，起初没有究及到中丞。桓祕没去祭皇陵，左丞鄭襲不彈劾桓祕，而直接彈劾中丞孔欣時，又説及别攝蘭臺檢校，這纔屬於直接彈劾中丞的説法。祇有左丞庾登之彈奏鎮北將軍檀道濟北伐不進取，致使虎牢關陷落，州府大吏、朝廷重臣，紛紛引咎謝罪，可是對於身負重要責任的主帥的彈劾，竟然没有奏明，當請收治檀道濟，罷免中丞何萬歲。對於皇陵的拜祭這是人情中至關重要的，北伐這是用兵中的大事，桓祕是霸業時代的權貴，檀道濟是元勛重臣中聲威鼎盛的人物，所以追究罪責涉及南司，事情不屬尋常法典，然而桓祕的事也還未追及中丞。現在假如把這當作先例，恐怕貴人賤人，重事輕事，各有類别，不能相比。

左丞江奥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吕萬齡。并不歸罪，皆爲重劾。凡兹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謐彈在今龕鼂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

左丞江奥彈劾段景文，又彈劾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劾蕭珍，又彈劾杜驥，又彈劾段國，又彈劾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劾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劾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劾吕萬齡。都没歸罪，都屬重要彈劾。總此十次彈劾，差不多可與沈憲、沈曠的事情相比，全都没涉及評議中丞的過錯。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劾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没有追究到中丞，是近代最顯明的例證。江謐彈劾在今龕鼂的後面，事行聖照，從距今時間遠的選取十次彈奏，從距今時間近的選取兩例案卷，自然適宜把這些作爲體例，哪能捨棄不遵從呢？

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

我竊處這缺乏人才的時候，錯誤地得有執掌國家的法制刑律的職責。現在任遐檢舉彈奏的説法，已流傳一時，我若默不作聲，那麽就使先前的事例成了後來事情的標準，

所以備舉顯例，弘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

待到後人被以此爲準繩比照處治時，無功受禄的指責，要使我千載蒙受塵垢了。所以詳盡列舉明顯的事例，以貫徹弘揚國家典章制度，雖説有一番蠢笨的心意，却没有一點功勞。我請求將我的這份奏表交付外廷審察討論。假若我陳奏的錯了，任由皇上審察裁定。

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群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皇帝詔示將奏表委交外廷審察討論。尚書令褚淵奏説："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劾彭城令張道欣等，因管轄地界内劫案屢次發生不能擒捉受追究，免了張道欣等的官；中丞王准不糾察檢舉，也因此免官。左丞羊玄保彈劾豫州刺史管義之所管轄譙、梁地方出現群盜，免了管義之的官；中丞傅隆没有檢舉彈劾，也免去了傅隆的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劾兗州刺史鄭從之濫用税賦名目以及增加租綿課税，免去鄭從之的官；中丞傅隆没有檢舉彈劾，免去了傅隆的官。左丞陸展彈劾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出了劫盜不去擒捉，免了丘珍孫、孔山士的官；中丞何勗没有檢舉彈劾，也免去了何勗的官。左丞劉矇彈劾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了府庫，免去劉道隆的官；中丞蕭惠開没有檢舉彈劾，免了蕭惠開的官。左丞徐爰彈劾右衛將軍薛安都托辭有病不當值，免了薛安都的官；中丞張永以免官具結。陸澄小有名聲見識膚淺，給後代子孫留下枉屈，對上掩蔽了皇帝的聖明，對下蒙混了朝臣的識辨，請以此事免去陸澄所任的官職。"皇帝有詔説："陸澄的表章依據錯誤很多，不足深入彈劾，可用平民身份領管原有職事。"

明年，轉給事中，秘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秘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

第二年，陸澄轉給事中、秘書監，遷吏部。建元四年，又爲秘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外任輔國將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不久領國子博士。當時國學裏設有鄭王注《易》，杜服注《春秋》，何氏注《公羊》，麋氏注《穀梁》，鄭玄注《孝經》。陸澄對尚書令王儉説："《孝經》，小學之類，不適宜開列在帝王的法典中。"於是在給王儉的信中討論這件事説：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閒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且《易》道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俊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太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閒。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并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别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説無注。

《易》近取之於自身，遠取之於它物，充滿天地間的道理，通曉萬物的情狀。自商瞿至田何，其間傳五代。年代不算久遠，没有訛誤錯雜的缺陷；秦始皇時不曾焚燒，没有毀壞的弊病。雖説有不同學家的闡説，都以象數爲根本，數百年後，纔有了王弼。王濟説王弼領悟的多，何必能一下廢黜前代儒學，假若説《易》的道理被王弼領悟盡了，正是需要很好討論，料想無非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的見解不同。况且《易》的道理没有什麽事物不可以從個體去探求，屢屢變化不可以憑一次變化去把握。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求設置《周易》鄭玄注博士，在前代實行了，當時由王、庾輔政，他們神情俊美見識高明，能講述深奥的玄理，捨王輔嗣而用鄭康成，那是他的狂亂。太元年間設立王肅的《易》，學術見解應是介於鄭玄與王弼之間。元嘉年間，建立學校的起始，鄭玄、王弼兩派學説一起設立。直到顏延之任祭酒，罷黜鄭學而設置王學，用意在貴重玄學，事情辦成損害了儒學。假如現在不大力弘揚儒學風範，那麽就没有地方建立學校，衆多經典都是儒家的，衹有《易》一經獨自倡導玄學，玄學不能捨棄，儒學也不能缺少。説它應當并存，是以此符合無體的本意。而且王弼在注經中已舉《繫辭》，因而不再另外注釋。現在假如專意選用王弼的《易經》，則《繫》説就無注。

《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由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并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

《左氏》太元年間采用服虔注的，而兼用賈逵的《經》，這是由於服虔注的《傳》没有《經》，《經》雖在注中，可《傳》又有無《經》的緣故。現在若用服虔的而捨棄賈逵的，那就缺了《經》。考察杜預注《傳》，王弼注《易》，都是後來纔作出的，并被年輕人推崇。杜預的注同古人不同，却没有像王弼那樣失實，師法前代儒學大師進行陳述，特意列舉與他們不同的説法。又《釋例》的寫作，闡發的義理是很深奥的。

《穀梁》太元舊有麋信注，

《穀梁》太元年間原先有麋信注，顏延

顔益以范寧，麋猶如故。顔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

之把范寧的補充進來，麋信注的仍然如前不變。顔延之論閏時分范注，認爲應親近和我相同的。常説《穀梁》低劣；《公羊》作注的又不完美。竟然没提及《公羊》注中有何休的注，恐怕不值得兩者一起設立。一定説是范注的《穀梁》好，就應除去麋信的注。

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社會上有一種《孝經》，題作鄭玄注，觀察那運用的詞語，不和鄭玄注的書相似。考察鄭玄自己叙説所注的各書，也没有《孝經》。

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説。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并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并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虚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王儉答覆説："《易經》道理精微深遠，其實體現在各種《易經》書籍中，施讎傳的《易》學和孟喜傳的《易》學説法是不相同的，周、韓的要旨也不一樣，怎麽能專一依據小王，便算是該備？依舊存有鄭玄之説，高同來説。杜元凱注的《傳》，超越了前代儒家學者，假若不在學官中開列，那就可以廢棄這部書不用。賈氏注的《經》，世上的人少有學習的，《穀梁》小書，用不着要兩注并用，保存麋信的注而省去范寧的注，就按舊有的樣子。大凡這書籍闡説的各種義理，應共同視作高雅之論。懷疑《孝經》不是鄭玄所注，我認爲這書闡明了百行之首要的孝的義理，這實在是人倫的先導。《七略》、《藝文》并陳的六藝，與《蒼頡》、《凡將》不屬同一類。鄭注是虚是實，前代并不疑惑，意思就是可以，仍然按舊有的設立。"

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王儉自以爲學識廣博，讀書超過陸澄。陸澄説："我年輕時没有别事，衹把讀書作爲自己的職業。况且我的年齡已是令君的兩倍，令君年紀輕輕便執掌皇家政務，即使看一遍就記熟了，然而看見的書卷文軸也未必比我多。"王儉召集學士何憲等舉行盛大的商討會，陸澄待王儉説完，然後再談遺漏的數百上千條，都是王儉没有看過的，王儉纔感慨心服。王儉在尚書省，拿出衣箱几案各種服飾，讓學士們分門别類編撰相應的從前的事例，事例編撰多的就多分給，每位都得了一兩件，陸澄後到，更拿出各位不知道的每類幾條事例，把各位學士得的服飾奪下帶走了。

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吴郡中

陸澄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吴郡中正，光禄

正，光禄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謚靖子。

大夫。後加給事中，中正職依前未變。隨後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到一古代器皿，口小腹方而底是平的，可容納七八升，拿去詢問陸澄，陸澄説："這個器皿北方人叫作服匿，單于曾把它送給蘇武。"子良後來仔細觀察器皿的底部，有字，雖然模糊，但可識别，跟陸澄説的一樣。隆昌元年，陸澄因爲年老有病，轉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没有接受任命，逝世了。當時七十歲。謚號爲靖子。

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澄在當時被稱爲大學問家，讀《易》三年不理解文中的意義，想撰寫《宋書》最終没有成功，王儉同他開玩笑説："陸公是書厨。"家中古代典籍很多，是人們極少見到的。撰寫了地理書及雜傳，他死後纔出版。

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晫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况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陸澄的弟弟陸鮮，宋朝時犯了罪，應當處死。陸澄在路上看到舍人王道隆，向他叩頭求情以至於流出血來，因而被原諒。揚州主簿顧測用兩個奴僕到陸鮮那裏抵押换錢。陸鮮死了，他的兒子陸晫誣賴作賣券，陸澄任中丞，顧測與他書信往來爭議，後又寫信給太守蕭緬説："陸澄想實現子弟非分之想，遠離做人正道的訓教，這是小商販不幹的事，何况搢紳的領袖，儒學的宗師賢達呢？"顧測於是被陸澄排擠壓抑，世人因此小看他。

王摛

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悦，用爲永陽郡。

當時東海王摛，也研究歷史，知識淵博，任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衹有王摛衹要問没有不能答覆的。永明年間，天上忽然有黄顔色光氣照耀大地，没有人能解釋。王摛説是五色祥雲。世祖很高興，任用他做永陽郡太守。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横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説，《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

史臣曰：儒家風範在世上，是做人的正道；聖哲的簡短話語，可作百代的通用訓教。孔子在洙泗教授之後，義理分授給七十賢人；齊宣王在稷門設館縱横議論，折服千人。從這以後專門的學問興起，著名的儒學家産生了，漢宣帝與諸儒學家在石渠閣講《五經》，由漢宣帝裁决劃一，漢章帝集合各著名儒學家在白虎觀講論《五經》

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并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絶，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别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璡居暗室，立操無携。彦淵書史，疑問窮稽。

同異，《六經》五典，各自相信各自師長的話，繼承固守其章句，希望不要失傳。西京的儒學士子，没有能獨自專擅的；東都的學術領域，鄭玄、賈逵領先。鄭康成生長在漢代，解説義理優美恰當，一生在孔門習學，褒成與他并駕齊驅，年老閱歷廣的人把他們看成前代有品德的人，年輕人没有敢對他表示異議。但是王肅依據經文辯説義理，同大學問家辯駁，纔創作了《聖證》，據以應用的《家語》，對帝王母族和妻族的尊重，在晉代大多施行。江左以後儒家學派的人物，紛紜并出，雖説那時也是絡繹不絶，但也難得有專門研究的著名學者。晉世用玄學談論來抵制儒學正道，宋代用文章離間儒業，衷心信服從事經藝的學習，這種風氣不純良，二代以來，儒家禮教衰敗了。建元開運，戰亂尚未平定，天子少年時是儒生，端身拱手想弘揚儒學，把兵器收藏起來，立即下詔各地設立學校。永明承襲前代做法，各學校更爲興隆，王儉做輔臣，擅長經書禮學，朝廷景仰他的風範，國子學生把他的言行視爲自己的準則，由此家家追尋孔門教誨，人人誦讀儒學書籍，高高興興地手捧書卷，這時儒學十分興盛。建武帝蕭鸞繼位做皇帝，沿襲陳舊的一套做法，當時流行風氣不好文學，輔臣宰相没有學識，學校雖然設置了，先前行事規範再也難找。劉瓛承繼馬融、鄭玄之後，一個時期學生門徒把他看作是師長楷模。帝王視朝的路寢之門剛剛打開，皇帝的車駕親自來到，等待詢問却没有古代帝王敬重那年老而經歷豐富的人那種所謂五更的禮節，滿庭院擺着皇帝用的車輦儀仗而缺少徵聘賢士駕御時用蒲草裹輪的禮敬，一生空有道義，始終處在下等職位，這原本是薦引賢能的人的責任。其餘的儒家學者，大多處在卑下的地位，有的隱藏人世躲避榮禄，在其他的篇章裏可以見到。

贊曰：繼承儒學彰明義理，子珪學識最爲淵博。深得儒學奥秘而教授學生，事迹超越了後漢的關西楊震。劉璡身居暗室，樹立操行，連結根衣帶都不馬虎。彦淵對於書籍史事，深入鑽研認真考查不放過任何疑問。

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武帝生有二十三個兒子：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其中第六、十二、十五和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在建武年間過繼給衡陽元王爲後。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隨世祖在盆城，板寧朔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不廢此官。遷安南長史。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是世祖的第二子。當初沈攸之發難時跟隨世祖在盆城，任命爲寧朔將軍，并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府友。邵陵王名字是友，但并没有因此而廢除友這種官職。遷安南長史。

昇明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

昇明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元嘉年間，均督促郡縣課税賦役，至孝武帝時徵求特别急促，覺得郡縣動作遲緩，纔開始派遣臺使，從這以後公役勞煩擾民很重。太祖登基後，子良進言説：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

從前臺使催討拖欠的賦税，被派去催督

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疏。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愼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脱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呵强寺，却攝群曹，開亭正榻，便振荊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税，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棰撻肆情，風塵毁謗，隨忿而發。及其犿蒜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托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申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敕令，遥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别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償，反更淹懈。

賦税的人多至相望於道。等我到了郡縣，仍然一點也没有減少。大抵這些臺使，本不是周詳謹慎、勤勉和順的人，有的還貪婪險詐心思難測，纔請求這個差使。早上離開宫禁之門，就情態頓改；晚間寄宿村縣，更加作威作福。衹要紅色鐘鼓剛剛完備，長矛大戟稍稍具全，便左右顧視，叱咤生威，專斷弄權。斷滅宗族，輕遭排擠，重被斥逐，威脅恐嚇於水陸衝要之地。破崗那兒水勢倒逆，商家旅人大半退讓，臺使逼令其到下游，使自己的船先過；浙江上風浪威猛，公私船隻都不敢輕易渡過，他們却不顧眼前破船的危險，驅使船家開船。呵責百姓行人，還算是尋常道理，侮辱郡守縣宰，更是花樣百出。一看見城郭邊境，就飛快地發下符節，衹自稱行臺使，却不指明出使權限。先是呵斥强大官署，後又威懾衆官吏，張設亭閣鋪正坐榻，就掄起荆條皮鞭大施刑罰。然後發下片紙手令，一天要發下好幾次；徵討村莊課税，一會兒就催了十來遍。從四周鄉里召來的人，一概不管是非曲直，不論是老人小孩還是士人、庶民，都下令關進牢獄。甚或把拖欠一尺布的硬説成欠一匹；把差一百錢税的隨便增添成差一千。又或者欺人説應當抵債去尚方爲皇宫製造器物，或送去東冶服役，使萬民驚懼，人人不能自保。於是紛紛傾盡家裏的財力向臺使行賄。碰上今晚酒肴豐盛，臺使就把他們列在可以赦免的名單上；明天禮輕物賤，便回覆説不能開恩。缺了一筐貢奉之物，即肆意鞭打，詆毁誹謗的流言，隨着他的忿怒任意散發。等到那些猪鵝蒜栗一類物品越積越多，便拿到遠處去賣，或就近托人賣給本地官吏百姓。反來請求郡縣，幫着下民乞求緩交賦税，郡縣回覆臺使，信任與否都由他好惡來定。聽説近來令長守牧等地方官，離任時總是私囊飽滿，也已不是近來的事了。愚臣以爲大凡各種課斂，應該停止派遣臺使徵收，切近的王畿州郡，則直接下達敕令，邊遠的地域，明確頒

布條律，既已各自奉行所領帝旨，人人自會爭相盡力效命。而若臺使派遣得很多，和郡縣屬共同辦理，徒然相互心生疑慮把事情弄糟，反而更加鬆懈滯遲。

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暗緩貽愆，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脱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爲不少。兼折奸減竊，遠近暫安。

凡是入仕爲官，在當今盛世承受皇恩的，多是由於昏昧遲緩而犯了過失，很少是因爲奸猾欺詐犯罪。那些人身爲地方負責官員却玩忽職守，就凡事都難推卸責任，不能追繳逃避的賦税，自然被認爲没有才幹。祇須分别情況，對可延緩的、須緊促的、或可降減的，分别定下期限，像那事情急迫而辦來延遲的，自當依照違背條律的罪名定罪，獲罪的處置，不必過重，祇要令下一定執行，就可望肅清吏治。况且加倍裝載的船隻事情繁多；坊巷繁重的差役又千頭萬緒。每因一事發遣，要經夜忙到早晨纔能辦好，粗略計算一下路程遠近，便派遣人員押運，領頭的及民伕等合在一起，總不下於二十。船隻費用，也都是這樣。長江行程漫長，費用更是加倍於此。一年之間，如果能够省免，停息船運讓差役得些安閑，益處實在不少。并且可以消滅奸邪之事，使遠近都得到暫時的安寧。

封聞喜縣公，邑千户。

於是被封爲聞喜縣公，享受一千户的封邑。

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

子良看重道義愛好古物。本郡的朱百年有高尚的德行，死得早，就賜給他的妻子一百斛米，指派一個人爲她提供柴草。郡署内有從前虞翻用的舊床，離任回鄉時，便帶回去。後來在西邸造了一間古齋，聚藏了很多古人的器物。夏禹廟裏祭祀的事很盛，子良説："禹哀憐罪人表彰仁義之士，食用簡單提倡節約，祇要用些服用所需的東西和果類粽子，就足以表達虔誠敬意了。"讓人祇是每年供奉紙扇和竹器盛的飯食而已。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

建元二年，穆妃薨，辭官。仍舊是征虜將軍、丹陽尹。打開自己的糧倉救濟本縣的貧民。第二年，就上表説："京尹雖然是大都城，但地域廣闊，範圍將近千里。平原環繞，低地很多，古舊池塘也不止一處。而百姓貧苦農業荒廢，土地久遭荒蕪。最近派遣了五官殷瀰、典籤劉僧瑗

啓遣五官殷濔、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

到各縣去勘察，得到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并村莊長老的申報，可以耕種的田地，荒田熟地共計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整修池塘窪地，可以徵用十一萬八千餘人，一個春天完工，很快就能辦好。”皇上接納了這個建議。又碰上改易官職，事情就擱下了。

是年始制東宫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户。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

這一年纔開始規定東宫衆官以下的官長都要敬事子良。世祖即位，封爲竟陵郡王，賜給封邑二千户。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改任侍中、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仍爲持節。賜給油絡車。第二年，入朝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仍爲侍中。鎮西州。永明三年，賞賜鼓吹一部。四年，進封車騎將軍。

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録。

子良年輕時就有高潔志趣，禮遇有才能者喜好士子，居於没有疑忌的地位，竭誠以待賓客，天下有才學的人從各處聚集於此。善於做成快意勝事，夏季有客來，就爲他們陳設瓜果飲料，在士林中傳爲美談。士人君子和朝廷顯貴的文章詩作，都由子良爲之輯録刊發。

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污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税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盗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

這時皇上剛剛執政，常有水旱災害。子良私下啓奏説：

臣下想這水患猖獗，肥沃良田都變成了泥沼；司農官報告凶兆，因此更要重視正經大事，現在播種的事纔完畢，又接連發生了旱災。老百姓痛呼怨嘆，相互觀望喪失了膽氣。國家賴百姓存在，人民靠糧食生存，没有糧食和百姓，哪裏還談得上政事？臣下每次想到這些，連覺都睡不安穩。本始年間，國内大旱，宣帝就頒布詔書免除民衆租税。現在據説要追討的欠税還有很多，郡縣長官嚴定期限，日夜督促，新税尚且没有能力交納，過去的舊賬又從什麽地方出呢？如此爲政實在是驅使他們去做强盗了。愚臣以爲應該廢除原來的欠租，稍稍發布恩典，使民生暫時得到舒緩。

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

自從宋君無道，王朝混亂失序，竊取官

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咎，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

職假造名號的，處處皆是。現在左民曹官所檢舉的，動輒數以萬計，是漸漸積累而來的，不是纔開始出現，欲圖在朝夕之間肅清改正，按道理會導致群情激憤。小人的心地，是不會反省先前過失的，用威嚴對他加以督察，反要埋怨後來受到的刑罰，就像野獸無路可走便要撞人，這件事也不簡單。齊王朝擁有天下日子不多，恩德還沒有深入民心，某處發生饑荒，應當給予優待養息。愚臣以爲可以照例減削免除，不應就發配做苦役。況且部曹官查核檢舉，固然很是精確周密，而令史等長官奸猾狡黠，很少有不徇情枉法的。既然有徇私情者，推想就有冤枉錯謬的案例。耳目探查畢竟有限，群下狡詐却沒個窮盡，使是非顛倒，清清楚楚可以明鑒。等掌握詳情再下決定，也不算晚。

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愆，充積牢户。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

知道皇上深憐牢獄罪人，恩典的詔文常有下達。現今法令森嚴，可稱得上是嚴峻明察。犯罪被抓的人，充滿了牢房。暑天悶熱如蒸，又要身戴枷鎖，憂苦的怨氣積聚，足以影響上天的和順之德。百姓多怨恨，不是國家的福分。

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

近來土木工程非常盛大，雖然沒有役使百姓，但勞苦耗費已很嚴重。大旱成災，或者是因爲此事。太平盛世還遠稱不上，文字車制各異天下尚未統一，沿着長江、淮河一帶，不過有幾個州郡，拿魏國去比漢朝，尚且好比是漢的一個郡，拿當今來比古代，更加差得遠了。憑什麼能够不愛惜人民，放寬政事，挽救危難，使國家得以生存呢？

湘區奥密，蠻寇熾强，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敻絶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紲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

湘地深險隱秘，少數民族的强盜很猖獗，聽説南下軍隊沒有剿敗他們。平民百姓，長年生活困苦，禍患漫延累積，邊遠地區特别嚴重。交州位於邊陲絶地，實在是荒凉的地界，藉着遼遠的名義後來朝見，也是常有的事。自從本朝興起，外族前來通好受職，這一小片地方算不了什麼，根本不必放在心上。現在率軍遠去征討，行程萬里，與敵相比衆寡懸殊，主客地位之勢優劣明顯，

丁烏合，事乖習鋭。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

敵方以逸待勞，我軍要獲全勝是難以辦到的。另外又沿途徵調兵丁補充軍力，民丁不過是烏合之衆，不能戰勝久經訓練的敵人。廣州連年没有收成，越州向來缺少軍糧，如果從這幾處徵調借用，肯定會導致恐懼慌亂。愚臣以爲叔獻的請求，不可以接受；攻打亂軍流民，還是等待以後的機會。雖然日期延遲了，一定能够擒獲敵軍，稍稍停歇發動軍兵的勞頓，減少費用和勞役。劉楷以現成的軍士在幫助湘中剿寇，軍威已經大振，小小盜賊自會臣服。

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

皇帝下詔命令將租布折價，朝廷取其十分之二。子良又上書奏請説：

臣一月入朝，六登玫陛，廣殿稠人，裁奉顔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眚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喈。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吴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産，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傜役。生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

臣下一月之内，六次登上殿階，殿中人數衆多，都謹慎侍候皇上，縱然有什麽想法，又哪敢擅自進言。正趕上皇天屢不開恩，土地屢次作孽，百姓間妖言惑論，議論紛雜。儘管穀價很低，家家都挨餓；儘管絲絮很賤，人人都裸着身體。臣下一想到這些，總是痛入心骨。三吴居處腹地，衹有河、輔兩地，各種用度所依賴的，没有什麽不是自己出産的，應該免除租税給予優待，使它能得富庶。但是郡守執宰相繼而來，衹是專事聚斂搜刮，圍起桑林評定房屋等次，來完成繳納賦税的數目。以致使人砍樹賣瓦，凑足繁重的租税，使百姓破産，爲己追求一時的利禄。東郡役使百姓，一年中没有固定的期限，往往相繼徵調用人，以完成上司給的任務。每每到了州郡長官及臺使發下差使，徵求十分急迫，便調撥去做繁雜的勞役，所以弄得很窮困。於是就有人害怕錯過苛刻的期限而得罪，便自殺自殘，也有斬斷手足以逃避傜役的。不能够繁衍生息，也是很平常的事。郡縣長官不力求使百姓先富足，却衹説什麽國家利益，難道會有下面百姓貧困，國家却得富强的事嗎？

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

又錢幣鑄成已久，大抵都毁損不堪，江東的大錢，存下的不到十分之一。官府收錢，一定要邊緣完整的，於是舊錢收進時本

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奸利。

價一千的，再加收七百，還是無處求請，衹連用鞭打逼迫。尋找完整的錢幣纔能使用，既然不再實行錢帛各半的制度，又須輾轉變賣，碰上行情不好則堆積難售，憑白使老百姓遭受困苦。而且錢帛各交一半，是歷來的制度，聽説郡縣長官一定要求交納錢幣，在上違背了過去的制度，在下又助長了奸人謀利。

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

近旁的八個屬縣，緊鄰着京城，發借糧草徵調賦税，實在是煩難其他地方，百姓特別的貧困，連年没有收成，穿草衣吃粗食，有的還流亡他鄉。現在農業正始發動，應該給予救濟，如果欠租尚未交上，准許其申辯理由。

兖、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庵，不違凉暑；扶淮聚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絶温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

兖、豫兩州，雖説自古以來就是一方大鎮，過去屢遭戰事，土地都廢棄了。盜賊時時劫掠家室，民衆不得安居。編草搭成草屋，難避寒暑；沿着淮河聚居，簡直没有活路。同樣是托生爲人，他們却和温飽無緣，而賦税收取的多少，却與土地肥沃，物産豐富的地區等同。我以爲對荒年的民衆，應當減免税收。

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并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税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詆，罪無大小，横没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

又司市這一職位緊要，向來是難以擔當的。近來這件事，不是因才能舉薦，一并列舉其財貨，許給炫賣財富的人。前任增高物價以追求俠義之名，後任便添加税目以接續前者，如此循環，到什麽地步纔能了結？并且交通往來樞要之地，相互之間唇齒相依，鄉野愚民不通世故，肯定會被欺詐，罪過不論大小，財物一律横加没收。凡是請求任掌管穀帛之職的，大抵不是廉潔勤謹的，我不知道爲什麽對此開脱相容？

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愆，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

訴訟争執惟求道理公平，制度應平等劃一，即使恩人犯罪，也必須繩之以法，顯貴大族有罪，更應該納入法網。如果懲罰的規定衹用在卑賤下民身上，而徵召的文書總是赦免世家豪族，恐怕不是先王立下法理的本意。

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

尚書省的各個機構，上與天象相應。聽

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

說命令奏議的擬定，先向左右司徵尋意見，左右司同意，再交給郎官，謹慎撰寫執行。愚臣以爲對郎官尤其要嚴格選拔。

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

宋王朝運數告終，多次進行征戰，投軍寄名的人，動輒竊取到數等官爵。所以非分得官的充斥朝廷，支取的俸薪累積起來很多。廣、越、梁、益等州郡的長官，反復調補雜亂參差，以求滿足政事的需要。這樣的官僚繁多雜亂，且很少遵從王法行事，對之可以嚴格查處，有違於廉政的就隨時彈劾斥逐，一二年内，可以減去大半冗員。

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永明五年，任司徒之位，賜給班劍儀仗隊二十人，仍舊是侍中。遷居到雞籠山的宅院，羅致學者抄寫《五經》、諸子百家，依照《皇覽》的體例撰成《四部要略》一千卷。招來名僧，講解辯論佛法，推動佛經梵唄的新聲名，在道俗間盛行一時，是江東未曾有過的。

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

世祖喜好獵取野鷄，子良規勸說：

鑾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歡，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嚬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鶩外野，交侍疏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

皇上的車駕屢次出行，冒着風塵寒暑，在野地裏驅逐奔馳。皇上萬乘之軀無比尊貴，野鷄的羽毛却是多麽輕微。爲了求得如此微不足道的快意，而忽視了至爲尊貴的您的安危警誡。近來都城郊外，定下重重嚴禁的條律，并不到砍柴放牧均已完結的季節，竟然就已經掩埋蕪敗幾乎都荒廢了。况且田中穀物快要成熟，采桑養蠶的時候也到了，男女人衆呼告埋怨，很容易造成不好的輿論，拋下百姓的甘苦而一味隨從自己的意願，在道理上也難以心安。從前巡察出游，必定竭力設防護衛，領軍景先、詹事赤斧等將官身穿堅硬的甲胄手持鋭利的武器，在左右守衛。如今在野外奔馳，侍從疏散，又早出晚歸，清除道路有失嚴密，這實在是最讓愚臣恐懼擔憂的。

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宫，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

狡詐的敵人逞示軍威，剛剛攻破關防，二漢國勢盛大，尚且要委曲求全好生對待。現在聽説使臣常常抱怨，前次在東宫聚會，就在言辭神色間表現了出來。從前宋朝派遣使臣，是站在臺階下的，劉纘領受出使的使

優禮。

命，纔開始登上殿堂。現在他們既然已經完成使命前來回報，應該給予優待和禮遇。

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絶，檐陛深嚴，事隔凉暑，而别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毁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

臣以爲皇宫高大壯麗，實在是高峻無比，層檐重階深廣莊嚴，可以隔斷寒暑，而要另外營造宫室，應該有所疑慮。邊界和内地，謡言都很興盛，毁名立名非常容易，比轉動圓環還要簡單，如果依照舊的制度使宫室通達寬廣，實在有益於教化。

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敕有司，更詳優格。

近來司市煽動市情，租價過於苛刻，吹毛求疵，連着勘察查訪，僅以小罪，就嚴加責備。愚臣以爲應詔命有司官吏，重新審察可以寬待的一類。

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暗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説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

臣子年紀剛與朝臣相仿，歲數可能還不及他們，以管窺天，見聞狹窄，尚且稍知政事得失，朝廷上的大臣，難道不懂得是非？但没聽説有一個人進言爲陛下操心國家大事，不僅是因爲表面順從，也是敬畏天威的緣故。如果臣下不啓奏皇上，陛下哪裏能够聽得到呢？

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

在此六年前，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止射獵野鷄，世祖爲此停止了打獵。過了許久，邯鄲超竟然被殺掉了。永明末年，皇上將要去射獵野鷄，子良規勸説：

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歡，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

忽然聽見外廷議論，想是又要去射獵野鷄。愚臣心裏感到震驚和憂慮，還以爲是自己多心，事情不一定是這樣。我想陛下誠信之心明照天下，所以多施金錢寶物給禪靈，仁愛的德性遍布於世間，能够使飛禽和游魚都各居其所，何止是國家安泰百姓歡樂，天下治平的景象乃至達於禽獸。想要保全生命，人和獸都是一樣；愛惜身體，彼此也没有什麽不同。所以《禮》經上説“聽見它的聲音就不吃它的肉，看見它活生生的樣子就不忍心把它弄死”。况且以您帝王的尊貴，屈尊降格至於與平民一樣游樂，殘殺無辜的生靈，有傷您的仁德有礙於您的福分。菩薩不殺生，纔能够長壽。使生物各得安樂，自然就没什麽值得恐懼的了；不煩擾衆生，身體便無病無災。

寢夢，脱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有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况此嬉游之閒，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

臣子看見做功德有這樣的因果報應，所以日夜勤勤懇懇，修身奉行佛法，實在誠願陛下聖體也如此康健。每每睡下做夢，倘或夢見什麽異常景象，不覺身心都頓時焦灼如焚。陛下平常捐捨財物求福，臣下心中仰慕，尚且遺憾以爲捐捨太少，怎麽可以今天又看見射獵這宗事呢？一旦損害了福分，再追悔也來不及了。臣下啓奏這些，心中實在出於真切之意。如果是一樁大事，不能更改，也希望陛下明察臣子忠誠之心，對此三思，何况這是游戲的事，談不上是否適當，却動不動要傷害生靈，實在應該十分審慎。

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

臣下聽説孝子侍奉父親，忠臣事奉君主，没有不感動神靈，顯現祥瑞徵兆的。臣下近來上奏此事，希望聖上稍稍警戒，天心能洞察幽遠，實在還没有達到美善地步，而聖恩猶疑不定，尚未能降尊而采納實行，怎麽可以現在重又做起這事呢？臣下不隱藏心事，以實情上告。

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雖然没有全被采納，但是很受皇上恩寵。

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吴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

又和文惠太子共同愛好佛教，非常友好。子良敬信佛法特别心誠，屢次在宅園裏舉辦齋戒活動，召集許多朝臣和名僧，捨給食物并用水潔身以祈佛，有時還親自做這些事，世人都覺得有失宰相身份。勸人行善事，從不厭倦，因此終於享有盛名。不久代替王儉領國子祭酒，推辭不受。永明八年，賜給三望車。九年，京都發大水，吴興一帶特别嚴重，子良打開糧倉救濟災民，貧困有病不能活命的在宅第北面設立官舍收養他們，供給衣食和藥物。十年，領尚書令。不久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依舊。不久又解除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視東宮，看見太子的服飾車馬儀仗，大多僭越制度，皇上非常生氣，因爲子良和太子交好，却没有上報，對子良也嫌忌責備。

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户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

世祖有病，詔令子良帶着披甲執仗的衛士進延昌殿侍候醫藥雜事。子良上奏進獻佛徒在大殿前誦經，世祖有感應而夢見無花果開花，子良按

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孫閒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内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宫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

照佛經下令讓御府製成銅花，插在御床的四角。日夜守候殿中，太孫閑暇之日入殿參拜。世祖的病突然加劇，宫廷内外都驚惶憂懼，百官都已經改變服飾，衆人議論懷疑要立子良爲帝，一會兒皇上清醒過來，問太孫在哪裏，於是召東宫帶器物甲士一同入殿。遺詔讓子良輔佐政事，高宗蕭鸞知尚書事。子良向來仁德淳厚，不喜管理世務，就一齊推給高宗。詔令所説的“不論大事小情，都和蕭鸞共同參酌”，就是子良的意見。太孫幼時由子良的妃子袁氏撫養，對之非常慈祥寵愛，既因前次擔心不得立爲帝，從此對子良非常忌憚。爲先帝發喪出太極殿，子良在中書省，皇上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駐守在太極西側防備。大殮成服後，諸王都出來了，子良要求留下守山陵，未得准許。

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悦。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沿情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弘風烈。可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

進位爲太傅，增加班劍儀仗至三十人，本官依舊。解除侍中之職。隆昌元年，給予特别的禮遇，准許佩劍着履上殿，入朝不必行趨禮，贊拜行禮時不須稱名。進督南徐州。這一年病重，對侍從左右的人説：“門外應當有不尋常的事。”派人去看，見淮河裏有數萬條魚，都浮出水面朝向城門。不久去世，當時三十五歲。皇上常常擔心子良有謀反企圖，等他死了，很是高興。下詔賜給東園温明葬器，用衮冕的服制裝殮。在東府設立喪位，以大鴻臚持節監守衛護，太官早晚奉送祭品。又詔令説：“褒獎發揚光明的德行，是先王美好的法則，追悼死者尊敬親長，爲歷來情理所尊崇。故去的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思悟明哲行止周正，見識高遠。德高望重，萬民景仰。自從幼年時起，就具備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美德；等到輔佐君主，幫助治理社稷使呈升平景象。光輝照耀殿堂，五教得以發揚光大。身居朝臣之首，百官敬仰有加。身受先帝顧命的重托，承擔輔佐幼帝的責任。推想他能光大《周南》、《召南》的精神，創立過去的賢哲那樣的儀範。正要依靠他的佑助，以期永遠的和樂興盛。上天爲何不留下如此賢臣，忽然辭世。哀傷戀慕之情痛如刀割，心中震動。現在占卜得吉

牧，綠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晋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嘆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既薨，遂葬焉。

日，先提前確定日期。應該推崇美善，光大其遺風。可以追贈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采用九服錫命的禮制。使持節、中書監、王號依舊。賜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隊一百人，葬禮按照晋安平王司馬孚的舊例辦。"當初，豫章王蕭嶷葬在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在夾石，子良送葬，望着祖硎山，悲哀傷感嘆道："向北看見我的叔父，向前望到我的兄長，如果死而有知覺，請把我葬在這塊地方。"去世以後，就埋葬於此。

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所寫的各種韵散文章幾十卷，雖然没有什麽文采，多有勸誡的話。建武年間，他過去的下屬范雲上表請求爲子良立碑，事情没有辦成。其子昭胄繼承其位。

蕭昭胄

昭胄字景胤。泛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

昭胄字景胤。行爲有其父的風範。永明八年，以竟陵王世子的身份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登位之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又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因爲封地臨近虜境，在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

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宫。晋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儁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儁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

這之前王敬則叛亂，南康侯子恪在吴郡，高宗擔心有什麽差錯，召集諸王侯入宫。晋安王寶義和江陵公寶覽等住在中書省，高帝、武帝諸王孫住西省，詔令每人身邊隨帶兩個侍從，超過了就照軍法論處，還是小孩子的由乳母跟着入宫。那一晚太醫煮了毒藥，都水官采辦了幾十具棺材，要在三更時將諸王孫全部殺掉。子恪急奔回朝，二更時到了建陽門投遞他的名片。時刻已經到了，皇上却昏睡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和皇上所親信的侍從單景儁共同商議暫緩這件事。一會兒皇帝醒過來，景儁報告説子恪已經到了，皇上驚問道："還没做嗎?"景儁詳細地説了當時的情形。第二天把王侯全都遣送回他們各自的宅第。從建武以來，高帝、武帝的王侯等平常都惶恐不安，朝不保夕，到這一次更加嚴重。

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宫。昭

到陳顯達起兵，王侯再次入宫。昭胄以過去

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説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游，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塍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黄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監利侯。

的經歷而心生戒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往江西，假扮成道人。崔慧景興兵，昭胄兄弟出來投奔他。慧景兵敗，昭胄兄弟伏罪出投臺軍主胡松，各自以王侯身份歸家。不能心安，謀慮存身之計。子良過去的防閤將軍桑偃是梅蟲兒的軍副，聯合從前的巴西太守蕭寅，謀劃要擁立昭胄。昭胄答應事成之後用蕭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因爲蕭寅擁有軍隊，大事都委托給他。當時胡松領軍在新亭，蕭寅派人去游説他，説"等到昏人出來，我等就率領軍兵敬奉昭胄進入禁城，關閉城門發下號令。昏人必來投靠將軍，將軍衹是閉塞營壘不要答應，那麽要得三公也算不了什麽大事。"胡松同意了。正碰上東昏侯新建芳樂苑，一個來月没有再出游，桑偃等人計劃招募强健軍兵百餘人從萬春門突襲奪取禁城，昭胄覺得不行。桑偃同夥王山沙想到事情已久而一無所成，把這件事向御刀徐僧重告發了。蕭寅派人在路上把王山沙殺了，官吏從王山沙的物袋裏得知了此事，昭胄兄弟和那一夥人都被處死。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平定京都，追贈昭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黄門郎。梁王受禪讓登帝位，降封昭胄之子爲同監利侯。

廬陵王蕭子卿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户。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是世祖的第三子。建元元年，封爲臨汝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兄弟四人一同受封。世祖即位，則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依舊。始興王蕭鑑爲益州刺史，子卿解督益、寧二州。

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敕之曰："吾前後有敕，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敕邪？忽作玳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

子卿在任上，營造服飾器度，大多不合於制度。皇上詔令説："我先後幾番下令，不止是一兩次了，説是諸王不許製作違背其身份的服飾，你爲什麽一點也不記得？忽然用玳瑁製作騎馬的用具，是什麽意思？既已做了也不必毁掉，可趕快去除。以純銀製作騎馬的用具，倒還罷了，爲什麽做的鞍鐙也是銀的？趕快毁去。又忽然用金箔包裹箭尾，是什麽意思？也須趕緊毁掉。凡是

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各種服飾用具，從今起不啓奏使我知道就自行决定製作，等我聽説了，一定要痛打一頓。”又説：“你靠近京都，不致力學業，年紀漸漸長大成人，我每天希望你德才兼美，不要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讓我失望。”

五年，入爲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并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

永明五年，入朝爲侍中、撫軍將軍，未拜受，仍然爲中護軍，侍中。六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不久遷爲中軍將軍，侍中還是依舊。十年，進號車騎將軍。很快又遷爲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依舊。子卿前往任上，在途中把部隊編爲水軍游戲，皇上聽説了，特别生氣，殺了他的典籤官。派宜都王蕭鏗去代替他。子卿回到家裏，皇上到死時，都没有和他見面。

鬱林即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鬱林王即位，又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蕭鏘被害，使子卿代他爲司徒，領兵置佐。不久也被殺，當時二十七歲。

魚復侯蕭子響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即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絶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是世祖的第四子。豫章王蕭嶷没有子嗣，領養子響，後來有了兒子，上表朝廷留子響仍爲嫡子。世祖即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會見諸王子不須致敬。子響勇武有力無人能比，彎弓有四斛的力量，屢次在園林中貼着坐騎在竹樹下奔馳，全身没受一點傷。過繼以後，車駕服飾與諸王不同，每當入朝之時，就非常憤怒，揮拳打擊車壁。世祖知道了，命令給他的車駕服飾和皇子一樣。

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督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

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并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第二年，進號爲右將軍。進督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朝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官吏上奏議説：“子響本是聖上骨肉，出繼給宗族。大司馬蕭嶷過去没有子嗣，所以用心撫養。陛下弘揚天倫愛心，大臣蕭嶷深味義子的恩情，於是纔扶助弱枝，改變他的世系。這就像茅、蔣都是周公後

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庵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還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

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内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内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彦、典籤吴脩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以降敕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齋仗數百人，檢捕群小。敕：“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

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疑畏，執録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衡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

裔，興旺盛大，不改易後代子嗣，固然敦厚和睦之風可喜，而實在是虧損了立嫡的準則。臣等參酌商議，以爲子響應回屬本支。”於是封爲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依舊。不久出任爲江州刺史，常侍依舊。

永明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子響從小愛好武藝，在西豫地方的時候，自己選拔了帶仗侍從六十人，都頗有膽略與才幹。到了任上，屢次在内庭殺牛擺設酒席，同他們聚集取樂。讓内侍私下製作錦緞官袍和深紅色棉襖，想要拿去同蠻人交換兵器。長史劉寅等聯名秘密奏知皇上，皇上詔令仔細核查。劉寅等人害怕，想把此事保密。子響聽説臺使來到，却没有見到詔令，召集劉寅和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彦、典籤吴脩之、王賢宗、魏景淵到琴臺旁詢問實情。劉寅等無話可説。吴脩之説：“既然降下聖旨，執政應該見機行事加以應對。”景淵説：“照例應當先核查。”子響大怒，綁縛劉寅等人到後堂殺了。因爲奏書上没有江愈的名字，想釋放他，而執行命令的人已經把他殺了。皇上聽説此事很憤怒，派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率領皇宫武士數百人，查捕衆人。詔令説：“如果子響自縛來自首，可以保全他的性命。”

胡諧之等人到了江津，在燕尾洲築城屯兵，派傳詔石伯兒進城慰勞子響。子響説：“我没有叛亂，長史等人背負我，現在論法衹應計殺人之罪罷了。”於是殺牛擺設酒肴，供給臺使的軍隊。而胡諧之等人心存疑慮畏懼，扣留了他的官吏。子響發怒，派遣他所豢養的幾十人收集州府中的兵器，命令二千人從靈溪向西渡河，至第二天早上與臺使軍在南岸對陣。子響自己同騎兵百餘人，帶着有萬鈞之力的弩機三四張，駐扎在江堤上。第二天，他的部下與臺軍作戰，子響在堤上放弩，亡命之徒王衡天等人頂着盾牌登上城墻，臺軍大敗，尹略死於此，官軍撤退了。皇上又派丹陽尹蕭順之領兵再來討伐，子響部下感到恐

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

臨死，啓上曰："劉寅等人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敕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唤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群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絶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别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曇粲黄門郎，周彦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

上憐子響死，後游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鄰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韔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房，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代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輤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

懼，各自逃散，子響纔穿白衣投降，被賜死。當時二十二歲。

臨死時，向皇上上書説："劉寅等人進内庭檢視兵器一事，前次奏書中已詳盡呈報。臣子既然犯下重罪，甘願受斧鉞之刑。詔令派胡諧之、茹法亮勞頓來伐，他們到了以後，竟然不宣明聖旨，就樹起旗幟進入江津，在城南岸築城守陣。臣子幾次派人送信請法亮渡河，乞求身穿白衣見他們，他們始終不肯，部下衆人畏懼，於是導致攻城作戰，這是臣子的罪過。臣子此月二十五日自縛投降，希望回到朝廷，居家一月後，自盡而死，可以使齊代不遭受殺子的非議，臣子也免去違逆父命的指責。既然不能如我所願，現在就將喪命，對着奏書哽咽淚下，不知還能説些什麽。"官吏奏上永不將子響列入宗室名册，削去爵號采邑，交付廷尉法獄處治。改其姓爲蛸氏。各類牽連的人，另外再考察論罪。追贈劉寅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曇粲黄門郎，周彦驍騎將軍。劉寅字景蕤，是高平人。擅長寫文章而不熟悉世情雜務。席恭穆，是安定焉氏人，爲關隴一帶的豪族。

皇上哀憐子響之死，後來游覽華林園，看見猿猴對幼子呼嘯，皇上注視了很久，因而嗚咽流淚。豫章王蕭嶷上表説："臣下聽説將領有不得不殺的，《春秋》中已很明白；處死於執行公族死刑的人，《經》、《禮》上也很顯著，然而還是懷藏不忍心的言辭，有如喪失親人的哀痛。難道不是因爲事情按照法律去辦，而恩情自留心中嗎。已故的庶人蛸子響，見識不多，以致陷入不快之事，一時泄憤，而陷於凶殘不義的名聲，於是弄成做人近於不孝，處事好像無視君主，身體被棄置荒野，没能補救他的罪過。衹看他收藏起弓箭倒提長戈，負罪歸降受斬，推想他的本心，也算是迷途而知返了。軀骨不曾收殮，有罪的魂靈仍未得到赦免，追想往事，實在讓人傷心。過去閔榮伏誅，愴痛震動墳園；思荆被殺，哀憐充溢墓地。都是兩位臣子在昌明年代犯下罪過，兩位盛世君主却施加恩德，歷代以此事爲善舉，史官也從來没有説它不對。我請求陛下稍稍顯示天

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别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携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移，傅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子的憐恤，下詔使蛸氏得以在都城郊野之末安下墓地，歸葬餘出的山地。略微陳列簡樸的靈車，稍稍采用封土植樹的禮遇。不僅是他的骸骨受到恩德，實在能使天下人歸於仁義。臣下也算是皇族的一支，蒙受皇上友愛，因爲臣没有子嗣，使子響繼承我的香火，我辛勤撫養他，眼見他成人，雖然後來不再過繼給我，回歸本支，但我關懷牽挂的情分没有改變，輔佐教導他的慈愛又哪能停止。現在膽敢冒犯聖上神威，提出這一悲哀的乞求。”皇上没有應允。在此之前已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蕭子敬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是世祖第五子。開始封爲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京城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爲右將軍。第二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依舊。不久進號爲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爲車騎將軍。不久賜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官侍中。高宗掃除諸王侯，派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等人襲擊誅殺子敬，當時二十三歲。

晉安王蕭子懋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是世祖第七子。開始封爲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刺史，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州新設，勞役很少，加官子懋兼宣城太守。第二年，爲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依舊。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第二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寫《春秋例苑》三十卷上奏，世祖很是誇獎，詔令交付宫禁中藏書閣。九年，親自辦理府州事務。十年，入朝爲侍中，領

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

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没有拜受，仍然是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各州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賞賜鼓吹一部。豫章王的喪期還没有滿，皇上因邊境州郡需要有威望者鎮守，准許他上奏此事。

鬱林即位，即本號爲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别，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

鬱林王即位，就本號爲大將軍。子懋看幼小君主剛剛即位，私下懷持自保的計謀。使作坊鍛造兵器。陳顯達當時是征虜將軍，駐扎在襄陽，想要脅迫他作爲自己的將帥。顯達秘密上告，高宗徵顯達回朝。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下西楚部隊幫助鎮守襄陽，衹帶侍從衛隊隨行。陳顯達來同子懋告别，子懋説："朝廷命你一個人回朝，你身是尊王，怎麼能如此輕率。現在還是願你帶着二三千人跟隨着，你覺得怎麽樣?"顯達説："殿下如果不留下部衆，就是大大違背了聖旨，這可非輕微小事。况且這些閑雜人員也難以收用。"子懋沉默不語，陳顯達出來就上路了，子懋的計策没有成功，回去鎮守尋陽。

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其同産弟于瑶之爲計，瑶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瑶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盆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瑶之説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瑶之兄也。説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説叔業

延興元年，加侍中。聽説鄱陽、隨郡二王被殺，想起兵往救國難。其母阮淑媛在都城，送信去想讓他秘密地迎接皇上，阮淑媛報告給同胞兄弟于瑶之一同商量計策，瑶之跑去報告高宗。於是内外戒嚴，派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伐，讓軍主裴叔業和于瑶之先去襲擊尋陽，聲稱是郢州行司馬。子懋得知此事，派三百人鎮守盆城。裴叔業逆流直上，到夜間回師襲擊盆城。城局參軍樂賁開城門迎他們進來。子懋率領府州的兵士，已經先在稽亭渚準備好船隻，聽説裴叔業取下了盆城，就據守州城自衛。子懋的部衆裏有很多雍州本地人，於戰事都踴躍振奮，叔業對之感到畏懼，派于瑶之去勸説子懋："現在如果回朝廷，一定不計較你的過錯，政事上可以做散官，仍然不失富貴。"子懋既然不出兵攻打裴叔業，部衆情緒都有些沮喪。中兵參軍于琳之，是瑶之的兄長。勸説子懋用厚禮賄賂裴叔業，子懋就派于琳

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入齋，子懋駡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

之前往。于琳之於是勸説裴叔業讓他去捉拿子懋，叔業派軍主徐玄慶帶領四百人跟着琳之進入州城，子懋屬下官吏都紛紛逃散，于琳之率二百人在破曉時攻入府門，子懋駡道："小人怎麽能忍心做出這種事。"于琳之用袖子遮住臉部，命人把他殺了。死時二十三歲。

初，子懋鎮雍，世祖敕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説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敕鎮守，并部偶民丁，有事即便應接運，已敕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即問事。"又曰："吾敕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敕子真，魚繼宗、殷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當初，子懋鎮守雍州，世祖詔令駐守邊境的策略："我們近來接連攻占好幾處地方，如果所説的情况確切，敵人一定没有敢來送死的道理，但爲了戒備，仍不可鬆懈。今年秋天敵軍逃逸，是其將要滅亡的徵兆。我們現在也秘密聚集兵力，祇要有明確目標，就可以大舉進攻。現在廣泛告知鎮守官員和部衆民兵，有戰事就立即接應，已下詔令來重新派遣，估計不久就有到達的了，你和大家一同參酌尋找，可以讓人多次去南陽舞陰等重要防地視察。糧食是最根本的，更不必説人馬兵器，應常常去視察驛站的車馬，不能有毀壞缺乏的情况。并且和各州約定好，在其界内都要如此，不這麽辦，就追究其責任。"又説："我詔令荆、郢兩鎮，各排成五千人的大陣，本來想要接應他的。敵軍如果有來送死的，就立刻拿下他們。已詔令子真，魚繼宗、殷公愍到鎮上，可以讓公愍做城主，配備三千人給他就足够了。你應好好地關心尊卑等級一事，不要被人一加請求，就越級拔高三五階。至於文章詩賦，本是好事，但世情時務更爲重要，應當經常記住這點。你所要求的兵器，都是我左右侍從的御用兵器，你怎麽可以使用。品級規格不可違背，我自然會好好地爲你挑選。"在此之前上奏請求賜給他所喜好的書，皇上又説："知道你常把讀書放在心上，足以讓我深感欣慰了。"賞賜子懋由杜預親手勘定的《左傳》和《古今善言》。

隨郡王蕭子隆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是世祖第八子。有文才。開始封爲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兩郡太守。第二年，遷江州刺史，没有拜受，唐寓之叛亂平定後，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

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

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晋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

子隆娶了尚書令王儉的女兒爲王妃，皇上因爲子隆擅長寫文章，對王儉説："這是我們家的東阿。"王儉説："東阿重新出世，實在是皇室的屏障。"没有來得及拜領，仍然遷爲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永明八年，代替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賜給鼓吹一部。這一年，始興王蕭鑑罷任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自治理府州雜事。十一年，晋安王子懋爲雍州刺史，子隆又解督。鬱林王即位，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依舊。

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兒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子隆二十一歲時，身體過於健壯，常常服用蘆茹丸以減輕體重。高宗輔佐政事，謀害諸王侯，世祖各皇子中，子隆最因他的才貌受忌憚，所以和鄱陽王蕭鏘在同一晚先被誅殺。他的文集流傳於世。

建安王蕭子真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是世祖的第九子。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兩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爲南中郎將。六年，因爲州府稍稍充實，上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依舊。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然出任爲持節、都督郢司兩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王即位，進號爲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依舊。這一年被殺，十九歲。

西陽王蕭子明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是世祖第十子。永明元年，封爲武昌王。三年，遺失傳國璽印，改封西陽王。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八年，進號征

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净，士女觀者，咸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諶同謀，見害。年十七。

虜將軍。十年，進爲左將軍，仍然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依舊。子明風采明朗澄净，不論男女看見他的，都嗟嘆贊賞。鬱林王即位之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依舊。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殺蕭諶，誣告子明和其弟子罕、子貞與蕭諶同謀，被殺。死時十七歲。

南海王蕭子罕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是世祖第十一子。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皇上當初因爲白下地連長江、鍾山，遷徙琅邪郡以金城爲郡治，子罕開始鎮守這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王即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被殺。時年十七歲。

巴陵王蕭子倫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禄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是世祖第十三子。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王即位，因爲南彭城俸禄豐厚，取消子倫之職轉給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改子倫爲南蘭陵太守。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派中書舍人茹法亮去誅殺子倫，子倫整理衣冠出來接受詔令，説：“鳥到了臨死的時候，鳴叫聲也格外哀切；人到要死時，他的話語也會友善。我朝過去滅掉劉宋，今天的事，正是理所當然。你是我們家的舊屬下，現在接受這個使命，正是因爲事不由己。”茹法亮不敢答話退了下去。死時十六歲。

邵陵王蕭子貞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是世祖第十四子。永

四子也。永明十年，爲東中郎將、吴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明十年，爲東中郎將、吴郡太守。鬱林王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後又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被殺。時年十五歲。

臨賀王蕭子岳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宫，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是世祖第十六子。永明七年受封。高宗誅殺世祖各皇子時，衹有子岳和六個弟弟在後宫，世間叫做七王。初一、十五入朝，皇上回到後宫，就要嘆息説："我和司徒的兒子們都不長大，高帝、武帝的子孫却日漸長大。"永泰元年，皇上病重，死去又蘇醒過來。於是殺掉了子岳等人。延興、建武年間，一共三次誅殺諸王，每次行事，高宗總是先燒香火，嗚咽哭泣，衆人就知道當夜要殺諸王了。子岳死時，十四歲。

西陽王蕭子文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是世祖第十七子。永明七年，封爲蜀郡王。建武年間，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被殺。時年十四歲。

衡陽王蕭子峻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是世祖第十八子。永明七年，封爲廣漢郡王。建武年間，改封。永泰元年被殺。時年十四歲。

南康王蕭子琳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蓁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是世祖第十九子。母親荀氏，非常得寵。子琳也特别受到鍾愛。永明七年，封爲宣城王。第二年，皇上改用南康公褚蓁來封子琳。永泰元年被殺。時年十四歲。

湘東王蕭子建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是世祖第二十一子。母親謝氏，不受寵，世祖時剃度爲尼。高宗即位，使他母親回來。子建在永泰元年被殺，時年十三歲。

南郡王蕭子夏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是世祖第二十三子。

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皇上年事已高，子夏年齡最小，對他的寵愛超過其他各子。當初，世祖夢見金翅鳥飛下殿來，捕食無數小龍，又飛上天去。永泰元年，子夏被殺。時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貴，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齠年稚齒，養器深宫，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絶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胸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閫闈，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史臣曰：平民百姓或者勞苦或者安逸，都由他的生平遭遇決定，習慣了就形成他的品性，成年後大致相同。而帝王子弟，生長在尊貴之家，不知道籌劃生計的事情，已經享有極高的榮華富貴。從很小時起，就在深廣的宫廷裏撫養，學習趨拜一類禮儀，接受文章學問方面的教導。行走坐卧都垂着紳帶插着笏板，不同其他人交往，真真假假的各種事情，没有耳聞目見，心胸中也不曾有值得憂慮恐懼的事，儘管是天分悟性很高，自然有不凡的胸襟，然而見識稀少，眼光短淺的情况很多。早晨出了宫禁之門，晚上就治理州郡，身爲皇子降臨州郡，治理百姓年紀尚小，論年齡次序，又當避免倚重皇室身份，防止驕傲消除放縱之態，歷代都以此爲永恒的準則，追求公正平等的情感，出仕從政的鍛煉，都要竭盡思慮。所以需要輔佐的大臣，由皇上加以選擇，又要煩勞皇上舊臣，爲之做主帥，州國府第内外各事，先發出命令再實行，飲食游樂和日常起居，隨時應當使皇上知道，正身拱手謹守自己的福禄，繼承遵守已有的法律制度，政事應該緊嚴還是寬和不敢隨意發表議論，行事官爲他具體執行職權，典籤官從旁加以牽制，貪求不正當利益的念頭尚未實行，却已經有了專斷違逆的過失。所處地位雖然重要，行事却不能根據自己的意見，威嚴不在自身，恩德也未施給下民，一旦事有倉促，碰上各種艱難之事糾結雜集，指望他們身居其位扶助國家度過危難，也是不可能的。路温舒説："秦朝有十種過失，其中之一還存在着。"這是劉宋時遺留下來的風氣，到齊代更加敗壞不堪了。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悦古，仁信温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晋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

贊曰：武帝的十七個王子，文宣王德高望重，愛惜人才珍好古物，仁義有信温良可喜，是宗族中的英才，遺下的恩惠至今不能忘懷。廬陵王冒犯天子，安陸王沉默無言。晋安王少年早

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慧，隨郡王文采斐然。建安王臨賀王湘東王南海王，巴陵邵陵二王和衡陽永陽二王，幼年均極受寵愛，還有南郡王南康王也如此。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顒

張融

張融字思光，吴郡吴人也。祖禕，晋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

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静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儭錢帛，融獨儭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禄。"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咏，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夫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絶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張融字思光，是吴郡吴人。其祖父張禕，是晋琅邪王國的郎中令。父親張暢，是宋會稽太守。

張融二十歲的時候，同郡的道士陸脩静把一柄白鷺羽毛駝麈尾的扇子贈給張融，説："這既然是不同尋常的東西，就拿來送給非同尋常的人物。"宋孝武聽説張融早有聲譽，賜官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帝興建新安寺，官僚們都大量施捨錢帛，惟獨張融衹施捨了一百錢。皇上説："張融太窮，應當給他優厚的俸禄。"出任爲封溪令。他的族叔張永把他送出後渚，説："好像聽説朝廷有旨意，你不久就會回來。"張融説："我不愁不回來，正恐怕回來又要離開。"廣州越州一帶地勢險峻，僚族强盜抓住張融，要把他殺掉吃了，張融神色不改，還在吟咏洛生，强盜們感到奇怪而没有加害於他。渡海去交州，在海上作了一篇《海賦》：

大凡言語的作用，在於表達情感。能將内在之情鋪叙顯現出來的，正是言辭的功用。我擔任遥遠荒僻之地的官職，行於海中陸上，從波浪中穿過，在小島邊安宿，種種景觀充滿心胸，早晚都常常可以見到，東西不知有多少里數，南北好像長天没有邊際，海浪不停捲涌像空中飛動的群鴉，上下都是菟草那樣的顔色。這海水真是奇麗壯美。所以古人用言辭頌贊他所看見的景象，我施用筆墨來爲之作賦。當它得以助興盡情的時

候，又怎會感覺别人和我不同，木生當年的作品，也就是寫他自己的感受罷了。

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爲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則窮區没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摐撞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撸長風以舉波，漷天地而爲勢。瀊澤渻洽，來往相𢍁。汩湙澥渤，窐石成窟。西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扶桑而爲渣。濩瀼湝渾，涫沸碨磓，渤淬淪溥，瀾淺壟嵷。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

破開渾沌纔有大地，分離大氣開始有天空。形成萬物，有山岳有河流。各條河流匯聚到一起，奔向海的入口。説到那海的形象，地域廣袤淹没海島，遮隱海岸，使黄河、濟水匯集而來，使長江、漢水聚合朝見。迴旋浩蕩，浪濤洶涌。托起天空振動遠方，澆灌太陽高高飛濺。冲撞的力量可以摧毁大地的八個極點，發怒時可以使九個樞紐斷裂。掀動大風以捲起波浪，開拓天地而造成氣勢。聚合沸騰，來回相互推引。澎湃流轉，把礁石擊打出洞窟。向西撞擊太陽所入的虞淵曲處，向東振動太陽所出的湯谷水邊。於是若木因此倒伏，扶桑也被折斷成爲碎片。滚滚奔涌，喧騰激蕩。湍急流轉日月都似受驚，浪頭翻動而星河也像被遮蔽。既氣勢威武好像泰山和崑崙相互重疊隨即一同崩潰，又聲勢雄壯好像雷車滚過震顫天河打破天空隨後車轂斷絶。

港漣涴瀨，輾轉縱横。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欹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苕苕蒂蒂，窅窅翳翳。晨烏宿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汴河，汩磈漫桓。旁踞委岳，横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崔硊崊嶔，架石相陰。嶐㠋陁陁，横出旁入。嵬嵬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峰勢縱横，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岩照春而自華。

水面迴旋蕩漾，縱横起伏。浪花飛濺像揚灑珠玉，水波流動好似明鏡閃耀光輝。這是它盤桓於海口水灣，經過小洲小島的情狀。沙洲島嶼相連相接。東西南北各方，都像占滿了天際。梁國的禽鳥楚國的走獸、胡地的樹木、漢地的花草都生長於此；長風勁吹，厚雲浮動，每次經過這裏都像有固定的道路。高遠深邃。朝陽住在它的東方，垂下的銀河接在它的西邊。浩渺無涯，迅疾難測。屹立好像山岳，聳起好像高峰。重叠的山嶂高聳，攢集的山嶺矗立。高峻陡險，像高高架起的石塊相互遮蔽。傾斜綿延，從旁側涌動出入。高低不平，似乎相互追逐而漸漸平息。波峰縱横交錯，浪頭紛至沓來。或是像要上前却没有推進，忽又并非遷移而已經退却。在東邊天空與它相互輝映，在西邊太陽倒映水中十分華麗。好像山峰聚集着白雪亮如懷藏明鏡，山岩春光照耀而自然光艷。

江洚洎洎，潈岩拍嶺。觸山磈石，污滆漅况。碨泱濈泂，流柴礋岏。頓浪低波，砮砹硄，折嶺挫峰，窣浪硠矰，崩山相磍。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磕。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魂。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横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烟奔雲以振霞。連瑶光而交彩，接玉繩以通華。

江洪喧響，冲擊拍打着海岸。撞上山岳毁損山石，水流寒凉。迴旋涌起，漫延積聚在險峻山石下。波浪起伏，澎澎硄硄，峰頭起落，浪濤冲撞，像山岩崩塌。水勢盛大長達萬里，鋪展到九天雲外。像電光閃動雷車奔行，傾瀉於地湍急無比。像野獸中的大象在奔逃，魚類中的巨鯨在騰游。水中可使龍心驚膽戰，陸上可使虎喪魂失魄。回頭顧視後面没有盡頭，向前遥望前方也看不到邊際。長途尋視高高眺望，衹見水天相接。至於那山脉横斷激起大浪，狂風倒吹摧動雄波。磊落好像驚險高絶的山嶺聳立的石塊，鬱盛好像飛奔的烟雲飄動的彩霞。連着瑶光星而光彩相交，接着玉繩星而光華流通。

爾乎夜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户葐蒀。九天相掩，五地交氛。汪汪横横，沆沆浩浩。淬潰大人之表，泱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

有時它晚間瀰滿濃霧，白晝長雲密集，銀河没有了踪影，萬里都没有色彩。山口深暗温暖，山谷烟氣氤氳。九天相互掩蓋，五地雲氣交流。深廣充溢，浩渺盛大。水流奔騰蕩漾的氣勢，實在出於大人君子的想象之外。風浪相互推擠，太陽隱去雲朵散開。波浪隨合隨散，峰頭時起時落。

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録，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横門産魚。則何𩹃鱅鮨，鯩魞鰊鯖。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噦噫，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跣動崩五山之勢，瞯睔焕七曜之文。蟕蠵瑁蛑，綺貝綉螺。玄珠互彩，緑紫相華。游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彩，升魵洗文。

至於淘濾海沙熬製出潔白的鹽粒。春季也似有積雪，暑天路上也凝起白霜。還有奇異的物品超出了書籍的載録。高高海岸上滋生群鳥，横流的水波中養育魚群。鱅鮨鯩魞鰊鯖等魚類又哪算稀少。烘托天日放現雲霞，并吞河流洗濯明月。氣勢使大地震動，聲音使上天震顫。噴灑着浪花，好像播下雨點揚起雲朵。高頭健背，好像架起的山岳飛動的高丘。躍動的氣勢像五岳崩塌，波光閃爍有日月五星的光華。靈龜背負着玳瑁，又有綺麗的貝殼海螺。黑色珍珠光彩相映，緑紫兩色争相奪目。游樂於秋日的湍流之上，浮游於春天的美景之中。沉潛的魚兒色彩浸潤水中，升起的魚兒花紋格外清晰。

若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瞢，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

至於冬天歸去，春日到來，微風輕柔景色秀麗，雲空晴朗日光照耀。神龍在迷濛玄妙的雲路上漫步，螭龍在天空優游飛翔。微雲浮動好像夢境，輕雨灑落似戀戀有情。踏

磯遠，抵欒木以激揚。浪相礴而起千狀，波獨涌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彩，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眄芬芳於遥渚，泛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游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絶，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遍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鯤龍趠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

上征途駛向遠方，摇動船槳激起浪花。風浪相互拍打情狀萬千，波濤遽然涌動形象變化難測。浮蘋水藻留下日影，菱荷舉出葉蔭。芙蓉花色彩曼妙，香氣清遠光華深湛。明潔的白藕可以當成美玉，清新的蓮花可以替代黄金。在遥遥的水邊最適於觀賞艷麗芬芳的花朵。船隻聚集，舟楫交錯。爲餞别而設的帷帳酒席，高廣連綿。一入激流頓時飛駛如箭，振起推移長空的强勁之風。越過湯谷而追趕太陽，渡過虞淵去追逐月亮。行遍萬里無須多時，遍及天地衹在瞬間。雕隼等猛禽還飛不到它一半高，巨鯤大龍跳躍起來也難以企及。船家尚没有經過一次呼吸，船隻早已順流周轉行至天地之外了。

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游，高翮雲舉。翔歸栖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紘四斷，平表九絶。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并翰翻群。飛關溢綉，流浦照文。

春秋各季的種種禽鳥，乘着風雲高高飛翔。群鳥飛着歸巢，連起來一路遮蔽着太陽。浪潮漲起，淘洗着黑白之奥妙。四面天地間的大繩索都被折斷，廣闊平坦的九州也被隔絶。雉鳥飛舉幻成片片彩霞，鴻雁翱翔好像雪色紛紛。相互呼應鳴叫伴侣，并連着翅膀群起群飛。行過關防流溢着華彩，經過渡口照映出美麗的花紋。

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凉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鮷渚，鏡河色於魦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静，迹有事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遍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峰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

假如人缺少豪爽的氣概，旌旗也像被雲氣浸漬。清凉的天空澄静高遠，直見銀河没有陰雲。在鮷魦出没的水邊映照着天空和銀河的形色，包容籠蓋無餘而增進它的廣闊，浸潤大洲而貫穿深處。形狀往往驚擾多變而義旨沉静，周行運動不停而持有無心之道。於是山海藏蔽着陰氣，雲烟輕塵都捲入山洞。長天神氣清美，日色秀麗無比。若士神游其中，琴高出入無迹。袖中懷藏着輕盈的羽毛而使衣服乘風而起，拖曳着黑色的衣襟隨雲朵飄動。在海潮的源頭就着秋月爲宴，在秀麗的急流間以春霞作爲帳幔。陽光照射蓬萊仙島上的靈秀山洞，方壺仙山上的奇妙高闕。大樹枝條横舉仿佛遏止明日，山嶺峰巒環繞似要踩踏月亮。空明的居處没有俗物，素潔的館閣哪有微塵。峽谷山口是清風行經的道路，林間小路上白雲自守真性。

若乃幽崖陁陋，隈隩之窮，駭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絡糅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韵共風。蕩洲磩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

至於那幽峭的海崖，山水彎曲的盡頭，波浪的氣勢猶如奔馬躍虎，激蕩不已。有花草有樹木，灌木叢生。藤蔓交織成網，樹葉交接相互覆蓋。行雲流動相互輕拂，風聲和諧好似樂音。激蕩沙洲冲撞角岸，氣勢好像千里之内都在崩塌，拍打山崖激蕩海島，又好像萬國都在交戰。振動駿偉之氣强過轟雷，飛起耀眼雄光勝似閃電。

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裹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珂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績，琉璃竦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瀇瀇，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

到那層雲静止無變，風聲開始收斂的日子。海面波瀾輕摇，水色仍是動蕩不定。明亮的月兒不再覺得遥遠，天上星星也映在水底沙間。而海中繁多的珍寶却更加深遠難及。瓊玉般的池塘溝壑，珠璣般的山洞山嶺。日光隱去夜色降臨，月光放明驅除了陰翳。珊瑚綻放出五彩，琉璃閃爍着光華。鮮紅的花紋是水色如鏡映照出美麗的海霞。洪大浩蕩，洗浴太陽和月亮。淹没天河與星座。海風没有由來而自然生成，高雲不必跟從着什麽而在空中消滅。絢麗的色彩氤氲朦朧像輕烟拂動，反射的明亮日光好似照映着白雪十分燦爛。

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静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虚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咁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

它没有執着於我的方圓尺度，混沌忘情。氣氛喧囂因而渾濁，大化寧静自然清明。心思没有終結所以毫不凝滯，志向堅定不移而不追求所成。既能使船隻傾覆也能使之運行，固然有死滅也有生機。弘法平等同樣看待草狗和人獸，把萬千表象導向最根本的大道。雖然萬物天天顯現勞作，又怎麽知道哪是經哪是緯。大道深湛天理初樸，機微衆多表現在外。無所謂有所以成爲有，并不是膠着於有的發生。無所謂無所以成爲無，秉持無心而進入太一之道。不動的運動纔能使山岳崩毁，不出聲的聲音所以能使天地安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隨世而化不必坐實，感應天地自然覺悟通達。仁者看見它説是仁愛，達者看見它也説是通達。感嘆它到達了至上的完善，我堅信它在世間爲大。

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

張融的文辭詭異偏激，和衆人大不相同。後來回到京都，拿去給鎮軍將軍顧覬之看，顧覬之

“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説：“你這篇賦實在超出揚雄和司馬相如，衹可惜没有提到海鹽一事。”張融立即提筆加上：“粗糙的沙礫中形成白鹽，煎熬海水便可出産。猶如仲春的皚皚積雪，又似暑天道中寒霜飛現。”這四句是後來加的。

覬之與融兄有恩好，覬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顧覬之和張融的哥哥友好，他死的時候，張融親自爲他背土添墳。在南方時與交阯太守卞展有交情，卞展在嶺南被人殺害，張融挺身前去赴喪。

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没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身刑五年。

舉爲秀才，在朝廷對策中選，任命爲尚書殿中郎，没有就任，改做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收取荆、郢、湘、雍四州的射手，凡是反叛的要殺掉逃跑者和他的長輩，家屬都没入官府。元徽初年，郢州有叛逃的射手，張融議政提出家屬家長與此罪無關，衹應叛處逃跑者五年的刑罰。

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軍劉勔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勔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

不久請假爲他的叔父奔喪，路上處罰他的隨從錢敬道鞭杖五十，送往延陵獄處置。大明五年時的制度規定，二品清官的僮僕受杖刑不得超過十下。被左丞孫緬奏知此事，被免去官職。不久官復原位，管理祠、倉部兩個部門。領軍劉勔戰死，祠曹計議“皇上是否應該哭悼劉勔”，張融認爲“宜哭”。於是纔爲其舉哀。倉曹又議論“正月開倉是一般人的忌諱，是否要開太倉”，張融以爲“不應該受這種小忌諱的拘束”。不久兼任掌管正厨，張融看見宰殺牲畜，徑自乘車回去，自己上書請求解職。

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録，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

做了安成王的撫軍倉曹參軍，轉任南陽王府友。張融的父親張暢早先是丞相長史，義宣之難的時候，張暢曾被王玄謨逮捕，要處死刑。現在玄謨之子王瞻做了南陽王前軍長史，張融就請求辭去官職，没有被允許。

融家貧願禄，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吴一丞，雖屬舛錯。今聞

張融家裏很窮想要求取俸禄，起初寫信給他的族叔征北將軍張永説：“我自幼問學，很早得到家風的訓導，雖然不算太聰明，大概也不失本性。從小就安於服用粗布衣衫草編篾席，對簡單粗陋的飲食，也從未感到不滿足。衹是世代都很清貧，生活所需難以安排，女兒長大，要預備榛栗一類禮品，兒子成年也要準備帛絹禽鳥等禮物。勉强進身爲官，十年中變動了七次職務，不

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禄，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晋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是想要求取生計，又何至於此呢？以前請求做三吴的一個佐丞，雖然是弄錯了。這次聽説南康郡守有缺，很想得到這機會。我不明白等級階次，也許對這個不懂也行吧，我正是没有請到佐丞一職，纔來申請郡守，如果郡守没得做，也可以再求做佐丞。”又給吏部尚書王僧虔寫信説：“我是天地間放逸的一個老百姓。進不懂得辨别貴胄，退不知道分别貧賤，處在造化之中，平生如草木一樣轉眼即逝。實在是因爲家中貧困不堪，孤兒寡母都十分傷心，八個侄子没有父親，兩個弟弟年紀還小，對着他們深感慚愧，也非常令人悲憫。能不能賜予我一點微薄俸禄，使我不負家累。阮籍喜愛東平的風土人情，我也欣羡晋平一地的悠閑。”當時議論以爲張融没有治理百姓的才幹，最終没有得到官位。

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减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徵召爲太祖太傅掾，歷任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都不是他喜歡做的事，請求爲中散大夫，没得到允許。張融言行舉止詭異不同尋常，坐着常把膝部聳起來，走路則拖着步子，翹着身體昂着頭，很是做作。跟着大家一塊走，經常延遲處在後面。太祖一向很珍視喜愛張融，當初做太尉的時候，常常跟他來往，看見張融就笑着説：“這樣的人不能没有，也不能有兩個。”即位以後，親自下詔書賜給他衣服，説：“看見你穿的衣服破舊，實在是心懷清白，但你衣衫襤褸，有失朝廷觀瞻。這裏送一件舊衣服給你，覺得衣服雖是舊的，心意却勝過新的。本來是我穿的，已經讓人照你的身材改好了。再送鞋子一雙。”

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

張融和吏部尚書何戢很好，去看望何戢，錯通報給了尚書劉澄。張融下車進門，纔説：“不對。”到了門口，看見劉澄，又説：“不對。”等到了席上，看着劉澄説：“全都不對。”就走掉了。他的行爲不同常人竟到了這種地步。

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并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

又做過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并領記室參軍，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經，皇帝敕令朝臣都集合聽講。張融扶着侍從走去坐上坐榻，私自要酒來喝，等問難完了，就長嘆一聲説：“唉！孔仲尼是什麽人呀！”被御史中

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

丞到撝奏知皇上，免去了官職，不久又復職了。張融長得短小醜陋，精神却很清明。王敬則看見他的皮帶垂了下來，都快要到髀骨了，對他説："把帶子緊一緊"。張融説："我又不是走路的小吏，緊它幹什麽？"

張融請假去東方，世祖問他住在什麽地方？張融回答説："我住在陸地上却没有屋子，住在船裏但不在水中。"後來皇上問他的族兄張緒，他説："最近張融東出京城，没有住的地方，暫且拉了一隻小船，住在岸上。"皇上放聲大笑。北方少數民族聽説了張融的名字，皇上派張融接待他們的來使李道固，入席後，李道固看着他説："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的兒子嗎？"張融皺了很久的眉，説："先父很不幸，名字傳到六夷地方去了。"豫章王爲群臣大設宴筵，張融吃烤肉纔吃完，烤肉的人就走了，張融想要鹽和大蒜，嘴裏却始終不説，衹是摇着他的食指，老半天纔停。他出入朝廷的時候總是擦着眼睛很驚訝地看着。永明八年，朝廷大臣慶賀各種祥瑞之事，張融讓人扶着行禮，再次被有關官員上奏違禮，得到原諒。遷爲司徒右長史。

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脱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

竟陵張欣時是諸暨縣令，犯了罪要被處死。張欣時的父親興世在宋時征討南譙王義宣，官軍要殺張融的父親張暢，張興世用袍子罩住他并坐在上面，因此得以免死。張興世死時，張融穿着高底鞋爲他背土成墳。這時張融便給竟陵王子良上疏，請求替張欣時去死。子良回答説："這是長史的美德，衹怕朝廷有恒定的典章制度，不能遂你的心願。"遷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張融很講孝義，在父母的忌月裏三旬都不聽音樂，平時事奉寡嫂很恭謹。宋時丞相義宣起事，他父親張暢因爲不同意將要被殺，是司馬竺超民諫止纔得免一死。張暢臨終時對幾個兒子説："從前丞相發難，我是因爲竺司馬纔得活命的，你們一定要向他的子孫們報答。"後來竺超民的孫子竺微冬季母親去世，很是困苦，張融前去弔喪，把自己的衣服都脱下來當作喪禮，自己披着牛蓋的草席回來。一直像對兄長那樣對待竺微。豫章王蕭嶷、竟陵王子良去世，自己做

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温凉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横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韵，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别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游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説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網也。"

過他們的手下，哭起來總是十分悲慟。

建武四年，病死。時年五十四歲。遺言讓祇樹不寫名字的白旗幡，不要祭奠，命人拿着拂塵到屋頂上招魂。説："我這一輩子所喜歡的，自是駕着雲彩一笑。"用三千錢置辦棺木，不必製作新的被褥。左手拿着《孝經》、《老子》，右手拿着小品《法華經》。兩位小妾，等喪事完畢，就各自把她們送回家。又説："以我一輩子的做事方法，何至於要讓婦人失聲痛哭，不要在閨閣裏停留。"

張融的玄學没有師承，但是體會解悟超過常人，談論黑白之道，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抗衡。永明年間，生了一場病，就寫了《門律自序》説："我的文章體例，多數使世人感到驚訝，你們要把心智當作耳朵的老師，不要使耳朵成爲心智老師。作文章豈有一定的法式，衹是因爲把有法式的情形當作尋常來看，正應該使作文有一定的法則。大丈夫應該删簡《詩經》、《尚書》，制定禮樂，怎麽可以因循守舊寄人籬下呢？况且近世的文章，道義體制都有所缺漏改變，僅僅是以尺寸之見相互支持，彌縫破舊的古物罷了。我的文章，體裁也没有什麽不同尋常的，又何嘗是因爲顛倒冷暖錯亂寒暑，或綜述哀樂横陳歌贊與悲哭呢？正是因爲辭語繁多，比擬事物没有拘束，不倫不類，有點出格罷了。但是它能够傳達振動響亮激越飄逸的音節，節奏鏗鏘音韵鮮明，雖然没有達到文章的極致，在我也已經是竭盡所能了。你們如果還有别的體制，我没有意見。我的主旨也和文章一樣，倉促之間也不能忘懷。我没有師長没有朋友，不追章逐句，很有孤身求道獨懷逸興的意思。義理的用處，在於使人性情清明，好像經過泉水洗去灰塵一樣。不應該沽名釣譽來謀利，相互稱舉抬高身價，這裏畢竟是談玄論道的場所，却差點成了争戰之地。我過去很喜歡佛家之語，常常大加辯論，這都是言語的游嬉，而你們没有這個幸運。"又説："人長了嘴巴，就是用來談論道義和用來飲食的。除此之外則要樹立繁密如網的禁令。我是不會對此感到忿恨的，你們儘管去抖動你們的禁網好了。"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父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遺爾音。吾文體英絶，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

臨死，又告誡他的兒子說：“父親的書不應不讀，否則不會慚愧嗎？體察父親的情感，委婉地蕴藏在韵語之中。我的意思還不僅於此，對你另有要求。我的文章體制宏偉超出一般，變化多端而屢出奇妙之處，即使不能遠遠達到漢、魏的標準，也無愧於晉、宋之世了。并非是我天資特别優秀，不過是没有辱没家世尚學的名聲。你如果不看我的文章，也要去體會父祖的心意。實在應該號哭着來看啊。”張融給自己的文集起名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爲什麽叫《玉海》，張融説：“玉是比喻德行，海是崇尚至上的善行。”文集有數十卷在世上流行。

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張氏家族裏的知名人物，前代有張敷、張演、張鏡、張暢，後代有張充、張融、張卷、張稷。

周顒

周顒字彦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

周顒字彦倫，是汝南安城人。是晉代左光禄大夫周顗的七世孫。他的祖父周虎頭，是員外常侍。父親周恂，做到歸鄉相。

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携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悦，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

周顒少年時就被族祖周朗所賞識。出仕做了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又特别看重他，帶着他進入蜀地，做了厲鋒將軍，兼肥鄉、成都二縣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仍然是將軍、縣令。也仍是府主簿。他常常説蕭惠開性情太陰深難測，每次規諫，蕭惠開都不高興，回答周顒説：“天也險地也險，王公大臣們居心深險，衹要問是怎麽樣就行了。”跟隨蕭惠開回到京城。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内，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絶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轉齊臺殿中郎。

宋明帝喜歡談玄論道，因爲周顒侃侃能言，把他召入殿中，時常親近派他宿值守夜。明帝所做的狠毒歹事，周顒都不敢直接勸諫，就背誦佛經裏的因果報應故事，明帝也爲此稍稍有所收斂。轉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年，出朝爲剡縣令，施政有恩惠，得到百姓的愛戴。回到朝廷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齊太祖輔政時，提拔了周顒。周顒擅長寫文書，沈攸之投送絶交書的時候，就由太祖口授讓周顒裁度給以答覆。轉爲齊臺殿中郎。

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

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縣令。該縣過去專門規定滂民供官府役使的制度，

使。顒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録，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箸，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户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録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宫，顒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復見賞遇。

周顒對太守聞喜公子良說："我看那些滂民的困苦，實在是到了極點。役使的命令常年不斷，祇會弄得周轉力竭，再加上催促驅迫，使他們不能自安。敢於冒險的或者逃竄到山湖之間，窮困無路的祇能自殺埋葬於溝河了。也有弄斷手臂砍掉手掌的，不過是白白變成殘廢，仍要做工賣子，權且應付急迫的官差。每次到了徵發役民的時候，遵從上頭的命令照常催促，就免不了棍棒相加，看着百姓在臺階邊叩首求告，哭泣哀號，不知該怎麽解救。下官我總是將要進食又放下筷子，想要上書呈告又停筆不寫，這樣煩惱了很久，悲愴難以自已。交待下去的事情不能完成，不得不鞭打他們以示懲罰，看見這種情形又覺辛酸，而時限不允許超過。山陰縣的政務，倍加於其他的城鎮；但是我聽説其他各縣，也到處是這樣的艱難。祇有上虞縣因爲每百户人家纔派給一次服役，非常的富足優裕，超過這個比例的各城，没有不凋敗衰落的。應該采取措施解民於倒懸，使百姓得到便利，就可以把憂患變成功勞，要做到也不是很難啊。"回到朝廷做了文惠太子中軍録事參軍，跟隨太子輾轉北征。文惠太子在東宫，周顒回來做了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在殿中臺省等處當值侍衛，重新得到厚待。

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宫商朱紫，發口成句。泛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絶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説，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録，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

周顒言辭華美綺麗，滔滔不絶，音調和諸色彩繁富，出口成章。廣泛地涉獵百家之説，善於講談佛理。著有《三宗論》。設立空假名，又立不空假名。用不空假名來詰駁空假名，又用空假名詰難不空假名。用假名空詰難性、相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的智林道人給周顒寄信説："這一法義的幽微旨趣好像并不是纔被發掘的，神奇美妙的聲音已經中斷了六七十年。貧道二十歲的時候，就懂得了這個道理，私下每每十分歡喜，感到没有人與我共享。少年時見到的長安老輩，都説關中的高士早就有這一義法，當它盛重一時的時候，能深入領會其旨趣的人并不多。過江東以後幾乎就没有了。我手執麈尾參論佛法四十多年，在東西各地講學，勉强名重一時，其他各義在宗録上都有所記載，惟獨這一法門的黑白真謬没有一個人懂得，因此很是憂慮。没想到這

如此。

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换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韵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緑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

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慚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

胤兄點，亦遁節清信。顒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

一法音近來傳到耳畔，纔是真實行道第一大功德。"可知他對周顒的立論是多麽推崇。

周顒在鍾山西面建了隱居的房子，放假時就回到那裏去。轉爲太子僕，兼著作，撰寫起居注。遷爲中書郎，仍兼著作。常常在東宫游侍。他小時候從外祖車騎將軍臧質家得到過衛恒的散隸書法，學得相當有功力。文惠太子讓他寫在玄圃的茅屋墻壁上，國子祭酒何胤要用倒薤書同周顒交换，周顒笑着答道："天下有道，孔丘不會拿來交换的。"

每當賓友聚會，周顒離席相對交談，語辭如流，使聽的人忘却疲倦。兼善《老子》、《易經》，同張融相遇，就彼此以玄言對答，整日都不停歇。清貧没有太多欲望，整天吃蔬食，雖然有妻子兒女，却一個人住在山間的屋舍裏。衛將軍王儉對他説："你在山裏吃什麽?"他説："紅的米白的鹽，緑的葵菜紫的蓼實。"文惠太子問他："菜食之中什麽味道最好?"周顒説："初春是新鮮的韭菜，晚秋是成熟的菘菜。"當時何胤也誠信佛法，没有娶妻妾。太子又問周顒："你和何胤誰的修行更深?"他説："三種路徑八種災難都不能够避免。但是各有各的拖累。"太子説："是什麽樣的拖累呢?"回答説："周顒是妻子何胤是肉食。"他的言辭應變，總是這樣敏捷。

調任國子博士，仍兼著作。太學的學生仰慕他的風範，争着都從事辯難。後來何胤説停止吃活物，却還是吃白魚、䱇脯、糖蟹，認爲是没有看見活物。對吃蚶蠣有疑慮，讓學生討論此事。學生鍾岏説："䱇魚被做成菜之前，猛烈地伸縮軀體，螃蟹將要被做成糖蟹時，也驚擾得特别厲害。有仁愛之心的人，心中會感到悲憫。至於蚶蠣之類，裏面没有眉眼，羞慚衹有一片混沌，外面包着硬殼，無須抱持謹慎之心。它不衰朽也不繁盛，連草木都不如；没有芬芳的氣息，跟瓦礫差不多。所以很適合拿來做菜，使它永遠成爲美味佳肴。"竟陵王子良看了鍾岏的奏議，非常生氣。

何胤的哥哥何點，也是講求遁節清心仰佛的人。周顒給他寫信，勸他吃素。説："您之所以

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脱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之簡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修，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静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冤殘，莫能自伸，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歡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喙飛沈，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褫，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盛群，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枝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鮮，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膂，皆由其積壅痴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污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修行没有進展，大概是因爲没有吃素吧？宰割禽畜的行當，調和鼎鑊的興致，記載在書籍上，歷史已經很久遠了。誰敢提出非議？看聖人規設食事，也要限定品目步驟，大概是因爲茹毛飲血，本是和人類的出現同時的，放任而不加裁奪，就没有邊界了。善於秉持士行的人，怎能不用自己的心思去體恕外物呢？所以各自静守自己的界限，不要相互欺凌。何况最大的變故，没有比死生還重要的；生的最緊要處，就是性命。對它們來説，性命之憂非常急切，對我們來説，口腹之欲却是可以放過的，然而我們終身都在吃它，來滋長自己的年歲，它們冤枉地遭到殘害，没有地方可以申訴，即使我們得以長壽，也是應該感到畏懼的呀。况且小小的一雙禽卵，脆薄易冷，氣喘微弱的小鹿，看着就讓人憐愍。看那鳥兒飲水飛翔和降落，讓人哀憐，怎麽還能忍心把它抓住打死，又肆意咀嚼呢。像那野外的畜群，關閉在重重的畜圈裏飼養，不時稱量肉骨揣度皮毛，衹等着宰割剥取。好像塵土歸於地面一樣，居然都把這事看作尋常之理，實在是應該爲之嘆息，事情還不止這一面。如果説三世之説没有道理，那麽很幸運地可以把它視爲一樁快事，如果真的有轉生之道，而生的形態并非恒久，那麽一往一來，一生一死之間，肯定會有輪迴的了。因果報應好似家舍一樣是人的歸宿，人和天的交接却像出外爲客，行客的日子很少，居家的日子很多，我們這些人信奉佛法，也不能最終避免，則那種令人傷心的慘禍，也將要危及自身。您對有血有肉的活物，雖然没有親自動手，但是早晚吃着禽鳥魚類，不能不從肉市得來。錢財一經過盜賊的手，就會被廉潔之士唾棄；生性一旦啓用了屠刀，又怎能再爲慈悲之心所克制呢？騶虞即使很餓，也不吃不是自己枯死的草，聽見他的操行難道不使人羞愧嗎？衆生具備現世的形態，以積聚肌肉和脂膏，都是因爲前生積累的痴迷蒙昧，沉淪不知自解，報應造成穢濁之身，經受辛苦艱難，這甘美的肉食，都是愚昧無識的報應所聚。怎麽還要再次吃下這豐腴之食，使自己的腸胃不潔呢？您能够懂得這個道理從此吃素，就不枉費

顒卒官時，會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戆，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托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韵。白馬横擒，雲梯獨振。

我一番口舌了。"

周顒在任上去世的時候，正巧王儉講《孝經》還没有講完，就推舉謝曇濟代替自己講，學者們很贊賞他。周顒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剛毅果斷持有法度，至仁至德禮義周到，有汲黯的剛强戆直，又有崔琰的清妙聲姿，然後可以不懼雄强人物，屢次上言譏諷冒犯。張融表白心地寄托深意，完全超出塵俗，吐納天地風雲之氣，不議論世間人物，但他事奉君主會同朋友，敦守道義敬納忠心，放誕却不超過適當的程度，常常涉於名教。至於雄奇美好的名聲，則不遜於虞翻、陸績。

贊曰：張融矯矯不群，可以上達千仞遠行萬里。升起好像響應諧和，降下好像解脱棄絶。惟求多得玄理，不求鑄印銷印這些權謀之事。周顒善於言辯，謹守節操韵致清雅。能够捕捉過隙之白馬，見解不凡如登雲梯。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王晏　蕭諶　蕭坦之　江祏

王晏

王晏字士彦，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秘書監。

王晏字士彦，是琅邪臨沂人。祖父王弘之，官通直常侍。父親王普曜，官秘書監。

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

王晏，在宋大明末年開始做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時板授參軍，安成王撫軍時板授刑獄，隨着安成王府轉任車騎。

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待。乃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宫，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疏。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

晉熙王劉燮任郢州時，王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和王晏相投合。王府轉官鎮西，板授王晏記室諮議。沈攸之發難時，鎮西府的群僚都跟隨世祖守在盆城，世祖當時雖然權勢很大，但大家還是心存疑慮，王晏却已經專心事奉，世祖把軍旅書信的大事都委托給他。由於性情乖巧善於取寵，漸漸得到世祖的信任。就留下做了世祖的征虜撫軍府板授諮議，領記室。跟從世祖回到都城，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常在世祖府中，參議機密大事。建元初，轉任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宫，專以己意獨斷朝廷大事，多數都不禀告皇上，王晏害怕連累到自己，假稱有病疏遠了世祖。不久被任命爲領射聲校尉，他没有接受。世祖即位以後，轉任長兼侍中，像過去一樣地信任他。

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

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任侍中祭酒，校尉的職位如故。遭逢母親去世，守喪期滿後，起用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王晏的父親普曜藉着王晏的勢力，屢次做了顯官。王晏不久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没有拜受，父親普曜死了，居喪期間有很好的名聲。重新任爲冠軍將軍、司徒

太守，未拜，還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禄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疏，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

左長史、濟陽太守，没有拜受，還任衛尉，將軍的職銜依舊。四年，轉太子詹事，加任散騎常侍。六年，轉任丹陽尹，常侍如故。王晏位高任重，早晚進見皇上，談論國家大事，連豫章王蕭嶷、尚書令王儉也要屈意逢迎他，但他每次因爲疏忽遺漏之咎受到皇上的斥責，接連很久稱病不上朝。皇上以爲他是索要俸禄，七年，轉爲江州刺史，他堅決拒絶不願出外任官，得到允許，留下做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最終因從前的恩情得到寵信。當時尚書令王儉雖然地位顯貴但和皇上比較疏遠，王晏既已獲主持選舉百官事務的重權，便行於臺閣，對王儉很有些不服氣。王儉死後，禮官討論加給他的謚號，皇上想照王導的例子謚爲文獻，王晏上奏説："王導纔能够得到這種謚號，而且從宋以後，從不加給寒族。"出朝以後對親近的人説："那個平頭的執事總算是走了。"八年，改領右衛將軍，奏陳有病辭解此職。

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

皇上想讓高宗代替王晏總領選舉官吏事務，用手寫敕書詢問他的意見。王晏説："蕭鸞精明幹練有餘，但是不熟悉百官事務，恐怕不能擔當這個職務。"皇上就打消了這個想法。第二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生病推辭掉。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賜給親信二十人，中正依舊。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

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户。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户。以虜動，給兵千人。

世祖去世，遺下的聖旨説把尚書事托付給王晏和徐孝嗣，讓他們始終保有這個職位。鬱林王即位，王晏轉任左僕射，中正的職位依舊。隆昌元年，加封侍中。高宗圖謀廢鬱林王自立，王晏就積極響應推舉可用之人。延興元年，轉爲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的職位如故。封爲曲江縣侯，享受千户的采邑。賜鼓吹一部，鎧甲儀仗五十人上殿。高宗在東府設宴款待王晏，談到當時的國家大事，王晏擊掌説："您常説我膽怯，現在到底覺得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賜給班劍儀仗二十人，侍中、令、中正的職位如故。又賜給一百名兵卒，領太子少傅，進爲公爵，采邑增加到二千户。因爲邊防有警報，賜

給一千軍卒。

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勛，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傖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

王晏爲人很看重親友舊情，受到世祖的稱賞。到這時候自認爲是輔佐新王，言語中常非薄世祖過去的事，大家開始都感到奇怪。高宗雖然處理政事要依靠王晏，心裏却對他有疑慮和排斥之意，在整理世祖的詔書簡章時，看到了給王晏的三百多份親筆詔書，都是談論國家大事的，因此更加猜忌鄙薄王晏。剛即位時，始安王蕭遥光就勸他殺掉王晏，皇上説："王晏爲我立過功，而且又没有什麽罪過。"蕭遥光説："王晏對武帝都不能忠誠，又怎麽能忠於陛下呢?"皇上默然變了臉色。當時皇上常派遣心腹陳世範等到里巷中聽取不同的意見，從此特别關注王晏。王晏掉以輕心没有防範，想開建府署，辟置群僚，屢次叫相士來給自己看相，相士説一定會大大地顯貴。同賓客聚談的時候，喜歡背着人清静悠閑地談話，皇上知道了，懷疑他要謀反，於是有了要殺掉他的念頭。北人鮮于文粲和王晏的兒子德元有交往，秘密地探聽到朝廷的旨意，就告發説王晏有叛逆之心。陳世範等人又啓奏皇上説："王晏策劃藉着四年南郊祭祀，與世祖過去的主帥在路上發動政變。"正趕上當年有老虎出現在南郊祭壇處，皇上更加害怕了。祭祀不到一天，就下令停止。元旦朝會結束後，就把王晏召到華林省殺了。頒發詔書説：

> 晏閭閻凡伍，少無持操，階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鋭，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宫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既内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疴，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虚，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乃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

> 王晏出身微賤，從小就没有節操，因爲缺少人才，纔躋身官員當中。世祖在野時，搜求人才加以選拔任用，不計較他的毛病，所以得居高位。但他爲人輕佻奸詐難測，顯貴以後毛病更重，猜忌他人反覆無常，觸犯衆情的地方有多方面。所以爲兩宫不能容忍，爲衆人所指責。他既内心有愧，外又恐懼國法的懲治，遮掩着他的舊毛病，這樣過了很多年。屢次授予他外任之職，都推辭着不去，事情好像是表現他的謙虚，其實是心裏懷藏陰謀詭計。從隆昌以來，國運很是艱難，王晏匡扶皇室的功勞，確是費了他一番心力。於是爵賞達到了通侯的地位，一躍成爲國家元老，皇恩之優厚，滿朝没有他人能

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群。弟詡凶愚，遠相脣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請鮮于文粲備告奸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覬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虬鬚爲戮，況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并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

比。溪壑尚且可以填平，但他的欲望却没有滿足的時候。勘察天地，想謀劃叛逆之事。廣泛徵求卜相之人，信任巫術的預言。討論舉薦他的黨徒，使之充斥於國家官屬。又讓長子德元聚集一些亡命之徒，衆惡相資，劍客成群。他的弟弟王詡凶殘愚蠢，在遠方和他接應，常有信函往來，秘密地共同策劃此事。去年年初，奉朝請鮮于文粲告發了他們的陰謀。我以爲信任是發自内心，他不應違背道義有不忠之心，誠心誠意對他委以重任，暗自希望他能够改悔。但是長久的惡習容易流布，聯結煽動越發嚴重，和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人籌劃日期發動政變。認爲河東王蕭鉉没有什麽見識和才幹，可以讓他爲君主，計謀得逞的那天，就使用僭越身份的器物。劉明達詳言以告，罪證確鑿歷歷在目。過去漢后因爲反言相譏遭到討伐，魏臣因爲有龍鬚而被殺，何況他無視君主的心思已經如此明顯，欺凌皇上的行迹這樣明白，如果對此還加以容忍，誰還把國家刑罰放在眼裏呢。故此准許交給廷尉法辦，以使國家典制得以整肅。

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

王晏還没有倒臺的前些天，在北山廟答謝迎神賽會，夜間回府，王晏喝醉了，手下人也都喝了酒，儀仗亂糟糟的，前後逶迤十多里，不能互相整頓制約，有見識的人説：“這氣勢長不了。”

王德元

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并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晋安王友德和俱被誅。

王晏的兒子德元，頗有志向。官至車騎長史。他本名湛，世祖對王晏説：“劉湛、江湛，都没有好下場，這不是個吉利的名字。”王晏就替他改了名。這時和他的弟弟任晋安王友的德和一起被殺。

王詡

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内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

王晏的弟弟王詡，永明年間是少府卿。六年，皇上下令不够黄門郎之職位的，不准蓄養妓女。王詡和射聲校尉陰玄智因爲私自養妓被罷官，禁止入仕達十年。詔令特别免去王詡禁錮。後來出任輔國將軍、始興内史。廣州刺史劉纘被奴僕殺死，王詡率領郡兵去討伐。延興元年，授

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予他持節廣州刺史。王詡也看重故舊之情。王晏死後，皇上又派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擊王詡把他殺了。

蕭諶

蕭諶字彦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

蕭諶字彦孚，南蘭陵郡蘭陵縣人。祖父道清，做到員外郎。父親仙伯，官至桂陽國下軍。

諶初爲州從事，晋熙國侍郎，左常侍。諶於太祖爲絶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勛勤封安復縣男，三百户。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宫，諶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命，太祖不悦，諶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

蕭諶最開始是州從事，晋熙國侍郎，左常侍。他是太祖的遠房族人，元徽末年，世祖在郢州，想要探知京都的消息，太祖派蕭諶去世祖那裏宣傳謀劃，留下作爲心腹之士。昇明年間，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因爲勤勉有功被封爲安復縣男爵，食邑三百户。建元初年，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任尚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宫爲太子時，蕭諶負責宿防守衛。太祖要殺張景真，世祖讓蕭諶口頭爲張景真求饒，太祖很不高興，蕭諶心裏害怕退了下來。世祖即位，派遣蕭諶出任大末縣令，没有到任上，又授任步兵校尉，領射陽縣令，兼任代理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

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内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殿，敕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内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既在後宫不出，唯遣諶及蕭坦之徑進，乃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宫，

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仍是建威將軍。再次任步兵校尉，太守職務如故。世祖把府中的兵器儀仗都托付給他管理，機密大事，都和他一道商議。任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職務如故。世祖因病在延昌殿休養，命令蕭諶在左右宿直守衛。皇上駕崩，遺命讓蕭諶總管殿内的事務一如往舊。鬱林王即位，對蕭諶深抱信任，每次蕭諶請假出殿去住，皇上都整夜不能入睡，等他回來纔得安心。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蕭諶爲母親守喪，皇上詔令依然回任本職，守衛尉。高宗輔佐政事的時候，有時提出規諫，皇上呆在後宫裏不出來，衹派蕭諶和蕭坦之來聽命，再傳達給皇上。蕭諶依附高宗，勸他廢掉鬱林王自立，秘密召集諸位王的典籤官約定，不許諸王交結其他人物。蕭諶長久以來位居顯要得皇上信任，衆人不敢不聽從他。鬱林王被廢的那天，開始聽説外面有變故，還秘密地寫手令傳唤蕭諶，可見他多麼受信任。蕭諶性好冒險

齋内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

做事没有計謀，在廢除皇帝那天，率領軍兵先進入後宫，宫内的兵士向來都服從蕭諶指揮，没有一個人反抗。

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户。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户。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箸者。"諶恃勛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

海陵王即位，轉任爲中領軍，進爵位爲公，食邑二千户。賜甲仗隨從五十人。在殿中宿值，每月十天回一次本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予左右扶侍之人，進爵爲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户。高宗當初答應事情成功以後用他爲揚州刺史，等到任他爲南徐州刺史，蕭諶就埋怨説："看見把飯做熟了，却轉讓給了别人。"王晏聽見這話説："誰還會再替蕭諶準備碗筷呢。"蕭諶仰仗自己功勞卓著，就干涉朝政，凡是有選拔任用人才的事，就命令尚書臺爲他申述議論。皇上剛剛即位，派遣左右手下心腹在外面詢查，把蕭諶説的話打聽得很清楚，心裏很懷疑他。

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效。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内總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勛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耻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己。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宫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迹，固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爲唇齒，密契戚

建武二年六月，皇上行幸華林園，和蕭諶及尚書令王晏等人歡宴。散後，把蕭諶留下來，走到華林閣，命令甲仗兵把他押回尚書省去，皇上讓身邊隨從莫智明責備他説："隆昌年間，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現在你一家有兩位刺史，兄弟三個都得到封賞，朝廷對你所做的報答，也算到了極點了。你還是心懷不滿暗自怨恨，居然説炊飯已熟，合甑與人的話嗎？現在賜你死。"蕭諶對莫智明説："上天距離人間并不算遠，我和當今皇上謀殺高祖、武帝諸王，是你在中間傳遞消息。我現在死了，回頭要取你的性命。"就在尚書省把他殺了，到秋天莫智明也死去了，可見是蕭諶的鬼魂作祟。詔令説："蕭諶從凡庸之輩中被提拔出來，心機險詐，因爲藉着僥幸，得以被皇室任用。永明末年，曲意奉承得到恩典。鬱林王昏聵悖理，他却誠心效命。深蒙寵信豐厚優裕，極受重用地位貴盛，在朝廷總領兵權，在邊邑也威名震懾，兄弟都榮耀顯貴，在朝廷内外聲勢赫赫。却不能够感念皇室的盛恩，稍稍回報以萬恩之一。自以爲自己功勞蓋過伊尹、霍光，功勞重大難以稱賞，才幹超世，不屑於甘居人後。於是假托朝命竊取王權，舉拔人才能黜官員都專由己意。憑白無故心懷疑懼，閑常間猜忌紛紛。

邸，將肆奸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況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

令巫覡覘視府第，想要圖謀帝位。欺瞞皇上哄騙下僚的心思，誣衊君主菲薄群臣的行徑，本早已暴露在百姓眼前，遠近傳説紛紜。他便偷偷地散發金錢財帛，招徠不馴之徒，結交禁中衛士，互相依傍，秘密約定聚會之所，將要施行篡逆之事。我因爲他負有國家重任，爵位高顯，每每替他遮掩，用大道信義之辭開導他，希望他能够聽取勸告，翻然悔改。但是他的本性像豺狼一樣凶狠，衹是更加緊他的陰謀。臣子不得叛亂，否則必被處死，這是《春秋》中的明義，何況他罪孽如此深重，積累到這麼大。正該收監交付給廷尉，趕緊處置使刑法得以肅正。罪過衹涉及到元凶一人，其他人不加追究。"

諶好左道，吴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

蕭諶喜好旁門左道，吴興沈文猷爲他相面説："面相不差於高帝。"蕭諶欣喜地説："謝謝你的好意，不要跟别人説。"到這時沈文猷也被殺了。

蕭誕

諶兄誕，字彦偉，初爲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復侯，五百户。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户。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黄門郎梁王爲司州别駕，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

蕭諶的哥哥蕭誕，字彦偉，開始做殿中將軍。永明年間爲建康令，和秣陵令司馬迪之同車而行，車前有四個軍卒作前導，左丞沈昭略上奏疏説："所有的鹵簿官，同乘一車時都不應該排列掌管車馬的僕隸。請朝廷免去蕭誕等人的官職。"詔令可用財物抵消此過。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職銜如故。明帝即位，封爲安復侯，食邑五百户。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春，北方虜族攻打司州，蕭誕竭力拒守，敵兵退走。增封采邑四百户。徵左衛將軍。皇上想殺蕭諶，因爲蕭誕在邊防抗擊敵軍，所以没有執行。敵兵退走後六十天，蕭諶被殺，另派遣黄門郎梁王爲司州别駕，命他殺掉蕭誕，蕭誕被捆綁處死，家中人都押到尚方署。

蕭誄

諶弟誄，與諶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户。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

蕭諶的弟弟蕭誄，和蕭諶一道參預了廢除舊王另立新帝的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任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年，封爲西昌侯，食邑一千户。轉太子左率。率軍解除了司州的圍困，回來後，一同被殺。

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

蕭諶的伯父蕭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去世。

卒。

蕭坦之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勛於世祖，至武進令。

蕭坦之，是南蘭陵郡蘭陵縣人。祖父蕭道濟，官至太中大夫。父親蕭欣祖，爲世祖立過功，官至武進縣令。

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宫直閣，以勤直爲世宗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

蕭坦之和蕭諶同族。開始時做殿中將軍，累官至世祖中軍板授刑獄參軍。因爲是皇室同宗被任用。任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宫直閣，因爲勤勉正直，受到世宗的賞識。任給事中，淮陵縣令，又任蘭陵縣令，給事中職位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去世，蕭坦之跟隨太孫文武百官升至臺官，任射聲校尉，令如故。没有拜任，任正員郎、南魯郡太守。

少帝以坦之世宗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内見皇后。帝於宫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晋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録坦之父勛，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户。徙征南諮議。

少帝因爲他是世宗的舊官，對他很是信任没有隔閡，可以入後宫見皇后。皇上在宫裏或出後堂游玩嬉戲，蕭坦之都跟隨在身旁。有時碰到皇上喝醉酒裸露出身體，蕭坦之就上前扶持并加勸諫。看到少帝不能君臨天下，就改變主意依附高宗，秘密地做高宗的耳目。任晋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封蕭坦之父親的功勛，封爲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户。徙任征南諮議。

高宗謀廢少帝，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并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遑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

高宗謀劃廢掉少帝，已經和蕭諶、蕭坦之商量好了。皇上的心腹直閣將軍曹道剛懷疑朝廷外有不尋常的事，秘密地有所準備，蕭諶不能發難。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都奉命回到都城，蕭諶想等他們兩人來到以後，藉着他們的勢力發動事變。高宗擔心事情會有變故，告訴了蕭坦之，蕭坦之騎着馬去跟蕭諶説："廢除天子自古以來就是了不得的事。最近聽説曹道剛、朱隆之等人已經有所懷疑。衛尉明天如果不起事，就要來不及了。我有一百歲的老母親需要奉養，怎麽能坐視大禍臨頭，正應該爲餘生打算啊！"蕭諶感到驚恐不安，第二天就廢掉了少帝，是坦之的功勞。

海陵即位，除黄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户。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户。明年，虜動，

海陵王即位，任黄門郎、兼衛尉卿，進爵號爲伯，增加采邑至六百户。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號爲侯，增加采邑到一千五百户。第二年，北方民族發動戰事，賜蕭坦之

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

節，督徐州征討軍事。敵軍圍困鍾離，春季截斷淮洲，蕭坦之率軍打敗敵兵。回朝後加領太子中庶子，没有拜任，遷任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

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逾墻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遥光，屯湘宫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户。

東昏侯即位，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官復原職，加右將軍，建置府屬。江祏兄弟想立始安王遥光，秘密地對蕭坦之説，蕭坦之答道："明帝取得帝位，已經是違背了長幼之序，天下衆人至今還不甚心服。現在如果又做這樣的事，恐怕四海之内統治將要瓦解。我不敢説什麽。"因守喪回到家裏。他的宅第在東府城的東邊，遥光發動政變，派人趁着夜色去抓蕭坦之，蕭坦之光着頭穿着褲子翻墻逃跑，從東冶急急忙忙向南渡河，走小道回到尚書臺，假藉符節督促衆軍來討伐遥光，屯兵湘宫寺。事情平定以後，遷任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職銜如故。進爵號爲公，增加采邑到一千户。

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佷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秘書郎。亦伏誅。

蕭坦之肥碩面黑没有鬍鬚，語聲嘶啞，當時的人把他叫做"蕭瘂"。剛烈殘忍固執己見，群僚都害怕和憎恨他。遥光政變的事平定後二十多天，皇帝派延明主帥黄文濟領兵圍攻蕭坦之的住所，把他殺了。他的兒子蕭賞，官爲秘書郎，也被殺掉。

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

蕭坦之的堂兄蕭翼宗，是海陵郡守，將要發事。蕭坦之對黄文濟説："我的堂兄海陵的宅第裏没有什麽事吧？"黄文濟問："海陵的宅地在什麽地方？"蕭坦之告訴了他。黄文濟説："也要論罪。"并派人去抓他們。抄檢家財一無所有，衹有數百張典當帖子，回來啓奏皇上，免去其死罪，囚禁在尚方署。

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和帝中興元年，追贈蕭坦之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祏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鄰，司徒右長史。

江祏字弘業，是濟陽考城人。祖父江遵，做到寧朔參軍。父親德鄰，官至司徒右長史。

祏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晋熙國常侍，

江祏的姑母是景皇后，小時候就得到高宗的親近，恩情有似兄弟。宋末，進入仕途爲晋熙國

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灄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吴興，以祏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録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别駕。

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灄陽縣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治吴興時，任命江祏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録事，帶京兆太守。任通直郎，補南徐州别駕。

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祏爲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與蕭誄對直東府省内。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悦。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誄憂虞無計，每夕輒托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户。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鄰，以帝舅亦贈光禄大夫。

高宗輔佐政事時，把他看作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將軍，鎮守東府，任命江祏爲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和蕭誄共同在東府省内宿值守衛。當時新立了海陵王，人們心中不服，高宗肩胛骨上有一顆紅痣，以往秘藏不讓人知道，江祏勸他顯出來給人看。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回朝，皇上袒露肩膀給他看，説："大家都説這是日月之相。你切切不要泄露出去。"王洪範説："您既然身上有日月之相，怎麽能隱避呢？回頭我要告知朝廷公卿百官。"高宗很高興。正碰上直後張伯、尹瓚等人屢次謀劃要私下起事，江祏和蕭誄憂慮而没有辦法，每天晚上都推托有事外出。等商量計劃議定了，加江祏爲寧朔將軍。高宗做宣城王，太史秘密地獻上讖圖緯書説"一旦號令可以擁有十四年"。江祏入朝，高宗高興地把它拿給江祏看："能這樣還有什麽别的念頭呢。"高宗即位之後，江祏遷任守衛尉，將軍如故。封爲安陸縣侯，食邑一千户。江祏的祖父江遵，因是皇后的父親贈金紫光禄大夫；父親江德鄰，作爲皇帝的内舅贈光禄大夫。

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侄有恩意。

建武二年，遷任右衛將軍，掌管甲仗廉察。四年，轉任太子詹事。江祏因爲是皇室外戚受到親信位居顯要，權勢盛極一時，很遠的地方都向他饋贈禮物，有時還索取諸王府第中的名書和巧奇之物。但是家庭很和睦，對待子侄輩很和善。

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祏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祏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群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

皇上卧病在床，永泰元年，轉任江祏爲侍中、中書令，可以隨意出入宫殿和尚書省。皇上駕崩，遺令中把他轉任爲右僕射，他的弟弟衛尉江祀爲侍中，敬皇后的弟弟劉暄爲衛尉。東昏侯即位，參預掌管選拔官員之事。高宗雖然也在遺命中提到了衆大臣，但主要寄希望於江祏兄弟。到此時更常在殿中值宿，公卿進言都要打通他的

侍，右衛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

關節。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江祏兄弟和劉暄及始安王蕭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個人，輪流簽發奏章以代敕命，當時把他們叫做“六貴”。

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悦。至是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内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静以鎮之耳。”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

皇上逐漸想按自己的意見去辦事，徐孝嗣不敢違背，蕭坦之有時同意有時否决，衹有江祏執意制止，使皇帝非常氣忿。皇上没有德行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江祏計劃要立江夏王蕭寶玄。劉暄當初做過蕭寶玄的郢州行事，處理事情太過苛刻。有人獻上一匹馬，蕭寶玄想看一看，劉暄説：“馬有什麽好看的。”王妃索要煮好的禽肫，派帳下侍從詢問劉暄，他説：“早上已經煮了鵝，不耐煩再做這個。”蕭寶玄埋怨説：“這個作舅舅的太没有甥舅之情了。”劉暄聽見這話也很不高興。這時就不同意江祏的意見，想立建安王蕭寶夤，秘密地和蕭遥光策劃。蕭遥光覺得自己年紀大，按理應該承當天命，就用含蓄的話勸説江祏。江祏的弟弟江祀因爲少年君主很難輔佐，勸江祏立蕭遥光。劉暄以爲如果立遥光爲帝，自己就失去了國舅的資格，不肯贊同。所以江祏遲疑不定。蕭遥光非常憤怒，派遣手下人黄曇慶到清溪橋路上刺殺劉暄，黄曇慶看見劉暄的隊伍人數衆多，不敢下手。事情敗露以後，劉暄告發了江祏的陰謀，皇上决定逮捕江祏兄弟。江祀當時在内殿值宿，懷疑情形不對，派人給江祏報信説：“劉暄好像有别的打算，現在該怎麽辦呢？”江祏説：“正應該鎮静從容地打敗他。”不久召令江祏去見皇上，拘禁在中書省。早先，直齋袁文曠因爲王敬則事有功應該封賞，江祏却執意不肯。皇上讓袁文曠去抓江祏，用刀柄上的鐵環敲打他的心口説：“還能奪去我的封賜嗎？”江祏、江祀在同一天被殺。

江祀　江廞

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閤祭酒，秘書丞，晋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

江祀字景昌，開始做過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閤祭酒，秘書丞，晋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理的地方有座宣尼廟，廢棄了很久未經修繕，江祀重新修建打掃使它興盛起來。

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廞，字

江祀的弟弟江禧，在父母喪期就已經死掉

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

了。有一個兒子江𢋒，字偉卿，十二歲，聽説拘捕的人來了，就對家裏人説："伯父既已如此，我也没有一個人活下去的心思。"跳井死去。

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

後來皇帝在後堂騎馬散心，對左右侍從説："如果江祏在的話，我哪還能在這兒騎馬啊？"

劉暄

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遥光起事，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户。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暄字士穆，進入仕途時做南陽國常侍。蕭遥光發動政變，是以征討劉暄爲藉口的。事情平息以後，劉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食邑一千户。這年，又被殺了。和帝中興元年，贈江祏衛將軍，劉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江祀爲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眄，無慚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畚僚，道同遇合，逾越勝己，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慚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史臣曰：士子爲知己犧牲生命，大概是有生命者共同的情感，雖然或愚蠢或明智二者不同，但是一心逢迎上級則是同樣的命運。那些人懷藏着期待知遇的才能，領受知己者的青睞，不必對外界感到羞慚，這本來就是自然的道理，他還會在心中記挂，想着報答恩情。何況早年還是同朝奉職，志同道合，却一下子超過了自己也超越了前輩，拋棄孩子如同丢失一件東西，毫不顧念舊日的恩德，被比作受役使的獵狗，是别人對此的譏刺，羞慚地懷着愧疚之心，在我却没有這樣的事。嗚呼！這就是陸機爲什麽作《豪士》賦的原因。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贊曰：王晏、蕭諶的扶持輔助，是世祖立業的基礎。樂羊忍痛飲下用兒子烹成的湯，里克無言以對。江祏、劉暄身爲外戚，皇室明嗣靠着他們得以維續。廢立皇帝各自執有不同的政見，最後都遭到猜疑。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斅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斅

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爲太初所殺。斅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

江斅字叔文，是濟陽考城人。祖父江湛，是劉宋的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親江恁，官至著作郎，是被太初劉劭殺掉的。江斅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淮陽公主。小時候因爲是外戚被皇上召見，孝武帝對謝莊説："這個小孩子將來會是個大人物。"

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晏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斅庶祖母王氏老疾，斅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斅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即位，斅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温凊，啓乞自解。

少年時就很受贊譽。桂陽王劉休範駕臨當地，任命他做主簿，没有赴任。娶了孝武帝的女兒臨汝公主，拜爲駙馬都尉。授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當時袁粲是丹陽尹，看見江斅感嘆道："風流没有消逝，正體現在江郎身上。"屢次和他宴飲賞玩，日夜相伴。遷爲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江斅的庶祖母王氏年老有病，他親自安排飲食替她嘗藥，七十多天都没有脱衣睡覺。等到累居内官，每每請求侍候奉養之職，朝廷也因爲他值宿出色而加以褒獎。不久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當初，蕭湛娶了褚秀之的女兒，被派遣離去，褚淵做衛軍，看重江斅的爲人，先和他交换意見，引薦爲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即位，跟隨安成王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王朝建立臺閣，爲吏部郎。太祖即位，江斅因爲祖母連年疾病纏身，而臺閣的職位，使其不能盡侍奉孝敬之情，就上疏請求解職。

初，宋明帝敕斅出繼從叔愻，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

當初，宋明帝命令江斅過繼給族叔江愻，是族祖江淳的後代。這時僕射王儉啓奏説："按禮法没有使小宗居後的條律，近世推緣情義，都是

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斆一人，傍無眷屬。斆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絶後，可以斆小兒繼愻爲孫。”尚書參議，謂“閒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斆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從父祖之命出發，没有已經喪父勢孤以後，又過繼給族人的。雖然作爲臣子是一樣的準則，而從道義上講却有違天理。江忠簡的後裔，衹有江斆一人，没有别的親屬。江斆應該歸還本支。如果不想讓江愻絶嗣，可以把江斆的小兒子過繼給江愻爲孫子。”尚書省議論此事，説“越輩立後，禮法上没有這樣的條律。荀顗没有兒子立孫，是使禮法墜落的開始。何琦又提出這種説法，在道義上没有根據”。於是江斆回到本族，詔令使他自己籌劃立後的事。

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内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核，斆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斆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録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斆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

出任寧朔將軍、豫章内史，回朝後授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還没有任命，他的門客私自藏匿非法得來的財物，世祖派遣使者去檢查核對，江斆把這個門客藏起來却把責任引到自己身上，皇上很是表現出責怪的神色。王儉從容地啓奏皇上説：“江斆如果能治理郡縣，這就是他的長處。”皇上心裏纔消除了不快。永明初，仍然做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録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江斆喜好文辭，圍棋達到第五品，是朝廷官員中最出色的。遷爲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爲五兵尚書。第二年，出任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管理南徐州事務。

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斆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斆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换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宫，斆至雲龍門，托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晋安王師。

永明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不久轉爲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向世祖啓奏説：“江斆現在重新進入禮部，又兼掌管六軍，享受這麽優厚的待遇，實在是不太尋常。但談到他的職務，大概同平常之輩差不多。您的旨意既是想提升他的名位，愚臣以爲兼侍中領驍騎，名望實在太清要尊顯了，和納言的身份不符。”皇上説：“江斆常常向我訴説，是爲了他鼻子裏的惡疾。現在既然已經讓何胤、王瑩回到門下省，所以把江斆换了回來。”鬱林王即位，遷爲掌管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王被廢，朝廷大臣都被召入宫中，江斆走到雲龍門時，藉藥力假稱是喝醉了酒在車裏嘔吐得以回身。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晋安王師。

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

建武二年，去世，時年四十四歲。留下遺囑讓人簡樸安葬，不接受贈禮助喪。詔令賜給助喪

百匹。子蒨啓遵斅令，讓不受。詔曰：“斅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錢三萬，布一百匹。他的兒子江蒨遵照他的遺命，推辭不受。詔令説：“江斅對子孫的訓誡，要求喪事從簡，立言是出於善德，更是美好值得追懷，可以聽從他的請求。”追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也。祖叔度，吴郡太守。父攸之，太常。

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禄，出爲湘東太守，加秩千石。

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

>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
>
> 元徽之間，政關群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衒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局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旻。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恵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

何昌寓字儼望，是廬江灊人。祖父何叔度做過吴郡太守。父親何攸之官至太常。

何昌寓少年時就學問淵博爲人誠厚，被伯父司空何尚之所賞識。宋建安王劉休仁做揚州太守時，召聘何昌寓爲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劉景素做征北將軍鎮守南徐州，他又做了府主簿，因風采素養很被看重。因母親年老請求俸禄，出任爲湘東太守，增加俸禄一千石。

做了太祖驃騎功曹。何昌寓在湘東郡，劉景素被殺，他感到很悲痛。到這時便向太祖啓奏説：

> 我想從前的建平王，心地高遠，天性忠誠淳孝，和善的名譽，早就在國家中流傳，美好純樸的情義，向來合於百姓之美德。和世祖感情深厚，同太宗也互相投合蒙受優待，不論朝廷上的顯貴士人，還是村野之地無名小輩，儘管見識不相同，又有誰不知道這事呢？
>
> 元徽年間，政壇上小人群起，陰謀策劃，共同推翻了舊王朝。變亂叠出，是古人所感嘆哀悼之事，何況聖朝即將完結，怎能不感到迷惑。一年之内，有三次廢立，情勢危急似必顛覆，没有片刻的安定，走在路上膽顫心驚，來來往往小心戒懼。而建平王坦然没有任何憂慮，將一切都歸於天命，衹是謙恭敬上，一意誠心敬奉國事，内室没有手執刀戟的衛士，門外没有穿着盔甲的兵丁，這是連五尺高的小孩子都看見的，没有一點誇張的話。一旦遭到疑忌，身家名譽頓時都消滅無踪，冤愁結在九泉之下，酷情上達九天。時光流逝歲月更替，已經更改了三次年號，屢次發布浩蕩的恩

惠，而被冤枉的案情却没有得到申訴。衆民都沐浴在皇恩之中，祇有他獨自承擔着寒霜冷露。

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黄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

知道您遍施天地的賜物，散布雨露般的恩澤，無論大小之人物，都感受到皇恩的優厚。如果今天不能被給予洗刷，那他的冤情就要永遠蒙受。何昌寓不敢學習那些慷慨壯士，激辭評論當世之事，實在是大義關切於心，痛入骨髓。所以披肝瀝膽抒出心中積憤，希望皇上神光照察，辨明是非曲直，揭示建平王素潔的品行，使他的名字回歸帝王名籍，靈魂安歸舊時墳塋，死後名聲不至泯滅，怎麽能讓他的德行埋没於地下呢。粉身碎骨，都不足以回報皇上的大恩德。

又與司空褚淵書曰：

又給司空褚淵寫信説：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黄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天下值得悲哀的人不多，而含冤埋葬於九泉的人是最可悲哀的。爲什麽呢？一百年的生命，好像朝露一樣短暫，轉眼之間或去或留，又有什麽好説的呢！正是想要在蓋棺的那天，不讓他的美名被污損，史書上能够傳布他的功業和名聲，鐘石上刻下清白英拔的氣節。所以過去的賢人都心甘情願祇求死得其所。如果懷抱着忠誠仁義之心，而背負冤情死於冥界，君主不對他加以褒揚，卿相大臣不爲他説句好話，優秀的史臣不加褒辭，祇能身遭誤解承擔惡名，難道不使人悲痛嗎！難道不使人悲痛嗎！

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娱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群醜。覘察繼踪，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嘆，少一句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

我私下尋思過去的建平王，身居親王賢臣，德行可增宗族名望，得道之心平和淡泊，智慧的天性嚴肅可觀。情思飄逸猶如風雲，不因塵俗之務牽扯胸襟，孝思淳厚心懷古風，祇是彈琴讀書以自娱。言辭合於忠孝之道，舉止謹慎合乎禮儀，是二公非常明白的。從前阮、楊糾合爲黨，造成了這種紛亂局面，雖然由朝廷顯貴加以明察，但是還是同一群小人結下了冤仇。又重新對他監視查詢，進而又生疑忌防備，小人在朝廷爲亂，是詩史所感嘆過的事，少一句有清醒識見的

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并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

人衹能忍痛揮淚。建平王每每一説就是一天，眼淚縱横交流。既然要争取信任以破除非議，所以日漸減少守衛之人，朱門蕭條，衹是稍示國家禮法罷了。請求解任徐州，以避免擔任北部邊防的要職，苦苦請求出任會稽，貪圖處在東甌可以務閑，這都是很顯著的事。和您有共同的志趣，心思向來相通，正要共同擔當國事，爲皇族效勞，怎會料到時機使之不能如願，離散動亂晦暗不明，忠誠之心未能彰明，遭受到這樣多的災禍。

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迹得申，亦示海内理冤枉，明是非。夫存亡國，繼絶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歲月飛快地流逝，已經過去了四年。皇命建立新朝，人人都分享上天的恩澤，但是處於幽暗中的酷情，還没有得到昭雪。死後葬事卑瑣雜亂，亡魂無處存身，失去了昭穆的秩序，松柏都没有行次。事情足以使路人感傷，沉痛鬱結在死者和今人的心頭。我們心中泣血，實在希望聖明之時能洗去冤情。您因德行卓異輔佐天下，想要使萬物各自得其所在，怎麽能讓建平王的是非曲直都不分清呢？田叔不談論梁國的事，袁絲的諫言衹包括淮南，用這兩國争端之禍，回轉皇上的心意，難道不是使他親近親族，使德義敦厚嗎？而現在疑慮没能辨明，被世間加以大戮之名。如果能使建平王的心意得到申明，也可以顯示海内整理冤情，明辨是非。使亡國存續下去，使近於滅絶的世系接繼下來，是周、漢共通的典則，是國家最急迫的事情。從前叔向的道理，依靠祁大夫得以申明，戾太子的冤情，依靠車丞相而得以察明。死去的亡靈如果有知，難道不會眷顧感恩嗎？我打碎頭顱，抽出肋骨，也不能償付您的大恩。

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嘆。但事既昭晦，理有逆順。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户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

褚淵回信説：“風節直追古人，實在令人贊嘆。但是事情既然没有查明，理當有順逆之分。建平王當初擁兵討伐，元徽還不算悖情，一味想把過錯推給阮、楊兩個人，更是使人懷疑。現在也正在議論這件事，像這樣的高論，使人越發慚愧。”太祖嘉獎他的義行，轉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户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王儉

"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

對何昌寓說："今後擔當朝廷大事的，不是你還會是誰呢?"

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友、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内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

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設置友、文學官，讓何昌寓做了竟陵王文學，因爲清明可信很是相投，情意相當深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對他很好。遷太子中庶子，出任臨川内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没有任命，後來又做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

臨海王昭秀爲荆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荆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

臨海王蕭昭秀管領荆州，用何昌寓做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掌管荆州政事。明帝派遣徐玄慶西去謀害鎮守藩鎮的諸王，徐玄慶到荆州，想見機行事。何昌寓說："我受朝廷的旨意，輔佐外任的諸王，怎麽能允許把王爺交給你這麽一個使臣。如果朝廷一定要殿下回去，應另降聖旨。"蕭昭秀因此得以回到京城。

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

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後又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去世。時年五十一歲。追贈太常，謚簡子。

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泛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何昌寓交游不繁雜，通達仁愛。歷官諸郡都很清白正直，多受到士人君子的稱賞。

謝瀹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禄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嵸，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静。解褐秘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友、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

謝瀹字義潔，是陳郡陽夏人。祖父謝弘微是宋朝的太常。父親謝莊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謝瀹有四位兄長謝颺、謝朏、謝顥、謝嵸，世間稱謝莊是用風、月、景、山、水來給兒子取名的。謝顥字仁悠，少時就簡約沉静。入仕任秘書郎，屢經升遷官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年，爲吏部郎，官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年，選拔友、文學，任用謝顥爲竟陵王友。官至北中郎長史。後去世。

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悦。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悪，以女結婚，厚爲資送。

謝瀹七歲時，王彧見到他覺得他很不一般，對宋孝武帝談到他，孝武帝就在大庭廣衆之中召見他，謝瀹舉止悠閑態度安詳，應對的話很合皇上的心意，皇上非常高興。詔令匹配給公主，碰上景和事敗，没有做成。僕射褚淵聽説謝瀹年紀輕輕就清明正直没有惡俗之氣，就把女兒嫁給

他，陪贈了很多財物。

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秘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内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黄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敕令速拜，别停朝直。

出仕爲車騎行參軍，遷秘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薦他爲記室。齊朝建置臺閣，遷爲太子中舍人。建元初年，轉桂陽王友。因爲母親年老需要奉養，出任安成内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對他厚加禮遇。授黄門郎，兼掌吏部。不久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兼侍中。謝瀹因爲早晚不能任職，堅决推辭不肯領受。世祖詔令他趕緊拜任，特地免去他宿值朝廷的任務。

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吴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横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并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

遷司徒左長史，出任吴興太守。長城縣的百姓盧道優家裏遭到搶劫，誣告同縣的殷孝悌等四人是搶劫犯，謝瀹把他們逮捕收歸縣城監獄調查此事。殷孝悌的母親駱氏上告聲稱殷孝悌是被盧道優誣告的，胡説他是搶劫犯，有一百七十三個人聯名爲他擔保，而當地官府不爲其申冤。謝瀹聽説了他母親的申訴，就請求建康監獄復查此案，盧道優理屈詞窮伏首認罪，被依法斬首。有關部門奏請免去謝瀹的官職。謝瀹又讓掌管藥的小吏煮湯，不慎失火，燒掉了郡外的齋室南厢房五間。又動輒鞭打開除其下屬，也被有關部門上奏朝廷，詔令讓他一并用財物贖過。在郡上任官頗受稱贊。因母親去世免官。

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悦。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

服喪期滿，任吏部尚書。高宗廢掉鬱林王，領着兵士進入殿中，左右侍衛驚慌地跑去報告謝瀹。謝瀹正在同客人下圍棋，每下一子，都説“他應該有所企圖”。一局終了，就回到屋裏躺下，竟然不問外面的事情。明帝即位，謝瀹又藉口有病不處理政事。後來皇上設宴，功臣向皇帝敬酒，尚書令王晏等人在酒席間站起來，衹有謝瀹一個人不起身，説：“皇上領受上天之命，應合天意順服民心，王晏等人妄自想把天之功勞歸爲自己的力量。”皇上大笑心中釋懷。酒宴完畢，王晏叫謝瀹和他同坐一輛車回尚書省，想要和他搞好關係。謝瀹很嚴肅地説：“您的窩在什麽地方?”王晏開始得到班劍儀仗時，謝瀹對他説：“身爲太傅纔得到六人的儀仗，你幹了什麽一下子有這麽多。”王晏很畏懼他。

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吴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禄大夫。謚簡子。

初，兄朏爲吴興，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

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

加領右軍將軍。他的兄長謝朏在吴興郡，因爲處置公事有所延誤，謝瀹就代他撰寫奏疏，皇上看到字迹不對，查問這事，得到了諒解。調任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這一年去世。時年四十五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簡子。

當初，他的兄長謝朏赴任吴興，謝瀹在征虜渚跟他送别，謝朏指着謝瀹的嘴説："這兒衹適合用來喝酒。"謝瀹在建武之初，一味醉在酒中，和劉瑱、沈昭略用觴酌酒對飲，各自都喝到數斗酒。

世祖曾經問王儉，現在誰能作五言詩？王儉回答説："謝朏繼承了他父親文字的豐腴情致；江淹意尚深遠。"皇上建造了禪靈寺，詔令謝瀹撰寫碑文。

王思遠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并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

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

除晋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録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并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

王思遠，是琅邪臨沂人。是尚書令王晏的堂弟。父親王羅雲，任平西長史。王思遠八歲的時候，父親死了，祖父王弘之和外祖父新安太守羊敬元都退官閑居，所以王思遠小時没有出仕的願望。

宋建平王景素徵召他做南徐州主簿，很受禮遇。景素被殺，左右臣屬都分散離去，王思遠却親自安排殯葬的事宜，親手在墳上種植松柏。和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奏明此事，使朝廷上下都很感動。景素的女兒被廢爲庶人，王思遠把自己家的衣服食物分贈給她接濟她的生活，等她長大，又替她舉辦成年笄禮，訪求堪相匹配的人家，盡自己的財力給她出嫁的陪贈。

授晋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做過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朝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竟陵王遷爲司徒，仍然是録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向來喜好士人，他受到兩人的賞識和禮遇。王思遠請求出任邊遠的郡地，授建安内史。他的長兄王思玄去世，王思遠因爲同兄長感情非常好，上表請求解去官職，没有得到准許。等到祭日，又堅决請求，世祖纔答應了他。官拜中書郎，大司馬諮議。

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吴郡顧暠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爲吴郡，世祖除思遠爲吴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軍，領録事，轉黄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

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并居内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概。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黷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

世祖詔令舉薦士人，竟陵王子良推薦了王思遠和吴郡的顧暠之、陳郡的殷叡。邵陵王子貞執掌吴郡，世祖任命王思遠做吴郡丞，以本官掌管郡中事務，議論的人都認爲用人很適當。因病免去了官職，回朝做司徒諮議參軍，領録事，轉黄門郎。出任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宗輔佐政事，没有去赴任，仍然遷爲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貪污營私，王思遠根據事實彈劾他，高宗和王思遠的堂兄王晏、沈昭略的叔父沈文季都請他停止此事，他没有聽從他們，仍然這樣做了。

建武年間，調任吏部郎。王思遠因爲他的堂兄王晏是尚書令，不想同在尚書省執掌大權，上表堅决辭職。他説："最近頻繁地向皇上啓奏，實在是心裏有所感想。陛下待遇的深厚，是古今少有的。臣下如果辜負了皇上的聖恩，簡直就没有人會效力了。既已自己準備誓死酬恩，不再由於害怕名聲的小污點而有所猶豫，正因爲我和王晏關係親近，絶不應該一同高居顯要的職位。勤懇恭敬的赤誠之心，一直到死都會堅守。我實在平庸没有見識，没什麽值得獎勵的長處。陛下選拔人才的宗旨，大概是稱許其一方面的嘉行。我竟不能用道理來堅持自己的决定，就違背了聖哲的明智。冒犯皇上的過錯，責備和論罪都由自己承擔，而錯誤地領受恩惠，却要使皇上的明智蒙上污塵。權衡這兩者的輕重，我寧可偏向自己承擔。況且也是因爲陛下是以盛德統率群臣，所以我得以依照禮法有進有退。惟願皇上顧念我的忠心答應我的要求，不要讓我冒罪飄零。今天如果勉强接受此職，即使位比三公也不足使人安泰，一旦有違聖意，就是黄泉赴死也不足爲甚。而我這樣苟且行事衹是爲了將來的遭受刑罰，自己抛棄富貴榮華，這是連愚蠢的人都不會做的事，我也不願如此。我的心情和想法，值得憐惜和諒解。如果皇上的命令一定要執行，請求按非理之罪處置我，聖上的恩典正廣布在通衢大道上，而我却固執地請求排除和壓制，自己爲自己悲愍傷悼，不覺流下淚來。謹此冒着斧鉞加身的死罪，

把心裏的想法全部向陛下呈奏。困窘没有辦法衹好呼喚上天，希望皇上明察。”皇上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改授司徒左長史。

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

當初，高宗廢舊帝立新帝的時候，王思遠和王晏閑聊，對王晏説：“兄長你承受了世祖很厚的恩情，現在朝夕之間又幫助别人幹這種事，他現在或者還因爲計謀事情需要你，就不知道將來你怎麼立足。如果從現在就和他們斷絶來往，還可以不失掉晚節。”王晏不聽他的話。等拜任驃騎，會集族中子弟，他對王思遠的哥哥思微説：“隆昌末年，阿戎勸我自殺，如果聽了他的話，我還有今天嗎。”王思遠急忙答道：“就像阿戎所看到的，現在自殺也還不晚。”等到王晏勢敗，所以没有受牽連。

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床筵，窮治素净，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

王思遠清明善修，立身之道惟求簡潔。衣服飾物床榻筵席，都極力要求置辦得乾净素雅，有賓客來拜訪，就讓人先偷偷地察看，衣服髒污的，就隨意地招待不同他接近，形貌整潔漂亮的，纔同他促膝相談。即使這樣，等客人離開之後，還要讓兩個人用笤帚拂掃他們坐過的地方。皇上的族祖弟季敞性情非常豪邁，皇上心裏不喜歡他，對他説：“你可以常去拜訪王思遠。”

上既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

皇上殺掉了王晏，王思遠遷爲侍中，掌管策令和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没有拜任，就死了。時年四十九歲。追贈太常，謚號貞子。

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

王思遠跟顧暠之很好。顧暠之死後家裏很窮，王思遠把他的妻子孩子接來，照顧得很周到。

顧暠之

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宦府閤。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并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

顧暠之字士明。從小死了父親，好學求知有仁義的舉動。開始被舉爲秀才，在各府閣中任官。永明末年，任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年，任安西諮議，兼著作，跟王思遠一起撰寫文章。建武初，因爲生病回家，高宗手寫詔令給王思遠説：“這個人很是可惜。”就拜爲中散大夫。去世，時年四十九歲。

思微，永元中爲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王思微，永元年間做過江州長史，被陳伯之殺了。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史臣曰：成就德行是最高尚的，成就藝業衹在其次。看這幾個人對自身的修養，哪裏僅僅是使身心清健藝業高雅，而是把福業的隆厚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行動依從禮義，可以勉勵外物感化世俗了。君子處在世上，它的美德正在於此。

贊曰：江斆繼承了世代的大業，使當時的邪佞之人有所警醒。何昌寓爲故主請訴申冤，言辭出於大義。謝瀹獻上祝壽的酒杯，半是承歡半是諷刺。王思遠退位不求厚禄，完全是出於謙敬的心地。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并爲太初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宫，孝嗣登殿不著韎，爲治書御史蔡准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徐孝嗣字始昌，是東海郯地人。祖父徐湛之，做過宋的司空；父親徐聿之，官著作郎：都是被劉劭殺死的。徐孝嗣還没降生所以逃過了一死。小時候風姿特殊，端莊挺拔。八歲時，承襲了枝江縣公的爵位，見到宋孝武帝，登上臺階就流下淚來，一直到進入席位。皇帝非常喜歡他。匹配給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征結束，皇帝回到宫中，徐孝嗣上殿没有穿襪子，被治書御史蔡准奏告，罰金二兩。拜爲駙馬都尉，任著作郎，因母親去世免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徐孝嗣的姑姑嫁給東莞的劉舍，劉舍的哥哥劉藏是尚書左丞，徐孝嗣去拜訪他。劉藏回去對劉舍説："徐郎是堪任尚書令和僕射的人才，等到他三十多歲就可以知道了。你要好好結交他。"

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

昇明年間，遷爲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兼任南彭城太守，隨主人轉爲太尉諮議參軍，仍兼南彭城太守。齊建置臺閣，任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年，世子的封國撤銷，出任晉陵太守，回朝做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没有拜領，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的征虜長史，遷任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任長兼侍中。他步態優雅，舉止安閑，和太宰褚淵相媲美。世祖對他非常好。尚書令王儉對别人説："徐孝嗣將來一定會做宰相。"轉任御史中丞。世祖問王儉説："誰可以接替你呢？"王儉説："我辭官退休之日，接替我的一定是徐孝嗣吧！"出任吴興太守時，王儉贈給

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

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修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齋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

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厘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户。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勛，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户。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并臨軒拜授。

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托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己自保，朝野以此稱之。

徐孝嗣一首四言詩：“和叔茂并駕齊驅，直追彥輔。柔軟的并不吃下，剛硬的也不吐出。”當時的人都把他的行爲和蔡子尼行狀上說的相比。在郡上稱爲賢能之人。正碰上王儉死了，皇上徵辟徐孝嗣爲五兵尚書。

這一年，皇上命令儀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寫晋南遷以來的儀禮典章，讓他們向徐孝嗣請教。第二年，遷任爲太子詹事。跟隨世祖游幸方山。皇上說：“我打算經營這山的南面，作爲營造行宮的地方。所以應該超越靈丘。”靈丘的山和湖，是新林苑。徐孝嗣回答說：“繞過黃山，直抵牛首山，是鼎盛漢朝的事。現在江南地方不够開闊，人民也正勞苦不息，希望陛下稍稍謹慎從事。”皇上竟然没有修建什麽。竟陵王子良很喜愛他。子良喜歡佛法，讓徐孝嗣和廬江何胤掌管齋戒、講論佛法事務和衆僧事務。轉任爲吏部尚書。不久加封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中的大事大多委托給他。

世祖去世，遺書中命他轉任爲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陽尹。高宗謀劃廢掉鬱林王，把這事告訴徐孝嗣，徐孝嗣接受了他的旨意没有異議。高宗上殿，徐孝嗣穿着戰服跟在後面。鬱林王已經死了，高宗還在等待太后的命令，徐孝嗣從袖子裹拿出來交給他，他非常高興。因爲廢鬱林王立下了功勞，封爲枝江縣侯，食邑一千户。賜給一部鼓吹，上殿帶領穿甲衣的儀仗五十人。轉爲左僕射，常侍職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擁立明帝有功，爵號進爲公，增封食邑二千户。賜給班劍儀仗二十人，加兵卒一百人。過去拜任三公纔要皇上不坐正殿而到殿前，這時皇帝特地詔令讓他和陳顯達、王晏一起到殿前拜授。

北方的少數民族發動戰事，詔令徐孝嗣暫且持節駐守新亭。當時王晏是尚書令，他所受的民衆擁戴，還不如徐孝嗣。王晏被殺，孝嗣就轉任爲尚書令，領本州中正，其他的官銜都和過去一樣。徐孝嗣喜好文學，志趣清雅出衆。他器量宏大，不自誇自己的權勢，所以在建武年間能被容身。恭敬自律以求保身，朝廷和在野士人都因此

稱贊他。

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慚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當初，徐孝嗣任太子衛率，白天躺在書齋的北墻下，夢見兩個小孩突然說：“移一下您的床。”徐孝嗣受驚起來，聽見墻裏有聲音，走了幾步墻就倒下來壓住了他的床。建武四年，就以本號封賜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聽見這樣的詔令，表情嚴肅地對左右的人説：“我的德行比起古人來令人慚愧，而却要占據上公的職位，怎麽能够承受。聖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來使他改變主意，我一定以死相請。假如不獲批准，我就要戴上頭巾，回歸田園，在家中等待獲罪了。”堅决推辭不肯接受。

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虚乏。孝嗣表立屯田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苦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嘆。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别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

這時接連幾年敵人入侵，軍隊和國家都力乏財虚。徐孝嗣上表請立屯田制説：

國家最急切的任務，是軍事和糧食，兩者不分上下，即使一個男子停止耕種，對國情來説也是急迫的。所以分爲井田加以耕種，周朝就擁有衆多戰車，廣泛地設置屯田，漢代就常有軍事勝利。從這到以後，可以知道大概的情况。但是依靠古代的先例，來談論國政畢竟有點迂闊；切實地拿到今天來實行，應該有恰當的措施。我想那些沿着淮河的各個邊鎮，都要由京都供應糧草，費用很大，運送起來又十分不便。聚集糧食等待敵兵，總是苦於不周到，軍事上的利害，没有比這更急切的。我近來訪問了年老的人和管理當地的官員，淮河以南的舊田，到處都望不到頭，池塘山坡没有經過修整，都長滿了茂盛的草。平原和陸地，滿眼都是。現在既然邊防很嚴峻，戍守的士兵增加了很多，單靠從遠處運送糧餉，却把近處很多田地荒廢着，士兵多有飢餓的樣子，實在讓人嘆息。我想讓刺史二千石親自操辦這件事，隨地開墾良田。精心地尋找可供灌溉的水源，妥善地商議田地肥瘠的差異。從在州郡縣戍守的主帥以下的人，都要輪流參加農事。現在水田種植已經晚了，正可以種菽和麥，這兩種穀物，更是北方的土地適合種的，他們喜歡菽麥，不下於喜歡粳稻。開墾

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

的益處，取決於趕上農時。假如我的建議合適，請立即派使者到徐、兖、司、豫，以及荆、雍各州去，分别根據當地狀況定下計劃，不要有所遺漏。特别設立一個主管的機構，專門執掌這件事。農具和耕牛，都由國家供給。年底考核他們政績的好壞，明確對他們的獎懲。這一辦法如果成功，肯定會帶來很多好處。如果邊防上糧食充足，那麽江南也就自然豐裕了，衡量它的好處，實在計算不盡。

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意見奉上被采納。當時皇帝已經病重，而戰事又不斷，竟然没有執行下去。

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托，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宫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見誅，内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情遑惑，見孝嗣入，宫内乃安。然群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

皇帝病得特别厲害，徐孝嗣住到宫裏，皇上臨死前他受到皇上的遺囑，再次命令他自己設置官府。加中書監。永元初輔佐政事，從尚書省搬出來住到宫城裏的南宅，不許回家。皇上德行不檢的情形顯露出來以後，徐孝嗣不敢直言相諫。等到江祏被殺，心裏感到恐懼不安，但是没有表現出來。始安王蕭遥光謀反，大家都很困惑遑急，看見徐孝嗣進來，宫中纔安定下來。但是一群奸臣掌管了國政，他也不能制服他們。進位司空，堅持推辭掉。請求解除丹陽尹，没有得到准許。

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准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説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决。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烟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謟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原闕"

徐孝嗣是文人，没有表現出附和誰反對誰，所以雖然名高位尊，也没有遭致禍害。虎賁中郎將許准很有膽識魄力，率領軍隊投奔徐孝嗣，陳述當前情勢，勸他廢掉皇帝另立新君。徐孝嗣猶豫了很久，認爲實在不應該動用刀兵，可等少主出游時，關閉城門召集朝廷百官共議廢帝之事，雖然有這個想法，終究没有下决心去做。那群小人也漸漸討厭徐孝嗣，勸皇帝召集百官議論，藉機殺掉他。這年冬，皇上召徐孝嗣到華林省，派遣茹法珍賜給他毒藥，徐孝嗣臉色都没變，還能喝酒，吃藥後喝了一斗酒，纔死去。於是皇上下詔令説："周朝世德正盛時，有'三監'反叛，漢朝的運數正昌盛，有當權大臣謀反，他們都自身被處死，同族也如灰燼滅掉。推察前代的事引以爲戒。徐孝嗣憑藉着世代的資歷，很早就得到恩寵，憑藉各種機會，終於登上了高位。没有聽

見他有匡扶皇室的忠誠，却屢屢表現出僭越輕慢的行迹。沈文季門世原闕”

沈文季　沈昭略　沈昭光

沈文季字仲達，吴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

文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秘書郎。以慶之勳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

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赭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黄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

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秘書監。出爲吴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吴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銜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户。明年，遷丹陽尹，

沈文季字仲達，是吴興武康人。父親沈慶之，做過宋的司空。

沈文季從小就因爲寬厚文雅品格正直而聞名。孝建二年，開始做主簿，徵召授任爲秘書郎。因爲沈慶之功勛卓著，大明五年，加封沈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任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任中書郎。沈慶之被景和所殺，軍兵包圍他的住宅，要拘捕他的兒子們。沈文季的長兄文叔對他説："我可以死，你可以爲咱們報仇。"就上吊自殺了。沈文季揮舞着大刀騎馬逃走了，來抓他的人不敢追，纔免於一死。

明帝即位，任用沈文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平定赭圻後，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任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任爲黄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集群臣，讓南臺御史賀臧做柱下史，查辦不喝醉的人。沈文季不肯喝酒，被趕下殿去。

晉平王劉休祐掌領南徐州，皇上向褚淵詢問辦事幹練可以輔佐的人選，褚淵推舉了沈文季。轉爲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時，雖然用了侯王的葬禮，他的下屬臣僚大多不敢參加。惟獨沈文季去看視墓地表示哀痛。出任臨海太守。元徽初年，遷任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任秘書監。出任吴興太守。沈文季喝酒可以喝到五斗，他的妻子王氏，是王錫的女兒，酒也可以喝三斗。沈文季和她終日對飲，但政事也没有荒廢。

昇明元年，沈攸之謀反，太祖加封沈文季爲冠軍將軍，督管吴興錢塘軍事。沈攸之先前服從景和的命令殺了沈慶之。到這時沈文季去捕殺攸之的弟弟新安太守沈登之，并殺滅他的族人。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食邑一千户。第二年，遷任丹陽尹，將軍的職銜如故。

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户。

齊國剛建立起來，做了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任爲太子右衛率，依舊任侍中。改封西豐縣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文季風采棱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户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宫，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并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

沈文季風采峻拔嚴正，進退有法。司徒褚淵是當時的權貴，多藉派別出身度量人，沈文季對他却不屈意奉承。世祖爲太子時，在玄圃和朝臣舉行宴會。沈文季屢次向褚淵勸酒，褚淵感到不服氣，對世祖説："沈文季以爲我做過他的郡守，屢次讓我飲酒。"沈文季説："正因鄉里人之間，纔恭敬相待。怎麽能像太守您失去國土，不認識故鄉。"於是談到北方敵人的入侵，褚淵説："陳顯達、沈文季是當今有謀略的大將，可以把邊防大事交給他們。"沈文季很忌諱説自己出身將門，就因此發怒，向世祖啓奏説："褚淵自稱是忠臣，不知等他死的那天，有什麽面目去見宋明帝？"世祖笑着説："沈衛率喝醉了。"中丞劉休因此事彈劾他，得到了諒解。後來豫章王在北宅後堂集會，沈文季和褚淵都擅長彈奏琵琶，酒喝到盡興時，褚淵取來一把樂器，彈了《明君曲》。沈文季就走下席位高聲叫道："沈文季不能做一個樂伎。"豫章王蕭嶷又替他解釋説："這本來無礙於仲容的德行。"褚淵臉色都没有改，彈完了纔停下。

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即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吴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

沈文季不久任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任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將軍如故。世祖即位，轉任太子詹事，仍任散騎常侍。永明元年，出任左將軍、吴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任爲會稽太守，將軍如故。這時因爲接連幾年檢察税務，老百姓怨言很多。富陽人唐寓之寄居在桐廬，世代相傳以選墓謀生。唐寓之自己説他家的墓地有王者氣象，從山裏得到一枚金印，到處誑騙别人。永明三年冬天，唐寓之聚集黨羽四百人，在新城河上搶劫過往的商販行人，他的手下分布在近處各縣。新城縣令陸赤奮、桐廬縣令王天愍放棄縣城逃走了。唐寓之進逼富陽，搶劫百姓，縣令何洵告訴了魚浦的子邏主從係公，發動魚浦村成年男子保衛縣境。永興地方主管派遣駐守西陵的夏侯曇羨率領兵將戍卒以及

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吴、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并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爲天子宫，縣廨爲太子宫。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虚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

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矟，至今諸將法之。

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群盗，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

境内平民趕去救援。唐寓之就攻陷了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派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人帶領配執器仗的兵將和平民百姓，在永興等十個地方防守。沈文季也派執掌武器儀仗的兵將去援救錢塘。唐寓之到了錢塘，錢塘縣令劉彪、戍主聶僧貴派隊主張玕在小山阻擊他們，抵擋不住，戰敗了。唐寓之進入抑浦登岸，焚燒城鎮，劉彪拋棄縣城逃跑了。沈文季又派吴郡、嘉興、海鹽、鹽官的民兵去援救。賊兵分路進攻各縣，鹽官縣令蕭元蔚、諸暨縣令陵琚之都逃跑了，餘杭縣令樂琰戰敗也逃跑了。這年春天，唐寓之在錢塘自稱皇帝，設立太子，把新城戍當作天子的宫殿，縣裏的官署當作太子宫殿。他的弟弟唐紹之任揚州刺史。錢塘的富户柯隆做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柯隆獻上幾千把箭鋌給唐寓之作兵器，加領尚方令。分别派他的黨徒高道度悄悄地進攻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縣令劉國重在抵抗中被殺。蕭崇之字茂敬，是太祖的族弟。這時面對死亡，表現得貞義剛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兵就占據了東陽郡。又派遣僞會稽太守孫泓攻打山陰，當時會稽太守王敬則離任入朝，所以唐寓之以爲可以乘虚而入。孫泓到了浦陽江，郡丞張思祖派浹口的戍主湯休武同他們作戰，打了大勝仗。皇上在樂遊苑，聽説唐寓之造反，對豫章王蕭嶷説："宋明帝初年，九州一同謀反，這幫鼠頭鼠腦的家夥儘管鬧吧，看我蕭公用雷打你們的頭。"派遣了幾千名禁軍，數百匹戰馬去東邊征討。賊兵本來是烏合之衆，害怕騎兵。官軍一到錢塘，剛交戰賊兵就潰敗了，抓獲唐寓之殺了，又進兵平定了各縣。

臺軍乘着打了勝仗，又對百姓搶掠一番。軍隊回到京城，皇上聽説了這事，拘捕了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并將他處死示衆，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去官職削奪了爵位交給東冶處置。陳天福，是皇上寵愛的將領，被處死以後，朝廷内外都感到震驚和恐懼。陳天福擅長使用馬槊，到現在各將領都模仿他。

御史中丞徐孝嗣上奏説："聽説山東有群强盗，搶掠各地，雖然没多久就消滅了，但終歸暫

暫干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吴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白劫破掠，并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拒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吴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莫效，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吴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吴興太守西昌侯鸞，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鸞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

時打亂了皇上的統治。郡縣缺乏能攻戰守備的能力，國家的府庫又多耗費侵失的弊端，褒獎善政懲處惡政，應該使他們各得其所。吴郡下屬的鹽官令蕭元蔚、桐廬縣令王天愍、新城縣令陸赤奮等人，眼看縣城被劫掠，都不率兵抵抗，放棄職責逃跑。蕭元蔚、王天愍回到了臺省，陸赤奮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又錢塘縣令劉彪、富陽縣令何洵，於是率領軍兵百姓奮力抵抗未能擋住，并没有棄城回臺省。其他像建德、壽昌，在劫斷的上游地帶，不知道有没有遭到侵擾？吴興下屬的餘杭縣被攻占，縣令樂琰就率領軍民迎戰不能抵擋，退出城外。會稽下屬的諸暨縣，被强盗攻破，縣令陵琚之没有組織抵抗，就放棄縣城逃跑，不知下落。查蕭元蔚等人妄自憑藉着皇上的恩惠，因是親戚得到官職，却欺瞞失職，奏請處死。會稽郡丞張思祖慌亂中接替重任，總管此事，竭誠效忠，但畢竟不成體統。平東將軍吴郡太守沈文季、征虜將軍吴興太守西昌侯蕭鸞，職責便是掌管關、河一帶，重任本已交托給了他們。所以理應下令不許再讓劉彪、樂琰、何洵仍任舊職，張思祖、沈文季可以在現職繼續管事，蕭鸞等人應罰金贖罪。”詔令蕭元蔚等人免罪，張思祖、蕭鸞、沈文季被解脱。

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簺及彈棋，簺用五子。

沈文季堅決推辭出任會稽太守，轉任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察郢州司州的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回朝官任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對他説：“南方的士人没有做過僕射，已經多年了。”沈文季回答説：“南方吹來的風不勁進，早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沈文季雖然學問不深，説話却頗有文采，當世人稱贊他善於應對。他特别擅長玩簺和彈棋，玩簺用五個子。

以疾遷金紫光禄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

因病遷金紫光禄大夫，增加親信侍從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任侍中，兼領太子詹事，遷任中護軍，侍中如故。在家宅闢置官署。隆昌元年，又做了領軍將軍，侍中如故。參預了廢掉鬱林王的事，高宗想讓他任江州刺史，派身邊侍從單景雋宣讀旨意，沈文季爲自己辭謝，自稱年紀老了不願意出朝任官，并詢問右執法之職有没有

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户。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吴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百户。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

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宫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

文季見世方昏亂，托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

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黄門郎。南郡王友、

人選，單景儁回到宫中據實報告。延興元年，遷任爲尚書右僕射。

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食邑增加五百户。尚書令王晏曾經嘲笑沈文季是吴興僕射。沈文季回答説："琅邪的執法，好像不離您的家族。"不久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北方敵軍攻打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蕭遥昌在城裏固守，屢次派輕健的軍兵襲擊對方，明帝爲此很憂慮，詔令沈文季領兵鎮守壽春。沈文季進入城中，不許軍兵出城游擊，把城門敞開，嚴加守備，很快敵軍就退了，百姓没有受到什麽傷害。增封爲一千九百户。不久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

王敬則發動叛亂，皇上詔令沈文季領兵進駐湖頭，守衛入京的道路。永元元年，轉任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蕭遥光叛亂，這天晚上，派了三百人到沈文季的家裏來抓他，想讓他做都督，但是沈文季已經回尚書臺去了。第二天，他和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宫城，穿着戰袍共同坐在南掖門上。當時東昏侯已經大開殺戒，徐孝嗣感到非常憂慮，想和沈文季談論政事，沈文季就岔開話題，終於没説到這些。事情平息以後，加鎮軍將軍，准許闢置官署，侍中、僕射如故。

沈文季看見世事昏亂，假托年老有病，不參預朝政。他哥哥的兒子沈昭略對他説："叔父六十歲做上員外僕射，想要使自己免於災禍，難道做得到嗎?"沈文季笑而不回答。跟徐孝嗣一同被殺。這天他先被召見，沈文季知道要完了，舉止仍和平常一樣，登上車子還回頭説："這一去恐怕回不來了。"死在華林省，當時五十八歲。朝野都爲他感到冤屈。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號忠憲。

他哥哥的兒子沈昭略，很有剛烈之氣。昇明末年，做了相國西曹掾，太祖很欣賞他，到即位時，對王儉説："南方士人中有個叫沈昭略的，給他個什麽官呢?"王儉説："我已經定好了。"奏請轉任爲前軍將軍，皇上不想反對，同意了。不久遷任爲中書郎。永明初年，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黄門郎。南郡王友、學華

學華選，以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建武世嘗酣酒以自晦，與謝瀹善。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内。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與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

選，任沈昭略爲友，不久兼任左丞。永明元年，出任臨海太守，御史中丞。他在建武年間曾經暢懷飲酒以自爲韜晦，和謝瀹很好。多次遷升爲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蕭遥光在東府起兵反叛，把沈昭略扣押在城内。沈昭略偷偷地從南門跑出來，渡過淮河回到禁城。這時和沈文季一起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人奉上藥酒，沈昭略怒駡徐孝嗣説："廢掉昏君另立明主，這是古今通用的典則。是宰相没有才能，纔弄到今天的地步。"用瓦罐砸破了臉，説要"作個破臉鬼"。死時四十多歲。

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其弟沈昭光，聽説拘捕的人來了，他的家人勸説他逃走，沈昭光不忍心抛下他的母親，就被抓住，殺掉了。中興元年，朝廷贈沈昭略爲太常，沈昭光爲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壃，飛芻挽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飢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群。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粮，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淩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吴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横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孝嗣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史臣曰：治理國家的法則，衹有食物對百姓是最重要的，糧食豐足士兵衆多，百姓就很安定了。屯田的策略，實在比戰事還要重要。像那趙充國懂得耕植，所以消滅了羌戎，韓浩、棗祗，也建議華夏設立典農的官職，提倡大行耕作。城池險要，營壘高峻，疆界綿長，運送糧草，實在很難供應得上。一個男子不種地，就有人要挨餓，邊防上的士兵，有千群之多。所以應該儘量利用土地，用士兵自己的力量來獲得糧食。軍情緩和就親自種地，軍情緊急就參加戰鬥。每年如有餘糧，那麽歷史上有過的糧食多得變質發紅的情况就可以出現了。前朝的政治，説得已經很詳細了。自從偏安江左以來，没有來得及制定長遠的計劃，王國的軍隊外出征戰，没有得到過温飽，在四方邊疆鎮守，就像弱小的松苗一樣驚懼。官兵來援救，緩慢得經年累月，逆風溯水，運輸起來十分艱難。竭盡地窖的儲藏、倉庫的粟米來供應，運用木牛流馬，還是脱不了舊毛病，耕作積糧的關鍵，仍在於開墾江、淮地區。郡國共同推行，無須從遠方來解救糧食的危急。所以吴國南濱駐守，就在江右屯田耕作，魏國在淮北墾植，就在石横開鑿水道運糧，都是采用了唇齒相依的辦法，以求能輕鬆地迎戰敵人。徐孝嗣在

難險窘迫的情形之下，提出值得推行的計策，而皇上没有謀略，百姓失却首領之人，不能够見機行事，於是這一良策就成爲空言，實在可惜的很！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

贊曰：文忠公身居相位，行爲堪稱楷模。有器量有功業，可以使一朝振立。豐城漸次升遷，言談舉止都十分出色。雖然乘舟而行其實難逃溺亡的命運，厄運一來同樣要消逝。

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宗　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遥光 遥欣 遥昌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蕭道度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

衡陽元王蕭道度，是齊太祖蕭道成的長兄。與太祖都受學於雷次宗。宣帝詢問二位兒子的學業情況，雷次宗回答說："哥哥清亮，表現在外，弟弟溫潤，包含在內，二人都是優良的玉石。"後來蕭道度跟隨父親宣帝南征北戰，官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代。齊建元二年，追加封號謚號。没有兒子，太祖將自己的第十一子蕭鈞過繼給蕭道度爲後。

蕭鈞

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還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秘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

蕭鈞字宣禮。永明四年，任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其母區貴人去世，他守喪完全符合禮儀。永明六年，升爲征虜將軍。永明八年，又升爲驍騎將軍，散騎常侍照舊。又調任左衛將軍。蕭鈞喜愛什麽、崇尚什麽，都被其長兄齊世祖所知。兄弟之間，齊世祖對待他僅次於對待鄱陽王蕭鏘。永明十年，蕭鈞調任中書令，領石頭戍事。又調爲散騎常侍，秘書監，照舊領驍騎將軍。未正式拜授。鬱林王隆昌元年，改加侍中，配給扶侍一人。海陵王被擁立爲皇帝時，蕭鈞調任撫軍將軍，侍中照舊。不久便遇害，時年二十二歲。

蕭子珉

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

齊明帝即位，以永陽王蕭子珉仍舊據有原來的藩國，而過繼給衡陽元王蕭道度爲孫。

子珉字雲瑛，世祖第二十子也。

蕭子珉字雲瑛，是齊武帝第二十子。永明七

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年，封爲義安王，後改封永陽王。他在永泰元年被殺害，年僅十四歲。又以武陵昭王蕭曄第三子蕭子坦作爲元王的後人以奉祀宗廟。

始安貞王蕭道生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

始安貞王蕭道生字孝伯，是齊太祖的二哥。宋代任奉朝請，去世。齊建元元年，追贈封號謚號。明帝建武元年，又被追尊爲景皇，追尊其妃江氏爲皇后。又在御道西邊設置寢廟，陵墓叫作脩安。他有三個兒子：蕭鳳、高宗蕭鸞、安陸昭王蕭緬。

蕭鳳

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遥光嗣。

蕭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死於宋代，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追贈爲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并在太極東堂畫上鳳鳥，題名爲神鳥，而改鸞鳥名爲神雀。子蕭遥光繼承其王位。

蕭遥光

遥光字元暉。生有躄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遥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内史，不拜。高宗輔政，遥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軍、吴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内，頻五除，并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遥光共謀議。

蕭遥光字元暉。生有瘸腿的毛病，齊太祖説他不能承受奉拜祭祀的重任，想封其弟繼承王位，齊世祖極力勸諫，纔以蕭遥光承襲王爵。最初任員外郎，調任給事郎，太孫洗馬，轉官中書郎，豫章内史，没有正式拜授。高宗蕭鸞輔理朝政，蕭遥光喜愛天文占驗之術，暗暗抱有謀劃佐理朝政的心思。鬱林王隆昌元年，他任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代行南徐州事務。又任南彭城太守，將軍照舊。又任輔國將軍、吴興太守。高宗廢鬱林王後，蕭遥光又任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年之内，他頻繁調動，連任五職，都没有正式拜授。當時高宗蕭鸞想登上皇位，凡是誅殺封賞各種事情都衹和蕭遥光一人共同商議。

建武元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晋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遥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幰車鼓吹。遥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

明帝建武元年，以蕭遥光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晋安王蕭寶義當時任南徐州刺史，所以蕭遥光請求解除都督南徐州軍事的職務，得到允許。建武二年，蕭遥光進號撫軍將軍，加封散騎常侍，并賜給帶布幔的車和鼓吹樂一部。蕭遥光喜歡判理訴訟之事，自認爲公正嚴明，但被他殘酷殺害的人很

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遥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

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既輔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遥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遥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遥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傘出城外。

遥光弟遥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祏後，慮遥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遥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也。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遥光戎服出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遥光不肯，望臺内自有

多。由於患有脚病，不能與百官同在朝廷站列，所以常常乘車從望賢門入宫。每次和明帝閑談很久，談完，明帝要香火敬神，第二天必定要殺人。明帝認爲自己這一支脉近親人少，勢單力薄，對高帝、武帝的子孫既恨又怕，想把他們全都殺掉。蕭遥光便幫他參謀策劃，要依次施行，逐步除掉他們。永泰元年，蕭遥光就任本位贈爲大將軍，賜給油絡車。明帝患病，蕭遥光多次入宫侍候，明帝病勢逐漸沉重，河東王蕭鉉等七王在同一夜全被殺害，這是蕭遥光的主意。

明帝駕崩，遺詔加封蕭遥光爲侍中、中書令，賜給扶侍一人。東昏侯永元元年，又賜給他帶劍儀仗隊二十人，即以大將軍號開府儀同三司。蕭遥光既已輔佐朝政，見東昏侯即皇帝位，暗中與江祏兄弟謀劃要自立爲帝。其弟蕭遥欣在荆楚，擁有重兵居於長江上游，秘密地準備起兵響應。蕭遥光當即據東府發出號令，要蕭遥欣馬上領兵火速東下。陰謀將要發動，但蕭遥欣病死。江祏也被誅殺，東昏侯召蕭遥光進殿，把江祏的罪行告訴了他，蕭遥光很害怕，回到臺省便假裝發狂號哭，從此以後藉口有病不再進入朝廷。先前，蕭遥光出行回來進入城中，風把儀傘吹起飄出了京城。

蕭遥光弟蕭遥昌先死於壽春，其豫州的部下都歸屬蕭遥光統領；及蕭遥欣歸葬於武進，暫時停柩在東府前的小洲上，荆州來送葬的人很多。東昏侯誅殺江祏後，憂慮蕭遥光自己不安心，想轉調他爲司徒回到府第，召他進宫告訴他這個意思。蕭遥光擔心被殺，於八月十二日黄昏，收集荆、豫二州的部屬，在東府門前聚集了很多人，街上路人都覺得很奇怪，不知他們想幹什麽。蕭遥光召見親信丹陽丞劉渢以及很多卑賤之人，想以討劉暄爲名發難。并連夜派遣好幾百人攻破東冶放出囚徒，到尚方署取來兵器。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垣歷生跟隨着使者立刻就到了，他勸蕭遥光派他率領城内的兵馬連夜攻擊朝廷，用車載蒿草去焚燒城門。他説："你衹需乘車跟在後面，反掌便可奪取臺城。"蕭遥光狐疑，不敢出動。天稍微有些亮，蕭遥光便身穿軍服出外聽消息，

變。

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遥光曰："逆從之數，皎然有徵，干紀亂常，刑兹罔赦。蕭遥光宗室蚩庸，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絶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闉隍爽闓，逾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托，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内犯，竊發京畿，自古巨釁，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宫寺，鎮軍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

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遥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遥光大怒，於床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

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并逾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遥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床，軍人排閤入，於

停車安排儀仗，登上城樓施行賞賜。垣歷生又勸他出兵，蕭遥光不答應，却希望朝廷内部自己發生事變。

到中午，朝廷的軍隊漸漸到來，尚書給蕭遥光的檄文中説："逆順的運數，是有明顯徵兆的，干犯綱紀擾亂常規，刑法是不會赦免這種人的。蕭遥光是宗室的敗類，品行卑劣才能淺薄，他像緹裙山的瘸子想上天，天路哪有他登的階級。他從前就受到明帝的知遇，恩待他好像兒子一樣，而且禮敬寵信超過了一般的皇子。賜給他的旗章車服等儀仗，超過了藩王的尊嚴；他所據府第寬闊，超過了城墻的規模。等到聖皇升天，他親受顧命托孤的重任，先帝的話猶在耳，德音尚存，他就欺侮蔑視皇上，并不害怕背負不義的名聲，他心中没有君父，像寒霜一樣由來已久。甚至私下在京畿發兵，進犯朝廷，自古以來巨大的挑釁事件，没有哪次能比這次更過分。現在我命令六軍，宣布對你討伐。皇上當會親駕兵車，實施這朝廷的重大的戰略。指長江爲誓，一定要獎賞勇士，懲罰你這逆賊。"於是全城戒嚴，在京城部分地區實行大赦。領軍蕭坦之屯兵湘宫寺，鎮軍司馬曹虎駐扎在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駐守東府東籬門。

各路兵馬三面包圍了東城，焚燒了司徒的二座府庫。蕭遥光派垣歷生從西門出戰，朝廷軍馬多次戰敗，主將桑天愛被殺。當初，蕭遥光起兵之時，曾經詢問過諮議參軍蕭暢，蕭暢正色拒絶，不服從他的命令。八月十五日，蕭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偷偷從南門逃出來，渡過秦淮河回到朝廷，蕭遥光的部衆很是灰心喪氣。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乘便丢下長矛投降了曹虎部，曹虎命令將他斬首。蕭遥光聞訊大怒，自己從床上蹦跳起來，讓人去殺垣歷生的兒子。

當晚，官軍發射火箭焚燒城東北的角樓，至深夜城中潰散了。蕭遥光回到小房屋，在帳中穿好衣服戴着帢帽端坐着，自己拿着燭火照明，命人拒守，房屋閣門都緊緊關閉。他左右的侍從都越過房屋四散逃出。官軍主將劉國寶、時當伯等人最先衝進去，蕭遥光聽見外面士兵到來，便吹

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遥光未敗一夕，城内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各共説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

滅燭火，爬下床來，官軍衝開房門進來，在黑暗中將蕭遥光拉出去斬首，時年三十二歲。蕭遥光還未失敗的一天晚上，城内人都夢見很多蛇沿着城向四外爬出去，大家議論紛紛，都覺得很奇怪。官軍入城，將城中房屋焚燒殆盡。

遥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檦殺之。劉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内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溓事渢亦謹。

蕭遥光府中的佐官司馬端任掌書記，曹虎對他説："你是反賊不是？"司馬端説："我受了始安王的厚恩，今天死了也甘心。"曹虎不殺他，把他抓起來送回朝廷，徐世檦把他殺了。劉渢逃跑回家，被人殺死。司馬端是河内人。劉渢是南陽人，事奉繼母很孝順，其弟劉溓事奉劉渢也很謹慎小心。

詔斂葬遥光尸，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詔命將蕭遥光的尸體收殮安葬，赦免了他的幾個兒子。追贈桑天愛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蕭寶覽繼任始安王，作爲始安靖王蕭鳳的後代。永元二年，蕭寶覽任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蕭遥欣

遥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遥欣繼爲曾孫。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遥欣爲持節、督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仍爲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荆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晋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遥光爲揚州居中，遥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遥欣以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蕭遥欣字重暉。宣帝蕭承之的兄長西平太守蕭奉之没有後代，以蕭遥欣過繼給他作曾孫。官拜秘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海陵王延興元年，高宗扶植勢力，以蕭遥欣爲持節、督兗州沿淮河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又爲督豫州及郢州的西陽、司州的汝南二郡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照舊。尚未到任。明帝建武元年，他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又調任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秦、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荆州刺史。又改封爲曲江公。齊高宗由於自己的子弟勢弱力小，晋安王蕭寶義又有殘疾，所以以蕭遥光爲揚州刺史居於朝中，以蕭遥欣外居陝西，這樣都由同宗同門子弟掌握權勢。蕭遥欣喜愛勇武，積聚蓄養了很多武士，作爲自己的支援。建武四年，蕭遥欣進號爲平西將軍。永泰元年，由於雍州受到北魏的侵犯，詔命蕭遥欣以原官職兼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遷移到襄陽鎮守，後因北魏兵退而没有成行。永元元年去世，時年三十一歲。追贈侍中、司空，謚康公。安葬時采用了藩王的禮儀。

蕭遥昌

遥昌字季暉。解褐秘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秘書丞。延興元年，除黄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户。未之鎮，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

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内人，遥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䬃，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 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托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群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内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

蕭遥昌字季暉。初任秘書郎，歷任太孫舍人，給事中，秘書丞。延興元年，任黄門侍郎，未正式拜授，轉任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尚未到任，轉調督豫州及郢州的西陽、司州的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照舊。

建武二年，北魏主元宏侵犯壽春，派使者呼叫城裏人答話，蕭遥昌派參軍崔慶遠、朱選之去拜見元宏。崔慶遠説："旌旗車蓋迎風飄揚，大隊人馬遠渡淮河、泗水，受到風霜塵土的侵蝕，豈不是太辛苦了?"元宏説："大軍像六龍騰躍，一會兒便飛越千里，經過的路程不算太遠，談不上辛苦。"崔慶遠説："山川環境既然不同，有勞皇駕遠來。屈完曾經説過：'不曾料到您會來到我們的國土上，這是什麽緣故呢?'"元宏説："原因自然會有的。您想要我含糊其辭、模棱兩可地回答呢，還是想要我直接地指明你們的過失呢?"崔慶遠説："您包容遠荒的仁德，本來衹施行於北地的政治，我們并没有要你們來發議論，所以也就不必含糊其辭。"元宏説："朕本來就有話想説，正巧你來詢問，我就直説罷。齊主廢君自立，有過這種先例没有?"崔慶遠説："廢昏君而立明主，這是古今相同的準則。要使國家能够中興昌盛，豈能衹依靠某一代君主? 當今我主明帝與先武帝，不僅是堂兄弟，而且關係融洽有如魚水。武帝臨崩之際，將後事托付給明帝。繼立的皇太孫昭業荒淫昏亂，我主纔將他廢爲鬱林王，功臣們堅決請求，要擁立聖明的君主。我主明帝上迫於皇太后的嚴令，下迫於群臣的懇拜，這纔順應萬民的心願，登上了皇帝寶座。不知何故衹有魏主意下覺得懷疑驚奇?"元宏説："聽你這一席話，消釋了我心中的懷疑。但聰明的婦人傾國傾城，怎麽可以再次使用? 果然像你所説的，那麽武帝的子孫現今在什麽地方?"崔慶遠説："七王共同作惡，都像管叔、蔡叔一樣被誅殺。其餘各藩國二十餘位王子，在朝内的晋升了

官階，在外地的都作了方鎮的首領。對那位聰明婦人的懲戒，古人都會感到迷惑不解；但各種亂行充滿朝廷，實在是這位文帝幸姬霍氏的罪過。”元宏說：“據我所知，武帝子孫没有剩下一個。你的言辭華美但違背了事實，不可全信。”

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既反，情有愴然，朕亦休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爲復游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内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

元宏又說：“雲霧遮蓋之處，天地四方應當歸於一統。所以往年曾有書信給齊武帝，談論今天的事情，看來書信似乎没有送達齊武帝，這也是天命啊。你可以回返，朕也覺得悲傷，當會停止進兵。我這次來，原意主要是問清情況，并不是專門爲興師問罪。如果真的像你所說的那樣，便可消釋我的疑心。”崔慶遠回答說：“見可進則進，知難而退，這是聖人用兵的奇妙之處。今魏主的旨意是想效法聖人，不使兩國喪失原來的和好之情，這不是非常好嗎！”元宏說：“你是想要我與貴國和親？還是不想要二國和親？”崔慶遠說：“和親則兩國都很歡悦，天下蒼生將賴以生存；不和則兩國互相仇恨，將使生靈塗炭。和還是不和，一切聽憑魏主陛下的裁决。”元宏說：“朕這次來是爲了再次巡行江、淮一帶産鹽的邊境，北去洛陽，輕易就可到達。我既不攻打你的城池，也不侵伐你的村莊，你不要擔心。”元宏設置酒席及烤羊果品招待崔慶遠等人，他又對崔慶遠說：“聽説你朝君主廢黜凶惡的繼位者而又没有違背忠孝之義。爲何不擁立武帝的近親藩王，就像周公輔佐成王一樣，而要苟且地自取皇位呢？”崔慶遠回答說：“成王有次於聖主的賢德，所以周公纔能够做他的宰輔扶助他。今武帝的近親藩王雖然没有誰違背仁德，但都没有周成王那樣賢能。霍光也捨漢昭帝的近親藩王而迎立了遠親的宣帝。”元宏說：“如果是這樣，那麽從前霍光自立爲帝，他能不能算得上忠臣？”崔慶遠回答說：“這本不是同一類性質的事，怎麽可以去談論該不該擁立宣帝的問題呢？明帝怎能去和霍光相比較？如果這樣去比，爲什麽不説‘武王伐紂，爲何不擁立微子而輔佐他，而要自己去貪得天下？’”元宏大笑。第二天魏主元宏領兵向城東開拔，并派道登道人進城向衆和尚布施五百匹絹，給崔慶遠、朱選之每人一套褲褶和絡帶。

遥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遥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蕭遥昌死於永泰元年。明帝喜愛蕭遥昌兄弟好像喜歡兒子一樣，所以對他的死很感痛惜。追贈他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帝以此詢問徐孝嗣，徐孝嗣説："豐城縣公原來資歷尚淺，贈給他這樣高的職位，好像有些小失誤。"明帝説："你是想保存萬代的準則，他是我死去兄長的兒子，就不必計較這些了。"謚爲憲公。

安陸昭王蕭緬 蕭寶晊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秘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户。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吴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

永明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恤，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

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户。

安陸昭王蕭緬字景業。他的儀表舉止很得體。初任秘書郎，宋朝邵陵王的文學侍從，中書郎。齊太祖建元元年，受封爲安陸侯，食邑一千户。轉調爲太子中庶子，又改遷爲侍中。齊世祖即位，蕭緬調任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又出任輔國將軍、吴郡太守。不久，在教化方面便政績卓著。竟陵王蕭子良給蕭緬的信中説："我甘拜下風，您的政績數十年來都未曾有過。"齊世祖很賞識他的才能，調他任持節、都督郢州及司州的義陽郡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

永明五年，蕭緬回京任侍中，領驍騎將軍，又遷爲中領軍。第二年，又轉官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任會稽太守，照舊是散騎常侍。又升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以及荆州的竟陵郡司州的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蕭緬很留心於訴訟獄事，親自體恤百姓的疾苦，對於那些以劫奪財物度日的人，都赦免遣散他們，允許他們改過自新，如果再犯纔加以懲罰，所以深受百姓的敬畏與愛戴。

永明九年，蕭緬去世。詔命發放十萬錢和二百匹布以資助他家辦喪事。靈柩回京時，百姓們沿着沔水痛哭着爲他祭奠，并在峴山爲他建立祠堂。追贈爲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這些官位照舊。又賜給鼓吹樂一部。謚號昭侯。時年三十七歲。明帝年輕時便和蕭緬非常友愛，蕭緬死時明帝任僕射，領衛尉，他上表請求解除衛尉的職務，在自己家中陳設靈堂對他哀悼，詔命不許可這樣做。明帝每當來到蕭緬的靈前，總要悲哭，泣不成聲。建武元年，又追贈蕭緬爲侍中，司徒，安陸王，食邑二千户。

子寶晊嗣，爲持節、督湘州軍

蕭緬子蕭寶晊繼承安陸王位，任持節、督湘

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户。二年，寶晊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霄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晊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寶晊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晊在城内，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城内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晊爲太常。寶晊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蕭寶晊弟蕭寶覽爲江陵公，蕭寶宏爲汝南公，食邑各一千五百户。建武二年，蕭寶晊進號爲冠軍將軍。建武三年，蕭寶宏改封爲霄城公。永元元年，由於安陸郡靠近北魏，所以改封蕭寶晊爲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永元二年任左衛將軍。齊明帝兄弟一門都喜愛審案之事，蕭寶晊還略微愛好文學。梁王義師東下，蕭寶晊正在京城内。東昏侯被廢黜後，蕭寶晊希望人心歸向自己，坐等成爲皇帝。不久城内人將東昏侯首級送去給梁王。宣德太后臨朝視事，以蕭寶晊爲太常。蕭寶晊自己感到很不安，所以謀反，兄弟都被誅殺。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史臣曰：齊太祖承受天下的期望統治國家，他的二位兄長却早已殞落，獎賞的命令惠及同族旁支，所以都被追封爲藩王。安陸王蕭緬由於是太祖的同宗子侄世祖的親屬，年輕時便進入仕宦之列，執掌過治理州郡的大權，人雖去而存有餘迹，在百姓中留下了仁愛。這是由於他順應民情施行感化的結果。這樣的政績，豈是那些初學從政的人所必定能够達到的。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托繼胤，貞興子孫。并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贊曰：太祖二位兄長，雙雙被追封藩王。元王的後代依托過繼，貞王的子孫興旺發達。各人都依靠自己的威福，或存或亡，都是自取。安陸王確實值得贊美，他的事迹顯揚在西部邊境人民的心上。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禄大夫。

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爲庵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出爲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禄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晋平恐富求歸"。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祖父王裕是宋朝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親王瓚之任金紫光禄大夫。

王秀之很小時，王裕便喜愛他的儀表舉止。最初任著作佐郎，又爲太子舍人。父親死，他在墓旁建了一間草房，住在裏面守喪，服喪期滿後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王秀之端正清純，想與他結爲婚姻之好，王秀之不肯答應，因此在兩府外兵參軍的職務上頻繁調動。升調爲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王秀之知道桂陽王劉休範將會謀反，藉口有病不去就任。又出任爲晋平太守。到郡任職整一年，王秀之就對人説："這塊地方土壤肥沃，所以我的俸禄時常充裕。既然我資財已足够，怎麽可以久留此地以妨礙賢路?"於是上表請求讓别人代替他，當時人稱之爲"王晋平怕富求歸"。

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既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黄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王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黄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

王秀之回京後任安成王驃騎諮議，轉爲中郎。又任齊太祖的驃騎諮議。宋昇明二年，調任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軍府一道轉任爲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帥豫章王蕭嶷既已封王，王秀之升任司馬、河東太守，辭太守之職不肯接受，被加封爲寧朔將軍，改任黄門郎，尚未正式拜授，又調任豫章王驃騎長史。豫章王在荆州設立學校，以王秀之兼任儒林祭酒。調任爲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又任黄門郎，統領羽林監。又轉調爲長沙王中軍長史。齊世祖即位後，王秀之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任義興太守，遷侍中

興太守，還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

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吴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顔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

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州西曹荀丕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丕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慠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群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

祭酒，又轉任都官尚書。

當初，王秀之的祖父王裕，性格忠貞正直。徐羨之、傅亮把持朝政時，王裕不與他們來往。及至辭官退隱吴興，寫給兒子王瓚之的信中説："我想使你處於不與他人競争的位置上。"王瓚之爲官一直做到了五兵尚書，也從來没有去拜見過任何一位朝廷權貴。江湛對何偃説："像王瓚之這樣就是今日的朝廷隱士。"及至柳元景、顔師伯處在尚書令、尚書僕射這顯貴重要的位置上時，王瓚之竟然不去問候他們。到了王秀之任尚書時，又不與尚書令王儉相交往。一家三代都不迎合權貴，深爲當時人所稱道。王秀之轉調爲侍中，統領射聲校尉。

王秀之又出任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州西曹荀丕寫信給王秀之要求結爲知交，王秀之拒絶了，不肯答覆。荀丕又給他寫信説："我聽説人應當處在《謙》這一位置，這已經刊載在《周易》上了；傲氣不可以助長，《禮經》上也有明白的條文。因此信陵君能招來夷門監侯嬴的義行，燕太子丹能獲得荆軻的高節，都是因爲他們能禮賢下士的緣故啊。大丈夫處世，怎麽可以獨自寂寞地享受恩寵榮耀，白白地成爲後世的一丘黄土呢？足下的事業受到日月的潤澤，聲名高居於他官之上，若不建立超越世人的功績，將與愚蠢的凡夫俗子有何區别？我年輕時性格耿介，不與官宦來往，至今年老，飢寒交迫，不得不希望有嗟來之食。成人之美，是《春秋》所贊揚的，推舉我這位卑者的長處，也可以提醒您這位高者改正短處，所以期望有德者推舉的風氣，原本是爲了互有裨益，確實不是庸碌之輩有求於平原君所能相比的。我與閣下，同是四海的國士。興盛與衰敗的相互更替，原本就是天道運行的常規。名位的高低，命運的通達與阻塞，這怎麽是個人的品德行爲所能決定得了的？第五的稱號，既然没有被驃騎將軍所輕視，那麽西曹的名聲，又怎麽值得長史您藉故推托呢？閣下的答覆久久不見到來，對於您這種不合常典的舉動，怎麽能用來對待國士？如果是遵照禮儀行事，禮儀上没有不答覆這一條。僅僅以書信相往

古人交絶，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丕，潁川人。豫章王嶷爲荆州時，丕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世，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丕，丕上書自申。

來，這怎麽會觸犯您的逆鱗呢？君子待人，應當以人品德的好壞爲準則而不應該衹看其地位的高下，藺相如在澠池會上没有被壓服，毛遂在楚國郢都不肯受屈辱，赴敵臨難，我一定會超過這兩位先生的。不知足下的尊貴和威勢，能比得上秦、楚兩王嗎？我以德性爲寶，足下以地位爲寶，各人都認爲自己的寶貝纔是真正的寶貝，對之采取恭敬的態度，這也是很正常的。常聽説古人絶交，不會發泄惡語醜話，我説這是鄙夫之見。我拿不出什麽來送給你，所以獻上這篇貧困者的贈言。"荀丕是潁川人。豫章王蕭嶷任荆州刺史時，荀丕進獻諫書要他减少些奢侈華麗的行爲，豫章王用寬容的態度答謝他。尚書令王儉執掌朝政，荀丕又上書給王儉説："足下建立了高出世代的美名，却没有表現出高出世代的行迹來，將來在齊國歷史上會怎麽記載呢?"至此，南郡綱紀啓奏隨王蕭子隆請求處罰荀丕，荀丕上書自我申辯。

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吴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吴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謚曰簡子。

王秀之不久被徵聘爲侍中，兼領游擊將軍。未正式拜授，仍然任輔國將軍、吴興太守。王秀之常説，衹要官至司徒左長史，就可以滿足了。吴興郡是退隱的好地方，王秀之也願意做隱士。他到吴興郡任職後，修整舊山，將行李箱籠都移放到那兒。隆昌元年，死於吴興任上。時年五十三歲。謚號簡子。

王僧祐

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儉從祖兄也。父遠，光禄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群，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閲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黄門郎。時衛軍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吴决録》，不傳。

王秀之同宗人王僧祐，是太尉王儉的堂兄，兩人同一曾祖父。王僧祐的父親王遠任光禄勳。宋朝時，有人説："王遠好像屏風一樣，能委曲地隨從流俗，可以遮擋風雨。"而王僧祐却心高氣傲不合群，王儉常去問候他，王僧祐都推托不肯相見。齊世祖好幾次閲兵，王僧祐獻上《講武賦》，王儉想借來看看，王僧祐就是不給。竟陵王蕭子良聽説王僧祐很會彈琴，便從座位上取出琴來請他彈，他不肯從命。永明末年，王僧祐任太子中舍人，值班時剛好患病，代替值班的人還没有到來，王僧祐就抛下不管私自出去，這事被主管官員奏報了皇上，於是處以用錢物贖過。最後官至黄門郎。當時衛軍掾孔逭也是剛直不屈，

他著有《三吴决録》，没有流傳下來。

王慈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内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硏，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黄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内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吴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

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晋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勛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賓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宫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覩徽迹，能無惻隱？今扃禁嶔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閲，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群生，當删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宫。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僩之議："尊極之名，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是司空王僧虔的兒子。他八歲時，外祖父宋朝太宰江夏王劉義恭把他接到内室，要送給他寶物，任憑他愛取什麼就取什麼，王慈拿了素琴和石硯，劉義恭很贊許他。王慈小時候與堂弟王儉一起練字讀書。官拜秘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官爲記室。又升爲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用爲新安太守，又任黄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又出任爲輔國將軍、豫章内史，由於爲父守喪而離職。又起用爲建武將軍、吴郡太守。升爲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又重新拜授爲侍中，領步兵校尉。

王慈認爲朝堂上設置避諱的牌匾，不是古代原有的制度，於是上奏説："帝王之仁德，充滿於天地；君主之光輝，與日月相連續。以至於在典籍中不必寫出名姓，衹需記載其年號、廟號和謚號，也就很清楚明白。所以魏臣據此提出建議，晋帝依照經籍頒下了避諱的詔書。但在朝堂上懸挂牌匾，高高顯露出需要避諱的文字，這種做法并不是古代就有的，實在是從中世纔開始的，這就徒然失去了供人敬仰的情理，違背了與天地莊嚴配合的意義。如果需要表彰贊頌重臣元勛，或是推崇他們的卓越功績，或是宣揚他們的姓氏。所以衛大夫孔悝見銘，説這是標榜舅氏衛莊公；霍光被畫上麒麟閣，題稱却是霍氏。何况處在獨一無二的貴重地位上的皇帝，列尊名也衹到仁爲止；表示謙和也衹到敬爲止。從前東平王去世，漢章帝每巡幸到其宫中就會下淚；新野人鄧彪死了，和帝見了像他的人就會流涕。感懷舊物，尚且如此深切，何况看見其美好的形迹，怎能不悲憫凄惻？現在禁避的不僅是帝王的名字，而且延續到很多大臣。如果讓皇上一年四季都看到這些，豈不是更增重了皇上内心的愁思？我認爲將它空懸在廳堂上，對於要人們捨己盡忠、不計得失并没有什麼益處；如果在朝廷上直接陳述這些字，對於要人們勤勉慎戒也没有什麼損害。

宜率土同諱。目可得睹，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絶，知之者絶，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㧑取證明之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晋，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我想，陛下要保全萬國，使百姓都成爲聖賢，就應當删除前朝有害的規矩，開發大齊孝悌的準則。”詔命交給外廷詳細討論。博士李㧑説：“根據《周禮》的規定，凡是有新的法令，一定要摇響木鈴以提醒百姓注意，然後回來將它在王宫中憲之。注釋説‘憲，就是公開懸挂它’。”太常丞王僩之説：“極尊貴的名字，應當是天下人共同避諱。眼睛可以看見，但口不能説。口不能説，則無人知曉，無人知曉，則觸犯的人一定很多。”儀曹郎任昉説：“李㧑是用明文爲證據，王僩之是從情理上推論表示贊同。直接頒布避諱的法令，開始於漢代，及至晋朝，歷代没有差别。現在避諱的名單，兼明意義訓詁，諱‘邦’字爲‘國’字，確實在以前就有事例可以證明。名字避諱的重要，是表示情感敬仰到了極點，所以要懸挂在朝堂之上，因爲這是官吏們聚集的地方，這將會使得大家從早到晚都能看見，那麽應該禁避的地方，顯然容易做到。這是恭敬奉事的深意之所在，怎麽能按照常情或典籍而將它廢除呢？認爲稱霍氏是尊稱，這違背了當時的情理和事實。處在下位的人纔能直呼其名，所以不直接稱名就是對他敬重；居在上位的人一定要諱稱其名，所以頒布避諱的名字就是表示尊敬。從心理上來説這樣做就不會有不安的感覺，從事實上講這種習慣由來已久，我認爲應當遵守它，而不必改變它。”王慈的建議没有施行。

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吴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

王慈患有脚疾，齊世祖敕命王晏説：“王慈任侍中不久，既然有點小毛病，不能朝拜，又不能騎馬，任憑他乘車跟隨在儀仗隊的後面。”這種特例是晋室東遷以來所少有的。王慈由於有病擔任閑職，又轉官爲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王慈的妻子是劉秉的女兒。王慈的兒子王觀，娶了齊世祖的長女吴縣公主爲妻。按照婦禮，吴縣公主婚後去拜見公婆時，婆母没有和她交談。江夏王蕭鋒任南徐州刺史，他的妃子是王慈的女兒，所以便用王慈作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增加俸禄到中二千石，代理南徐州事務。回京後王慈任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正式拜授，永明九年便去世了。享年四十一歲。

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鷄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

謝超宗曾經對王慈説："你的書法何時能趕上虔公?"王慈説："我趕不上虔公，就像鷄趕不上鳳凰一樣。"當時人認爲這是很有名的回答。王慈死後被追封爲太常，謚號懿子。

蔡約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征西、儀同。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祖父蔡廓是宋朝祠部尚書。父親蔡興宗是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閤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宫。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黄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復爲黄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脱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

蔡約年輕時娶宋武帝女兒安吉公主爲妻，官拜駙馬都尉，秘書郎，但没有正式拜授。又任宋順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肯就任。轉調爲齊太祖司空東閤祭酒，太尉主簿。齊朝建立後，蔡約爲世子中舍人，跟隨世子進入東宫。調任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黄門郎，領本州中正。出任新安太守，又任黄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朔日，蔡約脱掉武冠，解下佩劍，在省臺睡覺，到五更時還没有起來，被主管官員所奏劾，判處用錢贖過。皇太孫蕭昭業登基，蔡約又照舊領屯騎校尉。

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

出任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代理南豫州事務。齊世祖對蔡約説："現在用你作很近的藩鎮的主要輔佐官，想必你一定能符合我的期望。"蔡約説："南豫州非常靠近京師，我不去治理它，它自然會很安寧。它已經處在皇上光輝的照耀之下，我算什麽人，哪裏再需要我這燭光不熄去照亮它呢。"當時，各藩王行事往往受到副職的節制，而蔡約在任時，主官與副官之間關係融洽。

遷司徒左長史。高宗爲録尚書輔政，百僚脱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悦。"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并不拜。

蔡約升任司徒左長史。高宗蕭鸞爲録尚書事輔理朝政時，百官都脱掉鞋子到他的席位上去拜見他，衹有蔡約穿着鞋子不改常態。鬱林王對江祏説："蔡氏原本是禮儀之家，所以隨他高興，愛怎麽做就怎麽做。"江祏説："大將軍有禮待客人的風範，今天又表現出來了。"高宗建武元年，蔡約升任侍中。第二年，又調任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封冠軍將軍，又降爲廬陵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照舊。轉任都官尚書，升爲邵陵王師，加

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元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封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封征虜將軍，都沒有正式拜授。蔡約喜歡飲酒，生性平淡，不與世人相交往。又調任太子詹事。永元二年，去世，享年四十四歲。追贈爲太常。

陸慧曉　顧憲之

陸慧曉字叔明，吴郡吴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

陸慧曉字叔明，吴郡吴縣人。祖父陸萬載任侍中。父親陸子真，宋元嘉年間任海陵太守。當時中書舍人秋當深受皇上寵信，他家住在海陵，請假回鄉安葬父親，陸子真不與他交往。秋當要求派民伕修橋，陸子真又以妨礙農耕爲理由不肯答應。彭城王劉義康知道後非常贊賞他。他在臨海太守任上，因患眼病辭官歸家，後又任中散大夫，去世。

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太守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逾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

陸慧曉清正耿直，有節操，不隨便交朋友。會稽太守、同郡人張暢見陸慧曉時他還是幼童，張暢便特別贊許他。張緒稱贊陸慧曉說："真是江東的裴頠、樂廣啊!"他最初接受州郡的徵召，被推舉爲秀才，任衛尉史，又歷任各府行參軍。因母親年老，陸慧曉便辭官回家奉養，十多年没有出去作官。齊太祖輔佐宋朝朝政時，陸慧曉官拜尚書殿中郎。鄰居及同族人都來祝賀，陸慧曉舉起一杯酒說："陸慧曉已年過三十，因妻父掌管選拔人才的事務，纔得作爲尚書郎，你們這些人認爲這值得慶賀嗎?"

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曅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吴，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并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

當時，齊太祖上表請求禁止奢侈之風，陸慧曉替宋順帝草擬答詔，受到太祖的賞識，被薦舉爲太傅東閤祭酒。齊建元初年，又改任太子洗馬。武陵王蕭曅鎮守會稽，皇上替他精心挑選下屬官員，以陸慧曉爲征虜功曹，與郡府參軍沛國人劉璡一同跟隨武陵王就職。走到吴縣，劉璡對別人說："我聽説張融的宅第與陸慧曉家并排在一起，中間隔條小溪流，這水一定有特別的風味。"於是前去，舀了一杯水喝下。

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爲吴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録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廬江人何點將陸慧曉推薦給豫章王蕭嶷，補任司空掾，豫章王對他很是恩寵禮待。又調任爲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蕭緬任吴郡太守，又特別禮待陸慧曉，慧曉請求補任蕭緬郡府的諮議參軍。又調任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録事參軍，轉爲司徒從事中郎，又升任右長史。

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

當時陳郡人謝朏任左長史，司徒公竟陵王蕭子良對王融說："我府上有二位上等的輔佐官，查考前代，有誰能與我相比？"王融說："兩位賢才同時作一人的輔佐官，這是没有先例的。"蕭子良在西邸聚集學士抄録典籍，命陸慧曉也參與管理這件事。

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晋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不久，陸慧曉調任爲西陽王征虜將軍、巴陵王後軍將軍以及臨汝公輔國將軍等三府長史，代理府州事務。又任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代理郡事。隆昌元年，調任晋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代理郢州事務。陸慧曉連續輔助五王理政，處事立身都很廉潔正直。凡同僚及下屬官員前來拜訪，他都要急忙起身相送。有人對陸慧曉說："長史地位貴重，不必過分謙虚地降低自己的身份。"陸慧曉回答説："我生性厭惡别人無禮，自己就更不能不以禮待人。"他從來不稱士大夫爲卿，有人問他這是什麽原因，陸慧曉説："尊貴的人不可稱卿，衹有卑賤者纔能稱卿。人生在世，怎能够在心中預先設立待人的輕重標準呢！"所以他一輩子都是稱呼别人的職位。

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内史如故。俄徵黄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内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誚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輔國將軍、晋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兖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建武初年，陸慧曉拜授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内史等職務照舊。不久徵召爲黄門郎，没有正式拜授，改任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拔了很多門生充任内外要職，陸慧曉衹録用了幾人，因此王晏很是怨恨他。王晏送給陸慧曉一位女妓，想與他交好，但陸慧曉没有接受。吏曹都令史任職以來，一直參與商討銓選官吏的事，而陸慧曉却總是自己一個人作出決定，從來没有和他商量過。高宗派親信單景儁前去責問此事，陸慧曉對單景儁説："我已是六十歲的人了，再也不能去詢問都令史我這個吏部郎做得怎麽樣。如果皇上認爲我不稱職，我就馬上辭職回去。"因此高宗也很怕他。後來想用他作侍中，因爲他身體矮小，纔取消了這一念頭。陸慧曉出任輔國將軍、晋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代理府州事務。又回京任五兵尚書，代理揚州事務。崔惠景事件平息後，陸慧曉兼領右軍將軍、監南徐州。不多久，升任持節、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到任不

久，便因病回京，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追贈爲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軍將軍覬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吴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税，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即啓。"憲之議曰：

陸慧曉同郡人顧憲之，字士思，是宋朝鎮軍將軍顧覬之的孫子。性格特别清廉正直。永明六年，顧憲之任隨王東中郎長史、代行會稽郡郡守事。當時西陵戍將杜元懿上奏説："吴興、會稽兩郡，没有一年不是五穀豐登的。今年的商旅來往，比往常多一倍。西陵所徵收的牛埭税，按照官府的規定是每天三千五百錢，依元懿親眼所見，實際上能够多收取一倍，一增一減就是兩倍，粗略計算一下，每年可以增收一百萬。浦陽南北津以及柳浦等四處埭堰，請求都讓我去統領代管，這樣一年便可以額外增收四百多萬。西陵戍先前檢查税收，并没有妨礙正常的防衛事務，其餘三處埭堰，我自會舉薦心腹人去管理。"齊世祖敕命下達會稽郡："怎麽會有這種事情？應當派人去訪察後立即報告。"顧憲之奏議説：

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税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并蒙停寢。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吴興頻歲失稔，今兹尤饉，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携老弱，陳力糊口。埭司責税，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廪蠲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并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

考察剛開始設置牛埭的本意，并不是要强迫他們按運輸費的多少來交税。原是因爲江上風濤迅猛險急，人力拉船很不方便，往往造成船隻擱淺沉没，所以纔用牛拉船，以拯救急難便利百姓。這樣於公於私都樂意，所以運輸者交納賦税也就没有什麽怨言。京師的航船渡口，就是實例。但後來的監管者，不瞭解這事的根本，都想求取自己的功勞，所以便節外生枝。有的禁止在别處渡江，有的空船過江也要收税，有的普遍提高一倍的船價，有的對服務周到的人也進行責罰，諸如此類，并没有經過那些在埭堰用牛拉船的人的同意，就上報施行，所報超出官府標準的十條規定，都被我們給停止施行了。所以從前那些争吵控告的事，總算暫時平息了。據審察吴興郡多年歉收，今年更加饑荒。去年，那些吴興渡口的百姓看似豐裕些，這實在是由於飢餓逼迫太急所造成的。有人收取貨物出外换些糧食，回來救濟親友；有人帶領全家老弱，依靠出賣勞力糊口。但是管理牛埭的官吏索取的税，依舊按照官府的規定不肯減少。舊的税收標準的減

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買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

少，這件事還沒有議定公布，反而額外加倍收取，將以怎樣的辦法去收取？皇上慈愛，體恤百姓的苦情，開倉賑濟，減免租税，但杜元懿却幸災樂禍，求取專利，更加重了百姓的困苦。做人没有仁愛之心，是古今都非常憎恨的。況且，每見那些增加收税標準而設置的集市，前後相連，不但新增加的税額無法收取，就連原有的税額還會欠缺。我恐怕杜元懿今天的奏啓，有些不同尋常。如果税收結果與他所説的不相符合，由於懼怕招來譴責，便千方百計掠奪侵害百姓，從而引起商人們的公憤。杜元懿生性苛刻，這在以往的行事中已表現得很明顯，若再任命他去管理徵收牛埭税，就好比以狼去帶領羊，他想推舉的心腹親信，也不過是戴帽的老虎而已。書上説："與其有横徵暴斂的臣子，還不如有偷盗公物的臣子。"這裹是説偷盗公物的損害還稍微小一些，而暴斂百姓的害處更大。當今天運和美光明，草木深受恩澤，正如聖旨所指示的，額外加税是不合適的。但掌管税收的官職，應當選拔廉潔公正的人擔任，廉潔就不會對公家進行盜竊，公正則對百姓不會傷害。我又認爲，所謂便宜行事，意思是説辦事要便利於公家，適合於民情。我看那些老是説要便宜行事的人，并不能在民力之外，真正地斟酌事務所宜去處理。他們辦事，當時就不符合民情，將來也不會便利於公家。名與實相反，違背了治政的常規。諸如此類，確實應該深深地省察。

山陰一縣，課户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横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蘖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

山陰一縣，每户規定徵收税賦二萬，但縣内財産不滿三千的百姓，幾乎占全縣人口的一半，即使緊一點算，也還有三分之一以上。凡是有資財者，都是現任或退職的官宦人家，而貧困至極的都是露宿在外的服役之人。按照規定，他們要將自己收入的三成五成交給官府，而且各行各業都要繳納租税，這還是通常的情況。至於受到主管部門的查核，不斷索求，横加扣押捆綁的人，也有不少。一人被抓捕，跟着便有十人被抓捕；一

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况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污，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具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

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

種事端剛剛萌發，千種事端便都興起。蠶桑之事遭到毁壞，農業也荒廢了，人人都以正常的勞動爲賤而以借債爲貴，既要交納官府，又要贍養家小，終日忙碌也不能滿足這些需要，想要他們不去做非法的事，這可能嗎？百姓死都不怕，還怕刑罰？他們連自身都不愛惜，哪裏會顧及妻小。因此先前的違法之事還没有制止住，後面的欺詐之徒又産生了，法律的羅網雖然嚴峻，仍然不能够使他們悔改。據我探求，百姓中之所以有很多虚僞巧詐之人，實在是由於宋朝末年戰事頻繁地興起，兵役徭役賦税衆多而沉重，百姓難以承受，因此便依靠巧詐想求取豐厚的收入，經常這樣幹便成了習慣，於是就迷失了本性不知回返。四海是那麽大，百姓是那麽衆多，各人的心思錯雜不齊，終究難以澄清劃一。對於他們，應當逐漸地感化，而不能急迫地責罰。要誠心存有不侵擾百姓的念頭，願意接納品行有毛病污點的人，增强其自尊開朗的信心，處理一定要審慎寬大，那麽民風便會稍微歸於淳樸。此外，有些檔案材料，由於年月太久遠，事實已經不很清楚，上面的旨意要求嚴格審查，經辦者又不敢糊塗輕信。於是縣裏便將材料送交郡，郡又送報到訪察大臣手中。案件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奏聞者漫不經心，而審查的人看了確實感到震驚。更兼有些人家，其親屬鄰里有人在外逃亡，顛沛流離，雖然時間流轉，已過去好多年，但事情還没有最後了結。這些人家的士人婦女，便更是不得安心。對於他們，若不檢查，就會懷疑他們有欺騙行爲；想去檢查，會使他們更加提心吊膽，惶恐不安。我認爲這一條，應當委托給縣裏去檢查擔保，材料中衹列舉綱要，省略掉那些繁雜的綱目，即使有所疏漏，也漏不到哪裏去，不會有大問題。這樣，那些犯有重罪的人，或許可以蒙受皇上的再造之恩，重獲新生了。

又永興、諸暨遭受唐寓之賊寇的騷擾，

擾，公私殘盡，彌復特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吴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吴興本是埼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沿元懿今啓，敢陳管見。

府庫民家的財物喪失殆盡，又比别處更加困苦，倘若遭遇水旱災害，則不可想像會發生什麽事情。俗諺説："會稽人敲鑼打鼓送來救濟物，吴興縣官吏親自在走廊迎接。"會稽舊稱富饒之鄉，今天尚且衰落到如此地步；吴興本來就是貧瘠之地，那現在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循舊有的規章制度會留下很多弊病，所以確實應當進行改革。我僅僅是依照杜元懿啓奏的事情，大膽地陳述一管之見。

世祖并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兖二州事，籤典咨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黄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内史。

齊世祖聽從采納了顧憲之的全部意見。自此以後，齊世祖認爲他很正直，很多事都委派他去處理。顧憲之仍然代行南豫、南兖兩州事務。他處治公務，從來不看籤典、咨事的臉色行事，一切都遵守法制規章。後又歷任黄門郎，吏部郎。東昏侯永元年間，顧憲之任豫章内史。

蕭惠基 蕭惠休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

蕭惠基，南蘭陵郡蘭陵縣人。祖父蕭源之是宋朝前將軍。父親蕭思話是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嘆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内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

蕭惠基很小時便以外戚身份拜見過江夏王劉義恭，劉義恭贊賞他的謹慎，所以將女兒許配給他。初任著作佐郎，又歷任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任湘東内史，拜授爲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

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并欲論功，惠基毁除勳簿，竟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

宋明帝泰始初年，蕭惠基的兄長益州刺史蕭惠開拒不受命，明帝派遣蕭惠基出使到蜀地，宣布聖旨以示慰勞。蕭惠開投降，但益州土人反叛，引來氐族兵包圍了州城。蕭惠基到城外宣示朝廷的威勢、恩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賜等人斬殺了氐軍首領馬興懷投降朝廷。回京後蕭惠基任太子中舍人。蕭惠基先後出使過西部千餘部落，朝廷想全都論功行賞，蕭惠基便把功勞簿給毁掉，不想用它去争取些什麽。有人問他這是什麽意思，蕭惠基説："我如果據此去評定功勞，今後就會在外奔忙不止，這哪裏是我原本的志向呢？"

出爲武陵内史，中書黄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棋，太祖與之情好相

又出任武陵内史，中書黄門郎。蕭惠基善於隸書及下圍棋，齊太祖蕭道成與他交情很好，對

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

他很是中意，早就器重他。與桂陽王之戰時，由於蕭惠基的姐姐是桂陽王劉休範的妃子，所以齊太祖對蕭惠基說："你家桂陽又在作反賊。"齊太祖駐軍新亭壘，以蕭惠基作軍副。當時，蕭惠基的弟弟蕭惠朗親自替劉休範攻城作戰，蕭惠基在城内一點也不避嫌疑。後出任豫章太守。回京任吏部郎，升爲吏部尚書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的那天晚上，齊太祖因爲劉秉是蕭惠基的妹夫，當時又正在侍中省值班，所以派遣王敬則去察看他的意向，見蕭惠基毫無動静，并没有與劉秉互通信息，由此對他更加恩寵信任。討伐沈攸之時，加蕭惠基輔國將軍銜，調他屯駐新亭。事情平息後，解除了蕭惠基的將軍稱號，讓他兼領長水校尉。後因母喪辭去官職。

太祖即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

齊太祖即皇帝位，任命蕭惠基爲征虜將軍，衛尉。蕭惠基就任不久，便多次上表要求解除職務，獲得允許。服完母喪，又任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增俸爲中二千石。他先後歷任四郡太守，家中都没有什麼積蓄。回京任都官尚書，又轉調執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病調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在朝中聲望貴重，爲人所宗仰，蕭惠基與他同在臺閣，若非公事便從來不私下拜訪他。

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悦不能已。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并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鬥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决。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并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

永明五年，蕭惠基升任太常，加給事中。自宋朝大明以來，聲樂藝伎所推崇的，多是像鄭、衛之音一樣淫靡的通俗音樂，很少有人喜愛雅樂正聲。蕭惠基懂得音律，特别喜愛魏世三祖曹操、曹丕、曹植所作的歌曲及《相和歌》，每次演奏，都感到賞心悦耳，不能自制。當時會下棋的人，琅邪人王抗高居第一品位，吴郡人褚思莊、會稽人夏赤松并列第二品位。夏赤松思路敏捷，善於走大模樣；褚思莊思路遲緩，但善於力戰。宋文帝時代，羊玄保任會稽太守，文帝派褚思莊東進會稽與羊玄保下棋玩，并製作了對局譜，回京後在文帝前復局。齊太祖讓褚思莊與王抗以棋賭鬥，二人從吃午飯時一直下到天黑，一局棋纔下完。太祖看得很疲倦，讓他們回到臺省去繼續下，直到五更天方决出勝負。王抗就睡在棋局後面，而褚思莊一直到天亮也没有睡。當時

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有人説："褚思莊圍棋的品位之所以達到那麽高，是因爲他思考得太久，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王抗、褚思莊官位都達到給事中。永明年間，敕命王抗評論圍棋局譜，竟陵王蕭子良讓蕭惠基掌管這件事。

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當初，蕭思話先在曲阿建造住宅，有閑適曠達的情趣。蕭惠基常對親人説："等你們都婚配嫁娶完了，我應該回到老家的舊宅去住。"立志歸真返樸，所以朝廷稱他爲善士。第二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禄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修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户。永元元年，徙吴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吴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蕭惠基的弟弟蕭惠休，永明四年任廣州刺史。罷官時，傾盡資財奉獻給朝廷。齊武帝敕命中書舍人茹法亮説："你可以去問問蕭惠休。我先派你去宣布敕命，答應他不要將私人的俸禄也補足奉獻。現在倒特别覺得他的禮敬的情感比前人更加深厚。你問問他，不應該侵犯私人利益吧？我想部分地接受他的獻奉。"永明十一年，從輔國將軍、南海太守任上，調爲徐州刺史。鬱林王即位，晋封他冠軍將軍稱號。明帝建武二年，北魏圍攻鍾離，蕭惠休率軍拒守。北魏派使者仲長文真對城裏説："我皇正修明禮樂制度，爲什麽全城要抗拒王命？"參軍羊倫回答説："獫狁氣焰非常囂張，我因此要緊急抵抗。"北魏軍攻城，蕭惠休奮力抵擋，打敗了他們。蕭惠休調任侍中，領步兵校尉，封爲建安縣子，食邑五百户。東昏侯永元元年，又降爲吴興太守，後又徵聘爲尚書右僕射。吴興郡項羽神原本殘暴嚴峻，世人説："蕭惠休事奉項羽神很小心，所以纔能高升。"永元二年，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蕭惠朗

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

蕭惠休之弟蕭惠朗，善於騎馬，夥同桂陽王反叛，齊太祖赦免了他，又依次使用他。永明九年，蕭惠朗任西陽王征虜長史，代行南兖州事務。典籤何益孫貪污贓款達百萬，被判死罪。蕭惠朗受到牽連，坐罪免除官職。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

史臣曰：謙讓推辭宰輔高位，當廷折服公卿大臣，這是自古以來稱道的直道而行的風範遺存，仰慕這種風範并没有過錯。假如根底淺孤地

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夭閼。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位高危，仍然堅持嚴厲的態度不肯略微屈服，那麼即使其主張能施行於世，但其本身便可能永遠被廢黜。所以很多人便借路行走以求容身，用謙遜的言辭自我貶損。但名流依憑世代的祖業爲根基，就不必借路從旁邊通過。祇需躍馬揚鞭，勇往直前，没有誰能阻擋得住。王秀之持守三世家風，對權貴宰輔不肯折節屈服，真是美好啊！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己。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斯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贊曰：王秀之身處朝邦，能清心正己。王慈出身世門大族，以榮耀家門爲美。蔡約能保持祖先的禮儀風範，上進時懂得及時止步。陸慧曉有清正堅貞的節操，這是一位君子。蕭惠基柔順平和，是當時共推的良善之士。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王融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并台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内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

王融字元長，琅邪郡臨沂人。祖父王僧達是中書令，曾祖高祖都位居台輔高位。王僧達回答宋孝武帝時說："先父先祖，司徒司空。"王融的父親王道琰，任廬陵内史。母親是臨川太守謝惠宣之女，是一位淳厚聰敏的婦女，她教王融寫字學習。

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晋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悦。夫唯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宫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虚，參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禄，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

王融很年輕時就特别機警聰慧，博覽群書，有文才，被郡縣推舉爲秀才。任晋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因某件公事處置不當而坐罪免職。後又任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轉遷太子舍人。王融因爲父親官運不通達，所以從小就想振興家業，奏報齊世祖要求自試。説："我聽説春天的黄鶯秋天的蟋蟀，依照節氣的變化而悲喜，遇露降木衰而悲，逢風和草榮而喜。那些動物植物，都有這樣的心情，何况是萬物之靈的人，怎會没有這種感情？我自從沐浴皇恩，被從平庸的人群中提拔出來，加入官宦的行列，侍奉於朝廷宫闕，頭戴官帽身穿紫袍佩帶寶劍，在殿堂丹墀上急步行走，逢年節歸家，誇耀鄉里。但没有功勞而做官，不承擔職責而接受俸禄，這在從前就受到賢人的非議，有識之士對此也必定譏諷。我因此而感到慨嘆憤懣，遑遑不安。我實在是因爲聖明的君主千載難遇，深厚的恩德很少報答，蒲柳遇秋而最先零落，光陰迅速時不我待，所以想趁着這清明的時節，竭盡我愚笨的能力，以酬謝陛下對我的特别的仁愛。如果我這卑微的忠誠能獲得陛下的信任，笨拙的才能能够派上用場，那麽

恥之。願陛下裁覽。”遷秘書丞。

不論是文臣武職獄吏法官，任憑陛下調遣使用。大凡君道寬宏大度，則臣子的本領無須隱瞞，翁歸居内廷而能自我表現，連趙充國也暮年請纓説‘不若老臣我去最合適’。我非常景仰前代賢臣，所以纔敢於采取這輕率的舉動，甘心忍受他人的鄙視認爲我不依賴媒介便自我薦用，爲的是竭盡我一心奉公的忠誠。君如唐堯高高在上，此時却不能加入到八愷八元的賢才之列，管仲以此爲耻辱，我也以此爲耻辱。希望陛下觀覽裁定。”王融被調任秘書丞。

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

王融堂叔王儉，初授開府儀同三司時，王融曾經贈給他詩歌和字幅，王儉對此很是驚奇，笑着對别人説：“穰侯的官印豈能是隨便就可以解除的？”不久王融便調任丹陽丞，中書郎。北魏派使臣來求取典籍，朝臣商議想不給他們。王融上書説：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逾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慚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稟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贐。况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鋤，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爲心腹重患。

我從别處聽説，朝廷衆議對於給北魏典籍有所疑慮，像我這樣笨拙的人，實在不明白這是什麽原因。魏虜人面獸心，像狼一樣凶猛蜂一樣狠毒，殘暴缺德，違背了天經地義，像燭火幽靈一樣，在幽、朔之地往來流竄，延綿周、漢而不思悔改，歷經晉、宋而越加强硬。哪裏有一點點愛敬仁智、恭讓廉修的道德觀念？他們的心像鷹虎一樣充滿仇恨，而不像犬馬那樣有一點點的馴服。假若糧草有積蓄，兵馬充足，一定會燃起戰火，侵擾邊境；怎麽會以謙卑的語言來叩關求通好，貢獻禮物請求朝見呢？陛下務必要抱有尊重安撫的態度，不要欺辱他們，答應他們膜拜的誠意，接受他們的禮物。何况他們希望與我們書同文、車同軌，尊奉我們的禮樂教化，如果受到猜疑拒絶，被隨便打發走，那麽就將使我們原先擁有的那些城鎮永遠喪失，不知將那些殘餘的胡人推向何方。一旦讓他們像野草一樣地蔓延而難以鋤盡，像浮起酒杯的微流流向四方，那就不僅僅是無關痛癢的小毛病，而將成爲心腹大患了。

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

孫武曾經説過，敵人若一再處罰士卒，説明它已陷入困境；若一再犒賞士卒，説明

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獯粥初還，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絶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絶，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

它已别無辦法可想；將帥先是對士卒凶暴而後又懼怕他們，這是太無能的表現。孫武所説，大概就指的是北虜吧？前中原的士庶百姓，雖然淪陷於虜手，因害怕而不得不按照其風俗行事，但對於婚喪嫁娶，却仍舊用漢族的禮節儀式。而北魏統治者禁令嚴酷苛刻，動輒誅殺。當時北魏剛剛遷都中原，還能如犬羊一樣抱成一團，即便心中有所怨恨，也害怕逃亡以免陷入困境。自從他們人心離散，紛紛逃竄，物資匱乏，儲備殆盡，北面畏懼强勁的柔然，西面又爲其他南胡所逼迫，百姓背叛有如山崩地裂，形勢危急像堤防斷塌。於是纔迫不得已地聽從世俗人情，虚僞地采用了漢族的禮儀制度，這些年來隱蔽無聞，毫無動静。江淮一帶的人民，或想南來，或想北往，都在日夜窺伺，等待着時機。北魏統治者日益窘迫，拿不出好的謀略辦法來，於是衹好來叩關朝拜，要求禮樂教化的典籍。如果以禮文仁德招徠他們，賜給他們典籍，那麽漢家的禮文儀節、典章制度、政治法規，又會重新進入到函谷關黄河一帶，無須八百支軍隊，十萬兵馬前去，他們就會提着水漿在那兒佇立迎候，願意倒戈投降，那樣三秦之地便能恢復，天下又重歸於統一。

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録則邽姓直勤渴侯，台鼎則丘頽、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爲帷床，馳射爲糇糧，冠方帽則犯沙

又北魏前後派來的使者，不專是漢人，其中還有匈奴人，以便偷偷地察看。而且從他們設置的官職來看，更可見出他們的含意。他們排斥抑制原先的鮮卑各部族，而衹扶持任用自己的種族親戚。師保則是太后族的馮晉國，總録則是姓邽的直勤渴侯，台鼎是丘頽、苟仁端，執政是目凌、鉗耳。至於長安、洛陽一帶的文人學士，崔孝伯、程虞虯長期任著作郎，李元和、郭季祐高達中書之位，李思冲、游明根都位居清顯之職。現在經籍典章、詩樂文史遠流入北地，馮晉國、李元和這些人，都想遵守崇尚；而直勤渴侯等人却百般阻攔。這是什麽原因呢？匈奴人以氈包馬背當作帷床，以奔馳射獵作爲

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頍，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蹣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絶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别醍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聵，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晋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兹書復掌，猶取之内府，藏之外籯，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采，請決敕施行。

自己的糧食，戴着皮帽穿着皮袍，像風馳鳥飛一樣奔馳在沙漠冰雪之中。如果叫他們穿大紅禮服，戴黑色禮帽，用拱手相迎的禮儀限制他們，教他們如何按禮步趨行，必定會使他們像受到桎梏枷鎖那樣艱難，像害怕冰淵那樣畏縮，像舞蹈那樣旋轉跳躍，陷入困境而不能前進。等到春草萌發，春水流淌，或是秋風頻吹木葉飄落，阻絶了馬群奔騰馳驅，在桑乾、冀州之地，告别了喝酥油茶吃乳酪的生活方式，遷居到安静的房屋之中，聽着《雅》、《韶》這樣的禮樂，好像振聾發聵，那麽馮晋國、李元和等人的志向得到了伸展，而北魏那些凶狠的部落，其痛苦是多麽地巨大！於是這些人仍然非常懷戀馳射的生活方式，倔强暴戾的情緒又騷動起來，紛紛甩動着衣袖，拔出刀劍，形成部落間的戰争，處在上位的敵酋首領便很危險了。這時我們再發兵，一舉而可吞并它，就像卞莊刺虎時的形勢一樣，必定成功。况且棘地的寶物獻給虞國，晋國得以滅虞而擴展疆土，大鐘出於智地，宿國因此而滅亡。陛下謀略深遠，爲世人所信服，鑾駕巡幸泰山，當不會很晚而是很早的事。那時我請求到伊、洛一帶去收繳掌管這些典籍，這就好像把書籍從宫内書府中取出來放到外面的書箱中一樣，從道理上講很恰當，從實際情况上看也毫無損害。如果我這狂妄的言論足以采用，就請陛下决斷，敕命施行吧。

世祖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

齊世祖回答説："我的意見和你没有什麽區别。今天的奏報，比相見交談更實在更詳盡。"但此事最終未能施行。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

臣聞情慉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

永明末年，齊世祖想北伐，讓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派王融掌管這件事。王融喜好功名，因此上疏説：

我聽説人的性情藴積在心中，一旦與外界事物相符合則感發，兆象構建於初始，機運到了纔彰顯。端莊敬重的道德值得崇尚，加上揖讓的禮式儀節便更顯得嚴肅，英勇剛烈的士人非常珍貴，與鼙鼓金鐸相應更激發

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啓，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

了雄心壯志。自有生民以來直至世運興盛，那些帝王的事迹都很詳細綿遠，没有誰不是順應着天道的徵兆而登上皇帝寶座的。如土地肥美，物産豐富，殷帝天乙便知道能取得這五方的財富，毛皮布帛這些古代貴重禮物已經陳列，漢帝劉氏就預測到可以成爲四海之尊。那封禪的文告，是爲登上皇位者的典禮而創立，那輿地圖，是爲包攬天下、囊括四海之用而設置的。

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頹絶，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蘿，經術疏淺，將藹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沾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駑，樂陳涓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

陛下窮盡了神王聖帝的神威，總位世界的中極，使天地對稱，日月并明，在頹敗崩絶的時候拯救了綱紀，使澆薄風俗返回到質樸淳厚的正路上來，可謂是將自己的形貌假托在普通人身上的先知先覺者。我也遇上好的時運，生在這美好的年代，能够安居樂業，就像身處唐堯時代一樣感到幸運。但我識見昏亂迷茫，經術空疏淺陋，豈祇像蕨與薇那樣的小草，簡直就是枯衰的藹草。陛下偉大的觀察力可以洞察極幽微之處，身居高天却傾聽下民的呼聲，有點滴的善言便給予賞賜，對於喪失時運不能正常發展的事物表示憐憫。陛下洗除了蒙在鏡上的灰塵，使它獲得了借光照鑒的價值。使我能從草屋中拔起，側身於朝臣之列，在年節時能朝拜慶賀，瞻望陛下的尊顔，對於我的心願來説，這已經是很滿足了。但清明的時世千年祇能遭逢一次而難以遇上兩回，我想馳騁如鉛刀駑馬一般卑下的才力，陳述我滴水微塵般淺陋的意見。我學習過戰陣攻守的方法，博覽過農桑牧植的書籍，瞭解申不害、商鞅、韓非、墨翟之法，懂得伊尹、周公、孔子、孟子之道。常常希望在宫門待詔，面對着學術之士，在私宴清閑時，談論起當時之急務。由於位卑人微，祇是白白地傾注了我一片深深的誠意。

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辮傳歌；羌、僰逾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體之勤，

當今之世，天下清明和悦，天地人三靈都很平和安樂，樹木都有繁茂的枝葉，車道没有不同的輪迹。東狄南蠻，紛紛獻舞傳歌；羌人僰人，西秦屠各，翻山越海，使節

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仇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踪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瑲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

翻譯，辛勤地研習語言，互相交往，互相通好，絡繹不絕；必將於鳳山開通桂林，在西疆創置金城。而那愚蠢的獯狄，竟敢與大國爲敵，暫時竊居函谷、關中、黄河之地，使我們原先的京都舊邑淪落變成荒涼高地，禁止了漢人的禮儀服式，使伊川一帶長期地披髮胡服。北地殘存的百姓，洛陽的遺老遺少，没有誰不是飲泣吞悲，傾心注目，翹首盼望仁政王風的到來。如果嘗試着送去一份文告，并選拔軍隊作爲後備，前往那陷落的城鎮去當衆宣示，接收那些投降的北魏人，就可以不必大動干戈，損耗兵力了。這真是帝王之師，出征却不戰而勝。我請求拿着武器先行，爲王前驅，進入中原，澄清沙漠瀚海的横流，掃除積聚在狼山的烽烟，繩繫單于的頸項，使左賢王屈膝投降，讓他們按照呼韓邪單于的相同禮儀，朝拜迎接皇車的巡察。然後天移雲動，物换星移，在泰山封禪并刻石銘記，雖不能與五帝三皇相媲美，也能趕得上七十位王那麽隆盛，百神都顯得莊嚴警肅，萬國都成爲臣僚。戴玉飾之冠、穿錦綉之衣的隨從官員，像繁星散列，像彩雲聚集，在燭光照耀的蘭席上，聆聽萬歲的吉祥之聲，這不是很隆盛嗎！這不是很正確嗎！

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從前齊桓公立志伐莒，郭牙能洞察他内心的志向，魏帝心想去漢而代之，楊德祖探測到了他深藏的隱秘。我很愚昧，雖竭盡思量也難以測知細微隱秘之處，但我揣度陛下的心志，其規制一定宏偉遠大，既然用圖畫來記載漢武帝北伐的事迹，必定是想獲得同樣的功業。我感到非常高興。

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視焉。

圖畫完成後，齊世祖把它安放在琅邪城射堂的墻壁上，衹要到那兒去游玩，就一定觀看這幅畫。

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

永明九年，齊世祖游幸芳林園，禊祭以除不祥，宴請朝臣，讓王融作《曲水詩序》，這篇序文辭華美，富麗堂皇，爲當世人所稱道。

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

齊世祖認爲王融很有論辯的口才，在永明十

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踪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一年派他兼任主客之職，以接待北魏使臣房景高、宋弁。宋弁見王融很年輕，便問主客幾歲？王融回答說："五十歲年紀，我早已超過了一半。"宋弁又接着問："我在朝時聽説主客您作了《曲水詩序》。"房景高又說："我在北朝聽説主客的這篇大作，超過了顏延年，希望能够觀賞觀賞。"王融於是拿給他看。他日，宋弁在瑤池堂對王融說："從前我觀看司馬相如的《封禪文》，以此知道漢武帝的仁德；今天看了王先生的《曲水詩序》，因此而看出齊王的興盛。"王融說："我齊國的隆盛昌明，怎能和漢武帝相比；更慚愧我的拙作，無法和司馬相如相匹配。"齊世祖認爲北魏所獻的馬匹與規定的不相符合，派王融去詢問說："秦地以西冀州之北，確實有很多駿馬良驥，而魏主所貢獻的良馬，大概連駑馬也比不上。查考禮儀規定，實在是名實不副啊。你們信誓旦旦，却不時地違背它。難道那高大雄壯的馬，就不能再次接續下去嗎？"宋弁說："你不必去追求虛僞的良馬名稱，我們獻的馬匹大概是不習慣你們的地理環境吧。"王融說："周穆王的駿馬，足迹踏遍天下，如果騏驥的特性會隨着地理環境的不同而改變，那麽造父駕馬車奔馳，有時也會翻倒吧。"宋弁說："王主客爲什麽總是殷切地要求千里馬呢？"王融說："貴國既然對馬的優劣不分，那麽暫且讓我再去親自訪求。若千里馬到來之時，皇上定會讓它去駕駛載鼓的儀仗車。"宋弁說："根據你們從前的需要，一定不是讓它去駕鼓車啊。"王融說："我們之所以這樣作，也是出於和郭隗用千金買死馬之骨相同的原因啊。"宋弁不能回答。

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嘆曰："鄧禹笑人。"行逢大舴開，喧湫不得進。又嘆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

王融自恃有才能門第高貴，三十歲内就想成爲三公六輔那樣的朝廷大臣。在中書省值夜，嘆息說："鄧禹在笑話我。"當時正碰上大船開航，聲音轟響航道低狹不能前進。他又嘆息說："車前若没有八個駕車的士卒，怎能够稱爲大丈夫！"

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奂，融復上疏曰：

朝廷征討雍州刺史王奂，王融又上疏說：

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嘆息，

我每次觀看史籍傳記，一見到憂慮國事而忘自家，捐獻生命以報答恩德的人，没有

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游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禄兩升，而宴安昃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

不撫卷嘆息的，認爲古今之人的情感是相同的。但間或也有被微言所打動、被一飡飯食的小恩小惠所感動，從而捨生忘死的人，他們雖然被視爲國士，實際與布衣之交差不多。哪裏像我，被從默默無聞的人群中提拔出來，地位大大地超過我所應該有的，既有名聲又受到器重，榮耀與爵禄都得到了，真是名利雙收，而且早晚宴樂，優游自得。所以我纔敢於陳述忠誠的愚見，讓陛下聖聽能够知道。

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群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并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

現在參加朝議的大臣們比較擔憂西夏發生事件，我認爲不必如此。這是什麽緣故呢？陛下聖明，群臣盡力，以順制逆，以上制下，衹要公布賞罰的文告，給他們指明生死之路，那麽當地之人都願意與叛逆者爲敵。等到大軍兵威降臨到逆賊頭上時，即便是窮鳥必啄，困獸猶鬥，他們還會垂死挣扎，但其命運最終也不過與懸挂在厨房木梁上的鶉、鹿差不多。王師凱旋，慰勞宴飲，自然不必等待朝食之時。這就是我個人的微小的心願。

自獫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内難，糧力外虚，謡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自從北魏吞并國土以來，伊瀍一帶變得滿目荒涼。現在上天越來越多地給他們降下災禍，國家危亡的時候已日益迫近，其内有母后馮氏的死亡，外則糧食兵力空虚，謡言四起，群情動蕩，大概就應驗在當今之時。若依仗巫、漢歸降的軍隊，讓其士卒發憤馳騁，那麽取函谷易如反掌，攻擊關塞似摧枯拉朽。但其部士卒，并不是我們原來蓄養的，不能立刻就使用；不教百姓如何打仗，這實在是拋棄他們。我特此希望能够私自聚集部下，對他們預先進行訓練。如果承蒙陛下允許，請求給我配屬那些被監獄拘留囚禁的人，暫且充當石頭戍的防衛人員。我年輕時就看重聲名節操，很早就學習過軍旅之事，如果我試驗而没有成績，甘願受到欺君之罪的處罰；若試用而建立功勞，這也是對陛下知人之明的最好報答。

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

當時正碰上北魏兵侵擾，竟陵王蕭子良到東

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并有幹用。

府招募人才，讓王融暫時任寧朔將軍、軍主。王融寫文章很有條理又很快捷，尤其善於在時間緊迫時寫作，每逢有寫作任務，拿起筆來一揮而就，立等可待。蕭子良對他特别友好，情分超過常人。他晚年下功夫練習騎馬。王融才能地位都很顯耀，又憑藉着蕭子良的權勢，竭盡心意對待賓客，關心慰勞，周到誠懇，所以文武官員都樂意聚集在他周圍。他還招集了長江以西的幾百個粗疏貧苦的人，這些人都有一些本領才能。

世祖疾篤暫絶，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宫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嘆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筭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閒，傾動頰舌之内。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毁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釁咎。過蒙大行皇帝奬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效，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静，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虚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狡筭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賕賄。'反覆唇齒之間'，

齊世祖病得很重一時氣絶，這時蕭子良正在殿内，而皇太孫蕭昭業還没有進來，王融身穿軍服外罩紅色衫，在中書省的側門口阻斷東宫的儀仗隊不讓進去，他想擁立蕭子良爲帝。後來齊世祖蘇醒過來，皇太孫纔進入殿内，朝廷政務都委托給高宗。王融得知蕭子良不能被立爲帝，於是脱去戎服回到省臺，嘆息説："子良您害了我啊！"鬱林王蕭昭業深深地忿恨憎惡王融，即位纔十幾天，便將王融收審，拘禁在廷尉獄，然後讓中丞孔稚珪依照自己的意思上奏説："王融性格强悍凶險，立身處世既輕浮又好競逐，言論行動都不同尋常，使人驚奇。最近塞外一有風吹草動，他就苦苦請求作將領，并招收接納一些違法作亂之徒，煽動誘惑粗野之輩。他狡猾地謀取聲名威勢，專權以謀私利，摇唇鼓舌，言論反覆無常。隨心所欲，作威作福，無所忌憚，誹謗朝政，詆毁王公大臣，認爲自己是才子名流，對誰也不肯屈尊推崇，這些事情遠近都知道，讓王融原原本本據實回答。"王融答辭説："我確實愚笨蒙頑，行爲有很多錯誤，但很早就愧列純潔的師門，得以侍奉君子并受其教導。自從總髮的少年開始，迄今將到三十而立之年，州閭的鄉親都贊賞我的敬慎，朝廷的官員也説我没有過失。我特别受到先帝的奬勵教育的厚恩，又受到文皇帝的知人提拔的恩澤，司徒公竟陵王恩賜我加入官宦之林，安陸王對我很是垂愛厚待。我既然身受國家的慈愛，一心想以死報效，曾先後陳述征伐北魏之計，供先帝選擇。今年，北魏剛開始侵擾之時，紀僧真奉命去宣示敕命，察看北疆動静，命我草撰符詔，這時我乘機奏聞，希望能親自侍奉

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内’，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逾濫，豈應‘訾毁’？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并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嘆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宫時過失也。

皇駕。及至司徒竟陵王宣布敕命招募人才，我纔得以擔任現職，同時受到任命的不止我一人。實在由於戰事不小，我不敢接受大任。後又獲得將軍稱號，命我招集軍馬。我是帶着敕命去施行的，并不敢用假言去煽動民衆，而且我還按標準收録了一些降卒和逃亡的人，并不僅僅限於招收粗卑之人。所謂‘狡猾地謀取聲名威勢’，應當有事實爲證，所謂‘專權以謀私利’，又找不到我得的贜物賄賂。所謂‘摇唇鼓舌，言論反覆無常’，不知道我都與哪些人交談過，怎會找不出交談的人來呢？我確實受到聖主的教誨，沐浴了聖澤，所以自願奏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盡思力稱贊頌揚，難道這就是‘誹謗’？况且我對王公大臣，各級官員，衹要賢能，便與他交往，并依照其官職的高低，區别地待以應有的禮敬，不敢隨意地超越或濫用儀式，這怎麽是‘訾毁’？我才能原本就較拙劣，誤被任用，恐懼慚愧的情緒，日夜都在警戒着我。我從來没有在鄉里誇耀過，也不敢在遠近去顯露，而是自我反省，循規蹈矩，以流言爲耻。實在由於我人緣淺而又少防備，纔招致衆人的喧囂誹謗。聖明的皇帝君臨環宇，普天下的人們都受到恩澤，無論犯有什麽罪過，是輕是重，都被恩赦寬宥。衹有我這一介罪人，獨自陷入法律的羅網，受到劾問。從蒙難至今纔不過十天，我却像度過了一百天那麽遥遠的時間。如果我的罪行確實得到驗證，證據證人都有，那麽即使判我死罪，我也不會在黄泉下怨恨。”詔命於獄中賜王融自殺，時年二十七歲。王融臨死前嘆息説：“我如果不是爲了使百歲老母免遭災難，一定會吐露出胸中的真言來。”王融的意思是想指斥鬱林王在東宫時的過失。

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王融被收監後，朋友部屬到北寺探問的人，前後接續，不絶於路。王融向蕭子良求救，蕭子良因擔心害怕而不敢救援。王融有文集在世上流傳。

謝朓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吴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祖父謝述是吴興太守。父親謝緯任散騎侍郎。

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度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閤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

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箋辭子隆曰："朓聞潢污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摇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悒。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顔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吊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横集。"

謝朓從小愛好學習，有美好的名聲，文章寫得清新華麗。初任豫章王太尉行參軍，又任職隨王東中郎府，調任王儉衛軍東閤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爲文學侍從。

隨王蕭子隆任荆州刺史時，愛好辭賦，多次招集幕僚朋友相聚會。謝朓由於很有文學才華，特别受到蕭子隆的賞識厚愛，日夜交談，不忍分離。長史王秀之認爲謝朓年輕，會有什麽不良的舉動，因此秘密地報告朝廷。齊世祖敕書說："侍讀虞雲應當經常地去侍奉隨王，謝朓可以回到京都來。"謝朓在路途上寫了一首詩寄給西府同僚說："我時常擔心受到鷹隼的攻擊，將像遭受寒霜的秋菊一樣衰敗枯萎。寄上一言給那設置羅網的人們，我已遠走高翔飛向遼闊的天際。"調任爲新安王中軍記室。謝朓辭别蕭子隆的奏箋說："謝朓我聽説停聚不流的積水，想朝宗於海却常常枯竭；駑鈍跛足的劣馬，希望奔向肥沃的草原却中道疲憊不堪。爲什麽呢？水流已零落成窪地沼澤，對此而使人惆悵無比；道路已分成東西兩條，真叫人臨歧路而哭泣。何况我爲國效勞的願望已成泡影，而歸居家園的志向又不能順遂，邈遠如掉落的雨，飄零似秋天的花。謝朓我實在是平庸之輩，行動辦事都不能深算籌劃。適逢天地美好清明，山川收受澤露，凡有一技之長點滴善德，都采集褒揚，因此，我纔得以在田野園圃中放下農具，來到菟園作文學侍臣。東游三江，西游七澤，告别戰旗，從容歡宴笑談。身穿官服，後車載滿粱肉，榮耀地站在府廷之上，受到特别的恩寵。我受陽光的沐浴，這恩德的光輝無邊無際；我早就在心中發誓，一定要全力回報。不料滄海失去世運，使我受到波瀾的摇蕩；渤海剛剛進入春天，我飛翔的翅膀便先行凋落。藩府的殿堂門前，一片凄清寂寞，我已輕舟回返，衹留下孤獨的身影，白雲在天，再也望不見龍門。離開閣下越是長久，思念閣下越是深切。惟有等到江清可望之時，我在春天的小洲上等待您回京的大船；紅色官署再開，我在秋天豐收的時節竭盡淺薄的才能報效於您。如果我的職位能够保存而没有改變，即使再次遭逢禍殃，身填溝

覲，我仍希望我的妻子兒女能知道我的趨向所在。含淚告别，不禁悲從中來，横亘於心。"

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秘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

不久，謝朓以本官兼任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年，敕命謝朓接待北魏使臣，謝朓藉口自己言辭笨拙，上奏推辭，他的請求被批准了。高宗蕭鸞輔佐朝政時，以謝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管霸府的文書。又執管中書省草擬詔誥的事務，任秘書丞，但没有正式拜授，便轉調爲中書郎。後出任宣城太守，又通過選拔再任中書郎。

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并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并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覬并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别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又啓讓，上優答不許。

齊高宗建武四年，謝朓出任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務。由於奏報王敬則反叛的陰謀，高宗很是嘉獎他，提升他爲尚書吏部郎。謝朓上表再三辭讓，中書懷疑謝朓的官職還達不到辭讓的地位，因此便去問國子祭酒沈約。沈約説："宋朝元嘉年間，范曄辭讓吏部郎，朱脩之辭讓黄門侍郎，蔡興宗辭讓中書侍郎，都是三表詔答，這些事例已經很明白。近世以來，小官不能辭讓，已經成爲常規，恐怕這樣做違反了辭讓的本意。王藍田、劉安西都位高任重，當初都没有辭讓，現在難道能够仿效他們不辭讓嗎？孫興公、孔覬都辭讓記室這一小官職，現在難道三署官員都可以辭讓嗎？謝吏部現在是越級提拔，他的辭讓自有别的含意，怎會與官職大小有聯係？謙讓這種美德，本出於人們的情感。如果凡是大官必須辭讓，便與到殿闕前上奏章表没有區别。按照慣例都是這樣去做，自然不必去懷疑是否與之相符。"謝朓又一次上奏辭讓，齊高宗優詔答覆不准許他的請求。

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謝朓善寫草書隸書，特别擅長寫五言詩，沈約常常説："二百年來都没有他這樣的好詩。"敬皇后遷到皇陵與帝合葬，謝朓撰寫了哀策文，齊朝没有誰能比得上他。

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脱，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遥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朓，欲以爲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

東昏侯喪失了做皇帝應有的德性，於是江祏便想擁立江夏王蕭寶玄爲帝，後來又反悔，與弟弟江祀一道秘密對謝朓説："江夏王年輕，性格輕浮，難以擔負起繼承祖宗帝業的重任，不可擁立他爲帝。始安王年紀比較大，如進宮繼承皇位，纔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我們并不想以此求取富貴，衹是爲了求得國家安定罷了。"始安王

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遥光，遥光大怒，乃稱敕召朓，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啓誅朓曰："謝朓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效，自爾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内外，處處奸説，妄貶乘輿，竊論宫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朓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雕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宫，構扇蕃邸，日夜縱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己功。素論於兹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逾邁倫序，感悦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閒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蕭遥光又派親信劉渢暗中向謝朓表達心意，想讓他做自己的心腹。謝朓認爲自己受到齊高宗的厚恩，廢立大事不是劉渢這種人能談論的，所以不肯答應。過了幾天，蕭遥光又讓謝朓兼管衛尉事務，謝朓害怕被他拉下水，便把江祏等人的陰謀報告給左興盛，左興盛不敢説什麽。江祏得知這一消息，便告訴了蕭遥光，蕭遥光大怒，於是假藉皇帝的名義敕命召回謝朓，等他一到便把他交給廷尉管制。蕭遥光與徐孝嗣、江祏、劉暄等人聯名上奏，要誅殺謝朓，奏章説："謝朓品行陰險輕薄，遠近都知道。從前王敬則叛亂時，他立下微小的功勞，自此以後越級提升，超過了同僚。但他的欲望像溝壑一樣不得滿足，這從他的行事中就看得很明顯。比如他處處用奸邪的言論去煽動朝廷内外的官員，狂妄地貶低皇上，私下議論皇宫中的事情，誹謗皇親賢王，輕率地議論朝廷宰臣，惡言詭計，不能一一奏聞。非毁君主的用心既然已經很明顯，那麽應當得到人人共誅的殺身之罪。臣等共同商議，認爲應當關進北寺監獄，按刑律受到嚴厲的懲處。"詔書説："各位大臣奏事已是如此，謝朓資性輕浮陰險，早已明顯地受到衆人議論。他僅以能詩善書這些雕蟲小技，勉强進入官宦之列。以前在江陵時，便挑撥煽動藩王，日夜奉承諂諛，窺伺朝廷，暗中策劃。及至回到京師，反而更加自我暴露。江、漢一帶没有波瀾，他便把這個當成是自己的功勞。自此以後他再也没有純真的言論了，所以官宦們都對他怒目而視。去年夏天的事件，他頗有微小的忠誠表現，所以既受賞賜又被提拔，超越了正常升職的次序，但并没有聽説他感恩歡悦，反而更明顯地盛氣凌人，追逐名利。他又掀起了風波，妖言惑衆，詆毁貶斥朝政，懷疑離間皇親賢王。花言巧語，又現出了從前的醜態；搞小動作，製造禍端，圖謀實現其野心。所以誅殺少正卯的刑法有必要存在，以便伸張法律除去害人蟲的本義。即可將他收捕，交給廷尉，以嚴肅國家法紀。"同時，還讓御史中丞范岫上奏收捕謝朓。謝朓被關進監獄，最後死在獄中，時年三十六歲。

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朓臨敗嘆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當初，謝朓告發王敬則，王敬則的女兒是謝朓的妻子，她時常懷藏利刀想殺死謝朓以報父仇，因此謝朓不敢和她見面。及至謝朓任吏部郎，沈昭略對他説："你人望地位都很好，不愧於擔任吏部郎這一職務。衹是你對現在將要用刑律來處罰妻子會抱恨終生的。"謝朓臨難時嘆息説："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於我的原故而被處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争，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宫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效，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史臣曰：晉朝遷居江南，衆人都没有回歸北地的計策，英明的霸主作爲朝廷的輔佐，平定中原，更見出晉朝金德的不能再興。宋元嘉年間兩次進兵河南，軍隊覆滅，從此以後，主張北伐攻魏的議論便停止了。雖然還有南北的戰争，對南朝來説衹不過是保境圖存而已。王融生當永明之世，國家戰事已基本安息。他認爲僅憑博學聰敏和文才，不能有大的作爲，難以進取卿相高位，所以多次表奏，殷勤獻計。假使齊武帝未死時，邊關發生戰事，那麽王融報國，所能取得的功績，大概不是很輕易便能估量得出的。大凡經世濟國，要取得成績是很長遠的，所以要獲取高位既長久又困難；而在戰争中建立功勛，確實很容易位居衆人之上。王融大概是賈誼、終軍一類的人才吧！

贊曰：元長穎脱，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没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贊曰：王元長脱穎而出，將要展翅高飛。但時運變遷，終於身死而志失。高宗始開帝業，非常看重謝玄暉。不料遇上時政昏亂，他却首先遭受到殺身之禍。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覬，武陵太守。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祖父袁洵是吳郡太守。父親袁覬是武陵太守。

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

袁彖年輕時便有風采氣度，喜好寫文章和談論玄理。被舉薦爲秀才，各王府要擇取他爲參軍，他不肯就任。袁覬臨終時寫給兄長袁顗的信中說："史公文才學識可嘉，完全能够使祖宗基業繁盛起來。"史公是袁彖的小名。

服未闋，顗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顗尸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

袁彖守父喪還未滿三年，袁顗便在雍州起事被殺，宋明帝將袁顗的尸體拋進長江中，不允許家人收殮安葬。袁彖便與原先的一位僕人改穿平民服裝，偷偷地去尋找尸體，找了四十多天纔找到，於是便親自背土，將袁顗秘密地埋葬在石頭城的後山崗上。他身邊一直藏着伯父的文集，從沒有離過身。明帝駕崩以後，纔將袁顗改葬。

從叔司徒粲、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并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内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

袁彖的堂叔司徒袁粲、岳父征西將軍蔡興宗都很器重他。後來，袁彖官拜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又出任廬陵内史，豫州治中，齊太祖的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當時，對歷朝國史進行評議，辨正是非得失。檀超認爲，《天文志》記載星象及其位置次序，《五行志》則記録當時的祥瑞災異，二《志》所載的事實及用途都有差别，日食是一種災異，應當放進《五行志》中。檀超又想立處士傳。袁彖說："衹有那些與國家大業有關聯的起過作用的人物，纔能够在國史中記録其姓名事迹。現今那些孤栖隱遁之士，排斥帝王，欺凌將相，這是偏頗特立的行爲，不能够助長這種風氣，改變社會風俗，所以

司馬遷的《史記》没有爲之立傳，班固的《漢書》也没有將他們編寫進去。如果確有一些好的行迹，無法捨棄省略的話，那也應當把他們的姓名業績，附録在别的篇章中。”

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黄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内史。除黄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吴興郡事。

朝廷調任袁彖爲始興王府友，他堅决推辭不去。齊太祖派吏部尚書何戢向他宣布旨意命他就職。後升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官爲黄門郎，照舊兼御史中丞。因彈劾謝超宗的奏章模棱兩可，被罷免官職。不久袁彖又補爲安西諮議、南平内史。任黄門郎，但没有正式拜授，仍調任爲長史、南郡内史，暫時代理荆州刺史的職務。回京後任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又出任冠軍將軍、監吴興郡事。

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説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逆用禄錢，免官付東冶。世祖游孫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

袁彖性格剛强，曾經用寓意深遠的言辭觸犯了齊世祖，又與王晏不和。齊世祖在别殿用金柄刀切瓜，王晏在旁邊説：“外面流傳着金刀（劉）的説法，恐怕不適宜用這種東西。”齊世祖很驚訝，追問事情的根源。王晏説：“這是袁彖告訴我的。”世祖對此大怒，懷恨在心，很久都不得消釋。袁彖在郡任職，因預支了俸禄錢，被罷免官職交給東冶縣處治。後齊世祖游孫陵，望着東冶縣説：“那裏有一位很高貴的囚犯。”過了幾天，齊世祖與朝臣們一起巡幸到東冶，對府庫實行了檢查，舉行宴會時，順便賞給囚徒們一些酒肉，敕命召見袁彖與他交談，第二天便釋放了他。不久袁彖便以平民身份暫時代行南徐州事務，後任司徒諮議，衛軍長史，升爲侍中。

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袁彖體態肥胖，與衆不同。每次跟隨齊世祖到郊外去射野鷄，都要讓好幾個人相幫着扶持，纔能徒步行走。他幼年時母親便去世了，由伯母王氏撫養他，後來他侍奉王氏如同親生母親。他的妻子也很有孝心。袁彖在隆昌元年去世，享年四十八歲。謚靖子。

孔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産，泰始中，罷晋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静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祖父孔道隆位居侍中。父親孔靈産，在宋泰始年間，被罷免了晋安太守的官職。他有退隱的念頭，在禹井山設立館舍，精心誠篤地信奉道教。每逢吉日，便在静室中向四面朝拜，而且淚流如雨。東行去京

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産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禄大夫。以簏盛靈産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産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

師，路過錢塘北城，便在船上對着杜子恭的墓遥相朝拜。自此以後一直到京都，他都是面朝東坐着，不敢稍微側面或背向東方。宋元徽年間，他任中散、太中大夫。他比較能知曉星象，喜好方術。齊太祖輔佐宋政時，沈攸之起兵，孔靈産秘密地告訴齊太祖説："沈攸之兵勢雖然很强盛，但從天時術數來看，他不會有大的作爲。"齊太祖要證實他的話，提拔他做光禄大夫。用大竹筐裝着孔靈産抬上靈臺，命令他以天象變化來占卜，并送給他白羽扇、素隱几，説："你喜愛古代的事物，所以就贈送幾件古物給你。"

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妒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别駕，從事史，本郡中正。

孔稚珪年輕時便涉獵各種學術學問，有很高的聲譽。太守王僧虔見了他很是器重，用他作主簿。州府又推舉他爲秀才。初任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官爲尚書殿中郎。齊太祖蕭道成任驃騎將軍時，認爲孔稚珪很會寫文章，所以録用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一道掌管各種公文的草擬。又升任爲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由於爲父親服喪而辭去官職，與兄長孔仲智回鄉居住在父親的山房中。孔仲智的小妾李氏性格驕横嫉妒，不講禮節，孔稚珪告訴太守王敬則把她殺掉。喪服期滿，孔稚珪任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别駕，從事史，本郡中正。

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黄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晋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删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晋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晋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温舒獻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嘆。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删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

齊永明七年，孔稚珪轉官爲驍騎將軍，又兼領左丞。升爲黄門郎，照舊領左丞。調任太子中庶子，廷尉。江東之地一直承用晋朝張斐、杜預所注的律法二十卷。齊世祖很留心於律法條令，好幾次親自審訊囚犯，他詔命獄官對舊注詳加考訂。早在永明七年，尚書删定郎王植便編寫好律法上奏，説："我探究了《晋律》，它文辭簡約，内容僅是些法律綱要，由於條文過於質樸，難以正確地判斷解釋。張斐與杜預即使注解同一章節，其取捨也常常不相同。從晋朝泰始年間以來，衹好參考選用。這樣一來，官吏們便可倚仗權勢作威作福，百姓們心懷不滿，産生怨恨。所以王温舒上奏的辭章缺少律令的依據，便引發了絳侯周勃的慷慨嘆息。天命革新，國運遠超前王，陛下繼興，開創輝煌的帝業。大禹看見囚徒，下車訊問後而感傷，是表示君主行仁政的惻

其煩害，録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七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

隱之心，那滿堂悲痛的人們，是希望獲得聖上的憐憫。陛下發出了仁德的聲音，要删節訂正刑法律令，敕命我彙集選定張斐、杜預二家的注釋。於是我便磨礪我愚蒙的眼光使它變得鋭利一些，竭盡心力詳細編撰，删削掉繁雜不妥的，收録公允得體的。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對於二家注釋不同，但意義都比較完備的，取用了一百零七條。對於二家注釋相同的，取用了一百零三條。將這些彙集成書，總共有一千七百三十二條，分爲二十卷。請交付外廷詳加校訂，挑剔出錯誤來。”齊世祖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讓尚書令、僕射及六曹尚書等八座公卿共同評議，考證舊注。對於同一罪名處罰有輕重不同的地方，竟陵王蕭子良主張，大多數取用從輕發落的條款。其中如果有朝議不能決斷的地方，則請皇上下旨決定。

至九年，稚珪上表曰：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奸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删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録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

到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説：

我聽説製造萬物的匠人是以繩墨作爲標準的，統治大國的君主應當以法理作爲根本。因此古代的聖明君王，臨朝思治，遠遠地防止邪惡的産生，深切地杜絶邪惡的蔓延，無不憑藉法律來教化百姓，明定刑賞來收取功效。陛下順應天象運行的次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天地再造，日月重光，斷裂的五禮又被縫合，散亂的六樂又被連接在一起。於是發布仁德之音，頒布明詔，降下體恤民情、用刑慎而不濫的條文，重申必須鄭重處理訴訟，不得輕率判罰的典章，敕命臣等與公卿八座共同删注法律。臣等謹奉聖旨，咨詢了司徒蕭子良，接受了成規，創立了條文體例。讓我兼監宋躬、兼平王植等人一同抄録編撰法律條文的異同，并確定取捨。然後經過八座公卿的詳細討論，由大司馬蕭嶷最後裁决。其中有些重大的條款，衆臣對它的討論出現很大的分歧，則由陛下觀覽後作最終的決斷。這樣纔寫成了《律文》二十卷，《録叙》一卷，共二十一卷。現在把它上奏給陛下，請交付給外廷實施采用，并向全國宣告。

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横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勛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

我又聽老子、孔子説過："古時處理訴訟的人，追求的是如何使被訟者活着；現在判斷訴訟的人，追求的是怎樣把他殺掉。""與其濫殺無辜，還不如讓罪犯漏網。"這就是説，判斷訴訟這一職責，自古以來就是很難擔負的。現在法律條文雖已制定，但還必須認真執行它；如果執行得不公正，則與没有法律是一樣的。法律文書非常精細，條文簡要例案很多，有些看起來相似而實際上有抵觸，執行起來便容易混亂。一旦違背了其根本大綱，就會産生很多冤假錯案。獄吏不很明白，已經發生了很多錯誤，監察人員又不學習法律，也無法斷明，那樣律法書衹是白白地陳放在書套之中，而獄内已到處是冤魂了。現在全國各州郡縣有一千多所監獄，假如一座監獄一年冤死一個人，那麽一年之中，全國便會有一千多人冤死。遭冤枉受荼毒而死，就會衝犯祥和之氣，這是聖上所急需考慮的，不可不防備。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又不僅僅是獄官的過錯，各位州郡縣的主管官員，也往往會使法紀混亂。或倚仗着軍功餘威，或憑藉爲官的資格老年限長，態度蠻横，氣勢洶洶，心狠手辣，殘忍地草菅生靈，貪婪地侵吞民物，傷天害理地摧殘性命，歪曲事實强加給人罪名，冤獄的興起，就是由這些人所引發的。獄吏即使良善，也不能有所作爲。所以東海孝婦冤死於遠地，使于定國大哭於邊城。陛下即使想要赦免他們，但他們已血濺九泉之下了。

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内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

探究古代的著名人物，大多有法律方面的學問。所以張釋之、于定國都聲名光耀於漢朝；鍾繇、高柔的業績輝映在魏國。現在的讀書人都不肯學習法律，即使有懂得法律知識的，也被世人所輕視。這實在是因爲即使勤奮學習多年，不但得不到一點奬賞，反而被鄉里人所譏笑。恐怕這些法律文書將會永遠落入那些賤役者手中了。現在如果對學習法律者大加奬賞，以鼓勵勸導人們都來學習法律，并用法律知識來考核官員，教育官

其能，邑長并擢其術，則皋繇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弦栝之相接矣。

宦貴族的子弟；選拔精通法律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職，成績優良的出任地方長官。無論是方面大員，還是郡縣官吏，都從懂得法律、有斷獄才能的人中選拔，那麼皋繇施政的謀略便可輕易地實現，杜預、鄭衆的業績，也很快能够繁盛光大。此後，奸邪之人難逃刑律的懲罰，凶惡之吏也不能徇私舞弊了，這樣政治的協調就像身手相驅動，弓弦與箭栝緊密相扣了。

臣以疏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廷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我才疏學淺，却執掌審理刑獄的重任。陛下發自内心，擔憂憐憫百姓身陷刑網，朝廷承受聖訓，要體察人民的疾苦。我因此遠述歷代吏治之事，上奏給陛下。我所奏的這些，如果承蒙陛下認可，便應當寫進條律之中。國學要依照《五經》博士的慣例，設置教授律學的助教，太學生想要就讀者，策試要超過一般的科舉，及第合格者，立即提拔任用，使他們身居執法者的職位，以此來鼓勵讀書人攻讀律學。

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

詔書答覆説聽從孔稚珪的建議，但最終却没有施行。

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

孔稚珪轉官爲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年，又調任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孔稚珪因爲北魏連年來不斷南侵，征戰不止，百姓死傷很多。於是上表説：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睹。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吴、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算，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蝨賊。豈足肆天下之忿，

匈奴爲中原禍患，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考察三代、兩漢對付的策略，無論是鬥智鬥勇，還是講權宜奇變，從大要上講，無非是二種途徑而已。一是鐵馬金戈，風馳電掃，揚威於沙漠；二是輕車簡從，派官員出使虜庭，修好講和。衹要對比斟酌一下，二者的優劣便可看得很清楚。現今的發高論者，都認爲大丈夫氣概以居於人下爲耻辱，何况我朝上國天威，怎可先向北虜屈服？我們吴楚之地有强勁勇猛、裝備精良的士兵百萬之衆，要去斬殺那如鯨鯢般凶狠之敵，哪次出擊不是讓他們粉身碎骨？請求和議，顯示軟弱，不是國家大計。我認爲，戎狄之人性似野獸，原本不屬於

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争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横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群，難與競逐。漢高横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静，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卒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没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户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

人類。他們説話像鴟蹲踞似狼，分不清喜怒哀樂；眼睛像蜂四肢似蝎，談不上美貌醜惡。衹應當用高深的權謀去戰勝他們制伏他們，以蟊賊看待他們，對他們寬宏大度。怎能够放任無窮的忿恨，爆發如雷電般的怒火，抛棄無數蒼生的性命，去争如蟲鳥一樣小小的意氣。即使百戰百勝，也不足以稱雄於天下，而横尸千里，對我國更是毫無益處。而且戎狄之人衆多，像螞蟻蜂類那樣聚合，像馬足獸毛那樣密集，窮追猛打也誅殺不盡，很難和他們競争。漢高祖揚威於天下，也曾陷入被匈奴圍困在白登的窘迫境地；漢文帝國家充實刑政清明，多次受到匈奴的侵擾欺凌，也衹委曲地采取守勢；漢宣帝對匈奴羌人采取安撫招降的政策，使邊境安静，連朔方之馬都不受驚嚇；漢光武帝言辭謙卑，賜以厚禮，與匈奴講和，所以邊塞没有戰争烟塵。這兩漢四位皇帝，英明拯濟中原，輸送寶物，派遣宗族女子，與匈奴通好和親，用長鞭駕馭着遠方狄戎，給後世子孫托福。難道他們都不想征戰？是因爲愛惜百姓的生命啊。衹有漢武帝憑藉着五世基業的資本，繼承了天下的財富，心性驕傲，奢望過度，大肆征伐匈奴。於是便連年用兵，轉戰千里，長驅沙漠瀚海，飲馬於龍城，雖然斬殺俘獲了匈奴的名王，趕跑了凶惡的羯人，但漢朝的士卒也損失了十分之九。所以衛青、霍去病出征關外，有上千支部隊不能回返；貳師將軍李廣率兵進沙漠，有上百支部隊投降敵人。前有李廣戰敗於陣前，後有李陵迫降於敵營，至於其餘奔逃敗北之人，更是不計其數。因此使得國庫空虚，人口减半，喜歡戰争，其功利又在哪裏？戰不如和，其結果相差多麽遠啊！

自西朝不綱，東晋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横，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宫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

自從西晋綱紀毁壞，東晋南遷，五胡羌狄，紛紛擾亂横暴於中原，使祖宗陵廟荆棘叢生，豺狼虎豹在宫廷咆哮，山川被顛倒翻覆，人民遭受荼毒，肝腦塗地，局勢動蕩不

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强敵。遂乃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

安、急迫危險，是天地開闢以來從未有過的。那時的得失狀況，這裏省略不再陳述。近至宋朝元嘉年間，多年没有戰事，不料元嘉末年，不自量力，又向强敵挑起戰爭。於是一座座城池被傾覆，改屬敵人，北魏之兵飲馬長江，青州、徐州之地，人民流離散失，衹剩草木了。齊建元初期，還有胡虜侵犯邊塞，自永明年開始，又通結和好，十多年來，邊境暫時安静無事。

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静，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兹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耻，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没，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慚？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耻？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悉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

陛下再造帝業，登上皇位，聲威如雷貫宇宙，勢鎮山河。但敵虜像苟延殘喘的大猪長蛇，未遭刀劍的屠宰，還在窺伺着邊地。戰争烽烟不息，到現在已經五年了。去年蟲災，使樊城、漢中一帶，大受損害，今年這蟲災更是到處蔓延不止。興兵十萬，每日花費在千金以上，五年的費用加在一起，怎麽能計算得清。陛下何必吝惜，衹消派一位使者，帶着價值百金的禮物，簡略的詔書，去誘使凶頑的敵人講和，使關河邊塞能够休養生息，保全百姓，積蓄精鋭，以等待敵虜自我衰敗之時，再圖進取。我的計策如果施行成功，那就是非凡的幸運福氣了；如果敵虜不肯聽命講和，也衹不過像戰時損失一小隊人馬而已。或許有人會説“派出使臣而敵方不接受和談，那就是辱没了使命”。大凡胸懷天下，以四海爲己任的人，是不會去計較微小的耻辱，顧全小節的。一座城池陷入敵手，尚且不值得惋惜；一位使臣不回來，又有什麽慚愧的？况且我用權變之計謀取重大的利益，是按照自己的策略行事，怎麽能認爲這是耻辱？這就像尺蠖蟲一樣，先屈而後伸，屈是爲了求得伸。我并不是説派遣使臣就一定能够取得和議，但總會有可以講和的道理；這就好像戰争不一定能取勝，但總會有取勝的機會一樣啊。現在應當早早地派出大軍，大大地擴張兵力威勢，西從岷山、峨嵋，東到沿海地區，徵集犀甲、樓船等各種軍備物資。使得自青州至豫州，我們的偵察騎兵像繁星一樣密布，沿着長江至漢水，我

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

們的陣地像雲一樣遮蓋萬里。據守險要，斷其糧道，以挫其鋭氣，使它失魂喪膽；多設疑兵，把陣地修建得像金城湯池那樣堅固，使他們智窮力竭，無計可施。然後頒發真誠的詔書，派一名能言善辯的使者，帶着厚重的禮物，駕車前去，向他們陳述吉凶禍福。北魏人生性貪婪，喜歡奇貨異寶，一方面畏懼我們的威勢，一方面又貪圖我們的賄賂，既畏威又喜賂，所以必定願意講和。陛下采用我的表奏，施行我謀劃的計策，何愁玉門關下，没有叩關要求通好的胡人呢？

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那些主戰的人説得是那麽地懇切，我主和似嫌迂闊。希望陛下考察二種途徑的利害得失，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各是多少，以陛下聖智之明玄思之妙，定能明顯地作出判斷。我上奏的這些意見，希望陛下能下達到朝廷臺省，使這些中央重臣們一同參與商議。我承蒙陛下的特别恩遇，奉命輔佐方鎮大員，因此纔敢放任自己的愚忠耿直，從千里之外奏上章表。

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

齊明帝没有采納孔稚珪的意見。徵聘他爲侍中，不成，仍留任原職。

稚珪風韵清踈，好文咏，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并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

孔稚珪風度氣韵清静疏闊，愛好文學歌咏，能飲七八斗酒。與表兄張融情趣相投，又與琅邪人王思遠、廬江人何點及何點的弟弟何胤都是交情深厚的朋友。他不喜歡操心時務，居住的宅院裏建造了很多假山池塘，常常獨自一人倚靠在小桌旁飲酒，而不管身邊的雜事。庭院中野草叢生也不修剪，經常有青蛙的叫聲。有人問他説："你想做陳蕃嗎？"孔稚珪笑着説："我把這些青蛙的鳴叫當作是兩部鼓吹樂，何必期望去仿效陳仲舉。"

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床輿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禄大夫。

東昏侯永元元年，孔稚珪爲都官尚書，轉遷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永元三年，孔稚珪得了重病，東昏侯要斥退他，於是便用卧車載着讓他走，因此加劇了病情，於是去世，享年五十五歲。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

劉繪　劉瑱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是太常卿劉悛的弟

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嘆曰："劉公爲不亡也。"

弟。父親劉勔，是宋末的權貴，家中有很多客人來拜訪，他讓劉繪和他們交談，應答很流暢。劉勔高興地說："你如果穿着禮服站立在朝廷上，就可以和貴賓交談了。"初任著作郎，齊太祖的太尉行參軍。太祖見到他而贊嘆說："劉勔没有死啊。"

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録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録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宫、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説。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既而閒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

豫章王蕭嶷任江州刺史，以劉繪作左軍主簿。跟隨他鎮守江陵，又調任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劉繪聰明機警有文思，善於隸書，多次被蕭嶷召去，受到獎賞。他回答問題文辭華美思路敏捷，受到的恩遇在同僚之中，没有誰能比得上他。琅邪人王詡爲功曹，因爲有爲官的才能而受到進用。蕭嶷對同僚官佐們説："我雖不能够繼承取得陳蕃那麽大的名聲，但屬下也還有二匹良驥啊。"劉繪又任司空記室録事，轉任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兼領録事。當時，豫章王蕭嶷與文惠太子因爲輩分不同，輿論認爲東宫與朝府間各存疑心，於是劉繪苦苦請求出任外官，被命爲南康相。治理郡事的空暇時間，他便專心講學。皇帝近侍陳洪請假探親從南方回到京城，武帝問劉繪在郡中幹些什麽？停了一會兒武帝又説："南康郡是三州咽喉要道，應當讓幹練的人才去治理，怎麽可以讓一位年紀輕好講學的人去擔任這一職務呢？"召回劉繪，任安陸王護軍司馬，調任中書郎，掌管詔誥。朝廷敕命輔助國子祭酒何胤整理編撰禮儀。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凑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并有言工，融音旨緩韵，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别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

永明末年，京都的讀書人盛興寫文章、談吐議論，都聚集在竟陵王的西邸。劉繪是年輕後學者的首領，他機敏善於領會别人的意圖，有多方面的才能。當時張融、周顒都很有言談的技巧，張融音調緩慢語意清晰，周顒語辭華美出言快捷。劉繪的談吐，抑揚頓挫，别有風韵。時人評論他説："劉繪貼近房宅，又另開一條門徑。"説是劉繪的談吐在張、周二人之間。

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惟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乃嘆曰："禰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

魚復侯蕭子響被殺後，豫章王蕭嶷想要安葬他，召來劉繪告訴這件事，讓他寫份奏章。劉繪要他拿來紙張筆墨，不多一會兒便寫成了。蕭嶷祇補充了八個字"提携鞠養，俯見成人"。於是贊嘆説："禰衡怎能超過他呢！"後北魏使臣到

敕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來，劉繪由於很能辯説，所以被敕命接待北魏使臣。事情完畢之後，照例要編寫《語辭》。劉繪對別人説："無論怎樣潤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符合我説話的語言韻味是很困難的。"

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轉黄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録事，典筆翰。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

劉繪事奉兄長劉悛很是恭謹，與別人説話，説到兄長時也稱爲"使君"。隆昌年間，劉悛犯罪將被處死，劉繪俯伏在宫門前請求代替兄長去死，高宗蕭鸞當時輔佐朝政，解救了他。并召他擔任鎮軍長史，轉官黄門郎。高宗蕭鸞任驃騎將軍，以劉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録事，掌管各種文書。高宗即位，劉繪調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寧朔將軍、撫軍長史。

安陸王寶晊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爲恨，與繪不協。

安陸王蕭寶晊任湘州刺史，以劉繪做冠軍長史、長沙内史，代理湘州事務，將軍照舊。蕭寶晊的妃子是劉悛的女兒。蕭寶晊愛戀她的侍婢，劉繪却把侍婢搶奪過來，并將這些全都告訴給皇上，蕭寶晊因此非常恨劉繪，與他不和。

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粗糲。服闋，爲寧朔將軍、晋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

劉繪因遭母喪而離職。他生性孝道，在墓地守喪三年，吃粗劣的飯食。服完喪，又任寧朔將軍、晋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務。劉繪雖然性格豪爽俠義，但很厭惡武事，喜歡博射這類文雅的游戲，他從來没有騎馬征戰。兄長劉悛死後，廷議要追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經發下，劉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把它改掉。

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城内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内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

及至梁王義師興起，朝廷以劉繪爲持節，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劉繪堅決推讓不肯就職。大家都認爲劉繪是因爲朝廷政治昏亂，深感心灰意冷，所以纔始終不肯接受這一任命。東昏侯於是改用張欣泰來擔任這個職務。劉繪調任建安王車騎長史，代行藩國事務。梁王義師包圍了建康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管城内軍事，他與劉繪交情非常深厚，準備謀劃廢立大事，便接連幾夜和劉繪交談。東昏侯被殺，城内派劉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人把東昏侯的首級送到石頭戍梁王蕭衍處。劉繪調任大司馬從事中郎。和帝中興二年，劉繪去世，享年四十五歲。劉繪撰寫《能書人名》，自己説很善於飛

白筆法，言談之間，頗愛矜持誇耀。

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并爲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劉繪弟劉瑱，字士温。喜愛文學辭章，酒量非常大，不貪圖財物。滎陽人毛惠遠善於畫馬，劉瑱善於畫女人，人們把他倆并列第一。他官至吏部郎。比劉繪早死。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爲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没，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爲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户，未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愆。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盗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史臣曰：刑與禮看似相對，一是勸善的法則，一是戒惡的法規，從最淺顯的道理上説，它們都是治理世事的方法，是不分先後的，所以它們都是統治者防亂的堤壩，束縛百姓的繩索。爲政最正確簡練的辦法，就是公平劃一，如果忽輕忽重，多次改變，就會叫人無所適從。法律條令的根本，在於文詞簡約而内容豐富；按照實際情况，依據法典施行處罰。由於文辭有所出入，因而含義便會有所增減，這就造成判罰的尺度有寬鬆舒緩與嚴猛殘酷的不同。因爲治理的方法不止一種，而前代治獄者審判的案例，衹要後代主管者認可，便往往援引采用。這一緊一鬆一嚴一寬，經過歷代的累積，法律條文就會逐漸産生訛誤。所以同一刑法就形成了不同的標準，於是刀筆之吏便藉機售奸，興起了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風氣。禀承上司喜怒好惡的態度，伺機獲取千金之重的奸利。那些被判死罪的人能够再生，并不是他們没有犯罪，而身戴木枷囚禁牢獄的人，未必不是受冤屈者。下吏和上司之間，僅憑公文行事，没有誰會去精心審察案情；申理枉曲，平議案件，并不是治獄者的當務之急，衹須依據法律去判罰，也就不會有什麽罪殃。至於那些治理百姓的郡守縣令們，有繁多的事務需要處理，如果按情理去顧惜百姓，就不必送交獄官審理，若是按照律令定罪，那麽再輕的處罰也是因爲其有罪。由於網羅太密法典太繁，所以往往造成法律條文與情理的互相矛盾。人世間盗賊總會有的，要都給予懲罰是難以窮盡的。想用嚴猛的刑法求得實效，按情理或許是這樣，要掃除高官豪門的淆亂法律，取得實效也就爲期不遠。所以永明年審定法律，多采用優待寬鬆的條文，治獄而不損害仁愛之心，但也受到過分寬宏大度的牽累。凡律令最重要的是一定施行，最可恨的是條文的錯

亂煩雜。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贊曰：袁彖徇私情而埋葬親戚，猶可體諒他作爲人子的孝情。孔稚珪性格平和清疏，但能够上表勸諫罷兵。劉士章機敏聰悟，能樹立良好的行爲砥礪自己的名聲。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王奐（從弟）續　張冲

王奐

王奐字彦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禄、儀同。父粹，黄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彦孫。

王奐字彦孫，琅邪臨沂人。祖父王僧朗爲宋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王粹是黄門郎。王奐因過繼給堂祖父中書令王球爲孫，所以字彦孫。

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别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黄門郎。元徽元年，爲晋熙王征虜長史、江夏内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爲晋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轉掌吏部。

王奐最初任著作佐郎，後陸續擔任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别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黄門郎。宋元徽元年，他任晋熙王征虜長史、江夏内史，轉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又出任晋熙王鎮西長史，加封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不久又被徵召回京任祠部尚書，調去掌管吏部。

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内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藴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藴親同逆黨，既其群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修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

昇明初年，王奐又轉遷爲冠軍將軍、丹陽尹。當初，王晏的父親王普曜任沈攸之的長史，常擔憂沈攸之起事而自己不能回來。當時王奐掌管吏部，把王普曜調回京城任職，王晏因此深深感激他。及至王晏在蕭賾手下供職，王奐堂弟王藴謀反，齊世祖蕭賾對王晏説："王奐是宋室的外戚，而王藴親自參加逆黨，王奐既然與他有堂兄弟關係，怎會没有二心。我想把這些情况全都上奏給朝廷。"王晏叩頭説："王奐這個人既善良又謹慎，我擔保他没有二心。我父母都在京都，可以把他們作爲人質。"蕭賾因此纔打消了這一念頭。

出爲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秘書監，領驍

王奐出任吴興太守，俸禄是中二千石，將軍銜照舊。不久進號爲征虜將軍。齊建元元年，進號爲左將軍。第二年，轉遷爲太常，領鄱陽王師，并轉爲侍中，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調

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内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游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痍毁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强，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

爲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内史。王奐一年之内調任三次，所以他上表堅持謝絶任南蠻校尉之職説："現在國家基業初創，萬物更新。荆蠻服威來朝拜，巴濮也不再侵擾。衹要使邊境人民安居樂業，各級官員勤於職守，南蠻各州郡就日漸變成殷富之地。我以前曾在西土作過官，比較瞭解其真實情況，更兼最近戰火之後，更是滿目瘡痍，很難恢復其元氣。即使施行衆多的善政，一時也來不及使它復蘇。現在朝廷又將大的州府分割、撤除，而設置偏小的校尉之職，讓他去管轄。崇高的聲望也不足以使他顯得更强有力，他説的話又怎麽能最後决斷？况且物力人力更分散，官職增多，各種事務成倍地增長，文書案牘也越來越繁雜。不是我衹看見其困難的一面而畏縮不前，實在是從國家大局考慮而不肯答應啊。"朝廷答許了他的請求，於是罷免了他南蠻校尉的官職，晋封前將軍稱號。

世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奐無學術，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奐意，植坐免官。

齊世祖蕭賾即位，徵王奐任尚書右僕射，又轉任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調爲散騎常侍、江州刺史。他開始以江州軍府作尚書省。永明四年，又改遷爲尚書右僕射，本州中正。王奐没有文才，因辦事幹練被重用。又升遷爲尚書僕射，中正照舊。校籍郎王植托吏部郎孔琇之，讓他以校籍令史俞公喜的名義請求進入省署，假稱這是王奐的意思，於是王植坐罪被免去官職。

六年，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奐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欻爾也。"王儉卒，上用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奐不能相推，答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

永明六年，王奐調任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奐想恭請齊世祖去他府上。齊世祖晚年篤信佛教，膳食不宰殺牲畜。所以派王晏去對王奐説："我從去年開始已經斷絶了殺牲之事，已拿定主意不再到大臣家去，現在也不想突然改變它。"王儉死，世祖想起用王奐作尚書令，便徵求王晏的意見。當時王晏受到皇上厚遇地位已很重要，對王奐的事又不好推諉，便回答世祖説："柳世隆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職位恐怕不應當在王奐之下。"於是將王奐轉爲左僕射，加官給事中，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以及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皇上對王晏説："王奐對於佛教，

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繿縷，送袴褶三千具，令奂分賦之。

實在有些過分專心了。他在藩鎮大概會因此而妨礙政務，你見到他時要提醒他，但不要説這是我的意思。”齊世祖因爲防守北疆的士卒穿着大多破舊，所以送去三千套褲褶，命王奂分發給衆人。

十一年，奂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

永明十一年，王奂妄殺寧蠻長史劉興祖，齊世祖大怒，讓御史中丞孔稚珪上奏此事説：

雍州刺史王奂啓録小府長史劉興祖，虚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奂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楗蒼黝，事暴聞聽。

雍州刺史王奂奏報逮捕了州府長史劉興祖，假稱“劉興祖煽動山蠻，謀劃造反，造謠生事，誹謗上司，言辭狂傲不遜”。朝廷敕命王奂送劉興祖到京都來，王奂擔心他所奏啓的事是欺妄不實之辭，便在獄中將劉興祖打死，而向朝廷報告時則詐稱是自殺身亡。直至現在他身上還留有被木棍打的深黑色的傷痕，而且這種暴行很多人都知道。

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奂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奂，奂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奂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録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奂不問。興祖後執録，奂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奂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奂意乃可。奂第三息彪隨奂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奂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

抓來劉興祖的門人劉倪到御史臺審問，他供狀説：“劉興祖與王奂共事，不能和睦相處。自從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討蠻地失利，劉興祖要將這事上奏給朝廷，他把奏章呈交給王奂，王奂由此而對他怨恨不滿。如果説劉興祖真的有罪，那麽民間便會發生相應事件；但現在民間很安静，没有動亂的迹象。去年即永明十年的九月十八日，王奂派了身帶武器的三十個人來，説是朝廷有敕命，要逮捕劉興祖入獄。先前，安定郡的蠻民在州郡中盗取資財，劉興祖已經瞭解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脉，就用公文上報給王奂，王奂却不處理查問。後劉興祖被收捕入獄，王奂仍然派蠻邦頭領帶着武器在監獄中看守他。劉興祖没死之前，在獄中曾用東西在漆盤上刻劃了幾句話，秘密送出告訴家人，説自己無罪，要家人上奏，請求派人出京去辨明是非，即使死了也毫無遺恨。”又説：“王奂關押劉興祖的地方嚴禁傳遞消息，想尋找機會，殺人滅口。”又説：“王奂的本意還在其次。衹是王奂第三個兒子王彪跟隨王奂在雍州，凡是州府的事務都要干預，是他煽動要構陷并秘密除掉劉興祖的。”又説：“劉興祖

十一月二十一日，奐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黷，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

家送來米粥，有人在裏面下了藥，劉興祖吃了兩口便覺察到了，於是便請獄卒吃，吃了的人都腹瀉得很厲害。劉興祖大叫說‘粥中有瀉藥’。靠近監獄的人家，沒有誰没聽見喊叫聲的。”又說：“王奐處治劉興祖越來越急迫，判案毫無成理。十一月二十一日，王奐派獄卒到劉興祖家報信，説劉興祖在獄中自殺身死。尸體抬出後，家人都來給他洗浴，看見劉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黑，陰部破碎，證實劉興祖不是自殺而死的。家屬及門人都看到了，不衹是一個人所見。”再提取雍州都留田文喜來作進一步的查證，他所説的情况與劉倪的口供相同。

興祖在獄，嗛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奐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奐意。毁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并合窮戮。

劉興祖在獄中，含辛茹苦地盼望着皇帝的旨意，既然承蒙皇帝降旨，心願纔得到滿足，這種時候，怎麽又會去自殺？敕命十九日到達，劉興祖却在二十一日死亡，這無論是從道理上去推論還是從實迹上查考，分明是弄虚作假。使者不久便送去敕命，王奐却抗拒詔書，我所指責的以上各條，都是出於王奐的主意。他還攻擊前丞相如陳顯達等，誹謗朝政，没有比他罪過更深重的。王彪私自隨父到方鎮去，膽敢擾亂王法，其罪行應當同受極刑懲處。

上遣中書舍人吕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

齊世祖派中書舍人吕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率領五百人帶着莊嚴的儀仗去收捕王奐。并敕命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走小路到襄陽會合。

奐子彪素凶剽，奐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奐曰：“曹、吕今來，既不見真敕，恐爲奸變，政宜録取，馳啓聞耳。”奐納之。彪輒令率州内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吕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奐司馬黄瑶

王奐之子王彪平素凶猛剽悍，王奐都不能控制住他。王奐的女婿殷叡害怕遭禍，對王奐説：“曹、吕二人這次來，我們既然没有看見真正的敕命，恐怕要被他們的奸計所蒙騙，發生變故，應該把他們先抓起來，再派人火速奏報朝廷。”王奐采納了這個意見。王彪則受命率領州城内新收的一千餘人，打開府庫，拿取武器，配備好衣帽盔甲，出南堂列兵布陣，閉門拒守。王奐的門生鄭羽叩頭懇請王奐，要他出城去迎接朝廷使臣。王奐説：“我又不做反賊，正想先派人去上奏申訴。衹怕被曹道剛、吕文顯這類小人所欺凌，所以暫時閉門自守啊。”王彪於是出城與曹

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起兵攻奂。奂聞兵入，還内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

虎的人馬作戰，他的黨羽范虎率領二百人投降了官軍，王彪戰敗逃回城内。當地士人起義，攻打州城的西門，王彪登上城樓抵禦抗擊，打垮了士人的進攻。王奂的司馬黄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在城内起兵攻打王奂。王奂聽説士兵已攻進州衙，便回到内署拜佛，未及起身，便被軍人所斬殺，時年五十九歲。士兵們把王彪以及其弟王爽、王弼，還有殷叡都給抓起來，後來都被誅殺。

詔曰："逆賊王奂，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内懷凶慝，貽戾鄉伍，取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奂忿其異己，誣以訕謗，肆怒囚録，然後奏聞。朕察奂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奸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核，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

詔書説："叛賊王奂，性格陰險邪僻，從小到大，没有改變。對外僞裝成廉潔勤奮的樣子，内心却懷有凶狠邪惡的念頭，横暴鄉里，殘害士紳。因爲他尚有才幹可被取用，所以提拔他任顯要的職位，讓他出任藩鎮的刺史，但其治政刑法都鬆弛混亂。他第三子王彪恃威弄權，造成父子均勢的不正常局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心爲國，遇事總要勸導他們執守正道。王奂怨恨他與自己不同心志，所以誣陷他誹謗朝廷，放肆地先把他逮捕囚禁起來，然後纔向朝廷奏報。朕已察覺了王奂愚蠢的欺詐行爲，所以下詔命他送劉興祖回京。他害怕奸謀暴露，便偷偷將劉興祖殺害。欺君罔上的罪行既已明顯，御史臺又審察核實了。於是他又派兵登上城墻，違抗王命。天威如閃電横掃，義士人人奮勇争先，時間不到十二天，罪人就被抓獲，盤踞一隅的禍首也遭毁滅，漢南肅清。衹要不是案犯，没有參預逆謀的策劃，僅僅被一時的威勢逼迫驅使的民衆，一概不必追究。"

奂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

王奂長子太子中庶子王融，王融之弟司徒從事中郎王琛，都在京城被處死，其餘的孫子輩的家屬都獲得寬免。

殷叡

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晋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

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是晋太常殷融的七世孫。宋元嘉末年，祖父殷元素因與劉劭自立爲帝、改元太初之事有所牽連，獲罪被殺。殷叡是遺腹子也將跟着被殺，其外曾祖父王僧朗啓奏宋孝武帝救他，纔得幸免。殷叡通曉文章義理，有口才，司徒褚淵很看重他，對他説："從殷仲堪以來，没有哪位姓殷的人能超過你。"殷叡正色

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奂爲雍州，啓叡爲府長史。

回答説：“殷族衰敗困苦，確實是今不如昔，如果你是虛情假意，這種話就不值得説；如果你所説的是真情，那就更加不可聽聞了。”王奂任雍州刺史時，啓奏讓殷叡作府長史。

殷恒　殷道矜

叡族父恒，字昭度，與叡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并有古風，以是見嗤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横病。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禄大夫。建武中，卒。

殷叡同族的叔父殷恒，字昭度，與殷叡同是殷融的後代，是宋司空殷景仁的孫子。殷恒和其父殷道矜，都患有古“風疾”，因此被世人訕笑，這種事情發生過不止一次。殷恒在宋泰始初年爲度支尚書，因父親有病及本身患多種疾病，被有司彈劾。明帝下詔説：“殷道矜一出生便有病，但近來没有别的病症。殷恒由於愚笨而懶散成習，長久地妨礙他清晰地談吐。降職爲散騎常侍，領校尉。”殷恒所任職位，大多清閑而地位尊顯，最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建武年間去世。

奂弟伷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奂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并長，且奂又出繼，前代或當有准，可特不離絶。”奂從弟繢。

王奂弟王伷之女，是長沙王蕭晃的妃子，世祖下詔説：“王奂自己陷入叛逆的泥坑。長沙王妃子女都很大了，况且王奂又過繼給了堂祖父。前代大約有這種特例，可以准許長沙王不與她離婚。”王奂的堂弟王繢。

王繢

繢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繢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繢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秘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黄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繢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

王繢字叔素，是宋車騎將軍王景文之子。年約二十歲時，任秘書郎，太子舍人，調任中書舍人。王景文因爲這是越級拜授官職，命王繢再過一年後纔正式上任。王景文被封爲江安侯，王繢承襲了他原來的爵位，爲始平縣五等男。升任秘書丞、司徒右長史。宋元徽末年，王繢官拜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黄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那時，世祖蕭賾還是撫軍，吏部尚書張岱已選定王繢作他的長史，選拔的文書已經呈報。齊太祖笑着對張岱説：“這可是你的夙願啊。”遷調王繢任散騎常侍，驍騎將軍。

出補義興太守。輒録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繢教，爲有司所奏，繢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繢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

王繢出任義興太守。他隨便逮捕郡吏陳伯喜，投進了陽羨縣監獄，并想把他殺掉，縣令孔逭不知道陳伯喜犯了什麽罪，所以不接受王繢的指令，被監察官員上奏，王繢犯了無正式官銜而兼職的罪過。調任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又轉爲長兼侍中。齊世祖出外射雉，王繢信佛教，所以

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内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還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子。

藉口有病不隨從車駕前往。又轉官爲左民尚書，他又以母親年老爲由請求解職，於是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又出任宣城太守，俸禄爲中二千石。隆昌元年，王繢升任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但没有正式拜授，仍然任冠軍將軍、豫章内史。進號爲征虜將軍。又因犯事而被罷免官職。後又官拜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又拜授爲征虜將軍，驃騎長史，調任散騎常侍，太常。東昏侯永元元年，王繢去世，時年五十三歲，謚靖子。

繢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繢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王繢的女兒嫁給安陸王蕭子敬爲妃。安陸王是世祖寵愛的兒子。永明三年，正式迎娶時，對王繢夫婦行對待岳父母的禮敬。世祖特派文惠太子跟隨着迎親的隊伍去王繢家，置辦酒席，安排禮樂，公卿們穿着禮服前來祝賀，當時人們認爲這是非常榮耀的事。

張冲

張冲字思約，吴郡吴人。父柬，通直郎。冲出繼伯父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

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

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還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還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冲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還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將軍如故。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産，無用牲物。"冲

張冲字思約，吴郡吴縣人。父張柬爲通直郎。張冲過繼給伯父侍中張景胤爲子。張景胤小名叫查，其父張邵，小名叫梨。宋文帝對張景胤開玩笑説："楂與梨哪樣味道更好？"張景胤回答説："梨是百果之本，楂哪裏比得上。"

張冲年少時便有純厚的孝親之情，徵爲州主簿，跟着堂叔張永作將帥，任綏遠將軍、盱眙太守。

張永出征彭城時，正遇上下暴風雪，軍人中有十分之七八的人凍傷了脚，張冲的脚趾都凍掉了。後來，張冲官拜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任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没有正式拜授。轉調爲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又拜授爲寧朔將軍，原來的官職照舊。改遷爲左軍將軍，加封爲寧朔將軍，輔國將軍。張冲從年輕時起便在軍中服役，朝廷把他看成是幹練之才，所以歷任的職位都是軍校之類武官。又出任爲馬頭太守，平調爲盱眙太守，輔國將軍照舊。永明六年，升爲西陽王冠軍司馬。永明八年，任假節、監青冀二州代行刺史事，將軍照舊。張冲父親剛死時，留下遺言説："祭奠我時一定要用家鄉出産的物品，

在鎮，四時還吴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

但不要用牲畜家禽。”張冲在外鎮任職，但每逢四時節日都要回吴縣的園圃中取來果品菜蔬，流着淚向亡父祭獻。後轉官爲刺史。

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即位，以晋壽太守王洪範代冲。除黄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假冲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詔青、徐出軍分其兵勢。冲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範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冲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

鬱林王即位，晋封張冲冠軍將軍稱號。明帝即位，以晋壽太守王洪範代理張冲的職務。拜張冲爲黄門郎，加封征虜將軍。建武二年，北魏軍進攻淮、泗，讓張冲持符節，去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原任官職照舊。北魏軍合力攻打司州，詔命張冲出軍青州、徐州，以分魏軍兵勢。張冲派軍主桑係祖由渣口出擊，攻占了北魏的建陵、驛馬、厚丘三座城鎮，殺死俘獲了很多敵人。他又與王洪範派來的軍主崔季延一道偷襲劫掠了北魏的紀城。張冲又派軍主杜僧護攻下了魏的虎坑、馮時、即丘三座城池，驅趕着俘虜，滿載着輜重回來，走到溘溝，北魏軍的救兵趕來，沿路截擊，杜僧護全力奮戰，大破魏軍。

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遥昌爲豫州，上慮寇難未已，徙冲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位，出爲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郢州府州事。永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還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冲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還冲爲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南兖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并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冲爲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户。

這一年，升調張冲爲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封冠軍將軍，未正式拜授。豐城公蕭遥昌任豫州刺史，明帝擔心寇難不止，所以調張冲任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又拜授爲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侯即位，張冲出任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代行郢州刺史的各項職責。永元元年，又升爲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替裴叔業，最終未能成行。第二年，張冲改任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照舊。恰逢司州刺史申希祖去世，因而又以張冲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投降北魏後，朝廷又調張冲爲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兖州刺史，持節、將軍照舊。這些職務都没有正式拜授。崔慧景事件被平息後，朝廷徵召建安王蕭寶夤回京，而以張冲爲督郢、司二州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照舊。一年之中，張冲被頻繁地調動，先後受命爲四州刺史，至此，纔算正式就任了。這年冬天，進號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一千户。

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粮運百四十餘船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

梁王蕭衍的義師起事，東昏侯派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率領兵馬及運糧船一百四十餘艘交給張冲，讓他抗擊西方之敵。薛元嗣等以

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效。"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

劉山陽的失敗爲前軍之鑒，懷疑張冲不敢進兵，所以停駐在夏口浦。聽説蕭衍的義師快要到達，薛元嗣、暨榮伯這纔進入郢城。當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别人代職，他回京時到了郢州，東昏侯敕命房僧寄留守魯山，拜爲驍騎將軍。房僧寄對張冲説："我雖然没有受到朝廷太深的恩寵，但確實得到了先帝深厚的恩澤。受到大樹蔭庇的人是不會折斷樹枝的，我確實想獻出我的微薄之力。"張冲深爲贊許，并共同發誓結盟。於是便分兵拒守。派軍主孫樂祖帶數千人協助房僧寄在魯山高高築起城堡據守。

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静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静戰死，冲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吴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内亦舉火應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

第二年二月，梁王蕭衍從沔口出擊，包圍了魯山城。蕭衍又派遣軍主曹景宗等人渡過長江來攻郢城，乘他們還没有全部渡過江時，張冲派中兵參軍陳光静等人開門出擊，但被義師打敗，陳光静戰死，從此張冲便固守城池不出戰。曹景宗於是便占據着石橋浦，軍營相連，直到加湖。東昏侯又派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吴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人馬去援救郢城，但到了加湖後便不能再前進了，於是便建築城壘，燃起烽火，城内也燃起烽火相應，但兩處兵馬都衹能各自守護自己的城壘，却不能相互救援。

冲病死，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内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

張冲病死，薛元嗣、暨榮伯和張冲的兒子張孜以及長史江夏内史程茂仍然固守城池。東昏侯頒詔追封張冲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薛元嗣、吴子陽以符節。

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粮，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

長江水暴漲，加湖城被江水所淹潰，義師乘坐着高大的戰船去攻打它，吴子陽等人大敗潰逃。魯山城内又缺乏糧食，軍士們都到磯頭上捕捉小魚作爲食品，并秘密地準備輕便的船隻，預備奔往夏口。蕭衍命偏師阻斷他們的出路，防備他們脱逃。房僧寄病死，孫樂祖陷入困境，舉城投降。

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十七八。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

郢城被圍二百多天，城中軍民死去的有十分之七八。魯山失敗後，程茂及薛元嗣等人商議着投降，讓張孜給梁王蕭衍寫信。張冲原來的屬吏青州治中房長瑜對張孜説："已故張使君忠心横貫昊天，節操超過松竹。郎君你衹應當正襟危

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

坐，與先使君保持一致，以肩負起這艱難的重任。如果老天不給你好運，那你衹有以絹帛束髮，等待惡運的到來，跟從先使君於地下。現在若是聽從別人的計謀出降，不但郢州的百姓對你失去了像對高山那樣的期望之情，恐怕蕭衍他們也不會答允。”魯山陷落之後二天，薛元嗣等人以郢城投降。

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并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東昏侯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郢州刺史，以薛元嗣爲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二人都是持節。但這時郢城、魯山二城都已經投降了蕭衍。當時二城軍民死者尸積如山，竟然没有叛逃的。世人把張冲及房僧寄被圍之事與臧洪被圍相媲美。追贈房僧寄爲益州刺史。

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爲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盆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當時，有新蔡太守席謙，他在永明年間受到中書郎王融的舉薦。其父席恭穆，任鎮西司馬，被魚復侯害死。到這時，席謙正鎮守盆城，聽説蕭衍義師東進，説：“我家世代忠貞，至死不渝。”他被陳伯之殺死。

史臣曰：石碏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奂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史臣曰：春秋衛大夫石碏爲國殺子，弘揚了大義滅親的道理；漢鮑永雖然投降光武很晚，却懂得事奉新主的機運。王奂確實没有反叛的二心，但他的行迹應當受到嚴厲的懲處；張冲没有通達上天的意旨，所以受舊的法度規矩的迷惑而持守不改。招致危險的道理雖然各不相同，但被滅亡的結果是一樣的。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胄華。張壘窮守，死如亂麻。爲悟既晚，辯見方賒。

贊曰：王奂居北方藩鎮的高位，但兒子却不能遵守家法。終於衝犯了國家法紀，斷送了華貴的前程。張冲據守危困的孤城，使軍民死如亂麻。他覺悟太晚，見識也很欠缺。

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王

文二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宫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文惠太子有四子：安皇后生鬱林王蕭昭業，宫人許氏生海陵恭王蕭昭文，陳氏生巴陵王蕭昭秀，褚氏生桂陽王蕭昭粲。

巴陵王蕭昭秀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户。十年，爲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户。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

巴陵王蕭昭秀字懷尚，是文惠太子的第三子。永明年間，封爲曲江公，食一千五百户租税。永明十年，任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王即位後，又被封爲臨海郡王，食二千户租税。隆昌元年，受命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秦、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拜爲車騎將軍，受命護衛京師，而以永嘉王蕭昭粲代理他原先的職務。

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晋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内，不復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宇，禮舊爲先，畿内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上奏説："周朝定都雒邑後，天子設置畿輔以管轄京城地區的百姓；漢朝定都咸陽，設置三輔作爲國家的保衛。中晋南遷，國事變化威勢鬆弛，近郡名邦之内，多有皇親國戚的食邑。宋武帝創業，依照摹擬古代的典章制度，在國家内部，不再分封給别人。而孝武帝末年，却分封食邑以寵愛其子，草率地表示了私人的愛心，却違背了典章制度的準則。隆昌之始，尤其開創了貴重母弟的先例，我認爲這都不是遵守古制。聖明的君王駕御海内，應當以遵循舊禮制度爲先，京都畿輔的劃界，應當遵守古代的體制，若分封土地，都要分給外部州郡。"有詔將庾曇隆的奏章交給尚書臺詳細討論。這年冬天，改封蕭昭秀爲巴陵王。他

於永泰元年被殺，時年十六歲。

桂陽王蕭昭粲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遥欣爲荆州，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桂陽王蕭昭粲，是文惠太子的第四子。鬱林王即位，因爲是皇弟而被封爲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任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秦、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即位，想讓聞喜公蕭遥欣作荆州刺史，便將蕭昭粲轉官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又改封他爲桂陽王。建武四年，升任爲太常，將軍職銜照舊。蕭昭粲於永泰元年被殺，年齡八歲。

明七王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夤，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晋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明帝有十一子：敬皇后生東昏侯蕭寶卷、江夏王蕭寶玄、鄱陽王蕭寶夤、和帝蕭寶融；殷貴嬪生巴陵隱王蕭寶義、晋熙王蕭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蕭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蕭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蕭寶貞。其餘的兒子很早便夭亡了。

巴陵隱王蕭寶義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晋安郡王，三千户。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遥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宫殿，不暇修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

巴陵隱王蕭寶義字智勇，是明帝的長子，本名明基。建武元年任持節，都督揚州、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受封爲晋安郡王，食三千户税賦。蕭寶義很小便患有殘疾，不能在人群中出入行動，所以祇拜授官職，而以始安王蕭遥光代理其職權。又將蕭寶義轉官爲右將軍，統領兵卒，設置輔佐官員，鎮守石頭城。建武二年，出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侯即位，晋升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并賜給扶相一人。永元元年，又給予佩班劍的扈從二十人。始安王蕭遥光被誅殺後，蕭寶義又任都督揚州、南徐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照舊。治所東府城遭受兵火，房屋被燒得殘破不堪，當時東昏侯正營建宫殿，無暇修葺東府，於是蕭寶義便坐鎮西州。永元三年，晋升爲司徒。和帝在江陵即位，以蕭寶義爲侍中、司空，而照舊是使持節、都督二州軍事、揚州刺史。梁王蕭衍平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蕭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書説：“不用言辭

時人皆云此實録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的感化，其形迹來自高遠之處。”時人都説這是確切的記録。梁接受齊的禪讓之後，封蕭寶義爲謝沐縣公，不久又封爲巴陵郡王，奉養齊室後人。梁天監年間去世。

江夏王蕭寶玄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晋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

江夏王蕭寶玄字智深，是齊明帝的第三個兒子。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兼領石頭戍的防衛事宜，被封爲江夏郡王。後出任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又回任爲前將軍，領石頭戍鎮守事。尚未拜官授職，東昏侯即位，又進號爲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晋升爲車騎將軍，代晋安王蕭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兗州二州刺史，照舊是車騎將軍。

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絶，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黄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吕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乘八掆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群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蕭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的女兒爲妃子，徐孝嗣被殺後，兩人被迫分離，斷絶關係。東昏侯送給蕭寶玄兩位年輕的女子，但蕭寶玄非常怨恨他，心中暗存異志。第二年，崔慧景起兵，回到廣陵，派使者遵奉蕭寶玄爲君。蕭寶玄斬了來使，趁此機會發派將吏防衛城池。東昏侯也派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黄林夫協助鎮守京口。崔慧景將要渡江，蕭寶玄暗中與他相呼應，殺死司馬孔矜、典籤吕承緒以及戚平、黄林夫，開門迎接崔慧景。并派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别帶領部分軍衆，乘坐八抬大轎，手拿紅色指揮旗，隨同崔慧景來到京都，駐扎在東城，有很多百姓前去投奔他們。崔慧景兵敗後，東昏侯獲得了朝野之人投奔蕭寶玄及崔慧景的名單，便下令燒毁，説：“江夏王尚且如此，怎能够再去處罰其他的人呢！”蕭寶玄逃亡躲避了好幾天後纔露面。東昏侯召見他進入後殿，用帳幕圍住他，命令幾十名下人敲着鼓吹着號，繞着帳幕奔跑，并派人對蕭寶玄説：“你最近也是這樣地圍困我。”没過幾天便把蕭寶玄殺了。

廬陵王蕭寶源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

廬陵王蕭寶源字智淵，是明帝第五個兒子。建武元年，任北中郎將，鎮守琅邪城，封爲廬陵郡王。升爲右將軍，統領石頭戍防守事宜。并出

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任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被誅殺，調任蕭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照舊。永元元年，進號爲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蕭寶源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與太守的職務照舊。尚未拜官授職，便於中興二年去世。

鄱陽王蕭寶夤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即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

鄱陽王蕭寶夤字智亮，是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年封建安郡王。建武二年爲北中郎將，鎮守琅邪城。過了一年，出任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侯即位，蕭寶夤任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不久又進號爲前將軍。永元二年，徵召爲撫軍，兼領石頭戍事務，但未拜職受命。永元三年，任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守石頭戍。

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内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内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夤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逃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夤入宫問之。寶夤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

這年秋天，雍州刺史張欣泰等密謀在新亭起事，殺死禁城中的幾位主帥，詳情記録在《張欣泰傳》内。發難的這天，前南譙郡太守王靈秀跑到石頭戍，率領城中的將吏和現有的兵力，去掉轅馬，用人力推着裝載着蕭寶夤的車子向禁城進發，有數千百姓空手跟隨在後面，整個京城都騷動起來。蕭寶夤等來到杜姥宅，天色已經很晚了，城門已經關閉，城上的兵士用箭射他們，衆人拋下蕭寶夤逃跑了。蕭寶夤逃亡三天後，穿着軍服去見草市尉，尉官急忙向東昏侯報告，東昏侯把蕭寶夤接進宫中詢問他。蕭寶夤流着淚説："那天不知是誰硬逼着我上車，我想要離開，却受到挾制，身不由己。"東昏侯笑了，恢復了他的官爵職位。

和帝立，西臺以寶夤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荆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夤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

和帝即位，西臺以蕭寶夤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而少帝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南秦、北秦七州軍事，荆州刺史，衛將軍職照舊。宣德太后臨朝視政，梁王蕭衍爲建安公，改封蕭寶夤爲鄱陽王。中興二年，因謀反而被誅殺。

邵陵王蕭寶攸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兖、青、冀五州軍事，南兖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軍將軍，秘書監。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邵陵王蕭寶攸字智宣，是明帝第九子。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建武二年改封。建武三年爲北中郎將，鎮守琅邪城。永元元年，又任持節，都督南徐、北徐、南兖、青、冀五州軍事，南兖州刺史，照舊是北中郎將。還未拜授，又升爲征虜將軍，兼領石頭戍事。又爲丹楊尹，照舊領石頭戍事。陳顯達事件被平息後，蕭寶攸出任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原征虜將軍的稱號回到京都，被授命爲中軍將軍，秘書監。中興二年，參與謀反，宣德太后下令賜死。

晉熙王蕭寶嵩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還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晉熙王蕭寶嵩字智靖，是明帝第十子。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楊縣尹。又升任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稱號照舊。中興元年，和帝以他作中書令。第二年，因謀反被誅殺。

桂陽王蕭寶貞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蕭寶貞，是明帝第十一子。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兼領石頭戍事務。中興二年，因謀反而被殺。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順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跗萼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彷彿也。

史臣曰：《春秋》寫“鄭伯克段於鄢”，表示兄弟的情誼已斷絶，而君臣的恩義纔是根本。大凡事物的逆順都有一定的情勢，何况君勢與親情兼容成一體，如果强行違背它，便會窮途末路，氣數殆盡，陷入羝羊觸藩、黄鳥啄穀的進退兩難的境地。而蕭寶玄却因爲家室之難而在兄弟之間擇取了兵戎相見的道路。他不明白夫妻間婚姻關係與兄弟間跗萼相從的關係哪種更爲親密，并因此而謀取保存自身的萬全之策，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考慮的。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夭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贊曰：文惠太子的兩位王子，可嘆很早便夭折了。明帝的七位王子，最終也衰敗喪亡。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晋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没凉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

裴叔業，河東郡聞喜縣人，是晋朝冀州刺史裴徽的後代。裴徽之子游擊將軍裴黎，遭遇中原八王之亂，子孫陷没在凉州，在凉州牧張氏部下任職。裴黎玄孫裴先福，東晋安帝義熙末年回到南方，官至滎陽太守。裴叔業的祖父和父親很晚纔南渡。裴叔業年輕時就弓馬嫻熟，有武才。宋元徽末年，積官至羽林監，齊太祖蕭道成的驃騎行參軍。齊建元元年，拜屯騎校尉。北魏侵犯司、豫二州，以裴叔業爲主將負責征討，官職照舊。

上初即位，群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趑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晋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賧税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嶍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蕩山源，糾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

齊太祖即位之初，群臣紛紛進獻正直有益的意見。建元二年，裴叔業上疏説："成都土地肥沃，四面都有天險很是牢固，自古以來就有一人守關，令萬夫疑懼莫進的説法。在漢代這裏便發生過雍闓、齊氏的叛亂，在晋朝又有譙縱、成漢李氏割據騷擾，關於其成敗的事迹，前史已有記載。近一段時間以來，朝廷違反了安撫駕馭百姓的常法，讓一些異姓依據地理形勢之便在這裏統治，國家憑藉武力以示威懾，但派去鎮守的官員却缺少足够的兵力，致使寇亂充斥，私自徵收財税不斷。現在應當派尊貴的帝王之子，親臨巴蜀鎮撫，總領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領文臣武將萬餘人，先開闢嶍縣、漢中，然後分别派遣各郡的守軍，都配備精良的武器裝備，去搜索掃蕩山頭水流，糾察斬殺奸人蠹賊。威令一旦施行，百姓夷人必定服從。"拜裴叔業爲寧朔將軍，照舊作征軍統帥。永明四年，積官至右軍

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

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如故。

齊高宗蕭鸞當時任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右軍司馬，加號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永明七年，又任王敬則的征西司馬，將軍、軍主照舊。隨着司府一道轉爲驃騎。在壽春任副職好幾年。永明九年，又任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被殺時，裴叔業率領部下在城內起義。武帝因爲他很有才幹能力，仍留任他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升遷爲晉熙王冠軍司馬。海陵王延興元年，加封寧朔將軍，冠軍司馬之職照舊。

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栅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勋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户。仍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

裴叔業很早便與高宗蕭鸞有往來，高宗輔政時，厚待裴叔業，把他當做心腹使用，派他率軍襲擊各路藩鎮王侯，裴叔業都竭盡心力完成使命。高宗建武二年，北魏軍圍困徐州，裴叔業以軍主身份隸屬於右衛將軍蕭坦之，率軍救援。裴叔業攻擊北魏淮水大營外的兩座小城，都攻克了，敵人掉進淮水被淹死的很多。所以被拜授爲黃門侍郎。高宗認爲裴叔業有功績而且很忠誠，封他爲武昌縣伯，食邑五百户。依舊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

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略，若侵虜境，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

建武四年，北魏孝文帝侵掠沔北，高宗命裴叔業增援雍州。裴叔業奏報說："北方人不喜歡跑太遠的路，祇喜歡就近騷擾劫掠。如果派兵攻入敵虜的地盤，那麼雍、司兩地的敵勢自然分散，不需要煩勞軍隊去遠征了。"高宗聽從了他的建議。裴叔業率軍進攻虹城，俘獲敵方男女共四千餘人。轉調爲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照舊。

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璝、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璝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

永泰元年，裴叔業率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馬圍攻渦陽，渦陽是北魏南兗州治所，離彭城有一百二十里遠。魏兗州刺史孟表堅守城池抵禦抗擊，裴叔業便包圍起來猛攻，并把斬殺的魏兵首級堆積起來，高達五丈，以向城內魏軍示威。又派軍主蕭璝、成寶真分兵去攻打龍亢戍，也就是北魏的馬頭郡。魏軍閉關自守。魏徐州刺史廣陵王率領二萬人，騎兵五千，來到龍亢，蕭璝等人抵擋不住。裴叔業便親率三萬餘人前去援助他們，

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僞將劉藻、高聰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

分兵幾路攻擊魏軍。魏軍剛到，還没有扎好營盤，於是大敗。廣陵王僅帶幾十名騎兵逃跑，齊官兵追趕，繳獲了他的符節。北魏又派遣將軍劉藻、高聰領兵來援，裴叔業率軍迎擊，打敗了他們，兩次戰鬥，斬首一萬，俘虜三千人，奪得的兵器械杖驢馬絹布數以千萬計。魏孝文帝聽説廣陵王戰敗，便派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率領步兵、騎兵十幾萬人來救渦陽，裴叔業見敵兵衆多，連夜丢下軍隊逃跑。第二天，齊軍四散潰逃，魏軍追擊他們，殺死殺傷齊兵卒無數，天黑了纔停止追趕。裴叔業回守渦口，明帝派使臣慰勞他。

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并爲直閤，殿内驅使。慮禍至，棄母奔壽陽，説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檦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説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齊明帝駕崩，裴叔業回到徐州的治所。東昏侯即位，誅殺大臣，京城不斷發生變亂。裴叔業登上壽春城樓北望肥水對部下説："你們想富貴嗎？我認爲富貴能够得到。"永元元年，裴叔業轉任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照舊。裴叔業見時局正紛亂，不樂意鎮守在京城附近。朝廷懷疑他想反叛，裴叔業也派人偵察京師的消息，於是謡言四起，越來越多。當時裴叔業哥哥的兒子裴植、裴颺同爲直閤，殿内驅使。擔心大禍降臨，於是抛下母親跑到壽陽，告訴裴叔業説朝廷必定會派兵來偷襲。而徐世檦等人也擔心裴叔業叛變，所以派裴叔業同族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去宣布聖旨，允許裴叔業暫時停止本身的職務。裴叔業還覺得不安全，而裴植等勸説不停，於是裴叔業憂慮害怕，便向梁王問計，梁王讓他派遣家屬回京師去，自然就没有災難。裴叔業於是便派兒子裴芬之等人回到京都作爲人質。第二年，進封冠軍將軍的稱號。但是傳説裴叔業反叛的流言不斷，裴芬之更加恐懼，又跑回壽春。於是朝廷頒發詔書討伐裴叔業，派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率水陸各軍向西征討，駐軍在小峴。裴叔業病重，裴植便向北魏請求救助，并送裴芬之去作人質。裴叔業不久去世，北魏派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帶二千多騎兵進入壽春。當初，北魏孝文帝元宏在齊明帝建武二年時曾到過壽春城下，他的臣下們都勸他攻城。元宏説："用不着攻打，

以後會投降的。”裴植等人都回到洛陽。

崔慧景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郡東武城人。祖父崔構任奉朝請，父親崔系之爲州別駕。

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捍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荆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户。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内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内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

崔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明帝泰始年間，歷任職位至員外郎，不久便升爲長水校尉，寧朔將軍。齊太祖蕭道成在淮陰時，崔慧景便與同族人崔祖思自動前去交結。蕭道成想北渡廣陵，讓崔慧景在陶家後渚準備好舟船，北渡之事雖然没有施行，但崔慧景因此而受到親近，拜授前軍之職。沈攸之的事件平息以後，崔慧景出任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被派去防衛陝西。宋順帝昇明三年，豫章王任荆州刺史，崔慧景留任爲鎮西司馬，兼諮議，河東太守之職照舊。齊太祖受宋帝禪讓登基，封崔慧景爲樂安縣子，食邑三百户。豫章王派崔慧景奉表祝賀回到京都，齊太祖召見他，特意慰勞接待他。轉官爲平西府司馬、南郡内史。不久即改任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内史照舊。從前南蠻府設置輔佐官員，其資歷很淺，自此以後纔開始注重被選派者的資歷。

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荆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氐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荆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劒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

齊太祖建元元年，北魏兵出動，豫章王派崔慧景率三千人屯駐方城，以聲援司州。魏兵退去，但梁州賊人李烏奴還没有平定，任命崔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與南秦二州刺史，將軍照舊。敕命荆州供應物資派人送去，并配備甲士千人，徒步經過襄陽去梁州鎮所。當初，李烏奴多次被官軍打敗，逃奔到氐地，常常乘隙而出，擾動梁州、漢中，并據守在關城。他曾派遣使者到荆州請求投降。豫章王不答允，派中兵參軍王圖南率領益州的軍隊從劒閣進擊李烏奴，大大地挫敗了他，李烏奴回保武興。崔慧景發漢中軍，進駐白馬。又派另一支部隊與王圖南腹背夾擊李烏奴，烏奴大敗，於是便從武興逃走。

世祖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黄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

齊世祖即位，崔慧景進號爲冠軍將軍。他在州任職時積聚了很多財産，獲得了很多珍貴的物品。永明三年，以原來授予的稱號回到京都。轉官爲黄門郎，領羽林監。過一年，又調任隨王東

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還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任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親喪亡，有詔起用恢復原任職務。崔慧景每次終止在州郡的任職，都要傾其資財奉獻給朝廷，動輒幾百萬，齊世祖因此很贊賞他。永明九年，以本號徵召回京，轉官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過一年，升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當時北魏將要南侵，齊世祖派崔慧景出任持節、督豫州、郢州的西陽郡、司州的汝南郡二郡的各種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王即位，進號爲征虜將軍。崔慧景因爲鬱林王新登帝位，所以秘密地與北魏互相往來，朝廷因此而懷疑擔憂。齊高宗蕭鸞輔政，派梁王到壽春去安撫慰問他，崔慧景派人送秘密奏疏給蕭鸞，表示忠誠，勸他登上帝王之位。朝廷徵召崔慧景回京，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齊高宗建武二年，北魏侵犯徐州、豫州，崔慧景以本官假以符節，臨時出巡去鍾離，受王玄邈節制調度。不久加冠軍將軍。建武四年，轉爲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并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没。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内。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

這年冬天，北魏孝文帝發兵攻打沔北五郡，朝廷令崔慧景以假節的身份率領二萬人，戰馬一千匹，向襄陽進發。雍州各軍都受他的節制調度。永泰元年，崔慧景來到襄陽，但五郡已經陷落。朝廷加封崔慧景爲平北將軍，設立輔佐官員，分兵幫助守衛樊城。崔慧景屯駐在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以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人率五千餘人前進到鄧城。前軍參將返回，説北魏軍馬上就要到來。不久，便見幾萬騎兵一同衝來，崔慧景據守南門，梁王據守北門，命各路人馬都到城上。當時崔慧景等人的部隊因爲早餐時間很早又輕裝急行軍，所以都面有飢色心中害怕。當時軍中有三位幕友是北方人，逃跑去投奔北魏，將齊軍的情况全都告訴給他們。北魏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派其武衛將軍元蚪急忙揮兵鄧城東南，截斷崔慧景的歸路。北魏司馬孟斌揮兵指向城東，北魏右衛將軍播正屯駐城北，都向城内射箭。梁王蕭衍想出戰，崔慧景説："北虜不會連夜包圍城

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鬧溝，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

池，到太陽落山時便會自動散去。”不久北魏兵越來越多，於是崔慧景便先率軍從南門撤退，開始各軍并不知道，隨後便跟着敗退。北魏軍從北門攻入城中，劉山陽與部下幾百人斷後，拼死而戰。北魏軍派鐵甲馬隊百餘人衝擊劉山陽，劉山陽讓射手用箭射他們，射倒了三人，并親自斬殺十幾人，不能阻止住，邊戰邊退。崔慧景出南門過鬧溝，士兵們互相踐踏，橋都斷裂倒塌。北魏軍從兩邊向他們放箭，軍主傅法憲被射死，掉進溝中而死的人尸體都互相枕壓着。劉山陽取用衣襖器杖填進溝中，踩在上面過了溝，得以幸免。北魏孝文帝率領大軍追擊他們。黄昏時，北魏孝文帝到達沔北，包圍了軍主劉山陽。劉山陽依據城池苦戰，到傍晚，敵人纔退去。齊衆軍都恐慌害怕，當夜便都乘船回到襄陽。

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檦專勢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

東昏侯即位，崔慧景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將軍、假節則照舊。尚没有正式拜授。永元元年，調爲護軍將軍，不久加侍中。陳顯達反叛，朝廷又加封崔慧景爲平南將軍，都督各項軍事，屯駐於中堂。當時輔國將軍徐世檦專權，發號施令，崔慧景衹不過是凑數而已。東昏侯大肆殺戮將相，原來的大臣幾乎被殺盡，崔慧景由於資歷老職位重，漸漸地自感不安。

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内，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閤將軍，慧景密與期：三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

第二年，裴叔業以壽春投降北魏，於是朝廷改授崔慧景爲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將軍諸職號照舊，命其率軍從水路去征討壽陽。軍隊駐扎在白下，將要出發，東昏侯用很長的圍布形成屏障，擋住雜人，親自出琅邪城送他。東昏侯身着軍服坐在城樓上，單召崔慧景一騎進入圍屏内，没有一人跟隨着。纔交談幾句話，崔慧景便拜别告辭而去。他出了圍屏之後，很是高興。崔慧景之子崔覺任直閤將軍，崔慧景秘密與他約定：三月崔慧景到達廣陵，崔覺便從京師逃出來奔向廣陵。

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托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

部隊過了廣陵幾十里，崔慧景召集各位軍主説：“我蒙受齊三位皇帝的厚恩，本應顧及托付的重任。但幼主昏庸狂暴，朝廷綱紀敗壞混亂，如果見危險而不去扶持，那麽責任便在今天。我想與各位共建大功，以使社稷安定，怎麽樣？”

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爲内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

大家都一齊響應。於是回師廣陵，司馬崔恭祖鎮守廣陵城，打開城門迎接他們。東昏侯聽説兵變，便派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以符節，都督京城水陸各軍。崔慧景停駐了兩天，便收集部衆渡過長江會合在京口。江夏王蕭寶玄又作爲内應，崔慧景便聚合兩藩鎮的兵力，奉蕭寶玄爲主揮師京都。

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蕩軍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答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

朝廷派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蕩軍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以竹里爲據點造了幾道城墻。蕭寶玄派信使對張佛護説："我要返回朝廷，你爲何要竭力阻止我的去路?"張佛護回答説："小人我深受國家大恩，奉命在這裏創建小小的營壘。殿下要返回朝廷，但請徑直通過，我怎敢阻斷。"便用箭去射崔慧景軍，於是兩軍會戰。崔慧景子崔覺及崔恭祖率領的前鋒，都是粗猛善戰的人；況且他們裝備輕便，行動迅速，不生火煮飯，衹用幾艘大船沿江排開，船上滿載酒肉作爲軍糧。每當看見朝廷軍城中的炊烟升起，他們就盡力攻擊，朝廷軍没法吃飯，因此都很飢餓困乏。徐元稱等人商議，想投降，張佛護却不答允。十二日，崔恭祖等又一次發動攻擊，城池被攻陷，張佛護單人匹馬逃跑，被崔軍追殺斬首，徐元稱投降，其餘的軍主也都被殺死。崔慧景來到臨沂，命李玉之拆橋斷路，崔慧景將他捕殺了。

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岩，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岩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内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宫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

朝廷又派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占據湖頭構築營壘，上面連着蔣山的西岩，有甲士幾萬人。崔慧景來到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於射獵，能捕捉老虎，他投奔崔慧景，説："現在平路上都被官軍阻斷，不要想從這條道前進。衹應當從蔣山那像龍尾一樣的後山爬上去以出其不意。"崔慧景聽從了他的建議，分派一千多人沿着山尾魚貫而上，晚上從西岩而下，鼓噪而進，兵臨城中。官軍驚惶恐懼，當即四散奔逃。東昏侯又派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省的三萬人，在北籬門抗擊崔慧景，但抵敵不住，望風而逃。崔慧景領兵進入樂遊苑，崔恭祖率十幾位輕騎兵衝進北掖門，又退出來，宫門都緊緊關上。崔慧景率軍包圍了皇

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蕩，不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内，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

宮。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各城營都潰敗。左興盛逃跑，不能進入宮中，衹好逃到停泊在秦淮河小洲邊蘆荻中的船上，崔慧景把他抓住殺掉。宮中派兵出去衝殺，不能勝敵。崔慧景把蘭臺府署都放火燒掉以作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駐在南掖門，處理城内軍事，隨機應付來自不同方向的攻擊，因此衆心纔稍微安定一些。

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吴王。時巴陵王昭冑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争勛，慧景不能决。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

崔慧景以宣德太后的名義發布命令，廢少帝爲吴王。當時，先前逃往民間的巴陵王蕭昭冑，這時也出來投奔崔慧景。崔慧景有意改向着他，所以猶豫不决，不知到底擁立江夏王還是巴陵王。竹里之捷，崔覺和崔恭祖争功，而崔慧景不能判定。崔恭祖勸崔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崔慧景藉口大事即將告成，如以後再行建造，又要花費大量的財力人力，所以没有聽從他的計謀。崔慧景生性喜歡談論義理，又通曉佛理，屯駐在法輪寺，與客人高談闊論。因此崔恭祖抱有深深的怨恨情緒。

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内出蕩，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内鰍魚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

先前，衛尉蕭懿任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從歷陽出發從陸路征討壽陽。東昏侯派秘密使臣將京城情况告訴給他。蕭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幾千人馬從采石磯登岸，屯駐在越城，舉火爲號，臺城中見了擂鼓歡呼慶賀。崔恭祖原先曾勸崔慧景派二千人阻擋住西岸敵軍，使他們不能渡江。崔慧景認爲臺城早晚便要投降，那時外援自然會消散，不聽。至此，崔恭祖請求攻擊勤王義師，崔慧景又没有答應。衹派崔覺帶領數千精兵渡到南岸。義師從黎明起發動進攻，幾個回合，官兵們都拼命衝鋒，因此崔覺大敗，掉下秦淮河而死的有二千多人。崔覺單人匹馬逃回，拆掉朱雀航以阻斷秦淮。當夜，崔恭祖與勇將劉靈運都跑到臺城投降，崔慧景軍心離散，他衹帶幾名心腹偷偷地逃離，想北渡長江。而城北的各軍還不知曉，仍然在作戰。這時，臺城内又派兵出擊，殺了好幾百人。義師又從北岸渡過來，崔慧景的餘部纔紛紛奔逃。崔慧景圍困臺城總共十二天，部隊都分散在京城各處，并且没有建造營壘。及至退兵，沿途又逃散了一些人。崔慧景單人匹馬來到蟹浦，被漁民所殺。漁民把他的頭顱裝在泥

鍬籃中，挑送到京城。崔慧景當時六十三歲。

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并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給事中，其餘有差。

朝廷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爲豫州刺史，二人都被封爲征虜將軍。追封徐景智、桓靈福爲屯騎校尉，董伯珍爲員外郎，李玉之爲給事中，其餘死難者的追贈依等級不同而各有差別。

崔恭祖　崔覺

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争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争功。"遂封二百户。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

崔恭祖是崔慧景同族之人，驍勇果敢，善於騎馬慣用長矛，氣力超衆，多次經歷過戰陣。討伐王敬則時，他與左興盛部的軍容袁文曠争奪斬王敬則首級的功勞，向明帝訴説："恭祖我騎一匹無鞍之馬，身着紅袍，親手將賊人刺倒，所以文曠方能够斬下他的首級。我拼死换得的功績，却冤枉被别人搶奪走。如果我失掉這件功勞，定要刺殺左興盛。"明帝認爲他很勇猛，派人對左興盛説："怎能忍心讓恭祖與文曠争功。"於是便封他食邑二百户。崔慧景事件被平定後，崔恭祖遭囚禁，不久被殺。

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得從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嘆，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

崔覺亡命作了道士，最後被捕伏法。他臨刑前給妹妹的信中説："捨棄客舍，回歸家中，我以爲是極大的快樂，何况還能够追隨先君去游歷太空呢！古人有力能扛起周鼎，但却無立錐之地以處身的嘆息；由此而言，死又有什麽值得哀傷的呢！我平生夙願，士大夫們都已知道。既然不能够依附他人以成名，怎能揚名於後世？心中向往的古人留芳於竹帛的美事，現在全都消亡了。"崔慧景的妻子女兒也懂得一些佛理。

崔偃

覺弟偃，爲始安内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

> 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壟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

崔覺的弟弟崔偃，任始安内史，到處躲避流竄，纔得幸免。和帝蕭寶融在江陵即位，以崔偃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他到公車門上書説：

> 我想，算得上是太祖、高宗的孝子忠臣，東昏侯的亂臣賊子的人，恐怕衹有江夏王蕭寶玄和陛下，先父與鎮軍蕭穎胄。我聽説堯、舜的心中，常以天下安危爲憂慮，而不以天子的地位爲快樂。舜是孑然一身獨自躬耕田野的人，尚且能够如此；何况陛下還有祖宗家國厚重基業的切身利益呢？江夏王既然施行義舉於前，陛下其後又照着這樣

術，而所由同方也。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群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并觀，以詢之芻蕘。群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儌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

事寢不報。

偃又上疏曰：

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疏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没，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儌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

走下去，雖然成敗的結果不同，但所采取的方法是一樣的。

陛下初登至尊高位，與天命相符合。天下人有小如草芥的委屈，尚希望陛下爲之伸張；有微如絲髮的冤枉，猶期盼陛下審理它。何况先帝貴子，陛下尊兄，他所走的道路，不就是陛下所經歷的嗎？像這樣大的冤屈還不去體恤，那其餘的還有什麽希望？陛下的仁德可以和天地相媲美，愛護撫育萬物衆生，即使是昆蟲草木，如果有不能按其自然形態生長的，您見了也覺得悲傷。何况對於出自天性的兄弟友愛的深情，怎會不懷戀？并不是不懷戀，而是由於事態被分離了。這實在是因爲陛下左右群臣不明事實真象，不瞭解詳細情况所造成的。希望陛下能兼聽并觀，去詢問平民百姓。如果群臣中有人認爲我的意見不對，不可施行，乞望能讓我與他當廷辯論這個問題。則天意民意的不滿便會止息，四海的懷疑也會消釋。假若不這樣做的話，那衹有儌幸希望小民們没有識見。假使百姓們都十分清楚地懂得這個道理，那就會相聚而從陛下這裏逃亡，以此來表示對江夏王冤情的責問，朝廷將如何回答他們？陛下若能開天聽，頒發悲憫的詔書，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的高節重新充實光大，那麽荷戟的戰士，哪個會不拼死效力？我這愚蠢的意見，萬一能够符合陛下之意，便乞請將奏章留於宫禁之中。

書奏上而消息全無，不見答覆。

崔偃又上奏和帝説：

最近我冒昧地陳述了江夏王的冤情，後接到詔書，對他已有所封贈，這是我狂妄粗率所造成的罪過。但臣下我之所以再度詢問的原因，在於没有得到切合實際的答覆，雖罪該萬死，我也没有什麽話説。但我心中深感遺憾的，并非膽敢以父子骨肉之間的親情，去儌幸地讓陛下的法律受到枉屈，傷害了極公正的道義。而是確實不懂得聖朝之所以這樣做的含意何在。如果因爲狂暴的君主

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

即使狂暴，他也是天子；江夏王雖然賢德，也不過是人臣；先父事奉人臣而背叛人君，所以認爲不可以頒發詔書爲之申雪，從道理上講似乎是這樣。但我不明白陛下也是不是人臣？而鎮軍將軍也是事奉人臣去背叛人君，現在嚴整而强勁的軍隊，正在向朝廷進發，這又是什麽緣故呢？我之所以不死，苟且偷生，没有别的原因，衹是在等待着皇朝國運的重新開通。以便申訴冤魂的枉屈之情。今皇運已經亨通安泰，而那些竭盡忠心爲社稷而死的人，反而被認爲是賊子，我這輩子何必要生在陛下之世呢！

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群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閒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詳，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逾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

我聽説志匡王室之臣的節義，是竭盡才智公心來事奉君上。擔負輔佐重任的股肱之臣，更要申雪處理冤屈阻滯之情，舉薦各種賢德之人。所有的這些臣子們，都是早起晚睡，心思没有一刻不是放在公務上。所以萬事萬物都處理得井井有條，而百姓們便發出了頌揚之聲。據我看來，鎮軍將軍大臣蕭穎胄，是皇室的宗親，股肱重臣，具有伊尹、霍光那樣的功勛，爲陛下擔負着像后稷、周公旦那樣的重任。中領軍大臣夏侯詳，受到軍事重任的委托，和宰相的尊貴相稱。他們都是朝廷的棟梁，社稷的重臣，衆望所歸，民心所向。他們毫不鬆懈地竭盡忠誠，想讓萬事萬物都順其條理，而贊頌之聲大起，還有什麽事比這更重要的？而先父同樣作爲江夏王的股肱之臣，匡扶挽救王室，但天命不使其成功，與江夏王一道就死，却得不到陛下匆忙的一顧和片言的評價。知道而不説，是不忠正的臣子；不知道而隨便説，是不明智的臣子。這樣重大的事都不想知道，那還有什麽值得知道的？

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吕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

如果以爲江夏王心志并不同於先父，他是受到先父力量的挾制，那麽江夏王與先父共同招致殺身之禍，就衹好聽任昏暗的政治和暴虐的刑罰横行，被無道的君主殘害了。但江夏王與先父不同心，用什麽來證明？孔明、吕尚二人，將會拿誰來開刀？他們都手

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迹屈行令，内恕探情，無玷純節。今兹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

執指揮大旗，言談出以公心，同心共志，如膠似漆般的親密，而認爲他們各懷異心，我對此深感疑惑。如果以先父派遣去的使臣被江夏王斬殺作爲他們異心的理由的話，那麽征東將軍派來的使者又爲什麽會被殺戮？陛下斬征東將軍的使臣，是像山陽公那樣使用欺詐之術；江夏王違背先父的請求，也是出於像孔矜一樣的策略需要。天命已確定了歸向，所以他們的事業纔没有成功。大凡衹有聖人纔知道天命，而一般堅持忠誠的臣子，惟知盡心竭力，哪裏會去考慮事業的成敗。詔書説江夏王因爲遇到艱難時世的緣故，所以纔不得不委屈自己的心迹而行事，探測他心中的隱情，是可以原諒的，這并没有玷污他純潔的節操。依照這道聖旨，又將把鎮軍將軍蕭穎胄放在什麽位置上呢？

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没，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

我要説的都説完了，請求讓我赴湯鑊而死吧。但即使我罪該萬死，還希望陛下一定爲先父申辯冤情。爲什麽呢？悲憫而申辯冤情，則天下人便心悦誠服；不去悲憫和申辯冤情，則天下人之所以還能向北事奉陛下，那衹不過是屈服於陛下的威力罷了。先父的忠貞，這是有識之士所共知的，并可期望良史之筆將他載入史册，千古流傳，何苦定要等待陛下爲之伸張褒贊呢。但小臣我之所以要如此懇切地表達愚情，是替陛下考慮啊。我所説的一切，并非是孝順父親，實在是忠誠於君王。希望陛下能仔細考慮，對此稍加留心。

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并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争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

我多次觸犯了陛下的帝威，但都不是明顯地表露出來。之所以每次都是上奏封事，以防泄漏，并非故作戇直，而是包含有《春秋》大義爲尊者隱諱的意思在内。我雖然淺薄，但今日之事，即使是砍斷我的脚，殺我的頭，摧殘我的身體，消滅我，怎樣做都可以，我是爲了陛下啊。我聽説讓將死的人復生，使貧弱的人富有，對於這種做法，有識之士并不會過多的感激。如果能够保持仁德，處事公正，普遍聽取意見，多方加以考

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蹠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悉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寖明寖昌，不可不循，寖微寖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

察，爲人申理冤屈，則普天下的人都會争着爲他去死。爲什麼呢？因爲公理是不可以止息的。陛下如果能够替我申冤，赦免我兄長的罪過，收回以往的失誤，頒布悲傷的詔書，心懷報德之意，則夏桀之犬可以對堯狂吠，盗跖的刺客可以去刺殺許由，何況堯之犬，許由之客，更會爲主人效死力。我并不期望着能够活着，實在是爲了使陛下的名聲受天下人所敬重。已開創的基業，是最可珍惜的寶物，再没有什麽東西比它更珍貴。對於君主來説，一定要讓它順着逐漸開明昌盛的道路繼續發展，而小心謹慎地不使它逐漸衰微和敗亡。希望陛下仔細考慮，審慎地擇取我的善言。

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决，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托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群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

如果陛下還有疑惑，鎮軍將軍蕭穎胄也不能决斷的話，那就乞請陛下與征東將軍蕭衍共同研究能否這麽辦。不要因爲我個人的悲傷而損害了陛下滿朝的和樂。爲什麽呢？陛下是昏庸君主的弟弟，江夏王也是昏庸君主的弟弟；蕭穎胄受到托孤的恩寵，先父也肩負着顧命的重任。情節毫無差異，所作所爲也都相同，區别之處僅是仰仗依賴皇朝的方式不同及最終成敗的結果不同而已。我之所以不勝愚忠地請求與群臣當廷辯論，實際是請求陛下專門命令一人，將陛下的原話精確地恩賜給我。我僥幸地寄希望於萬一，天聽能够明白無疑，則荆軻刺秦王而使七族遭難，要離刺慶忌而火燒妻子兒女，别人都認爲很難做到，對我來説就不難了。

詔報曰："具卿冤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詔書答覆説："我完全瞭解你冤切的情懷。你一家首舉義旗，但有德之人未獲表彰，回想起來也叫人感慨嘆息，現在應當明顯地加以追封稱號。"不久，崔偃便被送進監獄而死。

張欣泰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其父張興世是宋左衛將軍。

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

張欣泰少年時便很有志氣，不僅僅把習武當成學業，還愛好隸書，喜歡讀些諸子著作和歷史書籍。十幾歲時，去見吏部尚書褚淵，褚淵問

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

他：「張郎武藝如何？」張欣泰回答說：「生性膽怯害怕騎馬，無力開弓。」褚淵覺得他與衆不同。

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

張欣泰被徵召爲州主簿，歷任諸王府佐。元徽年間，張興世閑居在家，有從雍州帶回來的資財現錢三千萬。蒼梧王親自領着人把錢都搶走，一夜之間幾乎搶劫得乾乾净净。張興世憂懼交加，得病而死。當時，張欣泰的兄長張欣華正在安成郡任職，張欣泰便把剩下的財産封存好等待他來。

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閤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游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吕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

齊建元初年，他官至寧朔將軍，拜授爲尚書都官郎。齊世祖蕭賾與張欣泰很早便有交情，即位後，便任命他爲直閤將軍，統領禁軍。拜授爲豫章王太尉參軍，出任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回京後復任爲直閤將軍，步兵校尉，領羽林監。張欣泰雅俗兼通，相交往的多是些名士清流。下班後就去園林中游玩，而且是頭戴鹿皮帽，身穿僧衣，拿着錫杖，帶着素琴。有人向齊世祖報告，世祖説：「武將家的兒子怎敢有如此的舉動！」後來，隨從世祖出巡新林，敕命張欣泰身披盔甲拿着儀仗去訪察，張欣泰放下儀仗，在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吕文度經過時看見了，便報告了齊世祖。齊世祖大怒，把他趕了出去。過了幾天，世祖的怒氣稍稍有些消釋，又把張欣泰召回來，對他説：「你不樂意擔任武職供我驅使，就把你放置在清貴的文職上去吧。」拜爲正員郎。

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無名，負誠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

永明八年，張欣泰出任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内史。巴東王蕭子響殺了政府派去的官吏屬員，世祖派中庶子胡諧之向西征討，命張欣泰作他的副手。張欣泰對胡諧之説：「現太歲星正處在西南，違反歲星的方位而采取軍事行動，是兵家的大忌，所以不可以和他們交戰，直接交戰會有危險。現在這場戰争，勝了也不能揚名，敗了就實在可耻。這些凶狠狡詐之徒聚合在一起，被巴東王利用，其原因或是貪圖財物的賞賜，或是被威勢所逼迫，因此不會無緣無故就潰散。如果我們暫時駐軍於夏口，向他們曉諭利害關係，便可以不戰而勝，擒獲他們。」胡諧之没有聽從勸告，進駐江津，結果，尹略等人被殺。

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

事件平息之後，張欣泰改任隨王蕭子隆的

中兵，改領河東内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

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内史。蕭子隆對他很是厚愛，多次與他交談宴飲。州府中的職位事務，也大多讓他去照看統領，對他的賞識待遇與對待謝朓差不多。典籤把這些情况秘密地上奏，世祖聽了，大怒，把張欣泰召回到京城。他隱居在普通的小巷中，在南岡下造了一座住宅，面朝着松山。張欣泰經常帶着弓弩去射雉鷄，放縱閑情逸致。對於一些閑雜的技藝，也頗爲通曉。

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毁廢塔寺。帝并優詔報答。

齊明帝即位，張欣泰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他上書陳述二十條簡便可行的事情，其中有一條説應當拆除佛塔寺廟。明帝都用平和的口氣下詔回答他。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横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絶，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别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建武二年，北魏軍圍困鍾離城。張欣泰當時任軍主，隨崔慧景前去救援。張欣泰移傳檄文給北魏廣陵侯説："聽説攻打鍾離，是先生的高深的計策，可這不是一個錯誤的决策嗎？《兵法》説'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你難道没有聽説過嗎？我國有舟船百萬，遮蓋了大江布滿了大海，之所以按兵不動，到現在也不去救援，是想用邊城把魏軍拖垮。我軍即將千里運來糧草，等到你們行軍駐扎都很疲憊之時，乘大雨連綿，江河溪谷漲滿之機，然後乘風帆渡海，百萬舟船齊頭并進，那時你將如何抵禦？你讓魏主以萬乘之君的貴重身份，來攻打這小小的城池，這叫什麽謀略？攻城却不能奪取，那將是誰的耻辱？即使讓你攻克了，你來守衛它，我軍戰船首尾相連，延綿千里，西過壽陽，東接滄海，軍備充足，不必再增添兵械糧草，士卒們晚上安睡，養精蓄鋭，起而接戰，能使魚鱉不通，飛鳥斷絶，你一支偏師駐守在淮河之北，根本就守不住，這是明顯可知的。假如你不能攻占城池，我將藉魏的司法部門，去懲罰你的過錯。如果你攻城不能很快地攻下，使兵鋒受挫，被殺的人很多，或者雖然攻克却不能守衛，衹是白白地驅趕士卒身填壕溝，則你這位魏朝名士，大概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這是我所不能够量度的。從前，北魏太武帝佛狸，竭盡全國之兵，去攻打十堞的小城，死亡大半，僅隻身而返。智力被堅城所屈服，雖攻占却不能守衛，這都是籌劃失策所造成

的，至今成爲笑柄。前車之鑒不遠，難道已經忘記了嗎？對於我這偏將說的意見，你這位軍門大概不很樂意吧。”

虜既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姱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説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説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爲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

北魏軍被徐州軍挫敗後，又想在邵陽洲建築城池。崔慧景擔心這是心腹大患。張欣泰説：“敵虜築城的原因，是對外顯示强大，實際上是害怕我軍偷偷地行進到他們的後面去。如果以彼此都自願罷兵去説服他們，則禍患自然消解。”崔慧景聽從了他的建議，并派張欣泰到北魏城下陳述了這個建議。及至北魏退兵時，而洲上還有餘部上萬人，他們請求運去五百匹馬，借條道路回去，崔慧景想截斷其歸路而攻擊他們。張欣泰勸阻崔慧景説：“想回去的軍隊不要去阻止它，古人對此都有點害怕。放置於死地的部隊是不能輕視的。如果戰勝它也不足以顯示武力的强大，萬一失敗則白白地喪失了前功。不如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崔慧景聽任北魏軍通過。當時領軍蕭坦之也在增援鍾離，回來後便報告給明帝，説：“邵陽洲有將死的賊衆萬餘人，崔慧景、張欣泰放跑了他們而不擒獲。”因此，明帝對他們都不賞賜。

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内，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内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并同契會。

建武四年，張欣泰出任永陽太守。東昏侯永元初年，他回到京都。崔慧景圍城時，張欣泰進入城内，率領軍隊守備防衛。事件平定後，被拜授爲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兵興起時，朝廷以張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以及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軍事、雍州刺史，輔國將軍照舊。當時東昏侯昏亂，人人心裏都想伺機起事。張欣泰與弟弟、前始安内史張欣時密謀，結交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多人，一齊聚會。

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逾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

東昏侯派中書舍人馮元嗣監督部隊援救郢州，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多人都到中興堂相送。張欣泰等派人身藏刀劍，在座位上斬殺馮元嗣，他的頭顱掉落在水果盤中，又砍破了楊明泰的腹部，梅蟲兒被刺傷好幾處，手指都斷落了。李居士翻墻而出，得以逃脱，茹法珍也逃回到宫中。王靈秀仍然到

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内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内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

石頭城去迎接建安王蕭寶夤，率領着幾百文武官員，一路鳴鑼開道，到達杜姥宅。張欣泰剛聽到事變已經發動，急忙騎馬奔進宮中，希望茹法珍等人還在宮外，臺城之内各項事務的處置，必定會委派他來辦理，裏應外合，便能行廢立大事。不一會兒，茹法珍回宮來了，命令衆人關緊宮門，都拿好兵器，但不給張欣泰分配士卒。鴻選在殿内也不敢行動。城外的人群不久便散去。過了幾天，真相敗露。詔命收捕張欣泰、胡松等人，都被誅殺。

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張欣泰年輕時曾有人給他相面，説他的地位可達到三公，但祇能活三十歲。後來他被屋上掉下的瓦砸傷額頭，又問看相人，看相人説："再也達不到公卿之位了，不過年壽有所增加，但還可以做藩鎮的首領。"死時三十六歲。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内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群帥委律，鼓鼙讙於宫寢，戈戟跱於城隍；陵埤負户，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横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航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史臣曰：崔慧景是宿將老臣，遭逢昏亂的世運而擔心處境危險，於是督察禦敵之軍回師，舉晉陽之甲兵，乘時機而行權宜之計，襲擊年少的君主，憑藉着喜歡動亂的衆人及淮、楚之地剽悍的士卒，使得勇將投降，群帥聽命，戰鼓聲震撼着皇宮，刀槍聳立滿京城；欺凌平民百姓而致士氣衰竭，雖然屢次發兵，但没有能替他消解困境的外援，所以其態勢雖像易京那麽堅實，但最終却像爛魚那樣完結。征虜將軍蕭懿投袂奮起，以國家急難爲首要的任務，厲兵秣馬，揮師進發，横江競渡，風馳電掃，克敵制勝，其勢如旋轉泥丸。越城之戰，斬獲之敵漫山遍野，秦淮河渡口大捷，終於獻俘朝門。瞻望烽烟，掃除了無數的營壘，進擊帶方，平定襄陽，都比不上此戰勝利重大。多麽隆盛啊，真是齊桓、晉文再世！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宫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贊曰：裴叔業叛投外敵，使淮河、肥水失去險阻。崔慧景倒戈叛亂，使皇宮門白天緊閉。張欣泰倉猝起事，兵不血刃便被平息。實在是由於政局的昏亂，王朝像堅冰一樣慢慢地融化。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　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

丘靈鞠，吴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

丘靈鞠是吴興烏程縣人。祖父名系，任秘書監。

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員外郎。

靈鞠從小愛好學習，很會寫文章。由於要代郡守行上計，所以出仕任郡吏。州府徵召他爲從事，去見領軍沈演之。沈演之説："我從前爲州吏時，去見領軍謝晦，賓主坐的地方、位置，正和今天我們所坐的一樣。您將來或許也會像我現在一樣。"舉薦他爲秀才，任州主簿。屢經升遷後爲員外郎。

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横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吴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

宋孝武帝劉駿的殷貴妃去世，丘靈鞠獻上挽歌詩三首，其中有一聯寫道："雲横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宋孝武帝挑出這一句來倍加嘆賞，授職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任爲剡地烏程縣令，不得志。宋明帝泰始初年，與東賊事有牽連而被限制不許做官好幾年。褚淵爲吴興太守，對人説："這郡的才學之士衹有丘靈鞠和沈勃。"於是上報爲丘靈鞠申訴。明帝命他著《大駕南討紀論》。過了很久，授給他太尉參軍之職，轉遷安北記室，兼扶風郡太守，丘靈鞠推辭不就任。後任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官通直郎，兼中書郎。

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

宋順帝昇明年間，丘靈鞠升任正員郎，領本郡中正，仍舊兼職中書郎。當時正碰上宋禪讓於齊，齊太祖派丘靈鞠參加執掌詔書策令。齊太

郎，中正如故，敕知東宫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相，還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不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

祖建元元年，他轉官爲中書郎，仍舊領本郡中正，任命他主管東宫文書起草事務，不久又執掌知國史。建元二年，出任鎮南長史、尋陽相，升爲尚書左丞。齊武帝即位，又轉官爲通直常侍，不久又兼東觀祭酒。丘靈鞠説："凡是做官都不願意經常變動，假若讓我作一輩子的祭酒，我也不遺憾。"武帝永明二年，承命作驍騎將軍。丘靈鞠不喜歡武職，對人説："我應該回到東方去挖掘顧榮的墳墓。江南之地方圓數千里，士人能獲得榮耀的，都出自這裏。顧榮却忽然導引那些鄙夫們渡過長江，妨礙了我們的前途，死有餘辜。"於是改任正員常侍。

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還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録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丘靈鞠喜歡喝酒和品評人物。他在沈淵處看到王儉的詩作，沈淵説："王令的文章大有長進。"靈鞠説："比得上我没有長進時的文章嗎？"這句話被王儉知道了。丘靈鞠在劉宋時代詩文的名氣很大，進入齊朝後稍稍減退。他披頭散髮放縱行迹，没有儀表，不治理家産祖業。王儉對人説："丘公作官没有長進，文才也退步了。"丘靈鞠升任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後去世。著有《江左文章録序》，起於東晋太興年，終於東晋末元熙年。文集通行於世。

檀超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

檀超字悦祖，高平郡金鄉人。祖父名弘宗，是劉宋時的南琅邪太守。

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别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宫，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内史。入爲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内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咏，舉止和靡，自比晋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

檀超年輕時喜愛文學，放縱不羈，出仕爲州西曹。他曾經與别駕蕭惠開共過事，而不肯處於他的下位。他對蕭惠開説："我和您都是從一個老太太那兒延續出來的人，有什麽值得誇耀的？"蕭太后是惠開的堂祖母，而長沙王蕭道憐的貴妃則是檀超的姨祖母。檀超後被舉薦爲秀才。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因犯事被遷徙到梁州，任宣威府參軍。孝武帝聽説檀超有文才，詔令回京到東宫當差，官授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檀超多次作爲藩王的輔佐官，不得志，轉官爲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内史。後檀超晋升爲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内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監博士，兼左丞。檀超特别喜歡喝酒，愛好歌咏吟誦，舉止平和柔順，將自己比作晋朝

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

郗超，説是“高平二超”。并對人説：“尚覺得我比郗超更爲優秀些。”齊太祖很贊賞寵愛他。升任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内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録，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説《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无煩録。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

建元二年，齊始設置史官，以檀超和驃騎記室江淹掌管修史之職。他們上表確立條例，凡開元紀號，不用宋室年號，人物的官封賞爵，都見於人物自己的傳内，無須憑藉年表來記録。立十志，其中《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等志依照班固的體例，《朝會》、《輿服》兩志依照蔡邕、司馬彪，《州郡志》依照徐爰。《百官志》依照范曄，合於《州郡志》内。班固把五星放在《天文志》中記載，而把日食放進《五行志》中，而檀超、江淹則把日食改載入《天文志》。以建元這一年號爲齊朝的開始。因爲皇帝的女兒出身於皇族，所以特爲其立傳，以明確她們與皇帝具有重要的甥舅關係。又設有《處士傳》、《列女傳》。齊高帝頒詔命内官外廷詳細評議。左僕射王儉發表意見説：“財物糧食的重要，是《洪範》八政所優先考慮的問題。糧食財貨能够通有無則國家富足人民殷實，所以應當編入史書，以表明對於務本的重視。《朝會志》，以前的史書都不寫，蔡邕稱道其先師胡廣的學説《漢舊儀》，這衹不過是蔡伯喈的一家之言，細微瑣碎的小小儀式，不值得著録。應當立《食貨志》，省略《朝會志》。《洪範》九疇，又稱作五行。五行的根本，最先是水火的精華，這是日月五行的宗旨。現在應當效法前代史書的法規體例，不要有什麽更改革除。此外，立《帝女傳》也不是我這淺陋的見識所贊同的。假使帝女中有高深的道德卓異的品行的人，自然應該記載在《列女傳》内，如果她們衹具有平常的品德，就依照舊例不載入史書。”高帝詔令：“日月災害屬於《天文志》，其餘的就照王儉的意見辦。”檀超撰寫史書的功業尚未完成，便死於任上。江淹撰寫完成了史書，但還不够完備。

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當時有一位豫章人熊襄著有《齊典》，上限從十代開始。他的《序》説道：“《尚書·堯典》篇，叫作《虞書》，都附録於我的叙述之中，所以通稱爲齊書，名叫《河洛金匱》。”

卞彬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虞令。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祖父嗣之作過中領軍。父親延之，有剛正之氣，爲上虞縣令。

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閒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

卞彬才能品行都與衆不同，文章有很多指斥譏刺世弊的地方。州府徵召他爲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年，由四位貴人輔政。卞彬對後來成爲齊高帝的蕭道成說："外面有童謠說：'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您是否聽説過？"當時王蘊父親亡故正在守孝，後和袁粲同死，所以説是尸著服。服就是衣，褚字偏旁爲衣；孝字去掉子而用日字代替，這説的是褚淵。列管，即是蕭。卞彬退出之後，蕭道成笑着説："這首童謡是卞彬自己作的。"齊朝建立初始，卞彬又説："誰説宋很遥遠？踮起脚尖便能望見它。"齊高帝聽了這話，也不怪罪。卞彬被授予右軍參軍之職。他家貧窮，外任南康郡丞。

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托，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疏，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浣沐失時，四體䩺䩺，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吊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换，掏齧不能加，脱略緩懶，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録也。

卞彬頗能飲酒，放浪形骸。作《蚤虱賦序》説："我居家貧困，粗布衣裳十年没有添製。一件麻衣布袍，就是我生命的寄托，憑藉它度寒過暑，從來没有更换。身體多病，起居粗疏簡易，裹着破棉敗絮而睡，不能自解。更兼秉性鬆懈怠惰，懶於侍弄皮膚，洗刷不勤，沐浴失時，四肢多毛，加上惡臭污穢，所以在葦席蓬帶之間，跳蚤蟣虱遍布叢生。周身奇癢，無時無刻，抓摸撓癢整日不停。諺語説，早上出生的虱子傍晚就有後代。像我身上的虱子，没有熱水洗刷的愁慮，斷絶了互相哀吊的憂思，在長期不洗的爛衣破裳之間宴享聚會，衣服從不變换，手掏齒嚙不能加於身；我性格輕慢不拘遲緩懶散，又不勤於搜捕征討，所以它們子子孫孫，在此已繁衍了三十五年。"這裏用簡略的語言所概括的都是真實的記録。

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好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

授卞彬爲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縣令，車騎記室。卞彬生性喜好飲酒，以葫蘆、瓠瓜、杬木皮作爲菜肴，戴絲帽十二年也不變换；用大葫蘆作火籠，所用物具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他自稱爲"卞田居"，稱妻爲"傅蠶室"。有人勸諫他説："您一切的儀態品行都不持

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

守，那麽名譽爵位怎麽能够上升?"卞彬説:"擲五木，擲了十次便收藏起來，這是擲子者的笨拙。我喜歡擲五木，正想把它擲個痛快。"永元年間，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死在任上。

彬又爲《禽獸决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卞彬又作了《禽獸决録》，認爲禽獸是:"羊性邪惡而狠毒，猪性卑鄙而率直，鵝性頑固而傲慢，狗性險惡而奸詐。"這都是指斥權貴。他的《蝦蟆賦》寫道:"繫青帶拖紫袍，名叫蛤蟆。"世人説這是比喻令僕。其中又有:"蝌蚪唯唯諾諾，群集浮游暗水。日以繼夜地奔忙，被役使得像鬼一樣。"世人説這是比喻令史諮事。卞彬的詩文流傳於民間。

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

永明年間，琅邪人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斥祭酒以下諸人，都有形似的地方。因犯事被囚禁在東冶，因此作《東冶徒賦》，世祖見了，赦免了他。

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又有陳郡人袁嘏，自己很看重自己的詩文。他對人説:"我的詩應當要用大材來壓住它，不這樣的話它就要飛離開去。"建武末年，作諸暨縣令，後被王敬則殺害。

丘巨源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爲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

丘巨源是蘭陵郡蘭陵縣人。劉宋初年這地方被劃給丹陽郡，以後纔歸屬蘭陵郡。丘巨源年輕時被推舉爲丹陽郡的孝廉，被宋孝武帝所知遇。宋大明五年，敕命他協助徐爰撰寫國史。宋武帝崩，江夏王劉義恭把他要去執掌書記。宋明帝即位，令他參預詔誥，引用在左右之列。從南臺御史轉作王景文鎮軍參軍，因守父母之喪而回家鄉。

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

元徽初年，桂陽王劉休範在尋陽，認爲丘巨源有文采，所以派船迎接他，并贈送錢物。丘巨源托蕭道成之名而自己上奏，敕令起用巨源使他留在京師。桂陽事發，派他在中書省撰寫符檄，桂陽之亂平定，拜官爲奉朝請。

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

丘巨源希望獲得封賞，但没有得到，於是就寫信給尚書令袁粲説:

民信理推心，暗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

小民我相信天理真心待人，對於人事的估量則愚昧不明，以爲赤誠能感動上達於天庭，獲得獎賞以回報我微小的期望;豈料寂

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説，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

寞無聲息，倏忽間已過三年？評論者必定會説撰寫符檄記録公文祇是些低賤的伎倆，不是執掌生殺大權的人所期待的；開導勸諫也是些低下的雜説，不是判定是非曲直所應當依托的。然而，事物總是先有名義後有事功的，軍國原有的典章，已將七德九功，明載於當世。仰觀天星排列，則右爲將而左爲相，俯察人倫次序，則西爲武而東爲文。所以，我等原本就不是尸祝巫覡一類的人物。

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剿，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

去年兵變事起非常緊迫迅急，雖然元凶很快被剿滅，但世人的思想情緒却更加迷惑昏亂。茅恬、千齡相繼開城叛變，當此之時，那些心胸朝向着胡、越，去新亭奉迎的士人百姓多得充塞了道路，投名報效朱雀的，無論蠢笨者或是聰明人，幾乎萬人空巷。但别人被迷惑我却没有被迷惑，别人敬畏我却不害怕，這是第一點要講的。

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决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内，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

在新亭能臨機應變，抽刀斬殺賊子的，衹有張敬兒一人而已；而在中書省能奮筆指賊無所顧忌的，也衹有我丘巨源。文武相比較，誠然各有優劣，但面臨死亡以决定成敗，抵抗崩天的强敵和不測的災禍，請問世界上這種膽量誰能比得上？這是第二點要講的。

又爾時顛沛，普唤文士，黄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强盛，勝負難測，群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群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

再則當時局勢動蕩，朝廷普召文人學士，聞風而至者，無不盡集黄門、中書省，并不缺少那些鋪張文筆顯揚辭采的人，那麼替朝廷撰寫符檄的當是大手筆，爲什麼反而要去依賴凡夫俗子呢？如果由於賊人强盛，勝負難測，所以群賢膽怯而不敢染指於筆翰，則我應該因爲勇敢而獲取獎賞；假如説由於撰寫符檄是很難的，必須要筆力雄傑的人來完成，所以群賢推選能人而委托於我，則我應當以才幹而被賞賜爵位，這是第三點要説的。

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并釋然，而吴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

我曾私下看見懲罰桂陽賊子的條例中列有二十五人不能够得到赦免，李恒、鍾爽同在其中，戰敗後出降，他們的罪行也一塊被免除，而吴邁遠却被滅族。論處罰則拿筆的

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没，其四可論也。

文人遭受大禍而拿刀槍的武人却無大害，論賞賜則武人獲得特别獎勵而文人却被埋没，這是第四點要講的。

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齏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轘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

况且吴邁遠行文措辭，并没有什麽盛氣凌人和傲慢的地方，而我作符檄，放言謾駡污辱，文章一出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假使桂陽王能實現自己的志向，那麽我若不被車裂於軍門前，便被腰斬在都市中，嬰孩也被剁成肉泥，這是值得深慮的，這是我要講的第五點。

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畝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罻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争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齕。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絓隸帖戰，無拳無勇，并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内，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以往軍旅中，萬餘甲士，十分之九都是多餘的閑散人員，真是太多啦，但都能够攀龍附驥，如雲一樣騰飛高翔。至於像我這樣的狂夫，真是少得可憐。徒然掌管敕書符旨這類大事，却白白地湮没無聞。難道肩扛盾牌於塵埃之中的，倒都是白起，而操持文牘事務處於前列者，則全不是魯連嗎？我很癲狂。國家選用迅捷的快馬，馳騁於烽烟旌旗的戰場；皇上擇取峻逸的飛鳥，騰飛在遍布羅網的地方。我既能够凌駕於敵人之上而不退縮，争先馳飛而不辜負上司的期望，確實應該獲得微薄的賞賜，稍稍沾點宴飲的光。可是却像蜉蟻一般被拋棄於溝壑之中，如土灰一樣被扔擲在賞論之外。那些隨從跟着參戰的人，既没有武藝又不勇敢，都憑藉這點登上了高高的官階；平凡舒適地在臺府供職的人，既没有文才又不具備武略，却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看自己是這樣的窮迫困窘，看别人却那樣輝煌騰達，人既非草木，怎麽能消除這不平的聲音？

巨源竟不被申。

但是，丘巨源的要求終於没有被滿足。

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

丘巨源相繼輔佐各王府，轉官羽林監。齊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授官武昌太守，拜謝完畢，不樂意去江外，齊世祖問他原因，丘巨源説："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事已高，寧肯死在建業。"於是派他作餘杭縣令。

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荆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

沈攸之事件時，齊太祖派丘巨源爲尚書輔荆州，丘巨源因此又希望獲得特别的獎賞，但未能

不滿。高宗爲吴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如願，從此以後心中常懷不滿。當齊高宗還是吴興太守時，丘巨源曾作《秋胡詩》，内中有譏諷齊高宗的語言，所以後來因别事而被殺。

王智深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年輕時跟隨陳郡人謝超宗學寫文章。王智深喜好喝酒，口舌笨拙言語枯澀，缺乏風度。宋建平王劉景素任南徐州刺史時，作有《觀法篇》，王智深寫文唱和受到賞識，被徵用爲西曹書佐。他貧寒没有帛衣，還未走馬上任，劉景素便起事失敗。王智深後出任爲州祭酒。齊太祖還是宋鎮軍將軍時，丘巨源便將王智深推薦給了太祖，被任命爲府行參軍，又拜授爲豫章王國常侍，調任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齊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計劃爲袁粲立傳，請世祖審定。世祖說："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約又記録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很多卑鄙猥瑣的事情，齊世祖派近侍對沈約說："宋孝武帝的事迹不容貶毁。我以前曾經臣事於宋明帝，您要考慮一下禮儀上的諱惡之義。"於是宋明帝的醜事便被省略删除了很多。

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禄。"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并善待之。

世祖又敕命王智深撰《宋紀》，在芙蓉堂召見他，賞給衣物服飾，賜給住宅。王智深向豫章王訴說家境貧寒，王說："必須等到您將書寫成後，再講俸禄之事。"書寫成共有三十卷，世祖後在璿明殿召見王智深，命他寫表章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已崩。鬱林王隆昌元年，敕命索取這部書，王智深升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後因犯事而被免職。江夏王蕭鋒、衡陽王蕭鈞對待他都很好。

初，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

當初，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等到他撰寫《宋紀》，書中常表現出懷戀之情。袁粲很小時父親便死了，所以祖母給他取名爲愍孫，以後因爲仰慕荀粲，所以自己改名爲袁粲。會稽人賀喬譏笑這事，因此王智深在書中對這事作了一番評論。

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王智深家境貧寒没有什麽交際應酬，曾經餓了五日没有飯吃，衹好挖掘莧菜根來吃。司空王僧虔和兒子王志分給他一些衣物食品。死在家

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

潁川庾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中。

先前，陳郡人袁炳字叔明，很有文學才華，也受到袁粲的知遇。撰《晉書》，尚未完成便去世了。

潁川人庾銑，很善於寫文章，受到豫章王賞識，被引薦，官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去世。

陸厥

陸厥字韓卿，吴郡吴人，揚州别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概，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暠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

陸厥字韓卿，吴郡吴縣人，他是揚州别駕陸閑的兒子。陸厥年輕時便很有風度儀表，喜好寫文章，尤其是五言詩很有新奇變化。齊永明九年，武帝詔命各級官員舉薦文士，同郡人司徒左西掾顧暠之上表推薦他。州府舉他爲秀才，作王晏的少傅主簿，調任後軍行參軍。

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韵。約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韵，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宫商。

永明末年，寫文作詩的風氣很是興盛。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等人因文風類似而互相推重。汝南人周顒很懂得聲韵。沈約等人寫詩都用平仄，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藉此來設制詩歌韵律，不能隨意增加或減少，世人稱這種詩體形式爲“永明體”。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後又專門論及了平仄問題。

厥與約書曰：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宫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韵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暗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誣乎？

陸厥在給沈約的信中説：

范詹事《自序》云“生性就能區分字音的宫商平仄，懂得清音濁音，特别能够協調輕音重音，補救艱澀難讀的字。古今文人，大多數不能够完全明白瞭解這裏的奥妙，縱然有人會用宫商平仄，却不一定是從明瞭字音的本質上得來的”。沈尚書也説“自靈均以來，不能認識此中的奥秘”。或云“衹是暗與音理相合，不是有意去達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都没有預先覺察，潘岳、陸機、顔延年、謝靈運，距離更遠”。音韵的主要内容在於使“宫聲商聲互相變化，低聲高聲互相交錯。如果前字聲音虚浮，則後字應當切實而響亮，一篇之中，音韵完全不同，兩句之内，輕聲重聲都不一樣”。上述主張，言辭很優美，道理又很完善。但觀察歷代衆位賢才，似乎并不是都不明白這種道理，那麽所謂“不能認識此中奥秘”，則近乎不實之辭嗎？

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暗與理合”。則美咏清謳，有辭章調韵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暗。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

案范詹事所説“不是從明瞭字音的本質上得來”，沈尚書説“不是通過思慮而達到”，這可以説是揣測情思違背了五色交錯，挑剔字句與音律偏離。范詹事又説“偶然也有合於音律的”，沈尚書説“有的與音理暗暗相合”。則那些有文采調韵清美的歌咏，雖有音律上偏差錯謬的情況，但也有完全融合的，考察以往的詩歌，確實可以這樣説。大凡思緒有融合分離，文章有通暢阻塞，即使前代賢哲也在所難免，任何事情也都不會没有這種現象。這就是曹子建喜歡讓人指責文章的錯謬，陸士衡對自己的作品有所遺憾的原因。既然説有遺憾，那麽就不是完美之作，按理便可批評。君子執行了這種批評，您却説這種合於音理是暗合，這不好像是指責他合於音理而讓人批評是遺憾嗎？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怗之談，操末續顛之説，興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暗，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自從魏文帝寫論文，常常論述語音的清濁問題，劉楨的奏書，也非常明瞭文體情勢的意趣。那些關於語言有齟齬不合與妥當貼切、文章要首尾接續互相照應的論説；用色彩來比擬音律，認爲聲音的高低清濁像五色交錯一樣，如果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那麽這些論説指的是什麽呢？所以我説前代英才已經早就知道語音的平仄，但没有指出曲折隱秘之處，像現在論述得這麽明瞭罷了。至於詩文中隱含有毛病，融合少而錯謬多，則正如臨淄所説的“人們的著作，不能没有毛病”。并不是知錯不改，也不能説不改就是不知道，這就是曹子建、陸士衡説的“竭盡了情思但仍有很多悔恨之處，這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現在既然贊成他們所説的有關詩文有毛病有悔恨的話，則一定瞭解他們自己知道没有悔恨没有毛病的地方；引用他們不明白不合律的地方説是暗，爲什麽獨獨要攻擊他們已經合律已經瞭解的明白之處呢？我猜想，講究質樸和追求文采是因時而異，古今是不一樣的。詩文的緊要之處在抒情狀物，對於篇章語句則要求較爲寬鬆。抒情狀物，是詩文的緊要之處，表達得好與壞尚且

各占一半；篇章語句，是注意得較少的地方，所以合律少而錯謬多。若能同時考慮到這兩種情况，則前代英才并不是不知道聲律，這是很明顯的。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宫商律吕，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長門》、《上林》，幾乎好像不是一人寫的賦，《洛神》、《池雁》，也成了兩種體裁的作品。班孟堅思慮精妙純正，《詠史》詩不差於東主的《兩都賦》，張平子氣度恢弘富麗，《羽獵》賦不低於憑虚的《二京賦》。王粲《初征》精美，别的作品却比不上它；楊脩思維敏捷，但作《暑賦》是整日也不能寫成獻上。事情急促需一日完成，但循順意緒而作則少有錯誤；事情寬緩没有寫七步詩時那麽緊迫，但詩文却寫得隱澀晦暗。同是一人，其思緒的遲緩與迅捷，其作品的精工和粗拙，好像有天壤之别。爲什麽却獨獨對於語言的平仄聲律，一定要使它們完全合一呢？評論者衹可以説前賢對聲律没有窮盡地推究其極致，却不能説先前毫無覺察。

約答曰：

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况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韵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

沈約答覆説：

宫商的聲調衹有五種，文字的差别是幾萬，用幾萬文字的繁雜，來配合五聲的簡約，則讀音的高下低昂，不是人們思維的力量所能一一列舉的。還不僅僅是這種情况。十個字的詩文，顛倒相配合，字不過衹有十個，但再巧妙的配合也不能窮盡它的精美，何况字數超過十的詩文呢？自靈均以來，對此没有經過精心思考，所以原本便無從識得其大概。像這樣精妙的聲律，爲什麽聖人不去崇尚呢？這是因爲研究聲韵曲折的巧妙，對於訓誡之義没有很大的作用，這不是聖人賢哲立論的緊要之處。因此揚子雲把它比喻爲“雕蟲篆刻”般的小技巧，説“大丈夫是不屑於這樣幹的”。

自古辭人，豈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

自古以來的詩人們，怎麽會不知道宫羽商徵的區别呢？但雖然知道五音有差别，却對於其中的交錯變動，不明白之處確實很多，所以我説他們“個中奥妙未能看清”。以此推論，則知前世文士便没有真正覺察到

處。

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吕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

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韵與不韵，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這些地方。

如果拿文章中字的音韵等於弦管中的聲曲，那麽它的美惡妍蚩，便不能有一點點的違反相悖。譬如讓子野來彈琴奏曲，哪裏會突然出現舒緩失調的聲音？拿《洛神賦》和陳思王曹植的其他賦作相比，好像是兩人之作。所以知道，如果天機開竅，則音律自然諧和；如果六情阻滯，則音律頓時錯謬。

陸士衡雖然説過“鮮明華美好像錦綉”，但怎會出現在江中洗彩色衣裳，其中有一片是衛文侯的衣服這種情况？因而陸生所言，也不是很完美的。合不合音韵，也還有精細和粗糙的區别，對此，輪扁不能説清楚，老夫我也不能完全辨别得清。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齊永元元年，始安王蕭遥光造反，陸厥父親陸閑被殺，陸厥獲罪被囚禁。不久有大赦令，陸厥對父親没有等到大赦而被殺深感遺恨，感傷哀痛而死，時年二十八歲。有文集流行世上。

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會稽虞炎，永明年間，因有文學才能，與沈約一道受到文惠太子的賞識，待遇之深厚不同尋常，最後官至驍騎將軍。

崔慰祖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郡東武城人。父崔慶緒，永明年間，爲梁州刺史。

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絶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崔慰祖初出仕爲奉朝請。父親亡故後他不再吃鹽，母親説：“你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子嗣。遇大喪不滅孝的本性，應當不進食美味佳肴罷了，怎能斷絶吃鹽呢！我現在也不吃鹽了。”崔慰祖不得已而聽從了母親的勸告。父親在梁州的資産家財有千萬，都散發給同宗的族人；家具器物都用漆寫上日字，這種有日字的器具，流散到遠近各地。崔慰祖整理了父親有關的租借文書憑證，對族侄崔紘説：“他們如果有了這些器具，自然會將借去的歸還回來；如果他們没有這些器具，我説什麽呢？”於是便將人們的租借字據全都燒掉。

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

崔慰祖愛好學習，收藏書籍達到萬卷。鄰居中有愛學習的青年都相隨着來向他借書，每天數量達到幾十套，崔慰祖都親自取出給他們，從來

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遥光好棋，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并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

沒有推托過。

崔慰祖任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蕭遥光喜歡下棋，多次召崔慰祖來對弈，崔慰祖常推辭説下得不好，不是朔日望日就不來拜見。建武年間，有詔要求各地舉薦才士，崔慰祖的堂兄崔慧景推薦了崔慰祖和平原人劉孝標，并爲碩學。齊明帝想讓他管理一個方圓百里的小地方，以測試他的才能，崔慰祖推辭不就職。

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曾在吏部省中聚集很多賓朋好友，每人都向崔慰祖詢問十幾件有關地理方面的不熟悉的事，崔慰祖口吃，語言不華美，但回答得有根有據而且精通熟悉，滿座賓客都贊不絶口而且心服口服。謝朓贊嘆説："假如班固、司馬遷再生，也不過如此。"

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慚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

崔慰祖出賣自己的住宅，標價四十五萬，買者説："能否減點價?"崔慰祖説："我實在比韓伯休更慚愧些，不許有兩種價格。"買者又説："那你先標價四十六萬，待我問時你可減讓一萬給我。"崔慰祖説："這樣做就是夥同你一塊去欺騙别人，這哪裏是我的本心呢?"

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

崔慰祖年輕時和侍中江祀很有交情，等到江祀顯貴了，常來邀他去作客，但崔慰祖不去。崔慰祖和丹陽縣丞劉渢非常要好，蕭遥光依憑東府造反時，崔慰祖正在城内。在城池還没有被攻下的前一天，劉渢對崔慰祖説："你家中有老母親，應當趕快出城去。"於是命守門人放他出去。崔慰祖出城後就去朝廷自首，被囚禁，病死。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塼，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崔慰祖著有《海岱志》，記載了從太公時起到西晋時止的人物，爲四十卷，尚有一半没有完成。臨死時，寫信給堂弟崔緯説："常想再注釋司馬遷、班固兩人的歷史著作，已搜集到《史記》、《漢書》遺漏未載的事二百餘件，放在厨房的竹筐中，你可以收檢好記寫下來，以保存它的大意。《海岱志》還不完備周詳，你可抄寫好幾遍，付給護軍的各位從事每人一本，也給朋友任昉、徐寅、劉洋、裴揆等人。"又吩咐説"讓棺材直接靠近黄土，不必用磚砌，不要擺設靈座"。死時年紀三十五歲。

王逡之 王珪之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

逡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内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吴令。

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禄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郡臨沂人。父祖都曾做過郡守。

王逡之年輕時有禮儀學識，見聞廣博。起初作江夏王國常侍，後陸續爲大司馬行參軍，章安縣令，直至始安王内史。他没有去做始安王内史，而官拜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吴縣縣令。

宋昇明末年，右僕射王儉重視儒術，王逡之以著作郎身份兼任尚書左丞，參加議定齊國禮儀。當初，王儉撰寫《古今喪服集記》，王逡之寫了十一條問題駁難他。他自己再撰寫《世行》五卷。轉遷爲國子博士。因國學荒廢已久，故在齊建元二年，王逡之便首先上表章要求重立國學，同時仍兼著作郎，編撰《永明起居注》。轉官爲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郎照舊。後外任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禄大夫，加侍中。王逡之一向很樸素，衣服經常不洗，辦公的案桌都是塵土灰黑，年老仍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去世。

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上啓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藉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録。黜陟遷補，悉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秘府。"詔付秘閣。

王逡之的堂弟王珪之，有史學才能，編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王顥上奏説："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以質樸爲根基，依儒學而養心性。因此在宋元徽二年，被敕命派去纂集古時所設職官的歷代分劃情况。凡是在典策上有記載的，他都一定要詳盡地加以考察。因此各種等級的執掌、司職，全都加以編定收録。各級職官的黜降陟升轉遷補闕，都要詳細核定記録。并且叙述各種官服、冠帶、佩飾的等級差别。正遇上天啓齊運，朝代更新，故太宰臣褚淵奉宣齊帝旨意，要他趕緊加以删改訂正。尚未刊定完，臣家便遭遇凶災。我不考慮自己身份的平庸卑微，恭謹而冒昧地奏上，總共有五十卷，名之爲《齊職儀》。希望能够長久地藏入天朝秘閣之中。"皇帝詔命收入秘閣。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

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郡薊縣人。祖父名昌，劉宋時任大匠卿。父親名朔之，任奉朝請。

祖冲之年輕時便喜歡考古，有機敏的才思。

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

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曰：

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晋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疏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氂，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

然而古曆疏舛，類不精密，群氏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睹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

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

宋孝武帝派他在華林學省任職，賜給他住宅、車馬、服飾。出仕爲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

宋元嘉年間，開始用何承天所造曆法，比古代十一家的曆法更精密，但祖冲之認爲還粗疏，於是改造新曆法。他給皇帝上表説：

我廣泛地考察了以往的各種典籍，例如五帝時日月星辰運行的度次，三王時日月星辰的交錯分合，《春秋》記載的朔望氣候，《紀年》記載的日食月食，司馬談、司馬遷著作中有關的記述，班彪、班固所撰志書的内容，魏代的注曆，晋代的《起居》，探索古與今、華夏與狄戎地區曆法的不同。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二千餘年間，日月離合交會的徵兆、星辰運行度次疏密的證驗。專心研究，深思熟慮，能够把它們的規律和差異都説出來。加上親手測量圭表尺度，親眼察看儀器刻漏，觀察儘量地細緻，計算力求精密，考核、試驗、推論、演繹，又知道得非常完備詳細。

但古代曆法不精密，錯誤很多，各家説法雜亂不同，使人不知要點。考何承天所上曆法，其意要有所改革，但其所造曆法簡略，現在已與實際相差很遠。按照我的觀測校正，發現了它的很多錯誤：太陽和月亮的位置差了三度；冬至夏至時日晷的陰影比實際情況幾乎差了一天；五星在伏天出現，竟差四十多天；而其運行狀况，有時相差兩夜。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與實際不合，則節氣閏餘的日子也不正確；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行違背了天體的實際情况，那麽觀測便不準確。我生在聖明的年代，遇上好的世運，因此冒昧地請求用我不太聰明的智慧，再造新的曆法。

我確定改變的情况有兩種，設置新法的情况有三條。要改變的第一條是：因舊法一章，十九年有七個閏日，閏數太多，經過二百年便相差一天。節氣閏日既然有變動，自然應當更改曆法，日曆紀年常常變化，這都是由於這條曆規而造成的。現將章法改爲：

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晋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并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并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虚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虚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黄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并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并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群流共源，庶無乖誤。

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個閏日，使合於周、漢紀曆，則將來長期使用，再不會出現差錯變動。第二條：因《堯典》說："太陽距昴宿最短，正是仲冬。"用這條來推算，則唐代的冬至日在現在昴宿左方五十幾度。漢代初期，用的是秦代曆法，冬至日在牽牛宿六度。漢武帝時改用《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宿初度。後漢用四分法，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二度。晋代姜岌用月食來檢驗太陽的位置，得知冬至日在斗宿十七度。現在用中星作驗證，再考察月食月望，冬至之日在斗宿十一度。統計一下，歷時未滿百年，冬至日的位置相差了二度。舊曆法同時還使冬至日的位置確定不變。天的度數既然有差别，則日、月、金、木、水、火、土這七曜的宿度，漸漸地發生了錯誤。錯誤已經非常明顯，就應當改變。僅僅合於一時，是不能够貫通於長遠的。移動變化不止，又是由這條法規所造成的。現在讓冬至所在位置，年年有微小的差别，用漢曆來驗證，都很審密，并且可以長久地使用，不需要經常改動。又新制曆法三條：第一，以子爲時辰之首，位在正北，爻數應合了初九升氣的開端，虚宿在北方七宿裏位列正中。元氣開始發生，應該在這個位置。前代儒家虞喜，已經對它的意義論述得很完備。現行曆法的上元日度，由虚宿一度開始。第二，日曆時辰的稱呼，以甲子爲最先，所以曆法設置元始，應當從這一年起。自黄帝以來，世代所用，總共有十一種曆法，没有一種曆把上元作爲年名，而現在日曆上元這年應在甲子。第三，用上元作年歲名，在曆上符合各條，都應該以這一年爲起始。而《景初曆》日月五星交會的快慢，其起始日有差别。又何承天曆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始日，交會快慢，也都有位置差别，衹定得朔氣相交合而已，條規次序紛繁錯亂，比不上古曆法。現設置曆法，規定日月五星交會快慢，全都以上元歲首爲起始，群流共源，這樣纔幾乎没有差錯。

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核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厘，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群司，賜垂詳究。

如果要測定天體情况，依據它取得實際效果，那麽天象是非常顯明的，用尺表就可驗證推算，動氣雖然幽微，用儀器測度也不會有差錯。現在我所創制的曆法，容易使人信奉。它綜合查考核實了古曆法的始終，大體上保留了共同之處，推出新規改變舊法，有簡有繁。用簡約的條規，我有道理而不感到害怕，用繁多的條規，自認也没有錯誤。爲什麽呢？因爲紀曆閏日的參差不齊，是天數各有定分，用它來作曆法的體制，并非不細密。我爲此推究毫厘，使追求奥妙的準則更加完備，不辭勞累，以創建長久確定的曆法；并非是我思考了而不知道，覺悟了而不去改變它。如果我奏上的曆法萬一可以采用，我希望能頒布到各個職司部門，請皇上恩賜審察研究。

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

事情奏上，孝武帝命朝中懂得曆法的人和祖冲之辯論，没有人能難倒他。遇上孝武帝駕崩，所以曆法没有施行。祖冲之外任爲婁縣縣令，謁者僕射。

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内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毁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

當初，宋武帝平定關中，得到姚興的指南車，但衹有外形而没有巧妙的内部裝置，每當指南車運行時，還要派人在内部轉動它。宋順帝昇明年間，齊太祖蕭道成輔政，讓祖冲之按古法修造。祖冲之改用銅來製造内部裝置，使它不論怎樣轉動却始終指着一個方向，自三國時期馬鈞以來還從没有過。當時有個北方人索馭驎，自稱也能造指南車，太祖讓他和祖冲之各造一輛，造好後在樂遊苑比試，可索馭驎所造指南車有很多差誤，於是便把它砸碎燒掉。齊永明年間，竟陵王蕭子良喜歡古物，祖冲之就製造欹器獻給他。

文惠太子在東宫，見冲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

文惠太子在東宫時，見到了祖冲之的曆法，曾奏請齊世祖頒布施行，不久文惠太子去世，這事又耽擱下來。祖冲之轉官長水校尉，兼領本職。祖冲之作《安邊論》，想開展屯田，推廣農業栽培。建武年間，齊明帝派祖冲之巡行四方，讓興建有利於百姓的大工程，正遇上連年有戰事，所以這件事終於没有施行。

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絶，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祖冲之懂得音律，玩博塞游戲更是絶妙，没人能和他相比。因諸葛亮造過木牛流馬，他便製造一種機械，不利用風力水力，開動機關後能自行運轉，不需要人力。他又造千里船，在新亭附近的長江上試驗，每天可行百餘里。在樂遊苑造水碓磨，齊世祖曾親自前去觀看。祖冲之還特别善於算術。齊永元二年，祖冲之去世，享年七十二歲。他著述了《易經》、《老子》、《莊子》的釋義，注釋了《論語》、《孝經》及《九章》，還撰寫《綴述》幾十篇。

賈淵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氏。祖父賈弼之，晋朝時任員外郎。父親賈匪之，任驃騎參軍。

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并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

家傳有賈氏譜學。宋孝武帝時，有青州人發掘古墓，上有墓志銘："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宋孝武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都不知道這是誰的墓。賈淵回答説："這人是司馬越的女兒，嫁給了苟晞的兒子。"經檢驗查訪，果真如此。因此受到宋孝武帝的厚待，敕命賈淵注釋《郭子》。

泰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

宋明帝泰始初年，徵召爲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任丹徒縣令。宋順帝昇明年間，齊太祖蕭道成賞識賈淵家傳的學問，召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縣令。尚未成行，便仍舊爲義興郡丞。齊武帝永明初年，轉官爲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蕭子良讓賈淵撰寫《見客譜》，出任句容縣令。

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晋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從前譜牒學没有名家，賈淵祖父賈弼之廣泛搜集百餘家氏譜記，專心致志地從事整理家譜的事業。東晋太元年間，朝廷供給賈弼之一些令史書吏，幫他撰定繕寫，并將寫定本收藏於秘閣及左民曹。賈淵的父親及賈淵本人共三世傳下這門學問，共有十八州的士族譜，合起來總計有一百編七百多卷，精細詳盡，當代無人比得上。齊永明年間，衛軍王儉所抄録編寫的《百家譜》，是讓賈淵一塊參加編撰的。

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傖人

齊明帝建武初，賈淵遷任長水校尉。低賤

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遥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并行於世。

僻陋之人王泰寶用錢買通他而將自己的名字偷偷寫入琅邪王氏家譜中，尚書令王晏因此奏啓齊高宗，賈淵因犯法而被收捕，按律當處極刑。賈淵子賈棲長代父請罪，叩頭至血流滿面，朝廷哀憐他，所以赦免了賈淵的罪行。過了幾年，始安王蕭遥光請他去作撫軍諮議，賈淵不肯就任，仍爲北中郎參軍。齊和帝中興元年，賈淵去世，享年六十二歲。他所撰的《氏族要狀》和《人名書》，都在世上流行。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吕也。藴思含毫，游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韵天成。莫不禀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擿句褒貶，顔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絶。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騖。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内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顔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晢《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史臣曰：文采辭章，是情感性格的標志，是神明的音律。思緒暢游於體内，集聚包融於筆端，發而爲言落紙爲文，氣勢韵味有如天成。没有誰不是禀承於天生的靈性，變化於個人的愛好的，機巧識見各不相同，欣賞感悟紛紜繁雜。比如曹子桓的品評人物，摯仲治的區别文體，陸機思辨於《文賦》，李充發論於《翰林》，張眎挑剔褒貶，顔延年描寫情興，各人都是隨意馳騁自己的情思，各有自己的標準。寫文章的方法技巧，事與情都來自於神奇的思想，感召而無形象，變化没有窮盡。文字的讀音衹有五聲的不同，但寫出的語言文句却不一樣。世間萬物，同類的情狀幾乎相同，但各人筆下描繪的却是千差萬别。詩歌的規範，原本來自於《詩經》，但流派分散，形成各自的體式。像陳思王的《代馬》等詩歌，王粲的《飛鸞》等篇章，都是超前絶後的四言詩體。李少卿的離别詩，是五言詩的精品，别人難與他爭高下。桂林湘水，是張平子的華美篇章，飛館玉池，是魏文帝奇麗的詩歌所咏，七言詩的作品，如不是他們寫得好則還有誰能超過呢？司馬長卿、揚子雲的作品富麗堂皇，能登堂入室爲辭賦之冠冕；張華、左思氣勢恢弘廓大，别人登高之作難以爲其後繼，寫賦貴在鋪揚文采，誰能比他們更會鋪陳呢？漢顯宗的陳述傅毅，簡文帝的鋪揚袁彦伯，其語言文句的製作，都得自於頌體。裴頠内侍，元規鳳池，都是自子章以來章表之體的優秀作品。孫綽的碑文，繼承了蔡伯喈，謝莊的誄，繼承了潘安仁，顔延年的《楊瓚》，自認爲比得上《馬督》，雖以量多爲貴重，但歸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斫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於莊重爲允當。王褒的《僮約》，束皙的《發蒙》，雖是滑稽詼諧之作，但也寫得雄奇瑰偉。五言詩體制，比起其他各種形式的詩體都更好。從情理上説，人們喜歡作某樣事情，但重復太久則使人厭煩輕慢；對於文章也是如此，最可擔憂的是常用舊的形式，如果没有新變，不能稱雄於一代。建安詩作本屬一體，《典論》品評時却短長互出；潘岳、陸機齊名，但他們的文采區别很大。江左的風氣興趣是崇尚道家學派，郭璞推崇其機巧變化，許詢極盡其名理之辯，殷仲文没有消盡玄言之氣，謝混情致新穎，獲取的名聲却不很高。顏延年、謝靈運同時崛起，各自獨樹一幟；湯惠休、鮑明遠後出，都能超出當世。紅藍之色都很鮮麗，但相互没有源流關係。現今的文采辭章，作者雖然衆多，概括起來，大約有三種流派體式。第一是導心閑適，寄意於華麗辭藻中，雖然精巧綺麗，但最終却顯得迂迴曲折。這種文章適合於公宴應酬，原本就不是文章的標準樣式。粗疏緩慢是它的膏肓之病，有些典雅正派的雖然可取，但也極其不合情理。這種體式源自於謝靈運。其次，是述事狀物喜歡類比，文句講究對偶，非對比不可，雖然描寫事物廣博，尚可以贊許，但過於受到對比的拘束牽制。有的則完全藉用古語來表達現實情感，喜歡曲折牽引而形成對偶。衹能使人看見事物的例子而失去文章的清新辭采。像傅咸的五經，應璩的指事，雖然并不完全相似，但按體式説是屬於這一類。第三，是文意突出、語調急迫而使人驚心動魄，文辭美艷過度而炫惑人們耳目，就好像五色之中有大紅大紫，八音之中有鄭、衛之音一樣。這是鮑照留下的熱烈的風格。在上述三種體式之外，請讓我再發表一些胡亂的言論。文章應當出自天然之機巧，參考史傳而得出，不應預先構想聚集，想説又説不出來。語言崇尚簡易明瞭而不要刻意追求華艷，音韵自然，滋潤婉轉而真切。文辭利索而不拖滯，順便采用些民間語言，做到既不過雅也不太俗，完全符合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輪扁斫輪非常自然精工，但庄周描述得不够詳盡。現今的文人談士，很少有人能達到上述各項要求。這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不僅僅是思考得不周全的問題，而實在是因爲方法不同受到的妨礙。清談家們所習慣的是，注重事理超過看重文辭，用這種方法寫文章，終究歸於晦暗。所以能文理兼工的人非常少啊。

贊曰：學習所得次於天生所知，多多認識前賢英才的優點。文章從筆下流出，鮮美的辭藻像春天那麼艷麗。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　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政未期，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恤。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

齊太祖當政時，劉宋朝的風氣奢侈放縱，他在全國倡導移風易俗，輔佐宋幼主，關心民生疾苦。執政不滿一年，便提拔山陰縣令傅琰作益州刺史。於是減少奢華，歸於儉樸。當他南面稱帝後，更親自作榜樣以導引民風，立意不要過於侵擾百姓。由於山陰是大都市，打官司的事情很多，所以在建元三年，比照建康的樣子，另外設置了獄丞。齊武帝繼承大位後，特別注重治理天下的方法。依靠威勢，善於決斷，官員犯法，敕令嚴懲，尚多有漏網的。郡縣官員任職，以三年爲期限。每逢災荒，必定開倉賑濟撫恤災民。齊明帝還未做官時便已經通曉爲官之事，當他爲帝君臨天下時，便專門注意考察官吏辦案，從來没有徇私枉法來表示恩寵，所以各級官員都受到震動而小心慎重。

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鷄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猋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

齊武帝永明時，十多年中，百姓連小小的鷄鳴狗吠的警報都没有，城市繁榮，士女們富有而閑適，在桃花綠水的美景之中，在秋月春風的良辰之下，穿着鮮麗的服裝，打扮得妖冶華艷，載歌載舞的，常常有上百家。到明帝建武年間，敵虜侵略形勢急迫，連年戰爭，百姓不能安居樂業，軍費國力消耗太大，國運從此衰落。

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升，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齊朝善於理政有著名業績的官吏没有多少，加上職位的變化升遷，所以不一定都在郡縣任職。現在僅取那些能明察有政績的寫入《傳》中，其餘的則附載其後。

傅琰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録事參軍。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祖父傅邵，曾任員外郎。父親傅僧祐，任安東録事參軍。

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吴興郡丞。

傅琰容貌很美，儀表堂堂，出仕爲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任諸暨郡武康縣令，廣威將軍，授任爲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縣令，將軍銜照舊。又授任爲吴興郡丞。

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

宋泰始六年，轉官爲山陰縣令。山陰，是東方的大縣，作官很困難，傅僧祐在縣任職時便受人稱道，而傅琰則更加明察，以特别幹練而聞名於世。這一年受封爲新亭侯。元徽初年，轉任尚書右丞。

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閒，已被烟焰。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録事參軍。

遇到母親亡故，住在南岸守喪。鄰居家失火，火勢蔓延燒着了傅琰住的房屋，傅琰抱着母親的棺柩不動，幸虧鄰居争相跑來救援，纔得以保全性命。傅琰的大腿已被火焰燒傷了。服完喪，傅琰被拜官爲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録事參軍。

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争團絲，來詣琰，琰不辨核，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争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内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盗。琰父子并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齊太祖蕭道成輔佐宋朝政事期間，因爲山陰縣案獄訴訟積累很多，又以傅琰爲山陰縣令。有兩個老太婆，一個賣針，一個賣糖，爲一團絲綫争執不下，來見傅琰請求判定，傅琰并不分辨核查，衹是把絲團綁在柱子上用鞭抽打，仔細觀察見有鐵屑，於是便責罰賣糖的老太婆。有兩位鄉村老人争一隻鷄，傅琰分别詢問他們"用什麽東西喂鷄"，一人説"用粟"，一人説"用豆"，於是殺鷄，在腸内得到粟，便責罰那個説用豆喂鷄的村民。因此縣裏都稱贊他神明，没人敢再去做偷盗之事。傅琰父子兩人都創造了奇績，這在江東是少有的。世人傳説"姓傅的家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拿給外人看"。

昇明二年，太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黄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

宋昇明二年，齊太祖提拔傅琰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齊朝建元元年，進封號爲寧朔將軍。建元四年，徵召爲驍騎將軍、黄門郎。永明二年，轉任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任寧朔將軍。第二年，又轉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内

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

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别，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史，行荆州事。永明五年去世。當傅琰的靈柩向西還都時，皇帝下詔書吊唁他。

臨淮人劉玄明也有做官的才能，他做山陰縣令時，政績卓著，名聲很大。傅琰的兒子傅翽問他治理的方法，劉玄明説："等我將要離任時會告訴你。"快要分别時，他告訴傅翽説："做縣令的要訣衹是每天吃一升米飯而不要喝酒。"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

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

虞愿字士恭，會稽郡餘姚縣人。祖父虞賚，官至給事中，封監利侯。父親虞望之早死。虞賚家庭院之中種有橘樹，冬天橘子成熟時，子孫們都争着來采摘，當時虞愿年紀纔幾歲，衹有他不來摘取，祖父虞賚及家中人都覺得他與衆不同。

宋元嘉末年，虞愿爲國子生，再升爲湘東王國常侍，轉官爲潯陽王府墨曹參軍。宋明帝登基，因爲虞愿所學涉及儒學和吏治，加上原在藩國時與他有舊恩，所以對他很是厚愛。官拜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仍舊爲祠部郎。明帝生性好猜忌，身體肥胖怕風，夏天常常内穿皮衫，任命左右親信二人作司風令史，每當某方向將要颳大風，則事先奏聞。至於天文星象災異變化，明帝不相信太史，不聽大臣的奏報，敕命天文臺派兩個懂得星象的人歸屬虞愿，讓他們長期在宫内官署值班，遇有奇異的事情先行報告，以此來檢驗監察大臣。

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

明帝在舊住宅上建造湘宫寺，所用錢物極爲奢侈浪費。因爲宋孝武帝的莊嚴刹有七層樓，明帝想蓋十層，但按禮不能超過孝武帝，所以分成兩座寺廟，每座各蓋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官還都，朝見明帝，明帝對他説："你去過湘宫寺没有？我建造這座寺院，這是很大的功德。"虞愿在旁邊説："陛下建造這座寺廟，用的都是百姓出賣兒女典當妻子的錢，佛如果有知，一定會悲哭哀傷。您的罪過比佛塔還高，有什麽功德？"當時尚書令袁粲在座，聞言嚇得變了臉色。明帝大怒，派人把虞愿趕出殿堂，虞愿面不改色緩緩離去。因爲有舊時的恩情，所以没過幾天，明帝又將虞愿召進宫中。

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

明帝喜歡下圍棋，但很笨拙，離圍棋的品位

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

相差得很遠，大家騙他說他的棋藝達到第三品。明帝和第一品位的王抗下圍棋，并按照品位打賭玩，王抗每次都讓他，說："皇帝飛棋，臣王抗不能斷開。"明帝始終没有醒悟，以爲確實是這樣，更加喜歡下圍棋。虞愿又說："堯用圍棋來教育丹朱，這不是人君所應該愛好的游戲。"虞愿雖然多次違犯明帝的心意，但受到的賞賜仍然和别人不同。後升任兼中書郎。

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豚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悦。食豚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絶。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絶。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

明帝卧病在床，虞愿常常爲他侍奉醫藥。明帝平素食量很大，又特别喜歡吃河豚肉，用銀鉢裝蜂蜜來浸泡它，一次吃好幾鉢。他對揚州刺史王景文說："這是珍奇的美味，你吃得多不多?"王景文說："我早就喜愛這種食品，但家境不富裕，要得到它很困難。"明帝聽了很是高興。吃了很多河豚肉難以消化，胸腹鬱結脹悶，呼吸困難。左右侍從弄開他的嘴灌下幾升醋，症狀纔緩解。病得很嚴重了，但明帝一次還要喝下湯汁三升，這種因積水引發的病長期不愈，服藥也無效了。病危時，明帝坐得端端正正，嘴裏呼叫道人，雙手一合掌便斷了氣。虞愿因爲服侍明帝養病時間很久，轉爲正員郎。

出爲晋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産。前政與民交關，質録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帙。淵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虞愿出任晋平太守，在任期間不治家産。前郡守因與百姓有事牽扯，便逮捕其兒媳作爲人質，虞愿派人在途中奪取這名女子把她歸還給百姓。虞愿在郡中設立學校教授生徒。郡中以前出産髯蛇膽，可以做藥。有人贈送一條髯蛇給虞愿，虞愿不忍心殺它，把它放歸在二十里外的山中。一天晚上，這條蛇回到虞愿的床下。虞愿又把它送到四十里以外的山中，隔夜，蛇又回到原來的地方。虞愿於是把它送到更遠的地方，蛇纔没有再回來。人們説這是因爲虞愿有仁愛之心纔會招致這樣的事情。海邊有一塊越王石，經常隱没在雲霧中。傳説衹有清正廉明的太守纔能見到它。虞愿前往觀看，看得清清楚楚，毫無隱蔽。後來琅邪人王秀之作郡太守，在給朝中大臣的信裏說："這個郡在虞公之後，還存在良好的政治環境，他留下的風尚使人很容易遵守，幾乎没有發生什麽事件。"虞愿因爲母親年老而解除郡守職務，被授爲後軍將軍。褚淵經常拜訪虞愿。一

次虞愿不在，褚淵看見他床鋪上積滿灰塵，上面擺放着好幾套書。褚淵慨嘆説："虞君的清廉，竟到了這様的地步。"命人掃地擦床，然後離去。

還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還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虞愿升爲中書郎，領東觀祭酒。他的兄長虞季，爲上虞縣令，去世。虞愿便由中書省官署步行回家，不等詔書到來便東歸奔喪。授爲驍騎將軍，升廷尉，仍舊兼任東觀祭酒。虞愿曾經事奉過宋明帝，齊朝初期將宋朝的國君牌位移往汝陰廟時，虞愿淚流滿面地向它拜別。齊建元元年，虞愿去世，終年五十四歲。虞愿著有《五經論問》，撰寫了《會稽記》和各種文章數十篇。

劉懷慰

劉懷慰字彦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

劉懷慰字彦泰，平原郡平原縣人。祖父劉奉伯，宋元嘉年間爲冠軍長史。父親劉乘民是冀州刺史。劉懷慰最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劉乘民在義嘉事件中遇難，劉懷慰守喪，不吃醋醬等調味品，冬天不穿棉衣。撫養弟弟妹妹，事奉守寡的嬸娘，都很有恩義。

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

再拜爲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縣令，尚書駕部郎。劉懷慰的同族人劉善明等，是齊太祖蕭道成的心腹，所以劉懷慰也參與其中。因和沈攸之有舊交情，齊太祖便令劉懷慰寫信給沈攸之告誡勸導他。太祖看了劉懷慰所寫的信後很是稱好，任命他爲步兵校尉。

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决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化，潁川致美，

齊國建立，皇上想把齊郡設置在京都，大臣們都認爲江東土地肥沃，是流徙的百姓所安居的地方，於是設齊郡治所於瓜步，以劉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齊太祖對劉懷慰説："齊邦是王業的根基，我憑藉它纔發達起來。經營治理的事情，完全委托給你了。"又親筆敕書説："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現賜給你玉環刀一把。"劉懷慰來到齊郡，修理整治城郭，安撫百姓，開墾荒地二百頃，引沈湖的水來灌溉。他不接受百姓的禮贈，有人送給他新米一斛，劉懷慰便把自己吃的面食給他看，説："每天的飯食都有剩餘，希望你不要如此地煩勞。"并撰著《廉吏論》來表達自己的志向。太祖聞知這件事後，親筆寫敕書給與褒獎。升任督察秦、沛二郡。劉懷慰的妻小在京都，太祖賜給他們三百斛米。兖州刺史柳世隆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

寫信給劉懷慰說：“膠東、潁川能化育百姓致使風俗淳美，以你現在的政績與古人相比，古人又哪裏值得誇耀呢。”劉德慰任郡守二年，升爲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

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劉懷慰原名聞慰，齊世祖即位，因他的名字與世祖舅舅的名字相同，所以敕命他改名。劉懷慰出京師前往東陽郡視察，爲各級官吏百姓所滿意。回京後兼任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去世，終年四十五歲。明帝即位，對僕射徐孝嗣說：“劉懷慰如果還在，朝廷就不用擔心没有清正的官吏。”劉懷慰與濟陽人江淹、陳郡人袁彖相友善，在文壇也有名聲。永明初年，劉懷慰還獻上《皇德論》等文章。

裴昭明 裴顗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駰，南中郎參軍。

裴昭明，河東郡聞喜縣人，是宋太中大夫裴松之的孫子。其父裴駰任南中郎參軍。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爲庭實，鹿皮也。晋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

裴昭明年輕時便傳授儒學和史學，宋泰始年間任太學博士。有司奏報説：“太子結婚，納徵禮用的是玉璧和虎皮，不清楚這有什麽根據。”裴昭明發表見解説：“周禮納徵，陳列儷皮於中庭，這儷皮就是鹿皮。晋《起居注》説太子納妃‘用二張虎皮”。但晋太元年間公主結婚時的納徵禮，用了虎皮豹皮各一張。這大概是認爲周禮中關於婚禮條款并不完備詳盡。王公之禮應有等差，所以取虎皮豹皮紋彩深密而用之，爲的是使公主的婚禮顯得隆重。但是，虎豹皮雖有紋彩，徵禮并没有説要用它；用熊羆作爲禮物雖然很古雅，婚儀中并没有説要用它；珪璋雖然很美，其用途却各不相同。現在應當以古代的典籍爲準則，凡是違反背離典籍的，都應當加以糾正。”於是有司又多次討論，决定在禮品中增加珪璋和豹皮熊羆皮各二張。

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

宋元徽年間，裴昭明出任長沙郡丞。罷職時，刺史王蘊對他説：“你很清貧，一定没有回去的路費。湘中人士中如果有饋贈禮物給你而求職的，我是不會吝嗇的。”裴昭明説：“下官我愧爲郡的輔佐，不能够對長官您有所幫助爲您争光，怎能因爲賣官鬻爵的事情連累您清正的名聲呢。”歷官至祠部通直郎。

永明三年，使虜，世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内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

齊永明三年，裴昭明奉命出使北魏，齊世祖對他説："因爲你有承擔重任的才能，出使回來之後，一定獎賞你作一個州郡的官員。"回來之後裴昭明作了始安内史。郡中有一個叫龔玄宣的百姓，説是神人傳給他玉印玉板書，不須用筆，祇須對着紙吹氣就能現出文字，自稱"龔聖人"，以此來迷惑民衆。前後任郡太守對他很恭敬，而裴昭明把他逮捕入獄治罪。等到裴昭明任滿還都，貧困得幾乎一無所有。齊世祖説："裴昭明罷職回來，連住宅也没有。我不太熟悉歷史，不知道古人中有誰能和他相比？"提升他爲射聲校尉。永明九年，又派他出使北魏。

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楗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産業。中興二年，卒。

建武初年，裴昭明任王玄邈的安北長史、廣陵太守。齊明帝因爲他在任期間没有章表上奏，所以讓人代替他的職位命他回京都，并且責備他。裴昭明説："我是不想和别人争着執掌大權纔這樣做啊。"裴昭明歷任過好幾處郡官，都有勤勞的政績，他常常對人説："人生有什麽事需要積蓄財物呢？除了自身之外，你還需要些什麽呢？子孫如果没有才能，我積蓄財物會讓他們給散失殆盡；子孫如果能够自立，則不如使他們精通一種經書。"所以裴昭明一輩子都不經營積聚産業。齊和帝中興二年，裴昭明去世。

從祖弟顗，字彦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挂冠去，伏誅。

裴昭明的堂弟裴顗，字彦齊。年輕時就有特殊的品格。宋明帝泰始年間，他在總明觀聽講，學業不比劉秉低，於是劉秉用他作參軍。宋昇明末年，他任奉朝請。蕭道成被封爲齊公，齊公府建立，裴家嫡子裴妃要外戚譜，裴顗不給他，於是便分成兩籍。齊太祖蕭道成接受宋朝禪讓，裴顗上表抨擊，挂冠離職，被誅殺。

沈憲

沈憲字彦璋，吴興武康人也。祖説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

沈憲字彦璋，吴興郡武康縣人。祖父沈説道，是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親沈璞之任北中郎行參軍。

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安、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陽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棋，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嘆之

沈憲起初接受州府的徵召，爲主簿。年輕時便有辦事的才能、氣度，歷任臨安、餘杭縣令，巴陵王府佐，帶襄陽縣令，官拜駕部郎。宋明帝和沈憲下棋，對沈憲説："你有作廣州刺史的才幹。"補爲烏程縣令，政績顯著。太守褚淵贊嘆

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吴令，尚書左丞。

他說："這個人無論叫他幹什麼都能够施展才能。"官拜通直郎，都水使者。沈憲擅長處理官府事務，做官有政績。拜正員郎，補爲吴縣令，尚書左丞。

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

宋順帝昇明二年，西中郎將劉晃任豫州刺史，蕭道成提拔沈憲爲劉晃的長史，南梁太守，負責處理豫州事務。又改任豫章王諮議，還没有正式任命，他便因事牽連而被免官。沈憲又被任命爲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改爲少府卿。少府掌管市場貿易，和百姓打交道，凡有爲官才能的人，都要改官擔任這一職務。後沈憲又改任王儉的鎮軍長史。

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户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如故。

武陵王劉曄任會稽太守，以沈憲爲左軍司馬。齊太祖因爲山陰縣户籍衆多難於治理，想把它分成兩縣。蕭賾上奏說："山陰縣怎麽不能治理？衹不過用人不當罷了。"於是便任命沈憲兼山陰縣令，他就任後政聲卓著。孔稚珪請假回到東土，對人說："沈縣令料理事務特别有天才。"加封沈憲爲寧朔將軍。王敬則作會稽太守，沈憲仍舊留任鎮軍長史，依舊兼山陰縣令。

還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

後來沈憲升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蕭子明代理南兗州刺史，沈憲仍留任冠軍長史，依舊爲廣陵太守，多次掌管州府事務。齊世祖永明八年，蕭子明屬下典籤劉道濟擅自取用州府差役五十人供自己役使，又役使蕭子明的親信，及私下使用其車船儀仗并貪污錢財百萬，被有司奏報，齊世祖大怒，賜劉道濟死。沈憲因不能糾察而受牽連，免去官職。不久又恢復爲長史、輔國將軍，因病離職。後又官拜散騎常侍，還没有舉行正式任命的儀式，沈憲便亡故了。當時人們稱贊他是良吏。

丘仲起

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嘆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演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沈憲同郡人丘仲起，起先作晉平郡太守，清廉自立。褚淵贊嘆說："看見物欲心却不被迷惑，這就是楊公留給子孫的好風尚啊。"丘仲起字子震，年輕時受到沈憲堂伯父領軍沈演之的知遇。宋元徽年間，任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去世。

李珪之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

珪之少辟州從事。宋泰始初，蔡興宗爲郢州，以珪之爲安西府佐，委以職事，清治見知。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郡鍾武縣人。父祖都是縣令。

李珪之年輕時被徵召爲州從事。宋泰始初年，蔡興宗任郢州刺史，以李珪之爲安西府佐，委托他處理本職事務，因爲清正而受到知遇。升他爲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李珪之在歷任的各種職位上都被稱作清正幹練，被授游擊將軍，依舊兼都水使者。轉官兼職少府，去世。

毛惠素

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强而治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敕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先前，永明四年，滎陽人毛惠素爲少府卿，他管理才能很强而治理事情清正深入。皇上敕命他購買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給帝室繪畫用，用錢六十萬。有人誹謗毛惠素收受了錢財，齊世祖大怒，命尚書評議價格，毛惠素所買貴了二十八萬多，有司奏報他，因此被殺。死後家徒四壁，世祖很是後悔和遺憾。

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禄大夫，父靈運，著作郎。

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吴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還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内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吴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

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

孔琇之是會稽郡山陰縣人。祖父孔季恭是光禄大夫，父親孔靈運是著作郎。

孔琇之起初爲國子生，被舉爲孝廉。官拜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他被外任爲烏程縣令，很有管理才能。回京轉官爲通直郎，補爲吴縣縣令。他有一個十歲的兒子，偷割了鄰居家一束稻，孔琇之便把他交給監獄治罪，有人勸諫他，孔琇之説："十歲就能做盜賊，長大後什麼壞事不會做呢?"縣裏人都受到震動。

孔琇之升爲尚書左丞，又因爲善於處理公務而聞名。轉官爲前軍將軍，兼少府。又升爲驍騎將軍，依舊任少府。外任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内史。回京後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又出任臨海太守，在任上清正簡約，罷郡職回京，祇獻上乾薑二十斤，齊世祖嫌少，等到瞭解到孔琇之清廉，纔深爲嘆息。授孔琇之爲武陵王前軍長史，還没有正式拜授，依舊外任他爲輔國將軍，監吴興郡，不久官拜吴興太守，治理事務很是清正嚴明。

高宗蕭鸞輔政，防備限制各路藩王，下達

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内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秘密旨令給皇上的各位輔佐官。隆昌元年，提升孔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内史。孔琇之推辭，不答應。還未拜官便亡故了。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期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己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史臣曰：琴瑟不和，定要改弦更張。魏、晉時作官吏，與漢代略有差别，苛刻峻猛的風氣雖然有所減弱，但仁愛之情也減少了。用嚴峻的法律、常規對人的行爲加以限制，是因爲歷世的仁愛没來得及宣揚，而寄希望於年年求得治理的方法。先公後私，對自己來説要做到這點并不容易；取割民利以奉獻國家，這件事做起來却不困難；期望這種人來救補世弊，實際上衹能暫時苟免過失而已。况且眼睛看見了物質利益，嗜欲便横流而不可節制，貪得無厭而敗壞官風，取得和給予都違反了禮義，官吏的不良行爲，没有哪一種不是由此而來。揭露奸邪辨别僞善，確實要有卓異的見識，衹有清廉公正，纔能垂名史册政績卓著。當今治理百姓的官吏，没有能超過這些人的。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棼亂須理，恤隱歸仁。枉直交瞀，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贊曰：衆多的下民，是爲官者所長期接近的。絲綫混亂了就需要理清，憐憫百姓痛苦纔能稱爲仁德。奸邪與正直交相錯亂，就應當交替使用寬刑與峻法。用什麽去引導民風民俗？可貴之處在於自身清正廉明。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虯　庾易
宗測　杜京産　沈驎士　吴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内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永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别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虚名，激競違貪，與世爲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戒。果志達道，未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别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爲《高逸篇》云爾。

《周易》記載君子之道四種，説的是仕與隱的事。所以有人身在朝堂而形同隱居，有人浪迹江湖而長期歸隱。隱居避世的形式情態，繁複紛紜，千差萬别。如果對道的含義理解十分透徹，聲名與形迹都已忘懷，將身影隱埋在峻極的山岩，把名聲掩蔽在深深的谷底，解除了仁義的桎梏，將形體精神回歸於自然，那麽在儒家名教之外，另有一番風韵情致。所以，在唐堯時代就有不信奉聖人的隱士，孔門子弟也陰差陽錯地成爲荷蓧丈人的客人。其次則高舉獨來獨往的節操，看重仕隱去就的空虚的名聲，他們熱烈争取的不是實際的物質利益，這與世俗風尚不同。有人謀慮周全而最終悔悟，事情有了結局方知道它的危險性；有人志向得不到伸展，於是歸隱山林，歌吟澤畔。這些人都是憑藉宇宙而成其心志，以自然風雲作爲警戒借鑒。其志向如果真的達到了道，也是很自然的。他們具有貞潔純正的品德，并以“文”來培養它們。不然的話，他們與那些在山中砍柴的樵夫又有什麽區别呢？所以樊英接受了徵聘，這不符合李固對他的期望；馮恢改節出仕，便受到張華的鄙薄。希望身處塵世之外的人，可見是很多的。像現在的這十多位先生，出仕却不求聞達，退隱又不受世俗的譏諷，雖信服儒道，但能保全自身，這就是逸民節操的模範，所以將他們合在一起寫成《高逸篇》。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邊，征虜參軍。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錢唐人氏。高祖褚含曾爲始平太守。父親褚邊爲征虜參軍。

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吴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栖冶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説。"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褚伯玉年輕時便有隱士的品德，清心寡欲。十八歲時，其父爲他婚配，新娘從前門進房，褚伯玉便從後門外出。於是前往剡地，居住在瀑布山。他很能忍耐寒冷暑熱，當時人們把他比作是王仲都。在山上三十餘年，與世人隔絶。王僧達作吴郡太守，不辭繁勞地苦苦禮請他來，褚伯玉迫不得已，衹好在郡城停留了二夜，纔交談幾句便告退。寧朔將軍丘珍孫寫信給王僧達説："聽説褚先生住在您的館舍。這位先生藏身於雲霧山中，不侍奉王侯，高尚其志，采野果爲食，已有很多年了。如果不是屈己謙恭喜愛賢者的人，怎能够請他到來。從前文舉曾住冶城，安道進入昌門，加上這次伯玉宿吴郡，共是三件美事了。大凡辭却米糧，以烟霞爲食的人，衹可以暫時禮請他來，而不宜長久地留住他們。您應該順遂其遺世獨立、羽化登仙的願望。希望他回馬歸山時，能屈尊暫停；也希望您能幫我轉達，使他知曉。"王僧達回信説："褚先生隨雲烟飄游已經很久了。古代的隱逸之士，有的因爲思慮兒女而留下，有的則使隱居地成爲鬧市，但這位先生對此毫無興趣，衹與青松山石交友。身居孤峰絶嶺累積已達幾十年。所以最近特邀請他來這裏，期望寬慰我日夜仰慕他的一片真心。及至談論起尋訪芝桂、荔蘿之類隱居生活，我就好像親見烟波流泉，親臨隱居之地一樣。知道您想拜見他，我會轉達您的意思。"

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吴、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宋武帝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施行風俗教化，上表薦舉褚伯玉，特准徵聘爲本州議曹從事，褚伯玉不肯就職。齊太祖即位，親手詔命吴郡、會稽二郡太守對他以禮迎送，褚伯玉又藉口有病而辭謝。太祖不想違背他的志向，敕命在剡縣白石山建築太平館讓他居住。建元元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因爲經常住在一棟樓上，所以就安葬在這座樓中。孔稚珪曾經跟隨他學道法，所以替他在館舍旁立了一塊碑石。

明僧紹　明慶符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

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没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

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旍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粮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祖思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凉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郡鬲縣人。祖父明玩，爲州治中。父親明略，爲給事中。

宋元嘉年間明僧紹兩次舉爲秀才，通曉經義，儒學造詣很深。宋永光年間，鎮北府徵召他爲功曹，一概不就職。隱居在長廣郡的嶗山，聚徒講學。淮北陷落於敵手之後纔南渡長江。宋明帝泰始六年，徵他爲通直郎，不肯就任。

宋順帝昇明年間，齊太祖當時爲太傅，教采用以旍旗幣帛爲禮品的徵聘大禮去聘請明僧紹及顧歡、臧榮緒等人，徵召明僧紹爲記室參軍，他也不來。明僧紹之弟明慶符，任青州刺史，明僧紹因爲缺乏糧食，所以隨明慶符一起到鬱洲，住在弇榆山，栖雲精舍，喜歡賞玩水石，竟然一次也没有進過青州城。齊高帝建元元年冬，詔書説："朕輾轉反側地思念賢士，又懷想塵俗之外的隱者。齊郡明僧紹立志高遠，心性酷愛純樸，幽静貞節的操守，應當加以褒獎。"徵召他爲正員郎，明僧紹藉口有病而不肯就職。以後齊高帝在給崔祖思的信中説："明居士立志值得敬重，我以前的旨意竟然没有傳達給他嗎？天氣稍凉想舉辦講習之事，你可以到他那兒，把我的意思全部告訴他，令他和明慶符一塊兒回來。"又説："伯夷、叔齊不吃周朝糧食却采食周朝野菜，在古時候尚且受到人們議論，現今難道能息止這種議論嗎？姑且把它當作笑話罷了。"

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笋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

明慶符解除現任職務後，明僧紹跟着他返回，住在江乘攝山。齊太祖對明慶符説："你的兄長高尚隱逸之事，這也是堯的方外之臣。朕雖然没有與他直接交往，有時却在夢中相通。"贈給明僧紹一支竹根如意，一頂笋殼冠。明僧紹聽説佛教徒釋僧遠有高尚的風範品德，前往定林寺守候他。太祖想出寺廟去見僧紹。僧遠問明僧紹説："天子如果到來，居士你怎樣和他相見？"明僧紹説："山野之人，正應當鑿墻挖洞以躲避。假如得不到同意，便應當依照以前戴公的辦法行事了。"永明元年，齊世祖敕命召明僧紹，他藉口有病不肯相見。下詔徵聘他爲國子博士，也不肯就任，去世。其子明元琳，字仲璋，也能繼傳

家業。

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暠，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

明僧紹的長兄明僧胤，能談玄説道，宋朝時爲冀州刺史。明僧紹之弟明僧暠，也愛好學問，宋武帝見了他，親自迎接并頌揚其名聲，當時人認爲這是很榮耀的事。宋明帝泰始初年，他任青州刺史。

慶符，建元初，爲黄門。

明慶符在齊高帝建元初年爲黄門官。

明惠照

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蜑，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明僧胤之子明惠照，宋元徽年間，任齊太祖蕭道成的平南主簿，跟隨拒守桂陽，累官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同爲值班管領。齊高帝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對蠻蜑人采用綏靖懷柔政策，高帝答允讓他作益州刺史，還未升轉便去世了。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吴郡鹽官人也。祖赳，晋隆安末，避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黄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覬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并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

顧歡字景怡，吴郡鹽官人氏。祖顧赳，晋朝隆安末年，因躲避動亂而遷居。顧歡六七歲時書寫甲子，有簡策三篇，顧歡據以分析推算，於是知道了六甲。他家境貧寒，父親讓他驅趕田中麻雀，顧歡作了《黄雀賦》便回家，麻雀將田中稻穀吃了大半，父親發怒，想鞭打他，看見顧歡作的賦纔停手。鄉村中有學堂，顧歡因貧困而拿不出錢來上學，於是就靠在學堂後墻上旁聽，所學東西没有什麼遺忘的。他八歲便讀了《孝經》、《詩經》、《論語》。等到長大後，更篤志好學。他母親年老，他便邊種田邊讀書，晚上便燃燒穀糠來照明。同郡人顧覬之來到縣裏，見了他覺得很是驚奇，於是讓幾個兒子都與他相交往，顧覬之的孫子顧憲之也跟他學經傳。顧歡二十多歲便跟隨豫章人雷次宗咨詢玄學儒學各種意義。母親亡故時，他有六七天都水米不沾牙，在墓旁築室而居，於是就隱逸避世而不出仕。他在剡縣天台山開館聚衆講學，接受他教導的經常有近百人。顧歡早年喪父，每當讀到《詩經》中"哀哀父母"這句詩時，便拿着書慟哭流淚，學者從此放棄《蓼莪篇》而不再講。

太祖輔政，悦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

齊太祖輔佐宋朝朝政時，對顧歡的風範教化很欣賞，徵召他爲揚州主簿，并派中使去迎接顧歡。到太祖即位，顧歡纔到了京城。顧歡自稱是山谷臣顧歡，上表章説："臣聽説張網要提綱繩，

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悦，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悦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禄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整理裘衣要提着衣領。綱領既已理順，裘毛網眼自然會張開。而道德是綱，事物的形式是目。從上治整其綱，則萬事都符合時勢順序；從下張開其目，則庶民百官都不敢荒廢其業。因此商湯、周武王既得情勢又師法正道，其基業便延綿不絶；秦始皇、項羽輕視正道而一昧放縱其威勢，結果是身遭殺戮。自古以來，天門便有開有閉，春夏秋冬氣候互相更新，絲衣皮裘也互相變换替代。當今已是火水更换了位置，日、月、星也變改了法軌，上天樹立顯德之人，適應時序生育萬物，搜集宣揚偏狹淺陋的意見，草莽中也没有隱伏的議論了。因此山谷中愚笨之人，也敢於表明自己偏頗的一管之見，謹刪撰《老子》一書，獻上《治綱》一卷。希望皇上能考察古代百王的治理方法，斟酌運用到現時，不要因爲是草野鄙陋之人的話而抛棄它，不要因爲是地位微賤者的見識而廢置它，那麽就是率土之民的福分，微臣我的萬幸了。希望皇上能看看，則從上至下都相互安泰。雖不求百姓歡悦而百姓自然歡悦，不祈請上天保佑而上天自會答應。上順應天，下使民歡悦，那麽皇上的基業便很穩固了。臣志向在深山幽谷，不想獲得榮耀；雲霞野食完全滿足需要，不必依靠俸禄養身。陛下既然遠道尋求訪見我，我怎敢不暢所欲言？話已説完，請求允許我從此退隱。"

是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争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采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絶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鵰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逾紀，殘暴日滋。鬼泣舊

當時員外郎劉思効上表陳述自己正直的意見説："劉宋自大明以來，逐漸凋敝衰落，徵收的税賦比往年增多但國庫却比以前更貧乏。加上戰争烽火屢起，國家創傷得不到平復，服兵役的兵士們，家中没有半點糧食儲備，百姓哀號哭叫，毫無生活的快樂。豪門權貴之流，富商巨賈之族，其車馬服飾伎樂，争相攀比奢侈靡麗；其亭臺樓閣池苑居宅，互相競争着趨於高大華美。甚至連居於山澤之人也不敢采摘飲用他們的水草。貧富對照鮮明，抛棄本源而崇尚末流。陛下應當發布明確的詔書，傾吐仁德的聲音，廣施恩惠甘霖，禁止邪僻奸僞，減省徭役，杜絶奇麗的財物，堵塞鄭、衛之音，順應曆數天命的變化，改變前朝奢靡的風氣，使禮文與實質相符，這樣做

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慚生，耆老看左衽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吊甿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

不是很偉大嗎？又彭城、汴州有鵂梟的巢穴，青丘是狐兔藏身的洞窟，這些害人精殘虐百姓禍害人民，其程度比以往更凶暴，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厲害。鬼神哭泣舊泉的改色，人們悲憤故土的陷敵；兒童見髮式改换而感到活得慚愧，老人見衣襟左掩而覺得陷入敵手的羞耻。陛下應當回報上天、臣民的引頸以顧的期望，哀憐憫惜群黎百姓翹首以待的殷切企盼，授兵權給衛青、霍去病之類的將領，把韜略交給蕭何、張良那樣的軍師，萬道并進，掃蕩山谷。這樣不用揮鞭而恒山傾倒，渤海不够飲用而枯竭，哪裏僅僅是使敵寇灰飛烟滅而已呢！”

上詔曰：“朕夙旦惟夤，思弘治道，伫夢岩濱，垂精管庫，旰食縈懷，其勤至矣。吴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并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旍賁，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

齊太祖頒詔説：“朕日以繼夜，思考着弘揚治理朝政的方法，做夢都停留在山岩海濱，精力集中在國家的管理庫藏，諸事煩擾於心而很晚纔進食，可以説是極其勤勉了。吴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來自山丘田園，或處於閑散職位，都能到金門鳳闕的朝廷來上書獻策，辨析治理世事的方式方法，對朕心有所幫助。現將其表章發下，外臣們可詳細選擇適用的，以待陳奏。顧歡最近已賞給旍旗飾物，劉思効可以交給吏部按照銓序官員的制度予以升遷，以顯揚正直之言。”顧歡東歸時，太祖賜給他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

齊武帝永明元年，有詔徵聘顧歡爲太學博士，同郡人顧黯徵爲散騎郎。顧黯字長孺，有隱逸的節操，與顧歡一起都不接受徵召。

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户，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黄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弑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

顧歡晚年的衣着食物與常人不同。每天早晨一出門，山鳥便聚集在他手掌上啄食。信奉黄老之道，善解陰陽之書，用術數預測事物，大多應驗。當初宋元嘉末年時，他出京都寄住在東府，忽然在柱上題字説：“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并因此而東返。後劉劭弑君篡逆，果然是這一年的這一天。他自知將要去世，便賦詩言志説：“精氣隨天命而行，游魂隨物化而逝。”死期一到，卒於剡山，身體仍然柔軟，時年六十四歲。歸葬舊墓，樹木枝幹相連從墓側長出，縣令江山圖上表描述。齊世祖詔令顧歡的幾個兒子，編撰顧歡的《文議》三十卷。

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

佛道兩家，其立教宗旨不同，學者因此互相

非毁。歡著《夷夏論》曰：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

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説，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毁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

非難誹謗。顧歡著《夷夏論》説：

凡是辨别是非，應當依據聖典。所以追尋二教的本源，特標明二教的經典之句。道經云："老子入關到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趁着她白天睡覺，乘太陽的精氣入净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出生，墜地就行走七步，於是佛道興盛了。"此段話出自《玄妙内篇》。佛經云："釋迦牟尼成佛，有在塵世中遭劫難的命數。"語出自《法華无量壽》。"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語出《瑞應本起》。

顧歡論述道：

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傅。國師道士，没有超過老聃、莊周的；儒林之宗，誰能超出周公、孔子。如果孔、老都不是聖，那麽誰可稱得上是聖。然上述經籍所説，像符契一樣相合。道則是佛，佛即是道。其道義的極致是相符合的，其行迹則相反。或聚合光輝以照明近處，或星光閃耀以照亮遠處。道救濟天下，所以無處不進；智周全萬物，所以無物不爲。它們進入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以其作法必定不一樣。各成其本性而不改易其事。因此端莊從容的紳士，這是華夏的容貌；剪髮而鬆開衣服，這是各少數民族的服飾。挺身跪跽，如磬一樣彎曲行禮，這是中原的恭敬的禮節；像狐狗一樣地蹲踞，這是蠻荒之地的莊嚴的禮俗。用棺椁殯葬死者，這是中原華夏的喪葬制度，火化水沉，這是西戎的喪葬習俗。保全身形篤守禮儀，這是使人保存善性的教導；破壞容貌改易性格，這是教人杜絶惡性的學問。不僅人是如此，就連異於人的萬物也是這樣。鳥獸之王也往往是佛，在無窮無盡的世界裏有聖人代代興起。或昭明五經，或傳布三乘。在鳥的世界便如鳥一樣鳴，在獸的世界裏便像獸一樣吼。用華夏的語言教導他，便説華夏之語；用夷戎的語言化育他，便説夷戎的話。雖然舟與車都是用來乘坐以行達遠方的，但却有

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衹能濟川或行陸的限制。佛與道都是爲了教化世人，但也有夷戎與華夏的區別。假如説它們要達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因而采用的方法可以互换的話，這豈不是車可以渡河，舟可以在陸上行走嗎？現在以中原華夏的體性，去仿效西戎的方法，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相異。在下抛棄妻子兒女，在上廢除宗廟祭祀。貪圖物欲享受的，都因爲禮節而得到伸張；孝親敬長的標準，衹憑藉是否犯法來判斷理虧。違犯了禮儀的條理次序，還一點也不覺悟。喪失了體性忘却了回返，誰還記得舊有的道路？況且理的可貴之處是正道；事的可卑視之處在於習俗。捨棄華夏而仿效夷戎，這是什麽道理？是因爲道嗎？道原本就是相同的。是取其風俗嗎？風俗本來就大大地不同。

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争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常見那些刻舟求劍式的和尚，守株待兔式的道士，互相争論誰的教義爲大誰的教義爲小，互相攻擊。或將道一分爲二，或將華夷習俗混爲一談。這就是牽强附會地將異認作同，將同破壞成異。那麽這種論争所持的理由就是混淆是非的本源。考察兩教，最崇高的道義是相同的，衹是所取的方法有分别。開始於無端，結束於無終止。或涅槃或仙化，各是一種方式。佛教號稱正真，道教叫作正一。正一歸結於無死，正真歸結於無生。在詞義上雖然相反，實際含意上却互相符合。但無生的教義則渺遠，無死的教義更切近。切近之法可以使性格謙虚軟弱者得到促進，渺遠之法可以使喜好誇口逞强者受到抑制。佛教有文采而廣博，道教質直而精細。太精細則不是粗笨之人所能信服的，太廣博則不是精細之人所能信奉的。佛教的語言華美而善於誘導，道教的語言樸實而慎密。太慎密則衹有聰明人能上進領悟，善導引則使愚昧者争着向前。佛經繁多而明顯，道經簡練而幽深。幽深則使人難於看清其奇妙的門徑，明顯則使人容易遵循其正路。這就是佛道二法的區别。

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

神聖的大師原本没有形成差别的心思，但形式體制却方圓有别。方圓的器物既然用途不同，因而二教實施的方法也不相同。佛教是破除惡習的方法，道教是興起善德的方法。興善則以崇尚自然爲高，破惡則以講究勇猛爲貴。佛教的行迹光明正大，適宜於教化萬物；道教的行迹慎密細微，有益於爲自己所用。其優劣的分别，大致就是這些。

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嚾鳥聒，何足述效。

至於蹲踞平坐的種種儀式，本出於它們各自的習俗；教徒們互相争論，也衹不過出於他們各自的理解，這猶如蟲鳴鳥叫一樣，怎麽值得一一去比較呢？

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托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

顧歡雖然贊同二教，但内心更偏向道教。宋司徒袁粲假托道人通公的名義駁斥他，其内容大略説：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

白日停息了照耀，恒星隱藏了光輝，這是佛祖誕生時應驗的徵兆，其事在老子之先，所以并非老子入關後，上天纔顯現這種祥瑞。

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盗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

又老子、莊周、周公、孔子，他們存世的論述，都是依靠太陽的餘光，憑藉佛經的遺法，從中竊取善言而來的，結果反成了書蠹，探究考察其源流，畢竟和我們崇尚的道不同。

西域之記，佛經之説，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吴，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

依照西域的記載和佛經的説法，其民俗以膝行爲敬禮，而不以蹲坐爲恭敬；道教以環繞三圈爲虔誠，而不以踞傲爲莊重。豈衹是戎夷之地如此，就連我們這裏也一樣。襄童見帝是膝行而前；趙王見周也是環繞三圈纔停止。現在佛法流行於華夏，信仰者常覺安寧；它勸誡人們相互友善，走上這條路的人常能通達。文王創立周朝，泰伯建立吴國，都能改革戎夷的風氣而不因循他們舊有的習俗。這哪裏像舟與車那樣，按理是不可代用的呢？佛法講求感化，有的因循有的變革。在家修行的居士，容貌服飾都不改變；出家修煉的和尚，其服飾容貌必須改變。這種改變原本是根據佛教教規，并不是遵守其地的民俗。教規與民風本不相同，所以用不

着擔心會互相淆亂。

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

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其爲聖人大概相同，但對世界的觀照不同，因此立教的宗旨不同。孔、老以治理現世爲根本，釋氏以出世爲宗旨。其出發點既然有别，其終極目標也有所不同。二教符合的論調，自然是出於臆説之詞。

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

又道教仙化以形體變化爲上，佛教涅槃以修煉精神爲上。講求變形的，就是滿頭白髮變成黑色，但終不免於一死；修煉精神的，使塵世的誘惑日漸减少，精神更加清純而長存。涅槃的方法，是没有死的。二教的差别如此之大，怎能説它們是相同的呢？

歡答曰：

顧歡答辯説：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逾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

案道經的著作，産生於西周；佛經的傳入，開始於東漢，二者年月相差超過八百年，時代相隔數十代。如果説黄老之説雖然久遠，而其源在於釋氏，這就好比説吕尚竊取了陳恒的齊國，劉邦竊取了王莽的漢朝一樣。

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經書説，戎夷之氣强悍粗獷，這難道又是拾人牙慧嗎？又夷俗是長跪，與華夏不同，是抬起左腿踮起右脚，這全是蹲踞的模樣。所以周公與孔子先後都禁止這種姿式。又舟是用來渡河的，車是用來行陸的。佛教興起於戎地，豈不是戎俗向來便是惡的嗎？道教出於華夏，豈不是華夏風氣原本就是善的嗎？現在華夏風氣已經變化得與戎狄一樣醜惡，因而佛教便來破除它，確實是有原因的。佛理的確珍貴，故其戒律條文值得遵守；戎俗實在低賤，故其語言妝扮可以抛棄。現在華夏的一些士女們，民族并没有改變，却光着腦袋偏向蹲踞，濫用戎夷的禮儀。對於這些削髮之徒來説，完全是胡人了。各國都有其原來的風尚習俗，按理是不可以改變的。

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

如果説觀照世界的方式不同，因而設教的宗旨必定不同的話，那麽，佛教并非是東方華夏的宗教，道教也不是西方戎狄的宗

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

教，按理應當像魚鳥一樣，因淵源不同而永不相關；但爲什麽老、釋二教都能流行於四面八方？現在既然佛教已風行於東方，道教也向西方邁進，故此知道世風有精粗之分，宗教有文質之别。但道教執守根本以導引末流，佛教拯救末流以保存根本。請問其差别的要領有哪些？如果僅認爲差别在於是否剪落頭髮，則罪犯也剪落頭髮。如果以爲差别在於是否設立偶像，則巫覡也設立偶像。這些都不是其要領，其要領在於恒久不變。二教都以永恒不變的“常住”爲其形於物外的“象”，那麽其思想體系的“道”又有什麽差異？

神仙有死，權便之説。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神仙有死，祇是權宜的説法。神仙是大化的總稱，而不是窮極玄妙的至名。至名是没有名稱的，其有名稱者共有二十七個品級，“仙”變而成“真”，“真”變便成“神”，“神”或稱爲“聖”，仙、真、神各有九種品級，品級達到極致便進入了空寂的境界，既無爲又無名。如果僅僅是服用素食丹芝，以求延年益壽，那藥盡壽終便會死去，這祇是些修身養顔之徒，并非神仙一流人物。

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釋法。吴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説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无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

明僧紹《正二教論》認爲：“佛教在於顯明其信仰，道教在於保全其生命。保全生命者暗蔽，顯明信仰者通達。現在道家宣揚長生不死，可以補爲天上的神官，這根本違背了老、莊立論的原理。”文惠太子、竟陵王蕭子良都喜好佛教。吴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他進玄圃園。當時正是衆僧大會，蕭子良讓孟景翼向佛禮敬，孟景翼不肯，蕭子良贈送《十地經》給他。孟景翼作《正一論》，大約是説：“《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説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是極其神妙的，它的空寂幽玄可以與有形的世界相隔絶，其神奇的變化可以充滿於無窮的境界。它無爲而可衍生萬物，處一而成爲無數。没有誰能給予確切的命名，故勉强稱之爲‘一’。在佛教稱爲‘實相’，在道教稱爲‘玄牝’。這無形的東西就是道家所説的‘大象’，也

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逮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别。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即是佛教所謂的‘法身’。二教都主張采用不去有意爲之而是聽其自然方法來執守‘法身’、‘大象’。但事物有八萬四千種，說法也有八萬四千種。方法既然是無數的，其施行也是没有窮盡的。雖然各種品級的修煉衹是隨其機緣，不能勉强，但必須引導歸之於‘一’。道歸之於‘一’叫作回歸向正，向正即是無邪。邪念既已排除，衆多的善性便會日日更新。三五四六，隨用而行，獨立持守而不改變，棄絶學問而無憂愁。遠古的諸聖，都共同遵守着這個‘一’。老、釋二教初始之時并未分開，迷惑的人將其分離而不能融合。衆多的善行都去普遍地修煉，修行普遍了便能成爲聖人。雖然稱號有千百種，但終究不能窮盡。既然難以窮盡，怎能一一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說：“道與佛的終極没有不同。我看佛僧與道士論辯是非，好像儒、墨兩家論戰一樣。從前有鴻雁在天邊飛翔，距離遥遠而形象不很鮮明。越人認爲是鳧，楚人以爲是乙。人的看法有楚、越之分，但鴻雁就是鴻雁，這是同一的。”張融把它拿給太子僕周顒看。周顒駁難他說：“虛與無就其内涵性質來説，都指空寂，這點是相同的。但它們處於空寂的方位，所表露的意義則有所區别。你持論的根據是‘處於極遠處方是無二’。這處於極遠的虛與無没有分别，大概是指其内涵的性質而言的吧？但足下您所宗仰的本旨却是同一在鴻這一實實在在的物上，而没有同一於虛無。以此奔馳在佛道二教之中，難免不會産生錯誤。不知您高明的眼光是如何認識本源的，輕易地信仰，哪裏會有根本的宗旨呢?”他們之間往來論辯很多，這裏就不一一記載了。

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

顧歡不善於口辯，而善於寫作。著有《三名論》，很是精巧，是鍾會《四本》之類的著作。又注釋王弼《易》書的《繫辭》，在學者中流傳。

盧度

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

始興人盧度，道教的造詣也很深。年輕時他曾經跟隨張永北征。張永戰敗，敵虜追擊得非常緊迫，前面又被淮水阻擋不得渡過。盧度在心中發誓說：“如果能够免死，從今以後再不殺生。”

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不一會兒便看見兩根欄木漂來。盧度接到欄木得以渡過淮水。後隱居西昌三顧山，常有飛鳥走獸伴隨他。一天夜裏，有鹿觸碰其墻壁，盧度說："你碰壞了我的墻壁。"鹿應聲離去。他屋前有一水塘養魚，他用名字來招呼這些魚，魚便依次前來，取食後方離開。他預先便猜測到自己去世的年月，於是便和親友訣別。齊永明末年，壽終正寢。

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爲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當初，在永明三年，徵召驃騎參軍顧惠胤爲司徒主簿。顧惠胤是宋朝鎮軍將軍顧覬之弟弟的兒子。他志在閑居養身，不肯應徵。

臧榮緒　關康之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

臧榮緒是東莞莒縣人。祖父臧奉先是建陵縣令，父親臧庸民是國子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

臧榮緒年幼時父親便亡故了，他親自種菜澆園，用以供奉祭祀。母親死後，於是便撰著《嫡寢論》，灑掃房屋，設置筵席，每遇朔、望之日便按禮拜獻，甘珍美味從不先嘗。

純篤好學，括東西晋爲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晋史》十帙，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録渠閣，采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禄，甚佳。"

臧榮緒性格純厚喜好學問，他搜集東晋、西晋史合成一書，分紀、録、志、傳，共一百一十卷。隱居在京口教授門徒。南徐州徵辟他爲西曹，舉薦爲秀才，都不肯應允。齊太祖作揚州刺史時，曾徵召臧榮緒爲主簿，他也不來。司徒褚淵年輕時曾經親自尋找過他。齊建元年間，褚淵禀告太祖說："臧榮緒是朱方的隱士。從前臧質在宋朝時，以國戚身份出任彭岱的牧守，曾招引他爲輔佐，但這并不是臧榮緒所愛好的，所以藉口有病而請求免職。他堅守歸隱之志，身居草屋，雖條件艱苦，滲漏潮濕也覺安寧，以澆園種菜終老一生。與朋友關康之都沉溺於典籍，追記古事著書立説，撰有《晋史》十帙，贊論雖没有顯示出超卓的才華，但也完全能包羅統括一代之事。臣年前去京口，早已與他相見。最近告訴他要取用他的書，他已送出，希望能收録進石渠秘閣，供博采異聞鑒别善本之用。"齊太祖回答説："公所説的臧榮緒，我很記得他。他有史書，想把它收進天禄閣，很好。"

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吕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

臧榮緒看重和愛好《五經》，他對人説："從前吕尚奉獻丹書，周王齋戒降位以迎；老氏、釋

教誡，并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

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悦，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宮。宋末卒。

門的教誡，都有禮敬的儀式。”爲表明至道，於是便著《拜五經序論》。因孔子生於庚子日，故常常在這一天陳列《五經》叩拜他。自號“被褐先生”。又認爲飲酒會淆亂德性，所以平時言談常以酒爲誡。齊永明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當初，臧榮緒和關康之都隱居在京口，世人稱爲“二隱”。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代居住在丹徒縣，以研學古代典籍爲業。四十年不出門，不肯應承州府的招聘。宋太始年間，徵召爲通直郎，不就任。晚年因爲母親年老家境貧寒，所以要求做嶺南小縣的縣令。性格清正簡約，獨自居一室，很少與妻小相見，也不與賓客交往。弟子以學業相傳授。特别喜好《左氏春秋》。齊太祖爲領軍時，平素也喜歡《左氏春秋》。關康之送給齊太祖《春秋》、《五經》，是經他親手句讀校定的，并且還有十餘條論述《禮記》的文字。齊太祖非常高興，很是珍惜這部書。死時還遺詔命將這部書放入冥宫。關康之卒於劉宋末年。

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

求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吴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吴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吴，居波若寺，足不逾户，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吴，隱虎丘山，復除黄門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

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

何求字子有，廬江郡灊縣人。祖父何尚之是宋司空。父親何鑠爲宜都太守。

何求於宋元嘉末年爲宋文帝的挽郎，初仕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吴郡丞。何求性格清淡没有過分的欲望。又官拜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宋泰始年間，何求的妻子喪亡，歸葬在吴縣舊墓中，授職爲中書郎，他不肯拜受。仍住在吴縣，居住在波若寺内，足不出户，誰也見不着他。宋明帝駕崩，他纔出門赴京奔國喪，被授爲司空從事中郎，不肯就任。於是便拜官爲永嘉太守。何求當時寄住在南澗寺内，他不肯前往臺省，請求就在寺中拜受，獲得許可。一天晚上忽然乘小船逃回吴縣，隱居在虎丘山。又授職爲黄門郎，不肯就任。齊永明四年，世祖讓他做太中大夫，又不就任。永明七年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當初，何求的生母王氏被他父親害死，何求兄弟因此没有做官的興趣。

何點

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卞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槍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點嘗結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

何求之弟何點，年輕時就不肯出仕。宋朝時曾徵召他爲太子洗馬，不就任。隱居在東離門外卞望之的墓旁。他性格循順善良，很少親附名人。齊建元年間，褚淵、王儉爲宰相，何點對人說："我作《齊書》已經完成，贊辭云：'褚淵出身於豪門世族，王儉也門第高貴家族華麗。若不是依賴於母舅之力，怎能够關懷體恤親戚之家。'"王儉原想會見他，知道見不着，纔打消了這個念頭。齊永明元年，徵召他爲中書郎。豫章王親自登門造訪，何點却從後門逃出去。竟陵王蕭子良聞知此事，說："豫章王尚且不能够使他屈就，我更不能提出這種要求。"於是贈給何點嵇叔夜酒杯和徐景山酒槍以表達心意。何點常自得其樂，雖然一喝酒就醉，但交游宴樂時仍不離酒。永元年間，京都常受敵寇的侵擾，何點曾把上衣結成下褲，與崔慧景共同討論佛教教義，其歸隱的行迹多是這樣。

何胤

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吴興太守謝朏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常卿。

何點之弟何胤，有儒學造詣，也懷抱着隱遁之志，將居宅命名爲小山。齊隆昌年間他爲中書令，因是皇后的堂叔而受到親近恩寵。齊明帝即位，何胤便出賣了田園住宅，準備順遂自己歸隱的心願。建武四年，他爲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聽說吴興太守謝朏辭官，何胤深恐落在他後邊，於是上表辭職不等回音便擅自離開，隱居在會稽山。齊明帝大怒，命有司上奏彈劾何胤，然後再發布優待他的詔書。永元二年，徵召何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虬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禄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静處斷穀，餌术及胡麻。

劉虬字靈預，南陽郡涅陽縣人。他本是中原舊族，遷居到江陵。他年輕時便節操高尚，好學上進，必要取得爵禄後方歸隱。宋泰始年間，官至晋平王驃騎記室，當陽縣令。後罷官歸家，便選擇幽静處居住，不食五穀，以吃山薊及胡麻爲生。

建元初，豫章王爲荆州，教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并遣書禮請，虬等各修箋答，而不應辟

齊建元初，豫章王爲荆州刺史，教人寫信禮請劉虬，要聘任他爲別駕，與他同時受到禮請的還有同郡人宗測、新野人庾易，劉虬等人各修

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

書答謝，却都不應允受召之事。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蕭子卿表奏朝廷，請加授給予劉虯及同郡人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蒲車束帛之命。有詔徵請劉虯爲通直郎，不就任。

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蛙之義。"

竟陵王蕭子良寫信向他表達心意。劉虯回信説："我一年四季經常患病，平時以澆園種菜爲業。若使我餘生能在山澤間得到舒暢，暮年情趣寄托在魚鳥身上，這難道不是唐堯、虞舜對我的深重恩典，周公、邵公對我的宏大惠澤嗎？劉虯進不研究機巧玄妙，没有孔門之徒、稷下學人的論辯才能；退不費神脱離物累，没有終老於墳間樹下的節操。遠來的恩澤既已灑下，仁愛的規勸也已表明。我謹收起被認爲是樵夫牧人之類的嫌疑，對您表示越王勾踐'軾蛙'般的敬意。"

虯精信釋氏，衣粗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户之内，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劉虯篤信佛教，他穿粗衣布衫，禮敬佛而吃長齋。注解《法華經》，親自講説佛教教義。因爲江陵西面的沙洲遠離人群，於是遷居到那兒。建武二年，有詔徵聘爲國子博士，他不就任。這年冬天，劉虯病重，正午有白雲飄繞在屋檐下房門内，又有香氣及磬聲，這天他便亡故了，終年五十八歲。

劉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劉昭與劉虯同宗。州府聘請他爲祭酒從事，不肯就任，隱居在山中。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

庾易字幼簡，新野郡新野縣人。遷居到江陵某地。祖父庾玫是巴郡太守，父親庾道驥是安西參軍。

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采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翅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庾易生性恬静志在歸隱，不與外界交往。齊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聘請他爲驃騎參軍，他不肯就任。臨川王蕭映來到州府，特别看重庾易，上表舉薦他，并送他一百斛麥子。庾易對來使説："山民我砍柴采野食與麋鹿爲伍，終年少有皮毛之衣，自耕自種的收穫足够度過歲月。受大王的恩澤，已經很深重了。"推辭不接受所贈的糧食。永明三年，有詔徵爲太子舍人，不肯就任。平時以作文章而自得其樂。安西長史袁彖欽佩他的風範，寫信給他表達自己的心意，庾易則以兄弟間家書的格式給他回信。建武二年，又下詔徵召他爲司徒主簿，不肯應徵。去世。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静退，不樂人間。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是宋朝徵士宗炳的孫子，世代居住在江陵。宗測年輕便好幽静避隱，不喜歡處於世俗間。慨嘆説："因家境貧寒雙親年老便不擇官而出仕，先哲以此爲美談，我却有所疑惑。人的孝心確實不能感動神靈而獲得財物，但應該順應自然規律，憑勞動去分取土地的出產。怎能够去接受别人豐厚的俸禄，替他分擔重任呢?"

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横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虚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州府推舉宗測爲秀才，主簿，不肯就任。驃騎將軍豫章王徵聘他爲參軍，宗測答覆説："爲什麽要錯誤地去傷害海中之鳥，横暴地去砍伐山中之木呢?"母親喪亡，他親自背土種植松柏。豫章王又寫信給他聘請爲參軍。宗測回答説："我性格同於魚鳥，喜愛止息在山岩溝壑，眷戀着青松翠竹，迷失了人世之路。縱情游蕩在高山流水之中，好像發狂一般，忽而不覺老之將至。而今雙鬢已白，怎麽可以再要求我收斂虚渺的行迹而擔負實際的責任，限制我傾慕魚鳥的心情呢?"永明三年，有詔徵聘他爲太子舍人，不肯應徵。

欲游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宦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

宗測想要游覽名山大川，於是便將其祖父宗炳畫的《尚子平圖》臨摹到墻壁上。宗測的長子在京師作官，知道父親有出游的意思，便求取俸禄，回去作南郡丞，以便照管家事。刺史安陸王蕭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的各級官員都贈送禮物給他，宗測什麽也不接受。祇隨身携帶了《老子》、《莊子》兩部書。子孫們拜别他時悲痛哭泣，而宗測看也不看便長嘯而去。於是他前往廬山，在祖父宗炳的舊宅中居住。

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悦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

魚復侯蕭子響爲江州刺史，贈送給他豐厚的禮物。宗測説："年輕患有癲狂病，爲找山采藥，纔從遠道來到這裏。按肚量而進食松子蒼术，按形體而穿薜荔女蘿，這已足够維持我淡泊的生活，怎能再接受這强加的施予!"蕭子響親自去拜訪他，宗測隱避不見。後來蕭子響乾脆不通告便來訪，已經快要到宗測的住所，他不得已，纔戴着葛巾穿着麻布衣與蕭子響相見，但却不和他交談，蕭子響很不高興地回去了。尚書令

王儉送給宗測蒲草被褥。

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説。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别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不久，宗測護送弟弟的靈柩西去回到江陵，仍留住在舊宅永業寺内，不和賓客朋友相交往，衹和志趣相投的庾易、劉虯、族人宗尚之等人往來談論。刺史隨王蕭子隆來到江陵，派遣别駕宗哲前去慰問，宗測笑着説："按理貴賤不相交往，你爲什麽來到這裏？"竟不回答他的問候。建武二年，徵召他爲司徒主簿，不肯就任，去世。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

宗測善繪畫，自己在屏風上畫有阮籍在蘇門山相遇孫登的圖畫，無論坐卧都能看着它。又畫永業寺的佛影臺，這些都是精妙之作。他又很愛好音樂，喜歡《易經》、《老子》，爲皇甫謐的《高士傳》續作三卷。又曾經游歷衡山的七座峰嶺，著有《衡山記》、《廬山記》。

宗尚之

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虯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别駕，并不就。永明中，與劉虯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并不就。壽終。

宗尚之字敬文，也愛好山川水澤。和劉虯一樣，衹做官至驃騎記室便辭官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聘請他爲贊府，豫章王聘請他爲别駕，都不肯應允。齊永明年間，與劉虯一同徵召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年，又徵召爲諮議，都不就任。高壽而終。

杜京産

杜京産字景齊，吴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棋，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産及子栖。

杜京産字景齊，吴郡錢唐人，是杜子恭的玄孫。祖父杜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親杜道鞠，是州從事，他善於彈琴下棋。杜家世傳五斗米教，直傳至杜京産及其子杜栖。

京産少恬静，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黄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祖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説，京産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并致書以通殷勤。

杜京産年輕時便恬淡静穆，無意於榮耀與仕宦。頗涉獵文章道義，專修黄老之學。會稽人孔覬，清正剛毅有高節，一見杜京産便與他結成好友。郡召杜京産爲主簿，州聘他爲從事，他都稱病離開。拜官爲奉朝請，也不就任。他與同郡人顧歡脾性相投，在始寧東山設館聚徒講學。齊建元年間，武陵王蕭曄任會稽太守，齊太祖派遣儒士劉瓛去東方爲蕭曄講説儒術，杜京産便邀請劉瓛到館舍講書，竭盡資財供應接待他，兒子杜栖匆忙間拖着鞋走路，親自替劉瓛師徒做飯，他們就是這樣禮敬賢士的。孔稚珪、周顒、謝瀹都寫信給他以表達懇切深厚的情意。

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曰："竊見吴郡杜京産，潔静爲心，謙虚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奥。泰始之朝，挂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岩，采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岩谷含歡，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産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

永明十年，孔稚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上表薦舉杜京産説："依我們看吴郡杜京産這個人，心地潔静，性格謙虚，平順通和出自於天性，聰敏豁達表露得極其自然。學遍玄、儒之經，博通歷史、諸子之書，耽樂於文章學問，沉吟於道義奥妙。宋泰始之朝，挂冠罷仕，拋捨家業，辭世遁避，隱歸於太平。在峻極的山岩上築室而居，在深幽的山澗中采芝而食，自耕自種，自給自足，自得其樂。卓然獨立而不群，淡泊寡欲，麻衣蔬食，已二十餘年。即使是古代的高尚志士，怎能超過他！我們認爲應該使他放棄幽谷中的隱居生活，穿着綉衣進入朝廷，則山谷都會歡悦，薜蘿也會鼓掌歡迎。"表章雖上但未見回音。建武初年，徵召爲員外散騎侍郎，杜京産説："莊生持釣的志向，怎能爲白璧而回轉。"推辭有病不肯應徵。年六十四，卒於永元元年。

會稽孔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産與之友善。

會稽人孔道徵，堅守志向而不仕宦，杜京産和他很友好。

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永明年間，會稽鍾山有一個姓蔡的人，不知其名，在山中養鼠數十隻，叫來就來，叫去便去。此人言談狂妄簡慢，當時稱之爲"謫仙"。不知所終。

沈驎士

沈驎士字雲禎，吴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晋太中大夫。

沈驎士字雲禎，吴興武康人。祖父沈膺期是晋朝的太中大夫。

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少時，驎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

沈驎士年輕時愛好學習，家境貧寒，他就邊織簾邊讀書，口手不停。宋元嘉末年，宋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并查訪舉薦好學之士，武康縣以沈驎士應選。何尚之對兒子何偃説："吴會從來就有奇異之士。"不久，沈驎士便藉口有病而回歸鄉里，再不與名人交往。他撫養喪父的侄兒，義名顯揚於鄉間。

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驎士

有人勸説沈驎士出仕，他回答説："懸魚囚獸，天下同是如此。聖人妙悟，所以每行一步都有吉兆在先。我確實未有高尚的德行，不能淡泊無慮，物我兩忘，爲何不企求謙退一些？"於是作《玄散賦》表示與世隔絶。太守孔山士聘請他，他不應允。同族人徐州刺史沈曇慶、侍中沈

未嘗答也。隱居餘不吴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

懷文、左率沈勃都來探望他，沈驎士一概不答理。他隱居在餘不吴差山，講授經書，跟他學的有百十人，他們各自營建房舍，緊挨在他家的旁邊居住。沈驎士很看重陸機的《連珠》，所以常常給諸生講解它。

征北張永爲吴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

征北將軍張永爲吴興太守，邀請沈驎士入郡。沈驎士聽説郡後堂有好山好水，於是便前往并停留了數月之久。張永想請他作功曹，讓人把這個意思轉達給他。沈驎士説："太守的明德施布遍及淡泊質樸之人，他心中念及山谷之民，我所以纔披褐衣拄拐杖而來，忘記了疲勞疾病。如果一定想要讓混沌之人去描畫蛾眉，給披髮的越人戴上有文飾的冠冕，那麽對我來説，逃走雖然不是聰明的做法，但要我依附於權貴，那衹好投東海而死了。"張永這纔打消了這一念頭。

昇明末，太守王奂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吴興沈驎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禀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采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侄數四，攝尫鞠稚，吞苦推甘。年逾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逾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并不就。

宋昇明末年，太守王奂上表舉薦他，有詔徵召爲奉朝請，沈驎士不應召。齊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上表推薦沈驎士的義行，説："吴興沈驎士，傑出的風範早已超群拔俗，高尚的節操也早就樹立，貞潔純正的品性出於天生，淵博的知識得自於誠篤的學習。家世孤弱貧寒，粗茶淡飯也難以自給。懷抱書籍而躬耕，至白頭而不倦；挾帶琴瑟而砍柴，放歌吟咏而不停止。長兄早卒，留下孤侄四人。他扶持病弱，養育幼稚，含辛茹苦，而把甘甜讓給别人。年紀雖已超過七十，但爲人行事仍然没有改變。自宋元嘉以來，有過多次的聘請徵召，但他如玉的品質更加純潔，如霜雪的節操更加嚴正。假如能讓他在朝廷參預政事，在公卿中占一席位置，定能使邊鄙之地都符合朝廷綱紀，使聖上的恩澤流播於荒遠的邊疆。"有詔徵聘沈驎士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請他爲著作郎，永元二年，徵爲太子舍人，他都一概不肯應徵。

驎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静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内

沈驎士親自背柴取水，兩日纔吃一餐飯，堅守節操至終老。他專心於學問毫無厭倦，家中遭受火災，燒書數千卷，當時沈驎士已年過八十，但還是耳聰目明，他在燈下仔細地察看，用廢紙的反面親手抄寫，又完成了二三千卷，裝滿了幾十隻箱篋，當時人認爲這是由於他養身静默的結

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僞，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

果。撰著《周易》、《兩繫》、《莊子内篇訓》，注釋《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他有鑒於楊王孫、皇甫謐等人雖深通生死之道，却大辦葬禮的虛僞行徑，於是自己便預先寫下如何安葬的遺書。享年八十六歲而卒。

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

同郡人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沈曇慶之子，也不出仕。徵召他爲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召爲中書郎。

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顗爲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顗字處默，宋領軍演之兄孫也。

永明三年，有詔徵聘前南郡國常侍沈顗爲著作郎，建武二年，徵聘他爲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又徵聘爲通直郎。沈顗字處默，是宋朝領軍沈演之兄長的孫子。

吴苞

吴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黄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吴苞，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右衛江祏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

吴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他是儒學之士，喜好《三禮》及《老子》、《莊子》。宋泰始年間，渡過長江聚徒講學，他常戴一頂黄葛巾，手持竹麈尾，粗茶淡飯二十餘年。宋隆昌元年，詔書説："處士濮陽人吴苞，其志向在於居處高山大谷，秉性節操貞潔堅固，情趣沉浸在古籍之中，至白頭更是老當益壯。徵聘爲太學博士。"他不肯應徵。始安王蕭遥光、右衛江祏在蔣山南面替他建立館舍，自劉瓛死後，學者都跟隨着吴苞。高壽而終。

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并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齊太祖同爲中書舍人，但這并非他所好，從廬陵郡任上離官而去，隱居在鍾山。齊朝時被任命爲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去世。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并郡掾史。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與父親都是郡掾史。

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顔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吴郡張淹并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

徐伯珍早年喪父，家境貧困，在竹葉及地上寫字練字。山洪暴發，淹没了房屋，村裏鄰居都急忙逃走，徐伯珍却把床叠架起來，留在上面，讀書不止。其叔父徐璠之與顔延之很要好，回到祛蒙山設立學舍聚徒講學，徐伯珍前往那兒跟隨叔父學習，經過十年，對經籍子史都很有研究，所以游學的人大多依從於他。太守琅邪王蕭曇生、吴郡人張淹都曾禮聘他，徐伯珍應召後便立

膝談論，申以素交。吴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

即退歸，這樣做共有十二次。徵士沈儼和徐伯珍促膝而談，以表達真誠不移的友情。吴郡人顧歡挑剔出《尚書》中含義不通的地方，徐伯珍訓釋回答得很有條理，因此儒學之士對他極爲宗仰。

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户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

徐伯珍還喜好釋氏、老莊之學，并通曉占卜之術。年歲常旱，徐伯珍占筮，時雨如期而降。他行爲舉止很有禮貌，過有曲折的小橋，他都要急忙走過而避開，惟恐阻攔别人。年輕時他的妻子便喪亡，直到晚年他也不再重新娶妻，自比於曾參。他家南邊九里有座高山，班固稱之爲九巖山，是後漢龍丘萇隱居的地方。山上長有很多龍鬚柏，看起來五彩繽紛，世人叫作婦人巖。二年後，徐伯珍移居這裏。他家門前長着一棵梓樹，一年便長得很粗壯，須兩人合抱。館舍東面的石壁夜晚忽然有紅光通明地照耀，不大一會兒又熄滅了。有一對白雀栖息在他家門窗上，人們議論紛紛，認爲這是隱居之德感應的結果。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聘請他爲議曹從事，不肯應召。家境很是貧乏，兄弟四人，都白首相對，時人稱之爲“四皓”。建武四年，徐伯珍去世，享年八十四歲。接受他教誨的人共有一千餘人。

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同郡人樓幼瑜，也是儒學之士，著有《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敕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豐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敕爲立館。

又有同郡人樓惠明，有道術。居住在金華山，飛禽走獸毒蟲之類都躲避他。宋明帝聞知此事，敕命要他出山居住在華林園，授官奉朝請，樓惠明堅辭不受，要求東歸。齊永明三年，忽然乘輕便的小舟去豐安縣，大家不知道是什麽緣故。不久而唐寓之賊便攻破了郡府。文惠太子召請他出來住在蔣山，樓惠明又請求歸回原處，得到允許。齊世祖敕命爲他建立館舍。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順樂和

史臣曰：顧歡論戎夷、華夏的二種宗教，以老氏道教爲優而以釋氏佛教爲劣。佛法這種東西，其理義來自萬古荒寂，其迹象顯示於中世；淵源深遠廣博，無始無終，無邊無際，宇宙也不知道其深廣的程度，數目也難以計量出來。多麽地興盛啊！真正的菩薩的創立言論，深察機微緊扣空寂，有所觸發必定有所感應，以大包小，無

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鎖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刀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口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户説，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粳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仇，釋理奥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絶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

細不容。至於儒家之教，講究的是仁義禮樂。仁是愛心義是適宜，禮講順從樂主中和，如此而已。而現今則以慈悲爲本原，以常樂爲宗旨。施捨隨其機緣，細小的舉動也能表示敬仰之意。儒家之教，以祖宗言行爲其規範，引古證今，對學習者來説容易曉悟。而現今講因果報應，前有何因，後必報以何果。功業與行爲互爲因果，連鎖相承，循環不已。陰陽五行之教，占驗的是氣候變化日月運行，教給人民知曉天時變化與世事興衰之間的利害關係。現今却講耳眼聰明洞達，心智與外物相通，自身便如上天星宿，哪裏要等待甘石星經的占驗結果。法家之教，出自刑法，禁止奸佞邪僞，賞罰分明。現今却講十惡不赦。十惡所墜落之處，有五種達到最低的地方。受到刀山劍樹的砍殺，熱水烈火的燙燒，遭受這樣的劫難都是自己造孽留下的惡果，這是毫無差錯的。墨家之教，崇尚儉薄，即使摩頂放踵，爲他人辛勞萬分，也不要過分吝惜自身。現今則講身體如同斷蒂的瓠瓜，眼光如同井星，捐妻獻子，是雄鷹也要庇護小鴿。縱橫家的理論，貴在運用權謀，能言善辯、滔滔不絶，歸根結底在於順應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現在則是佛以一音説法，萬衆隨類各得其解而不須一一解釋，佛性四論，三度法會，都是我們的教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二家之論。現在却是釋迦牟尼於五時依次而説法，對什麽理論不能窮盡呢！農家之教，講播植耕耘，善於考察雨、暘、燠、寒、風五種物候的變化，以培育各種農作物。現在却講北方鬱單越洲的稻米穀物，和南方閻浮洲的已不相同，這是上天回報的果實，是自然的産物。道家之教，主張執守虛無專心致志，得真性而忘情欲，聚精會神而不爲外物干擾。現今則講最高的智慧無從明説，萬法皆空；極高的道法怎能够給它命名呢？衹好歸之於"一"。道法與世習相對比，便是將真與假相匹仇。佛理奥妙而深藏，它無所不在，無往不有。如果善於運用它，真便是俗，俗即是真了。九家教義的設立，爲的是藉以教化世俗之人。刑名道墨諸家，意旨相互乖異；儒者不學這些理論，對於儒家也毫無損害。佛理玄妙曠遠，

可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鷄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講實有、智慧、圓成實性的妙有。若有一物不知，便不能成爲覺慧周遍的菩薩。至於佛法與現實相感應的力量之神妙，變化之奇幻，是不可思議的，難以用語言描繪表達出來。而諸家張氏的五斗米道教，講究的是丹書符籙的事先徵驗，道法來自師傳，其祖宗便是伯陽。世俗人情的信仰去就，便是佛教或道教。僧尼和道士，互相非難、攻擊。這不僅僅是尊崇教義，同時也是不顧一切地去求利。審慎查考佛道兩教，其教理歸結於同一極致。但行迹有不同，所以成教有先後。大略而言，其優劣都是由教義本身產生出來的。道的根本在於虛無，這不是通過學習能够達到的。但絶聖棄智，這種作法已經是有所爲了。有所爲的虛無境界，終究不是道的根本。假如本與末都同是“無”，那麽有什麽等級的分别？佛教則非如此。它以各種戒律束縛去培養人們，使愚暗者轉向光明，依照一定的階梯次序而逐漸步入聖殿。路途雖遠而可以逐步實踐，功業雖然曠遠而總有實現的期限。勸人向善的道義，對於物我都是一樣的，没有差别。而心智短淺的人，很少能够勝任的。世途的度量，全在因果二類。鷄叫便早起爲善，未必能够澤及後人；在東陵吃肉享樂，也未必就有災禍。才能高妙者，也會因爲鬱結不通而不能達道；而心智平庸粗魯之輩，也可能終生富裕豐厚。忠貞之人反被遺棄；詭譎之人，却獲得福運。由此看來，接近佛教不一定有禍有福，因爲人們的身、口、意三方的行爲是不確定的。經文上已説得很明顯，開宗明義，人有現報、生報、後報等三報，所以上述的疑惑便頓時能够解開。史臣衷心信服釋迦之教，深信冥冥中的因緣，認爲没有比佛教更可貴的。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兹潛隱，棄鱗養角。

贊曰：含蕴貞正懷抱素樸，這是誠篤地學習和實行道教教義。祇有這佛教有如潛淵幽處的真龍，要抛棄魚鱗而培養龍角。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孝　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吴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吴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慚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嘆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内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孔子說："父子間的道義，來自於天性，有如君臣之間的禮義。"人們所禀承的孝義，是天生一樣的，或淳厚或澆薄都是來自本心，并非是由後天學習所達到的。無論居家爲民還是遇合於君王，都不能免去嫡庶的禮法；驕傲侮慢的性格，對於孝養親長之道都有損害而覺慚愧。那親身奉行孝道，對長輩和顔悦色盡力奉養，甘心終老於田園，不求聞名騰達於天下，這些就是孟子所說的人生三樂和仲由背米時的感嘆。孝道通達於神明，受其感召而形成。世俗風情澆薄不淳，纔要表彰孝慈。所以孝道并不僅祇是心懷仁德的人纔有的寄托情思、標榜於世的品德。由於這些人姓名被埋没，節義被隱藏，很少能彰顯於世，所以便將他們的事迹行爲記録於這篇《列傳》中。

崔懷慎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没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没，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没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

崔懷慎是清河東武城人。父親崔邪利爲魯郡太守，宋元嘉年間，陷落於敵虜手中。崔懷慎與妻房氏篤愛情深，聽說父親陷没於敵虜，當天便把妻子遣送回家，自己穿着粗布麻衣，吃粗茶淡飯，好像處在喪禮中一樣。崔邪利後來在胡虜中書省爲官，告誡懷慎不許他這樣做，懷慎得到父親來信更是號哭連天。懷慎的堂叔崔模爲滎陽太守，也一同陷没於胡虜之中，崔模的兒子雖

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并力屈歸命，二家子侄，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并弘，臣子兩節。"

然居住處事有所改變，但没有放棄婚姻和做官。劉宋大明年間，崔懷慎同族人冀州刺史元孫出使北廷，魏人問他説："崔邪利、崔模都因爲力量弱小而屈從歸順，但兩家子侄行事處世却不相同，道理何在?"元孫回答説："益州道險，王尊驅馬直進，王陽返車回轉，是欲使忠與孝都得到弘揚，臣節和子義都能够保全。"

泰始初，淮北陷没，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絶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劉宋泰始初年，淮北陷落，邊界上流亡逃難的人，大多都已離開，崔懷慎由此而進入北國。到達桑乾時，父親邪利已經死去，懷慎悲傷萬分，昏厥過去，隨後蘇醒了。他運載父親的靈柩回轉青州，赤脚行走在冰雪上。那時氣候酷寒，但他的手脚都没有被凍壞，當時的人們認爲這是孝心感動了天地的緣故。待喪事辦完以後，因爲弟弟仍留在南國，所以在建元初年，懷慎又逃回南方，但這時他的弟弟也已經亡故。崔懷慎孤獨一人貧困無依，同族的人都憐憫他，每天都捐助給他一些糧食。崔懷慎在南齊永明年間逝世。

公孫僧遠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穀貴，僧遠省飡減食，以供母、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鄰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并表門閭，蠲租税。

公孫僧遠是會稽剡縣人。治辦父親喪事極盡孝道，侍奉母親及伯父尤其恭敬，遇荒年穀米昂貴，僧遠便減少吃飯的餐次和數量，以便供養母親和伯父。弟弟亡故，無錢埋葬，公孫僧遠就親自依附鄰里鄉親出賣勞力，用以提供裝殮送葬所需的費用。并且親自背土上墳，親手栽種松柏。他的哥哥姐姐因無錢不能娶親嫁人，公孫僧遠便自己出賣自己，替哥姐按禮成婚。因此孝名聞於郡縣。齊太祖即位，派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巡行天下，并於建元三年，表彰公孫僧遠等二十三人，還同時表彰他們的家族鄉里，免除他們的租税。

吴欣之

吴欣之，南東海郡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初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三年，有詔蠲表。

吴欣之是南東海郡利城縣人。劉宋元嘉末年，他的弟弟吴尉之作武進縣的守衛。隨王劉誕起義，劉劭派遣主將華欽征討他，全城的官吏百姓都四散奔逃，僅有吴尉之一人留守不走，被宋兵捉住將要處死。吴欣之往見華欽請求替代弟弟去死，淚流滿面，言辭哀切，兄弟倆最終都被

原諒。建元三年，下詔免除死罪予以表彰。

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争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齊永明初年，廣陵百姓章起之的兩個兒子因犯罪而争着去死，太守劉悛上表告於朝廷。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堺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慚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韓係伯是襄陽人。侍奉父母謹慎孝順。襄陽地方風俗，鄰居們都在地界上栽種桑樹作爲標志。韓係伯認爲桑樹的枝葉會遮蓋妨礙别人地裏的農作物生長，因此把自己的地界内移數尺，但鄰居却馬上把地界外移，侵占了他所移開的地方。韓係伯便又再次變更地界，向内移植桑樹。久而久之，鄰居感到慚愧，於是就歸還了以往所侵占的土地，并親自到韓係伯家道歉謝過。建元三年，官府免除了韓家的租稅，并表彰他的家族鄉里。最後韓係伯長壽而終。

孫淡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

孫淡是太原人氏。居住在長沙，侍奉母親很孝順。母親患病，他睡不着覺、吃不下飯，一直到母親病愈爲止。母親憐惜他，後來有病便不讓他知道。豫章王作湘州刺史時，徵召他爲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朝廷免除了他家的租稅，并表彰他的家族鄉里。最後孫淡於家中去世。

華寶

華寶，晋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殁。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華寶是晋陵郡無錫縣人。父親名華豪，東晋義熙末年，守衛長安，當時華寶僅八歲。臨别時，父親對華寶説："必須等我回家來，方纔爲你行冠禮。"後長安陷落於敵虜之手，華豪戰死。華寶直到七十歲，不結婚也不行冠禮；有人問起緣由，便整天號哭悲慟，不忍回答。

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

同郡人薛天生，他的母親因娘家有人喪亡而正在服喪禮所以吃素，薛天生也跟着吃素食，母親在没有除去喪服時便死了，薛天生就一輩子也不吃魚肉葷腥。對弟弟有恩義。

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并表門閭。

又有同郡人劉懷胤及弟弟劉懷則，他十歲時，遭遇父親喪亡之災，因此一輩子不穿絲、棉織品，不吃鹽和蔬菜。建元三年，這三家同時被表彰。

韓靈敏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并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

韓靈敏是會稽郡剡縣人。很小的時候父親便喪亡而成爲孤兒，他和兄長靈珍都有孝性。不

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苽半畝，朝采苽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久母親又亡故了，由於家境貧寒無法辦理喪事，於是兄弟倆共同種了半畝瓜田。早上將瓜采摘下來，晚上又再生出新瓜，因此終於辦完了喪葬之事。後來韓靈珍又死了，他没有兒子，妻卓氏堅守貞節不想再嫁，但顧慮娘家人會强行改變她的守節志向，於是便不回娘家，而韓靈敏侍奉她好像對待母親一樣。

吴康之妻趙氏

晋陵吴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苦，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

晋陵郡吴康之的妻子趙氏，父親早亡弟弟年幼，正遇上饑荒之年，母親又年老病重，於是她便到鄉里自己出賣自身，言辭悲哀懇切，鄉里人都可憐他，家家都分出一些米來救助她，最終免於餓死。等到嫁給吴康之後，不久丈夫又死了，家裏人想要她改嫁，她却誓死不變心。

蔣儁之妻黄氏

義興蔣儁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閭。

義興蔣儁之的妻子黄氏，丈夫死後不再嫁，家人逼迫她，她就想要投水自殺，這纔終止了逼嫁。建元三年，朝廷頒詔免除租税，表彰家門。

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倪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饑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往殮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屋饑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税。

齊永明元年，會稽郡永興縣倪翼之的母親丁氏，年輕時丈夫便去世了。她生性仁慈，遇上荒年，就將衣服食物分發給鄉里那些挨餓受凍的貧苦百姓。鄰居求借東西，没有不借的。同村的陳穰父母死了，孤獨一人又没有親戚，丁氏便收養了他，等他長大後又給他娶親成家。又有同村鄰居王禮的妻子徐氏，遇上荒年死在山陰縣，丁氏就替她買了棺材冥器，并親自前往山陰收殮埋葬。在宋元徽末年時，一次下大雪，長途販運的商人也難以出門，村中家家飢餓無糧，丁氏從自家拿出鹽米按人口分發。同村人左僑家死了四人無力埋葬，丁氏替他們家營造墳冢置辦棺材。有交不起各種賦税的人家，丁氏都替他們送交。丁氏的長媳王氏守寡後矢志不再嫁人。州郡把她們家的善行上報，朝廷頒詔表彰倪家，并免除租税。

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俱焚死。太守劉悛以聞。

廣陵人徐靈禮的妻子遭受火災，她因爲搶救兒子而與兒子一同被燒死。太守劉悛把此事上報朝廷。

陳氏

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

會稽人陳氏，有三個女兒，没有男孩。三個

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采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庵舍墓側。

女孩的祖父母年紀已有八九十歲了，年老昏聵已不曉人事，父親患重病手脚很不靈活，母親又不安於室想再嫁。正碰上荒年，三個女孩都去西湖采摘菱角和蓴菜，第二天到集市上去賣錢，從來不虧待和怠慢别人。鄉里人都稱她們家爲仁義之門，很多人都想要娶這三個女孩爲媳婦。大女傷感家中無男孩而孤獨無依，所以發誓不肯出嫁。祖父母不久便相繼去世，三個女孩自己設法安葬了老人，并且在墳墓旁邊建了小草屋守孝。

王氏

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聞。

永興縣概中里有一個姓王的女孩，五歲時得了惡疾，兩眼都瞎了。她生性非常孝順，二十歲父母便死了，她面對尸體喊叫一聲，兩眼都流出了鮮血。她的小妹王娥用舌舔血，她的左眼立刻重見光明，當時人們都稱這是孝義感動了老天。縣令何曇秀没有奏報此事。

屠氏

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苧羅，晝樵采，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妖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

諸暨縣東洿里有一位姓屠的女子，父親雙目失明，母親患病經久不愈，親戚非常嫌棄，鄉里也不容他們安身。女子就把父母遠遠遷移到麻草叢生的地方住下，白天砍柴，晚上紡紗織布，用以供養父母。父母都去世後，親自設法安葬他們，背土壘築墳塋。忽然聽見天空中有聲音説："你這種極其孝順的心性值得敬重，山神想要差派你。你可以替人治病，必定會獲得很多財富。"女子認爲這是妖精作怪，不敢聽從，於是就得了病。過了些日子，鄰居中有人中了溪裏害蟲的毒，女子嘗試着替他治療，自己也覺得病立刻好了，於是就用巫術給人治病，没有不痊愈的。女子的家産日漸增多，鄉里很多人都想娶她爲妻，她因爲没有兄弟，所以發誓看守父母的墳墓而不肯嫁人，後來被山中强盗搶去殺掉。縣令于琳之把這些情况全都報告給郡裏，但郡太守王敬則却不奏報。

建武三年，吴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并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門閭，復

齊明帝建武三年，吴興人乘公濟的妻子姚氏生有二個男孩，而乘公濟和兄長乘公願、乘乾伯都死了。兩位兄長各留下一個男孩，名叫欣之、天保，姚氏把他們撫養成人，并賣掉田産房屋給他們娶妻，自己却和兩個孩子寄居在鄰居家

傜役。

中。明帝頒下詔書爲她的兩個兒子完婚，并表彰她的家族，免除他們家的傜役。

范法恂妻褚氏

吴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脱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殯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吴郡范法恂的妻子褚氏，也很勤勞刻苦嚴守婦道。宋昇明年間，孫曇瓘謀反而逃亡在外，褚氏對她的兒子范僧簡説："孫越州是我已故的婆母姐姐的兒子，他和你父親是姨表兄弟，交結的情誼比古人還重。他現在逃亡流竄但總免不了一死，你應當爲他收尸。"孫曇瓘不久便被處以死刑，褚氏命范僧簡前去收殮和掩埋尸體。褚氏活了七十餘歲，在齊永明中期去世。范僧簡當時在京都，聽説母親病了便急忙趕回家，他還没有回到家中褚氏就已經死了，將要出殯，但衆人却抬不動尸體，不多久，范僧簡便趕回到家中。

封延伯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氏。學問德行都很好，不和世俗人交往，侍奉守寡的嫂嫂很是恭順小心。州官徵聘他爲主簿，薦舉爲秀才，都不肯前去接受，以後纔出來做官。垣崇祖爲豫州刺史，請求太祖用封延伯作長史，并兼梁郡太守。後因有病而自請免職，僑居東海，於是就不去京師了。他家三代都不分家，爲北部州郡的人們所崇仰歸附。豫章王徵聘他作中兵，不肯就任，終老於家。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疏從四世同居，并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税。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并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建元三年，大使巡察天下。義興人陳玄子四代共一百七十口人共同生活而不分家。武陵郡邵榮興家、文獻叔家八代同堂。東海徐生之家、武陵范安祖家、李聖伯家、范道根家都是五代同堂。零陵譚弘寶家、衡陽何弘家、華陽陽黑頭家疏親表戚四代同堂，并且共同享用吃穿。頒詔表彰門風，免除租税。又有蜀郡王續祖家、華陽郝道福家都是世代同堂共食。建武三年，齊明帝頒詔表彰其門風，免除調税差役。

吴達之

吴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

吴達之是義興人。他嫂嫂死了，無錢安葬，就自己賣自己爲十夫傭客，以此來造墳買棺。他堂祖父那一房的族弟吴敬伯夫妻倆因荒年而被强賣到江北，吴達之有十畝田産，就把它賣了替族弟夫婦贖身，并和他們一起享用家財，共住一座

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房屋。郡裏任命吴達之爲主簿，他堅决要讓給兄長。又把祖宗傳下來的家業舊田讓給族弟，族弟也不肯接受，那些田地便閑置荒蕪了。建元三年，頒詔表彰其家。

辛普明

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鄰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毁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議曹從事。年五十，卒。

河南人辛普明僑居會稽，從小和兄長共睡一頂蚊帳，兄長亡故，他將蚊帳放置於兄長的靈位上，夏天蚊蟲很多，辛普明并不因爲睡在沒挂蚊帳的床上而面露難色。兄長將被殯葬，鄰居們贊許他的義氣，所以捐錢幫他辦喪事的人很多。開始時辛普明還接受人們的贊助，後來就把錢財退還給他們。贈送財物的人感到很奇怪，辛普明説："原先因爲兄長墓地不完善，所以沒有違背你們贈物的美意。現在怎麼忍心將死者剩餘的錢物當做自己的家財呢。"後來辛普明又遇到母親喪亡，幾乎因哀痛而毁滅自身。揚州刺史豫章王徵召他爲議曹從事。他五十歲死去。

何伯璵　何幼璵

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并八十餘。

又有何伯璵及弟弟何幼璵，都非常有節操。他們撫養亡兄的兒子，等他長大後又爲他成婚，并把家財産業全都給了他。他們安心於貧困的生活，身體很瘦弱，但教育他人却不知疲倦，鄉里人們都叫他們是人師。郡中官吏來鄉，沒有不前去拜見他們的。永明十一年，何伯璵去世。何幼璵從小喜歡佛法，這時便剪去頭髮，長吃素齋，修行精深勤苦。梁朝初年去世。兄弟倆都活了八十多歲。

王文殊

王文殊，吴興故鄣人也。父没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恤。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榜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王文殊是吴興郡故鄣人。父親陷没於胡虜，王文殊想念傷心至極以至於泣血，居住在山中蔬食淡飯三十餘年。太守謝瀹徵用他爲功曹，不肯任職。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上表説："王文殊心性服膺於三教五常之禮。因爲父親陷没於胡虜之廷，所以懷抱有終身的悲痛，平時常睡草席，内心埋藏沒有終極的憂慮。多年來都穿着麻衣喪服，吃蔬食淡飯以等待天命，本能的婚娶情感已經泯滅，出仕作官的想法也已冷淡。倘或降下鑒選異才的恩典，希望能給他的門閭題匾。"鬱林王便下詔在他的里巷門額上題字，把他所居

住的地方改名爲“孝行里”。

朱謙之

朱謙之字處光，吴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産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并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吴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并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吴興沈顗聞而嘆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參軍。

朱謙之字處光，吴郡錢唐人氏。父親朱昭之，因學問通達而爲鄉里人們所稱道。朱謙之年紀纔幾歲時，生身母親就去世了，父親朱昭之把她暫時葬在田地旁邊，却被同族人朱幼方放火燒掉。朱謙之的同母姐姐暗中告訴了他，雖然當時朱謙之年歲還很小，却悲傷欲絶像守喪一樣。長大以後他不結婚娶親。永明年間，朱謙之拿刀刺殺了朱幼方，到監獄中自首。縣令申靈勗申表上報，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寫信給刺史豫章王説：“禮制已經設置有報仇的典章，用以伸張孝義的情感；法律有禁絶相殺的條款，用以表明權宜的制度。朱謙之揮刀殺死仇敵，已經伸張了私禮；現在伸出脖子去死，又顯揚了公法。如果現在仍然把他殺死，那他就成了當世的罪人；如果赦免而讓他活着，那他就成了繁榮時代的孝子。殺一個罪人，并不足以弘揚法令；存活一位孝子，確實能够推廣教化道德。張緒、陸澄兩人，是朱謙之的同鄉，應當陳述事情的來由。我張融等人和朱謙之并不認識，僅表明上述微小淺短的意見，并深深感到遺憾。”豫章王把這事告訴了齊世祖，當時吴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一齊上表評論這事。世祖贊賞朱謙之的義氣，又擔心他受到報復，便派他跟隨曹虎去西部州郡。將要出發時，朱幼方的兒子朱惲在津陽門伺機殺死了朱謙之，謙之的兄長朱選之又刺死了朱惲，有司上奏此事。世祖説：“這些都是義事，不須過問。”全部赦免了他們。吴興沈顗聽説這件事後嘆息説：“弟弟死於孝道，兄長殉難於義氣。孝親友愛的節操，彙集到這一家了。”朱選之字處林，有志氣節操，著有《辯相論》。年幼時顧歡見了他感到非常驚奇，所以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爲妻。後來他官位做到江夏王的參軍。

蕭叡明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諶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仕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

蕭叡明是南蘭陵人氏，是領軍將軍蕭諶的堂祖父那一房的族兄弟。父親蕭孝孫，任左軍將軍。蕭叡明最初官職是員外殿中將軍。他從小性

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情純厚，侍奉雙親恭順誠實。母親患病，蕭叡明親自祈禱，晚上連瞌睡都不打一下。及至母親去世，他經受不住哀傷悲痛，自己也死了。永明五年，世祖頒詔說："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縣令蕭叡明，愛親敬老之心淳樸深厚，和顏悦色奉養雙親極盡禮儀。由於母親喪亡而哀傷過度，致使本人也遭毀滅。雖然未通達於聖教，而這種誠心值得哀憐。應加授榮譽的職銜，以褒獎善人。可追贈中書郎。"

樂頤　樂預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代居住在南郡。年輕時就言行和順謹慎，出仕爲京府參軍。父親在郢州病死。樂頤忽然思念父親以至於淚如雨下，所以請假回家，中途果然得到父親死去的凶訊。樂頤就打着赤脚號啕大哭，出陶家後渚時，遇見商人，就搭乘他們的船西上，幾天中粒米滴水未進。他曾經生病，因爲住處與母親僅隔一墻，所以忍耐痛楚不說，而用牙齒緊咬着棉被，以至於將被頭咬碎，深恐母親爲自己的病痛哀傷。

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湘州刺史王僧虔徵召他爲主簿，因爲與他共事的同僚行爲不正，所以便棄官離開。吏部郎庾杲之曾去問候他，樂頤給他準備飯食，祇不過是些乾魚腌菜而已。庾杲之說："我不能吃這種飯菜。"樂頤的母親聽見了，便將自己平時吃的幾種魚羹拿出來招待他。庾杲之說："您這樣做人超過了茅季偉，但我并不是郭林宗。"樂頤官至郢州治中去世。

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托郢州行事王奂，預悲感悶絶，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録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斛蔌葉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

樂頤的弟弟樂預也很孝順。父親臨死前，抓着他的手把他托付給郢州行事王奂，樂預深感悲傷而胸悶氣絶，吐血數升，於是就生病了。他官至驃騎録事。鬱林王隆昌末年，樂預對丹陽太守徐孝嗣說："外面傳聞衆多，大約將要發生伊尹放太甲、周公戒成王這類事情。您蒙受武帝超乎常人的特殊恩典，肩負着托付的重任，恐怕是不會贊同別人這一舉動的。人們耻笑褚公，至今尚覺得齒冷啊。"徐孝嗣内心很贊成他的意見。建武年間，樂預爲永世縣令，百姓都感念他的德政。他死在任上。有一位老太婆準備挑一斛蔬菜

去街市上賣，聽見樂預的死訊，抛下擔子就大哭起來。

解仲恭

雁門解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纖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采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雁門人解仲恭，也客居於南郡。家風敦厚和睦，如果得到一點點的財利，就馬上與兄弟們平分。母親生病長期不得痊愈，他就進山采藥，碰見一位老翁告訴他説："能得到丁公藤，病立刻會好。在前山邊那棵高樹上垂下來的就是這種藤。"説完忽然不見踪影。解仲恭按照他所説的終於獲得了丁公藤，拿來治病，母親立刻痊愈。至今江陵猶有認識這種藤的人。

江泌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恐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縣人氏。父親江亮之是員外郎。江泌小時很貧苦，白天削製木鞋，夜晚讀書，由於要憑藉月光，所以隨着月亮的偏轉而拿着書登上屋頂去讀。性格品行都非常仁義，衣服破了將抛棄，恐怕虱子餓死，就又把虱子放進所穿的衣服中。幾日間，終生再不生虱子。母親死後，認爲母親生前缺乏衣食供養，所以江泌凡是遇見魚類菜肴都不忍心吃。吃蔬菜不吃菜心，因爲菜心包含有"生"的意義。

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恤，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

歷官至南中郎行參軍。凡是官府所供給招募的小吏離開差使，或者患流行病，没有一人被江泌所抛棄的。小吏拄着拐杖投奔江泌，江泌都親自接收關照他們，小吏死，江泌替他們買棺材。没有僮僕差役，江泌兄弟便自己抬着去掩埋尸體。他受領爲國子助教。乘坐牲口拉的車到了染烏頭，看見一個老翁徒步行走，江泌就下車，讓車子載着老翁，而他自身却步行前往。

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

齊世祖派江泌作南康王蕭子琳的侍讀。建武年間，明帝殺害諸王的後代，江泌擔心蕭子琳也遭難，所以到誌公道人那兒詢問蕭子琳的吉凶禍福。誌公道人把香爐灰全部倒掉暗示他，説："全都完，没有什麽可以剩下的。"等到蕭子琳被害，江泌前去哭悼他，眼淚流完了，接着流出了鮮血。他親眼看着把蕭子琳安葬好纔離開。當時廣漢王的侍讀嚴桓之哭悼廣漢王也極盡悲哀。

泌尋卒。泌族人兖州治中泌，黄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

過了不久，江泌也死了。江泌有一個任兖州治中的同族人，名字也叫江泌，是黄門郎江悆的

"孝江泌"以别之。

兒子，他和江泌同名。爲了區别，世人都把這位任侍讀的江泌稱作"孝江泌"。

杜栖

杜栖字孟山，吴郡錢唐人，徵士京産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産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劣。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游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顒與京産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彦，若己有之也。"刺史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

杜栖字孟山，吴郡錢唐人，是徵士杜京産的兒子。同郡人張融和杜京産是好朋友，每次來訪，言談論辯，杜栖都在身旁。張融指着杜栖説："從前陳太丘所呼唤的那位陳元方，比起杜栖來還差得遠呢。以今比古，古人未必尊貴。"杜栖去京師，跟着儒士劉瓛學習。他善於清談，會彈琴能飲酒，有名的儒士和有地位的清談家對他都很敬重。中書郎周顒寫信給杜京産説："您的這位賢子學業清秀高標，定是後來的俊才。我賞愛他的這種情懷，不知有多麽深厚。所謂别人家的英才美士，就好像我自己擁有他一樣。"刺史豫章王聽説他的名聲，徵召他爲議曹從事，轉爲西曹佐。竟陵王蕭子良多次招呼他來以禮接待。國子祭酒何胤研究禮，又很推重杜栖，請他爲學士，掌管婚、冠等儀式。

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産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産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絶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并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毁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初，胤兄點見栖嘆曰："卿風韵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

因爲父親年老，所以杜栖辭官返家奉養老人，他對田園生活感到非常快活。杜栖生得面皮白淨體態肥壯，及至杜京産患病，衹十幾日他便消瘦得皮包骨頭。杜京産去世，杜栖七天不進水米，早晚不停地哀哭，不吃咸鹽菜蔬。凡是建墳買棺祭奠等事務，必定要親自過問，而且總是號哭，不能控制住自己。每逢朔、望、歲時節日，都要大哭，時斷時續，直哭得吐血數升。當時何胤、謝朏都隱居在東山，他們寫信給杜栖，敦促勸諭，告誡他要當心自己垮下來。到禫祭這一天，杜栖夜晚夢見自己的父親，便痛哭而死。當初，何胤的兄長何點見了杜栖，嘆息説："你有這樣的風度氣韵，雖然可以獲得人們的贊譽，但年壽却不長啊。"杜栖死時年齡衹有三十六歲。當世的人們都感到非常惋惜。

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床，匍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鄰告之

建武二年，剡縣有一個小孩，年齡纔八歲，和母親都得了赤斑病。母親去世了，家中人因爲小孩仍病得很沉重，所以不讓他知道。小孩覺得事情很可疑，問人説："母親曾經好幾次詢問我的病情，昨天我就覺得母親的聲音已很微弱，今天却再也聽不見了，這是怎麽啦？"於是就自己

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滾下床，慢慢爬到母親尸體身旁，立刻斷氣而死。鄉里鄰居把這件事告訴縣令宗善才，請求表彰他們家，這件事最終没有辦成。

陸絳

陸絳字魏卿，吴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概，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别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宫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檦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陸絳字魏卿，吴郡人。父親陸閑，字遐業，有風姿氣度，與人交往，不隨聲附和别人。年輕時受到同郡人張緒的知遇，出仕作官至揚州别駕。明帝駕崩，陸閑對親近的人説："皇上駕崩，百官將聽命於冢宰。輔佐王地位貴重而才智太差，必不能振興國家，災難將要降臨了。"於是感染上了心病，就不再參預州中的事務。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遥光謀反，事情失敗，陸閑因爲是刺史的佐吏，所以被召到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陳説陸閑没有參預謀反，還没有來得及上報，徐世檦便下令殺死陸閑。陸絳當時正跟隨着陸閑，他抱着陸閑的脖頸乞求代替父親去死，於是一同被殺害。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毁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閭變里，問餼存牢，不過鰥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奬名教，未爲多也。

史臣曰：澆薄的風氣一起，人倫道德便喪失了，抑制、導引的教化衹是白白地傳播，那些未經雕琢的良玉之才却很少去聽從。如果使此風長久發展下去，就會改變忠誠的觀念，或者行爲舉止不符常禮，像薑桂那樣愈老愈辣，或許就要使人們的本質發生變化。而旌表鄉里，改變風俗，贈送些糧食牲畜，也不過是使大家都來憐愍鰥寡之人，勸勉耕作而已。這對於扶持獎掖名聲教化來説，實在算不上有多大的幫助啊。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贊曰：孝是人們品行的首要，義是出自於人們的本心。花朵潔白在於守節，木能受寒由於齊心。

南齊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

如果有異常的天象顯示，人間就必定有大事發生。寵臣這顆星，位於帝王的星座。傳播樹立禮教，也離不開身穿近臣之服的寵臣。偏愛寵臣的做法由來已久。從衰微的周朝開始，諸侯就不奉上命而擅自行事。春秋五霸中齊桓、晋文兩位霸主，直到戰國，君主寵用親幸之臣的事時有發生。漢文帝寵幸鄧通，雖然鄧通自行鑄錢，以致鄧氏錢幣遍布天下，他的官位衹止於郎中。漢武帝的時候，韓嫣、霍去病受寵，甚至榮升到侍中大司馬的職位。到了魏、晋時期，世代任用掌握重權的寵臣，雖然裁奪官位逐漸明亮清朗，可是聽信寵臣却同前代一樣。

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准歸任上司，荀勗恨於失職。《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并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嘆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

中書的職責，歷來掌管機要的事務。漢元帝用尚書令與尚書僕射執政，魏明帝用中書監、中書令專當大權，到中朝時，仍舊委以重任。陳准歸任到上司，荀勗抱恨自己失職。《晋令》舍人的官位放在了九品，東晋設置了通事郎，管理負責詔書文誥。這以後郎又稱爲侍郎，而舍人也被稱爲通事。晋元帝任用琅邪的劉超，他在職位上謹慎從事。宋文帝的時代，秋當、周糾都出身於貧寒之家。孝武帝以來，貴族平民混雜選用，比如東海的鮑照，因爲有才學而聞名於時。又任用魯郡的巢尚之，江夏王義恭認爲不應該選用他。而孝武帝派巢尚之送二十多件文書給尚書省，發布詔書進行論辯，義恭纔感嘆說："皇上確實知道如何用人。"等到明帝時代，胡母顥、阮佃夫

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之徒，專做奸巧非分之事。齊開始時也用勞苦功高之臣，範圍涉及他們的親信。參與獄案材料、文書奏表的撰寫，可以簽署發布詔書命令。稍有文筆的人，也可撰寫詔文，侍郎的權限，又被侵犯了。建武時代，詔書命令開始不由中書掌管，而專門由舍人負責。省内設四個舍人，分管四省的文書，它的下面有主書令史，從前任用武官，宋時改成文官，人數没有固定的名額限制。所執掌的都是有關國家機要秘密的，天下的册簿文書，都被送交省裏備案，各種機務十分嚴密，就像尚書外司。重要的武官，有制局監，負責管理器物儀仗及兵役之事，也任用出身寒門而受皇帝恩寵的人。現在單立《倖臣篇》，使前代的史事得以接續。

紀僧真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僧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嘆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托劉秉、周顒。

紀僧真，是丹陽建康人。僧真少年時就追隨征西將軍蕭思話和他的兒子惠開，得到兩人的賞識。惠開性情苛刻，僧真因爲小的過失被他責罰，但不久又像以前一樣重新任用。等到蕭惠開從益州罷職回京，抑鬱不得志，僧真跟隨他做事更加謹慎。惠開臨終前嘆息說："紀僧真日後定當富貴騰達，可惜我見不到這一天了。"於是把僧真托付給劉秉、周顒。

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并無異才。政是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當初惠開在益州的時候，被當地造反的土人包圍起來，情況十分危急，有個道人告訴他說："城被圍困的事很快就會被解救。施主家是富貴之門，日後定當大大興旺，不必憂慮外賊侵擾。"惠開私下告訴僧真說："我家現在的子弟，都没有什麽異才。他所指的可能正是道成吧。"僧真想起他的話，於是請求追隨太祖。隨從太祖在淮陰，以消閑之書爲名，負責應答遠近的文書信札。從地位卑下的官職依次升任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見江面上生滿了蒿艾，十分驚異，告訴了太祖。太祖說："詩人采蕭，蕭就是艾。蕭生斷流（劉），你不要到處對别人說。"僧真被太祖親信到這種地步。

元徽初，從太祖頓新亭，拒桂陽賊。蕭惠朗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真領親兵，游

元徽初年，跟從太祖駐扎新亭，抗拒桂陽的賊人。蕭惠朗攻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兵士共同抗拒作戰。賊人被打退，太祖命令僧真率領親兵在

邏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

城中巡邏。事態平息後，升任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

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己，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

太祖打算廢除劉宋而自立，與袁粲、褚淵商議，僧真對太祖說："現在朝廷肆意妄行，人人不能自保，天下的希望，也不在袁、褚二人。您難道能夠沉默無所作爲，而坐等被人消滅。存亡的重要時刻，真誠地希望您深思熟慮。"太祖采納了他的意見。

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上雖復狂釁，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

太祖想要從廣陵起兵，僧真又對他說："現在的皇上即使再狂亂暴虐，殘暴侵害百姓，可是累世的皇帝基業，仍舊堅如磐石。現在您率百口人北度，不一定都能得到保全。縱然得到廣陵城，天子仍舊在幽深的宮中發布號令，指您爲叛逆，您怎麽能逃避這種罪名呢？如果這次不能得勝，衹能敗走胡人之地，臣下認爲這不是萬全之策。"太祖說："你顧全自己的家室，怎麽能跟隨我去呢。"僧真以頭叩地而拜，稱自己無二心。昇明元年，授員外郎，兼帶東武城令。不久又授給事中、邵陵王參軍。

太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不欲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絶，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

太祖坐在東府高樓，觀望石頭城，僧真在他旁邊。太祖說："諸位將領勸我討伐袁、劉，我的意思是不想馬上就這樣做。"等到沈攸之反叛的事發生，僧真跟從太祖進入朝堂。石頭城反叛的夜裏，太祖派遣軍隊討伐挽救。在宮城中望見石頭城内火光和叫聲非常盛大，人們心中都疑惑不定。僧真對衆人說："叫聲不斷，一定是因爲官軍在進攻。有火光，是因爲賊人自知保不住城而燒城，這一定是官軍勝利了。"不久果然報告石頭城被平定。

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内。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别也。"

太祖出兵駐扎新亭，派僧真率領一千人在軍帳内。當初，太祖在領軍府，命令僧真學習太祖手迹代太祖簽名，自此凡是應答書疏信札，都交付僧真，太祖觀看後，笑着說："我也真假難辨了。"

初，上在淮陰治城，得一錫趺，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

當初，太祖在淮陰修理城垣，得到一個錫做的趺坐，大有數尺，下面有篆文，没有人能够認識。僧真說："何必定要辨别這些文字，這本來是時代久遠的東西，是將要得到九錫的證驗。"太祖說："你不要亂說。"等到太祖將要拜爲齊

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沲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

公，已經確定時日，有個叫楊祖之的人謀劃在殿前起事。僧真請求太祖另選吉利的時辰，不久祖之的事被發覺。太祖説："没有你説那些話，我也一定招致小小的難堪窘迫，這又同呼沲之冰有什麽差異。"僧真轉爲齊國中書舍人。

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户。轉羽林監，加建威將軍，還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寧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

建元初年，任東燕令，封爲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户。轉爲羽林監，加封建威將軍，轉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仍舊任東燕令。又在本官之外兼任中書舍人。太祖病重，命令僧真掌管遺詔。永明元年，在家守喪，後起用爲建威將軍，不久官拜南泰山太守，又做舍人，原先已有的官職照樣保留。兼管諸王府第之事。

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户，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眄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晋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内史，年五十五，卒。

僧真的容貌談吐，儒雅有士人的風度。世祖曾經目送他，笑着説："人何必計較門户，紀僧真的風度常常連貴人也比不上。"諸多重臣顯官當中，僧真最受恩寵。授予越騎校尉，其餘的官如故。外任建武將軍，建康令。還朝授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封先驅使。不久授前軍將軍。遇到母親去世，開墓時得到五色的兩頭蛇。世祖駕崩，僧真號哭思慕世祖。明帝因爲僧真曾爲幾代皇帝效勞，在建武元年，授給他游擊將軍，兼任司農，對他像從前一樣。想讓僧真治理郡縣，僧真啓奏推薦他的弟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晋熙太守。永泰元年，授給他司農卿。明帝駕崩，僧真掌管山陵之事。出任爲廬陵内史，去世時五十五歲。

楊法持

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户。二年，虜圍朐山，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禀，削封。卒。

宋時的道人楊法持，從前與太祖有交情。元徽末年，傳布密謀。昇明年間，讓他做了僧正。建元初年，停止修道，任寧朔將軍，封他爲州陵縣男，食邑三百户。建元二年，北方敵人圍困朐山，派法持爲軍主，率兵前往救援。永明四年，因役使將客獲罪，被停發薪俸糧米，削去封爵。後去世。

劉係宗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内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

劉係宗是丹陽人。少年時就能書善畫，任宋竟陵王劉誕的兒子景粹侍書。劉誕從廣陵舉兵，城裏的人都被殺死，却命令沈慶之赦免係宗，讓

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勛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户。帶秣陵令。

他做了東宮侍書。泰始年間，任主書。從地位卑下的官職屢經升遷至勛品。元徽初年，任奉朝請，兼任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爲始興南亭侯，食邑有三百七十户。兼任秣陵令。

太祖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

太祖廢蒼梧，天明時召見正直舍人虞整，虞整喝醉酒不能起床，係宗歡喜地接受命令。太祖說："現在是天地重開的變革時代，也是你爲國盡力的時候。"派他負責撰寫詔書命令，以及來自四方的奏疏書札。派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屬於他，事事都符合皇帝旨意。被任爲羽林監，轉爲步兵校尉。又授龍驤將軍，出任海鹽令。太祖即位，授給他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授寧朔將軍，仍任建康令。不久轉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任中書通事舍人。母親去世時自動辭官，服喪未滿而被起用爲寧朔將軍，恢復本來職位。

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怗，甚快也。"賜係宗錢帛。

永明四年，北方賊人唐寓之起兵作亂，官軍守衛部隊東征討伐，派遣係宗跟隨軍隊慰問犒勞。係宗走遍被賊人襲擊的郡縣。被驅使逼迫的百姓，係宗一律不加責罰，讓他們恢復原先的民籍。係宗回來，武帝說："這一段時間衹有出兵征伐而無戰爭，所以時代安定，百姓安寧，我很高興。"賜給係宗錢財錦緞。

上欲修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東民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

武帝想要修建白下城，發愁沒有可以動用的民工。係宗勸他動用跟隨寓之叛逆而被發配到東邊的民工充當勞役，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後來武帝講習武事，親自登上白下城，說："是劉係宗爲國家得到這座城的。"

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秘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將軍、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永明年間，敵國使臣送來的書信常由係宗簽署應答，秘書書局都歸他管理。又任少府，遷游擊將軍、魯郡太守。鬱林王即位，授係宗驍騎將軍，又授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長期在朝廷官署做事，十分熟悉職事。明帝說："學者不能夠治理國家，他們衹知道讀書。一個劉係宗就足夠抵得上那樣的讀書人五百人了。"係宗受重視居要職的情況就是這樣。建武二年，係宗在官位上死去，終年七十七歲。

茹法亮

茹法亮，吴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世，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兖州刺史孟次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晋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御史。

茹法亮是吴興武康人。宋大明年間，作過小吏，當過書齋的服侍。宋孝武帝末年時設立酒法，鞭罰超過限度，在江右圍獵，選了一百八十個小吏作隨從，都是富家男寵，跟從到南州，遭受鞭刑的人超過一半。法亮擔憂恐懼，於是藉機出家當了道人。宋明帝初年，停止修道，結交事奉阮佃夫，被任用爲兖州刺史孟次陽的典籤。累官至齊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年，授官殿中將軍，爲晋熙王郢州典籤，授官長兼殿中御史。

世祖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度東宫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宫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盆城，頻使銜命，内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户。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

世祖鎮守盆城，需要任用親舊下屬，法亮請求留爲上江州典籤，授官南臺御史，兼松滋令。法亮處事逢迎諂媚，善於奉承，逐漸被委托信任。跟從世祖回到石頭。建元初年，官居東宫主書。被任爲奉朝請，補授東宫通事舍人。世祖即位，法亮仍爲中書通事舍人。授官員外郎，兼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授官龍驤將軍。第二年，皇上下詔書説："茹法亮在盆城受到寵愛，屢次奉命出使，對内宣傳朝廷旨意，對外撫慰三軍。正義勇敢之士共同奮發，人人氣勢百倍。歷盡艱難險阻，用盡全部心力。應該授封土地，以表彰嘉獎他的忠績。"封爲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户。轉爲給事中，羽林監。永明七年，授官臨淮太守，轉爲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

巴東王子響於荆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賞處分，皆稱敕斷决。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

巴東王子響在荆州殺害屬官，皇上派軍隊向西進發，派法亮傳達聖旨，慰勞軍隊，安撫子響。法亮來到江津，子響召唤法亮，法亮懷疑畏懼，不肯前往。子響又請求法亮遞送傳達詔書，法亮又不送去。所以子響大怒，派兵攻破尹略的軍隊。事情平息以後，法亮來到江陵，獎賞懲罰，都聲稱皇上的命令審理判决。軍隊回來，皇上後悔殺了子響，法亮被責罰。不多久，又像從前一樣親信重用他。

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并居西殿，高宗即位住東齋，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

鬱林王即位，授法亮步兵校尉。延興元年，法亮任前軍將軍。延昌殿是世祖的私室，藏有世祖生前衣着。二少帝一起住在西殿，高宗即位住在東齋，打開私室取出世祖的白紗帽防身刀，法

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除游擊將軍。

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垂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吕文顯　吕文度

吕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齋幹直長。昇明初，爲太祖録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

文顯治事以刻核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并見親倖。四方餉遺，歲各數百萬，并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爲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爲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

吕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爲射雉典事，隨監莫偺宗上郢。世祖鎮盆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監，仍度東宫。世祖即位，爲制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内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啓其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爲刺史。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

亮哀嘆抽泣。授官游擊將軍。

高武時舊任官吏很少有在位的，法亮因爲主管文書之事，所以不被懷疑，仍像從前一樣職位不變。永泰元年，王敬則事件平息，法亮又受皇帝詔命安撫。任命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是涉及到權勢與財利的職位，法亮不願意離去，堅決推辭不肯接受，不久代替的人已經到了，法亮低頭流淚而出。六十四歲時死於官位。

吕文顯是臨海人。開始時任宋孝武帝書齋的直長。昇明初年，被太祖任命爲録尚書省事，屢經升遷官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兼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受封爲劉陽縣男。永明元年，授官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原來擔任的官職不變。

文顯因爲做事苛刻而爲人所知。永明三年，兼任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人輪流擔任舍人，一起被皇帝寵幸。四處送來的饋贈，他們每年各自取走數百萬，都修造高大的住宅，積土成山，開闢池館。永明五年，文顯任建康令，轉爲長水校尉，做過南泰山、南譙太守，不久任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任職舍人省。屢經升遷爲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時，讓文顯守少府，被信任差遣委用。歷經建武、永元時代，做過尚書右丞，少府卿。去世。

吕文度是會稽人。宋時任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年間，任射雉典事，隨從典監莫偺宗去了郢。世祖鎮守盆城抗拒沈攸之，文度仍留在那裏服侍，管理軍隊雜役，因此而被世祖親幸。跟從世祖回到都城，任石頭城監，仍在東宫做事。世祖即位，文度任制局監，官至員外郎，兼任南濮陽太守。殿内軍隊和向外派遣鎮守的人，都與他有關，十分有權勢。所以傳説越州曾經有一個官缺，皇上想要找一個能任事的人前往越州，文度啓奏皇上説他的交好費延宗符合要求，皇上於是任命費延宗爲刺史。永明時，皇上下令左右親信不得擅自推薦人，不然，爲官的要被免官，普通人要被罰一百鞭。

上性尊嚴，吕文顯嘗在殿側咳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吕文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悦。敞喜，要吕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上方，而出文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

皇上性情尊貴嚴厲，吕文顯曾經在殿旁高聲咳嗽，皇上派茹法亮責問他，認爲他不敬，所以周圍的人畏懼皇上的威風，順承皇帝旨意，不是自己管理的事都不敢説什麽。當時茹法亮掌管雜驅使簿，以及宣布通告皇帝密令；吕文顯掌管穀物絲帛之事；其他的舍人没有另外的職任。虎賁中郎將潘敞掌管諸監的土木營造工程。皇上派他造禪靈寺，新近落成，皇上親自前往觀看，非常高興。潘敞心中歡喜，邀請吕文顯私下登禪靈寺南門樓，皇上知道這件事，把潘敞拘禁起來，而貶文顯爲南譙郡太守，很久以後纔復職。

濟陽江瞿曇、吴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黄門郎。

濟陽的江瞿曇、吴興的沈徽孚等人，是由士人的地位而當上舍人通事的，并没有實際的權勢。徽孚略有一些文采。建武年間的文書詔令，多出自他的手筆。官至黄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疏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内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睹威顔，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逾漏，宫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啓轍，式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案響，督察來往，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托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

史臣曰：本朝中葉已來，宰相權傾天下，各種事務細碎嚴密，都與外司無關。尚書省八座五曹，各自有固定的職任，連結着九卿六府，下設副職。都是仕宦大夫，職任稀疏地位却十分顯貴，没有什麽申奏的事務，也没有什麽奔走的辛勞。有關宣布傳達聖旨的事寄托於他們，文書囑托亦歸他們所管，皇宫内外消息的交流傳遞，都與他們密切相關。至於説戴着官帽手持笏板，早晚朝請，每天聳立鞠躬，陪立於大殿欄杆邊而向高處觀看，習慣於探求皇上臉色，潛移默化，時間長了，愈發受到寵信，憑藉自己强大的靠山，控制各種機關。長期把持國家大事，提綱挈領，衆多賞罰之事，都能不拖延時刻，宫内宫外的動静，必定事先知曉。所以他們能在月圓之時看出其盈缺變化，能於龍睡覺之時獲得驪珠。坐在那裏聲望權勢歸屬於他，躺在那裏威風震動都城鄉野。賄賂一天天積蓄，禮物年年增多，像公侯一樣富有，威風横行於州郡。制局這樣的小官署，專權主管兵力，地位尊貴，出入常設置兵器架，羽林軍精兵重重疊疊地駐屯護衛。至於大將出行，或式候還都，則列隊遮攔，清掃道路，疾馳慢行，監督來往之人，奔跑於皇帝車邊，驅遣役使，分配部署，親自承接皇命，率領所屬，集結

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蠹。况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總領，自成常規。如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去留的準則，私自决定，割斷軍糧的供給，賣弄官府的文書詔命，緝捕叛逆、追索逃亡，讓他們長期戍守邊防或者遠謫他鄉。軍中有千年的壽齡，室中没有百年的鬼魂，侵害國家政治，傷害百姓，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天下的蠹蟲。何况皇上年幼時代昏暗，他們所做的用讒言蒙蔽君主的行爲，又如何寫得清呢！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既貴且富。

贊曰：受到恩惠而成爲侯，因爲有老交情而被寵幸。花言巧語善於逢迎的近臣，既尊貴又富足。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魏　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爲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於太原，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

猗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還陰山爲單于，領匈奴諸部。太元元年，苻堅遣僞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龍庭，禽犍還長安，爲立宅，教犍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犍，差税諸部以給之。

堅敗，子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强盛。隆安元年，珪破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號天賜。追謚犍烈祖文平皇帝。珪死，謚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號太常，死，謚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年號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燾死，謚太武皇帝。立

魏虜，是匈奴種族，姓托跋氏。晋朝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遭屠各胡劉聰攻打，索頭猗盧派遣兒子曰利孫率領兵士到太原救援劉琨，猗盧遷入代郡居住，也稱作鮮卑。因披着頭髮衣襟向左開，所以被稱爲索頭。

猗盧的孫子什翼犍，字鬱律旃，後來回到陰山做單于，統領匈奴各部落。太元元年，苻堅派遣所屬并州刺史苻洛征伐什翼犍，攻下單于統治中心，擒獲什翼犍回到長安，爲他建房舍，教給什翼犍書籍學問。分割他的部落在雲中等四個郡居住，各部落主帥年終入朝觀見，都能見到什翼犍，向各部落徵税來供給他。

苻堅失敗，什翼犍的兒子托跋珪，字涉圭，跟隨舅父慕容垂占據中山，返回統領部落，後來逐漸强盛。隆安元年，托跋珪在中山打敗了慕容寶，於是擁有并州，僭越稱魏國，年號爲天賜。追謚什翼犍爲烈祖文平皇帝。托跋珪死，謚號爲道武皇帝。兒子木末登位，年號爲太常，死後，謚號爲明元皇帝。兒子托跋燾，字佛狸接替登位，年號爲太平真君。宋元嘉年間，僞太子托跋晃和大臣崔氏、寇氏不和睦，崔氏、寇氏誣陷他。玄高道人有道術，托跋晃命他祈禱了七天七夜，佛狸夢見他的祖父和父親都發怒，手中拿刀對他説："你爲什麽相信讒言要加害太子！"佛狸驚醒覺察，下詔書説："帝王大業，承繼是重大的事，儲宫繼位，是百代帝王的舊例。從今以後，事情無論大小，必須經由太子，然後上報。"托跋晃後來謀殺佛狸被殺。托跋燾死，謚號爲太

晃子濬，字烏雷直勤，年號和平。追謚晃景穆皇帝。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字萬民立，年號天安。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

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黄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宫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施屋，城又無壍。南門外立二土門，内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初，姚興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僞太子宫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爲之。僞太子别有倉庫。

其郭城繞宫城南，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别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

武皇帝。立托跋晃的兒子托跋濬，字烏雷掌權，年號爲和平。追謚托跋晃爲景穆皇帝。托跋濬死，謚號爲文成皇帝。兒子托跋弘字萬民登位，年號爲天安。景和九年，僞太子元宏出生，改年號爲皇興。

什翼珪開始建都平城，還是追逐水草游牧，没有城郭，木末登位時開始定居。佛狸攻下梁州、黄龍，遷移那裏的居民，大建城郭。截斷平城西部爲宫城，四角建樓，城墻上面呈凹凸形，門内不設屋，城墻又没有壕溝。南門外竪兩個土門，裏面設廟，開四個門，各隨每個方向的色彩，共有五個廟，一代一間，是瓦屋。西面設立太社。佛狸所居住的雲母等三殿，又建多層的樓，住在上面。進食的厨房叫"阿真厨"，在西面，皇后可孫總是到這個厨房要求進餐。當初，姚興任命塞外人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統領五個部落的胡人，駐守在大城，姚泓失敗後，勃勃進入長安。佛狸打敗勃勃的兒子赫連昌，娶勃勃的女兒爲皇后。義熙年間，仇池公楊盛奏表中所説"索虜勃勃，是匈奴嫡系"便是指這事。可孫從前曾把勃勃的女兒當作侍妾。宫殿西的鎧甲兵器庫房有四十多間，宫殿北面的絲綿布絹庫房土屋有十多間。太子宫在宫城東，也開四個門，是瓦屋，四角建樓臺。妃子侍妾住的都是土屋。婢女傭人有一千多人，紡織綾錦販賣、賣酒、養猪羊、放牧牛馬、種菜來謀取利潤。太官有八十多個地窖，每窖可裝四千斛，一半穀一半米。又有懸挂食品的瓦屋幾十間，放置尚方署所製作的鐵器和木器。長衣服，命宫内婢女縫製。太子另外有倉庫。

郭城圍繞在宫城的南面，都建築爲街市，每個街市鋪道路。大的街市容納四五百家，小的容納六七十家。經常在南街搜查，以防備奸猾機巧的人。城西南離白登山七里，在山邊另外建立父親祖父的廟。城西有祭天壇，竪立四十九個木人，長一丈多，穿戴爲白頭巾、熟絹裙、馬尾披肩，站在祭壇上，常在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陳列盛大的儀仗，圍繞祭壇奔馳演奏歌舞取樂。在城西三里的地方，刻石寫《五經》以及國家的歷

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

國中呼内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决國事。殿中尚書知殿内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又有俟勤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屬諸軍戍者，悉屬之。

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絚索，備傾倒。軺車建龍旂，尚黑。妃后則施雜綵幰，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爐，琉璃鉢，金碗，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磔雄鶏，葦索桃梗，如漢儀。

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

史，從鄴搬來石虎有紋理的石塊屋基六十枚，都長一丈多，來供石刻之用。

國内稱呼宫内左右的人爲“直真”，外朝左右的人爲“烏矮真”，各官署管文書的吏員爲“比德真”，負荷衣服的人爲“樸大真”，帶兵器的人爲“胡洛真”，通報事務的人爲“乞萬真”，守門的人爲“可薄真”，臺閣所設驛站的卑賤人員爲“拂竹真”，各州驛站的人爲“咸真”，劊子手爲“契害真”，爲主人出面接受言辭的人爲“折潰真”，貴人家的厨師爲“附真”。三公貴人，統統稱作“羊真”。佛狸設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和太子共同决定國家政事。殿中尚書掌管殿内的兵馬倉庫，樂部尚書掌管歌舞音樂以及軍樂人員，駕部尚書掌管牛馬驢騾，南部尚書掌管南方邊境州郡，北部尚書掌管北方邊境州郡。又有俟勤地何，相當於尚書；莫堤，相當於刺史；郁若，相當於二千石；外族人受任其他官職相當於諸侯。各官署有倉庫，都設置比官，都使通曉夷人語言和漢語，以便翻譯。蘭臺設置中丞御史，掌管城内事務。又設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衆的户籍不隸屬各軍事據點的，都隸屬於他。

車馬服飾，有大車小車，都是五層，下設四個輪子，有二三百人牽引，四周設有粗索，防備跌倒。軺車豎龍旗，崇尚黑色。妃子皇后則罩上各種彩色的帳幔，没有旌旗上下垂的網狀物。太后出行，婦女就穿上鎧甲騎着馬在車左右保護。他們的君主和皇后妃子經常出行，乘坐銀鏤羊車，不設帳幔，都偏坐在一邊把脚垂在車轅中；在殿堂上，也垂脚而坐。正殿布置五彩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帷幔。座位上鋪毛織的墊具。面前擺上金香爐，琉璃鉢，金碗，陳列各種食器。設置客人長盤一尺，君主食用的圓盤周圍一丈。造四輪車，元旦朝會的日子，六七十人拉上殿。臘月擊鼓驅疫，除夕，城門殺公鷄，用蒲葦編繩索桃木雕木偶，如同漢人的儀式。

自佛狸到萬民，逐代增加雕飾。正殿以西建築土臺，稱爲白樓。萬民禪讓帝位後，經常在臺

常游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瓦。宫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并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爲厭勝。

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謚獻文皇帝。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黄龍人，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

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昇明之世，虜使歲通。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長命攻壽陽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史崔文仲等所破。

宏又遣僞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兗、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奂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内。虜圍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海，船艦至夜各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

初，元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宫，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

上游覽。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的西面又有祭祀的屋，用琉璃做瓦。宫門逐漸用屋覆蓋，但還不知做多層的樓。都設置泥塑，畫上金剛力士。胡人習俗崇尚水，又籌劃畫上黑龍互相盤繞，來壓服災殃。

泰始五年，萬民禪讓帝位給兒子元宏，自稱太上皇。元宏登位，稱延興元年。到六年，萬民死，謚號爲獻文皇帝。改年號爲承明元年，這一年是元徽四年。元宏的祖母馮氏，黄龍人，協助治理國家事務。當初，佛狸的母親是漢族人，被木末殺害，佛狸以乳母爲太后，從那時以來，太子確立，就殺他的母親。一説馮氏本來是江都人，佛狸在元嘉二十七年向南侵伐，擄到馮氏，托跋濬把她作爲侍妾，獨自得以保全。第二年是丁巳年，改年號爲太和。

宋明帝末年，開始同魏國和好。元徽昇明年間，魏國使者每年前來。建元元年，是魏國太和三年。元宏聽説太祖接受禪讓，這年冬天，調發民衆派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侵犯司、豫二州。次年，太祖詔令派遣各軍向北討伐。元宏又派遣大將郁豆眷、段長命攻打壽陽和鍾離，被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史崔文仲等人打敗。

元宏又派遣所屬南部尚書托跋等人攻司州，分兵到兗州、青州境内，以十萬軍隊包圍朐山，戍守頭領玄元度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派遣兒子盧奂率領兵士援助他。城中没有糧食，紹之出兵駐扎在州南的石頭亭，隔海運送糧食柴禾供給城内。魏軍包圍斷絶海上通道，緣岸攻打城池，遇潮水大漲，魏軍遭淹没，元度出兵反擊，大敗魏軍。朝廷派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率領一萬多人從淮水入海，船艦到夜晚各舉兩個火把，魏軍望見，以爲是南方軍隊大規模到來，一時之間逃跑撤退。

當初，元度自己説臂上有封侯的痣，宋世顯示給世祖，這時世祖在東宫，寫信給元度説："努力達到臂上的吉相。"魏軍撤退，皇帝商議加授封爵，元度把功勞歸於紹之，紹之又推讓，所

又讓，故并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黄門郎。鬱州呼石頭亭爲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勛上，紹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禄大夫。永明八年，卒。

以都未獲封。皇帝於是提拔紹之爲黄門郎。鬱州人把石頭亭稱作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稱是盧諶的玄孫。宋朝大明年間，參與攻打廣陵，功績呈上，紹之超越突出并且自薦，皇帝任命他爲州治中，得到心腹重用。官至光禄大夫。永明八年，去世。

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略，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洌州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置一軍，内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

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同魏軍在淮陽交戰，大敗他們。起初，魏軍到來，沿着淮水驅馳擄掠，江北的居民還記得佛狸南侵時的懲戒，都驚擾逃跑，不能禁止。於是在梁山設置二軍，南面設置三軍，慈姥設置一軍，洌州設置二軍，三山設置二軍，白沙洲設置一軍，蔡州設置五軍，長蘆設置三軍，菰浦設置二軍，徐浦設置一軍，内外都頒授品級賞賜，來顯示威嚴的刑賞。

僞昌黎王馮莎向司州，荒人桓天生説莎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大怒，於淮邊獵而去。及壽春摧敗，朐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不敢進。乃與僞梁郡王計曰："兵出彭、泗間，無復鬥志，要當一兩戰得還歸。"既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

魏昌黎王馮莎攻向司州，邊境的人桓天生游説馮莎説："各蠻族都會響應。"馮莎到來，蠻人却不出動。馮莎大怒，在淮水邊狩獵後離去。等到壽春摧毁，朐山不能攻下，魏君主出行到定州，大舉修理道路，揚言要向南行動，但不敢前進。於是和所屬梁郡王商議説："軍隊出動到彭城、泗水之間，不再有鬥志，應當一兩次交戰得勝後返回。"既在淮陽被打敗，一時之間便逃走。青州、徐州中起義的民衆，在這之前有的抄掠魏軍運輸車輛，這時進一步與魏軍相互攻殺，往往有幾千家得以回到南方。

上未遑外略，以虜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魏、晋匡輔，貽厥子孫。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虚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己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上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宋文皇所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平二王阻兵

皇帝顧不上對外拓展，因魏軍已被打敗，而且想顯示軍威恩德，派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出使北方。魏人問："齊國輔佐宋國的時間短，爲什麽便登上帝位？"僧朗説："虞舜、夏禹登位，身逢改朝禪讓；魏、晋輔佐，恩德留傳後人。這哪裏是二位聖人急切獲取帝位，兩位賢人謙虚而獨善其身？形勢各不相同，哪能用一個標準？如果合於事宜，就委屈自己順應衆人。"魏人又問："齊主都有什麽功勞業績？"僧朗説："主上稟性寬厚仁慈，見識遠大。年輕時爲宋文皇帝所器重，入宫掌管禁衛軍。泰始初年，四方作亂反叛，主上向東平定劉子房、張淹，向北討伐薛索兒，兼管軍隊國家大事，參與輔佐幼主。宋桂陽、建平

内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紂，遠遵伊、霍，行廢立之事。袁粲、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又秉旄杖鉞，大定凶黨。戮力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爲大國。宋朝光啓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黄鉞，共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殷靈誕、苟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爲劉昶司馬，不獲。僧朗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謂虜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慚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虜即收奉君誅之，殯斂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

二王擁兵攻向京城，主上一舉將他們消滅。蒼梧王違背道德，超過夏桀、商紂，主上遠遵伊尹、霍光的做法，實行廢立的事。袁粲、劉秉、沈攸之作惡的人互相幫忙，主上又舉旄旗杖斧鉞，大力平定凶惡的黨羽。努力輔佐時政，四十多年，在艱難險阻中治理國家，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以説是人們没有不同意見。”魏人又問：“南方没有齊地，爲什麽封爲齊國?”僧朗説：“營丘靠近海邊，確實是大國。宋朝開拓境土，認爲是呂尚先前所封。現在淮水海洋之間，本來有青州、齊州，不是没有齊地。”魏人又問：“蒼梧王爲什麽竟遭殺害?”僧朗説：“蒼梧王暴虐無道，有史書記載以來没有聽説過，武王斬殺商紂王，懸挂在黄鉞上，是衆所周知的，哪裏損傷道義?”昇明年間，前後北方的使者殷靈誕、苟昭先在魏國，聽説太祖登位，靈誕對魏國的典客説：“宋魏交往友好，憂患共同承受。宋國現在滅亡，魏國不相救援，要議和結親做什麽?”等到魏國侵犯豫州，靈誕因之請求擔任劉昶的司馬，没被准許。僧朗到北方，魏國把他安排在靈誕的下位，僧朗站在席位上説：“靈誕從前是宋國使者，現在成爲齊國平民。實在希望魏主按禮節接待。”靈誕争論，竟至互相怨恨責駡，嘲笑魏人説：“使臣不能在本朝樹立節操，實在自己慚愧遺憾。”劉昶賄賂客人解奉君在會見時刺殺了僧朗，魏人當即逮捕奉君殺了他，收殮僧朗，送喪車隨靈誕等人回到南方，厚重地加以贈送。世祖登位，昭先將情況奏報，靈誕被捕入獄而死，追贈僧朗爲散騎侍郎。

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埸無事。

永明元年冬，派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出使魏國。次年冬，魏國使者李道固報答回訪，世祖在玄武湖指揮水軍步兵練兵，登上龍舟接見他。自此以後每年使者來來往往，邊境没有戰争。

三年，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黨。四年，造户籍。分置州郡，雍州、凉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洛

三年，魏國開始下令鄰、里、黨各設一個頭領，五家爲一鄰，五鄰爲一里，五里爲一黨。四年，編製户籍。劃分設置州郡，雍州、凉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洛州、荆州、郢州、北豫州、東荆

州、荆州、郢州、北豫州、東荆州、南豫州、西兖州、東兖州、南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州在河南；相州、懷州、汾州、東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北。凡分魏、晋舊司、豫、青、兖、冀、并、幽、秦、雍、凉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矣。

州、南豫州、西兖州、東兖州、南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個州在黄河以南；相州、懷州、汾州、東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個州在黄河以北。共分割魏、晋舊日的司、豫、青、兖、冀、并、幽、秦、雍、凉十州地域，以及宋國所喪失的淮北爲三十八個州。

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比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静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爲虜所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助桓天生，與輔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

第二年，邊境上的人桓天生作亂，魏國派遣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協助他，到達比陽，被征虜將軍戴僧静等打敗。邊地民衆胡丘生在懸瓠發動義軍，被魏軍打敗，戰敗後向南逃奔。魏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打舞陰，舞陰戍守頭領輔國將軍殷公愍抵禦打敗了他們。六年，魏國又派遣軍隊援助桓天生，和輔國將軍曹虎交戰，在隔城大敗。

至七年，遣使邢産、侯靈紹復通好。先是劉纘再使虜，太后馮氏悦而親之。馮氏有計略，作《皇誥》十八篇，僞左僕射李思冲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還隔城所俘獲二千餘人。

到七年，魏國派遣使者邢産、侯靈紹重新通問和好。在這之前劉纘再度出使魏國，太后馮氏喜歡而親近他。馮氏有計策謀略，撰《皇誥》十八篇，魏左僕射李思冲自稱史臣加以注解。這年，馮氏死去。八年，世祖歸還隔城所俘獲的二千多人。

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義，解屬文，輕果有遠略。游河北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脱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宏以己巳歲立圜丘、方澤，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堺，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爲索干都。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

佛狸以來，逐漸僭用華夏典章，胡人風尚華夏習俗，混雜揉合。元宏能瞭解談論義理，懂得作文章，輕捷果敢有遠大的謀略。巡游河北到比干墓前，撰《弔比干文》説："如果不是武發，靠誰增土於墓？嗚呼耿直之士，何不臣服於我！"元宏在己巳年設立圜丘、方澤，設置三位夫人、九位妃嬪。平城南面有一條干水，經過定襄境内，流入大海，離城五十里，世人稱作索干都。地氣寒冷，總是風沙吹動，六月降雪。商議遷都到洛京。

九年，遣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宫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

九年，魏國派遣使者李道固、蔣少游回訪。少游機智靈巧，秘密派人觀察京城宫殿的樣式。清河人崔元祖啓奏世祖説："少游，是臣下的外甥，特别有公輸班的才智。宋世陷落於敵寇手中，委任大匠的官職。現在任副使，必定會仿造宫殿。怎可讓生産毛氈的邊地，模仿建造皇宫？

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

臣下以爲可姑且留下少游，命主要使者回去覆命。”世祖以爲不合友好交往的意圖，不准許。少游，是安樂人。魏國的宮室制度，都是由他制定。

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黄冠素服，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苟兒王阿辱瑰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頭鐵鏁，無故自解脱，虜穿其頸骨，使咒之曰：“若復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僞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后馮氏不許。宏尤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

當初，佛狸在長安討伐羯胡，把僧人差不多殺光了。等到元嘉年間向南侵犯，獲取僧人，用鐵籠關住他們。後來佛狸患痛苦難治的疾病，從此敬畏佛教，建造佛塔寺院。元宏的父親托跋弘禪讓後，戴黄帽穿僧衣，堅持齋戒誦讀佛經，住在石窟寺。元宏太和三年，僧人法秀和苟兒王阿辱瑰王等人謀反，事情被察覺，囚禁法秀，加上籠頭鐵鎖，無緣無故自行解脱，魏人戳穿他的頸骨，派人詛咒他説：“如還有神靈，應使肉穿不進。”於是戳穿頸骨而殺他，三日纔死。魏咸陽王又想殺盡僧人，太后馮氏不准許。元宏尤其信仰佛法，粗通佛理，宮殿內建立佛塔。

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僞詔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運其功；曦曜望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母，睿識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圖罪逆招禍，奄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群臣瞻見模様，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即於今歲停宮城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又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臘前儺，唯年一儺。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即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

元宏經營洛陽後，這年下詔書給尚書思慎説：“天地化育，必由四季温熱冷寒之氣運動功力；太陽月亮，也必須五星協助照耀。仰惟聖母太皇太后，聰明見識出自天賦，功業高於遠古，將考察典章範式，更新法度。不希望因罪過招來禍殃，忽然遭遇最大的懲罰，追念無限，永遠不能達到。思慮遵循先人旨意，頒布建造明堂的樣式。你所制定的方案規矩包含天地四方之理，事情超越中古以來規模，義理圓通周備，可爲千年法度。的確是應運而生的才能，先世固有的器識。群臣瞻仰様式後，無不全想迅速建成，我以微薄的德才，也思慮建造盛大的禮樂場所。你可就在今年停止宮城的建造，營建這個工程，興起皇朝的神奇製作，遠説可實現先人的志向，近論則可滿足我的心意。”又詔令公卿參與制定刑律。又詔令罷除臘月前驅除疫鬼的儀式，一年僅一次。又下詔：“冬末的朝賀，法典中没有現成的記載，因穿軍服朝賀不合禮敬之意，如設置寒季朝服，徒然造成煩瑣禮節，從現在起罷除小年的朝賀，僅年初一次朝賀。”又下詔：“王爵不是異姓所能僭越使用的，伯號是五等平常品級。祖先的後代，仍爲王爵，其餘的王都爲公，公改爲

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

侯，侯改爲伯，子男照舊。雖然名號對原來有改變，而品級同從前没有差異。公爲第一品，侯爲第二品，伯爲第三品，子爲第四品，男爲第五品。”

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宏西郊，即前祠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傘”，一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慚，出元凱爲雍州長史，俄召復職。

十年，皇帝派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出使北方。元宏的西郊，就是從前祭天壇的地方。元宏和公卿率二十多個騎兵穿軍服環繞祭天壇，元宏一圈，公卿七圈，稱爲蹋壇。次日，又穿軍服登壇祭天，元宏又環繞三圈，公卿七圈，稱爲繞天。用繩子相連接，揉木支起帳幔，蓋上青繒，形制平整而圓，下面容得下一百人坐，稱爲“傘”，一説是“百子帳”。就在這個帳幔下宴飲休息。其次祭廟以及在明堂宣布政事，都引入朝廷讓人觀看。每當使者到來，元宏親自接見應對，發表言論義理。他十分看重齊人，常對他的臣下説：“江南的能臣多。”所屬侍臣李元凱回答説：“江南能臣多，每年换一個君主；江北没有能臣，而百年一個君主。”元宏大爲慚愧，貶元凱擔任雍州長史，不久徵召恢復原職。

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頓處。”後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明、劉思斆反命，僞南部尚書李思冲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南朝大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曰：“主上方弘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既與輯和，何容二三其德？疆埸之言，差不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瀆。”思冲曰：“我國之彊，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且和好既結，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也。”幼明曰：“卿未有子反之急，詎求登床之請？”

世祖初年，修治白下城，對别人説：“我想把這座城作爲皇帝停留的地方。”後來在石頭城造露車三千輛，想從陸路攻取彭城，形迹頗爲明顯。在這之前永明八年北方使者顏幼明、劉思斆覆命，魏南部尚書李思冲説：“兩國的和好，意義在於庇護民衆。近來聽説南朝大造車船，想侵犯淮水、泗水地區，推心置腹地互相期待，哪應這樣？”幼明説：“主上正弘揚大信義於天下，不遺漏臣妾。既和南朝和好，哪容三心二意？邊境上的傳言，大體上不值得相信。而且朝廷如一定要發怒，派人在外守衛，他們也不能接近淮水邊。”思冲説：“我國的疆域，規劃據有淮東，哪裏擔心不能蕩滌海濱東岳，祇有誠信的誓言而已。而且和好既已締結，哪可再有不誠信的行爲？從前華元、子反，在交戰之際，還能以實況相告，這種誠意實在令人羡慕。”幼明説：“您没有子反的畏懼，爲什麽有華元夜晚登上子反之床的求情？”

是後宏亦欲南侵徐、豫，於淮、

此後元宏也想向南侵犯徐州、豫州，在淮

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書，稱當南寇。世祖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北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酉，攻獲僞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衆至十萬，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宏遣弟僞河南王幹、尚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酉迎戰，進至咸陽北濁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合戰，又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應接酉等，進向長安，所至皆靡。

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乃稱聞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都督徐青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齊兖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尚書符騰詔：'皇師雷舉，摇旆南指，誓清江祲，志廓衡霧。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審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敕有司，輟鑾止軔，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于無窮，恢盛業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令。"并遣使吊國諱。遣僞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酉，酉、度等并見殺。

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斅、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宏稱字玄覽。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事，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

水、泗水間大量積蓄馬匹草料。十一年，派人張貼公告并上書，稱將要向南進犯。世祖徵發揚州、徐州的民衆壯丁，廣泛設點招募。北地人支酉，聚集幾千人，在長安城北面的西山起義。派遣使者告訴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響應支酉，攻打擒獲魏國刺史劉藻，秦、雍之間七州民衆都響應震動，人數達到十萬，各自建築堡壘，盼望朝廷救援他們的兵士。元宏派遣弟弟河南王元幹、尚書盧陽烏攻打秦州、雍州的起義軍，元幹大敗。支酉迎戰，推進到咸陽北面的濁谷，包圍魏司空長洛王繆老生，交戰，又大敗老生，老生逃回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派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幾千人接應支酉等人，攻向長安，所到之處都望風披靡。

遇世祖逝世，元宏聽説關中危急，就稱説聽到喪事而退兵。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都督徐青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兼淮陽太守鹿樹生送文書給齊國兖州府長史府："接到行所尚書所録詔書：'國家軍隊如雷霆般出動，揮舞旌旗指向南方，發誓肅清長江的不祥雲氣，立志廓開衡山的迷霧。在上月下旬，駐扎在黄河、洛水之濱。遇先前的使者邢巒等人到來，確知對方有大喪事。按《春秋》的義理，聽到喪事停止征伐。於是命令有關官員，停止車輛前進，在華陽休養戰馬，在嵩山北平息戰事。以便遵循周代制度，在中原定居，奠定無窮盡的皇室根基，光大萬代的盛大事業。帝王之居莊重端正，宏大的教化增添新彩，四海承受美好政令，無不銘記慶祝。'所以前往昭示按法令執行。"并派遣使者吊唁齊國喪事。派遣所屬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幾萬人攻打支酉，支酉、度人等人都被殺死。

隆昌元年，派遣司徒參軍劉斅、車騎參軍沈宏回訪到北方。元宏稱呼沈宏的表字玄覽。這年夏天，魏平北將軍魯直清率領部衆歸附，任命他爲督洛州軍事，兼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這一年，元宏遷都到洛陽，改姓爲元。當初，匈奴女子名叫托跋，嫁給李陵爲妻，胡人習俗以母親的名爲姓，所以魏人是李陵的後代，魏

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

宏聞高宗踐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僞荆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出南陽，向沙堨，築壘開溝，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

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鐵騎爲群，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槊，綴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别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栅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車，虜力竭不能剋。

王奂之誅，子肅奔虜，宏以爲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遣肅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戰，虜築圍塹栅三重，燒居民凈盡，并力攻城，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逆攻太子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内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黄門侍郎梁王間道先進，與太子右率蕭誄、輔國將軍徐玄慶、荆州軍主魯休烈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内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崔恭祖出攻虜栅，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昶、肅棄圍引退，追擊破之。

輔國將軍桓和出西陰平，僞魯郡公郯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江

人十分忌諱這一點，有説是李陵後代的，就被殺死，到這時纔改變姓氏。

元宏聽説高宗登位不是正嫡，在剛遷都之後，便想大顯軍威。這年冬天，親自率領大軍分别侵犯豫、徐、司、梁四州。派遣所屬荆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出兵到南陽，攻向沙堨，築營壘開溝渠，被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打敗。

建武二年春，高宗派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兵到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兵到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兵到徐州。元宏率領部衆到壽陽，軍中有黑氈臨時殿堂，可容納二十人坐，車輛旁邊都是三郎曷刺真，長矛多用白羽毛裝飾，騎兵成群，前後相連接。步兵都用烏盾長矛，用黑蝦蟆旗連綴。牛車和驢、駱駝運載軍用物資和歌舞女子，共三十來萬人。不攻打城池，登上八公山，賦詩後離去。另外包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希祖抗拒守衛，出兵奮力反擊，元宏的軍隊失敗，大多投入淮水死去。元宏的軍隊於是分兵占據邵陽州，以栅欄截斷水路，構築二座城池。右衛將軍蕭坦之派遣軍主裴叔業攻打二城，攻下來了。惠休又招募人出城燒毁魏軍的攻城車，魏軍力量用盡不能攻克。

王奂被誅殺，兒子王肅投奔魏國，元宏任命他爲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派遣王肅和劉昶號稱二十萬兵士，包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抵禦，魏軍構築包圍的溝塹栅欄三層，把居民房屋差不多燒光了，全力攻城，城中人背着盾牌站立。王廣之總領軍隊救援，魏人派遣三萬多人在下梁迎擊太子右率蕭季敞，季敞作戰失敗。司州城内緊急求救，王廣之派遣軍主黄門侍郎梁王從小路先進發，和太子右率蕭誄、輔國將軍徐玄慶、荆州軍主魯休烈占據賢首山，出乎魏人的意料之外。城内見救援軍隊到來，蕭誕派遣長史王伯瑜和軍主崔恭祖出兵攻打魏軍的栅欄，趁風放火，梁王等各軍從外面攻打，劉昶、王肅放棄包圍而撤退，齊軍追擊打敗了他們。

輔國將軍桓和出兵到西陰平，魏魯郡公郯城戍守頭領帶莫樓、東海太守江道僧在道路旁設

道僧設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者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攻虜紀城，并拔之。宏先又遣僞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鈎衝，不捨晝夜，期所殺傷數千人。臺又遣軍主垣歷生、蔡道貴救援，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

置埋伏，桓和同他們交戰，大敗他們。青州、徐州民衆投降的有一百多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派遣軍主崔延攻打魏國的紀城，都攻下來了。元宏原先又派遣所屬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打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抵禦守衛。魏軍攻打城池一百多天，用兵車攻打，日夜不停，成公期殺傷的有幾千人。朝廷又派遣軍主垣歷生、蔡道貴救援，陽烏等人撤退，官軍追擊打敗他們。夏季，魏軍又攻打司州和櫟城兩個據點，戍守頭領魏僧岷、朱僧起抵禦打敗他們。

僞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敗。英進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糧盡，擣麴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黄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氐人楊元秀還仇池，説氐起兵斷虜運道，氐即舉衆攻破虜歷城、睪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末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氐楊馥之及義軍主徐曜甫迎戰於黄亘，大敗奔歸。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群於家請英設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群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氐衆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含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悦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憘、寧朔將軍望法泰、州治中皇甫耽

魏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率領十萬多人通過斜谷，侵犯南鄭。梁州刺史蕭懿派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各軍一萬多人，分别占據角弩、白馬、沮水抵禦，大敗。元英進軍包圍南鄭，堆積土山車輛衝鋒，日夜不停。蕭懿率領東方隨從的兵士二千多人固守抗拒，隨手摧毁進攻。元英攻打城池從春季到夏季六十多天攻不下，死傷的人很多，軍中糧食用光，搗碎酒麯做飯食，牲畜吃的菜葉價格一千錢。蕭懿原先派遣軍主韓嵩等人征討僚人，回師增援州城，到達黄牛川，被魏軍打敗。蕭懿派遣氐人楊元秀回仇池，游説氐人起兵截斷魏軍運輸道路，氐人當即用全部人馬攻下魏國的歷城、睪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處據點。魏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末戰死。元英派遣軍中副將仇池公楊靈珍占據泥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派遣弟弟集朗和歸附國家的氐人楊馥之以及起義軍頭領徐曜甫在黄亘迎戰，大敗逃回。當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群在家中請元英赴宴，埋伏兵士想殺元英，事情被察覺，元英捉住季群殺了他，范凝逃走。元英後撤據守濁水，聽説氐人軍隊强盛，和楊靈珍又一起退入斜谷，遇天降大雨，兵馬遭漬水，截斷竹子煮米，在馬上持火把燒飯吃。元英到達下辨，靈珍的弟弟婆羅阿卜珍反叛，偷襲魏軍，元英的部衆潰散，元英的面頰被射中。魏陵江將軍悦楊生率領騎兵拼命作戰救援元英，元英得以免死。梁州、漢中平定。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憘、寧朔將軍望法泰、州治中皇甫耽都因抗拒魏

并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愭羽林監，法泰積射將軍。

時僞洛州刺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静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兖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伏罪。

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毁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馮有寵，日夜譖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宫中御馬三千匹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

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栅，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馮翊公目鄰、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

先是僞荆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郄祁阿婆爲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陽小郡，誓取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罩黄傘，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今蕩一六合，與先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久；今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一年，中

軍而戰死。追贈靈瑗、法愭爲羽林監，法泰爲積射將軍。

當時魏國洛州刺史賈異侵犯甲口，被上洛太守李静打敗。三年，魏軍又攻打司州的櫟城，被戍守頭領魏僧岷所抵禦打敗。秋季，魏人派遣軍隊襲擊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放棄西城逃跑，東城仍然固守，朝廷派遣冠軍將軍兖州刺史徐玄慶救援，魏軍撤退，延祉受死刑。

當初，魏太后馮氏的哥哥昌黎王馮莎有兩個女兒，大馮美麗而有病，做尼姑，小馮成爲元宏的皇后，生太子元詢。後來大馮疾病痊愈，元宏娶爲昭儀。元宏起初遷都，元詢心中不樂意，思慮回到桑乾。元宏縫製衣帽給他，元詢私下毁壞，解開頭髮而結髮爲辮衣襟向左開。大馮受寵幸，日夜詆毁元詢。元宏外出到鄴城騎馬射箭，元詢利用這個時機想背叛回到北方，秘密挑選宫中御用的馬三千匹放在河陰渚。皇后聽説後，召唤并捉住元詢，派使者飛奔報告元宏，元宏把元詢遷到無鼻城，在河橋以北二里的地方，不久殺了他，以平民的禮儀安葬。立大馮爲皇后，同時立太子元恪，這一年，是魏太和二十年。

魏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衛桑乾，元宏的堂叔平陽王安壽戍守懷栅，在桑乾西北。賀鹿渾責難元宏任用中原人，和魏定州刺史馮翊公目鄰、安樂公托跋阿幹兒密謀立安壽，分别據守河北。期望很久没有實現，安壽畏懼，報告元宏。殺死賀鹿渾等幾百人，任用安壽如同往日。

在這之前魏荆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郄祁阿婆被房伯玉打敗，元宏發怒，以爲南陽是個小郡，發誓攻取屠滅。建武四年，親自率領軍隊攻向雍州。元宏先到南陽，房伯玉環城固守。元宏隨行的有幾萬騎兵，罩着黄傘，離城一里。派遣所屬中書舍人公孫雲對伯玉説："我現在統一天地四方，和先前出兵不同。先前出兵冬天離開春天返回，不作長久停留；現在立誓不有所攻占，絶不回到北方，停留在此或許三至五年。你這座城是我所駕六龍的頭，容不得不先攻取。遠則一

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爲難殄。若不改迷，當斬卿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改禍爲福。但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效，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答曰："承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武帝采拔，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無感。但隆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邊氓，遂見陵突，既荷國恩，聊耳撲掃。回己而言，應略此責。"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著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寇，僞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

年，中則不過一百天，近則不過一個月，不算是難以消滅。如果不改變迷途，當斬下你的頭，懸挂在軍門前示衆。全城無二心，可慶幸改禍爲福。不過你有三個罪過，現在使你得知。你原先侍奉武帝，蒙受恩典位居左右，不能對從前君主盡節操，而對現在君主盡節操，這是第一個罪過。前年派遣偏師薛真度暫時來到這裏，你竟然大加殺傷，這是第二個罪過。武帝的後代全被殺害，你毫無報效之心，却反而爲現在君主盡節操，違背天意損害義理，這是第三個罪過。不可寬恕。准許你反復思索，不要使全城遭受痛苦。"伯玉派遣副將樂稚柔回答說："承蒙您打算攻打圍困我，期望一定攻克，我一個低微的平常人，得以對抗大聲威，真可以説是獲得了值得一死的地方。我原先蒙受武帝的提拔，受賜位居他左右，犬馬尚且知道報恩，哪能没有感念。不過隆昌和延興年間的君主，昏庸狂悖違背倫常，當今君主以聖明繼承大業，國家没有不同。這就進不辜負良心，退不愧對幽魂。前年薛真度引誘邊境民衆，我們遭到侵犯，既身受國家恩典，姑且撲滅他。反思而言，應免去這個責難。"元宏率領軍隊到城南寺院前停留，從東南角的溝橋上通過，伯玉原先派遣勇士幾人穿戴着虎紋衣虎頭帽，從埋伏的孔道中忽然衝出，元宏的人馬受驚退却，殺死幾人，元宏呼喚善射將領原靈度射擊埋伏的人，那幾人隨弦聲而倒下。元宏於是通過。元宏當時大舉向南進犯，魏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連接，人數號稱一百萬。各王的軍隊都是大紅色的鼓，公侯是綠色的鼓，伯子男是黑色的鼓，并有鼙角，口哨聲沸騰大地。

宏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臺先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赭陽城，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瑶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戰鬥不息。遣人謂城中

元宏留下所屬咸陽王元禧包圍南陽，進軍到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也抵禦守衛。朝廷原先派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協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衛赭陽城，軍主鮑舉協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瑶起戍守舞陰城。元宏攻打新野城，戰鬥不停息。派人對城中説："房伯玉已經投降，汝南

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何獨自取糜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於是沔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黄瑶起及軍主鮑舉、從陽太守席謙并棄城走。虜追軍獲瑶起，王肅募人臠食其肉。追贈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數日，房伯玉以城降。伯玉，清河人。既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馮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求反。汝何爲失計？"遂卒虜中。

爲什麽偏偏自取滅亡？"思忌命人回答説："城中兵士糧食還多，没時間同你這小敵寇談話。"雍州刺史曹虎派遣軍隊到均口，不前進。永泰元年，城池淪陷，捆住思忌，問他説："現在想投降嗎？"思忌説："寧做南方鬼，不做北方臣。"於是被殺。齊追贈他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這時沔北大爲震動，湖陽戍守頭領蔡道福、赭陽城主成公期和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黄瑶起和軍主鮑舉、從陽太守席謙都放棄城池逃跑。魏國追趕的軍隊擒獲瑶起，王肅招募人切碎吃他的肉。齊追贈瑶起爲冠軍將軍、兖州刺史。幾天後，房伯玉獻城投降。伯玉，是清河人。投降後，魏國任命他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接受。高宗知道他的志向，每月供給他的兒子希哲錢五千文，米二十斛。後來伯玉向魏人求取南方邊境的一個郡，擔任馮翊太守，生下兒子幼小，就教他騎馬，常常想回到南方。永元末年，希哲進入魏國，伯玉大發脾氣説："我力量衰竭到了這個地步，不能守節義而死，仍希望你在本朝報答國家恩典。我如能如願，也要越過關口尋求返回。你爲什麽如此失策？"伯玉終於死在魏國。

虜得沔北五郡。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略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破顯達而死。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魯陽。恪至，勰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

魏人攻取沔北五郡。元宏親自率領二十萬騎兵在鄧城打敗太子率崔慧景等人，進軍到樊城，臨近沔水而離去。回到洛陽，聽説太尉陳顯達籌劃奪取五郡，包圍馬圈，元宏又率領大軍向南進攻，打敗顯達而死去。喪車返回，在距洛陽四百多里的地方，稱説元宏的詔令，徵召魏太子元恪到魯陽相會。元恪到達，元勰把元宏的衣服給他穿上，纔發布喪事。到達洛陽，就向州郡宣布，舉辦喪事穿喪服，謚號爲孝文皇帝。

是年，王肅爲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初奔虜，自説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第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年也。

這一年，王肅爲魏國確定官品官署，都如同中原。共九品，每品各有二級。王肅當初投奔魏國，自述家族被誅殺的情形，元宏爲之流淚。把第六個妹妹彭城公主嫁給他。封王肅爲平原郡公。建房舍，用香料塗墻壁。王肅於是受到信任重用。元恪登位，稱景明元年，時爲齊永元二年。

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

豫州刺史裴叔業獻出壽春投降魏國。在這之

是僞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吴興人，初以失志奔虜，大見任用，宏既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刺史。時王肅僞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既新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户。

前魏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領部衆投降。沈陵，是吴興人，起初因不得志投奔魏國，大受信任重用，元宏死後，所以回到南方，接連授任徐、越二州刺史。當時王肅任魏國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剛失去大軍鎮，荒遠地帶的人來往，詐稱王肅要回歸南方。少帝下詔委任王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封西豐公，食邑二千户。

虜既得淮南，其夏，遣僞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其冬，虜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

魏國得到淮南後，這年夏天，派遣所屬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在建安城攻打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死亡的有一萬多人，一百多天後，朝廷没有救援，城池陷落，魏人擒獲景略而返回。這年冬天，魏國又派遣將領桓道福攻打隨郡太守崔士招，打敗了他。

後僞咸陽王禧以恪年少，與氐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及虜大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日。馬居説禧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河北桑乾，仍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又不從。靈祐疑禧反己，即馳告恪。禧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廣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宫，知無變，乃還。遣直衛三郎兵討禧，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尸北芒。王肅以疾卒。

後來魏咸陽王元禧因元恪年紀小，和氐人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以及魏國大將支虎、李伯尚等十多人，請求在鴻池陂集會，趁元恪外出到北芒打獵，偷襲殺了他。元禧猶豫不敢發難，想另擇時間。馬居勸元禧説："殿下如不到北芒，就可回師占據洛城，關上四個城門。天子聽説後，必定逃到河北桑乾，殿下便斷絶河橋，做河南天子。分隔黄河而治理，這個時機不可失去。"元禧又不聽從。靈祐懷疑元禧改變主意，就趕去報告元恪。元禧聽説事情敗露，想逃跑渡過黄河，而天下雨夜色昏暗迷失道路，到達孝義驛，元恪已得到洛城。派遣弟弟廣平王率領幾百騎兵先進入宫中，知道没有變故，纔回宫。派遣直衛三郎的兵士討伐元禧，捉住後殺了他。魏國法律，謀反的人不能安葬，把元禧的尸體拋棄到北芒。王肅因病去世。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釁阻兵，事興東晋。二庾藉元舅之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斾。褚裒以徐、兖勁卒，壹没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温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既

史臣曰：齊國、魏國割據，江南建國經歷三代了。華夏分崩離析，舊都割裂，觀察裂痕而出動兵馬，事情起於東晋。二庾憑藉皇帝舅父的權勢，以征伐爲己任，元規到邾城而覆滅軍隊，稚恭到襄陽而倒轉旌旗。褚裒率領徐州、兖州强勁的兵士，全部喪失在鄒、魯地區。殷浩驅使楊州、豫州的軍隊，在山桑大敗。桓温成年後雄姿英發，利用平定蜀地的聲勢，步行進入咸關，在

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為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己，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微百勝。自四州淪没，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為鬥，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晚，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既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修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疆埸之民，并安堵而息窺覦，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彊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武。胡馬蹈藉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即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騖，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强兵大衆，親自凌殄，旍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懦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頹隍，民户墾田，皆為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内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休兗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

洛陽、鄴城的曠野交戰。隨之鮮卑靠近海濱固守，羌人、魏人割據三秦、代北，成爲敵對國家，依仗險阻分開勢力，宋武帝趁着時機，所以能依次加以消滅。等到魏虜兼并北方，南朝喪失河南疆域，兵馬土地，不如往日。宋文帝雖然能够瞭解自己，却不能估量敵人，所以出兵没有功績，每戰必敗。泰始年間因守邊官員背叛，竟至喪失淮北，攻取不能濟事，於是商議和好結親。太祖創業，没來得及長遠策劃，戰事先起，魏軍侵犯各地，在淮南、豫州取勝，對青州、海州摧毁追擊，齊國以逸待勞，安坐没有勝績。自從四州淪陷，民衆思念本朝，國運革新，歌頌聲威恩德，拿起兵器穿上鎧甲，人自爲戰，築深壘加固守衛，盼望南方的旌旗。天子熟悉邊境事務，乘亂攻取而授予用兵法度，先頭部隊幾天之間，遠掃臨淄、彭城，然而統率的將領停留不進，援助延緩，仰慕道義的人，全家被殺。失去時機後，朝廷商議停止北伐，止息武備提倡文教，今後再思考進取。永明年間，依據既定策略，聘問來往，邊關安寧。邊境的民衆，都相安無事而平息窺伺之心，百姓從事農桑而不失本業，也是由於這個原因。荆棘滋生，是用武的弊害，戰事一起，創傷難以恢復，這難道不是驗證嗎？建武初受國運，獯狁强勁向南進逼，豫州、徐州的邊鎮，築起高城，積蓄兵士，不敢和他們抗衡。胡人馬匹踐踏淮水、肥水地區，而常常成爲争戰之地。雲梯衝車的傷害，擊鼓擄掠的死亡，建元以來，前所未有。加上魏國從草原遷到華夏，依照舊都禮儀，雍州、司州的北部，鄰近許昌、洛陽，平路幾百里，驛站車馬通行，漢世的馳道，直接抵達章陵，戰馬奔馳，清晨前往晚上返回。魏人懷有兼并弱小的威嚴，胸藏拓展土地的計謀，强大的軍隊，親自出征侵逼消滅，旌旗戰鼓連年出動，戰事不停息。朝廷規劃怯懦屈服，不能救助抵禦，所以南陽傾覆營壘，新野倒塌城壕，民衆所墾土地，都爲狄人擁有。雖然分派將領士兵，都出兵淮南，却没有解除沔北的危難，已經加深渦陽的失敗。兵役賦税在内用盡，民衆在外畏懼喪命，家家騷擾，無法生存下去。善惡

救讓？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

的命運，誠然有天機，得失的軌迹，各歸於人們的行事。難道不是由於將帥臨事，貪圖功勞昧於賞賜，勝敗的緊急時刻，不互相救助相讓？號令不明確，本來是中原國度的短處。

贊曰：天立勍胡，竊有帝圖。即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病，并邑焚剗。

贊曰：上天扶立强大的胡人，竊據帝王之位。定居在華夏區域，建國號稱孤王。百姓遭遇患難，連城被燒毀屠滅。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蠻　東南夷

蠻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爲高山侯，田治生爲威山侯，梅加羊爲扞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曆改物，舊册杓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升贊，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爲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

蠻人，種族繁多，語言不統一，都依靠山谷，分布在荆、湘、雍、郢、司等五州境内。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爲高山侯，田治生爲威山侯，梅加羊爲扞山侯。太祖登位，有關官員上奏蠻人的封爵應在解除之列，公卿合議以爲："對戎夷授予爵位，道理彰顯於各代；酋帥世代繼承，事迹彪炳於前朝。現在天命改變，舊日册封都降低，而梅生等人都保全部落奉行政令，事情需有總攬，恩典任命的上升，自應不同於平常品級。以爲應該保存名號來訓導不同風俗的人。"詔令："特爲保留。"任命治生爲輔國將軍、虎賁中郎，改任建寧郡太守，將軍、侯爵的職銜照舊。

建元二年，虜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以郡縣無備，寇潼陽，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苟元賓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沮百方寨，殺略百餘人。北上黄蠻文勉德寇汶陽，太守戴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荆州刺史豫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伾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陽，勉德請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陽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遠遂逃竄。

建元二年，魏軍侵犯豫州、司州，蠻人中傳言魏軍已臨近，又聽説官府徵發全部民丁，南襄城蠻秦遠因郡縣没有戒備，侵犯潼陽，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勾引魏軍攻打平昌戍，戍守頭領苟元賓打敗他們。秦遠又出兵攻下臨沮百方寨，殺死一百多人。北上黄蠻文勉德侵犯汶陽，太守戴元孫因城池孤單力量弱小，擔心不能保住，放棄據點回到江陵。荆州刺史豫章王派遣中兵參軍劉伾緒率領一千人討伐勉德，到達當陽，勉德請求投降，接收他的部落，使他戍守汶陽所修城池，命他保護商人旅客，負責道路清静通暢，秦遠於是逃竄。

汶陽本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騎，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時，割以爲

汶陽本在臨沮以西地界，二百里之中，水陸通道狹窄，衹能前後相接而行走，有幾個地方不能通過馬匹，而水田旱地十分肥沃。桓温時，分

郡。西北接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邊，并山蠻凶盛，據險爲寇賊。宋泰始以來，巴建蠻向宗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討不剋。晋太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瓂等詣臺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并親晋王，賜以朝服。宗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静之。

其武陵酉溪蠻田思飄寇抄，内史王文和討之，引軍深入，蠻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明五百人將湘州鎮兵合千人救之，思飄與文和拒戰，中弩矢死，蠻衆以城降。

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田豆渠等五千人爲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道，攻其寨，宗頭夜燒寨退走。

三年，湘川蠻陳雙、李答寇掠郡縣，刺史吕安國討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平。

五年，雍、司州蠻與虜通，助荒人桓天生爲亂。

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駟路爲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驢王爲試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也。

九年，安隆内史王僧旭發民丁，遣寬城戍主萬民和助八百丁村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民和被傷，失馬及器仗，有司奏免官。

西陽蠻田益宗，沈攸之時，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閤，叛投虜，虜以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益宗攻司州龍城戍，爲戍主朱僧起所破。

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

出成爲郡。西北靠近梁州的新城，東北靠近南襄城，南方靠近巴山、巫山二山邊界，都有山蠻凶惡强盛，占據險阻成爲寇賊。宋朝泰始年間以來，巴建蠻向宗頭反叛，刺史沈攸之斷絶他的鹽米，接連征討不能攻克。晋朝太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瓂等人前往朝廷請求授任，尚書郎張亮建議："對夷貊不能賜給軍號。"元帝下詔特地任命向弘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并封親晋王，賜給朝見的禮服。宗頭就是他的後代。太祖設置巴州來威懾安定他們。

武陵酉溪蠻田思飄入侵抄掠，内史王文和討伐他，率軍深入，蠻人從後面斷絶文和的運糧道路。豫章王派遣中兵參軍莊明五百人率領湘州鎮守兵士共一千人救援文和，思飄同文和交戰，中箭而死，蠻人兵士獻出城池投降。

永明初年，向宗頭和黔陽蠻田豆渠等五千人進犯，巴東太守王圖南派遣府司馬劉僧壽等人砍伐樹木開通道路，攻打他們的營壘，宗頭夜晚燒毁營壘撤退逃跑。

三年，湘川蠻陳雙、李答侵犯抄掠郡縣，刺史吕安國征討不能取勝。四年，刺史柳世隆統領部衆征討，纔平定。

五年，雍、司州蠻和魏人勾結，援助荒遠地區的人桓天生作亂。

六年，授任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駟路爲試用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驢王爲試用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爲試用新平左郡太守，這幾人都是郢州蠻人。

九年，安隆内史王僧旭調發民丁，派遣寬城戍守頭領萬民和援助八百丁村蠻討伐千二百丁村蠻，被蠻人打敗，民和受傷，失去馬匹和兵器，有關官員上奏罷免他的官職。

西陽蠻田益宗，在沈攸之時，因功勞成爲將領，於是做臨川王防閤，叛變投降魏國，魏人委任他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魏人派遣益宗攻打司州龍城戍，被戍守頭領朱僧起打敗。

蠻人習俗穿布衣打赤脚，有的頭上一撮之髻

髮。兵器以金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形狀如椎，有的剪去頭髮。兵器用金銀裝飾，將虎皮套在盾牌上，善於射箭，都凶暴强悍好作亂。

東夷

高麗國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三年，遣使貢獻，乘舶泛海，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然强盛不受制。

東夷高麗國，西和魏虜接壤。宋朝末年，高麗王樂浪公高璉擔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高璉升軍號爲驃騎大將軍。三年，派遣使者貢奉，乘船渡海，使者及信函時常來往，也出使魏虜，然而强盛不受制約。

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顔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斆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况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斆謂僞南部尚書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斆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曰："二國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

魏虜設置各國使者住處，齊國使者位居第一，高麗在其後。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顔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斆出使魏國。魏人元旦朝會，幼明、思斆和高麗使者座位相連。幼明對魏國主客郎裴叔令說："我們從華夏上國奉命，來到你的國家。所能對等的，衹有一個魏國。其餘的外族夷人，按道理不能望我後塵。何况東夷小貊，臣屬於齊朝廷，今日却竟敢與我國接踵平列。"思斆對魏國南部尚書李思冲說："我聖朝安置魏國使者，不曾和小國并列，你也應該知道。"思冲說："的確如此。衹是主使副使不能升殿而已。這裏座位很高，足以相報答。"思斆說："李道固從前出使，衹是因門第而被阻隔而已。魏國如派大族人士前往，豈會受到冷遇?"幼明又對魏國君主說："二國相當，惟有齊和魏。邊境小狄族，竟敢跟在我的後面。"

高麗俗服窮袴，冠折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

高麗習俗穿襠褲，帽上折風爲一梁，稱爲幘。知道閱讀《五經》。使者在京城，中書郎王融同他開玩笑說："穿戴不適中，是身體的災難。你頭上到底是什麽東西?"使者回答說："這是古代帽子的遺風。"

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以高麗王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原闕報功勞勤，實存名烈。假行

高璉一百多歲去世。隆昌元年，任命高麗王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闕文）報答功勛酬謝勤勞，留下名聲業績。代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竭盡忠心效

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效，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捍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恩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并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效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款有素，文武烈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效時務，光宣國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

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泰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效，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况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愍除正。達邊效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務不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邁執志周密，屢致勤效，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并賜軍號，除太守。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勤，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即位章綬等玉銅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

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

力，解除國家患難，勇敢堅毅，威風等同名將，稱得上保衛疆土的人，鞏固國家，評定功績勤勞，應在選拔獎賞之列。現在依照條例暫授代理職務。伏願施恩憐愛，准予所授代理職務。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多年協助處理政務，武功顯著，現暫授代理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自成年後輔佐政事，忠心早已昭著，現暫授代理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心效力，文武功勛突出，現暫授代理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心效力當代事務，光大國家政令，現暫授代理建威將軍、弗斯侯。”

牟大又上奏表說：“臣下所派遣的代理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代理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代理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向品行有清風亮節，忠心早已昭著。以往泰始年間，數次出使宋朝，現任臣下的使者，經歷風波險阻，推尋至誠的報效，應在升爵之列，恭謹依照先前的條例，各暫授代理職務。恩澤榮耀美好，是萬里外所企盼的，何況親自踏上天子朝廷，竟不受恩賜。伏願天子特地同情正式授任。高達在邊地效命早已昭著，公務勤勞，現暫授代理龍驤將軍、帶方太守。楊茂志向品行清高專一，公務不荒廢，現暫授代理建威將軍、廣陵太守。會邁堅守志向不動搖，多次顯示勤勞忠誠，現暫授代理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令同意，都賜予軍號，授任太守。授任牟大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派遣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牟大繼承已故祖父牟都爲百濟王。說：“嗚呼！你世代承襲忠誠勤奮，誠意昭著於遠方，水路艱險，貢奉不斷。現遵循法典，命你繼承顯赫的册命。努力啊！恭敬接受美好的事業，能不謹慎嗎！詔令代理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現以牟大繼承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即位賜印章絲帶等，玉銅虎竹符四枚。王叩拜接受，不也是美好的嗎！”

這一年，魏虜又調發騎兵幾十萬攻打百濟，

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梨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鋭氣，鯨暴韜凶。今邦宇謐静，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勛，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并賜軍號。

進入百濟境内，牟大派遣將領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領部衆襲擊魏軍，大敗他們。建武二年，牟大派遣使者上奏表説："臣下自從先前受封爵，世代可得到朝廷榮耀，愧獲節鉞，開拓疆域。往日姐瑾等都受到榮光授任，臣僚百姓都安寧。庚午年，獫狁不改過，發兵進逼。臣下派遣沙法名等人率兵迎擊征討，夜晚突襲如雷霆般地攻打，匈奴單于慌張恐懼，如海水激蕩般地崩潰。乘勝追擊斬殺賊寇，倒斃的尸體使原野鮮紅。因此摧敗了他們的鋭氣，殘暴的敵人收斂凶氣。現在境内安寧，實在是法名等人的謀略，推尋他們的功勛，應在褒獎封授之列。現在暫授沙法名爲代理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代理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代理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先前有軍功，又攻下臺舫，擔任代理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子施恩特地同情准許任命。"又上奏表説："臣下所派遣的代理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代理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代理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代理揚武將軍陳明，在任時公而忘私，一心處理公務，在國家危難時勇於獻出生命，赴難奮不顧身。現在擔任臣下的使者，冒着風波艱險，表現最大的忠誠。實在應該升其爵位，各賜所代理的職務。伏願聖朝特地恩賜正式授任。"詔令同意，都賜予軍號。

加羅國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加羅國，是三韓種族。建元元年，國王荷知派使者前來獻納。詔令説："剛登上皇位，遠方夷人普及教化。加羅王荷知從海外來通好，由遥遠的東方貢奉禮品。可授任爲輔國將軍、本國王。"

倭國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倭國，在帶方東南的大海島中，漢朝末年以來，擁立女王。風土習俗已見從前史書記載。建元元年，升新任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的軍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

林邑國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獻。

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産，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

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毒僧達諫，不聽。和之進兵破其北界犬戎區栗城，獲金寶無筭，毁其金人，得黄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

楊邁子孫相傳爲王，未有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詔曰：“林邑雖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子孫范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

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悍，習山川，善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的南方，海路行走三千里，北面連接九德，是秦朝時的林邑縣。漢末自稱爲王。晉朝太康五年，開始貢奉特産。

宋朝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剛出生，他的母親夢見有人用金席墊着他，光彩奇特美麗。中國稱作紫磨金，夷人稱爲“楊邁”，所以用來取名。楊邁死去，兒子范咄登位，羡慕他的父親，又改名爲楊邁。

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水濱。敬奉尼乾道，鑄造金銀人像，腰粗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伐林邑，楊邁想輸納金子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歸還日南舊地。大臣毒僧達規勸，不聽從。和之進軍攻下他們北部邊界的犬戎區栗城，獲得金銀財寶不計其數，毁壞他們的金人，得到黄金幾萬斤，其餘財物與之相應。和之後來病死，見到胡神作祟。孝建二年，開始委任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

楊邁的子孫相繼爲王，没有官位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占他們的國家，篡位自立爲王。永明九年，派遣使者貢奉金子簟竹等物品。詔令説：“林邑雖然地處遥遠的境外，世代服從國家教化。當根純誠意懇切，履行臣屬職責，遠方業績顯著，實在值得嘉獎。應該賜予爵號，來弘揚恩澤。當根純可授予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的子孫范諸農率領同族的人攻打當根純，又得到自己的國家。十年，朝廷委任諸農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武二年，升軍號爲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在大海中遭遇風暴被淹死，朝廷委任他的兒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

晉朝建興年間，日南夷人頭領范稚的奴僕范文多次經商，見到中原國家的制度，開導林邑王范逸修建城池樓閣殿堂。國王戴的天冠如同佛冠，身上披着帶香料的珠玉飾物。國中民衆凶

門。吹海蠡爲角。人皆裸露。四時暄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君爲婆羅門。群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婿。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握手相付，咒願吉利。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葬。人色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區栗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

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一張，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遥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娶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叠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

至王槃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篡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鑱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吴、晋時也。晋、宋世通職貢。

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達扶南，具説中國有聖主受命。

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臣僑陳如

狠强悍，習慣山川生活，擅長武鬥。吹海螺爲號角。人們都赤身露體。四季温暖，没有霜雪。貴女賤男，稱巫師爲婆羅門。堂兄妹間相通婚，婦家先派人送聘禮求取女婿。女子出嫁，迦藍衣用橫幅縫在一起如同井口的圍欄，頭上戴鮮花寶器。婆羅門牽着女婿和媳婦的手握在一起相交付，念咒祝願吉祥。服喪期間剪去頭髮，稱爲孝。在原野焚燒尸體作爲安葬。遠方有一種靈鷲鳥，知道有人將死，集合到那家把死人的肉吃光，飛走，家中的人纔收取骨頭燒成灰投入海中水葬。人的膚色以黑爲美，南方各國都是這樣。區栗城樹立八尺的測日標竿，日影在度南八寸。

從林邑向西南行走三千多里，到達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南方大海西面的半島中，縱橫三千多里，有大江水向西流入海洋。他們的先輩有女人做國王，名叫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見神賜給他一張弓，教他乘船入海。混填早晨起床在神廟的樹下得到弓，就乘船開向扶南。柳葉見到船，率領兵士準備抵禦。混填舉弓遠射，射穿船的一邊貫穿船中的人。柳葉恐懼，於是投降。混填娶柳葉爲妻。他厭惡人們裸露形體，於是讓人們穿上棉布做的套頭衫裙。因此治理這個國家。子孫相承襲。

到國王槃況死去，國中大臣擁立他們的大將范師蔓。范師蔓患病，姐姐的兒子旃篡位，殺死范師蔓的兒子金生。十多年後，范師蔓的小兒子范長突襲殺死旃，用刀刺旃的腹部説："你從前殺我的兄長，現在我要爲父兄殺死你。"旃的大將范尋又殺死范長，國中大臣立范尋爲王，這是吴國、西晋時的事。晋朝、宋朝時扶南都前來貢奉。

宋朝末年，扶南王姓僑陳如，名叫闍耶跋摩，派遣商人到廣州交易。天竺僧人那伽仙搭乘商人的船打算回國，遭遇風暴到了林邑，財物都被擄掠光了。那伽仙從小路得以到達扶南，陳説中原有聖明的君主接受天命。

永明二年，闍耶跋摩派遣天竺僧人釋那伽仙上奏表，稱扶南國王臣子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

闍耶跋摩叩頭啓曰："天化撫育，感動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豫，皇太子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内外朝臣普同和睦，鄰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和，道俗濟濟，并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伏。如聽其所說，則化鄰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悦，若暫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之民，并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并别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丹款，賜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委臣逸走，别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愆，天不容載。伏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凶，自專很強。且林邑扶南鄰界相接，親又是臣奴，猶尚逆去，朝廷遥遠，豈復遵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絶，便欲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將伐凶逆，臣亦自效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欲别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敕旨。脱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敕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

啓奏，說："天朝教化撫育，感動神祇，四季之氣協調適中。伏願聖明的君主身體起居安康順暢，皇太子萬福金安，六宮清静美好，各王爵嬪妃公主内外朝臣普天和睦，鄰國官吏百姓萬國歸附，五穀豐登，災害不生，地方安寧民衆太平，一切安穩。臣下和人民，國土豐盛安樂，温熱冷寒之氣協調和順，僧人民衆衆多，都受陛下普遍教化的恩澤，全都獲得安定太平。"又說："臣下從前派遣使者帶着各種貨物前往廣州交易，天竺僧人釋那伽仙在廣州便搭臣的船舶想來扶南，海上遇風暴漂到林邑，國王奪走臣下的貨物，以及那伽仙的私人財物。那伽仙詳細陳述他從中原來到這裏，恭敬叙述陛下聖明仁德的治理，詳細議論風尚教化，佛法興盛，衆僧會集，法事不斷興盛，君王威風嚴明整肅，朝廷聲望國家法度，慈愛憐憫百姓，天下各地，無不歸順信服。如聽從他所說，則教化接近天上神祇，不能比喻。臣下聽說後，心情激蕩歡悦，如能暫時叩見陛下，仰慕仁慈，恩澤普及小國，天朝垂恩所感受，所有地區的民衆，都得受到恩典祐護。所以臣下現在派遣這個僧人釋那伽仙爲使者，上奏表問候貢奉，略微呈獻臣等的真心，并另外陳述下國情形。祇是所獻納的物品輕微粗陋，深爲慚愧畏懼。伏願陛下慈悲普照，考察我們的誠心，恩賜不予責備。"又說："臣下有個奴僕叫鳩酬羅，拋棄臣下逃跑，另到其他地方，勾結凶惡的人，竟攻下林邑，隨之自立爲王。長久不恭敬順從，違背恩德辜負道義，背叛主子的罪過，天地不能容納。推尋林邑從前爲檀和之所攻下，早已歸附教化。天朝威風所及，四海敬服，而今鳩酬羅堅持奴僕的凶暴，自大蠻横。況且林邑和扶南邊界相連，論親緣鳩酬羅又是臣下的奴僕，尚且叛離，朝廷遥遠，他哪能再遵奉？這個國家屬於陛下，所以恭謹陳述上奏。聽說林邑近年奏表貢奉斷絶，便想永遠隔阻朝廷，哪有獅子座位上而讓大鼠安坐的？伏願派遣軍隊將領討伐凶惡作亂的人，臣下也自願報效微薄的誠心，協助朝廷撲滅，使沿海各國，頃刻歸順服從。陛下如想另立其他的人爲那國國王，恭聽旨意。如果不想大舉

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啓聞。伏願愍所啓。并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琉璃蘇鉝二口，玳瑁檳榔柈一枚。”

興兵討伐林邑，伏願特爲下令有關地區，根據情況用少量軍隊協助臣下，利用天朝的威力，消滅小賊寇，討伐惡人順從正道。平定的時候，將上奏表獻上五尊金質婆羅。現經由這個使者送上臣下的誠心，奏表所陳述，不能完全表達臣下心情。謹附上那伽仙以及陪伴者詳細啓奏。伏願依准所奏。并貢奉金鏤龍王的坐像一尊，白檀像一尊，牙塔二尊，古貝二對，琉璃蘇鉝二口，玳瑁檳榔盤一枚。”

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躭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間，感攝於群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躭，吉樹敷嘉榮。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猒，六道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既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不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遥深欣贊。知鳩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殊宜剪討。彼雖介遐陬，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戈。王既款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實惟國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以絳紫地黄

那伽仙前往京城，説到他的國家習俗侍奉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臨在摩躭山。氣候長久温暖，草木不凋落。他所上奏疏説：“吉祥利於世間，感化吸引衆生。之所以如此，上天感化因緣明。仙山取名爲摩躭，吉樹布化受嘉榮。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都獲祐護，人民都得安寧。由於此恩普及之故，所以臣屬歸附。菩薩施行容忍慈悲，本來起自平凡根基。一當産生佛的最高智慧，聲聞乘與緣覺乘不在期待中。經歷多代積功業，以六種德目施行大悲。勇猛超越劫難，財産性命施捨没有剩餘。生死不爲滿足，六道輪回感化有緣的人。具備菩薩之位，遺下佛果教化衆人天神。功業已奠定，德行圓滿成正果。各種善行智慧周備，慧業之光照耀凡俗。衆生因緣由感化而相應，隨機緣授予佛法的悦樂。佛化遍及十方，無不蒙受濟渡拔擢。皇帝聖明弘揚大道，使三寶興盛。留心處理各項事務，聲威恩德震撼八方以外。國土和城池，仁愛風尚清明。也如釋帝，在天神中地位最高。陛下統領萬民，四海全部歸向。聖明仁慈流傳無止境，遍及臣屬小國真深厚。”詔書回答説：“你詳述摩醯降下尊靈，普施那方土地，雖然是不同的風俗别樣的教化，遥遠地爲之歡欣贊賞。知道鳩酬羅在南方背叛，竊據林邑，聚集凶暴的人肆意擄掠，實應剪除討伐。林邑雖在遥遠邊境，舊日履行番邦貢奉，自從宋末多難，海外的音信被阻隔，皇朝革新，而林邑習於迷惑不改正。我正以文德招徠遠方的人，不想大動干戈。國王既然懇切表示忠心，遥遠地請求出兵，現在詔令交州根據情形接應。討伐叛臣懷柔遠方之人，實爲國家政典，應

碧緑紋綾各五匹。

勉力建立特殊功勞，以符合我的期望。那伽仙屢次奉命擔任邊境翻譯，很熟悉中原情況，特命他宣布旨意。”皇帝用絳紫地黄碧緑紋綾各五匹作爲回贈。

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大家男子截錦爲横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鐶鏆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栅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鬥鷄及豨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鐶若鷄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没水，直者入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

扶南人聰慧靈巧，攻取周圍不順從地區的民衆爲奴婢，去换取金銀絹帛。大家族的男子截斷彩色絲織品做横幅圍裙，婦女用來做套頭式的衣裙，貧窮的人用布來遮身。冶煉金鐶鏆銀做食具。砍伐樹木修建房屋，國王住在樓閣上，用木栅做城墻。海邊生長大箬葉，長八九尺，編織這種葉子來蓋屋。人民也造樓閣居住。造船八九丈長，寬纔六七尺，頭尾像魚。國王出行騎象，婦人也能够騎象。以鬥鷄及豨取樂。没有監獄，有訴訟的人，就把如鷄蛋大的金指環投到沸騰的水中，使訴訟的人去探取，又燒鐵鎖到紅色，讓訴訟的人拿在手上捧着走七步，有罪的人手都燒焦燙爛，没有罪的人不受傷。又命令頭没到水中，有理的人入水而不沉，没理的人當即沉下去。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和橘子，檳榔多，鳥獸同中原一樣。人們性情善良，不善於作戰，常被林邑侵略攻打，不能和交州交往，所以使者很少到來。

交州

交州斗絶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交州叛，數年病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焕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焕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焕，焕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既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三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毦，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

交州孤懸陡峭的海島，控制外國，所以仗恃險阻多次不順從。宋朝泰始初年，刺史張牧去世，交趾人李長仁殺害張牧從北方帶來的部衆，占據交州反叛，幾年後病死。堂弟叔獻接位，號令不能施行，派遣使者請求派刺史。宋朝委任南海太守沈焕爲交州刺史，委任叔獻爲沈焕的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到朝廷任命，人心服從，於是發兵守衛險阻不接納沈焕，沈焕停留在鬱林病死。太祖建元元年，隨之委任叔獻爲交州刺史，以安撫他。叔獻接受任命，不久截斷外國同中原的聯係，貢奉很少。世祖打算討伐他，永明三年，任命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調發南康、廬陵、始興各郡兵士征討交州。叔獻聽説後，派遣使者希望再延期幾年，貢奉十二隊純銀頭盔和孔雀羽毛，世祖不准許。叔獻畏懼遭劉楷襲擊，走小路從湘川回到官府。

川還朝。

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録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静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昇明中，爲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六年，任命始興太守房法乘接替劉楷。法乘到達鎮所，遇上疾病不處理事務，專愛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獨攬大權，改換將領官吏，不使法乘知道。録事房季文報告這件事，法乘大怒，把登之關在監獄中。十多天後，登之厚重地賄賂法乘的妹夫崔景叔得以出獄，帶領兵士襲擊州府捉住法乘，對他說："使君既然有病，不宜辛勞。"把他囚禁在另外的房舍中。法乘没有事，又向登之求取書來閱讀，登之說："使君安静休養還恐怕引起疾病，哪能看書。"於是不給他。隨之啓奏法乘心病發作，不能處理政事，世祖隨之任命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回到五嶺而去世。法乘，是清河人。昇明年間，任太祖驃騎中兵，官至左中郎將。性格正直簡易，身高八尺三寸，行爲高出衆人之上，時常自己低頭彎曲。青州刺史明慶符的身高也和法乘相等，朝廷中衹有這兩人最高。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總而爲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瑰寶溢目。商船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史臣曰：《尚書》說"蠻夷擾亂華夏"，大概是就總體而言。至於南夷各種族，分據島嶼建立國家，四方的奇珍異寶，没有哪個地方比此地更多，隱藏在山谷海中，瑰麗的寶物充斥眼前。商船遠來，運輸到南方各州，所以交州、廣州富饒殷實，財物堆集於官府。盜賊之事比較少，教化的道理可以普及。至於用德行懷柔遠方的人，大概就在這裏吧！

贊曰：司、雍分疆，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東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遠，極泛溟滄。非要乃貢，并亦來王。

贊曰：司州、雍州劃分疆界，其外有荆州和衡陽。各州交錯，有蠻人之地。東夷海外，有碣石、扶桑。南方疆域憧憬着更遠處，直到滄海盡頭。不邀約而貢奉，都來中原稱臣。

南齊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

芮芮虜　河南　氐　羌

芮芮虜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左衽。晋世什翼圭入塞内後，芮芮逐水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爲穹廬氈帳。刻木記事，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虜爲仇敵。

宋世其國相希利垔解星算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

二年、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

> 夫四象禀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自然也。昔晋室將終，楚桓竊命，實賴宋武匡濟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荒遠，粗窺

芮芮虜，是塞外的混雜胡人。結髮爲辮衣襟向左開。晋世什翼圭進入塞内後，芮芮人追逐水草游牧，完全占有匈奴舊日地域，威勢制服西域。氣温寒冷早，所住的是氈帳。契刻木片以記載事情，不認識文字圖書。馬匹牲畜强壯肥大，種族强盛。經常和魏虜爲仇敵。

宋世芮芮的國相希利垔懂得星象曆算和數術，通曉胡人、漢人語言，常説南方當有姓名爲齊的，這人當興盛。昇明二年，太祖輔政，派遣驍騎將軍王洪範出使芮芮，約定時間共同討伐魏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調發三十萬騎兵向南侵犯，離平城七百里，魏虜堅守不敢交戰，芮芮主在燕然山下大規模狩獵然後返回。那時皇帝剛登位，來不及出兵。

二年、三年，芮芮主接連派遣使者貢奉貂皮雜物。給皇帝寫信要討伐魏虜，稱皇帝爲"足下"，自稱爲"吾"。貢奉獅子皮做的套服，皮如同虎皮，色彩白而毛短。當時有胡商在蜀地見到這種套服，説這不是獅子皮，而是扶拔皮。他們的國相邢基祇羅迴送上奏表説：

> 四季更迭，出現日月輪回變换，而萬物滋生。這大約是虧缺盈滿交相承襲，自然的命運。從前晋室將終結，楚桓篡位，依賴宋武帝匡復救助的功勞，所以能扶持衰微穩定傾覆，由困頓而安泰。經歷九代，而國家後嗣不能繼承。現在皇天在上降下禍殃，宋室在下猜忌擾亂。臣下雖然處於荒遠地帶，粗

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刈，劉穆之記，峼嶺有不衽之山，京房讖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力法度及□此國使反，采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挾隆皇祚，光權定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勛京師，威振海外。杖義之功，侔縱湯、武。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受終之曆，歸于有道。況夫帝無常族，有德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與。陛下承乾啓之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冲挹，上違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

略翻閱過圖書，多次禍難以後，星象改變運行，房宿心宿遭受變故，虛宿危宿接納福祉，宋朝滅亡齊朝昌盛，這就是驗證。水德遭遇困厄，木德應運而生，壬子年垂示鏟除，劉穆之的記載，峼嶺有不交叉的山頭，京房的讖文中說"卯金十六，草肅應王"。遍觀圖緯，美好的徵兆衆多，都説喜慶集中於蕭氏，代替宋朝的是齊朝。遇有使者前來以及本國使者返回，訪查有德行的人，更驗證天所賦予的資質。所以能够興復皇位，光大平定的業績，輔助上天之功，救助昏庸君主的患難。在京城建立功勛，聲威震撼海外。憑正義而行事的功勞，接踵承繼商湯、周武王。高深的功績既已昭著，天命因而歸之於身，接受帝位的曆數，歸於有道義的人。何況做皇帝没有一定的族姓，有德行必定會昌盛，隨時運而來的天命，祇給予威靈的人。陛下承受開創的時機，利用乘時而動的命運，估計順應符命改朝換代，早完成登基，荒遠地帶的人傾心擁戴，無不翹首等待。假使尚未就位，不應謙虚，以免上違天神的心意，下背百姓的期望。

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吴漠殊域，義同脣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鄰好，侔踪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仰，豈不盛哉！

皇芮繼承國統，開始於天地初分，開拓土地養育民衆，地域越過滄海，百代中一個家族，大業如蒼天般的牢固。雖吴地與沙漠處於不同地域，按道理同於脣齒，正想約定時間進軍中原，恭敬實行上天的懲罰。訓練兵士修繕武器，等待時機大舉出動。在并州、代北揮舞鋭利的兵器，在秦、趙地區摇動和諧的車鈴，掃除凶惡小人，剪滅首惡分子。然後皇族車駕遷回，光復中華大地，永結鄰邦友好，繼承齊國、魯國的踪迹，使四海有所擁戴，百姓都有依賴，荒遠地帶的歸附敬仰，豈不是盛事嗎！

永明元年，王洪範還京師，經途三萬餘里。洪範，齊郡臨淄人，爲太祖所親信。建武中，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永明元年，王洪範回到京城，沿途經過三萬多里。洪範，是齊郡臨淄人，爲太祖所親近信賴。建武年間，擔任青、冀二州刺史。私人所屬兵士侵犯魏虜地界，失敗後鬱悶而死。

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

芮芮王求取醫生、工匠及各種器物，世祖下

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并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并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誤。"

自芮芮居匈奴故庭，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僞平元王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數十萬騎伐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

先是益州刺史劉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

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

河南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氐王。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駕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宫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輒有鄣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

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

詔回答説："知道你需要醫生和織錦工人、指南車、漏刻，這些并非我所吝嗇。衹是南方治病，和北方地區不同。織錦工人，都是婦女，不能長途跋涉。指南車、漏刻，這裏雖有器具，但工匠早已不在，對於不能滿足你的願望感到遺憾。"

自從芮芮居住在匈奴舊地，十年，丁零胡又向南攻打芮芮，得到舊地，芮芮逐漸向南遷徙。魏虜主元宏因芮芮侵犯逼近，派遣所屬平元王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率領幾十萬騎兵討伐芮芮，遇大寒降雪，人馬死亡的很多。

在這之前益州刺史劉悛派遣使者江景玄出使丁零，宣揚國家的聲威恩德。途中經過鄯善、于闐，鄯善被丁零打敗，人民散失殆盡。于闐尤其信仰佛法。丁零僭越稱天子，慰勞接待了景玄，景玄回國覆命。

芮芮經常經過河南通道而抵達益州。

河南，是匈奴種族。漢朝建武年間，匈奴各個種族逃亡藏匿在涼州地界的奴婢有幾千人，匈奴稱奴婢爲貲，一種稱呼爲"貲虜"。鮮卑慕容廆的庶出兄長吐谷渾爲氐王。住在益州西北，綿亘幾千里。南部邊界的龍涸城，離成都一千多里。大城堡有四個，一個在清水川，一個在赤水，一個在澆河，一個在吐屈真川，都是其子弟所統領。他們的王治所在慕駕川。牲畜多，追逐水草游牧，没有城郭。後來逐漸建宫室，而人民還是以氈帳和帳篷爲臨時住處。地域内時常颳風寒冷，人走在平沙中，沙石飛起，行迹都消失。肥地則有麻雀老鼠在同一洞穴中，生長黄紫花；瘦地則有鄣氣，使人斷氣，牛馬遇到，疲憊流汗不能行走。

宋朝初年開始接受爵位任命，到宋朝末年，河南王吐谷渾拾寅擔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兼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建元元年，太祖就其本來官職升軍號爲驃騎大將軍。宋世派遣武衛將軍王世武出使河南，這年隨同拾寅的使者前來獻納。詔書回答説："皇

"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兼懷。聞之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夏中濕熱，想比平安。又卿乃誠遥著，保寧遐壃。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别牒錦絳紫碧緑黄青等紋各十匹。"

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吊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耻其國人，執冠先於絶岩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吴興人，晋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答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尸絶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帝恭敬慰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兼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任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天命改换，齊集於我，愧受大業，恭敬與憂懼兼而有之。聽説後增添感慨。王世武到來，接到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奏表，中原潮濕炎熱，想來近日平安。另外你的誠心遠近聞名，保衛安定遥遠的邊境。現下詔進升你的名號，來報答你的忠心歸附。派遣王世武奉命授任。隨之指派王世武等前往芮芮，馬上配備物資送出，使能及時到達。另外你奏表中所獻馬匹等物已全部到達，現在前往另外贈送絳紫碧緑黄青等各式花紋的錦各十匹。"

拾寅的兒子易度侯喜好星象，曾經求取星象圖書，朝廷商議不給予。拾寅去世，三年，任命河南王的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令説："易度侯在西部邊境履行職責，安撫團結民衆，忠心與業績都明顯，我有嘉獎。可升軍號爲車騎大將軍。"派遣給事中丘冠先出使河南道，并護送芮芮使者。到六年纔返回。得到寶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易度侯去世，八年，立他的世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又派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授任，并施行吊祭的禮儀。冠先到達河南，休留茂逼迫他先叩拜，冠先聲色嚴厲不答應，休留茂在國人面前感到羞耻，把冠先捉到懸崖邊推下深邃的山谷而死去。冠先字道玄，吴興人，是晋朝吏部郎丘傑的六世孫。皇帝起初派遣冠先，給尚書令王儉看，王儉回答皇帝説："這人不止能够勝任此行。"於是第二次受命出使。等到死去，世祖下令他的兒子丘雄説："你的父親受命出使河南，秉持忠心以生命履行職責，不侮辱君王使命，我十分賞識憐惜。尸體在人迹不到之處，不能再尋找，對你今後的仕途没有妨礙，更有高等的考校。"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氐

氐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頃。建安中，有百頃氐王是也。晋世有楊茂搜，後轉强盛，事見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并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氐於上平地立宫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墻，所治處名洛谷。

氐人楊氏，和苻氏同出於略陽，漢世居住在仇池，地方稱爲百頃。建安年間，頭領就是稱爲百頃氐王的。晋世有叫楊茂搜的，後來逐漸强盛，事情見於從前史書記載。仇池四方如墻壁竪立，自然存在樓臺禦敵的地形，高度都有幾丈。有二十二條道路可攀援上去，東西兩個門，盤繞的道路約七里。上面有山岡水源。氐人在上面的平地建立宫室果園和倉庫，無論貴賤都是木板屋泥土墻，治理的地方叫洛谷。

宋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氐，剋仇池，後爲魏虜所攻，失地。氐王楊難當從兄子文德聚衆茄蘆，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從弟僧嗣、文慶傳代之。難當族弟廣香先奔虜，元徽中，爲虜攻殺文慶，以爲陰平公、茄蘆鎮主。文慶從弟文弘爲白水太守，屯武興，朝議以爲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

宋朝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人討伐氐人，攻克仇池，後來遭魏虜攻打，喪失土地。氐王楊難當堂兄的兒子文德在茄蘆聚集部衆，宋世賜給爵位。文德死去，堂弟僧嗣、文慶接替他。難當遠房的弟弟廣香先前投奔魏國，元徽年間，爲魏國攻打殺害文慶，魏國委任他爲陰平公、茄蘆鎮主。文慶的堂弟文弘任白水太守，駐守在武興，朝廷商議任命他爲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

太祖即位，欲綏懷異俗。建元元年，詔曰："昔絶國入賛，美稱前册，殊俗内款，聲流往記。僞虜茄蘆鎮主、陰平郡公楊廣香，怨結同族，釁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茄蘆失守，華陽暫驚。近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我惟新之化，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氐羌雜種，咸同歸從。宜時領納，厚加優恤。廣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隨名酬賞。"以廣香爲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

太祖登位，想安撫不同風俗的人。建元元年，下詔説："以前遥遠的國家進貢，美名在從前史册中受稱道，不同風俗的人歸附，聲名流傳在往昔的記載中。魏國茄蘆鎮主、陰平郡公楊廣香，和同族結怨，禍殃起自親屬鄉黨，在宋朝的時候，竟獻出土地投降敵人。茄蘆失守，華山以南暫受驚擾。近來單派使者先行趕去，宣揚皇朝聲威，廣香等人追念前代的忠誠，仰慕我朝革新的教化，脱衣露體請求歸附，收復土地一千里，氐羌各種族，都一同順從。應該及時收納，厚加優待撫恤。廣香迷途知返，可特别考量授任。部衆頭領，隨名位酬勞賞賜。"任命廣香爲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不久升軍號爲征虜將軍。

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爲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氐中。荆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討烏奴，檄梁州能斬送烏奴首，賞本郡，烏奴田宅事業悉賜之。與廣香

梁州刺史范柏年被殺，他的親信將領李烏奴畏懼逃奔，文弘接納了他。烏奴率領逃亡的一千多人攻打梁州，被刺史王玄邈打敗，又逃回氐人區域。荆州刺史豫章王蕭嶷派遣軍隊討伐烏奴，傳檄文説梁州有能斬送烏奴首級的，賞本郡太守，烏奴的田地房宅和財産全部賜給他。給廣香

書曰：

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代，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梟禽，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晋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鋭卒三千，遄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并簡徒競鶩，選甲争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泛舟墊江，或飛旍劒道，腹背飆騰，表裏震擊。

文弘容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内凌國族。君弈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即起義，應接大軍，共爲掎角，討滅烏奴，剋建忠勳，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痍之弊。况蕞爾小竪，方之篾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陜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鋭權威，除難剿寇，豈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别。

使道寶步出魏興，分軍泝墊江，

寫信説：

興衰没有錯謬，逆順有不變的道理，這是古今一脉相承，賢愚共同察知的。梁州刺史范柏年心懷詭計，猶豫觀望，已經被接替，拖延執行命令。竟暗中派遣李烏奴叛變。楊文弘煽動引誘邊疆荒遠的種族。柏年現已被殺示衆，烏奴接連被打敗，估計他們的殘餘勢力，不久將被平定。現在派遣參軍代理晋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代理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代理宕渠太守王安會率領精鋭兵士三千人，途中疾速行進，水道上如閃電突襲。又命令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都挑選部屬競相前進，選擇甲士争先奔馳。雍州的水軍步兵，行進停駐在魏興，以及山東僑居的駐軍，在南鄭會合。有的從墊江乘船，有的由劒道揮師前進，腹背狂掃，表裏合擊。

文弘接受叛逆，專爲逃亡者巢穴，外侮皇室聲威，内欺國家大姓。你世代忠心歸順，深深懂得逆順的道理，想來會立即發動義舉，接應大軍，共同形成牽制力量，討伐剿滅烏奴，建立忠實業績，樹立誠摯節操。沈攸之憑藉十年的積蓄，指揮上百旅的軍隊，軍隊出境而敵城崩潰，兵士没有交戰而敵人自相屠殺，朝廷没有遺失箭頭的耗費，官吏民衆没有遭受創傷的弊害。何况小小的賊寇，與之相比大爲不如，攻取殲滅，豈會拖延時刻。我愧以微薄才能，擔當一方之任，清除污穢，實爲職責。本府器械如山堆集，干戈旗幟如樹林高聳，兵士剽悍强勁，積蓄精鋭與聲威，除禍難剿賊寇，豈待徵調！祇因砍伐萌發的竹笋，不煩勞大斧，撲滅蚊類飛蟲，不必多費力量。皇上聖明順應期待，恩澤廣泛施予，罪惡祇在首惡分子，其餘的不加追究。賞罰的條例，詳細列出見附件。

指派道寶率步兵到魏興，分出軍隊泝墊江而

俱會晋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爲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郡事炅爲征虜將軍、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即文弘從兄子也。

進，都在晋壽會合。太祖因文弘背叛，升廣香爲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的兒子北部鎮將軍郡事楊炅擔任征虜將軍、武都太守。任命難當的嫡系後代楊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守武興，他就是文弘堂兄的兒子。

三年，文弘歸降，復以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先是廣香病死，氐衆半奔文弘，半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晋壽上流，西接涪界，東帶益路，北連陰平、茄蘆，爲形勝之地。晋壽太守楊公則啓經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

三年，文弘歸順投降，又任命他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在這以前廣香病死，氐人部衆一半投奔文弘，一半前往梁州刺史崔慧景那裏。文弘派遣侄子後起進軍占據白水。白水處在晋壽的上游，西接涪水地界，東連益州通道，北連陰平、茄蘆，是軍事要地。晋壽太守楊公則啓奏攻取事宜，皇帝答覆說："文弘的罪過不可寬恕，因情勢姑且加以恩待而已。你如能够襲擊攻下白水，必定給予厚重的賞賜。"

世祖即位，進後起號冠軍將軍。永明元年，以征虜將軍炅爲沙州刺史、陰平王，將軍如故。二年，八座奏，後起勤彰款塞，忠著邊城。進號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曰："後起奄至殞逝，惻愴于懷。綏禦邊服，宜詳其選。行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集始，幹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緝境寧民、宣揚聲教。可持節、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弟後明爲龍驤將軍、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爲寧朔將軍。五年，有司奏集始驅狐剪棘，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加榮寵。除集始母姜氏爲太夫人，假銀印。九年，八座奏，楊炅嗣勤西牧，馳款内昭，宜增戎章，用輝遐外。進號前將軍。

世祖登位，升後起的軍號爲冠軍將軍。永明元年，任命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陰平王，將軍職銜照舊。二年，尚書省八座上奏，後起輔助君王的業績昭著於要塞，忠心聞名於邊城。升軍號爲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去世，詔令說："後起突然逝世，心中悲傷。安撫邊地，應仔細選擇合適的人。代理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集始，幹練正直，忠心歸順，一定能整治邊境安寧民衆、弘揚教化。可授任爲持節、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的弟弟後明擔任龍驤將軍、白水太守。集始的弟弟集朗擔任寧朔將軍。五年，有關官員上奏集始驅逐妖邪斬斷荆棘，訓化邊民。母親由兒子而尊貴，應加賜榮耀名號。授任集始的母親姜氏爲太夫人，賜給銀印。九年，八座上奏，楊炅勤於西部治理，獻忠心鮮明昭著，應增加名號，來炫耀遠方。升軍號爲前將軍。

十年，集始反，率氐、蜀雜衆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寧朔將軍桓盧奴、梁季群、宋□、王士隆等千餘人拒之，不利，退保白馬。賊衆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栅，盧奴拒守死戰。智伯又遣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

十年，集始反叛，率領氐、蜀混雜的部衆侵犯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派遣軍主寧朔將軍桓盧奴、梁季群、宋□、王士隆等一千多人抵禦他，失利，退守白馬。賊軍一萬多人放縱兵士用火攻打城池栅欄，盧奴抵禦死戰。智伯又派遣軍主陰仲昌等人率騎兵步兵幾千人去救援。到達白馬城

人救援。至白馬城東千溪橋，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界。

隆昌元年，以前將軍楊炅爲使持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氐人符幼孫起義攻之。

建武二年，氐、虜寇漢中。梁州刺史蕭懿遣前氐王楊後起弟子元秀收合義兵，氐衆響應，斷虜運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孫領其衆。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氐王苗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宣播朝威，招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效顯著，實有可嘉。不幸殞喪，凄愴于懷。夫死事加恩，《陽秋》明義。宜追覃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國。"

氐楊馥之聚義衆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集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黄亘，戰大敗。集始走下辯，馥之據武興。虜軍尋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自引兵據仇池。詔曰："氐王楊馥之，世纂忠義，率厲部曲，樹績邊城，克殄奸醜。復內稟朝律，外撫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沙州刺史楊炅進號安西將軍。三年，炅死，以炅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

四年，僞南梁州刺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

東千溪橋，相距幾里，集始等人全力攻打，官軍內外奮勇衝擊，集始大敗，十八個營壘同時崩潰逃跑，殺死斬獲幾千人。集始逃入魏國境內。

隆昌元年，任命前將軍楊炅爲使持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集始進入武興，獻出城池投降魏國，氐人符幼孫發起義軍攻打他。

建武二年，氐人、魏人侵犯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派遣前氐王楊後起弟弟的兒子元秀聚合義兵，氐人響應，截斷魏軍運糧路綫。魏軍也派遣所屬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占據泥功山以相抗拒。元秀病死，苻幼孫統領他的部衆。高宗下詔說："仇池公楊元秀，是氐王後代子孫，忠貞勇敢，敵寇凶惡逼迫，元秀以鮮血盡忠更爲堅毅，宣揚朝廷聲威，招誘戎人種族，萬里之外同心默契，歸附順從。誠心功效顯著，實在值得嘉獎。不幸身亡，使我心中悲傷。對死於國事者施恩，是《春秋》中明確的義理。應該追施榮華的禮儀，來鼓勵獎賞。現追贈仇池公。送靈柩歸國。"

氐人楊馥之聚集義兵駐守沮水關，在白馬的北面築城。集始派遣弟弟集朗率領兵士在黄亘迎擊州中軍隊，交戰大敗。集始逃跑到下辯，馥之占據武興。魏軍不久撤退。馥之留下弟弟昌之守衛武興，自己帶兵占據仇池。詔令說："氐王楊馥之，世代繼承忠義，統領部衆，在邊城建立功勛，消滅奸詐的敵人。又於內稟受國家律令，於外安撫邊遠民衆，誠意顯著，我十分嘉許他。現委任爲持節、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沙州刺史楊炅升軍號爲安西將軍。三年，楊炅死去，任命楊炅的兒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

四年，魏南梁州刺史楊靈珍和兩個弟弟婆羅、阿卜珍率領部衆三萬多人獻出城池歸附，送

歸附，送母及子雙健、阿皮於南鄭爲質。梁州刺史陰廣宗遣中兵參軍王思考率衆救援，爲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攻集始於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靈珍後爲虜所殺。

母親和兒子雙健、阿皮在南鄭做人質。梁州刺史陰廣宗派遣中兵參軍王思考率領部衆救援，被魏軍俘獲，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在武興攻打集始，殺死他兩個弟弟集同、集衆。集始困窮危急，請求投降。任命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又任命集始爲使持節、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靈珍後來被魏人殺死。

自虜陷仇池以後，或得或失。宋以仇池爲郡，故以氐封焉。

自從魏人攻下仇池以後，有時占據有時失去。宋朝把仇池作爲郡，所以把氐人封在那裏。

羌

宕昌，羌種也。各有酋豪，領部衆汧、隴間。宋末，宕昌王梁彌機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鎮西將軍。又征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亦進爲持節、平西將軍。後叛降虜。永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軍事、鎮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前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并著勤西垂，寧安邊境，可復先官爵。詔又可以隴右都帥羌王劉洛羊爲輔國將軍。

宕昌，是羌人種族。各有首領，統領部衆在汧水、隴山之間。宋朝末年，宕昌王梁彌機擔任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升他的軍號爲鎮西將軍。另外征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也升爲持節、平西將軍。後來背叛投降魏國。永明元年，尚書省八座上奏，前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軍事、鎮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前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都在西部地區效力，安定邊境，可以恢復原來的官職爵位。詔令又同意任命隴右都帥羌王劉洛羊爲輔國將軍。

機卒。三年，詔曰：“行宕昌王梁彌頡，忠款内附，著績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頡卒。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彌承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軍儀及伎雜書，詔報曰：“知須軍儀等九種，并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遠。秘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

梁彌機去世。三年，詔令説：“代理宕昌王梁彌頡，忠心歸附，在西部邊境建立業績，應加授官職爵位，使藩國隆盛。可授予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梁彌頡去世。六年，任命代理宕昌王梁彌承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梁彌承派人求取軍事法度和技藝雜書，詔書回答説：“知你需要軍事法度等九種書籍，并不是我有所吝嗇。不過兵器種類很多，羅致不容易。宫内技工不能承受長途跋涉。秘閣的圖書，依條例不能外借。《五經集注》、《論語》，現

集注》、《論語》，今特敕賜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中以爲貨。

特地下令賜給王各一部。”宕昌習俗看重虎皮，用它送葬，國内作爲貨幣。

史臣曰：氐、胡獷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宕宕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氐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漾，浸逼狼狐，壃埸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爲梗。殘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據國稱蕃，并受職命。晋氏衰敗，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貪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毛齒革，无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至於此也。

史臣曰：氐、胡猛悍强盛，趁時運交相起兵，在秦、趙地區僭越割據，相繼滅亡，殘餘勢力蠢蠢欲動，普及西部邊境而至北方地區。宕宕土地到北方極遠之地，兵馬相隔遥遠。氐人楊氏靠近華夏、夷人，劃分民衆接壤疆土，侵犯漢水、漾水，逐漸逼近如豺狼狐狸，有割據邊境的打算，窺伺聲威德行，梁州禍難多，是他們在這裏作梗。殘餘的羌人種族，因時機而昌盛，盡占隴右依憑黄河，可以遠通南方驛路，占據領土自稱藩鎮，都獲得官職爵位。晋氏衰敗，中原淪陷，殘餘的四方夷人，希望洗刷戎人的禍患，朝廷授給他們兵器，擢升他們的軍號，後世因循，欲圖擴大教化，安撫外族懷柔遠方，先名義而後實質。交易往來互通有無，世代開展邊境互利，羽毛齒革，對我朝廷没有損失。至於九種禮節的事情，有□□到這種情形的。

贊曰：宕宕、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强專統。氐、羌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

贊曰：宕宕、河南，同出於胡人種族。僭越稱王稱帝，擅權獨斷理事。氐、羌殘餘，散落到黄河、隴山間。前來歸附離去又反叛，違背命令歷代相承。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南齐书》
作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页数＝７９６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６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７９６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７９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８－４　／　Ｋ２０４．１／Ｙ２２９ｎ
【原书定价】　１６０．００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南齐（４７９　５０２）　纪传体　南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南齐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